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一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二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二卷　第四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十七世紀晚中長篇

[redacted]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一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二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年）

第二卷　第四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ом 2 1686 * 1691*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лавное арх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2

内部发行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86—1691 年)

第二卷

(全四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 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9 1/4 印张 2 插页 931 千字
1975 年 8 月初版 197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50 定价：3.70 元

历史不容篡改

——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前言》

（代　序）

1969和1972年，苏联出版了《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集，共二卷。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齐赫文斯基主编。其中收集了十七世纪沙皇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和关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文件资料。该书编者之一米亚斯尼科夫为第二卷写了一篇冗长的前言，题目是《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这篇前言和近年来苏修抛出的许多反华历史文章一样，都大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美化老沙皇的对外扩张，把它侵占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说成从来是俄国的领土，反而诬蔑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自卫斗争是对俄国的"入侵"，胡说什么中国方面"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两岸排挤出去，他们不惜为此而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又说《尼布楚条约》是在中国"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是强加于俄国的"，俄国谈判代表"被迫"将"属于俄国的阿穆尔河左岸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片领土让给清朝中国"，并且以"条约的各种文本不一致"、"地理定向标记不明显"、"没有交换地图"① 等等为借口，极力否认《尼布楚条约》的法律效力，以此为老沙皇在十九世纪中叶撕毁《尼布楚条约》，强占我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侵略行为作辩护。这篇《前言》宣扬侵略有理，抵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2，69，70，71页。

抗有罪的殖民主义谬论，对历史竭尽了歪曲颠倒的能事，赤裸裸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扩张称霸，恶毒反华的反动面目。

究竟十七世纪沙皇俄国怎样侵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历史的记录是一清二楚的，事实眞相决不容许任意歪曲。

一、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有大量历史资料为证的铁的事实。本书《前言》中却胡说什么“十七世纪中叶，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沿岸地区已经幷入俄国版图”，“阿穆尔河以南一带成了俄国人和满洲人共同开拓的地区”①，这是对历史的明目张胆的篡改。

一百多年以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指出：“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②。几千年以来，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劳动在黑龙江流域。至晚在八世纪的前期，唐王朝在该地设置了“黑水州都督府”、“室韦都督府”，对当地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靺鞨族和室韦族实行有效的管理。继起的辽和金两个王朝是由原来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和女眞族建立的，他们先后进入中原地区，统治着半个中国，黑龙江流域都在辽和金两个王朝的版图之内。辽的“奴儿干城”、“五国部节度使”、金的“蒲与路”、“吉烈迷地区”，其管辖范围都达到外兴安岭。元朝在该地设置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幷实行屯田，开辟驿路。明朝政府在这里设立卫所，由中央统辖，许多卫所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其名称和地理位置均斑斑可考。明朝永乐和宣德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 1,6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 版，第二卷，第 11 页。

年间，中央政府多次巡视设置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在这里修建和重建永宁寺，并设立两块石碑，记载着在该地管辖巡视的情况。这两块石碑矗立在黑龙江口五百年之久，是黑龙江流域属于中国领土的铁的见证。

明朝中叶以后，中央的权力衰落，东北的许多部落仍然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很多部落的首领仍接受明王朝的封号。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满族兴起。满族是靺鞨和女眞的后裔，曾经接受明朝政府"龙虎将军"封号的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重新统一了东北，建立后金政权（后改称"清"）。其管辖地区东至海，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西越雅克萨和尼布楚，包括外贝加尔地区。皇太极（清太宗）在位的时候，在雅克萨、尼布楚和外贝加尔一带曾多次进行政治和军事行动。1637 年，喀木尼汉部落的叶雷叛乱逃走，清王朝派满族和蒙族军队追击，经雅克萨、尼布楚向西追到贝加尔湖附近的溫多地方；1639 年，清军平定了雅克萨地区达斡尔人博穆博果尔的叛乱，并收复了包括雅克萨在内的黑龙江沿岸的许多村屯。博穆博果尔向西败逃，1641 年 1 月，在齐洛台（今苏联境内赤塔）被清军俘获。同时，清政府将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编入八旗，设置牛录（八旗制度下管理丁戶的基层组织），征收赋税。

由此可见，从唐朝以来，中国的政治局面虽然有多种变化，有时处在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的管理下，有时出现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黑龙江流域从来沒有脱离过中国的版图。直到清朝初年在这里编旗收税以前，黑龙江流域从来沒有出现过一个俄国人。现在苏修的某些御用文人竟叫嚷什么"几千年以来，阿穆尔河流域就属于我们"。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沙皇俄国是怎样侵入黑龙江流域的呢？

当八世纪前期，中国的唐朝政府在黑龙江流域派官设治的时

候，俄罗斯还沒有成为一个国家。公元九世纪才出现了基辅罗斯公国。十六世纪初，俄国才统一和逐步强大起来。十六世纪下半叶，才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643 年，俄国雅库次克文书官波雅尔科夫率领的一小撮殖民主义者翻越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境內，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黑龙江上的俄国人。当地的中国达斡尔族居民以纯朴而慷慨好客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当地的情况，特别提到：当地居民是向清朝皇帝（博尔博依汗）交纳赋税的，清朝皇帝每年两三次派人到这里来，该地离清朝的京城要走一个半月等等。1650 年，哈巴罗夫又率领另一帮武装匪徒侵入黑龙江流域。当哈巴罗夫用屠杀手段威逼当地的中国达斡尔族居民投降俄国并交纳贡税时，当地居民不畏强暴，对祖国忠诚不二。他们响亮地回答说："我们是向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指清朝皇帝顺治）交纳贡赋的，至于我们如何向你们交纳贡赋，那要等我们断绝子孙的时候再说。"① 哈巴罗夫还在那里碰见了清朝政府派来收税的官员。

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开始侵入中国所碰到和听到的情形，见之于他们自己向俄国政府的报告中。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无可爭辩的主权。现在苏修官员和御用文人却叫嚷什么黑龙江流域是俄国人"发现"和"开发"的土地，这里"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②。本书编者为了要"证明"这种扩张主义谬论，摆出了一大堆档案和历史文件，但他们沒有也不可能举出一条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属于俄国的证据。因此只好弄虚作假，甚至把当年波雅尔科夫和哈巴罗夫报告中谈到中国在这里行使主权以

---

① 《哈巴罗夫呈文》(1652 年 8 月)，引自《苏联历史文选》，莫斯科，1949 年，第一卷，第 440 页。

② 别斯克罗内夫、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见苏联《国际生活》，1972 年，第 6 期。

及他们自己对中国村屯进行屠杀、抢劫的事实全都偷偷摸摸地删掉了。苏修已经堕落到不能不依靠涂改古代档案和历史文件过日子。但是，一手岂能遮天，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数实物、文件和书籍一再证明了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苏修可以任意涂改放在自己档案库里的文件，难道也可以涂改和毁掉在全世界广泛引用和出版的实物、文件和历史书籍吗？这种拙劣的做法不但休想抹煞自古以来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并且也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原来是一伙可耻的历史伪造者。

二、俄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早期的中俄关系史是一部俄国实行侵略扩张和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但是苏修完全颠倒了眞实历史，竭力掩盖俄国殖民者的侵略罪行，反而诬蔑中国“入侵”了俄国。本书《前言》中说：中国“恣意入侵俄国领地”、“图谋侵占俄罗斯国的领土”①，苏联政府的声明和一些御用文人则说：中国进行了“掠夺性远征”②、“对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村镇进行了征服性战争”③。

究竟谁侵略了谁？究竟谁进行了掠夺和远征？这一原则问题不能不认眞辩论清楚。在苏修的笔下，那些万里迢迢从俄国跑到中国土地上来大烧大杀的强盗反而是被侵略者，而遭到俄国的压迫、蹂躏，在本国国土上奋起自卫的中国人民反而在进行“掠夺”和“远征”。这眞是闻所未闻的强盗逻辑！

无数历史资料，包括许多俄国历史资料都大量记录了当年俄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暴行。

1643 年，俄国波雅尔科夫等刚刚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杀人抢

---

① 见本书，第 2，22 页。

② 1969 年 3 月 29 日苏联政府声明。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与邻国（古代和中世纪）》，莫斯科，1970 年版。

劫，强征贡税，甚至兽性发作，大吃人肉，一个冬天就吃了五十个人。

以后，哈巴罗夫等闯到黑龙江上，干尽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仅1651年6月洗劫我国古伊古达村，一次就屠杀达斡尔族居民661人，抢去妇女243人，儿童118人，牲口350头。

1665年，俄国侵略者“80余人，入索伦部，取貂皮，淫其妇女”。① 中国军队闻讯赶来，歼灭了这股匪徒。

1675年，住在鄂嫩河一带的我国布利亚特蒙古人“他们人数很多，不肯承认俄国政权”。俄国的尼布楚总管舒利金出动大批俄军，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的我国和平居民，“在残酷地蹂躏了蒙古牧民之后，建立了叶拉文斯克”②。

1676年，中国官员曾对前来北京的俄国使团指责说：“哥萨克来跟我们的人做生意，我们的人把他们当做客人，以酒食款待。可是哥萨克把我们的人紧紧捆绑起来，抢去所有的貂皮，还一面殴打，一面喊叫：‘把藏着的貂皮都拿出来。’这就是你们哥萨克的友好方式，全世界没有人象他们一样！”③

1682年，雅克萨的俄军抓住二十个中国猎人，关在屋里，活活地把他们烧死。

这一类事实，在中俄两国的史籍中触目皆是，不可胜举。近年出版的苏联书籍中竭力掩盖当年沙俄的侵略罪行，但有时候也无意中透露了一些情况。如一本苏联书籍上说：“沙皇的将军们往往残暴专横，征收苛捐杂税以饱私囊，种种暴行无所不有。在这方面尼布楚将军帕维尔·舒利金在1675——1677年的活动是很有代表性的。”④

① 杨宾：《柳边纪略》。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历史概要》，赤塔，1916年，第一卷，第131页。

③ 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伦敦，1919年，第二卷，第301页。

④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45页。

看一看俄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他们那副残酷杀人、野蛮抢劫的侵略者面目难道还暴露得不清楚吗？当年，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时，中方首席代表索额图发言说："沙皇陛下方面的哥萨克叶罗菲·哈巴罗夫等人窜入中国上述地区兴建了阿尔巴津（即雅克萨）。住在阿尔巴津附近的博格德汗殿下（即中国皇帝）的一些贡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俄方首席代表戈洛文在大量罪证面前张口结舌，无法否认，只好支支吾吾地答复："对中国居民的欺凌，圣明沙皇陛下并无所知，这些纠纷应遣使说明。"① 以后，帝俄时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哈巴罗夫进行对阿穆尔的征服""是侵略性行动。"② 1954 年苏联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说："哈巴罗夫及其部队在阿穆尔河区域霸占了达三年，焚毁住区，杀害居民，捕捉俘虏。"③ 可是，现在的苏修，上至政府，下至御用文人，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中国人"入侵"了俄国，还把哈巴罗夫等吹捧为"新土地发现者"，给黑龙江流域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他们造谣说谎，颠倒历史，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国人民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和清政府的政策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从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殖民主义者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开始，黑龙江上中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清政府也几次派兵去驱逐俄国侵略者，这在中国方面是正义的、自卫的行动。但是，由于清朝入关不久，正在和明朝残余力量以及吴三桂叛乱势力进行斗争，没有更多力量

---

① 见本书，第 771—773 页。

② 克尤涅尔：《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期间俄国与远东的联系》，海参崴，1914 年。

③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5 年，第一卷，第 254 页。

兼顾东北。它希望和俄国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屡次派人或写信要求俄国举行和平谈判。俄国方面却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张。它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作为据点，逐步推进。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又在黑龙江中下游建立了小的侵略据点。清朝政府忍无可忍，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1680 年，清政府平定了吴三桂叛乱，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开始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并在黑龙江及其各支流上扫清俄国的前沿侵略据点。1685 年，清军攻克雅克萨，俄军战败投降。清政府为了争取和俄国政府举行谈判，立即释放俄俘，撤退了军队。但侵略者不甘心失败，乘清军主动撤退之机，再次抢占雅克萨。1686 年，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打败俄军，包围雅克萨。

雅克萨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共同抗击俄国侵略的正义战争。在战争中，平时受俄军欺压的当地各族人民纷纷起来，袭击侵略军。达斡尔族领袖倍勒儿等潜入雅克萨城内，活捉了七名俄俘，奇勒尔族的奚鲁噶奴在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击毙侵略军十余人，鄂伦春族的朱尔铿格在精奇里江（今苏联境内结雅河）上击毙侵略军五人，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把当地的俄国占领军统统赶走。黑龙江上燃起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熊熊大火，由于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军才战胜了凶恶的俄国侵略军。

本书编者和一些御用文人大骂清朝政府信奉“黩武精神”，反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这完全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信奉黩武精神、反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正好是俄国的老沙皇。

清政府的一贯方针是努力争取和俄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在种种和平努力遭到俄国无理拒绝而失败以后，才不得不以武力制止俄国的侵略。早在 1669 和 1670 年，清政府几次派人到尼布楚去，要求俄国当局停止侵略活动，到北京来进行谈判。

1670 年，俄国尼布楚将军派遣使者到北京，带来一个文件，竟荒谬地要求康熙皇帝向老沙皇臣服纳贡。文件中说："彼中国皇帝可独得归依大君主陛下，处于俄皇陛下最高统治之下，永久不渝，并向大君主纳入贡赋。"① 1676年，沙皇又派遣以尼古拉为首的使团到达北京，提出侵略要求，威胁清政府接受。尼古拉狂妄地声称："只要有二千名陛下的正规军，就不仅能够征服整个达斡利亚地区（指贝加尔湖以东），而且能够征服所有地区，一直到中国的长城。"② 正是由于俄国侵略者的贪婪野心和狂妄态度，使得中俄两国的谈判不可能进行下去。

1681 年，俄国的侵略魔爪伸向黑龙江中下游，建立小的侵略据点。清政府又主动派人在雅克萨和齐齐哈尔与俄国当局的代表进行谈判，要求俄方拆除新建立的据点结伊斯克，俄方完全拒绝清政府的正当要求，声称："结伊斯克堡是奉大君主敕令所造，是永久性的，俄罗斯人将不予拆毁。"③

在雅克萨战争前夕和进行过程中，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俄国政府呼吁谈判。1683 年秋，清朝理藩院给俄国当局发出咨文，希望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避免冲突；1685 年，康熙帝给沙皇的信件和清军统帅彭春的咨文被一起送往雅克萨，这些信件中建议两国遣使，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同年，康熙帝的同一内容的信件，由被释放的六名俄俘，经喀尔喀蒙古地区带回俄国；1686 年，一个荷兰使团正从北京回欧洲去，清政府托他们带信给沙皇政府，信中建议停止战争，举行谈判，"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意"④。又将同样的信件托传教士

---

① 《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北京，1936 年，第 267 页。

② 《尼古拉出使日记》，见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 257 页。

③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120 页。

④ 《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闵明我转送到莫斯科。所以，后来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①

真正表现了"黩武精神"的恰恰是沙俄政府。由于中国人民和清军进行了坚决抵抗，又由于俄国在西方和土耳其的关系十分紧张，快要发生战争，沙俄政府无力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此，它接受了清政府的谈判建议，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使团随带军队一千九百多人，戈洛文被授与指挥西伯利亚俄军的广泛权力，老沙皇预先为中俄谈判规定了条件，给戈洛文的训令中说："如果中国人……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② 由此可见，沙俄不但一开始用武力闯进和强占了中国的领土，而且直到接受清政府的谈判倡议以后，仍然沒有放弃用战争手段胁迫中国接受条约。

编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口口声声辱骂中国谈判使团"全面施加压力"、"采取军事行动"，而把俄国谈判使团说成是"不诉诸武力"③ 的"和平天使"，这种颠倒是非的谎言实在不值一文。事实上，中国谈判使团及其护卫部队并沒有和俄国或任何人打过仗，相反，那个被称为"不诉诸武力"的俄国大使戈洛文却带着近二千名军队在我国外贝加尔地区大烧大杀，达两年之久，对我国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通古斯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战争。例如1688年秋，戈洛文的军队在希洛克河对我国蒙古牧民实行突然袭击。据戈洛文自己说：俄军"对乌卢斯蒙古人发动了攻击。战斗十分激烈。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击毙约二百名蒙古人，俘虏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牛羊。"④ 戈洛文还强迫我国蒙古人民"归顺"俄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北京，1961年，第8页。
② 同上，附录，第153页。
③ 见本书，第9，29页。
④ 同上。

国，发出战争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军“势必要去袭击他们蒙古乌卢斯”，“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① 看看戈洛文的言行，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奉为“不诉诸武力”的典范。

四、关于中俄两国使团在尼布楚的谈判

1689 年 8 月，以索额图为首的清政府代表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代表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会上和会外的许多争辩，终于对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了协议。1689 年 9 月 7 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本书编者在《前言》中对《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情况大肆歪曲，指责中国代表团“使用武力威胁”，胡说《尼布楚条约》是“在满人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因此，应当认为：条约是强加于人的”。

翻开中俄双方的历史记载，苏修的讕言不攻自破。中俄尼布楚谈判是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经双方协议，谈判地点在尼布楚城外，距尼布楚的距离与距清方停船处的距离相等。每方代表团各带护卫人员 300 人进入谈判会场，除可佩带腰刀外，不得随带任何武器，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武力威胁”和“在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

苏修为了证实自己的谎言，任意夸大中国代表团的人数。有的说：“清朝当局在谈判期间在尼布楚附近集中了大约一万七千五百人的精锐部队”，② 有的说：中国“军队的总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③，而本书《前言》则说：“满洲人这时在尼布楚城下集结了一万

---

① 见本书，第 545 页。

② 贾丕才：《证实真相的文件》，1972 年 11 月 13 日苏联《消息报》。

③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162 页。

二千人的军队”①。他们闭着眼睛，摇唇鼓舌，编造出来的清军数目互相矛盾。其实，到达尼布楚的清军数目不超过二千九百人。清军由水陆两路前往尼布楚，水路为一千五百人；陆路清军的数目，据谈判中充当译员的法国传教士张诚说：“由陆路跟我们一齐到达的一千四百名兵弁。”②

至于在尼布楚一带，原在该地的俄军加上戈洛文带来的军队，总数在二千五百至三千人之间。俄军全部持有火枪，并有火炮，据守在尼布楚城的堡垒工事里，而清军只有弓箭刀矛和一些火炮，露宿旷野，没有城堡工事作依托，这是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本书编者所说中国方面的“巨大优势”完全是凭空捏造。

中俄在尼布楚谈判中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主要是由两国的国内形势决定的。清政府本来决心要收复雅克萨、尼布楚。1688 年，康熙帝颁发的谕旨中说：

> “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③

但就在这一年，和俄国相勾结的准噶尔叛乱势力蔓延，对我国北部地区的喀尔喀蒙古发动袭击，占领了喀尔喀全境。喀尔喀领袖土谢图汗等向南奔逃，请求清朝中央出兵援救，平定叛乱。清政府急需集中力量，对付准噶尔叛乱势力，稳定北部边界，因此，愿意在领土方面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和俄国的和平。1689 年 6 月，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前往尼布楚谈判时，康熙帝又发出指示，不再坚持收复尼布楚。他说：

---

① 见本书，第 33 页。

② 见本书，第 698 页；本书附录《张诚日记》，第 22 页。

③ 《清实录》，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卷 135，第 14 页。

"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①

康熙帝的这一愿意对俄国作出领土让步的指示是中国使团在谈判中遵循的方针。

至于俄国方面，它在中国边界上已经抢夺并获得了很多土地和利益，需要加以巩固，特别是为了确保它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侵略利益，不能不在黑龙江上稍稍收缩。并且俄国由于连年向四面八方扩张，它的手伸得太长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都存在着困难。当时，它正在和土耳其进行战争，也希望在远东和中国达成协议，以便把自己的力量集中于西方。此外俄国需要达成协议还有财政和商业上的考虑。法国历史学家加恩说："俄国国库由于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和在西方进行的历次战争，十分空虚，急需金银。只要俄中两国间能够达成一种协议，那么，随之而来的两国间的贸易，必然不在少数，并且会给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曾给使团发出几次训令，提出了种种划界方案，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再坚持要取得它在黑龙江上已侵占的那一部分土地。1687 年 6 月 24 日，俄国政府训令戈洛文可以撤出雅克萨，条件是中国方面也不在雅克萨设防，以后的训令中又重申这一划界主张。戈洛文在谈判桌上也完全遵照俄国政府的训令行事的。

从两国政府在谈判前发出的历次指示和训令可以看出：双方对划分东段边界的主张逐渐接近。清政府准备让步，放弃尼布楚一带，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俄政府则不再坚持侵占雅克萨，以保持对尼布楚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占领。而《尼布楚条约》正是规定

① 《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卷 140，第 30 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北京，1961 年，第 9 页。

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国的边界线，恰好符合于中俄两国政府预先自行设想的划界方案。

由此可见，本书编者用“巨大优势”、“武力威胁”、“肉体消灭”等等耸人听闻的词句，把《尼布楚条约》说成是“强加于俄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多么荒谬。1689 年谈判的结果完全符合于 1687 年6 月 24 日沙皇政府发出的关于边界划分的训令。试问在举行尼布楚谈判的两年之前，当沙皇政府发出这一训令时，又有多少中国军队怎样“威胁”了或者“要从肉体上消灭”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老沙皇呢？

本书编者还描写了俄国首席代表戈洛文由于受到人多势众的中国代表团的“军事压力”而惶惶不安，并且抱怨说：“由于满洲人的勾引，在尼布楚附近游牧的约两千名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已归顺清方”，清军“不让俄国人对背叛的纳贡臣民采取措施。”事情真是古怪！苏修不是口口声声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吗”？中国代表团进入所谓“俄国领土”后，几天之内怎么能“勾引”当地成千上万的居民“背叛”自己的政府呢？事实真相是：尼布楚和外贝加尔地区本是中国的领土，从来不属于俄国。当俄国强行侵占以后，当地居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并不是中国代表团到达以后才“勾引”起来的。一个英国作者说：“围绕贝加尔湖居住的游牧布里亚特部落，是蒙古族的北支，他们对哥萨克进行长期的抵抗。”① 一个俄国作者说：“整个西伯利亚边境线上，到处都出现动荡。”② 因此，戈洛文在谈判前后和谈判期间都在手忙脚乱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苏修抱怨俄军在数量上处于少数。他们说了千万句谎言，只有这句话说对了，因为，他们入侵中国，跌落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凡是侵略者，不管它出动多少军队，

① 帕拉埃斯：《西伯利亚》，伦敦，1914 年，第 178 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历史概要》，赤塔，1916 年，第一卷，第 146 页。

在被侵略的人民群众中间总不过是少数。苏修喋喋不休地谈论俄军的"少数",企图来说明中国代表团施加了"威胁"和"压力",结果反而露出了马脚,你们所说的"少数"不正好证明了俄国军队跑到了中国的领土上来碰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因而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者吗?

五、《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平等谈判的结果。条约明确划分了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作了极大的让步,把尼布楚直到贝加尔湖地区让给了俄国,俄国方面在领土和通商方面获得了重大利益。

全世界对《尼布楚条约》早已做出了评价。国际法专家勒斯保说:"1689 年在尼布楚订立了一个中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互惠的基础上,开放了中俄边界进行贸易"①;法国历史学家加恩说:"俄国显然对于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是最为重视的,而它在 1689 年与北京进行交涉中已经获得了这一重大的报酬"②;苏联外交史学家鲍爵姆金说:"1689 年订立的尼布楚条约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极大的胜利"③;就是 1958 年苏联出版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一书中也承认"俄罗斯同中国的尼布楚条约是按照平等原则签订的"。但是,现在本书编者大吵大嚷说:《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是"用武力强加于俄国的"、"对俄国是不利的",编者采取胡搅蛮缠的手法竭力否认《尼布楚条约》的合法性,硬说"条约规定的边界是非常不明确的","尼布楚条约作为一个法律文件是绝对不完善的。边界的划法,即条约对边界的制约,在条约中的反映是非

---

① 勒斯保:《国际法简史》,第 123 页。

②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北京,1961 年,第 25 页。

③ 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一分册,第 215 页。

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条约的各种文本不一致，地理定向标记不明显，根本没有交换地图。……因此，就公认的意义而言，边界并没有确定。"①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表演太拙劣了。难道用"条约文本不一致"，"地理定向标志不明显"等等借口就可以抵赖掉俄国的条约义务，为老沙皇侵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作辩解吗？其实，你们连一根稻草也不可能捞到，你们所说的"条约文本"、"地理定向"等等都是节外生枝，无理取闹。

《尼布楚条约》以中俄双方都签了字的拉丁文本作为正式文本。由于当时中俄双方都没有精通对方语言文字的译员，谈判不得不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用拉丁文作为中介。这个拉丁文本在会议上宣读并互换，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你们根据什么"法律"可以任意撕毁和践踏由自己政府代表签订的条约呢？

除正式的拉丁文本以外，中俄双方在会议上准备了满文本和俄文本；耶稣会传教士也保留了条约的草稿；后来，条约经过传抄、翻译、刻碑，又出现了各种语言文字的文本。这些文本在译名、措词、分段方面和正式文本有某些差异，这在三百年前两国语言不通的条件下，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各种文本如有差异，当然以双方签字的正式文本为准。你们根据什么理由而否认正式文本的效力。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各种文本虽有某些差异，但都写明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及外兴安岭至海为中俄两国的边界，其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本书编者又是从哪一个条约文本中发现了可以撕毁条约、强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根据呢？

本书编者又在作为中俄两国边界的河流和山脉的地理位置上

---

① 见本书，第70页。

大做文章。《尼布楚条约》规定作为两国边界的格尔必齐河，其地理位置是十分清楚的，它发源于外兴安岭，在东经119°附近流入黑龙江上游(即石勒喀河)。全世界的许多历史地图，包括俄国的历史地图都在这里标明是中俄两国的边界线。但是，本书编者却把老沙皇时代制造的一个谎言奉为至宝，硬说：中俄边界不在这条格尔必齐河上，而在其东边二、三百公里的阿马扎尔河上，并胡说阿马扎尔河也名格尔必齐河。这种移花接木、信口开河的谎言实在不值一驳。《尼布楚条约》中说明：格尔必齐河在“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据俄国首席代表戈洛文的报告中说：自尼布楚至绰尔纳河约需七天行程①。由此可以确定格尔必齐河的所在。打开1954年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图》，在尼布楚以下约二、三百公里，东经119°附近画有格尔必齐河，其河口和河源的两处地方现在仍名格尔必齐，其西十余公里有绰尔纳河，其上游分成两支，一名白乌伦穆，一名黑乌伦穆，以当时交通条件说，至尼布楚恰恰是七天行程。可见这条格尔必齐河就是条约中所规定的边界所在。中国的记载中则说：黑龙江“经泥朴处(即尼布楚)城南，又东南流数十里，折向东北二百里，折而东稍北二百余里，经界碑南，即与鄂罗斯分界处也，有昂巴奇里比其河(即格尔必齐河)”②，这一记载也符合于戈洛文报告中所说的七天行程。至于阿马扎尔则在格尔必齐以东二、三百公里，附近并没有又名乌伦穆的绰尔纳河，距尼布楚约有五百公里以上，至少需十几天行程，可见中俄边界应在阿马扎尔河上的说法完全是无稽的谎言。

本书编者不但移动了格尔必齐河的位置，而且随便改变外兴安岭的走向，故意把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黑龙江以南的内兴安岭混为一谈，他以地理学“权威”的口吻斥责当时的中国人和俄

① 见本书，第794页。

② 齐召南：《水道提纲》，黑龙江水道编。

国人对边界地区的“情况不了解”。甚至心怀叵测地声称：“要是按照现代的意义来理解它，那末边界就应当从阿穆尔河深入满洲腹地。”他们在地理位置方面进行胡搅蛮缠，原来包藏着“深入满洲腹地”的巨大祸心，觊觎黑龙江以南的我国领土，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决不能等闲视之。

本书编者的这种论调，实际上也是从老沙皇那里继承来的。一百几十年前，臭名昭著的侵华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伊就捏造出外兴安岭向西南急转弯穿过黑龙江和松花江的谎言，硬说中俄边界应该沿着这条急转弯的山脉伸入中国东北的腹地，当时，沙皇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土地，本书编者现在又在重弹这一侵略老调。

外兴安岭，即今苏联境内的雅布洛诺夫和斯塔诺夫山脉，是中国北部的巨大山脉，原为中俄之间的界山。它从蒙古境内的肯特山起始，迤逦东走，直至于海，并不存在向西南的急转弯。事实上，被编者斥为“对这地区情况不了解”的当时的俄国人和中国人都知道外兴安岭的走向。《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路过此山的俄国使节尼古拉写道：“在勒拿河和黑龙江之间的地区是宽而长的。有一条大的山脉在这两条河之间延伸，从贝加尔湖开始，不仅直达于海，而且远远地伸出海中。”① 十八世纪中国的地理书籍中也说：“自小肯忒山东北行，为大兴安岭山，包络黑龙诸水之北，而东入海。”② 而据称是熟悉该地区情况的涅维尔斯科伊却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施展“移山”的魔法，硬要“直达于海”的外兴安岭折向西南，以便于把侵略矛头插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甚至一个很崇拜涅维尔斯科伊并为他写了传记的苏联历史学家卡马林也不能不说：“涅维尔斯科伊的这些设想，如我们现在所知，是沒有根据的。……因为不

① 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1页。

② 齐召南：《水道提纲》，黑龙江水道编。

存在他所写的斯塔诺夫山(即外兴安岭)的那种急转弯。”①

可悲的是时至今日，本书编者还在重复早已被苏联人自己戳穿了的谎话，甚至发出了“深入满洲腹地”的叫嚣，其野心之大，头脑之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奉劝这些先生们清醒一点，历史已经前进，中国人民受欺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甚至移山搬河的那套西洋景已被拆穿，你们的侵略叫嚣决不能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谁胆敢侵犯中国的一寸土地，谁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本书编者写了这篇冗长的《前言》，对十七世纪中俄关系和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历史极尽歪曲颠倒的能事，其目的是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反华服务的。社会帝国主义正在争夺世界霸权幷时刻企图颠覆和侵略社会主义新中国。近几年来，苏联出版了许多美化老沙皇和恶毒反华的历史书籍和文章，为侵略中国和扩张爭霸制造反革命的舆论，《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两卷集和编者的这篇《前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历史学是和现实政治斗爭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要研究历史，揭露社会发展的眞相，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古为今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也要利用历史作工具，为他们的剝削侵略利益寻找根据。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的利益总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相违背，最害怕历史的眞实，因此，采取了各种卑鄙手段歪曲篡改历史。

但是，一手岂能遮天！老沙皇用血腥的行为给自己写下了丑恶的扩张历史，这是任何人也涂改不了的。苏修拜倒在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面前，声嘶力竭地大唱赞歌，不过是“用昨天的卑鄙行为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他们和老沙皇是一丘之貉，是地地道

---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1878年，第19页。

道的新沙皇，而且侵略野心更大，手伸得更长。老沙皇的统治早被列宁领导的苏联人民送进了坟墓，在今天全世界人民要求革命、独立和解放的时代，猖狂反华反人民、妄图建立世界帝国的新沙皇必将遭到比老沙皇更加可耻的失败下场。

庆　思

1975年3月9日

目　录

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 …… 1

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及其出版凡例 ……72

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 ……91

附　录

1689年8月28日签署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译文……961

1689年8月28日签署的尼布楚条约。满文本译文……964

平定罗刹方略 ……968

郎谈传 ……1014

徐日升日记 ……1036

张诚日记 ……1086

名词解释……1135

人名索引……1137

地名索引……1176

本书引用的书籍、论文、档案资料译名对照表 ……1198

译者附记……1210

满人入侵阿穆尔河[①]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②]

[5]

十七世纪前半叶，俄罗斯国和中国之间横亘着一大片土地。这里居住着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尚未建立固定的国家机构。当俄国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俄国，并进入阿穆尔河地区的时候，建立了清帝国的满族征服者从满洲东南部出兵占领中国。十七世纪后半叶初期，阿穆尔河以南一带成了俄国人和满人共同开拓的地区。在这以前，满人就已到这里进行过远征，不过无意在此设防镇守。

这一时期，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和右岸的一些地区在经济上和行政上已成为俄罗斯国的一部分。清帝国的北部疆界是阿穆尔河以南几百公里的所谓"柳条边"。正象中国的历史资料，如《柳边纪略》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宁古塔、吉林及与其毗连的大片土地，在行政上都未被满人划入清帝国版图，而只被视为藩属地[1]。柳条边边境线防守甚严，越出柳条边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满人八旗军官兵出境渔猎也需持有专门通行证[2]。

---

1 见 Г. В. 麦利霍夫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载文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第113—114页。日本史学家矢野仁一也指出："清朝统治初期，满人疆域扩展的界限是柳条边。"（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东京，1933年，第171页）。

2 这些资料Г. В. 麦利霍夫引自《八旗通志初集》，北京，1739年，卷21，第1页第1—2面。

① 即黑龙江。——译者

② 原文是 Нерч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译者

同一历史资料(«柳边纪略»)承认，北面靠近阿穆尔河的地区“未划入帝国疆域，其中大部分地区为羁縻地带”[3]，意即“笼络(束缚)力量的地带”。

为了用居民稀少的半附庸领土来保护自己的世袭领地——满
【6】洲(乃至整个中国)，满族封建统治者企图把“羁縻”地带扩大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两岸排挤出去，他们不惜为此而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这样，清政府依仗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后贝加尔的大片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

1682年初，俄国移民从达斡尔人处获悉，清政府准备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发动战争。这是指清朝对保护阿穆尔河近旁俄国居民点的哥萨克部队的武力征伐。清政府很清楚，它是在图谋侵占俄罗斯国的领土，但是，清朝当局在估量了这一地区双方力量的实际对比之后，决定依靠军队数量上的优势、比俄军短得多的供应线和突然袭击的因素。除满族八旗军外，满人还打算派遣蒙古骑兵去攻占俄国领地。臣服于清廷的满洲内地各部落应为修筑运输线和筹备军粮提供人员后备。原定于1682年仲春开始军事行动，那时“大批轻骑兵”将直指俄国堡寨，“其余的博格德汗军则将携带粮食、火器、大炮和一应军需品乘木船从水路进逼。”[4]

但清军的准备工作没有按时完成。只是到了秋季，满人才决定去探察形势。1682年9月4日皇帝给大臣郎坦和彭春的谕旨说：“俄罗斯国臣民犯阿穆尔河一带，侵扰我虞人及当地居民。前

---

3 转引自Г. В. 麦利霍夫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第118页。

4 В. 帕尔申：«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1册，莫斯科，1844年，附录8，第147—149页。

发兵进讨，未获翦除[5]。近闻蔓延益甚，过钮满、恒滚[6]诸处，至赫眞、斐雅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7]。尔等此行除自京遣往护军外，沿途再调科尔沁兵百人、宁古塔兵八十人至达呼尔、索伦。一面以捕鹿为名遣人赴涅尔琴斯克①，一面详视陆路近远，沿阿穆尔河行围，径薄阿尔巴津② 城下，详勘其设防情形。度俄人不敢出战。若以礼物来馈，其受而答之。若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还，朕再作区画。"[8]③

11月初，郎坦率八百名士兵进抵阿尔巴津。阿尔巴津人识破了他们此行的眞正目的，急忙加固城防。当时城中人力、粮食和武器都极为缺乏。满人撤离阿尔巴津后，便开始屠杀那些散居在阿穆尔河沿岸附近的俄国农民和猎戶[9]。【7】

满人的现实威胁迫使沙皇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防御，挫败满人入侵俄国领地的企图。1682年，卓有才干的将领伊·叶·弗拉索夫被任命为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

---

5 此处指清军对阿枪寨和呼玛尔寨的进攻和他们同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的哥萨克在松花江近旁的冲突（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08—1683年）》，第1卷，文件№61,80,103）。

6 钮满河、恒滚河即阿穆尔河的支流布列亚河和阿姆贡河。

7 康熙皇帝采用谴责暴力的传统手法，以便按照中国中心论的观点，把自己打扮成"臣民"的最高统治者和保护者，实际上他是在为武装干涉制造口实。

8 何秋涛：《朔方备乘》，北京，1881年，卷首5，第1页。此谕旨Г. В. 麦利霍夫引自《圣祖仁皇帝实录》、《八旗通志初集》，载文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第119,121页。

9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12，第143—145页。

① 即尼布楚。——译者

② 即雅克萨。——译者

③ 《朔方备乘》原文为："鄂罗斯国所属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前发兵进讨未获翦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过钮满恒滚诸处至赫真斐雅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尔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参领侍卫护军外令毕力克图等五台吉率科尔沁兵百人宁古塔兵八十人至达呼尔索伦一面遣人赴尼布楚谕以捕鹿之故一面详视陆路近远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情形度罗刹断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馈其受而量答之万一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还朕别有区画"——译者

同时，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建立了阿尔巴津军政长官辖区，它的第一任军政长官是阿列克谢·托尔布津[10]。在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区以至整个西伯利亚，俄国拥有多少人力和物力，莫斯科曾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全达斡尔地区有军役人员约两千名，大炮二十一门，火绳枪四百八十五支，铅一百四十三普特；全西伯利亚共有军役人员约四千至五千名；预计从耕农中可动员民兵约二万五千至三万名[11]。力量对比于俄军不利，又难以指望内地支援。这不仅是由于路途遥远，而且当时俄国正准备进攻克里米亚汗国。因此，俄国当局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平手段保住边疆，命令军政长官准备防御，同时尽力避免引起冲突。

此时，清廷积极备战。郎坦侦察后回奏说，要"平定"俄国人，三千名士兵就足够了。清帝命令暂缓进攻俄国边寨，厉兵秣马，从宁古塔和吉林各抽调一千五百名士兵，配备以火器。军队到达瑷珲以后，应从事耕作。除此而外，应从居民中征收可支三年的军粮[12]。

1683年3月，皇帝下达了制造船舰并沿松花江和其他河流向阿穆尔运送军粮的一系列谕旨。值得注意的是，皇帝和军机处在发出这些命令时都专门指出，运粮船"在边界内应由我们的士兵卫送，在边界外则应由蒙古士兵卫送"[13]①。由此可见，不仅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甚至远在它以南的地区，都仍被满人政府视为清帝国边界以外的地区。

---

10 见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19页。

11 同上，第120—121页。

12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5，第2页第1面。

13 同上，第2页第2面。

① 此处《朔方备乘》原文为："在边内我兵卫送边外蒙古兵卫送"。这里的"边"是指柳条边，是清朝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用以标示禁区的界限，禁止一般居民越过篱笆打猎、放牧、采人参。原书引文译为"边界"，是别有用心的歪曲。——译者

4月，康熙皇帝下令调兵阿穆尔。但是攻打阿尔巴津的军事行动拟于9月或更晚些时候开始[14]。虽然早在3月底涅尔琴斯克已经获悉清军大举调动的消息[15]，但被任命率师攻取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副都统萨布素并不急于开战。10月，他呈报北京，说冬季进征有困难，建议把开战时间推迟到来年春季。康熙皇帝只得同意他的建议，但下令在瑷珲建立常驻边防军，在瑷珲和宁古塔之间设置驿站系统[16]。

早在1683年7月，满人就俘虏了以格里戈里·梅利尼科夫为 【8】
首的一群哥萨克[17]。9月，他们中的二人被遣送回国。他们带来了理藩院的书信，信中宣称，清军正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进发，并向俄国人提出最后通牒："尔若离我边境，还尔本土，以逋逃来归则已，否则，我亦纳尔逋逃，即往来之人亦必擒戮。"[18]

第二年6月，当哥萨克带着理藩院的书信来到阿尔巴津时，清军已经在向这个俄国边寨进发，约有五千名步兵，携带大批大炮（"一百门野炮，四十门攻坚炮和榴弹"），乘船沿阿穆尔河行进。沿岸则有一千多名骑兵的后续部队。部分军队开赴涅尔琴斯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阿尔巴津被围初期，城内仅有"各类人员"三百五

---

1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5，第3页第1—2面。

15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雅库次克文书，第35号文献卡，第8号卷轴，第112—114页。

16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5，第4—5页。萨布素十分不愿备战，以至被撤换，由副都统彭春接任。关于满人作战地区的准备情况，详见Г. В. 麦利霍夫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第121—127页。

17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1685年，第1号卷轴，第37—40页；目录2，1685年，第1号卷轴，第29—30页。

18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5，第3页第2面——第4页第1面。次年2月，一支三百人的队伍，携炮四门，被派往阿穆尔河下游，去"剿灭俄国人"。宁古塔将军萨布素命令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如俄人闻我军临近，预先遁去，我军即乘机安抚彼处尚未完全归附之赫真等人民。"（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6，第1页）。

十名，但是阿·托尔布津决心坚垒死守[19]。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得到阿尔巴津城被围困的消息后，只能派出一百人和两门炮支援阿尔巴津（他手下仅有三百三十一名涅尔琴斯克本地和外来的军役人员和猎手）[20]。可是，还没等援军赶到，阿尔巴津守城人员就牺牲了一半，余下的人则弹尽粮绝。于是托尔布津决定交出阿尔巴津寨，条件是满人允许城中幸存者到涅尔琴斯克去[21]。清军统帅副都统彭春起初坚持不许俄国人去涅尔琴斯克，而要他们到雅库次克去[22]，但后来准许托尔布津带领三百名阿尔巴津人（男子、妇女和儿童）向阿穆尔河上游转移，约三十名哥萨克渡过奥廖克马河前往雅库次克，只有两个人归顺清廷，"叛变并投顺中国人"[23]。

满人获得了胜利。清帝接着下了几道谕旨，嘉奖立功官兵，宣扬攻克阿尔巴津的意义。同时，康熙皇帝强调指出，"此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俄人扰阿穆尔河、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占
【9】地区，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24]①。但是，甚至在攻占阿尔巴津以后，满人也未能在此地区设防固守，而是退向瑷珲。然而，就是瑷珲距他们的领地也太远。

---

19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1685 年，第 1 号卷轴，第 37—40 页。

20 而且在余下的二百三十一人中，只有一百一十八人是军役人员（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第 1 号卷轴，第 46—47 页）。

21 同上，第 29—36 页；B. 帕尔申：《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 162—170 页。

22 彭春到那里以后，应向俄国人宣布皇帝谕旨，要他们"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指清朝的地区——本文作者）搆乱，归我逋逃"。如果答应这些要求，皇帝许诺还回俄国俘虏并允许在边界上进行实物贸易（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6，第 3 页第 1—2 面）。

23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第 1 号卷轴，第 34—36 页。

2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6，第 4 页第 2 面。

① 《朔方备乘》原文为："今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译者

1685年8月，清廷下令在瑷珲和吉林之间增设驿站。这时地方当局报告说，“自原边界至瑷珲，以五呎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25]①。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在阿穆尔河右岸增设工事，派兵长期驻守，设置了军事行政机构。

但是，还在1685年8月，俄国人就开始返回原处重建阿尔巴津，这时，周围的庄稼还没有收割。经验丰富的军官阿·伊·别伊顿被派来协助阿·托尔布津[26]。

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得知阿尔巴津事件的消息后，决定和平解决已发生的冲突，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守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而且它的注意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集中在为巩固西部和南部边境而同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进行的斗争上。需要派一个“全权大使团”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交战区去，以便缔结一项关于和平、开展贸易和确定俄罗斯国和清帝国之间边界的条约。

为把这一决定通知满人政府，1685年12月莫斯科派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为使节前往北京。他们以前曾随尼·斯帕法里使团到过中国首都。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将沙皇伊凡和彼得的国书递交康熙皇帝[27]。

使节才到达托木斯克，清廷就在得悉阿·托尔布津重返阿尔巴津的消息后，再次派遣军队攻取这个俄国边寨[28]。这次守卫阿尔巴津的是五百人，而进攻的清军却有两千人，并有四百名福建藤牌

---

25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5页第2面。原文逐字解释的意思是：“自乌喇（满洲的一个氏族名称——本文作者）境内的吉林到瑷珲……”。“原边界”是指按柳条边确定的满人领地边界。

26 见B.帕尔申的《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170—171页。

27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第1号卷轴，第231—264页。

28 见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卷首7，第1页第1—2面。

① 《朔方备乘》原文为：“自乌喇吉林城至瑷珲城以五尺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译者

兵支援[29]。

清廷从沙皇国书中得知俄方提出的和平建议后[30]，建议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写信到阿尔巴津去，“要那些军役人员撤出阿尔巴津，返回本土，到涅尔琴斯克或雅库次克去，留下空城，回到自己的地区去居住和谋生”[31]。经过长期谈判，俄国使节同意在解除对阿尔巴津包围的条件下向阿尔巴津发出信函。但是，他们在信中只是告诫阿尔巴津人，要提防满人“利用和平协议危害堡寨”[32]。1686年11月，以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为首的俄国使团离开了北京。

清军围困阿尔巴津十个月，并未获得胜利。1687年8月，清军
【10】撤离阿尔巴津。皇帝命令将军萨布素统率官兵，乘天时未寒，返回瑷珲、墨尔根，休养人员，修整器械。满人在要地设乐候，并以“撤还大兵”是因为“察汉汗遣使请和”[33]晓谕被围边寨内的人员。这个时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已在前往使臣会议地点的途中。

*　　*　　*

早在1686年1月，就决定任命费·阿·戈洛文为“谈判并平息同中国博格德汗间纠纷”的大使。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和叶尼塞斯克秘书官伊·尤金任他的助理。大使随员有二十人。另有从西伯利亚各城抽调的一千四百名军役人员组成的团队，由托博尔斯克出发，随同大使前往达斡尔地区[34]。

外务衙门下达给费·阿·戈洛文的训令，要他坚决拒绝满人

29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7，第1页第1面。

30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8本，第21页背面——第23页。

31　同上，第104页。

32　同上，第110页背面。

3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7，第2页第2面。

34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1/3—2/4页。11月，伊·尤金由叶尼塞斯克另一名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接替（同上，第77/79页）。

对达斡尔地区的领土要求，缔结确立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平的条约，划分两国疆界并建立贸易关系。同时强调指出，清政府侵占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等边寨地区的企图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些地方"从来就不属于博格德汗殿下，而在这个地区居住的贡民"是向俄国人缴纳实物贡的。至于俄罗斯国和清帝国的领地，则建议以能够确保边境地带形势稳定的天然界河阿穆尔河为边界[35]。

然而，俄国政府知道在上述地区双方力量不平衡，命令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这些要求，而不诉诸武力[36]。所以训令的补充条文规定了谈判时俄方可以变更立场，对清方作一系列重要让步。例如，如果满人断然拒绝以阿穆尔河为界，费·阿·戈洛文可提议以到布列亚河① 和结雅河② 为止的阿穆尔河为界。如果这个方案也被拒绝，则可提议在阿尔巴津地区划界，而在阿穆尔河下游，布列亚河和结雅河沿岸保留共同的渔猎场[37]。

如果对方拒绝俄国各项建议，大使应缔结一项临时停战协定并准备作战。在清代表不出席谈判，清政府拒绝归还被毁坏的堡寨的情况下，便采取军事行动[38]。

由于西伯利亚的旅途艰难，叶尼塞河结冻又早，俄国使团未能在当年到达边境。戈洛文不得不在安加拉河畔的雷宾斯克寨过冬。正是在这里他接到了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北京之行 [11]
结果的报告。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对使臣谈判的态度已明朗化。陪同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的扎尔固齐告诉他们，"汗③ 非常希望和平"，条件是："阿尔巴津当然不能归沙皇陛下所有，而涅尔琴斯克

35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9册，第53—54页。
36 同上，第57—58页。
37 同上，第87页。
38 同上，第93页。
① 即牛满河。——译者
② 即精奇里江。——译者
③ 指清帝。——译者

和色楞格斯克则与他们无关”。此外，清廷还将俄国政府所表现的和解爭端的主动精神视为软弱的表现：“当汗从国书中了解到陛下① 正在派遣使臣时，他们便自以为陛下对中国军队心怀疑惧，为了不引起大的战爭，所以才派出大使。如果陛下在国书中沒有说要派使臣，那末汗本想派出自己的使臣来见陛下。”[39]

清帝让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带给俄国沙皇一封国书，通知沙皇政府，满人停止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军事行动，幷等待大使前来“议定边界”[40]。

只是到了 1687 年 5 月 15 日，使团才得以重登旅途。阿·托尔布津已在阿尔巴津战死，代替他的阿法纳西·别伊顿向戈洛文报告说，整个冬天扎营围困该城的清军已沿阿穆尔河而下撤至结雅河，满人在阿尔巴津城下损失一千五百人，但是“被围困的守城人员”幸存的也只有六十六人，还包括儿童在內。清军撤退时，清军长官对送他们的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说，他们“可以象以前一样，在阿尔巴津建设家园，各安所业；博格德汗殿下愿……永世和好相处，俄国人对他们中国人不必有任何顾虑”[41]。

莫斯科得知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的出使结果后，再次讨论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局势，幷给戈洛文下了一道新训令。这道训令戈洛文在 1687 年 9 月底于乌丁斯克寨收到。这一训令几乎逐
【12】条肯定了上次训令的內容：第一，爭取“确定以阿穆尔河为……达斡尔地区同中国之间的边界，幷载入条约”；第二，如果清廷代表“不愿以阿穆尔河为界，大使应进行谈判，以到贝斯特拉亚河（即布列亚河——本文作者）或结雅河为止的阿穆尔河为界”；第三，如果连这一划界方案也被拒绝，则应“力爭”达成协议，“以阿尔巴津为

39 本书出使报告，第 104/106 页—104/106 页背面。

40 同上，第 165/167 页背面。

41 同上，第 285/290—285/290 页背面。

① 指沙皇。——译者

界。但在阿穆尔河及上述贝斯特拉亚河或结雅河沿岸应有渔猎场”。后面的要点则规定了俄方可作的新让步：如果清使拒绝以阿尔巴津为界，沙皇政府同意“现在及今后双方……都不再在阿尔巴津筑寨和设居民点，也不在该处驻军。现有建筑物拆除，军队撤出”，但在此地区应有共同的渔猎场。同时指出，只有作为“迫不得已和最后的措施”才能按这一条签订协定[42]。

即使新训令中的这个最终方案仍不被接受，也不应以此为理由采取军事行动；大使应一面建议清代表将划界一事不定期地推迟，以待以后再举行使臣会议，一面仍以“广泛、友好的谈话”进行谈判，“除非他们极明显地表示不友好和无礼进攻，绝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对军人和其他各类人员，也应禁止他们挑起事端，违者处以死刑”。[43]

沙皇政府让步的原因是希望尽快解决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争端，这不仅基于它对达斡尔地区形势的分析，而且也出于纯属内政方面的考虑：索菲娅公主争夺王位，以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44]。

同时，沙皇政府还企图通过蒙古领主们对清廷施加影响。外务衙门从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的报告中获悉，呼图克图极力阻止一些封建主进攻俄国堡寨，便准备了一封致呼图克图的书信，阐明同清帝国冲突的情况，请呼图克图在谈判时对满方代表施加影响，要清廷同意确定以阿穆尔河为国界，并不再坚持引渡根特木尔[45]。

温都尔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得到俄国大使团到达后

---

42 本书出使报告，第248/253—252/257页。

43 同上，第251/256—251/256页背面。

44 见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47页。

45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目录1，1687年，案卷№ 1，第2—3页。还在给费·阿·戈洛文训令的第一个方案中就命令他拒绝交出已加入基督教的根特木尔（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9本，第64页）。

贝加尔的消息以后，曾派使者到戈洛文处，探听俄国人的任务和意图，同时声明，呼图克图和汗① 同意戈洛文派赴北京通报消息的为数不多的俄国使者通过他们的领地。在乌丁斯克进行谈判时，蒙古代表请求俄国人交还到俄国境内游牧的布里亚特人。尽管戈洛文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同蒙古代表的会晤还是十分成功的，因为通过这些会晤同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建立了预期的联系[46]。

1687年9月28日，费·阿·戈洛文决定将他到达的消息通
【13】知阿尔巴津附近的清军长官，便派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伊凡·卡恰诺夫前往送信[47]。很难理解，戈洛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清军撤离了阿尔巴津寨[48]。卡恰诺夫应商定使臣会谈的问题，其中包括，坚持双方使臣所带的人员不得超过五百名，"使双方都不吃亏"[49]（实际上戈洛文也没有更多的人员）。

卡恰诺夫动身后，大使又接到了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说清军已撤离阿尔巴津，并且无意再来。这样，戈洛文才命令卡恰诺夫返回乌丁斯克[50]。

这时，戈洛文还作出一项极不利于使团后来工作的决定。他本应率领所属部队推进到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巩固俄国人在达斡尔地区的阵地，但却没有这样做，而决定在乌丁斯克寨过冬，将他的团队也留在这里。戈洛文是这样为这项决定辩解的：第一，他认为，在达斡尔诸寨粮食情况比较困难，往那里运粮又多费周折；第二，从乌丁斯克经过色楞格斯克和蒙古到满洲边境城市路途

---

46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254/259页背面—279/284页背面。

47 同上，第280/285页背面。

48 同上，第202/204页背面—208/210页。

49 同上，第282/287页。

50 同上，第289/294页。

① 指斡齐尔赛音汗。——译者

较近，因此，"他们——中国使臣是否会希望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会晤？"[51]

虽然 П. Т. 雅科夫列娃认为，"即使戈洛文先于康熙皇帝的使团到达涅尔琴斯克，力量的对比也未必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52] 然而，我们觉得，历史学家们不止一次责难戈洛文行动过于迟缓[53]，这种指责还是完全合理的。戈洛文决定在乌丁斯克坐等清使团的消息，就使他失去了主动权，他要在色楞格斯克举行使臣会谈的设想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色楞格斯克位于俄蒙边境，远离划界地区，确定在这个地方进行谈判，只能对满人有利，除了满人会提出领土要求之外，蒙古汗也会提出强烈要求，索还在这一地区游牧的布里亚特人。正如后来事态进程所表明的那样，清廷代表的挑拨确实成功了，他们甚至使蒙古人对色楞格斯克和后贝加尔的其他堡寨发动了武装进攻。

耽心交通不便、粮食困难，并不能成为替戈洛文辩解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斯帕法里使团走过的正是这条路线。前面已经指出，保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俄国堡寨的首要困难是缺乏兵力，而戈洛文却决定留驻后贝加尔，这样他就不可能加强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的防御，而那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满方部队。诚然，他无法使同清军对峙的俄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哈巴罗夫胜利地保 【14】
卫阿枪寨和别伊顿胜利地保卫阿尔巴津的事例已经说明，甚至人数不多的军队也能击退数量上占相当优势的清军的进攻。可是，

---

51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289/294 页背面。

52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 158页。

53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认为，如果俄国使臣先于满人到达涅尔琴斯克，那他就有了把国界定在阿尔巴津的现实可能性（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 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 年，第 61 页）。瓦·巴·瓦西里耶夫也强调指出，费·阿·戈洛文"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到阿尔巴津现场去，而宁愿在涅尔琴斯克同中国全权代表谈判"，这样就把敌人引到了一个新的地点（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 年，第 65 页）。

为时几乎一年之久(1687年夏至1688年夏)，戈洛文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来整顿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达斡尔地区的防务。

戈洛文也没有及时派遣使者去北京，通知对方，俄国人已做好开始谈判的准备。1687年10月，戈洛文赴色楞格斯克，几乎整个冬季他都在这里同蒙古台吉的使者就归还被赶走的牲畜及其他琐事进行谈判。只是到了11月底，他才派遣使团贵族斯·科罗文到中国边境城市递送书信，说明全权大使"为了举行上述谈判，平息两国纠纷，永保安宁，现已到达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城市，恭候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尽快前来参加会谈"[54]。

斯·科罗文应在清帝国的某一边境城市递交这封书信，并且商定会谈时使臣所带随员的人数(双方各五百名)。对于护送俄国大使臣的军队问题，他奉命这样回答：军队随同大使前来，纯粹是为了"护卫使团要员，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这是莫斯科国和邻近各邦大使出行时的惯例"[55]。这就为满人提供了俄军人数较少，以及俄军来意的宝贵情报。同科罗文一起派出的还有去温都尔格根处的伊凡·卡恰诺夫。

当俄国代表到达乌尔嘎后，便发现有一名清朝官吏(扎尔固齐)在这里住了一整年，等待俄国使团到来的消息。他带有清帝写给戈洛文的信函，通知他，清政府准备参加谈判[56]。当这封信由呼图克图的使者送交戈洛文并等待他的回信时，科罗文只得滞留在乌尔嘎。

1688年1月初，斡齐尔赛音汗的弟弟巴图尔珲台吉派蒙古使者到色楞格斯克，建议戈洛文举行使臣会谈。但这是一个骗局。实际上，人数众多的蒙古大军已经包围了色楞格斯克寨，他们想诱

54 本书出使报告，第325/331页背面。

55 同上，第333/340页背面。

56 同上，第382/389—383/390页。

骗俄国大使出城就俘。蒙古封建主向俄国堡寨发起了进攻，企图用武力迫使俄国人归还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之间游牧并向俄国纳贡的布里亚特人[57]。戈洛文同他在乌丁斯克过冬的团队隔绝了。

色楞格斯克被包围了三个月之久，蒙古军队多次猛烈攻城，但未能攻克，援军终于在3月底由乌丁斯克赶到，巴图尔珲台吉的军队抵挡不住莫斯科火枪兵的攻击，撤离了色楞格斯克[58]。

*　　*　　*

戈洛文派往清帝国的斯捷潘·科罗文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于 【15】
1688年6月28日回到乌丁斯克寨[59]。斯·科罗文曾不得不违背戈洛文的训令，前往北京洽商。他在北京同清大臣达成协议：使臣会谈地点选择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满方使团由五人组成，护卫五百人[60]。

因此，皇帝于1688年5月18日传谕，命内大臣索额图为清使团首脑，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为他的助手，派八旗前锋兵二百名、护军四百名、火器营兵二百名、团长十五名、侍卫军官两名、连长八名①护送。令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副都统纳秦、扎喇克图统率上述部队[61]。可以看出，满人在使团卫军人数方面，并没有严格履行同科罗文达成的协议。但是，事情尚不止此。按照博格德汗的旨意，四千名蒙古骑兵应在清

57　本书出使报告，第460/467—462/469页。

58　同上，第463/470页背面—466/473页。

59　同上，见第533/540页。

60　同上，见第527/534页。

61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第1页第1面。

①　这里的"团长""侍卫军官""连长"都由俄文译出，我国当时并无这种职衔。我国史书的记载是"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每翼前锋参领一员署前锋参领一员署前锋侍卫二员每旗护军参领二员署护军参领六员每翼火器营协领一员参领一员每旗章京一员"。见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卷首8，第1页第1面。——译者

军官统率下开赴涅尔琴斯克，已撤离阿尔巴津的军队又重新返回原地[62]。

提出了满人领土要求的索额图奏章被定为清使团的指针。奏章说："俄人所据涅尔琴斯克，实系我属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阿尔巴津自古归属达斡尔总管倍勒儿，绝非俄人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重要河流如阿穆尔河者，更应归我所有，绝不可轻忽视之。由阿穆尔河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诺尼江①，此路并可通库尔翰江、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斡尔诸处。若向阿穆尔河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净溪里乌喇三江俱合流于阿穆尔河。环河左右两岸土地皆归我属俄乐春、奇勒儿、毕喇儿及哈斯泰②、费雅喀所有。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臣以为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阿穆尔河上下及通此河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绝不可弃之于俄人。"[63]③

由此可见，满人认为必须占有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以保障满洲内地的安全，认为这片地区属于他们治下的部落。他们企图以此作为根据，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但是，必须占有，并不等于有权占有这片土地。至于说到当地部落对清廷的从属关系，则在大部分地区这种从属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

---

62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528/535 页背面—529/536 页。

6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8，第 1 页第 1—2 面。

① 即嫩江。——译者

② 俄译文为 хастэ。——译者

③ 《朔方备乘》所载索额图奏章原文为："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俄乐春奇勒儿毕喇儿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译者

只是在阿穆尔河右岸的个别地区，当清廷筹备军事行动、设置军事据点时，才建立起这种从属关系，并未扩展到俄国人前此三十年内[16]所占领的左岸。满人曾多次企图向居住在结雅河口和阿穆尔河下游并向俄国人纳贡的居民徵收实物贡，这件事并不能使满人对这些地区具有领土权，因为这只能说明居住在俄国境内的某些土著部落纳双重贡，如此而已。进一步说，如果采纳这个原则，那么俄国人就会有大得多的权利占有松花江下游地区和右岸其他地区，因为哥萨克曾在那里相当定期地收取貂皮贡和粮食贡，并且在那里狩猎、居住。

满方使团在提出领土要求的同时，还要求引渡逃亡者根特木尔等人。索额图鉴于俄罗斯国对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感到兴趣，便强调说，如果对方对这些要求"一一遵行"，可以允许开展贸易；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则清使团将拒绝和谈，立即返回[64]。

但是，清使团不得不半路折返北京，因为厄鲁特汗噶尔丹的军队攻入喀尔喀，打败了同满人结盟的喀尔喀诸汗，这不仅阻碍了使团通过蒙古，而且大大改变了边境地区的形势。噶尔丹散布流言，说他是同俄国结盟行动的，戈洛文率领的俄国军队也曾出动反对土谢图汗和溫都尔格根[65]。

索额图停留在中蒙边界，致函戈洛文，说明延误的原因。满方使者(一百人)于 1688 年 7 月末到达乌丁斯克，并取回俄国大使关于派使前往北京的复信[66]。清帝闻讯后，即令索额图返京[67]。鉴于蒙古发生的事件，清政府决定采取观望态度，同时它也担心俄国可能同厄鲁特结盟。

事实证明，一度筹建的满蒙同盟从一开始就仅对清廷有利：喀

6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8，第 1 页第 2 面。

65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531/538—531/538 页背面。

66 同上，见第 579/586 页背面—601/608 页。

67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8，第 1 页第 2 面。

尔喀封建主在后贝加尔的反俄军事行动推迟了俄国使团及其护送部队到达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时间，从而方便了清军在这一地区的集结；而对蒙古封建主来说，反俄军事行动的后果则是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失败。噶尔丹战胜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温都尔格根被迫逃往清帝国边境，向满人寻求保护。这对反俄联盟是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在当时的形势下，戈洛文本可采取主动，利用满人的困难，加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俄国堡寨。但是，他毫无举动，仍然在乌丁斯克坐等。

俄国政府注视着本国遥远边疆地区事态的发展。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奉派来到乌丁斯克，给戈洛文送来补充训令。按照沙皇的训令，如果清全权大使不到边境，戈洛文应向北京派遣专门使
【17】团，送交拟议的条约草案。这位洛吉诺夫被任命为该使团首脑。

洛吉诺夫到达北京后，应依次向清政府提出莫斯科制订的条约的三个方案[68]。第一个方案提出沿阿穆尔河划界；第二个方案提出在阿尔巴津地区划界，保留俄国堡寨并给双方提供在布列亚河和结雅河沿岸渔猎的权利；最后，第三个方案，作为迫不得已的步骤，提出拆毁阿尔巴津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其他堡寨，以阿尔巴津为界，保留阿穆尔河中游的共用渔猎场[69]。

如上述三种条约方案都被清政府拒绝，戈洛文应按照送交给他的几条要旨采取行动，这几条要旨是：一、“火速奔赴阿尔巴津，不论在何地、因何事由都不得有片刻停留”。二、在阿尔巴津同清使臣会晤时，坚持以阿穆尔河或阿尔巴津为界。三、向满人证明，阿穆尔河是最合适的边界线。四、如果清使臣不到阿尔巴津来，即派洛吉诺夫前去会见他们。五、事先取得呼图克图的支持，请他居间调停[70]。

68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544/551 页背面—546/553 页。
69 同上，见第 556/563 页背面—564/571 页背面。
70 同上，见第 547/554 页背面—551/558 页背面。

根据上述要旨，戈洛文终于在1688年8月末动身前往已定为会谈地点的涅尔琴斯克。但是，大使在途中获悉，7月间清军曾进抵阿尔巴津，乘该地防卫力量薄弱，毁尽四郊田禾。这又给戈洛文提供了折返乌丁斯克的充分理由。他为自己不愿到达斡尔地区去辩解，说他是"为了使军役人员不致在涅尔琴斯克过早地挨饿"，而且，说实在的，进行谈判并无对手，又因为满人军队已由阿尔巴津撤走，"采取军事行动"也"无对手"，而他留驻后贝加尔诸寨，对于保卫这些边寨免受蒙古人的袭击，对于约束布里亚特人使之继续臣服俄国，都是必要的。应该指出，担心在涅尔琴斯克挨饿仅仅是一个借口，因为戈洛文马上又说，已为涅尔琴斯克之行准备了大量粮食[71]。

戈洛文回到乌丁斯克之后，便起兵进攻在色楞格河上游游牧的塔邦古特台吉们。俄国人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在这一地区有许多乌卢斯的蒙古封建主决定臣服俄国。经过长期谈判，戈洛文于1689年1月初同他们签订了接纳他们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统治"的条约[72]。这一条约的积极作用是戈洛文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后贝加尔诸寨的安全，使这些堡寨免受蒙古封建主的袭击，并防止满人在谈判时利用这种袭击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俄国大使为此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他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俄国领地防御薄弱的情况置之不顾。

但是，满蒙可能建立联盟一事仍使戈洛文不安。清帝要求喀尔喀所有的汗和王公都臣服满人，作为援助他们抵御噶尔丹的代 【18】
价。1688年末，北蒙古的汗和王公会议在温都尔格根的影响下，不顾部分主张归顺俄国的喀尔喀封建主的反对，决定请求康熙皇

---

71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615/622页背面—616/623页背面，628/635页。

72 同上，见第671/678页背面—674/681页。

帝接纳喀尔喀加入清帝国的版图[73]。

为了抵御满蒙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后贝加尔的进逼，费·阿·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戈洛文认为，由于清帝国和土谢图汗之间"已经建立攻守同盟"，因此俄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噶尔丹博硕克图加入这一同盟；为此，他建议由托博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戈洛文在说明俄国同厄鲁特接近的深远意义时写道，"如果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不同意与中国人和蒙古人媾和"，则臣服俄国的"异族贡民将始终不渝地臣服俄国，而许多其他蒙古台吉也将起而效法，投归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永为臣民"。戈洛文强调说，一旦"卡尔梅克人同蒙古领主和中国汗结盟，对达斡尔诸寨、贝加尔诸寨的沙皇陛下臣民和异族贡民发动进攻，那么，陛下，臣等兵力单薄，将无力防守"[74]。但在这一时期俄国还是没有采取实际的外交步骤去接近厄鲁特人。

由于担心"蒙古人勾结中国人大举进犯并洗劫贝加尔诸寨和达斡尔诸寨"，大使决定尽快同满人订约，并于 1689 年 1 月根据莫斯科下达的训令，派伊凡·洛吉诺夫前往北京[75]。洛吉诺夫应当提出在阿尔巴津或涅尔琴斯克附近举行使臣会议的建议，或在北京试求对边界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地位仅次于费·戈洛文的第二使臣、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拒绝在洛吉诺夫交给他的第三个条约方案上签名，因为这一方案规定阿尔巴津应予拆毁[76]。

洛吉诺夫仍循以前斯帕法里使团走过的路线前往中国。他在齐齐哈尔受到清朝官员的责难，说戈洛文拖延谈判，长期不践约派

73 见 И·Я·兹拉特金的《蒙古近代现代史纲要》，莫斯科，1957 年，第 49 页。

74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9 本，第 774—775 页背面。

75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680/687 页背面。

76 同上，第 808/814 页背面。

使者“来见汗的近臣，递交信函”[77]。

满人很关心大使停驻何地，何时抵达涅尔琴斯克。洛吉诺夫不得不回答说，戈洛文正在准备到涅尔琴斯克去。清廷关心戈洛文的行止，说明俄国人在俄蒙边界的行动使他们惊慌不安，这也是满人增派军队前往会谈地点的原因。不过，他们对洛吉诺夫极力隐瞒这一点[78]。

但是，清廷同厄鲁特汗国的斗争使清政府也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尽快同俄国人签订条约，这样就不仅可以抽出集结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兵力，而且可以消除俄国同准噶尔结盟的威胁。因此，【19】北京对洛吉诺夫取消了一切外交礼仪的繁文缛节，他到达北京后，当天就受到满方显要大臣的接见。被派去接待洛吉诺夫的扎尔固齐解释说：这是为了让“使者能尽快返回，俾使今年夏天两国即能签订和约”[79]。

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臣会晤地点定在涅尔琴斯克。清官员解释说，这是为了不使“全权大使由涅尔琴斯克去阿尔巴津或其他地方赴会遭受旅途之苦”。这一决定的真实目的则是，满人从军事战略上考虑，不愿让戈洛文到阿尔巴津去。清使臣准备六月中旬由北京启程，经达赉诺尔湖①畔，轻装赴涅尔琴斯克。除仆役私从之外，护卫人员增至一千名[80]。5 月 17 日，洛吉诺夫派专人将上述消息回报戈洛文，随后，他本人也离开了北京。当然，他未向满人透露他所带的三个条约方案。

1689 年 6 月 1 日，清帝传谕，命清使团再次出发。除随同使臣前往的武装队伍外，又命调满洲驻防军一千五百人，全副武装，

77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892/888 页背面—893/889 页。

78 同上，第899/895—902/898 页。

79 同上，第 902/898 页。

80 同上，第905/901 页背面。

① 即呼伦池。——译者

沿阿穆尔河上行，赴涅尔琴斯克[81]。

索额图由北京出发前奏请皇帝批准，会谈时仍然遵循原来方针提出领土要求："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仍如前议，以涅尔琴斯克为界，此内诸地均归于我。"[82]①但清政府已经认识到，随着蒙古事态的变化，形势对它愈来愈不利，它急于尽快同俄国达成协议。因此，清帝指示，不要坚持索取涅尔琴斯克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虽然谈判初期，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最终可同意沿额尔古纳河划界[83]。

所以，在涅尔琴斯克谈判开始之前，双方都有意迅速解决冲突，准备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即将举行的会谈取得什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代表的外交艺术和他们利用当地条件的才能。当时，满人有一个包括一系列军事措施的既定行动计划，这会使他们居于比俄国使团占优势的地位。

清人急于实现这项计划。他们力争无论如何要在戈洛文之先到达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并占据要害阵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虽然皇帝派遣使团的谕旨是6月1日颁发的，那时洛吉诺夫已经离
【20】开北京，可是清军到达达斡尔地区却比洛吉诺夫几乎早一个月。这证明他们早已做了进军的准备。

6月19日，当洛吉诺夫的信使在清官员的陪同下到达涅尔琴斯克时，戈洛文还在叶拉夫宁斯克寨附近。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得知清军准备从阿尔巴津附近通过，前来涅尔琴斯克的消息后，对满人恣意入侵俄国领地，向清代表提出坚决抗

---

81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第1页第2面。

82 同上。

83 同上。罗伯特·李在其著作中不顾这一事实，歪曲了清使团方针的含义（见罗伯特·H·G·李的《清史中的满洲边界》，剑桥，1970年，第41—42页）。

① 这段话中的"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朔方备乘》原文为"尼布楚"、"雅克萨"。——译者

议，指出清军“置使臣会谈于不顾，想采取军事行动”[84]。俄国大使了解到满人的图谋之后，向阿尔巴津发出了训令，命令对“中国长官”提出警告：沿阿穆尔河上行，不能超过阿尔巴津寨。与此同时，又派遣专人到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一带的“异族纳贡居民”那里去，以防止满人把这些俄国臣民拉到他们方面去。

但是已经晚了。7月初，乘船沿阿穆尔河推进的清军已兵临阿尔巴津城下，7月17日，逼近涅尔琴斯克。满人无视国际法：他们的补助部队恣意侵入俄国境内，他们破坏了先前达成的有关限定使团护送人员名额的协议，竟用一百二十艘船舰载运约五千名士兵携带大炮进逼涅尔琴斯克[85]。戈洛文和弗拉索夫对清使团的这种行为再次提出抗议，并要求清军由涅尔琴斯克城下撤走[86]。

与此同时，索菲娅公主政府催促戈洛文不惜一切代价签订和约。戈洛文到达涅尔琴斯克前夕，又接到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一封诏书，诏书重申：如果清方不让步，戈洛文应放弃阿尔巴津并同意拆毁该城，戈洛文本人应退回涅尔琴斯克，在加强涅尔琴斯克的守备力量后，转移到乌丁斯克，并扩充乌丁斯克兵力，然后率领莫斯科贵族和火枪兵返回莫斯科[87]。沙皇政府奉行的这种退让政策不能不削弱俄国使团在谈判中的地位。

*　　*　　*

1689年8月9日，俄国使团抵达涅尔琴斯克，清廷代表早就【21】在这里等候他们了。首先就使臣会议程序进行预备性谈判。双方互相很不信任，都怕陷入对方的圈套。例如，满人断然拒绝进城，提出将使臣帐幕设在郊外。俄国人则力求限制护卫清使的兵员名

84　本书出使报告，第845/851页背面。

85　同上，第858/864页背面—859/865页。当时涅尔琴斯克仅有军役人员、猎手以及耕农共六百名。

86　同上，第860/866页背面。

87　同上，第928/924—929/925页。

额。戈洛文强调，他“向中国使臣的使者一再坚持地谈到对等人数问题，因为据异族人报告，许多温科特和布里亚特贡民听信中国人的谗言，想要叛变，因此要防止他们在会谈期间同中国人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88]。8月11日终于达成协议：使臣帐幕设在涅尔琴斯克附近；会谈时双方帐幕外各有三百名人员。但是，由于清使臣每次须渡河前来，经商定，他们还有权在船上设五百兵士[89]。双方都有专门的观察哨，监视军队的活动。

清使团中有两名耶稣会传教士担任顾问，一名是法国人张诚①，一名是葡萄牙人徐日升②。谈判开始前，他们曾拜会戈洛文，试图说服俄国大使向清全权大使让步，因为据他们说，“中国人非常固执，对待使臣会谈没有经验”[90]。戈洛文则试图以基督教徒信仰相同为理由，劝说他们在谈判时帮助俄国人，但是他们的回答毫不含糊，说传教士食用博格德汗的俸禄，因此只能“按照自己的信仰助人”，即只能为自己一方服务。拉丁语被定为会谈的正式语言。葛·加恩指出：“这一手使译员职务非耶稣会士莫属，并使他们获悉国家最重大的机密。中国出于需要用了他们，因此俄国也只好设法笼络他们”[91]。但是，上面已经谈到，俄国的尝试并无效果。

谈判于8月12日开始。首先，双方大使各自阐述了本国政府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冲突的观点，每一方都指责对方侵入本国国境。清代表声称，俄国人擅自在达斡尔地区建造了堡寨。对此，戈洛文据理答复说，“沙皇陛下臣民建造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斯克各寨以及其他小寨的地方，从未受汗殿下统辖，住在这一地区的是

88 本书出使报告，第960/956页。

89 同上，第948/944页。

90 同上，第957/953页背面。

91 《葛斯顿·加恩论早期俄中关系》，上海，1939年，第8页。

① 原文为 Ф.Жербийон，下同。——译者

② 原文为 Т.Перейра，下同。——译者

贡民，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缴纳实物贡。即使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缴纳过实物贡，则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些地方当时距沙皇陛下的城堡很远。当沙皇陛下臣民在那些地方建造了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以及其他小寨以后，这些达斡尔居民便开始照旧向沙皇陛下方面缴纳实物贡。这并未使汗殿下臣民遭受任何损害，为此而挑起战端是毫无根据 【22】
的，因为沙皇陛下方面的上述堡寨从久远的年代即已建成"[92]。

同时，俄国大使强调指出，居住在阿尔巴津寨、结雅寨及其他堡寨附近的俄国纳贡臣民"以阿穆尔河为界。而中国边界则在阿穆尔河那一面，由脑溫村① 起属于汗殿下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边界甚至不在阿穆尔河右岸岸边，而在满洲内地。戈洛文要求满人不要越过阿穆尔河侵入俄国领地，要求对前此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93]。俄国代表团的立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建议旨在保持划界地区的现状，依据的原则是各方占有使臣会谈时占有的地区。

清代表企图确定一个对满人最有利的扩张领土方案，但是，他们的要求脱离现实基础，理由牵强附会，妄图用希望代替现实，或歪曲事实眞相。例如，他们不仅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而且对整个后贝加尔都提出要求，其所谓的理由是，"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领地，而所有的蒙古人早就是他们中国汗的臣民"[94]。但是，在涅尔琴斯克举行谈判期间，喀尔喀蒙古尚未归入清帝国版图，根本谈不上它早就臣服中国。至于蒙古封建主索取后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的问题，则已为戈洛文同塔邦古特台吉在色楞格斯克签订的条约所解决，这一争议同清人毫无关系。

在作了这些预先的声明之后，双方交验了订约的全权证书，达

92 本书出使报告，第970/966页背面—971/967页。

93 同上，第970/967—971/967页背面。

94 同上，第974/970页。

① 即齐齐哈尔。——译者

成了谈判期间只许使用和平手段的协议;根据满人的建议,确定以拉丁语为会议的主要工作语言。除此之外,清使还提出树立界桩的问题,但戈洛文建议在边界走向问题达成总的协议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95]。

最后开始讨论主要问题,即两国边界应当定在何处。由于满人的坚持,戈洛文首先发言,阐述了俄国政府的希望,提出以阿穆尔河为界,"阿穆尔河左岸属沙皇陛下方面,右岸属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因为从久远的年代起该河左岸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96]。索额图试图推翻这一提案,但理由极为可笑,竟说阿穆尔河"从亚历山大马其顿王起"[97]就归满洲王朝所有。很明显,清官员对亚历山大马其顿王是什么人,他的帝国边界在什么地方,完全无知。

戈洛文指出,要用史料来考证博格德汗同希腊伟大统帅的谱
【23】系关系,费的时间太多。在这以后,满人便开始说服他,要他相信不能沿阿穆尔河划界,因为这条河整个都在南方,而俄国领地则是向北方伸展的,"在南部的这一带地方从未有过沙皇陛下的领地"[98]。这个理由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南方"的概念在这里是相对的,如阿尔巴津就在涅尔琴斯克的东北方。满人不可能不知道,阿穆尔河是东西走向,这一点甚至在迪·荷尔德著作所载的幷不完善的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而耶稣会士当时有这幅地图的初稿[99]。

第一天谈判直到结束时,双方都还坚持自己的观点:满人要求得到整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后贝加尔,俄国人则建议以阿穆尔河为界,双方使臣都提出证据,说明当地居民早已臣服本国;这实

---

95 本书出使报告,第973/969页背面—976/972页背面。

96 同上,第977/973页。

97 同上,第977/973页背面。详见出使报告注释135。

98 同上,第978/974页背面。

99 迪·荷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巴黎,1735年,第Ⅰ卷。

际上就是全部论据。当满人声称“曾领有这些地方的”王公们还活着，还在他们那里时，俄国人回答说，当地居民长期四处游牧，“住在双方”，“从来不以这样的逃亡者划分疆界”[100]。最后，戈洛文建议次日继续进行会谈。这一建议被采纳了。

因此，第一天谈判的结果，双方只是了解了彼此的立场，但观点并未接近。戈洛文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清使坚持自己的要求，态度“非常固执”；第二，耶稣会士不择手段，阻挠清代表做出让步，甚至歪曲大使原话[101]。

对这一天情况的叙述，不仅戈洛文的出使报告和耶稣会传教士的日记不同，就是张诚和徐日升两人的日记也有分歧。据张诚记载，俄国人通过俄方拉丁语译员阐明了他们的任务和目的，请中国代表也作同样的说明，并接着提出中国方面的第一项建议。清使拒绝这样做，并开始说服俄国人首先提出建议。于是，俄国人问到清使的全权证书，并准备向他们出示自己的全权证书。满人推辞不看，说戈洛文口说的已足可信任。这时，俄使便“不念旧恶”，建议以阿穆尔河为界。清代表拒绝接受这项建议，因为据他们说，阿穆尔河北岸的大片领土曾属于清帝国。他们提议以色楞格为界，声称自蒙古王朝开始统治中国时起，这些地区的居民就向中国纳贡。俄国人也拒绝了这些建议。由于时间已晚，会谈暂停[102]。

徐日升则是这样记述会议第一天情况的：“最初，我们的钦差大臣提议以涅尔琴斯克为边界地点，城堡归俄国人所有。俄国使臣对此故作谦恭地说：‘非常感激，我由衷地感谢你们还允许我今晚在此地过夜。’俄国使臣的讽刺伤害了我们的钦差大臣，使他们 【24】感到难为情，可是当时他们总算将窘态掩饰了过去。俄国使臣通

100 本书出使报告，第979/975—979/975页背面。

101 同上，第985/981页。

102 见本书张诚日记，第751页。

过翻译不仅说了这句讽刺话，而且还说了其他一些尖刻言词，他还请求我们的钦差大臣，在澄清一些可能引起不同解释的地名和其他问题时，使用对此更为熟悉的当地翻译人员，而且纵然我一直坐在这里，也不应求助于我。我们的钦差大臣向我抱怨俄国使臣的讥讽口吻和嘲弄态度。我以我认为合理和符合我对局势的理解的想法，向他们作了答复。当天，我们虚掷了大量时光，因为任何一方也不肯作出让步。只要一方提出难题，另一方便支吾其词，加以推诿，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俄国人要求返还给他们一些大炮和其他物品，而鞑靼人却认为这种要求完全不合时宜。俄国使臣看到这一天不可能达成协议，便明智地邀请我们的钦差大臣次日再行会晤。”[103]

8月13日继续谈判。满人再次要求将直到贝加尔湖的全部地区交给他们。戈洛文反驳说，这个要求“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没有商谈的余地”。于是，索额图开始向俄国大使施加压力，声称，如不愿接受清方提出的条件，就请沙皇另派人前来订约[104]。清朝外交惯用这种否定个人品格的手法打击使臣，对巴伊科夫和斯帕法里都曾使用过。不过这种手法不论是对戈洛文以前的使臣还是对戈洛文本人都没有产生效果。但是清代表的这类手法层出不穷，他们又转而立即恫吓戈洛文，声称他们在阿尔巴津城下集结了重兵[105]。当戈洛文命令将自己的答复不仅译成拉丁语，而且译成蒙语时，才弄清企图用武力恫吓俄国人的原来是耶稣会士，而不是索额图[106]。

满人的论据对俄国大使并没有起到作用，但戈洛文见清外交

---

103 本书徐日升日记，第715页。

104 本书出使报告，第989/985页。

105 戈洛文已从阿·别伊顿的报告中得知，满人确实在阿尔巴津附近留下九只船和两百名士兵，驻扎在距城两俄里的岛屿上（本书出使报告，第960/956页背面）。

106 本书出使报告，第991/987—992/988页。

官十分固执，便决定让步。为了“避免使会议在未采取任何措施，未签订条约之前便不欢而散”，戈洛文建议沿阿穆尔河和布列亚河划界，条件是满人对阿尔巴津和其他堡寨遭受的损失给予赔偿[107]。而索额图则表示同意由涅尔琴斯克起，沿石勒喀河而下划界，北岸归俄国，南岸归清帝国，同时，清朝在右岸的领地应达鄂嫩河，到该河同音果达河的汇合处[108]。

清代表所做的让步同俄使的让步有原则区别。满人让出的是他们最初要求归己所有，但从来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俄国人准备放 【25】弃的则是从事毛皮狩猎等行业的地区，这个地区不仅居住着当地的纳贡部落，而且还有隶属于阿尔巴津军政长官辖区的俄罗斯居民点。而且，索额图严格遵循既定方针行事，他的让步仍停留在上策的范围内，而戈洛文则已被迫提出政府许可的下策之一。在这方面，清代表的地位仍是主动的。因为他们仍有较多回旋的余地。

当戈洛文被迫做出让步的时候，满人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对俄使全面施加压力。如，当俄使坚持“不再提任何要求”达成协议、确定沿布列亚河划界时，索额图及其顾问建议戈洛文将他的意见形成文字并送交康熙皇帝，他们答应也将一封同类性质的书信交给俄国沙皇，眼下则暂停会谈，各回各方[109]。

但是，戈洛文看出这一建议是为他设下的圈套，这就是，“中国使臣谈到散会声明书的问题，是因为看到全权大使人少势孤，拟于离开使臣会议之后，采取军事行动，蹂躏达斡尔地区”[110]。俄国大使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博格德汗是否真有旨意“只能如同钦差大臣……提出的那样，以涅尔琴斯克和音果达河为界”[111]。清代表

107 本书出使报告，第992/998 页背面。
108 同上，第993/989页。
109 同上，第994/990页。
110 同上，第994/990页背面—995/991页。
111 同上，第997/993页。

得到的训令是许可沿额尔古纳河划界的，因此，他们茫然不知所答。长久沉默之后，他们声称，他们希望中止会谈[112]。

谈判的第二天取得的某些进展使戈洛文感到有希望完成使命。俄国大使看到耶稣会士对会议的进程有很大影响，决定再次争取他们。为此，他通过翻译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向他们提出，如他们协助解决争端，便可得到俄国沙皇的奖赏[113]。

第二次会谈之后，清使团又耍了一个花招，对戈洛文施加影响。夜间，俄国大使得到报告说，满人拆掉了使团帐幕。起初，他们解释说，雨后帐幕需要晾晒。但第二天却扬言，由于戈洛文不肯让步，会谈不再进行，不过他们同意通过互派全权专使继续交换意见[114]。

戈洛文委派的全权使者安·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瓦西里科夫向清使臣宣布，清方要求拆毁阿尔巴津寨和额尔古纳寨，证明他们没有签订和约的诚意；如果清使臣不愿放弃这种立场，俄方同意停止会谈，并互换散会声明书[115]。可是，满人继续坚持自己的边界方案，同时又声明，清方不准备写散会声明书，只能接受戈洛文
【26】的散会声明书。此外，他们还要求交换逃亡者[116]。

俄国大使看到事态急转直下，便向阿尔巴津发出命令，提前收割田禾，准备御敌，并下令在涅尔琴斯克周围加强警戒。

次日，耶稣会士来访，再次向戈洛文说明，清代表的立场不可改变，并暗示，清方"颇有大动干戈之意"[117]。同日，戈洛文获悉，由于满人的勾引，在涅尔琴斯克附近游牧的约两千名布里亚特人和

---

112 本书出使报告，第997/993页。
113 同上，第999/995—999/995页背面。
114 同上，第1000/996—1001/997页。
115 同上，见1002/998—1003/999页。
116 同上，第1004/1000页背面。
117 同上，第1011/1007页背面。

溫科特人已归顺清方。戈洛文在涅尔琴斯克总共只有一千四百五十名哥萨克、农民和猎手，无法以武力制止纳贡臣民投向敌人营垒[118]。对满族外交官来说，这件事是一块试金石，使他们能再次估量涅尔琴斯克地区以及整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实际力量对比。

但是，谈判仍在通过来往使者继续进行。戈洛文的坚定态度起了作用，索额图终于提出了如下的边界方案："沿石勒喀河顺流而下至从左岸流入石勒喀河的绰尔纳河①，划定边界。石勒喀河右岸为博格德汗殿下所有，左岸至绰尔纳河为沙皇陛下所有"[119]。涅尔琴斯克离绰尔纳河有七天的路程。实现这个方案，不仅要拆除阿尔巴津，而且还要将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额尔古纳寨及其他堡寨尽行拆毁，因此，戈洛文拒绝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强调指出，清使"为沙皇陛下方面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本应"割让自己的一些土地，而不应向沙皇陛下方面索取"[120]。

俄国大使决定将自己的划界区域图送交索额图，请满人在该图上注明他们所建议的边界线。但满人拒绝再做任何让步。同时，他们坚持要求交换逃亡者，而他们的所谓交换，却仍然是十足的损人利己，他们只是在莫斯科大使"将达斡尔地区所有异族贡民交给汗殿下方面"[121]的情况下，才同意归还俄国俘虏和俄方逃亡者。

8月16日，索额图决定再退一步，提出沿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之间的格尔必齐河划界。满人声称这是最后的、不再更动的边界线。同时，除划定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边界之外，他们还附带要求确定俄国同蒙古汗的疆域。后面的要求明显是一个诡计，是

---

118 本书出使报告，第1014/1010页。

119 同上，第1015/1011页。

120 同上，第1017/1013页。

121 同上，第1019/1015页。

① 即乌伦穆河。——译者

虚晃一招，以后他们放弃这一要求，就可以说是对俄方作出了让步。实际上，给满方使团的训令没有，也不可能要求在色楞格斯克地区划界，因为当时喀尔喀还没有归顺清廷。但是，满方使团指望在这方面作出虚假让步，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侵占更多的土地。戈洛文没有接受以格尔必齐河为俄国边界的提议，坚决批驳了强
【27】使他划定俄蒙边界的企图，指出这次使臣会议没有这项任务，无权代替享有主权的喀尔喀领主划分他们的疆域[122]。

尽管戈洛文再次收到部分纳贡居民准备投顺满人的坏消息，他仍然坚持沿阿尔巴津划界的意见。但是8月20日，会谈地区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清代表开始备战，同时有大量援军开到[123]。

第二天，俄国代表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已见不到清使团，满营已于夜间沿石勒喀河向下转移。一切情况都说明，满人准备对这个俄国城堡采取军事行动。戈洛文下令加紧准备防御，竖拦马栅，挖战壕。三千名清军在城外展旗列阵，同时在周围布哨，警戒森严。由于该城防御工事薄弱，戈洛文将本部军队带出城外[124]。

安·别洛鲍茨基和谢·瓦西里科夫来到敌营，清使对他们宣布了沿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划界的最后决定。沿额尔古纳河划的边界划到它的支流大加集木尔河（现称加集木尔河）为止，额尔古纳寨迁走，“沙皇陛下方面不得……再建任何堡寨和居民点”，阿尔巴津也应拆毁，但清代表承担义务，清方也“不在该地建立任何居民点”[125]。

戈洛文对满人进行的军事示威提出抗议，并声明，沙皇政府同样会派重兵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来，对此，索额图及其顾问厚颜无耻地回答说，他们完全知道派遣军队到这里来需要多少时间，“由

122 本书出使报告，第1024/1020页背面。

123 同上，第1035/1031页背面。

124 同上，第1044/1040页背面—1045/1041页背面。

125 同上，第1047/1043页。

于路途遥远，道路难行，不仅从莫斯科，就是从托博尔斯克发兵，两年之内也不能开到达斡尔地区”[126]。而满人这时在涅尔琴斯克城下集结了一万二千人的军队，还不包括投归清方的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在内[127]。

在这种情况下，戈洛文被迫再次让步。8月22日，他同意不在阿尔巴津附近划界，而沿奥杰康河划界，沿额尔古纳河所划边界线则到达贲湖①为止，接着沿克鲁伦河划界[128]。但占有军事优势的清使不再作任何让步。他们拒绝再开一次使臣会议（戈洛文由于担心已背叛的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在会议期间进攻堡寨，也并不特别坚持开会），在来往的过程中，不愿使用蒙语进行谈判，他们还设立哨卡，不让俄国人对背叛的纳贡臣民采取措施。

在这个紧急关头，戈洛文由于担心向俄国纳贡的当地封建领主不断投向敌营，同时也“考虑到中国使臣完全倾心于战爭”，决定 [28]
再分析一下他可能作出的让步。他询问了猎手和军役人员，得知格尔必齐河和阿尔巴津之间可以居住的地方不多，沒有猎貂场和其他渔猎场。而在划归俄方的额尔古纳河下游左岸却曾发现银矿，还有咸水湖，“耕地甚多”。格尔必齐河距阿尔巴津较近，距涅尔琴斯克则较远。为保住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有用地区”，戈洛文倾向于放弃部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129]。这样，大使只是考虑了地方因素，对俄罗斯国实际上丧失了阿穆尔河两岸大片重要地区这一点也就不再计较了。

8月23日，戈洛文给清代表一封信，建议以信中提出的条文

126 本书出使报告，第1048/1044页背面。
127 同上，第1058/1054页背面。
128 同上，第1062/1058页。
129 同上，第1064/1060页背面。
① 即呼伦池。——译者

作为订约的基础。大使同意沿格尔必齐河划界，“到河源第一道石头山”，也就是说只到该河的发源地为止；同意拆毁阿尔巴津，但坚持该地应有共同的狩猎场。根据戈洛文的草案，俄方让出的全部地区都不应该住人。沿额尔古纳河划的边界直到该河的河源，但不包括达赉湖。额尔古纳寨应迁到左岸。其余条款谈到了来往书函中沙皇和博格德汗的称号、礼仪、归还俄国逃亡者、清政府赔偿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使用武力造成的损失等事项。最后规定，双方一旦发生冲突，“不得……轻启战端，制造流血事件”，而应派使团解决争端。满人还应提供船只，运送被拆毁的阿尔巴津城的居民及其财产[130]。

这个草案有关边界的条款被清使接受，只有一项修正：反对在让给他们的土地上共同狩猎，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引起猎手之间的纠纷[131]。除此，满人同意俄国商人在清帝国开展自由贸易，但拒绝将定期互派使团一项写入条约，因为清帝国派出使团一事完全取决于博格德汗的意旨。他们还拒绝赔偿俄国臣民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遭受的损失，但不反对向阿尔巴津居民提供船只。

次日，戈洛文收到耶稣会士送来的清全权使臣提出的条约草案。满人坚持要求引渡属于根特木尔氏族的埃文基人，以此作为归还俄国逃亡者的交换条件。戈洛文没有答应这项要求，并放弃接回擅自投清的俄国臣民，只坚持要求归还俘虏，愿意为此付出赎金。这次会晤时，清代表被迫承认，他们并未受权划分蒙古地区的边界[132]。

满人的条约草案同已一致同意的戈洛文草案有原则区别。索额图及其顾问提出的边界不只是到格尔必齐河的河源，还要沿山

130 本书出使报告，第 1065/1061—1068/1064 页背面。

131 同上，第 1069/1065 页背面—1070/1066 页。

132 同上，第 1077/1073—1081/1077 页背面。

脉往前直到海边，以圣诺斯角为终点[133]。在额尔古纳河沿岸，他们 【29】
允许双方臣民共同渔猎（这正好驳斥了他们反对在阿尔巴津地区共同渔猎的论据，但戈洛文忽略了这一点）。至于满人提出的边界的终点诺斯角，它的位置在楚科奇半岛（即圣诺斯角）。这样一来，清代表实际上是要求“以他们以前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勒拿河为界”[134]。果然，当俄国全权代表请满人在地图上指出，他们条约草案中所说的是哪一个角时，清方的各种地图上竟没有这个角！他们只是在戈洛文给他们看的俄方地图上见过这一地点。他们对这一带的地理知识未必超出阿尔巴津多远[135]。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劝说俄国人，要俄国人相信阿穆尔河近处的那些山脉“从久远的年代起即为博格德汗殿下所有”，也没有妨碍他们坚持要求把雅库特的整个东北部交给他们，而且，他们在强行勒索的时候还进行战争威胁[136]。

俄国大使坚决驳回这些新的领土要求，坚持以距阿穆尔河最近的、与之平行的山脉为界，结雅河以东的乌第河地区暂行存放不划界。这些建议包括在8月26日戈洛文送交索额图的条约新方案中[137]。清代表感到自己的新要求不切实际，接受了戈洛文草案。以后的谈判只是使协议的局部细节问题进一步明确化，如，是否要在条约中列款写明禁止在阿尔巴津地区建设中国居民点。戈洛文提议就这一问题专立一条加以规定，清使臣表示反对，但是答应在交换条约文本时立誓保证，不在划归他们清方的领土上兴修任何

133 本书出使报告，第1087/1083—1087/1083页背面。有关圣诺斯角，详见本书第794页注释242。

134 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第66页。应当指出，十七世纪的地图上，勒拿河画成在现在的楚科奇半岛入海。

135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1093/1089页背面。

136 同上，第1096/1092—1097/1093页。

137 同上，第1109/1105—1112/1108页。这封信给清代表以强烈印象。甚至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其论据充分有力。参阅徐日升日记，本书第723页。

建筑物。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其他问题是交换逃亡者和俘虏、条约文本数量、签署和交换条约文本的程序。

终于在8月29日又举行了一次使臣会议，会上签订了俄罗斯国和清帝国划分疆界、建立和平关系的条约。条约文本用俄文、满文和拉丁文书写，加盖国家的印信并由大使签字[138]。在交换条约文本时，索额图及其顾问宣誓决不破坏已达成的协议，并立誓保证不在拆毁俄国堡寨的地方兴修新的建筑物[139]。两天之后，戈洛文向阿尔巴津寨和额尔古纳寨发出书面指令，彻底拆毁上述堡寨，并
【30】将额尔古纳寨迁到额尔古纳河左岸[140]。

已达成的划界协议记载在尼布楚条约的头三条中[141]。

*　　*　　*

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后贝加尔进行外交活动的积极性明显地下降了。莫斯科政府忙于解决西部和南部边境的政治问题，它只求发展同清帝国的贸易联系和保持西伯利亚领地边界的现状。

但是，噶尔丹仍企图依靠俄国人的援助同土谢图汗和清帝国作斗争。1960年①3月，准噶尔领主派出的使团来到伊尔库次克。噶尔丹的使者们力图把俄国人拉到自己方面来，他们作了一项特别声明，目的是对涅尔琴斯克划界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清政府划分的疆土并不属于满人。噶尔丹在给使者们的训令中特意说明，“阿尔巴津建寨的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

138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1158/1152页背面—1166/1160页。条约俄文本的日期不是签约日期，而是戈洛文草拟条约的日期，即8月27日。历史著作中采用的就是这一日期。拉丁文本的日期是按中国历法写的，即康熙28年7月24日。而后来作为汉译本依据的满文本则根本没有日期。

139　同上，第1172/1166页。

140　同上，第1194/1188—1198/1192页背面。

141　同上，第1159/1153页背面—1161/1155页，条约译文见本书第645—646，649—650页（见译本第四册附录——译者）。

①　原文如此，疑为“1690年”之误。——译者

格德汗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博格德汗同这片土地无关”[142]。

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列·康·基斯梁斯基对这些使者说，根据尼布楚条约，阿尔巴津已经拆毁，双方并保证不在这一地区兴修建筑物。使者们回答说：“博硕克图汗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博格德汗与此无关，因为蒙古人和整个地区由博硕克图汗统辖，博格德汗将这一地区视为己有毫无道理。自古以来，博格德人同蒙古人划分疆界，一向是在阿穆尔河右面向下游，沿昆加尼·科普奇① 山直至于海，另一端则沿卡尔梅克地区附近的山脉，由南向西，到库库诺尔湖，而在河左面，阿尔巴津以下，由山脉起向下到阿穆尔河，过去未曾有过任何中国城镇和村落，现在也没有。脑溫城只是一些村镇，位于上述分界山脉另一边的中国境内。由上述分界山脉到阿穆尔河，横向疾驰要走十五天。阿穆尔河左面，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以下，曾有通古斯人、尤加吉尔人和其他许多蒙古族人以及纳实物贡居民在这里居住，并未有过中国人。博格德汗将这一地区视为己有是毫无道理的”[143]。

俄国行政长官对于噶尔丹是否已将他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分界的看法告知清方表示关切。对于这一点，准噶尔的使者们答复说，“博硕克图汗曾对中国使者谈到这片土地，说这片土地是蒙古的，而不是他们中国的，博格德汗将这片土地视为己有是毫无道理的”，当时，清廷代表无言以对，承认“这片土地确实曾是蒙古的，而不是他们中国的”[144]。

---

142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44号卷轴，第1册，第199—200页。

143 同上，第200页。

144 同上，第201页。

① 原文为 Кунгани Копчи。——译者

【31】 噶尔丹是否真心诚意要把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让给俄国，这是可以怀疑的，他许下这个诺言并不困难，因为这片地区掌握在他人手中；当然，他也未必就这个问题同清政府代表进行过谈判（要知道正是他散布流言，说俄国人以武力援助他们），但是，他对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开始扩张以前的清朝疆界远在阿穆尔河右岸以南这一点的说明，却完全是真实可信的，他所说的疆界，同斯帕法里在出使报告中记载的假定边界线相吻合，这不是偶然的。噶尔丹否认满人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达斡尔人、都切尔人和埃文基人臣服于他们的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连清朝的史学家魏源也承认，居住在诺尼江① 和阿穆尔河沿岸的锡伯人、瓜尔察人和达斡尔人，是在涅尔琴斯克划界之后由科尔沁蒙古人转让给满人的。因此，噶尔丹就清朝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权利”提出异议的那些论据，如果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就提出并有俄国和厄鲁特的联盟为后盾，那么，这些论据对俄国的外交本来也是有利的，可是在九十年代初提出这些论据，实质上就意味着拒绝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解，这却是沙皇政府所不能为的。

噶尔丹的使者带来一封致戈洛文的信，信中请求派遣沙皇军队援助厄鲁特汗继续同土谢图汗进行斗争[145]。戈洛文为了了解草原上的形势，决定派以伊尔库次克哥萨克格里戈里·基比列夫为首的使团去见噶尔丹。基比列夫应该向噶尔丹说明，俄国当局原则上不反对在同土谢图汗和温都尔格根的斗争中共同行动，但是由于俄军和噶尔丹的军队“相距甚远”，无法联合，俄国人只有在噶尔丹进军攻打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才能从自己这方面发动进攻[146]。

1690 年夏初，格·基比列夫动身前往噶尔丹的乌卢斯。因为

---

145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 1225/1219—1225/1219 页背面。

146 同上，第 1232/1226 页。

① 即脑温江。现称嫩江。——译者

噶尔丹经常改换游牧的地方，俄国使者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这位准噶尔汗的驻地。而噶尔丹则由于向俄国求援心切，又未得到派往伊尔库次克的使团活动结果的消息，就又派了一个使团前往涅尔琴斯克。这个使团于1690年6月到达。噶尔丹在这次送来的书信中强调，同俄国结成同盟的问题，对他来说也就是同喀尔喀汗和中国清朝或战或和的问题，“只要我获得信息，”——噶尔丹给戈洛文写道，“——我将与贵国皇家部队同赴战场，一致向中国人和蒙古人开战，或者确立和平”[147]。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费·斯克里皮增获悉，噶尔丹的意图是，如果“博格德汗殿下不将斡齐尔汗和格根呼图克图及其人员交给他”，他就要向清帝国开战，但是，斯克里皮增在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以前，不敢向厄鲁特领主提供任何援助，因为这样做会破坏同清廷的和平协定[148]。

当格·基比列夫到达噶尔丹的驻地时，厄鲁特和清朝之间战事正酣。基比列夫长期跟随厄鲁特的军队行动，亲眼看到噶尔丹赢得一系列战斗[149]。噶尔丹在同基比列夫会谈时，对戈洛文接受共同行动以对付喀尔喀封建主这个建议表示高兴，他保证不让俄 【32】国的贡民和臣民受到蒙古人的袭击。

同时，噶尔丹再次反对在涅尔琴斯克划界，认为划界他没有参加，因而是无效的。他向基比列夫声明说：“贵方在涅尔琴斯克与博格德人划分了土地，先前有博格德汗的军队在，而这片土地是蒙古的，不是博格德汗的，现在蒙古的土地由我们管辖，希望沙皇处理这件事情时也同我们商量”[150]。但是，现在这个声明已经有些变

147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74—76页。

148 同上，第69—70页。

149 同上，第544号卷轴，第1册，第237—240页。

150 同上，第188页。

调了：陶醉在胜利中的噶尔丹要求在划分土地时得到他认为有权得到的那份土地，已经不再许愿把这片土地全部让给俄罗斯国了。

但是，厄鲁特人在军事上走运的局面很快就改变了。1691 年，噶尔丹的军队陷入困境，满人派出一支装备精良、携带火炮的大军来对付他，而厄鲁特人的军营中则饿殍累累。虽然噶尔丹一直同清帝对抗到 1697 年初，但是兵力的优势已经不在他这一方面。俄国政府无意卷入与清朝的武装冲突，同准噶尔汗结盟的想法也冷淡了下来。

1691 年春，在多伦诺尔盟举行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版图的隆重典礼。喀尔喀诸汗靠满人帮助回到自己的领地后，便丧失了主权，因此，俄国政府同他们的政治关系问题往后便在俄国同清帝国的相互关系中解决了。

*　　*　　*

俄国史学家研究俄中两国的相互关系，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俄罗斯国为反抗满人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扩张而进行的各种斗争。还在十八世纪中叶，当沙皇政府采取外交步骤解决阿穆尔问题时，著名历史学家赫·弗·米勒就写出了第一批著作，不仅阐述了俄罗斯国同清帝国外交关系的形成和发展[151]，而且说明了俄中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划界中的争议[152]。米勒指出了 1689 年尼布楚条约俄文本和拉丁文本的差异，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格尔必齐河以东的边界划得不明确，因为确定这段边界的地理定向标记不清楚。米勒著作[153] 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其中引用的许多文献并没

151　见赫·弗·米勒的《俄国人到中国的最初几次旅行和出使》，载《益乐月报》1755 年，第 6 期，第 17—62 页。

152　〔赫·弗·米勒〕，《7197 (1689)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载《益乐月报》，1757 年，第 4 期，第 305—321 页。

153　另见赫·弗·米勒的《西伯利亚史》，第 1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 年；第 2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 年。

有保存到今天，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只是他复制的副本，因此，他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目前研究早期俄中关系的原始资料。米勒以大量档案文献为依据，在分析了边界走向中的局部"疑点"之后，进一步指出，清帝国要求占有十七世纪已列入俄罗斯国版图的阿【33】穆尔河沿岸地区，是没有道理的[154]。

以后，研究俄中关系的史学家们只是在综合性著作中阐述了十七世纪俄满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冲突，其中最有价值的应数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155]。这本书详细地评述了十七、十八两个世纪俄国和中国的政治关系，在正文和附录里引用了大批文献。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详细地分析了戈洛文使团的活动史，进一步证明了赫·弗·米勒的观点是正确的，赫·弗·米勒认为俄中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第一次划界是清廷夺走了俄国的土地。

十九世纪后半叶，阿·卡·科尔萨克[156]和X.特鲁谢维奇[157]发表了研究俄中经济、政治关系史的大部头著作。阿·卡·科尔萨克的著作在阐述戈洛文使团的活动方面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因为它完全依据上面提到过的赫·弗·米勒的著作。X.特鲁谢维奇则引用了外交部档案库里的新档案材料。他查阅了过去没有利用过的档案全宗，例如蒙古事务全宗[158]，并且分析批判了已出版的各种著作（虽然他还不知道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特鲁谢维奇认为涅尔琴斯克划界是清廷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侵占了

---

154 见赫·弗·米勒的《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区隶属俄国时期的历史》，载《益乐月报》，1757年，第7期，第3—39页；第8期，第99—130页；第9期，第194—227页；第10期，第291—328页。

155 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

156 见阿·卡·科尔萨克的《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述评》，喀山，1857年。

157 X.特鲁谢维奇的《十九世纪前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1882年。

158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26号全宗。

俄国的领土，他揭露了清帝国早期对外政策的侵略性质。

在革命前论述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和俄满领土划界基本问题的俄国史学著作中，《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管理局顾问塞切夫斯基于1846年编写的中国边界历史札记》[159]是一本极有意思的书。这部著作对俄中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作了客观的分析。而且《札记》一书基本上不是作者的论述，而是由大量文件所组成，这些文件有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管理局”全宗中。这就使这部作品的性质更接近于公开发表的历史资料，而不是著者的创作。这一点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近似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作者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外交上的胜利，尽管他也承认1689年的划界具有强加于俄国的性质。

十九世纪清代史学家对十七世纪俄满划界问题的看法，以魏源和何秋涛[160]为代表。他们的观点以官方的中国中心论为依据，
【34】中国中心论是清政府执行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他们把同清帝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一概看作纳贡的属国。这就是清帝国有权用武力“平定”毗邻各国人民，有权侵占领土的理由。同时，虽然清政府也利用一切机会竭力强调国际协定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实际上，满人的封建史学著作却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些协定，有时简直是伪造。清代史学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力图把俄中领土划界问题同

159 由B. H. 巴斯宁发表于《莫斯科大学附属皇家俄国历史和文物学会会刊》，第2集，莫斯科，1875年；有单行本。

160 魏源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开始研究清帝国同毗邻国家和海外各国的关系。他的《圣武记》一书发表于1842年。接着在1844年出版了《海国图志》。何秋涛是刑部立法司的官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刊印了他的《平定罗刹方略》一书，这本书是专讲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清军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的（参阅本书第660—689页）。随后，何秋涛在《北徼汇编》一书中公布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蒙古地区中俄关系史方面的许多档案材料和地图。最后，于1860年，何秋涛将他的主要著作《朔方备乘》呈献皇帝，这部书到1881年才发表（详见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第1、2卷）。何秋涛的前两本书也收进了这部著作。

有史以来中国与南西伯利亚和远东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史牵扯在一起。这一特点在何秋涛的著作中尤为明显，他竭力引申早在蒙古时代的中国古籍中就有过的一种观点，说俄罗斯人是从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之间的地区迁移到西伯利亚游牧的乌孙部族的后裔[161]。

俄国人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被清代史学家说成是蛮夷对帝国边境地区的侵袭，而尼布楚条约则是博格德汗赐予俄国人的恩典。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清代的作者们隐瞒了1689年条约边界条款的强加于人的性质，认为这个条约规定的边界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违反条约，把边界线伸展到鄂霍次克海岸，避而不提第一条关于这些土地存放未划界的规定。

国民党的史学著作竭力掩盖清廷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实质，却反过来千方百计地强调俄国对清帝国政策的侵略性质[162]。同时，国民党的史学家们人为地把尼布楚条约同十九世纪中叶签订的最后划定边界的协定割裂开来。他们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中国的胜利，扩大了中国的领土，而后来的远东边界条约（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则是"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国民党的史学家们还继承了清代史学的传统，把俄中关系看作中国同古代居住在阿穆尔河沿 【35】岸地区和后贝加尔的部族之间关系的继续。然而，国民党的作者们并没有就上述问题写出专门著作，只是在综合性著作里才涉及到划界问题[163]。尽管他们也利用了一部分俄国的材料，但是，甚至

161 见 H.B. 丘涅尔的《中国关于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记述》一书中有关乌孙部族的相应章节的译文，莫斯科，1961年，第68—100页。

162 例如：鲁鸿琛和任家丰编的《中俄外交沿革史》，〔未注明出版地点〕，1925年；文公直编的《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上海，1928年；《中俄关系略史》，上海，1926年；何汉文编著的《中俄外交史》，上海，1934年。

163 只有国民党外交官和史学家蒋廷黻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研究上述问题的专著（见蒋廷黻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北京，1932年）。蒋廷黻力图论证国民党中国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历史权利"，竟违背事实，断言还在明朝初期，阿穆尔河流域，包括萨哈林岛①，就属于中国的统治范围。在这种"论据"的基础上，蒋廷黻提出了俄国根据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侵占"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的说法。

① 即库页岛。——译者

对尼布楚条约的新译本，他们也任意加以删削，公然以伪乱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写出单独的著作来论述十七世纪争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历史，他们只是在涉及俄中相互关系史的综合性著作中顺便提到俄国和清帝国各项边界条约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史学家们曾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俄中关系史[164]，但就是在那时，他们也未能完全摆脱他们的前辈研究领土划界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例如他们未能指出，尼布楚条约的划界和瑷珲条约的划界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是前者造成的。他们因循旧传统，把这两个条约对立起来，强调什么前一个条约是平等的，后一个条约是侵略性的。这种论点特别明显地贯穿在列强侵华史的综合性著作中[165]。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评价满人，原先公认满人是中国人民的异族奴役者，现在则着重强调清朝在扩大中国领土方面的作用[166]。与此同时，对研究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应该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的范围为标准去确定① 整个过去历史时期的疆域”；反对这种意见的人则坚持区别对待这个或那个王朝统治时期疆域的范围[167]。这场使中国过去疆域“确切化”的运动，只不过是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人为地制造的边界问题上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俄中划界就是这类问题之一。国民党史学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直接表

164 见余元安的《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第7—15页；彭明的《中苏友谊史》，莫斯科，1959年，第7—61页。

165 见丁名楠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北京，1958年，第1卷。

166 见《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新建设》，1962年，第1期。这些报刊登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翦伯赞和范文澜的意见，他们鉴于清人扩大了国界，要求重新评价清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167 见《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① 中文原文为“括套”。——译者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许多教材中，这些教材中刊载的地图别有用心地扩大清帝国的疆界，而在课文中则企图强调中国对阿【36】穆尔河左岸地区的“历史”权利[168]。

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历史著作开始特别重视俄中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及俄中领土的划界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

西方史学家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首推法国学者葛斯顿·加恩的杰作[169]。加恩曾由法国教育部出资派往俄国，在这期间他从俄国档案中收集了大量材料，加以综合，并以此为基础写成了一本书。加恩的学术著作，是站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上写成的一部价值重大的作品。

加恩的这部著作，苏联历史学家们研究得比较少，它分析的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这段不太长的时期内的俄中关系。加恩在说明其著作包括的历史年代范围时，着重指出这段时期内双方的外交活动都异常活跃。“由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末，俄国仅向中国派遣过两个使团和两个官方代表团；由 1730 年到 1850 年，派过两个使团和三个商队；但是由 1689 年到 1730 年间，派出的俄国代表团或使团却至少有四个，其中一个使团比起其他各次有大得多的代表权限，还有约十二个性质比较不重要的俄国代表团。探讨彼得大帝统治的四十年间，外交和商务往来如此异乎寻常地频繁的原因，并且确定这些往来的目的，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170]

加恩在分析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夕两国政策的目的时，公正地强调指出，尽管双方都有和解的共同愿望，但是追求的目标不同。

---

168 见《中国历史》，初级中学教科书，北京，1953 年，第 2 版，1955 年第 3 次印刷，第 49，70—72 页；顾颉刚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1955 年，第 23 页，第 31 图。

169 见葛·加恩的《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1689—1730 年)》，巴黎，1912 年。

170 同上，第 19 页。

对俄国来说，和平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商业”。“中国在看待自己和北方各蛮夷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同俄国完全相反。中国感兴趣的决不是商业——商业是私人的寻常事务，而是政治关系。中华帝国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政策，是靠用朝贡属国或朝贡部族的地带来确保边境的安全”[171]。清政府采取逐步巩固它在中亚细亚的势力和征服蒙古各部落的办法来达到这些目的。“如果说，俄国所以希望同中国和好是为了它的商业利益，那么中国所以同样需要同俄国达成谅解，就是为了它在中亚细亚的政治利益”[172]——这就是加恩所作的概括。

在研究了大量历史地理资料，特别是研究了俄国和满洲的地
[37] 图绘制学的基础上，加恩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即尼布楚条约中的划界条款是不明确的，他认为两国领土划界订得很笼统，只是大体上作了规定，而且俄国为了开辟俄中正常贸易的途径，在领土问题上作了相当大的让步。

加恩的书享有盛名。它于1912年在巴黎问世。1913年，就有一个叫李治的把它稍加删节，翻译成英文。1913至1914年，中国杂志《国民评论》加以刊载。1939年，加恩著作的李治译本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173]。1941年又翻印了法文本。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治版本的中文译本，并补充了法文版中的材料[174]。正文译自英文，但由于附录里译载了法文版的原始材料，书的篇幅比1914年和1939年的中文版增加了四分之一。

北京新出版加恩的著作，不仅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对中俄关系问题感兴趣，而且还企图推广某些陈腐的观念，即突出俄

171 《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第26页。

172 同上，第28页。

173 见《葛斯顿·加恩论早期俄中关系》，上海，1939年。

174 《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

中利益的对立，突出两国在蒙古扩展势力的斗争，宣扬“西方人和东方代表人物之间，必不可免地缺乏热忱”。加恩认为清政府的政策是中国争取中亚细亚领导权的传统斗争的继续，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史学家的言论是相互呼应的，这些史学家曾重新评价满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断言清朝政策的主要方面是巩固国家和扩大疆域。

现代美国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许多论文，包含了与领土和人口问题有关的中亚、东亚各国通史方面的丰富资料。这些论文已汇编成单行本出版[175]。

最近，俄中关系史问题日益引起资产阶级国际问题专家和政论家的注意，他们企图利用沙皇俄国和清代中国过去关系中的各种紧张因素，从中引申出当代苏中关系的公式。美国出版的华盛顿大学教授 B.A. 道格拉斯·杰克逊的《和平接触或潜在冲突的俄中交界地区》[176] 一书，便是这类著作之一。

但是，甚至杰克逊也不得不对俄国和清帝国领土划界的某些方面给予相当客观的评价。例如，他在研究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时承认，“在最东部，山脉转向北方的地方，边界线从未准确划定”。

令人注目的是，最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史学界研究俄中关系 【38】
时，不顾明显的历史事实，怀着投机的目的，提出了同以前完全对立的观点。比如，美国历史学家伊曼努埃尔·休直截了当就想推翻加恩关于俄中建立条约关系时期两国政治目的性的论点。他写道：“对俄国来说，获得领土始终是它对华政策的主要原则。根据 1689 年尼布楚条约，它得到了九万三千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根

175 欧·拉铁摩尔：《边界史研究》，1928—1958 年论文汇编，巴黎，1962 年。

176 W. A. 道·杰克逊：《和平接触或潜在冲突的俄中交界地区》，普林斯顿，1962 年。

据1727年恰克图条约，它又攫取了大约四万平方英里的领土”[177]。

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尼布楚条约领土条款的涵义，对条款的解释同这些条款的眞实内容完全不同。例如，美国研究人员都林的书中就有这类看法，他宣称：“尼布楚条约的其它条款确定了边界，承认阿穆尔河以北的一大片领土属于中国，并规定任何俄国船只不得在其领水航行。条约还承认喀尔喀蒙古和北新疆（中国土耳其斯坦）卡尔梅克地区是中国的势力范围”[178]。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曾作为清使团的成员参加了涅尔琴斯克谈判，他们的日记已经发表，这些日记对揭示所研究的题目毫无疑问是很有意义的。张诚的日记早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就由荷尔德发表[179]，革命前的俄国作者们（赫·弗·米勒等人）和苏联的史学家们（П. Т. 雅科夫列娃和 И. Я. 兹拉特金）都曾加以利用，并作了批判性的评论。

至于在谈判中起了重大作用的耶稣会士徐日升的日记，则将近三百年来一直搁置在耶稣会档案馆里，只是在不久前才公诸于世[180]。

必须指出，这两个耶稣会士的日记所包含的事实材料，比俄国大使的报告要少得多，徐日升日记尤其如此。因此，在阐述涅尔琴斯克会议过程时，俄国的文件应该成为主要的事实基础。至于这两名传教士对清俄两方代表谈判的看法，那么，尽管张诚和徐日升

177 G. J. 伊曼努埃尔·休：《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年，第2页。现代美国历史学家克·浮斯特分析了休的著作中的这个论点，认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无意义的”。见克利福特·M. 浮斯特的《莫斯科人与满人：1727—1805年俄国同中国的贸易及其背景》，查佩尔希尔，1969年，第44—45页。

178 J. 丹尼斯·都林：《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文件和分析》，斯坦福德，1965年，第13页。

179 见 J. B. 迪·荷尔德的《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巴黎，1735年，第IV卷，第103—198页。

180 见约·塞比斯的《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徐日升日记》，罗马，1961年。

都企图打扮成几乎不偏不倚的会议调停人，努力使双方观点相互接近，但是，谈判的实际过程表明，耶稣会士们决不是局外的仲裁人，而是满人政府路线的积极贯彻者。

苏联史学家们研究满人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扩张的问题，研究涅尔琴斯克会谈的历史和结果，是同全面研究俄中关系史，同研【39】究远东国际关系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是从探讨西伯利亚远东史的角度进行的。

第一个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俄罗斯国和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是 Б. Г. 库尔茨[181]。他的著作多少夸大了俄国商业资本在促进俄中关系方面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他的著作对俄中关系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为它以新的观点总结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并且利用了一些前所未知的档案资料。

В. П. 萨文的《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182]是一本概论性的著作，当时曾受到公正的批评。这本书的作者没有提供新的事实材料。它只是一般的叙事，而且没有明确区分十月革命前的俄中关系和苏中关系的界限。

苏联西伯利亚史专家们写的有关俄罗斯人开拓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著作[183]对研究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的俄中关系，对研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后贝加尔的边界划分作出了显著贡献。苏联蒙古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评论了清朝的对蒙政策对满人侵占俄国阿

181 Б. 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 年。

182 见 В. П. 萨文的《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 年）》，莫斯科，1930 年；Г. 卡拉—穆尔扎的书评《不应这样写历史》，载《中国问题》，1930 年，第 3 期，第 232—237 页。

183 见米·巴·阿列克谢耶夫的《西欧旅行家和作家笔下的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1941 年，第 2 版；В.И. 顺科夫的《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西伯利亚开拓史纲要》，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年；А.И. 安德烈耶夫的《西伯利亚史料学概论》，第 1 分册，十七世纪，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 年，第 2 版；Е.П. 西林的《十八世纪的恰克图》，伊尔库次克，1947 年；《西伯利亚远古至现代史》，第 2 卷，列宁格勒，1968 年；В. А. 亚历山德罗夫的《俄国在远东边界上（十七世纪后半叶）》，莫斯科，1969 年。

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历史的影响和对十七世纪在这一地区划界的影响[184]。

除上述著作外，苏联史学界还创作了一些专门论述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俄中边界划分史的著作。例如，1958 年出版的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专著[185]就是论述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签订经过的。该书作者采用了大量俄国档案资料，因此，她能够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开拓东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成就，证明清政府企图对俄国人开垦的土地提出领土要求是没有道理的。该书认为尼布楚条约就整体来说是一个平等互利的条约，这种说法多少削弱了它的目的性，也抹煞了这个条约的强加于人的性质(在边界条款方面)。

【40】 应当指出，在苏联史学界，阐述俄国同清帝国在远东的领土划界问题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在这方面，新版《外交史》和《外交辞典》的作者们，以及论述历史新阶段远东国际关系史的著作贡献特别大[186]。

苏联历史学家在分析尼布楚条约的领土划界时，把这个问题同后来俄中在远东的划界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同一过程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中国历史学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人为地割断了相互联系的事件，因而把十九世纪中叶发生的事件说成是

184 见 Д. М. 列别捷夫的《十七世纪俄国地理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 年；А. Г. 班尼科夫的《俄国人初游蒙古、华北记》，莫斯科，1949 年，1954 年第 2 版；Н.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И. Я. 兹拉特金的《论俄国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前半叶蒙古人反抗满族侵略者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莫斯科，1952 年，第 6 期，第 46—52 页；同一作者的《蒙古近代现代史纲要》，莫斯科，1957 年；他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 年。

185 见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

186 见《外交史》，第 I 卷，莫斯科，1960 年，第 773—775 页；《外交辞典》，第 I—3 卷，莫斯科，1960—1963 年；П. И. 卡巴诺夫：《阿穆尔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①，1959 年及其他著作。

① 即海兰泡。——译者

“侵占”中国领土。欧美和中国的史学著作中，除了有对十七世纪俄中划界的客观评价外，始终存在一种突出俄国同清帝国关系中消极因素的倾向，企图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看作是沙俄同中国清朝关系的直接继续。

*　　*　　*

现在我们试分析一下对整个尼布楚条约和对该条约领土划界条款的具体评价，研究一下现代史学著作中的这些评价同涅尔琴斯克会谈的实际情况、同会议所订条约各条款的相互关系。

俄国和西欧论述尼布楚条约的著作都一致认为，条约规定的边界是非常不明确的，这是因为边界线经过的主要地点标得不确切。第一个研究俄中关系的赫·弗·米勒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并在他的专论《7197 (1689) 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中提了出来。引起米勒怀疑的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边界的两个主要地理定向标记：格尔必齐河和边界沿着走向海的石头山。米勒指出，划界地区有两条格尔必齐河，按照条约文字规定用来辨认格尔必齐河的名叫乌伦穆河或绰尔纳河的河流也有两条。第一条格尔必齐河，也叫小格尔必齐河，俄国人认为是边界，在离涅尔琴斯克沿河下方二百五十五俄里的地方流入石勒喀河，小格尔必齐河上方不远的石勒喀河支流是绰尔纳河。第二条格尔必齐河是大格尔必齐河，后来叫作阿马扎尔河，流入阿穆尔河。在这条河附近流入阿穆尔河的是乌鲁河（乌尔卡河），这条河的名称同条约拉丁文本指出的定向标记相符合[187]。条约拉丁文本并且说，格尔必齐河不是流入石勒喀河，而是流入萨哈连乌喇，即阿穆尔河[188]。这使米勒得出结论：“应该认为大格尔必齐河是边界，比把小格尔必齐河当作边界

187　满文本中也说：绰尔纳，即乌鲁木河。

188　满文本也是如此。

更为合理”[189]。同阿穆尔河平行的山脉石头山的起端也不同小格
【41】尔必齐河河源相接。大格尔必齐河则发源于斯塔诺夫山脉①。张诚和徐日升在同戈洛文谈判时使用的是迪·荷尔德的地图册，米勒在这本地图册中耶稣会士用过的地图上也找到了肯定他的设想的证据。这幅地图上也指出边界是埃格格尔必齐河，从满语译出来就是大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则叫做乌尔卡河[190]。

当地居民告诉米勒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十五至二十年间，一直以大格尔必齐河为界，但当满人知道还有一条小格尔必齐河后，他们就擅自将边界挪到这条河来[191]。米勒认为沿山脉划的边界也是非常不明确的[192]。他在作了分析后建议，“确定一条新的边界是不无裨益的，这条边界将更符合那些地区的自然状况，并且将多少补偿这一和平条约给俄国造成的损失”。[193]

以后，研究者们不止一次地强调，对尼布楚条约的边界条款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例如，Б.Г.库尔茨指出，“条约文字对边界所作的规定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可以作不同的解释，甚至是有利于俄国的解释，不过只是中国利用了这一情况来确立它对阿穆尔河北岸的统治”[194]。

的确，主要的一条边界是沿石头山分水岭到乌第河，“但是这条岭(斯塔诺夫山脉)的走向如何，无法确定，因为它到达乌第河上

---

189 赫·弗·米勒：《……析疑》，第308页。

190 同上，见第312页。有趣的是，已经在条约签订之后，耶稣会士向戈洛文承认，清方代表所用地图上的西伯利亚是以俄国逃亡者的传闻为依据才画上的。这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了清方领土要求的“根据”(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0本，第1188页)。

191 见赫·弗·米勒的《……析疑》，第312—314页。

192 同上，见第314页。

193 同上，见第320页。

194 Б.Г.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52页。

① 即外兴安岭。——译者

游之前有许多支脉(朱格朱尔、亚马林、布列亚等山脉)"[195]。因为中国人认为阿穆尔河是松花江的支流，所以两方确定的阿穆尔河的路线是不同的，根·伊·涅维尔斯科依就认为，根据尼布楚条约，滨海边区和阿穆尔河下游都不能认为是属于中国的[196]。最后，沿额尔古纳河"直至河源"这条边界线也同样是不明确的，因为当时双方都不知道额尔古纳河的发源地，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

法国历史学家葛·加恩全面研究了涅尔琴斯克划界问题，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这样，俄中边界在一点上是确定了，这是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在涅尔琴斯克东北的地区任何部分都没有明确的划界，原因很简单：都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不了解。'石头山'、'圣诺斯'和乌第河本身，当时对任何一方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地理名称。勒拿河以东阿穆尔河以北的地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勘察研究，更不用说标在什么地图上了。涅尔琴斯克西南的地区、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的其余地区都没有划界。事实上，尼布楚条约不过是在一大片地区的一小块地段上确定了边界"[197]。【42】

中国的史学界——清代的、国民党的和现代的——都否认尼布楚条约确定的边界不明确这一说法，认为边界是相当明确的。例如，国民党的历史学家没有对具体的地理定向标记进行对比分析就断言，"石头山"就是外兴安岭，边界线的位置毫无可疑之处[198]。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著作中虽然没有论述尼布楚条约的专著，但是，1961年北京出版加恩著作的最新中文译本时，译者

---

195 П. И. 卡巴诺夫:《阿穆尔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1959年，第22—23页。

196 见根·伊·涅维尔斯科伊的《俄国海军军官在西伯利亚远东的功勋》①，圣彼得堡，1897年，第38页。

197 葛·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第49—50页。

198 见《中俄外交史》，第74页。

① 书名有误，应为《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译者

江载华认为必须给我们从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引用的关于划界性质的论点加上注释，他引证了国民党历史学家刘选民的文章，强调条约各条款所载地理名称是具体的[199]，由此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同国民党作者们的立场是有密切联系的。

对尼布楚条约有关边界的条款作出如此截然不同的解释，根源在于各种语言文本的表达方式不一致。例如，条约俄文本中一个主要的模糊的定向标记“石头山”，在满文本中的名称是大兴安岭。正是大兴安岭，而不是外兴安岭。问题的实质是，缔结条约时双方都不知道绵亘在阿穆尔河北面的山脉叫什么名称，甚至在1690年满人绘制的地图上，这些山脉仍然没有名称[200]。在将这一定向标记载入条约文本时，俄国代表就将它称作石头山，而满人则给它取了本族的名称——大兴安岭，可能以为这条山脉是他们熟悉的满洲境内山脉的直接延续。后来，中国地图逐渐开始用兴安岭这个名称来表示同俄国分界的山脉[201]，这显然是条约的文字对地图绘制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人们由于地理知识的增长，明确了阿穆尔河北面的山脉并不是大兴安岭的一部分，而是一条独立的山岭。大兴安岭实际上没有伸展到满洲境外去。但清方的条约文本却明确指出沿兴安岭划界，要是当时按照现代的意义来理解它，那么边界就应当从阿穆尔河深入满洲腹地。而尼布楚条约规定存放未划界的地方是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的地区，也就是说，按照现代对地理术语的理解，条约存放未划的是一片极其广大的领土，
【43】实际上是满洲和阿穆尔河流域的整个东北部。正是为了解决地理

199 《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年)》，北京，1961年，第23页。

200 W.富克斯：《关于有满语标记的一些地图》，大连，1933年，第10页。又见U.S.富兰克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边界条款》，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16期，1947年8月，第265—270页。

201 《大清一统舆图》，1864年，卷1，总图。

同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同政治的这个有趣的矛盾，清代史学家才发明了存在两条兴安岭——内兴安岭和外兴安岭——的说法，他们宣称，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后者是同俄国之间的边界，这个术语最初在十九世纪中叶刊印的魏源和何秋涛的著作中出现，接着就为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家所接受。

尽力劝说别人相信尼布楚条约的边界准确无误，为此而造出签订条约时并不存在的地理名称，这一切做法的真实用意，从国民党历史学家何汉文的言论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说："从此中俄国境，明白划定，额尔古纳河沿外兴安岭以南的地方都是我国的领土，即现在阿穆尔州和滨海地区，都是属于我国的领土。"[202]①

满汉方面对尼布楚条约采取的另一个以伪乱真的手法是闭口不提条约的某些规定。例如，条约第一条中提到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存放未划界，而清廷在格尔必齐河口附近树立的石碑上[203]所刻条约却将这段文字删去。因此，许多以后刊印的条约中文本中都没有这一段文字[204]。

最后，关于额尔古纳河的"河源"在条约的满文本和后来的中文本中根本没有提到。制订条约时，俄文本中这一非常重要的词语在其他语言文本中却未表达出来。清廷并没有放松这个机会，企图将上述地区据为己有，但后来根据恰克图条约划定俄罗斯国和清帝国在蒙古地区的边界时，清廷被迫承认这种企图是不合法的。

---

202 《中俄外交史》，第 76 页。

20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 8，第 2 页第 1 面。碑上中文条约的译文见尼·亚·比丘林的《中华帝国治国方略》，圣彼得堡，1842 年，第 2 册，第 229—230 页。

204 例如，《中俄约章汇要》，总理衙门刊印，1882 年，中卷，第 2 页第 1—2 面。

何汉文的著作引用的条约同中国官方发表的文本略有不同，看来是作者从俄文本译出的，但这一译文也做了相应的修正，并且删去了不合中国方面口味的规定，即关于乌第河地区存放未划界和有关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的规定，而且还擅自将条约的第一、二两条合并（见《中俄外交史》，第 74 页）。

① 此段根据俄译文译出。——译者

满人擅自编造的尼布楚条约的第一条是清代中国伪造1689年划界地图的根据。这种地图最初见于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的附录中。这些地图中的清朝领地，从康熙年间起，边界直达鄂霍次克海岸，而且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位置也都在清帝国版图之内[205]。后来绘制历史地图时，都以何秋涛的地图为依据，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学教科书和地图册普及本中的清帝国初期地图也是《朔方备乘》中地图的翻版[206]。

【44】 但是，清廷对其领地的边界如此任意解释，并不能掩盖事情的真相。尼布楚条约规定乌第河以南地区存放未划界，这成了沙皇政府在十九世纪中期开拓这些地区的法律根据，而阿穆尔河北面山脉地区的边界线不明确成了重新审查这段边界的原因。此外，沙皇外交官也使用了现代对“兴安岭”这个术语所作的那种解释，1860年北京谈判时，俄国代表尼·巴·伊格纳提耶夫给军机处（清帝国最高国家机关）的信中指出：“……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时，缔约双方无论对山脉本身（指兴安岭——本文作者），还是对格尔必齐河和东洋① 之间的地区都一无所知，双方只知道兴安岭的西部顶端，格尔必齐河在这里发源，就满足于在这个地段划定边界，至于由此向东的地区，则留由双方共管，直到勘察该地区并绘制成地图为止……② 因为以兴安岭为界大清国就要遭受巨大损

(54)

205 见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卷首8③，第3页第1面—4页第1面，第40页第1面—41页第1面，第42页第1面—43页第1面，第44页第1面—45页第1面，第46页第1面—47页第1面，第48页第1面—49页第1面，第50页第1面—51页第1面。

206 见《中国历史》，初级中学教科书，北京，1955年，第3次印刷，第49页；《中国历史地图集》，顾颉刚等编，1955年，第23图。

① 原文为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译者

② 被删节的文字为：“后经勘察查明，兴安岭分为两支：一支走向鄂霍次克海，另一支在满洲境内”。——译者

③ 应为卷68。——译者

失，所以瑷珲条约规定沿阿穆尔河到乌苏里江口止为两国边界，以取代兴安岭”[207]。

*　　*　　*

对于尼布楚条约边界条款的意义，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们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费·阿·戈洛文本人是这样说明他签订的协议的：“沙皇陛下方面在使臣谈判中对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作了许多让步，而全权大使却未见他们——大使臣（清代表——本文作者）表示出丝毫诚意”[208]。

革命前的俄国史学界对尼布楚条约边界条款的评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瓦·巴·瓦西里耶夫院士尖锐地批评戈洛文所做的领土让步，强调这种让步是不合法的。他写道：“回顾全部中国历史，我们找不到任何先例，说明一个既不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臣民，也未被中国征服的民族，他的哪怕是一小块土地，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忽然转归于中国的统治。而现在有一大片土地，原来的主人本应将他们从这里驱逐出去，这片土地却落到了他们手中。在博格德汗保存至今的当时的谕旨中，直言不讳地说，俄国人让给他大片土地。看来，这是满人丝毫无权占有这片土地的最好证明……”[209]。瓦·巴·瓦西里耶夫评述俄国大使本人在涅尔琴斯克谈判中的立场时指出：“整个条约完全是在中国所提要求的左右下制定的，一切都让给了中国，对俄国毫无利益……戈洛 【45】
文似乎根本没有本国利益的概念，整个条约是在丧魂落魄的惊恐中或暴力威胁下写成的”[210]。

20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中俄关系史俄文文件全宗，“罗”档，第13本，第3—4页背面。

208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0本，第1118页背面。

209　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第66页。

210　同上。

同上述意见相反，有些作者认为，就缔约时的局势来说，尼布楚条约的条款是相当有利的，而戈洛文的所作所为甚至被奉为有远见卓识的外交胜利。塞切夫斯基强调说："涅尔琴斯克会议上实力优势在中国外交官方面，除此，他们还有耶稣会神甫的指引，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大贵族戈洛文同他们缔结的奥妙的条款，显示出大贵族戈洛文的外交机智和远见卓识，这一点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211]。涅尔琴斯克谈判时，乌第河地区存放未划界，国境沿线未设界标，上述作者认为这是费·阿·戈洛文的外交手腕，是他为"将来的有利形势"[212]着想。塞切夫斯基认为对俄国特别有利的一件事是，由于清廷全权大使向戈洛文立誓保证，满人没有移居到阿穆尔河左岸来[213]。

清代满汉史学著作认为，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是双方商定后公平合理而又自愿地确立的。同时，这些著作千方百计地掩盖清代表对俄国大使直接施加军事压力这一事实。何秋涛说："索额图抵尼布楚后，开始与俄国使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等谈判。起初，俄使为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热烈争辩，说这些地方属于俄国。但索额图说，鄂嫩河是，因而涅尔琴斯克也是我属茂明安部落的旧游牧地，而阿尔巴津是我国阿尔巴西人故居，后被非法侵占。他对这一切作了详细解释，并直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后来又宣谕皇上对他们的和好之情。于是费奥多尔和他带领的俄国人表示完全满意，同意一切条件。接着取来他们疆域的地图，明确决定了分界事宜，互相立誓，两国永远和好"[214]①。无须证

211 《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管理局顾问塞切夫斯基于1846年编写的中国边界历史札记》，第4页。

212 同上，第10页。

213 同上，第11页。

21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第1页第2面。

① 《朔方备乘》原文为："索额图等抵尼布楚城与鄂罗斯国来使费耀多罗额礼克谢会议彼初犹以尼布楚雅克萨为所扩之地固执争辩索额图等以鄂嫩尼布楚系我国所

明，这幅田园诗画距离涅尔琴斯克会议的眞实情况相去多远。中国的满族统治者需要这样歪曲事实，以证明他们的帝国吞并新领地是合法的。

何秋涛说缔结条约不是强迫的，但是满人自己的史料，特别是理藩院为围困阿尔巴津和在涅尔琴斯克同戈洛文谈判而编的专门《记事档》① 却推翻了他的说法。这一文件曾由阿·列昂季耶夫译出，现在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文件直言不讳地说到满人的领土要求和清代表对俄国大使施加的军事压力。

《记事档》的作者写道："大臣建议使臣以梁拿乌喇（勒拿河）为界，因先前该河确系我国边界。使臣费奥多尔拒不采纳此项建 [46]
议。翌日，大臣仍未能说服使臣接受任何建议，也未能与他签订任何协议。郎坦见使臣如此固执，决计对使臣另施他法；第三日，郎坦暗告同僚，使臣如此顽固，不妨示以军威，我担保，他见我军英勇，当可勉强顺从我方建议，况此事我等奉有皇上密旨。"[215]② 接着郎坦便在夜间偷偷将军队调到涅尔琴斯克附近埋伏下来。当戈洛文再次驳回满人建议时，"郎坦即将所设计谋付诸实施，领兵冲出森林，下令展开八面大旗与各种旌旗，在林旁及山谷来回巡行，显示其威风实力，使臣及所有罗刹见后惊恐万状，因而乞和，愿立誓认可。"[216]③

清代史学家企图从历史上找到根据，证明满族王朝有权占据它所侵占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因此他们在研究中俄接触史和这

属茂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所窃据细述其原委开示之因直斥其侵犯之非复宣谕皇上好生德意于是费耀多罗等及鄂罗斯国人众皆欢呼诚服遂出其地图议明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归和好"——译者

215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2年，案卷№1，第24—24页背面。

216 同上，第25页背面。

① 原文为《Журнал》。——译者

②③ 这两段文字从俄文译出，未核对原文。——译者

一地区领土划界史时，把中国同古代和中世纪早期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各部族的相互关系史也牵扯进来[217]。但是中国对南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丁零、乌孙等游牧部落的了解，只能说明中国在这一或那一时代一定水平的地理知识，根本不能证明清王朝有权占领在这个王朝建立前几百年已经消失的部落居住过的地区。

而且清代作者连北满地区在清朝头几代皇帝时已归入清朝版图都证明不了，更不用说阿穆尔河左岸。清代历史地理著作的这一特点，M. Д. 赫拉波维茨基就已注意到，他指出，清代作者的专著丝毫没有提到满人在上述地区的管理机关，这一事实绝非偶然。他强调指出："政府刊印的地方志，无论是整个省的，还是各州、府、县的，对负责官员的描述都详尽无遗；偏偏对一个同邻国接壤的、需要在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和明确说明的地区，却不做这种准确的说明，这是可以想象的吗？恰恰相反，应该认为，满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错过机会利用一切甚至微不足道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占有这些地区的长期性和合法性，这一点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满人政府在这些地区碰到了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就以武力将这些军队从他们占有的据点赶出去，并且在俄国政府统治的地
【47】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也不能认为这些地区最初归土著氏族酋长统治，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这点，如果确有此事，那么政府出版的许多有关满洲的书面文件中是不会忽略这一情况的"[218]。

---

217 这一意向早在 1744 年刊印的《大清一统志》中就有表现（见 H. B. 丘涅尔的《中国关于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记述》，莫斯科，1961 年，第 280—287 页）。

何秋涛著作中有前汉、后汉、三国、元魏、隋、唐、五代、辽、金、元、明各朝中国和西伯利亚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中国北部边界都按中国说法绘制（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8①，第 9—33 页）。

218 M. Д. 赫拉波维茨基：《关于满人王朝占有阿穆尔河左岸的长期性和合法性的几点意见》（国立列宁公共图书馆手稿部，第 273 号全宗，文献卡№22，保管单位№6，第 450—450 页背面）。

① 应为卷 68。——译者

此外，揭去掩盖在上面的这层官方和半官方的虚伪报导，可以发现清政府的另一些文件，恰好驳斥了一切企图宣布阿穆尔河左岸（而实质上也包括右岸的大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清朝领土的说法。

清帝国最高政府机关——军机处就条约的签订一事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奏章承认：“俄国人感到您对他们的好意，完全同意我使臣关于确定边界的建议，这样，东北几千里从未属于中国的土地归入了您的版图”[219]，这段话说明了清帝国对根据尼布楚条约所获得的领土的真实态度。

尼布楚条约签订十一年之后，当阿穆尔河以北领土问题对清政府已成过去的时候，康熙皇帝本人已敢于坦率直言，他这时在谕旨中表明，他确信在划定边界时得到了他无权占有同时也没有指望如此容易得手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承认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各民族最初是从属于俄国人的，这就推翻了争夺阿穆尔河时期满方文件中关于这些民族臣服于清廷的多次声明。这一谕旨值得全文引录，康熙皇帝说：“俄国人的地区很遥远，他们住在西北近海的地方，非常恭顺忠诚。噶尔丹处于窘境向他们求援时，他们拒不同意。以前派人划分疆界时，建议以涅尔琴斯克地方以东为界。涅尔琴斯克等地最初是布里亚特人和乌梁海人的地方；他们都住在森林中，捕貂为业，叫做林中人。后来，俄罗斯人强盛起来，收复了他们并使他们服从自己，从那时到现在已五六十年。因此应该真正关心他们。”[220]

---

219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第2页。

220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00，第9页。M. Д. 赫拉波维茨基的译文在“已五六十年”之后还有“但是他们（俄国人）身处远方，景仰信服我国的声望和法规，出自忠心和诚意，确定了边界，献给了我们土地”（见国立列宁公共图书馆手稿部，第273号全宗，文献卡№22，保管单位№6，第451—451页背面）。看来，这是译自谕旨全文，而《大清实录》中所收则有删节。

研究中俄关系的国民党史学著作沿用了清代史学家阐述阿穆尔河沿岸地区领土划界问题的方法论。例如，何汉文的著作研究早期中俄关系，追溯到汉朝同匈奴的斗争史，隋唐的北征以及蒙古
【48】人远征中亚和俄罗斯[221]。除此，这个国民党史学家还歌颂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唯一胜利的条约”[222]，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结果，“使五十年来，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一带的侵略阴谋，都成了泡影，”而“西伯利亚通太平洋的唯一河道——阿穆尔河完全被中国封锁了”[223]①。同时，作者认为没有必要掩盖条约的条款是以武力强加给俄国人的，根据他的观点，协议的辉煌成就已证明一切手段都是正确的；而且受害者反而被宣布为侵略者[224]。

研究中俄关系的中国现代史学著作中，没有论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专门著作。但是在有关中俄、中外关系史的一般著作中，对于在涅尔琴斯克签订的条约有所评价。最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竭力避免强调条约中的边界条款，而只涉及条约在建立俄中睦邻关系方面的影响。

例如，在为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而发表的《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一文中，历史学家余元安强调，尼

221 《中俄外交史》，第 24—54 页。

222 同上，第 74 页。

223 同上，第 76 页。

224 另一个国民党史学家蒋廷黻对尼布楚条约的颂扬也不亚于此。他强调指出：“尼布楚条约，在我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目的，故此约得实行一百六十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州及滨海地区②也是我国的领土。根据此约，我们的东北可称为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到八十万方英里，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均有海岸线，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的自然界线——国防上及交通上她是完全的”（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第 28 页）。

① 原文为：“使五十年来，许多俄国人在黑龙江一带的侵略阴谋，都成了泡影。西伯利亚通东洋捷径的黑龙江航路，都完全被中国所封锁了。”——译者

② 这里的“阿穆尔州”和“滨海地区”两个地名，《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文》原文为“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译者

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了[225]。

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教员彭明的《中苏友谊史》一书。该书第一章论述自远古至1917年的中俄关系，其中许多观点同余元安的结论相同。彭明写道："将近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时，俄国扩充自己的版图达西伯利亚，进至阿穆尔河。中国清朝皇帝康熙也扩充自己的版图，直达阿穆尔河。双方曾发生过短时间的冲突，但最后仍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了。"[226] 在彭明对阿尔巴津事件所作的这个评述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清帝国的版图只是在十七世纪末才扩充"直达阿穆尔河"。但是他对俄国向东方推进的时间说得不准确：不仅西伯利亚，而且还有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为俄国所归并，不是在将近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时，而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彭明认为，尼布楚条约"成为以后一百七十年 【49】
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两国和平相处关系的基础"，因为条约确定了国界，解决了俄国人在华贸易的问题[227]。

集体著作《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作者们对尼布楚条约的评价同上面谈到的那些评价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虽然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1689年俄中之间有过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俄罗斯国在这里是侵略的一方，但尼布楚条约以及恰克图条约"是在双方平等的原则上订立的，它们保障了中俄边境的和平，便利了俄国对中国的贸易"[228]。

上面这些对尼布楚条约评价的共同缺陷是不客观的，这表现在它们掩盖十七世纪清廷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政策的侵略性质，并且闭口不谈尼布楚条约的条款是以武力强加给俄国代表的这一事实，而这一点是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都不否认的。

225 《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第8页。

226 彭明：《中苏友谊史》，莫斯科，1959年，第13页。

227 同上，第13页。

228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页。

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俄中领土划界史"略加订正"的做法，已经从专门著作推广到教材中。例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清初的中俄交涉》一段，对两国进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有关史实的叙述，貌似客观，但却穿插了一些实际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例如，书中说清军第一次占领阿尔巴津的时间是1640年，但据说满人又撤走了，俄国人便取而代之[229]。这显然是教科书作者的臆测，因为无论是阿尔巴津事件时期的满人文件，还是清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尽管都力图证明中国在占有阿穆尔河左岸方面的优先权，却都没有提到过这些情况。教科书作者继而强调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人撤离了阿尔巴津，这时他们就给读者灌输一种思想，认为根据尼布楚条约将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纳入清帝国版图是合法的，因为这些地区是他们首先占领的。

除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历史著作最近有一种倾向，夸大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它的对外政策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在这同时，突出地强调清朝扩大了疆域和巩固了封建国家。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也弹起了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是明确的、合法的这一老调。例如，1961年《历史研究》杂志上刊载了《论康熙》一文，中国近代史主要专家之一刘大年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与统一国内的同时，1689年康熙与俄国在平等基础上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中国东北边界。从此我国疆域，东至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喜马拉雅山，北至西伯利亚，清代以前的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在这样广袤的版图上长期有效地统一过"[230]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位大历史学家范文澜与刘大年持

229 见《中国历史》，第70—71页。

230 《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第7页。

① 原文为："与统一国内的同时，1689年康熙与俄国在平等基础上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东北边界。从此我国疆域，东至太平洋，南达南海团沙群岛，西跨葱岭，北连西伯利亚。清代以前的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在这样广袤的版图上长期有效的统一过。"——译者

同一意见，认为清朝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它“事实上废除了长 【50】
城”，大大地扩展了版图[231]。

这种把清朝看作是扩大了中国版图的政治力量的观点是片面的偏见，因为这里只突出了满人国势强盛的一面，而其强盛却使中国本身以及邻近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组织（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蒙古、准噶尔、东土耳其斯坦、西藏）沦为牺牲品。满人为侵占他国土地以扩大版图、为巩固其统治、为转移中国人民反清斗争的视线而进行的这一切征服活动，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232]，终于使它无力抵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至于这些征服活动给被征服人民带来的苦难，那就更不待言了。

从上面谈到的这点出发就对尼布楚条约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并不新鲜，这是从清代和国民党的史学著作中抄袭来的，后者就是这样为清朝侵占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合法性辩护的。关于涅尔琴斯克的协议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论点，只不过是企图掩盖满人蓄意侵占阿穆尔河左岸俄罗斯国领土的侵略实质。

目前，甚至一向专事强调俄国对其远东邻邦政策中的否定因素的西方历史学界都不得不承认，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不利于俄国的。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 Г. 冷森的见解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满人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俄国代表谈判，俄国代表事实上受他们的支配，他们第一次同西方至少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条约。的确，这个条约是有利于中国的，阿穆尔河地区留给了满人”[233]。

---

231 《新建设》，1962 年，第 1 期，第 53 页。

232 《中国历史纲要》，尚钺主编，莫斯科，1959 年，第 544—561 页。

233 G. A. 冷森：《俄国人向日本的推进》，普林斯顿，1959 年，第 12 页。最近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M. 曼科耳的著作，也以许多篇幅谈涅尔琴斯克会议期间满人施加的外交和军事压力(M. 曼科耳：《俄国与中国。1728 年前的外交关系》，马萨诸塞州肯布里季市，1971 年，第 141—162 页)。

苏维埃历史科学创建时期(1925—1930 年),对早期俄中关系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家利用的主要资料取自革命前俄国作者们的著作,而且在使用时并不总是进行必要的钻研和批判性的再鉴别。

M. 安德烈耶夫在《俄中关系史片断(十七—二十世纪)》一文中仅仅提到签订条约一事,没有作出评价[234]。卡·哈尔恩斯基的著作只是片面强调俄国人兼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军事性质。作者认为,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逐渐恢复 1644 年以前的状况,俄国"放弃在阿穆尔河侵占的全部土地",这"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完全的、不折不扣的胜利"[235]。

【51】 不仅以过去的著作为基础,而且利用现存的档案文件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个苏联史学家是 Б. Г. 库尔茨[236]。他证明了戈洛文只是为形势所迫,在满人的武力压迫下,才接受了尼布楚条约的条款,其结果便是清朝得到了原先属于俄国人的领土。同时 Б. Г. 库尔茨强调指出:"俄国人并不认为尼布楚条约彻底明确规定了双方的关系。边界只确定了一部分。"[237] 库尔茨还最先指出了条约(第五条)对发展俄中贸易的巨大意义[238]。除此,他还发现,条约刚一签订,"中国方面就片面地解释其条款",而俄国人则要求不折不扣地履行这些条款,后来"中国人无疑更加尽力对条款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甚至对条约的本意"也想"进行歪曲"[239]。

---

234 见《西伯利亚之火》,1925 年,第 5—6 期,第 53—84 页。

235 卡·哈尔恩斯基:《远古至现代的中国》,哈巴罗夫斯克①-符拉迪沃斯托克②,1927 年,第 269 页。

236 见Б. Г. 库尔茨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

237 同上,第 53 页。

238 同上,第 50 页。

239 同上。库尔茨曾以清廷给戈洛文的使者Г. 隆沙科夫设置的种种障碍为例说

① 即伯力。——译者

② 即海参崴。——译者

应当指出，库尔茨的著作的不足之处是他评价条约对俄国的意义时自相矛盾。他多少夸大了俄国人订约时所遵循的经济原则的作用，因而得出结论说："莫斯科政府虽然失去了广大富饶的阿穆尔州，但对尼布楚条约仍然非常满意。"可是作者本人又承认："莫斯科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希望仍然只是希望而已。"[240]

有过一种看法，认为俄国根据尼布楚条约不得不将原先夺取的中国领土让给中国，这种看法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中国软弱可欺的信念为依据，似乎中国一向是欧洲列强扩张的对象。虽然库尔茨的著作已经问世，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烟消云散。继库尔茨著作之后出版的 В. П. 萨文的著作[241]断言，"中国人开始认为哥萨克是擅自侵占阿穆尔河，因此将他们从阿穆尔河赶走"[242]。而 В·安杰尔森专门论述俄中条约的文章[243]公然认为，似乎由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俄国几乎失去了前半个世纪从中国所取得的全部领土。"

只是由于逐渐积累事实材料，才得出了客观地、科学地评价尼布楚条约后果的见解。Л. И. 杜曼在一本中国历史概论的著作中研究了俄中关系，得出结论说，尼布楚条约"达成了暂时的边界 【52】协议"，因此，俄国"为了不使关系紧张化而将阿穆尔州让给了中

明这点。根据条约第五条，凡两国臣民持有护照者可自由来往，Г. 隆沙科夫于 1689 年 12 月被派去北京商谈交换逃亡者事宜，但中国竟违约迟迟不许俄国使者入境（见Б. Г. 库尔茨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 53—54 页）。

240 同上，第 50 页。

241 见 В. П. 萨文的《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 年。

242 同上，第 25 页。萨文的书是一本叙事性著作，充满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要的是它没有明确区分十月革命前俄中关系同苏中关系的界限，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见Г. 卡拉-穆尔扎的《不应这样写历史》，载《中国问题》，1930 年，第 3 期，第 232—237 页）。

243 见В. 安杰尔森的《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载《阶级斗争》，1936 年，第 9 期，第 102—112 页。

国，但这是俄国军队在中国势力达到之前就已征服的地方。”[244]

Г. В. 叶菲莫夫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245]一书中也作出了相同的结论。

苏联作者在专门著作中揭示了尼布楚条约对巩固俄中关系、对保证其继续和平发展的意义。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指出，“尼布楚条约对俄中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边界争端得到和解，战争作为解决这类争端的手段被排除了。条约确定了平等贸易的法律基础，这对两国都是有利的。”[246]

最后，专门研究1689年的条约的有П. Т. 雅科夫列娃的一本专著[247]。作者以大量事实材料为基础分析了俄国人开拓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历史和清政府企图用武力将俄国人从阿穆尔河赶走的情况，接着公正地着重指出：“清政府开始同俄国争夺阿穆尔河时，这一地区已经归入俄国版图，因此清政府武装夺取阿穆尔河是对俄国的侵略。”[248]

П. Т. 雅科夫列娃成功地指出，满人的领土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在签订条约时进行了战争讹诈。作者注意到条约所规定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因此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尼布楚条约“没有在俄中两国之间规定明确的边界，甚至没有解决阿穆尔河的边界问题，它只不过是平息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在阿穆尔河发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妨碍了两个已成为邻邦的大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249]

244 《中国。历史，经济，文化，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149页。

245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莫斯科，1951年，第22页。

246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概论》，莫斯科，1957年，第26页。

247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对这本书的分析，见 А. Н. 科佩洛夫，В. С. 米亚斯尼科夫的书评：《评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载《苏联历史》，1959年，第4期，第177—181页。

248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3页。

249 同上，第195页。

同时，П. Т. 雅科夫列娃认为，尼布楚条约表明“清使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俄国人被迫离开阿穆尔河，因此，俄国人开拓阿穆尔河沿岸俄国土地的事业受到了阻挠”[250]。

最后，В. А. 亚历山德罗夫在其论述十七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国远东边界形成史的专著中[251]，利用大量新的档案材料，评论了尼布楚条约的条款，他认为这些使俄方感到沉痛的条款是“俄国政府对保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后贝加尔未予足够重视在先，费·阿·戈洛文在斗争的最后关头策略失算在后”[252]所造成的结果。

从十七世纪俄国和清帝国领土划界的角度研究费·阿·戈洛 【53】
文使团的历史和尼布楚条约的条款，必须强调下述各点：

1. 十七世纪中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已经并入俄国版图。沙皇政府对并入的领土，除了采取军事措施外，还广泛地进行经济上的开发，鼓励农民迁居和开拓耕地。俄国人对当地部落实行的实物贡政策是相当灵活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保障他们归顺俄国。清政府力图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但只局限于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有时也将它治下的居民迁移到满洲内地。快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时，俄国在经济上开发边区的政策成效显著，这使清廷下决心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以直接的武装冲突破坏这一过程。清政府宣布阿穆尔河北岸和后贝加尔地区属于清帝国，对俄国人开发的土地提出了无理的领土要求。沙皇政府无力对自己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领地提供应有的保护，因而力求和平解决冲突，甚至准备让出部分领土。

2. 尼布楚条约，特别是其中的边界条款，是在不正常的局势中，在满人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

250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97页。

251 见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的《俄国在远东边界上（十七世纪后半叶）》。

252 同上，第194页。

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因此，应当认为条约是强加于人的，也就是说，是在使用武力的威胁下签订的，由于这个原因，戈洛文被迫将十七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属于俄国的阿穆尔河左岸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片领土让给清朝中国。

3. 根据尼布楚条约划界，对俄国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划界割断了东西伯利亚的俄国领地同唯一横贯东西的交通命脉——阿穆尔河之间的联系，给出海供应太平洋上的俄国领地和建立俄国同朝鲜、日本的关系都造成了困难。同中国的贸易不足以补偿1689年条约对俄国在远东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失。

4. 尼布楚条约作为一个法律文件是绝对不完善的。边界的划法，即条约对边界的制约，在条约中的反映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条约的各种文本不一致，地理定向标记不明显，根本没有交换地图。全然没有进行实地划界（虽然条约文本规定中国方面有权树立界标）。双方承认了条约，但没有专门的议决书正式批准条约。因此，就公认的意义而言，边界并没有确定。清帝国形式上获得了条约所规定的领土的所有权，但没有对这些领土行使充分的主权，因为满人遵守他们的全权大使的誓言：不在原先有俄国堡寨的地方兴修建筑物。

5. 清廷在额尔古纳河口附近立的石碑上的条约不是全文，这块刻有俄文、中文、蒙文、满文和拉丁文条约的石碑，与其说是界标，不如说是纪念碑。清政府及其后继者不仅片面地解释条约条款，而且为了破坏这些条款，公然弄虚作假，删去了条约中关于乌
【54】第河一带地区存放未划界的各款。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满人擅自将边界挪到小格尔必齐河，向西移动了二百多公里。

6. 研究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划界的清代史学著作和国民党史学著作不去揭示条约的真实内容，却只是尽力为满人的领土要求寻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不仅没有写出客

观地阐述阿穆尔河划界问题和1689年条约内容的著作，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重新评价清朝的外交政策，从而使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同国民党作者的论述接近起来。

苏联历史科学，虽有个别缺点，但对十七世纪争夺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积累了事实材料，并且已经做了正确估价尼布楚条约在俄中关系史上的作用的尝试。

7. 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了重新审查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条款的前提，这些条款是强加于俄国的，它们妨碍了东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而且使俄国无法保障其太平洋上的领地不受欧洲列强的侵犯。清朝中国在同英、法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这迫使清政府向俄国靠拢并且满足俄国将近二百年来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划定疆界的要求。

8.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彻底解决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归属问题，这两个条约不是军事行动和显示武力的结果，而是沙皇政府长期外交努力的结果，因为多年来俄国力求恢复它对十七世纪上半叶即已归入其版图的领土的所有权。研究十九世纪中叶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划界问题，只有紧密联系十七世纪后半叶发生的事件和尼布楚条约签订时的形势，才能描绘出这一地区俄中边界确定的全过程的真实情景，并驳倒俄国“入侵”中国和“强占”中国领土的说法。

[55]

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及其出版凡例

费·阿·戈洛文使团的出使报告首次问世。多少年来，科学界的广大人士很难看到这部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

出使报告的简介最早是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在十九世纪初写的，包括在他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一书[1]中。这本书到1882年才出版。在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这本书出版之前，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写过费·阿·戈洛文的传记，传记中转述了出使报告的内容，不过说得更为简略[2]。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当时利用了他父亲上述这部尚未出版的著作。

费·阿·戈洛文同满方代表于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则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流传。1736年，这个条约的拉丁文本作为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的日记的附录公诸于世[3]。在俄国，尼布楚条约披露的时间要稍晚一些[4]。

费·阿·戈洛文的出使报告引起了苏联历史学家的注意。他

---

1 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49—66页。

2 见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统帅和大臣们的业绩》，第1册，莫斯科，1812年，第16—28页。

3 迪·荷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巴黎，1735年，第Ⅳ卷，第147，161页。

4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Ⅲ卷，№1346，第31—32页；《俄中条约集，1689—1881年》，圣彼得堡，1889年，第1—6页；《1689—1916年的俄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9—11页。

们写了一些专著，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П. Т. 雅科夫列娃和Н·П·沙斯季娜的两本书[5]。第一本书利用出使报告的资料研究俄中关系；第二本书研究俄蒙关系。但是，这两本书还远远没有反映出这份原始资料的全部内容，这份原始资料既为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俄罗斯与清帝国关系史提供了丰富材料，又为研究西伯利亚史、俄国远东史、蒙古史等一系列其他问题提供了丰 [56]
富材料。

早期俄中关系的许多文件，原件已经失传，费·阿·戈洛文的出使报告则不同，我们不仅有无庸置疑的原件，还有两个经过验证无误的稍晚时期的复制本。这三个文件都存放在十七世纪掌管俄罗斯国对外政策的外务衙门的材料中，现在则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六十二号（俄中关系）全宗里。

第六十二号全宗第十本中的出使报告文本是原件，每一页和全文末尾都有参加使团工作的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的签署和使团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的签字。此外，1725 年复制时，这个文本被鉴定为“出使报告的原件”[6]。

费·阿·戈洛文于 1691 年交给外务衙门的是誊清本，这之前显然还有一份没有保存下来的草稿。费·阿·戈洛文的行军办公室（即所谓军营幕府）在使团执行任务期间始终书写使团日志，这一点我们有原始史料可以直接证实，例如，使团活动期间，曾多次向莫斯科的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呈送“出使报告摘录”[7]。这些摘录同第 10 本的相应部分完全相同。原件中有一些不可理解的遗漏和明显的笔误，显然是抄写人员在转抄时无意中造成的，这间接证明了确曾有过草稿。

5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Н. П.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详见本书序言第 39 页）。

6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10 本，第 1 页。

7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13 本，第 442 页。

誊清本原件用的是大开(十开)的荷兰纸。纸上有小丑头像和阿姆斯特丹城城徽的水印[8]。武器馆①于1689年曾使用过这种纸张。原件用多种笔迹(十种以上)写成。显然,誊清出使报告的工作是在使团返回莫斯科后仓促进行的,参加这项工作的,除直接参加使团的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阿列克谢·克利马诺夫、伊凡·莫尔恰诺夫外,看来还有其他抄写人员。参加使团的书吏中,只有谢苗·瓦西里科夫的笔迹十分明显,报告的最后部分就是他抄写的。有根据认为,其他衙门的书吏也参加了誊写工作。例如,第841/847页下端注明"交维特利茨基",也就是说,这几页应该交给谢苗·维特利茨基重抄或校对,而维特利茨基当时是加利奇财税衙门的书吏[9]。

每个人抄写的页数相当多(如第1/3页至第264/269页,第265/270页至396/401页等)。抄写工作分头同时进行。每个书吏都分到一定数量的笔记本进行抄写,因为笔迹的更换通常在新笔记本的开头(如第735/741页,第780/786页,第1105/1101页等)。不同笔迹连接的地方,最后一页往往故意写得疏一些或密一些,这是因为抄写人员力图消除手稿中多余的空白(如第832/838
【57】页背面等)。但是,在连接的地方还是出现了错误。例如,第498/505页至第499/506页背面同另一笔迹抄写的第488/494页至第490/497页的文字完全重复。装订时发现了这个错误,改正了一部分,第497/504页至第498/505页之间有后来撕去一页的痕迹,可以证实这一点。新的笔迹从一页中间开始,即一个抄写人员

---

8 见尼·彼·利哈乔夫的《水印的古文字学意义》,第Ⅰ册,第413页,第Ⅱ册,№3547。

9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加利奇城志,第43本,第111页。

① 武器馆(Оружейная палата)建于十六世纪初。最初是兵器库,附设有沙皇的绘画室、铸造室、刺绣室和珐琅制作室等,当时武器馆是俄国装饰艺术的中心和培养工匠的场所。——译者

并未抄完就将文稿交给另一个人，这种情况极为少见（第1035/1031,1157/1151,1260/1254页）。

把出使报告同费·阿·戈洛文使团遗留下来的其他文件对比，可以部分地检查出誊清本中的大量遗漏和笔误，造成这些遗漏和笔误的原因之一是誊写工作的仓促。日期的遗漏最为明显。只有一小部分错误在书吏谢·瓦西里科夫最后校对手稿和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审读时得到了改正。科尔尼茨基对全文作了订正。有少数几页显然是在装订后撕去原页另外贴上去的，这几页可能就是他本人重新抄写过的（第3/5,605/612, 1041/1037, 1050/1046, 1120/1116, 1133/1129,1137/1132,1179/1173,1183/1177, 1193/1187,1196/1190,1199/1193,1204/1198页）。

此外，文稿抄完以后，对其中难懂的汉语名词（主要是地名）加上了注释，同时，在页边上注明了相应的俄语名称。全部手稿中的这类注释都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出使报告原件手稿除有存档数字页码之外，还有当时使用的字母页码①。后一种页码同存档数字页码不一致，因为：第一，出使报告前订进了几页十八世纪的文稿，这几页是编在存档总页码里的；第二，先编的字母页码有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在1725年就为外交委员会的办事人员所发现，当时他们指出：俄文页码编得不准确，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编了一千二百六十一页，但经查点实际只有一千二百五十二页，这是一个证明。其中有笔误，第221,222和290页编错十页②，即第869页后原应是870页，却写成880页；第1135和1145页遗漏未编[10]。

---

10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0本，第1页背面。

① 字母页码（Буквенная нумерация），指的是用字母及若干符号代表数字表示页码。如古俄语中 ТКД=324。т 代表300，к 代表20，д 代表4。——译者

② 原文如此，疑此处文字有遗漏。可能是："第221,222,290页各重复一次，第869,870页编错十页"。请参看出使报告的相应页码。——译者

除每页有页码外，书中的笔记本也有编号。有两种编号。第一种是总的字母编号，写在每个笔记本第一页的下端。全书共用一百五十七个笔记本，多数笔记本是八页，少数是六页（这种本子里往往有撕页的痕迹）。很可能，笔记本的号码是在总页码之前编的，是为了便于誊清和装订。后来装订切边时把大部分笔记本的编号切掉了，只是第 33 本到第 155 本的编号全部或部分地保留了下来（第 249/254—1201/1195 页）。

除了笔记本的总编号外，部分笔记本还有局部的编号，写在每本笔记本背面下端。只有十本笔记本有这种编号，大概是某一个抄写人员抄的（第 180—252 页）。编号的方法是用小圆点，从一点到十点。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编号，或者是没有保存下来。

【58】 上面已经提到，出使报告除了有一份誊清本原件外，还有一份十七世纪末的抄本和十八世纪初的复制本。

十七世纪的抄本是 1689 年① 抄成的。当时复制这个抄本同俄中关系问题并无瓜葛。1697 年 12 月 7 日西伯利亚衙门给外务衙门的一份公文说，彼得大帝批准把费·阿·戈洛文的出使报告原件转交西伯利亚衙门首脑安·安·维纽斯，因为“出使报告记载了许多事情，可供西伯利亚衙门参考，对于同当地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其他毗邻各族的交往，对于陛下向西伯利亚各边城军政长官发出谕旨指示他们的行动，了解这些事情实属必要。”西伯利亚衙门最后保证，一旦外务衙门需要，就立即将这份文件送回[11]。费·阿·戈洛文的出使报告确实反映了俄国达斡尔地区生活的许多方面，西伯利亚衙门对出使报告发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同时不排除这一要求也反映了安·安·维纽斯的个人需要。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是许多地理学著作和西伯利亚地图的作者。另

11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97 年，案卷№2，第 1—2 页。

① 原文如此，疑为 1698 年之误。——译者

外，我们还知道安·安·维纽斯同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尼·维特森常有书信来往，曾为他的《北鞑靼和东鞑靼》一书提供各种资料，其中也有俄中关系方面的资料[12]。

外务衙门的法官们不同意交出原件。决定“由外务衙门给西伯利亚衙门一份出使报告原件的抄本，由秘书官签字，随公文一起送去，并索取收据。出使报告原件不送西伯利亚衙门。”[13] 抄写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 1698 年 11 月抄本才送到西伯利亚衙门，由书吏伊凡·佩捷林签收[14]。后来，这份抄本又由西伯利亚衙门送回外务衙门，在外务衙门的档案全宗中保存至今[15]。

抄本完全按照原件复制，开本也相同。由外务衙门秘书官鲍里斯·米哈伊洛夫签署，并有书吏伊凡·古宾的签字[16]。

十八世纪复制本[17] 的产生同萨·弗①·拉古津斯基出使清帝国的准备工作有关。1725 年秋，费·阿·戈洛文的出使报告原件由大使从彼得堡（当时保存在彼得堡外交委员会的档案库中）带到莫斯科。复制本就是在外交委员会莫斯科办事处抄就的[18]。复制工作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原件送到办事处是 1725 年 12 月 1 日，同年 12 月 13 日复制完毕。原件曾被拆开，分给几名誊写人员抄写。

复制本的开本与原件相同，但写得相当密，共用一百零二本笔记本（七百七十一页），每页右上角有数字页码，笔记本也在每本第 【59】

---

12 见阿·伊·安德烈耶夫的《西伯利亚史料学概论》，第 1 分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 年，第 52，95 页。

13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97 年，案卷№2，第 1 页背面。

14 同上，第 3 页。

15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11 本。

16 同上，见第 1080 页。

17 同上，第 12 本。

18 同上，第 10 本，第 1 页。

① 原文如此。本书人名索引中为 Савва Лукич Рагузинский。——译者

一页下端标了号码。复制本每页和全文末尾都由外交委员会莫斯科办事处秘书官И·季莫费耶夫签署，由办事员伊凡·涅鲍加托夫校对。复制本上载明，这份复制本是1725年12月13日直接交给萨·弗①·拉古津斯基的[19]。在萨·弗②·拉古津斯基担负外交使命的整个期间，复制本都在他手中，只是在1727年他返回俄国后，才送还外交委员会档案库。十九世纪中叶，外交部亚洲司曾利用1725年的这个复制本为同清朝官员谈判的尼·尼·穆拉维约夫详细摘录了有关涅尔琴斯克谈判的材料。

将三份文本作一比较，可证明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只是两个复制本中有一些无关大体的笔误和少量遗漏。

就其形式来说，费·阿·戈洛文的出使报告属于晚期类型的出使报告[20]，篇幅很大，既有每日大事的记载，又有大使收到和发出的文件。这一特点使出使报告成了某种别具一格的文件集。

逐日的大事记通常简短扼要。只有同满方代表和蒙古使节的外交谈判才记载得很详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事件记载得最为简略而且草率。

为了弄清楚出使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戈洛文使团各方面的活动，需要简要地分析一下与使团有关的其他文献。

在这方面最有价值的是费·阿·戈洛文本人和他的行军办公室——军营幕府遗留下来的手迹。尼·尼·奥格洛勃林认为，戈洛文的军营幕府是到乌丁斯克之后建立的，后来就跟随大使行动[21]。但是，这种看法是无法同意的，因为军营幕府留下的许多案

---

19 同上，第12本，第771页。

20 见T. K. 克雷洛娃的《彼得大帝时代外交官的出使报告》，载《史料学问题》，第Ⅸ分册，莫斯科，1961年，第166页。

21 见尼·尼·奥格洛勃林的《西伯利亚衙门的卷轴和册籍述评》，第Ⅰ册，莫斯科，1900年，第201—203页。

①② 原文如此。——译者

卷是1687年7月至9月期间的，那时大使及其随员正在伊尔库次克[22]。最可能的是，军营幕府在大使从莫斯科启程后就已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充实了人员。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参加使团工作，对这个机构的成立无疑起了推动作用，谢·科尔尼茨基是1686年5月16日抵达托博尔斯克的。不管怎么说，使团主要成员在托博尔斯克逗留期间编制的一些文件中，已经隐约提到军营幕府的存在，当时军营幕府中有四名从斯克里皮增团调来的勤务人员[23]。

这个独具一格的办公室最后形成时的人员有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和一些书吏，科尔尼茨基领导办公室的工作，书吏办理大使的全部来往公文和编制财务报表。后者中有上面已经提到的与大使一起派出的莫斯科各衙门书吏谢·瓦西里科夫、阿·克利马诺 【60】
夫和伊·莫尔恰诺夫。不久，又增加了喀山宫廷事务衙门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和瓦西里·奥西波夫[24]，他们是西伯利亚衙门派来而被戈洛文自作主张留下的。但是，军营幕府还是人手不足，所以又从西伯利亚各官署抽调人员大加扩充。例如，1687年，费·阿·戈洛文要求把叶尼塞斯克书吏彼得·沙普金从叶尼塞斯克调到他所在的雷宾斯克[25]，1688年又从涅尔琴斯克调来通译格·哈·库恰等[26]。

军营幕府建立的公文处理制度同国家机关的一模一样。看来，这一制度是在费·阿·戈洛文的直接参加下建立起来的。军营幕府收到的有新内容的文件（呈文或书信）需要大量摘抄整理，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广泛利用了各官署的案卷，把这些案卷调到幕府

22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16。

23 同上，见第45页。

24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140，274页；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案卷№116，第134—137页。

25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案卷№522，第81页。

26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4，第52—57页和注释186。

来[27]。后来，在使团工作结束后，西伯利亚的许多官署都抱怨案卷被戈洛文带走，弄得残缺不全。大使对各项事务所作的决定由秘书官签发。饶有兴趣的是，戈洛文在这次出使期间积累的处理公文经验，在后来他组织"大使团"时曾加以利用[28]。

行军幕府的庞大阵容是使团的广泛权限造成的，因为大使兼军事首长的费·阿·戈洛文从莫斯科获得了空前广泛的全权——外交权、行政权和军权。同清代表、蒙古王公和卡尔梅克王公办交涉；巩固边防堡寨；供应大使随行军役人员需要的钱粮、弹药以及从内部巩固伊尔库次克和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辖区——这还只是非常粗略地列举了军营幕府处理的各种事务。编写使团出使报告的草稿，大概也是军营幕府的职责，因为很难想象如此浩繁的、需要经常留心和长时间书写的文件会由大使或使团秘书官亲自撰写。

军营幕府的材料流传至今的，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的两个全宗中：西伯利亚衙门全宗和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29]。可以看到，费·阿·戈洛文的军营幕府在达斡尔地区活动期间的文件，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中差不多都有。看来，大使在1690年返回莫斯科途中，把自己办公室的一部分材料留在伊尔库次克，而另一部分则随身带回，交给了西伯利亚衙门。在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里，军营幕府的案卷单列为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30]，但是应该指出，归类工作做得还不够彻底，军营幕府的文件还有些夹在全宗的

---

27 见尼·尼·奥格洛勃林的《西伯利亚衙门的卷轴和册籍述评》，第Ⅱ册，莫斯科，1900年，第345—346页。

28 见米·米·鲍戈斯洛夫斯基的《彼得一世》，莫斯科，1940年，第Ⅰ册，第377页。

29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2，1016，1061，1065，1093，1355号卷轴（又见尼·尼·奥格洛勃林的《西伯利亚衙门的卷轴和册籍述评》第Ⅱ册，莫斯科，1900年，第201—203页）；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522—555。

30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案卷№522—550。

其他部分。

戈洛文军营幕府伊尔库次克部分的材料，其内容同伊尔库次克官署的材料非常相近。其中主要是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文件。有关【61】给使团部队军役人员以及涅尔琴斯克诸寨、达斡尔诸寨军役人员发放俸饷的文件(呈文、摘录、批注及收条等)是基本部分。不少文件是有关提供粮食、运送人员武器的。一部分文件牵涉到同当地居民和布里亚特人、蒙古人等毗邻民族的关系。

保存在西伯利亚衙门全宗里的那一部分军营幕府的文件，内容也与前者近似。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两部分文件在内容上有一定差别。西伯利亚衙门收存的基本上是财务报表一类材料，以及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费·阿·戈洛文的最重要公文的原件。例如，戈洛文幕府伊尔库次克部分的材料中有一些这类公文的抄本（包括勘探银矿的公文)，附记中说到这些公文原件的去向："陛下诏书原件由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带走"[31]。这些公文的原件我们可以在西伯利亚衙门的材料中找到，是后来同其他材料一起交到西伯利亚衙门的。

通盘研究一下保留下来的这两部分军营幕府的材料，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材料还没有反映使团活动的全貌。例如，这些材料几乎没有牵涉到戈洛文使团的基本活动，即同清朝代表的谈判问题。也没有外务衙门下达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公文原件这样一些关键性文件。这部分公文无疑是应当被运到莫斯科的，只能认为，或者把它们交给了外务衙门，或者留在费·阿·戈洛文手中。后一种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么多年来外务衙门的资料一直保存得很好，可是军营幕府的文件却毫无踪影。

除了军营幕府的材料外，戈洛文使团的文献遗产还有在使团

31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1，案卷№524，第 32 页。

活动期间大使呈给领导其活动的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原件。外务衙门主要领导使团的外交活动，而西伯利亚衙门则领导军事活动和行政工作。但是，这两个衙门的职权范围划分得并不明确，往往同一个问题两个衙门都管，所以涉及最重大问题的报告要写成几乎完全一样的两份，同时送给两个衙门。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大部分保存在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的材料中。由这两个衙门下达给费·阿·戈洛文的公文的副本，也保存在这里。这些公文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戈洛文的活动。此外，外务衙门的材料（俄中关系全宗）中还保存着一个编号为№9的复制本，其中是军营幕府同外务衙门之间来往文书的抄本，原件已遗失的文件可以靠它来复原。

把留存下来的费·阿·戈洛文写给中央的全部报告同出使报告作一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收入出使报告的主要是有关外交活动的报告，以及涉及最重要的军事行政问题的文件。大量有关发
【62】放俸饷、使团成员的行止、小的侦讯案件等问题的报告都未包括在出使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选入出使报告中的主要是呈送外务衙门的报告和由外务衙门发来的公文。同西伯利亚衙门的来往文书，出使报告中收录得极少。

大使同中央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出使报告中反映得有些不平衡。反映得最完整的是出使报告开头记述使团前往达斡尔地区沿途情况的部分。我们在这部分中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只有次要意义的报告。以后，这类报告就少得多。使团活动后期的文件，特别是使团从达斡尔地区返回莫斯科这段时间的文件收得最少。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报告都被略去了。

应当指出，编写者在把这些或那些报告选录进出使报告时，是非常客观的。故意略去对说明使团活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这种情况极少。这里可以指出的，只有几份有关同个别蒙古台吉和塔

邦古特台吉交往的报告被略去。这些台吉起先曾臣服俄国，但后来又离开俄国领地游牧到别处去了[32]。看来，大使不愿再次使政府注意到他的使团的这一局部性挫折。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在出使报告中通常都全文照录，从开头的称呼，到应呈送哪个衙门的结语。但是也有省略的情况，其中有一些纯粹是无意的，即誊写人员在誊清时偶然遗漏，另一些删节则显然是有意的。例如，报告中凡是或多或少涉及到指责大使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抵达谈判地点的地方，都被蓄意删掉[33]。

大使作为补充材料呈送外务衙门的各种记录具有报告性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俄国使节同蒙古和清代表谈判的《日志》。这份日志从1687年9月16日起记到1699①年8月6日[34]。它几乎是逐字重复这一时期的出使报告稿，虽然也有一些删节和差异。看来，出使报告和《日志》的原始材料是相同的，都是使团的日志稿。

费·阿·戈洛文除了同各衙门有正式公文来往外，还同外务衙门的法官、索菲娅公主政府的首脑瓦·瓦·戈利增保持着私人通信联系。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已经遗失，我们只掌握关于蒙古乌卢斯状况的信件片断，这是1687年外务衙门从戈洛文给戈利增的"短简"中摘抄的[35]。这些通信在出使报告中完全没有反映。

出使报告所收莫斯科下达给费·阿·戈洛文的公文比他上呈的报告少。一反出使报告的惯例，这份出使报告甚至没有引述大使出发前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给他的书面训令[36]。全文收入【63】

32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06号卷轴，第10—13，59—60，110—113页；第1016号卷轴，第117—121页。

33 见本书第449页注***和第450页注*。

34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1—496页背面。

35 同上，1685年，案卷№2，第3册，第793页。

36 见本书出使报告的注释3。

① 原文如此，疑为1689年之误。——译者

出使报告的只有与进行外交谈判有关的那些最重要的公文。其它公文或者只是转述内容，或者只是提到收到公文的事。前面已经指出，一部分公文原件保存在军营幕府的材料中。比较完整的是这些公文的副本被保存在西伯利亚衙门，尤其是外务衙门的材料中[37]。

大使同地方军政长官和负责官员的来往公函在出使报告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引用得最全的是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兼第二大使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许多都全文照录)和费·阿·戈洛文给他的信。引用的其他文件则都经过出使报告编写者的删减或转述。对低级军役人员写的文件，或内容无关紧要的文件，照例采用转述的办法。有时删掉在大使看来是多余的细节。删改最多的是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阿·别伊顿写的鲜明生动的报告。出使报告只选录了其中枯燥的事实材料，而我们认为最为珍贵的有关阿尔巴津驻军被围的细节描写以及恳求支援等情节则全被删去。

除了直接给费·阿·戈洛文的报告、书信之外，出使报告中还收入了一些地方行政官员之间的来往公文，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类附件——审讯记录、情况反映、申请书等。最常见的是摘录和转引阿·别伊顿给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又由后者转给戈洛文参阅的报告。

这些文件的原件和副本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其中费·阿·戈洛文给涅尔琴斯克和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的书信原件保存在有关官署的全宗中[38]，副本保存在戈洛文军营幕府的材料中；各军政

37 有关费·阿·戈洛文使团的装备的资料和外务衙门同使团的来往公文，现存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9本，1865年，案卷№2。西伯利亚衙门的同类资料也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354，973，974，984，1005，1008，1021，1044，1059，1255，1357，1588，1589等号卷轴。

38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43，48等；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96，103，127，128，131，134，151，164，172，179；目录2，案卷№№112，121，124；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伊尔库次克文书，№101；雅库次克文书，第4号文献卡，第16号卷轴。

长官给费·阿·戈洛文的书信原件也保存在军营幕府的材料中，副本则在各官署的资料中[39]；阿·别伊顿给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原件保存在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中[40]，副本在雅库次克官署全宗中，抄本在戈洛文的军营幕府中，十八世纪的复制本在"米勒卷袋"中[41]。

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全宗中，除上述材料外，还有大量同组织和领导使团庶务工作有关的文件，如提供人员、钱粮等方面的文件。这类材料在前面提到的各官署全宗中也有不少。在出使报告 [64]
中，这些材料的大部分或者根本没有反映，或者只是间接得到了反映。

把现存材料同出使报告加以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出使报告极其详尽地阐明了使团活动的主要方面，即同满方代表进行外交谈判的准备和过程、当时在远东形成的复杂的政治局势、俄罗斯边境城市抵御满军和蒙军进攻的防务。但对大使们的行政组织工作未能始终如一地加以叙述，前期说得比较详细，后期比较简略。

叙述使团经历的事件详简不一的情况影响了整个出使报告的结构特点。同样的资料，或者甚至是同一个文件，常常数次重复。例如，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报告的情况，在阿·别伊顿给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中，在伊·叶·弗拉索夫给费·阿·戈洛文的报告中，以及在费·阿·戈洛文给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中，都曾全文引用。

出使报告收录了大量文件，这就提出了一个它引用原始文件是否准确的问题。经核对这些文稿，发现其中有许多差异，有些地方的差别相当大。再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可以看到产生差异的

39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33，135，167，169，170，176；目录2，№120；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4，45，50。

40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43，48，49。

41 见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

原因有以下几点。

最常见的是出使报告引用费·阿·戈洛文的报告时，同报告原件的日期不一致。这很可能是军营幕府处理公文的某些特点造成的。从古文字学角度研究原件的特点后，证明：报告原件的许多日期(特别是那些在编写出使报告① 时已成为过去的日期)在书写报告时都空着未写，而是后来向当事人查问或查对了其他文件后才确定的。所以在报告原件中常常可以遇到用另一种墨水填写的日期，或者在应填写日期的地方仍是空白。有时报告原件中填上了日期，而留在军营幕府的副本中却未填上，仍是空白。再次提出填补空白日期的问题，已经是起草出使报告，甚至可能是最后誊清出使报告时的事了。到这时已经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确定日期就容易出错或造成文稿间的分歧。因此，报告原件上标明的日期如果和出使报告上的日期不一致，前者比较可信。也有另一种情况：出使报告编写者试图把在不同地方提到的同一事实的时间统一起来，因而造成报告原件和出使报告上的日期不一致(如，格·隆沙科夫启程去中国的日期)[42]。

出使报告引用费·阿·戈洛文的报告时产生的另一类差异同出使报告引用这些报告时进行的文词修饰有关。通常，这种修饰
【65】不涉及报告内容，只是变动个别部分的位置、改动词序、订正人名和地名等。编写者在收录个别报告时也有省略。有时这种省略是无意遗漏，故意删节的现象比较少见。例如，有些文件或多或少提到大使在前往边境的途中拖延时日，在引用这些文件时，这些地方无例外地被故意删去。这些删节同费·阿·戈洛文返回莫斯科后受到行动迟缓的指责是有关系的[43]。引用伊·叶·弗拉索夫和

---

42 见本书第 610 页的注*和第 638 页的注*。

43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203 页。

① 原文如此，疑为“书写报告原件”之误。——译者

阿·别伊顿的报告时也有删节。但应当指出，删节的总量不多。

某些人名、地名写法上也有差异。出使报告中人名、地名的写法比报告正确，因为已用后来的资料作了订正。

*　　*　　*

戈洛文出使报告的所有上述特点，在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均已予以考虑。出使报告是按照《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程》（莫斯科，1969年）出版的，并且参考了出版本书第一卷时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文献全文刊登。只删去了由于抄写人员疏忽而抄重的少量词语，并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考虑到本文献的重要性，对它的修辞特点和语法特点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例如，文稿中单复数词尾的一致关系很特殊，全文如此，均未予以改动，如：

“писано...отписка такова”, “объявил...подьячие Никифор Венюков и Иван Фаворов”,“кутухта и хан приказал розыскать”等。

但是，文中有大量各种类型的错误、笔误、遗漏必须加以消除。为此做了如下校正工作。一是将收入出使报告的文件同保留下来的原件对照校正，如果沒有原件，则用副本。二是用其他文献中的资料，核对出使报告所提供的资料，特别是数字，是否正确。三是找出抄写人员的不容置疑的笔误。

校订工作的成果，在整理出版出使报告的过程中已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凡无意中遗漏的词语，本书复原时都放在方括号内，并在脚注中说明复原的依据，明确指出相应的资料来源。只有单字母前置词和连接词（“с”,“к”,“в”,“и”等）放在方括号内复原时未加说明。按照十七世纪的用法，如果这些词后面的词也以这个字母开头，则这些词通常省略不用（如把“и из”写成“из”）。

如果根据其它材料，发现出使报告中的明显错误，在这次出版

【66】时就加以订正，正确的文字放在方括号内，而关于错误的情况和改正错误的根据则在脚注中予以说明。如果发现差异而又难以确定正误，或者差异是有意造成的，则保留出使报告原有的文字，而在脚注中附上另外的文字。出使报告的编写者和抄写人员遗漏的数字，如果无法根据其它资料复原，也在脚注中加以说明。这种遗漏在本书中用虚点表示。

出使报告中一些文件译自满语或蒙语，后来这些文件又有较完善的译本，脚注中列出各种译本的主要差别。

遇有纯属疏忽造成的笔误，就在正文中加以改正，并加脚注说明；如果对笔误的改正并无充分把握，就在脚注里指出其它可能的方案。

人名和地名的写法在出使报告中变化相当大，正文一律保留原件的写法，正确的写法在索引和注释中列出。只在个别场合才用脚注说明专名的分写或连写问题。

出使报告中按中国历法记载的日期都在脚注中进行了换算，附录中按格里历记载的日期也作了同样的处理。因此，史料的各种日期都换算成了儒略历。

俄国直到十八世纪初通用的都是“创世”纪年，月份则是每年从9月份算起。出使报告采用的就是这种纪年。这次没有按照现代纪年换算。为利用出使报告方便起见，将常见年代的换算列表如下：

7194(或194)年——1685年9月1日至1686年8月31日
7195(或195)年——1686年9月1日至1687年8月31日
7196(或196)年——1687年9月1日至1688年8月31日
7197(或197)年——1688年9月1日至1689年8月31日
7198(或198)年——1689年9月1日至1690年8月31日

整理文稿时采用了略为简化的标点，以便更符合十七世纪的语言特点。尽可能地保留了原作的段落，只是在原作分段不当，影响理解文件原意时，才另作处理。此外，鉴于出使报告篇幅很大，内容庞杂，为了便于理解原文起见，将出使报告中全文引用的独立文件前后加条隔开。如果文件是以转述的形式出现的，就不隔开。

为了使读者对原件的眞实面貌有所了解，本书将载有尼布楚条约条款的几页出使报告影印刊出。

出使报告有两种页码，其中第一种是原件的字母页码，它比较 【67】
珍贵，但不够准确；现在刊印时，页码用分数形式表示，分子表示字母页码，分母表示现在的存档页码。

为了比较全面地说明1689年的条约签订的情况，附录中刊印了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日记的译文。他们两人以满方中间人的身分出席了谈判。此外，附录中还刊印了满方史料《平定罗刹方略》和《郎谈传》的译文，这两种史料既讲到了谈判以前的情况，也讲到了谈判过程本身。

在对照使用本书刊载的所有这些史料时，应当注意到它们所提供的情况的可靠程度是不同的，也要注意到对同一事件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既是由于掌握情况的程度不同，也是由于各种文件的目的任务不同。如果说出使报告和耶稣会士的日记是谈判直接参加者的证言，那么《平定罗刹方略》和《郎谈传》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主要利用官方文件的编纂者。此外，出使报告和耶稣会士日记的宗旨是最准确地向上级机关报告执行使命的情况，这一宗旨本身就对他们客观地叙述和阐明事实起某种保证作用。当然，就是对这些史料，也不能否认它们有某种主观性和偏颇，这主要是因为编著者总力求从最有利的角度来夸耀自己的功绩，掩饰错误和失败。

在阐述对方的行动方面，最客观的是费·阿·戈洛文的出使

报告，叙述几乎不附加任何感情色彩。而满方的两本文献却完全相反，编这两本书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宣传——颂扬清帝的“强大和英明”，装腔作势地论证满军入侵邻国领土的“必要性”，因而在叙述俄国方面的行动时，歪曲事实眞相。

本书附有注释、名词解释、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

本书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整理付印。介绍历史情况的引言（«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由B.C.米亚斯尼科夫撰写；介绍这部文献本身情况的引言（«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及其出版凡例»）由Н.Ф.杰米多娃撰写；古文献加工工作由Н.Ф.杰米多娃担任；注释由Н.Ф.杰米多娃、B.C.米亚斯尼科夫和И.Т.莫罗兹撰写。

张诚日记和徐日升日记由М.И.卡扎宁翻译和注释；«平定罗刹方略»和«郎谈传»由Г.В.麦利霍夫翻译和注释。全书索引由А.И.瓦西娜编制。

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

1686年1月20日——1691年1月10日

7194 年 1 月 20 日[1]，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 1/3 页背面①
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71】
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令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2]以全权大使身份前往西伯利亚色楞格斯克寨，同中国博格德汗派遣的使臣进行谈判，平息争端；如果使臣不到，就同为此目的派来的中国军队长官谈判[3]。

谕令作为全权大使助理的有：侍臣伊凡·弗拉索夫[4]，他现在 1/3 页背面
已在达斡尔诸寨[5]之一的涅尔琴斯克寨，叶尼塞斯克秘书官伊凡·尤金[6]；使团贵族有：侍臣、西多尔之子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宫廷护卫、亚基姆之子拉里昂·西尼亚文，宫廷护卫、雅科夫之子斯捷潘·科罗文，宫廷护卫、普罗霍尔之子费奥多尔·乌沙科夫，宫廷护卫、叶利谢之子瓦西里·卢托维诺夫；翻译拉丁文书信的是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7]；另有小俄罗斯衙门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军务衙门书吏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领地衙门书吏伊凡·莫尔恰诺夫。按照西伯利亚衙门的命令，随同全权大使前往的有：侍臣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五名大尉，六名莫斯科火枪兵，还有帕维尔·格拉鲍夫步兵上校及其团队的十一名军官[8]；以及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各类军役人员一千四百名[9]。

谕令全权大使抵达托博尔斯克后，在这里集结上述部队，从大 2/4 页
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戈洛文[10]及其助理处取得船只和粮食，立即前往叶尼塞斯克。

① 原文如此。疑为 1/3 页之误。——译者

全权大使携有沙皇陛下致蒙古斡齐尔赛音汗[11]的书信。他受命在适当时机将陛下的书信交给汗[12]。

为完成陛下的事业，西伯利亚衙门提供下列物品供馈赠之用：海象牙三十支，重三普特①，每普特价二十卢布；毛皮——黑狐皮
3/5页 和褐狐皮，价二百七十八卢布。遵照陛下谕旨，在托博尔斯克从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戈洛文处取得的物品有水獭皮和银鼠皮，价八十四卢布，其中三十张水獭皮价四十五卢布；二十五张水獭皮价二十四卢布；三百张银鼠皮价十五卢布。遵照陛下谕旨，又从叶尼塞斯克取得一百六十张黑貂皮，其价格是：四十张全貂价一百卢布；八十张价八十卢布；另四十张价四十卢布。为了购置呢绒和其他物品，从西伯利亚衙门皇库中支取七十八卢布。

【72】但是未能用这些钱款在莫斯科购买呢绒和其他物品，因为大使很快就离开了莫斯科。

4/6页 1月23日，觐见陛下和圣洁的公主。

1月26日离莫斯科登程。

1月29日抵达彼烈斯拉夫耳，换过差马役夫后，同日登程。

2月1日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换过差马役夫后，2月3日登程。

2月6日抵达沃洛格达，换过差马役夫后，2月7日登程。

2月17日抵达乌斯丘格，换过差马役夫后，2月18日登程。

2月19日抵达索尔威切哥次克，换过差马役夫后，2月20日登程。

4/6页背面 2月27日抵达凯镇，换过差马役夫后，2月28日登程。

3月3日抵达索利卡姆斯克，等候差马役夫至3月8日。因为索利卡姆斯克的工商民拖延时日，百般刁难，不按照发给全权大使以及贵族和书吏的通行文牒向他们提供差马役夫。关于此事，向

① 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

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写了报告，由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送去。

换过差马役夫后，3月8日离索利卡姆斯克登程。在离韦尔霍土里耶大约还有一百五十俄里① 的罗斯捷斯村，小俄罗斯衙门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的兄弟洛金·瓦西里科夫赶来，口头向全权大使报告如下：3月6日，索利卡姆斯克书吏阿列克谢·日丹诺夫和地方村长等多人，来到驿站，殴打携带皇款留在索利卡姆斯克为陛下采购物品的小俄罗斯衙门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和军务衙门书吏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抢走皇款，殴打之后，揪着头发将他们拖走，去向不明。 5/7页

3月11日抵达韦尔霍土里耶。

3月13日，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来到全权大使处，领来了小俄罗斯衙门和军务衙门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和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大尉报告说：

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及其团队抵达索利卡姆斯克的当天，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部队的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和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就派人找到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对他说：他们——这两名书吏不知为何被拘禁在官署，遭到殴打，他们手中用来采购物品的皇款也被抢劫一空。于是，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就派他——大尉前去见当天署理该城事务的军政长官助理、吉洪之子伊凡·斯科别利增，询问有关书吏之事，两位书吏被拘禁是由于什么过错？为什么从他们手中抢走皇款？伊凡·斯科别利增回答大尉说：书吏手中的皇款是否被抢走，他们二人为什么被拘禁在官署，他都不知道；在军政长官回来之前，他不敢擅自释放他们，因为不是他命令将这两个人监禁在官署的，关于这两名书吏，他只是听说，是书吏阿列克谢·日丹诺夫把他们监禁在官署的。于是，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又 5/7页背面 6/8页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73】派大尉去找这名书吏，要他到中校住所来。但是这名书吏沒有来，也沒有说明为什么拘禁两名书吏。中校离开索利去韦尔霍土里耶，让他——大尉留下等候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希贾科夫公爵。同日，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希贾科夫公爵返回。他把他们——这两名书吏从官署提到自己邸宅。两名书吏当着大尉的面，控诉了阿列克谢·日丹诺夫书吏及其一伙怎样强抢皇款和他们
6/8页背面 的财物以及怎样殴打他们，并呈请进行侦查。但是军政长官对此未向两位书吏作任何指示，也沒有记录他们的申诉，只是吩咐将他们逐出城外。于是，大尉就带领他们去见中校，而中校又派大尉来拜见他——全权大使。

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在回答询问时说：

今年，194年，3月6日，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离索利卡姆斯克前往韦尔霍土里耶时，他们两人——谢苗和阿列克谢携带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供给的官款，留在索利卡姆斯克为陛下采购物品。他们已经为陛下以及自己买妥物品，并在驿站着手根据议定价格付款。当天，索利卡姆斯克书吏阿列克
7/9页 谢·日丹诺夫，纠集多人，手执棍棒、石块，破门而入，无缘无故殴打他们两人，揪着头发拖来拖去，又抢走了他们的不少财物和皇款，接着又不经审讯，不讲清为什么拘捕他们，就把他俩带进官署，关押了四天。索利卡姆斯克侍臣、军政长官米哈伊尔·希贾科夫公爵回来后，沒有询问，也沒有记录他们的申诉，只是下令释放这两名书吏，并将他们逐出城外。

关于此事的调查案卷原件，报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呈陛下[13]。

在韦尔霍土里耶等候差马役夫至3月13日。换过差马役夫后，当日离韦尔霍土里耶去图里英斯克。

3月17日抵达图里英斯克，换过差马役夫后，当日离图里英斯克去秋明。此时行程甚为艰难，因为天气已十分暖和，道路益发难行。 $\frac{7}{9}$页背面

3月19日抵达秋明。为了不赶上开春，换过差马役夫后，当日去托博尔斯克，行程极为艰难。

3月24日抵达托博尔斯克。在托博尔斯克度过春季。因为根据西伯利亚衙门发出的训令，全权大使要在这里集结托博尔斯克府的军人，等候莫斯科火枪兵到达，并且从大贵族、军政长官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戈洛文处取得船只和粮食，然后去伊尔库次克。

3月28日，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率领团队以及该团四名大尉抵达托博尔斯克。 $\frac{8}{10}$页

该团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和阿法纳西·季舍尼诺夫大尉，以及十二名火枪兵，留在莫斯科等候领取薪饷。

应由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14]护送来的皇款和军人调遣费用，以及护送团队军需品的榴弹兵，至3月……* 日尚未到达托博尔斯克。

4月10日，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抵达托博尔斯克，同他一起到达的有他的团队的十一名军官。 【74】

4月15日，莫斯科火枪兵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抵达托博尔斯克。

4月21日，自托博尔斯克写给国家外务衙门转呈陛下如下报告，由托博尔斯克人安德烈·克列皮科夫送去[15]： $\frac{8}{10}$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

* 文件中未注明日期。

季卡·戈洛文谨奏[16]。

遵照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谕旨，我——你们的臣仆受命为陛下效忠，去中国边境执行陛下
9/11页 的外交使命，同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举行会谈。臣于1月26*日离开莫斯科，3月24日抵达托博尔斯克。

陛下，俟水路通航，莫斯科发来充作皇家部队薪饷的皇款到达之后，臣即率领在托博尔斯克和秋明抽调的皇家军人从托博尔斯克启程去达斡尔诸寨，有关情况，容日后再向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奏报。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9/11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17]。

国家外务衙门在给我——你们的臣仆的训令[18]中写道：我皇陛下谕令我——你们的臣仆为陛下效忠，去达斡尔诸寨和中国边境，同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举行会谈，并命令我兼程前往。

西伯利亚衙门在给我——你们的臣仆的训令中则写道：我皇陛下谕令，在托博尔斯克和秋明从火枪兵、哥萨克、龙骑兵和哥萨克子弟中挑选六百人参加我——你们的臣仆的部队，去达斡尔地
10/12页 区执行任务。并训令我——你们的臣仆在这些皇家军人到达臣处

---

* 报告原件中是：20。用同其他部分颜色不同的墨水填写（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63页）。

后，在托博尔斯克发给上述军人每人调遣费用和年饷十个卢布。但在未抵臣处之前，不发给他们今年即194年的饷俸。陛下的上述皇款由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护送来臣处。

陛下，今年，194年，4月〔22〕日*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尚未护送皇款到达托博尔斯克臣处。臣未能按照谕令给这些皇家军人发放皇饷，无法离托博尔斯克前进。陛下，如果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不能按期携皇款抵达托博尔斯克，因而延误陛下的事业，那么我——你们的臣仆希望不致因此失去陛下的恩宠。 【75】 10/12页背面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19]。

5月8日，榴弹兵安德柳什卡·波卢耶克托夫[20]运送臼炮和榴弹由水路抵达托博尔斯克。关于该榴弹兵运送榴弹一事，向陛下奏报，并开列清单呈送西伯利亚衙门[21]。 11/13页

5月13日，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由水路抵达托博尔斯克。他从西伯利亚衙门带来军人的薪饷皇款三万一千卢布，在达斡尔诸寨雇用车马役夫费用两千卢布。谢苗·科尔尼茨基还带来了陛下给全权大使的谕旨。谕令步兵上校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及其下属军官[22]到大使处报到，施马伦贝格是在大使出发前一年根据达斡尔地区当时的情况由莫斯科派出的，一直留在托博尔斯克。

5月16日，挑选出来的、应随从全权大使去达斡尔地区执行任务的军役人员一百名从秋明抵达托博尔斯克。 11/13页背面

---

* 原文中未注明日期；此处根据报告原件复原（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262页）。

** 出使报告中把施马伦贝格上校的姓名都写成：冯施马雷姆·贝赫，他本人则写作：Von Schmalenberg（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卷轴1005，第126页背面，卷轴965，第2册，第439页）。

5月18日，托博尔斯克军人立陶宛兵[23]、哥萨克骑兵、哥萨克步兵和火枪兵共四百九十三人到达托博尔斯克全权大使处。根据西伯利亚衙门给全权大使关于集结的训令，发给上述军人全年皇饷和调遣费每人十卢布，等候会齐其他军人，并为自己和军役人员取得船只和粮食后，于5月29日离托博尔斯克启程。离开托博尔斯克后，由于遭到逆风，在苏兹古恩地区停留二日。6月3日离开苏兹古特*。

12/14页 按照通行文牒，由托博尔斯克给使臣和贵族、翻译和书吏提供了去迭米亚诺夫驿站① 的工役人员。6月6日抵达迭米亚诺夫驿站②。同日，按照通行文牒得到工役人员之后，即去萨马洛夫斯基驿站。

6月8日，关于使臣离开托博尔斯克的行程，写给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呈陛下如下报告，由托博尔斯克官署书吏瓦西里·罗曼诺夫送去[24]：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

【76】 陛下，今年，194年，4月12日**，我——你们的臣仆曾向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

12/14页背面 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奏报臣已抵达托博尔斯克，而由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护运来臣驻***的皇款

---

* 此处先写作“苏兹古恩”，后改为“苏兹古特”。

** 报告原件中未注明日期（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49页）。

*** 原文如此。似乎应该是：来臣部或来臣驻处。报告原件中此处写作：从莫斯科（同上）。

①② 原文是 Демьянский ям。——译者

尚未到达。今年，194 年，5 月 16 日，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携带皇款已抵达托博尔斯克臣处。臣按照西伯利亚衙门给臣的训令，将皇饷发给已到托博尔斯克臣处的托博尔斯克府的军人，并为自己和军役人员取得船只后，于 5 月 29 日离开托博尔斯克。臣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瓦西里·列辛先行去叶尼塞斯克，并带去书信，请遵照陛下谕旨在马科夫通道[25]准备差马役夫以及船具齐备的船只，以供运送财物、军役人员和团队军需品，免得因为差马役夫和平底船不齐而延误军役人员的行程和陛下的事业。 13/15页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莫斯科火枪兵大尉瓦西里·列辛未曾派出，因为在去萨马洛夫斯基驿站途中他病倒了。6 月 7 日，关于遵照陛下谕旨准备船只和粮食一事，写往叶尼塞斯克致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如下书信，由托博尔斯克人、军役贵族安德烈·克列皮科夫送去（此人从托博尔斯克派出，以召集由叶尼塞斯克去达斡尔地区服务的军人）： 13/15页背面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阁下。

在西伯利亚衙门给我的陛下谕旨中写道：陛下谕令，为皇家部队去达斡尔诸寨，在叶尼塞斯克为达斡尔之行准备一百二十只平底船及部队的俸粮，应充分供应，不使缺乏。现将陛下的谕旨给你送去，请遵照陛下谕旨准备平底船及一应船具、粮食和自马科夫寨启运皇家财物及部队物资需用的差马役夫，以免影响部队的行程，延误陛下的事业。 14/16页

6月10日抵达萨马洛夫斯基驿站。在此逗留三日，向木船上搬运木料和安置向上游行船时用的结实缆绳。

6月12日启程去苏尔古特。根据通行文牒得到了运送皇家财物的役夫，由于驿夫不足，提供给全权大使和贵族、翻译和书吏的，只及谕令规定的一半。出额尔齐斯河后，遇逆风，在鄂毕河停留一昼夜。

6月12日，将小俄罗斯衙门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和军务衙
14/16页背面 门书吏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的调查案卷随同报告送交国家外务
【77】衙门转呈陛下。

同日，为准备差马役夫事宜，使臣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去苏尔古特，并带去致军政长官费奥多尔·波焦姆金的信函，请他按照陛下谕旨和通行文牒准备差马役夫和向导。

6月18日抵达苏尔古特。为了征集船夫停留两天，因为苏尔古特俄罗斯居民很少，而且都是军役人员，所以只有让异族的奥斯嘉克人来充当役夫。

到6月19日止，在苏尔古特得到的奥斯嘉克族役夫只有二十名，因为，其他人得悉全权大使和部队的行程之后，便四处逃散了。

15/17页 6月20日勉强凑足二十名异族人充当役夫。此外，由于役夫不足，为了不致影响使臣和军役人员的行程，又募得一些萨马洛夫斯基驿夫和受雇于萨马洛夫斯基驿夫的迭米亚诺夫① 驿夫去纳雷姆。从苏尔古特到纳雷姆，从皇款中支付给他们每人一个卢布（团队事务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签收了这笔钱）。此外，又召了二十三名苏尔古特军役人员到运送使臣、皇家财物和莫斯科火枪兵的平底船上当向导，因为河流宽阔，支流很多，没有向导寸步
15/17页背面 难行。由于人力不足，苏尔古特向全权大使提供的役夫只达到陛下谕旨和通行文牒规定的一半，而对贵族、翻译和书吏则完全没有

① 原文为 Демьянский。——译者

提供役夫。

6月19日，关于遵照陛下谕旨准备通过马科夫通道的差马役夫和达斡尔之行需用的粮食一事，自苏尔古特致叶尼塞斯克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如下书信，由商人带去：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阁下。

在西伯利亚衙门给我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谕旨中写道：陛下谕令，为皇家部队去达斡尔诸寨并运送粮食，在叶〔尼〕塞斯克准备一百二十只平底船及部队的俸粮，使 16/18页 在行进途中和在伊尔库次克都不感缺乏。有关遵照陛下谕旨准备平底船、粮食和通过马科夫通道所需差马役夫一事，我在此之前已写信给你。请按陛下谕旨准备上述船只以及粮食、差马役夫，以免延误皇家部队的行程。

6月20日离苏尔古特登程。在离苏尔古特约三俄里处遇逆风，停留至6月22日。因为有风暴和严寒，无法前进。

6月22日晨风暴停息后，立即率领全体军役人员去纳雷姆。 16/18页背面 运载财物和莫斯科团队及其他团队的许多平底船，被风驱散，飘进了支流河岔中。

在距纳雷姆*约一百俄里处，派出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前往纳雷姆，送去致纳雷姆军政长官瓦西里·【78】特列古鲍夫的信件，请他准备差马役夫，集合应去达斡尔服务的军人。

7月2日抵达纳雷姆。为征募船夫，等候莫斯科火枪兵以及挑选军人，在这里停留到7月9日。因为莫斯科团队的许多平底

* 原文误作“涅雷姆”。

船，从苏尔古特来纳雷姆途中遇到恶劣天气*，被风吹进支流河岔中，7月9日才到达纳雷姆。

17/19页 7月2日，阿尔巴津哥萨克斯坚卡·哈里托诺夫等经水路来到纳雷姆，解来尼堪族俘虏戈维杰[26]。在回答全权大使的询问时，他们说，他们被派往结雅寨[27]时，在阿尔巴津城外捉到了这名俘虏。他们在途中同前来的中国人遭遇，发生了战斗。战斗中七名阿尔巴津哥萨克被打死，三十人负伤。被派出的有七十人左右，同他们相遇的博格德汗士兵约四十人。阿尔巴津哥萨克活捉了这名俘虏，把他解往阿尔巴津寨。今年即194年复活节前一周[28]，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派他们由阿尔巴津去莫斯科向陛下呈送军情报告。他们离开涅尔琴斯克是在复活节后第三周[29]。

17/19页背面 俘虏戈维杰在受讯时说[30]，他出生在达斡尔地区。当去年中国汗的军队长官进逼阿尔巴津并占领该城[31]时，他正在中国军队中服役。长官们攻占阿尔巴津之后，又撤回本土，戈维杰则被留在脑溫村[32]，因为他们是达斡尔地区人，往年俄国人把他们逐出达斡尔地区，他们就迁到脑溫村从事农作，有些人则向中国汗缴纳毛皮实物贡。次年，当中国人得知俄国人已重建阿尔巴津城[33]之后，中国汗的一名长官前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四十个人和两名百人长。

18/20页 把他们派到阿尔巴津附近，要他们探明有多少军人，有什么装备。他们出了结雅寨，就在途中同俄国人遭遇，发生了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他——戈维杰被俘获。他们有多少人被打死，他不知道。今年中国汗的军队不想到阿尔巴津城来。他听说，要他们准备明年出动。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

自纳雷姆写给陛下如下报告，由阿尔巴津哥萨克斯坚卡·哈里托诺夫和叶尼塞斯克哥萨克波塔普卡·阿列克谢耶夫等人送去[34]：

---

* 原文中先写作"差马"，后改为"天气"。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35]。

陛下，今年，194年*，5月30日，我——你们的臣仆曾向你们 $\frac{18}{20}$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奏报臣已离开托博尔斯克。陛下，6月8日** 臣率领皇家部队抵达萨马洛夫斯基驿站。在萨马洛夫斯基驿站为平底船准备了风帆和向上游行船 【79】
用的结实缆绳，又按照谕旨和通行文牒得到了运送皇家的火药、榴弹和皇款的役夫，之后，臣即率领陛下的皇家部队继续前进。给臣以及贵族、翻译所提供的，只及通行文牒规定的一半。陛下，6月11日***，臣为征集船夫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 $\frac{19}{21}$页
先去苏尔古特，并遵照陛下谕旨，按照通行文牒给军政长官费奥多尔·波焦姆金写了信。

陛下，6月18日臣率领陛下的皇家部队抵达苏尔古特，为征集役夫停留两天。由于征得的役夫很少，会贻误陛下的事业，为了不致影响陛下的事业和部队的行程，雇用了萨马洛夫斯基驿夫以及受雇于萨马洛夫斯基驿夫的迭米亚诺夫①驿夫，计一百二十七人，付给每人一个卢布，此外，还为莫斯科火枪兵和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乘坐的平底船****各召得一名苏尔古特军役人员当向导，

---

* 报告原件中此句开头是：今年，194年（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68页）。

** 原文如此。本书出使报告第16页上说，使团是6月10日抵达萨马洛夫斯基驿站的。报告原件中是6月6日（同上）。

*** 报告原件中从“为平底船准备了”到“11日”缺（同上）。

**** 报告原件中，从“雇用了”到“平底船”写的是：“雇用了那些还未跑散的萨马洛夫斯基驿夫”（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68页）。

① 原文为 Демьянский。——译者

19/21页背面 共计二十三人，另有二十名奥斯嘉克族役夫。随后，于6月20日离开苏尔古特。陛下，除已雇得的萨马洛夫斯基驿夫外，要在苏尔古特征集更多的役夫已不可能，因为皇家的苏尔古特军役人员很多已被派往他处。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36]。

20/22页 陛下，今年，194年*，我——你们的臣仆曾向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奏报臣已离开苏尔古特。陛下，7月3日，臣率领陛下的皇家部队**抵达纳雷姆，陛下，在纳雷姆为征募船夫及等候莫斯科团队停留两天，因为莫斯科火枪兵〔走〕***水路颇不习惯，尽管由苏尔古特出发时气候良好，他们在途中远远落在臣的后面，7月4日仍未到达纳雷姆。

陛下，一俟侍臣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率领其团队抵达
【80】纳雷姆臣处，臣即从纳雷姆去马科夫寨，有关情况，容日后再向你
20/22页背面 们——陛下****奏报*****。

---

* 报告原件中此句开头是：今年，194年（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67页）。

** 报告原件中"率领陛下的皇家部队"缺（同上）。

*** 此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 报告原件中此处是沙皇的全称号：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同上）。

***** 报告原件中结尾是：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同上）。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

陛下，今年，194年，7月4日，达斡尔诸寨的军役人员来到纳雷姆我处——你们的臣仆处，他们是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派出向你们——陛下呈送军情报告的。为了了解实情，臣从这些军役人员处取阅了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的报告，读后密封，仍派上述达斡尔军役人员由纳雷姆送去莫斯科呈交陛下。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21/23页

7月7日，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率领团队，携带火药、榴弹和大炮离纳雷姆出发，以便先期抵达马科夫寨，穿过通道，加速使团的行程。有关在马科夫寨准备运送财物、使臣和部队的差马役夫和筹备粮食一事，在此之前已写信去叶尼塞斯克，致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为此目的，7月8日又特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由纳雷姆先行去叶尼塞斯克，并带去有关准备差马役夫和粮食的同类信件。

7月9日，经使臣多次派人敦促，纳雷姆军政长官瓦西里·特列古鲍夫派来运送皇家财物、使臣、使团贵族和书吏的只有三十一名奥斯嘉克人，另有九名俄罗斯人充当向导。就在7月9日离纳雷姆启程。装载火药和皇款的平底船交火枪兵团队运送。使臣的平底船调用了三十名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此外，自己还雇用了一些工役人员。没有按照通行文牒的规定向使团贵族、翻译和书吏提供任何役夫；他们只好雇了役夫前往马科夫寨。 21/23页背面

7月13日抵达克特寨。在这里停留到7月15日，因为从克 22/24页

特寨到马科夫寨一片荒凉，没有村落，军役人员要准备途中的食物。在克特寨未能征集到船夫，因为这个寨中居民极少。

7月17日离克特寨启程，日夜兼程，于8月15日到达马科夫寨。克特河上的航行十分艰难，因为河流狭窄，水道曲折，河中树桩和暗礁极多，影响行船。此外，由于船夫不足，货船上的军役人员十分艰苦。

【81】 8月9日，在去马科夫通道的途中，派使团贵族、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去叶尼塞斯克见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阿列克谢奉命转告后者，在马科夫寨准备好差马役夫，以便运送皇家财物、使臣和部队。还让他带了一封有关信件去叶尼塞斯克，因为全权大使得悉，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押运皇家财物抵达马科夫寨后，等待差马役夫已经三天了。

22/24页背面

8月15日抵达马科夫寨。到8月16日，叶尼塞斯克征集和派遣的差马役夫还毫无着落，而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其团队、皇家财物仍在马科夫寨等待差马役夫。

23/25页 8月16日下令各团队军役人员准备拖板和担架，以便运送火药、皇款及团队其他军需品穿过马科夫通道。

8月17日，从叶尼塞斯克县仅派来马七十匹，而且都是劣马，许多都没有轭具。叶尼塞斯克既未派军役贵族至全权大使处办理交接事宜，也未送来能征集到多少差马役夫的清单。

同日，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自叶尼塞斯克返回说，派他送去的关于准备和派遣差马役夫至马科夫寨，以及准备船只和船具以便从叶尼塞斯克上行的信件，已经送到叶尼塞斯克交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斯捷潘·索巴金告诉他，已下令派遣差马役夫，现又派人各处去催，至于粮食和船只，他那里正在筹备；只是这些船只所需的船具、船帆，叶尼塞斯克为数寥寥，希望下令将从托博尔斯克来时乘坐的旧平底船上的缆绳和船帆取下应用，叶

23/25页背面

尼塞斯克的皇库中沒有船具和船帆，无处可取，也无处可买。

同日，用派来马科夫寨的马匹，或拖或驮，运送皇家的火药二十三桶、铅三十砣，由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彼得·拉齐奇卡准尉押运，为安全起见，还有各团的火枪兵二十五名护送。其时，24/26页马科夫通道泥泞不堪，大雨滂沱，越过沼泽、河沟异常困难。由于泥泞及沼泽，从来沒有大车越过该通道。

同日，命令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及莫斯科火枪兵百人长谢廖什卡·索科洛夫接收和分发差马役夫。

到8月21日止，派到马科夫寨的差马役夫为数极少。已到的这些就用来运送皇家的火药、钱款、铅和各项军需品，并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带领军官押送，各团每十人抽调二人随同前往，以便在叶尼塞斯克接收船只、船具以及粮食。命令他抵达叶尼塞斯克后24/26页背面转告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请他派遣差马役夫前来，以免延误陛下的事业和军役人员的行程。道路日益难行，寒期又至。然而从叶尼塞斯克派到马科夫寨接运的差马役夫为数甚少。派出的那些差马役夫又沒有人押送，在来马科夫寨时，半路四散逃跑，以躲避公差。

8月22日，用爬犁从马科夫寨运出野炮十二门、臼炮一门。每门炮用差马十匹。

给使臣和使团贵族、翻译和书吏、上校和军官，按照陛下谕旨25/27页和通行文牒提供差马役夫，各团火枪兵则每三人给一匹驮马。【82】

同日，按照通行文牒得到运输工具后，离开马科夫寨。其余的财物和船具，由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雅科夫·佩捷尔松少校留在马科夫寨看管，直到派来差马役夫。由于缺少差马役夫以及道路泥泞，有八门野炮及其他零星军需品留在马科夫寨交给当地总管，取得收据。关于此事已函告叶尼塞斯克并附去清单。

同日，阿列克谢·西尼亚文自叶尼塞斯克返回说，他到叶尼塞25/27页背面

斯克后，已经请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提供差马役夫，并且说，由于缺少差马役夫，已严重延误陛下的事业。而斯捷潘告诉他说，他已下令派遣差马役夫，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到叶尼塞斯克后，会再派人去调遣差马役夫。

8月24日，在马科夫通道途中，尚未到达克姆河河口前，全权大使遇到莫斯科火枪兵西多尔·丘洛什尼科夫等二人，他们曾奉派由莫斯科到达斡尔诸寨。他们说，在达斡尔地区及涅尔琴斯克寨，赖上帝保佑，诸事顺遂，平安无事，关于敌人的图谋，他们毫无所知。

26/28页 同日，将近克姆河河口村时，使臣遇到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卡尔普什卡·尤金。他自涅尔琴斯克送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的如下报告[37]：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去年，193年，7月12日，数量众多的中国敌人，携带大炮及各种攻城火器，由水路乘木船和由山间乘马进逼阿尔巴津寨，并占领了阿尔巴津寨。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按照约定条件获释。阁下，阿列克谢于7月10日来到涅尔琴斯克我处。阁下，

26/28页背面 随阿列克谢同来的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猎手和耕农恭请陛下圣安，并一再向我请求放他们由涅尔琴斯克去米粮之乡，因为他们已经破产。而我则怕陛下震怒，失去对我的恩宠，也为了不弃守达斡尔地区和蒙受从涅尔琴斯克逃跑的名声，没有允许他们越过山岭[38]到乌丁斯克寨去。

我从涅尔琴斯克派出十人长雅库什卡·捷利增等七十名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乘五只轻便木船沿石勒喀河顺流而下。命令他们一直驶到遇见中国敌人之处，捕捉舌头，以取得有关敌人图谋的各种情报。雅库什卡·捷利增等回涅尔琴斯克时，带回一名尼

堪汉子。雅库什卡等对我说，在阿尔巴津县种的庄稼完整无损，雅库什卡等除了捉来的汉子外，沒有看到别的中国人。 27/29页

而我，阁下，不欲失去已种的庄稼，为了有粮养兵，皇家官田有军役人员、耕农和各种半耕农耕种，不致荒芜，为了不使军役人员、各行业居民和耕农及其妻小四散逃亡，为了使遵照陛下谕旨前来保卫达斡尔地区的部队到达后有所依附，也为了保护那些庄稼，我派叶尼塞斯克来的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39] 带领部队前去，【83】防止中国或蒙古盗贼毁坏、焚烧那些庄稼。乞求全能上帝的保佑，27/29页背面期望君主虔诚的祈祷，为了收割那些庄稼和屯垦，我在去年即193年8月，先后把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各行业居民和耕农从涅尔琴斯克遣返。根据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的请求，还派原阿尔巴津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携带各种武器，携带大炮、火绳枪及一应随身武器和他们同去。

我命令阿列克谢带领部队，火速奔赴阿尔巴津寨旧址和阿尔巴津县沿河下方各村，中途不得滞留。命令他抵达阿尔巴津县后，在相宜地点修筑一座即便是小型的工事，由这座工事出发，不失时机地抢割庄稼，同时广布精悍的哨兵，以防敌方前来驱赶，使我军役人员、工役人员蒙受伤害。命令阿列克谢收完庄稼后，沿阿穆尔 28/30页河而下，在左岸选择牢靠适宜的地点，依林傍水，修筑堡寨或城堡，要使堡寨和城堡在被围时，可以掘井取水。命令将堡寨筑在阿尔巴津旧址沿河下面的地方，要置备各种城防工事，以便同敌人抗争。当仁慈的上帝降恩之后，在什么地方修建堡寨或城堡，离阿尔巴津寨旧址有多远，在新建的堡寨或城堡附近建造哪些工事等等，我命令阿列克谢制成木质模型或绘成平面图，并将模型或平面图呈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28/30页背面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

阁下，今年，194年，11月18日，阿列克谢向涅尔琴斯克给我

写来了一份报告。他的报告写道：

他——阿列克谢带领新召募的和原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于去年即193年到达阿穆尔河被毁的阿尔巴津寨旧址。种的庄稼已全部从地里收割回来，但是沿阿穆尔河上下的远方村庄未及收割，因为为时已晚。今年即194年，在原阿尔巴津寨的所在地修建了一座宽四法定俄丈①，高一法定俄丈半的土城。没有来得及再
29/31页 往高筑，因为土地已冻。土城修建成什么式样，已制作模型，于今年，194年，12月派哥萨克格里什卡·舍麦列夫送往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阁下，据到过阿尔巴津的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和到涅尔琴斯克来的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说，今年，194年，6月，阿尔巴津城的修建已告竣工，只是塔楼尚未盖顶。

7月25日，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从阿尔巴津向涅尔琴斯克给我写来了报告。他的报告写道[40]：今年，194年，7月7日，中国
29/31页背面 敌人携带攻城火器，乘木船和由山间乘马多路向新阿尔巴津城进逼，他们在阿穆尔河下游处打死打伤我边远岗哨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二十二名，阿列克谢本人同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斯克。他派军役人员阿方尼卡·列别捷夫送来报告，
【84】随他一起来的有阿尔巴津耕农费季卡·费多谢耶夫之子奥克先卡[41]，此人曾于今年即194年被俘往中国。

阁下，阿尔巴津军役人员阿方尼卡·鲍里索夫对我说：阿尔巴津城已全部竣工，只是塔楼尚未盖顶，城内挖了一口井，以备不时之需。军役人员、猎手、各种半耕农和耕农的官田[42]，他们的耕地，
30/32页 种植各种谷物已超过五百俄亩②。而在阿尔巴津城内，围城时供各类人员用的粮食，够目前被围困在阿尔巴津的人员食用一年，水

---

① 一俄丈等于2.134米。法定俄丈即正式确定的一俄丈的标准长度。——译者

②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也不缺乏。

耕农费季卡之子奥克先卡在受讯时对我说：今年，194 年，大斋期间①，中国人轻装来到阿尔巴津县，在波克罗夫村附近林中把他——奥克先卡虏去，押送到脑溫。在脑溫，对奥克先卡进行了审讯，问他阿尔巴津的情况，城里有多少人，多少门炮，各种武器有多少，火药、铅有多少，阿尔巴津城里的人员是原先的，还是新调来的。奥克先卡在受讯时回答他们说：去年，193 年，中国人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占领了这座堡寨，把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和各类人员放回陛下的城堡。阿列克谢带领各类人员到达涅尔琴斯克；而我，阁下，沒有放阿列克谢从涅尔琴斯克越过山岭到乌丁斯克去；经了解情况以后，我派阿列克谢带领原班人马由涅尔琴斯克回到被毁的阿尔巴津旧址去，另外加派了由各城调来的新军役人员一千五百名，我命令重建城堡，并在新建城堡中安居下来；城堡已经筑好，垒土而成。关于大炮，奥克先卡说，只有五门炮，四十普特火药，此外，不久还要从涅尔琴斯克调来八门炮和约一百普特火药。他被监禁在中国约八周。当博格德汗从中国派出现已到达阿尔巴津的那些人马时，他们把奥克先卡带在身边，乘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县。在离阿尔巴津还有五俄里的地方，交给奥克先卡一封信，放他回阿尔巴津。他们命令他到阿尔巴津去通报，要军政长官和军役人员如同去年即 193 年一样行事。中国人是分乘一百五十只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的，每只大船乘四十人，中船乘三十人或二十人，其中有不少未拿武器专做工的尼堪奴隶[43]。武器有炮约四十门。中国人的随身武器是弓箭，只有少量火绳枪。他们带的马约有三千匹，由船上的人轮流驱赶。奥克先卡听中国人说：一旦阿尔巴津象上次一样被攻克，这些中国人就要进逼涅尔琴斯克诸寨；假若阿尔巴津无法攻克，他们也不撤兵，而要留在阿尔巴津县，驻

$\frac{30}{32}$页背面

$\frac{31}{33}$页

$\frac{31}{33}$页背面

① 基督教复活节前的七个星期为大斋期。——译者

扎城郊。为了收割地里种的庄稼，他们还带来了镰刀。

阁下，自从由涅尔琴斯克派人去以后，到7月26日止，阿尔巴津有军役人员、猎手和耕农八百二十六名，铜炮八门，小口径城防炮三门，臼炮一门及该炮用的一普特重炮弹三十发，手榴弹一百四十颗，球形炮弹五发，枪炮火药一百一十二普特三十六丰特① 半，铅六十普特六丰特半。除去围城期间的消耗，阁下，阿尔巴津现存的火药和铅有多少，到上述日期前，阿列克谢幷未向涅尔琴斯克给我写报告。

32/34页 7月15日，莫斯科火枪兵西多尔·丘洛什尼科夫、米什卡·卢奇尼科夫从西伯利亚衙门往达斡尔地区给我送来了由秘书官季
【85】莫费伊·普罗托波波夫副署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诏书。陛下诏书中写道：目前在达斡尔地区我处的中国军队情况如何，命令我向莫斯科给陛下写报告，由原送诏书的莫斯科火枪兵带回。

在谈话时，西多尔和米什卡对我说：你，阁下，奉陛下谕旨受命为军事长官，将率人数众多的部队到达达斡尔地区，你将在8月份抵达叶尼塞斯克。

阁下，在涅尔琴斯克，在达斡尔诸寨共有军役人员、猎手及其
32/34页背面 他各类人员三百九十四名，而且分住在各寨，炮七门，枪、炮火药六十六又四分之一普特，铅七十七普特三十六丰特半。阁下，由于兵力单薄，我无力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前去援救阿尔巴津。关于派遣轻装部队至达斡尔地区以保卫该地区一事，阁下，请下令按陛下谕旨执行。

阁下，7月26日，我派涅尔琴斯克诸寨哥萨克骑兵十人长卡

① 一丰特等于409.51克。——译者

尔普什卡·尤金将此报告急速送往你处。

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十人长卡尔普什卡·尤金在回答询问时说：他——卡尔普什卡受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的派遣，由涅尔琴斯克迎着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前来送信。卡尔普什卡离开捷连姆宾斯克① 后，途经叶拉夫宁斯克、乌丁斯克、伊尔库次克、伊利英、巴拉甘斯克、勃腊茨克诸寨。五周以前，他由捷连姆宾斯克② 出发，同他一道上路的有新招募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阿方尼卡·鲍里索夫等人。他们受军政长官派遣，由阿尔巴津去莫斯科陛下处。他们送什么报告，卡尔普什卡沒有听到他们谈起。卡尔普什卡和那些阿尔巴津差人同行至克日马村。他看见他们在这个村子里凭通行文牒要到了船夫，乘篷船缓慢前行，便独自一人越过他们，于 8 月 20 日到达叶尼塞斯克。 $\frac{33}{35}$页

同日，写往莫斯科呈陛下如下报告，由莫斯科火枪兵西多尔·丘洛什尼科夫送国家外务衙门[44]： $\frac{33}{35}$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

陛下，今年，194 年，7 月 4 日，我——你们的臣仆曾由纳雷姆派阿尔巴津哥萨克波塔普卡·阿列克谢耶夫等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送去报告，奏报臣已抵达纳雷姆，而莫斯科火枪兵尚未抵达。7 月 7 日，臣为加速马科夫寨的

①② 原文为 Теленбинск。——译者

34/36页 运输，下令将皇家的火药、榴弹和大炮在臣离开之前由纳雷姆启运，并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其团队押运。臣命令他兼程前进，以便使皇家的火药、榴弹以及上校本人及其团队在臣到达之前通过马科夫通道。臣并派该团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送信到叶尼塞斯克，请在上校到达前，遵照陛下谕旨在马科夫寨准备好差马役夫，并在叶尼塞斯克准备好平底船。

陛下，途中落在臣后面的莫斯科火枪兵于7月9日到达纳雷
【86】姆。为运送皇家的火药、榴弹和皇款以及我——你们的臣仆、贵族
34/36页背面 和书吏，经臣多次派人敦促，纳雷姆军政长官瓦西里·特列古鲍夫仅仅派来三十一名奥斯嘉克人，另有九名俄罗斯人充当向导。臣为不影响部队的行程，又调用了军役人员运送皇家财物和到臣的平底船上服役。7月9日由纳雷姆出发。在到达马科夫寨之前，8月2日，臣在途中就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去叶尼塞斯克，以便按照陛下谕旨筹备差马役夫，免得因差马役夫未备*而延误皇家部队的行程。

陛下，8月15日，臣率领皇家部队抵达马科夫寨。为加速运输而在臣离纳雷姆之前即已运出的皇家榴弹、火药以及大炮，由于
35/37页 没有差马役夫，全部滞留于此。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其团队也停驻于马科夫寨。臣鉴于皇家部队的行程已被延误，便在得到差马役夫后，派军官和各团人员先行押运皇家的火药、皇款、铅、小榴弹、炮弹、引信、各项军需品、挖壕工具和武器去叶尼塞斯克。为避免日后延误部队行程，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率领该团一百名火枪兵携带炮八门至叶尼塞斯克，尽速接收船只，另从各团每十
35/37页背面 人抽调二人，由军官带领，尽速接收粮食。陛下，由于马科夫通道泥泞不堪，遍地沼泽，差马役夫不足，皇家财物、大炮和部队前进速

---

* 报告原件中是：没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17页）。

度极为缓慢。陛下，这是因为运输时全部马匹或驮或拖，平均每匹马仅能负重五普特或更少一些，而马匹驮载通过马科夫通道要用四天或更多的时间。陛下，如果在穿越马科夫通道时因差马役夫不足而影响部队的行程，延误陛下的事业，那末我——你们的臣仆希望不致因此失去陛下的恩宠。

陛下，一俟臣在叶尼塞斯克会齐皇家部队，便即由叶尼塞斯克前往达斡尔地区*，有关情况，容臣日后另派专使向陛下奏报。 36/38页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45]。

陛下，今年，194年，8月24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给我——你们的臣仆写来了报告，他的报告写道**：

今年，194年，7月25日，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从阿尔巴津向涅尔琴斯克给他写来了报告。他的报告中写道：今年，194年，7月7日，中国敌人携带攻城火器，乘木船和由山间乘马多路向新阿尔巴津斯克城进逼，他们在阿穆尔河下游处打死打伤我边远岗哨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二十二名。阿列克谢本人同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及各类人员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斯克。他派军役人员阿方 【87】 36/38页背面

---

* 报告原件中有"迅速"二字（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18页）。

** 报告原件中此句开头是："陛下，今年，194年，8月27日，涅尔琴斯克军役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尤金来到我——你们的臣仆处，他将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达斡尔地区写来的军情报告交给了我——你们的臣仆。其中写道："（同上，第319页）。

尼卡·列别捷夫送来报告，随他一起来的有阿尔巴津耕农费季卡·费多谢耶夫之子奥克先卡，此人曾被俘往中国。

陛下，阿尔巴津军役人员阿方尼卡·鲍里索夫*在涅尔琴斯克
37/39页 回答伊凡的询问时说，阿尔巴津城已全部建成**，只是塔楼尚未盖顶。城内挖了一口井，以备不时之需。军役人员、猎手、各种半耕农和耕农的官田，他们的耕地，种植各种谷物已超过五百俄亩。而在阿尔巴津城内，围城时供各类人员用的粮食，够目前被围困在阿尔巴津的人员食用一年，水也不缺乏。

耕农费季卡之子奥克先卡在受讯时对他说：今年，194 年，大斋期间，中国人轻装来到阿尔巴津寨***，在波克罗夫村附近林中把他——奥克先卡掳去，押送到脑溫。在脑溫，对奥克先卡进行了
37/39页背面 审讯，问他阿尔巴津的情况：城里有多少人，多少门炮，各种武器有多少，火药、铅有多少，阿尔巴津城里的人员是原先的，还是新调来的。奥克先卡在受讯时回答他们说：去年，193 年，中国人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占领了这座堡寨，把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和各类人员放回陛下的城堡。阿列克谢带领各类人员到了涅尔琴斯克。而伊凡沒有放阿列克谢从涅尔琴斯克越过山岭到乌丁斯克去；经了解情况以后，他派阿列克谢带领原班人马由涅尔琴斯克回到被毁的阿尔巴津旧址去，另外加派了由各城调来的新军役人员一千五百名，他命令重建城堡，并在新建城堡中安居下来，城
38/40页 堡是垒土而成。关于大炮，奥克先卡说，只有五门炮，四十普特火药，此外，不久还要从涅尔琴斯克调来八门炮和约一百普特火药。他被监禁在中国约八周。当博格德汗从中国派出现已到达阿尔巴津的那些人马时，他们把奥克先卡带在身边，乘木船来到阿尔巴津

* 报告原件中无父名(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 №2，第 2 册，第 320 页)。

** 报告原件中是："竣工"(同上)。

*** 此处可能是笔误。报告原件中是：县(同上)。

县。在离阿尔巴津还有五俄里的地方，交给奥克先卡一封信，放他回阿尔巴津。他们命令他到阿尔巴津去通报，要军政长官和军役人员如同去年即193年一样行事。中国人是分乘一百五十只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的，每只大船乘四十人，中船乘三十人或二十人，其中有不少未拿武器专做工的尼堪奴隶。武器有炮约四十门，38/40页背面
中国人的随身武器是弓箭，只有少量火绳枪。他们带的马约有三千匹，由船上的人轮流驱赶。奥克先卡听中国人说：一旦阿尔巴【88】津象上次一样被攻克，这些中国人就要进逼涅尔琴斯克诸寨；假若阿尔巴津无法攻克，他们也不撤兵，而要留在阿尔巴津县，驻扎城郊。为了收割地里种的庄稼，他们还带来了镰刀。

阁下，自从由涅尔琴斯克派人去以后，到7月26日止，阿尔巴津有军役人员、猎手和耕农八百二十六名，铜炮八门、小口径城防炮三门、臼炮一门及该炮用的一普特重炮弹三十发，手榴弹一百四十颗，球形炮弹五发，枪炮火药一百一十二普特三十六丰特半，铅六十普特六丰特半。要我——你们的臣仆派遣皇家军役人员轻装前去保卫疆土。39/41页

陛下，一俟皇家军役人员通过马科夫通道，臣将立即派出军官带领军役人员先行，臣会齐皇家部队之后，也当火速前往。至于他们带去多少火药和铅以及其它物资，派遣哪些军官前往，他们率领多少火枪兵等等，容日后另派专使向陛下奏报。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29/41页背面①
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

* 报告原件中是沙皇的全称号（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22页）。

① 原文如此。疑为"39/41页背面"之误。——译者

8月25日，由克姆河河口村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到叶尼塞斯克去见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命令转告他，由于差马役夫不足，许多军人和团队财物都停留在马科夫通道，道路难行，寒期又至。昨日，达斡尔诸寨来人报告使臣，中国敌人携带许
40/42页 多军需品抵达新阿尔巴津城下，包围了阿尔巴津，而全权大使率领的皇家部队却停留在马科夫寨等待差马役夫，这严重地延误了陛下的事业和部队的行程。还命令转告他，如果皇库中没有轻便船只，就向商人调用，以便根据目前达斡尔地区的情况，派遣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带领火枪兵部队前去解救阿尔巴津寨。他随身还带着皇家通行文牒[46]，凭通行文牒取得由叶尼塞斯克上行到伊利姆河口所需要的交通工具。

同日，书吏返回说，关于差马役夫、船只和船夫之事，他已遵照
40/42页背面 使臣的命令转告；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说，运送部队的 ㉕
船只他无处获得，因为商人和库中都没有，差马役夫则已下令立即派出；船夫目前他没有，也无法立即召得，等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一到，他会去寻找船夫的。

8月26日，收到侍臣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由马科夫寨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报告说，他在马科夫寨等待差马役夫，他没有工具运送团队军需品和财物，也没有差马役夫提供给火枪兵；而从克姆河口再次派来运送部队的差马役夫，因叶尼塞斯克方面无人押送，半路逃散，另一些则滞留途中。

41/43页 同日，派步兵上校帕维尔·格拉鲍夫去叶尼塞斯克见侍臣、军
【89】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谈差马役夫事宜。当日返回后说，关于差马役夫他已谈过，要求继续派遣，而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予以拒绝，并说他已无处获得更多的差马役夫。

同日，秘书官伊凡·尤金自叶尼塞斯克来见全权大使。遵照陛下谕旨及各项训令，他受命处理使团和团队事务。

同日，由叶尼塞斯克送到克姆河口一批平底船，分发各团修理，竖桅樯和盖篷顶，因为许多平底船不经修理，缺顶少篷，未竖桅樯，无法使用。送来的缆绳极少，而且全是旧的。风帆仅有十八张。其余的船只，只好分用、改造由托博尔斯克前来时使用的旧帆，缆绳也用旧的。所有平底船溯流上行需用的纤绳，叶尼塞斯克方面所给数量也少。叶尼塞斯克送来的平底船，供运送皇款和供翻译、书吏用的一只，供运送火药、榴弹和军需品用的三只，供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使用的三只，供秘书官伊凡·尤金使用的一只；给莫斯科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供上校、大尉、火枪兵及运送财物、粮食用的十三只，交从马科夫寨预先派来接收船只的瓦西里·列辛大尉；给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供上校、军官、火枪兵及运送粮食用的十二只；给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供上校、军官和火枪兵用的五只；以上供运送皇家财物、使臣、上校、军官和火枪兵用的平底船共三十八只。

41/43页背面

42/44页

8月27日，收到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瓦西里·沃洛舍宁诺夫中尉自马科夫通道途中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是被派遣由克姆河河口村押送差马役夫到马科夫寨的，他说他押送的差马役夫逃散不少，此外，叶尼塞斯克县各村长遇到他以后，又放跑不少，并对他说，摊派他们今年通过马科夫通道的差役，已经出满；用他所押解的其余的差马役夫，无法运送军役人员。

42/44页背面

同日，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伊凡·格列年贝尔格中尉去叶尼塞斯克谈此事和差马役夫事宜。

8月28日，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由叶尼塞斯克到克姆河口，查出那些放跑差马役夫的村长，并予以惩处。

43/45页

同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由通道那边来信说，正等待差马役夫，无法运送部队和财物。

8月28日，阿尔巴津哥萨克阿方尼卡·列别捷夫带俘虏奥克

先卡持军情报告来到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处，他们奉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差遣，由阿尔巴津送军情报告去莫斯科交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全权大使为了了解实情，遵照陛下谕旨，拆阅了军情报
43/45页背面 告。报告内容与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相同。

【90】 费季卡·列别捷夫* 等还拿出一份中国的文告[47]，这是中国军队长官派哥萨克送到阿尔巴津寨来的，由先前的叛徒[48] 用俄文写成。文告中写道，阿尔巴津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应象先前一样将阿尔巴津城交给博格德汗的长官，而本人则率军役人员带全部什物去雅库次克寨或他们愿去的沙皇陛下的任何地区；倘若有人愿意效忠于他们的汗，投向汗殿下方面，那么他们这些哥萨克将因此获得汗的恩典。

44/46页 派来的阿尔巴津哥萨克阿方尼卡·列别捷夫在回答询问时说：阿尔巴津城已全部竣工，只是塔楼尚未盖顶，城内挖了一口井，以备不时之需。军役人员、猎手、各种半耕农和耕农的官田，他们的耕地，种植各种谷物已超过五百俄亩[49]。而在阿尔巴津城内，围城时供各类人员用的粮食，够目前被围困在阿尔巴津的人员食用一年，水也不缺乏。

44/46页背面 阿尔巴津耕农出身的费季卡之子奥克先卡在受讯时说：今年，194 年，大斋期间[50]，中国人轻装来到阿尔巴津县，在波克罗夫村[51] 附近林中把奥克先卡掳去，押送到脑溫。在脑溫，对奥克先卡进行了审讯，问他阿尔巴津的情况，城里有多少人，多少门炮，各种武器有多少，火药、铅有多少，阿尔巴津城里的人员是原先的，还是新调来的。奥克先卡在受讯时回答他们说：去年，193 年，中国人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占领了这座堡寨，把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

* 此处大概是笔误。应为：阿方尼卡·列别捷夫。

和各类人员放回陛下的城堡，阿列克谢带领各类人员到达涅尔琴斯克，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没有放阿列克谢从涅尔琴斯克越过山岭到乌丁斯克去；经了解情况以后，他派阿列克 45/47页 谢带领原班人马由涅尔琴斯克回到被毁的阿尔巴津旧址去，另外，加派了由各城调来的新军役人员一千五百名，他命令重建城堡，并在新建城堡中安居下来；城堡是垒土而成。关于大炮，奥克先卡说，只有五门炮，四十普特火药，此外，不久还要从涅尔琴斯克调来八门炮和约一百普特火药。他被监禁在中国约八周。当博格德汗从中国派出现已到达阿尔巴津的那些人马时，他们把奥克先卡带在身边，乘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县。在离阿尔巴津还有五俄里的地方，交给奥克先卡一封信，放他回阿尔巴津。他们命令他到阿尔巴津去通报，要军政长官和军役人员如同去年即193年一样行事。中国人是分乘一百五十只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的。每只大船乘四十人，中船乘三十或二十人，其中有不少未拿武器专做工的尼堪 45/47页背面 奴隶。武器有炮约四十门。中国人的随身武器是弓箭，只有少量火绳枪。他们带的马约有三千匹，由船上的人轮流驱赶。奥克先卡听中国人说：一旦阿尔巴津象上次一样被攻克，这些中国人就要进逼涅尔琴斯克诸寨；假若阿尔巴津无法攻克，他们也不撤兵，而要留在阿尔巴津县，驻扎城郊。为了收割地里种的庄稼，他们还带来了镰刀。

同日，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叶尼塞斯克。命令他商谈 46/48页 差马役夫事宜，说明道路难行，天气寒冷，部队和大使的行程因差 【91】 马役夫不足而被延误；如今涅尔琴斯克给大使写来报告，说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前来进攻新阿尔巴津寨；而据从中国营盘释回的俘虏阿尔巴津耕农之子奥克先卡报告，如果敌方博格德汗军队在阿尔巴津城下得逞，他们就要进兵达斡尔诸寨，进抵涅尔琴斯克和其它各寨；倘若目前使团和部队的行程再稍有迟延，则不仅伊尔库次克

46/48 页背面 或达斡尔诸寨，甚至连通古斯卡河口也将因途中的耽误和寒期的降临而无法到达。

同日，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返回后说，他已将信件送到叶尼塞斯克交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并按照命令谈了差马役夫一事；斯捷潘·索巴金拒绝提供差马役夫，说他无法获得差马役夫，已有的差马役夫，他已下令派去了。

8月29日，派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去叶尼塞斯克见斯捷潘·索巴金，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随同前往。命令他们转告，根据情况，需要两只篷船及全部船具，以运送西多尔及军役人员去
47/49 页 达斡尔诸寨，并请遵照陛下谕旨和通行文牒，下令准备船夫，以运送财物并供使臣、使团贵族和书吏溯流上行时使用。还命令他们转告，由于未派来差马役夫，部队行程已被严重延误，直至目前，仍有大量军人和团队物资滞留在通道。

同日，西多尔中校和书吏谢苗返回后说，他们已到叶尼塞斯克见过侍臣、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上述各事已经转达。斯捷潘·索巴金说，他无处获得更多的差马役夫，而且目前也无暇顾及。至于两只篷船，西多尔他们已经接收过来，只是船上一根缆绳也没有，而且不经修理，无法使用。关于船夫，他说新军政长官来后会准备。

47/49 页背面 8月30日，从克姆河口派出六名木匠，去叶尼塞斯克修理篷船，以备溯流上行，并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尤金前去督工。上述篷船需用的缆绳，则下令取用从通道那一边带来的托博尔斯克的缆绳。

8月31日，使臣得悉，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已抵达叶尼塞斯克。使臣遂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前去见他，商谈差马役夫事宜，并通知他，叶尼塞斯克县派到使臣处的差马役夫，已用来运送皇家财物和团队军需品；给使臣和贵族、上校和军

官，也按照通行文牒提供了差马役夫，但是其中有许多来到后逃散了，另一些则滞留途中。其余的军役人员仍在马科夫寨等候差马役夫，陛下的事业和军役人员的行程均遭延误。 48/50页

195年9月1日，派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去叶尼塞斯克见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商谈差马役夫事宜，并带去信件，请他为使臣、为运送财物、为贵族和书吏准备船夫。

同日，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和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返回后说，差马役夫的事他们已谈过。格里戈里答复他们说，他即将派人去找那些曾征集差马役夫的村长，命令他们照册查核，没有派出差马役夫的，着令派出，他将遵照陛下谕旨和通行文牒准备船夫，但要他马上准备好则不可能。 48/50页背面 【92】

9月2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带领军役人员到克姆河口，他口头报告说，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雅科夫·佩捷尔松少校连同皇家财物滞留在马科夫通道森林中。少校从马科夫寨带出的差马役夫陷入泥泞，停在途中，另一些则于夜间逃散。

同日，使臣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去叶尼塞斯克商谈差马役夫事宜。

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返回后说，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要他回来通知，派人去叶尼塞斯克接收差马。他已经征集到差马约六十匹，以后再征集到时，他将派军役人员送到马科夫寨去接运军役人员。同日，派安德烈·涅伊捷尔准尉去叶尼塞斯克接收差马，命令他收妥后，将差马赶到马科夫寨。 49/51页

9月6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带领军役人员从通道那边来到克姆河口。他说余下的部队在马科夫寨等待差马役夫。船装妥后，使臣启程去叶尼塞斯克。他留下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及其团队在克姆河口看守财物，自己则带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以及他们的团队中已通过马科 49/51页背面

夫通道来到这里的军役人员同行。当天刮风，在去叶尼塞斯克途中，帕维尔·格拉鲍夫团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的连队军役人员乘坐的一只平底船，连同一应船具失事沉没。幸好上帝保佑，船上的军役人员全部得救，因为四周有许多平底船，急忙放出舢舨打救军役人员。

50/52页 同日傍晚，抵达叶尼塞斯克。使臣派秘书官伊凡·尤金去见军政长官，商谈差马役夫、船索等事宜。他返回后说，差马役夫和船夫等事他已经谈了，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对他说，他已向城郊所有耕农征调了差马役夫，并已派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押送到通道那边去。

9月9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率领团队从克姆河河口村到达叶尼塞斯克。由于到叶尼塞斯克需经过克姆河上的深滩，又没有摆渡和桥梁，无法通行，因此就在克姆河口带着皇家财物上了船。

50/52页背面 9月9日，根据达斡尔地区的情况，派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从叶尼塞斯克出发，他带领二十七名新召募的军役人员。遵照陛下的谕旨和诏书，这些受命编入全权大使部队的新召募的军役人员，在伊利姆斯克的有一百七十名，在伊尔库次克的有一百名。鲍加蒂廖夫受命火速前往。有关移交军人一事，往伊利姆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利亚·兹麦耶夫写了信，在这以前，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尤金携带信件急速前往涅尔琴斯克。卡尔普什卡带给侍臣、军政长官的信件如下：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

今年，194年，8月28日，收到你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十人长卡尔普什卡·尤金送来的有关敌方意图的报告，说，今年，194年，7月7日，中国敌人携带火器，乘一百四十只木船和由山间乘

马多路向新阿尔巴津斯克城进逼，在阿穆尔河下游处打死我边远岗哨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二十名，打伤多名。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及阿尔巴津各级军役人员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希望我派出轻装部队前去解救阿尔巴津，保卫达斡尔地区。遵照陛下谕旨，在我从叶尼塞斯克启程以前，当即派出我部官兵携带火药和铅先行乘轻便船只急速前往，务必使其于今年内到达涅尔琴斯克。我本人随后也将动身兼程前往。 51/53页 【93】

当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卡尔普什卡·尤金携带此信到达你处时，如果中国敌人尚未撤离阿尔巴津，你可由涅尔琴斯克暗派一人越过重围，去阿尔巴津寨送信，要阿列克谢效忠陛下，宣谕皇恩，鼓舞被围人员，说皇家部队即将前来解救达斡尔地区和阿尔巴津斯克，他们将因历尽艰辛而获得陛下的恩典；要被围人员寄希望于皇恩，百倍警惕，坚守阵地，不使敌人阴谋得逞。你本人还可写信给博格德汗的军队长官，说去年即194年，他们——博格德汗的军队长官曾写信给圣明沙皇陛下的军政长官[52]，因此，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我们被派遣前来，幷赖上帝保佑，不久即将到达边界地区。关于我们*此行，汗殿下通过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业已获悉；所以，根据来往信件，他们——博格德汗的军队长官不应采取军事行动进入圣明沙皇陛下的边界，应待双方使臣在到达边界地区之后，举行谈判，求得圆满解决；他们——军队长官们不顾致沙皇陛下信中所许派使臣平息纷争的诺言，就采用军事手段侵入沙皇陛下的边界，是按博格德汗殿下原先的谕旨行事，还是又有新的谕旨？你本人在涅尔琴斯克要十分警惕，若有情况，将原委探明后，速写信派专使送来。 51/53页背面 52/54页 52/54页背面

此信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尤金送至你处。

---

* 原文误作“在我们”。

同日，为加速行程，派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带领军官及该团来自各城市的二百名火枪兵先行。命令他火速前进，赶到伊利姆河口，而后从伊利姆走旱路到伊尔库次克。没有再用轻便船只运送更多军役人员前去，因为在叶尼塞斯克皇库中已无篷船和轻便船只，在商人那里也找不到。

53/55页 9月10日，由使团贵族中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从叶尼塞斯克出发去伊尔库次克寨，命令他接管伊尔库次克寨。

9月11*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费奥多尔·斯塔霍尔斯基大尉及其他军役人员从马科夫通道到达这里。

9月12日，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去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处，商谈运送皇家财物和供全权大使、秘书官、贵族和书吏使用的船夫事宜。

同日，经使臣多次派人敦促，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
【94】夫按全部皇家通行文牒，由叶尼塞斯克派莫斯科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的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带七十五名雇来的火枪兵和游民到使臣处，以应寒期的需要。从被派来的人中
53/55页背面 拨一些人到载有皇款的平底船上运送皇家财物，拨一些人供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秘书官伊凡·尤金使用，拨一些人到运载火药的平底船上和到莫斯科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作向导。

为了不在叶尼塞斯克过冬，军役人员集结之后，将粮食装上船只，于9月12日离开叶尼塞斯克，溯叶尼塞河上行。走了约三俄里就停下来了，因为许多平底船载上了军役人员就开始大量漏水。这些船只好靠岸，堵缝修理。当时，天气寒冷，行程已十分困难。各船所备系缆和送流锚均感不足，从叶尼塞斯克取得的供路

* 原文中先写作"12"，后改为"11"。

上用的缆绳数量也少。虽经使臣多次派人敦促，军政长官格里戈 54/56页
里·诺沃西利佐夫也不多给，并说，除上述供达斡尔之行用的系缆和送流锚之外，叶尼塞斯克官库中再也没有了。使团在叶尼塞斯克期间，从商人那里也无法找到，因为在使团到来之前，全都从叶尼塞斯克拨出去了。

自船只停泊处写给陛下如下报告，由信使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乌尔巴诺夫等，以及阿尔巴津哥萨克阿方尼卡·列别捷夫和农民出身的奥克先卡送去[53]：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54]。 54/56页背面

陛下，去年，194 年，8 月 26 日，我——你们的臣仆曾派莫斯科火枪兵西多尔·丘洛什尼科夫和米什卡·伊凡诺夫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送去报告，奏报臣为加速运输，在臣离开之前，将皇家的火药、榴弹和大炮从纳雷姆运往马科夫寨，并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其团队押送这批皇家财物，命令他兼程前进，以使皇家的火药、榴弹以及上校本人及其团队在臣到达之前通过马科夫通道。在将皇家财物从纳雷姆运往马科夫寨之前，先派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前往叶尼塞斯克。 55/57页
臣并给斯捷潘·索巴金写了信，请他遵照陛下谕旨准备差马役夫，以免因差马役夫准备不齐而延误陛下的事业。

陛下，8 月 15 日，臣率领皇家部队抵达马科夫寨。为加速通过通道而在臣抵达之前先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运出的皇家榴弹、火药、大炮，由于没有差马役夫，从 8 月 9 日起到 8 月 16 日，全部滞留于此。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其团队因为等候差马役

夫，也没有通过马科夫通道。侍臣斯捷潘·索巴金直到8月16日
55/57页背面 没有就征集和派遣差马役夫一事从叶尼塞斯克给臣写信，也没有将差马役夫派来。臣鉴于皇家部队的行程因等候差马役夫而长期耽搁，便在得到通道那边派来的少量差马役夫后，派军官先行押运
【95】皇家火药、榴弹、铅和大炮去叶尼塞斯克，随后又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率领该团一百名火枪兵，另从各团每十人中抽调二名火枪兵，由军官带领，去接收和筹措途中用的粮食。

8月17日，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回到马科夫寨臣处，说，他于8月9日到达叶尼塞斯克，已把有关差马役夫和准备船只的
56/58页 信件交给军政长官斯捷潘·索巴金。斯捷潘·索巴金命令他——拉弗连季对臣说，遵照陛下谕旨，已在叶尼塞斯克为部队行进准备了平底船，但是这些船上溯流上行用的缆绳和船帆不足，在叶尼塞斯克已无处可以获得；希望臣下令将从托博尔斯克来时乘坐的旧平底船上的缆绳和船帆取下应用；他已下令征集差马役夫，并尽快派往通道这边来。

陛下，8月28日，臣渡过克姆河*，到达为部队行进准备好〔船只〕**的船舶码头后，便多次向叶尼塞斯克派去军官和书吏，命令他们转告，由于差马役夫不足，已严重延误了皇家部队通过通道的
56/58页背面 行程；派到马科夫寨的差马役夫为数甚少，已用来运送皇家火药、皇款和十门大炮。这些差马役夫运送财物到克姆河口后，很多都逃散了，另一些则滞留途中，其余的大炮和部队已无法运送，因此，耽误了陛下的事业，而道路日益难行；叶尼塞斯克方面既未给臣送来派到马科夫寨多少差马役夫的清单，也未派军役贵族和军役人员来马科夫寨办理交接事宜。

---

* 报告原件中是：到克姆河口（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39页）。

** 该词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195 年 9 月 1 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从马科夫寨给臣写来了报告，说，因缺少差马役夫，皇家部队和团队财物无法由马科夫寨启运。从 8 月 23 日到 8 月 29 日只有少量差马到来，只 57/59 页 能运送该团的六十名皇家军役人员。臣曾派人前往叶尼塞斯克转告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请他遵照陛下谕旨派差马役夫到马科夫寨来。因缺少差马役夫，陛下事业和部队行程已被耽搁。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在叶尼塞斯克征集到差马六十匹，派往马科夫寨接运部队，由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押送前去。

9 月 12 日，臣等候皇家部队由马科夫寨到来之后，由叶尼塞斯克取得运送皇家财物、军役人员和供臣使用的带船具的平底船三十七只，以及船帆十八*张，于 9 月 22**日由叶尼塞斯克启程， 57/59 页背面 兼程前进。另外，陛下，又将臣率领军役人员从托博尔斯克来时乘坐的旧平底船上的船帆和缆绳搬到这些平底船上应用，因为叶尼塞斯克准备的数量不足，不增添缆绳和船帆就无法前进。陛下，从马科夫寨出发时，军役人员每十人给三匹驮马。而叶尼塞斯克，陛【96】下，为运送皇家财物和供我——你们的臣仆、贵族、翻译和书吏使用，只给了七十五名船夫。此外，陛下，由于船夫不足，从火枪兵团队抽调了人员到货船上运送皇家财物，以免影响部队行程。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 58/60 页 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9 月 17 日，抵达通古斯卡河[55]口。

---

* 报告原件中是：十九（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2，第 2 册，第 341 页）。

** 报告原件中是：12。原件日期是在正文写完后用另一种墨水填写的（同上）。

同日，抵达斯特列尔内急滩。因缆绳、迭流锚和系缆不足，通过斯特列尔内急滩用了三天的时间。

9月20日离开斯特列尔内急滩，天气已十分寒冷，又有风暴，行程十分艰难。

58/60页背面 9月22日，在去雷宾斯克寨①途中，因为刮风，全权大使本人乘坐的平底船触暗礁撞破，船上行装都被水浸湿。当日靠岸停泊修船，搬卸晾晒行装，直到清晨。

9月23日抵达雷宾斯克寨。乘坐旧平底船的莫斯科团和其他团的军役人员在前来雷宾斯克寨② 途中，过急滩、石滩时耽搁了行程，9月24日方才到达。莫斯科团和西伯利亚团等各团的五十人长、十人长、火枪兵列兵来到大使处恭请陛下圣安，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口头陈情，求陛下开恩，允许他们在雷宾斯克寨停留到9月24日，因为由叶尼塞斯克调拨来运送他们的平底船，以及运送粮食的平底船，在由叶尼塞斯克来雷宾斯克寨③ 的途中，有很多触在急滩、石滩的礁石上，撞破了，不经修补，就无法继续前进。

59/61页

使臣命令军役人员尽快修好途中损坏的船只，以便继续前进。这时天气已十分寒冷，近岸河水已经结冰，平底船行驶异常困难。

9月25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派该团彼得·格罗特中尉至全权大使处。他带来的报告写道，由叶尼塞斯克拨给他团的平底船有很多在通古斯卡河上行驶时触礁撞破；因平底船不足，补调该团的旧平底船，有些即使经过修补也不堪使用；发给该团的缆绳数量甚少，由于天气十分寒冷，到叶尼塞斯克县的卡缅卡村后，已无法继续溯流上行，特此请示定夺。

59/61页背面

9月25日，派彼得·格罗特中尉送交安东·冯·施马伦贝格

---

①②③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上校书面指令一份，命令他按原来由叶尼塞斯克出发时接受的指示迅速前往伊利姆河口，再由伊利姆河口取得差马役夫，根据达斡尔地区的情况率军役人员取旱路前往伊尔库次克寨。 60/62页

9月26日，莫斯科团和西伯利亚各团的五十人长、十人长和军役列兵来到使臣处，恭请陛下圣安，向使臣陈述说，天气十分寒冷，河上已经有冰，许多平底船已损坏或触礁撞破，通过急滩溯流上行用的船索纤绳，叶尼塞斯克给得很少；离开雷宾斯克寨① 不用走出多远，他们就会冻死在荒无人烟之处，希望不要让他们冻饿而死；而前往伊利姆河口，沿途还有急滩、石滩多处。 【97】

使臣吩咐详细询问全权大使部队中的渔猎人员和叶尼塞斯克火枪兵，如果天气回暖，今秋能否抵达伊利姆河口，军役人员如何由叶尼塞斯克乘平底船溯通古斯卡河去达斡尔诸寨，为了通过急滩、石滩，需要多少船索、送流锚和系缆？ 60/62页背面

渔戶、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达尼拉·莫斯克维季诺夫等在回答使臣的询问时说，通古斯卡河通常于九月末圣母节[56]时结冻。军役人员由叶尼塞斯克溯通古斯卡河运送粮食时，每三只平底船拨给一条系缆、一个送流锚、两条新纤绳。如果是这几天由雷宾斯克寨② 出发，天气这样寒冷，则连穆尔斯基急滩也不能到达，由这个急滩到伊利姆河口还有许多路程，而在急滩上下三天路程之内沒有任何村落。由雷宾斯克寨③ 到穆尔斯基急滩，如果天气不佳，要走两星期。而我们由叶尼塞斯克启程时，因船具不足，三十八只平底船总共才有送流锚六个、系缆六条、纤绳二十七条，其余平底船则使用托博尔斯克拨给的旧纤绳。 61/63页

9月27日，河面有大量冰凌，无法前进。同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彼得·格罗特中尉前来全权大使处呈交上校的报

①②③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告，说他为天寒和冰冻所阻，滞留在距雷宾斯克寨① 有三天路程的
61/63页背面 叶尼塞斯克县卡缅卡村，他已无法继续前进。该团所用船只许多被撞坏，另一些经过一春业已腐朽不堪，即使修理也无法使用。

9月28日，根据上述情况，全权大使及所率部队停驻在雷宾斯克寨②。将火药及一应团队军需品由平底船卸下，挖掘地窖贮存，将木船泊于河湾，免遭冰凌撞毁。命令军役人员建造过冬房舍，因雷宾斯克寨③ 总共才有约十五户人家。

9月29日，从使团贵族中派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和莫斯
62/64页 科团阿法纳西·吉舍尼诺夫大尉及该团火枪兵三名前往叶尼塞斯克。他们带给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信件一封，请他给部队调拨越冬粮食，因为从叶尼塞斯克启程时，匆忙赶路，加之船只不足，军役人员携带的粮食只够用三个月，而雷宾斯克寨④ 皇库中粮食甚少。他们带给叶尼塞斯克的信件还要求调拨差马役夫，以便根据情况加派军役人员携带火药和军需品取冬季道路前往达斡尔诸寨，另要求调拨供溯流上行时所用的缆绳、纤绳、送流锚和系缆。送去的信件如下：

62/64页背面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阁下。

去年，194年，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谕旨，我率领部队路经马科夫通道时，由于差马役夫不足，留在马科夫寨大炮十门，带铁箍轮炮架八座以及其他各种军需品，交
【98】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斯捷潘·苏尔维洛夫保存并取得收据。上列大炮、炮架及各种军需品，请遵照陛下谕旨送至雷宾斯克⑤ 我处。

---

①②③④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⑤ 原文为 Рыбная。——译者

附上所留物品清单。

于马科夫寨交军役贵族斯捷潘·苏尔维洛夫纡取得收据的军械和军需品的清单。

于托博尔斯克领取的铸铁三整条，重十又四分之三普特； $\frac{63}{65}$页

于莫斯科领取的铸铁十一普特二十格里文卡①；

树脂四桶；

团队军械：铜制火绳炮十门、带铁耳的铁箍炮架八座、铁箍车轮二十个、铁锚四副；

打铁用具：铁砧一座、带轴砂轮一个、锯两把、钳子一把。

自9月30日至10月5日，河面有大量冰凌，天气十分寒冷，风暴大作。

10月6日，通古斯卡河两岸结冻，河心的冰排冲撞在浅滩及礁石上，形成隆起的巨大冰丘。

10月13日，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返回雷宾斯克寨，带来 $\frac{63}{65}$页背面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致全权大使的如下信件：

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等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及其助理。

今年，195年，你写到叶尼塞斯克给我们的信收到。你的信中写道：

去年，194年，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给你写去报告说：7月7日，数量众多的中国敌人携带攻城火器，乘一百五十只木船和由山间乘马多路向新阿尔巴津城进逼，围困了阿尔巴津城。被围的阿尔巴津城中，人员、大炮、火药和铅为数

① 古重量单位，一格里文卡即一丰特，等于409.51克。——译者

甚少，希望你遵照陛下谕旨，从你的部队中调遣军人以及大炮、各
64/66页 种军需品去抵御敌人，保卫阿尔巴津。今年，195年，9月9日，已
遵照陛下谕旨，根据上述情况，派部队轻装去伊利姆斯克寨，前往
涅尔琴斯克。为急于赶路，又因天气寒冷，由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
多尔·鲍加蒂廖夫率领军役人员带去的火药数量甚少。遵照陛下
的谕旨，现在需要将野炮两门、炮弹二百发、火药一百普特、铅五十
普特、火绳枪一百支从速送到涅尔琴斯克。希望我们遵照陛下谕
旨调拨差马役夫到雷宾斯克①，以便运送皇家财物去涅尔琴斯克。
64/66页背面 你来信中没有写明需要多少差马役夫。我们吩咐到叶尼塞斯克军
营幕府去向侍臣、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的阿法纳西·吉
舍尼诺夫大尉索取运送皇家财物需要多少差马役夫的清单。根据
阿法纳西·吉舍尼诺夫大尉在叶尼塞斯克军营幕府交给我们的清
单，运送皇家财物（大炮、炮弹、火药、铅及火绳枪）需要差马三
十匹。

今年，195年，遵照陛下谕旨，给雷宾斯克寨总管送去书面指
令，命令他按照阿法纳西·吉舍尼诺夫大尉的清单，为运送皇家财
【99】物，运送大炮、炮弹、火药、铅、火绳枪，备好三十匹马，连同爬犁和
马夫，立即由雷宾斯克寨出发，穿过村庄，到伊尔库次克寨。

65/67页 11月7日，哥萨克骑兵阿加皮特·普洛特尼科夫由涅尔琴斯
克来到雷宾斯克寨。他从涅尔琴斯克带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
拉索夫写给全权大使的如下报告：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去年，194年，7月15日，莫斯科火枪兵西多尔·丘洛
什尼科夫和米什卡·卢钦尼科夫从西伯利亚衙门向达斡尔地区给

① 原文为 Рыбная。——译者

我送来了由秘书官季莫费伊·普罗托波波夫副署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诏书。陛下诏书中写道，目前在达斡尔地区我处的中国军队情况如何，命令我往莫斯科给陛下写报告，由原下诏书的莫斯科火枪兵带回。阁下，我已将达斡尔地区详情往莫斯科写了报告，交莫斯科火枪兵西多尔·丘洛什尼科夫和米什卡·卢钦尼科夫带回。在谈话时，西多尔和米什卡对我说，阁下，你奉陛下谕旨，受命为军事长官，将率人数众多的部队到达达斡尔地区，你将在8月份抵达叶尼塞斯克。 65/67页背面

阁下，去年，194年，7月25日，阿列克谢·托尔布津由阿尔巴津向涅尔琴斯克给我写来了报告。他的报告中写道：7月7日，中国人携带攻城火器，乘木船和由山间骑马多路向新阿尔巴津城进逼，阿列克谢本人同军役人员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

阁下，关于这点，以及有关达斡尔地区其他情况，我曾于194年7月26日特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十人长卡尔普什卡·尤金给你送去报告。关于你将率领部队前来一事，我也向阿尔巴津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写了信，特派猎手伊瓦什卡·比比科夫送去。为了这次派遣他潜越重围到阿尔巴津去送信，我在涅尔琴斯克给了他五个卢布皇赏，要他进入阿尔巴津之后，用阁下即将到来一事鼓舞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及其部队，使他们英勇据守阿尔巴津，等待增援部队。 66/68页

194年7月30日，阿列克谢由阿尔巴津给我写来了报告，他的报告说，中国人乘木船沿对岸支流逆水迂回阿尔巴津，停泊于上游。骑兵则沿山路迂回。他们驻扎在阿尔巴津四周，并不断炮击阿尔巴津。阁下，自从由涅尔琴斯克派人去以后，阿尔巴津有多少军人和各类人员，多少火药、铅、大炮，以及达斡尔诸寨共有多少，有关这一切，我在派卡尔普什卡·尤金送给阁下的报告中已据实

写明。

阁下，去年，194 年，8 月 19 日，我曾由涅尔琴斯克派出达斡尔军役贵族、伊凡之子格里戈里·隆沙科夫[57]，命令他率七十名军役人员由涅尔琴斯克取水路，顺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而下，到新阿尔巴津斯克侦察该城情况，捕捉中国舌头，以确切了解敌方意图。如果格里戈里根据实地观察或有情报说明走阿穆尔河水路有危险，我吩咐他带领士兵改行安全密林山路向新阿尔巴津靠近。

65/68 页背面

【100】 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率军役人员于今年，195 年，9 月 26 日返回涅尔琴斯克。阁下，格里戈里及同行军役人员对我说，他——格里戈里奉派率军役人员由涅尔琴斯克前往阿尔巴津，乘船沿石勒喀河、阿穆尔河而下到鄂尔多昆河，离阿尔巴津还有一日路程。由鄂尔多昆河改行安全隐蔽的山路到阿尔巴齐哈河和麦利尼奇纳亚河，离阿尔巴津约一俄里的地方。他极力探询有关中国人意图的各种情报，并千方百计了解阿尔巴津的情况。他们由阿尔巴齐哈河和麦利尼奇纳亚河的隐蔽处看见了阿尔巴津，直到 9 月 1 日该城尚完整无损。他们也听到了城中早晚的击鼓声。许多中国人驻扎在离阿尔巴津很近的地方，昼夜不停地向城中开炮。炮击来自阿穆尔河上下两方及对岸岛屿。格里戈里由于人少势孤，未能捉到中国舌头，因为中国人的边远岗哨人数众多，哨所坚固，防守严密，不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偷袭。中国人的木船靠阿穆尔河左岸停泊在阿尔巴津城上游。而那个在格里戈里之前由涅尔琴斯克派往阿尔巴津传送阁下即将来临这个消息的猎手伊瓦什卡·比比科夫，格里戈里及军役人员在鄂尔多昆河的隐蔽地区见到了他。直到 9 月 1 日，他还未能进入阿尔巴津。伊瓦什卡同格里戈里分手以后，带着信件，继续留在鄂尔多昆河上，暗中侦察可靠的地点，等待中国岗哨的疏忽，以便潜入城内。阿尔巴津上游处种的庄稼，被敌人刈割烧掉。埋藏在地里的粮食也被掘出焚毁。但

67/69 页

67/69 页背面

阿尔巴津近郊的庄稼则完整无损。

阁下，由于兵力单薄，我无力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前去援救阿尔巴津，保护庄稼。关于派轻装部队携带弹药至达斡尔诸寨以保卫达斡尔地区一事，阁下，请下令按陛下谕旨执行。

11 月 10 日，三十套差马从叶尼塞斯克县来到雷宾斯克寨，供军役人员押送皇家财物去涅尔琴斯克、达斡尔诸寨。 68/70页

11 月 15 日，用上述差马运出火药一百零三普特、带枪机的火绳枪二百八十支、手榴弹一百枚、铅六又四分之三普特，并由军官伊凡·别查利德上尉和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率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一百五十名火枪兵乘雪橇出发。他们带往涅尔琴斯克如下信件：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

今年，195 年，11 月 16 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谕旨，根据阿尔巴津的情况，特再次增派皇家军役人员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龙骑兵七十五名，由伊凡·别查利德上尉率领，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七十四人，由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率领，前往涅尔琴斯克。他们携带皇家火药一百零三普特、铅六又四分之三普特、火绳枪二百八十支、引信二普特、手榴弹一百枚。沒有运去大炮，因为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阿加皮特·拉里昂诺夫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他在贝加尔海那边遇到我到来前由叶尼塞斯克派出的十门大炮及火药。为号令行伍，发给军官旗帜三面、鼓三面。 68/70页背面 【101】 69/71页

上述军官运送皇家的火药和铅到达涅尔琴斯克你处之后，我已命令他们及军役人员到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处报到，命令

他们在我到达前，一切听从中校指挥。而皇家的火药、铅、枪支及引信，命令他们如数面交幷取回收据。有关他们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各种情况，尽快派专差送信给我，而军役人员我已命令他
69/71页背面 们自行安置。未派出更多的军役人员，因为询问雷宾斯克寨居民后得知，前面是一片荒野，要走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村落，路途十分难行，而军役人员的粮食数量甚少。

同日，派宫廷护卫、雅科夫之子斯捷潘·科罗文去色楞格斯克寨。命令他到达后探明蒙古的眞实情况，以及进逼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的情况，他们目前驻扎在什么地方，是否已经撤离阿尔巴津。命令他探明一切眞实情况后，从军役贵族或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中挑选一名忠实干练的人，派他去蒙古格根呼图克图[58]处，送交全权大使致呼图克图的书信。到蒙古乌卢斯后，把一切探听
70/72页 清楚。探明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59]的情况，目前他们在什么地方，是否已被允许前往中国，受到何种礼遇，或者仍滞留在蒙古乌卢斯某处，他们从呼图克图处起身已经有多久？同时还严令探明中国军队的情况：他们的使团有何意图，是企图采取武力行动还是期望和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有无增加，蒙古汗、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是否同中国汗缔结了某种同盟？

如果所派的人到蒙古乌卢斯后，有人问起，或者蒙古使者前来
70/72页背面 色楞格斯克询问斯捷潘，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因何事前来达斡尔地区，为什么带来那么多圣明沙皇陛下的军人，命令他们回答说，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前来，是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派遣来边境的使臣永修两国的和好与安宁；全权大使带领部队，幷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只是护送使团成员，这是莫斯科国和近邻各邦的惯例。

全权大使致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书信，由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带去，并由他挑选适当人员送往蒙古。书信如下：

71/73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谨向蒙古格根呼图克图致以友好的祝愿。【102】

我由圣明沙皇陛下、我大仁大德君主治下色楞格斯克寨众多居民处获悉，大师您对当地居民慈爱备至。为此，谨先奉达此函，以表至诚谢意。我奉圣明沙皇陛下、我大仁大德君主谕旨，与博格德汗殿下所派使臣共修两国和好与安宁。一俟我等仰赖上帝庇佑于近期内抵达边境，当即派专使奉告大师有关情况。今随函奉上些许薄礼，略表至诚，敬请哂纳。贵体康泰否，盼赐函告知。

71/73页背面

72/74页

专此，愿全能的上帝保佑您及属下，我永为您的挚友。

1686[60]年 11 月 13 日于旅次。

根据达斡尔军役人员提供的情况（他对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历来多有帮助，目前则同中国汗常有来往，蒙人对他敬若神明，有令必行，而对汗的命令却从来不是这样），从皇库中取褐狐皮一张，价十卢布，大红呢绒八俄尺①，每俄尺价二卢布，并从使团库中取黑狐皮三张，价四十五卢布，以及水獭皮三张，馈赠呼图克图。

72/74页背面

根据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提供的情况，在派出前已提到的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时，专门给他一份书面训令，让他去寻找和发现银、铜、铅和锡矿的矿藏，他应做少量试炼，勘探出真正的矿脉，并写信报告全权大使；如果在涅尔琴斯克诸寨发现某种老矿，

① 一俄尺等于0.71米。——译者

73/75页 他也应做试炼，并且报告。

派来的涅尔琴斯克和达斡尔其他各寨的军役人员，在回答全权大使的询问时说，以前，他们曾从涅尔琴斯克被派往额尔古纳河和维季姆河一带寻找银矿和其他矿藏，找到之后，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曾把不少矿石运到涅尔琴斯克，是否用那些矿石做过试炼，确实情况他们不知道[61]。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和全权大使谈话时说，炼矿工作他做过不少，如果发现某种矿石，他会识别。

11月28日，军役人员的俸粮尚未由叶尼塞斯克运到。

73/75页背面 同日，给陛下写如下报告，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五十人长米基什卡·希比增* 和士兵伊瓦什卡·阿勃拉莫夫为信使送去[62]：

【103】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63]。

陛下，今年，195年，9月15**日，收到官员伊凡·波尔申尼科夫从色楞格斯克写给我——你们的臣仆的一封信，由叶尼塞斯克哥萨克米季卡***·弗尼法季耶夫等人送来。他在信中写道：

去年，194年，8月1日，出使中国的陛下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抵达色楞格斯克。8

74/76页 月〔1〕日****，他——伊凡，特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等三名军役人员去蒙古见呼图克图，通报使节到达，并洽谈通行事宜。这些军役人员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从呼图克图处

---

* 费·阿·戈洛文给外务衙门的一份报告（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29页）中称他为米什卡。

** 报告原件中是：30（同上，第352页）。

*** 报告原件中是：游商米基特卡（同上）。

**** 日期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返回后说，呼图克图对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前往中国将予以放行，并愿提供差马和护送人员，不加任何留难。于是，伊凡就给上述使节提供了差马，派三十名哥萨克由色楞格斯克寨护送到中国边境，同时派出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于8月18日送他们由色楞格斯克启程。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米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在回答臣的询问时说：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由蒙古乌卢斯回来后说，他曾对陛下的使节说，呼图克图要他——塔拉斯卡回来转告，希望他们——尼基弗尔和伊凡赶紧到他那里去，因为目前蒙古各台吉正要在他那里会齐，商量大事，他希望他们在乌卢斯同他会面。当塔拉斯卡来到蒙古乌卢斯时，那时中国博格德皇帝的使者正在呼图克图处[64]；呼图克图得知陛下的使节要前往中国后，便让这名使者返回中国报信，而将其余人留下。呼图克图愿意从自己的乌卢斯为陛下的使节提供到中国边界的差马和护送人员。至于蒙古各台吉要商量什么事情，米季卡**没有听到塔拉斯卡谈及。陛下的使节于8月〔18〕***日由色楞格斯克动身去呼图克图的乌卢斯，驮载和护送人员则直接去中国边境，由从色楞格斯克寨派往中国边界的护送人员带路。米季卡****当时在场。

74/76页背面

75/77页

陛下，11月14*****日，臣派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携带臣致蒙古呼图克图的书信一封，前往色楞格斯克，命令他——斯捷潘从色楞格斯克居民中挑选一名精明干练的人，并派一名精干的通

---

* 报告原件中是：米基特卡（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52页）。

** 报告原件中是：米基特卡（同上）。

*** 日期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原件中的日期是在正文写完后用另一种墨水填写的（同上）。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的出使报告中是：8月15日（同上，目录1，第8本，第20页）。

**** 报告原件中是：米基特卡（同上）。

***** 报告原件中是：15（同上，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53页）。

【104】译和他一起，将此书信送去。从陛下皇库中支出价八卢布的上好
75/77页背面 呢绒一段和价十卢布的褐狐皮一张，馈赠呼图克图。因为，陛下，蒙古所有的领主对呼图克图的宗教职衔十分尊敬，没有他的命令，在一切*事务中不敢擅自行动。

臣已命令在给所派之人的训令中写明，在他到达呼图克图处后，必须探明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的情况，目前他在什么地方，是否已被允许前往中国，受到何种礼遇；同时确实探明有关中国动向的一切消息：他们对我使团有何意图，是否企图采取武力方式**，呼图克图和各蒙古领主都有什么想法。

臣在致呼图克图的书信中写道：多年来，呼图克图以全部忠忱
76/78页 为陛下效力，希望他——呼图克图现在仍一如既往，以全部忠忱为陛下效力，他将因此而获得我皇陛下的恩典。

臣等遵奉陛下谕旨，同博格德汗殿下派来的使者永修两大国间的和好与安宁，一俟臣等于近期内抵达边境，当即派专使送信给他——呼图克图，函告有关情况。而目前则希望他把一切消息写信告诉我——你们的臣仆。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
76/78页背面 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65]。

陛下，今年，195 年，10 月 28 日，在国家外务衙门发来的、由

---

* 报告原件中下面是：重大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 №2，第 2 册，第 353 页）。

** 报告原件中是：行动（同上）。

秘书官普罗科菲·沃兹尼增副署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给我——你们的臣仆的诏书[66]中写道：我皇陛下谕令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为陛下效忠，在陛下的使团中供职，随同我——你们的臣仆去达斡尔地区，而将秘书官伊凡·尤金调出。臣已写信给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请他将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由叶尼塞斯克调来臣部，秘书官伊凡·尤金由臣部仍调回叶尼塞斯克。 77/79页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11月28日，秘书官伊凡·尤金递交了外务衙门发来的陛下诏书，命令他不再参加同中国使臣的会谈，而由叶尼塞斯克的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参加。 77/79页背面

12月24日，伊尔库次克军役贵族叶弗多基姆·库尔久科夫和西多尔·舍斯塔科夫来雷宾斯克寨，向全权大使递送嘉奖令一件[67]。

1月4日，派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去叶尼塞斯克，带去致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信件一封，请他运来粮食、索具和军需品，以免延误春季的行程。 【105】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68]。

陛下，今年，195年，11月7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阿加皮特卡·普洛特尼科夫送来伊凡·弗拉索夫由涅尔琴斯克写给我—— 78/80页

你们的臣仆的报告：

去年，194 年，8 月 19 日，他——伊凡根据阿尔巴津的情况，派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带领约七十名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前往阿尔巴津城下侦察情况和捕捉舌头，命令格里戈里沿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前往新阿尔巴津寨。9 月 26 日，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率军役人员返回涅尔琴斯克，向他报告：

他——格里戈里，奉派由涅尔琴斯克沿阿穆尔各河*前往阿尔巴津，在他们离阿尔巴津还有一日路程时，停留在大鄂尔多昆河畔，在森林里遇到约二十名阿尔巴津哥萨克和耕农。阿尔巴津县的这些人，由于阿尔巴津被围之前没来得及赶回城内，所以才避开敌人，在此栖身。由涅尔琴斯克派往阿尔巴津传送皇家部队正随臣进发的消息，以鼓舞被围人员士气的那名猎手也同他们在一起。由涅尔琴斯克前往阿尔巴津报信的这个猎手，曾经在今夏由阿尔巴津来报告中国人围困阿尔巴津城的消息。格里戈里·隆沙科夫从哥萨克和被围的阿尔巴津人员中，挑选约十五人，加上两名纳实物贡的通古斯人和那个猎手，把他们分成两股，派他们沿阿穆尔河两岸前往阿尔巴津城下，侦察中国敌人攻城的情况和阿尔巴津城被围的情况。那些哥萨克到阿尔巴津城下来去共四天，回来以后说，阿尔巴津已被中国敌人包围，近城四周设置筐垒，中国人从筐垒后面三面炮击三座塔楼，昼夜不停[69]；城内早晚击鼓；直到 9 月 20 日，阿尔巴津城尚完整。他们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后，从早到晚，多方窥探，看如何能将皇家部队行将到来的消息送进城去。但是因敌人围城，无法通过。由于人少势孤，中国人的边远岗哨人数众多，未能捉到舌头，而中国人的木船靠阿穆尔河左岸停在阿尔巴津城上游。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留下那个派往阿尔巴津寨送信和探听消息的猎手，要他窥测时机，一有可能就潜入阿尔巴津寨报

78/80 页背面

79/81 页

79/81 页背面

* 原文如此。

信，留下其余的阿尔巴津哥萨克，就返回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上方阿穆尔河沿岸，由大鄂尔多昆河至额尔古纳河口，各村庄的庄稼焚毁殆尽。而那些埋藏在地里的粮食，也被敌人挖出烧毁；由鄂尔多昆河至阿尔巴津和阿尔巴津附近的庄稼，则完整无损。

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阿加皮特卡·普洛特尼科夫在回答臣【106】的询问时说：侍臣伊凡·弗拉索夫派他从涅尔琴斯克迎着我—— $\frac{80}{82}$页 你们的臣仆前来送信。当他——阿加皮特卡到达乌丁斯克寨时，在乌丁斯克寨听说，蒙古呼图克图将同蒙古各领主举行一次会议。会议商讨什么事情，他没有听到人说起。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已被接纳前往蒙古，从呼图克图处来的少量人员对他们以礼相待，并很快就把他们领走，以便他们——尼基弗尔和伊凡能在各领主会议举行之前赶去见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否准予他们前往中国，阿加皮特卡不知道。在涅尔琴斯克诸寨附近，纳实物贡的异族人生活安宁，涅尔琴斯克的军役人员也没有受到蒙古人的任何欺凌。阿加皮特卡在 $\frac{80}{82}$页背面 贝加尔海东色楞格河旁〔卡巴尼耶〕*村附近，遇见臣启程前即由莫斯科运出的十门大炮和火药。而臣根据阿尔巴津首批军情报告派出的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阿加皮特卡是在伊利姆河口遇见他的；因冰冻，通古斯卡河上有大冰排，他才停留在这里，他想从伊利姆河口走陆路，通过伊利姆斯克寨赶快去伊尔库次克。臣根据阿尔巴津首批军情报告，曾往涅尔琴斯克写信，说即将派皇家部队去达斡尔诸寨解救阿尔巴津寨，并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将信送去，据阿加皮特卡所知，此人已于9月末由伊利姆河口走 $\frac{81}{83}$页 陆路到伊尔库次克。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

* 字迹不清，系推测。

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70]。

陛下，今年，195 年，我——你们的臣仆曾派五十人长伊瓦什卡·乌尔巴诺夫和十人长费季卡·斯基宾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送去报告，奏报通过马科夫通道时，因差马不足、道路泥泞、沼泽遍地，而延误了皇家财物的运送和部队的行程，奏报臣在叶尼塞斯克会齐皇家部队、取得船只之后，于 9 月 12 日由叶尼塞斯克动身，并根据达斡尔地区的情况，于启程前派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带领皇家部队先行出发。9 月 19*日，臣根据达斡尔地区的情况，又于离叶尼塞斯克前增派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及其团队，命令他——安东火速前往。臣也于 9 月 12 日自叶尼塞斯克动身，兼程尽速前往。

81/83 页背面

82/84 页

【107】陛下，今年，195 年，9 月 21**日，臣率领皇家部队历尽艰险，到达雷宾斯克寨①，因为天气十分寒冷，已有冰冻，许多平底船沿通古斯卡河驶向雷宾斯克寨②时，触在急滩、石滩的礁石上撞毁，以致无法继续前进。陛下，从叶尼塞斯克取来的船具，供平底船通过急滩、石滩溯流上行用的纤绳、迭流锚、系缆等，全都损坏。而备用的船具，陛下，叶尼塞斯克又没有提供，皇库中和商人处都没有，陛下，因为渡急滩、石滩的船具不足，由叶尼塞斯克到雷宾斯克寨③的行程被严重耽误。陛下，臣已往叶尼塞斯克给军政长官格

82/84 页背面

* 报告原件中先写作“19”，后改为“9”（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2，第 2 册，第 355 页）。

** 报告原件中是：23（同上）。

①②③ 原文为 Рыбной острог。——译者

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写信，请他准备船具并运来臣处，同时请他从冬季道路运来皇家部队越冬用的粮食。

陛下，10月6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给臣写来了报告。他和他的团队，是臣由叶尼塞斯克启程前，根据达斡尔地区的情况再次增派出去的。他报告说，他已到达距雷宾斯克寨① 有三天路程的卡缅卡，路途极为艰难，因为天气十分寒冷，团队的许多船只触礁撞坏，他已无法继续前进。

陛下，通古斯卡河结冻后，臣向雷宾斯克寨② 居民问清道路，以便派出皇家部队前往达斡尔诸寨，陛下，因为由雷宾斯克寨③ 到伊尔库次克之间一片荒野，大雪盖地，畅通的冬季道路很少。在勉强从耕农处征集得三十套差马后，除以前已派出的外，臣又派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伊凡·别查利德大尉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送去火药一百普特，火绳枪二百八十支、手榴弹一百枚，并有各团的皇家军役人员一百七十名乘雪橇一同前去，另外又命令从伊尔库次克抽调四十名应去达斡尔地区服务的猎手。陛下，依目前冬季道路的状况，派更多的皇家军役人员前往已不可能；陛下，大队人马行军，途中恐有断粮之虞，因道路极其艰难，而越过荒野到达伊利姆河口颇费时日。

83/85页

83/85页背面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1月10日，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71] 从达斡尔地区送来军情报告，带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写来的如下报告：

---

①②③ 原文为 Рыбной острог。——译者

84/86页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今年，195年，11月9日，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瓦西卡·巴克舍耶夫、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来到涅尔琴斯克我处官署，送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给我的、加盖阿尔巴津皇家关防的报告一件，他在报告中写道：他——阿法纳西同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至于和他一起被围在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有多少，
【108】大炮、火药、铅有多少，打死、打伤和自然死亡的有多少，以及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是否还活着，他在报告中都没有提到。

阁下，我命令这些给我送来报告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
84/86页背面 布祖诺夫、瓦西卡·巴克舍耶夫、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当着我的面受我询问：交给我的报告加盖了阿尔巴津的皇家关防，是阿法纳西·别伊顿写来的，为什么这件报告不是阿尔巴津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写来的？伊瓦什卡等人是哪年哪月哪日从阿尔巴津派出前来涅尔琴斯克的？阿尔巴津城内用什么办法对付中国敌军？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是活着还是阵亡或者自然死亡（在城内或在城外，哪月哪日）？是否曾由阿尔巴津城出去对中国军队进行侦察？出击过没有？俘获中国舌头没有？如果俘获过舌头，那末在阿尔巴津审讯时，这些被俘的舌头对敌方的图谋说了些什么？阿尔
85/87页 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是否成千上万？他们有多少大炮、火药、铅？使用何种随身武器？他们乘坐来阿尔巴津城下的木船目前停泊在何处？被围困在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共有多少？大炮、臼炮和人员有无损失？军役人员是否有伤亡？如有，是在什么场合？打死、打伤和自然死亡人员有多少？他们的姓名是什么？围城中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火药、铅现有多少？围城中粮食能维持到哪一天？水和柴是否十分缺乏？

阁下，伊瓦什卡、瓦西卡和雅库什卡在回答询问时说：

(65)

去年，194 年，7 月 7 日，中国军队包围了阿尔巴津，围城之后，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发动攻城。中国人到达后第五天，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被中国人用炮击伤，右腿齐膝打断，阿列克谢受伤后四天死去。那颗炮弹落在塔楼炮眼中，而阿列克谢那天正在塔楼里视察。中国人昼夜不息地进攻阿尔巴津，用大炮轰击。阿尔巴津部队曾出城侦察中国敌人，五次从阿尔巴津出击捕捉舌头，生擒三名中国舌头，出击时打死中国人约一百五十名，其中有两名百人长。出击时军役人员被中国敌人打死二十一人，城内人员被打死约四十人，自然死亡约五十人。被打死和自然死亡的军役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姓名，伊瓦什卡等已记不清了。中国军队在距阿尔巴津约二百俄丈处围城。在阿尔巴津四周筑起土垒，敌方的大炮沿土垒安置在筐垒后面，距城六十俄丈处修筑一个土炮座，高约六俄丈，在那个炮座上安置了两门大炮，炮座附近还有十五门攻城炮。阿尔巴津城内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大约还有八百名，大炮八门，小口径城防铁炮三门，火药、铅各约六十普特，臼炮一门，球形炮弹五发，一普特重手榴弹① 二十三*枚，榴弹七十枚；围城中粮食能维持到今年，195 年，4 月初，柴和水十分缺乏，因为没有水井，木房也很少。敌方人员乘坐前来的木船被引到阿穆尔【109】河上游距敌方营盘约二俄里处，停泊在河湾内。伊瓦什卡等人是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于今年，195 年，10 月 11 日由阿尔巴津派出来送报告的，因为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死后，全城和人员都由阿法纳西管理。伊瓦什卡等人出城乘小船穿冰凌沿阿穆尔河下行，伊瓦什卡等乘小船穿冰凌下行到离阿尔巴津约四俄里的地方，然后走山路到涅尔琴斯克。

85/87 页背面

86/88 页

86/88 页背面

87/89 页

在阿尔巴津审讯被掳获的中国舌头时，他们说，阿尔巴津城下

① 原文如此。——译者

* 本书第 110 页上的数字是三十三。

的中国人有五千名，其中有尼堪苦工二千五百名，大炮有四十门，火药和炮弹运来六木船，他们的随身武器是弓箭，箭矢运来两木船；火绳枪大约有五十支，他们并不打算很快就撤离阿尔巴津；如果秋季攻不下城，就打算过冬。那几名被俘的中国舌头只会说尼堪话，不懂其他任何语言，而阿尔巴津城内又没有人会说尼堪话，
87/89页背面 所以无法问清楚全部情况。要把这些舌头带到涅尔琴斯克来也不可能，因为伊瓦什卡他们也是在冰凌中勉强穿行过来的。

阁下，阿法纳西·别伊顿和阿尔巴津全体军人命令伊瓦什卡等人恭请陛下圣安，到涅尔琴斯克向我求救，希望尽速派出军役人员。当伊瓦什卡等人从阿尔巴津走山路前来时，曾由隐蔽处窥视，对着阿穆尔河上游方向的中国营地没有设防，毫无戒备。

今年，195年，10月间，蒙古盗贼先后来到涅尔琴斯克附近，
88/90页 在乌尔顿格河和塔兰古亚河河岸抢劫了十二座帐幕，在那些帐幕里杀害涅尔琴斯克纳实物贡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小。阁下，我处人数有限，不仅无人可派去解救阿尔巴津，而且无人自卫以防范蒙古人。请阁下遵照陛下谕旨，速派部队携带大炮、火药和铅前来保卫达斡尔地区。

阁下，为了弄清确实情况，此报告我派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送你处，他是11月11日由被围城中来到我处的。

伊瓦什卡和雅库什卡在回答询问时说：

去年，194年，7月7日，中国军队包围了阿尔巴津，围城之后，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发动攻城。中国人到达后第五天，军政
88/90页背面 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被中国人用炮击伤，右腿齐膝打断，阿列克谢受伤后四天死去。那颗炮弹落在塔楼炮眼中，而阿列克谢那天正在塔楼里视察。中国人昼夜不息地进攻阿尔巴津。在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活着的时候和他死去之后，守城人员曾五次由阿尔

巴津出击。这几次出击打死对方约一百五十人，用榴弹击毙中国百人长二人，第三次出击生擒三名尼堪舌头。审讯这些舌头，确实没有人能够胜任，因为在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中没有人会说尼堪语，而这些舌头本人又不懂中国语和蒙语。出击时阿尔巴津守城人员被敌人打死二十一名，城内被打死四十人，患坏血病死亡四十人；被打死和自然死亡的军役人员的姓名，他们没有记住。中国敌人在离城约二百俄丈处围城，在阿尔巴津四周筑起土垒，沿土垒修了炮眼，又在四个地方修建炮座，每个炮座上安置两门大炮，有一个炮座附近安置了十五门攻城炮，隔阿穆尔河与城相对处也修筑一条土垒。被围在阿尔巴津的各类人员大约还有八百名，铜炮八门，小口径铁炮三门，火药、铅各六十普特，臼炮一门，球形炮弹五发，一普特重炮弹三十三发，手榴弹七十枚。伊瓦什卡估计粮食可以维持到今年，195 年，4 月 1 日。围城的中国军队约有五千名，其中包括工役人员。大炮有四十门，火药和炮弹运来六木船，箭矢两木船。从中国营地不断向城内投掷文告，劝他们献城投降。文告中说，似乎博格德汗已派出二人前来他们团队，要他们这些被围人员献城投降，凡是愿意返回陛下的各城镇的，他们都给发放口粮，并护送这些人安全到达达斡尔诸寨；凡是愿意效忠于博格德汗的，他们都以博格德汗的名义接纳，给予礼遇，发给薪饷。敌人在阿尔巴津附近修筑三座营地，营中设帐幕多座。困守人员彼此议定：只要还有粮食，就在围城中坚守，一旦粮食用完，就把大炮聚在一起熔掉，把火药、榴弹也都烧掉，然后携带小型武器弃城前往涅尔琴斯克。

89/91页

【110】

89/91页背面

90/92页

伊瓦什卡由阿尔巴津出发，是在夜间取阿穆尔河水路乘小船穿过冰凌到来的。行驶到距阿尔巴津约四俄里的地方，他们乘坐的小船被冰块撞坏，伊瓦什卡等人在一个岛上度过了八昼夜，等待阿穆尔河结冻。阿穆尔河结冻后，他们便从冰上越过，在森林里日

90/92页背面

夜不停地走了三星期，才到达涅尔琴斯克，路上以越桔草充饥，有时可以找到烧焦的粮食，这是中国敌人焚烧阿尔巴津各村落耕农的粮食时剩下的。他们于 11 月 10 日才到达涅尔琴斯克。

他们前往涅尔琴斯克的途中，与由涅尔琴斯克派出探听阿尔巴津消息的猎手相遇，他们让那个猎手折回，同他们一起到涅尔琴
91/93 页 斯克，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进入阿尔巴津。去年即 194 年由莫斯科调往达斡尔诸寨的大炮和火药，伊瓦什卡曾在乌丁斯克寨见到这些大炮和火药。在乌丁斯克与伊瓦什卡相遇的还有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尤金，后者是由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往涅尔琴斯克送信的。伊瓦什卡在乌丁斯克寨听到军役人员谈起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说呼图克图接待和款留了他们，
91/93 页背面 并由少量人员护送他们前往中国。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伊瓦什卡是在到达伊尔库次克的前三天，即 12 月 13 日遇到的。由使团部队从雷宾斯克寨① 运出的火药、榴弹，伊瓦什卡是在 12 月 24 日，即到伊利姆斯克寨的前一天遇到的。

2 月 1 日，关于阿尔巴津的情况，写给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
【111】 呈陛下如下报告，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马克西姆·波斯图平斯基为信使送去[72]：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
92/94 页 季卡·戈洛文谨奏。

陛下，今年，195 年，1 月 14 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由涅尔琴斯克给我——你们的臣仆写来了报告说，11 月 9 日，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瓦西卡·巴克舍耶夫、雅库

①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什卡·马尔蒂诺夫来到涅尔琴斯克他的官署，交给他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来的、加盖阿尔巴津斯克皇家关防的报告一件。他在报告中写道：他——阿法纳西同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斯克，至于和他一起被围在阿尔巴津斯克的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有多少，大炮、火药、铅有多少，打死、打伤和自然死亡的有多少，以及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是否还活着，他在报告中都没有提到。伊凡把从阿尔巴津给他送报告来的一个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布祖诺夫派来臣处，以便臣问清情况。陛下，今年，195 年，10 月、11 月间，蒙古盗贼先后来到涅尔琴斯克附近，在乌尔顿格河① 和塔兰古亚河*河岸抢劫了涅尔琴斯克纳实物贡居民的十二座帐幕，并杀害他们和他们的妻小。困守阿尔巴津人员伊瓦什卡·布祖诺夫在回答臣的询问时说：

92/94页背面

去年，194 年，7 月 7 日，中国军队包围**阿尔巴津城之后，就用大炮向城中轰击不止。中国人来后的第五天，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被大炮打死，右腿齐膝打断，阿列克谢受伤后四天死去。那颗炮弹落在塔楼炮眼中，而阿列克谢那天正在塔楼里。在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活着的时候和他去世之后，守城人员曾五次由阿尔巴津出击，这几次出击打死对方约一百五十人，用榴弹击毙中国百人长二人，第三次出击生擒三名尼堪舌头。审讯这些舌头，确实没有人能够胜任，因为在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中，没有人会说尼堪语，而这些舌头本人又不懂中国语和蒙语。出击时阿尔巴津斯克守城人员被敌人打死二十一名，城内被打死四十人，患坏血病死亡五十人，被打死和自然死亡的军役人员的姓名，伊瓦什卡没有记住。中国敌人在离城约二百俄丈处围城，在阿尔巴津四周筑起土

93/95页

93/95页背面

* 报告原件中是：纳兰古亚河或在兰古亚河岸（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2，第 2 册，第 432 页）。

** 报告原件中是：包围了阿尔巴津城，围城之后（同上，第 433 页）。

① 原文为 Урдул。——译者

垒，沿土垒修了炮眼，又在四个地方修建炮座，每个炮座上安置两门大炮，有一个炮座附近安置了十五门攻城炮，隔阿穆尔河与城相对处，也修筑了一条土垒。陛下，被围在阿尔巴津的各类人员大约还有八百名，铜炮八门，小口径城防铁炮三门，火药、铅各六十普特，臼炮一门，球形炮弹五发，一普特重炮弹三十三发，手榴弹七十
94/96页 枚。伊瓦什卡估计，粮食可以维持到今年，195 年，4 月 1 日。陛下，
【112】围城的中国军队约有五千名，其中包括工役人员，大炮有四十门，火药和炮弹运来六木船，箭矢两木船。陛下，从中国营地不断向城内投掷文告，劝他们献城投降。文告中说，似乎博格德汗已派二人前来他们团队，要他们这些困守人员献城投降，凡是愿意返回陛下的城镇的，他们都给发放口粮，护送这些人安全到达达斡尔诸寨；
94/96页背面 凡是愿意效忠博格德汗的，他们都以博格德汗的名义接纳，给予礼遇，发给薪饷。敌人在阿尔巴津附近修筑三座营地，营中设帐幕多座。困守人员彼此议定：只要还有粮食，就在围城中坚守，一旦粮食用完，就把大炮聚在一起熔掉，把火药、榴弹也都烧掉，然后携带小型武器弃城前往涅尔琴斯克。

伊瓦什卡由阿尔巴津出发，是在夜间取阿穆尔河水路乘小船穿过冰凌到来的。行驶到距阿尔巴津约四俄里的地方，他们乘坐的小船被冰块撞坏，伊瓦什卡等人在一个岛上度过了八昼夜，等待
95/97页 阿穆尔河结冻。阿穆尔河结冻后，他们便从冰上越过，在森林里日夜不停地走了三星期，才到达涅尔琴斯克，路上以越桔草充饥，有时可以找到烧焦的粮食，这是中国敌人焚烧阿尔巴津斯克各村落耕农的粮食时剩下的。他们于 11 月 10 日才到达涅尔琴斯克。

陛下，他们在前往涅尔琴斯克的途中，与由涅尔琴斯克派出探听阿尔巴津消息的猎手相遇，他们让这个猎手折回，同他们一起到涅尔琴斯克，因为，陛下，他根本不可能进入阿尔巴津。陛下，去年，194 年，由莫斯科调往达斡尔诸寨的大炮和火药，伊瓦什卡曾

在乌丁斯克寨见到这些大炮和火药。在乌丁斯克寨与伊瓦什卡相 95/97页背面
遇的还有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尤金，后者是我——你们的臣仆于9月9日由叶尼塞斯克急速派往涅尔琴斯克寨送信，传送皇家军役人员由臣率领即将到达达斡尔诸寨，并派部队去阿尔巴津寨的消息，以鼓舞阿尔巴津困守人员的士气。伊瓦什卡在乌丁斯克寨听到军役人员谈起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说呼图克图接待和款留了他们，并由少量人员护送他们前往中国。臣根据首批军情报告派出的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和他带领的皇家军役人员以及从伊利姆斯克寨抽调的人员，伊瓦什卡在到达伊尔库次克的前三天，即12月13日遇见了他们。陛下，臣从雷宾斯克寨① 增调去的火药、榴弹以及军役人员，伊瓦什卡是在12月29*日即到伊利姆斯克寨的前一天遇到的。 96/98页

陛下，除以前已派出的外，目前再要增派皇家军役人员绝不可能，因为，陛下，由雷宾斯克寨② 到伊利姆通道之间，由于大雪盖地，空旷无人以及路途遥远，从未有过冬季道路，人们乘雪橇走初冬道路，大斋期在雪面冰凌上**行驶，也只是少数两三个人，到达 96/98页背面
伊利姆也需要五星期或更多时间。由于几次派出人员，陛下，臣部 【113】
剩下的皇家军役人员只有莫斯科火枪兵和西伯利亚火枪兵一千一百四十人了。这份报告臣派遣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五十人长马克西姆卡·波斯图平斯基、米基特卡·库丘莫夫和阿尔巴津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呈送陛下***。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

---

* 报告原件中是：2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 №2，第2册，第438页）。

** 报告原件中没有"走初冬道路，大斋期在雪面冰凌上"（同上，第438页）。

*** 报告原件中没有这句话（同上）。

①②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97/99页 2月……日*，派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去叶尼塞斯克，送去致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的如下信件，请他派来船夫：

费奥多尔·戈洛文等谨致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阁下及其助理。

今年，195年，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维奇陛下的谕旨，按照皇家通行文牒，为溯流上行运送皇家财物、团队军需品、使团行装和供我、使团贵族和书吏差遣，应调役夫船夫一百八
97/99页背面 十八人。按照皇家通行文牒，在叶尼塞斯克只派给七十六人，供初寒期使用，按照陛下谕旨，尚差一百一十二人。皇家军役人员的行程因此被延误。请遵照陛下谕旨行事，派遣陛下谕旨和通行文牒规定的船夫前来我部，以运送皇家财物、团队军需品、使团行装和供我、使团贵族和书吏差遣。需派船夫若干，叶尼塞斯克官署已经知晓，因为皇家通行文牒业已注明。

另外，奥西普还带去信件一封，要求将暂存在马科夫寨的大炮和团队军需品运来，免得日后开春时或未派来船夫时耽搁误事。奥
98/100页 西普又带去内容类似的信件一封，要求调拨索具和纤绳，以供溯流上行之用。

2月18日，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帕什卡·布什科夫由达斡尔诸寨来到雷宾斯克寨，他们曾随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

* 原文中日期脱漏。

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到过中国，上述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呈交了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致全权大使的如下手书：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人，敬请大人钧安并祝长寿，愿上帝保佑大人福寿绵绵。 98/100页背面

敬禀大人：职等已于今年，195 年，10 月 31 日到达中国。汗的近臣在皇宫接受了我们递交的沙皇陛下国书，就在接受尼古拉·斯【114】帕法里[73] 递交国书的地方。我们曾要求汗亲自接受国书，经努力，未能办到。大人，在皇宫递交国书后的当天以及第二天，汗的近臣，一名阁老、两名尚书和三名侍郎同我们谈了许多事情。关于此事，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受到沙皇陛下的训令同他们商谈什么事情，要谈的事情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已经写明。

上述这些官员对我们说：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沙皇陛下的谕令，99/101页但是，博格德汗还是派他们这些近臣来会见我们，并命令他们说明：

过去，中国汗同俄国沙皇陛下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事，而如今，由于阿尔巴津哥萨克的缘故，汗同沙皇陛下发生了战争，因为阿尔巴津哥萨克沿阿穆尔河修筑城镇，戕害许多狩猎的纳实物贡居民，向纳贡居民索取了大量贡物。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擅自行动，并未得到沙皇陛下的谕令。他们在那些地方居住同样没有得到陛下的谕令。有关他们的纳贡居民受凌辱和受戕害的事情，他们曾先后多次致书沙皇陛下，汗也曾写信到涅尔琴斯克，但是对他们的来书并未给予正式答复。遵照汗的谕旨，关于此事也曾多次送信到阿 99/101页背面尔巴津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要他撤出阿尔巴津斯克，放弃该地，返回本土涅尔琴斯克，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自己的土地上猎貂和做其他事情，不要再沿阿穆尔河往下来，不要在这里开辟渔猎场，

不要戕害他们的纳贡居民和索取实物贡。但是阿列克谢对这些劝告置若罔闻，不仅他本人依然故我，对哥萨克也不加制止，他并未返回自己的地区，所作所为更甚于前。因此，纳贡居民把这一切向汗上奏，控诉阿尔巴津哥萨克戕害他们，向他们索取实物贡，掳走许多纳贡居民，扣留不放，于是他们又写信给阿列克谢，谈这些人
100/102页 员的情况，说阿尔巴津哥萨克为非作歹，希望不要筑城，放回被掳走的人等等。阿列克谢曾想把这一切都奏报陛下，但是他没有写，也没有采取任何令人满意的行动。

汗听到这些暴行后，便下令出师征伐。军队攻克阿尔巴津后，并未下令杀戮一人，只是要阿列克谢和哥萨克退回本土，凡自愿归附汗的，都接纳带回，因为这些人声言，如果他们返回本土，沙皇陛下会把他们处死。这些人在汗那里至今都安好无恙，并领取薪饷
100/102页背面 和口粮。如果沙皇陛下下令将汗的臣民根特木耳[74]归还给汗，汗也准备下令将俘虏和自愿归附的人遣返。

给阿列克谢下了命令，不得重返旧址，筑造堡寨。阿尔巴津被毁和人员被释以后，这个阿列克谢把汗的命令置诸脑后，又来到这个地方，筑城如初，并重新招募了四百人前来，所作所为更甚于前。他们认为这些阿尔巴津哥萨克并不顺从陛下。被俘的哥萨克也说：这些阿尔巴津哥萨克不遵奉陛下的谕旨，一切都自作主张。汗听说后，便派出大军，下令围城。目前，该城四面被围。军队长官
101/103页 向汗奏报军情说，阿列克谢已中炮身死。当遵照汗的谕旨，由阿尔
【115】巴津释放阿列克谢和哥萨克时，曾经命令他们——阿列克谢和哥萨克，不得再沿阿穆尔河前来，不得再筑城和戕害他们的臣民。汗也曾致书沙皇陛下，说明一切情况，交由俘虏带回。

现在，由我们带来的沙皇陛下致汗的国书中写道，陛下愿意同汗友爱相处，以平息兵端，惩处肇事者，为此事议和，沙皇陛下特派出全权大使。汗以及汗的各位近臣听说议和以停止双方流血事

件，十分高兴，因为汗与任何邻国君主都未发生过战争，而目前与 101/103页背面
沙皇陛下开战，实非所愿，所以派他的近臣前来见尼基弗尔和伊凡，并命令他们说明，汗愿与沙皇陛下友爱相处，对被围困在阿尔巴津的人员尤恻然垂悯，为使这些人免于饿死，已下令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希望我们将这件事函禀大人，并从我们这里特派两名军役人员前去大人处，汗赐予此二人御寒行装，命令提供差马粮秣，护送他们携带信件到阿尔巴津，希望大人派急使给阿尔巴津哥萨克送去指令，要他们在大人到达前仍留在阿尔巴津城内，捕鱼狩 102/104页
猎，不要对他们的军队心怀疑惧，因为汗即将严谕其军队长官，不得向阿尔巴津哥萨克挑起事端，同时，大人，在和议未达成前，希望阿尔巴津哥萨克能恪守你的命令，不要挑起事端，不要乘船到阿穆尔河上去，不要戕害他们的纳实物贡居民，不要向他们索取实物贡，如果能够停止上述活动，真正的和平定将实现。

大人，我们对汗的那些近臣说，为此事由我们派人去见大人，实无必要，希望汗能立即让我们起身回到陛下身边，并写信答复沙 102/104页背面
皇陛下的国书，至于近臣们的建议，我们将亲自禀报大人，而他们对大人的希望，即给阿尔巴津下达禁令，今后不得挑起事端一事，将由我们上书禀告大人。

近臣们说：汗谕令我们写信给大人并派遣二人前去，是因为他们听我们说，那些人是奉沙皇陛下的谕令守城的，并非擅自行动，不希望那些在围城中困守的哥萨克活活饿死。因为他们的大兵将城团团围住，如果职等不向大人禀报任何情况，他们就不会下令将 103/105页
军队撤离阿尔巴津。由于他们的大兵压境，困守阿尔巴津的人员就会活活饿死。因此，汗已谕令迅速放我们起身，不加任何阻拦，并将写信答复沙皇陛下来书。

大人，派哥萨克去见大人这件事，实在无法推托，派遣两名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凡·沙拉波夫和帕维尔·布什科夫前去见大

人。凡此信中未向大人禀报或不便禀报的事情，都由伊凡·沙拉波夫报告大人。我已命令他在途中和到中国军队中后，对一切情况详加侦察。同时并写信给阿尔巴津，希望阿列克谢（虽然宣称他已
103/105页背面 被打死，但是我们并不相信）率同军役人员在阿尔巴津城内严加提防，免得为议和所惑，而使城堡遭到中国军队的危害。还有，如果
【116】有人来找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商谈什么事情，不要放进城内，在城外会见为好，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们的建议，要提防他们借议和为名施展各种花招。

大人，今年，195 年，有操德语的使臣来到汗处，他们在职等所住的宾馆下榻。中国人称这些使臣为西洋人或西蛮子①，他们似乎带来了贡物。

大人，他们不放任何人到宾馆来见我们，我们也不得出门，简
104/106页 直什么也探听*不到，既无人可问，又无计可施。但愿上帝保佑，当我们再见到你时，大人，那时一切情况你就都会清楚了。然而，大人，我们在途中听扎尔固齐说，汗非常希望和平，提出什么条款他没有说。只是近臣们谈到，路上扎尔固齐也说过，阿尔巴津当然不能归沙皇陛下所有，而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则与他们无关。当汗从国书中了解到陛下正在派遣使臣时，他们便自以为陛下对中国军队心怀疑惧，为了不引起大的战争，所以才派出大使。如果
104/106页背面 陛下在国书中没有说要派使臣，那么汗本想派出自己的使臣来见陛下。

大人，职等愚昧无知，信中如有不当之处，大人才智非凡，请予以指正。请大人恩典，对伊凡·沙拉波夫和帕维尔·布什科夫此次差遣予以赏赐。恭请大人恩赏。他们极为贫困，然而在职等手下当差，为陛下效忠，与他人不同，从不懈怠。

---

* “探听”一词重复两次。

① 原文为 сияны или смянгы，此处系猜译。——译者

专此上禀，你的仆人尼基什卡·维纽科夫叩首。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在回答询问时说：105/107页

去年，194年，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携带陛下的国书，于8月18日从色楞格斯克寨启程前往中国，他们——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等三十一人随同前往。应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函请，斡齐尔赛音汗、呼图克图和巴图尔珲台吉派一名格素尔带领六人到色楞格斯克。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提供了差马、粮秣，因为尼基弗尔和伊凡他们带着陛下致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为补差马的不足，又从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亚特纳贡居民那里调用了马匹。斡齐尔赛音汗怎样接受尼基弗尔·维纽科夫递交陛下的书信，谈了哪些话，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不知道，因为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随同尼基弗尔去见斡齐尔赛音汗，而是和伊凡·法沃罗夫留在营地。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到斡齐尔赛音汗那里时，适值呼图克图也在那里。尼基弗尔和伊凡在土喇河旁停留了五周左右，等待斡齐尔赛音汗派来向导和差马。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派来了向导，但是没有提供差马和粮秣。除了斡齐尔赛音汗之外，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没有拜访各蒙古领主，因为这些蒙古领主都住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途中蒙古人并无任何无礼行为。105/107页背面 106/108页

根据呼图克图送去的消息，中国人——一个名叫古阿齐尔的外务衙门[75]书吏带两名军役人员到乌兰布通河①旁迎接尼基弗尔和伊凡，当他们得到陛下派遣尼基弗尔和伊凡前来递送国书，宣布【117】派出大使的确实消息后，就先赶回中国去了。依照这名书吏的吩咐，中国人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都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派

① 原文为 Улан Оботу。——译者

了两三名向导，但是没有提供差马和粮秣。于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以及军役人员只好高价购买马匹、骆驼和粮秣，由土喇起一直乘自己的坐骑。

106/108页背面 在离卡尔甘① 还有三天路程的地方，中国人——两名外务衙门的秘书官前来迎接他们，一个名叫伊尔基图阿达哈达，另一个人的名字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记住。同他们一起前来迎接的还有约二十名军役人员。为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以及军役人员提供了差马和粮秣，粮秣供给充足，差马也很及时。

由色楞格斯克到土喇河，由土喇河到乌兰布通河②，由乌兰布通河③ 到卡尔甘，以及由卡尔甘到中国走了多少天*，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记住。

107/109页 抵达中国是今年，195 年，10 月 31 日。这两位秘书官把他们安置在尼古拉·斯帕法里先前住过的那个宾馆。11 月 2 日，汗的近臣——一名阁老、两名尚书和三名侍郎在紫禁城内皇宫门前接受了尼基弗尔和伊凡递交的陛下国书。他们接受国书以后即呈交给汗。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看见尼基弗尔和伊凡被召进宫，当时也没有听到谈什么话。只是拿来一封朱笔信函，信中写道：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在阿尔巴津已中弹身死，阿尔巴津被中国军队围困。

11 月 3 日，汗的上述外务衙门秘书官来到宾馆，当时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场，他们对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

107/109页背面 说：汗及近臣欢迎沙皇陛下派出使臣以平息争端，汗已经命令派近臣到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中去，传谕军队长官，要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对困守阿尔巴津的人员不加任何伤害；希望尼基弗尔和伊凡派遣军役人员前往阿尔巴津，使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了解上

---

* “多少天”重复两次。

① 即张家口。——译者

②③ 原文为 Булан Обботу。——译者

述情况，不要到城外挑起事端。于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就派遣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阿尔巴津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送来上述内容的信件。为这次差遣，汗赏赐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下列物品：每人暖褂一件，皮靴一双，狐皮帽一顶，并提供了到阿尔巴津的差马和粮秣。中国人打算在他们起身后不久就让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经呼图克图游牧地回色楞格。 108/110页

11月5日，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由中国动身，11月30日到达阿尔巴津中国军队处。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由人带路离开中国，经过许多中国城市和乡村到脑溫。这条路也就是尼古拉·斯帕法里走过的路。沿途城乡的名称，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沒有记住。

遵照汗的谕旨，同他们一起前往中国军队的有一名侍臣叫叶切格尔，两名军事衙门[76]的秘书官和一名军役贵族。这些同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一起前来的人在交谈时说，汗和他的近臣希望和平，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军队长官听说全权大使和皇家部队要来， 108/110页背面
产生了疑虑，但还是下令撤下围城用的筐垒、拒马、防盾和炮，他们 【118】
本人也带着军队撤离，回到原来的筑有冬营的地方。

中国人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说，他们很乐于离开阿尔巴津返回中国，只是无法动身，因为他们的木船在阿穆尔河上冻住了，炮和各种军需品不能启运，他们自己也沒有可乘的船。他们要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被围的阿尔巴津，传送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他们带来的那封信。要他们到阿尔巴津晓谕全体官兵，汗命令中国军队长官停止进攻阿尔巴津，以待举 109/111页
行全权大使谈判，军队长官将不再进攻阿尔巴津，要阿尔巴津城内军役人员放心，可以到阿穆尔河取水。但是不准他们出阿尔巴津去林中斫柴和去捕鱼打猎，因为中国士兵会在渔猎场上同俄国人相遇，势必发生纠纷，而长官们不可能照管得面面俱到。如果被围城中缺少什么，城内守军可以向军队长官说明，他们将下令给予

帮助。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那里时，中国军队长官并未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依旧留在土垒后面，留在原来围城的地方，并设有岗哨，只是撤下了防盾和拒马。军队长官和汗派来的侍臣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说，船已冻住，遵照汗的谕旨，他们绝不再进攻阿尔巴津，只是希望阿尔巴津城内人员不要出城来滋生事端。至于汗派使者下达给军队长官的谕旨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不知道。

109/111页背面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携带信件到了阿尔巴津，向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城中守军说明了上述全部情况，把写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的信交给了阿法纳西·别伊顿。被围的人们可以自由出城到阿穆尔河去。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对困守人员说，在阿尔巴津不能高枕无忧，要注意人员和城堡的安全，以防中国人突然袭击，危害他们和城堡。阿法纳西·别伊顿自被围城中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雅库什卡·鲍尔捷夫斯基随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中国军队长官那里进行谈判，要求中国军队长官准许往来于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之间送信的军役人员通行。中国军队长官对伊瓦什卡等人说：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可以允许通行，少量人员带牲畜和粮食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也将准予通行。大批人员和载着货物的骆驼不予放行。因为伊瓦什卡等由阿尔巴津被派往涅尔琴斯克，中国长官给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三匹马，给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两匹马，以及途中所需粮秣。12月5日的前一夜，放他们离营起身。中国人在阿穆尔河上游没有设置边远岗哨，也没有修筑任何工事。

110/112页

110/112页背面

12月19日，他们到达涅尔琴斯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交给他们一份报告，12月29日派他们从涅尔琴斯克出发到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的部

队去。

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从涅尔琴斯克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送来如下报告: 【119】 111/113页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今年,195年,你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十人长卡尔普什卡·尤金到涅尔琴斯克给我送来信件,你离叶尼塞斯克前,先派出了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命令他在伊利姆斯克寨抽调二百名军役人员。

阁下,今年,195年,12月12日,我曾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给你送去报告,说明以这些伊利姆斯克人无法解救阿尔巴津。关于到10月11日为止阿尔巴津城下中国人的情况,被围城中的人数、枪支、弹药等诸项,阁下,我已于11月9日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给你送去报告。自10月11日至12月19日阿尔巴津城内被围人员的情况,我无从知道。 111/113页背面

今年,195年,12月19日,阿法纳西·别伊顿自被围的阿尔巴津派遣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帕什卡·布什科夫及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来涅尔琴斯克送给我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5年,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自中国给他一封信,内称:

去年,194年,遵照陛下的谕旨,他们——尼基弗尔和伊凡被遣往中国递送陛下致中国汗的国书。今年,195年,10月31日,他们抵达中国,并递交了陛下的国书。汗的近臣接受沙皇陛下的国书之后,来到他们这里说道: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写道,陛下希望 112/114页

同汗友好相处，平息兵端，为此沙皇陛下派出了大使。汗和近臣听到和议后，十分高兴，希望停止流血事件，因为汗与任何邻国未曾发生过战争，而目前与沙皇陛下开战，实非所愿。为表示议和的诚意，中国汗命其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城，使被围在城中的人不致饿死。为此，汗派遣专使到阿尔巴津城下的军队中传谕，要给予被围的守城人员以自由。中国军队并未撤离很远，他们在城周围自己
112/114页背面 的营地驻扎，撤下了围城的大炮、防盾及各种攻城设施，从炮座上卸下了大炮，阿尔巴津被围人员减轻了压力。他们曾就自由行动问题同博格德汗的大贵族进行了谈判。中国人只给予到阿穆尔河取水的自由，不准去远处捕鱼和在林中斫柴、伐木，因为一旦中国人在林中遇到俄国人，就会把他们打死，而要看管住每个人是不可能的。这样今后势必发生纠纷。阿尔巴津寨中烧柴和木材十分缺乏，为数不多的尚能走动的人也都患了坏血病。阿法纳西也得了
113/115页 病。中国军队长官在谈判时说：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二十到三十人或更多一些人，带牲畜，将准予通行，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也照此办理，但平民或载货骆驼要到阿尔巴津，则不拟放行。

阁下，我曾询问被派遣来的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
【120】沃罗夫何日携带陛下国书自色楞格斯克去中国，使用何种交通工具，色楞格斯克派遣多少军役人员护送，到中国边境村镇，途经哪
113/115页背面 些地区，尼基弗尔和伊凡是否拜访了呼图克图和蒙古领主，蒙古各领主及其乌卢斯牧民是否提供了差马和粮秣，尼基弗尔和伊凡是否感到差马、粮秣不足，对军役人员是否有无礼行为；如果尼基弗尔和伊凡以及军役人员拜访了呼图克图和蒙古领主，呼图克图和蒙古领主同他们谈了些什么；中国人在哪个城或寨接待了尼基弗尔和伊凡及军役人员，中国人对他们有无留难，提供的差马是否及时，粮秣是否充足；尼基弗尔和伊凡到达中国时是否受到迎接，尼

基弗尔和伊凡送去的陛下国书是在他们抵达中国后几日被接受的，是否当着汗的面接受的，是谁接受的，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中国停留了多少天；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是否觐见了汗，如果觐见了，同汗谈了些什么，汗是否欢迎圣明沙皇陛下派使臣前去，以平息争端；尼基弗尔和伊凡派遣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前来，汗是否知道，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回来时，汗是否赏赐了什么物品，是否提供了途中所需的粮秣等，他们是否认为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在他们动身后不久就会离开中国，中国是否会留难他们；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由中国到阿尔巴津走了几周，途中带领他们经过了哪些中国村镇，谁给他们领路，同他们一起从中国到阿尔巴津；途中他们同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讲了些什么，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些什么；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是否到阿尔巴津见了阿法纳西·别伊顿，在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中是否见到过军队长官；如见到过，中国军队长官对他们讲了些什么，中国军队是否很多，营地和边远岗哨是怎样布置的，军中筑有哪些工事；被派与他们一起自中国前来军队长官处的人下达了博格德汗的哪些书面谕旨或者口头命令，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是否确实知道这些谕旨，军队长官根据谕旨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讲了些什么；中国军队在阿尔巴津周围是否依旧采取军事行动，或者开始采取什么新行动，军役人员因某种需要能否自由走出阿尔巴津，如果有事要派遣军役人员自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或自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他们的军队能否放行通过？

$\frac{114}{116}$页

$\frac{114}{116}$页背面

$\frac{115}{117}$页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在回答询问时说：

去年，194年，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携带陛下国书于8月17日——18日从色楞格斯克启程前往中国。遵照陛下谕旨，色楞格斯克派军役人员三十一名护送他们，其中包括

$\frac{115}{117}$页背面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应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函请，斡齐尔赛音汗、呼图克图和巴图尔珲台吉派一名格素尔带领六个人到色楞格斯克。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提供了差马粮秣，因为尼基弗尔和伊凡带着陛下致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为补差马的不足，又从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亚特纳贡居民那里调用了马匹。斡齐尔赛音汗怎样接受尼基弗尔·维纽科夫递交的沙皇陛下的书信，谈了

【121】 哪些话，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不知道，因为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随

116/118页 同尼基弗尔去见斡齐尔赛音汗，而是和伊凡·法沃罗夫留在营地。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到斡齐尔赛音汗那里时，适值呼图克图也在那里。尼基弗尔和伊凡在土喇河旁停留了五周左右，等待斡齐尔赛音汗派来向导和差马。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派来了向导，但是拒绝提供差马和粮秣。除了斡齐尔赛音汗之外，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没有拜访各蒙古领主，因为这些蒙古领主都住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途中，蒙古人并无任何无礼行为。

116/118页背面 根据呼图克图送去的消息，中国人——一个名叫古阿齐尔的外务衙门书吏带两名军役人员到乌兰布通河① 旁迎接尼基弗尔和伊凡，当他们得到陛下派遣尼基弗尔和伊凡前来递送国书，宣布派出使臣的确实消息后，就先赶回中国去了。依照这名书吏的吩咐，中国人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都有两三人给尼基弗尔和伊凡领路，但是没有提供差马和粮秣。于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以及军役人员只好高价购买马匹、骆驼和粮秣，由土喇河起一直乘自己的坐骑。

在离卡尔甘还有三天路程的地方，中国人——外务衙门的两名秘书官前来迎接他们，一个名叫伊尔基图阿达哈达，另一个人的名字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忘了。同他们一起前来迎接的还有约二十

① 原文为 Улан Оботту。——译者

名军役人员。为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以及军役人员提供了差马和粮秣，粮秣供给充足，差马也很及时。 117/119页

由色楞格斯克到土喇河，由土喇河到乌兰布通河①，由乌兰布通河② 到卡尔甘，以及由卡尔甘到中国走了多少天，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沒有记住。

抵达中国是今年，195 年，10 月 31 日。这两位秘书官把他们安置在尼古拉·斯帕法里先前住过的那个宾馆。11 月 2 日，汗的近臣——一名阁老、两名尚书和三名侍郎在紫禁城内皇宫门前接受了尼基弗尔和伊凡递交的陛下的国书。接受国书以后即呈交给汗。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沒有看见尼基弗尔和伊凡被召进宫，当时 117/119页背面 也沒有听到谈什么话。只是拿来一封朱笔信函，信中写道：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在阿尔巴津已中弹身死，阿尔巴津被中国军队围困。

11 月 3 日，汗的上述外务衙门秘书官来到宾馆，当时伊瓦什卡等在场，他们对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说，汗及近臣欢迎沙皇陛下派出使臣以平息爭端，汗已经命令派近臣到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中去，传谕军队长官，要中国军队不再进攻阿尔巴津，对被围的俄国人不加任何伤害；希望尼基弗尔和伊凡派遣军役人员前往阿尔巴津，使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了解上述情况，不 118/120页 要到城外挑起事端。于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就派遣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阿尔巴津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送来有关上述内容的信件。为这次差遣，汗赏赐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下列物品：每人暖褂一件，皮靴一双，狐皮帽一顶，并提供了到达阿尔巴津所需的差马和粮秣。中国人打算在他们起身后不久，就让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经呼图克图游牧地回色楞格。

11 月 5 日，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由中国动身，11 月 30 日到达阿 【122】

①② 原文为 Улан Оботту。——译者

尔巴津中国军队处。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由人带路离开中国，经过
118/120页背面 许多中国村镇到脑溫。这条路也就是尼古拉·斯帕法里走过的路。沿途这些村镇的名称，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沒有记住。

遵照汗的谕旨，同他们前往中国军队的还有一名侍臣叫叶切格尔，两名军事衙门的秘书官和一名军役贵族。这些同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一起前来的人在交谈时说，汗和他的所有近臣希望和平，不希望发生战爭。中国军队长官叫昌容大臣① 的及其僚属，在军中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说，希望他们到被围的阿尔巴津去送信，并
119/121页 晓谕城內全体官兵，汗命令中国军队长官停止进攻阿尔巴津，以待举行大使会谈，军队长官遵照汗的谕旨，将不再进攻阿尔巴津，要阿尔巴津城內守军放心，可以到阿穆尔河来取水。但是不准他们出阿尔巴津去林中砍柴和去捕鱼，因为中国士兵会在渔猎场上同俄国人相遇，势必发生纠纷，而军队长官们不可能照管得面面俱到。如果被围城中缺少什么，城內守军可以向军队长官说明，他们将下令给予帮助。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那里时，中国军队长官并未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依旧留在土垒后面，留在原来围城的地方，并设有岗
119/121页背面 哨，只是撤下了防盾和拒马。军队长官和汗派来的侍臣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说，他们不能撤得离城更远，因为船已冻住，无法运走大炮，他们自己也沒有可乘的船；遵照汗的谕旨，他们决不再进攻阿尔巴津，只是希望阿尔巴津城內人员不要出来滋生事端。至于汗派使者下达给军队长官的谕旨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不知道。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携带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的信件到了阿尔巴津，向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城中守军说明了

① 原文为 чанжун и анбань，小写开头，据本书附录的人名索引，彭春也叫 Чанжун。——译者

上述全部情况，把写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的信交给了阿法纳西·别伊顿。被围的人们从此可以自由出城到阿穆尔河去。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对困守人员说，不可在阿尔巴津高枕无忧，要注意人员和城堡的安全，以防中国人突然袭击，危害他们。阿法纳西·别伊顿自被围城中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雅库什卡·鲍尔捷夫斯基随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中国军队长官那里进行谈判，要求中国军队长官准许往来于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之间送信的军役人员通行。中国军队长官对伊瓦什卡等人说，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可以允许通行，少量人员带牲畜和粮食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也将准予通行，大批人员和载货骆驼不拟放行。因为伊瓦什卡等由阿尔巴津被派往涅尔琴斯克，中国长官给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三匹马，给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两匹马，以及途中所需粮秣。12月5日的前一夜，放他们离营地起身。中国人在阿穆尔河上游没有设置边远岗哨，也没有修筑任何工事。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只是看到，从中国营地到丘尔基纳河之间有马蹄印，从阿尔巴津到这条河约有十俄里。此外再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frac{120}{122}$页

$\frac{120}{122}$页背面

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在回答询问时说：【123】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帕什卡·布什科夫在中国营地同中国军队长官谈判时，他——米什卡在场。中国长官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说，军役人员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可以允许通行，少量人员带牲畜和粮食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也将准予通行，大批人员和载货骆驼则不拟放行。米什卡在那里时，中国军队长官并未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依旧停在土垒后面，留在原来围城的地方，并设有岗哨，只是撤下了防盾、拒马和筐垒。军役人员可以从被围的阿尔巴津出来到阿穆尔河去。但是中国军队长官不许他们出阿尔巴津城去捕鱼或到森林中去干别的事情。如果被围城中缺少什么，中国长官愿意给予帮助。中国人在阿穆尔

$\frac{121}{123}$页

121/123页背面 河上游没有设置边远岗哨，也没有修筑任何工事。米什卡只是看到，从中国营地到丘尔基纳河之间有马蹄印，而且是很久以前的蹄印，从阿尔巴津到这条河有十俄里。被围期间，出击和在城中被打死和因伤致死的约有一百人，被围城中自然死亡的人有多少，米什卡不知道。现在留在阿尔巴津斯克的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在米什卡离开时还剩一百五十人左右，而且这些人都得了坏血病，另一些人则是伤员，能值勤的只有三十来人和约十五名少年。臼炮和野炮都完整无损，火药、铅大约各剩二十普特。阿尔巴津城内的
122/124页 粮食可供被围的人们食用到7月初。因为米什卡由阿尔巴津被派往涅尔琴斯克，中国军队长官在营地给了米什卡两匹马，给了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三匹马，并提供了粮秣，以礼相送。

阁下，12月26日，我自涅尔琴斯克派遣达斡尔军役贵族、米哈伊尔之子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77]前往阿尔巴津，随他同行的还有二十六名军役人员。令他们携带所得的实物贡二十只牛羊到阿尔巴津，对各类守城人员坚守城池表示慰劳。而对于医治马腺疫、坏血病和伤员，阁下，我这里没有药物可给阿尔巴津被围人员送去；运送火药和铅则有危险。我向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伊顿下
122/124页背面 令，要阿法纳西和军役人员在阿尔巴津严加戒备，昼夜严布岗哨，人们不得离城太远，以防中国人突然袭击，危害城堡和军役人员。

阁下，当你应我报告的请求派来达斡尔地区的人数众多的部队到达我处后，在你到来之前，我应怎样安置他们，阁下，请遵照陛下谕旨写信给我，予以指示。

阁下，12月26日将此报告给你送去，送报告人是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帕什卡·布什科夫，他们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从中国派来的，还有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
123/125页 林，他是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派到我处的。阁下，我吩咐米什卡请求你派他前往莫斯科送报告给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

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

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在回答询问时说：

今年，195年，12月1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到达被围困的阿尔巴津，对在阿尔巴津的阿法纳西·别伊顿及全体阿尔巴津守城官兵说，他们受陛下的【124】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遣，从中国来到阿尔巴津，传送一个确实的消息：中国博格德汗 $\frac{123}{125}$页背面命令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撤退，因为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正由莫斯科前来举行和谈，以平息争端。阿法纳西·别伊顿及全体守城官兵自城内派遣哥萨克和米什卡随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帕什卡·布什科夫到敌军那里去见中国长官。他们在敌军那里见到了中国军队长官，并对他们说，希望军队长官撤离阿尔巴津，因为陛下的全权大使正由莫斯科前来举行和谈，以平息争端。中国军队长官对他们说，遵照博格德汗的谕旨，他们将 $\frac{124}{126}$页不再进攻阿尔巴津，不使对方受到任何伤害，他们将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寨可以允许通行，少量人员带牲畜和粮食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也将准予通行，大批人员和载货骆驼则不拟放行。

米什卡在那里时，中国军队长官并未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依旧停留在土垒后面，留在原来围城的地方，并设有岗哨，只是撤下了防盾、拒马和筐垒。军役人员可以从被围的阿尔巴津出来到阿穆尔河去取水。但是中国军队长官不允许他们出阿尔巴津去捕鱼或到森林中去干别的事情。如果被围城中缺少什么，中国长官愿意给予帮助。中国人在阿穆尔河上游没有设置边远岗哨，也没有 $\frac{124}{126}$页背面修筑任何工事。米什卡只是看到，从中国营地到丘尔基纳河之间

有一匹马的马蹄印，而且是很久以前的蹄印。从阿尔巴津到这条河有十俄里。被围期间，出击和在城墙上被打死和因伤致死的约有一百人。被围城中自然死亡有多少，米什卡不知道。现在留在阿尔巴津斯克的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在米什卡离开时还剩下一百五十人左右。而且这些人都得了坏血病，另一些人则是伤员。
125/127页 能值勤的只有三十来人和约十五名少年。臼炮和野炮都完整无损。火药和铅大约各剩二十普特。阿尔巴津城的粮食可供被围的人们食用到7月初。因为米什卡由阿尔巴津被派到涅尔琴斯克，中国军队长官在营地给了米什卡两匹马，给了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三匹马，并提供粮秣，以礼相送。

12月19日，他们到达涅尔琴斯克。12月29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派他们从涅尔琴斯克出发，迎着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前来送报告。他们刚到色楞格斯克县的卡巴尼耶村，总管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就从伊
125/127页背面 利英自由村派来了叶尼塞斯克哥萨克萨弗卡·费多罗夫，对他们说，总管谢苗·卡尔波夫专门从色楞格斯克派遣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到伊利英寨总管那里，对他们说，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已从中国平安抵达色楞格斯克，伊利英寨总管派萨弗卡追赶他们，是为了使他们了解使节、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的情况，以便到团队报告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125】 2月21日，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米什卡*·克列
126/128页 帕洛夫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为信使，给陛下送去如下报告[78]：

---

* 后面称为伊瓦什卡(见本书第130,138,148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谨奏。

陛下，今年，195 年，我——你们的臣仆曾派遣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马克西姆·波斯图平斯基等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送去报告，奏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于今年，195 年，1 月 14 日，从涅尔琴斯克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给臣送来一份报告，内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给伊凡写了一份报告，说他——阿法纳西被中国敌人围困在阿尔巴津。 126/128 页背面

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在回答臣的询问时说，去年，195*年，7 月 7 日，中国军队包围了阿尔巴津城，用大炮向城中轰击不止，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在塔楼里中弹身死。守城人员曾五次由阿尔巴津出击。这几次出击打死中国人约一百五十名，百人长两名，生擒三名尼堪舌头。出击时守城人员被打死二十五人，城内被打死四十人，患坏血病死亡五十人。中国敌人在离城约二百俄丈处围城，他们在城附近筑起土垒，修建四个炮座，每个炮座安放两门大炮。守城人员的粮食只够食用到今年，195 年，4 月 1 日。木柴和水极其缺乏。 127/129 页

陛下，被围困的阿尔巴津城中剩下多少守城人员，有多少火药、铅、大炮、炮弹，中国军队有多少等等，关于这一切，臣在此以前已经派上述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马克西姆·波斯图平斯基等人为信使给你们——陛下送去报告。

陛下，今年，195 年，2 月 15 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帕什卡·布什科夫来到臣处，在回答询问时他们说： 127/129 页背面

* 原文如此，应为：194。

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于8月18日从色楞格启程。他们——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等三十* 人奉派护送他们自色楞格斯克寨到中国边境。应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自色楞格斯克函请，斡齐尔赛音汗、呼图克图和巴图尔珲台吉派一名格素尔带领六人到色楞格斯克。他们给尼基弗尔和伊凡送来了差马、粮秣，带领他们经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去见斡齐尔赛音汗。为补差马的不足，又从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亚特族纳贡居民那里调用了马匹。他们——色楞格斯克哥萨克随同尼基弗尔到了蒙古斡齐尔赛音汗的乌卢斯。斡齐尔赛音汗怎样接受尼基弗尔递交的陛下的书信，斡齐尔赛音汗同尼基弗尔·维纽科夫谈了哪些话，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不知道，因为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沒有随同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去见斡齐尔赛音汗，谈话时不在场，而是和伊凡·法沃罗夫留在营地。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在斡齐尔赛音汗处同他交谈时，适值呼图克图也在斡齐尔赛音汗那里。尼基弗尔和伊凡在汗的乌卢斯，在土喇河旁停留了五周左右，等待向导和差马。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派来了向导，但是沒有提供差马和粮秣。除了斡齐尔赛音汗之外，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沒有拜访各蒙古领主，因为这些蒙古领主都住在离大路很远的地方。途中，蒙古人并无任何无礼行为。

128/130页

【126】

128/130页背面

根据呼图克图送到中国去的陛下使节来到的消息，一个名叫古阿齐尔① 的外务衙门书吏带两名军役人员从中国到乌兰布通河②旁迎接尼基弗尔和伊凡。当他们得到陛下派遣尼基弗尔和伊凡前来递送国书，宣布派臣等出使的确实消息后，就急忙先赶回中国去了。依照这名在途中迎接他们的书吏的吩咐，中国人从一个乌

---

* 原文如此。在其他场合转述他们的答话时是：31。

① 原文为 Гаучир。——译者

② 原文为 Улан Оботту。——译者

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都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派了两三名向导，但是没有提供差马和粮秣。于是尼基弗尔和伊凡只好高价购买马匹、骆驼、饲料和食品，由土喇河起一直乘自己的坐骑。在离中国城市卡尔甘还有三天路程的地方，外务衙门的两名秘书官从中国前来迎接他们，一个名叫伊尔基图阿达哈达，另一个人的名字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记住。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二十来名军役人员。为陛下的使节以及军役人员提供了差马和粮秣，从此粮秣供给充足，差马也很及时。由色楞格斯克到土喇河，由土喇河到乌兰布通河①，由乌兰河到卡尔甘及到达中国，走了多少天，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没有记住。

129/131页

129/131页背面

尼基弗尔和伊凡抵达中国北京是今年，195年，10月31日。这两位秘书官把他们安置在尼古拉·斯帕法里先前住过的那个宾馆。11月2日，汗的近臣——一名阁老、两名尚书和三名侍郎在紫禁城内皇宫门前接受了陛下使节递交的陛下国书。接受国书以后，送呈给汗，但是使节没有被召进宫。当时也没有听到谈什么话。只是拿来一封朱笔信函，信中写道，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在阿尔巴津已中弹身死，阿尔巴津被他们的军队围困。给尼基弗尔和伊凡看了这封信后，依旧把他们领回宾馆。

130/132页

11月3日，上述外务衙门秘书官来到宾馆，对尼基弗尔和伊凡说，汗及近臣欢迎圣明的沙皇陛下派出使臣以平息争端；博格德汗已经命令派近臣到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中去，传谕军队长官，要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对困守阿尔巴津的人员不加任何迫害；希望尼基弗尔和伊凡派遣军役人员前往阿尔巴津去通报，使阿尔巴津困守人员了解上述情况，不要挑起纠纷和事端；要尼基弗尔和伊凡对被派到阿尔巴津去的人说明，他们正是为此写*去的。

130/132页背面

---

* 原文如此。大概应为：派。

① 原文为 Улан Оботту。——译者

【127】 于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便在抵达北京后的第五天，派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阿尔巴津去见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要他们带一封信到阿尔巴津，并口头转告：如果中国军队遵照博格德汗的谕旨撤离阿尔巴津，阿尔巴津的守城人员仍须对他们严加防范，不要轻信中国军队长官的甜言蜜语，在中国军队撤离该城时，不要挑起纠纷和事端。伊瓦什卡和帕什卡由人带路离开中国，经过许多中国村镇到脑溫，这条路也就是尼古拉·斯帕法里走过的路。同他们一起前往中国军队的有一名侍臣，名叫埃奇霍尔，两名军事衙门的秘书官。

131/133页

他们到达中国军队驻地后，下达了汗关于撤离阿尔巴津的谕旨，于是军队长官命令军役人员撤离阿尔巴津，命令立即撤下围城的防盾、筐垒、拒马和所有的炮，而他们自己则〔留在〕* 原来的地方，留在阿尔巴津城下筑有冬营的地方。中国军队长官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已向他们——军队长官下达了谕旨，命令他们撤离阿尔巴津，因为你们——陛下愿意同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通过使臣谈判圆满解决已发生的爭端；他们——军队长官高高兴兴地执行了君主的谕旨，只是现在就撤离阿尔巴津回师帝国，军队长官们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来阿尔巴津乘坐的那些木船在阿穆尔河上冻住了；希望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阿尔巴津去送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他们带来的那封信，并晓谕阿尔巴津全体官兵，汗命令中国军队长官停止进攻阿尔巴津，以待臣等遵照陛下谕旨抵达边境后同他们举行谈判，中国军队长官遵照汗的谕旨将不再进攻阿尔巴津。至于汗派使者给军队长官下达的这道谕旨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不知道。

131/133页背面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携带信件到了阿尔巴津，把尼基弗尔·维

* 该词根据本书第 118 页同一答话的记录复原。

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他们送来的信〔交给了〕*哥萨克头领阿 132/134页
法纳西·别伊顿，并对守城人员说，不可在阿尔巴津高枕无忧，要注意人员和城堡的安全，以防中国军队突然袭击，危害他们和城堡。

阿法纳西·别伊顿自被围城中派遣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雅库什卡·鲍尔捷夫斯基随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中国军队长官那里进行谈判，要求中国军队长官准许往来于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之间送信的军役人员通行。中国军队长官对伊瓦什卡等人说：从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和少量人员带牲畜和粮食从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可以通行，大批人员和载货骆驼不予放行。 132/134页背面
中国长官将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阿赫里扬遣返回城，交换被俘的尼堪舌头。为了派他们从阿尔巴津来臣处报信，他们从自己军队中给了这个俘虏两匹马，给了伊瓦什卡和帕什卡三匹马，还 【128】
提供了粮秣。12月5日的前一夜，放他们从营地动身。

当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那里时，博格德汗的军队长官只准许守城官兵自由地到阿穆尔河取水，但不准因任何需要到森林里去，也不准去捕鱼，这似乎是为了避免同中国人发生纠纷。他们对伊瓦什卡说，如果守城官兵有什么需要，他们自己将会给予帮助。 133/135页

伊瓦什卡等于12月19日到达涅尔琴斯克。在涅尔琴斯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交给他们一份写给臣的报告，于12月29日让他们动身。

伊瓦什卡还将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从中国写来的书信送到臣处。臣派人将该信全文抄件随同本报告送往莫斯科呈陛下。

当他们从涅尔琴斯克寨到色楞格斯克县的卡巴尼耶村时，总管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就从伊利英自由村派来了叶尼塞斯克哥萨克萨弗卡·费多罗夫，对他们说，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已从中国平安抵达色楞格 133/135页背面

* 这几个字根据本书第118页同一答话的记录复原。

斯克。

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派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随同伊瓦什卡等人到涅尔琴斯克送报告，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又从涅尔琴斯克派这名哥萨克来臣处。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在回答臣的询问时说：

今年，195 年，12 月 1 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来到被围的阿尔巴津，对他们说，他们受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的派遣，从中国来到阿尔巴津递送消息：中国博格德汗接读陛下的国书后，确信陛下为了议和和平息争端，愿意依照外交惯例，同博格德汗举行使臣谈判，因此已派遣近臣前往阿尔巴津城下中国军营，传谕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对被围困的人员不加任何伤害。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全体守城官兵从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处得知这一消息后，从城里派遣忠实可靠的哥萨克和米什卡随同被派来的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前往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他们在军中见到了中国军队长官，并对他们说，希望中国军队长官撤离阿尔巴津。中国军队长官对他们说，遵照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他们将不再进攻阿尔巴津城，不使对方受到伤害，到涅尔琴斯克和少量人员携带粮食从涅尔琴斯克塞到阿尔巴津将准予通行；但希望阿尔巴津哥萨克安分守己，不要向他们挑起事端；目前正当隆冬季节，军队长官们根本不可能撤离阿尔巴津。

134/136 页

134/136 页背面

米什卡还说，被围期间，出击和在城墙上被打死和因伤致死的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约有一百人，患坏血病死亡的人有多少，米什卡已记不清。现在被围在阿尔巴津斯克的军役人员、猎手和其他各类人员，在米什卡离开时，还剩一百五十人左右，而且全都患了坏血病，能值勤的只有三十来人，还有阿尔巴津居民的少年子弟约十

135/137 页

五人。当他离开阿尔巴津时，大炮和臼炮都完整无损，火药和铅大 【129】
约各剩二十普特。阿尔巴津城内的粮食可供剩下的军役人员食用到今年，195 年，7 月初。哥萨克伊瓦什卡·布祖诺夫等人从阿尔巴津被派出以后，中国人曾多次猛攻阿尔巴津城，炮座上的大炮不停地向城里轰击。

伊凡·弗拉索夫还从涅尔琴斯克派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阿赫里扬随同他们前来臣处。他曾被俘，到过中国军营，后用一名 135/137 页背面
尼堪人交换而获释。米什卡在回答臣的询问时说[79]：

去年，194 年，得到中国军队逼近阿尔巴津寨的消息后，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从阿尔巴津派他——米什卡到阿尔巴津县去召耕农到将被中国敌人包围的寨里来。7 月 7 日，中国敌人来到新阿尔巴津斯克城下，包围了阿尔巴津城。米什卡没有来得及进入被围的阿尔巴津城，因为他这时正在离城很远的地方。米什 136/138 页
卡看到，他无法通过包围，于是便往乌尔卡河边走去。在河边他遇到了七个阿尔巴津哥萨克，这些人*也没有来得及进城。阿尔巴津县纳实物贡的异族人暗中窥视着米什卡等人，并报告了中国人。约五百名中国军人骑着马向他们跑来。他的伙伴们发现中国人后，便向森林四散奔逃。米什卡自己没有来得及逃进森林。米什卡和他的一名伙伴被这些军人俘虏，并被带到他们在阿尔巴津城下的营地。第二天，他的这个伙伴〔和〕另十名被俘的哥萨克都被处死，而米什卡则被带上镣铐，加岗看守，等待交换。在被看守期间，米什卡听见先前叛变的阿尔巴津哥萨克说，攻阿尔巴津城时，中国人 136/138 页背面
和蒙古人[80]被打死约一千五百人或多于此数。

陛下，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派遣上述哥萨克给臣送来的报告中写道，他从色楞格斯克和阿尔巴津哥萨克处得知阿尔巴津的情况后，就从涅尔琴斯克派达斡尔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

* “这些人”重复两次。

洛瓦诺夫去阿尔巴津，随他同去的有二十六名军役人员。他们送去收贡所得二十只牛羊，以对各类守城人员坚守城池表示慰劳，运送火药和铅，他觉得有危险。他还让伊格纳季往阿尔巴津给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带去一封信，要阿法纳西在阿尔巴津寨
137/139页 严加戒备，值勤的军役人员要小心谨慎。

陛下，2月18日，臣派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给伊凡送去一封信，要他探明阿尔巴津和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寨的情况，在粮秣方面由涅尔琴斯克尽可能对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给予援助。同时，臣又派专差往阿尔巴津给阿法纳西·别伊顿送去了一封信，要他在阿尔巴津严加警戒，如果中国军人不再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情，军役人员也不得挑起纠纷和事端，在臣到达之前保持平静局面；外出渔猎，以就近少去为好，而且要多加小心，要他
137/139页背面 们不为中国军队所迷惑，而使堡寨受到危害。至于根据伊凡的首批
【130】军情报告，从臣处派往达斡尔诸寨以救援阿尔巴津的皇家军役人员，则可视当地情况适当安排。再有，如果认为在使臣谈判之前，仍有来自中国人方面的威胁，应将情况探明，然后从臣派到伊凡处去的军役人员和送去的军需品中，调出适量人员，携带物资，由涅尔琴斯克前去增援阿尔巴津。如果中国军队在春季仍不能很快撤离阿尔巴津寨，他应从涅尔琴斯克选派适当人员去见中国军队长
138/140页 官，并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信让使者带去，要中国军队长官遵照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撤离阿尔巴津，对皇家军役人员不加任何伤害，因为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接读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递交的陛下国书后，已经充分理解到，陛下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来函，愿意指派陛下的全权大使解决边界已发生的争端，臣等正是为此被派出的；博格德汗殿下通过他的近臣转告使节，在臣等抵达后，为了平息边界已发生的争端，
138/140页背面 博格德汗殿下愿意同圣明的沙皇陛下举行使臣谈判，求得圆满解

决，而不诉诸战争，博格德汗殿下幷下令派近臣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一起到军队长官处，传谕从阿尔巴津寨撤军。军队长官却以时届冬季为理由，一再拒绝撤〔离〕阿尔巴津，而想拖到春季再率全军撤退。现在水路已经通航，军队长官仍不撤离阿尔巴津。显而易见，这些军队长官违背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命令，要重新挑起争端，为使臣谈判造成障碍，这种做法同汗的近臣代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向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宣布的意见背道而驰。现在他们——军队长官已获悉臣等前来达斡尔诸寨，同博格德汗殿下派来的使臣举行谈判，他们理应在近日内率全军撤离阿尔巴津，以免在臣抵达达斡尔诸寨之前，这些军队长官的人员同皇家军役人员之间发生严重争端。有关今后伊凡那里同这些军队长官之间的情况，臣要他随时写信派专差送至臣处。 139/141页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还将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写来的书信送到臣处。〔臣派〕* 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克列帕洛夫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将该信全文抄件[81]送呈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 139/141页背面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82]公爵等各位大人。

同日，派达斡尔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送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如下信件[83]： 140/142页

【131】

* 方括号内的字根据本书第 128 页原文复原。

费奥多尔·戈洛文等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

今年，195 年，你给我写了报告并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人送来，说 12 月 19 日，你收到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向涅尔琴斯克寨给你写去的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写信到阿尔巴津说，今年，195 年，10 月 31 日，
140/142 页背面 他们抵达中国后，博格德汗殿下命令他的近臣接受陛下派他们送交中国博格德汗的陛下国书。接受了陛下的国书之后，汗的近臣来到他们住的宾馆说，据陛下的国书称，陛下愿意同博格德汗友爱相处，消除战争，为此派遣了全权大使；汗和近臣听到要议和，很高兴，希望停止流血事件；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命令近臣前往阿尔巴津城郊他们的军队中传谕军队长官，
141/143 页 要军队长官率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寨，对守城人员不得有任何伤害，以待举行使臣谈判；希望尼基弗尔和伊凡派专人送信到阿尔巴津寨通报这些情况。于是尼基弗尔和伊凡就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到阿尔巴津寨报告这一消息。中国军队并没有撤离阿尔巴津很远，仍旧驻扎在城周围离城很近的冬营里。只是把大炮和防盾从攻城的地方撤下来。阿法纳西派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等人到中国军营去谈判，交谈时中国军队长官要他们转告阿法纳西，从阿尔巴津到涅尔
141/143 页背面 琴斯克，和二、三十人带牲畜从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可以允许通行，平民带着骆驼不予放行；另外，也不许到森林去砍柴、伐木，这似乎是为了避免同中国人发生纠纷，而他们不可能照管得面面俱到；希望他们在阿尔巴津安分守己，不要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阿尔巴津寨内烧柴和木材十分缺乏，因为许多守城人员都患坏血病。

如果我根据你给我的首批军情报告派大量皇家军人去达斡尔

诸寨援救阿尔巴津，你应怎样安排他们，要我遵照陛下谕旨写信告诉你。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在回答我的询问时 142/144页
说，根据汗的近臣的请求，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他们——伊瓦什卡等二人从中国到阿尔巴津寨给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递送消息，说中国博格德汗接受尼基弗尔和伊凡递交的陛下国书后，谕令他们的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寨，免得由于中国军队的围困而给阿尔巴津守城人员造成任何危害，避免由此引起同圣明沙皇陛下之间的重大争端。他们同博格德汗派出的使者一起到达阿尔巴津寨附近的中 【132】
国军队中，博格德汗的使者向他们的军队长官转达了这一谕旨。当 142/144页背面
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那里的时候，中国军队撤下了阿尔巴津近处的岗哨，从阿尔巴津寨周围攻城的地方撤下了大炮和筐垒，允许守城人员自由地到阿穆尔河取水，中国军队长官在谈话时对伊瓦什卡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给军队长官下了撤离阿尔巴津的谕令，他们乐于遵照君主的谕令行事，只是因为现在时届隆冬，他们无法照办；被围的守城人员如果有什么困难，中国军队长官会给他们帮助，不会使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到涅尔琴斯克寨和少量 143/145页
人员带牲畜粮食从涅尔琴斯克来可以允许通行。不许到森林去干任何事情或去捕鱼，这似乎是为了避免同中国人发生任何纠纷。

凡此一切，已如实写成报告，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克列帕洛夫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为信使送往莫斯科呈陛下。

遵照陛下谕旨，在探清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的情况及其意图的同时，你应在粮秣方面从涅尔琴斯克切实给予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大力援助，并派专差去阿尔巴津给阿法纳西·别伊顿送信，要他在阿尔巴津严加防范，如果中国军人不再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 143/145页背面

情，则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也绝不应挑起纠纷和事端，在我到达之前，一切谨慎从事。即使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寨，外出渔猎，以近处为好，而且要十分小心，免得为中国军队的和平所迷惑，而使城堡受到危害。至于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及其所率皇家军役人员，以及我根据你的报告从我的部队中增派去的人员，可视当地
144/146页 情况适当安排。如果认为在使臣谈判之前，仍有来自中国军队方面的威胁，应将一切情况探明，然后酌情从已派到的军役人员和送到的各种军需品中，调出适量人员和物资，由涅尔琴斯克前去增援阿尔巴津。如果中国军队长官到春季仍不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你应从涅尔琴斯克选派适当人员去见中国军队长官。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信让使者带去，要中国军队长官遵照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撤离阿尔巴津，要中国军队对皇家军役人员不加伤害，因为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在接读圣明沙皇陛下的使
144/146页背面 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递交的陛下国书后，已经充分理解到，圣明的沙皇陛下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来函，愿意指派全权大使解决边界已发生的争端，为此博格德汗殿下下令派近臣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一起到军队长官处，传谕从阿尔巴津撤军。军队长官却以时届冬季为理由，拒绝撤离阿尔巴津，而想拖到春季再率全军撤退。现在水路已经通航，军队长官不知何故仍不撤离
145/147页 阿尔巴津。显而易见，这些军队长官违背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殿
【133】下的命令，要重新挑起争端，为使臣谈判造成障碍，这种做法同汗的近臣代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向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宣布的意见背道而驰。现在他们——军队长官已获悉我们前来达斡尔诸寨，同博格德汗殿下派来的使臣举行谈判，他们理应在近日内率全军撤离阿尔巴津，以免在我们抵达之前，这些军队长官的人员同皇家军役人员之间发生严重争端。

有关今后你处同中国军队之间的情况，应及时写信派专差送

至我处。 145/147页背面

同日，派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前往叶尼塞斯克给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送去信件，请他立即让信使由叶尼塞斯克去莫斯科陛下处，并请他根据通行文牒提供差马。

3月12日，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谢卡·德沃尔尼科夫前往叶尼塞斯克送信，要他们将粮食运来，以便给各团火枪兵发放月份口粮。

3月14日，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抵达正在雷宾斯克①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处。他们曾被派往中国博格德汗处递送陛下关于派出全权大使的国书。 146/148页

在交谈中，上述使节对全权大使说，根据陛下的国书，中国博格德汗愿意同陛下就划界、订约、平息争端和派遣全权大使等事宜进行协商，并已命令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关于这些情况，尼基弗尔和伊凡前此已写信禀告全权大使。还说，在全权大使到达之前，他们将不对阿尔巴津采取行动。 146/148页背面

使节还对全权大使说，要给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写信，请他在开春前为他们准备船只，好渡过险滩和索普斯卡亚关卡，赶往莫斯科。

同日，派军营幕府勤务人员吉什卡·萨波日尼克前往叶尼塞斯克，给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送去信件，请他调来溯流上行用的船具、纤绳，在马科夫寨准备平底船，以便从叶尼塞斯克送走自中国回来的国家外务衙门书吏。 147/149页

经去信要求，在3月份先后从叶尼塞斯克送来一些船具：两副送流锚，五根系缆（长七百五十俄丈）重十五普特三十格里文卡，还

① 原文为 Рыбная。——译者

有麻绳。

3 月 19 日，从中国回来的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由雷宾斯克寨① 动身前往莫斯科去觐见陛下。他们带给国家外务衙门如下报告[84]：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147/149 页背面 陛下，今年，195 年，3 月 14 日，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来到我们——你们的臣仆处，他们曾
【134】被派往中国博格德汗处递送陛下的国书，国书中宣布圣明的沙皇陛下派出使臣，愿同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出的使臣举行使臣会议，以平息边界地区发生的事端。尼基弗尔和伊凡向臣等出示了博格德汗殿下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的国书，
148/150 页 他们还带着国书的拉丁文副本。为了确切了解中国人的意向，臣等吩咐将该拉丁文本译成斯拉夫语[85]。为了使臣等更好地理解其内容，尼基弗尔和伊凡还将他们出使报告的抄件[86] 交给〔了〕臣等。

臣等收下他们的出使报告抄件之后，便派他们——尼基弗尔和伊凡携带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及其拉丁文本去莫斯科觐见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并命令他们——尼基弗尔和伊凡亲自将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国书副本和一
148/150 页背面 封私人书信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

①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各位大人。

3月30日，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杰特科夫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十人长马丘什卡·帕平、安德柳什卡·克里沃诺索夫为信使前往莫斯科，给陛下送去如下报告[87]：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5年，3月14日，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来到我们——你们的臣仆处，他们曾被派往中国博格德汗处递送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国书中称，圣明沙皇陛下派遣使臣到边界地区，以便同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遣的使臣一起平息争端，划定地界。尼基弗尔和伊凡在他们交给臣等的出使报告中说： 149/151页

当他们前往中国路经蒙古斡齐尔赛音汗的乌卢斯时，尼基弗尔曾带着你们——圣明沙皇陛下的书信去拜访他——斡齐尔赛音汗，圣明沙皇陛下派他们将这封书信交给斡齐尔赛音汗，请他允许尼基弗尔等人通过蒙古土地。在交谈过程中，斡齐尔赛音汗对尼基弗尔说，他的布里亚特族纳贡居民，有许多都逃跑出去，成了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关于他们这些逃亡的布里亚特人，斡齐尔赛音汗先前曾通过他的使者致书圣明的沙皇陛下，他的使者也得到过要归还这些布里亚特人的保证[88]，可是，当汗的使者到达西伯利亚诸城后，在西伯利亚边陲城市里，他的要求却遭到拒绝[89]；在这之后，他部下的布里亚特人又有许多转到圣明沙皇陛下治下，居住在贝加尔附近，并向色楞格斯克寨和其他寨纳实物贡；他希望尼基弗尔和伊凡向圣明沙皇陛下奏明他那些逃亡的布里亚特人的情况。 149/151页背面 150/152页 【135】

当尼基弗尔从色楞格斯克寨前往呼图克图处时，呼图克图派来专程迎接他的格素尔*在交谈时对尼基弗尔说，中国博格德汗来函给蒙古汗和台吉，请他们派军队援助中国人，这些汗和台吉都跃跃欲试，想派军队到色楞格斯克、伊尔库次克、勃腊茨克和巴拉甘斯克等堡寨去，如果他们将这些堡寨摧毁，今后圣明沙皇陛下的军
150/152页背面 队就不可能再增援达斡尔诸寨了。呼图克图听到汗的这个建议后，阻止他们这样做，不让汗鲁莽从事。现在，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者和所有台吉要开会商讨这件事，呼图克图当然不会同意蒙古领主们起兵，而是希望中国博格德汗同圣明的沙皇陛下和好。而斡齐尔赛音汗希望开战，因为他的许多布里亚特人都逃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去了。

陛下，在臣等为进行使臣谈判停留边境期间，如果蒙古斡齐尔赛音汗派人前来臣等处商谈他的逃亡的布里亚特人一事，而中国
151/153页 博格德汗殿下经臣等派人敦促仍不同意派使臣来边境，也不允许他的军队长官就和谈和平息边界争端事宜进行谈判（如同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就这件事向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所宣布过的那样），臣等有必要派人去见斡齐尔赛音汗和呼图克图，请他们援助圣明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军队
151/153页背面 共同对付中国博格德汗（如同陛下致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中所写明的那样，如果中国人不准备举行使臣谈判，就请他给予援助。这封书信已由臣带来，臣受命在适当时机派专使给他——汗送去），这时，陛下，如果在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里又能找到斡齐尔赛音汗的逃亡的布里亚特人，关于归还这些人的问题应如何处理，陛下，请降旨臣等，予以指示。

陛下，我们——你们的臣仆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杰特科夫

---

* 报告原件中是：шанчюн（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97页）。

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十人长马丘什卡·帕平、安德柳什卡·克里沃诺索夫将此件呈送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陛下，臣等令他们亲自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frac{152}{154}$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我们——你们的臣仆曾派伊瓦什卡·乌尔巴诺夫等人为信使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136】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送去报告，奏报今年，195年，9月10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派哥萨克骑兵卡尔普什卡·尤金给臣等送来一份报 $\frac{152}{154}$页背面告，其中说到中国敌人到达阿尔巴津寨附近和根据情况尽速派遣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带领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军役人员去达斡尔诸寨。9月〔9〕*日，臣等给伊凡写了一封信，仍派卡尔普什卡送去，要伊凡从涅尔琴斯克选派适当人员去见中国军队长官，由这名使者带去书信说，去年即193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曾让达斡尔哥萨克带给圣明的沙皇陛下信函，信函中说，为了消除边界争端，博格德汗殿下愿意通过使臣谈判圆满解决已发 $\frac{153}{155}$页生的争端，而不愿诉诸战争；臣等正是为此，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并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被派出的，不久即将到达边境。关于我们即将到达一事，通过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

---

* 日期根据报告原件复原（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一册，第400页）。

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已经获悉，这两名使节曾被派去递送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他们——军事长官
153/155页背面 不应带兵进入圣明沙皇陛下的边界，应待圣明沙皇陛下派来的使臣同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来的使臣双方抵达边境后举行使臣谈判，求得圆满解决。

陛下，1月〔23〕*日，臣收到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写来的报告，报告说，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寨写报告告诉伊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已到达他的阿尔巴津寨。他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将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的信送给臣等。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154/156页 11月2日，博格德汗殿下命令在北京接待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博格德汗的近臣接受了尼基弗尔和伊凡递交的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11月3日，汗的近臣和外务衙门的两名秘书官来到宾馆，当时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在场，他们对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说：汗和近臣欢迎圣明的沙皇陛下派出使臣以平息争端；汗殿下已经命令派近臣到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中去，传谕军队长官，要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不得对困守阿尔巴津的人员加以任何伤害；希望尼基弗尔和伊凡派遣军役人员前往阿尔巴津，使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了解上述
154/156页背面 情况，不要出城挑起事端。于是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
【137】沃罗夫就派遣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阿尔巴津给阿列克谢·托尔布津送来上述内容的信件。11月30日，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同中国派

---

* 日期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原件中的日期是在正文写完后用另一种墨水填写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1册，第401页）。

出的两名汗的近臣一起到达中国军营。汗的近臣向中国军队长官转达了谕旨，要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中国军队长官对伊瓦什卡和帕什卡说，他们将命令他们的军队撤离该城，并且撤下大炮和防盾，但是，现在就撤回自己的边境城市去，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的木船在阿穆尔河上冻住了，大炮和炮弹无法启运，他们到春季再率全军撤退；希望伊瓦什卡和帕什卡到困守在阿尔巴津的人员那里去，递送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他们带来的那封信，并晓谕阿尔巴津城内全体官兵，汗已命令中国军队长官停止进攻阿尔巴津，要阿尔巴津城内军役人员放心。 155/157页

陛下，根据这些情况，臣等已写信给伊凡，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克西莫夫送去，告诉他，如果到春季中国长官不带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寨，他应从涅尔琴斯克选派适当人员去见中国军队长官。

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信让使者带给他们，要中国军队长官遵照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撤离阿尔巴津，对皇家军役人员不加任何伤害，因为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接读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递交的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后，已经充分理解到，陛下根据博格德汗的来函，愿意指派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臣，通过使臣谈判圆满解决已发生的边界争端，而不诉诸战争，博格德汗殿下通过他的近臣转告尼基弗尔和伊凡，博格德汗殿下愿意同圣明沙皇陛下举行使臣谈判，解决已发生的边界争端，而不诉诸战争，为此已下令派人到军队长官处，传谕从阿尔巴津寨撤军。军队长官却以时届冬季为理由，一再拒绝撤〔离〕*阿尔巴津，而想拖到春季再撤，现在水路已经通航，军队长官不知何故仍不撤离阿尔巴津。显而易见，这 155/157页背面 156/158页

* 该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第105页）。

156/158页背面 些军队长官违背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命令，要重新挑起争端，为使臣谈判制造障碍，这种做法同汗的近臣代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向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宣布的意见背道而驰。现在他们——军队长官已获悉臣等为举行使臣谈判前来边境，他们理应在近日内撤离阿尔巴津，以免同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军役人员发生严重争端。

臣等根据伊凡的军情报告从伊尔库次克臣处派往伊凡处的圣
【138】明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他可适当安排。如果阿尔巴津寨不再有来
157/159页 自中国人*方面的危险，并且在春季他们撤离该城，则阿尔巴津困守人员也绝不应挑起纠纷和事端，在臣等到达之前，一切谨慎从事，外出捕鱼，以近处为好，而且要十分小心，以免为中国军队的和平所迷惑，而使城堡和军役人员受到危害。

关于根据伊凡的军情报告派往涅尔琴斯克寨由中校带领的皇家军役人员，以及除已派出的外又增派的由军官带领的人员，以及火药、军需品，关于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致臣等
157/159页背面 的信件，臣等前此于2月22日已给陛下写了报告，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克列帕洛夫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送国家外务衙门。

陛下，今年，195年，3月14日，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到臣等处。他们曾被派往博格德汗殿下处递送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国书中说，圣明沙皇陛下愿意派出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臣前往边境进行和谈，平息争端。尼基弗尔和
158/160页 伊凡向臣等出示了用博格德文写的中国博格德汗殿下致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和这份国书的拉丁文副本。臣等命令将拉丁文副本译成斯拉夫语，以便确实了解中国的意向。尼基弗尔和伊凡还将出使中国的报告抄件给了臣等。

---

* 报告原件中是：中国人员（同上）。

陛下，尼基弗尔和伊凡带回的致圣明沙皇陛下国书的抄件写道，为了平息争端，划定地界，博格德汗殿下期望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臣不是到边境，而是到他们国内去，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在将国书交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时，向他们也是这样宣布的。而国家外务衙门给臣等的训令中则写道，命臣等在边境同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遣的使臣进行使臣谈判，平息争端，划定地界，签订条约，如果使臣不到，就同当时在边境的军队长官谈判。陛下，如果博格德汗殿下不愿派出使臣到边境谈判，中国军队长官经臣等多次派人敦促也不前来谈判*，而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他们的军队又撤离阿尔巴津寨，春天又率领全部人马从阿尔巴津撤回国内，以表示和平的愿望，这时，陛下，是否要派人去中国谈判，陛下**，请降旨给臣等，予以指示。 【139】

158/160页背面

159/161页

陛下，伊凡为什么没有根据臣等早先给他的信，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去中国营地送信给军队长官，通知臣等前来参加使臣谈判，并要求从阿尔巴津撤兵***，到3月30日，他未给臣等来信说明。

陛下，我们——你们的臣仆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杰特科夫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十人长马丘什卡·帕平、安德柳什卡·克里沃诺索夫将此件呈送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陛下，臣等令他们亲自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159/161页背面

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等交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

---

* 报告原件中从“而赖上帝恩佑”到“他们的军队又撤离阿尔巴津寨”缺（同上，第408页）。

** 报告原件中这里是沙皇的全称号（同上）。

*** 报告原件中下面是：“要求他们派使臣来边境”（同上）。

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汗的国书，译文如下*①：

160/162页 自古立国，国号大**鞑靼支那[90]***帝国皇帝降旨于俄罗斯察罕汗****。

朕统御天下，远疆近土莫不一视同仁；各国臣民不事征伐，互不侵扰，安居乐业，实乃朕之本意。

我捕貂纳贡臣民早有奏报，沙赫帝国之人于黑水河[91]一带侵害我红呼里、打虎儿*****等捕貂居民；另有名根特木尔者逃奔沙赫一方，彼等亦加庇护。朕闻沙赫之人乃俄罗斯察罕汗之臣民，即传谕查明眞相再行回奏。驻守尼布楚******②之俄罗斯国人达尼洛[92]曾向朕奏报，察罕汗本人愿求两国敦睦邦交，互相授受，派遣使臣，通商贸易，自由往来，幷永相和好[93]。嗣后，该人贡献方物，又称，根特木尔事已呈奏察罕汗，一俟有旨遣返，当即归还，绝不怠慢。至于曾据雅克萨*******③之我米卡帕尔[94]等人，因对贵国红呼里、打虎儿等部劫掠侵害，已将肇事首犯十人捕交上司，幷具奏察罕汗，听候圣上旨意发落。

160/162页背面

【140】

161/163页

---

* 这份国书和拉丁文本，莫斯科外务衙门另有译文（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285—296页），两种译文的差别主要在人名和地名方面。

** 此处及后文中的"大"，外务衙门译为"大清"（同上，第285页）。

*** 此处及后文中的"鞑靼支那"，外务衙门译为"鞑靼中国"（同上）。

**** 此处及后文中的"察罕汗"（Ксамга-хан），外务衙门译为 Чаган-хан（同上）。

***** 此处及后文中的"打虎儿"，外务衙门译为"鞑靼"（同上，第286页）。

****** 外务衙门译为：尼布霍（Нишхое）（同上）。

******* 外务衙门译为：雅克切（Якче）（同上）。

① 康熙帝致沙皇书系根据本书译出，未查对原件。——译者

② 原文为 Вонипхов。——译者

③ 原文为 Ксасфа。——译者

朕闻奏后，始确知彼等实系俄罗斯汗臣民，乃降旨于尔察罕汗，希派使前来[95]。若欲如尔向朕所奏，永修和好，则应即遣还我逃人根特木尔，今后勿再骚扰边境。如此便可息事宁边，进而敦睦邦交。但尔等竟对朕书未作一答，亦未见还我逃人根特木尔，且尔国人员仍如从前，劫掠侵害我边民不已。 161/163页背面

尔俄罗斯使臣尼果赖·加夫里洛维奇等人称，因无人通晓我国文字，仍将曩者送达之原书携返我国[96]。朕传谕来使尼果赖·加夫里洛维奇等人，嘱之再三，必须归还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并历数其罪状，朕甚忧虑之，特嘱来使毋渝和好。来使归后，迄今竟不复奏闻，亦不见派使前来。 162/164页

我大帝国向未寻衅侵害尔国臣民，尔方之人却以枪炮火器无端杀戮雅克萨*① 一带我徒手虞人。除此，竟一贯藏纳我方逃人。

我方捕鹿人员为猎获堪达罕[97]及追捕逃人，曾至雅克萨② 小城下[98]，问及雅克萨③ 之阿列克谢及伊凡[99]等人："为何收容我方逃人？还我逃人。"阿列克谢及伊凡等闻后答称："我等无权擅自交出逃人，待我等派人奏明察罕汗。若令放还，即行释归。"事后，既未派使前来商谈，也未归还我方逃人。 162/164页背面

我边臣向朕奏报，尔俄罗斯人恣意抢掠并掳走我奇勒尔、索伦等徒手虞人，又渡黑水乌喇，在此四方骚扰，侵害脑溫**④ 小城等地。朕览奏后，即刻传谕，令我边境臣民修整武备，相机行事。嗣后，尔方俄罗斯人渡黑水河四处窜扰，再次侵犯脑溫***⑤ 小城等 163/165页

---

* 此处及后文中的"雅克萨"，外务衙门译为"雅切"(Яче)(同上，第289页)。

** 外务衙门译为"冈克文"(Гонквен)(同上，第291页)。

*** 外务衙门译为"根卡"(Генка)(同上)。

①②③ 原文为 Ксасфа。——译者

④ 原文为 Ноинено。——译者

⑤ 原文为 Нонкин。——译者

【141】地，被我方堵住归路，悉数拿获，但我未杀一人，俱行抚养，以示朕意。为追究彼等之不断骚扰，我方始进抵雅克萨① 小城。但阿列克谢等不问情由，施放枪炮，反颜相向。我边防臣民遂一举攻克雅克萨[100]②，但未杀一人，被俘之人尽行释归。其中四十余人不愿归返，听其自愿留居我方。对释归之人则一再告诫："尔等归还本土，勿再侵入我境。但在本国境内，听其自由行猎。"

163/165页背面

164/166页

不意我守边臣民返城之后，尔方四百余名俄罗斯人又复占据雅克萨③ 小城，杀我虞人，扰我边境，一如往常。朕之臣民奏称，俄罗斯人恩将仇报，如不严惩，不能制其狡猾冥顽。我方乃再次进兵围困雅克萨④ 小城，直至彼等粮食耗尽。但朕素存好生之心，惟愿万邦臣民相安而居。故对前此于雅克萨⑤ 小城俘获之俄罗斯人众未加杀戮，悉行释归。其后朕曾传谕，对此次再来雅克萨⑥ 小城之俄罗斯人仍不加戕害，但使其降服，即行放回。

164/166页背面

前者，朕屡颁谕旨，谓尔俄罗斯人扰我边境，挑衅滋事，不意尔国边臣未达朕意于尔察罕汗，朕度尔察罕汗不知其事。如今朕后发之书已送达尔处，尔方知晓实情，并善言奏称[101]：前使尼果赖·加夫里洛维奇不谙贵大帝国礼仪，举止粗鄙，行动乖张[102]，乞求宽恕；至于颂扬大皇帝之处，舛谬失体（亦因地处遥远，素昧支那*帝国[103]仪制所致），幸勿见罪；为此特谕尼基弗尔·维纽科夫等星驰以行。乞请撤兵解围，停止征伐。来使尼基弗尔·维纽科夫等人奏称，尔国大使已在途中，即将到达，并乞朕准两方议和。

165/167页

165/167页背面

朕已遣使传谕撤除雅克萨⑦ 之围。并降旨止息兵戈，以待尔方使臣前来议定边界，共修和好。

为此，特将朕意作书付来使尼基弗尔·维纽科夫，遣其回国，

---

* 外务衙门译为"中华"（同上，第295页）。

①—⑦ 原文为 Класфа。——译者

先行知照尔察罕汗。 【142】

康熙 25 年 10 月初 7 日* 166/168页

从前述书吏交来的出使报告抄件来看，他们在中国期间，同汗的近臣谈话时，并没有谈什么事情，只是从中国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人给全权大使送来一封信。这封信的抄件前此已派信使送往莫斯科呈陛下。本出使报告中前面也全文抄录了这封信。

3 月 31 日，派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前往叶尼塞斯克。给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送去信件，请他遵照陛下谕旨，按通行文牒改派船夫以代替差马役夫，并增添纤绳，供溯流上行之用，因为上次未将纤绳送来。 166/168页背面

4 月 11 日，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从叶尼塞斯克返回。返回后说，给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的信件他已经送到，格里戈里打算自己派人送来复信，并按通行文牒派来船夫。4 月 13 日，近河岸处和船体四周的冰融化，各团奉命拖船上岸检修，因为有许多船只已经破旧，全部船只都要重新堵缝。

5 月 12 日，通古斯卡河开冻，巨大的浮冰顺流而下，冲上两岸，如同小山。 167/169页

5 月 14 日，自叶尼塞斯克送来纤绳二十条，供溯流上行之用，按照全部皇家文牒，为运送财物、军需品，以及供使臣和使团贵族、翻译和书吏差遣，拨来流刑犯四十九人，充当船夫。但是其中有不少是残废人，不堪劳役。为了不影响陛下的事业和部队的行程，从莫斯科团拨二十一人到运送皇款的平底船上。调拨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流刑犯三十名，另外又从帕维尔·格拉鲍夫团拨三十名人员。调拨 167/169页背面

* 1686 年 11 月 12 日。外务衙门译为“初 6 日”(同上)。

给秘书官谢苗流刑犯十二名，另外又从帕维尔·格拉鲍夫团拨十一名火枪兵。其余流刑犯七名交给火枪兵团队看管，以免逃散，因为这些罪犯都是惯盗，其中不少人被割耳削鼻，手也被折断。自叶尼塞斯克取得的旧缆绳五百九十俄丈已不堪上行使用，留在雷宾斯克寨① 交总管、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科齐马·卢卡舍夫斯基，取回收据。旧平底船两只：一只留在雷宾斯克寨②，另一只留
168/170页 在卡缅卡村。留交时取回了收据。由于粮食不足，从雷宾斯克寨③ 只为军役人员、莫斯科火枪兵和西伯利亚火枪兵取了少量粮食。有关这些，已给陛下写了报告，并将核算清单报送西伯利亚衙门。

5月15日，军役人员检修平底船，填补缝隙完毕，在寨内教堂做完祈祷和弥撒，当天离雷宾斯克寨④ 出发，行程十分艰难，因为通古斯卡河两边都有大量冰块，使用纤绳和篙竿都无济于事。全靠张帆乘风前行。

【143】 5月19日以前，一直是扬帆而行。赖上帝保佑，一路顺风。5
168/170页背面 月19日晨抵达卡缅卡村。停留到傍晚，因为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而通古斯卡河岸边仍有大量冰块，使用纤绳或篙竿靠岸前行都有危险，因为不少船只会被撞破沉沒。

同日，从卡缅卡村出发。5月20日抵达奥夫夏纳亚石滩。22日驶近阿穆尔急滩。平底船靠送流锚上行。很快就渡过了急滩，因为河水上涨，许多礁石已被淹沒。

同日，莫斯科火枪兵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利亚平从涅尔琴斯
169/171页 克返回，他曾从雷宾斯克寨⑤ 被派往达斡尔诸寨。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派他带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中写了些什么，他在回答询问时说了些什么，都已经写了报告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

①②③④⑤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呈陛下。本出使报告中，下面将全文照录这份报告。

5月25日，抵达卡希纳石滩。同日，赖上帝保佑，二十四只平底船张帆过了石滩，石滩那边还留下各火枪兵团队的平底船十二只。天时不利，停下等候刮顺风，但是逆风一直不息。而没有顺风，上行越过石滩是不可能的，因为航道在河中央，水流湍急。5月1日① 前的晚上，天时好转，其余的平底船张帆通过石滩。 169/171页背面

5月30日，派遣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十人长米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和格里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为信使给陛下送去如下报告：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04]：

陛下，今年，195年，5月9日，客商奥斯塔菲·菲拉季耶夫的管事格拉西姆·叶多姆斯基来到雷宾斯克寨见我们——你们的臣仆，他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170/172页

今年，195年大斋期[105]第六周，他从涅尔琴斯克动身。他动身之前不久，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从阿尔巴津回来，他是奉派带领军役人员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送信和给困守人员送牲畜去的。

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询问伊格纳季时，格拉西姆也在场，他听伊格纳季说，他——伊格纳季奉派带领三十名军人从涅尔琴斯克去阿尔巴津，中国军队长官只放十名军役人员进入阿尔巴津，其余二十人没有放行；他们送去犒劳阿尔巴津困守人员的牲畜允许带进城去。伊格纳季在阿尔巴津逗留时间不长。他说，阿尔巴津被围人员中许多人都得了病，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也在 170/172页背面

① 原文如此。——译者

患病；中国长官不许阿尔巴津被围人员出阿尔巴津到城外任何地方去。这似乎是为了避免同中国军人发生争端，但是允许*到阿穆尔河取水。伊格纳季在中国营地从叛徒处听说，似乎中国军队到春季将有调动，原有的部队将从阿尔巴津调走。伊格纳季还曾去见中国长官，中国长官询问了圣明沙皇陛下任命使臣事宜，此事已由圣明沙皇陛下派遣的使节**通知中国。这些使节奉命将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送交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建议尽快举行和谈***。这些长官还问伊格纳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是否从涅尔琴斯克写了信给他们。伊格纳季对他们说，没有派他——伊格纳季带信给中国长官，因为涅尔琴斯克城内不知道他们这些长官的姓名。他们从伊格纳季那里拿走了他从涅尔琴斯克带到阿尔巴津去的信件，但不久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他带领的军役人员，在他到达后第四天才放进城去十个人，而牲畜是在赶到阿尔巴津城下的当天，就放进城的。

171/173页 【144】

171/173页背面

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是否有什么消息从阿尔巴津斯克捎到涅尔琴斯克，格拉西姆没有听伊格纳季或别人说起过。他只是听说，俄国叛徒不让伊格纳季同阿法纳西私自交谈。叛徒阿方卡·巴伊加申、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背叛了陛下，奉派由中国营地随同伊格纳季到阿尔巴津。他听说，阿尔巴津困守人员粮食充足，至于军需品还有多少，格拉西姆从没有听伊格纳季说起。他只是听伊格纳季说，自从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派回的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

172/174页

---

* 报告原件中不是“允许”，而是“准予”（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19页）。

** 报告原件中“使节”后面有“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而“这些使节奉命将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缺（同上）。

*** 报告原件中下面还有：“伊格纳季对他们说，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臣不久即将到达”（同上）。

拉波夫等人离开阿尔巴津之后，未曾有过消耗。中国军队仍旧驻扎在阿尔巴津附近原地。

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带领部队到达涅尔琴斯克时，格拉西姆正好在那里。伊凡·别查利德大尉和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以及他们带领部队押送的火药，格拉西姆是在复活节周礼拜四[106]在库尔巴*① 河畔草原上遇到的，离乌丁斯克寨有四天路程。在涅尔琴斯克购买粮食，每普特黑麦面价七格里夫纳②。除此以外，格拉西姆在涅尔琴斯克和在途中沒有听到别人说起其他消息。圣明沙皇陛下的领土达斡尔诸寨和色楞格斯克诸寨，格拉西姆在那里期间，未见蒙古人来犯。 172/174页背面

陛下，5月23日，臣等收到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写来的报告，由侍臣、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火枪兵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利亚平带回，此人是臣等派往涅尔琴斯克给伊凡送信并了解敌方意图的。伊凡写来的报告说，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和帕什卡·布什科夫给他——伊凡送来了报告： 173/175页

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向阿尔巴津给他写来了信：汗的近臣在中国接受了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后，对尼基弗尔和伊凡说，圣明沙皇陛下致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中写道，陛下愿意同汗友爱相处，希望平息兵端，为此陛下愿意派出圣明沙皇陛下的大使。汗和近臣听说议和，十分高兴，希望停止流血事件，因为汗与任何邻国君主都未发生过战爭，目前与陛下开战，实非所愿。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下令军队撤离该城，并派使者前往阿尔巴津城下晓谕军队长官，给被 【145】 173/175页背面

---

* 报告原件中是"库罗伊河"（同上，第420页）。

① 原文为 Kapaя。——译者

② 俄国货币，一格里夫纳等于十戈比。——译者

围困的守城人员以自由。中国军队并未撤离很远，他们在城周围的营地驻扎，撤下了围城的大炮、防盾及各种攻城设施，从炮座上卸下了大炮。阿尔巴津被围人员减轻了压力。中国长官在谈判时说，如果从涅尔琴斯克来二、三十人带牲畜，将准予通行；如果是平民或载货骆驼来阿尔巴津，军队长官则不打算放他们进阿尔巴津。

174/176页

陛下，12月26日，伊凡派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到阿尔巴津给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送信。带领二十六名军役人员以补充被围守兵，另外还送去收贡所得二十头牛羊，慰劳阿尔巴津困守人员。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于2月29日率军役人员返回涅尔琴斯克，伊凡在涅尔琴斯克询问他情况，伊格纳季在回答询问时说：

今年，195年，12月26日，他——伊格纳季奉派从涅尔琴斯克去阿尔巴津寨给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送信，他带领二十六名军役人员，送去收贡所得牛羊二十头，以慰劳阿尔巴津困守人员*。伊格纳季带领军役人员来到中国营地，请求军队长官下令准许他——伊格纳季和军役人员带牲畜进入阿尔巴津，中国长官却把伊格纳季及军役人员拘留起来，分别监禁，并对他说，他们不能放他——伊格纳季和全体军役人员进入阿尔巴津，五、六人带牲畜则可以放行。第二天，放伊格纳季进入阿尔巴津，并派先前的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和阿方卡·巴伊加申随同他一起前往。他们在阿尔巴津逗留约一刻钟。见到了阿法纳西·别伊顿，他正有病躺着。伊格纳季等在阿尔巴津见到三名**军役人员，叛徒不准伊格纳季同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军役人员谈话。城里的大炮和臼炮

174/176页背面

175/177页

---

* 从“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于2月29日”到“以慰劳阿尔巴津困守人员”重复两次。

** 报告原件中还有“健康的”（同上，第422页）。

都完好无损。火药、铅、粮食以及军役人员如今各有多少，伊格纳季无法打听到确实消息。他们被中国长官拘禁在兵营中十天。同 175/177页背面
伊格纳季和米季卡一起从涅尔琴斯克派出的军役人员到达阿尔巴津城下后，是否已获准进入阿尔巴津，伊格纳季和米季卡没有见到。牲畜是怎样带进阿尔巴津的，伊格纳季和米季卡也不知道；只是听到同他们一起从涅尔琴斯克派到阿尔巴津去的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阿方卡·奇恰戈夫出城后对他们说，中国长官放阿方卡等一行九人带牲畜进城，这些牲畜分发给阿尔巴津困守人员，每十人【146】
发给两头。别的话中国人什么也不许伊格纳季同阿方卡说。当伊 176/178页
格纳季被中国人拘禁的时候，中国长官曾带领约三十人去过阿尔巴津，察看了城堡和城防工事。他们到阿尔巴津去是否得到阿法纳西·别伊顿的许可，还是擅自妄为，中国人从哪一天开始进出阿尔巴津的，怎样去的，伊格纳季都不知道，因为伊格纳季在阿尔巴津当着叛徒的面无法询问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军役人员。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和阿方卡·巴伊加申告诉伊格纳季等人说，他们到阿尔巴津是去做生意，出卖烧酒和鱼。中国长官向伊格纳季谈起过阿尔巴津，说这个城很坚固。有一名中国长官动身回 176/178页背面
中国去了，去干什么，伊格纳季不知道。伊格纳季被拘禁了十天，就同军役〔人员〕*一起共十八名被粗暴地逐出兵营，而且不准他们从阿尔巴津带口粮上路。有两名哥萨克潜逃，一名是原阿尔巴津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另一名是新召募的哥萨克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他们是返回阿尔巴津还是投奔中国部队去了，他不知道。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他不知道，他们只是看到中国兵营里人数并不多，其中少年人不少。他们没有设边远岗哨，无所顾忌地驻在阿尔巴津近郊。今后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到阿尔巴津 177/179页
去，中国人是否乐意放行，他——伊格纳季不知道。

* “人员”二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第423页）。

随同伊格纳季派往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吉什卡·波卢亚诺夫等三人返回涅尔琴斯克，他们在回答询问时说：

今年，195年，他们由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带领从涅尔琴斯克被派往阿尔巴津，去见阿法纳西·别伊顿。他们受命在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伊顿处服务。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带领军役人员一行四人，先从额尔古纳河出发，去阿尔巴津，以便取得中国军队长官同意，放军役人员及所带牲畜进入阿尔巴津。他们是在伊格纳季到后第五天带着牲畜到达阿尔巴津城下的，但在那里他们并没有见到伊格纳季。中国人放他们及所带牲畜进入了
177/179页背面 阿尔巴津。他们把这批牲畜交给了阿法纳西·别伊顿和阿尔巴津困守人员。他们——格里什卡等人见到了阿法纳西·别伊顿，他正因病躺着。他们看到了三名健康的军役人员。有多少人得病，以及还有多少粮食，他们无法打听。因为他们从营地出来，就受到先前的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和阿方卡·巴伊加申的监视。阿法纳西·别伊顿把带来的牲畜送给中国长官两头，是为了要他们把送牲畜的军役人员放进阿尔巴津。中国长官没有接受他们的牲畜。阿法纳西于是命令季什卡等告诉长官，如果他们准予
178/180页 让全体军役人员进城，他愿将所有牲畜全部送给中国长官。他们在阿尔巴津寨没有牲畜也能吃得饱饱的，阿尔巴津城内粮食、火药、铅很多。但是并没有准许全体军役人员进城。大炮和臼炮都完好无损。至于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和阿方卡·巴伊加申怎样开始出入阿尔巴津的，是否得到阿法纳西·别伊顿的许可，还是擅自妄为，他们不知道。格里什卡等人在中国兵营中被分别拘留，禁闭了五天。留在城里的有伊瓦什卡·舍麦林等九人。吉
【147】什卡等被粗暴地逐出兵营，而且不准他们从阿尔巴津带口粮上路。他们到涅尔琴斯克去的人员是从各团队抽调的，连同通译一共十
178/180页背面 八名。那天，有两个人（原阿尔巴津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

什卡·塔尔哈诺夫）半路潜逃。他们是逃回阿尔巴津还是投奔中国兵营去了，在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看到他们为数不多，其中有不少是少年人*。

陛下，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莫斯科火枪兵伊瓦什卡·利亚平受臣等派遣去涅尔琴斯克寨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送信并探听消息。他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他于大斋期第六周的礼拜五[107]到达涅尔琴斯克，将臣等派他送到涅尔琴斯克去的信交给了伊凡·弗拉索夫，在涅尔琴斯克逗留三周。后来，伊凡·弗拉索夫给了他几份报告，派他从涅尔琴斯克回到臣等处。伊瓦什卡在涅尔琴斯克时，听到奉命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去送牲畜的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说，他——伊格纳季是在伊瓦什卡到涅尔琴斯克前不久由阿尔巴津返回涅尔琴斯克的。伊格纳季和同伊格纳季一起去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说，中国长官只许九名军役人员进入阿尔巴津，另有一名是私自潜入城的。他们送去的牲畜全数放行入城，哥萨克给阿尔巴津哥萨克送去的粮食也放行入城。为什么中国长官不准其他军役人员尽数进入阿尔巴津，伊瓦什卡没有听到伊格纳季及军役人员说起。伊格纳季还对伊瓦什卡说，中国长官曾把他叫去，问他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有没有给他们这些军队长官写信。伊格纳季回答他们，没有叫他从涅尔琴斯克带任何信件给这些军队长官。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没有从涅尔琴斯克写信给各位军队长官，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有关这些情况，伊凡·弗拉索夫详细询问了伊格纳季并写了报告派伊瓦什卡送交臣等。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率领皇家部队在伊瓦什卡到

179/181页

179/181页背面

---

* 报告原件中接着还有：自2月29日至4月5日，阿尔巴津寨内的情况如何，中国人是否已从阿尔巴津撤兵，有关这些，伊凡没有从阿尔巴津得到什么消息（同上，第426页）。

180/182页 达前一天到达涅尔琴斯克。伊凡·别查利德大尉和他带领的皇家部队以及押送的军需品，伊瓦什卡是在离开涅尔琴斯克后，走到叶拉夫宁斯克寨①时遇到的，相遇日期伊瓦什卡沒记住。臣等派往涅尔琴斯克送信的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伊瓦什卡是在乌丁斯克草原库罗伊*河畔遇到的(臣等派雅库什卡送交伊凡。弗拉索夫的信件是根据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给臣等的来函写的，要他由涅尔琴斯克选派一适当人员；如果中国军队长官违背诺言，到春季仍不带领军队从阿尔巴津
180/182页背面 撤回本土的话，要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中国军营军队长官，因为他们曾向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出的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许下过诺言，这些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是尼基弗尔和伊凡应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请求由中国派出幷随同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者一起前往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的；通知他臣等遵照陛下的谕旨即将到达达斡尔地区，执行外交使命；有关这
【148】些，臣等前此已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克列帕洛夫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为信使给陛下送上报告奏明)。除此之外，伊瓦什卡在涅尔琴斯克沒有听到任何消息。伊瓦什卡在那里时，蒙古人幷未进犯达斡尔诸寨。在涅尔琴斯克购
181/183页 买粮食，每普特〔黑麦面〕**价八格里夫纳，肉〔每普特〕***价十六阿尔腾②。

陛下，臣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

* 报告原件中是：库尔巴河(同上，第428页)。

** 这些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 这些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译者

② 俄国货币，一阿尔腾等于三戈比。——译者

5月28日白昼5时，新召募的哥萨克卡尔普什卡·波尔斯托瓦洛夫由涅尔琴斯克送来报告。同日，转抄来件，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呈陛下，报告如下(派人带此报告往叶尼塞斯克方向追赶信使米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和格里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他们是在卡尔普什卡到达之前派出的；追到上述信使后把报告交给他们，即返回全权大使处)[108]：

181/183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5年，5月28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根据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写来的报告，根据奥斯塔菲·菲拉季耶夫的管事格拉西姆·叶多姆斯基和侍臣、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火枪兵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利亚平在回答询问关于阿尔巴津情况和中国军队意图时的答话，给你们——陛下写了报告，并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米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和格里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送上。在这之后，陛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在5月29日又从涅尔琴斯克给臣等写来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182/184页

今年，195年，4月8日，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向涅尔琴斯克给他写来了报告：他——阿法纳西及哥萨克困守孤城，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从涅尔琴斯克送到阿尔巴津的牲畜，阿法纳西业已收到，并已分发给阿尔巴津各类守城人员食用。被围困在阿尔巴津斯克的军役人员及其他各类人员现有多少，火药和铅各有多少普特，臼炮和其他大炮是否完整无损，阿尔巴津斯克的粮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这些在给伊凡的信中没有写明。

伊凡在涅尔琴斯克询问由阿尔巴津送信来的军役人员尤什卡·奥勃罗西莫夫和商人瓦西卡·罗任时，他们回答说：

182/184页背面

去年，194年，7月7日，中国人包围了阿尔巴津，对城堡发起攻击，并用大炮向城中日夜轰击，直到11月30*日。11月30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和帕什卡·布什科夫受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派遣从中国来到阿尔巴津。他们在阿尔巴津斯克对军役人员说：中国汗不准他的军队长官攻打阿尔巴津，以待同圣明沙皇陛下的大使举行谈判，并希望阿尔巴津人不要到城外挑起事端，阿尔巴津城内人员对中国人可以放心。中国人从炮座上卸下了大炮。军队长官说，阿尔巴津缺少什么，希望困守人员说明，他们将给予帮助。从这一天起对阿尔巴津的进攻就停止了。在城头上战斗和到城外出击，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被打死和因伤致死的约一百名，其余被围人员都得了坏血病。阿法纳西·别伊顿曾派军役人员去见中国长官，要求准许他们出阿尔巴津到林中伐木。中国长官准许放十二名军役人员入林伐木，并派了哨兵监视，后来又把他们捆绑起来，系在套马索上，放在地上拖，等到被放回阿尔巴津时，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由于这样折磨，有六个人当天就死了。米什卡·恰普林等被派出阿尔巴津之后，各类人员死于坏血病的又有不少。死者姓名和人数，尤什卡和伊瓦什卡**记不清了。

【149】

183/185页

183/185页背面

自中国人放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109]等九名军役人员（他们是随同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由涅尔琴斯克派到阿尔巴津送牲畜的）入城之后，从那一天起，阿尔巴津困守人员的处境有了好转，因为这些军役人员来后，千方百计帮助有病的困守人员，使

---

* 报告原件中是：4（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10页）。

** 此处大概是笔误，应为："瓦西卡"。

他们恢复了健康。目前受困于阿尔巴津斯克的各类人员有一百一十五人，妇女和小孩五十五人。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中途离开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潜逃之后，没有回到阿尔巴津。臼炮和其他大炮都完整无损。弹药尚有：火药约十五普特，铅约十五普特。困守人员的粮食可维持到196年10月初。中国人仍驻在阿尔巴津附近，他们营中的人员比以前少，而且多半是少年。他们还见到中国军营中制作了大批船桨，作什么用，他们不知道。 184/186页

2月6日，先前的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由中国军营来到城跟前说，要城里派军役人员到中国军营长官那里谈判。阿法纳西·别伊顿就派了五名军役人员到中国军营去谈判。中国长官将这些人员隔离拘留了四周，并严加看守。还是这个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又来到城前说，中国汗垂怜阿尔巴津困守人员，派了两名医生到中国军营，阿尔巴津有多少病人，造一个名册送交中国军营。阿法纳西·别伊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赖上帝恩佑，阿尔巴津军役人员都很健康，没有一个病人。 184/186页背面

3月14日，阿法纳西·别伊顿派军役人员到中国军队去见长官，要求放两名军役人员从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送信。军队长官拒绝了这个要求，不愿放人去涅尔琴斯克。复活节周期间，3月27日，阿法纳西·别伊顿派军役人员送给中国军队长官一普特白面大馅饼，中国长官有礼貌地接受了馅饼。军役人员到军营送馅饼时，适逢有一名中国侍臣奉命由国内来到中国军营。他为何事而来，军役人员未能打听到，所以尤什卡和瓦西卡也不知道。 185/187页 【150】

3月29日，中国军队长官派两名中国人到阿尔巴津城前，让阿尔巴津派军役人员去涅尔琴斯克报信：上帝保佑，阿尔巴津城内平安无事。

阿法纳西·别伊顿派尤什卡和瓦西卡从阿尔巴津出来后，中

185/187页背面 国长官在军营中对他们说，要他们火速前往涅尔琴斯克，并由涅尔琴斯克给中国长官带回消息，圣明沙皇陛下的大使现在在哪里。4月2日，他们由中国军营动身。中国长官规定由涅尔琴斯克给他们送去消息的期限是4月27日，最晚是28日。关于人员，中国长官说：要是派两三个人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报信，则准许他们进入阿尔巴津，要是派六、七个人来，则不予放行。

186/188页 4月13日，他——伊凡给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伊顿写信说：臣等离开叶尼塞斯克后，因冬末道路不通，在通古斯卡河岸停留两周，度过冬季。一俟上帝保佑，春来河开，臣等很快便可到达达斡尔地区。如果中国人仍未撤离阿尔巴津，伊凡命令阿法纳西去对军队长官说，要他们信守前约，撤离阿尔巴津，不再挑起事端，并将军役人员格里什卡·弗明、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交还给阿法纳西。伊凡也禁止他们到城外去挑起事端，要阿法纳西和军役人员在阿尔巴津严加戒备，陛下念其忠于职守，守城时历尽艰辛，

186/188页背面 必将倍加恩宠。他并向阿尔巴津给阿法纳西派去五十人长瓦西卡·杰尼索夫等五名军役人员，中国长官对此怎样答复，要他立即函告涅尔琴斯克。而由涅尔琴斯克派往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他命令他们这样说*，如果中国长官传见他们并问〔起〕** 臣等到来的事，他们应该讲信守前约撤离阿尔巴津的事***。

根据军情报告由臣等增派去涅尔琴斯克的伊凡·别查利德大尉和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以及他们率领的军役人员及携带的弹药枪支，至4月17日尚未到达。

---

* 报告原件中这句的开头部分是：在这批军役人员中，伊凡命令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这样说（同上，第414页）。

** 这个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 报告原件中不是“他们应该讲信守前约撤离阿尔巴津的事”，而是：“他命令他们按他给阿法纳西·别伊顿的信件去说，并且应该讲信守前约撤离阿尔巴津的事”（同上，第414—415页）。

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彼得之子卡尔普什卡·波尔斯托瓦洛夫 187/189页
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今年，195年，复活节周[110]后第四周[111]，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派他从涅尔琴斯克给臣等送军情报告。卡尔普什卡由涅尔琴斯克派出前约两周，阿尔巴津哥萨克尤什卡·奥勃罗西莫夫 【151】
和商人瓦西卡·罗任受阿法纳西·别伊顿的派遣从阿尔巴津斯克到达涅尔琴斯克。他们是否从阿尔巴津带来阿法纳西·别伊顿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的报告，以及阿尔巴津情况如何，卡尔普什卡没有听到尤什卡和瓦西卡说起，也没有听到其他任何人说起。今春，涅尔琴斯克及其他达斡尔堡寨没有遭到任何进犯。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率领皇家军役人员于复活节周到达涅尔琴斯克。卡尔普什卡途中始终未遇到伊凡·别查利 187/189页背面
德大尉和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他听到捷连姆宾斯克哥萨克说，伊凡和拉弗连季率领军役人员，押送弹药枪支乘木筏沿石勒喀河向涅尔琴斯克进发。臣等派往涅尔琴斯克送信的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卡尔普什卡是在离捷连姆宾斯克寨有一天路程的赤塔草原上遇到的（臣等派雅库什卡送交伊凡·弗拉索夫的信件是根据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给臣等的来函写的，要他由涅尔琴斯克选派一适当人员；如果中国军队长官违背诺言，到春季仍不带领军队从阿尔巴津撤回本土的 188/190页
话，要他以自己的名义给中国军营军队长官写信，因为他们曾向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派出的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许下过诺言，这些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尼基弗尔和伊凡应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请求由中国派出并随同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者一起前往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的；通知他臣等遵照陛下的谕旨即将到达达斡尔地区，执行外交使命；有关这些，臣等前此已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克列帕洛夫和阿尔

巴津哥萨克米什卡·恰普林为信使给陛下送上报告奏明)。

188/190页背面 臣等即将派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112]去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臣等将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这些军队长官，要求他们率领军队〔由〕阿尔巴津撤回本土，以及指出这些军队长官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降旨以后，仍然多次伤害困守人员的无理举动。臣等还将命令我使者口头提出，如同博格德汗殿下在致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中所写的以及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

189/191页 和伊凡·法沃罗夫于途中交给臣等的出使报告所载的那样，使节在中国期间，汗的近臣在接受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后，曾向尼基弗尔和伊凡表示，中国军队要从阿尔巴津撤退，待双方使臣到达后举行使臣谈判，求得圆满解决，汗并已令自己的军队从阿尔巴津撤回本土。

至于臣等以自己的名义写什么样的一封书信给军队长官，以及臣等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信的内容，容臣等日后写成报告，派专使给陛下急速送上。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

189/191页背面 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

【152】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13]。

陛下，今年，195 年，5 月 27*日，奉命随同我们——你们的臣仆前来参加同中国使臣的会谈、执行外交使命的贵族、翻译和书吏向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

190/192页 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

* 报告原件是：28(同上，第 468 页)。

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恭请圣安，并交给臣等一份他们具名的关于皇饷的申请书。臣等收下了这份申请书，现随此件附上，送莫斯科呈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及申请书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190/192页背面

6月1日从卡希纳石滩动身，因为这一带水流湍急，河床多石，大小石滩甚多，虽用双纤，航行仍十分困难。

6月2日，向阿朴林斯基[1]急滩方向扬帆疾驶。同日，运载皇款以及团队和使团物资的平底船一只被风吹到礁石上搁浅。留下帕维尔·格拉鲍夫团长及该团人员拖曳这只平底船。

6月3日凌晨渡过阿朴林斯基急滩。6月4日其他平底船也都渡过急滩。同日离开阿朴林斯基急滩继续前行。河水极浅，所有平底船都由军役人员连抬带拖地向前行进。 191/193页

6月5日到达叶尼塞斯克县帕诺夫村。因为军役人员要在这个村里取得途中所需的粮食，所以这天停留在这里。

同日，派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和莫斯科团百人长马丘什卡·卡尔佐夫去伊利姆斯克寨。他们给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带去如下信件，请他遵照陛下谕旨并按照通行文牒规定派遣差马役夫到伊利姆河口：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阁下。

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 191/193页背面

① 原文为 Каплинский。——译者

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我和使团贵族、翻译和书吏凭皇家通行文牒应在伊利姆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县领取许多差马役夫。兹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将皇家通行文牒送往伊利姆斯克你处，请查照。请遵照陛下谕旨并按照通行文牒规定，为我们和使团贵族、书吏派出差马役夫至伊利姆河口我团队处，请遵照陛下谕旨行事，以免因船夫未备而延误陛下的大事。

192/194页

【153】 6月13日抵达伊利姆河口，因船夫未派到而停留两天。为不使军役人员过多耽搁行程，照前例调拨流刑犯和各团火枪兵，分派给大使及各货船，启航驶向舍曼斯基急滩。

6月15日抵达舍曼斯基急滩。同日开始卸船，因为这个急滩空船才能渡过，财物和粮食则须绕过急滩由山路搬运，约有三俄里路程或更多一些。从附近的伊利姆斯克县各村中取得驮马十二匹，以运送财物和团队军需品，而粮食则全部由军役人员背扛。

192/194页背面

6月16日开始将平底船送过急滩，当天只送过去两只，还有三只在急滩上过夜。

6月17日，为差马役夫事奉派前往伊利姆斯克寨的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返回，交来一份具名的回报，其中写道：

195年6月18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奉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命令，莫斯科火枪兵大尉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和百人长马丘什卡·卡尔佐夫为差马役夫事送信件和通行文牒到伊利姆斯克寨后返回。到达伊利姆斯克后，将信件和通行文牒交付军役贵

193/195页

族、尼基弗尔之子伊凡·科钦和书吏格拉西姆·乌丘日尼科夫。军政长官、米哈伊尔之子费奥多尔·帕弗洛夫当天在基廉斯克寨。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由基廉斯克寨返回后，没有遵照陛下谕旨为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和百人长马丘什卡·卡尔佐夫提供差马役夫。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和百人长马丘什卡·卡尔佐夫由伊利姆斯克寨返回后，到军营幕府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复命。 193/195页背面

写回报的是百人长马丘什卡·卡尔佐夫。

驿站长尼基特卡·卡尔金在回答询问时说，伊利姆斯克县每年向官田耕农征收驿运税，每俄亩四卢布。今年，195年，驿运税已如数征齐，送交伊利姆斯克寨。

从舍曼斯基急滩给伊利姆斯克寨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写如下信件，请他派来船夫，由费奥多尔·帕弗洛夫从伊利姆斯克派来给大使递送关于差马役夫信件的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利特维诺夫带回：

费奥多尔·戈洛文等谨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阁下。 194/196页

今年，195年，6月17日，收到你派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利特维诺夫送给我的信件，信中说莫斯科火枪兵大尉鲍格丹·布尔加科夫给你送去了皇家通行文牒，调取差马役夫运送皇家财物并供我、贵族、翻译、书吏使用。但你认为根据皇家通行文牒，由叶尼塞斯克到达斡尔诸寨不应当从伊利姆斯克调取差马役夫，谕旨中似无此规定。

遵照陛下谕旨，按照皇家通行文牒，伊利姆斯克寨应该提供差【154】马役夫，因为皇家通行文牒上写明：命令沿途所经各城提供差马役 194/196页背面夫。凭上述皇家通行文牒，叶尼塞斯克提供了到伊利姆河口的差

马役夫。请遵照陛下谕旨并按照皇家通行文牒规定由伊利姆斯克派差马役伕来，请遵照陛下谕旨行事。如果因为差马役夫未备而延误陛下的事业，影响军役人员适应目前情况的需要前往达斡尔地区的行程，当往莫斯科上书陛下奏明。

6月23日，哥萨克伊瓦什卡·扎科勃柳科夫由色楞格斯克寨来到这里。他从色楞格斯克送来冬天由雷宾斯克寨① 派出的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他由色楞格斯克派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去送使臣的书信；这名军役贵族回来见他时，交了一份自己署名的出使报告；现将这份出使报告随同本报告一起派哥萨克送上，出使报告中写道：

195/197页

4月22日，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走到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附近时，派出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要他们到达乌卢斯后，告诉呼图克图的亲信宰桑转告蒙古格根呼图克图，遵照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携带书信和礼品来见蒙古格根呼图克图，请他——蒙古格根呼图克图下令为瓦西里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下榻。

195/197页背面

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来到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境内，照前面所说告诉了他的亲信宰桑商卓特巴。宰桑商卓特巴问费奥多尔和塔拉斯卡：派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给蒙古格根呼图克图送书信和礼品的是陛下还是全权大使？费奥多尔和塔拉斯卡回答商卓特巴说：派军役贵族给蒙古

196/198页

①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格根呼图克图送书信和礼品的是全权大使。宰桑商卓特巴听了之后，便将瓦西里前来送书信和礼品的事报告了格根呼图克图。让费奥多尔和塔拉斯卡当天由呼图克图乌卢斯返回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处，并对他们说，关于此事，将另派蒙古使者通知瓦西里。于是费奥多尔和塔拉斯卡便在当天回到宿营地见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复命。

4月23日，有一名叫岱青·鲁卜桑的格素尔受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派遣来宿营地见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要瓦西里同他一起到格根呼图克图给瓦西里安排的地方去。到达后，即将瓦西里安置在指定地点的帐幕中。同日，岱青·鲁卜桑又来见瓦西里，来到后说：我们蒙古格根呼图克图让你——瓦西里先说明：你——瓦西里是否准备按照我们蒙古习惯向他——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施礼并接受他的祝福？如果你按照我们蒙古习惯向格根呼图克图施礼并接受他的祝福，他即下令召你携带书信和礼品去见他。 196/198页背面 197/199页

瓦西里回答鲁卜桑说：倘若你们蒙古格根呼图克图下令召他——瓦西里携带书信和礼品去见他，则他——瓦西里将按照自己【155】的俄国习惯一丝不苟地向格根呼图克图施礼，他将不按照蒙古习惯向格根呼图克图施礼，也不接受他的祝福。岱青·鲁卜桑听完瓦西里这些话便走了。

同日，岱青·鲁卜桑又来见瓦西里，来到后说：蒙古格根呼图克图不打算召瓦西里携带书信和礼品去见他，因为瓦西里不按照蒙古习惯向呼图克图施礼，也不接受他的祝福；格根呼图克图命令领瓦西里携带书信和礼品到外务帐幕去见亲信宰桑商卓特巴。 197/199页背面

同日，瓦西里携带书信和礼品带着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及四名军役人员前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到达乌尔嘎后，带书信和礼品到外务帐幕见呼图克图的亲信宰桑商卓特巴。进入外务帐幕后，向商卓特巴递交了书信和礼品。

商卓特巴接受了瓦西里递交的书信和礼品。接受书信和礼品时，
198/200页 对瓦西里一言未发。

在这之后，宰桑商卓特巴才问起瓦西里全权大使的事：他现在在哪里，是否不久即到达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带了多少官员和军役人员？

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回答宰桑说：全权大使、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团队在贝加尔海西岸的堡寨过冬，今年夏季将到达色楞格斯克，随行官员约三百名，带的军役人员约五千名。宰桑商卓特巴又问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
198/200页背面 全权大使前来有何贵干？带大批随行官员及军人，是否有意同中国博格德汗交战。

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回答宰桑说：派官员及军役人员随行是为了护送全权大使，不是为了作战。全权大使前往中国边境是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议和，永保安宁，请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对此放心，俄国和邻近各邦大使出行都派大批官员及军
199/201页 役人员护送。

5月7日，格素尔桑布伊来见瓦西里说：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命他先回色楞格斯克，呼图克图将派自己的使者给全权大使送去书信和礼品。因为瓦西里由大使处带来了好消息，呼图克图特赏赐瓦西里彩缎一匹。

同日，瓦西里离开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并于5月20日回到色楞格斯克寨。

6月25日，由舍曼斯基急滩启程。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和莫斯科团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留下负责其余的平底船。因
199/201页背面 为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没有从伊利姆斯克派船夫来，所以除流刑犯外按前例从火枪兵团抽调人员分配给运载皇家财物的

平底船、全权大使和秘书官，人数与从雷宾斯克寨① 出发时相同。

同日晚，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114]由伊尔库次克增拨供渡 【156】
急滩用的大系缆三条，每条长八十沙绳，新纤绳六十条，这些缆绳都交货船保管，以备渡帕东急滩使用。

6月28日到多尔吉急滩。同日，在多尔吉急滩上靠系缆前进约一俄里半，在急滩上度夜。

6月29日，使团运载物资的平底船上的系缆在多尔吉急滩上 200/202页
被扯断，船本身触石撞破，许多物资沉没水中，破船搁浅石上。想把这只船从石上移开，以便给其它船只让路，但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拖开。于是大使下令割断缆绳，焚烧破船，扫清航道。由沉船上卸下的物资都装到火枪兵的平底船上，继续向帕东急滩驶去。

7月3日，到达帕东急滩。当天开始卸船，因为急滩只有空船可过，各种物资则绕道搬运。使团到达之前，勃腊茨克县已在这里 200/202页背面
准备好八十匹马，套有拖板，用以转运财物，并派出耕农三十名从卸船处运送皇家财物过急滩。当把载运物资的平底船送过帕东急滩时，大使留下各上校率火枪兵拖平底船过急滩，大使本人则前往勃腊茨克寨。所有平底船渡帕东急滩溯流上行所用的缆绳都是由伊尔库次克寨送来，因为叶尼塞斯克供给的缆绳大多已陈旧，不堪使用，在渡急滩时都磨断了。

7月8日，大使越过皮亚内伊急滩和波赫麦利内急滩，到达勃 201/203页
腊茨克寨。随同大使到达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及其连队。莫斯科团团长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长和他们的团队留在帕东急滩拖平底船越过急滩，因为缆绳十分缺乏，用三副送流锚合在一起顶替缆绳，溯流上行也十分困难。

这天，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及其团队驻扎在勃腊茨克寨，他是使团从叶尼塞斯克动身前，奉使臣的派遣先行出发的，到

①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达距雷宾斯克寨① 三日路程的卡缅卡村后留下过冬。他驻在勃腊茨克寨，是因为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勃腊茨克寨总管伊凡·波奇尔斯基没有得到叶尼塞斯克的书面指令，在全权大使尚未到达勃腊茨克寨之前不肯提供路上需用的粮食，空手无法动身。使臣到达勃腊茨克寨后，找到总管伊凡·波奇尔斯基，命令他调拨粮食给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以便他在使臣动身前带粮食先行出发。

201/203页背面

同日，阿尔巴津哥萨克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由达斡尔地区涅尔琴斯克寨来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并呈交如下报告：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今年，195年，4月……*日，我派出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给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送去信件：如果中国人尚未撤离阿尔巴津，命令他要求他们——中国长官信守前言，撤离此城，交还格里什卡·弗明、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等两名逃亡哥萨克，不再挑起事端。同时命令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也这样向中国长官说。阁下，关于此事，我前此已派新召募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波尔斯托瓦洛夫给你送去报告。

202/204页

【157】

今年，195年，5月24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和阿尔巴津哥萨克阿方卡·奇恰戈夫、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给我送来的报告，报告中写道[115]：

5月6日，博格德汗军队长官[116]率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沿阿

---

* 原文中未注明日期。

①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穆尔河下行，撤到离阿尔巴津约三俄里处。博格德汗长官及其部队想修建一座工事。阿法纳西·别伊顿及军役人员已获得自由：可随意出城沿阿穆尔河上行办理他们需要办的各种事情。但是中国长官仍禁止他们沿阿穆尔河下行办理各种*需要办的事情，禁止拆毁他们在阿尔巴津周围修筑与我方敌对的各种围城设施，禁止种庄稼和在城外建筑房舍，不得有任何违抗。阿尔巴津的困守人员、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连同少年共计六十六名[117]。皇家财物计有：枪炮火药净重二十普特，铅五砣；臼炮一门带炮弹六发，球形炮弹四发，手榴弹五十三枚。小口径城防炮有一门在攻城时炸毁，其余大炮和小型武器都完整无损。敌人离城撤退时，据统计，有木船一百四十只。博格德汗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后，第二天便有一名中国汉子，名叫奥奇尔卡，由他们军营逃到城中。在阿尔巴津讯问他时，他说，他——奥奇尔卡因中国军营缺粮而出逃，中国军营中有许多中国军人饿死，在城下被打死和其他原因死亡的中国人约有一千五百人或更多；阿尔巴津城下的军队共有六千五百名，大炮约一百门；他们的小型武器都由尼堪人制造。阿法纳西问明情况以后，就把这个逃亡者送还中国长官，不敢留这个人在城中，以免引起纠纷。在这之后，又有一名尼堪族汉子由中国军营逃到城中，他命令把这个汉子也送还。但是中国长官没有交还阿尔巴津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和新召募的哥萨克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这两名逃亡哥萨克，并说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人。阿法纳西还要求我给他增派军役人员去加强防务。随同报告还送来了阿尔巴津全体困守人员具名的申请书，请求帮助解决困难。

202/204页背面

203/205页

203/205页背面

阁下，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向我报告说：

4月20日，他到达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营。他要求中国军队长官信守前约，撤离阿尔巴津并交还格里什卡·弗明、伊瓦什

204/206页

* 原文中 всяких（各种）误写为 дяких。

卡·塔尔哈诺夫这两名逃亡哥萨克。中国长官答复安德柳什卡说：没有这样的逃亡人员到过他们军营。当天就让安德柳什卡由军营进入阿尔巴津。5月6日，中国长官撤离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而下到奥泽尔纳亚河，距阿尔巴津约四俄里。将他们在阿尔巴津周围所有的攻城设施(筐垒、防盾、拒马)全部拆毁烧光。安德柳什卡在那里的时候，困守人员没有受到中国人的任何伤害，他也没有遭到非礼待遇。中国长官撤离阿尔巴津后，安德柳什卡曾去过
204/206页背面
中国军营，要求军队长官交还格里什卡·弗明、伊瓦什卡·塔尔哈
【158】诺夫这两名逃亡哥萨克。长官回答安德柳什卡说：别说啦，哥萨克，谁是谁非，不久之后，便见分晓。他们为什么说这番话，安德柳什卡不知道。中国人在博格德汗军营周围筑土垒，设拒马。沿阿穆尔河向上，离阿尔巴津一俄里半有一座斯帕斯基修道院[118]，那里有中国人的边远岗哨，有两名百人长，二十名士兵，不过他们对安德柳什卡等人未加任何留难。

阁下，我派往阿尔巴津的人员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拉弗连
205/207页
季·涅伊捷尔连的军役人员十名，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伊凡·别查利德连的军役人员十名，老的和新召募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九名，共计二十九名；由不缺口粮的人员中选派。他们带去的粮食有二百多普特。阁下，我命令他们在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伊顿的团队服务，直到接到你的指令。阿法纳西·别伊顿报告中附来的阿尔巴津全体困守人员具名陈述他们各种困难的申请书[119]，阁下，我于7月……*日派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随同本报告给你送上，他是由阿法纳西·别伊顿派到我处的。

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在回答询问

* 原文中未注明日期。

时说：

今年，195〔年〕，5 月 12 日，他——科农卡受哥萨克头领阿法 205/207页背面
纳西·别伊顿的派遣，由阿尔巴津斯克去涅尔琴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送报告，因为阿尔巴津寨被中国军队包围已有很长时间。今年，195 年，5 月 8 日，那些中国人听说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率领部队即将来到，便乘木船沿阿穆尔河撤离阿尔巴津寨，各种军需品也都全部带走，现在驻在沿阿穆尔河下行距阿尔巴津五俄里的地方。中国人靠近阿尔巴津寨所筑土垒留下未动，并且不让阿尔巴津居民拆除。除土垒以外，城周围的其他军事设施，中国军队已全部拆 206/208页
毁烧掉。从阿尔巴津撤退的中国军队，现在留驻营地的约两千人。直到科农卡离开阿尔巴津时，中国营地人数未见增加。

中国军队长官率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后，有一个人从他们军营逃到阿尔巴津来，自称是百人长的部下，蒙古族人，他逃离中国军营是因为他们军营中饥馑严重，粮草用尽，人们互相杀戮为食。中国军队百人长带领通译、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及兵卒二十名前来阿尔巴津追捕这名逃亡人员。他们向阿尔巴津讨还逃亡人员。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将这名逃亡人员交还中国 206/208页背面
人。这之后大约过了三天，有一名尼堪族奴隶从中国军营逃到阿尔巴津，对他们说，军营中饥馑严重，他因饥饿所迫逃到他们这里来。阿法纳西·别伊顿没等中国长官派人来要，就派出阿尔巴津【159】军役人员将这名尼堪汉子解回军营交中国军队长官。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是在军营中将这名尼堪汉子直接交给中国军队长官的。中国军队长官对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说：谢谢，你们做得对，我们也照此办理。

现在，中国军队长官及其部队驻扎在阿穆尔河下游处的湖间 207/209页
地带，四周筑土垒，设拒马。在交谈时，阿尔巴津哥萨克曾多次听

叛徒阿方卡·巴伊加申等人说，似乎中国军队长官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扎营，为的是不让阿尔巴津居民种任何庄稼，等到播种期过，那时他们就率全部人马返回中国。中国军队长官召来阿尔巴津哥萨克，对他们说，要他们不在阿尔巴津周围种任何庄稼，说他们——中国军队长官接到博格德汗的谕旨，禁止在阿尔巴津周围种庄稼。

他——科农卡离开后，如今被围困在阿尔巴津的各类人员男
207/209页背面 女共约一百一十五名，阿尔巴津存粮约一千普特。科农卡还从阿尔巴津老居民那里听说，各村落地里还埋藏着陈粮，告诉科农卡有藏粮的那些人都已去世。目前阿尔巴津只有一个军役人员阿廖什卡知道这件事，但是阿廖什卡姓什么他想不起来了。这个阿廖什卡知道各村落地里埋藏的粮食。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同军役人员商量后，想派阿廖什卡悄悄地去寻找藏粮，因为中国军队长官对阿尔巴津居民有令在先，军役人员未经准许不得擅自出阿尔巴津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中国军役人员父兄亲属在城下被打死，如果哥萨克未经准许，并且沒有卫兵护送就出阿尔巴津办理他们需要办
208/210页 的事，中国人就会为死难亲人对他们报仇，免不了会伤害他们，这样就会引起纠纷。曾有两名中国军队长官到阿尔巴津，在官署会见阿法纳西·别伊顿。这些军队长官同阿法纳西谈了些什么，科农卡不知道。军队长官到阿尔巴津后，当天就由阿尔巴津返回自己军营。阿尔巴津现有大炮小炮十二门。至于阿尔巴津有多少火药和铅，科农卡不知道。

在交谈时，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曾听叛徒阿方卡·巴伊加申说，
208/210页背面 并曾听由中国军营逃到阿尔巴津的那个蒙古人和那个中国人说，中国军队作战人员在阿尔巴津城下被打死的约两千五百名，尼堪奴隶也被打死不少。

科农卡还拿出了四份俄文写的文告，他说，这些文告是中国敌

人在围城期间投掷到阿尔巴津寨来的。阿法纳西·别伊顿派他将这四份文告由阿尔巴津带到涅尔琴斯克送交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将这些文告加封后，又派科农卡送到使团呈交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他由涅尔琴斯克出发，走了两个多星期，才到达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部队。科农卡在涅尔琴斯克期间，未有任何军队侵犯该城。路上也没有听人说有什么军队侵犯皇家的其他堡寨。 209/211页【160】

7月10日，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派本团百人长马克西姆·波谢利斯基由帕东急滩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送来报告，说他本人乘坐的平底船在渡帕东急滩时，触石撞毁。当时即派人给他送去复信，命令他：如果该船不能使用，即将船上一切物资搬到其他平底船上，放弃该船，继续兼程前进。 209/211页背面

7月11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率领莫斯科团到达勃腊茨克寨。

同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领取粮食后，先行出发去伊尔库次克寨。他奉命到达伊尔库次克寨后，为渡海准备平底船和缆绳。

7月12日，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率领本团人员到达勃腊茨克寨。当天开始在勃腊茨克寨接收粮食。而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奉命率本团人员前往勃腊茨克县克日马村接收粮食，因为勃腊茨克寨粮少，无力供应各团火枪兵用粮。 210/212页

7月13日，在勃腊茨克寨购得勃腊茨克斯帕斯基修道院的篷船一只，交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供团队使用，顶替沉没的平底船。船款由皇款中按价支付。

7月14日离开勃腊茨克寨。7月16日到达克日马村。同日，派阿尔巴津人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马克西姆卡·科列斯尼科夫为信使给陛下送去如下报告[120]：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
210/212页背面 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21]。

陛下，今年，195年，5月25*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曾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写去报告，奏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曾由涅尔琴斯克给臣等写来报告说：

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给他——伊凡写去报告说：阿法纳西和皇家军役人员被围困在阿尔巴津。根据臣等去的信，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奉派由涅尔琴斯
211/213页 克押送牛羊到阿法纳西处，慰劳阿尔巴津困守人员，阿法纳西已吩咐将牛羊分发给阿尔巴津困守人员。中国敌人尚未从阿尔巴津撤退，依旧驻在他们的军营中。

臣等曾派达斡尔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送信给他——伊凡，要他从他那里选派适当人员去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并命令这名使者给军队长官送去信件，要求他们遵照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向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
【161】法沃罗夫许下的诺言，将军队由阿尔巴津撤回本土，并说臣等即将
211/213页背面 派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去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臣等将以自己的

* 报告原件中是：29（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2，第2册，第457页）。

名义写信给这些军队长官，要求他们率领军队由阿尔巴津撤回本土，并指出这些军队长官在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降旨以后，仍然多次伤害困守人员的无理举动。臣等还将命令我使者口头提出，如同博格德汗殿下致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写的以及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在途中交给臣等的出使报告中所载的那样，使节在中国期间，汗的近臣在接受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后，曾向尼基弗尔和伊凡表示，中国军队要从阿尔巴津撤退，以待双方使臣到达后举行使臣谈判求得圆满解决，汗并已下令自己的军队从阿尔巴津撤回本土。上述一切臣等已于今年，195 年，5 月 28 日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写了报告，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十人长米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和格里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为信使送上。 212/214 页

陛下，今年，195 年，7 月 7 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派阿尔巴津哥萨克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由涅尔琴斯克给臣等送来了报告，报告说，他——伊凡按照臣等写给他的信件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前往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如果军队长官尚未率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他——安德柳什卡奉命要求军队长官信守前约，撤离阿尔巴津，交还逃亡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拉哈诺夫。陛下，今年，195 年，5 月 24 日，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和阿尔巴津哥萨克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由阿尔巴津给他——伊凡送去了报告： 212/214 页背面

5 月 6 日，博格德汗军队长官率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沿阿穆尔河下行撤到离阿尔巴津约三俄里处，想在该处修筑工事。阿尔巴津困守人员已获得自由。军役人员可随 213/215 页

意出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上行狩猎或办理其他需要办的事，但是不能沿阿穆尔河下行，因为中国军队长官禁止拆毁他们在阿尔巴津周围所筑与我方敌对的各种攻城设施、土垒和筐垒，禁止在城外种庄稼和建筑房舍，以免今后发生纠纷。

阿尔巴津的困守人员，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连同少年共六十六名。皇家弹药有：枪炮火药净重二十普特，铅五锭，臼炮一门附
213页背面 215 尖头炮弹六发、球形炮弹四发，手榴弹五十三枚。小口径城防炮有一门在攻城时炸毁，其余大炮和小型武器都完整无损。中国敌人撤离阿尔巴津时乘坐的木船，据统计，有一百四十只。

中国敌人撤离阿尔巴津后，第二天有一个中国人，名叫奥奇尔
【162】卡，由他们中国军营逃到阿尔巴津，讯问时，他说，他——奥奇尔卡因中国军营缺粮而出逃，中国军队中有许多中国人饿死；中国军队
214页 216 进攻阿尔巴津时，攻城被打死以及其他原因死亡的约有两千五百人或更多，阿尔巴津城下的军队共有六千五百名，大炮约一百门，他们的小型武器都由尼堪人制造。阿法纳西问明情况以后，就把这个中国汉子送还中国军队长官，因为阿法纳西不敢把这个中国汉子留在城中，以免引起纠纷。在这之后，又有一名尼堪族汉子由中国军队逃到阿尔巴津，阿法纳西把这个汉子也送还给军队长官，并命令向中国长官讨还先前的叛徒阿尔巴津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和新召募的哥萨克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但是中国军队长官
214页背面 216 没有交还这两名逃亡哥萨克，并说他们那里没有这样的人。

阿法纳西还请求从涅尔琴斯克给他增派军役人员到阿尔巴津，加强警戒和守卫。

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在回答伊凡的询问时说，他曾被派往中国军营见中国军队长官。安德柳什卡受命对中国军队长官提出从阿尔巴津撤兵和交还逃亡哥萨克的要求。4月20日，安德柳什卡到达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营。他要求中国军队长官信守前

约，撤离阿尔巴津并交还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和格里什卡·弗明这两名逃亡哥萨克。中国军队长官答复安德柳什卡说，从未有两名哥萨克投奔中国军队长官。中国军队长官让安德柳什卡回阿尔巴津，然后，打点上船，于5月6日撤离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而下，停在离阿尔巴津约四俄里的地方。中国长官将他们在阿尔巴津周围的攻城设施(筐垒、防盾和拒马)，全部烧掉或拆毁。安德柳什卡在那里的时候，阿尔巴津困守人员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当安德柳什卡到中国军营去要求交还逃亡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时，中国军队长官仅对安德柳什卡说，阿尔巴津人不用提这件事，过后他们自会看到谁是谁非。中国军队长官为什么说这些话，安德柳什卡不知道。中国长官及其部队在他们驻地周围筑土垒，设拒马，以防我皇家部队的攻击。沿阿穆尔河向上，离阿尔巴津一俄里半有一座斯帕斯基修道院，那里有中国人的边远岗哨，有两名百人长，二十名士兵。不过，上述百人长在这个哨所对安德柳什卡等人未加任何留难。

215/217页

215/217页背面

伊凡还从涅尔琴斯克派了军役人员到阿尔巴津去，其中有臣等根据先前的军情报告派出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军役人员二十名、老的和新召募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九名，共计二十九名，都是从不缺口粮的人员中挑选的。他们带去的粮食有二百普特。

216/218页

由涅尔琴斯克派来臣等处送报告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今年，195年，5月12日，他——科农卡受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的派遣，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送报告，因为阿尔巴津城被中国敌人围困已有很长时间。今年，195年，5月6日，中国军队听说臣等率领皇家部队不日即将到达达斡尔地区，便由阿尔巴津撤走。他们撤下了城边的

【163】

216/218页背面

各种攻城设施，乘木船沿阿穆尔河下行，现在驻在阿尔巴津下方约五俄里的地方。中国敌人向阿尔巴津进攻时用作掩护的土垒留下未动，并且不让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拆除。中国军营中现在约有两千人，人数未见增加。

中国长官撤离后，有一名蒙古人由中国军营逃到阿尔巴津来。在讯问时，他说，他逃离中国军营是因为他们军营中饥馑严重，粮草用尽，人们相互杀戮而食。中国军营派遣一名百人长带领通译、先前的叛徒伊瓦什卡·阿尔捷米耶夫追捕上述逃亡人员。他们向阿法纳西·别伊顿讨还逃亡人员。阿法纳西·别伊顿在问明情况后，便将该人交还中国军队长官。这之后大约过了三天，又有一名尼堪族奴隶从中国军营逃来。在讯问时，他说，他们军营中饥馑严重。阿法纳西·别伊顿问明情况以后，没等中国军队派人来要，便派人将这名尼堪人解回中国军营。中国长官对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哥萨克遣返尼堪人表示赞许。

217/219页

在交谈时，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曾多次听叛徒阿方卡·巴伊加申等人说，中国军队长官撤离城堡是因为害怕皇家部队的袭击，而他们在离城不远的地方驻扎，则是为了不让阿尔巴津居民种今年的庄稼。等到播种期一过，中国军队长官就将率领全部人马返回本土。中国军队长官还对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说，不要在阿尔巴津周围造房舍，种庄稼。

217/219页背面

阿尔巴津城内共有男女一百一十五人。阿尔巴津现有存粮约一千普特。另外，阿尔巴津许多居民在各村地里还埋藏着粮食。等中国军队长官率领军队完全撤离阿尔巴津后，阿尔巴津居民想找回这些粮食。中国军队长官曾来过阿尔巴津，在木屋中会见了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这些军队长官同阿法纳西谈了些什么，科农卡不知道。中国长官到阿尔巴津后，当天就出城返回军营。在交谈时，阿尔巴津哥萨克曾听叛徒阿方卡·巴伊加申等人及逃

218/220页

到阿尔巴津的人说，中国军队被打死约两千五百人，尼堪族工役人员也被打死不少。

科农卡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在涅尔琴斯克住了两周。科农卡在涅尔琴斯克期间，该寨及达斡尔其他堡寨并未遭到敌军侵袭。路上也没听说有敌军来犯。 218/220页背面

臣等根据收到的军情报告，给伊凡写了信，要他探明敌方的各种意图；要他选派合适的、忠实干练的人员前往阿尔巴津并潜往中国军营探听消息，切实探明敌方意图；还要他以粮食和牲畜尽力支援阿尔巴津居民；并将种种情况经常向臣等报告。至于皇家军役人员和军需品，臣等命令伊凡从臣等派往涅尔琴斯克的部队和各项军需品中再酌情增拨一部分支援阿尔巴津。陛下，根据目前的军情报告，臣等未派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前往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臣等拟于抵达达斡尔地区后，再派人去见中国军队长官，根据国家外务衙门给臣等的训令商定使臣会谈、会议地点等项事宜。 【164】 219/221页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22]。 219/221页背面

我们——你们的臣仆前曾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十人长格里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和米什卡·斯莫利亚尼诺夫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上报告，奏报臣等多次往

叶尼塞斯克写信给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请他
220/222页 按通行文牒拨给臣等差马役夫，以运送皇家财物和供使团团队调用，并供臣等及奉陛下谕旨随同臣等前去同中国使臣会谈的贵族、翻译、书吏差遣。

陛下，今年，195年，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从叶尼塞斯克给臣等写来书信，并根据全部皇家通行文牒，为运送皇家财物和供臣等及贵族、翻译、书吏前去伊利姆河口使用，派出流刑犯五十九名。但是仅有四十九名来到雷宾斯克① 臣处，而且其
220/222页背面 中许多人是残废，不堪劳役。为不耽误陛下的事业和军役人员的行程，臣等由火枪兵团队抽调少量人员到运送皇家财物和臣等的平底船上，于5月15日启程前去执行陛下的使命。陛下，在此之前，有巨大的冰块阻路，无法启航，因为通古斯卡河5月8日才解冻，两岸积满巨冰。陛下，臣等率领皇家军役人员于5月25日抵达卡希纳石滩。陛下，臣等在此等候有利的天气，一直停留到
【165】 6月*30日，因为此处礁石丛立，水流湍急，没有顺风相助，根本无法通过。陛下，臣等于6月13日到达伊利姆河口后，立即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鲍格丹·布尔加科夫携带皇家通行文牒前往伊利姆
221/223页 斯克联系差马役夫，臣等也以自己名义写信给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请他派来差马役夫。

莫斯科火枪兵大尉鲍格丹·布尔加科夫返回臣处后，交来了一份具名的回报。他于6月19**日抵达伊利姆斯克。当时，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不在那里，而在基廉斯克寨。伊利姆斯克军役贵族伊凡·卡钦和受命署理该城事务的书吏格拉西姆·乌丘日尼科夫接受了书信和皇家通行文牒，照抄原件后，发往基廉斯

* 报告原件中先写作"6月"，后改为"5月"（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40页）。

** 报告原件中先写作"19"，后改为"15"（同上）。

① 原文为 Рыбной。——译者

克寨。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由基廉斯克寨返回伊利姆斯克寨后，拒绝给大尉差马役夫，没有按照皇家通行文牒提供运送皇家财物及供臣等、贵族、翻译、书吏差遣的差马役夫[123]。 221/223页背面

伊利姆斯克图沙梅村驿站长尼基特卡·卡尔金（该人系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由伊利姆斯克县带至臣等处）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伊利姆斯克县每年都向陛下的耕农征收驿运税，每俄亩四卢布，今年，195 年，该项钱款在伊利姆斯克县已向耕农征收完毕。

陛下，我们——你们的臣仆于 6 月 16 日来到舍曼斯基急滩。6 月 24 日以前，军役人员拖曳平底船，将皇家财物和军需品从船上卸下，用拖板绕道转运约四俄里。陛下，为转运皇家财物，从伊利姆斯克县耕农处取得马十三匹，从 6 月 18 日运载到 6 月 24 日。 222/224页 由于差马役夫不足，粮食由军役人员背扛穿过通道。陛下，在到达勃腊茨克寨前也是采用同样方法通过帕东急滩的，皇家财物、军需品和粮食由船上卸下，绕过急滩转运约一俄里，而将空船拖过急滩。为了转运皇家财物和军需品，勃腊茨克寨派来五十匹马，运送了五天。陛下，由于浪大，载着货物的沉重船只根本不可能通过急滩。陛下，为通过急滩而取自叶尼塞斯克的缆绳、送流锚、系缆在 222/224页背面 渡舍曼斯基急滩之前，在穆尔急滩和阿朴林斯基急滩拖运平底船时，即已全部损坏。陛下，如果伊尔库次克不是按照臣等事前的书面训令于途中给臣等增送索具、送流锚、系缆，那么，陛下，就无法将平底船拖过上述急滩。陛下，在此以前，臣等曾多次报告陛下，由叶尼塞斯克给臣等和团队送到雷宾斯克寨的索具数量极少。

陛下，7 月 8 日，臣等到达勃腊茨克寨。在勃腊茨克寨会齐皇家部队并取得粮食之后，于 7 月 12 **日出发，兼程前往去执行陛下的使命。同时，在急滩***处留下由军官带领的皇家军人，以收 【166】 221*/225页

* 此处页码编排有误。

** 报告原件中未注明日期（同上，见 443 页）。

*** 报告原件中不是“急滩”，而是“多尔吉和帕东急滩”（同上）。

集沉没的平底船上的船具，因为臣费季卡乘坐的平底船在多尔吉急滩触礁，连同船上物品一起沉没。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军役人员乘坐的平底船也在帕东急滩沉没。陛下，除派军役人员在多尔吉急滩收集臣曾坐过的沉船上的索具外，别无他人可派，因为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没有遵照陛下谕旨和按通行文牒规定为臣等调拨役夫。

221/225页背面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7月17日，使臣由勃腊茨克县的克日马村为自己、秘书官、贵族、书吏以及六名火枪兵扈从取得差马共三十七匹，由勃腊茨克动身循陆路前往伊尔库次克，以加速行程，准备渡海。命令各上校仍循水路日夜兼程前进。由于勃腊茨克寨居民稀少，未能从该寨为
222/226页 平底船征得役夫，因此在勃腊茨克寨从皇库中支取黑麦面粉，发给在全权大使船上、运送皇款的船上和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船上服役的流刑犯，每人一普特。

7月20日到达伊利姆斯克县的扬金斯基寨。换过差马役夫后，于翌日即7月21日动身向巴拉甘斯克寨进发。通过扬金斯卡亚乡后，在离巴拉甘斯克寨还有一日路程的地方，路遇游牧帐幕。这种帐幕在安加拉河附近数量甚多。这些游牧的异族人属布里亚特游牧部族，向陛下纳实物贡，交巴拉甘斯克寨和上勒拿斯克寨。

222/226页背面 当日在布里亚特人帐幕附近过夜，并换过差马役夫。7月22日整日在布里亚特人游牧区中行进。这里布里亚特人极多，都向陛下交纳实物贡。

同日到达巴拉甘斯克寨。换过差马役夫后，于7月24日由巴拉甘斯克寨动身。7月26*日到达伊达寨。该寨在供应军粮方面

原属伊利姆斯克寨，现在则划归伊尔库次克寨。伊达寨共有俄罗斯居民约三十戶，布里亚特牧民帐幕约二百个，这些布里亚特牧民向陛下纳实物贡，贡物交该寨。

在伊达寨换过差马役夫后，同日动身向伊尔库次克寨进发。223/227页 7月29日**到达伊尔库次克寨。同日，车臣诺颜等台吉派出的使者由蒙古地区来到全权大使处。

7月30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率团队来到伊尔库次克。

8月1日，收到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由涅尔琴斯克【167】发来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为陛下运送征收的貂皮实物贡事宜，以及帕维尔·格拉鲍夫团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挑选及试炼银矿石的情况。拉弗连季是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由雷宾斯克寨① 派去的。所炼223/227页背面纯银十三个半佐洛特尼克② 由涅尔琴斯克五十人长洛金·马特维耶夫从涅尔琴斯克送来。

8月2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和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率团队抵达伊尔库次克。

同日，达赉车臣诺颜等蒙古台吉的使者会见全权大使，递交了台吉的信函。为接待来使，全体官兵在使团住所门前列队相迎：莫斯科火枪兵分立左右，挨着莫斯科火枪兵的，右侧是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及其团队，左侧是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及其团队。224/228页

信函译文如下：

神佑圣明沙皇陛下万万岁！

---

* 起初写作"25"，后抹掉，改写作"26"。

** 见本书出使报告第190页注释*。

① 原文为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译者

② 俄国重量单位，一佐洛特尼克等于4.266克。——译者

蒙古台吉车臣诺颜兹遣使赍书至伊尔库次克。

去年，194 年，他的父亲、王爷临终时，嘱咐他们同圣明沙皇陛下和睦相处。今年曾有使臣准备由伊尔库次克到蒙古地区会见台吉，举行谈判，但不知何故使臣未从伊尔库次克前来与他们会晤。今后，圣明沙皇陛下有何谕旨，蒙古台吉均拟一一照办。请于本月
224/228 页背面 月末由伊尔库次克派遣使臣至蒙古台吉处会谈，使臣会同蒙方使者一同前来亦可。

接着，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问道〕*：台吉是否另有口头训示给他们？

使者答称，没有任何口头指示。

全权大使对蒙古来使说：

在过去的年月里，蒙古台吉们率领全军进犯圣明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边境城市通金斯克寨，在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城市挑起
225/229 页 各种争端，毁坏房舍，杀害居民（对此，台吉本人在给我们——全权大使的信函中表示认错，但又说这些争端似乎是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引起的），笃信基督的仁慈君主不念蒙古台吉们及其全体百姓的旧恶，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希望各台吉看到圣明沙皇陛下对他们皇恩浩荡，今后严饬其乌卢斯全体部众，不再向圣明沙皇陛下的边
225/229 页背面 境居民挑起纠纷和事端。另外，如果有异族人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
【168】 逃过去，则应交还通金斯克寨。如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居民对各台吉和乌卢斯牧民有所侮慢，则请各台吉写信告知全权大使。先前的一些布里亚特族人，现在居住在各台吉的乌卢斯，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向陛下纳实物贡交伊尔库次克寨，希望各台吉看到陛下的恩典，归还这批布里亚特人。

来使说，圣明沙皇陛下通过全权大使，对蒙古各台吉及其全体

---

* 此二字根据上下文意义加添。

百姓表示了期望和恩典，对此他们感到高兴，并且将把一切情况如实转告自己的台吉车臣诺颜。 226/230页

全权大使问道，他们的蒙古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现在什么地方游牧？

来使回答说，台吉车臣诺颜及其乌卢斯牧民现在离通金斯克寨五日路程的草原上游牧。

全权大使说，蒙古各台吉及其百姓，可以继续在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附近以前游牧的旧地游牧，不必有任何顾虑，可以信赖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他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商人到圣明沙皇陛下的 226/230页背面
边境城市贸易，不必有任何顾虑。同时，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如有商人到蒙古乌卢斯进行贸易，希望蒙古各台吉允许他们自由贸易。交易完成后，希望派人送他们返回，不加任何阻难。蒙古商人在交易完成后，同样也会从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得到放行，决不留难。

来使说，蒙古商人现在不到俄国城市进行贸易，因为台吉们及 227/231页
其乌卢斯牧民在离俄国城市很远的地方游牧，待台吉们游牧到离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较近的地方时，他们就会派商人到俄国城市来进行各种贸易。使者还说，请全权大使派使者到他们的蒙古台吉车臣诺颜那里正式告知蒙古台吉，他们可以在边境城市附近放心游牧。关于此事，台吉本人在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中已经提及。

全权大使对使者说，在送走他们——布祖祖里克塔等人之后， 227/231页背面
就会按照请求派使者到他们的蒙古台吉那里去。是谁将全权大使到达伊尔库次克寨的消息告诉车臣诺颜台吉的？台吉是否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才派遣使者送信给全权大使的？

来使说：布哈拉商人在蒙古地区时，告诉台吉说，全权大使已经到达伊尔库次克。台吉得知这一消息后，才派遣使者到全权大使这里来送信。

227①/232页 蒙古使者在全权大使这里洽谈时，向全权大使赠送了下列礼品：七俄尺半深红色锦缎，布两块，一块为八俄尺，一块为七俄尺半。所受锦缎和布匹，在伊尔库次克已归入皇库。作为回礼，从皇库中取出下列物品交使节带给蒙古台吉：四俄尺红色波兰呢和细颈瓶及杯子等玻璃器皿。

【169】

8月4日，在伊尔库次克寨给各上校增拨平底船装运粮食，拨给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莫斯科团平底船三只，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平底船四只，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平底船两只。

227②/232页背面 8月7日，为了赶路，命令军役人员领取粮食，并将粮食装上在伊尔库次克拨给〔他们〕各团的运粮船，领取伊尔库次克寨按照部队书面指令准备的车辆，供由乌丁斯克向涅尔琴斯克寨旱路运送大炮和各种团队军需品使用，又命令准备并改装平底船，供渡海使用。

8月9日，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奉命前往莫斯科给陛下送去貂皮贡，他还奉命送去涅尔琴斯克诸寨的贡物和涅尔琴斯克送来的白银试炼品。写给国家外务衙门呈陛下如下报告[124]：

228/233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我们——你们的臣仆曾派阿尔巴津军役〔人员〕* 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和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马克西姆卡·科列斯尼科夫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

228/233页背面

* 该词根据报告原件复原（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3册，第641页）。

①② 页码重复，原文如此。——译者

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上报告，奏报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顺流而下退到离阿尔巴津四俄里处安营，在军营周围筑起土垒，以防陛下的皇家部队袭击。有关这一切，臣等已在报告中写明，于今年，195 年，7 月 15 日派上述信使送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呈陛下。

陛下，今年，195 年，8 月 9 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给臣等写来报告[125]说，今年，195 年，7 月 17 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给他——伊凡送去了报告[126]，报告中写道：

他——阿法纳西曾派军役人员瓦西卡·杰尼索夫、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谢卡·索斯宁由阿尔巴津去见中国军队长官，命令他们转达，要中国军队长官交还格里什卡·弗明、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这两名逃亡哥萨克，以免引起纠纷和争端。军队长官却对这些军役人员说，如果逃亡哥萨克格里什卡·弗明、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在他们——中国人那里，那么这两个人是无处可藏的。他们等待着臣等率领皇家部队尽快到来，还说了许多挑衅的话[127]。中国人驻扎在沿阿穆尔河往下距阿尔巴津四俄里处。他们的军营周围筑有十分坚固的城墙，城墙旁边挖掘堑濠，设置拒马，濠旁竖立木栅栏。沿城墙架设大炮。中国人的岗哨对阿尔巴津防范甚严。

229/234 页

【170】

229/234 页背面

城筑在阿穆尔河的哪一边，是木城还是土城，阿法纳西在给伊凡的报告中没有写明。

陛下，据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派出给伊凡送报告的军役人员米什卡·瓦西里耶夫、马丘什卡·舍麦林说，中国人驻扎在阿穆尔河左岸，而他们到阿尔巴津城下时乘坐的那些木船则沿阿穆尔河岸停泊在他们的军营前面，长达一俄里多。在他们的军营周围，直到木船停泊处，筑起土垒，挖掘堑濠，竖立木栅栏并设置拒马。陛下，该土垒的两端直抵阿穆尔河岸。至于中国军队是否增

230/235 页

加了兵员，米什卡和马丘什卡不知道。陛下，伊凡派到阿尔巴津去的二十九名军役人员，阿法纳西·别伊顿已经留下。

陛下，臣等曾给伊凡派去由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及军官率领的皇家部队，为什么他沒有根据目前情况由涅尔琴斯克多派一些皇家军人，并增拨一批火药到阿尔巴津去，这一点，伊凡在给臣等的报告中并未说明。

陛下，俟臣等在伊尔库次克寨修补装备好渡海用的平底船，准备好粮食，就尽快动身渡海，有关情况，容臣等日后另派专使给你
230/235页背面 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上报告。陛下，我们——你们的臣仆是在8月2日率领皇家部队到达伊尔库次克寨的。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试炼银的情况未向国家外务衙门呈报。试炼品及有关试炼情
231/236页 况的报告送西伯利亚衙门呈陛下，报告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5年，11月24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根据阿尔巴津的军情报告派遣帕维尔·格拉鲍夫团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率领皇家军役人员，携带火药、榴弹去涅尔琴斯克，以补充上次送去的人员弹药。臣等根据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提供的情况，

命令拉弗连季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和沿途各地用心寻找银矿和其他炼矿场。陛下，因为拉弗连季善于发现银、铜及其他矿石，他曾对臣说起，他奉陛下的父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的谕旨，曾多次受枢密衙门[128]的委派从事各种炼矿事业。 231/236页背面 【171】

陛下，今年，195年，7月29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由涅尔琴斯克给臣等写来了报告说，臣等给他的信已收到，派到涅尔琴斯克去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以及火药也已到达。他——伊凡命令由皇库提取矿石五普特，交拉夫连季试炼，以前用这种矿石炼出过铅，伊凡曾于去年即192年派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将炼出的铅二十八普特十一丰特送往莫斯科呈献陛下。这次，他命令在他跟前当场冶炼。拉弗连季从这五普特矿石中炼出生铅一普特十丰特，并当场又在伊凡面前用这一普特十丰特铅炼出纯银十三个半佐洛特尼克。这十三个半佐洛特尼克纯银以涅尔琴斯克寨皇家关防加封，已送到臣等处；另有拉弗连季用来炼银的生铅约一丰特（不到一丰特，差六佐洛特尼克）。伊凡命令拉弗连季带领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由涅尔琴斯克前往额尔古纳寨蒙古奇河畔的老采矿区，以前曾在这里采掘过银矿石[129]。他命令清除堵塞老矿区的砾石，疏通原来采掘银矿的矿坑和矿脉。命令在该地及其他地方用心寻找金、银、铜、锡等矿、颜料及各种既需要而又有利可图的资源。 232/237页 232/237页背面

陛下，今年，195年，臣等给伊凡写了信，要他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由矿场一回到涅尔琴斯克，纯银矿石一运到涅尔琴斯克，就命令拉弗连季在他面前用这种矿石当场试炼，并且要留心观察他炼银；当再取这种纯银矿石试炼时，让他——伊凡给臣等写报告派专使急速送来，并将试炼品以涅尔琴斯克寨皇家关防加封，一起送来。 233/238页

以涅尔琴斯克关防加封的此次试炼的白银，以及伊凡由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处取来、随同报告送给臣等的冶炼情况说明，臣等派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哥萨克五十人长洛金卡·马特维耶夫等人送呈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
233/238页背面 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与白银试炼品以及用来试炼纯银的生铅送西伯利亚衙门呈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等各位大人。

8月10日*，伊尔库次克军役贵族西多尔·舍斯塔科夫奉派由伊尔库次克前往蒙古车臣诺颜台吉① 处，随同他一起**根据伊尔库次克居民提供的消息，有许多布里亚特异族人叛离陛下，由伊
234/239页 尔库次克寨和巴拉甘斯克寨附近逃跑，现在居住在他们蒙古乌卢
【172】斯[130]。西多尔带去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写的如下信件：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谨向蒙古车臣诺颜台吉致以友好的祝愿。

今年，1687年，你遣使节布祖祖里克塔等人给我们送来信函，
234/239页背面 说你的父亲去世时，嘱咐你们归顺圣明沙皇陛下，要我们凡事都彼

---

* 伊尔库次克长官助理阿·西·西尼亚文的报告中说，使者是8月23日由伊尔库次克派出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35，第21页）。

** 此处大概有遗漏。

① 即车臣汗达赉珲台吉，下同。——译者

此友好相处。现在，我们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派遣贵族、瓦西里之子西多尔·舍斯塔科夫前往你处送达此友好信函，有关诸事，命令他依照训令代表我们与你面谈。查往年曾有许多向圣明沙皇陛下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异族人，叛离圣明沙皇陛下逃跑，如今居住在你们的乌卢斯，现在希望你为圣明的沙皇陛下效忠，在我们派去的贵族在场时，下令派人将那些逃跑的异族人送回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通金斯克寨。并望命令各乌卢斯，今后严禁接纳逃亡人员和制造纠纷，如此，双方边区居民才能相安无事，你车臣诺颜台吉也将得到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圣明沙皇陛下一方对逃亡人员也将照此办理。对于我方派去的贵族，请予友好接待，并望为他提供差马，以礼送出你们乌卢斯，前往色楞格斯克寨。

235/240页

1687年8月23日于旅次。

235/240页背面

8月25日，军役人员修复了各火枪兵团队的平底船，装配停当以供渡海，又另从伊尔库次克调来船只，装载好后便启航出海。调拨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两只新平底船，这是在伊尔库次克准备好供渡海用的，因为由叶尼塞斯克领取的平底船已破旧不堪，无法用来渡海，另一只平底船已在多尔吉急滩撞破沉没。

236/241页

196年9月3日到达安加拉河口，人们都在这里出入海面。当日即驶出海上。由于天时不利，在海湾停泊一昼夜，因为这一天刮逆风，不能在海上航行。

9月5日，火枪兵团奉命分散渡海，因为集中航行，在接近色楞格河口时，船只会在色楞格河近旁砂石滩上撞破。色楞格河自东南向北方流入贝加尔海，河虽不小，但河口处水极浅，驶入此河十分困难。因此，多次经过这一河口的人，也只以少数几只平底船向河口行驶。

236/241页背面

【173】 同日，使臣本人乘平底船启航渡海。但因助航风力甚微，当日前进不多。船只仅在离岸不远处行驶。当晚在岸边大石山下停宿。

9月6日黎明前约两小时扬帆启航，仍傍岸而行，因为要看清晨天气如何。夜间曾有大风，并下雪。清晨开始渡海，当时天气甚好。但出海之后，却刮起了大风。我们只张半帆驶向普罗尔瓦，心中十分恐慌，因为向色楞格河口航行很危险，有可能被冲上砂石滩。午后，当驶近普罗尔瓦时，看到许多平底船停泊于海湾，因天时不利，不能前进。

237/242页

上帝保佑，傍晚驶入海湾。同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费奥多尔·斯塔霍尔斯基大尉前来报告说，他的连队的一只平底船于9月4日在海上撞毁，船上所载火枪兵的大量粮食沉没，但军役人员都已泅水上岸。

同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雅科夫·佩捷尔松少校派该连队火枪兵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报告，为该团火枪兵运送粮食的平底船尚未到达色楞格河口，就在海上撞毁；该团另一隻运粮船被冲上砂石滩，撞成两截，这只船上的粮食已被救出；少校本人所乘船只，在随连队的前进途中也被撞毁。根据这一报告，为运送火枪兵和幸存粮食，调用了渔船一只，以便将军役人员运抵乌丁斯克寨。上述撞碎的船只则弃置海边，因为经渔戶检验，这些船只已无法修复——都撞得支离破碎，许多船板已被海水冲走。但从这些船上取下了缆绳和船帆，运送到乌丁斯克寨。

237/242页背面

238/243页

9月7日傍晚，海上逆风转为顺风之后，便立即扬帆出湾，驶向色楞格河口。

9月8日到达色楞格河口，循色楞格河向乌丁斯克寨驶去。

9月16日晚驶抵乌丁斯克寨。但火枪兵团队的其他船只尚

未到达。

9月17日，其余船只也到达乌丁斯克寨。同日传令各团团长：令军役人员准备运送粮食及团队军需品的车辆，以便穿过连水陆路通道前往涅尔琴斯克寨。 238/243页背面

9月同一日，派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携带书信前赴中国军营。随同前去的有从莫斯科送来的中国俘虏戈维杰卡，命令将他释放回中国。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派伊凡送给中国军队长官的书信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239/244页 【174】 谨向亚洲各大疆土国君、至高无上的独裁君主、博格德的和中国的博格德汗的中国军队长官普特根[131]等致以友好的祝愿。

去年，1687年，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曾收到经圣明沙皇陛下西伯利亚① 军政长官转呈的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来书一件〕*。书称，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派遣你们讨伐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其原因似乎是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曾对博格德汗殿下的众多边境居民加以凌辱和迫害；希望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查明纠纷，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加以平息。你们遵照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谕旨，也已将此事函告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沙皇陛下根据信函的译文和近臣的奏报，已知悉来书所表达的愿望。 239/244页背面 240/245页

---

* 〔来书一件〕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添加的。

① 原文是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沙皇陛下已派亲信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给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送去至亲至善的友好国书，同意按照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建议，依照历来传统和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纷争，已谕令派遣使臣参加会谈，委以处理上述事务的全
240/245页背面 权，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凡有罪的臣民，皆严加惩处。因此，我们——全权大使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的派遣前来这里，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平息纠纷，永保安宁，不久即将到达边境。

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致我圣明沙皇陛下书中曾提及举行使臣谈判以平息边境纠纷，今派我使团贵族携带此友好信函前去面见贵军队长官，请告知使臣谈判的地点。谅你——普特根已知悉此事，因为你奉贵国国君谕旨曾致书我圣明沙皇陛下派驻涅尔琴
241/246页 斯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表示希望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平息纠纷。

所派我使团贵族如蒙接待并赐赠答书，指定使臣洽谈地点，请即尽快以礼送回。

1688 年 9 月 ×* 日于旅次。

全权大使给伊凡的书面训令中写道：命令他抵达阿尔巴津城下中国军队长官处后，如果他们尚未由阿尔巴津撤回本土，就要求
241/246页背面 他们从阿尔巴津撤回本土，不要向我军役人员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如果中国军队长官愿同全权大使举行使臣谈判以解决边境争
【175】端并划定疆界，则请他们按照他们汗的近臣向陛下派赴中国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所说的办法，迅速派专使通知我方大使；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将尽快抵达阿尔巴津参加使臣谈判。如果伊凡得知中国军队长官已率军**撤离阿尔巴津

---

* 原文中未注明日期。

** 原文中“率军”二字重复两次。

返回本土，那么他——伊凡在查明情况属实后，应即返回全权大使处，将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写入出使报告，具名呈报。关于派伊凡由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军营一事，视情况需要写信到涅尔琴斯克通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 242/247页

9月18日，向各上校发出指令，要他们加速进行向涅尔琴斯克进发的准备工作，并督率军役人员赶制车辆、炮座，10月1日务必从乌丁斯克出发。

9月28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由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来到这里，送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的如下报告[132]： 242/247页背面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今年，196年，9月19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向涅尔琴斯克给我写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去年，195年，8月29日，十名中国人从中国军营来到阿尔巴津，要求阿尔巴津派人到中国军营中同他们的军队长官谈判。同日，阿法纳西派五十人长瓦西卡·斯米连尼科夫、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通译阿尔丘什卡·穆加尔前往中国军营。中国军队长官对瓦西卡等说： 243/248页

他们——军队长官收到了中国皇帝的谕旨，谕旨中写道，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派遣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到中国送信给他们皇帝，问中国皇帝为何派遣军队毁坏俄国城市，戕害居民？宣读谕旨时，中国军队长官和军人都脱帽肃立。中国军队奉命于冬季撤离阿尔巴津。但是冬季未能撤离，因为船只和装备都在城下冻住了。解冻后，中国人就从城外撤退了，驻在由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下行三俄里的地方。现在中国 243/248页背面

人奉命由此城撤回本土结雅河口。8月30日，中国人由阿尔巴津撤退。

244/249页 中国长官还说，如果中国人去猎貂，希望军役人员不要阻挠或杀害他们，如果军役人员或猎手、渔人猎貂捕鱼，中国人也不予阻挠和杀害。先前索取的两名逃亡军役人员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中国长官已送交阿尔巴津城，伊瓦什卡和格里什卡现在阿尔巴津交保释放，等候谕旨发落。

阿法纳西还将一名尼堪汉子遣送我处，该人是自己投奔到阿
【176】 尔巴津来的。阁下，这名尼堪汉子无人能够审讯，因为达斡尔地区
244/249页背面 没有尼堪语通译。达斡尔地区曾有一名尼堪语通译，即阿尔巴津尼堪族军役人员费季卡·米哈伊洛夫，但该人已于去年即193年随同一名尼堪舌头一起遣往莫斯科陛下处，到西伯利亚衙门从事翻译。据从乌丁斯克来的过路人员说，费季卡现在住在色楞格河近旁的村庄里。

阿法纳西·别伊顿派来我处送报告的军役人员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

在阿尔巴津，五十人长瓦西卡·斯米连尼科夫、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阿尔丘什卡·穆加尔曾对他——雅库什卡说：

245/250页 他们在中国长官那里听说，呼图克图曾派信使到中国说，陛下的使节曾到过呼图克图处，希望他们同皇家部队友好相处。呼图克图没有派人支援中国皇帝，拒绝了中国皇帝的一切要求，他不愿同陛下的人员发生争执。8月30日，中国军队长官率领全部中国军队乘木船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退回中国城镇。为查看实情，十名阿尔巴津军役人员骑着马沿河岸跟着他们走出阿尔巴津约十俄里。中国人对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说，要他们在阿尔巴津照常建设
245/250页背面 家园，各安所业，博格德汗殿下很高兴同沙皇陛下永世和好相处，俄国人对他们不必有任何顾虑。中国人在结雅河是否建有工事，

雅库什卡说没听中国人以及任何人提及。

阁下，雅库什卡送来的尼堪族汉子，在阿尔巴津斯克尚未审讯，因为阿尔巴津没有尼堪语通译。阁下，现派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等将这名尼堪汉子押送到色楞格你处。关于此事，我已写报告送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呈陛下。阁下，我已命令雅库什卡请求你把他从色楞格放回。

9月30日，两名莫斯科火枪兵格里什卡·穆尔津和伊瓦什卡·捷尔斯基由莫斯科来到这里，他们带来陛下诏书和杜马秘书官费奥多尔·沙克洛维多夫签发的关于外交事务的要旨，内容如下[133]： 246/251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令全权大使、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今年，195年，6月6日，收到你们写给我们——大君主的报告以及你们送呈的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二使节由中国写给你们的书信，该信报告了中国博格德汗近臣对他们的谈话，即博格德汗理解使节送达的我方国书的本意，愿意同我们——大君主友爱相处，而不愿双方发生流血事件和战争，并已传谕该国军队由阿尔巴津寨撤退；希望阿尔巴津哥萨克在完全实现和平之前，遵守你们——全权大使的命令，不挑起事端，不乘船到阿穆尔河上去，不杀害他们的纳贡居民，不向他们征收实物贡，如果停止上述活动，那么就可达成全面和平。 246/251页背面 247/252页 【177】

我们——大君主已知悉你们的报告和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伊凡·法沃罗夫来信的内容。我们——大君主命令你们仍遵

照以前的谕旨，按照训令以及随同本诏书附去的各项要旨同汗的人员商谈和约。

本诏书送达你处后，你们应即遵照我们的谕旨以及各项要旨，会同中国博格德汗派来订约的使臣商订和约。你处的情况以及其
247/252页背面 他有关情况，你们应及时向我们——大君主奏报，报告可送我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

7195 年夏 6 月〔14〕* 日书于莫斯科。

诏书原件由秘书官费奥多尔·沙克洛维多夫副署。

附于诏书之后的各项要旨，内容如下：

248/253页 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应遵照本谕旨行事。

第 一 条

遵照大君主以前的谕旨，向中国派出同他会谈的中国汗的使臣或长官提出幷力争达到，确定以阿穆尔河为大君主、沙皇陛下国家的达斡尔地区同中国之间的边界，幷载入条约。

如果中国汗的使臣或长官不愿以阿穆尔河为界，大使应进行谈判，以到贝斯特拉亚河或结雅河为止的阿穆尔河为界。

第 二 条

248/253页背面 如果有困难，不能确定以到贝斯特拉亚河或结雅河为止的阿

---

* 日期是根据外务衙门录载的诏书复原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9 本，第 212 页背面）。

穆尔河为边界，应进行谈判，力争以阿尔巴津为界。但在阿穆尔河及上述贝斯特拉亚河或结雅河沿岸应有渔猎场。在渔猎场内，双方军民和纳实物贡居民宁静相处，互不挑起纠纷和事端，绝不侮辱和损害对方。关于这一点，应明令规定并载入条约，违者处以死刑。一俟约成，即应严饬当地居民遵守，使双方军役人员和纳实物贡居民今后绝不再发生任何纠纷，各安所业，不受侮辱、不遭损害。 249/254页

第 三 条 【178】

如果经过最后的努力，中国使臣或长官仍不愿意以阿尔巴津为界，大使应说明，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同汗殿下保持最牢固的友爱，依照汗殿下的愿望，同意现在及今后沙皇陛下和汗殿下双方都不再在阿尔巴津筑寨和设居民点，也不在该处驻军。现有建筑拆除，军队撤出，使阿尔巴津居民同汗殿下的臣民今后不再产生纠纷和敌意，不再由此引起战争和流血事件，而使友爱与日俱增[134]。根据此约，沙皇陛下一方不在该地设居民点，由该城撤出军队，沙皇陛下一方虽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同汗殿下今后长期友爱相处，为了双方臣民的安宁，并不求汗殿下一方作任何赔偿。大君主、沙皇陛下一方希望，渔猎人员、军役人员和纳贡居民可以在阿尔巴津及上述地区从事渔猎，不受阻碍和干扰，如能成此牢固协议，双方的友爱和好，双方的互利贸易及其他福利便可实现。按本条内容签约，是我方迫不得已和最后的措施，必须坚持并千方百计力争实现。为此，甚至可以给中国使臣或长官适当数额的皇赏，但须做得秘密、巧妙，以免有损于陛下的崇高声誉。 249/254页背面 250/255页

第 四 条

如果连这一条也实在无法达到，则应继续谈判并签署文件，将 250/255页背面

此事延至适当时间解决，届时经大君主、沙皇陛下和汗殿下双方同意，互派使臣携带友好国书前往对方，由使臣率领使团，按照授予他们的全权，在两国或在其中任何一国，以必要、适当的方式进行谈判，议决订约。在订约之前，双方在该地的臣民皆可于上述地区
251/256页 渔猎，不受阻挠或干扰。在上述条约签订及派使之前，双方绝不应因当地纠纷或当地居民的罪过而发动战争或互相敌视。双方对此均应切实遵行。

第 五 条

大使应对中国使臣进行广泛、友好的谈话，伺机诱导，俾使按照第一条订约，必要时按照第二条，不得已时则按照第三条，除非
【179】他们极明显地表示不友好和无礼进攻，绝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
251/256页背面 血事件，对军人和其他各类人员，也应禁止他们挑起事端，违者处以死刑。

第 六 条

切实探明：中国军力如何，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数量和编制如何，征战方式系野战，或系水战，或系围城攻坚，谙习并惯用何种方式，其军事行动和其他行动同何民族相似。

第 七 条

一切均须悉心尽力遵照陛下此谕旨行事，并急速派专使回奏
252/257页 陛下。本要旨应自行秘密保管，不得向任何人宣布或透露，除大使一人外，不得使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获知本要旨内容。如果泄露本谕旨，便将失去陛下恩宠。

同日，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哥萨克骑兵捷尼斯卡·涅姆金

去涅尔琴斯克送信，他给伊凡·弗拉索夫送去如下信件（他还给阿尔巴津寨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带去一份书面指令）：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

今年，196 年，你曾派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给我送来报告说：

去年，195 年，8 月 29 日，中国军队长官从中国军营派十名中国人来阿尔巴津，要求阿尔巴津派人到中国军营中同中国军队长官谈判。同日，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派五十人长瓦西卡·斯米连尼科夫、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通译阿尔丘什卡·穆加尔前往中国军营。上述军役人员由中国军营返回阿尔巴津之后，向阿法纳西·别伊顿报告说：

252/257页背面

呼图克图曾派信使到中国送信说，曾有一名使者到过呼图克图处，希望他*——呼图克图同陛下的边境人员友爱相处。因此**，呼图克图没有以人力支援中国博格德汗，拒绝了他的一切要求，使者来访后，呼图克图便不愿再同陛下的边境人员发生争执。中国军队长官同这些军役人员谈了话，听说我们即将率皇家部队抵达达斡尔诸寨，便集合全军上船，于 8 月 30 日离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退回本土。中国军队长官对军役人员说，他们可以象以前一样，在阿尔巴津建设家园，各安所业，博格德汗殿下愿同沙皇陛下永世和好相处，俄国人对中国人不必有任何顾虑。中国军队长官还将叛徒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交还军役人员。叛徒格里什卡和伊瓦什卡已解回阿尔巴津交保释放，等候谕旨发落。

253/258页

【180】

253/258页背面

9 月……***日，我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哥萨克骑兵捷尼斯

* 原文中“他”误写为“他的”。

** 原文中 для того（因此）误写为 тля того。

*** 原文中未注明日期。

卡·涅姆金急速去阿尔巴津。捷尼斯卡抵达涅尔琴斯克寨之后，望遵照陛下谕旨，给以差马，立即放行，让他前往阿尔巴津。并应由涅尔琴斯克向阿尔巴津拨发适当数量的火药、铅及其他军需品，以保障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的安全，另外，由我派去的军役人员中挑选三十名口粮充足者增援阿尔巴津。随军役人员一起，再由涅尔琴斯克从征收的实物贡中调拨给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及新召募人员十五头牛羊，分发给阿尔巴津军役人员供被围期间食用，此项牲畜不计入军役人员的年俸，此事请向我回报。

254/259页

196年9月16日，一些军役人员由色楞格斯克来到乌丁斯克寨全权大使处。他们从色楞格斯克带来当时署理该城事务的军役人员十人长米什卡·科拉萨列夫的信件，说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及其他台吉派遣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六名使者来到色楞格斯克，他们带着八名仆人和厨师，同时还有呼图克图所派额尔德尼聂姆奇喇嘛① 携带货物前来贸易；他们不愿到乌丁斯克寨，而对米什卡说，愿在色楞格斯克同全权大使晤谈。

254/259页背面

同日，派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去色楞格斯克，命他转告那些使者，要他们为了蒙古领主的事业，到乌丁斯克寨会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将在乌丁斯克寨等候他们。

9月22日，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由色楞格斯克寨返回，并报告说，呼图克图、汗、其他蒙古台吉的使者正由色楞格斯克寨前来乌丁斯克寨。呼图克图的使者在交谈时曾对斯捷潘说，游牧于蒙古草原附近受中国汗管辖的蒙古人曾由中国来到蒙古呼图克图处；没有说明他们为何事而来，打算将此事直接告知全权大使。

255/260页

9月24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及其他台吉的使者带着书信来到全权大使处。在全权大使住处前曾列队迎接。

① 原文为 Ирди Немча-лаба。——译者

那些蒙古使者就住在帐幕里，在帐幕外有军役人员队列。当走近帐幕时，曾通过通译告知使者，要他们在走到大使跟前时，按照他们对大人物的礼节，向大使脱帽行礼。

使者格素尔和喇嘛说，要他们——使者格素尔和喇嘛脱帽行礼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有自己信仰的教门高徒，但是他们将吩咐斡齐尔赛音汗的及其他台吉的使者脱帽行礼。

全权大使又通过通译告知来使，如果他们拒绝向全权大使脱帽行礼，全权大使便不能面见他们，而只能接受其来书，并作答书，然后命令他们返回呼图克图和汗处。 255/260页背面 【181】

来使说，他们这些教门高徒从不行此礼节，甚至向呼图克图也不脱帽行礼，他们现在当然也不能这样做。汗及其他台吉的使者则将行应行的礼节，如同他们对大人物所行的那样。

全权大使命令引进上述赍书使者。他们来到全权大使面前，递交了呼图克图的书信。全权大使受书之后，询问了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及台吉们的健康。来使回答说，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及台吉们都健康无恙。全权大使接受来书之后命使者坐下。为使者备了一条长凳。来使就座之后，全权大使问道，除来书之外，呼图克图和汗有无口信要来使转告全权大使？ 256/261页

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对全权大使说：

格根呼图克图曾命令使者向全权大使口头转告多项事宜。蒙古人是亚历山大·马其顿[135]大王的后裔。

当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听说全权大使前来达斡尔诸寨之后，格根呼图克图便派遣他们这些使者前来全权大使处，以明究竟。格根呼图克图已经得知，全权大使准备派出使者，经呼图克图乌卢斯先行去中国。希望全权大使派出的使者只带少量人员，不要派许多人，因为去中国人数众多，将不予放行。那时，使者将 256/261页背面

会因此遇到巨大困难。以前，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之间曾屡次发
257/262页 生严重纠纷，希望这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因为俄国人曾杀害大量蒙古人。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曾多次派人到俄国城镇要求进行调查。但是关于这些纠纷他们至今未获答复。格根呼图克图命令来使向全权大使请教：全权大使奉命前来有何贵干？全权大使率领大批军人、携带军备意欲何为？

全权大使回答说，圣明沙皇陛下知道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
257/262页背面 汗是尽忠的，呼图克图和汗处事公正，不滋生事端，并禁止其乌卢斯民众与人交恶。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今后仍然可以得到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希望更加严格约束其乌卢斯民众，不让他们滋生事端。呼图克图和汗仍可率领乌卢斯民众照常在以前居住的地方游牧，对圣明沙皇陛下皇家部队的到来不必疑虑。

至于呼图克图已经得知全权大使将派人经蒙古乌卢斯去中国
258/263页 一事，在蒙古使者到达乌丁斯克寨全权大使处之前，已派* 贵族伊
【182】凡·卡恰诺夫经阿尔巴津去中国军营报信，通知军队长官，使团将前来达斡尔地区，因为圣明沙皇陛下派往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处通知派出全权大使事宜并递交圣明沙皇陛下友好国书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曾在返回途中向全权大使报告，博格德汗殿下理解圣明沙皇陛下的友好国书，已传谕该国军队由阿尔巴津撤退，并为此派近臣到中国军营中，其军队长官已由阿尔巴津撤退，并停驻于离城不远处。今后，全权大使
258/263页背面 有事需要派人到中国去时，全权大使将按呼图克图和汗的请求只派少量人员经蒙古乌卢斯去中国，人数为五十名左右或少于此数。

全权大使此行是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会同中国博格德汗使臣一起平息争端、永保安宁。因为去年，197 **年，中国博格

* “已派(послан)”原文写作 послать，大概是笔误。

** 原文如此。可能是笔误。在这次谈话的另一记录稿中为 194 年（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13 本，第 6 页）。

德汗殿下因微不足道的边境纠纷同圣明沙皇陛下边民发生战争。其行为违反各邻邦国君行事的惯例，未同圣明沙皇陛下互派使臣平息纷争，就诉诸武力。博格德汗殿下本来可以同圣明沙皇陛下互派友好使者商谈纷争事宜，这些细小纷争通过双方使臣谈判即可平息，而不必动用兵戈。这是其他相邻国家行事的惯例。中国在其军队对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居民大肆蹂躏之后，方致书圣明沙皇陛下，建议查明纠纷，不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平息争端，因为他们惧怕圣明沙皇陛下的大军来临，这支大军应奋起自卫的圣明沙皇陛下臣民的请求，已准备好出动征伐。

259/264页

259/264页背面

圣明沙皇陛下是虔诚的东正基督教君主，不愿发生流血事件，因此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和他给圣明沙皇陛下的来书，下令由圣明沙皇陛下英勇无比的长官统帅并已准备好反击中国博格德汗入侵部队的大军停止向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进发。沙皇陛下谕令我们——全权大使同中国汗派出的使臣在边境会晤，公正合理地解决以前的和当前的纷争，避免战争和流血。我们——全权大使正是为此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前来，并已到达达斡尔地区。全权大使现在率领的部队，是为了护卫使臣会谈，这是莫斯科国和其他各国通例，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至于来使向全权大使谈到的纠纷（即他们同圣明沙皇陛下子民近年发生的纠纷），全权大使也将谈到，并求解决。

260/265页

【183】

260/265页背面

来使说，中国汗同圣明沙皇陛下因何开战，他们不知道，但望永修和好，这是一件好事。使者又说，格根呼图克图已经得知，全权大使携有圣明沙皇陛下嘉勉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的御书，希望全权大使将此御书交来使带回，或另派人送交呼图克图和汗。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奉圣明沙皇陛下派遣，到中国边境举行使臣谈判，临行匆匆，因此，圣明沙皇陛下并无御书带给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只是在给全权大使的训令中说，呼图克图及

261/266页

汗将因尽忠效劳而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隆厚恩典，并命令全权大使同呼图克图及斡齐尔赛音汗保持友好往来。俟全权大使返回莫斯科觐见圣明沙皇陛下圣驾时，必将详尽奏明他们为圣明沙皇陛
261/266页背面 下忠心效力的业绩。希望呼图克图信赖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对全权大使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向他谈起的一切事务，都能遵照陛下的谕旨办理。

全权大使带有圣明沙皇陛下致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御书一封，在交给全权大使的该御书抄件中写道，请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在必
262/267页 要时给予协助，率全部人马进攻中国汗的臣民。为了不给目前使臣谈判的交涉造成障碍，没有向来使出示这封御书，因为蒙古领主同中国人过从甚密。关于此事，前此已写过报告，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杰特科夫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呈陛下。

大使还对蒙古使者说，去年，全权大使曾派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为使者，携带友好书信和礼品去见格根呼图克图。但是格根呼图克图没有接纳这名送书信和礼品的使者，拒绝见面。今后，如果全权大使派使者向格根呼图克图递送友好书信，希望格
262/267页背面 根呼图克图以礼接待，允许使者面交书信。

来使说，格根呼图克图本打算接见这名使者，但是这名使者没有去见呼图克图，因为他不愿按照蒙俗行礼并接受祝福。

全权大使说，圣明沙皇陛下一方派往呼图克图处的使者，不能
【184】接受祝福，因为呼图克图另有信仰。全权大使派往呼图克图处的
263/268页 圣明沙皇陛下一方的使者信奉东正基督教，这些使者都不能按照蒙人的信仰接受祝福，但是他们可以象对待官长那样向呼图克图行礼。当各邻邦全权大使或使者谒见圣明沙皇陛下时，来使在外交行动和信仰方面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同样，蒙使这次来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也没有强制这些使者，而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见和行礼。

来使说，上述一切，他们将向格根呼图克图本人及斡齐尔赛音汗回报，不过他们的习惯是，凡来谒见呼图克图的使者，如果不愿 263/268页背面
按照蒙人的信仰接受呼图克图的祝福，呼图克图便不予接见。往年蒙古使者在莫斯科谒见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圣明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时，就曾命令这些使者脱帽行礼，按莫斯科国的习惯行事。他们的使者并未违抗，而是按照给他们的命令行了礼。

全权大使说：

对于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 264/269页
的圣明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这样一个光辉普照的君主，不仅这些使者应当向他行礼，就是连汗本人，如果他有幸觐见圣明沙皇陛下圣驾，也应当向他行应行的礼节。但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圣见卓绝，不强令来到莫斯科的蒙古使者接受信仰、祝福及宗教仪式。但是呼图克图却令基 264/269页背面
督教徒行礼并接受其祝福。要人违背自己的信仰接受另一种教徒的祝福，或者出使外域便在信仰上受到强制，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是见不到的。

来使说，上述一切，将向呼图克图回报。但是往年，托博尔军役贵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夫斯基[136]受陛下派遣，到呼图克图处递送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时，却曾按蒙俗接受了祝福并行了礼。

全权大使说，圣明沙皇陛下派去送御书的使者不会按蒙古教 265/270页
规到呼图克图处接受祝福，强迫他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全权大使派到呼图克图处递交友好信件的使者，全权大使也绝不会命令他在呼图克图处接受祝福。

来使说，上述一切，将向呼图克图及汗回报。 【185】

大使询问来使，中国现在何人在乌卢斯呼图克图处？有何使

命？

265/270页背面 来使回答说：目前中国幷无使臣或使者在呼图克图处，仅有中国管辖的蒙古族教徒，他们游牧于长城附近，称作纽赫蒙古人[137]。他们为朝拜呼图克图幷接受其祝福而来。这些中国教徒在使者未动身时就已返回自己的乌卢斯去了。

全权大使说，希望格根呼图克图及汗饬令乌卢斯部众及各台吉，要游牧于圣明沙皇陛下城镇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附近的乌卢斯牧民安分守己，不向圣明沙皇陛下臣民寻衅滋事，不赶走他们的

266/271页 马牛羊群。今后，如果有乌卢斯牧民寻衅滋事，希望呼图克图及汗下令严加管束，科以重刑。

来使说，乌卢斯牧民都很安分守己，从不寻衅滋事。

全权大使说，去年即195年，蒙人在捷连姆宾斯克附近赶走皇家的和军役人员的马约一百五十匹；今年即196年，他们蒙人又在乌丁斯克城外赶走七匹马；今年在全权大使到达乌丁斯克之后，曾

266/271页背面 由乌丁斯克寨派遣哥萨克伊瓦什卡·塔尔斯基等四人前往色楞格斯克寨，蒙古盗贼于夜间在草原上的佩尔维克柳齐地方，又从这些色楞格斯克哥萨克那里盗走四匹马；请呼图克图和汗下令追查幷交还被赶走的马匹，惩处罪犯，以免蒙方同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人员由此发生严重纠纷。

来使说，关于赶走马匹一事，他们——来使将向格根呼图克图回报，幷将下令在自己的乌卢斯内追查；但是，如果捷连姆宾斯克附近的马匹被鄂嫩河那边来的蒙古人赶走，那么在鄂嫩河沿岸游

267/272页 牧的幷不是他们的人，那些人另有自己的领主和汗[138]。来使又说，格根呼图克图已派使者到中国去报告全权大使抵达达斡尔诸寨的消息，以使中国确知使团已经抵达；全权大使是否很快就由乌丁斯克动身前往涅尔琴斯克寨？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送走蒙使之后，日内即将由乌丁斯克动

身前往涅尔琴斯克；全权大使已派贵族先行，去见中国军队长官，并带去了有关使臣会谈的信件。

来使说，请全权大使准予来使在乌丁斯克寨停留一定时期，因为呼图克图派了一名喇嘛随同前来，喇嘛带有少量官货，要在这里进行贸易；他们何时动身折返，将令通译转告。 267/272页背面

大使允许来使在贸易结束前留在乌丁斯克。

来使向全权大使献了呼图克图赠送的灰马一匹，价八卢布，备有中国铁制雕镂镀金鞍辔，另有各色锦缎四匹，素缎一匹。 【186】

同日，大使派人给使者送去食品：两只羊、一桶葡萄酒、一桶蜜酒、两桶啤酒。当日还派小俄罗斯衙门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到蒙使处翻译蒙古来书。在全权大使处，无人能够翻译来书，因为未从莫斯科派来蒙语翻译，而在达斡尔诸寨也找不到。 268/273页

蒙古呼图克图及汗致全权大使书译文如下：

全权大使派使者送给格根呼图克图的礼品已经收到。全权大使为进行和平谈判而赴中国边境，呼图克图不认为他本人以及他的乌卢斯牧民会受到全权大使的惊扰，相反他感到高兴。全权大使为同中国人永修和好须取道蒙古地区，并有大批军人及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与全权大使同行。请全权大使不要携带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同行，因为那些布里亚特人是从他们的蒙古乌卢斯出走，移居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去的。他们可能引起蒙古台吉的宿怨，并发生某些不测事件。因为往年同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人员曾多次发生争端。格根呼图克图及斡齐尔赛音汗曾就这些争端多次致书陛下。但格根呼图克图及斡齐尔赛音汗至今未收到圣明沙皇陛下的答复。全权大使需要通过他们蒙古乌卢斯。但率领如此众多的人员，而且还有布里亚特人，通过蒙古乌卢斯是不可能 268/273页背面 269/274页

的，因为布里亚特人是脱离台吉从蒙古方面投奔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去的，台吉们会对布里亚特人进行报复发泄宿怨。这样，在蒙古地区就会发生战争，而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将无法制止这种遗憾的事。现在，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特为此事派
269/274页背面 使者至全权大使处。如果圣明沙皇陛下有御书致格根呼图克图，请即派人将该书送到呼图克图处。如果圣明沙皇陛下致呼图克图御书系为和谈目的，则对双方友好必将大有裨益。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商定：如果全权大使派遣为数不多的使者取道蒙古乌卢斯前往中国，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将予放行无阻。全权大使受圣明沙皇陛下派遣前来，系遵照圣明沙皇陛下谕旨，同中国博格德汗以及邻邦领主公平合理地进行和平谈判，此举必将增进相互之间的和好，并促进同圣明沙皇陛下皇家人员的友爱。
270/275页

9月28日，来使派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
【187】来大使处，请大使下令尽速放他们回去并在临行前接见他们。

9月29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及诸台吉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来到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处告别。使者到来后，仍照前例向大使行礼。军役人员也照前例对来使列队相迎。

帐幕中为来使备有长凳，来使入座之后，全权大使说：

270/275页背面 呼图克图致全权大使书，全权大使已阅悉。书中内容同上次使者到来后对全权大使所述事宜相同。全权大使对此已有答复。全权大使向来使所谈的一切，待来使起身后，将尽速另派使者致书奉告呼图克图。至于呼图克图所虑全权大使似将率大批人马取道蒙古乌卢斯前往中国一事，全权大使并不准备取道他们蒙古乌卢斯。为了圣明沙皇陛下的事业，以后如果需要派人去中国时，全权
271/276页 大使将按照呼图克图的愿望，派遣少量人员取道蒙古乌卢斯前往

中国。

来使说，关于出走并移居到圣明沙皇陛下境内的布里亚特人，沙皇陛下已谕令全权大使将这些人员交还给他们。

全权大使说，圣明沙皇陛下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他们自久远年代起就居住在这里，并向圣明沙皇陛下交纳实物贡，从未受呼图克图和汗的统治。

来使说，这些纳贡居民在背叛他们投归圣明沙皇陛下方面以前，并非自久远年代就向圣明沙皇陛下交纳实物贡，以前他们是受蒙古统治的。 271/276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居住在圣明沙皇陛下境内的那些纳贡的布里亚特人，曾向圣明沙皇陛下的祖父、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先皇陛下和陛下的父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自愿申请永为臣民并交纳实物贡。这些布里亚特人自久远年代起就向圣明沙皇陛下交纳实物贡，从未归属任何领主，也从未向蒙人交纳实物贡。前些年许多布里亚特异族人曾由圣明沙皇陛下境内叛逃到 272/277页
蒙古地区。这些异族人自久远年代起便在圣明沙皇陛下专制统治的达斡尔地区游牧，现在则居住在他们蒙古乌卢斯。他们住在蒙古的边区乌卢斯，在堡寨周围进行盗窃活动，赶走大量马匹。而完全不是他们的逃人居住在圣明沙皇陛下境内。请来使回去见到呼 【188】
图克图和汗之后，将这些情况如实报告，希望将居住在乌卢斯的布里亚特逃人仍旧送归圣明沙皇陛下方面。

来使说，他们将向呼图克图和汗报告此事。如果全权大使准 272/277页背面
备派少量人员去中国通知使团到达的消息，则希望在近日内尽快派遣，并且使呼图克图也能确切知道使团抵达的事。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已派出一名贵族到阿尔巴津寨中国军

队长官处，如果全权大使收到上述贵族回报说，中国军队长官将不在阿尔巴津城下等候全权大使举行使臣谈判，那时全权大使即
273/278页 专门派出贵族带领少量人员取道蒙古乌卢斯到中国边城长官处投送书信，通知使团到达一事。至于圣明沙皇陛下的大批军人随同全权大使进抵达斡尔地区一事，希望呼图克图和汗本人以及乌卢斯牧民对此不必有所顾虑，因为圣明沙皇陛下的军人随同使臣前来，并不是为了军事行动，而是为了护卫使团要员。关于此事，在第一次回答时即已向来使说明。为酬答呼图克图对圣明沙皇陛下的尽忠效劳，全权大使将同呼图克图等保持友好往来，只是希望边境蒙人能够相安而居。

273/278页背面 来使说，希望今后沙皇陛下的边民不再侵害乌卢斯牧民，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

全权大使说，许多纠纷和凌辱都是蒙方乌卢斯牧民加给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居民的。最近时期，他们蒙人就从色楞格斯克、捷连姆宾斯克和乌丁斯克附近赶走马匹、骆驼和牛羊。而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寨居民及其他寨民却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来使说，往年圣明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由勃腊茨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来袭，伤害了许多蒙古乌卢斯牧民，毁坏了许多帐幕，掳
274/279页 走了牲畜和人丁。

全权大使说，往年蒙人先到色楞格斯克县、涅尔琴斯克县、伊尔库次克县和童金斯克寨等地烧杀抢掠。对此种种暴行，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忍无可忍，才对他们蒙人采取报复行动。现今，如果蒙方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沙皇陛下方面俄罗斯人绝不会袭击蒙古乌卢斯。关于此事，大使已有指令严饬各寨。

274/279页背面 来使说，他们回到乌卢斯后，将向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报告全权大使所述的一切。

全权大使对来使说，如果全权大使为了沙皇陛下的事业派遣

使者到呼图克图处，希望呼图克图能传见使者，并亲自接受全权 【189】
大使的书函。如全权大使的使者有事奉告呼图克图，则希望呼图克图能亲自听取并尽速给予答复。全权大使的使者将按照本国习俗向呼图克图行礼，希望呼图克图能够接受使者在俄罗斯国家惯常向官长所行的那种礼节，而不要强求使者接受他的祝福。希望同使者友好地交谈并回答他们询问的各种事务，象全权大使这 275/280页
样，以礼接待来使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在交谈和送别时，按照外交惯例采取友好行动。如果全权大使的使者在呼图克图处逗留期间需要派人办事，希望呼图克图放行，不予留难，并提供粮秣差马。

来使说，这一切他们将向呼图克图和汗回报，来使又问及去年在阿尔巴津城下捉获的中国俘虏现在何处。

全权大使说，根据圣明沙皇陛下谕旨，为了表示友好之意，已 275/280页背面
将这名俘虏交使团贵族带到中国军营交付军队长官。上述使团贵族是奉全权大使的派遣，投送友好书函给中国军队长官，并受命洽商使臣会谈地点的。全权大使又问来使，呼图克图处是否有博格德汗殿下派遣使臣的消息，谁将到边界同全权大使进行谈判。

来使说，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只知呼图克图已派人去中国送 276/281页
信，告知全权大使来到达斡尔诸寨的消息。

送别使者时，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以自己的名义向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赠送礼品：

赠格素尔洛多伊先格英国红呢四俄尺、红色油性革一张、全貂两张、兎皮一张、大水獭皮一张。

赠额尔德尼·聂姆奇喇嘛红狐皮一张、全貂三张、兎皮一张、红色皮革一张、水獭皮一张。

赠斡齐尔赛音汗的使者兎皮一张、全貂一张。 276/281页背面

赠西第什里[139]① 的使者红呢四俄尺、兎皮一张、全貂一张，作为回礼。

赠随同使者前来的两名蒙古人红色皮革两张、貂皮两张。

赠礼并给予款待后，仍送来使回下榻处。送走他们后，全权大使又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给来使送去两只羊、一桶葡萄酒、一桶蜜酒、两桶啤酒、五个面包，供途中食用。

第二天即9月30日，来使经色楞格斯克寨返归其乌卢斯。

277/282页 10月3日，向莫斯科给陛下写了如下报告，派莫斯科火枪兵列夫卡·捷尔斯基和格里什卡·穆尔津送去：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190】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40]。

陛下，去年，195年，8月9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曾派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佩尔菲利耶夫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去报告，奏报臣等率领皇家部队于7月28日*抵达伊尔库次克寨，俟修补装备好渡海用的平底船，将立即动身，有关情况，日后当继续向陛下奏报。

277/282页背面

陛下，臣等修补装备好渡海用的平底船后，便于去年，195年，8月29日动身，兼程前进，为陛下效忠。陛下，为用平底船给部队

---

* 报告原件中"7月28日"被擦掉，改写成"8月1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4册，第663页）。在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中日期也作了改正（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301页）。

① 原文为 Шириширей。——译者

往达斡尔诸寨运送大量军粮，并用车马由乌丁斯克寨运往涅尔琴斯克寨，特将皇家的火药、铅留在伊尔库次克官库，由伊尔库次克地方民政官员收管，计有：枪炮火药连同包装的木桶、蒲席和绳索共一千零七十四普特七丰特；铅三百七十四普特十五丰特，引信五十普特十五丰特；铜火绳炮八门。陛下，拨给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莫斯科团枪炮火药一百三十九普特三十四丰特，铅五十普特*，铜火绳炮五门；拨给帕维尔·格拉鲍夫团枪炮火药一百三十普特三十丰特**，铅五十普特二十丰特***，引信二普特半****，条棍一百五十根，铜火绳炮五门；拨给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枪炮火药二十普特十三丰特，铅十五普特，引信五普特，条棍一百根，铜火绳炮两门。陛下，在此之前，还曾根据阿尔巴津情报，派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送往涅尔琴斯克寨一百普特枪炮火药。陛下，叶尼塞斯克提供的运送军役人员的平底船已经破旧，经伊尔库次克军役人员中的渔猎人员检验，其中七只因破旧不堪，已不适于航海，只好留在伊尔库次克。陛下，为补充不足之数，从伊尔库次克又增调了平底船，有些船则是从商人那里取得的。陛下，还用伊尔库次克的皇库收入雇用了船夫当役夫。臣费季卡用三十人，臣谢卡用十人；运送财物和团队物资用二十人；另由渔户中找到二十四人，为各火枪兵团队充当渡海向导。陛下，因伊尔库次克寨人口稀少，要调用或雇用更多的军役人员、居民和耕农充当差役已不可能。

278/283页

278/283页背面

279/284页

陛下，9月4日臣等到达贝加尔海海面。根据伟大的上帝的意志，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四只平底船在海上被浪涛击毁。陛下，其中有两只是载粮船。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署名的向臣等

---

* 报告原件中下面还有“引信五普特”（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4册，第664页）。

** 报告原件中是：一百三十九普特十七丰特（同上）。

*** 报告原件中是：二十三丰特（同上）。

**** 报告原件中是：五普特（同上）。

【191】报告船只被毁的信中写道，船被毁后，有八百普特粮食随船沉没，但其中一只破船上的船帆和索具以及各船上的皇家军役人员皆得保全。

279/284页背面 陛下，臣等于9月10*日率领部队抵达乌丁斯克寨。陛下，破船上的军役人员调用了渔家的平底船，携带粮食，于9月16**日抵达乌丁斯克寨。臣等为了筹备军粮，使部队不致挨饿，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 中尉带领该团一百名火枪兵，分乘五只平底船去伊尔库次克寨，要他们从伊尔库次克取得粮食，然后运来乌丁斯克寨。

陛下，从伊尔库次克取得多少粮食，作为饷俸分发给官长和发给各火枪兵团队多少，还留下多少，臣等已开列清单随同报告送西伯利亚衙门呈陛下****。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280/285页

同一份报告还送往西伯利亚衙门，并附去粮食清单[141]。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42]。

280/285页背面 国家外务衙门在给我们——你们的臣仆的训令中写道，命令我们——你们的臣仆抵达达斡尔地区的色楞格斯克寨以后，立即派遣适当人员去侦察中国军队的情况，探明统率军队的长官是谁，

* 报告原件中是：11（同上，第665页）。

** 报告原件中是：12（同上）。

*** 报告原件中是：沃洛舍宁（同上）。

**** 报告原件中没有这句话。

探听清楚以后，臣等应就使臣谈判的会议地点和双方对等人数问题写信派上述人员送去。

陛下，今年，196 年，4 月 28*日，根据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的报告，说中国军队长官驻在离城不远处，臣仆等即于抵达乌丁斯克寨以后，派遣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前往阿尔巴津城下中国军队长官处递送信函。

臣等给中国军队长官的信函中写道，去年即 1687 年，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曾通过西伯利亚① 军政长官转达给你们——圣明沙皇陛下一份国书。国书中说，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派遣 $\frac{281}{286}$页
他们这些军队长官进兵阿尔巴津，似乎是因为陛下的边城臣民凌辱和迫害博格德汗殿下边界地区的众多居民。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希望你们——圣明沙皇陛下查明那些纠纷，通过使臣谈 【192】
判，不动兵戈而加以平息。关于此事，他们这些军队长官也曾遵照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向涅尔琴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写过信。你们——圣明沙皇陛下根据信函的译文和近臣的奏报已知悉此事。你们——圣明沙皇陛下表示愿意这样做，并已派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给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送去了圣明沙皇陛下的至亲至善的友好国书， $\frac{281}{286}$页背面
同意按照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建议，依照历来的传统和好相处。为平息两国纷争，已谕令派遣使臣参加会谈，委以处理上述事务的全权，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凡有罪的臣民，皆严加惩处。为此，臣等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的派遣前来这里，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平息纠纷，永保安宁，不久即将到达边境。现在这些军队长官既已得知臣等近日即将抵达边境，希望他们如同 $\frac{282}{287}$页

---

* 报告原件中先写作 28，后改为 18（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2，第 3 册，第 660 页）。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在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在中国停留期间对使节们宣布过的那样，为了两国的永世安宁，下令自己的军队撤回本国，不再挑起纠纷和流血事件。希望他们——军队长官依照外交惯例，同臣等举行双方人数对等的会谈，并就会议地点同臣等达成协议。

臣等吩咐在给伊凡的训令中写明：如果中国军队长官同伊凡谈起会议地点和对等人数的问题，伊凡应提出，开会时陪同使臣出席使臣谈判的双方对等人数为五百名或少于此数，使双方都不吃
282/287页背面 亏。臣等命令伊凡到达中国军营后，切实探明各种情况：他们使团有何意图，是希望和平还是想诉诸武力，是否又增添了军队和军需品，威力如何，在军事行动中有何种习惯，军队长官是否得到了博格德汗殿下关于使臣谈判的谕旨，是否将另派人来参加谈判。伊凡向中国军队长官递交信函时，他同他们谈些什么，他们指定什么地方为使臣会谈的地点，以及他所得到的其他种种情报，臣等命令他——伊凡将这一切都写成报告派专使送来，也可亲自火速返回
283/288页 复命。

臣等还让中国俘虏戈维杰卡随同伊凡一道前去，遵照陛下的谕旨和诏书，该人应被放回中国。如果中国军队长官表示愿意举行使臣谈判，就将这名俘虏交还给他们。

陛下，今年，196年，9月28日，臣等收到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派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送来的报告，同时还送来了一名尼堪汉子。他在报告中写道：

【193】 今年，196年，9月19日，伊凡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自阿尔巴津写给他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283/288页背面 去年，195年，8月29日，十名中国人从中国军营来到阿尔巴津，要求阿尔巴津派人到中国军营同他们的军队长官谈判。同日，阿法纳西·别伊顿派五十人长瓦西卡·斯米连尼科夫、安齐弗尔卡·

康德拉季耶夫和阿尔丘什卡·穆加尔前往中国军营。中国长官对瓦西卡等说，他们——中国长官接到了博格德汗的谕旨，谕旨中写道，你们——圣明沙皇陛下派遣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到中国送信给他们博格德汗，问博格德汗为何派遣军队毁坏俄国城镇，戕害居民？宣读谕旨时，中国军队长官和军人都脱帽肃立。命令中国军队冬季撤离阿尔巴津。但是冬季未能撤退，因为船只和装备都在城下冻住了。解冻后，中国人就从城下撤退了，驻在由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向下三俄里的地方。现在中国人奉命由此城撤回结雅河口的中国城市。8月30日，中国人携带全部装备乘船离开阿尔巴津向阿穆尔河下游驶去。中国军队长官还说：如果中国人去猎貂，希望军役人员不要阻挠或杀害他们；如果圣明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或猎手渔人去猎貂捕鱼，中国人也不予阻挠和杀害。先前向中国军队长官索还的两名逃亡军役人员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已送交阿尔巴津城中。伊瓦什卡和格里什卡现在在阿尔巴津交保释放，等候谕旨发落。

$\frac{284}{289}$页

$\frac{284}{289}$页背面

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去年，195年，8月29日，十名中国人来到阿尔巴津，要求阿尔巴津派人到中国军营同他们的军队长官谈判。同日，阿法纳西·别伊顿派五十人长瓦西卡·斯米连尼科夫、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和通译阿尔丘什卡·穆加尔由阿尔巴津前往中国军营。上述军役人员自中国军营返回阿尔巴津以后，对阿法纳西·别伊顿和军役人员说，他们——被派前去的人员，在中国军营中听中国军队长官说，蒙古呼图克图向中国派去了信使，呼图克图在给博格德汗的信中写道：曾有一名使者到过呼图克图处，希望蒙古人同陛下的边民和睦相处；因此呼图克图没有派人支援中国博格德汗，拒绝给予任何援助，使者来访后，他便不愿再同陛下的人员发生争执。

$\frac{285}{290}$页

中国军队长官同上述军役人员谈过话后，便于去年，195 年，8 月 30 日，乘船离开阿尔巴津。中国军队长官还对瓦西卡·斯米连尼科夫等人说，他们可以象以前一样，在阿尔巴津建设家园，各安所业；博格德汗殿下愿同你们——圣明沙皇陛下永世和好相处，俄国人
【194】对他们中国人不必有任何顾虑。中国军队长官还当着雅库什卡的
285/290 页背面 面把叛徒格里什卡·弗明和伊瓦什卡·塔尔哈诺夫交回阿尔巴津。这些叛徒在阿尔巴津交保释放，等候谕旨发落。军队长官在移交这两个叛徒时说，先前没有移交这两名叛徒，是因为军队中众说纷纭，他们这些军队长官没有得到臣等即将抵达这里参加使臣谈判的确实消息。中国军队长官率全军从阿尔巴津城下撤回本土以后，阿尔巴津城中的军役人员便获得了自由，开始捕鱼打猎。阿
286/291 页 尔巴津城的存粮可以用到今年，196 年，8 月初。而伊凡·卡恰诺夫，雅库什卡是在达斡尔地区捷连姆宾斯克寨附近遇到的。

关于中国的图谋已详细讯问过前来归顺陛下的尼堪族汉子。这名尼堪人在回答臣等的讯问时说：

他从尼堪国被抓到中国军营去做工。他的名字叫米尤斯卡。从中国人来直到撤走，他都在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营。今年（哪月哪日他说不清），他们军队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皇家部队由臣等率领已来到近处。中国军队长官便带领全军，携带全部军备物资，离开营地，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返回本土去。军队长官们
286/291 页背面 由阿尔巴津撤至波格罗姆纳亚河时，米尤斯卡便从中国军营出走，投奔阿尔巴津，因为中国军队里粮荒严重，一年仅发给每个尼堪人俸粮十二普特糙米，中国军营中每个中国族士兵一年能得到五十普特黍。现在他们军营中的存粮很少。今年夏天，中国博格德汗派信使到军队长官处，要他们率领军队由阿尔巴津撤到呼玛尔河*①，

* 报告原件中下面还有：并下令军队建一座城（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2，1685 年，案卷 №2，第 3 册，第 674 页）。

① 原文为 Камар-река。——译者

皇家的达斡尔人以前曾在这里的阿穆尔河右岸建造过一座小寨[143]。这些军队长官自己则将回到国内去。米尤斯卡听说，他们想把那些从阿尔巴津城下撤回的军役人员留在近处*，那里居住着 287/292页
中国汗的农民都切尔人和基立亚克人①。

自阿尔巴津乘船沿阿穆尔河下行，到呼玛尔河口②需时七天。中国军队今年不想重返阿尔巴津。如果他们在中国得到确切的消息——皇家部队前来打仗，而又得不到关于使臣的确实消息，那末那些中国军队长官便打算扩充兵员，来年春季再来阿尔巴津。为此他们奉命开春时携带物资前往呼玛尔河③，他们曾准备在那里建筑一座城堡*。为了运送粮食，准备从呼玛尔河④派出二十 【195】
六只木船。中国人把结雅镇[144]建在阿穆尔河右岸，在那个镇里将 287/292页背面
驻扎军队一千人。到过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士兵有三千名，工人约一千名。他们携带的军用物资有大炮五十六门，轻武器火绳枪约二百支。炮和枪都是尼堪人铸造制作的，他们是从目前仍在中国的德国人那里学来的[145]。中国军营中约有二十名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的服饰完全是博格德式的。中国军队长官抵达阿尔巴津城下时，一名俄国叛徒随同他们前来，他曾对军队长官说：夺取阿尔巴津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他也这样吹嘘过。中国军队长官听信了这个叛徒的话，一到阿尔巴津城下，就开始攻城，并用大炮轰击。他们用攻城战未能取得阿尔巴津，于是开始对此城暗 288/293页
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守城军人曾多次自阿尔巴津城出击，出击

---

* 报告原件中不是"在近处"，而是"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3册，第674页）。

** 报告原件中这一段的开头是：陛下，据达斡尔军役人员说（同上）。

*** 报告原件中下面还有：中国使臣将前来出席使臣谈判会议，还是等待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臣到他们中国去，这事他——米尤斯卡不知道（同上，第674—675页）。

① 原文为 жучары и гиляне。——译者

② 原文为 Камаровское устье。——译者

③ 原文为 Камара。——译者

④ 原文为 Камара-река。——译者

和偷袭时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和尼堪人，还打死了一名中国长官。其余的长官把那个叛徒遣回中国，博格德汗已下令把他处死。在阿尔巴津城下打死和自然死亡的中国各类人员约两千名或多于此数。米尤斯卡向陛下叩求，恩准给他举行洗礼。

陛下，9月30日，臣等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骑兵杰尼斯卡·涅姆金前往涅尔琴斯克，给伊凡·弗拉索夫送去一封信，要他——伊凡从涅尔琴斯克向阿尔巴津运送适量火药、铅和其他军需品，供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在城内防卫之用，另外选派三十名口粮充足的军役人员前去增援。陛下，为犒赏那些军役人员，自涅尔琴斯克送去收实物贡所得的牛羊十五头。臣等吩咐将这些牛羊分发给守城官兵，不计入他们的年俸之内。

288/293页背面

臣等也往阿尔巴津给阿法纳西·别伊顿写了信，要他从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中挑选一名忠实干练和可靠的人，派他沿阿穆尔河而下去秘密侦察：中国人在河的哪一面建筑了城堡，修筑了哪些工事，切实探明各种情况。要他同皇家军役人员在阿尔巴津城内严加戒备。不要让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沿阿穆尔河下行去捕鱼打猎，万一在渔猎场上遇到中国人，绝不许挑起纠纷和事端，关于此事应严令遵行，违者处以死刑。

289/294页

臣等依据以前的情况，曾把伊凡·卡恰诺夫派往中国军队长官处，现在臣等已命令他返回乌丁斯克寨，并把中国俘虏戈维杰卡也带回来。陛下，待切实探明中国军队长官的情况后，臣等将遵照陛下的谕旨和国家外务衙门给臣等的训令，就派遣使臣参加使臣谈判和会谈地点问题，由乌丁斯克寨写信到中国边境城市去，并将上述俘虏派去。陛下，在收到有关中国使臣、军队长官和军队的情报以前，臣等将同皇家部队停驻在乌丁斯克寨，因为，陛下，涅尔琴斯克和达斡尔其他各寨粮食十分缺乏，冬季翻越山岭十分艰难，陛下，因为没有雪橇路，全靠骆驼驮载。到春季，陛下，只需走到筏

289/294页背面

【196】

场，从筏场开始以后的一半路，粮食和一切团队军需品就可用木筏运往涅尔琴斯克，此外，陛下，通过蒙古乌卢斯向中国边城派遣使者路途要近得多，他们——中国使臣是否会希望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会晤*？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290/295页

10月6日，莫斯科火枪兵大尉瓦西里·列辛等人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说，一伙来路不明的盗贼，越过乌达河，从每个火枪兵马群中各盗走两匹马，并偷走了乌丁斯克寨哥萨克居民的牛羊。显然，来偷窃的是蒙古人。在马群附近放哨值勤的是莫斯科团的火枪兵，这些火枪兵是派来当勤务人员的。头天夜里马匹被盗的时候，那些哨兵沒有听到动静。同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费奥多尔·克里亚日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说，有人从色楞格河对岸过来，盗走各类人员的马约二十匹，此外还有商品牛羊十五头。 290/295页背面

同日，派遣五十人长费奥多尔·克里亚日带领十二名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沿色楞格河右岸，派遣五十人长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到乌达河对面沿色楞格河左岸，分头寻找盗贼的足迹。令他们切实查清足迹去向和盗贼人数。 291/296页

同日，派遣色楞格斯克寨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146]朝色楞格斯克寨方向追赶蒙古使者，命令他在色楞格斯克追上蒙古使者后，对他们说：

---

* 报告原件中下面还有：陛下，以后将收到哪些情报，有关派使臣出席会谈一事，臣等将怎样往中国边城写信，容日后另派专使向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驰书奏报。

陛下，在未奉谕旨以前，臣等不敢为尼堪人米尤斯卡洗礼（同上，第678—679页）。

今年，196 年，他们——洛多伊先格等使者奉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和汗之命，携带信函和礼物来见全权大使、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而在全权大使到达乌丁斯克之前，蒙古盗贼就前来盗走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四匹马，并从乌丁斯克附近赶走八匹马。在他们——

291 页背面 296 使者们完成使命，告别全权大使的那天，就在他们动身后的当天夜里，蒙古盗贼又从乌丁斯克寨附近赶走一百匹马和五十头牛羊。

【197】由于这个盗窃事件，本应把使者扣留在这里，但是，全权大使在考虑蒙古人的偷盗行为时，念及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对陛下忠心效劳，没有命令他——杰米扬留难这些使者，而只是吩咐他向使者们说明蒙古人的偷盗行为。 ⑭

同日，杰米扬在色楞格斯克寨赶上使者洛多伊先格等，把上述一切情况告诉了他们。使者们对杰米扬说，关于蒙古人的这种不法偷盗行为，他们将报告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

291* 297 页 杰米扬对使者们说，全权大使要求使者派出人员去寻找那些马匹牛羊，并且让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随同他们前去见各台吉；希望使者们找到那些被盗的马匹牛羊后，下令送到色楞格斯克寨。于是使者就带着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动身前往塔邦古特乌卢斯[147]去见蒙古诸台吉，以查明被盗马匹牛羊的下落。

同日，五十人长费奥多尔·克里亚日和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侦察归来，报告说，他们追踪盗贼的足迹，走出乌丁斯克各十

291 页背面 297 多俄里，色楞格河左岸的足迹通向塔邦古特乌卢斯，右岸足迹则通向两名阿海台吉的蒙古领地。十分明显，两方面的盗贼人数都不多，各约五人或不到五人。

同日，派遣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大尉、马尔蒂恩之子马尔蒂恩·卡马利率二十六名火枪兵循足迹追捕盗贼，色楞格河右岸则

* 出使报告的页码编号中，291 重复两次。

派该团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率该团二十名火枪兵前去。命令马尔蒂恩和拉弗连季急速跟踪追捕盗贼，务必追上那些盗贼，追上他们从乌丁斯克寨附近盗得、从色楞格河两岸赶走的马群。命令他们，如果追赶不上那些盗贼，就前往蒙古乌卢斯，将此事晓谕边缘地区的蒙古人，要他们不要因此而挑起纠纷和争端，希望他们查出那些盗马贼，按他们的法律予以惩处，交还被盗走的马匹和牛羊。 $\frac{292}{298}$页

命令各团长设置持枪岗哨，看守马群，每处派三十名火枪兵。

10月……*日，调莫斯科火枪兵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及其团队到伊利英村去过冬，因为乌丁斯克寨住房和冬营都少，全部人马都驻扎在这里，拥挤不堪，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防备蒙古人前来骚扰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 $\frac{292}{298}$页背面

命令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以及他们的团队留驻乌丁斯克寨，并在这里造营房，〔以便〕**过冬。

给各团长下达如下戒备令：

今年，196年，遵照陛下的谕旨，根据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指令，命令你带领你团在伊利英自由村过冬。此令下达你处后，望即率领你团进驻伊利英自由村，并设哨严加防守，切实探明敌方一切动向。倘若确知【198】某处有敌人活动，你即应知照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并协调动作，仰赖仁慈的上帝保佑，对敌方军事人员采取行动。你本人不应远行，亦勿令军役人员远行，以防不测。此外，你应密切注视，防止蒙古敌人前来偷袭，蹂躏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异族人。你处的情况，望随时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 $\frac{293}{299}$页

---

* 原文未注明日期。

** 这两个字是根据上下文意思添加的。全句语法关系不清。

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报告。

供应军役人员的粮食一千二百普特，由乌丁斯克寨商人承包运过通道到筏场，运到筏场的运费，每普特半波尔季纳①，按官定麻袋计算。

10月6日，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和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侦缉后回到乌丁斯克寨报告，他们从色楞格斯克上行循盗贼足迹
293/299页背面 走了两天，没有遇到任何盗贼，那些足迹是通向蒙古乌卢斯的。他们带回上述被盗走的马两匹，这两匹马是循盗贼足迹搜索时找到的。这两匹马已交付原管马的军役人员照料。

10月7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塔拉斯卡·茹科夫从火枪兵放牧马群地点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他们——塔拉斯卡·茹科夫等放牧的马，于10月7日夜晚6时[148]许，被蒙古盗贼赶走七十匹。

同日，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维库拉·赫麦利宁率火
294/300页 枪兵二十人跟踪追寻。命令他发现足迹后，追踪到色楞格斯克寨，如果遇到那些盗贼，而且他们人数不多，就祈求全能的上帝恩佑，剿捕这些盗贼。色楞格河另一方向，则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前去追寻，随同他前往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希罗基及该团的三十名火枪兵。

10月8日，派遣军役贵族伊凡·波尔申尼科夫[149]由乌丁斯克去蒙古乌卢斯见蒙古车布登台吉。塔邦古特诸台吉就是归他管辖的。给伊凡的训令写道[150]：

到蒙古车布登台吉处，对他说，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
294/300页背面 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从色楞格斯克寨和乌丁斯克寨居民处得悉：今年，196年，蒙古人从乌丁斯克寨

① 一波尔季纳等于半卢布，即五十戈比。——译者

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等哥萨克处赶走七匹马；那些哥萨克跟踪追寻马匹，直到色楞格斯克寨；在尚未到达色楞格斯克寨时，在色楞格斯克带上了第五个人①，7日，一起向车布登台吉管辖下的塔邦古特乌卢斯方向跟踪追赶那些盗贼，一直追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在那些乌卢斯，当面归还给安托什卡三匹被盗的马，尚差四匹未归还。10月11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步兵伊瓦什卡·沙拉波夫、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瓦西卡·戈戈伊拉等四人来到色楞格斯克寨，他们在色楞格斯克对总管和全体军役人员说，他们在离鄂尔浑急滩② 约三俄里的草原上过夜，夜间蒙古盗贼从他们的宿营地赶走了四匹马。希望台吉下令在各乌卢斯查找那些先后被盗走和从乌丁斯克寨、色楞格斯克寨被赶走的马匹；如果在某人处寻获，希望台吉为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下令归还那些被赶走的马匹，释放人员，当着他的面惩处罪犯，并派向导护送他从乌卢斯返回色楞格斯克，不予留难，免得因为留难人员和赶走马匹而由他们蒙古人方面引起严重的纠纷。希望台吉严令各乌卢斯的牧民，今后不得侵袭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不得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绝不许赶走马匹牛羊，也不许伤害居民；希望台吉明智地处理各种纠纷，息事宁人，对肇事作恶的人应依法惩处，对受损害的人则予赔偿；这样做，他——台吉便能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另外，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仍可在原来的牧地游牧*，不必担心受到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的袭击，完全可以信赖陛下的恩典。如果有人，或者是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民，重新挑起双方边民之间的纠纷，希望台吉派使者送信给全权大使，或者送信到圣明沙皇陛下的任何边寨，全权大使将尽快查明情况，惩处罪犯。希望台吉同样在其所辖各乌

295/301页

【199】

295/301页背面

296/302页

---

* 原文误为：游牧地。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原文为 Рангальская покоть。——译者

296/302页背面 卢斯发布禁令，严禁蒙古人到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附近赶走马匹，进行偷盗，寻衅滋事。如此，双方臣民才能获得和平与安宁，而他——台吉也才能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隆厚恩典。

10月13日，查明为何* 马群夜间未加守卫，惩处了马群放牧人，不是用鞭子，而是笞杖责打，毫不容情。命令照原先办法，设置持枪岗哨，看守马群，每处三十名火枪兵，每夜令十名守卫巡逻。

297/303页 10月15日，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五十人长维库拉·赫麦利宁及伊凡·希罗基等侦缉后回到乌丁斯克寨。他们报告说，他们沿乌达河上行，在离乌丁斯克约十俄里处，遇到盗贼足迹(他们估计被赶走的马约五十匹)，他们循着足迹追赶约二十俄里，由于军役人员的坐骑走乏了，才折返乌丁斯克寨。

10月18日，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回到乌丁斯克寨，他同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一起被派去见蒙古使者，又由蒙古使者带去寻找从乌丁斯克寨附近赶走的马匹。塔拉斯卡

297/303页背面 赶回了被盗走的马，其中塔邦古特诸台吉交回二十五匹，从色楞格河另一方向同时被盗的交回三十匹。塔拉斯卡回答询问时说：

【200】 今年，196年，遵照陛下谕旨，他——塔拉斯卡和军役人员从色楞格斯克被派出护送蒙古使者到塔邦古特乌卢斯。10月2日，全权大使派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赶上那些蒙古使者。杰米扬到后，告诉那些使者说，今年，196年，蒙古盗贼越过乌达河和色楞格河，沿着河的两岸从乌丁斯克寨附近赶走马一百六十三匹，骆驼四匹，牛羊五十头；希望使者格素尔洛多伊

298/304页 先格等人，下令查找那些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找到那些马匹、骆驼和牛羊后，即下令交还。上述使者格素尔等人就带着塔拉斯卡和索弗隆卡·托姆斯基等三名军役人员去见扎布额尔德尼宰桑，以便彻底查找。通译和军役人员就跟着使者一道走了。格素

* 原文误为：为此。

尔等人向扎布额尔德尼宰桑谈了马匹、骆驼和牛羊被赶走的事，请扎布额尔德尼宰桑下令寻找那些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找到之后就还回去。扎布额尔德尼宰桑查找了那些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但是他那里沒有找到任何马匹、骆驼和牛羊。他就打发他们到他的兄长阿海宰桑那里去。于是，他们——通译和军役人员就去见阿海宰桑，阿海宰桑给了他们一名侦探，派他们再到扎布额尔德尼宰桑那里去。那个侦探就同通译和军役人员一起去见扎布额尔德尼宰桑。那个侦探对扎布额尔德尼说，请他找到那些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后，就下令交回去。可是，扎布额尔德尼矢口否认，也不交还马匹和牛羊。于是，他们——通译、侦探和军役人员又回到阿海宰桑处。见到阿海宰桑*后，通译和侦探对他说，扎布额尔德尼矢口否认。阿海宰桑打发通译和军役人员回来，要他们对全权大使说，他的弟弟丝毫不听劝说，不交出马匹、骆驼和牛羊。塔拉斯卡和军役人员在扎布宰桑那里看见了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因为有各种俄国标记。许多蒙古人也对通译和军役人员谈到那些被赶走的马匹和骆驼，说被赶走的马匹就在扎布额尔德尼的乌卢斯。阿海宰桑还对通译和军役人员说，请全权大使亲自派出使者去〔见〕格根呼图克图和车布登台吉。当通译和军役人员离开阿海宰桑动身到钦额尔德尼① 的乌卢斯去时，有人在扎布额尔德尼宰桑的乌卢斯境内夺走通译的一匹马，抢走军役人员索弗隆卡·托姆斯基价值十卢布的串珠。当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向扎布额尔德尼宰桑谈起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要他立即交还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今后不再向陛下的臣民挑起纠纷和争端时，扎布额尔德尼宰桑对那些使者说，这事同他们这些使者无关，因为他们是奉呼图克图之命去见全权大使办理外交事

298/304页背面

299/305页

299/305页背面

---

* 原文误为：卡海宰桑。

① 原文为 Чин-табун。——译者

务，而不是来寻查马匹牛羊的。那些使者眼见扎布额尔德尼不听他们的劝告，就离开扎布额尔德尼走了。临走时，使者格素尔等人告诉通译，并要通译和军役人员转告全权大使，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日内将派使者去中国，如果全权大使要派使者去中国，
【201】300/306页 请尽速派出；格根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将让自己的使者陪同那些使者一起去中国；使者人数不要多，这在格根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致全权大使的信中已经写明，他们这些使者也曾口头向全权大使奉告过。

10月19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火枪兵瓦西卡·伊凡诺夫等人来见全权大使，并带来两匹马，他们说，这两匹马，他们是在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的马群放牧过的山里找到的。经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伊瓦什卡·波卢托尔诺伊和该团火枪兵谢卡·德沃尔尼科夫检验，这两匹马不是他们帕维尔团的，而是
300/306页背面 被盗走的，已列入被盗走马匹的清单。这两匹马又交给了上述火枪兵瓦西卡·伊凡诺夫等人。

10月20日，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带领五名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去色楞格斯克寨，要杰米扬传令给当时在色楞格斯克寨的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务必加强戒备，严设岗哨。

10月21日，哥萨克米什卡·沙洛夫斯基自色楞格斯克来乌丁斯克寨，口头报告说，约有十一名蒙古盗贼在大希洛克河岸袭击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抢走杰米扬买下的并带往色楞格斯克寨的马一匹。

301/307页 10月21日，为确保全权大使赴色楞格斯克途中的安全，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率团队军役人员十五名放哨警戒，命令他们在大希洛克河岸隐蔽处守卫，直到全权大使到达希洛克河。

10月22日，为派使者去中国和呼图克图处，全权大使自乌丁

斯克寨前往色楞格斯克寨。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大尉马尔蒂恩·卡马利带领火枪兵骑兵一百名随同前去作护卫。当时，在色楞格斯克近处楚库河和色楞格河沿岸正有蒙古人放牧，但安静无事。

全权大使所用的差马系取自乌丁斯克寨、上勒拿斯克寨和巴尔古津寨的官马：全权大使用二十六匹马以及从布里亚特人处取得的四匹骆驼，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用十一匹马和六匹骆驼，使团贵族三人用九匹，使团书吏和团队书吏五人用十一匹。 301/307页背面

10月23日，在离小希洛克河尚有三俄里的山脚下宿营。当日天冷，风大。 302/308页

10月24日，在奇里姆河岸宿营，离色楞格斯克寨约三十俄里。

10月25日，在离色楞格斯克寨约十五俄里处，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杜纳耶夫给全权大使送来报告。报告是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从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说车布登台吉从蒙古派来使者，带来被赶走的马三十五匹和牛羊二十头，说是车布登台吉派他从乌卢斯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送来这些被赶走的马匹；他已打发这名使者去乌丁斯克寨。 【202】 302/308页背面

同日，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迎接这名使者。命令他将使者领到色楞格斯克寨，并告诉使者，大使将在色楞格斯克寨接见他，并从色楞格斯克送他回去。被赶走的马匹和牛羊，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十人长费季卡·克罗扬斯基带领军役人员送到乌丁斯克寨去。验明这些马匹牛羊原来是谁的，是从谁那里被盗走的，仍发还给他们。给谁发还什么牲口，要总管开列清单，连同收条一起送来。

同日傍晚抵达色楞格斯克寨。当时，在色楞格斯克近处的色 303/309页

楞格河和楚库河沿岸有许多蒙古人在放牧，但安静无事。

10月28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吩咐车布登台吉的使者齐楚伊进见。

车布登台吉派来的使者来到全权大使面前说，他——齐楚伊奉车布登台吉的派遣来见全权大使，送回被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的马匹牛羊，全权大使派人到车
303/309页背面 布登台吉那里去后，车布登便下令查找那些被赶走的马匹和牛羊，并派遣他——齐楚伊将找到的马匹牛羊如数送回色楞格斯克寨。他——齐楚伊已在色楞格斯克将那些马匹牛羊当面交讫。请全权大使派出适当人员将此事告知车布登台吉。

全权大使说，他——齐楚伊等受车布登台吉的派遣，将被赶走的马匹牛羊送回色楞格斯克寨，那些马匹牛羊，斯捷潘·科罗文已送往乌丁斯克寨，又让他——齐楚伊迎着前来见全权大使。当齐楚伊从色楞格斯克动身的时候，当天夜里色楞格斯克寨附近丢失
304/310页 十二匹马。事情很清楚，那些马匹又是他们乌卢斯牧民从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的。

来使说，他——齐楚伊从台吉那里出来以前，乌卢斯牧民谁也没有出来过。

全权大使说，如果车布登台吉或者其他台吉和宰桑不下令寻找，也不交还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的其余马匹牛羊，就会由此同他们蒙古人发生纠纷；如果下令交还那些马匹牛羊，则希望依法惩办那些赶走马匹牛羊的乌卢斯牧民，并下令绞死那些惯盗，使那些同道的盗贼引以为戒，不敢再行偷盗。今年，196年，
304/310页背面 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从乌丁斯克到色楞格斯克寨，在大希洛克河岸碰上了蒙古盗贼，被抢走一匹马；杰米扬本人要不是躲开他们，这伙蒙古盗贼就会打死他。又如通译塔拉斯卡·阿

法纳西耶夫被派去寻找丢失的马匹，在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乌卢斯，这位通译和军役人员的马匹也被强行夺走，他们还无缘无故地【203】挨了一顿打。全权大使对这类反复无常的行径表示惊讶，因为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和其他台吉常派使者来见全权大使转达友好言辞，希望能同他们——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以及各位台吉和睦友好相处，双方相安而居，友爱之情与日俱增，并且经常互 305/311页 相往来，相信通过友好往来双方得以相互信赖，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各位台吉都希望安宁，而他们的蒙古人却来到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城下，赶走马匹牛羊，伤害居民。显然，那些蒙古人是遵照他们的上司台吉和宰桑的命令偷盗并挑起事端的。要不就是这些蒙古人连台吉和宰桑的话也不听，而台吉本人对那些盗贼如此作恶又不加管束，因为每当这些盗贼从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赶回马匹牛羊时，台吉们便从中按头收赃，因此便纵容姑息那些蒙古 305/311页背面 盗贼。

来使说，去年，俄国人从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到他们蒙古的边缘乌卢斯，赶走一百六十匹马，就在那时，有十五名蒙古人从蒙古方面出走投向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带走一百一十五匹马。台吉们曾往色楞格斯克寨写信并派使者告知此事，要求交还那些叛逆和被赶走的马匹。可是，色楞格斯克方面至今没有交还那些逃人和赶走的马匹。人们就是为了那些叛逆和被赶走的马匹而进行报复的。

306/312页 全权大使说，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曾派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来见全权大使，这些使者到达后，曾在交谈中对全权大使宣布过，而且格根呼图克图在派上述使者给全权大使送来的信函中也已写明，不再提过去的纠纷和争端，而现在齐楚伊却又对全权大使提起过去的纠纷。先前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本已有约在先，却又出尔反尔，今后不可置信。要是全权大使谈起过去

蒙古方面引起的纠纷，那么就会不胜枚举；如去年他们蒙古人从乌丁斯克寨附近赶走约一千匹马，还赶走许多牛羊和骆驼，他们蒙古
306/312页背面 人还打死上述各寨许多无辜的军役人员。如果重提过去的那些纠纷，就会引起更激烈的纠纷和报复行动。全权大使不提蒙古方面引起的新老纠纷和争端，也不为所受的那些凌辱而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只是期待各位台吉查明并惩处那些盗贼。希望台吉们查出那些盗贼，交还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的其余马匹牛羊，以及去年，196 年，赶走的马匹牛羊，并依法惩处盗贼。同样，
307/313页 全权大使也要调查从蒙古方面投来的逃人和赶走的马匹。今年，196 年，纳实物贡的通古斯人背叛圣明沙皇陛下，打死俄国人，从叶拉夫宁斯克① 寨和捷连姆宾斯克寨附近逃往他们蒙古乌卢斯，
【204】希望台吉们交出那些叛逆的通古斯人，这样才能避免最严重的纠纷，因为那些通古斯人现在既然能背叛圣明沙皇陛下，打死俄国人，将来那些通古斯人也会背叛台吉们，也同样会打死他们的人，赶走马群，逃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这样就会造成今后的重大纠纷。希望台吉们毫不迟疑地将那些叛徒交回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将下令惩处那些叛逆者，使这类通古斯盗贼不再背叛圣明沙皇陛下，不再引起双方的纠纷。

307/313页背面 来使说，他将把一切情况如实禀报车布登台吉。

全权大使说，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告诉他——全权大使，往年圣明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曾到他们蒙古乌卢斯抢掠了许多乌卢斯，掳走牧民，赶走马群。事情有来有往，因为他们蒙古人也到过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伤害居民，赶走许多马匹牛羊，正如现在他们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不断盗走马匹牛羊一样。现在全权大使在这里，他们尚且如此，大使离开以
308/314页 后，他们更会横行无忌了。受害的哥萨克们，由于被偷盗，被赶走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马匹牛羊，又受到蒙古人的百般凌辱，怎能不到对方蒙古乌卢斯去报仇雪恨呢！

10月29日，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回到色楞格斯克寨，呈交他具名的回报一份。

10月21日，他——伊凡到达蒙古车布登台吉处。事先他派一名军役人员和一名通译去乌卢斯，通报他的到来。

在伊凡到达时，车布登台吉命令佐克图宰桑迎接他。把他安置在帐幕里。车布登台吉又派那名佐克图宰桑和另外两个人来见伊凡，询问伊凡到台吉这里的来意。 308/314页背面

伊凡告诉他们说，他奉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派遣来见车布登台吉，有皇家要事相告。

佐克图宰桑向车布登台吉作了报告。车布登台吉又派佐克图宰桑来对伊凡说，车布登台吉由于身感不适，没有传命召见伊凡，吩咐佐克图宰桑同伊凡商谈皇家要事。

伊凡说，请台吉委派几位能干的宰桑同他谈判，并且派一名书吏记录他的谈话。

当日，宰桑们来见伊凡，对他谈起过去涅尔琴斯克诸寨引起的纠纷。

伊凡说，他受全权大使派遣前来，并不是要谈以往塔邦古特人同涅尔琴斯克诸寨之间的纠纷。他奉命商谈目前塔邦古特人挑起的纠纷，他们从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附近赶走了马匹牛羊。已有许多军役人员在乌丁斯克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申诉，请求全权大使允许他们袭击塔邦古特人，夺回被赶走的马匹牛羊；全权大使没有允许那些军役人员袭击塔邦古特乌卢斯，而是派遣他——伊凡 309/315页 【205】前来见车布登台吉，查找马匹牛羊和进行谈判。

309/315页背面 后来，车布登台吉的儿子额尔德尼托音格素尔和两名宰桑来见伊凡进行谈判。伊凡按照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给他的训令，谈了蒙古人挑起的纠纷。额尔德尼托音格素尔和宰桑逐条记录下来，回报车布登台吉。

额尔德尼托音格素尔和宰桑又来见伊凡，说，车布登台吉听取了回报，了解了全权大使的要求，全权大使嘱咐要和平解决，车布登台吉听说塔邦古特人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马匹牛羊，已派他的儿子额尔罕琿台吉[151]① 到塔邦古特人中间去寻找那些马匹牛羊，吩咐找到后送往色楞格斯克寨。

310/316页 同日，车布登台吉的儿子额尔罕琿台吉② 从塔邦古特乌卢斯回来。

伊凡对宰桑们说，请台吉下令放行。宰桑向车布登台吉报告了让伊凡离乌卢斯一事。车布登台吉派儿子额尔罕琿台吉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去查找被赶走的马匹牛羊，就吩咐伊凡和他同行，但是沒有提供差马粮秣。

车布登的儿子额尔罕琿台吉在途中交谈时对伊凡说，他——额尔罕琿台吉奉父亲的命令，曾到塔邦古特乌卢斯查找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来的马匹牛羊，找到马四十八匹、牛羊十七头，并已送往色楞格斯克。

310/316页背面

伊凡到达塔邦古特乌卢斯扎布额尔德尼台吉处后，遵照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给他的训令，让宰桑转告台吉，要台吉查获盗贼，下令交还找到的马匹牛羊，并按照以前的色楞格斯克协定惩处盗贼，罚交牲畜。

扎布额尔德尼台吉派宰桑库德热列伊岱青来见伊凡，对伊凡

①② 原文为 Ирки-контазия。——译者

说：令盗窃马匹者罚交牲畜，这是同色楞格斯克居民的协定；乌丁斯克寨被赶走的马匹牛羊，他们将交还，但是同乌丁斯克寨居民并未约定罚交牲畜。伊凡说，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没有区别，住的都是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 311/317页

寻获被赶走的马七十匹，另有罚交的马三十四匹，牛羊十八头。

伊凡动身到乌尔嘎去见阿海宰桑。他到达乌尔嘎阿海宰桑处后，就被安置在一个帐幕里。阿海宰桑派宰桑岱青恰纳尔来见他。岱青问伊凡道：是否还有许多牲畜未找到。

伊凡要求阿海宰桑下令传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有命令给台吉。台吉阿海宰桑吩咐带伊凡进见。伊凡来到帐幕会见台吉，要求台吉下令，找到其余被赶走的马匹牛羊后，立即交还。 311/317页背面

台吉阿海宰桑说：其余被赶走的马匹牛羊当即下令查找，一旦找到，便送回色楞格斯克寨。台吉还说：全权大使命令从盗贼中提出三名解到他那里，但是把盗贼交给俄国人惩处，我们的汗和呼图克图以及蒙古全境没有这样做过，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严厉的惩罚来平息盗贼的。今后将定出严令，立下重律，并要忠诚的图舍米勒凭自己的信仰立誓，不容许盗贼再行活动，偷窃俄国人的牛羊，赶走他们的马群。今后如果在某个宰桑的塔邦古特人中间再出现盗贼，他们不应窝藏这些盗贼，应该罚他们每人交出十三头牲畜。如果某个宰桑在哈顺窝藏某盗贼，查获后，除因盗窃罚交牲畜外，还应向立过誓的忠诚的图舍米勒科取十头牲畜。 【206】 312/318页

七名宰桑的七名忠诚的图舍米勒被领来立了誓。阿海宰桑和扎布额尔德尼两名宰桑的图舍米勒没有来，因为他们到色楞格斯克谈判去了。

同日，将那些赶回的马匹分别发给军役人员，按标志归还原 312/318页背面

主。将十一匹马送往莫斯科团，交给该团大尉和火枪兵，并取回收条。

11月11日，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口头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报告：车布登台吉，塔邦古特的阿海和扎布额尔德尼从蒙古派来巴克士、宁采[1]和库德热列伊等五名使者，他们停在离色楞格斯克半俄里处。

313/319页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吩咐塔拉斯卡迎接那些使者，并将他们安置在驿馆。传令转告他们，今天他们到达后，全权大使将接见他们。

同日，巴克士等使者同全权大使进行了谈话。使者们来到后说，全权大使曾派使者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去寻查被赶走的马匹，他们宰桑已寻获那些马匹，并派他们——使者们送来，那些马匹是塔邦古特乌卢斯牧民赶走的；希望全权大使下令接收那些马匹。

313/319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派人去以后，他们——使者们才把马送回色楞格斯克寨，但是这些马匹全都瘦弱不堪，而且不是从乌丁斯克军役人员那里赶走的那些马匹。曾经派遣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从乌丁斯克寨到色楞格斯克追赶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使者，告诉他们在他们——洛多伊先格等离开的时候，塔邦古特人从乌丁斯克附近赶走了马匹。洛多伊先格就领着那名通译到塔邦古特人那里去见扎布额尔德尼，以查明真相。他向扎布额尔德尼台吉谈了马匹被赶走的事，就到呼图克图那里去了。扎布额尔德尼根本不听格素尔的劝告，也不进行任何侦查。通译塔拉斯卡为了寻找那些马匹，就留在扎布额尔德尼的乌卢斯，可是就在扎布额尔德尼那里，那名通译被乌卢斯牧民无缘无故地打了一顿，塔拉斯卡的同伴，一名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被抢去价值十卢布的串珠，塔拉斯卡

① 原文为 Несхой。——译者

被抢走一匹马。希望扎布额尔德尼查明这次殴打和强抢事件；被抢走的东西查获后即令交还，其余被赶走的马匹查获后也予送回。 314/320页

来使说，这些马匹是乌卢斯牧民背着他们的上司偷窃的，至于其余马匹，将向台吉回报，一旦找到，立即送还。【207】

全权大使说，呼图克图曾派使者到乌丁斯克寨见全权大使。使者刚离开乌丁斯克，就在那天，他们塔邦古特乌卢斯牧民就赶走许多马匹。呼图克图的使者，还有斡齐尔赛音汗的使者，是为和平谈判而来的。交谈时，他们说希望和好，但是他们的宰桑却在这些天里赶走了马匹。这种行为不仅延误了全权大使前往中国边境的行程，而且也是对全权大使非常无礼的举动，同时也使格根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蒙受耻辱，甚至受到怀疑。在这之后，车布登台吉的使者曾经前来，就在那天，色楞格斯克附近又被偷走十二匹马。从他们的这些来访和谈话中，找不出任何诚意和友谊，根本无法置信。 314/320页背面

来使说，那么多马匹不全是他们的人赶走的，还有一些盗贼没有查获，足迹也是通向远方台吉的乌卢斯的，并不是通向他们塔邦古特的游牧地。

全权大使说，从乌丁斯克附近赶走马匹的是他们塔邦古特乌卢斯的宰桑本人，还有他的许多其他乌卢斯牧民。希望宰桑停止这种盗窃活动，并且约束乌卢斯牧民，禁止他们再干这种事。 315/321页

来使说，他们那里犯下这种偷窃罪并不判处死刑，而是罚偷盗马匹的人交出若干马匹或牛羊。

全权大使说，如果他们不想处死这些马贼，就让台吉把贼人解到全权大使这里来，全权大使将按照俄国惯例，因他们进行偷盗而下令处死他们。全权大使看在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的面上，对过去的盗马事件将予忍让。要不是因为格根呼图克图效忠于圣 315/321页背面

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就要惩处这伙盗贼，这不只是指乌卢斯牧民，而且也包括那个做贼的宰桑本人在内。还有，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由乌丁斯克去色楞格斯克，在大希洛克河岸遭到塔邦古特贼人的袭击，他们用箭射他，抢走了他的马匹，如果不是有其他俄国人与杰米扬同行，他就会被打死，因为曾多次向他放箭。

316/322页 来使说，塔邦古特人抢走杰米扬的马并用箭射他，这是误会，马匹找到后当即送还。还要按当地惯例对盗贼罚交牲畜，交给杰米扬，而放箭一事，则将命令这些人凭自己的信仰立誓不再重犯。

全权大使说，关于盗窃一事，希望使者本人就在全权大使面前立誓。在全权大使到来之前，曾有一名军役人员到色楞格斯克寨来，塔邦古特乌卢斯人在途中把这名军役人员打死了。这些盗贼行凶杀人，应予处死。要不是呼图克图以前对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友好相待，这些军役人员是知道怎样对付他们的盗贼行径的。

316/322页背面【208】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恭请圣明沙皇陛下圣安，并向全权大使控诉塔邦古特人对他们的欺凌和掠夺。但是全权大使并没有完全相信。现在他们蒙古人这样反复无常，偷盗行窃，全权大使本人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来使说，他们都将把所有这一切告诉自己的宰桑，并将下令查明一切情况，今后将禁止任何盗贼活动。

全权大使说，关于塔邦古特人箭射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一事，请使者本人就在全权大使面前立誓。

317/323页 来使说，他们从一个塔邦古特人那里取回被抢走的这匹马时，那天这个蒙古人就对使者说，当他们向杰米扬奔去时，杰米扬躲开他们逃过河去，把马也扔了，他们便把马牵走了，并没有用箭射他。关于此事，要使者代这个贼人立誓是不可能的。希望全权大使同意派自己的使者去见宰桑。宰桑将查明此事，命令抢劫杰米扬马

匹的那个贼人立誓，并且按照当地法规罚这个贼人交出三倍的牲畜。

全权大使说，希望各位宰桑在他们乌卢斯发布禁令，今后严禁牧民袭击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严禁赶走牲畜，这样双方才能和平安宁，其余被赶走的牲畜，希望下令查找，找到那些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的马匹后，请即归还，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那匹被抢走的马，也应送还。关于射箭一事，则应当立誓。 317/323页背面

来使说，那匹马找到后，他——使者将亲自带来，那些盗贼也将带来见全权大使，他们将立誓。

全权大使说：今年，196年，有一名蒙族妇女从色楞格斯克出走，现在住在扎布额尔德尼宰桑本人那里，希望宰桑下令交出这名妇女。

来使说：俟全权大使派出的使者* 抵达宰桑处后，即将这名妇女交给使者。来使还说，俄国人从乌丁斯克附近赶走他们一百四十匹马，请全权大使下令寻查这些马匹，查获后交还。 318/324页

全权大使说：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在这里镇守期间，他们塔邦古特人打死四名俄国人，抢走两匹骆驼，还多次抢走其他许多牲口。只要他们在乌卢斯对这种杀人和偷盗案件进行侦查，惩处罪犯，全权大使同样也将下令侦查那些事件。也可能，塔邦古特人遭到袭击，是由于塔邦古特人进行偷盗，人们无法忍受各种欺凌和挑衅造成的，而塔邦古特人现在仍不断地进行偷盗。 318/324页背面

来使说：巴尔古津的纳实物贡通古斯人卡塔邦现在还有八十匹马，是他从他们塔邦古特人那里抢去的。

全权大使说，色楞格斯克居民向他——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们塔邦古特人在通古斯人打猎时袭击了他们，抢走他们正在饲养的 【209】

* 原文误为：给使者。

八匹马，六匹骆驼。可以认为，那些通古斯人抢马是为了报复对他们的挑衅。只要他们在乌卢斯对所有这些盗窃和杀人事件认真进行侦查，惩处罪犯，全权大使同样也将进行侦查，送还马匹，依法惩处罪犯。

319/325页

来使说，去年，通古斯人从他们帐幕附近赶走八匹骆驼和一匹带鞍的马，沿乌达河向上游而去。

全权大使说：这件事我们将派人侦查，如果查无所获，他们就得立誓。使者又提起以前的种种纠纷，他们的台吉也只知道用别人抢马的事掩盖他们自己人的盗窃行为，全权大使则本着呼图克图来函的精神不准备重提这些老账。如果要旧事重提，那么向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人员挑起纠纷并加以杀害的事是大量的。如果各位台吉要提以前的种种纠纷，那么就请他们首先在自己的人中间进行侦查。那怕只是进行初步的侦查，全权大使也将照样对所有的纠纷进行调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叶夫列姆卡·米哈伊洛夫的妻子出逃，现在住在塔邦古特人那里，这些塔邦古特人还赶走了二十匹马。

319/325页背面

来使说，俄国人袭击蒙古塔邦古特人，将十三个帐幕洗劫一空。那些被赶走的马匹已经得到抵偿。他们并没有重提以前的纠纷。

全权大使说，使者诉说了俄国人的种种不是，但是应该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过去积下的宿怨才做出来的。塔邦古特人自己首先应该知道，最好以后他们在乌卢斯定下严格的禁令，绝不许他们今后再挑起纠纷和事端。他们蒙古人不再向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挑起任何事端，俄国人也就不会再去袭击他们蒙古人。至于以前圣明沙皇陛下方面使塔邦古特人遭受了屈辱，那也是由于先前蒙古方面使对方遭受了屈辱所造成的。而现在他们蒙古人仍未停止这类作恶害人的行动。要不是由于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

320/326页

汗和车布登台吉效忠于圣明沙皇陛下，人们就会为遭到的屈辱而对塔邦古特人进行报复。虽然全权大使此次出行并不是为了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举行和谈。 320/326页背面

来使对此沉默不语。

随后，全权大使将使者放回驿馆，并吩咐他们返回乌卢斯。使者当天即启程返回。11月14日，车布登台吉的使者宁采等人拜会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并进行交谈。他们来到全权大使处后说，他们——宁采等奉车布登台吉和额尔罕琿台吉① 的派遣，代表他们前来商谈一些事务。他们下面要谈的事，请全权大使听完后给予答复，同时，他们的台吉车布登和额尔罕琿台吉② 还要他们问候全权大使的健康。往年，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在这里镇守的时候，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和巴尔古津寨的通古斯人从他们那里赶走大批骆驼和马匹。额尔罕琿台吉③ 曾派使者来见伊凡·波尔申尼科夫，谈骆驼和马匹被赶走的事，而伊凡·波尔申尼科夫既没有就这些马匹和骆驼被赶走一事对使者作任何答复，也没有下令追查。希望全权大使追查这些被赶走的马匹和骆驼，找到之后，即下令送回。 321/327页 【210】 321/327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希望额尔罕琿台吉④ 在自己乌卢斯追查在不同的日期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被赶走的马匹，找到之后，即行送回，并依法惩处盗贼，使其他这类人今后不敢再行偷盗。全权大使同样也会追查这些被赶走的马匹和骆驼，找到之后，即下令送还，并惩处盗贼。

来使说，有一名蒙族青年从他们蒙古乌卢斯逃到色楞格斯克

① 原文为 Ырки-Кантазий。——译者
② 原文为 Ирки-Контазия。——译者
③④ 原文为 Ырки-Кантазий。——译者

322/328页 寨，现在这名青年住在圣明沙皇陛下境内，希望全权大使找出这名逃跑的青年，下令交回。

全权大使说，关于这名青年，他即下令查找，并将向各寨发出指令，找到后，即行送还；而且以前他们受到的来自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种种凌辱，全权大使也将进行调查，并将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发布命令，使蒙古人今后不再受到任何凌辱。

322/328页背面 来使说，蒙古人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赶走马匹，是因为从前有蒙古人从他们那里逃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去，这些逃人至今未交还，因此，蒙古人才从乌丁斯克和其他各寨附近赶走马群。

全权大使说，曾有哥萨克妇女和受过洗礼的俘虏从色楞格斯克和其他各寨逃到蒙古乌卢斯，额尔罕琿台吉① 为什么从不寻查这类逃人；如果额尔罕琿台吉② 查获并交出这些逃人，他也会照此办理，进行追查。

来使说，此事将向额尔罕琿台吉③ 报告，关于查找和归还今年即 196 年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被赶走的其余马匹，也将报告。

323/329页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让这些使者回驿馆，吩咐他们返回乌卢斯，要使者把全权大使对他们所谈的一切都向额尔罕琿台吉④ 报告。

将一名蒙古逃亡妇女交给了上述使者，她是在使者到来前一周跑到色楞格斯克寨的。在讯问她时，她说，她是因为受丈夫的虐待，不愿同他一起生活，才从蒙古乌卢斯逃出来的，她是属于额尔罕琿台吉⑤ 的弟弟阿海的领地的。

这名使者到达后，曾向全权大使献了台吉赠送的礼物，计有黄

---

① 原文为 Ирки Кантазия。——译者

②③④ 原文为 Ирки Контазия。——译者

⑤ 原文为 Ирки Контазий。——译者

色草花锦缎衣料一块，下等藏青色绸缎衣料一块，深棕色素缎衣料一块，茶十盒，军刀一把，黄烟一丰特。 323/329页背面

全权大使请使者带给台吉的回礼，计有：黑狐皮一张，价五卢布；汉堡呢四俄尺，价两卢布；油性革一张，价三卢布；北极狐皮六张，价一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坚加①；红狐皮一张，价一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坚加；全貂四张，价五卢布。赠给三名使者每人一张北极狐皮。 【211】

同日，使者离开色楞格斯克返回。

① 俄国货币，一坚加等于半戈比。——译者

【762】

注　释

1　1685年11月26日，俄国政府决定派使团到达斡尔地区同满方代表谈判。这个决定是索菲娅公主政府了解了清帝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就此举行谈判的国书内容后作出的。国书是西伯利亚衙门接到的，国书的抄件随后送到了外务衙门。外务衙门搜集了同清帝国关系有关的全部材料（从1675—1678年尼·加·斯帕法里出使起），于1685年11月提交政府。

根据外务衙门的报告，作出了如下决定：

“陛下和皇姊殿下谕令、大贵族议决：作书答复中国汗先前和现在的来书（由西伯利亚衙门附在公文内转来）。汗为何置昔日的友情和友好往来于不顾，向我们——大君主挑起边境〔冲突〕和纠纷，将皇家居民和纳贡臣民逐出皇家边陲城堡阿尔巴津。希望汗今后不要再派军队来边境地区，已派出的，望即下令撤回。如果汗的臣民受到皇家人员的凌辱，则请他派自己的近臣前来邻近皇家的阿尔巴津和其他城堡的中国村镇，大君主也将派出使臣和军事长官到上述阿尔巴津寨。双方会晤后，将通过磋商，消除彼此间的不睦，平息一切争端”（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90页背面，第91页背面，第92页背面）。

同年12月进行派遣使团的筹备工作。12月12日，沙皇谕令起草给大使的训令（同上，1685年，案卷№2，第1册，第1页）；12月16日，根据外务衙门的报告，沙皇决定了使团的任务。这一决定成了给大使的训令的基础（同上，第9本，第52页背面）。1686年1月20日，授予大使“委任”证书和条约条款草案（同上，第147—158页）。这一日期被看作使团成立的日期，因此，出使报告从这一天开始记事。

2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1650—1706年）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家族，其祖先来自希腊黑海沿岸的移民区（见C.Б.维谢洛夫斯基的《军役地主阶级史研究》，莫斯科，1969年，第443页）。他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有关他派到达斡尔地区去以前的情况，保存下来的资料寥寥无几。只知道他受过从当时来说是良好的教育，通晓拉丁语和英语。171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过他著的《天球仪》一书，说明他对科学问题是

感兴趣的。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及其亲属（父亲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叔父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虽然是索菲娅公主的宠臣瓦·瓦·戈利增的远亲，但他们却都是彼得一世的拥护者。例如，1676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临终时，曾将年幼的王子彼得托付给一批朝臣照管，要他们"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他"，这批朝臣中就有费·阿·戈洛文（见伊·伊·戈利科夫的《彼得大帝的业绩》，第1卷，莫斯科，1788年，第139页）。有些著作中还提【763】到，1682年火枪兵叛乱时，费·阿·戈洛文曾向彼得献策，要他到特罗伊采-谢尔基耶夫寺院避乱，但是这种说法的证据不够充分（见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国大元帅和元帅传记》，圣彼得堡，1840年，第2页）。有可能，在这两件事情上（特别是第二件事情上），把他同另一个姓氏相同的人搞混了，例如，上面提到的米·彼·戈洛文，此人当时是王子彼得的太傅。

有关费·阿·戈洛文这几年的宦途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有他在宫廷供职的片断材料。例如，1674年秋，戈洛文曾同其他官员一起，几次随沙皇到莫斯科近郊皇村科洛缅斯科耶村和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祈祷（见《宫廷各部门》，IV，圣彼得堡，1855年，第3，7，9，13，97页）。

他的官阶擢升得并不快。1676年，他由宫廷内务官提升为侍臣。很长时间他一直是这个官职（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军务衙门全宗，大贵族封册，第7本，第254页背面）。他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无疑是受八十年代各种事件的影响，当时纳雷什金家族的拥护者一一失宠。1685年12月，费·阿·戈洛文由于被派往达斡尔地区，才获得了御前大臣的头衔（同上，第10本，第29页背面）。

对选派费·阿·戈洛文为大使一事，历史学家们持有不同的见解。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索菲娅公主想把她弟弟的一个有影响的拥护者调离莫斯科（例如，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国大元帅和元帅传记》，第3页）。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任命费·阿·戈洛文为大使，是政府试图依靠有才干的"新人"（例如，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28页）。我们觉得，后一种可能性较小。

实际上，参加使团工作竟成了费·阿·戈洛文飞黄腾达的开端。他完成使命归来，立即就被封为大贵族。以后，费·阿·戈洛文得到彼得一世的极大信任，并成为列福尔特的私人朋友。他参加攻打亚速夫堡，并表现出英勇果敢精神和军事才能。戈洛文被任命为"大使团"的第二大使，这个"大使团"

于1697年至1698年间，为着外交目的访问了西欧的许多城市，实际上是由沙皇亲自率领的。在建设海军问题和聘用外国人来俄国任职问题上，戈洛文都参与其事。

十七世纪末，费·阿·戈洛文官居要职，任武器衙门、银业衙门和驿务衙门首脑，并领导新成立的海军衙门。自1699年起至1706年，他主管外务衙门，领导俄国的外交事务。1699年，他晋升为海军上将。他因为参加"大使团"受到奖励，成为第一个荣获重新颁发的圣安德烈勋章的人。他还受封于奥王，获得伯爵爵位（见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统帅和大臣们的业绩》，第1册，莫斯科，1812年，第24—28页；阿·弗·捷列辛科的《俄国外务大臣生平述评》，第1册，圣彼得堡，1837年，第218页）。

费·阿·戈洛文参加使团时获得勃良斯克总督的头衔。授予大使这类荣誉头衔，是为了提高俄国代表的身分，并无实际意义。外务衙门有专门的总督封册，记载着已封的全部总督头衔。

3 费·阿·戈洛文离开莫斯科启程时，曾接到两道训令：一道是外务衙门发出的，一道是西伯利亚衙门发出的。这两道训令的内容在1686年12月16日的谕旨中有如下规定："有关使团事务，由外务衙门发出训令，有关城堡、军事人员及所有军事体制事宜，则由西伯利亚衙门发出训令"（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9本，第54页）。关于就使团的军事活动和行政工作问题草拟一份特别训令的决定，是同年12月由外务衙门用公函通知西伯利亚衙门的："有关派遣随从使团的军事人员，建立各种军事设施，在各城镇及堡寨布防以御中国汗进袭阿穆尔河等事宜，陛下（全称从略）谕令西伯利亚衙门给他发出训令"（同上，第55—55页背面）。

所以，使团受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双重领导。这也表现在费·阿·戈洛文同这两个衙门的不同关系上。

外务衙门中，同使团有关的全部文牍工作（汇编公文摘录、起草发文）由以高级书吏普罗科菲·沃兹尼增为首的一批书吏担任，所谓"中国事务"也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这些书吏中有 П. 西林、Л. 帕尤索夫、И. 拉季科夫、
【764】M. 舍斯塔科夫等人。除对华关系外，这批书吏还管理同高加索、中亚细亚、西班牙、法国等的交往。从1689年起，"中国事务"转归高级书吏尼基塔·阿列克谢耶夫管理。同时，处理同卡尔梅克人、布哈拉人以及格鲁吉亚人的关系也在他的权限之内（见 С. А. 别洛库罗夫的《论外务衙门》，莫斯科，1909

年，第52—53页）。

西伯利亚衙门没有这样的专职人员。在军事问题和行政问题上同费·阿·戈洛文的幕府打交道时，起决定作用的人物大概是大贵族伊·鲍·列普宁。列普宁曾任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多年，因而对西伯利亚的情况十分熟悉。七十年代，他曾领导了加强涅尔琴斯克的战斗力的工作（见《俄国人名词典》，第16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91—92页）。

4 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1628—1710年）被任命为第二大使。他的父亲 Е.И. 弗拉索夫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移民，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俄国供职。伊·叶·弗拉索夫开始供职时，是阿尔扎马斯的一名军役人员。1659年参加出使威尼斯的使团。1671年，由阿尔扎马斯调到莫斯科任炮兵长官。他曾办理过政府委托的许多公事。1674年，他奉调到阿尔扎马斯任军政长官，治理莫尔多瓦人和鲍尔特尼克人。1680年调任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1684年，调到涅尔琴斯克。在组织开发边疆矿藏方面，他做了许多工作。因通晓当地情况、熟悉外交事务而被任命为大使（见 П.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29页；А.К. 特罗申的《十七世纪的探矿家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莫斯科，1963年）。

5 达斡尔诸寨是十七世纪中叶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全部堡寨的总称。后来，西部诸寨划归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辖区。1682年，东部地区建立了独立的阿尔巴津军政长官辖区，以后达斡尔诸寨就指这个辖区下的各堡寨。

座落在色楞格河和阿穆尔河分水岭一带的诸寨，即涅尔琴斯克寨、叶拉夫宁斯克寨、伊尔金斯克寨、捷连姆宾斯克寨和赤塔自由村，称为涅尔琴斯克诸寨。涅尔琴斯克（达斡尔）县建立于1656年，当时委派帕什科夫到后贝加尔任军政长官（见 В.И. 顺科夫的《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莫斯科，1956年，第185—186页）。

6 伊凡·尤金实际上并未参与使团工作，因为根据1686年3月19日的谕令，他的职务由谢苗·科尔尼茨基接任（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43、244、250—251页）。

7 安德烈·别洛鲍茨基是“食俸的”外国人，军务衙门翻译。他给莫斯科显贵的子弟教授拉丁文，费·阿·戈洛文就是这些显贵之一。安德烈·别洛鲍茨基曾企图逃避参加使团工作，因而携带妻室投亲而去，躲藏了一些时

候。被找回外务衙门后，他对自己的行为作了如下解释："眼看自己要被派到遥远的中国边疆去，便躲了起来。"但是后来他却积极参加了使团的各项活动（见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130 页；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120、188，219—221 页；同上，第 9 本，第 139 页背面—141 页背面）。

8 随同帕维尔·尤里耶维奇·格拉鲍夫上校一起派出的有大尉费·米·斯塔霍尔斯基、伊·雅·杰麦杰里乌斯、马·马·卡马利；中尉格·德·日丹诺夫、伊·基·谢卢涅茨、瓦·伊·沃洛舍尼诺夫、罗·马·卡马尔；准尉雅·佩捷尔松、拉·涅伊捷尔、伊·伊·格列年贝格（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59 号卷轴，第 23—25 页）。

9 费·阿·戈洛文率领使团由莫斯科启程时，随行部队由五百零六名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组成。在西伯利亚应由各城军政长官挑选一千名地方军役人员扩充他的部队。为此，根据立陶宛兵册和新受洗人员兵册，托博尔斯克选派出军役人员四百九十九名，此外尚有哥萨克骑兵六十二名、哥萨克步兵四十七名、火枪兵七十一名、龙骑兵二百名、军役人员子弟一百一十九名。秋明派出火枪兵和哥萨克共九十八名，叶尼塞斯克派出哥萨克和哥萨克子弟共五十六名，伊利姆斯克派出哥萨克一百二十名，托木斯克派出哥萨克子弟一百名，纳雷姆派出哥萨克子弟三十名，上勒拿斯克派出哥萨克子弟三十名。这样，戈洛文的团队已获得补充人员共计一千四百三十二人（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59 号卷轴，第 157—160 页）。

10 阿·彼·戈洛文是大使的父亲。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位期间，他升任宫廷内臣和行政长官。1671 年官封侍臣。1681 年封为御前大臣。建立使团时，又获得大贵族封号。

1678—1679 年间，他主管驿务衙门。曾任许多城市的军政长官。在费·阿·戈洛文使团建立的同时，他被任命为十七世纪治理西伯利亚的中心——托博尔斯克的军政长官。这是为了减少使团行程中的困难，密切大使同西伯利亚诸城行政当局的关系。

11 斡齐尔赛音汗是蒙古最大的领主之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1634—1689 年）的法号。他自 1655 年起开始他的统治。土谢图汗是喀尔喀的主要统治者。费·阿·戈洛文在给瓦·瓦·戈利增的信中谈到从西伯利亚
【765】军役人员那里了解到的有关此人的情况："从色楞格斯克寨起，靠近贝加尔海的山岭，到伊尔库次克附近的通金斯克寨，有蒙古人在这里游牧。他们分属

于许多不同的台吉。而这些台吉又受蒙古斡齐尔赛音汗的管辖，斡齐尔赛音汗领地的西南同游牧于亚梅什湖附近的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领地接壤……，左面和中国领属的上述纽赫蒙古人① 为邻”（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2 册，第 803—804 页）。

土谢图汗在政治上也曾依靠其兄弟乌尔嘎呼图克图的威望，因此他获得了“虔诚和力量孕育出来的金钢石、光荣的可汗”的外号（见 Н.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第 108 页）。他是准噶尔汗噶尔丹的联合政策的劲敌之一，同清政府一贯保持亲近友好的关系，八十年代末更进而沦为其傀儡，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俄国政府的政策。与此同时，他却又同西伯利亚行政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并定期向莫斯科派遣使臣。将近八十年代时，土谢图汗曾就重建色楞格斯克寨和后贝加尔布里亚特居民归顺俄国二事提出过要求（见 И. Я. 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 年，第 265—282 页）。但是，这一时期俄国同土谢图汗的关系还没有明显的敌对性质。因此在筹建费·阿·戈洛文使团时，外务衙门还不能确切断定土谢图汗对即将举行的谈判将持何种立场。例如，当时土谢图汗派到莫斯科的使节曾说，他们的汗“曾有口头训令：如果沙皇陛下派遣使臣、使者或商队前去中国，他们的汗将予以接待，供应粮秣差马，派人安全送到中国国境。他们的汗同中国皇帝和好敦睦，互有往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9 本，第 40 页背面—第 41 页）。

尼·加·斯帕法里被认为是外务衙门里的一位远东问题专家。他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就不那么肯定：“他〔土谢图汗〕如今是否同中国汗和好，他不知道。他在那里时，有过传闻，说他门第比博格德汗高，博格德汗比他低，因为现今的博格德汗的祖父大约五十年前才开始统治中国。御前大臣费·阿·戈洛文可以从色楞格斯克寨同斡齐尔赛音汗交往，商议一切事务”（同上，第 43 页背面—44 页）。

因此，在给大使的训令中曾规定查明土谢图汗的立场，“他同中国博格德汗是否和睦，彼此之间有无分歧。如有，则在哪些方面有分歧？先前他是否臣服于中国汗或其他人？或者从未臣服于任何人，而自有其专门领地？他统治他的领地已有多久？”如果大使获悉土谢图汗“完全不听从中国”，那就应该同他保持经常交往。如果查明他“同中国汗之间无任何分歧”，那就依靠早先就有的外交关系，同他保持联系（同上，第 110—115 页）。

① 原文为 Нуки-монголы。——译者

12 在筹建费·阿·戈洛文使团时，曾拟了一封致土谢图汗的书信，其主要内容是俄国沙皇请求他在必要时，向使团提供军事援助：

“我们——大沙皇的上述大使臣向你发出友好书信、提出军事准备事宜以对付敌人时，希望你——斡齐尔赛音汗对我方大使臣的友好书信予以信任，带领全体乌卢斯牧民尽心竭力为我们——大君主、大沙皇效劳”（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29 页）。

后来到了当地，探明土谢图汗采取亲满的方针，便没有将这封书信交给他（详见本书第 183 页）。

这封书信的原件及其俄文副本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蒙古事务全宗，1686 年，№1；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26—29 页）。书信的一部分曾在 M. П. 哈巴耶夫的《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的俄蒙关系史略》一文中发表（见《国立布里亚特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 XIV 期，1958 年，第 65—66 页）。

13 调查案卷附在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后面报送外务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2 册，报告——第 270—271 页；诉讼案卷——第 272—296 页）。1686 年 5 月外务衙门收到此案卷（同上，第 299 页）。

14 1686 年 3 月 19 日，沙皇降旨，由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接替秘书官伊·尤金（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1 册，第 243 页）。3 月 24 日，有关此事的诏书分别送给费·阿·戈洛文和两位秘书官（同上，第 244 页，第 250—251 页）。

有关谢·科尔尼茨基的出身和在此以前的经历，我们掌握的材料很少。
【766】仅仅知道他的亲属 A. 科尔尼茨基 1689 年在斯摩棱斯克任秘书官（见阿·普·巴尔苏科夫的《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各城市军政长官和长官公署其他人员名册》，圣彼得堡，1902 年，第 501 页）。

实际上，谢·科尔尼茨基已被任命为叶尼塞斯克秘书官，甚至已从莫斯科动身赴任。中途被追上，发给他一道接替伊·尤金去戈洛文使团任职的谕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589 号卷轴，第 201 页）。由于这一原因，谢·科尔尼茨基本人曾请求发给他调遣费，因为远途赴任，他将“饭都吃不上，负债累累”（同上）。因此，П. Т. 雅科夫列娃所引用的有关谢·科尔尼茨基在筹建使团前夕已是叶尼塞斯克官署秘书官的材料（见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129 页)并不完全确切。

15 费·阿·戈洛文的这两个报告，外务衙门是 1686 年 7 月 18 日收到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262 页背面—第 263 页背面)。

16 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263 页)。外务衙门收到后，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注："沙皇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谕令：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发出陛下诏书，对他的迅速到达予以嘉奖"(同上，第 263 页背面)。诏书于 1686 年 6 月 20 日发出(同上，第 265—266 页)。

17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2 册，第 262，264 页)。上面有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如下批注："194 年 6 月 18 日。复制副本。秘书官在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启程后不久已由莫斯科派出"(同上，第 262 页背面)。

18 外务衙门给费·阿·戈洛文的训令是 1685 年 12 月拟成的。训令的内容由 12 月 12 日和 16 日沙皇有关使团使命和起草训令的谕旨作了简要的规定(详见注释 1)。根据训令，俄国使团在同满方代表谈判时，应要求确定以整个阿穆尔河为边界，即确认现状。但俄国政府渴望同清廷建立和平关系，因此不得不在训令中规定某些让步：如果清代表拒不同意以阿穆尔河为界，戈洛文可以同意把边界划到阿尔巴津，但保留俄国在结雅河和布列亚河流域的猎场。同时曾规定：如果满方代表不同意这一建议，俄方就采取军事行动。

此外，训令中还对谈判过程中满方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估计：埃文基王公根特木尔的归顺俄国问题、外交礼仪问题、通商问题等(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9 本，第 84 页背面—136 页背面；1685 年，案卷 №2，第 1 册，第 82—180 页；有关训令条文的简要叙述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 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 年，第 50—52 页)。

19 瓦·瓦·戈利增在使团筹建期间主管中央政权机关诸要害部门，其中包括外务衙门。他领导俄罗斯国的全部外交事务，积极参与了费·阿·戈洛文使团的筹建工作。瓦·瓦·戈利增同大使之间讨论各种外交问题的私人书信，证明他对使团事务十分关注。这些私人书信保存在外务衙门的公文中(见本书第 62 页)。实际上，使团的各项重大问题不是外务衙门，而是索菲娅公主的亲信决定的，外务衙门的两位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和瓦·

伊·鲍比宁常常只是处理具体事务而已。除瓦·瓦·戈利增外，大使的活动还受索菲娅的另一名功臣费·列·沙克洛维蒂的指导。费·阿·戈洛文送给外务衙门的某些报告上有他的批示，可以证明这一点。

20 安·波卢耶克托夫是火炮衙门中最有经验的榴弹工匠之一（见 A. K. 特罗申的《十七世纪的探矿家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莫斯科，1963 年，第 10 页）。

21 费·阿·戈洛文关于他已抵达托博尔斯克和关于西伯利亚衙门第二次派出的榴弹手 M. 奇哈林在途中死亡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355 号卷轴，第 1 册，第 1 页）。运到的军火清单，见前引材料第 2—4 页、第 7—8 页。

22 安·尤·施马伦贝格是新建制团队的上校，1685 年被派到叶尼塞斯克去以新法训练军役人员。同他一起被派去的还有九名指挥官，但我们只知道其中的七人：大尉纳扎尔·勃利特洛夫斯基、约翰·别查利德；中尉尼基塔·卡西莫夫、彼得·格罗特、格里戈里·施马伦贝格；准尉瓦西里·库丘莫夫、彼得·拉齐奇卡（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05 号卷轴，第 2—4 页、第 17 页）。但是他们并未到达叶尼塞斯克，因为西伯利亚衙门发出一道命令，要他们留在托博尔斯克。他们是 1685 年 3 月 13 日到达托博尔斯克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355 号卷轴，第 2 册，第 232 页）。

23 立陶宛兵——这里指载入“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其
【767】中包括白俄罗斯人、波兰人、立陶宛人，这些人是俄波战争期间从斯摩棱斯克郊区和其他边城调到托博尔斯克的。

24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2 册，第 349—350 页），外务衙门是 1686 年 7 月 27 日收到的。上面有秘书官叶·乌克拉英采夫的批注：“复制副本”（同上，第 349 页背面）。

25 马科夫通道是鄂毕河右面支流克特河和叶尼塞河左面支流克姆河之间的连水陆路。过这个通道极其困难。尼·加·斯帕法里（关于此人见注释 73）对马科夫通道有过如下的描写：“此通道夏季长约五俄里，据说，冬季则有约五十俄里。整个通道泥泞不堪，因此通道内的大量泥潭、沼泽和小河岔上到处都筑有大桥。通道内仅一处有住人的木屋，其他各处均无房舍”（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第 67

页)。

26 1686年3月间，阿·伊·别伊顿沿阿穆尔河下行，到呼玛尔河，这名俘虏就是被他的部队擒获的，后被解往涅尔琴斯克（见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45页，并参看注释152)。

27 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移民大力开拓结雅河流域。七十年代，他们沿结雅河及其支流修筑起几个小堡寨和冬营（上结雅寨、谢连宾斯克寨、多伦斯克寨、吉柳伊冬营地)，并开始在这里从事耕作。

1680年，格·梅利尼科夫率领一队阿尔巴津哥萨克修筑了带有防御设施的结雅寨。后来伊·米·米洛瓦诺夫（有关此人见注释77）对结雅河流域所作的描述，画出了进一步垦殖这一地区计划的轮廓。结雅寨的修建成了清政府对这一地区提出领土要求的口实。1681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的使者尤·拉巴同清廷代表双方就此举行谈判。清方提出拆迁堡寨的要求，尤·拉巴对此答复如下：结雅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地区，在俄国移民到此以前"没有属主"，从未属于清廷。

满军前来进攻时，结雅诸寨首当其冲，被满军所毁（见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16—119页；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的《俄国居民经济上开发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开始》，载《苏联历史》，1968年，第2期，第53—54页)。

28 复活节前一周在1686年是3月29日至4月4日。

29 复活节后第三周在1686年是4月18日至4月24日。

30 供词曾刊载于《历史文献补编》，第X卷，圣彼得堡，1867年，№67，第254—256页。

31 这里指1684—1685年阿尔巴津第一次被围。

32 脑溫村（卜奎和齐齐哈尔）指满人在嫩江（脑溫江）旁的居民点。八十年代末期，清行政当局着手在这里兴建堡垒。尼·乌沙罗夫等哥萨克曾于1689年到过脑溫江，他们对该地新建造的工事有过详细的描述："看到他们在脑溫江旁有一座夹着沙土的木城，城上……有用泥土筑的城垛。城中只驻扎守兵，各种军需品和粮食很多……而在河下游方向的城中，则住着曾到过阿尔巴津城下的大贵族"（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9，第7页)。

33 阿尔巴津的守卫者们弃城后，来到涅尔琴斯克，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没有允许他们通过。遵照军政长官的命令，他们返回旧址，重建了城堡（见

本书第 87 页)。

34 费·阿·戈洛文的这两份报告,外务衙门是在 1686 年 9 月 11 日收到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2,第 2 册,第 267 页背面—268 页背面)。

35 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2,第 2 册,第 268—269 页)。原件上有外务衙门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批注:"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同上,第 268 页背面)。

36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2,第 2 册,第 267 页)。原件上有外务衙门的如下批注:"195 年 11 月 13 日。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同上,第 267 页背面)。

37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给费·阿·戈洛文的报告曾刊载于《历史文献补编》(见第 X 卷,圣彼得堡,1867 年,№67,第 258—259 页)。

38 这里"山岭"指雅布洛诺夫山脉。

39 阿·伊·别伊顿的名字是和阿尔巴津英勇保卫战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年代初,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从普鲁士国"到俄国服役。大概是在新制军队中任中尉,后来升任大尉。俄波战争期间,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西部边境(什克洛夫、莫吉廖夫、斯卢次克、里加和姆斯提斯拉夫耳附近),曾多次参加
【768】被围堡垒的保卫战。俄波战争结束后,奉调到托木斯克用新法训练当地军役人员,即所谓的新步兵操练。作为一个外国雇佣军官,他所得薪俸(饷银)优厚,为四十八个卢布。

不久,他拒绝弃职离开俄国返国,而改信东正教,加入俄国国籍。此后即成为托博尔斯克的一名军役贵族,年俸十二卢布,粮食:黑麦、燕麦各十二俄石①。

1684 年,他以哥萨克头领的身分率领由各城镇征集来的军役人员六百名调到涅尔琴斯克。

1685 年 8 月 1 日,他奉伊·叶·弗拉索夫的命令率领一支二百人的队伍由涅尔琴斯克沿阿穆尔河下行,到已被毁的阿尔巴津一带,侦察满军的驻扎地点。此外,他还受命"在阿尔巴津以下或适宜地点重新修筑工事,如果地里还有阿尔巴津人原先种的粮食作物,则予收割脱粒,为其他军队的前往作好

① 一俄石等于 209.91 升。——译者

准备”。别伊顿的部队于8月10日到达，他们在由地方军政长官阿·托尔布津统领的基干部队于1685年9月1日返回阿尔巴津以前，在筹备粮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247—248页）。

40 阿·托尔布津同时还给西伯利亚衙门送去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除出使报告所载的材料外，还对阿尔巴津城防部队的情况作了补充说明：“臣在阿尔巴津斯克有皇家军役人员及各类人员七百六十五名，铜炮八门，小口径城防铁炮三门，臼炮一门，炮弹一普特。陛下，至于火药和铅，在阿尔巴津已为数不多了”（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1册，第64—67页）。莫斯科于1686年11月30日收到这份报告（同上，第64页背面）。

41 后来，根据西伯利亚衙门1687年1月16日发出的公文，耕农阿夫克先季·费奥多罗夫因为“被俘不屈”而被吸收为阿尔巴津哥萨克。饷俸为五个卢布和五俄石黑麦，四俄石燕麦（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22，第20—21页）。

42 官田指由属于宫廷的农民为国库（“皇上”）耕种的田地。建立官田的目的是为了用当地出产的粮食供应西伯利亚各堡寨的驻防军，因为从内地运粮去十分困难。

在阿尔巴津地区，阿穆尔河沿岸肥土沃野上的官田，最早出现于七十年代。1682年对官田的耕作制度进行了整顿，当时曾派了一名专职总管到阿尔巴津，管理居住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农户。

开始时，耕作官田的定额是每人半俄亩，1682年在一部分居民中减至四分之一俄亩。达斡尔地区（西伯利亚其它一些地区也是这样）的官田有其特点，从事耕作的不仅有属于宫廷的农民，而且还有军役人员（见В.И.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载《国立远东大学论文集》，第III集，№4，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年，第59，62页；В.И.顺科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莫斯科，1956年，第208，210页）。

43 尼堪奴隶指在满洲旗兵中供役、从事土方工程、搬运货物等的汉族奴隶，同时他们也充当满军官兵的家奴。

44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16—318页）外务衙门是1686年11月24日收到的（同上，第316页背面）。报告上有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

采夫的批注:"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复制副本。发送公文知照西伯利亚衙门"(同上)。

费·阿·戈洛文送给西伯利亚衙门一份类似的报告(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2册,第427—430页)西伯利亚衙门是在1686年11月21日收到的(同上,第427页背面)。

45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19—322页)外务衙门是在1686年11月24日收到的。上面有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如下批注:"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复制副本,并发送公文知照西伯利亚衙门"(同上,第319页背面)。

46 通行文牒是筹建使团期间,于1686年1月22日发给费·阿·戈洛文的(通行文牒草稿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24—227页)。

47 指满军将领用俄语写给阿·托尔布津的书信。其中提到阿尔巴津第
【769】一次被围的问题,并向该军政长官提出种种要求,按照清廷当局的策划,这些要求应当成为进犯俄国诸堡寨的借口:

"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你们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我方已经想到,如果你们再来据守,定已加固城池,增添人马,你们自可据守。我方对此早已预料,你们尽可自行其是。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

你们休要触怒我大军,速速投降,否则将沦为俘虏。凡有愿返回者,可取道诺斯,或到勒拿河,返回本土,即在该地安居。若不然,试图较量,继续顽抗,则我方也绝不善罢甘休。

你方接读此信后,从速定夺,并修书派人送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1册,第2—3页。抄件)。

48 "先前的叛徒"通常指较早时期的极少数被俘人员和投敌分子,其中包括1683年被俘的一批哥萨克,以及为满人充当通译的伊·阿尔捷米耶夫和C.维尔霍图尔(后者曾担任同阿尔巴津人谈判的翻译)。以满军长官名义发出的俄文书信也是他们写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35,第4,18页)。

十七世纪的俄国文件中,把阿尔巴津被毁后为满人俘虏的阿尔巴津哥萨

克也称作“叛徒”。陷身于清帝国的俄国俘虏的人数历年变动极大。许多人是满人入侵俄国境内时被俘走的。阿尔巴津被攻占后，根据俄国史料统计，俘虏人数达二十五人，而根据中国史料统计则为四十人，其中包括哥萨克伊凡·沃洛什尼科夫、瓦西里·扎哈罗夫和书吏彼得·赫麦列夫（同上，第17页）。被俘的阿尔巴津人斯捷潘·科齐明在1685年4月10日写信给他的亲属提到的人数更多，他说：“在博格德汗帝国被俘的俄国人有九十名”（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85—86页）。

49　这里指“私田”，私田是耕农为自己耕种的田地（以有别于官田）。

50　大斋期在1686年是从2月7日到4月3日。

51　阿穆尔河畔的波克罗夫自由村位于阿尔巴津下方，出现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起初，在这里居住的是列入耕农的流刑犯（见B.И.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载《国立远东大学论文集》，第III集，№4，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年，第55页）。

1685年，波克罗夫自由村的七十名耕农联名上书请愿，请愿书中对这个居民点以及耕作情况曾有描述：移民由国库发给每四人一匹马，犁铧和斧子也照此分配。根据西伯利亚衙门的资料记载，1672年至1673年间，曾经拨出二百卢布，借贷给“新召来的”耕农，予以资助。1677年拨给一百五十把斧头和一百卢布，这笔钱款供在叶尼塞斯克购置必需的工具之用。1684年又拨给八十四卢布购置衣服。但是这些款项并没有全部按预定的用途开销。

1685年，满军逼近阿尔巴津时，将波克罗夫自由村的全体农民“洗劫一空，农舍和养畜场均遭劫掠，建筑物被焚烧殆尽”，而农民们则“东逃西散，亡命于林中，仅留得一条性命”（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74号卷轴，第1册，第133页）。以后他们同阿尔巴津人会合，一起到了涅尔琴斯克。

1686年5月，西伯利亚衙门下令重新安排他们耕田，每人借给三卢布贷款（同上，第143页）。

波克罗夫村大概是指由波克罗夫自由村来的农民的新居民点（见B.И.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沿岸本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载《国立远东大学论文集》，第III集，№4，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年，第63页）。

52　1685年11月15日，清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送达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此外还有给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军政长官的书信（详见注释1）。其中有一封是统率满军的副都统彭春署名的。

53　在出使报告里只援引了一份由伊·乌尔巴诺夫送达的报告。同时还有一份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也保留了下来，其内容是复述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有关满军在阿尔巴津城下活动的报告（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2册，第444—451页）。

54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38—342页）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12月1日收到的（同上，第338页背面）。上面有如下批注："陛下谕令发出公文知照西伯利亚衙门，抄送此件，并说明当地军政长官对提供差马役夫一事漠不关心，
【770】贻误工作。陛下谕令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颁赐嘉奖诏书，对他率领官兵迅速行进、不辞劳苦予以勉励"（同上）。给西伯利亚衙门的公文于1月13日发出，嘉奖诏书则于1687年12月31日发出（同上，第343—348页）。

类似的报告也曾送给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2册，第440—442页），西伯利亚衙门是在1686年11月30日收到的（同上，第440页背面）。

55　这里的通古斯卡河是指安加拉河。

56　圣母节是10月1日。

57　格里戈里·伊凡诺夫·隆沙科夫是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多次派他办理外交事务，同蒙古人交往。如1681年派他带领二十五名哥萨克组成的商队前往蒙古采购牲畜（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2，第30—32，33页）。

58　鲁卜桑哲布尊丹巴溫都尔格根（1639—1724年）是土谢图汗衮宝多尔济的儿子。1641年被宣布为活佛哲布尊达兰那特的呼毕勒罕（化身）。他是乌尔嘎第一代呼图克图和喀尔喀喇嘛教首领。他的兄长土谢图汗曾坚持由他来充当蒙古喇嘛教首领，提出的理由是他们的父亲是最有威望的封建主（见И.Я.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第265页）。

乌尔嘎呼图克图本人就是一个大封建统治者。费·阿·戈洛文在给瓦·瓦·戈利增的信中，对他作了如下的描述：

"自色楞格斯克向南，同斡齐尔赛音汗的领地之间，是一个宗教职衔叫做呼图克图的蒙古人的领地，他是上述斡齐尔赛音汗的亲兄弟，他居于所有宗教界的和世俗的蒙古领主之上，极有势力。这位呼图克图受封于在蒙古境界以南游牧的达赖喇嘛……

在楚库河以及从南方注入楚库河的土喇河沿岸，上述的呼图克图修造了很多寺庙，院墙用石头砌成，里面居住着教徒"(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2，第 3 册，第 805—807 页)。

呼图克图同他的哥哥土谢图汗一样，奉行亲满政策，虽然他在推行这一政策方面较为灵活。1688 年，在他的倡议下喀尔喀向清朝臣服。1691 年多伦诺尔会议以后，清帝还为他保留着蒙古喇嘛教中的最高地位(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莫斯科，1967 年，第 194 页)。

59 使者尼·达·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由莫斯科被派往北京，是为了递交一封国书，通知清政府，俄国参加谈判的全权大使即将抵达边境(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 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 年，第 40—44 页)。

给使者下达书面训令的日期是 1685 年 12 月 11 日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1，第 231—264 页)。1685 年 12 月 20 日，他们从莫斯科启程，1686 年 8 月 1 日到达色楞格斯克，同年 10 月 31 日才到达北京(同上，第 8 本，第 1—16，75 页)。

这两名使者都是外务衙门中有经验的书吏。多年来直接参与了建立俄中外交联系的工作。1675—1678 年，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曾随同尼·加·斯帕法里到过中国(见《俄中关系》，第 I 卷，莫斯科，1969 年，第 336，346 页)。

尼·达·维纽科夫自 1671 年起在外务衙门供职。出使时是中级书吏。1672 年曾参加俄国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外务衙门及其职员事务全宗，1673 年，案卷 №6，第 152，156，341 页)。1686 年左右，尼·达·维纽科夫编写了《西伯利亚国新土地概述，何时与如何归于莫斯科国以及该地状况如何》(见阿·伊·安德烈耶夫的《西伯利亚史料学》，第 I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 年，第 69—70 页)。

伊·法沃罗夫最初是领地衙门书吏，1674 年起任外务衙门书吏。此外，他还是外务衙门的制图员之一。他在 1700 年的申请书中曾谈到此事："除衙门公务外，我还绘制各种图样"(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外务衙门及其职员事务全宗，1700 年，案卷 №2，第 1 页)。

60 俄国给蒙古呼图克图温都尔格根的书信上采用的日期是公元纪年(而没有采用俄国当时通行的创世纪年)。在俄国同东方各国来往的外交信件中，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同西欧各国往来才按公元注明日期)。费·阿·戈洛文给蒙古人的另外一些文件也采用这种历法注明日期(见本书第 370—371

页)。

61 有关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加集木尔河和泽连图伊河一带涅尔琴斯克附近山中有银矿矿藏的资料，是军政长官帕·舒利金于1669年从一名
【771】埃文基王公那里获得的。1673年进行试炼，1677年又由希腊探矿家再次试炼。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在伊·叶·弗拉索夫就任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后，勘探和开采银矿的工作突飞猛进。1683年6月间，一队哥萨克在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格·伊·隆沙科夫率领下，前往额尔古纳河采集大量矿石（一百普特，甚至更多）。1684年隆沙科夫返回后，曾将矿石样品送交西伯利亚衙门。

1688年涅尔琴斯克接到就地炼银的命令。1692年炼银工作曾暂时中断，直到1700年才恢复。涅尔琴斯克炼银厂于1705年开始修建（见П.Г.柳鲍米罗夫的《俄国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业史纲》，列宁格勒，1937年，第76页；A.K.特罗申的《十七世纪的探矿家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莫斯科，1963年，第29—40页；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355号卷轴，第99，157页）。

62 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3月7日收到这两份报告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51页背面，第352页背面）。

63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52—354页）。上面有杜马秘书官费·列·沙克洛维蒂的如下批注："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同上，第352页背面，第9本，第281页背面）。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同满人谈判的事务自1687年春起开始由瓦·瓦·戈利增委托的费·列·沙克洛维蒂直接领导。1687年春，瓦·瓦·戈利增出征克里米亚时，一切重大事务，都委托费·列·沙克洛维蒂监管（见C.M.索洛维约夫的《从远古时代起的俄国历史》，第VII卷，莫斯科，1962年，第391—392页）。

64 1680年，新扎萨克图汗成袞企图讨还这一时期内投向土谢图汗和其他喀尔喀封建主并在他们领地内游牧的部分乌卢斯牧民。1684年，扎萨克图汗请达赖喇嘛就此事作出裁决。达赖喇嘛、清帝和喀尔喀诸领主之间经过长时期的书信来往，决定在达赖喇嘛的代表噶尔丹西勒图和清帝的使臣阿尔尼的参与下，召开喀尔喀七旗代表大会。正文谈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使臣在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出席这次会议（见И.Я.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

1964年，第260—262页)。

65 费·阿·戈洛文给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51页)。外务衙门在上面作了批注："复制副本"(同上，第351页背面)。送给西伯利亚衙门的类似报告，莫斯科是在1687年3月6日收到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2册，第468—470页)。

66 指1686年3月24日关于将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调到使团任职的诏书。诏书副本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44页)。又有一封诏书重申了对谢·科尔尼茨基的任命(同上，第247页)。

67 嘉奖令于1686年6月8日由莫斯科送出(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1册，第265—266页)。

68 费·阿·戈洛文也将类似的报告送给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2册，第355—359页)，莫斯科于1687年3月6日收到(同上，第355页背面)。

69 萨·卢·拉古津斯基根据阿尔巴津保卫战参加者的讲述，后来对满军围困城堡时所采用的作战方式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攻城时利用的设备是一种近敌工事，高大的塔状物，其中填满一捆捆干树枝和泥土，塔的高度超过城墙，这样便可以从掩蔽物后面用枪炮向城堡守兵射击……。"

根据保卫战参加者的讲述，这种作战方式在攻打阿尔巴津时收效不大："阿尔巴津城防长官托尔布津阵亡后，在阿尔巴津被围期间，哥萨克头领别伊顿勇敢地挫败了清兵的计谋，他不断出击，使清兵无法建成他们的攻城设备，准备运到城墙附近的树枝垛在原地就被烧掉。而且树枝上还浇上焦油，以便尽快全部烧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МГАМИД手稿部，案卷№420，第57页；《俄罗斯通报》，1842年第2期，2月，第241页)。

70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55—357页)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3月7日收到的(同上，第355页背面)。上面有杜马秘书官费·列·沙克洛维蒂的如下批注："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同上，第285页背面)。

71 伊·布祖诺夫是阿尔巴津的一名老哥萨克。他曾积极参加守卫阿尔巴津城的战斗，在战斗中曾两次负伤，此外还参加了重建阿尔巴津城的工作。

1688年，根据西伯利亚衙门的决定和费·阿·戈洛文的命令，他被任命为哥萨克头目，薪俸十卢布(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61号卷轴，第1册，第180—182页背面，第190，193页)。

【772】 72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432—438页)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3月30日收到的(同上，第432页背面)。

73 斯帕法里(米列斯库)·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学者、政治活动家。出身于摩尔达维亚一个大贵族家族。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他曾在摩尔达维亚宫廷任要职，因参与1659年宫庭倾轧被迫出走。有一段时间在瓦拉几亚公宫廷和勃兰登堡选帝侯①门下作客卿，曾受被推翻的摩尔达维亚公格奥尔格·什捷凡的委托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进行外交活动，企图取得西方列强的支持而复辟。

1671年经耶路撒冷总主教多西费伊介绍，来俄国供职，任外务衙门翻译，列入莫斯科公职人员名册。1675—1678年率领俄国使团出使中国(见A.基杰利、B.索洛维约夫的《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载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所著《西伯利亚与中国》一书，基希涅夫，1960年)。

74 埃文基王公根特木尔同俄国建立联系是在1651年，当时他第一次向俄国行政当局纳实物贡。在一段时间内保留着双重的臣服关系。1667年，他同满人彻底决裂。多年来满人政府一直向俄国要求引渡根特木尔。1684年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受洗，取名彼得(见Ю.В.阿尔谢尼耶夫的《根特木尔王公的氏族》，莫斯科，1904年)。

75 中国外务衙门，即理藩院。理藩院起初只负责同蒙古有关的事务，管理从属于清帝国的蒙古居民。以后职权逐渐扩大。同俄国的外交事务也由它处理(见И.С.叶尔马钦科的《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期的国家机构》，载文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第157—158页)。

76 军事衙门，即清帝国的兵部。兵部在中国古已有之，从名称、机构到职权都为满人所沿用，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加以改组，称为陆军部。

77 伊·米·米洛瓦诺夫是十七世纪后半叶达斡尔地区最有名的军役人员之一，他外交才干出众。涅尔琴斯克当局曾多次派他同蒙古人和满人打交道，建立外交联系。

1670年，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曾派他前赴北京，答复满方代表在涅尔琴

① 德国有选举皇帝权的侯爵。——译者

斯克提出的要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Ⅰ卷,莫斯科,1969年,№134—138)。1675—1676年再度被派往北京,对俄方派出尼·加·斯帕法里一事照会满人政府(同上,№202,207,211)。

八十年代,他同一队军役人员对结雅河和西林穆迪河沿岸地区进行了调查测绘(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案卷№124)。同一时期他还参加了开发边区矿藏的工作。1684—1685年,他将所发现的矿石和颜料的样品送到莫斯科(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355号卷轴,第1册,第98页)。

78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保存在外务衙门案卷中,只有一部分,缺开头几页(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299—316页)。大概当时外务衙门也认为报告原件已散失。对此有一段附记可资证明:

"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的报告于6月6日收到。报告所谈的事已录于下面本抄本的开端〔即从尼·达·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处获悉的情况〕。报告原件已由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行军去朴烈奥勃拉任斯科耶村时带走,未曾送回。报捷使者科勃亚科夫从军中来时,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公爵在朴烈奥勃拉任斯科耶曾询问过这份报告,但在上层机关并未找到此件"(同上,案卷№2,第363页)。

79 米·阿赫里扬诺夫在涅尔琴斯克官署回答询问的纪录也保存了下来,比出使报告所引的详细得多。例如在谈到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时,他说:"他——米什卡在中国兵营中当俘虏时,时常挨饿,受尽折磨,夜里常被剥光衣衫,戴上手铐脚镣"(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16,第91—92页)。他在给费·阿·戈洛文的申请书中也说到了这些情况(同上,第89页)。1687年8月25日,根据戈洛文的命令,由于米·阿赫里扬诺夫"被俘期间受尽折磨,发给他四卢布赏金"(同上,第93页)。

80 在征讨南蒙古诸汗国时期,尤其是战胜他们(1636年)之后,满人曾 【773】
以某些蒙古封建主的队伍充实自己的军队。对满人最忠诚的是由科尔沁蒙古人编成的队伍,他们的翁古岱王公还在十六世纪末就同满族的统治家族结了亲。

81 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信件的抄件不仅送给了外务衙门,而

且还送给了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1册，第22—32页)。

82 阿·瓦·戈利增是瓦·瓦·戈利增的儿子，当瓦·瓦·戈利增离莫斯科参加第一次克里米亚远征时，他被派到外务衙门供职。他在政务方面缺乏经验，看来他依靠的不是外务衙门的秘书官们，而是索菲娅公主和瓦·瓦·戈利增信赖的火枪兵衙门首脑费·列·沙克洛维蒂。报告便直接交给费·列·沙克洛维蒂，后来同满方代表谈判的新"要旨"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的(见注释133)。

送给西伯利亚衙门的类似报告(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1册，第4—21页)莫斯科是在1687年6月6日收到的。(同上，第4页背面)。该衙门在这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注："注册入卷"(同上，第4页背面)。

83 费·阿·戈洛文给伊·叶·弗拉索夫的信件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1—8页)。

84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283—284页)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7月14日收到的(同上，第283页背面)。

85 1686年11月12日，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在北京收到以清帝名义写的给俄国政府的两封国书，一封是用蒙文写的，另一封是用拉丁文写的。蒙文国书的内容是通知俄国，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很快就可以离开北京，经达斡尔地区返国(国书译文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297页；该译文并已发表，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49页)。

在拉丁文国书中，满人列举了对俄国政府的要求，接着宣布解除对阿尔巴津的包围，等候俄国派大使前去(国书译文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285—296页，国书内容的梗概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48—49页；全文见本书第139—141页)。

86 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的出使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8)。出使报告的抄件也保存在该处(同上，第8本，第7—158页)。

87 费·阿·戈洛文这两份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96—399，400—408页)外务衙门都是在1687年7月18日收到的(同上，第396页背面，第400页)。

88 1666年色楞格斯克寨建成后，俄蒙在色楞格河流域的利害冲突更加尖锐。蒙古封建主们对后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大批加入俄国国籍一事表示不满。这时，蒙古台吉属下的那些布里亚特人开始转入俄国国籍(见E.M.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50页；«西伯利亚史»，第2卷，列宁格勒，1968年，第53页)。从这时起，"归还"布里亚特人的问题便成为俄国同喀尔喀诸王公之间外交关系上的主要问题。

89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他的弟弟西第什里派出的第一个使团于1671年抵达莫斯科，该使团曾提出同样要求。使臣们带来的书信中，除请求俄国派出使臣外，还要求将色楞格斯克迁往他处。同时，向带去复书的使者伊·佩尔菲利耶夫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675年，蒙古封建主又派出一个新使团到莫斯科。他们要求遣返据说是向蒙古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但是，俄国在所有复书中都拒绝了蒙古汗的要求。其中如，从莫斯科发出的一封复书指出，布里亚特人是自愿加入俄国国籍的，这样的人是永远也不能交出来的。因此，土谢图汗肯定他已得到遣返贡民的保证，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见H.П.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109—115页)。

1684年，土谢图汗又派新的使者前来色楞格斯克提出同样要求(见Ф.А.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50页)。

90 鞑靼支那即中国。详见注释103。

91 黑水河，这里指阿穆尔河。 【774】

92 达尼拉·阿尔申斯基是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因擅自建议满族博格德汗接受莫斯科沙皇的崇高统治，于1670年被免职(见注释93)。

93 1669—1670年，满方侦察人员化装成商人多次到涅尔琴斯克，他们带来满帝康熙写给军政长官的书信，对阿尔巴津哥萨克提出指责。为了对此事作出答复，阿尔申斯基派伊·米洛瓦诺夫率领几名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去清帝国京都。伊·米洛瓦诺夫使团在北京受到良好的接待。米洛瓦诺夫将满人政府的一封书信带回莫斯科，信中要求俄国人停止向阿穆尔河流域推进，并要求引渡根特木尔。

护送俄国使者到涅尔琴斯克的卜奎副都统孟格德后来还曾几次前来涅尔琴斯克，希望得到莫斯科的答复（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1969年，№135，137，138；П.Т.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68年①，第109页）。

94 大概是指尼·罗·切尔尼戈夫斯基。他是伊利姆斯克的军役人员，于1665年杀死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之后，带领一批哥萨克逃到阿穆尔河附近，重建了阿尔巴津寨。1672年，他得到政府的赦免，正式被任命为阿尔巴津总管。1675年，根据达斡尔地区居民的请求，他出兵到甘河一带，帮助被满人强行从阿穆尔河掳走的居民返回阿穆尔河（见《历史文献补编》，第VI卷，圣彼得堡，1857年，№133；С.В.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列宁格勒，1925年，第20页）。

95 指清政府的提出领土要求的同类书信。这些书信是1686年9月，即使节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抵北京前一个月从北京通过不同的途径发出的。先后间隔的时间很短。

第一封信是9月7日签发的，一式三份。第一份是用俄语写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90年，案卷№1，第37页），第二份是用蒙语写的，但用的是满语文字（同上，第43—45页），第三份是用拉丁文写的（同上，第53—54页）。这封信曾远涉三大洋。三个文本起先都交给了当时在北京的荷兰使臣，托他转交俄国政府。使臣把这些文本带到阿姆斯特丹，后来荷兰商人阿弗拉阿姆·古特曼的商船要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便通过古特曼将信带到俄国。据古特曼说，当时交给他的是一捆文件，用木板包装，"木板上贴着标签，用荷兰文写着：此件由商船自巴达维亚带来，送交莫斯科沙皇陛下收"（同上，第1—2页）。阿·古特曼的商船于1689年才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书信则由商人的儿子于1690年1月2日带到莫斯科，并送交外务衙门。

第二封信注明的日期是1686年9月12日，也是一式三份：一份是俄文本（同上，第36页）；一份是满文本（同上，第30—34页）；一份是拉丁文本（同上，第39—42页）。这封信由耶稣会士康·捷尔皮洛夫斯基经阿斯特拉罕带到莫斯科，时间是1690年3月18日。他曾作如下说明：

"此件由东印度葡属首府果阿耶稣会士菲利普·科雷齐乌什处带至波斯伊斯帕甘②城交耶稣会士卡罗利·马乌里季，卡罗利又从波斯将此件带至阿

① 应为1958年。——译者

② 伊斯法罕（Исфахан）的旧称。——译者

斯特拉罕交康德拉季幷嘱托他带至莫斯科"(同上,第17页)。

外务衙门翻译尼·加·斯帕法里和帕·伊·库利文斯基将上述两封书信的拉丁文本译成俄文后,发现它们的内容相同,基本精神同1685年秋送到莫斯科的书信也相符(同上,第9本,第872页背面—878页)。

所以,两封信送到莫斯科时,已经是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了(同上;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44页;A.柳比莫夫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中的某些满方文件》,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XXI卷,1912年,第II—III分册,第65—94页)。

96 1673—1675年①的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在北京交出明、清两朝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要求译出(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1969年,第401页)。

97 1682年9月,满方侦察人员副都统郎坦和公彭春以捕鹿为名,前来阿穆尔河沿岸俄属地区,实际是侦察地形和察看俄国设防情况(见Г.В.麦利霍夫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载文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第121—122页)。

98 1681年夏,脑溫地方官员孟格德以追缉从卜奎跑出的四名逃犯为名率领满军进抵阿尔巴津城下(见П.Т.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118页)。

99 指阿尔巴津总管、军政长官伊·谢·沃洛什尼科夫和阿·拉·托尔布津。

100 指1685年夏满军占领阿尔巴津。 【775】

101 指使节尼·达·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从莫斯科带去的书信。

其中有一封信是1685年12月10日签署的,直接交给清帝收。信中先简要地叙述了俄中关系的历史,然后提到俄国大使即将动身前往边境地区,以便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此外,信中还通知北京朝廷,彼得和伊凡登极为俄国沙皇(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1,第201—202页。该书信的复述,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4—42页)。

同时,还有一封以外务衙门首脑瓦·瓦·戈利增的名义写给脑溫长官的

① 应为1675—1678年。——译者

信，信中谈到了当前的外交关系，并呼吁就此停止对俄国边境地区的进犯（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23—230页）。

102 1685年12月10日发出的书信确实曾提到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情况。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字说该使臣行为"乖张"、"粗鄙"，而只是复述了他递送的书信的内容。此外，信中对使团的失败作了如下的叙述："我们——大沙皇的上述这名使臣回到我们的皇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身边后，奏报说，博格德汗殿下不愿按照我们——大沙皇的称号写信交他带回，也不愿派遣自己的使臣前来"（同上，第207—208页）。

103 支那帝国即中国。支那帝国这个名称来源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支那"（"摩诃支那"）。葡萄牙语的写法为"China"，西欧各种语言也就都用它来表示中国。欧洲人早在公元一世纪就知道了"支那"民族（托勒玫叫作Sinai）。这一民族居住的地方是埃里费列伊斯科耶海（印度洋）上航行的终极点。印度名称"支那"源出于秦朝（公元前247—前207年）的名称，印度同中国的交往关系大概是在秦朝时建立的（见B.B.巴尔托利德的《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版，列宁格勒，1925年，第48—50页）。

104 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18—428页）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9月1日收到的（同上，第418页背面）。

105 大斋期的第六周在1687年是4月14日到3月18日①。

106 复活节周礼拜四在1687年是3月31日。

107 大斋期第六周的礼拜五在1687年是3月18日。

108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09—417页）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9月1日同前一份报告（见注释104）同时收到的。

109 安齐弗尔·康德拉季耶夫是阿尔巴津哥萨克，原是猎手，后到哥萨克部队服役。1672至1688年任十人长。参加过抵御满军的阿尔巴津保卫战。正如他本人所说："阿尔巴津被围期间，在城内历尽艰难困苦。在出击和进攻博格德汗敌军时，曾不惜牺牲生命"（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24，第13页）。他因在阿尔巴津服役有功，根

① 原文如此。——译者

据费·阿·戈洛文的命令，于1689年5月7日被提升为五十人长（同上，第15页）。

110 复活节周是复活节后的第一周，在1687年是3月27日到4月2日。

111 复活节后第四周，在1687年是4月17日到23日。

112 罗吉奥诺夫之子伊凡·卡恰诺夫是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年俸二十卢布（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61号卷轴，第1册，第54页）。军政长官阿·彼·戈洛文派伊·罗·卡恰诺夫从托博尔斯克前去追赶费·阿·戈洛文的部队，他于1687年1月31日赶上（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16，第107—109页）。这次受军政长官差遣是事先专门商定的。托博尔斯克有一批军役人员编入护送大使的部队，他便是其中之一。

在托博尔斯克上层军役人员中，有许多善于同相邻各民族打交道的专门人材。他们常常以信使或使者的身分从托博尔斯克到相邻民族那里去。这就是费·阿·戈洛文力求把更多的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纳入使团编制的原因。

113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和贵族、翻译、书吏的申请书都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报告见第468页，申请书见第469页）。报告和申请书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9月1日收到的（同上，第468页背面）。

114 阿列克谢·西多罗维奇·西尼亚文是使团贵族。1687年1月27日，根据费·阿·戈洛文的命令，他被任命为伊尔库次克长官助理（中央国家 【776】
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96，第21—24页）。

115 阿·伊·别伊顿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23—32页）是1687年5月12日发出的。出使报告转引这份报告时，对其内容作了大量删节。如，报告中转述了阿·伊·别伊顿派到满营去的哥萨克同满军将领的谈话，这些谈话被删去。当时，满军将领阐述了阿尔巴津事件，从第一次包围阿尔巴津谈起。对1687年的事件谈得尤为详细：

“你方新招募的哥萨克，据守围城不撤回涅尔琴斯克，并说要为君主和圣母院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没有命令决不后退。

我们——大贵族已将你们的言语奏明皇上。随后，我国皇上从京城派急使前来传旨，命令我们——大贵族和我大军比以前更猛烈地围攻阿尔巴

津……我们之间便酣战流血。我们曾多次往城里给你们投掷文告。但，你们对我军攻打丝毫不畏惧，对劝降文告也无动于衷。我们终未能攻克你方城堡。”

接着，他们谈到了皇帝的另一谕旨：“于阿穆尔河对岸修筑一座牢固的城堡和各种工事，使你们这些哥萨克饥渴难忍，赤足露体，体衰力竭”（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25—26页）。

116 别伊顿在他的报告中提到曾到过阿尔巴津城下的满军将领彭春等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叫大贵族彭春①，他下面是大贵族卡梁巴库萨钦科因巴②，新从大清帝国国内来的侍臣南奇③。”（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30页）。

117 阿·别伊顿的报告在讲到哥萨克大量阵亡和病死的情况时，提到了阿尔巴津的生活细节，在转述这份报告时，这些细节描写被删去：“在未经你验看，未举行安魂祈祷前，把死者安放在城内冬营地面上。目前，我和哥萨克们生活在恶臭的横尸之中，大人，沒有你的恩准，沒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敢下葬，免得陷入罪孽。大人，现在即使你允许安葬，也已无人筹划此事，毫无办法做到”（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28页）。

118 阿尔巴津斯帕斯基修道院建于1671年，相传是随尼·切尔尼戈夫斯基的部队一起前来阿穆尔河的伊利姆斯克神甫格尔莫根修建的。这座修道院不大，只有四名修道士。以修道院为中心很快便形成一个农村——修道院村。这里的农民耕种修道院的土地。属修道院所有的还有两座磨坊（见П.А.罗文斯基的《安加拉河和勒拿河纪行》，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1871年，10月号，第11页；В.И.奥戈罗德尼科夫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沿岸当地人和俄罗斯人农业的形成》，载《国立远东大学论文集》，第III集，№4，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年，第59页；В.И.顺科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莫斯科，1956年，第219页）。修道院的建筑遗迹仍保留至今（见Г.С.诺维科夫-达乌尔斯基的《十七世纪阿穆尔地区的古代文物》，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学会论丛》，第2卷，1953年，第49页）。

119 阿尔巴津的七十名“困守人员”——新老哥萨克、耕农和猎手的申请书原件是由他们推举的榴弹兵Я.苏杰依金和哥萨克十人长М.瓦赫鲁舍

① 原文为 Чанчю。——译者

② 音译，原文为 Калямба Кусачин Коемба。——译者

③ 音译，原文为 Нанчи，根据本书人名索引，Нанчи 仍然是彭春。——译者

夫、米·乌沙罗夫、安·康德拉季耶夫署名的。费·阿·戈洛文将这份申请书附在报告后面送给了西伯利亚衙门，至今仍保存在西伯利亚衙门全宗中(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79—80页)。

他们在申请书中列举了他们的勤务，如：修建城堡，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贡，保护国库，抗击满军的进攻，承担堡寨被包围期间的一切重担，还说到他们没有受满军将领的"诱惑"，没有向他们献城投降。在申请书的结尾他们写道："现在我们——你们的臣仆贫穷困苦，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危在旦夕。"因此，要求赈济(同上，第80页)。

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做出决定，"为守卫围城阿尔巴津有功"，发给六十六人每人五卢布（由莫斯科派出的榴弹兵和枪闩匠已由戈洛文处领取，除外)"由叶尼塞斯克的收入中支出"(同上，第81页)。有关此事，曾于1687年10月发出相应的公函，下达费·阿·戈洛文和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同上，第83—86，87—91，93页)。

120 科·法利科夫斯基和马·科列斯尼科夫除将这些报告送交外务衙门外，还将完全相同的报告送交西伯利亚衙门。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还有有关其他问题的报告，如说明阿尔巴津军役人员申请书的签呈（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78页)，关于粮食储备的报告(同上，第197—198页)，关于毛皮损耗情况的报告(同上，第45页)等。这些报告西伯利亚衙门是在1687年10月18日收到的（同上，第78页背【777】面)，外务衙门是在1687年10月19日收到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39页背面，第457页背面)。

121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57—467页)。杜马秘书官叶·乌克拉英采夫在外务衙门接读这份报告后，在上面作了如下批注："196年10月19日陛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同上，第457页背面；第9本，第390页)。

西伯利亚衙门收到了类似的报告（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68，70—77页)，并就此问题从案卷中作了摘录，于10月24日提交政府。

根据摘录随即作了有关决定：如果费·阿·戈洛文抵达达斡尔地区之前，满军已撤离阿尔巴津寨，"他没有谈判的对手，军队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对

象……他——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应在阿尔巴津修筑一座便于防守的坚固土城，附设各种一切应有的工事，怎样合适，可自行定夺，要把土城修得坚实牢靠，利于防守。土城修好并以各项工事加固其防务后，将目前在他部队服役的西伯利亚各城军人全部留在城中，充实当地居民的力量。应在城内为他们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各种物资，不使他们感到缺乏。此外，还应留下足够数量的各种军需品，今后有敌军来犯，可确保城内官兵的安全。而御前大臣、军事长官本人则应返回莫斯科……"(同上，第133—134页)。

这一决定于10月29日由西伯利亚衙门以公函通知费·阿·戈洛文(同上，第135—137页)。

122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39—443页)；西伯利亚衙门的一份类似报告也保存在该处，见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55，56，66页。

在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上有秘书官瓦·鲍比宁的如下批注："196年10月19日。遵照陛下谕旨，发送公文将此件内容知照西伯利亚衙门，谕令西伯利亚衙门草拟有关此事的谕旨"(同上，第439页)。

公文是1687年10月29日发出的(同上，第444—449页；第9本，第363页)。其中除转达报告内容外，还讲到了沙皇的命令："当地军政长官对提供差马役夫一事漠不关心，贻误工作……着西伯利亚衙门草拟谕旨"(同上，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44—449页)。

123 对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类似报告进行审理后，沙皇于10月19日谕令："鉴于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拒绝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提供差马，着将其投入伊利姆斯克监狱禁闭两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69页)。

124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641—643页。此外，类似的报告也送给了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182，189页)，西伯利亚衙门是在1687年12月17日收到的(同上，第182页背面)。西伯利亚衙门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注："注册入卷"(同上)。

125 除费·阿·戈洛文的这份报告外，伊·叶·弗拉索夫也写了一份

类似的报告给西伯利亚衙门。弗拉索夫的报告由费·阿·戈洛文加上签呈后转送。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和费·阿·戈洛文的签呈，西伯利亚衙门是在1687年12月18日收到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209，210—216页)。

126 阿·别伊顿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37—40页)是1687年6月13日从阿尔巴津发出的。

127 除出使报告中援引的外，阿·别伊顿的报告中还有满军将领说的另一些话：

"他们说：又有大量人马到你们这里，聚集在阿尔巴津，不知为何？莫非又想同我们厮杀一场？"(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39；第32页)。

128 枢密衙门(1654—1676年)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私人办公厅。枢密衙门负责监督中央、地方行政机关和军队长官的活动，管理内廷事务，以及处理沙皇本人感兴趣的其它种种问题，其中包括管理冶金工厂和勘探矿藏等(见И.Я.古尔梁德的《大君主的枢密衙门》，雅罗斯拉夫尔，1902年，第199—202页)。

129 蒙古奇河附近银矿和锡矿的样品是Г. 隆沙科夫于1684年取得的，由盔甲匠К.诺沃戈罗德采夫、银匠К.乌利扬诺夫和铁匠Л.谢苗诺夫在【778】涅尔琴斯克冶炼(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28，第17—18页)。

130 西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舍斯塔科夫于同年10月偕同蒙古使臣返回伊尔库次克。当月同使臣们在伊尔库次克举行谈判。俄方领导谈判的是伊尔库次克长官助理阿·西·西尼亚文(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案卷№96，第23—26页)。

131 普特根，指的大概是将领彭春，满洲正红旗人。

1682年，他奉派到阿穆尔地区进行侦察。1683年率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携带火器支援萨布素。1685年，萨布素和彭春统率满军进抵阿尔巴津(见《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阿瑟·W·亨梅尔编，华盛顿，1948年，第2卷，第621页)。彭春也参加了对阿尔巴津的第二次围攻。自1690年起，他参加了征伐噶尔丹的战争。1699年，因病被迫返回，死于1701年。

132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曾作为B.帕尔申的《后贝加尔边区之行》一书的附录发表(莫斯科，1844年，第2册，附录№26，

第184—192页)。

133 在复制诏书时,外务衙门在复制本中作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附记:

"杜马秘书官费奥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沙克洛维蒂将誊清后的陛下诏书上呈,并说陛下谕令将此件连同要旨一并下达。但是,国家外务衙门并未拟定任何要旨。要旨和诏书于6月14日下达。送出的要旨的内容,国家外务衙门并不知道"(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9本,第313—313页背面)。

因此,以叶·伊·乌克拉英采夫为首的外务衙门法官团全体成员对政府作出的可以放弃阿尔巴津的决定并不知情。

134 索菲娅公主周围的亲信作出牺牲阿尔巴津和阿穆尔河沿岸大片俄国领土的决定是出自外交和内政方面的考虑。

135 Н.П.沙斯季娜认为,这里是十七世纪俄国翻译把成吉思汗的名字误译成了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名字(见Н.П.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125页)。

136 指1676年派到土谢图汗处的军役贵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列夫斯基)和书吏加弗里拉·舍舒科夫的使团。当时蒙古封建主仰仗清朝,以极其强硬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要求(见E.M.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72页)。

137 大概是指内蒙古的各蒙古氏族。正如某些作者指出的那样,以戈壁沙漠为界将蒙古划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是明末清初的事。所以,曾有过"漠北外蒙古"(沙漠以北的外蒙古)和"漠南内蒙古"(沙漠以南的内蒙古)之称(见谭惕吾的《内蒙之今昔》,上海,1935年,第17页,中文版)。"内"与"外"蒙古的叫法,纯属地理上的划分,就其内涵而言,和"南"与"北"蒙古的概念是相同的。南蒙古各汗国早在满人征服中国之前的1625—1636年就已向满人降服。

138 这里看来是指蒙古车臣汗部,在十七世纪俄国文献中,把车臣汗叫作库根或格根汗①。

费·阿·戈洛文在给瓦·瓦·戈利增的信中是这样说明他的游牧区的疆界的:"……他的游牧区在大达赉湖②和鄂嫩河附近的东南一带。目前,他的属下有许多蒙族台吉和各种异族人……上面提到的汗名叫格根,他的游牧

① 原文为 Кукан,или Каган-хан。——译者

② 即呼伦池。——译者

区同中国蒙古人的地区接壤”（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册，第801页）。

E.M.扎尔金德错误地将俄国文献中提到的库根汗①同土谢图汗混为一谈（见E.M.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50页）。

139 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②是喀尔喀的封建主，是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乌尔嘎的呼图克图的兄弟（见A.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罕”》，圣彼得堡，1883年，第185页）。

140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263—265页）。

外务衙门叶·伊·乌克拉英采夫在这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注：

“196年1月27日。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779】（同上，第663页背面）。

单独有一份报告送交西伯利亚衙门，并附有粮食清单（同上，1685年，案卷№2，第2册，第249—252页）。此外，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还有几份报告，如，关于招募军役人员和筹划平底船运送他们的报告（同上，第291—292页），关于埃文基人投到别处去游牧的报告（同上，第299—300页），以及其他报告（同上，第295、297页）。

141 费·阿·戈洛文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原件（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301—304页）莫斯科是在1688年1月23日收到的（同上，第301页背面；第9册，第521页背面）。

142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666—679页）。外务衙门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注，由于保管不善，已不易辨认：“196年1月25日。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并已在前厅向大贵族宣读。陛下谕令向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发〔出〕诏〔书〕：因他如此勤恳……知道……嘉奖。并〔望〕……今后继续遵照〔我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给〔你的〕……训令和要旨执行皇家的〔外交使命〕”（同上，第666页背面—667页背面）。批注已严重缺损，部分文字根据在这之后于1688年1月29日向费·阿·戈洛文发出的公文复原（同上，第

① 原文为 Куган-хан。——译者

② 原文为 Шидиширн Багадур-хунтайджи。——译者

680—686页；第9本，第536页）。

类似的报告费·阿·戈洛文也曾送交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588号卷轴，第231—245页）。西伯利亚衙门在这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注："注册入卷"（同上，第231页背面）。

西伯利亚衙门审阅了格·穆尔津送交的全部报告之后，于1688年1月28日发给费·阿·戈洛文一份公文，召他回莫斯科（同上，第246—248页）。

143 呼玛尔寨位于阿穆尔河的右岸，呼玛尔河流入阿穆尔河的入口处，是叶·帕·哈巴罗夫的部队在1652年兴建的。1658年，奥努弗里·斯捷帕诺夫的一支小部队，曾在这里英勇地抗击满军的进犯。后来，奥·斯捷帕诺夫的部队想沿松花江逆流而上，被满军消灭，于是，这个堡寨便被弃置（见C.B.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列宁格勒，1925年，第53—61页；П.И.卡巴诺夫的《阿穆尔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1959年，第12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1969年，№80）。

144 这里指满方的设防据点瑷珲，它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满人向阿穆尔河流域纵深推进的终极点。最初，这里没有固定的驻防军。中国史料《盛京通志》对瑷珲的情况有如下的描述："瑷珲位于宁古塔以北，边界以外。23年（1684年），谕令在该地筑城。设将军和副都统镇守。此地距边界一千余里。修建驿路事宜尚未拟定。皇上也未降旨详细查明该边陲地区的山脉、河流和居民点。要进一步记述，尚有待将来"（转引自Г.В.麦利霍夫的《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载《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第117页）①。

145 第一座造炮工厂是在耶稣会士南怀仁领导下在北京建成的（详见注释227）。

146 杰米扬·伊凡诺维奇·姆诺戈格列什内是1648—1654年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积极参加者。1668年到1672年是左岸乌克兰地区的盖特曼。

1672年，受到乌克兰哥萨克上层人物的控告，说他叛变，因而被免职，并被召到莫斯科。经审讯后，同眷属一起从莫斯科流放到西伯利亚（见《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基辅，1953年，第302，306页）。

起初关押在伊尔库次克监狱。根据盖特曼萨莫伊洛维奇的要求，1684年流放到色楞格斯克，在这里他的生活条件大为恶化。当地军政长官接到命令，

① 这段文字译自俄文，未核对中文原著。——译者

"给他钉上镣铐下狱，严加看管，不得让他离开监狱到任何地方去"（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33，第43页，案卷№67）。

1687年姆诺戈格列什内的政敌萨莫伊洛维奇被免除盖特曼职务后，他和他家属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变。根据费·阿·戈洛文的命令，他获释出狱，受封为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见И.谢利斯基的《名人流放东西伯利亚记》，载《俄罗斯言论》，1861年，第1期，第7页；C.B.马克西莫夫的《西伯利亚与苦役》，载他的《文集》，第III册，圣彼得堡，1896年，第132页）。

姆诺戈格列什内本人在他的申请书中写道，当时他的薪饷是十八卢布，粮食是饷金的一倍。任职初期，他被列为费·阿·戈洛文手下的使团贵族，在同蒙古诸台吉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780】亚衙门全宗，第1061号卷轴，第1册，第192，195—196页；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26，第70页；H.H.奥格洛勃林的《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在西伯利亚供职的情况》，载《涅斯托尔学会文集》，第VI卷，第156页）。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他向费·阿·戈洛文呈交了一份申请书，说："现在他已年老，而且因为受过伤而多病"，所以请求对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彼得和雅科夫开恩，"鉴于他忠心效力和受过伤，允许他带领孩子们离开色楞格斯克到米粮产地去"（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252页）。根据他的申请，曾决定将他从色楞格斯克调到托木斯克。但是，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给戈洛文写报告说，"因为极端贫困和路途遥远，他实在无法到托木斯克去"。因此，1690年戈洛文撤消了派他到托木斯克去的决定，而把他从色楞格斯克调"到米粮产地伊尔库次克"。当时，他并未退职，而是列名在伊尔库次克任职，薪俸照旧（同上，第253—254页）。

1690到1691年他担任色楞格斯克寨总管的职务，后因被指控舞弊而免职（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63，第32，34页；案卷№121，第9页；目录2，案卷№162，第1页）。

1696年，他已是风烛残年，落发为僧。

他的两个儿子彼得和雅科夫作为军役贵族继续在西伯利亚供职。他的孙子米哈伊尔于1707年受封为贵族（见H.H.奥格洛勃林的《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在西伯利亚供职的情况》，载《涅斯托尔学会文集》，第VI卷，第156页）。

147 塔邦古特乌卢斯在十七世纪后半叶时分布在色楞格河右岸，希洛

克河和楚库河下游一带（这里的岸从色楞格河口算起）。塔邦古特人是信奉多神教的一群蒙古居民。按照C.A.托卡列夫的意见，这个集体的形成是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它不是人种上的结合，而是政治上的结合。托卡列夫认为，塔邦古特这个名称是从图尔图卡伊塔邦的名字来的，当时后贝加尔的部分布里亚特居民就受他的统治。看来，塔邦古特人中间有一个蒙古人阶层，主要由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组成（见C.A.托卡列夫的《十七世纪布里亚特部落的分迁》，载《布里亚特蒙古国家科学研究所学报》，第1集，乌兰乌德，1939年，第126—128页；Б.О.多尔基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分迁》，载《苏联民族志》，1952年，第3期，第88页）。

1691年，塔邦古特人迁到蒙古去游牧，但是，1692年相当大部分又在奥金宰桑的带领下返回俄国领地（见Б.О.多尔基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族人民氏族和部落的成分》，莫斯科，1960年，第321页）。

费·阿·戈洛文在给瓦·瓦·戈利增的信中谈到了塔邦古特人的一些情况：

“色楞格斯克附近有五个蒙古塔邦古特台吉的乌卢斯，他们历来的游牧地在乌丁斯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之间大、小希洛克河一带和捷姆普柳伊河沿岸……。这些塔邦古特台吉都受蒙古车布登台吉管辖”（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册，第799页）。

148 按照当时的旧计时法，夜晚6时，相当于现代计时法的21时35分。

149 伊凡·波尔申尼科夫自1648年起为托木斯克军役人员。1655年奉调到达斡尔地区，编入阿·费·帕什科夫的部队。曾参加鄂嫩河和其他河流的勘察队，并参加涅尔琴斯克、伊尔金斯克和捷连姆宾斯克等寨的修建工作。1664年受封为军役贵族，年俸十二卢布。1667年调到叶尼塞斯克供职。1668年，被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派到新建成的色楞格斯克任衙门官员，管理色楞格斯克城郊官田。他做了大量的建筑工作：六十年代末改善了城防设施，1684年新修了城墙，代替残缺的旧城墙，1678年在乌达河建立一座堡寨等。

1686年，他同路过色楞格斯克的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发生争吵，他拒绝向他们提供向导（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8本，第15—15页背面；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43号卷轴，第12—37页）。

后来，他积极参加费·阿·戈洛文使团的活动，戈洛文曾多次派他到蒙古台吉那里办理外交事务。

1698 年被派到巴尔古津寨任衙门官员，他加固了该寨周围的安加拉寨及其他小寨。

1691 年，提升为叶尼塞斯克哥萨克步兵头领，薪饷十五卢布，粮食十俄石黑麦和十五俄石燕麦（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45 号卷轴，第 1—36 页）。

150　经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副署的训令原件由伊·波尔申尼科夫于 1691 年 3 月转呈西伯利亚衙门，一并呈交的还有证明他忠于职守、成绩卓著的其他文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45 号卷轴，第 43—61 页）。

151　额尔罕珲台吉是从属于土谢图汗的一个珲台吉（见Н.П.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第 156 页）。

11 月 19 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使团贵族、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边境城市，去会见中国汗的近臣。派他给边境城市长官送去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frac{324}{330}$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亚洲各大疆土国君、至高无上的独裁君主、博格德的和中国的博格德汗近臣致以友好的祝愿。

$\frac{324}{330}$页背面

去年，7194 年，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曾收到经圣明沙皇陛下所属西伯利亚[1]军政长官转呈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一封。内称，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派遣军队长官领兵讨伐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其原因似乎是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曾对博格德汗殿下的众多边境居民加以凌辱和迫害；希望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查明纠纷，不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加以平息。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军队长官彭亨[2]等亦已将此事函告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根据信函的译文和近臣的奏报已知悉此事。圣明沙皇陛下表示愿意这样做，并已

$\frac{325}{331}$页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② 原文为 Пунгени。本书附录的人名索引认为可能就是彭春。——译者

派亲信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给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送去至亲至善的友好国书，同意按照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建议，依照历来的传统和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的纷
325/331页背面 争，已谕令派遣使臣参加会谈，委以处理上述事务的全权，以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凡有罪的臣民皆严加惩处。为此，我们——全权大使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的派遣前来这里，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为了举行上述谈判，平息两国纠纷，永保安宁，现已到达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城市，恭候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尽快前来参加会谈。

今派我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携带此友好信函前去面见贵大臣，请告知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何时到达边境并按外交惯例同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进行谈判，以平息
326/332页 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致圣明沙皇陛下书中所提及的边界纠纷，
【212】此事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军队长官彭亨等也已知悉，因为他们——军队长官彭亨等奉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谕旨曾致书我圣明沙皇陛下国家驻涅尔琴斯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表示希望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平息纠纷。所派我使团贵族，如承蒙接待并就上述各项赐赠答书，请即为其提供充分粮秣、差马，以礼送回。

326/332页背面 7196年11月19日于旅次。

同样内容的信件，也派斯捷潘送往中国边城长官处。

随同斯捷潘一起派去送信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百人长雅库什卡·雅基莫夫，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三十名担任护卫的军役人员，还有根据谕令遣返回中国的一名中国俘虏戈维杰卡[152]。此外，他们还带去为完成皇家使命供应酬分赠用的礼品，这些礼品是从大使由莫斯科带来的皇家财物中拨出的，计有貂皮、银

鼠皮和水獭皮，价值共五十六卢布，每件单独的价值，已记入支出账中。 327/333页

在给斯捷潘的训令中写道：

他应由色楞格斯克寨启程，尽快前往乌卢斯去见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在途中应切实探明各种情况，并防止遭到盗贼的袭击。

抵达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所在的蒙古乌卢斯之后，派适当人员去见格根呼图克图，令派出的人员前去通报：他受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派遣，前往中国边城见长官和见汗的近臣，递送信件，请呼图克图或斡齐尔赛音汗象呼图克图给全权大使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给他提供差马和向导，下令立即放行。 327/333页背面

如果他抵达蒙古乌卢斯后，在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处有人问起，为何全权大使派他去见中国边城长官，是否带有书信，他应回答说，全权大使派他去见中国边城长官递送信件，通知他们，全权大使前来边境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出的使臣举行谈判，以平息纠纷。现在，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已经抵达达斡尔地区，等候博格德汗殿下派遣使臣前来边境地区参加会谈。希望格根呼图克图象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给全权大使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给他提供足够的差马和粮秣，派出向导，立即放他前往中国边城，并同时派出自己的使者。 328/334页

如果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托词不放他通过蒙古乌卢斯前往中国边城，说他们派使者送给全权大使的信，以及使者向全权大使当面都谈了许多事情，是否让他——斯捷潘给他们带来了答复和回信，他应回答说，全权大使派他前往中国边城，通知他们使团即将前来边境地区。他奉派取道蒙古乌卢斯前往，是根据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是符合他们的请求的；希望呼图克 328/334页背面 【213】

图和斡齐尔赛音汗下令立即放他通过乌卢斯前往中国边城，并提供向导，使他能安全到达中国边城。至于呼图克图信中提到，并命使者当面奉告全权大使的各项事务，全权大使将派专使前来呼图克图处商谈，并将带来书信。而全权大使交给他——斯捷潘的只是一份通行文书。

329/335页

如果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和呼图克图为他派出向导，放他过境，他应探明近道，急速前往中国边城。

行抵中国边城后，应派适当人员去该地长官处通报：他——斯捷潘奉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的派遣来见中国边城长官，递送信件，请长官下令放他入城，给他安排适当住处并供应粮秣。长官下令放他入城并给他安排住处后，他应立即派人去见长官，请长官下令，命他携带大使的书信进见。

329/335页背面

当长官下令让他——斯捷潘携带书信进见后，他应在进见时说：

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他来见中国边城长官，递送友好书信，并通知他们，使团前来同他们国君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出的使臣举行谈判，平息纠纷。为举行谈判、平息纠纷，全权大使现已抵达达斡尔地区，恭候博格德汗殿下派出的使臣前来边境地区参加会谈。希望长官将此事奏报博格德汗殿下，请博格德汗殿下派遣近臣为使臣，尽快来边境地区谈判，平息纠纷，并谕令将此事通知全权大使，同时并请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同圣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商定使臣会谈的地点以及双方的对等人数问题。

330/336页

在他开始谈话时，他应坚持要求这名长官脱帽起立。

330/336页背面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推托说，没有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他们——长官不敢接受书信，或者收下全权大使派斯捷潘送去的书信后，不准备向博格德汗殿下奏报，或者要他——斯捷潘将全权大

使的书信送往北京，则他应要求长官立即将此事向中国奏报，并说明全权大使沒有命令他——斯捷潘前往中国，只是命令他到中国边城，并在这里将全权大使派他递送的信件交给长官。命令他对 $\frac{331}{337}$页 这些长官说，去年，193 年，圣明沙皇陛下曾收到博格德汗殿下的【214】国书，内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境居民，尤其是阿尔巴津寨居民，似乎曾对博格德汗殿下的众多* 边境臣民加以凌辱和迫害，希望圣明沙皇陛下查明纠纷，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加以平息。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来书，圣明沙皇陛下派出全权大使，现已抵达达斡尔地区，恭候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参加会谈，平息边境 $\frac{331}{337}$页背面 居民之间的纠纷。关于此事，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通过圣明沙皇陛下派往中国递送至亲至善国书的亲信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也已知悉。希望长官将所有这些情况尽快奏报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并就上述各项尽快作出答复，交付给他回书，提供差马、向导，立即放他返回全权大使处。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或者根据中国 $\frac{332}{339}$①页 来人传达的谕令要他前往中国，则他应千方百计坚决推辞，并应根据前面所述加以说明：他并未受命前往中国，正如本训令中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在从边城长官处获得全部眞实消息、收到回书之后，即应火速返回全权大使处。

如果中国长官或者其他官员向他打听有关使团的行动等各种情况，他应回答说，除了派他到中国边城给长官送信并在取得回信 $\frac{332}{339}$页背面 后火速返回全权大使处之外，全权大使并未命令他讲任何事情。

如果他在中国边城逗留期间，长官同他谈到会谈地点以及会谈时大使所带军队人数，他应提出使臣会谈时对等人数为五百名，

---

* 原文中 многие(众多)误写为 многую。

① 页码有误，原文如此。——译者

使双方都不吃亏，而圣明沙皇陛下使臣和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前来参加使臣谈判或是离开会址均应按照外交惯例行事，并确保安全。

333/340页 由斯捷潘送往中国边城的中国俘虏戈维杰卡，斯捷潘应在向中国边城长官递交书信时，移交给他们，并说明这名俘虏是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送交中国长官的，大使吩咐将这名俘虏交还长官以表示愿意通过未来的使臣谈判求得永世和好。希望长官将这名俘虏送回中国并将此事上报。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向斯捷潘问起，随同大使前来达斡尔地区
333/340页背面 的是什么样的皇家部队，斯捷潘应回答说，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前来中国边境是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平息纠纷，永保安宁。
【215】全权大使带领部队，是为了护卫使团要员，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这是莫斯科国和邻近各邦大使出行时的惯例。

斯捷潘在中国边城逗留期间以及途经蒙古乌卢斯时，都应切实探明有关中国动向的各种消息——他们的使团有何打算，是希
334/341页 望和平还是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目前中国军队是否又在备战，蒙古汗是否又在集会，在此之前，中国为何派人去蒙古，他们同呼图克图以及其他蒙古领主举行会谈有何打算，做出了什么决定——必须千方百计探听有关种种情况，即使要付出代价，也务必探明实情。为进行这些工作需要有所馈赠时，则可视情报价值而定，不要白白浪费礼品。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要派人上奏博格德汗殿下，而把斯捷潘留在那里，斯捷潘应要求不等博格德汗殿下下达谕旨就放他回来，因
334/341页背面 为全权大使即将另派人去见他们——博格德汗殿下的长官，或者请他们派专使来见全权大使。

斯捷潘在中国边城和蒙古乌卢斯探听到的消息以及边城长官对书信的答复和他们谈话的内容，都应写入出使报告。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根据中国边城长官的上书下旨，要斯捷潘

到中国国内去，则他在到达后，应将一封供适当时机交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亲启的书信交给近臣。

他——斯捷潘遵照陛下的谕旨和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向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说了些什么，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是怎样答复他的，关于规定会谈地点和博格德汗殿下派出使臣，他们说了些什么，派出什么职务的官员，具体是谁来同全权大使会谈，在什么地方，送走斯捷潘后多久才能从国内派出人来，人数是否很多，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途经哪些城市，还有，斯捷潘从中国边城到中国内地的途中，在中国内地逗留期间和从中国内地返回的途中，都应象给他的训令中所写明的那样，千方百计地探听各种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应写入出使报告。然后尽快探明较为安全的近路，返回全权大使处，沿途不得耽搁。出使报告应由个人具名，面呈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frac{335}{342}$页 $\frac{335}{342}$页背面

派托博尔人、罗吉奥之子伊凡·卡恰诺夫前往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送信，并派叶尼塞斯克五十人长米什卡·吉洪诺夫和七名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随同前往。

派伊凡送给蒙古呼图克图的书信中写道：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蒙古格根呼图克图致以友好的祝愿。 $\frac{336}{343}$页【216】

今年，7196 年，9 月 20 日，收到你派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给我们送来的书信，内称，你——格根呼图克图已获悉：我

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率领大批军队和布里亚特人、
336/343页背面 通古斯人，似将取道你们蒙古乌卢斯去同中国谈判，以平息纠纷，永保安宁。虽然你们并不认为这些军队对乌卢斯牧民会有什么惊扰，但是对我们的大批人马路经蒙古乌卢斯仍然感到不安。同时也虑及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会想起以前你们蒙古人曾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赶走布里亚特人的马匹，而在这次过境时加以报复，伤害蒙古人。蒙古台吉和他们的部众又会因为受到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的伤害而给他们回击，这样就会造成双方的严重冲突，而这是你们——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无法很快消除的。如果我们——全权大使为了两国间的事务需要派使者前去中国，你
337/344页 们——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允许少量人员通过乌卢斯。边境居民之间过去的种种纠纷，现今不必再提，希望公正合理地确立双方之间的和平。

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谨将此书奉达，并向你——最敬爱的朋友声明：我们奉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前来平息两国臣民之间的纠纷，以期永保安宁。我们并不取道你们蒙古乌卢斯，而只是前往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等候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参加会谈。关于此事，圣明沙皇陛下已在派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送给中国博格德汗
337/344页背面 的国书中写明。遵照陛下谕旨，圣明沙皇陛下的军人随同我们前来并不是要采取军事行动，而只是为了护卫使臣会谈。他们不会伤害乌卢斯牧民，同样，在我圣明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独裁统治之下的臣民，如果要为过去的宿怨而凌辱、迫害、袭击边区乌卢斯的蒙古人，我们——全权大使将遵照圣明沙皇陛下嘉勉你们效忠于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只是请大师对那些居心不良的边境蒙古居民的反复无常和偷盗行为加以约束。

另有一事奉告大师：在我们驻留乌丁斯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

期间，那些蒙古人从随从我们的军役人员那里赶走了牲畜，不断进 338/345页
行偷盗，就是你们的使者在我们这里逗留期间，这类事件也发生过
不少起。在我们驻留期间，不算从色楞格斯克寨附近赶走的，单是
从乌丁斯克寨附近，塔邦古特各台吉手下的人，特别是扎布额尔德
尼宰桑手下的人，就依照他的命令盗走良马一百六十匹，骆驼两
匹，牛羊二十五头。上述军役人员来见我们，纷纷对蒙古人提出控 【217】
诉，为雪此辱，请求准许他们追赶到乌卢斯，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
妻子儿女，报仇雪恨。我们再三斟酌，为通过我们同大师的友好来
往而建立的友谊不致蒙受损害，遂命令他们放弃这种意图，并嘱托
你们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向你们转告这些蒙古人的偷盗行 338/345页背面
为。又听说这些塔邦古特蒙古人归蒙古车布登台吉管辖，便派遣
军役贵族伊凡·波尔申尼科夫去见车布登陈述塔邦古特人的偷盗
行为，请他迅速追查。我们派人去后，给我们送回被盗走的马一百
一十匹，但是这些马已被折磨得不堪使役了。其余五十匹马则被
上述盗贼扎布额尔德尼乌卢斯牧民藏在他们乌卢斯，据为己有。
为此我们现在派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去见大师，命令他将蒙
古边界各台吉对圣明沙皇陛下臣民的上述欺凌，以及我们今年到
达以前不久发生的其他种种事件向你们面告，望能杜绝这些蒙古 339/346页
人的为非作歹、偷盗和出尔反尔等行为，归还被赶走的其余马匹和
骆驼，并根据扎布额尔德尼及其同伙从事偷盗，挑起争端的罪恶，
依法对这伙盗贼严加惩处。这样，双方边民才能永世相安而居，其
他人才能引以为戒，不敢再进行偷盗，赶走马匹。圣明沙皇陛下方
面对蒙古人也将照此办理。

另外，遵照大师向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提出
的建议和来函，我们派遣我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以
便获得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同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
命全权大使举行使臣谈判、平息两国边民纠纷的确切消息，以及办 339/346页背面

理委派给他的其他事务。请大师予以接待，为他提供粮秣、差马和干练的向导，下令由捷径放行，使我方使者能尽早返回。

奉派向大师递送本友好书信的我使团贵族到达乌卢斯后，将遵照我们——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面告有关边境纠纷和新从圣
340/347页 明沙皇陛下方面逃走的通古斯人等事宜，请按外交惯例给他友好的答复，赐赠回书，以礼送回。

由使者格素尔带来的回礼锦缎四匹、备鞍的马一匹已收妥，谨向大师表示感谢，今由我方使者给你——格根呼图克图送去貂皮十对、褐狐皮两张、红呢衣料一块长四俄尺十二俄寸①、上等水獭皮六张，赠送这些礼物，并不希望大师有所回赠，只是为了互通友好。

340/347页背面 7196 年 11 月 18 日于旅次。

【218】 在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中写道：

他应携带书信和礼物由色楞格斯克寨前往蒙古乌卢斯见格根呼图克图，沿路不得延误片刻，且宜万分戒备，切实探听各种消息，途中夜间住宿，要防备受到盗贼的侵袭。

在快抵达格根呼图克图所在的乌卢斯时，应派出通译及适当数量的军役人员。吩咐他们去通报：他——伊凡奉全权大使的派遣，携带友好书信和礼物前来见呼图克图；希望呼图克图下令以礼
341/348页 接待他——伊凡和军役人员进入乌卢斯，给他和军役人员安排合适的住处并供给粮秣。

如果格根呼图克图下令接纳伊凡进入乌卢斯，他应在进入乌卢斯并到达为他指定的下榻处后，派出合适人员去格根呼图克图处，请格根呼图克图尽快下令召他携带全权大使的书信和礼品进

① 一俄寸等于4.4厘米。——译者

见。

当格根呼图克图下令召他——伊凡持书进见后，他应面见呼图克图，并说：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他——伊凡前来见格根呼图克图递送友好书信，并有事相商。 341/348页背面

如果格根呼图克图接受书信后询问伊凡，全权大使现在何处，身体是否健康，他应回答说，11 月 19 日他奉全权大使派遣由色楞格斯克寨动身时，全权大使身体很健康。

随后，伊凡应将从皇家财物中拨出给他带来的礼物献上，计有貂皮十对，每对价四卢布；褐狐皮两张，每张价十卢布；越桔红呢绒一块，价八卢布；水獭皮六张，每张价一卢布。另外，伊凡还带着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馈赠给呼图克图的礼物，计有：价十二卢布的上等黑狐皮一张；红呢四俄尺，北极狐腹皮桶子一件，上等全貂皮四张。伊凡应在递交书信后献上这些礼物，并说：全权大使送给* 呼图克图这些礼物，是为了互通友好，并不希望对此有所回赠。以后伊凡也不应提及回赠礼物一事。在伊凡动身返回时，如果呼图克图有礼物相赠，嘱他转呈全权大使作为回礼，他可以收下，但应按照给他的训令所写的那样说明：全权大使馈赠礼物，并不是希望得到呼图克图的回赠，只是为了同格根呼图克图互通友好。 342/349页 342/349页背面

呼图克图收下伊凡送交的书信和礼品，命他就座，并问起他有关各种事务时，他应说： 【219】

今年，196 年，他——呼图克图曾派自己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

* 原文误作“被送给”。

先格等到全权大使处。他在派这些使者送达的一封书信中写道，
343/350页 他——呼图克图已获悉，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带领大批人马，将取道蒙古乌卢斯去中国博格德汗处，随行的还有许多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蒙古人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于是全权大使派遣他——伊凡来见呼图克图，以便使他确切了解，全权大使并不从蒙古乌卢斯过境，全权大使将取道涅尔琴斯克前去参加和平谈判。即使需要派人路经蒙古乌卢斯去中国办事，也只是派少量人员前去，如同目前全权大使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边城所做的那样。

343/350页背面 呼图克图在信中还写道，他并不认为他本人及乌卢斯牧民会受到随同全权大使前来的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军役人员的侵扰，并为此感到高兴。全权大使命令伊凡声明，以后呼图克图和他的乌卢斯牧民对皇家军队不必有任何疑虑，由于呼图克图效忠圣明的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奉谕令同他保持友好往来，只是希望蒙古方面不要向圣明沙皇陛下的边民挑起纠纷和事端。

344/351页 呼图克图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还写道：以前，蒙古人同俄国人有过多起争端，希望不再提起这些争端，和睦相处，关于这些争端，蒙古领主们曾给沙皇陛下写过信，但是未曾得到任何答复。全权大使命令伊凡声明，这些纠纷和事端是蒙古人方面挑起的，因为是他们蒙古人来到沙皇陛下的边城附近，来到勃腊茨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次克和通金斯克各寨附近，还有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和叶拉夫宁斯克[1]各寨附近，以及色楞格斯克寨的各村落，多次赶走牲畜，伤害居民，军役人员对这些凌辱忍无可忍，才
344/351页背面 向他们蒙古乌卢斯兴师问罪，如果蒙古人今后始终如一地在自己乌卢斯范围内活动，再不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寨来赶走牲畜，则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也就不会再去袭击他们的乌卢斯。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ой。——译者

他们蒙古人不断地从色楞格斯克寨附近赶走马匹，偷盗牛羊，当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跟踪到塔邦古特乌卢斯求见边境地区的台吉，寻找丢失的马匹时，这些台吉就为寻找失马而向军役人员索取财物。寻获后归还的都是疲弱不堪的劣马，而被赶走的良马，台吉本人从不下令归还。台吉们本应对自己人的盗窃行为严加追查，依法惩处盗贼，将赶走的马匹归还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而不索取财物。这样，双方边民才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345/352页

今年，196年，9月和10月的不同日期，色楞格斯克、叶拉夫宁斯克①、乌丁斯克等各寨先后纷纷上书全权大使，控告蒙古人，他们写道：9月14日，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波尔申尼科夫手下的费季卡·加弗里洛夫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禀报说，今年，196年，9月份，蒙古人在乌丁斯克寨从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等哥萨克处赶走七匹马。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等哥萨克跟踪追赶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塔邦古特乌卢斯只退还给安托什卡六匹被盗的马，尚差一匹未归还。又9月11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步兵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四人来到色楞格斯克寨，在色楞格斯克对总管说：有一伙来路不明的盗贼从他们在鄂尔浑急滩的宿营地赶走四匹马。又10月1日前夕，蒙古盗贼越过乌达河，从乌丁斯克寨附近赶走军役人员四十匹马，两头牛羊。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听了他们的禀报后，下令派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前去查看来踪去迹，看蒙古盗贼赶着马向何方逃去。查看结果，足迹通向塔邦古特乌卢斯。10月7日夜6时[153]许，放牧马群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塔拉斯卡·茹科夫等人前来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口头禀报说，蒙古盗 【220】 345/352页背面 346/353页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贼从他们马群里赶走七十匹马。这些蒙古人赶走马匹，甚至杀人害命的事还有多起。已开列清单附在本训令后面，交给伊凡。他应遵照陛下的谕旨，从清单中选择适当的事例，在需要提出的时候，向交谈的对方提出调查的要求，务求查明全部盗马、杀人事件，对盗贼的罪恶行径依法惩处。

346/353页背面

今年，196年，经全权大使多次派人去见蒙古车布登台吉，才找到上述被赶走的马一百一十匹，但都是瘦弱的劣马，而依照清单尚缺三十匹良马和两匹骆驼，从色楞格斯克赶走的马匹尚不计在内，为盗窃行为本应给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宰桑及其乌卢斯牧民惩处*，使之不再偷盗，但是却没有给他们任何惩罚。

347/354页

全权大使派他——伊凡去见呼图克图，是为了商谈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同蒙古居民之间的和谈事宜。如果蒙古人的上述偷盗恶行得以查明，前面已经提到而且已开列清单给伊凡的那些被赶走的马匹能够归还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蒙古方面今后对此又能信守不渝，并不再收容来自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任何逃人，则俄国人就永远也不会再同蒙古人发生争执，双方就可获得和平与安宁。

347/354页背面

希望格根呼图克图，为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按照清单所列查明被赶走的马匹、骆驼和牛羊，寻获后，立即下令派人送还。希望格根呼图克图严令各乌卢斯牧民，今后不得侵袭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不得赶走马匹和牛羊，也不许伤害居民，希望格根呼图克图明智地处理各种纠纷，息事宁人，对挑起争端、肇事作恶的人应依法惩处，对受损害的人则予赔偿。这样做，他——格根呼图克图便能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同时希望他就此写信给诸台吉，要这些台吉在自己的乌卢斯也这样做，严令乌卢斯牧民，今后不得侵袭沙皇陛下的边城，不得赶走马匹、骆驼和牛羊，不得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对他们也将照此办理。

【221】

348/355页

* 原文中"乌卢斯牧民惩处"重复两次。

如果有人，或者是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民，重新挑起双方边民之间的纠纷，希望格根呼图克图派使者送信给全权大使，或者就近送信给圣明沙皇陛下边城的军政长官。全权大使将尽快查明情况，惩处罪犯，希望格根呼图克图也能严令禁止蒙古人到沙皇陛下 $\frac{348}{355}$页背面的边寨附近伤害人命，赶走马匹，进行偷盗。如此，双方臣民才能获得和平与安宁；他——呼图克图也才能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另外，格根呼图克图及其全体乌卢斯牧民仍可在原来的地方游牧，不必担心受到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的袭击，完全可以信赖陛下的仁慈。

在同蒙古格根呼图克图交谈时，他还应当谈到，如果有别国的异族商人或他们乌卢斯人想到圣明沙皇陛下的各城镇进行贸易，希望格根呼图克图下令准予这些商人到圣明沙皇陛下境内来，不 $\frac{349}{356}$页加阻拦，当他们贸易完毕，他们将由于呼图克图效忠圣明沙皇陛下而获准返回本土，不会遭到任何留难。在圣明沙皇陛下的各城镇，将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同样，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臣民由沙皇陛下的城镇到他们蒙古乌卢斯进行贸易时，希望格根呼图克图也能下令准予入境，不加阻拦，并下令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如果有商人申请到中国去贸易，也希望下令准予这些商人前去，不加阻拦。 $\frac{349}{356}$页背面

如果蒙古呼图克图或其亲信在同伊凡谈话时向他提到，有许多蒙古治下的布里亚特人越境逃跑，现住在圣明沙皇陛下境内的上勒拿斯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次克和色楞格斯克各寨一带，他们曾多次写信给圣明沙皇陛下，以及给边城的军政长官，要求归还这些布里亚特人，但是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而且去年到过中国的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 $\frac{350}{357}$页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在蒙古乌卢斯逗留期间，呼图克图和斡【222】齐尔赛音汗同他们谈话时也曾提到过；这时，他应当回答说：这些布里亚特人从久远的年代起便效忠陛下的祖父、大俄罗斯、小俄罗

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先皇陛下和陛下的父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从来不是他们蒙古人的臣民，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贝加尔海和安加拉河一带，在归顺圣明沙皇陛下以前，从来没有向谁缴纳过实物贡。往年，这些布里亚特异族人在圣明沙皇陛下各
350/357页背面 堡寨附近偷盗行窃，打死许多俄国人，后来逃亡到他们蒙古乌卢斯，现在他们乌卢斯还有许多布里亚特人。此外，几年前，他们蒙古台吉前来袭击通金斯克寨，放火烧毁该寨四周的房舍，杀害并掳走许多俄国人，同时也带走了许多布里亚特人，扣留不放，目前仍在蒙古乌卢斯。要不是当时呼图克图效忠于沙皇陛下，找到这些被俘的俄国人，遣回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圣明沙皇陛下的军队就会向蒙古台吉们大兴问罪之师，开到他们乌卢斯去。大军一到，蒙古
351/358页 人就要遭殃。但是，圣明沙皇陛下仁慈为怀，看在他呼图克图效忠沙皇陛下的份上，下令对他们这些罪恶不予追究。今年就在最近几天，叶拉夫宁斯克① 寨纳实物贡的通古斯人沃隆科及其一伙七十人背叛圣明沙皇陛下，打死两名俄国人后出逃，现在住在塔邦古特乌卢斯。为了制止任何盗窃活动，防止这些通古斯人今后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赶走马匹，呼图克图应将这些人缉拿遣返**，这样，双方才能永保和睦。

351/358页背面 关于呼图克图效忠的情况，关于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向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提出的各项事宜，这些使节于旅途中就在自己的出使报告中向全权大使〔禀明〕***，有关

---

* 方括号内的字是根据费·阿·戈洛文送给外务衙门的谈判日志中所录的书面指令复原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13 本，第 66 页)。

** 原文误作"遣返了"。

*** 〔禀明〕二字是根据日志复原的(同上，第 67 页)。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呼图克图效忠的情况及应当做的诸事，全权大使了解后已上奏圣明沙皇陛下，并要这些使节也向陛下奏明。全权大使认为，圣明沙皇陛下不久将给他发来嘉勉诏书*，以表彰他的忠心。大使一行由莫斯科启程时，圣明沙皇陛下鉴于呼图克图及汗忠心效劳，并未提及蒙古人的前愆和他们对圣明沙皇陛下边民的伤害，而是命令使臣同他们互通友好，这一点伊凡在前面已经对他们说明。 352/359页

他同蒙古呼图克图会见时还应当说，今年，196 年，有叶拉夫宁斯克① 通古斯人沃隆科等一伙背叛圣明沙皇陛下，打死两名军役人员，由叶拉夫宁斯克② 寨附近出逃，有确实消息说，这些通古斯人已投奔塔邦古特台吉。以前这些通古斯人也曾逃亡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并从各寨赶走许多马匹，当他们逃离塔邦古特人仍旧回到达斡尔诸寨时，又从蒙古人那里赶走许多牲畜，这样就在双方边民之间造成许多纠纷。希望呼图克图严令蒙古各乌卢斯：如果这些通古斯人在某处出现，即缉拿送交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如有蒙古逃人，沙皇陛下方面也将照此办理。如果他们能交出这些通古斯人，则有人从蒙古各乌卢斯出逃时，圣明沙皇陛下各寨也将随时交还这些蒙古逃人，这样，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同蒙古乌卢斯之间的友谊与和平就会不断增进。 【223】 352/359页背面

同时希望呼图克图今后严令各台吉，不得收纳逃人，不得从各寨附近赶走马群，不得伤害居民，使他们方面的人员对此信守不渝，违者依法惩处。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对待他们蒙古人也照样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收容逃人。关于交还上述通古斯人一事，伊凡应想方设法向交谈对方强调说明，如果不交还这些通古斯人，仍让他们居住在塔邦古特乌卢斯，他们就会经常不断地从各寨附近赶走牲畜，军役人员对此忍无可忍时，势必要去袭击他们蒙古乌 353/360页

---

* 原文中"诏书"二字重复两次。

①②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卢斯，这样又会重新引起许多纠纷。沃隆科及其一伙通古斯人被交还后，他们将因过去和现在赶走马匹的盗贼行径受到惩处，其他人将引以为戒，今后再不干这些勾当。根据俄国人的报告，上述通古斯人出逃，是由于害怕全权大使遵照圣明沙皇陛下谕旨，认真追查他们先前从叶拉夫宁斯克① 和捷连姆宾斯克两寨附近以及从蒙古乌卢斯赶走马匹的盗贼行径，并对他们加以惩处。

353/360页背面

他——伊凡在蒙古呼图克图处交谈时还应〔说〕*，全权大使派使者到中国边城去见长官，通知他们，全权大使业已抵达达斡尔诸寨，将按照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同为同一目的而派出的汗的使臣举行使臣谈判，平息争端，关于此事，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已经宣布过，这两名使节奉派到中国博格德汗处，递交圣明沙皇陛下关于派出全权大使的国书；博格德汗殿下理解圣明沙皇陛下国书的内容，已下令其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并为此派出近臣到中国军营，军队长官已率领部队撤离阿尔巴津。现在，全权大使已抵达达斡尔地区，等待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会谈。希望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在提供差马、粮秣和派遣向导方面对这名使者给予协助，准予他过境前往中国边城，关于此事，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在派自己的使者洛多伊先格等送交全权大使的信函中曾经提到，并曾命这些使者口头奉告。

354/361页

【224】

如果呼图克图问他，圣明沙皇陛下有无御书给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时，他应当回答说，圣明沙皇陛下并无御书给他，因为全权大使奉派到中国边境举行使臣谈判以平息争端，临行匆匆，因此圣明沙皇陛下并无御书交全权大使带给格根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只是在给全权大使的训令中说，因为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忠于陛下，应同他们保持友好往来，圣明沙皇陛下的臣

354/361页背面

355/362页

---

* “说”字是根据意思添加的。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民不得袭击他们蒙古乌卢斯，挑起纠纷和事端。去年，195 年 4 月间，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离开全权大使前往莫斯科觐见沙皇陛下时，全权大使由尼基弗尔和伊凡处获悉呼图克图为圣明沙皇陛下忠心效劳的业绩，已上奏陛下，现在正在恭候圣明沙皇陛下批复上书的谕旨，谕旨不久即可到达；全权大使认为，圣明沙皇陛下根据大使的上书，也将给呼图克图发来嘉勉诏书。

伊凡在呼图克图处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应相机行事，如果他们处事表现出某些善意，那么即使他们未主动提问，他也应向呼图克图的亲信或呼图克图本人说明：去年，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因为边民之间不足挂齿的纠纷而同圣明沙皇陛下交战，其行为违反相邻国家行事的惯例，没有同圣明沙皇陛下互派使臣商议，却派遣军队长官进兵阿尔巴津。博格德汗殿下本来可以按照外交惯例派遣使臣或使节到圣明沙皇陛下处商议这些纠纷，这些细小纠纷通过双方使臣谈判即可平息，而不必动用兵戈。这是其他相邻国家行事的惯例。圣明沙皇陛下曾收到经西伯利亚① 军政长官转呈的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内称，博格德汗殿下派兵讨伐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其原因似乎是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尤其是阿尔巴津寨的居民，曾对博格德汗殿下的众多* 边境居民加以凌辱和迫害，希望圣明沙皇陛下查明纠纷，不动兵戈，而通过使臣谈判加以平息。根据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和他给圣明沙皇陛下的来书，圣明沙皇陛下下令已准备好反击博格德汗殿下部队的大军，使其停止向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境进发。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大军留驻在西伯利亚诸城，由圣明沙皇陛下英勇无比的长官统率，随时准备出动。沙皇陛下谕令全权大使同博格德汗殿下委派处理此事的使臣在边境会晤，公正合理地平息纠纷，避免战争和流血。全权大使正是为此

355/362 页背面

356/363 页

356/363 页背面

【225】

---

* 原文中 многим(众多)误写为 многих。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357/364页 奉圣明沙皇陛下谕旨前来，并已到达达斡尔地区。全权大使现在带领部队，是为了护卫使团要员，这是莫斯科国和其他各国的惯例，并非为了采取军事行动。

如果呼图克图的亲信向伊凡说，全权大使在同他们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交谈时曾说，将取道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前往中国边境参加使臣谈判，而如今全权大使他们却为何在色楞格斯克寨逗留。他应回答说，奉命前往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处通知有关全权大使事宜并递送友好国书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
357/364页背面 凡·法沃罗夫曾告知全权大使，博格德汗殿下理解圣明沙皇陛下的友好国书中所表达的遣使议和的愿望，已下令其部队撤离阿尔巴津，中国军队长官遵照中国博格德汗的谕旨已由阿尔巴津撤兵，驻扎在近处。全权大使本想前往阿尔巴津寨，在阿尔巴津寨附近同中国军队长官举行谈判，关于此事，对他们的使者格素尔也曾提及，但大使最近获悉，中国军队长官已率领部队撤回本土，而对方
358/365页 又未派出自己的使臣前来会见全权大使，举行上述使臣谈判。全权大使至今未得到有关汗殿下派遣使臣的任何消息，全权大使遵照圣明沙皇陛下谕旨前来参加使臣谈判，却无人可谈。因此，全权大使目前不能由乌丁斯克寨前往边境，现在留驻色楞格斯克寨等候消息，并特为此派使者前往中国，探明博格德汗殿下何时派使臣前来参加使臣会谈，划分疆界，以真正平息两国臣民间的纠纷，确
358/365页背面 保安宁。

伊凡在蒙古乌卢斯逗留期间，应切实探听各种消息，探听中国对使臣谈判的意图。他——伊凡在上述乌卢斯从格根呼图克图处听到什么消息，他按照本训令谈了些什么，呼图克图吩咐他些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出使报告中写明。出使报告应具名面交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全权大使派伊凡带去礼物，在交谈中任何时候都不得向呼图克图及其亲信提及回赠一事，在他动身返回时，如果呼图克图有礼物回赠全权大使，他可以收下，但应说明：全权大使赠送给呼图克图这些礼物，并不是希望他对大使的礼物有所回赠，只是为了同呼图克图互通友好。 359/366页

11月30日，色楞格斯克寨通译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口头禀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派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一行九人来到，格素尔洛多伊先格上次也曾奉格根呼图克图派遣到乌丁斯克给全权大使递送过书信。现在这些使者已到色楞格斯克附近，距色楞格斯克尚有三俄里。 【226】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便派出伊瓦什卡·沙拉波夫前去迎接来使。吩咐把他们带到色楞格斯克，安顿在军役人员索弗隆卡·托姆斯基的驿馆。由皇家财物中拨出牛肉一普特，另由全权大使处取葡萄酒一大瓶，啤酒一桶，供这些使者食用。 359/366页背面

12月1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来使。要他询问来使，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有无书信交使者带给全权大使，使者们来此有何贵干？

来使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回答书吏说，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没有书信带给全权大使，有事口头奉告；要谈的事，他们将在同全权大使会晤时面谈。 360/367页

12月2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下令召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面谈。

使者们来到全权大使面前，说，格根呼图克图要他们——使者
360/367页背面 问候全权大使的健康。

全权大使也询问了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的健康。

来使回答说，他——格素尔和同事们离开呼图克图由乌尔嘎动身时，格根呼图克图和他的乌卢斯牧民都安好无恙。

然后，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向全权大使献上礼物，计有呼图克图赠送的藏青色素缎一匹；斡齐尔赛音汗赠送的樱桃色锦缎一匹；巴图尔珲台吉① 赠送的下等白色素缎一匹。

361/368页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吩咐收下礼物。随后，向来使说：呼图克图处有无中国方面的什么消息，中国是否派使者到过呼图克图处，呼图克图派各位使者前来全权大使处有何见教？

来使说，格根呼图克图命令他——格素尔向全权大使报告，博格德汗殿下曾派扎尔固齐为使者由中国前来见呼图克图，打听有关全权大使的消息：大使现在何处逗留，全权大使是否将派使者去中国见博格德汗殿下，近期能否成行。格根呼图克图对上述使者
361/368页背面 扎尔固齐等说，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已抵达达斡尔地区乌丁斯克寨；至于是否已启程去涅尔琴斯克寨，呼图克图未对扎尔固齐
【227】他们谈起。格根呼图克图还对扎尔固齐等说，他——呼图克图曾派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为使者前去全权大使处，给全权大使送去书信，并命令格素尔在交谈时说，如果全权大使要派使者假道蒙古乌卢斯到中国去，则请全权大使赶快派遣为数不多的使者前去，因为
362/369页 格根呼图克图也要派自己的使者到中国去。在交谈中全权大使对他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说，等把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从乌丁斯克送走以后，将尽快派遣使者去见呼图克图和前往中国。但是全权大使派到呼图克图处和去中国的使者至今未到，什么原因，

① 即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下同。——译者

他——呼图克图不知道。扎尔固齐等使者从呼图克图处听到这些情况后，便回去了。呼图克图派遣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来见全权大使，正是要了解全权大使目前在何处逗留，为何迟迟不派使者到呼图克图处和前往中国。

全权大使说，他们——全权大使对格根呼图克图通过洛多伊先格转告的消息表示感谢。格素尔洛多伊先格奉呼图克图派遣到乌丁斯克全权大使处递送书信时，全权大使在交谈中曾对格素尔等说，等把他们这些使者送走以后，将尽快派遣为数不多的使者去见格根呼图克图和去中国边城，正如全权大使在乌丁斯克寨对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说的那样，全权大使已根据呼图克图的来信，从使团贵族中选派斯捷潘·科罗文和伊凡·卡恰诺夫为使者，带领少量人员，去呼图克图处和去中国边城。希望格根呼图克图对上述使者多方协助，给他们提供向导，送他们从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走过的近路过境，使这些使者早日从中国返回全权大使处。至于全权大使在送走格素尔后过了很长时间，才迟迟派出自己的使者，则这种耽搁是蒙古塔邦古特盗贼造成的。这些塔邦古特人常常从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附近，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偷走马群和牛羊。如果在这些纠纷发生的时候，全权大使不是亲自在近旁，圣明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就会为马匹被盗、身受凌辱，到蒙古乌卢斯去兴师问罪，报仇雪恨，这样双方就会发生重大的纠纷。军役人员纷纷前来向全权大使控告蒙古塔邦古特人，请求全权大使准许军役人员为身受凌辱、马匹被盗向这些塔邦古特人报复，派他们去讨伐蒙古乌卢斯。但是全权大使鉴于呼图克图为圣明沙皇陛下尽忠效劳，并且同全权大使保持友好往来，没有允许军役人员这样做，不许他们为报盗马之仇到任何地方去讨伐塔邦古特人。而挑起纠纷和偷盗马匹的是塔邦古特钦扎布额尔德尼宰桑和他手下的乌卢斯人。今年，

362/369页背面

363/370页

363/370页背面

364/371页

【228】

196年，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奉全权大使派遣由乌丁斯克外出。在希洛克河岸遭到塔邦古特人的袭击，他们竟想把这名贵族置于死地，用箭射他，夺走了他的坐骑。全权大使还曾派色楞格斯克寨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前去追赶已上路的格素尔洛多伊先格，请他追查被盗马匹的下落。而格素尔为了查明眞相，把这名通译带到塔邦古特人那里去见扎布额尔德尼宰桑。格素尔刚离开塔邦古特人，动身前往呼图克图处，这名通译在扎布额尔德尼的乌卢斯就遭到殴打，马也被夺走。同塔拉斯卡一起派去的另一名军役人员则被抢走价值十卢布的串珠。希望格素尔将这一切都禀报格根呼图克图，并请格根呼图克图派合适人员去见扎布额尔德尼，要他认眞进行追查。全权大使也已命令派使者去见呼图克图，请求调查上述强抢事件。

364/371页背面

来使说，打人行劫这类事，他们乌卢斯人是不会做的，他格素尔在乌卢斯就沒有听到这次打人行劫的事。至于全权大使要他转告呼图克图的话，他已一一向呼图克图禀明。

全权大使说：他格素尔本人在扎布额尔德尼的乌卢斯时曾对扎布额尔德尼讲过马匹被盗的事；而扎布额尔德尼无礼地拒绝了他格素尔的要求，根本不听他的劝告。

365/372页

来使听罢，默然无语。

全权大使说，由于格根呼图克图敬爱全权大使，全权大使才容忍了扎布额尔德尼的历次偷盗行为，要不然的话，早就会为他的上述偷窃和盗马活动而对他本人采取报复行动了。

来使说，以前，色楞格一带的军政长官是伊凡·弗拉索夫。扎布额尔德尼台吉曾同伊凡休战言和，但是这次休战言和是不公正的。和议以后直到如今双方常常发生爭端，蒙古乌卢斯牧民多次遭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人员的凌辱蹂躏。扎布额尔德尼和他的乌卢斯牧民就对先前遭到的凌辱和蹂躏进行报复。

365/372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上次格素尔洛多伊先格一行到乌丁斯克寨来见全权大使，在交谈中格素尔曾对全权大使说，希望不再重提过去的纠纷和争端，呼图克图在给全权大使的书信中也曾提到这点，这封书信正是格素尔洛多伊先格本人带来的。而刚才在交谈中，他又向全权大使提起以前的纠纷，这就是出尔反尔了。如果呼图克图 $\frac{366}{373}$页 和其他各位台吉要重提过去的纠纷，那么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臣民倒是屡次遭到他们蒙古人的凌辱，而且这种事情如今仍在不断发生。今年，格素尔离开乌丁斯克之后不久，蒙古塔邦古特人就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许多马匹。要是全权大使把过去蒙古方面引起的纠纷和先前的盗马事件，连同新发生的一起都提出来，那么就会造成严重的纠纷。

来使说，在使者们离开全权大使后被赶走的马匹，呼图克图已 【229】 命令蒙古人从速归还，有些马匹则已经交还。

全权大使说，扎布额尔德尼台吉派人送还的那些被盗马匹，都 $\frac{366}{373}$页背面 是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的劣马，被他们赶走的马匹，由于劳累过度，缺乏饲料，驱赶过急，已大量死亡。从乌丁斯克附近赶走的良马，扎布额尔德尼的子弟没有从蒙古乌卢斯交回，反而将其转移到其他乌卢斯。希望呼图克图下令追查其余马匹，找到之后，即予归还，对盗贼则应依法惩办。全权大使曾嘱咐格素尔将马匹被盗的事回报呼图克图，全权大使认为，按照他的要求，这些盗马贼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使其他人引以为戒，今后不再偷盗。

来使说，呼图克图已命令各台吉追查，查明这些盗贼是谁手下 $\frac{367}{374}$页 的人，对进行偷盗活动的盗贼，将依法罚交牲口。

全权大使说，斡齐尔赛音汗现在何处*？身体是否安康？

来使说，斡齐尔赛音汗现在正同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154]交战。

全权大使说，博硕克图汗及其乌卢斯牧民离他们蒙古乌卢斯

* 原文中下面划去“与博硕克图汗交战”等字。

是否很远？因何纠纷而同卡尔梅克人兵戎相见？战争已有多久？

367/374页背面 来使说，自斡齐尔赛音汗处到博硕克图汗的乌卢斯，沿途换乘备妥的马，有一个月的路程；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今年开始的，原因是卡尔梅克人侵入他们蒙古地区游牧，而一些蒙古台吉也就到卡尔梅克人那里去游牧。

全权大使说，格根呼图克图是否还在其乌卢斯旧地？呼图克图是否收到过汗从军中送来的消息？

来使说，格根呼图克图及其乌卢斯牧民仍在其乌卢斯原地。在他启程时呼图克图还没有接到过汗的任何消息。

368/375页 全权大使说，使者们从呼图克图那里出来是否已经很长时间了？

来使说，他们离开格根呼图克图已经有十三天了。

全权大使说，他们离开呼图克图时，是否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过有关全权大使派到呼图克图处以及派到中国边城去的使者的消息？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368/375页背面 来使说，直到他们动身时，还没有得到全权大使派到乌尔嘎呼图克图处的使者的消息。旅途中也没有听到有关这些使者的消息。

来使还说，圣明沙皇陛下是否有嘉勉诏书和赏赐交全权大使带给格根呼图克图？全权大使送给格根呼图克图的礼物是大使本人的馈赠，还是出自皇库？

全权大使说，圣明沙皇陛下并无御书交全权大使带给呼图克图，这件事格素尔等上次来乌丁斯克塞时，全权大使即已说明。有

369/376【230】页 关呼图克图效忠于圣明沙皇陛下的情况，全权大使已经写了报告，交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等带去。全权大使认为，圣明沙皇陛下将根据大使所奏给呼图克图发来嘉勉诏书，并且会重加赏赐。全权大使先前送给呼图克图的礼物，是他个人的馈赠，不是出自皇库的恩赏。如果是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嘉勉谕旨

送给呼图克图的皇赏，那就不会如此菲薄，只希望呼图克图一如既往效忠陛下，常向大使提供各种消息，并且约束蒙古人，使之不再偷盗。

来使说，所有这一切，他们将向呼图克图禀报。

全权大使款待了来使，然后让他们回下榻处。他们去后，又以个人名义派人送去食品：半普特牛肉，一大瓶葡萄酒，一桶蜜酒和一桶啤酒。 369/376页背面

12月5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一行向全权大使辞行。

他们进入正堂后，就坐。

全权大使说，呼图克图嘱咐格素尔洛多伊先格转告全权大使，曾有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者到过呼图克图处，他们打听过有关全权大使的消息，问全权大使现在何处。呼图克图按照格素尔首次来时全权大使对他说的那样向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者〕*作了回答。全权大使对呼图克图提供这些消息表示感谢。另外，今后如果呼图克图处再有来自中国的消息或使者，以及全权大使派使者斯捷潘·科罗文等假道呼图克图乌卢斯去中国，这些使者什么时候已路过他的乌卢斯去中国边城，这些情况，都请呼图克图告知全权大使。 370/377页

来使说，此事将回禀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说，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赶走的马匹，请呼图克图下令扎布额尔德尼宰桑立即交还，以免因此引起重大纠纷。这些被赶走的马匹归还圣明沙皇陛下方面以后，同蒙古领主之间就可以有持久的和平。 370/377页背面

来使说，被赶走的马匹已经归还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找不到的那些马匹，则相信乌卢斯各望族的人们是不会扣留的。

* 〔使者〕二字是根据上下文意义添加的。

全权大使说，这类细小的纠纷会引起双方的大纠纷。今年春
371/378页 天，色楞格斯克通译帕什卡·切列姆诺伊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去作买卖，在基里亚纳河畔遇到一帮蒙古人。他们在从乌丁斯克出来的路上抓住一名色楞格斯克俄罗斯族猎手萨弗卡·杰尼索夫，对他百般折磨。这帮蒙古人是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① 等的乌卢斯牧民。帕什卡要求这帮蒙古人把这名俄罗斯人交给帕什卡，不要平白无故地折磨他。但是这帮塔邦古特蒙古人却要帕什卡付赎
【231】金，否则就不交出这个人。于是帕什卡以一块红呢衣料、一张水獭皮、一张半红色皮革、两串小红串珠，共值十三卢布二十五阿尔腾的赎金，向这些盗贼赎回这名俄罗斯人及其马匹和火绳枪。但是帕什卡将这名俄罗斯人赎回并送到色楞格斯克后不久，此人即因
371/378页背面 受折磨过度而死去。希望呼图克图立即下令缉拿这些盗贼，拿获后，依法惩处；至于那帮塔邦古特人勒索通译赎取这名俄罗斯人的财物，则应下令查明退还；并希今后严禁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来使说，有关这帮蒙古人的事，最好给他——格素尔一份文书，此事他将上报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说，上次格素尔一行到乌丁斯克寨来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在同来使交谈时曾要他——格素尔禀报呼图克图，请呼图
372/379页 克图在其乌尔嘎以及所有蒙古乌卢斯向各领主颁发严格的禁令，要全体蒙古乌卢斯牧民安分守己，不得袭击圣明沙皇陛下治下的边寨，不得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不得偷盗马匹牛羊，正如全权大使对圣明沙皇陛下治下的所有边城都有严格的禁令一样，军役人员任何时候都不会去袭击和蹂躏他们的蒙古乌卢斯，赶走他们的马匹。

来使说，蒙古人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偷盗马匹牛羊始于何年、何月、何日，共有几次，请写成一份文书交给他——格素

① 原文为 Ацырен Сухалай。——译者

尔。

全权大使说，向格素尔提到过的俄国人遭受凌辱和马匹被盗等事，将开列清单给他送到下榻处。 372/379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常派遣使者到他们蒙古乌卢斯办理各种事务。使者们每到乌卢斯，就受到蒙古人的种种非礼待遇，辱骂他们，说他们比商贩还坏，向他们强行勒索财物，就象是他们的藩属臣民似的。每当使者从一个乌卢斯到另一个乌卢斯去见台吉和宰桑，不出钱就不派向导，也不给指路。但是他们蒙古人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来时，则对这些蒙古人都是以礼相待，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也不索取财物（不用说使者，就是对待商贾也是这样）。希望蒙古人在乌卢斯对待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者也能这样，使双方之间的友爱之情与日俱增。今后如果有他们蒙古人到圣明沙皇陛下的各城镇办事，即使全权大使已经不在这里，对他们的使者也会同样以礼接待，也不向他们索取财物。请格素尔洛多伊先格将这一切都回报呼图克图，以彻底杜绝蒙古人的粗暴无礼和敲诈勒索行为，今后在各蒙古边区乌卢斯以礼接待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派到呼图克图或其他台吉处办事的使者，并指派向导引路。 373/380页 373/380页背面

来使说，将回禀格根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对来使说，全权大使派出的使者科罗文到达中国边城后，如果博格德汗殿下传谕领科罗文去北京，科罗文将派回两名军役人员向全权大使报信，请格根呼图克图对这两名军役人员予以大力协助，给他们提供差马，指派向导，领他们从近道尽快回到全权大使处。对全权大使派到呼图克图处的那名贵族也同样，请给他答复，并按外交惯例友好地送他尽快回到全权大使处。 【232】 374/381页

来使说，这一切都将禀报格〔根〕呼图克图。

临别时，全权大使款待了来使，以后，以个人名义赠送礼品：赠格素尔红色皮革一张，价一个半卢布、北极狐皮一张，价八阿尔腾

二坚加；赠他的三名同事每人北极狐皮两张，共价一个半卢布。请格素尔带去的回礼有：赠呼图克图褐狐皮一张，价八卢布；赠斡齐尔赛音汗红呢四俄尺，每俄尺价二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坚加；赠西第什里全貂两张，价四卢布。12月6日，来使返回乌卢斯。

374/381页背面

12月23日，全权大使收到总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费奥多尔·克里亚日从乌丁斯克写来的报告：

12月21日，山后的[155]布里亚特舒林加泽尔鲍向乌丁斯克寨官署报告：他——舒林加和另一些布里亚特人沿乌达河上行，游牧到大库耳土克。舒林加鲍尔佐伊有个侄子名叫涅莫冈卡，到塔邦古特人居住的地方他岳父家作客。涅莫冈卡在岳父家住了四天，他从一个塔邦古特人那里听说：有一支蒙古军队七台吉多伦哈顺部*[156]，要去袭击色楞格斯克寨和乌丁斯克寨，以及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亚特人。这支蒙古军队现在驻扎在塔邦古特人居住的莫冈，旌旗招展，这支军队的人数他不知道。当天涅莫冈卡的岳父就从塔邦古特人那里把涅莫冈卡打发回家。同日，根据军情报告，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瓦西卡·马雷等往乌丁斯克寨给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往伊利英村给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并往所有村落堡寨给各总管送去如下指令：

375/382页

196年12月24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发给侍臣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的指令。

375/382页背面

* 根据 Б.О.多尔基赫著《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族人民氏族和部落的成分》（莫斯科，1960年，第321页）一书，долонкошуевщина（多伦哈顺部）一词采用连写。出使报告中多数地方分写成两个词：долонко шуевщина 或 долон кошуевщина。

今年，196 年，12 月 24 日，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收到总管费奥多尔·克里亚日从乌丁斯克写来的报告，他的报告写道：

今年，196 年，12 月 21 日，布里亚特舒林加泽尔鲍向乌丁斯克寨官署报告：他——舒林加和另一些布里亚特人沿乌达河上行，游牧到大库耳土克①；这名舒林加有个侄子名叫涅莫冈卡，到塔邦古特人那里去探亲；涅莫冈卡在他岳父家住了四天；其间曾有一名塔邦古特人来到他岳父家，这个人不认识涅莫冈卡，不知涅莫冈卡是布里亚特人，他对涅莫冈卡的岳父说，蒙古军队七台吉多伦哈 376/383页
顺部想袭击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这支蒙古军队现在驻扎在塔邦古特人居住的莫冈，军容整齐。

本指令发到你处后，你在伊利英自由村应即加强戒备，遵照以 【233】
前发给你的指令和本指令设哨严加防守，并切实探明各种情况，防止蒙古人前来偷袭，危害各村庄；探听到的情报，立即驰书团队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报告。为探明确实情况，已由色楞格斯克派军役人员前往蒙古乌卢斯，探听到情报之后，当另有书面指令下达你处。倘若你处侦 376/383页背面
知蒙古人已进抵附近某处，你可视人员情况，祈求全能的上帝保佑，对他们采取行动，军役人员勿使远行。

同日，涅尔琴斯克诸寨伊坦增斯克冬营地的布里亚特舒林加宾图伊等十二人来到色楞格斯克寨，恭请陛下圣安，向全权大使口头禀报说，他们在鄂尔浑草原游牧，塔邦古特乌卢斯的蒙古盗贼来到他们跟前，赶走了约有一百匹的马群。他们远远看到那伙盗贼，便追上前去，追上他们后，夺回了马群，那伙盗贼从他们的马群中 377/384页
抢了三匹马，就逃到塔邦古特乌卢斯去了。他们跟踪追到塔邦古特

① 原文为 Большой Калтук。——译者

乌卢斯，向宰桑们说起这些马匹的事，宰桑们并不否认足迹在乌卢斯，可是却打算在他们离开之后才查找，而有他们在场竟不查找。

同日，将这名舒林加和乌卢斯牧民遣回他们的游牧地，吩咐他们尽快赶路，过色楞格河朝海[157]的方向游牧。往伊坦增斯克冬营地给总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安托什卡·别列佐夫斯基发去书面指令，命令他格外小心，并为防卫起见向舒林加们索取子女作为人质。

377/384页背面 同日，派遣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叶夫丘什卡·克里沃伊和伊瓦什卡·麦尔根前往塔邦古特乌卢斯和河对岸的蒙古地区。命令他们在各蒙古乌卢斯佯作买卖，切实探明各种情况，返回后，把探听到的情报报告全权大使。

12月28日，派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塔尔斯基和瓦西卡·巴斯库尔前往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探询全权大使派往中国和蒙古乌卢斯呼图克图处的使者的消息。将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自乌丁斯克骑来的皇家马匹给他们使用。

378/385页 12月30日，哥萨克叶夫丘什卡·克里沃伊自塔邦古特乌卢斯返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塔邦古特乌卢斯正沿大希洛克河一带游牧，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1月6日，格根呼图克图派出的使者曼泽伊巴尔丹①等三人自蒙古地区抵达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吩咐接待那些使者，把他们安顿在驿馆。

同日，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带通译克利姆卡·图尔恰尼诺夫和奥西卡·伊康尼克去见使者。吩咐他们询问使者：他们来
378/385页背面 见全权大使有何贵干，是否携有格根呼图克图的信函，或者携有全权大使派到格根呼图克图处办理圣明沙皇陛下皇家事务的使者斯

① 全名为乌真巴尔丹曼泽伊。——译者

杰潘·科罗文或伊凡·卡恰诺夫的报告。

来使说，格根呼图克图和台吉没有让他们带信函给全权大使，[234]派去见呼图克图的使者也没有报告带来，只派他们这些使者送来中国致全权大使的蒙文信件，为便于理解起见，信件并用拉丁文和俄文书写，也送给全权大使；所派出的使者并无信件给全权大使，$\frac{379}{386}$页因为曼泽伊奉呼图克图之命前来递送中国来书，由乌尔嘎出发时甚为匆忙。

同日，再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曼泽伊，让来使将他们带来的中国致全权大使的信件交付给他，以便知悉详情，因为全权大使派往格根呼图克图处以及派往边城博格德汗殿下长官处的使者杳无音信；一俟全权大使了解中国来书的内情，便可尽快召见来使进行交谈，并对此作出答复。

使者听明书吏的来意后，将中国来书交付给他。书吏接过那$\frac{379}{386}$页背面些书信，带回呈交全权大使，经检视，来书分三件密封，封口处盖有中国的大印，同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在中国接到的汗的国书上加盖的中国大印相同。

拉丁文信件的译文写道：

理藩院致莫斯科大使书①

26年11月6日* 五时许，我等敬奉圣上康熙之谕旨。圣上下达我等之谕旨称，去年莫斯科察罕汗致书我方，谓：我使臣尼果赖② 奉派至贵处，因不谙贵大国之仪制，语言举止，鄙陋无文，望宽宥之，倘有冒犯陛下之处，亦因地处遥远，素昧中国所致，幸勿见$\frac{380}{387}$页罪。兹派尼基弗尔兼程前往，乞请撤围，免致两国生灵涂炭。嗣后，

---

* 1687年11月30日。

① 这封信和下面的信都是从俄文译出的，未查对原件。——译者

② 即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译者

来使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善言相求，并谓：大使随后即将携书前来，议和定界。

朕当即传令自该处撤围，一俟今年解冻，即行遣散人员，令*船
380/387页背面 只军队撤离该地。在此之前，不得在边境有任何敌对行为，俾使双方和好安居。待使臣到来，议定边界。为此，将朕旨交使臣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带去，令返你处先行知照。朕闻，莫斯科大使早已抵达色楞格，为何不来中国而在该地滞留？倘因某种缘由被阻，望速
【235】作书详奏朕知，朕为天下共主，不分远近，至欲万民毋相侵扰，亲睦
381/388页 雍和。双方和好相处，确定疆界，实为至理；为此，莫斯科大使于接奉议定边界之谕旨后，应即兼程前来，速达朕知。

此谕旨由我皇颁发本院，并命以拉丁文与俄文书写，送至察罕汗边界，转送色楞格。望莫斯科大使排除阻碍，尽速前来。倘因故延误，亦应作书详述缘由，送达我等，俾使我等转呈圣上。我等恪
381/388页背面 遵上谕，谨将此书急速送达。望莫斯科大使遵从我皇谕旨，立即尽速前来；倘因故延宕，可作书详述缘由，我等将转呈圣上。

康熙皇帝 26 年 11 月 11 日**

信的末尾有朱色巨印，与其他信件相同。

蒙古呼图克图的来使曼泽伊送来的俄文书信抄本中写道：

外务衙门致俄罗斯国大使书。

382/389页 恭奉圣谕。为议和事，26 年 11 月 6 日***圣上降旨我外务衙门。去年，俄罗斯国白沙皇呈书曰：前派使臣尼果赖，因不谙大国习俗语言，出言粗鄙，幸勿见罪，倘颂扬大皇帝之言，舛谬失体，亦

---

* 原文中 дабы 误写为 жабы。

** 1687 年 12 月 5 日。

*** 1687 年 11 月 30 日。

因地处荒远，素昧中国习俗，毋怀芥蒂。

兹先派尼基弗尔·维纽科夫急速前往，请撤目前之围，停止征伐。奏言甚善。现使臣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业已前来，并称：彼方大使为双方友好安居、议定疆界之事来奏，不久将至。朕当即传谕弃置阿尔巴津城，俟今年冰融，撤回船只军队。现疆界尚未划定，不可挑起战争杀伐，宜彼此和睦安居。一面等候彼方使臣前来，届时议定此事。我等遵旨将书信交付使臣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带回先行知照白沙皇。现闻：俄罗斯国大使已抵达色楞格斯克多日；为何迟迟不来，滞留该处？抑或为事所阻？望写明原委，火速遣人奏报。朕为普天下之君主，不分远近，至欲万邦之民无兵伐之乱，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朕意彼此应和好相处，划分疆土，确定边界。此为至要。俄罗斯国白沙皇使臣奉旨来奏，望其从速前来谈判议事，则事可成。

382/389页背面

383/390页

我等自外务衙门将俄文与拉丁文书信发至卡尔梅克地方，命令自卡尔梅克地方转送色楞格斯克交俄国大使。望即速来。倘不能前来，有事阻碍，则望尽速作书如实奏报。谨将此书送达。望俄国大使遵从圣谕火速前来。倘若不能前来，亦望尽速作答，说明原委。

【236】

这封书信下方盖有朱色中国官印。印章上镌中国文字。下面加盖印章处还有该国年号26年，11月，11日*。

383/390页背面

检验之下，曼泽伊自呼图克图处送来的两件蒙文书信，内容同拉丁文和俄文书信一字不差。

1月7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曼泽伊等人前来全权大使处，宾主进行了交谈。

他们来时，带来了呼图克图馈赠全权大使的礼品，计有：绿色

384/391页

* 1687年12月5日

丝绒八俄尺，橙黄色波纹锦缎一匹，藏青色素缎一匹，绿色素缎一匹，樱桃色锦缎一匹。并且说，格根呼图克图派他们送来上述礼品馈赠全权大使，请全权大使哂纳。

全权大使吩咐收下那些礼品。使者向全权大使献礼完毕，在长凳上就坐后说，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派他们——使者曼泽伊等人
384/391页背面 给全权大使递送拉丁文、俄文和蒙文书信，这些书信是中国博格德汗殿下派遣扎尔固齐等使者送到格根呼图克图处的；昨天全权大使派书吏来见他——曼泽伊时，他已将这些书信交付书吏。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对格根呼图克图馈赠的礼品表示感谢，尤其感谢的是给他全权大使送来了中国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有关外交事务的书信。接着向使者们问道：格根呼图克图在乌尔嘎是否健康。

385/392页 来使说，他五天前从乌尔嘎启程时，格根呼图克图很健康。

然后，全权大使对使者说，全权大使派出两名使团贵族作为使者（一名前往中国边城长官处，随身并携有致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书信；另一名前往格根呼图克图处，是根据格根呼图克图的愿望，应来使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送达的多次来书所请前去的），现在那些使者在何处？

来使说，他听说全权大使派往中国和派往格根呼图克图处的使者现滞留于乌尔嘎格根呼图克图处，因为全权大使派出的使者抵达乌尔嘎格根呼图克图处后第八天，就有使者从中国来到呼图
385/392页背面 克图处，带来博格德汗近臣的书信，说这些书信是给全权大使的，为此，他们的那些使者就留下了。请全权大使尽快就那些信件作
【237】书回复呼图克图，并准予他返回。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致全权大使的书信中所写的事，全权大使在前此派使者送给呼图克图的信中已经写明，使者目前尚滞留于乌尔嘎，就这些事务致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拉丁文

和俄文信件也同时由那些使者送去。希望呼图克图下令放使团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前往中国，并给他指派向导，不予阻留，斯捷潘是去送信回复中国来书的；至于伊凡·卡恰诺夫，也同样希望尽快把回书交给他，让他返回全权大使处，不予阻留。 386/393页

来使说，关于此事，当尽快回去禀报。呼图克图还吩咐转告全权大使，俄国人不断袭击蒙古人，希望能查明此事；最近从涅尔琴斯克就来了一批军人，击溃了在近处游牧的蒙古人，并掳去不少人丁。

全权大使说，在博格德汗* 从格根呼图克图处到来以前，他们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曾来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对这名使者说，蒙古盗贼从叶拉夫宁斯克①寨、捷连姆宾斯克和涅尔琴斯克附近赶走一千匹马，打死五名俄国人，现在还在不断打死人，请洛多伊先格等将此事告知格根呼图克图，彻底杜绝这类偷盗活动。而格素尔等却回答全权大使说，那些人并不归呼图克图和汗管辖，他们另有自己的汗；斡齐尔赛音汗也同那些人无关。根据格素尔的这个回答，涅尔琴斯克诸寨才出兵讨伐那些盗贼，因为那些盗贼过去多次伤害他们，盗走他们的马匹，所以予以报复。 386/393页背面

来使说，那些人确实不归呼图克图管辖，他们另有自己的汗。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获悉，汗的兄弟西第什里正在集结军队，驻扎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的鄂尔浑河岸，不知为何？ 387/394页

来使回答说，西第什里驻兵鄂尔浑② 河岸，是因为蒙古领主们得到消息，说全权大使率领大批军人抵达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西第什里在那里驻兵是为了防范俄国人前来袭击，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

---

* 原文如此。应为：使者或者曼泽伊。

① 原文为 Е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② 原文为 Ргой。——译者

全权大使说，西第什里把兵驻扎在这样近的地方，显然是心怀叵测，意欲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防范皇家部队的袭击。对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希望蒙古人不必有任何疑虑。全权大使在交
387/394页背面 谈中对这一点曾多次对来使作了声明。接着，全权大使询问曼泽伊等：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派到呼图克图处送信的使者是谁，什么官衔，中国是否有书信给呼图克图谈到别的事情，或者由使者口头转告了什么事情？

【238】 来使说，那些书信是扎尔固齐送来的，他的名字叫卡松岱，随同他来的有一名书吏，一行九人；他们没有从衙门带来其他信件。西第什里台吉驻扎鄂尔浑河岸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不是为了发动战争，仅仅是为了防范皇家部队前来袭击蒙古乌卢斯，免得象上次那样遭到涅尔琴斯克寨的突然袭击。

388/395页 全权大使说，中国来的那些使者是否很快就要从呼图克图处返回，他们是否会把全权大使派往中国边城长官处的那些使者带走，或者呼图克图要等那个扎尔固齐动身之后才打发他们上路？

来使说，中国来的那位使者要等候他曼泽伊回去，看全权大使如何答复。曼泽伊奉命从呼图克图处来给全权大使送信，限期三天，从全权大使处返回乌尔嘎也是三天。曼泽伊得到的命令严格规定，从呼图克图处到色楞格斯克再返回呼图克图处，为期七天。他认为全权大使派出的使者，那些中国使者会把他们带回国去。呼图克图也想尽快打发那些使者动身。

388/395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不知道他们蒙古人为什么离开色楞格斯克一带到别处去游牧，而且赶走了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的马匹和牛羊。军役人员分头去追赶蒙古人，寻找马匹牛羊，让他们自愿归还那些马匹牛羊；另外，早先还有色楞格斯克居民到他们蒙古乌卢斯去作买卖，共计十八人。这些去追赶牲畜的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和到蒙古乌卢斯去作买卖的人，不知何故都被他们蒙古人扣留在那里。显

然，那些蒙古领主们图谋不轨，平白无故就想大动干戈。呼图克〔图〕和汗派遣使者给全权大使送来关于议和的书信，信中还说希望不提过去的纠纷，现在他们蒙古人却不断挑起纠纷，杀人害命，赶走马匹。对呼图克图和汗的那些使者已无法信任。希望曼泽伊由全权大使这里返回呼图克图处后，立即把这一切向呼图克图禀告，并下令蒙古诸台吉释放被扣留的俄国人。12月27日，全权大使派了军役人员伊凡·塔尔斯基和谢卡·鲍多罗伊二人前去呼图克图处探听使团贵族的消息，曼泽伊于何处遇到他们二人？关于这些军役人员的情况，请曼泽伊一并告知呼图克图。 389/396页

来使说，他——曼泽伊离开呼图克图时和途经各乌卢斯时，从未见到过俄国人，也没有遇到派往呼图克图处的这两个军役人员，因为他抄近道匆匆赶来，并未顺路走访诸台吉。等他——曼泽伊返回时，倘若在某个乌卢斯看到俄国人，当即吩咐释放他们，并向台吉们说明；如果台吉们不听从，便将此事禀告格根呼图克图。呼图克图决不会允许汗和台吉们发动战争，决不会下令向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开战。

全权大使说，希望曼泽伊尽快自色楞格斯克返回乌卢斯见呼图克图，沿路不要逗留，把全权大使嘱咐的一切转告呼图克图，以便使全权大使能尽快得到有关此事的答复。还请他把全权大使就中国来书给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和斯捷潘·科罗文的书面指令带给他们，以便该使团贵族到达中国边城后，能根据来书内容答复中国人。至于全权大使派去见呼图克图并且现在仍在他那里的那名使者，则请给他复函，为他指派向导，立即送他返回全权大使处。 389/396页背面 【239】

来使说，他愿收下那些信函，转交给使团贵族，口头的嘱托也将禀告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以自己的名义对呼图克图的馈赠回赠了礼物，计有 390/397页

黑狐皮一张，价十卢布；貂皮三对，每对价七卢布；红呢衣料一块，长五俄尺，每俄尺价三卢布；英国呢十俄尺，每俄尺价一卢布；北极狐皮四十张，每张价八阿尔腾二坚加；怀表一块，价十二卢布；德国制大望远镜一个，价四卢布。并以自己的名义赠给使者曼泽伊汉堡呢一块，红狐皮一张；其同行四人每人北极狐皮两张。

由呼图克图的使者曼泽伊巴尔丹带给伊凡·卡恰诺夫和斯捷潘·科罗文的指令如下：

196年1月6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发给伊凡·罗吉奥诺维奇·卡恰诺夫的指令。

390/397页背面 今年，196年，12月26日，在色楞格河沿岸游牧的蒙古人不适时宜地从色楞格斯克附近离去，往下游返回其乌卢斯，赶走了色楞格斯克各类人员的马群和牛羊。军役人员曾前往蒙古乌卢斯找寻被赶走的马匹牛羊，另外，早先还有色楞格斯克各类居民去作买卖，共计十八人。这些军役人员至今没有从蒙古乌卢斯返回，他们为何迟迟不归，抑或已被台吉们扣留，无从得知。

本指令发到你处后，你在呼图克图处应视当地情况，向呼图克图说明上述军役人员被扣留和马匹牛羊被赶走之事，请呼图克图为获得圣明沙皇陛下的恩典，下令将上述军役人员自乌卢斯释回到圣明沙皇陛下的色楞格斯克，不予留难，下令寻查被赶走的马匹牛羊，并予归还；希望今后在各乌卢斯发布严令，禁止蒙古人袭击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赶走马群牛羊，也不得将俄国人（如果今后有人前去办事）扣留在乌卢斯，应放他们返回圣明沙皇陛下方面，不予留难。另外，你应切实探明各种情况，并遵照全权大使发给你的训令行事。

391/398页

一俟呼图克图准予你返回色楞格斯克，你应火速前来，应把了解到的情况，写入出使报告。出使报告由你具名，面呈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196年1月6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发给斯捷潘·雅科夫列维奇·科罗文的指令。 【240】

今年，196年，1月6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曼泽伊等人来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递交了汗的近臣由中国的来书，内称：博格德汗殿下为举行和平谈判、平息边界纷争、划定疆界，期待全权大使尽快前往帝国；如果因为某种阻碍，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臣不能很快到达中国，则请函告详情。关于你们的情况，使者口头告知说，至今尚滞留于呼图克图处。此外，使者别无其他有关你们的书函和口信带给全权大使。 391/398页背面

本指令发到你处后，望即按照全权大使给你的训令，千方百计坚决要求呼图克图的亲信放你过境去中国。如果呼图克图准许你去中国，你当兼程前往。抵达中国边城后，或被送到帝国国内后，一切按照全权大使给你的训令行事。为使全权大使了解情况，应将一切如实写成报告，自中国边城或帝国国内经由阿尔巴津寨或其他合适地点送回。如果为某种缘由受阻，蒙古格根呼图克图不放你前往中国，你应尽最大努力，坚持要求放行。如果尽了最大努力，中国之行仍不能实现，不放你前去，你应争取会见中国使者，将俄文和拉丁文信件以及中国俘虏戈维杰卡交给该使者，并按照训令相机行事，将你被阻留及全权大使即将派人之事单独向他说明，以保证安全。 392/399页

作过说明并交出信件后，从中国使者处了解到什么情况，应写入出使报告，你本人应迅即返回色楞格斯克塞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还请这位使者带给斯捷潘* ·科罗文和伊凡·卡恰诺夫一封波兰文信件。命令他们在蒙古乌卢斯视当地情况行事，千方百计切实探明各种情况，中国人对和谈有何意图，是否已同蒙古领主们商定向圣明沙皇陛下的边陲城寨发动战争。请求呼图克图允许他
392/399页背面 们在动身之前派军役人员回来见大使，并将一切情况写成报告交军役人员带来。

信件盖印加封后，交给了使者，使者当日即从色楞格斯克启程返回。

1月11日，色楞格斯克塞军役人员尼基什卡·捷列普涅夫来色楞格斯克向全权大使口头报告，他曾奉命去索利亚诺耶湖探听
【241】煮盐出售的军役人员和猎手的情况，因考虑到当前蒙古的情况，他奉命率领那些军役人员离开索利亚诺耶湖。1月9日，他们到达煮盐场后，便将索利亚诺耶湖的军役人员和猎手带回色楞格斯克。在他们到达之前，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瓦西卡·戈戈伊拉的工役们也到索利亚诺耶湖去，途中在草原上遭到蒙古盗贼的袭击，其中有一人受伤，并被抢去一匹马。据军役人员和猎手说，索利亚诺耶湖旁尚留下约一千五百普特煮好的盐，设备和大锅则已全部由该湖运回色楞格斯克。

393/400页 同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火枪兵伊瓦什卡·托姆斯基跑到色楞格斯克口头报告说，他们沿色楞格河往下到克里沃伊普廖斯去打草。尚未到达克里沃伊普廖斯，距色楞格斯克约五俄里处，遭到约十五名蒙古人的袭击，他的同伴、该团火枪兵伊瓦什卡·

* “斯捷潘”三字重复两次。

西夫沙被刺身死，而他伊瓦什卡则由森林逃回色楞格斯克。

同日，自色楞格斯克派出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随同他去的有军役人员约二十名。吩咐他小心前往克里沃伊普廖斯一带，从隐蔽处秘密察看那些盗贼。如果看准盗贼人数不多，他——杰米扬就祈求全能的上帝恩佑，凭借最仁慈的上帝赐予的佑助，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那些盗贼已遁往远处，命令他——杰米扬查明足迹，看他们逃向何方，有多少人。

同日，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返回色楞格斯克，口头报告说，他已带领军役人员去过克里沃伊普廖斯。在色楞格河岸看到了那个被打死的人的尸体，离色楞格斯克约四俄里。他在那一带没有找到任何盗贼。从足迹看，那些盗贼往草原索利亚诺耶湖方面去了，看足迹大约有十五人。 393/400页背面

1月12日，蒙古斡齐尔赛音汗的使者宰桑丘阿尔达尔嘎和恰隆、安布鲁特一行三人，外加两名火伕，来到色楞格斯克寨。

全权大使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使者。吩咐他询问他们：宰桑等来见全权大使有何贵干，是否带有斡齐尔赛音汗致全权大使的书信，或者他——宰桑有什么事要口头转达，斡齐尔赛音汗现在何处，他同博硕克图汗之间的情况如何，斡齐尔赛音汗是否已经追回那个离开他投到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处游牧的蒙古台吉？

同日，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向全权大使回报说，他去见过使者，使者对他说，他们——宰桑等奉斡齐尔赛音汗的派遣来见全权大使，递送书信，此外，宰桑还带有口信转达全权大使；希望全权大使尽快召他宰桑持书进见，因为宰桑是奉命火速前来见全权大使的，斡齐尔赛音汗目前正在战场与博硕克图汗对峙，宰桑自斡齐尔赛音汗处动身时，尚未与博硕克图汗交战；脱离斡齐尔赛音汗的管辖投向别处游牧的那名台吉尚未交回，关于那名台吉，他们之间以 394/401页

后将如何决定，宰桑不知道。

书吏说，希望宰桑将带给全权大使的书信交付给他，由他将书
【242】信转呈全权大使。全权大使将下令把书信从蒙文译成俄文，知悉来书内情后，自会很快下令召见宰桑幷同他谈话。

来使说，他——宰桑不能交出书信，因为斡齐尔赛音汗命令他将书信交给全权大使本人。宰桑还说：为了办理外交事务，斡齐尔赛音汗的兄弟巴图尔珲台吉奉斡齐尔赛音汗的派遣前来，巴图尔
394/401页背面 珲台吉现正停驻在沿衣鲁河上行离色楞格斯克三天路程的地方，他希望会见全权大使，商谈有关各项事务。

1月12日，斡齐尔赛音汗的使者持书来见全权大使，宾主进行了谈话。使者来到全权大使面前，递交了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

395/402页 全权大使接过书信后，向使者们问道：除了书信外，斡齐尔赛音汗是否有口信让宰桑带来。

来使说：往年，斡齐尔赛音汗曾派使臣苏海等去见圣明沙皇陛下，递送书信，幷商谈逃亡的布里亚特人之事，然而关于这些布里亚特人，幷未告诉使臣怎样回复斡齐尔赛音汗。现在，全权大使是否带来了有关那些布里亚特人的谕旨。他们的那些使者曾带回圣明沙皇陛下致斡齐尔赛音汗的御书，斡齐尔赛音汗无法了解御书的内容，因为无人能从俄文译成蒙文。还有一名托博尔的布哈拉人谢伊佳什[158]奉派随同苏海① 来见斡齐尔赛音汗，但是这个谢伊佳什在托博尔斯克被军政长官留下。谢伊佳什等曾告诉那些使臣，圣明沙皇陛下已谕令将布里亚特人交还斡齐尔赛音汗，他——
395/402页背面 谢伊佳什奉命随同他们从莫斯科前来，正是为了办理此事。

全权大使说，请斡齐尔赛音汗将圣明沙皇陛下的那封御书送到全权大使这里，全权大使将下令从俄文译成蒙文；然后仍由来使

① 原文是 Уранъ。——译者

将陛下御书的译文连同圣明沙皇陛下御书的原件带给斡齐尔赛音汗。至于汗向全权大使提到布里亚特人，说圣明沙皇陛下境内有汗的布里亚特人，希望把这些人还给汗，则全权大使并无陛下关于交出布里亚特人*的任何谕旨（关于此事，在乌丁斯克寨初次同汗的使者谈话时就已向他们作过声明），因为全权大使等奉派前来，并不是为了同蒙古人谈判，而是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平息边境纷 396/403页
争，永修和好。鉴于斡齐尔赛音汗和呼图克图效忠于圣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奉命同他们——蒙古领主们保持友好往来。使臣属下的军队也奉命不得欺凌他们。如果斡齐尔赛音汗同全权大使商谈什么事，那么他们一定尽快上奏圣明沙皇陛下；对他们的上书很快就会给予答复。至于说到莫斯科已派托博尔的布哈拉人谢伊佳 【243】
什前来遣返布里亚特人，而军政长官却将他扣留一事，如果圣明沙皇陛下真有谕旨将布里亚特人交还给蒙古人，当时定会有公文发给圣明沙皇陛下各边城的军政长官[159]。何况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并无布里亚特人可交还给蒙古人，因为那些布里亚特人自久远的年代起就效忠于陛下，从来没有臣服于他们蒙古人。 396/403页背面

来使说，他奉命向全权大使提出，希望现在同汗和台吉们实现全面的和平。

全权大使说，宰桑奉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之命前来商谈和平谈判问题，他们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也写到不再重提过去的争端。然而，他们蒙古人却不断滋生事端，今天还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打死一人，打伤一人。倘若今后他们蒙古人仍这样干，便不可能有全面的和平。

来使说，希望全权大使同意在近期内同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举行和谈，则他们边境的蒙古人便再也不会来偷盗。 397/404页

全权大使说，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可否对乌卢斯牧民发布

* людей（人）原文中误写为 людех。

一道严格的禁令，使蒙古盗贼不再袭击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不再行凶杀人和赶走牲畜，希望台吉们严禁乌卢斯牧民做这些事。此外，台吉们为何扣留去追赶被盗牲畜的军役人员，至今不予释放？可是汗却派人来要求和好。台吉们扣留那些人员，还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要是因此而荒废了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土地可不行。只要全权大使派往呼图克图处商谈事务的使者不归来，被扣留人员不释回，各寨附近的偷盗活动不绝迹，全权大使便不同他们蒙古人谈判。

397/404页背面

来使说，希望全权大使给他们派一名翻译，将圣明沙皇陛下的那封御书译成蒙文。

全权大使说，不单是给使者们派一名翻译去翻译圣明沙皇陛下的那封御书*不可能，由于台吉们不知何故将派到蒙古乌卢斯去商谈马匹被盗事宜的老通译们扣留在乌卢斯不放，现在就连全权大使也无法了解斡齐尔赛音汗送来的书信的内情；甚至是宰桑对全权大使谈的话，也无人能准确翻译出来，因为帕什卡·切列姆诺伊等通译，依照呼图克图和汗及台吉们来函的请求，已随同使者派往蒙古乌卢斯见呼图克图等，商谈以前的纠纷去了，现在他们被留在乌卢斯已经六周。全权大使还派了通译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去呼图克图处探问使臣的消息，这名通译是否已被放行去见呼图克图，全权大使也不得而知。希望宰桑派人去西第什里处索取帕什卡·切列姆诺伊或别的通译，将他领回全权大使处从事翻译。这名通译定能准确地译出宰桑刚才递交的斡齐尔赛音汗的书信，以及宰桑等人对全权大使说的话。

398/405页

【244】

来使说，他——宰桑不能派他的同僚去索取通译，因为这样会耽误他宰桑的事。宰桑奉命急速前来全权大使处送信。等全权大使放**宰桑等返回后，宰桑当向台吉们谈那些通译和被扣留人员

398/405页背面

---

* грамоты(书)原文误写为 грамоту。

** отпустит(放)原文误写为 отпустил。

的事。

全权大使说，希望宰桑派人去领回那些通译，全权大使通过通译才能对书信和口信给宰桑以明确的答复，书信和他的口信，以及全权大使嘱咐宰桑转告斡齐尔赛音汗的话，现在都无人翻译，因为目前色楞格斯克沒有通译，现在担任翻译的那个通译，蒙文程度不高，这是宰桑亲眼所见。

使者说，希望全权大使尽快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可找到那些人员并交还回来。 399/406页

全权大使说，宰桑说希望全权大使尽快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可找到那些人员并交还回来。照此说来，似乎全权大使同台吉们修好是不得已的。全权大使受圣明沙皇陛下的派遣，来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举行和平谈判，平息爭端；同时也奉命同他们蒙古人尽量保持往来，根据情况，倘若可能，便达成和议，并在此基础上和解。等全权大使了解了汗派使者送来的书信的內情，并且等到宰桑派人领回通译以后，那时对这一切将尽快予以答复。 399/406页背面

来使说，他不能派人去索取通译。

全权大使说，台吉们抓去许多俄国人，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就把他们扣留在那里。全权大使信赖格根呼图克图以及斡齐尔赛音汗，才依照他们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转达的呼图克图的请求和来书，从使团贵族中选派使者取道蒙古地区前往中国边城中国长官处，同时也从使团贵族中选派使者去见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看到他们境內俄国人为数不少，就把他们扣留下来，再派人来见全权大使，商议和平谈判的事，似乎是要迫使 400/407页
别人接受和平谈判。台吉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外交惯例的。全权大使不会在那些人员被他们扣留在乌卢斯的情况下举行和平谈判。因为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扣留俄国人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认 【245】
为，斡齐尔赛音汗和台吉们不愿同圣明沙皇陛下和好，首先挑起各

种争端，企图发动战争。全权大使奉命前来，虽然幷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为了举行使臣谈判，但是，如果有人欺凌迫害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边民，行凶杀人，赶走马群，那么，全权大使将对这些凌辱和凶杀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

全权大使对宰桑等讲了上述各事，讲了通译的事，要宰桑派人去见西第什里，领回通译，幷要宰桑好好考虑此事。对来使加以款
400/407页背面 待之后，让他们回到驿馆。使者到达驿馆后，即设置岗哨，由马尔蒂恩·卡马利连的四名军役人员站岗，不准任何人进去会见使者。

担任翻译的是色楞格斯克寨军役人员克利姆卡·图尔恰尼诺夫和游民瓦什卡·伊凡诺夫。这两名通译的蒙语太差，有许多处的意思表达不清。因当时别的通译都已派出，不在色楞格斯克。

同日，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及通译带书信去驿馆，吩咐将书信译出。

401/408页 同日傍晚，书吏携回汗派宰桑送来幷由宰桑译出的书信，译文写道：

望与斡齐尔赛音汗实现和解，兹派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的策凌巴尔蔑儿干① 和岱青额尔德尼巴图尔办理外交事务，该台吉等现驻在鄂尔浑河岸。为办理同样的外交事务，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派来全权大使。由圣明沙皇陛下委托全权大使办理此事。全权大使在外交事务上有何主张，斡齐尔赛音汗及台吉等均将按全权大使的意愿行事。往昔斡齐尔赛音汗与圣明沙皇陛下幷未发生纠纷与争端。

401/408页背面 约五十年前，布里亚特人开始向圣明沙皇陛下缴纳实物贡。圣明沙皇陛下之臣民前来他们蒙古地区后，在该地建立了色楞格

① 原文为 Сиринбал Мергень。——译者

城。关于那些布里亚特人之事，曾致书圣明沙皇陛下并派去使者。圣明沙皇陛下曾有御书付使者带交斡齐尔赛音汗。并有谢伊佳什奉派随同使者前来，但谢伊佳什被阻留于托博尔斯克。由圣明沙皇陛下处带回的御书，迄今未能从俄文译成蒙文。内情如何，斡齐尔赛音汗不得而知。

何人原在何处生息，今后仍应在该处生息，和睦友爱相处。仰赖神明保佑，斡齐尔赛音汗与诸台吉将同贵方和睦友爱相处，进行 $\frac{402}{409}$页
贸易，各自安居并治理其臣民。双方在先前旧地互有劫夺、伤害人员与牲畜之事，望不再重提。全权大使在会谈时如对他们有所建议，有所期望，斡齐尔赛音汗及诸台吉定当遵行。一切均请全权大 【246】
使定夺。

1月12日，斡齐尔汗的使者宰桑丘阿尔达尔嘎等来见全权大使，宾主进行了谈话。

使者们来到全权大使处，进入正堂，全权大使便对宰桑说，根据宰桑的译文，全权大使已了解书信内情，汗和台吉们写信给全权大使说，他们派汗的兄弟和其他台吉来举行和平谈判，请全权大使 $\frac{402}{409}$页背面
按照外交惯例就一切事端同他们会谈。希望西第什里对将要举行的使臣谈判作出表示，下令释放色楞格斯克的军役人员，使其返回色楞格斯克。尤其希望下令释放被扣留在蒙古乌卢斯的通译伊瓦什卡·塔尔斯基和帕什卡·切列姆诺伊等人，因为他们的使者来到全权大使处谈话时，无人担任翻译，另外，希望制止蒙古人的偷盗行为。等那些通译和军役人员放回了色楞格斯克，并且蒙古人也不再来偷盗，那时，通过那些通译了解一切实情之后，就会很快予以答复。

来使说，此事将禀告巴图尔珲台吉。

全权大使说，巴图尔珲台吉现在驻在鄂尔浑河岸，他希望同全 $\frac{403}{410}$页

权大使举行会议，进行和平谈判，他们的汗和台吉们给全权大使的来书中也谈到此事。巴图尔珲台吉愿在何处举行会谈，何时同全权大使会晤，进行谈判？先前沙皇陛下给汗的御书，汗在给全权大使的来书中说，似乎至今尚未译出，关于翻译御书和关于布里亚特人的事，请使者如同全权大使昨日在谈话中向使者宣布的那样，告知汗和台吉们。

403/410页背面 来使说，关于此事，巴图尔珲台吉悉听全权大使安排：何处何时会谈，双方出席人员多少，西第什里均将照办。

全权大使说，除色楞格斯克外，他——全权大使不能到更远的地方去。希望巴图尔珲台吉能到色楞格斯克附近来，人不必太多，五十名左右或略多一些。到达近处后，请即派使者来全权大使处说明，愿在何处同全权大使会晤。那时，全权大使将与巴图尔珲台吉商定会议地点，并商谈各项事务。

来使说，所有这一切都将禀告巴图尔珲台吉。

404/411页 全权大使对宰桑说，希望巴图尔珲台吉把被扣留的俄国人集中起来，尽快送回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处。

来使说，他当向巴图尔珲台吉禀告此事；巴图尔珲台吉本人不会扣留那些人员，至于通译帕什卡，将尽快派使者送回。

全权大使说，希望宰桑定一个日期，将通译送回，并再派使者，
【247】或由宰桑等人再来全权大使处通知有关会议的消息。

使者确定了日期，自即日起五天内送回通译，他宰桑本人再来
404/411页背面 或者派别人来。

于是，全权大使款待了那些使者，赠送给宰桑等三人每人一张北极狐皮，派人送他们回驿馆。同日，使者们自色楞格斯克动身返回乌卢斯。在色楞格斯克没有留难那些使者，以免在蒙古乌卢斯的使者们遭到不测。但是坚持要求那些使者送回通译，这样做可获得有关一切情况和蒙古人图谋的确实消息。

1月13日，往乌丁斯克寨和各村给团长们发出与先前训令内容相似的戒备令，给各寨各村的总管也发出了书面训令。 405/412页

1月16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火枪兵瓦西卡·马斯拉辛跑到色楞格斯克来口头报告说，他和伙伴一行四人自色楞格斯克前往乌丁斯克寨，今日沿色楞格河而下，在克里沃伊普廖斯一带遭到约五十名蒙古人的袭击；瓦西卡等人一见到那些蒙古人，即调转马头，从森林里逃回色楞格斯克，他们的伙伴——两名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则沿河奔逃，蒙古人在后面追他们，几乎一直追到色楞格斯克；沿河奔逃的那两名伙伴是否被打死，还是躲进了某处丛林，避开了蒙古人，瓦西卡他们不得而知。 405/412页背面

同日，派遣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率五十名火枪兵骑兵前往克里沃伊普廖斯，命令他到达后从隐蔽处察看；如果看准他们人数不多，即祈求最仁慈的上帝恩佑，对他们采取行动，捕捉舌头，而勿使军人和其本人遭到损失。

当日夜里，马尔蒂恩·卡马利回来报告说，他已去过克里沃伊普廖斯一带，在蒙古人袭击军役人员的地方看到三股足迹，足迹来自塔邦古特沟，根据足迹判断，他们有一百人左右，冲散落在后面的两名军役人员，打死其中一人，沿色楞格河往下向希洛克河而去。他运回了尸体，而另一人，他说遍寻未着，只找到他乘坐的雪橇，空停在色楞格河岸克里沃伊普廖斯的上方。当夜，派遣马尔蒂恩·卡马利连的军役人员立陶宛兵五名前往乌丁斯克寨给各团长送发与先前训令内容相似的戒备令。 406/413页

当天夜里，派往乌丁斯克给各团长送发书面训令的军役人员从半途跑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他们沿着通往乌丁斯克的道路行至克里沃伊普廖斯的下方地界，尚未到达希洛克河河口，看到岛上有许多火堆，很密集，于是他们就远离河岸，靠近山岭取林间道路前行，走到同火堆并排的地方，蒙古哨兵向他们喊起话来，他们眼

看无法通过，便跑回色楞格斯克。

上述日期的翌日，1月17日，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阿廖什卡·格拉宁自山岭来到色楞格斯克寨，他曾随同色楞格斯克通译帕什卡·切列姆诺伊前往塔邦古特乌卢斯寻找被赶走的马匹。阿廖什卡在回答询问时说：

大约在六周以前，他——阿廖什卡和帕什卡奉全权大使派遣，
【248】前往塔邦古特乌卢斯见佐库莱宰桑，交涉从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
406/413页背面 克附近被赶走的其余马匹的事。他们由色楞格斯克动身，第五天傍晚到达佐库莱台吉处，向佐库莱谈了那些被赶走的马匹的事。第二天，佐库莱告诉他们说，他将下令查找那些*马匹，找到后即予归还。为了寻找那些马匹，佐库莱派阿廖什卡的同伴帕什卡·切列姆诺伊随同向导前往其他乌卢斯。帕什卡同向导动身去寻找马匹，途中迎面碰到车布登台吉派来的使者。他们把帕什卡捆绑起来，留在别的乌卢斯，自己则来到佐库莱台吉处。在佐库莱台吉那里抓住了他——阿廖什卡和加拉西卡，也捆绑起来，带到巴图尔珲台吉那里。巴图尔珲台吉把阿廖什卡提到面前讯问，他们——阿廖什卡等为什么到乌卢斯来？阿廖什卡等对巴图尔珲台吉说，他们奉全权大使派遣来见佐库莱台吉，交涉被赶走的马匹的事。于
407/414页 是，巴图尔珲台吉下令把阿廖什卡捆起来，交给哨兵看守，他被绑着拘禁了大约四周。后来又把他提去讯问：随同全权大使来到达斡尔诸寨的长官和军队是否很多？阿廖什卡回答巴图尔珲台吉说，随同全权大使开来的军人很多，人数多少他不知道，因为军队并非驻扎在乌丁斯克一地，各村庄也有，随同全权大使来的长官约有一百名。阿廖什卡被囚禁后，隔一天或两天给他送一次饭，而且给的总是煮肉剩下的汤。

阿廖什卡在乌卢斯时，从蒙古人的交谈中听到，台吉们准备进

* 原文中"那些"重复两次。

攻布里亚特人；塔邦古特人打算沿色楞格河左岸下行，在希洛克河和捷姆纳亚河河口一带游牧，其他蒙古乌卢斯打算到色楞格河右岸一带，目前已集结的蒙古人约有八千名，企图杀害布里亚特人，或者让布里亚特人仍和过去一样向他们纳实物贡，因为布里亚特人以前是受台吉们统治的。阿廖什卡获释时，巴图尔珲台吉把他叫到面前，要他转告全权大使，他——巴图尔珲台吉是向布里亚特人开战，并不想攻打圣明沙皇陛下的城寨。是否真的不来袭击城寨，阿廖什卡不知道，在乌卢斯时也沒有听到任何人谈及。 407/414页背面

阿廖什卡和帕什卡到达佐库莱处的那天，佐库莱便从阿廖什卡、帕什卡和加拉西卡处拿走七张皮革，二百八十颗大串珠，约五百颗小串珠，两块红呢料，二十张北极狐皮，三张水獭皮，一张黑狐皮，三匹马，一头骆驼，备有鞍辔，两个弓箭袋，一支步枪。

台吉们打算在释放阿廖什卡后的第三天派两千牧民，各带两匹马轻装进攻布里亚特人。 408/415页

巴图尔珲台吉还要阿廖什卡转告全权大使，请全权大使交出去年即195年在楚库河岸从通古斯人那里索去的人质，巴图尔珲台吉即交还俄国人帕什卡和加拉西卡。他还特意派四名蒙古人随同阿廖什卡来取人质。那些蒙古人打算在阿廖什卡回来的那座山岭上等候他们的人质，离色楞格斯克约三俄里。至于全权大使派往呼图克图处以及派往中国的使者，他们现被阻留于呼图克图处，只*放了四个人到中国去，其余的人，呼图克图是放回全权大使处还是仍旧阻留，阿廖什卡沒有听人谈及。蒙古人是否已同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交过战，也沒有听人说过。更多的事，阿廖什卡就不知道了。 【249】

同日，自色楞格斯克派色楞格斯克书吏费季卡·乌达钦和三名军役人员，随阿廖什卡去同前来的蒙古人谈判。吩咐费季卡向 408/415页背面

* 原文中"只"字重复两次。

那些蒙古人喊话，要他们放心前来色楞格斯克，对他们的所有要求将给予答复，并毫不阻留地让他们回到台吉那里去。为了不上蒙古人的当，不使费季卡遭到暗算，在隐蔽处所设置了岗哨，由二十名哥萨克骑兵担任警戒。

同日，费季卡·乌达钦返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他为了谈判已到山岭去过，曾向蒙古人喊话；蒙古人约有十名，从山岭上看见他们三人带着火绳枪随同阿廖什卡前去，没有来对话，策马上了山顶，佇立良久，便翻过山去了，费季卡等怕蒙古人大批出动，穿过树林截断他们返城的归路，便动身返回色楞格斯克。

409/416页 同日夜晚，自色楞格斯克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带领三十名军役人员外出探听动静，了解军情。命令他前往希洛克[1]河口，如果在什么地方碰到蒙古盗贼，而他们又没有戒备，就祈求全能的上帝恩佑，采取行动，捕捉舌头。随同他一起还派出五名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到乌丁斯克去递送书面指令，要各团长按照先前所发训令在各寨加强戒备。命令杰米扬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看着军役人员经过希洛克河去乌丁斯克寨。

同日傍晚，派出两名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要他们滑雪越过山岭，将同样内容的戒备令送往卡巴尼耶村。到达大山以前是在草原上行走，从伊坦增斯克寨征收的实物贡中拨出皇家马匹给他们使用。命令他们到达山脚，可以滑雪行走时，便将马匹留在草原上，他们本人滑雪急速前往。书面指令送到卡巴尼耶村后，应立即转送乌丁斯克寨。还由他们带一份训令给乌丁斯克寨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命令他相机而行，如果没有危险，就派该团军官带领

409/416页背面 一百名军役人员来色楞格斯克；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的连队，还有三十名士兵，也由乌丁斯克派出，命令发给他们每人两丰特火药，两丰特铅，以及两个月的口粮，供路上用。

① 原文为 Хилкай。——译者

同日拂晓，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返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他率领军役人员去探听消息，捉蒙古舌头，并送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通过希洛克河，到乌丁斯克寨去递送书面戒备令。当他走出色楞格斯克约十二俄里，到达克里沃伊普廖斯的下方地界时，看见山旁的树林里和各岛屿上有许多火堆，显然，该地驻扎着大批蒙古军队。杰米扬想要察看清楚该地驻扎的蒙古人是否很多，送戒备令的军役人员能否通过这一地带前往乌丁斯克寨，便将【250】$\frac{410}{417}$页他带来的军役人员留在隐蔽处，自己向火堆走去。他们刚走近火堆，开始观察，就碰上了一名蒙古哨兵。蒙古人喊了起来，立即跑回营地，营地里就起了骚动。杰米扬一看蒙古人已开始集合，便朝色楞格斯克寨跑了回来，也没有敢让随同他前去的军役人员到乌丁斯克寨去送书面指令，因为蒙古人集结了大批人马，而且戒备森严。

1月19日，自色楞格斯克派一名蒙古人前往蒙古营地。此人曾携带妻小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搭帐幕居住，形势开始动荡的时候，就被抓到色楞格斯克监禁起来。命令他去告诉蒙古台吉们，请蒙古巴图尔珲台吉派使者来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处商议各项和平谈判事宜，不必有任何顾虑。他的使者在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处时，曾许诺再派使者来，一切争端都可按照外交惯例谈判解决，不必动用兵戈，这一点，他们的汗和台吉们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件中业已写明，至于谈判的内容，将另行答复。所以不派遣俄国人前往，是由于以前派去办理皇家事务的人员都被扣留在蒙古乌卢斯。$\frac{410}{417}$页背面

为这次差遣，由马尔蒂恩·卡马利连火枪兵斯捷卡·扎尔科夫处拨给这个蒙古人两匹马。

从1月19日到23日，每天夜里都派十二名或更多的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沿色楞格河而下，到克里沃伊普廖斯一带蒙古营地附近去。在此期间，可以看到色楞格斯克周围各山岭上有许多蒙

古军队，夜间，色楞格斯克四周火光通明。

1月24日傍晚，派出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随同他去的有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以及军役人员一百名，要他们沿色楞格河往上到楚库河河口，去袭击近处的蒙古营地并捕捉舌头。

411/418页 当夜，大尉和军役贵族返回报告说，他们已到蒙古营地附近去过，本想从山上下来袭击并捕捉舌头，下山一看，沿楚库河驻扎着大量蒙古军队，已有所戒备，因此，他们沒有敢去袭击蒙古营地，也未能抓到舌头。

1月25日夜里，约有一百名蒙古军人跑到城边，当哨兵们从各岗哨开始喊话并用火绳枪射击时，他们就跑回山边蒙古营地去了。

从1月26日到2月3日，色楞格斯克周围有大批蒙古军人，连营结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居民的干草和其它储存物都被他们焚毁殆尽。

2月4日，向色楞格斯克对面的康内岛派出三十名军役人员。命令他们在隐蔽处埋伏。同时，向岛上放出系绊绳的马三匹，蒙古

411/418页背面 人前来捉马，就捉他们的舌头。同时命令在色楞格斯克的军役人

【251】员作好充分准备。翌日，约有五十名蒙古人朝那些马匹袭来。山上的许多蒙古军人看到马匹附近暗伏着军役人员，便向康内岛冲下来，支援岛上的蒙古人。根据这种情况，自色楞格斯克派出军役人员约二百名，由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和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率领，与蒙古人发生了战斗。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蒙古人被击退了，布置在岛上的军役人员和马匹全都撤了回来。

2月6日中午，色楞格斯克传令兵伊瓦什卡·斯科莫罗霍夫来见全权大使，口头禀报说，今日清晨，六名军役人员出色楞格斯

克到近处去取剩余的干草，哨兵今日从塔楼上了望到有许多蒙古人追赶那些军役人员。当日即由色楞格斯克派出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和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军役人员二百名。在离色楞格斯克约一俄里半的丛林中找到了那些被包围的军役人员。军役人员与那些蒙古人发生了战斗。赖伟大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打败了蒙古人，把俄国人带回了色楞格斯克。 412/419页

同日，那些军役人员受到询问，其中有一个是阿法纳西·别伊顿属下的，名叫尼基特卡·什莫宁，是第一批从托博尔斯克派来达斡尔地区的。他在回答询问时说，今日清晨，他——尼基特卡和同部的火枪兵出色楞格斯克到近处去取干草。在康内岛的上方地界遭到大约二百名蒙古人的袭击。尼基特卡一见蒙古人人数众多，便跑到河柳丛中伏下，一直打到色楞格斯克派来官长和军役人员为止。尼基特卡的马在往河柳丛奔逃时被矛枪刺死。他们从乌丁斯克到色楞格斯克来是为了向陛下叩请发放粮饷。他们——尼基特卡等未经全权大使准许就擅自外出，愿听凭陛下治罪。

同日，对这些士兵处以笞刑，以惩其擅自外出之罪。下令各岗哨严加防范，未经使团准许，军役人员不得去任何地方。 412/419页背面

从2月6日到2月14日，色楞格斯克周围始终驻扎着大批蒙古军队，各山岭上约有三百余人日夜不断地站岗放哨。

2月14日下午三时许，随同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被派往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伊格纳什卡·奥斯拉莫夫和叶尼塞斯克五十人长米什卡·帕拉菲耶夫回到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伊凡·卡恰诺夫于归途中在离色楞格斯克约三俄里的楚库河口派他们前来色楞格斯克，吩咐他们禀告全权大使，蒙古呼图克图派曼泽伊巴尔丹为使者，随同他自蒙古乌卢斯前来商谈事务。

413/420页 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上呈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出使报告写道：

遵照陛下谕旨并奉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于11月20日自色楞格斯克动身前往蒙古乌卢斯去见格根呼图克图。

【252】 11月26日，在到达库伊童河之前，蒙古车布登台吉的一个乌卢斯牧民，名叫桑齐克巴克士，在草原上与伊凡相遇，对伊凡说，车布登台吉奉格根呼图克图之命，派他——巴克士探听全权大使派来商谈皇家事务或派往中国办理外交事务的使者的消息，命令他在探听到消息后返回车布登台吉处报告。

伊凡·卡恰诺夫对那个巴克士说，请巴克士回去禀告车布登台吉，他——伊凡遵照陛下谕旨，受全权大使派遣，由色楞格斯克到格根呼图克图处递送友好书信，商谈各项和平谈判事宜，因沿途雪大，马匹和骆驼已疲惫不堪，希望车布登台吉施友爱于全权大
413/420页背面 使，给予援助，派马匹和骆驼来以供乘坐，使他能到达车布登台吉的乌卢斯。

11月24日，在到达喀拉河之前，蒙古车布登台吉的那名巴克士在草原上迎接他。他前来对伊凡说，根据他的请求，他们的车布登台吉给他——伊凡派来一匹马和一匹骆驼，替换疲惫不堪的马匹和骆驼。供他骑至车布登的乌尔嘎，车布登台吉吩咐他——伊凡到乌尔嘎去见他，并吩咐他——巴克士陪同伊凡到乌尔嘎。

11月30日，到达蒙古车布登台吉的乌尔嘎之前，车布登台吉的佐克图宰桑前来迎接伊凡，接待了他，并把他安顿在车布登台吉乌尔嘎的附近。

同日，车布登台吉派了一个名叫巴克钦的乌卢斯牧民来伊凡的宿营地站岗，就在上述同一天，又有名叫伊勒登塔布囊和乌伊宰

桑的蒙古人来到伊凡的宿营地。来到后对伊凡说，他们受斡齐尔赛音汗和他兄弟巴图尔珲台吉派遣来见伊凡，奉命询问伊凡，他因何事到何处去见何人，他是否携有致斡齐尔赛音汗和他兄弟巴图尔珲台吉的书信，或者有同时致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三人的书信。如果有，他们奉命由伊凡处取走书信，用蒙文抄录下来，抄录完毕便将书信交还伊凡。 414/421页

伊凡·卡恰诺夫通过通译告诉他们，他受全权大使派遣到格根呼图克图处递送书信并商谈和平谈判各项事宜，没有致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和他兄弟巴图尔珲台吉的书信，也没有任何口信；伊凡从全权大使那里带来的书信是要交给格根呼图克图的，他——伊凡不能将书信交给他们。

奉派前来的蒙古人伊勒登塔布囊和乌伊宰桑说，如果伊凡不把信交出来，巴图尔珲台吉就不放他去见呼图克图。说完之后就走了。他们走后约四小时，夜里，蒙古盗贼来到宿营地，赶走了伊凡和军役人员的三十匹马，并且用箭射击在马群旁放哨的军役人员。 414/421页背面

12月1日，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派通译康德拉什卡·吉洪诺夫去乌尔嘎见车布登台吉。吩咐他申诉马匹被赶走的事，请车布登台吉下令派人追踪查找那些被赶走的马匹，缉拿盗贼。通译康德拉什卡到乌尔嘎去见台吉并讲了上述的事。车布登台吉对通译说，他将派人去追捕那些盗贼，如能找到，即令奉还。 【253】

12月3日，车布登台吉的宰桑乌伊①来到伊凡的宿营地，赶来上述的二十二匹马。乌伊② 说，车布登台吉的乌卢斯牧民跟踪追赶那些被赶走的马匹，追上之后，就从盗贼那里夺了回来，但未能捕获赶走马匹的盗贼，他们是哪个台吉的人，也不得而知，其余的八匹马将继续寻找。 415/422页

①② 原文为 Унт。——译者

12月4日，车布登台吉派人送来被赶走的马两匹，又派了一个名叫阿拉霍尔图的乌卢斯牧民来当向导，送他到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另外还有一名火伕。吩咐伊凡立即去呼图克图处。于是，伊凡动身离开车布登的乌尔嘎，走了约四俄里后宿夜。

当夜，呼图克图的一个喇嘛，名叫杜拉尔昂鲍的，从巴图尔珲台吉处来，随他一道前来的还有两个人，宰桑乌伊① 和他的乌卢斯牧民。喇嘛来到后对伊凡说，他受呼图克图派遣，由乌卢斯来迎接伊凡；他曾到过巴图尔珲台吉的乌卢斯，说呼图克图有一封信给巴图尔珲台吉，命令从伊凡处收下书信并翻译出来，信中所写的事，
415/422页背面 应让巴图尔珲台吉知道，请他——伊凡将他带来的书信交给他们，他们用蒙文抄录下来后，仍将还给伊凡。

伊凡·卡恰诺夫对喇嘛和宰桑说，他带来的信是给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除他以外，不能交给任何人，他——伊凡将把书信交给格根呼图克图。

12月7日，行至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附近，派出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伊瓦什卡·杜比宁等三人。吩咐伊瓦什卡等告诉呼图克图的亲信，请他们将伊凡前来的事禀告格根呼图克图。军役人员到了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将此事告诉了他的亲信商卓特巴。

同日，格根呼图克图的鲁卜桑② 格素尔从乌尔嘎前来，对伊凡说，格根呼图克图命令把伊凡安顿在离乌尔嘎半俄里的地方。他
416/423页 把伊凡安顿在指定地点后，就回乌尔嘎去了。

同日，曾迎接过伊凡的杜拉尔昂鲍喇嘛和鲁卜桑③ 格素尔自乌尔嘎呼图克图处前来，他们带来两盘糖和二十盒茶叶。带来后说，糖和茶叶是格根呼图克图送给他的。伊凡收下了呼图克图送

---

① 原文为 Уит。——译者
② 原文为 Лопсон。——译者
③ 原文为 Лапсон。——译者

来的东西，并对此表示感谢。

喇嘛和格素尔还对伊凡说，呼图克图命令询问他，他——伊凡来见呼图克图有何贵干？

伊凡·卡恰诺夫说，遵照陛下的谕旨，奉全权大使的命令，他——伊凡携带全权大使的友好书信和陛下的赏礼来见格根呼图克图，并有事商谈。

杜拉尔昂鲍喇嘛和格素尔鲁卜桑①对伊凡说，往年，陛下曾派托博尔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夫斯基携带书信和礼品来见格根呼 416/423页背面
图克图，在呼图克图面前，他同他们蒙古人一样，按他们的教规向呼图克图行了礼，呼图克图将手放在他头上；他——伊凡在呼图克图面前时，是否也将按照他们蒙古的教规向呼图克图行礼，去接受祝福。如果伊凡同意这样做，呼图克图就下令召见他，当面接受书 【254】
信和礼品；如果伊凡不愿按照他们的教规向呼图克图行礼，不接受祝福，则书信和礼品将由亲信商卓特巴接受。

伊凡·卡恰诺夫对杜拉尔昂鲍喇嘛和格素尔鲁卜桑② 说，他——伊凡受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的派遣前来递送书信和赏礼，并商谈各项事务，他奉命将书信和礼品交呼图克图亲收，并同呼图克图本人面谈各项事务，希望呼图克图下令召见他。他将按照自 417/424页
己的习惯，按照其基督教的礼仪，向呼图克图行礼，象通常对大人物行礼那样，他不能按照蒙古习惯向呼图克图行礼，也不接受祝福。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夫斯基携带陛下的御书和赏礼来见呼图克图时，按照他们的教规向呼图克图行礼并接受祝福，那他並不是遵照陛下的谕旨这样做的。

喇嘛和格素尔听完后，便回乌尔嘎去了。

12月9日，松久克杜拉尔、赞齐久克、佐克图兰珠等格素尔奉格根呼图克图命由乌尔嘎前来。来到后对伊凡说，格根呼图克图

①② 原文为 Лапсон。——译者

命令带领伊凡到乌尔嘎去，书信和礼品也带去；格根呼图克图已吩咐亲信商卓特巴接受伊凡的书信和礼品；格根呼图克图将不接见伊凡，因为伊凡不愿按照他们的习惯向格根呼图克图行礼，也不愿接受祝福。

417/424页背面

伊凡拿了书信和礼品，将礼品分发给随同前去的书吏、通译和军役人员携带，由上述岱青鲁卜桑① 格素尔作为专使陪同他们前往。鲁卜桑② 格素尔领他们到了乌尔嘎，在离伊凡应递交书信和礼品的外务帐幕还有二百多俄丈的地方，叫伊凡停步下马。吩咐伊凡携带书信和礼品徒步走到帐幕。

伊凡对鲁卜桑③ 说，现在还没有到达外务帐幕，他不能在这里下马，也不令军役人员下马，因为要他携带书信和礼品徒步走到帐幕实在太远，他——伊凡将在离帐幕十俄丈处下马，然后带着书信和礼品步行到帐幕。

鲁卜桑④ 格素尔仍然要求伊凡在这里下马步行，因为从这里再骑着马走近帐幕，任何时候，任何使臣和使者都没有这样的前例。

418/425页

争论许久，眼看他们坚持不让，只得下马，带着书信和礼品步行到外务帐幕。

进入帐幕见到商卓特巴后说，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遣他——伊凡来见格根呼图克图，递送书信和礼品，并有事相商。

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向伊凡询问了全权大使的健康。

伊凡·卡恰诺夫说，11 月 19 日，他——伊凡受全权大使派遣自色楞格斯克动身时，全权大使在色楞格斯克城十分健康，正等候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举行和平谈判。

---

①②③ 原文为 Лапсон。——译者

④ 原文为 Лопсон。——译者

然后递交了书信，递交书信之后，又递交了陛下的赏礼：貂皮 418/425页背面
十对，黑狐皮两张，红呢衣料一块，水獭皮六张。伊凡自己也向呼 【255】
图克图赠送了礼物：貂皮一对，狐脊两块，红黄色呢衣料一块，镜子一面，纸一卷，油性革一张，望远镜一个，波兰插刀筒一具。

商卓特巴收下书信、礼品以及伊凡的礼物后，吩咐伊凡和军役人员坐下。

商卓特巴对伊凡说，去年春末夏初，全权大使派军役贵族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为使者，携带书信和礼品来见格根呼图克图。瓦西里在交谈时告诉商卓特巴说，全权大使处有陛下致格根呼图克图的御书和赏礼；一俟全权大使到达达斡尔地区，当即将陛下的御书和赏礼送来。现在全权大使已到达色楞格斯克，并派伊凡携 419/426页
带自己的书信和陛下的赏礼来见呼图克图；为何未把陛下的御书给格根呼图克图送来。这样，呼图克图将感到使团是不真诚的。

伊凡·卡恰诺夫对商卓特巴说，遵照陛下谕旨，受全权大使派遣，他——伊凡携带书信和陛下的赏礼来见格根呼图克图。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对格根呼图克图谈到的陛下的御书，全权大使没有送来，是为了维护陛下的尊严，因为全权大使从瓦西里·佩尔菲利耶夫以及其他到格根呼图克图处办理皇家事务的人员处得知，呼图克图不亲自接见递送御书与礼品的使臣和使者。现在，全权大使派遣他——伊凡携带自己的书信和陛下的赏礼来见格根呼图克图，为的是确切了解这一点。如果呼图克图应允亲自以礼接 419/426页背面
受陛下的御书和礼品，则全权大使不久即会派他——伊凡或其他人尽速送来。

与商卓特巴交谈了很长时间，直至夜四时才动身返回自己的宿营地。

12月14日，杜拉尔昂鲍喇嘛带两名宰桑自乌尔嘎来。他们带来了伊凡递交的书信，并说，呼图克图派他来，希望能将书信译

成蒙文。伊凡当天就吩咐书吏和通译翻译这封书信。译毕，即动身回乌尔嘎。

12月19日，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各派人由乌尔嘎送来供食用的小半只牛和两只羊，另外帐幕两座。

420/427页 12月24日，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派遣宰桑自乌尔嘎前来，问伊凡说，伊凡到呼图克图处来要办哪些事，是否所有的事他都要商谈，或者有些事由格根呼图克图派出使者到色楞格斯克大使处商谈。

伊凡·卡恰诺夫说，他——伊凡受全权大使派遣，前来商谈命令他谈的一切事务，如果他们对伊凡所谈的话有怀疑，格根呼图克图可派人去全权大使处核实。

12月25日，上述专使岱青鲁卜桑① 格素尔自乌尔嘎来，告诉伊凡，请他前往乌尔嘎。

420/427页背面 于是，伊凡·卡恰诺夫带了通译和军役人员动身去乌尔嘎。在未到达外务帐幕前，在原先的地方下马，步行前去。进入帐幕
【256】后，人们吩咐他们坐下。是日，呼图克图的亲信一个也不在座。专使鲁卜桑② 格素尔说，呼图克图命令款待伊凡和军役人员。送来了热茶。用碗将茶端到伊凡和军役人员面前。接着，送来了用盘子盛着的油炸排义和燉羊肉，以及用中国器皿盛着的肉饭。款待完毕后，让他们回宿营地。

12月26日，多尔济伊尔基姆等四人奉呼图克图命由乌尔嘎前来。对伊凡说，他们奉格根呼图克图的派遣来见伊凡，同伊凡谈话，全权大使授命伊凡谈的事，将用蒙文录下，禀报呼图克图，呼图
421/428页 克图知悉后，即下令答复伊凡。

于是，伊凡·卡恰诺夫向多尔济伊尔基姆等人谈了全权大使

① 原文为 Лапсон。——译者
② 原文为 Лопсон。——译者

的训令规定他谈的话。多尔济伊尔基姆等全部用蒙文录下，便返回乌尔嘎去了。

12月28日，上述多尔济伊尔基姆等人又从乌尔嘎来，对伊凡说，他们用蒙文录下的伊凡所谈的事项，呼图克图已派使者带往色楞格斯克去见全权大使；使者从色楞格斯克归来后，当立即答复伊凡的全部问题。说完后便返回乌尔嘎去了。

12月30日，多尔济伊尔基姆等人自乌尔嘎来，对伊凡说，他——伊凡现在是否同意在格根呼图克图处谈判将贝加尔海对岸的和这一带的布里亚特人全部归还无遗，并从他们蒙古地区迁走色楞格斯克城的问题。 421/428页背面

伊凡·卡恰诺夫说，他——伊凡遵照陛下谕旨和依照训令向他们所谈的一切，他们已用蒙文录下，所有这些事情他都准备商谈；至于归还布里亚特人和迁移城堡的事，他并未奉命谈判，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也没有提到这些事；请多尔济伊尔基姆将所有这些情况告诉呼图克图。

多尔济伊尔基姆说，他们将向呼图克图报告一切。

伊凡还说，希望呼图克图就录下的他所谈的事项给予回复，并下令派向导送他返回全权大使处。

1月4日，专使岱青鲁卜桑和叶姆奇喇嘛奉格根呼图克图命由乌尔嘎前来，对伊凡说，他——伊凡曾要求呼图克图下令送他返回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处，呼图克图命令告诉伊凡，蒙古的全体领主都已获悉，全权大使率领大军前来，意欲进攻他们的蒙古乌卢斯，目前蒙古领主们已集结好军队，驻扎在色楞格斯克周围的各条通道上，由于要打仗，不能放伊凡很快返回色楞格斯克，免得他遭到伤害。 422/429页

1月19日，专使鲁卜桑岱青①格素尔来见伊凡，对伊凡说，呼

① 原文为 Лапсон Дайчин。——译者

图克图下令接伊凡去乌尔嘎赴宴。当日，将伊凡及军役人员们领到外务帐幕，予以款待，但是呼图克图的亲信没有同伊凡谈任何事情，只是告诉他，不久就可放伊凡返回色楞格斯克，并将为他派出能干的向导。说毕，吩咐他回自己的宿营地。

422/429页背面 1月24日，格素尔丹津佐克图① 奉呼图克图命由乌尔嘎前来，对伊凡说，呼图克图命令告诉他，明日放他——伊凡回色楞格
【257】全权大使处，请他做好准备。

伊凡·卡恰诺夫说，他已准备好动身，只是希望呼图克图下令为他提供差马，使他和军役人员能乘马回到色楞格斯克。

格素尔丹津② 说，他将禀告呼图克图。

1月26日，格素尔伊尔基兰珠奉呼图克图命由乌尔嘎给伊凡送来锦缎一匹，红兰丝绸，深兰色波纹锦缎两匹，红色素缎一匹，绿色素缎一匹，烟色素缎一匹，中等土布两端③，一端为红黄色，另一端为红色。他说，这是呼图克图对伊凡自全权大使处带来的陛下
423/430页 的赏礼的回礼。格素尔还送来十对貂皮，就是由皇家财物中拨出并由伊凡带给呼图克图的那些貂皮。

伊凡收下呼图克图送来的礼品以及送还的貂皮。

当天夜里，有一个名叫科坦的人从乌尔嘎偷偷来见伊凡，他先前是托博尔的鞑靼人，现在在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当奴隶。他告诉伊凡说，格根呼图克图通过蒙古人获悉，当全权大使自乌丁斯克来到色楞格斯克时，随同他似乎开来大批军队，他是来讨伐蒙古人的，并经过蒙古地区前往中国；当时，一名来自中国的扎尔固齐正在呼图克图处，扎尔固齐那时为何事而来，他不知道；因此，巴图尔珲台吉已集结军队，去色楞格斯克城下同大使作战，并索回布里
423/430页背面

① 原文为 Дадзин Цоктуй。——译者

② 原文为 Дандзи。——译者

③ 原文是 тюм。据本书编者解释，тюм 是出售中国布匹时的计量单位，一тюм 等于75—85俄尺。见本书第四册名词解释。——译者

亚特人，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

1月27日，巴尔丹乌眞和格素尔岱青佐克图奉呼图克图命由乌尔嘎前来，对伊凡说，呼图克图派他们来见伊凡，命令他们今天就随同伊凡前往色楞格斯克，要伊凡赶快返回。当天便从宿营地动身。

2月13日到达色楞格斯克。

同日，派米什卡和一名通译前往迎接，吩咐将使者曼泽伊领到色楞格斯克，安置在驿馆，并设置岗哨，命令伊凡·卡恰诺夫火速赶回色楞格斯克，并将使者带来。

同米什卡一起回来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伊格纳什卡·奥斯拉莫夫等两人。他们从全权大使派往中国边城长官处递送书信的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处来。伊格纳什卡报告说，斯捷潘·科罗文自乌尔嘎呼图克图处派他——伊格纳什卡随同伊凡·卡恰诺夫回来，斯捷潘·科罗文则已由向导带领前往中国边城，启程的日期伊格纳什卡记不清了。 424/431页

伊格纳什卡等向全权大使呈交了全权大使派往中国边城送信的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写的报告和情报各一份，报告中写道：

斯捷潘·科罗文谨致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及其助理。 424/431页背面

今年，196年，11月20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依照你——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 【258】

维奇和你的助理发出并由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副署的训令，我奉命自色楞格斯克经蒙古地区前往中国边城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边城长官，并去见他的近臣，递送书信，我还从色楞格斯克带一个名叫戈维杰卡的中国俘虏到博格德汗殿下处，并奉命在到达中国边城后，在中国边城将这名俘虏戈维杰卡交给博格德汗殿下的长官。

425/432页

遵照陛下谕旨，于11月上述日期自色楞格斯克启程，12月7日到达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在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停留八周，等待放行前往中国边城。我到达格根呼图克图处之后不几天，博格德汗的一名扎尔固齐携带书信自中国博格德汗殿下处来到乌卢斯见呼图克图。蒙古呼图克图的专使鲁卜桑岱青①谈到他的到来时说，他——扎尔固齐受博格德汗殿下派遣，将携带书信前去见你——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你的助理；格根呼图克图没有放他——扎尔固齐带着书信前去见你——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你的助理，却派遣自己的使者代替他去见你。呼图克图吩咐这名扎尔固齐在他的乌卢斯等候他的使者带回你——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对那些信件的答复。

425/432页背面

12月18日，格根呼图克图自乌尔嘎派格素尔佐克图兰珠来见我。这名格素尔来到后对我说，格根呼图克图派他来见我，吩咐他来索取上述中国俘虏戈维杰卡，呼图克图要为他祝福，希望我不要有任何疑虑，放这名俘虏到呼图克图那里去，等戈维杰卡接受格根呼图克图的祝福后，当即派人送回我处。关于这件事，我答复来使格素尔佐克图兰珠说，请他转告格根呼图克图：无论如何不能放这名俘虏戈维杰卡到他那里去，因为我奉命带这名俘虏到中国边城，并将他交给中国长官，沿途须严加看护，不得放他到任何地方去。为此，没有放这名俘虏到格根呼图克图那里去。

426/433页

① 原文为 Лапсон Дайчин。——译者

12月22日夜，该俘虏戈维杰卡由宿营地潜逃，显然是逃往乌尔嘎格根呼图克图处。同日，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到帐幕去见专使鲁卜桑岱青① 格素尔，吩咐塔拉斯卡通知他们俘虏逃跑的事，请鲁卜桑岱青②到乌尔嘎去禀报格根呼图克图，并请格根呼图克图下令查找这名俘虏，找到后还给我。

12月23日，上述专使鲁卜桑岱青③前去乌尔嘎，回来后说，有关该俘虏逃跑和查找的事，他已向呼图克图禀报，格根呼图克图吩咐他转告我：在此之前，他曾派格素尔佐克图兰珠来见我，索取这名俘虏去接受祝福，而他④ 却不放这名俘虏来，如今这名俘虏自行逃跑，显然是逃到中国博格德汗的上述扎尔固齐那里去了，而并没有逃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并无此人。自此以后，在格根呼图克图处等候放行去中国边城，等了好多天，格根呼图克图对此无任何答复，关于中国俘虏，也音信全无。 426/433页背面 【259】

1月17日，上述专使鲁卜桑岱青⑤来见我说，格根呼图克图派他来见我，并吩咐他转告我，你等待放行为时已久，关于放行的事，还没有给你任何答复，现在，格根呼图克图吩咐告诉你，不久就可放你启程，并将派向导送你到中国边城；格根呼图克图还吩咐通知你有关前些日子从你处逃跑的中国俘虏的事，该俘虏目前在我们乌尔嘎，但是不能将他交给你，因为绕过中国博格德汗派来的中国使臣扎尔固齐而将这名俘虏交给我，是不适当的，只能将这名俘虏交给扎尔固齐；格根呼图克图吩咐你派一名通译和一名军役人员到乌尔嘎去，眼见为实，这名俘虏将当着通译和军役人员的面交给扎尔固齐，使你不致有任何不相信或怀疑之处。 427/434页

于是，我派通译塔拉斯卡和哥萨克十人长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前往乌尔嘎格根呼图克图处，吩咐他们向亲信商卓特巴申诉

---

①②③⑤ 原文为 Лапсон Дайчин。——译者

④ 这里以及下文在人称方面比较混乱，原文如此。——译者

此事，请呼图克图下令将这名俘虏交还给我，因为我奉命带这名俘虏到中国边城，将他交给中国长官，不得交给其他任何人。塔拉斯卡和费季卡在商卓特巴面前根据上面所述谈了交还俘虏一事。商卓特巴对塔拉斯卡和费季卡的答复同专使鲁卜桑岱青① 格素尔对我说的一样。中国使者扎尔固齐当时走开了。塔拉斯卡和费季卡还是在那座帐幕里见的商卓特巴，商卓特巴吩咐将俘虏带到帐幕来。带来后，就当着塔拉斯卡和费季卡的面交给了扎尔固齐。中国使者扎尔固齐接受了戈维杰卡，并对塔拉斯卡和费季卡说，这名俘虏他将带回中国，安全地交给博格德汗殿下。虽然用尽一切办法，也未能向格根呼图克图索还该俘虏。

427/434页背面

自 12 月 7 日至 1 月 26 日，在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等候放行前往中国边城。而获准由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前往中国边城是 1 月的上述日期。

⑤

斯捷潘送来的情报中写道：

428/435页

敬禀大人，我在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停留期间，曾想方设法探听一切消息，每夜派通译前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曾从乌尔嘎给我带来一名布哈拉人，他对我说：

去年，194 年，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去中国时，那天，中国使臣在这里，他们同呼图克图和其他的蒙古领主举行了会议，商讨他们一致联合起来的事，并做出了决定；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没有参加会议。所以，目前斡齐尔赛音汗和蒙古所有领主同博硕克图汗不和，斡齐尔赛音汗带了兵打博硕克图汗去了。斡齐尔赛音汗在距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有十天路程的库库诺尔② 一带，博硕克图汗也

① 原文为 Лапсон Дайчин。——译者

② 原文为 Купкунор。——译者

领着兵驻在离他不远的乌隆科伊一带，哨兵们每日都相遇。他们【260】直到现在还沒有打起来，还在相互往来求得和解，但和解未必能轻易取得。汗的兄弟巴图尔珲台吉现在领兵到色楞格斯克附近泽德 428/435页背面
河岸去了，他们对全权大使不放心。关于你们，曾有消息说，全权大使派你们来，并不是为了办理外交事务，而是为了刺探情报，似乎我们后面还有后续部队。巴图尔珲台吉曾集合部队去迎你们，企图在途中杀害你们。当你们到达车布登领地附近时，他派人来问呼图克图：是否允许打死你们。呼图克图随该使者之后特地派喇嘛杜拉尔昂鲍前去，命令放你们到他这里来，并命令巴图尔珲台吉领兵到泽德河岸去防守。你们的马匹也是巴图尔珲台吉的人赶走的。目前他们很担心，并且不相信你们是奉命来办理外交事务的。现今来见呼图克图的中国扎尔固齐，在呼图克图处住了一整年，他从中国被派来探听全权大使的消息：眞是为了办理外交事 429/436页
务而来，还是将采取军事行动。一听到你们已到达车布登处的消息，他当天就急忙跑回国内报信去了。现今他奉派携带书信去见全权大使。呼图克图沒有放他走。而是派自己的信使巴尔丹乌眞喇嘛急速将书信送去。在沒有接到全权大使的答复以前，呼图克图不会放你们走。

有天夜里，这个布哈拉人又来到我处，对我说：昨天一名急使从斡齐尔赛音汗的营地赶来报告说，斡齐尔赛音汗同扎萨克图汗[160]打了一仗，扎萨克图汗侥幸获胜[161]。博硕克图汗来到他的近处驻扎，他的意图是：如果斡齐尔赛音汗开始占上风，他便援救扎 429/436页面背
萨克图汗〔也是蒙古汗，不过是另一块领地的汗，在靠近布哈拉地区东南部的地方游牧〕*。博硕克图汗和扎萨克图汗怀着使蒙古地区全部归其统治的意图而来。为此，目前呼图克图派出信使去见

* 方括号内的字在谈判日志中已删去。近旁的页边上有附记：在页边上作出记号，删去(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 1，第 13 本，第 138 页)。

巴图尔珲台吉，命令他由色楞格斯克城下撤回来；事情很明显，呼图克图想派遣巴图尔珲台吉去援救斡齐尔赛音汗。呼图克图不准蒙古人向俄国人寻衅滋事，严格禁止他们这么干。他还听到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说，他和汗的赛义德们谈论过你——斯捷潘，说我们把他扣留在这里很长时间了，还从他那里带走了中国俘虏，全权大使可别因为我们这种作为派军队来进攻我们。因此，他们十分担心，赶紧派出使者去见全权大使，说明为什么把你留在这里。

430/437页

在此期间，呼图克图的格素尔翁杜尔曾到我处来告诉我，蒙古的车臣汗①（在涅尔琴斯克附近鄂嫩河右岸游牧）派出两万人的部队到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和其他各寨附近，呼图克图不准他们这么做，派了使者去见他们，要他们撤兵，不让他们挑起任何事端。至于他们如何行事——是否听从呼图克图——我不知道。格素尔还说，我在中国时，正在集结军队。据说这批军队正在向陛下的各边寨进发。

【261】

大人，我从异族人处还听到许多别的消息，不过，未可置信，故未上报。

同日，伊凡·卡恰诺夫带领蒙古使者来到色楞格斯克。使者被安顿在一个军役人员管理的驿馆。命令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为陪伴使者的专使，并派四名军役人员站岗。

430/437页背面

同日，全权大使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使者，并吩咐他询问使者：格根呼图克图派他——巴尔丹来见全权大使有何贵干，呼图克图是否有书信或口信嘱他转达，还是专为护送伊凡·卡恰诺夫等使者而来。

来使说，格根呼图克图并无书信交他——巴尔丹带给全权大使，而是命令他到色楞格斯克寨见全权大使，口头奉告各项事务。

① 原文为 Кукан-хан。——译者

使者到达后，给他送去的食物有：葡萄酒一瓶，啤酒一桶，蜜酒 $\frac{431}{438}$页
一桶，牛肉半普特。

2月15日，全权大使下令召见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曼泽伊·巴尔丹等。

使者进入正堂后，向全权大使行礼，问候了全权大使的健康，献上呼图克图的礼品，计有：天鹅绒两块，各色锦缎五匹，带扣环和镶饰各种金属昆虫的丝绸腰带一条；以及时鲜果品——糖两碗，细瓷大托盘两只，内盛浆果，中国苹果两盘，约重十丰特的糖蜜一罐；面粉一皮囊，另一皮囊为约半普特重的大米。

全权大使吩咐收下礼品，并对格根呼图克图送来的礼品表示感谢。接着询问曼泽伊，呼图克图派他来见全权大使有何事相告。

来使说，全权大使曾派使者伊凡·卡恰诺夫携带书信去见格 $\frac{431}{438}$页背面
根呼图克图，现在他护送这名使者由呼图克图处安全返回全权大使处。以前曾派使臣携书信去莫斯科见陛下，莫斯科曾派一位谢伊佳什随同使臣前来他们蒙古乌卢斯，这位谢伊佳什却被阻留在托博尔斯克，他们的使臣也死了。陛下的御书是由别的使者从托博尔斯克送来的，并未放谢伊佳什前来。至于陛下的这封御书和圣明沙皇陛下这封御书中写了些什么，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在此以前，他们的使者来见全权大使时，全权大使曾对那些使者说，凡全权大使派到呼图克图处递送书信、商谈事务的使者，希望呼图克图均予接见并亲自接受书信。这次使团派出的使者伊凡· $\frac{435*}{442}$页
卡恰诺夫等，呼图克图本想接见并愿亲自接受书信，但是伊凡不向呼图克图行礼，也不愿接受祝福，因此，呼图克图没有接见伊凡。希望全权大使对此不要见怪。他们蒙古人同俄国人的信仰相同，都 【262】
信奉天上的同一个神。

---

* 原件中第 432—438 页在编页码前次序已经颠倒。这次发表恢复了原文的正确顺序。

以前，他们曾多次派使者到色楞格斯克和其他各寨商谈各种事务，当时这些边寨的衙门官员官阶比较低。每次都长时间同这些衙门官员商谈，希望将所有的布里亚特人依旧归还蒙古一方，因为布里亚特人自古以来一直属于他们，向他们纳实物贡，现在那些
435/442页背面 布里亚特人的统治者——他们的汗尚健在。为了索还那些布里亚特人，巴图尔珲台吉召集起他的乌卢斯牧民，同其他台吉一起前来，想使那些布里亚特人，还有通古斯人，依旧归其统辖。现今全权大使为办理皇家外交事务而来到色楞格斯克，希望全权大使平息那些争端，同蒙古领主们举行和平谈判，将布里亚特人依旧归还他们蒙古一方。

全权大使说，对格根呼图克图的来书和来使所谈布里亚特人一事，他——全权大使在此以前已写报告上呈圣明沙皇陛下，并已派专使急速送去。不过，那些布里亚特异族人从来未曾为他们的
436/443页 汗和台吉们效劳，在俄国人来到达斡尔地区之前，他们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有关此事，全权大使曾多次对他们的使者说过。目前，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并无任何寻衅肇事之举，而蒙古领主们却单方面发动了战争。全权大使在致呼图克图的信中所写的，以及嘱使者口头转告的各项事务，都未得到任何答复，而使者们在前往呼图克图乌卢斯途中和到达后，却遭到各种非礼待遇。关于巴尔丹奉呼图克图之命向全权大使提出的一切事务，明晨将给予答复，为便于理解，将交给巴尔丹一封信，希望巴尔丹用蒙文抄写下来带给呼图克图，以备查考。

436/443页背面 来使说，全权大使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带一名中国俘虏前往中国，使者已到达他们的乌尔嘎。格根呼图克图考虑到该俘虏在使者那里可能受到某种虐待，便从乌尔嘎派格素尔佐克图兰珠来见斯捷潘商谈上述俘虏戈维杰卡的事，请斯捷潘不要有任何疑虑，放这名俘虏到呼图克图处接受祝福，等戈维杰卡接受过呼图克

图的祝福后，仍将他——戈维杰卡送回斯捷潘处。然而，斯捷潘却借词推托，对格素尔说，全权大使派他将这名俘虏带到中国边城，并不是带给呼图克图，斯捷潘不能让他到呼图克图处接受祝福，他奉命对他严加看管，不得放他到任何地方去。后来，这名俘虏从斯捷潘那里逃走。斯捷潘为了寻找这名俘虏，派人到呼图克图处。呼 $\frac{437}{444}$页 图克图没有打发这名俘虏回去，而是下令寻找。找到后告诉斯捷潘说，这名俘虏已经找到。没有将他交还斯捷潘，而是告诉了中国使者扎尔固齐等人。请斯捷潘·科罗文派来一名通译和一个可靠的人，下令当着他们的面将俘虏交给中国使者，因为中国使者扎尔固齐等人已经得知这名俘虏已从斯捷潘·科罗文处出走，还因为，【263】斯捷潘以后在蒙古乌卢斯和在中国境内时，这名俘虏沿途在斯捷潘身旁不得自由，势必考虑如何潜逃，而斯捷潘为了看管他，必然加以捆绑或派人严加防范。目前正值冬季，这名俘虏将会因此而冻死。还有一个卡尔梅克人从使者伊凡·卡恰诺夫那里逃走 $\frac{437}{444}$页背面了，这个人在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没有找到，因为他不愿再回到伊凡处，便隐藏起来，等待伊凡离开乌尔嘎。今后这个青年如果在他们乌尔嘎或者那怕在其他乌卢斯露面，呼图克图拿获该逃人后，当立即送交全权大使。至于非礼待遇，则全权大使的使者在呼图克图处从未遭受过。

全权大使说，这名俘虏，斯捷潘奉命带到中国边城交中国长官。关于此事，全权大使在交斯捷潘带给中国边城长官的信中业已写明。因为呼图克图与该俘虏无关，所以斯捷潘没有将俘虏交 $\frac{432}{439}$*页 给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本来可以在查获该俘虏之后，将他交给使团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再叫斯捷潘交出该俘虏并亲自会见中国的扎尔固齐。暗中唆使俘虏逃跑，由使团使者处诱出加以拘禁，实无必要。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为了表示对未来的使臣谈

* 见第 261 页注。

判的诚意，这名俘虏本来已经获释。至于出使呼图克图处的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买来的卡尔梅克人，由伊凡处逃往乌尔嘎，呼图克图本来可以在乌卢斯查获此人并将他交还使团贵族，现今则希
432/439页背面 望呼图克图查获这名逃人后，送到色楞格斯克来。另外，今冬蒙古人离开色楞格斯克附近到别处游牧，那几天，他们赶走了马匹和牛羊，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曾前去追赶那些牲畜。这些人以及在他们乌卢斯作买卖的，共计十八人，上次巴尔丹来见全权大使时，全权大使曾向他谈起要寻找这些人，〔并〕交给他一份名单，希望将此事禀告呼图克图，找到这些人之后，送回色楞格斯克，不予留难。

来使说，那些追赶牲畜的军役人员和在蒙古各乌卢斯作买卖的人员遭到扣留一事，他已禀告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一再查找那些人员，并吩咐找到后送回色楞格斯克。现在他——巴尔丹本人也奉命在随同使团使者前来时，沿途在各乌卢斯查找那些被扣留的俄国人，并把他们带到全权大使处。他在近处各乌卢斯查找过那些人，但是没有找到。他——巴尔丹猜想，有些人当时已被打
433/440页 死，因为许多军役人员沿着河的对岸追赶牲畜，那些军役人员碰到了进攻布里亚特人的军队，便和他们开了火，想必是那些哥萨克被军队打死了。

全权大使说，现今尚有被扣留的军役人员，他们还活着，希望巴尔丹找到他们，遣送到色楞格斯克。有一个名叫托姆斯基·索弗隆卡的军役人员被蒙古人达尔罕西勒图① 带走，去寻找被赶走
【264】 的马匹，找到后，便放他回色楞格斯克。而这个索弗隆卡竟未回到色楞格斯克。再有，通译帕什卡·切列姆诺伊等三人奉派去蒙古乌卢斯交涉马匹被赶走的事。乌达因巴图尔台吉扣留了其中两名，
433/440页背面 另一名军役人员被折磨多日才放回色楞格斯克，而帕什卡和另一人那时还活着。希望巴尔丹要回那些军役人员，送到色楞格斯克来。

① 原文为 Тархан Шеретуй。——译者

来使说，如果那些人还活着，他——巴尔丹回去找到后，便送回色楞格斯克。

全权大使款待来使后，派人送他回到驿馆。

2月16日，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尔丹乌真等人来大使处，宾主进行了谈话。

使者进入正堂就坐后，全权大使对使者说，昨日，他——巴尔丹曾向全权大使提到许多事情，虽然全权大使对蒙古台吉们发动这场枉费心机的战争感到遗憾，但是全权大使仍然同意根据巴尔丹的建议和格根呼图克图的愿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那些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只是希望蒙古台吉们向全权大使切实表明，在什么基础上和谈。希望巴尔丹前往巴图尔珲台吉处，和他谈妥此事。目前希望巴图尔珲台吉对未来的使臣谈判作出表示，下令部队从圣明沙皇陛下的各城寨附近撤退，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巴尔丹自巴图尔珲台吉处得到答复后，希望来色楞格斯克全权大使处说明一切，以便让全权大使知晓。 434/441页

来使说，他——巴尔丹奉命向全权大使以及向巴图尔珲台吉提出和谈事宜，谈完之后，应尽快返回乌尔嘎呼图克图处；如果要他——巴尔丹到巴图尔珲台吉那里去一趟，其他台吉处也都应去一一说明，这样，就会耽搁时间。 434/441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是他巴尔丹自己向全权大使提到，呼图克图派他来全权大使处，说明和谈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同蒙古人和谈的事，同时还命令他巴尔丹去见巴图尔珲台吉和其他台吉，提出和谈的建议并促进和谈。

来使说，呼图克图派他到全权大使处，以及到西第什里处，只是说明议和的事，谈完便尽速返回呼图克图处，除此之外，并未授命他做其他事。

全权大使说，他是根据巴尔丹自己向全权大使提出的同巴图

尔琿台吉举行和谈会议的建议，幷按照呼图克图的愿望，才对他谈
438*/445页 这件事的。如果巴尔丹不愿到各台吉那里去，向他们谈这件事，则
悉听尊便，因为蒙古领主们如果愿意和好，那么全权大使也将采取
【265】和谈行动；如果蒙古领主们不愿和好，则全权大使幷不需要谈判。
不过，全权大使容忍蒙古台吉们挑起争端和多次杀害俄国人，是看
在格根呼图克图对他的友谊和相互友好往来的份上，如果不是顾
438/445页背面 全呼图克图的友谊，那么完全可以用武力平定他们，或者下令给目
前驻扎乌丁斯克寨和伊尔库次克寨的皇家部队，圣明沙皇陛下的
皇家部队会毫不迟疑地迅速平定蒙古领主们对他们挑起的那些争
端，报仇雪恨。只是全权大使受圣明沙皇陛下的派遣前来，绝非为
了大动干戈，而是为了办理外交事务，同居住在圣明沙皇陛下边界
附近的各民族一起缔造和平，幷前往中国边境平息纷争，同中国博
格德汗殿下划定双方疆界。

来使说，为了从圣明沙皇陛下各边寨附近召回部队，格根呼图
克图同时派了他——巴尔丹的同事一名喇嘛前往各台吉和各宰桑
439/446页 处。命令他——巴尔丹转达和谈的事，台吉们对这件事说些什么，
命令他一一记下幷向格根呼图克图回报。巴尔丹奉命来见全权大
使，提出和谈事宜。命令他将全权大使的谈话也记录下来，回报呼
图克图。呼图克图了解这一切之后，很快就会派使者来见全权大
使，因为呼图克图希望大家都和好相处，不要发生战争。

全权大使说，根据使者的建议，现在要谈一谈他——巴尔丹昨
天向全权大使提到的各项事务，请巴尔丹听完那些条文后，向呼图
439/446页背面 克图禀报。如果记不住，全权大使将派一名书吏去他处将这些条
文译成蒙文。希望巴尔丹理解所有的条文后，录下以备查考。

今后，除呼图克图外，所有的蒙古领主都不可置信，因为在曼
泽伊来到色楞格斯克之前，曾有一名蒙古宰桑携带书信前来，幷声

* 见第261页注。

称他——宰桑受斡齐尔赛音汗派遣，携带书信前来办理外交事务。在宰桑带给全权大使的书信的译文中写明，巴图尔珲台吉和其他台吉打算会见全权大使，举行和平谈判。宰桑是从巴图尔珲台吉那里来的，这一点全权大使当时就十分清楚，不过，全权大使看在呼图克图面上，并没有下令将这名宰桑扣留在色楞格斯克，而是准许他离开色楞格斯克。而当日，巴图尔珲台吉已经率领军队驻扎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希洛克河岸。宰桑离去以后，蒙古人多次寻衅滋事，杀害俄国人。宰桑对大使所谈的各项事务，在他来到时均已对他逐条作出答复。 440/447页

来使说，他将听取全权大使的那些条文。为了录下备考，请全权大使派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来，将那些条文译成蒙文，他——巴尔丹将把那些条文录下来。其他蒙古领主的不法行为同他们的呼图克图并无瓜葛。呼图克图只是促成全权大使和蒙古领主们和好，希望大家都相安无事。 【266】

于是，针对使者巴尔丹提出的各项事务，对他宣读了下列条文： 440/447页背面

〔第 一 条〕*

呼图克图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首次来访时，全权大使即已说明，陛下并无御书致呼图克图，因为：已多次对格素尔声明——不仅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呼图克图应该以崇高礼仪亲自由使者手里接受，就是全权大使的书信，他也应该下令接见递送书信的使者，并且不应强迫使者接受他的祝福，这是互有往来的相邻各大国的惯例。当时，格素尔表示愿意尽快将这一切禀告呼图克图，并给全权大使答复。此外，还曾嘱他转达牲畜被赶走的事（塔邦古特各台吉的蒙古人进行偷盗，他们在格素尔和汗的使者逗留乌丁 441/448页

* 原文中前两条没有标号。

斯克寨期间，赶走了许多马匹）。在这以后，对赶走牲畜一事，并未作出令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满意的处置，不仅如此，那些蒙古人的偷盗活动反而变本加厉。

格素尔第二次来访时，对此事和对接受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一事（如果有御书送到呼图克图处的话），并未给全权大使任何答复。

由于蒙古方面无端挑起战争，寻衅滋事，反复无常，非礼对待前往蒙古的使者，现在即便有陛下致呼图克图和斡齐尔赛音汗的
441/448页背面 御书送来，全权大使也不可能在向圣明沙皇陛下奏明这一切以前，就派人给他们送去；而这场战争的挑起，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还因为：一俟全权大使由信使手中接到圣明沙皇陛下关于递交御书的谕旨，大使将派人携带上述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前去呼图克图处，届时，希望呼图克图不要强迫使者接受他的祝福，而要亲自按礼仪接受御书。使者则将如同对待大人物一样，向呼图克图行礼。

如果目前蒙古领主们和汗准备接受呼图克图的劝告，真诚地
442/449页 同全权大使举行和平谈判，惩处盗贼，归还从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赶走的全部牲畜，释放扣留的人员，则理所当然，全权大使也将派急使向圣明沙皇陛下奏明此事，而且使者很快就能返回，带来有关一切的答复。届时，完全可以按照本条文的上述要求，将圣明沙皇陛
【267】下的嘉勉御书送到呼图克图和汗处。目前在谈话中向蒙古领主们提到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是为了促进和平的实现，使蒙古战争不致成为同中国举行使臣谈判的障碍，因为如果不同蒙古领主们实现和平，皇家部队由乌丁斯克寨前往中国边境，必然要担心蒙古人会象以前一样集结起来，前来蹂躏边寨和村庄，并将布里亚特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第 二 条〕*

巴尔丹和其他使者向全权大使谈到，往年圣明沙皇陛下曾有 442/449页背面
御书致他们的汗，陛下的这封御书似乎至今尚未译出。请呼图克图任意指派一人将御书送到全权大使处。译出后，当连同蒙文译本一同交给来使。如果这样做有困难或者不放心，蒙古领主们不能将御书送到全权大使处，则请送到色楞格斯克寨附近某地，并告知全权大使，色楞格斯克将派人去翻译御书，译出后，连同译本交给蒙古来使，上述做法，全权大使曾对斡齐尔赛音汗派来的使者宰桑谈到过。

第 三 条

关于汗命令向全权大使提出的布里亚特人的事，全权大使未 443/450页
接到圣明沙皇陛下有关布里亚特人的任何谕旨，因为：正如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首次来访时全权大使向他们说明过的那样，全权大使奉派急速前来，并不是为了处理这件事，而是为了按照博格德汗致圣明沙皇陛下的信函同中国博格德汗平息争端，永世修好。全权大使奉命同蒙古领主们，特别是同呼图克图，保持友好往来，因为呼图克图主持正义，为圣明沙皇陛下忠诚效劳，使臣属下保卫使团要员的军队则奉命不得挑起纠纷和事端，使团在达斡尔地区停留期间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塔邦古特的台吉们多次赶走牲畜，俄国人从未进攻斡齐尔赛音汗和呼图克图治下的蒙古乌卢斯。全权大使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愿意通过使臣谈判解决这类争端。 443/450页背面

去年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曾被派往中国，尼基弗尔在全权大使处停留时曾提到，汗和呼图克图对他谈过那些布里亚特人和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的事，全权大使鉴于呼图克

* 见第 266 页注。

【268】图效忠于陛下，已将此事奏报圣明沙皇陛下，幷嘱咐尼基弗尔口头上奏，现正等待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谕旨不久就可下达。

444/451页 现在准备根据蒙古领主们的请求，再向陛下具奏，幷专门为此急速派出信使。一俟蒙古军队由圣明沙皇陛下境内撤出，杜绝偷盗活动，蒙古领主们便可按上述条文同全权大使举行谈判。蒙古呼图克图和汗及其他蒙古台吉本不应因任何事由发动任何战爭，而应待全权大使在两大国双方使臣会谈时完满地同中国博格德汗确立永世和好和划定疆界。尤其是，呼图克图本应给予大力协助，444/451页背面 制止那些居心不良的台吉们的诽谤中伤和挑拨离间活动。蒙古人本来可以按照外交惯例就各种爭端与全权大使互派使者互换信件，而不必诉诸战爭。如今，全权大使虽然因为蒙古领主们发动目前这场战爭而遭到非常无礼的待遇，但是，鉴于呼图克图效忠圣明沙皇陛下，同全权大使之间有着良好的友谊，全权大使幷不打算计较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而仍将致力于和好，幷在这方面对呼图克图寄予期望，只是希望蒙古人能眞正公正合理地行事。

第 四 条

445/452页 据称：曾觐见过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者基尔马比利图向蒙古领主们报告说，似乎莫斯科曾派托博尔的布哈拉人谢伊佳什随同该使者前来，处理交还布里亚特人的事，而此人被军政长官阻留于托博尔斯克；派一名异族人处理如此重大的外交事务，而军政长官未接到陛下的谕旨就将他留下，这种事绝不可能。如果陛下有谕旨将布里亚特人交还蒙古人，则定然会有陛下的谕旨和诏书送到军政长官处，同时在圣明沙皇陛下致汗的御书中也会写明此事。

希望他们象使臣建议的那样把御书译成蒙文。而有关布里亚特人和谢伊佳什被阻留的事，全权大使将根据呼图克图的请求，迅速派出信使，向陛下奏报。

第 五 条

445/452页背面

涅尔琴斯克寨秋天曾出兵征讨边民(什么边民，是蒙古人抑或其他人，不得而知)，因为这些异族人进行偷盗，常常到涅尔琴斯克寨和捷连姆宾斯克寨附近侵扰，去年，他们赶走了许多马匹，将纳实物贡的通古斯人的十三座帐幕掠劫一空，在各寨附近打死许多通古斯人和俄国人。他们这样偷盗行劫，使军役人员无法容忍那些凌辱，因而兴师问罪。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首次从呼图克图处来见大使时，全权大使就曾提到那些异族人的多次偷盗活动，〔希望〕予以制止。但格素尔却回答说，他们与那伙人毫无瓜葛，那伙人有他们自己的汗。此事全权大使在上次谈话中已经对巴尔丹谈【269】到过。俄国人去讨伐他们，是因为他们寻衅滋事。据涅尔琴斯克446/453页来信说，遭受盗贼抢劫的纳贡居民中，有一名被掳去的妇女跑了回来，并说到他们驻在什么地方。如果那些蒙古人也想同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和睦相处，则希望今后不再偷盗牲畜，不再杀害俄国人和久远以来即为陛下效劳的纳贡异族人。如果能做到这些，则俄国人今后决不会再讨伐他们。

使者在全权大使处听完上述条文后说，希望派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将条文送到他那里，他将用蒙文写下这些条文。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的使者伊凡·卡恰诺夫曾携带书信去见呼图克图，并商谈了许多事务。在伊凡返回时，呼图克图446/453页背面的亲信商卓特巴在谈话中对伊凡说，对全权大使给呼图克图的信中写到的各项事务，呼图克图将派使者到全权大使处，并由使者带来答复。现在，巴尔丹是否带来了有关那些事务的答复。

来使说，除他已经谈到的以外，他未奉命谈任何别的事情。

当日，全权大使放使者回驿馆后，派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

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到使者处。吩咐向使者宣读上述条文，并由俄文译成蒙文。伊凡·卡恰诺夫和书吏去见过使者，向使者
447/454页 宣读了交给他们的那些书面条文，并吩咐通译自俄文口译成蒙文。

使者听完条文后，把它们记下来备考。然后说，全权大使在许多条文中总想归罪呼图克图，而呼图克图既未教唆蒙古人作任何坏事，也未允许他们挑起纠纷和事端。至于蒙古领主们目前发动战争，向布里亚特人进攻，想使布里亚特人仍旧向他们纳贡一事，则他们——台吉们挑起这场争端，呼图克图事先并不知情，对此，呼图克图已派人前往各台吉处，要他们撤离圣明沙皇陛下的各城
447/454页背面 寨。但目前蒙古领主们不听呼图克图的话。而对他——使者向全权大使提到的布里亚特人的事，以及和平谈判的事，全权大使并未给他答复。

伊凡和书吏对使者说，全权大使对来使曼泽伊提到的事已经给了答复，正因如此，才派他们将条文送给曼泽伊，关于布里亚特人的事，条文中业已写明，全权大使未接到陛下有关那些布里亚特人的谕旨。根据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所谈，以及根据巴尔丹来见全权大使时所谈，有关布里亚特人的事，已向陛下具奏。至于与蒙古领主们和谈一事，则全权大使虽然因为蒙古领主们发
448/455页 动目前这场战争而遭到非礼待遇，但是并不想对他们多次挑起的争端和目前发动的战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愿通过外交谈判解
【270】决上述各项事务。鉴于呼图克图效忠圣明沙皇陛下，鉴于全权大使同呼图克图之间有着良好的友谊，全权大使不打算计较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而仍将致力于和好。在这方面对呼图克图寄予期望，只是希望蒙古人能真正公正合理地行事。

使者等了伊凡很长时间，希望能就交还布里亚特人一事给予答复。

---

* 原文误为：色楞格。

伊凡说，他——巴尔丹是奉命来商谈和谈事宜的；呼图克图和领主们想在什么基础上和谈，有什么希望，这些他却未向全权大使禀明。 448/455页背面

来使说，在告别前同全权大使进行谈话时，他将说明这些问题，希望全权大使尽快下令召他去谈话。

伊凡说，此事当禀告全权大使。

2月17日，使者巴尔丹乌眞等在临行前同全权大使进行了谈话。进入正堂后，全权大使说，对使者向全权大使所谈的事，昨天已派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和书吏给他——巴尔丹送去了书面条文。据说使者听完那些条文后说，那些条文不是针对他谈的事写的；他——使者向全权大使谈到的事，并沒有得到答复。使者向全权大使谈到有关和平谈判的事、布里亚特人的事和涅尔琴斯克出兵讨伐的事，向他宣读的那些条文，正是针对他提出的这些事情写的。 449/456页

来使说，他向全权大使提到的事，已经有了答复。不过，使者曾说到，昨日，全权大使命他从色楞格斯克到巴图尔珲台吉的军中去一趟，提出和谈和率领部队由圣明沙皇陛下的各边寨撤回本土的事，并且，巴图尔珲台吉对此有何表示，要他返回禀报全权大使；他沒有呼图克图的指令，不敢到巴图尔珲台吉那里去办理此事，而且这样还会耽搁时间。 449/456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并不需要他这位使者专程到巴图尔珲台吉处办理此事，也不派遣他去。只是使者本人声称，他奉命到巴图尔珲台吉那里去，谈的也是那些事情。全权大使根据他自己的提议才谈到让他去一趟。要不是因为呼图克图表示了这样的愿望，要不是因为他忠诚地为圣明沙皇陛下效劳，并且同全权大使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全权大使决不会提起和平的事。 450/457页

来使说，他奉命辞别全权大使后就去见巴图尔珲台吉。使者

450/457页背面 还问道，全权大使是否携有圣明沙皇陛下致格根呼图克图的御书？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确有圣明沙皇陛下致呼图克图的御书。不过尚未派人将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送去，因为圣明沙【271】皇陛下方面派使者到他——呼图克图那里递送陛下御书时，呼图克图并不亲自接受御书，也不亲自接见使者，即使接见，也要使者

451/458页 当时就接受他的祝福，强迫使者按照他们的习俗向他行礼，这在其他相邻各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倘若来使中有人不愿接受他的祝福，不愿向他行礼，他——呼图克图便下令让他的亲信商卓特巴在特殊的帐幕内接受使者送来的御书和军政长官的信函，这次接待全权大使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和伊凡·卡恰诺夫的便是商卓特巴。不仅呼图克图不亲自接见递送友好书信的使者，他们为了侮辱使者，在领使者到商卓特巴所在的那座帐幕去时，还在一百俄丈外就要他们下马，而且要自己打开帐幕的门。可是全权大使的这封书信并不是写给商卓特巴的，而是写给呼图克图本人的，里面谈到皇家的许多事务。对这封书信以及对我们的使团贵族提出的

451/458页背面 事，均未给予答复。至于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则所有的人都应以极其尊敬的礼仪来接受，现在由于这种非礼的待遇，在向圣明沙皇陛下奏明以前不能将御书送去。待全权大使接到陛下的有关谕旨之后，如果呼图克图保证以隆重礼仪亲自接受御书，不强迫使者接受祝福，并且制止蒙古人胡作非为，当然会将陛下的御书给他送去，这一点全权大使上次已向巴尔丹说过。

452/459页 来使说，现在，全权大使是否同意将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送给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说，由于目前的争端和令人不快的事件，由于蒙古领主一方挑起的战争，在未向圣明沙皇陛下奏明以前，不能将陛下的御书送去。一俟蒙古领主由圣明沙皇陛下各边寨撤兵，今后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全权大使当即派专使向圣明沙皇陛下奏明。待

圣明沙皇陛下有关该御书的谕旨下达全权大使处后，如果呼图克图愿亲自接受御书，不强迫递送陛下御书的使者接受祝福，全权大使便会将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给呼图克图送去。 452/459页背面

来使说，此事他将禀告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说，今年蒙古人进犯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寨时，他——全权大使曾下令皇家部队以及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在伊尔库次克、上勒拿斯克和其它各寨集结，武力抗击蒙古人。现在巴尔丹向全权大使说，他的同事一名喇嘛奉呼图克图的派遣，从各寨附近召回蒙古军队。全权大使也将派人前往乌丁斯克和上述各寨晓谕皇家部队，令他们不要出击蒙古军队，不要向蒙古人挑起争端，避免 453/460页 双方无谓的流血，以便促成和谈。希望巴尔丹从他的同事中派一 【272】 人陪同去乌丁斯克，全权大使将尽速由色楞格斯克派一名军役人员携带训令前往。所以谈及去乌丁斯克的事，是因为要通知各团长调动部队的事，要他们集结之后前来色楞格斯克，因为色楞格斯克粮食十分缺少，生活很艰苦。

来使说，他不能也不敢从蒙古人中派人陪同前去，因为台吉们将会抱怨他。

全权大使说，要是曼泽伊不能派人陪同军役人员到乌丁斯克 453/460页背面 去，则希望呼图克图不要因为蒙古人遭到什么祸殃而责难全权大使和圣明沙皇陛下的军人。

来使说，此事将禀告格根呼图克图。来使接着问道，呼图克图如果有事要派使者前往圣明沙皇陛下处，全权大使是否将派人随行，使者们需时几月方能返回？

全权大使说，呼图克图如果派使者前往觐见圣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将派一名长官随行，并下令迅速前往。如果呼图克图只派 454/461页 一人，四五个月内使者便能从莫斯科返回；如果派两人或三人，约须七个月方能返回。

随后，款待了使者。回赠呼图克图的礼物，计有：红呢四俄尺，价十卢布；黑狐皮一张，价十二卢布；红色草花波斯素缎，价十二卢布；另应使者的请求赠送法国精制镶银水晶玻璃器皿三套，价九卢布；银酒器一套，价十卢布；海狸皮一张，价三卢布；德国长统丝袜一双，价两卢布；北极狐皮四十张，每张价八阿尔腾两坚加，共计十
454/461页背面 卢布；德国制小修道院一座及一应摆设，价两卢布。赠给使者的有：汉堡红呢一块，价两卢布十三阿尔腾两坚加；皮革一张，一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坚加；红狐皮一张，价一卢布；赠给他的四名同事每人北极狐皮两张，共计两卢布。赠给使者的同事、奉派自各寨召回军队的那名喇嘛一张皮革，价一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坚加，这是使者本人请求给他这名同事的。

同日，使者返回蒙古乌卢斯。

455/462页 2月20日凌晨，哨兵——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瓦西卡·马洛伊由栅栏处来，口头报告说，先前由色楞格斯克派往蒙古乌卢斯的那名蒙古汉子正沿河向城寨走来。当日，讯问了上述蒙古人，他在回答讯问时说：

今年，196年，1月27日，他受全权大使派遣，到巴图尔珲台吉处谈追赶马匹牛羊的军役人员和在各乌卢斯作买卖的军役人员被扣留的事。他由色楞格斯克动身，走到奥斯特雷岭，过了奥斯特雷岭就被蒙古人捉住，他们夺走了他的马匹，把他的儿子和他本人都捆绑起来，带去见巴图尔珲台吉。到了巴图尔珲台吉处后，巴图
455/462页背面 尔珲台吉并未提审他。全权大使命令他对巴图尔珲台吉说的话，
【273】他只好求人转告。但是，没有给他任何回答。他被绑着拘禁在他们的乌卢斯。那些转告的人先后来告诉他，说他是全权大使派来商谈事务的，这事根本不可信，因为他也是蒙古人，而且是个最坏的小人。大约在八天前，巴图尔珲台吉下令将他带到色楞格河岸，扔在离色楞格斯克较近的地方。他从那里徒步走了三天，才到色

楞格斯克。

巴图尔珲台吉率领驻扎在古锡诺耶湖和索利亚诺耶湖附近直至克姆尼克河，由山岭起沿色楞格河往下直到卡拉乌利内崖。巴图尔珲台吉集结了多少军队，他说不清，而且也无法估计，因为他被他们捆绑着。别的台吉——车布登的儿子和塔邦古特的宰桑们，率部沿希洛克河和楚库河一带驻扎。巴图尔珲台吉已派人到台吉和宰桑们那里去，要他们带领部队到古锡诺耶和索利亚诺耶湖他这里来。他还听到蒙古人彼此交谈时说，格根呼图克图向他们派来了使者，要求他们率部撤离，返回本土。而在巴图尔珲台吉的军中都在议论说：全权大使一日不将布里亚特人归还他们蒙古一方，巴图尔珲台吉便一日不撤兵。至于他们的军队是否到过乌丁斯克城下和伊利英斯克村附近，乌丁斯克城下和伊利英斯克村附近是否发生过战斗——他不知道，也沒有听人谈起。 456/463页

他还在巴图尔珲台吉的营地看见了色楞格斯克通译帕什卡·切列姆诺伊和费季卡·鲍多克，他们走动时有人看押，入夜便被捆绑起来。同帕什卡和费季卡无法通话，因为哨兵们是把他们分开监禁的。他还听到蒙古人说，汗的儿子策凌巴尔的营地里有伊凡·波尔申尼科夫手下的两个人，还活着，看管得很严。关于索弗隆卡·托姆斯基，也听说还活着，在他自己的友人那里，他们打算把他抓到巴图尔珲台吉的营地来。他听说，还有些俄国人在别的营地里。他还听蒙古人说，蒙古人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的克里沃伊普廖斯遇到了俄国人，打死其中一名，活捉了一名。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还听说，巴图尔珲台吉派一千人越过山岭去进攻布里亚特人，因为大雪，那些蒙古人未能到达布里亚特人那里。他们返回了巴图尔珲台吉处，由于他们沒有进攻布里亚特人，巴图尔珲台吉想罚那些蒙古人交牲畜。至于由色楞格斯克越过山岭派往伊利英斯克村去的军役人员，则沒有听到他们任何消息，也无从 456/463页背面 457/464页

探得他们的消息，因为这些军役人员早就被派出去了，那时色楞格河对岸哪儿也没有军队。他估计，那些军役人员已安全到达该村。那些开往乌丁斯克城下和各村附近以及进攻布里亚特人的部队尚未返回，仅自该处来了一名卡坦巴图尔台吉，请求巴图尔珲台吉下令让他带领自己的部队从乌丁斯克城下返回。巴图尔珲台吉并未
457/464页背面 下令让他从乌丁斯克城下撤回，仍派他回到军中去，并命令他采取行动。他还听说，在巴图尔珲台吉的队伍里有两门大炮和许多轻武器，大炮是用大车载运的。他还听说，沿楚库河往上的一个地方炼了许多铁，打算铸造大炮。别的他就没有听到什么了。

【274】 同日，蒙古人奥金卡受到拷打，讯问他蒙古敌人的图谋。奥金卡在受拷问时补充说：

他由色楞格斯克动身后，在奥斯特雷岭附近便被蒙古人捉住，
458/465页 被捆绑着带到巴图尔珲台吉处。同他一起去的他的儿子，在奥斯特雷岭附近从他身旁被抓走，下落不明。他在巴图尔珲台吉那里时，不断来人问他，色楞格斯克的军人是否很多。他答道，色楞格斯克家家戶戶到处都有军人，人很多，有多少，他说不清。曾多次问他这一点：有多少兵力？他确实说不出来，便总是那样答复他们。因此，他们把他扣押起来，把手脚朝上捆绑起来。后来他们看他——奥金卡那样子不行了，才在约八天前由巴图尔珲台吉下令给他松绑，带到色楞格斯克附近。巴图尔珲台吉集结了多少军队，他确实不知道。他只是听说，除呼图克图的人员以外，蒙古领主和
458/465页背面 宰桑们倾巢出动来进攻布里亚特人。为何命令车布登的儿子和台吉们自希洛克和楚库河转移，他没有听人谈及。呼图克图派到巴图尔珲台吉那里去的使者是谁，他也不知道。乌丁斯克寨和伊利英村附近是否发生过战斗，他没有听到任何人谈及。蒙古人并未路过村庄去进攻布里亚特人，这一点他确实知道。至于他说的大炮，巴图尔珲台吉的部队确有大炮，是今年从中国运来的。有一些大

炮是木制的，这些大炮用的炮弹是生铁铸的。火药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轻武器用的铅弹则是从中国运来的。关于斡齐尔赛音汗现在在哪里，同博硕克图汗之间的情况怎样，他也未听到任何人谈及。斡齐尔赛音汗的儿子率领所部现在在巴图尔珲台吉的军中。他们是否打算进犯陛下的各城寨，进犯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和各村庄，他说不清，也未听到任何人谈及。他还听说，沿楚库河往上的一个地方在炼铁，打算铸造大炮，由巴图尔珲台吉亲自充任铸炮工匠。 459/466页

拷问之后，将该蒙古人发付军营幕府勤务人员伊瓦什卡·科达舍夫看管，没有命令，不许给他饭吃。

2月21日，派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率十五名军役人员去侦察蒙古人的情况。一出色楞格斯克，便遭到约五百名来自山岭的蒙古军人的袭击。当日，自色楞格斯克派出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在色楞格斯克的使团贵族和书吏、马尔蒂恩之子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以及约一百名军役人员去援救杰米扬。一直战斗到傍晚。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自该处击退了那些蒙古军人，皇家军人安然返回色楞格斯克。 459/466页背面

2月22日，在军营幕府充当勤务人员的莫斯科火枪兵伊瓦什卡·科达舍夫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说，前天发付给他看管的蒙古人让他来请求提审，他将如实供出从蒙古人那里听到的一切，提审完后，请求陛下下令给他饭吃，因为三天不吃饭，就要饿死了。 460/467页

当日，提审了蒙古人，他在受讯时说：

蒙古领主们集结大量兵力之后，巴图尔珲台吉便来到色楞格斯克寨附近，把人马布置在希洛克河和楚库河沿岸离色楞格斯克不远的地方，并派台吉卡坦巴图尔带领两千人的一支军队开往乌丁斯克和各村庄附近。打算通过这一带，朝海的方向进发，去征伐 【275】

布里亚特人。在乌丁斯克寨附近，一支皇家部队出寨到色楞格河岸，估计约有三百人，同那些蒙古人发生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打
460/467页背面 死打伤蒙古人约三百名。台吉一见人员损失巨大，便撤退了，没有去进攻各村庄和布里亚特人。他回来见巴图尔珲台吉说，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乌丁斯克寨，朝海的方向去讨伐布里亚特人。在这之后，巴图尔珲台吉派了专人去各台吉处，命令他们毫不延误地朝索利亚诺耶湖和古锡诺耶湖向他靠拢。巴图尔珲台吉和台吉们有同全权大使举行外交会谈的意图。巴图尔珲台吉打算来色楞格斯克城下近处，带少数人在卡拉乌利内崖附近的牧场上扎营，佯作商谈有关和谈事宜，而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的隐蔽处埋伏下兵力。按
461/468页 外交惯例谈妥以后，制造一个和平局面，就邀全权大使到他那里去，或者想方设法使谈判在野外而不在色楞格斯克寨进行。一俟全权大使由色楞格斯克出来谈判，他们便打算绑架，把他从色楞格斯克架走，带到他们那里去。如果这种方法不能诱骗全权大使，他不来野外谈判，巴图尔珲台吉便打算集中他的全部兵力，发动猛攻，占领色楞格。巴图尔珲台吉部队的火器有大炮三门，那些大炮是去年从中国运来的。还在准备攻城用的盾牌。巴图尔珲台吉和
461/468页背面 其他台吉打算在释放奥金卡后的几天内，即在15日或者呼图克图派来的使者一到，便进行外交谈判。斡齐尔赛音汗同博硕克图汗业已和解，脱离斡齐尔的那名台吉，博硕克图汗已按外交协议交还，他们之间并未发生战事。随同巴图尔珲台吉在军中的还有一名蒙古基冈台吉，他的乌卢斯游牧地在涅尔琴斯克寨附近。巴图尔珲台吉曾派出一支三百人的军队越过山岭到海边去征伐布里亚特人，那些蒙古人从海边回来说，布里亚特人不在海边，过海去了。现在，乌丁斯克寨和各村庄附近，以及希洛克河岸并没有蒙古人，他们全都集结在索利亚诺耶湖和古锡诺耶湖附近，色楞格斯克附近的三个地方，有蒙古伏兵警戒放哨，每处三百人。

2月29日夜不到9时[162]，蒙古军队从三面发动攻城，向色楞格斯克城内放射带铜爆管的火箭，投掷一束束着火的芦苇。战斗直到黎明。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城和城厢并未起火。翌日清晨，蒙古军队沿色楞格河往上向鄂尔浑一带撤去。估计这些蒙古人大约有三千名。军役人员由色楞格斯克出击，在色楞格河岸同那些蒙古人打了一仗。 462/469页

自3月1日至25日，蒙古部队驻扎色楞格斯克四周很近的地方。色楞格斯克各栅栏和城厢附近，军役人员日夜坚守岗位，严阵以待。 462/469页背面

3月20日，白昼4时许[163]，一名哨兵从栅栏处来，口头报告说，听到色楞格河下游有炮击声。当时，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率军役人员约二十名沿色楞格河下行去侦察情况。吩咐杰米扬加倍小心，不要上蒙古人的当，遭到他们的暗算。【276】

同日，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率军役人员返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他沿色楞格河下行到塔邦古特沟一带，听到色楞格河下游有炮声和枪声，但是一个人也沒有看到。他——杰米扬带的士兵甚少，再往远走，会有危险。 463/470页

同日夜里，派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瓦西卡·马洛伊等五人到色楞格河下游去侦察。当日，那些军役人员返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他们走到离色楞格斯克约十五俄里的克里沃伊普廖斯一带，遇见了在这里安营的皇家军人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他们正率部前来色楞格斯克。瓦西卡等听说，上校们带来的军人有一千五百名，其中有俄国人、巴尔古津斯克和叶拉夫宁斯克①的通古斯人。上校们派叶拉夫宁斯克② 寨军役人员尼基特卡·洛吉诺夫和涅斯捷尔·普柳斯宁随同瓦西卡前来使臣处通报。 463/470页背面

①②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ий。——译者

3 月 24 日，上校们率领各团抵达色楞格斯克[164]。他们前来色楞格斯克途中，在离色楞格斯克约二十俄里的索利亚纳亚沟上方，同配备有大炮和火器的大批蒙古部队遭遇，发生了战斗，赖伟大上帝的恩佑，托陛下洪福，击退了蒙古人。在战斗中皇家部队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火枪兵六名被打死，三名负伤。随军带来一名蒙古舌头，是莫斯科团俘获的。

同日，审讯该蒙古人，他在受审时说：

秋天，巴图尔珲台吉那里开了一次会，商议向陛下的各边寨进军，收服布里亚特人，使先前臣服于巴图尔珲台吉的布里亚特人仍然向他纳实物贡。会后，巴图尔珲台吉派人去各台吉处，要他们集
464/471 页 结部队，开往鄂尔浑河和楚库河河岸，这两条河在沿色楞格河上行离色楞格斯克不远的地方。巴图尔珲台吉本人则率部前往离色楞格斯克十五俄里外的古锡诺耶湖。军队会合后，巴图尔珲台吉从全军中挑选出约三千名精壮的盔甲兵，派他们通过乌丁斯克和伊利英村*去进攻布里亚特人，他本人则率全军驻扎在色楞格斯克周围。那支军队同俄国兵遭遇，发生了战斗，猛烈冲杀，激战了三昼夜。派去带领那支蒙古军队的长官是蔑儿干岱青台吉、西普塔特坎巴图尔台吉和额尔罕珲台吉①。经过这场战斗，蒙古人眼见不能打退那些俄国人，也无法通过这一带到海边去进攻布里亚特人，便撤回巴图尔珲台吉处。在这次战斗中蒙古军人被打死多少，他说
464/471 页背面 不清。不过，他们的钦珲台吉曾派出一百人参加这支军队，去收服布里亚特人，这一百人中，三名被打死，十名受重伤，同时，蔑儿干
【277】岱青台吉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并因伤重死去。至于当时俄国人在战斗中被打死多少，他没有听说。

大约在九天前，当俄国军队由乌丁斯克开向色楞格斯克时，他

---

* 原文中 заимок(村)误写为 заимку。

① 原文为 Ирки Контазий-тайша。——译者

们的一名哨兵从鄂尔浑地区跑来向他们的长官巴图尔珲台吉报告。他们在军中议论说，前去阻击那些部队实无必要，因为他们挑选出来的蒙古精兵碰到少量俄国人尚且无可奈何，要他们去同俄国人打仗，他们也无能为力。于是，巴图尔珲台吉不得已才下令台吉们汇合。他来到古锡纳亚沟一带，同那些部队打了一仗，而在这次战斗中，根本没有向俄国人发起攻击。他听说，他们蒙古人大概被打死约二十名。多少人受伤，他说不出数字来，因为次日他——谢吉特卡即被俄国人俘获。在这一仗前后，蒙古台吉和宰桑们在背地里痛骂巴图尔珲台吉，说他兴师动众，发动战争，不多日子就折了许多人马，布里亚特人却仍然未能收服。 465/472页

向色楞格斯克发动进攻时，参加的蒙古人有六名台吉和约五千名军人。在这次进攻中约有五十名蒙古人被打死，多人受伤。火箭是在他们蒙古各乌卢斯制造的。巴图尔珲台吉有两门大炮和少量小型武器。他听说，大炮似乎是在他们蒙古乌卢斯铸造的。而枪枝则是从中国和从布哈拉人那里买来的。火药由许多蒙古人自制。至于他们同中国人就这次战争是否有信函往来，今后是否还想同俄国人打仗，现在蒙古军队驻扎在哪里，他都不知道。最近这一仗打完后，他——谢吉特卡听见许多蒙古人说，打算率全军返回乌卢斯去保卫本土。 465/472页背面

这次审讯后，该蒙古人被上刑拷问，刑讯时他供的还是上面说的那些话。当日，谢吉特卡即被处死。

3月25日，自色楞格斯克派出尼基特卡·洛吉诺夫等二十名军役人员去蒙古兵营附近侦察，要他们伺机对那些蒙古军人采取军事行动，捕捉舌头。

3月25日，那些军役人员返回色楞格斯克报告说，他们沿色楞格河上行约三十俄里，至克姆尼克草原地区，一个蒙古人也没有遇到；他们还顺路到过蒙古军队先前安营的地方，那些营地已全遭 466/473页

焚毁，他们在那些营地上一个人也没有见着。

3月27日傍晚，大使等集合部队后，离开色楞格斯克前往乌丁斯克寨。没有带领部队去讨伐蒙古乌卢斯，是由于各火枪兵团马匹极其缺少，许多团队物资都由火枪兵自己背运，而当时近处没有蒙古乌卢斯。

在色楞格斯克留下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随他留下的有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一百七十名，另外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伊凡·谢卢涅茨中尉和七十名军役人员也被留下；除原有的五门大炮外，又增补了三门野炮，四桶火药，连木桶毛重二十九普特，二
466/473页背面 百枚手榴弹。给那些军役人员留下的粮食有面包干和面粉二百五十普特，可以吃到水路通航。粮食由各火枪兵团队拨出。

【278】 4月1日到达乌丁斯克寨。途中未遇见任何蒙古人。未去蒙古乌卢斯讨伐是由于马匹极其瘦弱，自色楞格斯克启程前来便已极为困难，许多大炮和物资都由军役人员自己背运。

5月4日，收到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写给大使的关于蒙古情况的报告，由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米季卡·迪迪金送来[165]，报告写道：*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今年，196年，2月16日，我在涅尔琴斯克由外来人员处获悉：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寨已被蒙古人包围。我由涅尔琴斯克派哥萨克骑兵费季卡·佩什科夫等三人乘备用军马前去探听
467/474页 有关蒙古敌人进犯色楞格斯克诸寨的确切消息。派出的费季卡·佩什科夫等人于2月27日回到涅尔琴斯克我处，他们在回答询问时说，他们由涅尔琴斯克被派往色楞格斯克寨探听蒙古人进犯色

* 原文中此句重复两次。第二次词句略有更动：5月4日，收到侍臣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如下报告，由五十人长米季卡·迪迪金送来。

楞格斯克诸寨的确切消息，他们——费季卡等人乘马走到叶拉夫宁斯克①，马匹已疲惫不堪。叶拉夫宁斯克②总管不给他们——费季卡等提供去乌丁斯克的差马，他们没有坐骑，无法到乌丁斯克去。

3月1日，为获得上述消息，我派哥萨克骑兵瓦西卡·卡扎涅茨和伊瓦什卡·索科洛夫乘备用军马由涅尔琴斯克前往色楞格阁下处。他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于3月27日返回涅尔琴斯克，向我报告说：

他们于3月10日到达乌丁斯克。他们——瓦西卡和伊瓦什卡在乌丁斯克听到团长和其他军官说，你，阁下，在色楞格斯克只有少量军人，而1月20日以来，乌丁斯克即未接到过色楞格斯克的任何消息，团长们集合了部队，于3月15日开往色楞格斯克阁下处。他们命令瓦西卡和伊瓦什卡返回涅尔琴斯克，因为在乌丁斯克附近俘获的蒙古舌头供称：蒙古台吉们将率领大军马不停蹄地向涅尔琴斯克诸寨进发，且有中国人带着大炮随同他们前来。 467/474页背面

4月2日，阁下，我派涅尔琴斯克通译雅库什卡·加尔卡带领三十二名通古斯人，渡过石勒喀河，沿乌伦嘎河而上，到索利亚诺耶湖和他们能走到的其他地方，捉拿蒙古舌头，以获得有关中国人和蒙古人的意图的确实情报。派出的雅库什卡·加尔卡等人于4月9日返回涅尔琴斯克，带来两名蒙古人，他们向我报告说：

他们——雅库什卡等过了索利亚诺耶湖，到了塔列伊湖，从涅尔琴斯克到塔列伊湖有五天的路程。没有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和蒙古人。雅库什卡等人在湖旁碰到两个蒙古人在猎取土拨鼠，便把这两个汉子捉住，带到涅尔琴斯克。

捉来的蒙古汉子在受讯时各自对我说，他们是达赉珲台吉的

① 原文为 Еравни。——译者
② 原文为 Еравинск。——译者

乌卢斯牧民，一个名叫奥洛伊奇科伊，另一个叫额尔德尼①。他们
【279】在蒙古人的本土游牧，离塔列伊湖骑马有半天路程，他们到塔列伊湖来是为了猎取土拨鼠。有关中国和蒙古的图谋，他们供称：

468/475页 去年，195年春，中国派一名秘书官（他的中国名字是卡拉扎尔固齐）来见全体蒙古台吉，商议攻打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诸寨事宜。蒙古台吉们听从了中国皇帝的话。于是，按照卡拉扎尔固齐的命令，蒙古的大批人马在秋季被派往色楞格斯克城下。他们的随身兵器是弓箭长矛，人员是从全体台吉那里征集的，每一百人抽二十人或更多些。军粮则由全体蒙古人供应，发给蒙古军人每人五头羊和一头牛，一匹骆驼。达赉珲台吉派出的人马由达扬宰桑带领，去色楞格斯克诸寨附近。进兵色楞格斯克的是哪些台吉，他们带了多少人马，宰桑带去了多少人马，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今年，196年，3月末，达赉珲台吉又从每个乌卢斯抽调二十个人，向每人征收两头羊* 作军粮。这些人被派往色楞格斯克附近增援上次派出的人，羊群也由他们自己赶去。所以要征集这一批人员，是因为派到色楞格斯克去的各台吉的蒙古兵被打死了许多，达扬宰桑也被打死，其他人则饿得瘦弱不堪。上述卡拉扎尔固齐分派蒙古台吉阿海岱青和达尔罕珲台吉率领部众进兵涅尔琴斯克诸寨，要他们——台吉们等待卡拉扎尔固齐从中国带来部队、大炮和各种火器，他到达蒙古的日期则约定为今年即196年3月。中国部队什么时候携带大炮到达蒙古，蒙古人便什么时候向涅尔琴斯克诸寨进发。他们商定要夺寨杀人。中国人是否已从中国来到蒙古，他们不知道。

468/475页背面 4月12日，我派涅尔琴斯克通译雅库什卡·加尔卡率领纳实

---

* 原文中为：海狸。根据外务衙门的抄件集中所录报告原文改正（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13本，第191页）。

① 原文为 Ерденейко。——译者

物贡的通古斯人二十名，去蒙古台吉阿海岱青和达尔罕琿台吉的乌卢斯附近，探听中国人和蒙古人进犯涅尔琴斯克诸寨的消息，捕捉蒙古舌头，以便获得准确情报。如果能了解到什么情况，再写报告，派专差给阁下送上。

一旦中国人和蒙古人进逼涅尔琴斯克诸寨，涅尔琴斯克如果没有增援人员，就将受到威胁。由于兵力单薄，我处无人可派往阿尔巴津。阁下，你派莫斯科火枪兵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伊凡·别查利德大尉和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准尉带领前来的军人，由于他们多次坚持申请，已在前几个月同军官们一起先后放回乌丁斯克去领取粮食，至4月12日尚未返回涅尔琴斯克。阁下，此事我先前已给你写过报告，并附去名单一份。

阁下，4月12日，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米季卡·迪迪金、萨姆松卡·叶弗谢维耶夫、伊瓦什卡·沃尔加①将本报告急送你处。

询问了派来送报告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米季卡·迪迪金，他 $\frac{469}{476}$页 的答复同伊凡·弗拉索夫的报告中写的相同。关于粮食，米季卡 【280】 说，在涅尔琴斯克购买黑麦面粉，每普特十六阿尔腾四坚加，牛肉每普特二十三阿尔腾两坚加。

5月7日，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了复信，仍由派来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米季卡·迪迪金带回涅尔琴斯克，〔要〕伊凡经常由涅尔琴斯克派军役人员到蒙古各乌卢斯附近去探听消息，捕捉舌头，命令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加倍提高警惕，由涅尔琴斯克派适当数量的军役人员到阿尔巴津去，并送去各种军用物资，如果先前没有送 $\frac{469}{476}$页背面 去，要按照大使以前给伊凡的信的要求送去，命令他们切实探明各种情报。如果他在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探得有关蒙古和中国军事意图的情报，要他写明，并派专差送来。至于由军官带领从涅尔

① 原文为 Bara。——译者

琴斯克到乌丁斯克寨领取粮食的军役人员，则其中许多人在伊凡·弗拉索夫的报告送来之前已遣回涅尔琴斯克，其余的也已下令遣回。

470/477页 自4月1日至6月1日，多次由乌丁斯克派军役人员和通古斯人去蒙古乌卢斯附近侦察情况，捕捉舌头，各处均未遇见蒙古人，未能捉获舌头，在乌丁斯克和伊利英斯克村四周设置了边远岗哨。

上面本出使报告记述的是9月16日蒙古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人来访以后各次使者来访的情况，根据这部分出使报告写了一份正式报告，连同一份例行报告，于6月9日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尤金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呈陛下。马特维伊是西伯利亚衙门派来递送陛下关于团队事务的谕旨的。还派他给西伯利亚衙门送去一份报告，内容与送国家外务衙门的相同。

470/477页背面

6月10日，收到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自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6年，6月4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康德拉什卡·雅基莫夫、安德柳什卡·马斯塔法尔、菲利卡·菲利莫诺夫、叶皮什卡·叶弗多基莫夫、列夫卡·特罗菲莫夫等五人，以及随同他们前来的涅尔琴斯克布里亚特纳贡居民十四人，共计十九人，到色楞格斯克官署来见伊凡，他们在回答询问时说：

今年，196年，5月30日，遵照陛下谕旨，他们——康德拉什卡等人奉派从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及其助理的部队出发，沿色楞格河上行到索利亚诺耶湖。命令他们，如有可能，就从隐蔽地带小心谨慎地进入色楞格斯克。命令康德拉什卡等人于前往上述索利亚诺耶湖和色楞格斯克途中，从隐蔽处察看，是否有疏忽无备的蒙古哨兵和过路的蒙古盗贼。如果在什么地方发现有这样的人，而且人数不多，康德拉什卡等应竭尽全

471/478页

力*袭击蒙古人，以便捉获舌头。命令康德拉什卡等人到色楞格斯克后，根据需要向他请求补充一些军役人员。带领这些色楞格斯克人从色楞格斯克返回时，同样也要竭尽全力对蒙古人进行袭击。他们——康德拉什卡等来到色楞格斯克见他时……**因准备马料而停留到6月7日。7日，他下令派出康德拉什卡等人，随同他们被派出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斯捷卡·扎尔科夫和色楞格人瓦西卡·安德烈耶夫、谢卡·克拉斯诺亚尔等五人，连同布里亚特人共计派出二十四人。命令康德拉什卡等取道隐蔽地带，小心谨慎地到克姆尼克河去，沿途从隐蔽处察看，是否有疏忽无备的蒙古哨兵和过路的蒙古盗贼。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康德拉什卡等应竭尽全力，予以袭击。康德拉什卡等于6月9日返回色楞格斯克交差。归来后向他报告说：

【281】

471/478页背面

472/479页

他们从色楞格斯克出发，走到古锡诺耶湖，没有从古锡诺耶湖到克姆尼克河去，因为山路崎岖，马匹已经十分疲乏，不敢再往远走。沿途各处都未见到蒙古人，仅仅看到了蒙古盗贼从卡巴尼耶村赶走马匹的足迹。康德拉什卡等人便从古锡诺耶湖返回色楞格斯克。

康德拉什卡等不久即可由色楞格斯克返回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的部队。

6月8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乌眞巴尔丹格素尔来到色楞格斯克。他——伊凡吩咐带他来见，幷通过通译问他，他——乌眞巴尔丹格素尔到色楞格斯克来有何贵干？

交谈时他对他说，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派他——乌眞来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及其助理，奉告如下消息：

472/479页背面

---

* 原文中 домогаяся 误写为：домогалися。

** 原文大概有遗漏。

今年，196 年，全权大使派遣斯捷潘·科罗文携带书信前往中国汗殿下处。斯捷潘被接纳进入中国。他——斯捷潘在中国逗留了四十七天后返回，中国人以礼相送。博格德汗殿下有三封书信交斯捷潘带给全权大使。斯捷潘在由中国返回途中，自戈壁草原派出信使到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因为长途跋涉，骆驼已十分瘦弱，疲惫不堪，而蒙古人的牲畜全都死了，无处可买到骆驼，希望蒙古呼图克图命令蒙古边民尽可能将斯捷潘及其属下全部人员带到他那里。斯捷潘目前可能已到呼图克图处。博格德汗殿下已派出使臣前来会见全权大使。他们并未与斯捷潘同行，而是单独带兵前来，倘若和议不成，便准备用兵。中国并已出兵向阿尔巴津进发。

473/480 页

乌眞格素尔沒有从呼图克图处带来任何信件。

蒙古斡齐尔汗于 5 月末游牧到乌尔嘎。而巴图尔珲台吉则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地方游牧。

他——伊凡派哥萨克菲利卡·安德烈耶夫、瓦西卡·纳雷麦茨将此报告火速送上。使者乌眞巴尔丹将于 6 月 10 日自色楞格斯克启程。

【282】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菲利卡·安德烈耶夫等人回答询问时所说的与伊凡·卡恰诺夫在报告中所写的相同。

473/480 页背面 同日，往莫斯科给陛下写如下报告(派军营幕府勤务人员菲利卡·彼得罗夫向海边追赶送公文的军役贵族马特维伊·尤金)[166]：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6 年，6 月 9 日，臣等曾向你们——大俄罗斯、

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奏陈有关蒙、中方面的各种情报，并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尤金将报告送上。陛下，今年，196年，6月10日，臣等收到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菲利卡·安德烈耶夫自色楞格斯克给臣等送来的报告，他的报告写道：

474/481页

今年，196年，6月4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康德拉什卡·雅基莫夫等五人和十四名涅尔琴斯克布里亚特人，到色楞格斯克官署来见伊凡，他们在回答询问时说：

遵照陛下谕旨，他们——康德拉什卡等奉臣等派遣，沿色楞格河上行到索利亚诺耶湖，并进入色楞格斯克。命令康德拉什卡等察看蒙古哨兵和过路人。如果康德拉什卡等见到蒙古人为数不多，他们即应袭击蒙古人或者捕捉舌头。他——伊凡又派上述军役人员沿色楞格河上行到克姆尼克河。由色楞格斯克派出团队火枪兵斯捷卡·扎尔科夫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瓦西卡·安德烈耶夫、谢卡·克拉斯诺亚尔等五人随同他们前往。命令康德拉什卡等自隐蔽处暗中察看蒙古哨兵和过路的盗贼。上述军役人员康德拉什卡等于6月9日返回色楞格斯克。他们在回答伊凡的询问时说，他们——康德拉什卡等走到索利亚诺耶湖，再由索利亚诺耶湖到克姆尼克河，走的是隐蔽山路，各处都未遇见蒙古人。

474/481页背面

陛下，6月8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乌眞巴尔丹格素尔来到色楞格斯克。他——伊凡吩咐带使者来见，并通过通译问他，他——巴尔丹到色楞格斯克来有何贵干？巴尔丹回答伊凡说，他——格素尔巴尔丹受呼图克图派遣来见臣等，有消息奉告：今年即196年，臣等派往中国汗的近臣和中国边城长官处递送书信的使团贵族斯捷潘到达中国边城，当即由边城被带往帝国国内，但他未受到汗的接见。他在中国停留四十七天后返回，中国人以礼相送。

475/482页

博格德汗殿下有三封书信交斯捷潘带给臣等。斯捷潘在由中国返回途中，自戈壁草原派出信使到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因为长途跋涉，骆驼已十分瘦弱，疲惫不堪，而蒙古人的牲畜全都死了，无处可买到骆驼，希望蒙古呼图克图命令蒙古边民尽可能将斯捷潘带到他那里。斯捷潘目前可能已到呼图克图处。博格德汗殿下已向臣等派出使臣。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幷未与斯捷潘同行，他们单独带兵前来，倘若他们与臣等议和不成，便准备诉诸武力，中国幷已出兵向阿尔巴津进发。

【283】475/482页背面

巴尔丹幷没有从呼图克图处带来任何信件。

蒙古斡齐尔汗于5月末游牧到乌尔嘎。巴图尔珲台吉则领着兵马在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地方游牧。

伊凡打算让使者尽快由色楞格斯克到乌丁斯克寨来见臣等。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菲利卡·安德烈耶夫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说：

今年，196年，6月9日，他奉派从色楞格斯克来给臣等送报告。当他从色楞格斯克启程时，色楞格斯克寨里以及后来在路上都平安无事。自从臣等离开后，蒙古敌人没有再进犯色楞格斯克，色楞格斯克附近各地也见不到蒙古人。在菲利卡离开色楞格斯克的前一天，呼图克图的使者乌眞巴尔丹格素尔来到色楞格斯克。他来传送一个消息，说斯捷潘·科罗文已获准离境，中国以礼相送，现已到达蒙古地区，不久即可到达呼图克图处。巴尔丹希望从色楞格斯克前来臣等处通知这一消息。伊凡·卡恰诺夫打算让菲利卡走后，立即放他前来乌丁斯克寨。

476/483页

陛下，使者来到臣等处后，臣等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将另写报告派专人火速给陛下送上。

476/483页背面

臣将给涅尔琴斯克寨伊凡·弗拉索夫写信，要他根据当前情况，调拨军役人员、军需物资和粮食增援阿尔巴津，明天即派莫斯

科火枪兵五十人长佩尔什卡·德米特里耶夫将信送去。臣并命令他切实探明阿尔巴津寨下方阿穆尔河沿岸一带的各种情况，严加防范。陛下，一旦得到情报，臣等当即写成报告，派人给陛下送上。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西伯利亚衙门呈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等各位大人。

第二天，军营幕府勤务人员菲利卡·彼得罗夫返回说，他在海边赶上了马特维伊·尤金，他们现在停留在色楞格河口，等待天气好转。

同日，向各上校并往各村发出书面指令：根据前述情报，命令各村各寨把那些随同中校派往岭那边的涅尔琴斯克寨的哥萨克打发回去。 477/484页

6月2日，向各上校发出书面指令：命令他们备好粮草军需，整装待发。

6月11日，派莫斯科火枪兵瓦西里·列辛大尉、巴维尔·格拉鲍夫团的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① 中尉、十五名军役人员和二十三名猎手乘三只平底船过贝加尔海，以便将海对岸的差马运来，这些差马是上勒拿斯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次克和卡缅斯克等寨 【284】
的布里亚特人答应提供的，共有一百七十匹。此外，上勒拿斯克还有一百名布里亚特人应召服役，因为海上有巨冰，行船危险，至今尚未到达。

同日，蒙古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尔丹乌眞从色楞格斯克来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477/484页背面

全权大使当天派人给使者送去食物和酒：一只活羊，一大瓶葡

① 原文为 Волошин。——译者

萄酒，一桶啤酒。命令莫斯科火枪兵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为陪同使者的专使。

6月12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尔丹乌眞前来全权大使处，宾主进行了谈话。使者走进正堂后，献上了呼图克图赠给全权大使的礼物：三匹下等锦缎，一块藏青色绫子，十块质地中等的土布，使者本人也赠送一块深红色的锦缎衣料。

478/485页

全权大使收下礼物，让使者入坐，然后问候了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的健康，还问现在汗和呼图克图率乌卢斯牧民在什么地方游牧。

来使说，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在乌卢斯身体都很健康，目前在土喇河一带游牧。呼图克图派他——巴尔丹来见全权大使，是因为全权大使冬天曾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到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书信。斯捷潘取道蒙古乌卢斯去中国。目前已安全离开中国，正在归途中，呼图克图派他为使者来见全权大使，奉告这一消息。斯捷潘在途经蒙古地区前往中国边城时，呼图克图曾给他提供了向导，一直送到中国边境。他在中国边城受到礼遇。随后就到了中国内地。他给汗的近臣带去的书信也都被接受了。

478/485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对呼图克图派人送来这一消息表示感谢。然后又问：现在斯捷潘·科罗文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在途中耽搁，抑或曾被阻留在中国边城，他能否很快到达色楞格斯克？

479/486页

来使说，斯捷潘·科罗文耽搁在途中，是因为冬季赶路，他的骆驼在荒漠上受冻挨饿，已疲惫不堪，而目前蒙古地区的牲畜都已死掉，斯捷潘无处可买到骆驼和马匹。他到中国后，为递交信件在宾馆等了四十七天，不许他和军役人员离开宾馆到任何地方去。后来，他带去的信件被接受了。接受他的信件之后，一直到他离开中国，斯捷潘和他的军役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出入宾馆。

全权大使说，是谁从斯捷潘·科罗文处到呼图克图处报的信，

是否有书信交他带给全权大使，或者让他领一名俄国人来见全权大使？ 479/486页背面

来使说，从斯捷潘处到呼图克图处报信的是巴图尔珲台吉所属乌卢斯的蒙古人鲁卜桑岱青，他曾同呼图克图派遣的向导一起专程送斯捷潘到中国长城。他没有领俄国人来，也没有信带给全权大使。巴尔丹听这名使者说，中国交给斯捷潘三封信，让他带给全权大使。 【285】

全权大使说，中国除了交斯捷潘带给全权大使的书信之外，是否派了使臣和他同来。 480/487页

来使说：巴图尔珲台吉的使者从斯捷潘处前来报信时，曾在呼图克图的乌尔嘎说，中国在斯捷潘动身后很快就将派出使臣，他们分两路前来：一路到涅尔琴斯克寨，另一路到色楞格斯克寨。

全权大使说：为什么中国派出的使臣要分两路？呼图克图以及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明明知道，全权大使驻在色楞格斯克寨，等候中国人到中国边境或到他们指定的边境附近任何地区举行会谈。

来使说，他说的那些都是听来的，并不确切。他是在他们的乌尔嘎听蒙古商人说的。这些商人曾到邻近的中国城镇做生意。中国使臣*的随行人员在那些城镇里向蒙古商人购买马匹。商人问过他们，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马匹？那些军人对他们说，他们的使臣要分两路前往边城同沙皇陛下的使臣会晤：一路到涅尔琴斯克，另一路到色楞格斯克。同时，还派四名军队长官随同这些使臣前往。这些军队长官要率领五万名官兵到涅尔琴斯克城下，另外，还有同样数目的官兵到色楞格斯克城下。 480/487页背面

呼图克图还让使者说明，全权大使派往中国的贵族目前正在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受到呼图克图的保护。呼图克图命令转告全 481/488页

* 原为“团队”，后改写为“使臣”。

权大使，目前蒙古台吉们正在打仗，上述使者要安全到达色楞格斯克必须护送才行。要是全权大使要求将使者斯捷潘护送到色楞格斯克，呼图克图就把他安全护送到全权大使处，否则就安全地送回中国。

全权大使说，请呼图克图下令将斯捷潘·科罗文护送到乌丁斯克寨全权大使处，斯捷潘无须再去中国。

481/488页背面 来使说，上次他——使者随同伊凡·卡恰诺夫到色楞格斯克寨见全权大使时，全权大使那天嘱他转告呼图克图，说他们蒙古人挑起纠纷和事端，杀害沙皇陛下的人员。他已将此事禀报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根据他巴尔丹的报告，已下令巴图尔珲台吉撤兵。巴图尔珲台吉以及其他台吉和宰桑也已经率军撤离沙皇陛下的边城。

全权大使说，他——巴尔丹来到之后，曾对全权大使说，希望和好相处，双方举行和谈。全权大使曾一再嘱托巴尔丹，并将和谈基础的书面条文交给了他。要他将此事禀告呼图克图。他当时曾

482/489页【286】 表示愿意尽快向全权大使做出答复。可是，蒙古人不仅没有给全权大使任何答复，反而在巴尔丹带走条文后便向全权大使的驻地色楞格斯克发动进攻，往城里发射火箭，企图将城和城厢全部烧毁。攻城之后，台吉们又率大军长期包围色楞格斯克。在邻邦各国的外交行动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谈判，在相互的交往中，没有一个统治者及其使臣象他们蒙古人这样口是心非，反复无常，今后完全无法相信他们。

482/489页背面 来使说，呼图克图命令他奉告全权大使，呼图克图任何时候、同任何人都不会进行战争，今后也不允许任何人挑起战争。目前，沙皇陛下方面同博格德汗殿下、同蒙古斡齐尔汗存在着争议。呼图克图愿对这些争议多方进行调停。在这方面，博格德汗殿下对呼图克图是会言听计从的。只是全权大使并没有对呼图克图提出

什么要求，也没有说明同中国人议和的条件。

全权大使说，以前，即巴尔丹第一次来访时，全权大使就同巴尔丹谈过，并且提出了同蒙古人议和的多项条文，以便双方公正合理地解决一切纠纷，对双方的受害者给予赔偿。另外，关于布里亚特人的问题，也已呈奏沙皇陛下。没有沙皇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 $\frac{483}{490}$页 不能同他们谈论那些布里亚特人的事，因为他正等待沙皇陛下就此事即将下达的谕旨。这些布里亚特人自久远的年代起就效忠陛下，从来也没有臣服于蒙古。至于同中国汗和谈一事，全权大使将同中国使臣协商，此事同他们蒙古人毫无关系。

来使说，希望全权大使在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以及同蒙古领主进行和平谈判时，请呼图克图作为谈判的中间人。

全权大使说，呼图克图派人来见全权大使，希望开始和谈，可是他的兄弟巴图尔珲台吉却在同时发动了战争，目前仍在屯兵备 $\frac{483}{490}$页背面 战，他曾向沙皇陛下各边寨发动攻击，并派精兵向海边进发，进攻布里亚特人。而呼图克图对此似乎一无所闻，巴图尔珲台吉也似乎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他们起兵是全体蒙古领主商定的，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呼图克图怎么能毫无所闻？当沙皇陛下的少量部队在色楞格斯克寨和乌丁斯克寨附近打败了蒙古人时，呼图克图似乎曾派曼泽伊到军中去见巴图尔珲台吉，要他撤离沙皇陛下的各边寨，退出战斗。巴图尔珲台吉立即听从了呼图克图的劝告，马上就率军退出了战斗。当时呼图克图就是不派人去，巴图尔珲 $\frac{484}{491}$页 台吉也会被迫率军退却，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脱离接触。蒙古人如此反复无常，举行会谈实无必要。

来使听完之后，沉默不语。稍停片刻，他问道，莫斯科是否会给呼图克图送来陛下的嘉勉御书和赏礼？ 【287】

全权大使说，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从中国返回时，曾向全权大使报告了呼图克图效忠于沙

皇陛下的情况，全权大使根据尼基弗尔等关于呼图克图效忠陛下
484/491页背面 的报告，已上奏沙皇陛下，目前正在等候即将下达的有关谕旨。全权大使认为，沙皇陛下的嘉勉御书将会送达。关于此事，全权大使已有所闻。

来使说，为了了解实情，请派俄国人同他——巴尔丹前往斯捷潘·科罗文处，人数听便。

全权大使说，没有必要再派俄国人前往呼图克图处，因为全权大使将委托他——巴尔丹带给斯捷潘·科罗文一封书信。希望巴尔丹把这封信交给斯捷潘。如果在巴尔丹回到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之前，斯捷潘·科罗文就已经到了那里，呼图克图会不会不等巴尔
485/492页 丹回去，就让斯捷潘动身回到全权大使这里来？

来使说，在他——巴尔丹回到那里去之前，不会让斯捷潘动身离开乌尔嘎。

全权大使款待了来使，然后派人将他送回下榻处。

莫斯科火枪兵曾列队迎接这位使者的到来。

为了让来使尽速返回，当日晚，全权大使再次召巴尔丹格素尔前来谈话。

当使者巴尔丹进入正堂，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长凳上坐下后，
485/492页背面 全权大使对他说，今天再次请他——巴尔丹到这里来，是为了使他能毫无耽搁地尽快回到呼图克图那里。

说完之后，以自己的名义回赠给呼图克图下述礼品：褐狐皮一张，价六卢布；海狸皮三张，价十二卢布；水獭皮三张，价九卢布。另外，送给使者巴尔丹狐皮一张，价一个半卢布；水獭皮一张，价三卢布；红色皮革一张，价一个半卢布；全貂皮一张，价一个半卢布；灰北极狐皮一张，价十三阿尔腾二坚加。又送给他的两名同事每人一张北极狐皮。

大使把礼物交给使者之后说，请巴尔丹回到呼图克图那里之

后，告诉呼图克图，全权大使派往中国的斯捷潘·科罗文一旦到达 $\frac{486}{493}$页
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望能尽快放行。另外，全权大使托巴尔丹带给斯捷潘·科罗文的信，也请立即交给斯捷潘。至于派俄国人前往斯捷潘处，则无此必要。

来使说，此事他将禀报呼图克图，带给斯捷潘的信，也会立即转交无误。

全权大使问，斯捷潘·科罗文在递交书信前，是否等了很长时间？他递交的书信是在什么地方被接受的？书信被接受之后，是否又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

来使说，斯捷潘在中国住了四十七天，书信被接受之后，住了 $\frac{486}{493}$页背面
十六天。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友好*他的书信，他不知道。

当斯捷潘离开呼图克图经蒙古前往中国时，中国在四个地方【288】
派了长官迎接他，在河流渡口处还为他指派了渡手。他到达中国后，被安置在宾馆里，并按时给他和军役人员供应定量的食物。只有一天没有供应食物，那天博格德汗的妻子去世了。以前中国遇到这种日子也是从来不向大使和使者供应食物的。另外，博格德汗没有召见斯捷潘。

全权大使说，他——巴尔丹是否听到巴图尔珲台吉派往斯捷 $\frac{487}{494}$页
潘·科罗文处的使者说起中国军队的情况？随中国使臣到边境地区的军队人数是否很多，中国使臣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

来使说，他听到过有关中国使臣的情况，说他们分两路前来，随同前来的军队约六万人，至于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是否确实带六万军队，他就不清楚了。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派遣中国使臣前来是为了举行和谈，还是为了以大军压境，采取军事行动？

来使说，关于这一点，他不清楚。他——巴尔丹奉派来到全权 $\frac{487}{494}$页背面

* 原文如此。显然应该是："不接受"。

大使处，只是为了奉告斯捷潘·科罗文的情况。接着他问全权大使，现在全权大使手里是否有沙皇陛下给呼图克图的嘉勉御书，斯捷潘·科罗文目前还在蒙古地区，御书能否在他逗留蒙古期间送到。

全权大使说，莫斯科没有另外再给全权大使送来沙皇陛下的〔御书〕*，他——全权〔大使〕**只是得到消息说，沙皇陛下给呼图克图的嘉勉御书不久就可送到。一俟御书送到全权大使处，全权
488/495页 大使就会专门派使团贵族将陛下的御书送给呼图克图。不过，该使者将御书送到呼图克图处时，呼图克图能否接见他，能否亲自接受沙皇陛下的御书，是否还会强迫使者按照他们的教规接受祝福和行礼。请巴尔丹如实告诉全权大使。

来使说，如果使者不到呼图克图那里接受祝福，呼图克图就不
488/495页背面 会召见他，也不会亲自接受沙皇陛下的御书，因为，呼图克图的规矩就是这样的：连从中国来的大人物以及他们各地的台吉前来拜见，也要按照蒙古教规行礼，并接受呼图克图的祝福。他们带来的信件或礼品，呼图克图本人从不亲自接受，而是让他的亲信接受。

全权大使说，在帐幕中接受沙皇陛下的御书时，希望呼图克图能在场，他可以让亲信接受，但必须当着他的面接受；另外，不要强
【289】迫使者按照他们的教规接受祝福和行礼。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邻邦各国的惯例的。

489/496页 来使说，他没有受命商谈其他事务。前面他同全权大使谈的一切，他都要报告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说，以前曾嘱托巴尔丹转告呼图克图多项事务，巴尔丹也曾答应全部禀报呼图克图，并就各项事务***答复全权大使。

---

* 这两个字是根据谈判日志复原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448页背面）。

** 这两个字复原的根据同上。

*** 原文如此①。

① 此处"就各项事务"原文为 про того。——译者

但是，巴尔丹虽已多次来见全权大使，却不见任何答复。全权大使的使者伊凡·卡恰诺夫去见呼图克图时，曾遵照训令向呼图克图的亲信谈了许多事务，当时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是对伊凡说，一切将命令巴尔丹面告全权大使。 489/496页背面

来使说，除他*谈过的事情之外，没有授命他谈任何别的事情。

全权大使说，斯捷潘·科罗文动身返回时，呼图克图是否会派使者同他一起来见全权大使。

来使说，将派显要人物为使者同斯捷潘一起来见全权大使。

全权大使说，当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前来沙皇陛下的边城时，呼图克图能否允许全权大使同中国使臣的使者来往通行，交涉事务。另外，请巴尔丹转告呼图克图：当全权大使〔派〕**使者去见中国使臣时，希望蒙古人不要在路上伤害他们。 490/497页

来使说，什么时候沙皇陛下的使者在他们蒙古地区受到过伤害？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曾派伊凡·卡恰诺夫和斯捷潘·科罗文为使者去见斡齐尔汗和其他台吉。派出他们之后，全权大使又派通译伊瓦什卡·沙拉波夫等人前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见斯捷潘·科罗文和伊凡·卡恰诺夫，以便了解他们两人的情况，而后来派出的这些人却被蒙古人打死了。在那以前，还曾派过一名通译帕什卡·切列姆诺伊到附近的蒙古乌卢斯去见台吉，交涉马匹被盗的事，帕什卡等人也被蒙古人打死。因此，全权大使今后派人去蒙古乌卢斯是很危险的。 490/497页背面

来使说，这次没有授命他谈别的任何事情。那些使者是谁打

---

* 原文中"他"字重复两次。

** 这个字是根据谈判日志复原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449页背面）。

死的，他不知道。

491/498页 全权大使款待了来使，然后让他回下榻处。

使者到全权大使处谈话时，沒有举行列队仪式，只有少数火枪兵荷枪站在那里。

第二天，蒙古使者巴尔丹乌眞取道色楞格斯克寨返回乌卢斯。【290】派通译康德拉什卡·吉洪诺夫和两名军役人员护送他到色楞格斯克。

委托巴尔丹带给斯捷潘·科罗文如下指令：

196年13日①。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
491/498页背面 发给斯捷潘·雅科夫列维奇·科罗文的指令。

今年，196年，6月11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曼泽伊巴尔丹来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在谈话时他说，他——巴尔丹奉派前来通知全权大使，说你派人到呼图克图处陈述你的情况，说你已离开中国边城，途经他们蒙古乌卢斯，你的马匹和骆驼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又无处可买，因为蒙古地区的牲畜都已死掉，你正停在距呼图克图处三日路程的地方，希望呼图克图派差马接你到乌尔嘎去；呼图克图已派人去你那里，并命令给你提供差马，予
492/499页 以援助。

在谈话时，巴尔丹还对全权大使说，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正率领大军分两路（到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前来参加使臣谈判。

本指令送达你处时，如你已到达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你应遵照陛下谕旨和全权大使给你的指令对呼图克图的亲信说，

① 原文如此，缺月份。——译者

希望呼图克图效忠陛下，立即送你从乌尔嘎返回全权大使处，并给你提供差马和粮秣等一切方便，派人护送你，以保证安全，免得路上蒙古人加害于你。你离开乌尔嘎之后，应火速赶回全权大使处。 492/499页背面
在路上以及在乌尔嘎，应千方百计切实探明蒙古和中国的图谋。有关蒙、中的图谋，凡有所闻，都应令人如实记入出使报告。

你离开呼图克图时，不论有何原因，如果不能火速返回，即应尽快派自己的两名俄国人赶回全权大使处，并要求呼图克图的亲信派人护送他们，你应将一切情况写明，交他们带来。

196年6月13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发往色楞格斯克寨给伊凡·罗吉奥诺维奇·卡恰诺夫的指令。

今年，196年，6月9日，收到你写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报告，报告由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菲利卡·安德烈耶夫送到。你在报告中写道： 493/500页

6月8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乌眞巴尔丹曼泽伊来到色楞格斯克寨。乌眞巴尔丹对你说，他奉派前来向全权大使传送一个消息：派往中国边城长官处递送书信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 【291】
已从中国返回，斯捷潘带回三封书信给全权大使。斯捷潘在行经戈壁草原时，从途中派信使去见呼图克图，因为他的骆驼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十分瘦弱，疲惫不堪，而蒙古人的牲畜又都已死掉，他无处可买到骆驼。呼图克图已下令蒙古边民将他送到呼图克图处。 493/500页背面
巴尔丹估计，斯捷潘现在已经到达呼图克图处。中国博格德汗已派出使臣。中国使臣没有和斯捷潘同行，而是带着军队单独前来，如果议和不成，中国使臣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五月末，斡齐尔汗已

游牧到乌尔嘎，而巴图尔珲台吉则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游牧。

上述使者同全权大使谈话时说的情况和你的报告内容相同。

曼泽伊巴尔丹辞别全权大使动身返回呼图克图处，已派人护送他去色楞格斯克，并为他和军役人员提供了六匹差马。

本指令送达你处时，如上述使者巴尔丹曼泽伊已经到达色楞格斯克寨，你应立即让他离开色楞格斯克，并要他火速赶回呼图克图处，供他使用到色楞格斯克的马匹望即留下，并根据情况派人送回乌丁斯克寨。

494/501页

你在色楞格斯克寨应切实探听各种情况，加固城防，城堡附近的房舍应下令拆除。探听到的情况，应及时写成报告送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6月13日，根据情报向各上校发出书面指令，并下令在乌丁斯克建筑城堡以及从城堡到河边取水的秘密通路。在乌丁斯克寨和城厢周围加设三百一十六俄丈的大型三重拦马栅，并令军役人员处于戒备状态。

另在伊利英自由村居民区四周建堡寨一座，并修筑炮眼。运去大炮四门，火药十六普特。

494/501页背面

7月15日，根据现有情报，在乌丁斯克召募了七十名猎手服军役，编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的莫斯科团。按照西伯利亚衙门的训令，发给他们皇饷和调遣费用每人每年十卢布。

经常派军官带领军役人员由乌丁斯克沿色楞格河溯流上行，或者到蒙古乌卢斯附近，探听各种情报，但是，在近处始终没有遇到游牧的蒙古乌卢斯牧民。

6月16日，向勃腊茨克寨总管和雅库茨克县比柳茨克乡总管发出指令。往伊利姆给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去信，要求

他根据目前中国使臣带领重兵前来的情况，尽可能多派军役人员和猎手携带粮食到色楞格斯克来。

特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伊瓦什卡·阿勃拉莫夫前去递送书信和指令。

另外，还由他带一封信到伊利姆斯克寨。根据谕旨和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诏书，伊利姆斯克应派到达斡尔地区服役的军役人员尚缺八十六名，现在要求将不足之数补齐。 495/502页 【292】

6月17日，从乌丁斯克寨派往伊尔库次克运粮的平底船满载粮食抵达乌丁斯克寨。这些船只未返回之前，粮食已十分缺乏。

6月21日，军役人员谢卡·克拉斯诺亚尔等从色楞格斯克来见全权大使，送上伊凡·卡恰诺夫写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6年，6月21日，斯捷潘·科罗文的随从人员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和军役人员伊瓦什卡·伊凡诺夫来到色楞格斯克官署见伊凡，他们在回答伊凡的询问时说：

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在复活节周的礼拜二离开中国，5月30日到达呼图克图处。在呼图克图处住了十七天。斯捷潘离开呼图克图那天，中国使臣从途中派出的信使到达呼图克图处。当时，中国使臣距离呼图克图处有四天的路程。斯捷潘走后，他们很快就能到达呼图克图处。估计中国使臣很快也会派信使来见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另外，塔拉斯卡和其他军役人员听一些蒙古人说，博硕克图汗从卡尔梅克方面沿鄂尔浑河而上进攻蒙古人，夺取了他们的许多小城堡。斯捷潘·科罗文可能在本周礼拜日之前到达色楞格斯克寨。斯捷潘走到库伊童河时，派塔拉斯卡等人先行赶回色楞格斯克寨。 495/502页背面

他——伊凡向塔拉斯卡和伊瓦什卡问明情况后，当天就派军役人员谢卡·克拉斯诺亚尔和基柳什卡·托博尔斯科夫将此报告火速送给御前大臣、军事长官。

496/503页 这些军役人员还带来了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送交大使的一封信。这封信是6月19日斯捷潘·科罗文在库伊童河畔写给全权大使的，信中写道：

他在中国受到了礼遇，返回时得到了复书。交给他的书信有三种文本，即俄文本、拉丁文本和满文本。他临行时，中国人口头对他说，博格德汗殿下在斯捷潘走后将立即派出五名近臣为使臣，他们是：索额图[167]；萨尔素多尔吉[168]① 昂巴*，同僚多尔吉昂巴[169]科顺额眞公**；阿尔尼[170]阿里甘昂巴***；阿里比麦奇尔****马齐昂巴[171]；蠶章吉*****麦伊塔昂巴[172]②，另派五百名护兵随行[173]③。使臣会谈将在色楞格斯克附近举行。时间则通过信使另行商定。

496/503页背面 5月30日，他到达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在格根呼图克图的乌卢斯住了十七天，等候放行。离开呼图克图的乌卢斯之后，在喀拉河畔同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曼泽伊巴尔丹******乌眞
【293】相遇。曼泽伊把全权大使的书面指令交给斯捷潘，并说，他——曼泽伊拜访了全权大使。曼泽伊所谈中国使臣和军队的情况，斯捷潘在戈壁草原上也听到蒙古达赉珲台吉的一个乌卢斯牧民说过，

---

* 多尔吉昂巴——满语“多尔吉昂邦”的音讹，即“内大臣”。

** 多尔吉昂巴科顺额真公——满语“多尔吉昂邦固山额真公”的音讹，即“内大臣、都统、公”。

*** 阿里甘昂巴——满语“阿里哈昂邦”的音讹，即“尚书”。

**** 阿里比麦奇尔——满语“阿里非拜察喇”的音讹，即“左都御史”。

***** 蠶章吉——满语“蠶章京”的音讹，即“护军统领”。

****** 原文中误写为马尔丹。根据日志改正（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451页背面）。

① 原文是 Сарсу-дорки，据本书人名索引说，Сарсу Дорки 就是索额图，但本书编者所加注168又说 Сарсу 是萨布素，两者矛盾。——译者

② 音译，原文为 Мейта-айма，本书人名索引说 Мейта 就是温达(Унь да)。——译者

③ 《平定罗刹方略》的记载是：“上命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及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往主其议”见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卷首8，第1页。——译者

这个牧民说，遵照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达赉珲台吉集结了四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要开到涅尔琴斯克附近担任警戒，军队的长官将由中国人担任。去年到过阿尔巴津城下的军队已在中国边城集结，春天也要派到阿尔巴津城下担任警戒。这些消息是确有其事，还是那个牧民危言耸听，他不知道。 497/504页

斯捷潘离开呼图克图的乌卢斯那天，中国使臣的信使到达格根呼图克图那里。呼图克图派格素尔鲁卜桑护送斯捷潘，鲁卜桑对他说，中国使臣已经前来，现在距离呼图克图的乌卢斯有四天路程，呼图克图正在等候他们，斯捷潘走后，他们很快就会来到。他认为，中国使臣的信使很快也会去见全权大使。为此，斯捷潘才派了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等人前来。

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谢卡·克拉斯诺亚尔和基柳什卡·乌尔柳科夫在回答询问时说： 497/504页背面

6月21日，他们奉派从色楞格斯克前来给全权大使送报告，该报告是由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从斯捷潘·科罗文处送到色楞格斯克寨的。他们离开色楞格斯克之后，一路上没有看见蒙古军队，色楞格斯克寨里也平静无事。基柳什卡和谢卡听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说，八天前，巴图尔珲台吉带领军队离开克姆尼克河返回乌卢斯去了。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更多的情况。……*

6月28日，斯捷潘·科罗文到达乌丁斯克寨，同他一起前来的有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格素尔鲁卜桑。当日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使者，命令他询问使者：蒙古斡齐尔汗和呼图克 500/507页

* 由于抄写员抄重了一段文字，下面的一页被撕掉（可能是最初装订成册时撕掉的）。但是重复之处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第498/505页至499/506页背面的一段文字仍与第487/494页至487/494页背面的相同。这次整理出版时，已将重复的文字删去。

图是否有信件交使者带给全权大使。

书吏到使者那里去询问了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的信件的事。

来使说，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没有让他带信件给全权大使，而是要他口头奉告全权大使一些事情。希望全权大使尽快接见他——鲁卜桑。

500/507页背面 在乌丁斯克附近的峡谷中搭了一座帐篷，作为使者的下榻处。命令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作为陪同使者的专使。当日，全权大使给使者送去食物：活羊一只，面包五个，葡萄酒一大瓶，蜜酒一桶。

今年，196 年，6 月〔25〕*日，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呈交全权大使一份出使报告，出使报告中写道：

【294】 11 月 26 日，他——斯捷潘到达蒙古乌卢斯时，车布登台吉派一个名叫桑齐克① 的乌卢斯巴克士来迎接他。这个巴克士对斯捷潘说：

他——巴克士曾到全权大使那里送还被盗的马匹，那些马匹是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在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丢失的。全

501/508页 权大使曾对他说，在巴克士走后，全权大使将专门派一名贵族取道蒙古乌卢斯赶往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书信，请巴克士将此事转告车布登台吉，希望车布登放使者过境，尽可能多提供一些向导和差马，送他〔到〕**呼图克图那里去。巴克士向车布登台吉报告了这件事。根据全权大使的嘱托，车布登台吉早就在等候全权大使的使者前来。

斯捷潘对巴克士说，全权大使派他——斯捷潘前往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书信。希望车布登台吉按照全权大使的嘱托提供差马

* 日期是根据日志复原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 13 本，第 452 页）。

** 这个字根据日志复原（同上，第 452 页背面）。

① 原文为 Сайнжан。——译者

和向导；关于斯捷潘，格根呼图克图是否有什么命令下达给车布登台吉？

巴克士说，呼图克图派过一名喇嘛到车布登台吉处询问，全权大使是否有使者到呼图克图那里去。巴克士还对斯捷潘说，巴图尔珲台吉正率军驻扎在车布登的乌卢斯附近。他们风闻，巴图尔珲台吉想杀害全权大使派去见呼图克图或到中国去的使者。 501/508页背面

斯捷潘对巴克士提供的消息表示感谢，并请他回去转告车布登，请车布登尽量多派差马和向导来接他，因为他——斯捷潘的马匹已很瘦弱，许多骆驼也都疲惫不堪。为了防备巴图尔珲台吉的袭击，请派遣可靠的人护送他安全到达蒙古呼图克图的乌卢斯。

巴克士说，他回去后，将向车布登台吉报告此事。 502/509页

11月27日，那名巴克士带着两匹骆驼和一匹马前来接斯捷潘，并告诉他，待斯捷潘到达车布登台吉的乌卢斯后，将给他派遣向导。

11月30日，车布登台吉派宰桑到离他的乌卢斯一俄里的地方迎接斯捷潘，要斯捷潘就在宰桑迎接他的地方宿营，不要到车布登的乌尔嘎去。安顿停当后，他问斯捷潘，全权大使是否有信件带给车布登。

斯捷潘说，全权大使沒有让他——斯捷潘带信件给车布登。他——斯捷潘奉派到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信件，是按照蒙古各领主、汗和呼图克图给全权大使的来书行事的。 502/509页背面

同日，汗的女婿伊勒登① 塔布囊从巴图尔珲台吉军中来到宿营地，对斯捷潘说：巴图尔珲台吉已经得知，全权大使派斯捷潘前往中国边城见长官；全权大使是否有信件交斯捷潘带给巴图尔珲台吉*和其他蒙古领主？

---

* 原文是：巴图尔珲珲台吉。

① 原文为 Елдень。——译者

【295】 斯捷潘说，全权大使派他前往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信件，没有让他带信件给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汗和巴图尔珲台吉；全权大使派了一名使团贵族专程到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处递送书信并商谈事务。现在，这位贵族正在斯捷潘这里。

503/510页

11月31日，留在原地等候，因为车布登没有派来向导，根据当前情况，没有人护送就离开车布登的乌卢斯，会遭到巴图尔珲台吉的伤害。

12月1日前夕，蒙古盗贼来到宿营地，赶走斯捷潘和军役人员的三十匹马，并对放哨的军役人员射箭。

503/510页背面

于是斯捷潘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前往车布登台吉处，申述马匹被盗一事，要求车布登下令追查盗贼，依法惩处，找回马匹，送交斯捷潘。

通译返回后对斯捷潘说，他已到车布登那里去过，谈了马匹被盗的事。车布登已派人去找寻马匹并追查盗贼。

12月2日，车布登的儿子多济尔登来到斯捷潘处说，他的父亲车布登台吉派了三个人去追查斯捷潘的被盗马匹，这几个人至今还没有回到乌尔嘎；斯捷潘要等待很长时间，即使被盗的马匹找到了，斯捷潘也不可能乘这些马赶路，因为这些马必将备受折磨，不堪使役。

504/511页

斯捷潘请他回去对他的父亲车布登说，希望能送斯捷潘过境，供给他到呼图克图处的马匹，尽量多给一些骆驼，以便上路。

车布登的儿子说，如果不赠送礼物，他的父亲车布登是不会派出差马和向导的。

当日，应车布登儿子的请求赠送给车布登台吉一批礼品，计有：从斯捷潘带来供馈赠的皇家财物中取出的水獭皮两张和狐皮一张，价四卢布；他自己的红色油性革四张；狐皮四张，每张价二卢布；水獭皮两张，每张价三卢布；海象牙，价二卢布。作为答谢，车

504/511页背面

布登台吉派他的儿子多济尔登①给斯捷潘送来骆驼一头、马两匹和向导两名。

12月3日，斯捷潘从宿营地派一名书吏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见车布登台吉，命他们交涉盗贼从斯捷潘处赶走马匹一事，要求追查。当日，书吏和通译返回宿营地说，他们已去过车布登台吉处，向车布登的儿子谈了马匹被盗的事。车布登的儿子对书吏和通译说，被盗的马匹已经找到，不久即可送还斯捷潘。

12月4日，车布登将蒙古盗贼从斯捷潘和军役人员那里赶走的马匹送回，另外还派来两名向导，送他们到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去。同时，要斯捷潘尽快动身到呼图克图那里去。斯捷潘收下了车布登送来的失马，由向导带领，于12月5日前夕上路。 505/512页

12月7日，在抵达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之前，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和一名军役人员前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命令他们先行通报，说他——斯捷潘奉全权大使派遣，经蒙古地区前往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信件，是按照呼图克图和汗给全权大使的来书行事的，请呼图克图给斯捷潘指定一个地方宿营。 【296】 505/512页背面

同日，尚未抵达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时，一位名叫鲁卜桑岱青的格素尔前来迎接。他对斯捷潘说，呼图克图令他出迎斯捷潘，并将斯捷潘安顿在离乌尔嘎约一俄里的地方。安顿完毕，他就走了。

同日，呼图克图派一名喇嘛和刚才那位格素尔鲁卜桑给斯捷潘送来饭食和茶。喇嘛对斯捷潘说，呼图克图命令同他一起来送饭食和茶的格素尔鲁卜桑为陪同斯捷潘的专使，另有八名护兵担任警卫；如果斯捷潘有什么要求，请向鲁卜桑提出，鲁卜桑再向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报告。喇嘛还问，斯捷潘是否携有圣明沙皇陛下给呼图克图的嘉勉御书和赏礼，是否有全权大使的信件。 506/513页

斯捷潘说，没有让他带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和赏礼给呼图克

① 原文为 Тогордень。——译者

图，也没有全权大使的信件；他只有一份经蒙古地区前往中国边城的通行文书。专程前来给格根呼图克图送信件和礼物的是伊凡·卡恰诺夫，他已同斯捷潘一起到达。

随后，斯捷潘要喇嘛向呼图克图报告，请呼图克图允许斯捷潘过境前往中国边城去见长官，格根呼图克图和汗在派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1]等送给全权大使的信中已经写明，他前往中国边城
506/513页背面 时将予放行。

12月8日，喇嘛又来见斯捷潘，拜问他，他——斯捷潘奉派前往中国边城是给长官送陛下的国书，还是送全权大使的信件。

斯捷潘说，他奉派前往中国边城是给长官送全权大使的信件，没有派他给任何人送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

喇嘛听完之后就走了。

507/514页 同日，蒙古斡齐尔汗派两名赛义德前来，他们要斯捷潘和全权大使派来的另一名使者伊凡·卡恰诺夫到一个帐幕中去会晤，这两名赛义德奉斡齐尔汗的命令有事同他们两人商谈。

于是斯捷潘带着书吏和通译同赛义德一起到了伊凡·卡恰诺夫的帐幕。进入帐幕后，这两名赛义德对斯捷潘和伊凡说，他们是斡齐尔汗的儿子噶尔丹遵照他父亲的命令派来的，他命令他们提出，往年，向他们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逃向圣明沙皇陛下方面，这些布里亚特人历来就是受他们统治的。关于这些布里亚特人，他的父亲斡齐尔汗曾不止一次致函圣明沙皇陛下。但是，至今不
507/514页背面 见答复。这次斯捷潘和伊凡是否带来了关于这些布里亚特人的谕旨。

斯捷潘说，他奉派到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边境长官处递送信件，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商谈布里亚特人的事情和其他事情。奉派专程到呼图克图这里来进行和谈的是使者伊凡·卡恰诺夫。

① 原文为 Лозой Исенга。——译者

赛义德听完，又同伊凡·卡恰诺夫就这件事谈了一会，就【297】走了。

12月10日，专使鲁卜桑前来对斯捷潘说，汗的儿子们和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请他带着通行文书去见他们，另外，是否还让他给呼图克图、汗和巴图尔珲台吉带来礼物。如果带来了，请他一起带去。 508/515页

同日，斯捷潘带着通行文书和礼物去见汗的儿子们和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在离外务帐幕还有二百俄丈的地方，专使鲁卜桑岱青便让斯捷潘停马，并对他说，请他带着通行文书在这里下马，步行到外务帐幕。

斯捷潘说，离外务帐幕还很远，没有必要步行，等到离外务帐幕五十俄丈的地方，他再下马。

专使让他就地停下，自己去向商卓特巴报告。他从帐幕回来对斯捷潘说，如果斯捷潘不在原地下马，步行到外务帐幕，商卓特巴就让他回到他的宿营地去。关于这件事争论了很久。由于争执不下，就没有带通行文书去见商卓特巴，而返了回来。 508/515页背面

同日，专使鲁卜桑岱青前来对斯捷潘说，他——斯捷潘今天不能派通译和军役人员到乌尔嘎去办事和采购食物，同时呼图克图也不让人到他的宿营地来卖牲畜和食物。

12月12日，专使前来对斯捷潘说，请他〔带着〕通行文书及所有礼物去见商卓特巴。

于是，斯捷潘带着通行文书和礼物去见商卓特巴。为了尽快获准过境，他以个人名义带给格根呼图克图如下礼物：白呢四俄尺，价八卢布；银色波纹绸五俄尺，价十卢布；黑狐脊皮一对，价十卢布；猞猁皮两张，价八卢布；水獭皮一张，价三卢布；琥珀两串，价四卢布；红色油性革一张，价三卢布。送给商卓特巴如下礼物：紫红色呢四俄尺，价七卢布六阿尔腾四坚加；狐脊皮一对，价十卢布； 509/516页

红色油性革一张，价三卢布；水獭皮一张，价三卢布；琥珀一串，价三卢布。送给斡齐尔汗如下礼物：猞猁皮一张，价四卢布；水獭皮
509/516页背面 一张，价三卢布；狐皮一张，价四卢布；红色油性革一张，价三卢布。送给巴图尔珲台吉如下礼物：猞猁皮一张，价四卢布；水獭皮一张，价三卢布；狐皮一张，价三卢布；油性革一张，价三卢布。

专使鲁卜桑陪同斯捷潘来到上述距外务帐幕二百俄丈的地方，要斯捷潘下马。如果这次斯捷潘再不下马步行到帐幕去，便永远不放他到中国边城去。

斯捷潘感到僵持下去会延误自己的行程，徒劳无益，便下了
510/517页 马，步行到外务帐幕。他进入帐幕时，里面坐着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斡齐尔汗的两个儿子，还有汗的弟弟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汗的儿子们和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坐在商卓特巴的下首。

斯捷潘献上礼物，坐下后，就按照训令请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放他过境到中国边城长官那里去。

商卓特巴问他，他——斯捷潘奉派到中国边城有何贵干？

斯捷潘说，他——斯捷潘奉派到中国边城给长官递送书信，通
510/517页背面 知他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为了同中国博格德汗派出的使臣进
【298】 行使臣谈判，平息争端，已抵达边境附近。

商卓特巴问斯捷潘，派他斯捷潘送给中国边城长官的那封信是全权大使的信，还是沙皇陛下的国书？

斯捷潘说，派他送给中国长官的是全权大使的信，没有沙皇陛下的任何国书。请商卓特巴将他要路经蒙古地区前往中国边城一事禀报呼图克图，希望呼图克图效忠沙皇陛下，满足他的要求，提供粮秣、差马和向导，不加阻拦，立即放他离开乌尔嘎，如同格根呼
511/518页 图克图和斡齐尔汗通过他们的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向全权大使声明过的那样。

商卓特巴听完之后说，关于这件事，他将向呼图克图禀报。说

完就让斯捷潘返回宿营地。

同日，蒙古盗贼从斯捷潘处盗走派给他们旅途用的两匹骆驼。

12月13日，呼图克图的亲信佐克图兰珠来见斯捷潘。走进帐幕后，对斯捷潘说，他——斯捷潘带着一名中国俘虏到中国去，希望他让这名俘虏到呼图克图处接受祝福，呼图克图同博格德汗殿下一向友好相处，常有来往。俘虏接受过呼图克图的祝福后，就送回斯捷潘处，决不扣留。 511/518页背面

斯捷潘说，他不能让这名俘虏到呼图克图那里去，因为他奉命把这名俘虏带到中国边城，直接交给长官。如果呼图克图要送食物给这名俘虏，斯捷潘可以吩咐他收下。

佐克图兰珠听完之后就走了。

12月14日，为了翻译伊凡·卡恰诺夫递交的全权大使给呼图克图的信，杜拉尔昂鲍喇嘛等三人前来伊凡处。他们将这封信从俄语译成了蒙语。

这时，斯捷潘来到伊凡·卡恰诺夫的帐幕，请喇嘛将他要过境前往中国边城一事禀报格根呼图克图。他已向呼图克图的亲信提过多次，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不知何故把他阻留在这里。 512/519页

从12月16日到12月22日，对让斯捷潘通行一事仍然没有答复。

12月23日前夕，中国俘虏戈维杰卡从宿营地逃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这名俘虏是斯捷潘奉命带往边城交给长官的。斯捷潘派通译去见专使鲁卜桑。吩咐通译将中国俘虏从他们宿营地逃走一事告诉鲁卜桑，请鲁卜桑将此事报告商卓特巴，希望找到这名俘虏后，下令交还给他。

专使说，此事他将报告呼图克图的亲信。 512/519页背面

12月25日，斯捷潘应邀到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作客。在外务帐幕里设宴招待。作陪的有呼图克图的喇嘛多尔吉额尔德尼兰珠等

三人。

12月26日，呼图克图的喇嘛多尔吉额尔德尼从乌尔嘎前来
【299】对斯捷潘说，商卓特巴命令他通知斯捷潘，中国给全权大使送来几封书信，呼图克图已派格素尔巴尔丹乌眞将这些书信送到全权大使处，等巴尔丹从色楞格斯克返回后，将尽快放斯捷潘前往中国边城。

513/520页 斯捷潘说，呼图克图派人给全权大使送中国来书，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他——斯捷潘，要不然他也会派一名军役人员到色楞格斯克寨去了解眞实情况。另外，中国俘虏戈维杰卡已从斯捷潘这里逃走，这件事曾对专使鲁卜桑谈过，但至今沒有得到任何答复。

喇嘛说，为什么事前沒有通知斯捷潘，他不清楚。亲信商卓特巴只是命令他现在来通知斯捷潘，巴尔丹沒有从色楞格斯克返回之前，暂不放他——斯捷潘动身。至于俘虏的事，沒有命令他谈什么。

513/520页背面 12月27日，当时住在呼图克图处的一名托博尔的布哈拉人从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偷偷来见斯捷潘。来后对斯捷潘说：

去年，194年，蒙古领主们开了一次会[174]，会上决定他们一致同中国人联合。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沒有参加这次会议，目前他同蒙古人不和。现在斡齐尔汗带兵打博硕克图汗去了。斡齐尔目前驻扎在距乌尔嘎有十天路程的地方。博硕克图汗听说斡齐尔要来攻打他，便也召集兵马前来，驻扎在斡齐尔汗的近处。哨兵们每天都相遇，但直到现在他们还沒有打起来。斡齐尔汗的弟弟巴图尔珲台吉集结兵马，驻扎在泽德河一带。他们担心的是，全权大
514/521页 使派他——斯捷潘前来，不是为了办理外交事务，而只是为了侦察蒙古地区的情况，斯捷潘来过之后，全权大使就要发兵前来攻打蒙古。所以，呼图克图才留住斯捷潘不放。

这个布哈拉人还告诉斯捷潘说，在这之前，中国的一名扎尔固

齐曾来见呼图克图。那名扎尔固齐在乌尔嘎住了一整年，一直在等候有关全权大使的确实消息：全权大使此行真是为了进行使臣谈判，以求永世安宁，还是要采取军事行动。这名扎尔固齐一听到全权大使派斯捷潘到中国边城送信的消息，便急忙赶回中国报信去了。

为了酬谢这个布哈拉人提供的情况，斯捷潘从带来应酬用的皇家财物中拿出一张狐皮和一张水獭皮送给他。 514/521页背面

1月2日夜，这个布哈拉人又来对斯捷潘说，斡齐尔汗同今年即196年投向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蒙古扎萨克图汗打了一仗。这一仗使斡齐尔汗的部下伤亡很大。目前，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率军前来支援扎萨克图汗。博硕克图汗和扎萨克图汗的意图是，以武力征服蒙古全境，将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从12月25日到1月16日，斯捷潘没有得到呼图克图关于放行一事的任何答复。

1月16日，呼图克图派额尔德尼聂姆奇喇嘛前来对斯捷潘说，呼图克图派到全权大使处送中国来书的格素尔巴尔丹乌真业已返回乌尔嘎。他说，中国博格德汗的近臣写给全权大使的信中所谈的事，命令斯捷潘答复中国近臣或边城长官。 515/522页【300】

斯捷潘说，那位使者是否带来了全权大使给他的什么新指令和信件？如果带来了，请呼图克图令人将这些信件送给他。请喇嘛将此事禀告呼图克图。

喇嘛表示愿意将此事禀告呼图克图。

同日，专使格素尔鲁卜桑前来对斯捷潘说，全权大使托使者带来了信，但这些信是给斯捷潘的，还是给呼图克图的，他们不知道。请斯捷潘派一名书吏和一名通译去读一读那些信，并将这些书信译成蒙文。 515/522页背面

斯捷潘说，他准备派书吏和通译去看那些信，并要他们分辨清

楚。如果那些信是给呼图克图的，就让他们翻译出来；如果是给他斯捷潘的，书吏会说明这些信件的情况，请呼图克图派人将信件送给斯捷潘。

书吏和通译当天就到商卓特巴处看那些信件。命令他们仔细查看那些信件，如果看明是写给斯捷潘的，就不要翻译。书吏和通译到达外务帐幕商卓特巴处后，商卓特巴对他们说，全权大使给呼图克图写来了信，请书吏和通译将信译成蒙文。

516/523页 书吏和通译说，请商卓特巴将信给他们看看。

商卓特巴说，如果他们翻译那些信，就给他们看，如果不翻译，就不给他们看。

书吏和通译仍要求看信，并说他们看明白以后，会把这些信的情况告诉斯捷潘·科罗文。不经他的同意，他们不能翻译这些信件。

双方争执了很久，还是沒有给他们看信，就把他们打发回斯捷潘处。

1月17日，专使格素尔鲁卜桑岱青前来对斯捷潘说，呼图克图已下令放斯捷潘前往中国边城。由斯捷潘处逃走的那个中国俘虏，

516/523页背面 呼图克图曾下令查找，现在已经查获，呼图克图下令将该俘虏交给中国来使扎尔固齐。请斯捷潘派一名通译和一名可靠的军役人员去证实一下，这名俘虏将当着这些军役人员的面移交给扎尔固齐。呼图克图沒有命令将俘虏交给斯捷潘，以免呼图克图同博格德汗殿下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纠纷。

斯捷潘便派一名通译和五十人长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前往商卓特巴处。命令他们对商卓特巴说，请他们将该俘虏交还给斯捷潘，斯捷潘将如全权大使指示他的那样，亲自带他到中国边城，安全地交给中国长官。

517/524页 五十人长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和通译到商卓特巴处，谈了

关于俘虏的事。

商卓特巴对费季卡和通译说，呼图克图没有命令将这名俘虏交给斯捷潘，而是命令当着通译和军役人员的面，交给中国使者扎【301】尔固齐卡松岱。接着，俘虏被带进帐幕，当着通译和军役人员的面交给了扎尔固齐。

扎尔固齐接收该俘虏之后，对通译和五十人长说，他将把这名俘虏安全地带到中国城市，并禀报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谈完之后，通译和军役人员就被打发回宿营地。

1月19日，蒙古盗贼偷袭马群，赶走十匹马。

同日，专使鲁卜桑前来请斯捷潘到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处商谈事务。 517/524页背面

斯捷潘到了商卓特巴处。斯捷潘一进入帐幕，就对商卓特巴*说，昨日，蒙古盗贼赶走了斯捷潘的十匹马，请商卓特巴下令追查这些马匹，查获之后，即予归还。

商卓特巴说，他将派人追缉这些盗贼。如果能追缉到，就向他们追回那些马匹，并下令交还给斯捷潘。

斯捷潘说，从全权大使处带来的那些信，希望商卓特巴给他看一看。

商卓特巴说，1月20日将专门请他斯捷潘到乌尔嘎来，以便将那些信交给他，他要过境去中国边城，不久也可获准，而且还将 518/525页 派一直陪同他的专使鲁卜桑岱青专程送他到中国边城。

1月20日，专使鲁卜桑岱青前来请斯捷潘到乌尔嘎商卓特巴处。斯捷潘去见了商卓特巴。商卓特巴将从全权大使处带来的那些信交给了斯捷潘，并对他说，请他看看那些信是给谁的，信中写了些什么，看完之后，如实地告诉他们，不要隐瞒。

斯捷潘接过书信，启封之后，读了一遍，又翻译成蒙文。商卓

* 原文中误为：商卓特巴的。

特巴便派人将信的译文送交呼图克图。

518/525页背面 斯捷潘翻译的书信中说，全权大使给斯捷潘下达一项书面指令，这项指令写明，斯捷潘应按照发给他的训令，商请呼图克图的亲信放他过境前往中国边城，并提供向导和差马。这件事呼图克图在派使者送给全权大使的信中曾经提到过。

译文送给了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派多尔吉喇嘛前来对斯捷潘说，很快就可以放他去中国边城，并且将给他指派向导，由鲁卜桑岱青专程陪同前往。接着，用茶款待了斯捷潘，送他返回宿营地。

1月22日，蒙古盗贼又来偷马，从斯捷潘的马群里赶走了八匹马。

斯捷潘派人到商卓特巴处申述了马匹被盗的事，要求他追查马匹，查获后，即予归还。

519/526页 同日傍晚，专使鲁卜桑来到斯捷潘处，带来七匹被盗走的马，并说另一匹马已经冻死。

1月25日，呼图克图派佐克图兰珠来见斯捷潘，带来以前被盗走的三匹官家的马和七匹小马驹。这些小马驹是顶替从哥萨克处被盗走的七匹大马的。

1月26日，呼图克图派额尔罕兰珠[1]前来对斯捷潘说，呼图克图给斯捷潘送来两匹骆驼，以答谢他给呼图克图的礼物。请斯【302】捷潘今日就启程前往中国边城，到离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五俄里左右的地方，就可暂时宿营，向导将给他派到这个宿营地去。

斯捷潘当天就离开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上路。过了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之后，在昆杜河边宿营。519/526页背面 专使鲁卜桑岱青前来对斯捷潘说，如果没有下来指令，请斯捷潘在这里等他，不要离开宿营地继续赶路，他鲁卜桑现在奉命到乌尔嘎去办别的事情。

从1月26日到2月2日，斯捷潘一直在宿营地等待，因为未

① 原文为 Ирки-лансу。——译者

经允许，不敢前进。

2月2日，专使鲁卜桑岱青从呼图克图处前来对斯捷潘说，请他们今日就动身。为了安全起见，鲁卜桑奉命一路专程陪同前去，另外还有呼图克图的三名沙比纳尔、汗和巴图尔珲台吉的四名部丁随他一起前去。不过，他拒绝为斯捷潘提供差马和粮秣。

斯捷潘对此向专使表示感谢。赠给他一张水獭皮和一张貂皮。斯捷潘请鲁卜桑走近路送他到中国边城。赠给汗和巴图尔珲台吉的部丁每人一张貂皮。当日就离开宿营地上路。 520/527页

2月22日，一位名叫艾奇霍尔的书吏和他的同僚从中国来到蒙古边境迎接斯捷潘。他对斯捷潘说，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曾派扎尔固齐*为使者去给全权大使送信，并通过这名使者得知，全权大使派斯捷潘到博格德汗殿下的边城长官处递送书信。根据近臣的报告，遵照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他派笔帖式**来见斯捷潘，命令他通知斯捷潘，博格德汗殿下谕令斯捷潘带着书信到中国京城去。

斯捷潘说，遵照沙皇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派他给博格德汗殿下的边城长官送信，命令他——斯捷潘将书信送给长官，得到答复后，火速返回大使处，并没有命令他到中国京城去。 520/527页背面

笔帖式说，他回京后，将向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报告此事。

3月4日，尚未到达中国边城卡尔甘时，中国派两名扎尔固齐前来对斯捷潘说，遵照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近臣派他们前来斯捷潘处，命令他们接替呼图克图的护送人员格素尔，把斯捷潘带到中国京城。

斯捷潘对扎尔固齐说，他——斯捷潘并未奉命到中国京城去，而是奉命到边城将书信交给长官，得到复信后，火速返回全权大 521/528页

---

* 在页边的空白处注有“秘书官”字样。

** 在页边空白处注有“书吏”字样。

使处。

扎尔固齐说，他们奉命领斯捷潘到京城去，因为边城长官并未受命处理任何外交事务。他们还对他说，在没有得到指令，京城没有给斯捷潘送来答复以前，希望斯捷潘不要到边城去。扎尔固齐说完这些话后，又叫斯捷潘停下，就匆忙赶回城去了。

从3月4日到7日，没有接到答复，一直停在原地未动。

【303】 同日，曾到蒙古边界迎接斯捷潘的那位书吏前来见斯捷潘。他
521/528页背面 说，会见过斯捷潘的秘书官通过近臣向博格德汗殿下奏报，说斯捷潘不到京城去，博格德汗殿下根据奏报谕令带斯捷潘到京城，不许长官在边城接受书信，也不许给斯捷潘答复。如果斯捷潘〔不随他到京城去，那么现在就把斯捷潘〕*打发回全权大使处，不给任何答复。说完这些话后，他就想走。

斯捷潘看到他们这样坚持，甚至不给答复就要把他打发走，便对扎尔固齐说，他同意带着书信到京城去。只是希望博格德汗殿下下令立即放他前去，不予留难。

扎尔固齐听完后，就回卡尔甘去了。

522/529页 3月8日，上述两名扎尔固齐又来见斯捷潘，对他说，博格德汗殿下传谕迎接斯捷潘，途中为他供应充分的粮秣，希望斯捷潘兼程前往。

3月14日，斯捷潘抵达京城，被安置在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先前下榻的那个宾馆里。抵达后的第二天，两名扎尔固齐来到斯捷潘处，请斯捷潘到外务衙门参加茶会。

斯捷潘到外务衙门参加了茶会，道谢之后，便回到宾馆。用茶时，没有强迫斯捷潘行礼。

---

* 原文有遗漏，遗漏处有增补文字的符号，但是在手稿的页边和末尾都没有应增补的文字。现根据谈判日志复原（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462页背面）。

仍由这两名扎尔固齐将斯捷潘从外务衙门送到宾馆。 522/529页背面

在宾馆陪同斯捷潘的专使，是一名护军统领。

3月15日，这两名扎尔固齐又到宾馆来见斯捷潘，对斯捷潘说，遵照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近臣要斯捷潘带着全权大使的书信到外务衙门见近臣。

斯捷潘问扎尔固齐，在什么地方接受他递交的书信，博格德汗殿下的哪位近臣接受书信，他是什么官衔？

扎尔固齐回答说，命令在外务衙门接受斯捷潘递交的书信，接受书信的是汗的近臣，一位尚书和两位侍郎。 523/530页

同日，斯捷潘带着书信到了外务衙门。在递交书信之前，他说，遵照沙皇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派他——斯捷潘来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友好书信，并通知对方，全权大使为参加使臣谈判，平息争端，前来边境地区。现在全权大使已经抵达达斡尔地区，等待博格德汗殿下派出使臣前去参加会谈。

说完之后，向近臣递交了书信。在外务衙门接受斯捷潘递交书信的是一位尚书、一位大臣和两位侍郎。 523/530页背面

接受书信之后，就让斯捷潘返回宾馆。他们对斯捷潘说，以后再给他答复。他们要带着书信去奏报博格德汗殿下。 【304】

3月16日，一位接受斯捷潘书信的侍郎和扎尔固齐伊多来到宾馆见斯捷潘。他们对斯捷潘说，去年，195年，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送来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国书中说，希望博格德汗殿下下令停战，从阿尔巴津寨撤兵，通过使臣谈判解决一切争端；为了举行使臣谈判，平息边民之间的争端，沙皇陛下将派出全权大使，全权大使不久即可到达中国。但是，尼基弗尔走后，全权大使至今没有来。为什么全权大使不来中国，却停留在沙皇陛下的边城，他在致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信中对此 524/531页

只字未提。

斯捷潘对侍郎说，希望博格德汗殿下同意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尽快从他的近臣中选派使臣前往边境，同全权大使举行使臣谈判，平息边民之间发生的争端。同时，请指定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
524/531页背面 同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举行使臣谈判的地点，并通知斯捷潘。另外，还要规定会谈时双方全权大使带领的对等人数。至于到他们国内参加使臣谈判，则全权大使并未接到这样的命令。

侍郎问斯捷潘，全权大使是否带有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全权大使是否将到中国来谈判？

525/532页 斯捷潘说，全权大使是否带有沙皇陛下的国书，以及谈判结束后他是否到中国来，他不知道；而且他也没有受命向近臣谈更多的事情。

侍郎问，全权大使是否接到沙皇陛下的谕旨，要查明边民间以前发生的争端，并惩处罪犯。

斯捷潘说，遵照沙皇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这次前来中国边境是为了永修两国和好，平息已发生的争端，对于边民之间已发生的争端，全权大使奉命查明原委，通过使臣谈判制止战争，对肇事犯罪者，则予以惩处。

侍郎听完后就走了。

525/532页背面 3月17日，上面提到过的那名扎尔固齐又来宾馆，对斯捷潘说，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要斯捷潘到外务衙门去谈话。

他们接斯捷潘到外务衙门去递送书信和办理其他事务时，总是给斯捷潘送来备好鞍的马，他和军役人员需要几匹就送来几匹。

斯捷潘来到外务衙门后，一位尚书同他寒暄一番，请他就坐，然后说，博格德汗殿下愿同沙皇陛下永世和好亲善，在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到来后，就下令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希望通过使臣谈判查
【305】明边民之间发生的争端；使臣会谈时，全权大使打算带多少军役

人员？ 526/533页

斯捷潘说，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派他——斯捷潘来见近臣，递送友好书信，并通知对方，全权大使前来参加和平谈判，平息争端；至于全权大使带领的军役人员，他奉命提出，希望双方的对等人数为五百名。

尚书听斯捷潘说完后，请他用了茶，然后让他返回宾馆。

3月19日，一名护军统领前来宾馆，对斯捷潘说，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令他前来通知，将定于4月17日送斯捷潘返回。对他送给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书信，对他在谈话时提出的会谈地点等问题，将在他临行时作答。 526/533页背面

4月16日，一名扎尔固齐来到宾馆，对斯捷潘说，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要他到外务衙门去取书信。这封书信* 是交他带给全权大使的。

斯捷潘前去取书信。到了那里，寒暄一番，就坐。

侍郎交给斯捷潘一封致全权大使的信，在交给他信时说：

博格德汗殿下谕令，会谈地点定在沙皇陛下方面的边城色楞格斯克附近。至于时间，则由双方全权大使相互派人商定。博格德汗殿下将选派五名近臣出任使臣，护卫使团要员的随行军人为五百名。等斯捷潘动身返回后，这些使臣将尽快由国内启程。他们由国内出发时，将派信使去通知全权大使**。 527/534页

斯捷潘问，谁将出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他们是什么官衔？

侍郎说，博格德汗殿下将派近臣出任使臣，具体是谁，目前尚不得而知，因为还没有公诸于众。

侍郎还说，博格德汗殿下愿同圣明沙皇陛下永世和睦亲善，已下令从皇库中拨赏礼给斯捷潘。 527/534页背面

---

* “这封书信”四字重复两次。

** 原文误为“各大使”。

随后，送来鞍具齐备的马一匹，锦缎大褂一件，素缎两块，土布十六块，靴子一双，绣花长袜一双，带雕花铁扣的腰带一条和皮帽一顶；送给书吏和五十人长每人锦缎大褂一件，素缎一块，土布八块，靴子一双，长袜一双，腰带一条和皮帽一顶；送给通译和十人长每人素缎一块和土布八块；送给哥萨克每人素缎衣料一块和土布四块。

528/535页 侍郎还通知斯捷潘说，博格德汗殿下谕令为斯捷潘和军役人员提供差马，送到蒙古边界的巴彦小城，4月17日送他上路。

交给斯捷潘书信和礼物时，没有强迫他行礼，接待的场面很简单。把书信和礼物交给他后，便放他返回宾馆。

【306】 4月17日，扎尔固齐前来对斯捷潘说，请他返回全权大使处，他——扎尔固齐将由京城陪同他到边界，并带来了五十一匹马。

斯捷潘收拾停当后，当天就离开了京城。路上，斯捷潘要通译问扎尔固齐手下的人：博格德汗殿下派谁为使臣，什么官衔？

528/535页背面 他们回答通译说，派五名近臣为使臣：第一名是索额图；萨尔素多尔吉；同僚，多尔吉昂巴科顺额眞公；第三名是阿尔尼阿里甘昂巴；第四名是阿里比麦奇尔马齐昂巴；第五名是纛章吉麦伊塔昂巴；扎尔固齐凯萨尔达达胡安布拉*。

当斯捷潘离开中国京城时，有一位百人长带着士兵一直护送他到蒙古边界。从蒙古边界陪同斯捷潘到呼图克图处的仍是原来的专使格素尔鲁卜桑。

5月15日，抵达戈壁草原宗古布兰地区之后，蒙古达赉珲台吉的一个乌卢斯牧民来到斯捷潘处作买卖。他对通译说：

529/536页 遵照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达赉珲台吉集结了四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要开到涅尔琴斯克寨附近担任警戒。军队的长官将由中国人担任。去年到过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军队撤走之后，驻扎在

* 见本书第292页的注。

阿穆尔河下方结雅河口的中国边城。这些军队春天还要象上次那样到阿尔巴津城下驻防。

这个牧民谈这些消息是危言耸听，还是蒙古人遵照博格德汗的谕旨当真在备战，都不清楚。

5月22日，斯捷潘到达蒙古达赉珲台吉的乌卢斯。达赉的乌卢斯牧民在白天就从他的宿营地赶走了三匹马。斯捷潘派人去向达赉珲台吉申述马匹被盗的事，要求他下令追查被盗的马匹。 529/536页背面

5月23日，达赉珲台吉将被赶走的三匹马送回。同日，斯捷潘离开达赉珲台吉的乌卢斯动身前往呼图克图的乌卢斯。

5月30日，离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大约还有两俄里时，专使鲁卜桑岱青对斯捷潘说，他奉命把斯捷潘带到离呼图克图的乌尔嘎约两俄里的地方，让他暂时驻在这里的土喇河边。格素尔佐克图兰珠受命为陪同斯捷潘的专使。请斯捷潘不要派通译和军役人员到乌尔嘎去见呼图克图，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通知专使佐克图兰珠，由他上报给呼图克图的亲信商卓特巴，再由商卓特巴禀报呼图克图。 530/537页

斯捷潘说，请呼图克图允许他派两个人到全权大使处报告情况。

专使说，斯捷潘没有必要派军役人员去见全权大使，因为在斯捷潘到达乌尔嘎之前，呼图克图已经派格素尔巴尔丹乌眞到全权大使那里去了。

6月3日，专使佐克图兰珠① 来对斯捷潘说，请斯捷潘到商卓特巴那里去。去做什么，没有告诉他。斯捷潘到了商卓特巴那里。

商卓特巴对斯捷潘说，他——斯捷潘受全权大使派遣，带了书信到中国边城去见长官，并去见近臣。他是否带回了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给全权大使的复信？ 530/537页背面 【307】

① 原文为 Цойдун。——译者

斯捷潘说，他带来了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给全权大使的复信。斯捷潘还说，希〔望〕商卓特巴向呼图克图禀报，允许他离开乌尔嘎返国，因为他奉命立即返回全权大使处，不得耽搁。

商卓特巴说，现在就让他离开乌尔嘎返回不可能，因为呼图克图已特地派出使者格素尔巴尔丹去通知全权大使关于斯捷潘已到
531/538页 达此地的消息。等巴尔丹从全权大使处返回后，呼图克图会立即让他动身，并且还要给他指派向导。现在就让他走不可能，因为，蒙古领主们同沙皇陛下发生了战争。已经打了几仗，双方的人员都有不小损失。巴图尔珲台吉以及其他许多台吉都带兵驻扎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呼图克图今后不愿再同沙皇陛下发生争端，已派*信使到巴图尔珲台吉处，要巴图尔领全军从色楞格斯克附近撤退，撤到衣鲁河岸杜南卡鲁一带。

商卓特巴还说，呼图克图得到的情报说，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已采取军事行动进攻他们的蒙古地区，被俘的卡尔梅克舌头对
531/538页背面 他〔们〕蒙古人说，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呼图克图还得到情报说，全权大使已派**军队分三路进攻他们蒙古乌卢斯，他们对此甚为不安。

斯捷潘说，他不知道卡尔梅克人和沙皇陛下皇家部队的任何联合军事行动，全权大使同博硕克图汗也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随后，请斯捷潘用了茶，就让他返回宿营地了。

从5月30日到6月15日，斯捷潘驻在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每天都派通译和书吏到商卓特巴处交涉放行事宜。

532/539页 6月15日晚，专使鲁卜桑岱青格素尔来对斯捷潘说，出任使臣的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派信使到呼图克图处说，请呼图克图放他们过境前往全权大使处，并尽快放斯捷潘动身。呼图克图已下

---

* 原文误为：应派。

** 原文误为：被派。

令，今天就让斯捷潘离开乌尔嘎，希望斯捷潘赶紧返回全权大使处，不要耽搁。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已经派出，正前来呼图克图处，现在已经离这里不远。

鲁卜桑还说，呼图克图命令他护送斯捷潘到全权大使处。

斯捷潘当天就离开乌尔嘎上路，他刚到一个地方宿营，斡齐尔汗的一个名叫奥金的军役人员前来对他说：

斯捷潘到达乌尔嘎的前三天，斡齐尔汗从军中派来一名信使。这名信使说，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已率大军前来，现驻扎在近处，并且正在采取军事行动。信使请呼图克图派大批军人增援斡齐尔汗。呼图克图派斡齐尔汗的儿子噶尔丹带领约五千名士兵去增援他。博硕克图汗的军队不让噶尔丹带这些人马到斡齐尔汗那里去，双方遭遇，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的结果如何，还不清楚。现在呼图克图正在集结兵力，再次派兵增援斡齐尔汗和他的儿子。目前博硕克图汗驻扎在距呼图克图的乌尔嘎有六天路程的地方。

532/539页背面 【308】 533/540页

离开呼图克图之后，途经车布登的乌卢斯。

6月23日到达色楞格斯克寨。6月28日回到乌丁斯克全权大使处。

6月29日，蒙古呼图克图的使者鲁卜桑岱青同全权大使进行了谈话。

使者进入帐幕，走到全权大使面前，代表呼图克图问候了全权大使的健康。然后献上礼物深红色波纹锦缎一匹。全权大使吩咐收下礼物，也问候了呼图克图的健康，并请使者就坐。

来使听完后说，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现在在土喇河边，身体很健康。格根呼图克图令使者转告全权大使：格根呼图克图同沙皇陛下之间从未发生过纠纷和争端，目前和今后都愿沙皇陛下方面万事吉祥如意。他们地方上的一些台吉和领主联合起来进攻俄国

533/540页背面

边城，进攻布里亚特人，是因为以前双方曾多次发生过争执。

534/541页 全权大使说，蒙古领主集结大批兵马，大举进攻沙皇陛下的边城时，呼图克图为什么不下令制止上述蒙古领主和军队挑起的纠纷。全权大使对此甚感惊讶。不过，他还是相信呼图克图，认为这些居心叵测的蒙古台吉并不听呼图克图的话。蒙古台吉们这样反复无常，目前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们多次派使者来见全权大使。这些使者在交谈时建议按照外交惯例解决过去边民之间发生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全权大使对他们的这一建议信以为真。当时蒙古汗的弟弟巴图尔珲台吉驻扎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曾派他的宰桑来见全权大使，商谈此事，全权大使表示愿意按照来使所谈同巴图尔珲台吉进行使臣谈判，解决过去的一切纠纷。在这以后，这些

534/541页背面 台吉在使臣谈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使人满意的行动，就发动了战争。不过，他们从这种非正义的罪恶活动中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遭到了全权大使率领的英勇的皇家军队的反击，被迫从各寨撤兵。

来使说，蒙古领主们出于一时的气愤发动战争，袭击了沙皇陛下的边城，他们想重新收服布里亚特人，才采取了军事行动。当然，呼图克图是从来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535/542页 全权大使说，希望呼图克图不单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制止那些居心叵测的蒙古领主干坏事，制止他们发动反对沙皇陛下的战争，

【309】呼图克图还应该劝说中国汗接受和平，这样才能获得沙皇陛下的恩典。

来使说，呼图克图不仅对沙皇陛下方面总是尽责的，而且希望所有的领主相安而居，只是那些台吉现在不听他的话。来使接着问全权大使：沙皇陛下是否有嘉勉御书和赏礼给呼图克图？御书现在是否就在全权大使这里？

535/542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这点已经向呼图克图以前的来使说明，由于蒙古

领主们反复无常，发动战争，现在全权大使这里即使有沙皇陛下的御书，在未向陛下奏明之前，也不能将御书交给呼图克图。全权大使已经得到消息说，圣明沙皇陛下根据全权大使的上书将发来嘉勉御书和赏礼，而且不久就可送到全权大使处。届时，全权大使将立即派人送到呼图克图处。只是呼图克图是否会亲自接受陛下御书？是否会亲自接见派去的使者？是否还要强迫使者按照他们的教规行礼并接受祝福？ 536/543页

来使说，全权大使派使者到呼图克图处递交圣明沙皇陛下的御书，如果使者能够按照他们的教规向呼图克图行礼并接受他的祝福，呼图克图便会接见使者，并会命令亲信当着自己的面接受御书和赏礼，这是他们的习惯。

他——鲁卜桑将根据全权大使的委托向呼图克图如实禀报有关接受沙皇陛下御书一事。

来使还问：陛下的御书送到全权大使处后，是全权大使亲自还是另遣使者将御书送给呼图克图？ 536/543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将选派一名要员，或者派陛下指定的使团贵族前去递送沙皇陛下的御书和赏礼。全权大使本人不宜前往呼图克图处，原因是全权大使去呼图克图处，即使只带少量皇家军队，呼图克图也会怀疑是在向他发动战争。现在全权大使还留在原地未动，巴图尔珲台吉就率领大军驻到沙皇陛下边城附近，担心皇家军队向他进攻。由于他反复无常，就对全权大使也怀有疑虑，认为会向他发动战争。 537/544页

来使说，他将向呼图克图报告此事。

全权大使询问来使：中国使臣现在何处，他们以及他们带领的官兵人数是否很多？

来使说，他估计中国使臣现在已经到达呼图克图处，他们带领多少官兵，他不知道。

【310】 接着，全权大使款待了使者。款待完毕，派人送使者回下榻处。鲁卜桑离开时，全权大使说，今天将再请鲁卜桑前来谈话，使他能尽速回到呼图克图处，不在这里滞留。

537/544页背面

同来使谈话时，帐幕周围站着莫斯科火枪兵。

同日，蒙古呼图克图的使者格素尔鲁卜桑再次来到全权大使处。

使者进入帐幕同全权大使相会后，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今日对鲁卜桑说的话以及有关中国使臣、他们参加会谈的人数问题等，请鲁卜桑回去后一一向呼图克图禀报。一旦中国使臣到达呼图克图处，请呼图克图立即派遣信使专程前来通知全权大使。

538/545页

来使问，全权大使打算在什么地方同中国使臣会谈？中国使臣中有一位是大贵族，还有一位是博格德汗殿下的舅舅，一共有五位使臣。这些使臣没有一道前来，但他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在呼图克图处会齐。

全权大使说，有关使臣会谈事宜，全权大使将同中国使臣联系商定。接着问使者：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为什么不一道前来？

538/545页背面

来使说，中国使臣不一道来，是因为草原上缺水，马料不足。全权大使派往中国的使者对此也有体验。

全权大使问，中国使臣是否很快就会从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动身到边境同全权大使会谈？他们是否会先发出通知？

来使说，等他——鲁卜桑由全权大使处返回乌尔嘎后，呼图克图从鲁卜桑处获得了确实的消息，便会很快送中国使臣从乌尔嘎动身。接着，使者问全权大使：中国使臣能否安全到达色楞格？

539/546页

全权大使说，中国使臣还是可以直接到达色楞格斯克，无须对全权大使有任何戒备。他们最好只带少量随军。如果中国使臣愿意带中国商人来，全权大使在会谈期间对他们的贸易绝不会有任何刁难。

全权大使对来使谈了上述各事，临别时，以个人名义赠给鲁卜桑如下礼物：褐狐皮一张，价三卢布；红狐皮一张，价一卢布；全貂两张，价三卢布；红色油性革一张，价三卢布；水獭皮两张，价四卢布；汉堡呢四俄尺，价三卢布。赠给他的同事每人北极狐皮一张，每张价八阿尔腾二坚加，还赠给鲁卜桑白北极狐皮和灰北极狐皮各一张。请鲁卜桑带给呼图克图的回礼有：红呢五俄尺，每俄尺价二卢布十六阿尔腾四坚加。 539/546页背面

第二天，使者取道色楞格斯克寨返回蒙古乌卢斯。送给使者活羊两只、蜜酒一桶，供路上食用。

同日，6月30日，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将放鲁卜桑通行的指令送色楞格斯克寨交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阿法纳西耶夫奉派随鲁卜桑同行，护送他到色楞格斯克。为了不致给同中国使臣的交往造成障碍，没有派大量人员去蒙古乌卢斯捉舌头。但沿途每个驿站都派驻一百人，各边远岗哨也保持常备不懈。在乌丁斯克莫斯科团备有二十匹马，供随时联络使用。 【311】 540/547页

7月7日，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175]由莫斯科抵达。他送来了皇家全权国书和使臣谈判要旨。他还带来了全权大使应如何以个人名义致书中国近臣的信件范本。伊凡送来的陛下诏书及全权国书副本写道[176]： 540/547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令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

去年，195年，6月14日，我们——大君主在诏书中写道：命令你们到达中国边界附近之后，遵照我们的谕旨、训令以及随同诏书送达你处的要旨，会同中国博格德汗派来谈判弭平息边界纠纷的 541/548页

人员商订和约;你处的情况,你们应及时向我们——大君主奏报。

去年,195年,7月18日,收到你们呈送给我们——大君主的报告,说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由中国返抵你处,向你们出示了他们带回的、用博格德文写的中国博格德汗致我们——大君主的国书和这封国书的拉丁文副本。你们命令将副本译成斯拉夫语,以便确实了解中国的意向。尼基弗尔和伊凡还将出使中国的报告抄件给了你们。国书的副本写道,为了平息争端,划定地界,博格德汗期望你们不是到边境,而是到他们国内去,博格德汗的近臣在将致我们——大君主的国书交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时,也是这样向他们宣布的。

541/548页背面

我们——大君主经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给你们的训令中写道:命令你们在边境同博格德汗派遣的使臣进行使臣谈判,平息争端,划定地界,签订条约,如果使臣不到,就同当时在边境的军队长官谈判。如果博格德汗不派使臣到边境谈判,军队长官经你们多次派人敦促也不前来谈判,而春天他们又撤回国内,以表示和平的愿望,这时,派谁到中国去谈判,促使他们派出使臣,你们请我们降旨给予指示。

542/549页

今年,196年,10月19日,收到你们呈送给我们——大君主的报告,说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由涅尔琴斯克给你们写了报告,报告说:

【312】 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给伊凡写去了报告,说,他已按照你们的指示派哥萨克安德柳什卡·沃洛格达到中国军营见军队长官,要求军队长官信守前言,由阿尔巴津撤退,此事博格德汗的近臣曾向我们——大君主的使节宣布,在博格德汗交上述使节带给我们——大君主的国书中也曾写到,他已命令军队长官在你们——全权大使到达前由阿尔巴津撤退。经过你们这次交涉,中国汗的军队长官在5月6日撤离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向

542/549页背面

下撤退约四俄里，并在驻地又修筑了工事。阿尔巴津哥萨克对阿法纳西说，他们曾多次听到从西伯利亚各城逃跑到中国的叛徒说：中国军队撤退，是因为担心遭到皇家军队的袭击，他们驻在离城不远处，则是为了不让阿尔巴津寨居民夏季播种任何谷物。待播种期一过，中国军队长官便要退回本国去。 $\frac{543}{550}$页

你们的报告还说，你们——全权大使曾想派西伯利亚人伊凡·卡恰诺夫到中国军营去见军队长官，商谈使臣会议及会议地点等事宜。根据当前的军情报告，你们没有派伊凡前去，拟于抵达达斡尔地区后，再派人去见军队长官。

你们的上述报告，我们——大君主已经知悉。现命令你们遵照我们先前的谕旨，遵照国家外务衙门给你们的训令，以及由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随同本诏书一起送达你处的要旨，会同汗的近臣，商谈议和事宜。如果汗的使臣或军队长官已率军由阿尔巴津撤回中国，你们——全权大使没有会谈的对手，对方又要求你们到他们国内去（如同博格德汗的近臣在将汗致我们——大君主的国书交给我方使节时所宣布的那样），你们——全权大使不应到中国去，而应遵照我们的谕旨，按照随同本诏书送达你处的信件范本，以你们自己的名义写信给汗的近臣，并派该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去。 $\frac{543}{550}$页背面

我们——大君主、大沙皇同博格德汗之间，我们两国之间应订何种和约，你们可按照条约范本写成三种条约文本，我们——大君主已谕令将条约范本随同本诏书送达你处。你们按照我们谕令随同本诏书送达你处的条约范本写成三种条约文本后，由你们签字盖章，再交给该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随同本诏书一起送达你处的还有我们——大君主的全权国书一件，你们应将全权国书的副本交给该书吏。他应当秘密收存经你们签字盖章的上述三种条约文本和国书副本。你们将派该书吏递送经你们签字盖章的这三件 $\frac{544}{551}$页

544/551页背面 条约文本，这些条约文本也应复制副本，一併交给书吏伊凡·洛吉诺夫。

【313】 他到达博格德汗的近臣处并将你们的信件交给近臣后，应出示第一种条约文本的副本，同时出示并递交我们——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副本，以资证明。应千方百计竭力坚持按照你们的第一种文本副本缔结和约。你们应命令该书吏：如果中国汗的近臣同意按你们的第一种条约文本缔结和约，就向汗的近臣出示经你们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原件。应要求博格德汗的近臣根据你们的条约文本，相应地也写出一份条约文本，由他们签字盖章，交书吏带回，或另派人送到你处。并要博格德汗就该项和约的缔结写信给我们——大君主、大沙皇，交书吏带回。

545/552页

如果书吏出示第一种文本副本后，博格德汗的近臣对此文本拒不接受，也不相应地给你们送去他们的条约文本，你们——全权大使应命令该书吏从汗的近臣处收回第一种文本副本，并交出你们的第二种文本副本。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同近臣签订条约，则该书吏可向他们收回副本，出示经你们签字盖章的第二种文本原件，并向汗的近臣索取经他们签字盖章的相应条约文本。

545/552页背面

如果汗的近臣仍不同意按你们的第二种条约文本副本缔结和约，你们应命令该书吏从汗的近臣处收回第二种文本副本，并交出第三种文本的副本。如果能在此基础上签订条约，你们应命令该书吏向近臣出示经你们签字盖章的第三种文本原件，并向博格德汗的近臣索取经他们签字盖章的相应条约文本。

546/553页

如汗的近臣仍不同意按你们的第三种文本副本达成协议，你们——全权大使应根据大君主的西伯利亚① 的利益，从上次我们谕令随同诏书送达你处的七项要旨中选择适宜条款，写成第四种条约文本。由你们签字盖章，仍将此文本及其副本交给该书吏前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去递送。务必严饬该书吏，第四种文本的副本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向汗的近臣出示。如果汗的近臣不同意按上述三种文本副本达成协议，对书吏表示断然拒绝，可命令该书吏视时机向汗的近臣 546/553页背面
递交经你们签字盖章的第四种文本原件。如能在此基础上签订完满的和约，应向近臣索取相同的、经他们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前几种条约文本应当全部收回。随同本诏书送达你处的全权国书，你们——全权大使也应在订约后派人送交汗的近臣。

本诏书送达你处时，望你们——全权大使即从抵达你处赍送大君主各项文书的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处收取随同本诏书送达的 [314]
全权国书、四种范本和要旨，并派伊凡前去中国递送以你们的名义 547/554页
写给博格德汗近臣的信件。该书吏应如何同汗的近臣谈判，望给予他指示，并为他指派通译和适量的军役人员。所有一切均应遵照我们——大君主的上述谕旨执行。

该书吏同汗的近臣交涉的情况，你们采取的对策以及其他情况，望向我们——大君主奏报。报告可送我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上述和约一经同博格德汗近臣签订，你们即可遵照 547/554页背面
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谕旨和文书返回莫斯科复命。

7196 年 11 月 29 日书于莫斯科。

下达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艮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的要旨[177]。

第一条

他们应火速奔赴阿尔巴津，不论在何地、因何事由都不得有片刻停留。

548/555页

第二条

到达阿尔巴津后，应查明中国人驻在何处。如中国汗的使臣和长官率军驻在阿尔巴津附近，或从阿尔巴津撤走后驻在阿穆尔河岸，可进行交涉，待双方举行人数对等的会谈时，应遵照先前的谕旨，千方百计同他们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去年即195年派专使送交全权大使的要旨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即坚持要求：确定以阿穆
548/555页背面 尔河为大君主、沙皇陛下国家的达斡尔地区同中国之间的边界，并载入条约。如果中国使臣和长官拒绝这项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方大使应坚持第二条，进行谈判，力争以阿尔巴津为界。但在阿穆尔河及贝斯特拉亚河和结雅河沿岸应有渔猎场，在渔猎场内，双方军民宁静相处，互不挑起纠纷和事端，绝不侮辱和损害对
549/556页 方，关于这一点，应明令规定并载入道路①，违者处以死刑。一俟约成，即应严饬当地各类居民遵守，使双方军役人员和纳实物贡居民今后绝不再发生任何纠纷，各安所业，不受侮辱，不遭损害。

【315】

第三〔条〕

如果经过多次辩论和商谈，并已按照大君主先前的谕旨向他们赠送了礼品，中国使臣或长官仍拒不同意，则可按照大君主先前
549/556页背面 谕旨中的最后方案，同中国使臣或长官商谈和约及分界事宜，此事在大君主先前谕令下达给大使的七项要旨中已经写明*。

我方大使只能同中国使臣或长官在边境上会谈，不应前往中国国内。

如果中国使臣和长官对七项要旨中所载的最后方案仍坚决不

---

* 见本书第177—179页。

① 原文如此。“道路”为“条约”之误，参阅本书出使报告第248/253页。——译者

同意并退出会谈，我方大使应向中国人说明，大君主、沙皇陛下愿以阿穆尔河为界，今后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和纳实物贡居民决不到阿穆尔河对岸去从事任何活动，同时也不允许中国人到阿尔巴津这方面来。以后如果发生纠纷或流血事件，应由中国人自行负 550/557页
责。到阿穆尔河为止的达斡尔地区自古以来即属大君主、沙皇陛下统治，至于阿穆尔河沿岸的其他地区，则达斡尔王公根特木尔已率其全族及乌卢斯归顺陛下的父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并已改信神圣的东正教。大君主、沙皇陛下仁慈为怀，对来归的异族人无不恻然垂悯，并接纳他们为自己崇高统治下的臣民，施以君恩，赐以皇赏。嗣后，如果各领主中有人效法根特木 550/557页背面
尔，向大君主、沙皇陛下寻求恩典，自愿臣服归顺，大君主、沙皇陛下将接纳他们为自己崇高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并施以恩典。因此，大君主、沙皇陛下不能将其治下到阿穆尔河为止的领地割让给任何人，只同意以阿穆尔河同博格德汗分界。

第四〔条〕

如果中国使臣或长官已率军撤离阿尔巴津并退回本土，全权大使没有会晤和谈判的对手，大君主、沙皇陛下谕令全权大使，根据上述谕旨，以全权大使自己的名义写信给中国汗的近臣，并将国 551/558页
家外务衙门的信件范本送给他们，应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前去递送书信。

第五条

大君主谕令将御书和赏礼送给被中国汗封为宗教首领的卡尔梅克呼图克图，赏礼数目可根据过去送给卡尔梅克和蒙古诸台吉 【316】
和汗的惯例确定。大君主致呼图克图的御书及该御书副本现发送

551/558页背面 到全权大使处。希望呼图克图效忠于大君主、沙皇陛下，悉心尽力为平息沙皇陛下国家的达斡尔地区同中国人之间的纠纷效劳。希望他为此事亲自专程前往中国或写信给中国汗。

信件范本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178]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和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谨向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真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致以友好的祝愿。

552/559页 552/559页背面

我大仁大德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派兵侵入沙皇陛下国家边境，不宣而战。我大仁大德大君主沙皇陛下闻讯后，思虑再三，认为贵国国君背弃了两国正常的传统友谊，贵国国君的先辈曾始终不渝地维护这一友谊，从未予以破坏，或以任何方式予以中断，贵国国君的臣民同我大仁大德大君主、同沙皇

553/560页

陛下的当地居民也从未发生任何纠纷和争端。但现在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却立意启衅，并未知照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即发动战争。其原因究竟何在？即使沙皇陛下的臣民行为不检，也应首先遣使或行文知照，然后才能言战言和。当我大仁大德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贵国国君寻衅启事时，曾谕令我盖世无双、兵多将广的大军携带大批军用物资前去迎击，平定敌军。这支大军在沙皇陛下 553/560页背面
英勇无畏的长官率领下整装待命，随时准备扫平敌人。 【317】

前年，7194 年，11 月 15 日，我大仁大德大君主沙皇陛下收到经沙皇陛下所属西伯利亚① 军政长官转呈的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一封。内称，贵国国君派遣军队长官彭亨等领兵讨伐沙皇陛下的臣民，其原因似乎是沙皇陛下的臣民曾对汗殿下的众多 554/561页
臣民加以凌辱和迫害；贵国国君汗殿下希望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查明纠纷，和平解决。贵国国君的军队长官彭亨遵照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也曾致书阿尔巴津，希望派出使臣查明纠纷，避免战争和流血事件。因此，我大仁大德大君主沙皇陛下谕令长官及皇家大军暂缓出战，避免流血。沙皇陛下愿意按照历来的习俗同贵国国君和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的纷争，已谕令派遣我们——全权大使前来参加会谈，委以处理上述事务的全权，以求得公正合理的 554/561页背面
解决。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两方臣民，凡犯有玩忽法令罪者，皆严加惩处。我大仁大德大君主沙皇陛下致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国书中也已写明，请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下令派出使臣参加会谈，平息争端，缔结永久和约。上述国书已由专使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两书吏送达。

博格德汗殿下曾以答书致我大君主沙皇陛下，交上述专使带回。内称，已传谕中国军队在我们——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到达之前撤离阿尔巴津，希望双方举行谈判，达成和议，缔结界约。我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译者

555/562页 们遵照我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已到达阿尔巴津附近。但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的使臣却至今未到边境同我们商订和约，处理边境事务并划分疆界。我们并未接到沙皇陛下谕旨前往贵国处理边界事务，因为各国君主向有惯例：在边境何处发生敌对行动和纠纷，即在该处举行使臣谈判，加以解决。

但是，我们——全权大使不愿使已有良好开端的事业半途而废，故派遣我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为使者，去贵方办理上述事务，我方使团以本声明表示确认和约。请你们——博格德汗殿下的近
555/562页背面 臣上奏贵国国君，希望博格德汗殿下同我大君主达成和议，并以书面文字加以确认。

为准确表述该和约所应包括的内容，特派上述使者送去由我们签字盖章的和约文本。希望汗殿下采纳并永世信守不渝。我们宣布，我大君主沙皇陛下也将采纳并永世信守不渝。为此，沙皇陛
556/563页 下已将全权国书下达给你们①——全权大使，我们将在签约之后【318】将此件国书送交你方。现仅将该国书副本送达你处，以资证明。同样，希望汗殿下也能作答书致我大君主沙皇陛下，确认该和约有效，交我方使者带回。希望你们——博格德汗的近臣将你们签字盖章的相应条约文本送给我方。

对以上所述，望尽速明确答复。祝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书于我大君主沙皇陛下西伯利亚②边城阿尔巴津，创世第7196年 月 日*。

556/563页背面

条约范本

〔第一种〕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

* 原文缺月份和日期。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我们"之误。——译者

②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译者

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到达沙皇陛下西伯利亚①边境后，因对方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②眞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命全权大使未到，故通过我方派往汗八里③的使者，同近臣商定、议决，幷以本文本确认：

557/564页

557/564页背面

我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及博格德汗殿下，将信守本永久和约，始终不渝；往昔，双方边境臣民曾发生敌对行动和战爭，现由本外交条约予以解决。今后，对于这些敌对行动不再进行报复或追究。双方友爱和好相处。沙皇陛下西伯利亚④达斡尔地区同汗殿下国家之间以阿穆尔河为界。（写明地点和标志，汗的边境地点和标志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译者

② 这里的称号同本书第316页的相比，缺少“和中国的”，原文如此。——译者

③ 指北京。——译者

④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译者

558/565页 在其领地脑溫村①附近)*。

双方切实遵守该分界线，不得破坏，不得挑起纠纷和事端，也
【319】不得使对方遭受任何侮辱和损害。如有一方挑起纠纷，侵害对方，应由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双方边境长官和衙门官员查明纠纷原委，予以解决，并给罪犯应得的惩处，俾使本永久和约为双方严格遵守，永世不遭破坏。如发生重大事件，双方边境长官无力解决，则由我大君主沙皇陛下致书博格德汗殿下，或由博格德汗殿下致书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共同商议。不论因何情由，均不得破坏本永久和约。重大事件应由双方派遣使臣或使者协商解决。

558/565页背面 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及汗殿下在本和约签订以前双方战时被俘的臣民，皆应释放遣返；不取赎金，不对等交换。对于投归对方的人员，则不必遣返。自本永久和约签订之日起，双方皆不再收纳对方逃人。

沙皇陛下方面前此在阿穆尔河北岸所建城镇和堡寨仍归沙皇陛下方面所有。博格德汗殿下不再进入，也不再索取上述城寨。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再在阿穆尔河南岸建筑城镇和堡寨，不再向南岸移民，已建成的城寨，应予拆迁。

559/566页 本条约经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和汗殿下御前近臣谈判签订，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及沙皇陛下的子孙，博格德汗殿下及其子孙，都将永世信守不渝。

本条约由我们——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签字盖章，予以确认。

书于……**

条约文本按下列顺序签字：

---

* 括号为文件原有。

** 此处空白留待填写日期。

① 原文为 наунские сёла。——译者

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签字盖章，以示确认：

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

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

第二种

559/566页背面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征服者①、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 【320】
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 560/567页
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到达沙皇陛下西伯利亚边境后，因对方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命全权大使未到，故通过我方派往汗八里的使者，同近臣商定、议决，并以本文本确认：

我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及博格德汗殿下，将信守本永久和约， 560/567页背面
始终不渝；往昔，双方边境臣民曾发生敌对行动和战争，现由本外交条约予以解决。今后，对于这些敌对行动不再进行报复或追究。

① 称号有遗漏，原文如此。——译者

双方友爱和好相处。

沙皇陛下西伯利亚①之间以阿尔巴津为界②。但双方，即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和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均可在阿穆尔河及贝斯特拉亚河和结雅河沿岸从事狩猎等项活动。（写明中国汗领地附近的地点和标志）*。双方切实遵守该分界线，不得破坏，不得挑起纠纷和事端，也不得使对方遭受任何侮辱和损害。如有一方挑起纠纷，侵害对方，应由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双方边境长官和其他衙门官员查明纠纷原委，予以解决，并给罪犯以应得的惩处，俾使本永久和约为双方严格遵守，永世不遭破坏。如发生重大事件，双方边境长官无力解决，则由我大君主沙皇陛下致书博格德汗殿下，或由博格德汗殿下致书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共同商议。不论因何情由，均不得破坏本永久和约。重大事件应由双方派遣使臣或使者协商解决。

561/568页

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及汗殿下在本和约签订以前双方战时被俘的臣民，皆应释放遣返，不取赎金，不对等交换。对于投归对方的人员，则不必遣返。自本永久和约签订之日起，双方皆不再收纳对方逃人。

561/568页背面

沙皇陛下方面前此在阿穆尔河北岸所建城镇和堡寨仍归沙皇陛下方面所有。博格德汗殿下不再进入，也不再索取上述城寨。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再在阿穆尔河南岸建筑城镇和堡寨，不再向南岸移民，已建成的城寨，应予拆迁。

【321】

本条约经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和博格德汗殿下御前近臣谈判签订。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及沙皇陛下的子孙，博格德汗殿下及汗殿下的子孙都将永世信守不渝。

562/569页

---

* 括号为文件原有。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本条约由我们——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签字盖章，予以确认。

书于……*

第三种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① 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到达沙皇陛下西伯利亚边境后，因对方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命全权大使未到，故通过我方派往汗八里的使者，同近臣商定、议决，并以本文本确认：

562/569页背面

563/570页

我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及博格德汗殿下，将信守本永久和约，

---

* 见第319页注。

① 这里的称号中缺“梁赞”，原文如此。——译者

始终不渝;往昔,双方边境臣民曾发生敌对行动和战争,现由本外
563/570页背面 交条约予以解决。今后,对于这些行动不再进行报复或追究。双方友爱和好相处。

以沙皇陛下方面所建阿尔巴津城的所在地为界。

现在和将来,双方都不在该地建城堡和设居民点。但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和汗殿下双方军役人员和纳实物贡居民均可到阿穆尔河从事渔猎。双方切实遵守该分界线,不得破坏。不得挑起纠纷和事端,也不得使对方遭受任何侮辱和损害。如有一方挑起纠纷,侵害对方,应由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双方边境长官和其他衙门官员查明原委,予以解决,并给罪犯以应得的惩处,俾使本永久
564/571页【322】和约为双方严格遵守,永世不遭破坏。如发生重大事件,双方边境长官无力解决,则由我大君主沙皇陛下致书博格德汗殿下,或由博格德汗殿下致书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共同商议。不论因何情由,均不得破坏本永久和约。重大事件应由双方派遣使臣或使者协商解决。

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及汗殿下在本和约签订以前双方战时被俘的臣民,皆应释放遣返,不取赎金,不对等交换。对于投归对方的
564/571页背面 人员,则不必遣返。自本永久和约签订之日起,双方皆不再收纳对方逃人。

沙皇陛下方面前此在阿穆尔河北岸所建城镇和堡寨仍归沙皇陛下方面所有。博格德汗殿下不再进入,也不再索取上述城寨。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再在阿穆尔河南岸建筑城镇和堡寨,不再向南岸移民,已建成的城堡,应予拆迁。

本条约经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和博格德汗殿下御前近臣谈判签订。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沙皇陛下的子孙,汗殿下及其子孙,都将永世信守不渝。

本条约由我们——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签字盖章,予以

确认。

书于我大君主沙皇陛下西伯利亚① 边城阿尔巴津，创世第7196年　月　日*。

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副本[179]

565/572页

我们——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② 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谨向你——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我们的朋友和善邻致意。

565/572页背面

566/573页

566/573页背面

【323】

我们——大君主、大沙皇曾谕令，派遣我方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前往我西伯利亚③ 边城色楞格斯克和阿尔巴津，商订永久和约并划分疆界。他们受命会同你——博格德汗殿下派到会谈地点办理

567/574页

567/574页背面

* 原文缺月份和日期。

①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译者

② 称号有遗漏，原文如此。——译者

③ 原文为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译者

上述事务的贵方钦差使臣，商订永久和约，划分疆界，并解决我
568/575页 们——大君主、大沙皇的国家和你——汗殿下的国家之间发生的一切疑难和纠纷。我方钦命全权大使同贵方钦差使臣所商定并以条约文本确认的一切，我们——大君主、大沙皇和我们的皇家子孙
568/575页背面 将永世信守不渝。如果贵方钦差使臣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从贵国前来同我方全权大使会谈，我们——大君主谕令我方全权大使，为使各项事务尽速解决，派遣使者前去会见贵方近臣，递送条约文本，
569/576页 该条约文本将确保贵我双方永修和好，永享安宁。

你——汗殿下阅悉本国书后，应确信：凡我方钦命全权大使商定或通过我方使者以文本确认的一切，我们——大君主、大沙皇和
569/576页背面 我们的皇家子孙都将信守不渝。希望贵方汗殿下的近臣也能将确认该和约的文本送给我方钦命全权大使，并望汗殿下同时就此事作书答复我们。借此机会，我们——大君主、大沙皇谨祝殿下身体健康，诸事如意。

570/577页 书于莫斯科城大沙皇宫，创世第7196年11月29日。

陛下的全权国书应在条约签订后派人送交中国汗的近臣。

伊凡还带来了陛下给蒙古呼图克图的嘉勉御书[180]。陛下谕令将御书和赏礼[181]一起送交呼图克图。赏礼由西伯利亚伊利姆斯克城和叶尼塞斯克城调拨，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支取适当数量的毛皮。陛下给伊利姆和叶尼塞斯克的调拨令[182]也已送来。

伊凡还带来了陛下赐给下述人员的皇赏：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三百卢布；使团贵族阿列克谢·西尼亚文、费奥多尔·乌沙阔夫、拉里昂·西尼亚文、斯捷潘·科罗文、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安德烈·别洛鲍茨基等六人各六十五卢布；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伊凡·莫尔恰诺夫等三人各五十卢布[183]。

第二天，派军营幕府勤务人员格里什卡·列捷涅夫去伊利姆递送陛下给军政长官费奥多尔·帕弗洛夫的谕令。格里什卡还带【324】去如下信件，要求军政长官提供蒙古人喜爱的全猞猁皮、饰金皮革和水獭皮，作为赠送蒙古呼图克图的礼品：

费奥多尔·戈洛文等谨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阁下。 570/577页背面

今年，196 年，7 月 8 日，我接到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令。谕令由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阿法纳西·帕尔费尼耶夫副署。其内容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令：鉴于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尽忠效力，应派人给他送去陛下的御书和皇赏。御书由国家外务衙门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到我处，皇赏则由我酌情从西伯利亚各城调用适量蒙古人喜用的物品。命令我向叶尼塞斯克，以及向伊利姆斯克给你写信。凡应送往蒙古的皇赏，都由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皇库支出，并立即运到我处。现将陛下的有关谕令送到叶尼塞斯克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处和伊利姆斯克你处。 571/578页

为将皇赏送往蒙古，请遵照陛下谕令运来我处质地纯正的上等全猞猁皮三十张，精制油性革三十张，如果能从商人处购得饰金皮革，则另加饰金皮革若干；请遵照陛下谕令行事，以免延误陛下的事业。阁下，现特派军营幕府勤务人员格里什卡·列捷涅夫前往你处，投递本书信。196 年 7 月 8 日。

7月10日，收到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由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6 年，7月8日，塔拉卡伊等十一名塔邦古特人带着帐幕，领着妻小，赶着马匹牛羊，由蒙古地区游牧到色楞格斯克。伊凡向他们询问了关于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军队、斡齐尔赛音汗、博硕克图汗等各方面情况。他们的回答和他们带的家小以及马匹牛羊的清册，随同本报告由通译康德拉什卡·吉洪诺夫送上，通译同时还带了科托洪卡、布戈切伊卡、塔奈卡等三名塔邦古特人，由团队火枪兵米什卡·斯麦尔多夫、斯坚卡·古宾和色楞格人列弗卡·涅姆奇诺夫护送到乌丁斯克寨大使处，以便大使了解真实情况。

571/578页背面

塔邦古特人科托洪卡、布戈切伊卡、塔奈卡在回答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的询问时说：

㉕

他们是蒙族和布里亚特族人，长期同塔邦古特人生活在一起并向塔邦古特诸宰桑交纳实物贡。科托洪等人说，现在他们在塔邦古特宰桑手下难于生活，因此带着妻小，赶着畜群游牧到色楞格斯克附近，愿意永远归顺陛下，向陛下交纳实物贡。这些来归的塔邦古特人共十一名，带着妻小。他们叩求陛下开恩，收纳他们，准许他们和色楞格人、和同族的布里亚特人一起在贝加尔海海边游牧。

【325】572/579页

关于蒙古人的图谋，他们说，当巴图尔珲台吉进军色楞格时，他曾在整个蒙古地区夸下海口，要扫平村寨，征服布里亚特人。巴图尔珲台吉并曾派人去见蒙古各台吉和塔邦古特各宰桑，要他们准备进军村寨，攻打布里亚特人。他还让派出的人散布，中国的军队和擅长攻城的能人将同他巴图尔珲台吉一起作战。他用这种手段蒙蔽了蒙古所有领主。呼图克图曾制止巴图尔珲台吉，蒙古台吉和塔邦古特宰桑也都劝告他，叫他不要同俄国人发生纠纷，说到

572/579页背面

色楞格去攻打村寨、进攻俄国人，绝不会成功。但巴图尔珲台吉不听任何劝告，一意孤行，扬言定要扫平村寨，收服布里亚特人。蒙古的所有台吉都曾带领人马随巴图尔珲台吉出动。塔邦古特宰桑及其部属则没有全体附和他，跟他走的塔邦古特人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的塔邦古特人没有跟他走。巴图尔珲台吉曾派人到那些没有跟他一起攻打堡寨的塔邦古特人那里，罚他们交纳大批 573/580页
牲畜。当巴图尔珲台吉攻不下村寨，带领人马败回蒙古地区之后，蒙古诸台吉、塔邦古特诸宰桑以及所有的蒙古人都责备他不听呼图克图和诸台吉的劝告，自不量力去进攻陛下的村寨，结果一无所得，反而闯了大祸，使蒙古人遭殃；以前他们同俄国人贸易不断，得利不小。当巴图尔珲台吉会见车布登台吉时，车布登台吉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说他不听呼图克图和他车布登的劝告，同沙皇陛下闹 573/580页背面
出一场大纠纷。车布登台吉问巴图尔珲台吉：枉费心机地闹了一场纠纷，准备怎样同全权大使和解收场？巴图尔珲台吉羞愧难言，无词以对。在乌丁斯克寨和伊利英村之间打完第一仗时，蒙古人对布戈切伊卡和曼齐克说，交战中打死了俄国人（具体人数没有对他们说），其实这一仗打死了很多蒙古人。这一仗，巴图尔珲台吉曾亲自指挥全军作战。打完这一仗，巴图尔珲台吉又率军进逼色楞格斯克，用火箭攻城，扬言要火烧全城，将该城夷为平地。他们 574/581页
蜂拥而上扑向该城。正在这时，他们又忽然惊恐万状，他说不清楚什么原因。攻城时打死多少蒙古人，他也不知道。巴图尔珲台吉带领军队从色楞格斯克撤走了。当俄国军队由乌丁斯克向色楞格斯克挺进时，蒙古哨兵发现了他们，并报告了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珲台吉在布昆河岸集合全军，进行截击。他们的意图是阻止 【326】
俄军进入色楞格斯克。交战时俄军被打死七人，蒙古方面则被打死四名宰桑。另外，还有大量蒙古人被打死，他们怕被人耻笑，没有对布戈切伊和曼齐克说。巴图尔珲台吉军中根本没有中国军队

574/581页背面 和能人。打过那一仗后，巴图尔珲台吉率领残军抗击博硕克图汗去了，因为他从蒙古人那里听到消息说，博硕克图汗打败了巴图尔珲台吉的哥哥斡齐尔赛音汗，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洗劫了呼图克图、斡齐尔赛音汗和巴图尔珲台吉的许多村屯，掳走了他们的许多沙比纳尔。格根车臣汗则率领军队由鄂尔浑河增援斡齐尔赛音汗。有消息说，格根车臣汗已同博硕克图汗的军队遭遇。还有消息说，斡齐尔赛音汗退出战斗，带领少量人马见呼图克图去了。还有人说，他已投奔中国博格德汗。布戈切伊和曼齐克以及同来的人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一直流亡在外，在山里游牧。蒙古乌卢斯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不知道。他们回答询问时所说的情况是从同族人那里听来的。

575/582页 上述来归者被允许到贝加尔海海边同他们同族的布里亚特人一起游牧。

7月11*日，库西卡·恰普林等哥萨克由阿尔巴津来到。

他从阿尔巴津带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的报告[184]。其中写道，今年，196 年6月15日，敌军来到阿尔巴津城下，从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赶走全部马匹，打死哥萨克伊瓦什卡·杰久林。来袭的是博格德汗的人还是通古斯人，不得而知，因为谁也没有亲眼见到他们。估计是中国人前来侦察。今年即196 年，阿尔巴津哥萨克和各类半耕农在阿尔巴津播种各种谷物约一千普特。

从阿尔巴津来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库西卡·恰普林和阿尔巴津哥萨克菲利卡·拉古诺夫在回答询问时说：

575/582页背面 五周零两天之前，他们——库西卡和菲利卡奉命从阿尔巴津前来送报告给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直到他们离开时，没有在阿尔巴津附近看到任何敌军。他

---

* 谈判日志中是：10(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13本，第474页)。

们在该寨时，只是有来历不明的盗贼赶走了军役人员的马群，向南逸去。那天马伕正巧不在，因为跑散了三匹马，他们临时外出找寻马匹去了。因此马伕和哥萨克都没有见到盗马贼。同日，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杰久林在契尔诺夫岛附近被箭射死，伊瓦什卡的衣服被剥去，身上有十二处箭伤。是谁把他射死的，他们不知道。伊瓦什卡是到契尔诺夫岛附近剥树皮去的。在这以前，阿尔巴津经常有人沿阿穆尔河而下，每周两次，但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目前阿尔巴津城内各类人员共有一百一十人，包括能站岗放哨的少年。今年即196年，阿尔巴津哥萨克、半耕农和耕农等各类人员在阿尔巴津县播种谷物约一千普特。库西卡和菲利卡经过涅尔琴斯克时，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说，打算派遣十五名左右哥萨克携带一百普特粮食前去阿尔巴津。库西卡等前来时，达斡尔诸寨都平静无事。更多的消息，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听别人说起。 576/583页【327】

7月18日，在海边游牧的布里亚特族舒林加鲍多罗伊等人来到乌丁斯克寨。全权大使要求这些布里亚特舒林加效忠陛下，从他们的乌卢斯中挑选三名精明可靠的向导，派到乌丁斯克全权大使处。大使将派他们同俄国人一起到蒙古乌卢斯附近捕捉舌头，以便准确掌握各种情况。布里亚特舒林加答应在自己的乌卢斯物色人选，找到后立即派到乌丁斯克寨来。

7月20日，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的十人长库西卡·切克尔等军役人员由海边前来。库西卡·切克尔奉派随同该团瓦西里·鲁辛大尉接运差马。他报告说，他们受命由戈洛乌斯特纳亚村出发，用三只平底船接运差马。但在海上被风浪涌向这边海岸，全部船只被撞破。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靠岸。卸下马匹和缆绳后，将破船存放在岸边渔民处。瓦西里·鲁辛大尉和其余的马匹还留在对岸。 576/583页背面

同日，交给库西卡一份指令，派他到海边卡巴尼耶村。命令他向渔民征调船只，立即渡海运回其余马匹。命令将破船上的缆绳交渔民收管。同时对大尉发出指令，命令他尽速运回马匹，赶在使团启程前去参加会谈前运到。

7月22日，派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前往蒙古乌卢斯附近捕捉舌头，以便获得准确情报。随同他前去的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二十五名火枪兵和舒林加派来的五名布里亚特人。另外，命令色楞格斯克增派二十人。

577/584页 7月30日，收到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由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6年，7月27日，博格德汗殿下钦差使臣派出的使者到达色楞格斯克附近楚库河河口。他们驻扎在楚库河岸，共约一百人。同日，我由色楞格斯克派出通译、书吏及军役人员，招呼他们前来色楞格斯克，入城人数由他们自己定。但是这些使者没有到色楞格斯克来，只是派来两名贵族、两名书吏、四名十人长及四名差役。他们要求将他们到来一事通知你——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你的助理。我曾询问过这些来到色楞格斯克的贵族和书吏：博格德汗殿下钦差使臣现已到达何处？是否很快就能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同你——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进行和谈？博格德汗的使臣所派使者是什么官衔？有多少人？

577/584页背面

【328】 他们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你——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和你的助理曾派斯捷潘·科罗文出使中国，斯捷潘在中国期间就已经得到通知，博格德汗殿下将从中国派出大使，同你——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会晤。上述大使已由中国启程。但是，在前往呼图克图处途中，就得到蒙古人同博硕克图汗发生战争的消

息。中国使臣只能停止前进，没有到呼图克图处，现在他们留驻在边境。这些使臣派遣上述使者到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来见你——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递送信件。有关谈判事宜，在给你——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的信中已经写明。 578/585页

我给上述贵族和书吏指派了通译和军役人员，护送他们回使者的宿营地。临别时，我对他们说，回去后请告诉博格德汗殿下钦差使臣的使者，你——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已有训令给我，如果有使者取道色楞格斯克前往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处，我应在色楞格予以接待，然后送他们到乌丁斯克寨去见你——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你的助理。

来人说，有关上述一切，他们回去后将向使者报告。

现将使者的姓名、官衔、随行人数开列清单，随本报告附上。

博格德汗殿下钦差使臣的使者名单

火枪兵上校①、噶喇副将噶布什贤章京索罗希②；乌卢斯人的 578/585页背面
执法官、图列尔吉柯路捷塔拉斯凯祖尔达吉尼*爱惜拉库哈番喇喜③；贵族、边城长官、甲喇章京祖尔吉博洛河泰④；外务衙门书吏两名：洛多古伊和鲍罗伊；军役贵族五名；专使一名；噶布什贤巴雅

---

* 原文 Тулергий колотей тараскай дзурдагини，是满语 Тулэргi голо бэ дасаро чжургань 的音讹，即“理藩院”。

① “火枪兵上校”以及下文的“乌卢斯人的执法官”等是据俄文译出的，我国当时并无这种职衔。——译者

② 原文是 кулуфудзим капсяни ззиигi Солоки。据我国史书记载，索罗希是前锋参领（见《朔方备乘》卷首 8，第 1 页第 2 面）。前锋参领的满名是“噶布什贤章京”，也叫“噶喇章京”。——译者

③ 原文是 айсилаху хавань Ракии。我国史书称喇喜是理藩官、员外（见《朔方备乘》卷 42，第 5 页第 1 面、第 6 页第 1 面）。“爱惜拉库”、“哈番”的意义见本书名词解释。——译者

④ 原文是 Дсялании зангими дзургии Порходой。博洛河泰是参领（见《朔方备乘》卷 42，第 6 页第 1 面）。参领的满名是“甲喇章京”。——译者

喇库亚克卡扎尔钦①等兵士三十名;厨子和差役六十名。

同日,向色楞格斯克寨伊凡·卡恰诺夫发出指令。命令他:如果中国使者在本指令到达时尚未动身前来全权大使处,就请他们火速到乌丁斯克寨来见全权大使,说明实情。他们到乌丁斯克寨后,一切问题都可得到答复,很快就能返回。命令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专程陪同这些使者由色楞格斯克前来,沿路由二十五名火枪兵护送。上述人员是前些日子派往色楞格斯克渡楚库河到蒙古乌卢斯附近捕捉舌头的。

579/586页

8月1日,军役人员谢卡·克拉斯诺亚尔等人由色楞格斯克前来。他们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们是在离乌丁斯克寨约二十俄里的鲍利绍伊草地,受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派遣,先行前来报信的。杰米扬奉命由色楞格斯克陪同中国使者前来乌丁斯克全权大使处。

同日,大使派军役贵族彼得·姆诺戈格列什内[185]前去迎接他的父亲杰米扬,有军役人员二十名同行。彼得奉命代表全权大使
【329】问候使者,把他们领到乌丁斯克,安顿在乌达河对岸色楞格河口附近。

8月2日,军役贵族彼得·姆诺戈格列什内回到乌丁斯克寨
579/586页背面 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在路上遇到中国使者,并已向他们问候。这些使者在距乌丁斯克约十二俄里的地方宿夜。

同日,上述使者到达乌丁斯克,被安顿在乌达河对岸。使团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奉派去见中国使者。命令他为陪同使者的专使,命令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带领〔三十〕名* 军役人员担任警卫。

---

* 数字是根据谈判日志复原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14本,第476页背面)。

① 原文是 капшеи Бояран Куяк Кадзарчин。满语"噶布什贤"——前锋,"巴雅喇"——护军。——译者

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同上述人员一起前去向使者宣布此事，并命令他询问中国使者，他们是否带有近臣致全权大使的书信？他们奉大使派遣从国内或从途中前来，路上是否走了很长时间？经过哪些地方？是否到乌尔嘎见过呼图克图？大使现在在什么地方？打算走哪条路前来色楞格斯克？是否将经过呼图克图的乌尔嘎？除书信外是否还有口信带给全权大使？来使是什么官衔？如 580/587页 果他们带有大使的书信，希望他们将书信交给贵族和书吏，以便全权大使能尽快了解书信的内情。

使者中的第一名是火枪兵上校，名叫噶喇副将噶布什贤章京索罗希，带着书信；他的同僚是边城长官；第三名是乌卢斯人的执法官；另有外务衙门书吏两名；军役贵族五名；军役人员三十名；厨子差役六十名。

贵族和书吏拜访了使者。见面后，向他们*——使者们宣布了上述专使和保证安全的警卫等事宜。然后向来使提出上面那些问题。

来使对贵族和书吏说，全权大使曾派使者斯捷潘·科罗文给近臣送信，他离开中国时，中国派人将他护送到蒙古乌卢斯。护送 580/587页背面 人员返回中国边境城市后，向奉派前来参加使臣谈判的大使报告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向蒙古领主发动战事，打死许多台吉和乌卢斯牧民。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使为上述战事所阻，目前不能前来参加会谈。现在派他们这些使者前来通知全权大使，并递送书信。使者的行程是经蒙古乌卢斯直接到呼图克图的乌尔嘎。但是在乌尔嘎原址没有见到呼图克图，那里已是一片焦土。于是使者便离开该地前来色楞格斯克。给使者当向导的是蒙古车臣汗的两名乌卢斯边民。使者在路上听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杀死了许多蒙古领主和乌卢斯牧民，在到达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后，又杀死了呼

* “向他们”原文误为“他们的”。

图克图属下许多人员。呼图克图只率少数人员溯鄂嫩河而上，投奔车臣汗，博硕克图汗则率军尾随追击。使者在路上亲眼看到许多蒙古难民，他们告诉使者，他们是在逃避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

581/588页

书吏说，请使者将带来的大使致全权大使的书信交给贵族和他——书吏。他们可以将书信转呈全权大使，全权大使阅悉来书后，将立即接见来使。

【330】

来使说，既然全权大使命令贵族和书吏来取书信，以便尽快了解书信内情，使者将把书信交给他们。说完，便交出了书信。

书吏给使者带去了食物。计有：征收实物贡所得的牛两头、普通面包十二个、大白面包二十个，另外还以大使的名义送去葡萄酒三桶、蜜酒五桶、啤酒二十桶。

581/588页背面

使者收下食物，并对全权大使表示感谢。他们用茶款待了客人，送客人离去。

经过检视，来书共有三件：拉丁文的一件，满文、蒙文的各一件。同斯捷潘·科罗文带回的一样，都盖有朱红印章。

同日，派专使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去见使者，和他同去的有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他们带着来使交出的满文、蒙文书信。他们奉命去同使者洽商，请使者提供一名称职的翻译，将这两封信译出。因为全权大使处虽有翻译，但是是异族人，俄语水平不高，不能准确译出。

582/589页

贵族和书吏返回后，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们已带着中国使者递交的书信去见过中国使者，请求他们译成俄文。二人说明上述理由后，中国使者答复贵族和书吏说，博格德汗殿下钦差使臣派他们带给全权大使三封书信，其中一件用拉丁文书写，从中可以准确理解书信的内容，其余两件分别用满文和蒙文书写，内容和拉丁文本相同。来使不能将满、蒙文本再译成俄文。因为经蒙语通译译成俄文时，翻译中可能产生同拉丁文本不一致的地方，结果会使全

582/589页背面

权大使产生误解，以为三个文本内容各异。因此，不能翻译满、蒙文本书信。贵族和书吏再三说服，使者仍不同意翻译。所持理由如同上述，即中国大使来书的各种文本内容相同。

拉丁文本的译文如下：

大圣皇帝钦差大使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理藩院尚书阿尔尼、护军统领马喇[186]等致书俄罗斯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 583/590页

尔国有人越界侵入我尼布楚①、雅克萨等地，窜犯萨哈连乌拉②、赫贡努马③一带。为上述事我方曾屡次致书尔方，但迄未见复。我皇康熙25*年，曾遣人向尔军首领交涉此事。头目阿列克谢等人不问情由，拒之以兵，施放枪炮，蛮横无礼已达极点。我统兵官**忍无可忍，激于义愤，一举攻克雅克萨，并将其拆毁。但我圣主度俄罗斯沙皇陛下不谙前因，亦未可知，乃降旨晓谕，如无奈以武力取城，则不得诛戮一名俄人。我圣主更传谕，凡愿归返本土者，皆慨赠路途所需；愿留者，则予招抚赡养。因之，尔方千余官兵未伤毫发。且缺马者，赠马；乏粮者，赠粮；失枪者，赠枪。此足以表明，我皇颇不以此等纷争、交兵为然，但愿普世众生各安居本土，和睦相处。故此谕令将彼等释归。阿列克谢对我皇恩典惊异之余，感戴不已，涕零而返。但同年秋，竟又潜来故城，营建废墟。并 583/590页背面 【331】 584/591页

---

* 即 1686 年。可能是原文或译文中有错。因为满军攻占阿尔巴津一事发生在1685年。

** 原文此处有 ис под срека 字样。

① 原文为 Нифо。——译者

② 原文为 Синари-ула。——译者

③ 原文为 Хегуннума，疑为恒滚、牛满的音讹。——译者

584/591页背面 对我猎人拦路洗劫。更率军至呼玛尔一带，伏击我四十名勘察人员，掳走名克沃捷者一人。我官兵乃兴师问罪，仅为捕获该背信弃义之徒阿列克谢，予以惩戒。雅克萨城因而被围。该城粮尽弹绝，行将陷落之际，尔方使节尼基弗尔等驰至我方。我主皇仁浩荡，素有好生之德，乃遣尼基弗尔之通译名伊凡者偕我方人员日夜兼程，传旨撤雅克萨之围，一面静候尔等前来。

585/592页 同年，尔等遣斯捷潘前来询问会议地点。我方答复，会议地点由尔等决定。我皇度尔等远道而来，历尽艰辛，深嘉尔国沙皇陛下励精图治，通达事理，故遣我等径抵色楞格河地区与尔等会齐。为不负尔国沙皇陛下之笃诚愿望，我等乃奉旨荣膺此重任。

但我等抵达斯塔尔赫[1]地区后，恰遇弗柳特赫[2]战事。我等专程前来，冀与尔等会晤，非为彼等。前者，我等曾询及尔方来使斯捷潘，我等带领护军以多少为宜？斯捷潘答曰，人马不宜过多。【332】故我等仅带少量人马同行。今以此少量人马冒进斯塔尔赫、弗柳特赫双方兵地，倘某方为私利计，偷袭我营，我等何以处之？我等既不可视此为无意中之损害，亦不便因此而采取行动。况我等并未奉我皇谕旨，不便干预斯塔尔赫与弗柳特赫之事。故此折返本国边境暂驻。兹特遣使将此情知会尔方，尔等如有建议或需双方商定之事，望即来函。又因原定路线不宜行走，另于何时何地会晤，盼作复。

585/592页背面

尚有一事须告知全权大使。昔年我等曾遣尼基弗尔之通译伊凡等随我方人员循该使节来路去雅克萨，传谕我军撤围。同年春，我方人员撤离时，告知守城官名别伊顿者，撤围系因俄罗斯沙皇陛下已遣使前来解决事端；又告诫该别伊顿，不得于城外耕种，亦不得侵害我猎人，如有违抗，则由使团负责；且今后对尔方言辞亦绝

586/593页

① 原文 Сталха，疑为“喀尔喀”的音讹。——译者

② 原文 Флюхт，疑为“厄鲁特”的音讹。——译者

不再置信。军政长官别伊顿等承诺一切照办。彼等是否践约未行耕种，抑或效尤奸诈之徒阿列克谢，背誓毁约，今特派我军长官前往检视。如别伊顿及其部属业已毁约，其所种田禾，我军将行刈割无疑。全权大使如未悉前述约言，勿谓我等轻于信守也。

特此函告。赍书者为噶布什贤甲喇章京索罗希①、理藩官爱惜拉库喇喜②、甲喇章京赫尔克里博洛河泰③等。

康熙27年6月26日*于旅次。 586/593页背面

8月3日，中国使者上校噶喇副将等人来见全权大使，宾主进行了谈话。

使者来到后，按照本国习惯向全权大使行礼，并寒暄问好，但没有脱帽。

全权大使请使者就坐。帐幕里有专为来使准备的一条长凳。

使者问候了全权大使的健康，就坐。

全权大使也问候了对方大使的健康，问了使者上校等人是否安然无恙。

来使回答说，他们离开中国边境前来时，各位大使都很健康，使者们一路上以及到达后都平安无恙。

全权大使说，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现在什么地方？ 【333】

来使说，大使现在停留在中国边境。大使本已出境，到达蒙古 587/594页
地区纳拉希一带。后来从蒙古边民那里获悉，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同蒙古领主开战，打死许多蒙古台吉和乌卢斯牧民。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由蒙古地区折返，暂驻在中国边境。

---

* 即1688年7月13日。

① 原文为 Канухан халяни хамим Солеки。——译者

② 原文为 айсиляку Рахи。——译者

③ 原文为 хилян хамим Херкли Портагай。——译者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将一直在边境等待来使从全权大使处返回，抑或先行返国？

来使说，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将一直在边境等待使者由全权大使处返回。

全权大使说，大使是否带有护军？

587/594页背面 来使说，大使带有官长及各类人员四百名，每名官长有从人六名或六名以上。大使带的人员总共有两、三千名。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曾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向博格德汗殿下近臣递送书信，商谈会谈地点和会谈时双方大使带领的对等人数问题。当时，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曾向斯捷潘宣布，会谈期间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将只带各类人员五百名。现在使者却对全权大使说，大使所带官长及各类人员将超过两千人。

来使说，官长的从人中许多并不是公务人员，如厨子等平民百姓。

全权大使又问，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是否见过呼图克图？

588/595页 来使说，大使到达的地方距呼图克图驻地还有八天路程，因此没有见到呼图克图。

全权大使说，斯捷潘·科罗文由中国返回时，途经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呼图克图的专使曾告诉斯捷潘说，中国大使离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只有四天路程了。

来使说，大使进入蒙古乌卢斯后只到达纳拉希一带，离呼图克图驻地还有八天路程。大使听说博硕克图汗正在进攻蒙古人，便折返中国边境，并未到达呼图克图处。大使现在停驻于边境。

全权大使说，使者曾途经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在那里是否见过呼图克图？

来使说，他们是直接到达呼图克图的乌尔嘎的，大使曾命令他们去见呼图克图。但是并未见到呼图克图，因为呼图克图的乌尔

嘎原址已成一片焦土。当他们离开乌尔嘎向色楞格斯克进发时，曾遇到大批蒙古难民。听难民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武力进占蒙古地区，他们只好沿鄂尔浑河和鄂嫩河向上游逃难。难民还告诉使者说，呼图克图率少数人马沿鄂嫩河出走了。 588/595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使者携带中国大使的书信前来，使者到达乌丁斯克的当天，全权大使就派人取走了这些书信。使者旅途劳顿，当天不可能向全权大使面交书信，而全权大使急于了解书信内情，以便对一切问题作出答复，并尽快送使者返回。全权大使未能亲自从使者手中接受来书，希望上校等各位使者不要见怪。 【334】

来使说，贵族和书吏按照全权大使的命令来取书信，他们并无异议，也不见怪。现在听全权大使说，很快就可送他们返回，他们对此感到高兴，并向全权大使表示谢意。 589/596页

全权大使说，中国大使是否还有话要使者口头转告全权大使？如果有，就请使者说明。

来使说，大使并无任何话要他们口头转告。凡需要知照全权大使的事，都已在书信中写明。只有一件事要使者奉告全权大使：因为蒙古同卡尔梅克发生战争，大使今年参加会谈已不可能。因为眼看就到秋季，冬季也随之降临。秋冬两季道路难行，不能前来会谈。希望全权大使同意将会谈延至明年。

全权大使说，如果蒙古领主同博硕克图汗的战事今年结束，中国使臣能否前来色楞格斯克参加谈判？

来使说，由于卡尔梅克战争和秋冬即将来临，中国大使不可能前来色楞格斯克。 589/596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曾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去知照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全权大使已到达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并请近臣指定谈判地点。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根据全权大使的去信，曾指定色楞格斯克附近为双方使臣会谈地点。全权大使一直在等待中

国使臣前来的消息，并时刻准备谈判。现在中国大使致书全权大使说：由于蒙古同卡尔梅克的战事，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举行会谈已不可能。那么，大使认为以后应在何处举行会谈？

590/597页

来使说，他们并未受命商谈此事，此事在他们带来的中国大使的书信中已经写明。全权大使可以专门派人到中国大使处商洽。

全权大使问使者：今年博格德汗殿下是否曾从国内出兵？

来使说，未向任何地方派过任何军队，而且他们从未听说此事。

全权大使说，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在给全权大使的来信中
【335】写道，已派兵前往阿尔巴津践踏阿尔巴津居民今年播种的庄稼。据说是因为中国军队长官去年由阿尔巴津撤兵时，对阿尔巴津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曾有言在先，不准阿法纳西在阿尔巴津四周种任何庄稼。中国军队如果要来，阿尔巴津居民就会因受辱而起来反抗，这样中国方面就重新挑起了重大纠纷。中国人应当平息以往发生的纠纷，进行和平谈判，绝不应再为这些区区小事设置障碍。请来使向大使言明此事，希望大使派专人到阿尔巴津城下晓谕官兵，在使臣会谈之前不得挑起纠纷和事端，并下令从阿尔巴津撤兵。全权大使本人也将向阿尔巴津写信，禁止阿尔巴津居民向博格德汗殿下的人员和纳贡异族居民挑起任何纠纷和事端。

590/597页背面

来使说，有关上述种种，他们一无所知。关于军队的事，也毫无所闻。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向使者谈到这些事，是为了请他们转告本国大使。全权大使也将写信给中国大使，并请使者带回。今年即196年，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曾给全权大使写来报告说，有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来到阿尔巴津城下，打死一人，赶走五十匹马。显然，肇事者是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的纳贡臣民或其他人员，因为阿尔巴津附近并无其他领主。

591/598页

来使说，此事请全权大使在信中对大使讲明。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已明令禁止边民启衅，违者处以死刑。

全权大使说，他向使者谈到这些事，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派人去晓谕边民，禁止边民挑起纠纷。全权大使还要写信交使者带给他们的大使。请使者回去以后，也向大使报告，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因为这类细小的纠纷，再给使臣谈判增添障碍。以前圣明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到中国通知使团即将到来一事，汗的近臣在将答书交付给他时，曾对他说，博格德汗殿下为同圣明沙皇陛下永修和好，已传谕军队由阿尔巴津撤退，在使臣谈判举行之前，中国方面不再挑起任何纠纷。如果中国军队进抵阿尔巴津，希望大使派人到阿尔巴津城下军中说明此事，命令军队退回本国境内。 591/598页背面

全权大使还对使者说，在送走使者以后，将随即派遣专使携带书信去见中国近臣，商谈各项事务。不过目前派人*通过蒙古乌卢斯，没有向导是很危险的。希望使者从同僚或其他人员中给全权大使留下三人，护送全权大使的使者安全通过蒙古。 【336】

来使说，要他们留下同僚做这件事不可能，而且他们也不敢留人。因为目前蒙古人已同卡尔梅克人开战，使者自己前来也担了很大风险。考虑到蒙古人的特性，他们不能担任护送任务。派人到阿尔巴津城附近边境居民那里去，他们也办不到。他们除了递送书信外，并无其他使命。但是他们回去见到本国大使后，可以将上述一切按全权大使要求向上报告。全权大使的使者，请经由涅尔琴斯克派出，走这条路可以避开蒙古人，不致发生危险。 592/599页

全权大使说，既然他们不能，也不敢留人护送使者，那么就请他们派人去阿尔巴津附近晓谕本国边民，严禁边民挑起纠纷。

来使说，没有本国大使的命令，他们不能派人到边民那里去。

---

* 原文"派人"误写为"被派"。

汗已经下令禁止边民启衅，违者处以死刑，这件事使者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中国人不仅希望消除纠纷，而且希望上苍保佑，明年双方全权大使举行会谈时，双方能够永修和好，永保安宁。

592/599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正是为了双方和睦安宁，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才于去年中国军队尚未从阿尔巴津撤退时，派一名贵族为专使到阿尔巴津城下去见中国军队长官，并带去一名中国俘虏戈维杰卡。全权大使命令这名贵族转告中国军队长官，请他们下令从阿尔巴津撤兵，禁止挑起任何纠纷，以待全权大使前去举行和平谈判，通过使臣会谈消除双方的一切纠纷和暴力行为。希望军队长官按照外交惯例同全权大使举行会谈，签订分界条约，解决前此存在的纠纷。但这名使团贵族在阿尔巴津城下未能遇见军队长官，因为他们遵照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已率军从阿尔巴津撤回本国境内。随后，全权大使又派了一名使团贵族去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将全权大使抵达边境一事通知近臣，并给近臣写了信，商谈使臣会谈的地点。汗的近臣当时通知这名使团贵族，汗将派近臣为大使，到色楞格斯克寨附近同全权大使会谈。目前这些使臣似乎为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的战事所阻，无法前来。但是，使臣在来书中并未指定明年会谈的地点。现在全权大使将就签订永久和约的有关事项写信给大使以及汗的近臣。送走来使后，将立即派专使前去。但是今年举行会谈，签订条约，完成划界等大业还是可能的。

593/600页 来使说，他们奉使臣的命令说明：今年时间已经不多，不可能再举行使臣谈判。至于其余事项，来使回去后将如实向大使报告。

【337】 593/600页背面 随后，全权大使用香槟酒及其他饮料款待了来使，并派人送他们回宿营地。

曾命令侍臣、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团的二百名军役人员列队迎接来使，以免他们对军队产生任何怀疑。

全权大使对中国使者的谈话，由通译译成蒙语转达给使者的通译，后者再用博格德语转告使者。后来的其他谈话，则由使者的同僚边城长官由蒙语译成博格德语。显然，他们都会蒙语，但不精通。

送走使者后，当天给他们送去食物，计有：征收实物贡所得活牛一头、普通面包十二个、大白面包二十个。

8月4日，上述中国使者上校等人再次到大使处洽谈。走进 $\frac{594}{601}$页 帐幕后，仍照前向全权大使行礼并寒暄问好。

来使就坐后，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派上校等使者给全权大使送来了拉丁文信件。全权大使将根据中国使臣来信中的提议写信交使者带回，并将在送走使者后，立即派自己的专使去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对来信作出答复，并商谈其他事务。请使者回去向大使报告此事。

来使说，他们这些使者本来希望全权大使写信给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给予明确答复，由他们带回。现在听全权大使说有答书交给他们，他们对此感到高兴。至于全权大使要派专使去见博格 $\frac{594}{601}$页背面 德汗殿下的近臣一事，使者回去后将向大使报告。

全权大使说，希望使者能将自己的同僚留在全权大使处，以便护送全权大使的使者安全到达。全权大使送走来使后，将立即派自己的专使去见中国大使。来使留下的人员，全权大使将以礼相送，请他们带领全权大使的专使直接地、安全地通过蒙古地区。

来使说，他们奉派到全权大使这里，是来递送有关中国外务衙门派出大使一事的信件。他们不能将同僚留下，也不敢这样做。莫非全权大使要对他们全体人员加以留难？

全权大使说，请使者不要误解，全权大使不会留难他们。全权 $\frac{595}{602}$页 大使对他说的只是请他们留下同僚护送全权大使的使者，所留人员将在来使走后立即同全权大使的使者一道出发。对来使全体加

以留难，毫无必要。全权大使将致中国大使的答书交给来使后，明天就可以送他们动身。使者上路时，希望能携带一些军役人员，同
【338】行到蒙古乌卢斯边境，以便探明蒙古呼图克图的去向。所带军役人员的人数由来使决定。

来使说，他们不能带全权大使的军役人员同行，因为无人送他们返回全权大使处。而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他们独自由蒙古乌卢斯边境返回色楞格斯克，就可能遭到蒙古盗贼的伤害，那时全权
595/602页背面 大使定会怪罪中国使者，因为这些人员是他们带走的。他们的汗也会因此问他们死罪。

全权大使说，既然蒙古人顺服他们，他们就可以在蒙古乌卢斯严禁蒙古人伤害这些人员。

来使说，蒙古对博格德汗殿下是顺服的。只是目前他们同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作战，蒙古领主、台吉和宰桑们，都已四散出走，连使者本身遇到乌卢斯牧民也很危险。

全权大使说，使者对全权大使的要求借词推托，不愿携带他部下的军役人员前去探明情况。据使者说，蒙古对博格德汗是顺从的，希望使者在这件事上能对蒙古人严加管束。莫非使者对全权大使仍有不信之处？全权大使对使者始终以诚相待。全权大使完
596/603页 全是遵照圣明沙皇陛下的谕旨，出于永修和好的一片至诚，才请使者带大使的部下前去探明情况，以便派出的专使能够尽快到达。

来使说，他们对全权大使没有任何不信之处，相反颇有好感。中国大使也有同感。如果有一丝疑虑，中国大使便不会派他们给全权大使递送友好书信，博格德汗殿下也不会派遣大使同全权大使举行会谈。目前中国大使未到色楞格斯克寨来参加会谈，完全是因为卡尔梅克同蒙古发生了战争。使者明知蒙古人反复无常，还把全权大使的部下带到蒙古边境乌卢斯，这是很危险的。

全权大使说，请使者回去向大使报告，一伙来自中国方面的身

分不明的人在阿尔巴津城下杀人盗马。希望以严刑约束自己的边境居民，因为小纠纷也会酿成大冲突。

来使答应一定向大使报告此事。

全权大使款待来使之后，送他们回宿营地。仍由二百名莫斯科火枪兵列队致意。 596/603页背面

同日，给使者送去食物，计有：征收实物贡所得的牛一头、普通面包十个、白面包十个；以全权大使名义送去葡萄酒三桶、蜜酒五桶、啤酒二十桶；应使者的要求，送去食盐五普特、大麦米十普特；另以大使名义送去小麦面粉十二普特。

8月5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下令送来使返回。

来使前来对全权大使的亲切接待和迅速放行表示感谢。

全权大使说，请使者回去以后，将全权大使对使者所说的一切向博格德汗殿下的大使报告。说完后，将致大使的书信交给使者。接着又说，请使者将书信转交大使。 【339】 597/604页

临别时，全权大使本打算赠送使者下列礼品：赠上校貂皮三张、猞猁皮两张、红呢一块、海象牙一支；赠他的同僚貂皮两张、猞猁皮两张、呢料一块；赠他的另一名同僚和一名百人长每人貂皮三张、猞猁皮一张、汉堡呢一块；赠两名书吏每人貂皮两张、猞猁皮一张、呢料一块；赠五名五十人长每人貂皮一张、北极狐皮三张。

但是使者谢绝全权大使的赠礼。他们说，他们不敢接受全权大使的礼品，他们从来没有接受礼品的惯例。

全权大使劝使者收下礼物，说他送给他们这些礼物是名正言顺的，使者回去可以将收礼的事向大使说明。使者还是没有接受，再三谢绝。全权大使见使者执意不肯收受礼物，便对使者加以款待，然后送他们返回宿营地。 597/604页背面

同日，送给来使两头牛，供路上食用。

全权大使交使者带回的致博格德汗殿下大使和近臣的书信，内容如下：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① 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② 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命大使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我们的挚友，致以友好的祝愿。

598/605页

598/605页背面

今年，7196年，7月③ 29日，收到你们交我方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带给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的信，其中说道，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阅悉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的国书后，愿意通过两国间的永久性条约永修和好、划定疆界，同意派出

599/606页 【340】

① 缺"西伯利亚"，原文如此。——译者

② 缺"福利"，原文如此。——译者

③ 原文如此。可能是"6月"之误。斯捷潘·科罗文是6月28日返回乌丁斯克的。见本书第293页，出使报告第500/507页。——译者

自己的大使到色楞格斯克寨附近同我们——圣明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会谈，缔结条约。我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在贵国北京逗留期间，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已将此事向他宣布。我们得悉这一消息后，甚为关注。你们取道蒙古前来，而蒙古人反复无常，他们是否会设置障碍？我们以前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曾保证，让我方使者取捷径前去见你们——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通知你们，我们前来边境举行使臣谈判一事，并不加阻拦让我方使者尽快返回。我们相信了他们的保证，派出使团贵族为使者，以为使者获得你们的答复后，无疑可以在短期内返回。不料我方使者竟长期受阻于蒙古乌卢斯，而蒙古人为他们设置的某些障碍，常常得到呼图克图的大力支持。

今年8月1日，贵方使者送来我们① 给我们的书信。内称，你 599/606页背面
们为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的战事所阻，不能按原定路线前来同我们举行使臣会谈。贵方使者在同我们谈话时也提到，由于秋冬季节即将到来，今年举行会谈已无可能。你们所述不能前来的障碍及缘由，确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与此同时，我们一直信守诺言，在边境上等待你们的相应行动。望能通知我们，何时何地举行会谈，并按照外交惯例缔结条约，永修两国和好。

你们——我们的挚友，精通外交事务，向来珍惜信誉。但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贵方行事竟违反外交通例，这在各国的交往中是罕见的。你们来信写道，贵方军队长官率军由阿尔巴津撤退时，同 600/607页
阿尔巴津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有约在先，不许我圣明沙皇陛下的阿尔巴津臣民播种庄稼，贵方现已派军队长官前往查看。但是，我们遵照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谕旨，以及你们遵照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谕旨即将着手解决的，不是这类区区小事，而是确定两国的永久性疆界，完成这项崇高事业，使两国边境臣民永享

① 原文如此。疑为"你们"之误。——译者

安宁。在这以前，双方应维持现状，不要由于往昔的纠纷而重新挑起事端。对于按照我大仁大德君主圣明沙皇陛下给我们的谕旨解决这类纠纷，我们——全权大使是极为关切的。如果贵方军队
600/607页背面 进逼阿尔巴津，阿尔巴津人不甘受辱，奋起自卫，就会在两国的交往中出现令人不快的事件。两国人民都期望和平，但各有不同要求，我们对于这种事件不负任何责任。因此，贵方使者来访时，我们在谈话中曾多次口头提出，请他们选派能干的人员到阿尔巴津
【341】附近贵国国君的臣民处，制止这类纠纷。但他们却答复我们说，除了向我们递交书信外，他们并未奉你们的命令做其他任何事情，他们不敢派人处理上述事务。我方人员并没有招惹贵方人员，并没
601/608页 有妨碍他们行猎或做其他事情。但今年不久以前，却有人来到阿尔巴津城下，打死我方人员一名，赶走马数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战时，我们还不至于这样痛心。尽管你们怀疑我们的信义和正直，我们仍准备证实我们的这些品德，不将事态扩大。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你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一切。在外交事务中，我们看到贵国国君博格德汗殿下有实现永世和好的崇高愿望，我们也希望遵照我大君主圣明沙皇陛下给我们的谕旨，求得圆满的结局。现将本书信交付贵方使者带给你们——我们的挚友。请下令制止目前的纠纷，禁止在达成永久和议之前制造纠纷，以此表示对未来的使臣谈判的至诚。贵方使者走后，我们将很快派出我方使者。届时将由他们另给你们——汗的近臣送去书信，详告一切。请你们——我们的挚友以礼接待我方使者，赐予答书，并为他们指派有经验的向导，提供足够的粮秣差马，将他们送到边境。

601/608页背面 1687年*8月6日于旅次。

同日，使者动身取道蒙古乌卢斯返回。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

* 原文如此。应为：1688年。可能是因为俄国书吏对公历纪年生疏才写错的。

诺戈格列什内率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一百名火枪兵护送使者，一直送过色楞格斯克。命令杰米扬在送走使者后，对蒙古乌卢斯采取行动，捕捉舌头，以获得准确情报。

8月11日，令阿尔巴津信差库西卡·恰普林等返回阿尔巴津。由他们带去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下述信件和训令[187]：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

今年，196年，7月10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冯·别伊顿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库西卡·恰普林送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7月①15日，一伙来历不明的武装贼众来到阿尔巴津城下，从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赶走约五十匹马，打死在林中打柴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杰久林。前来盗马并打死该哥萨克的是什么人，他不知道。当天，阿法纳西·冯·别伊顿曾派哥萨克乘剩余马匹沿阿穆尔河往下，到敌人出没的地带追击。他们发现敌骑蹄印通向阿穆尔河下游，但是没有见到任何敌军。阿尔巴津周围没有蒙古人和其他台吉。他认为除博格德汗敌军之外，别无他人。但他不能断定赶走马匹、杀害哥萨克的，究竟是博格德汗的人还是通古斯人。阿尔巴津兵力单薄，无力保卫皇家财物和田禾。并且目前阿尔巴津粮食十分缺乏。 602/609页

阁下，请你遵照陛下谕旨，从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和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带去的团队火枪兵中酌派兵员增援阿尔巴津。另外可从筏场承运人处调拨粮食，由援兵带去，使他们能够吃饱。我处的山后哥萨克[188]，前此已派中校率领去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所余不多。其余火枪兵将尽快派往涅尔琴斯克寨。 【342】 602/609页背面

① 原文如此，疑为"6月"之误。见本书第326页，出使报告第575/582页；本书第342页，出使报告第602/609页背面。——译者

阁下，今后有关阿尔巴津的消息，以及你根据我先前的去信增援阿尔巴津的情况，请你写成报告派专差送来。

196年8月11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发往阿尔巴津给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冯·别伊顿的指令。

今年，196年7月10日，收到你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驻地写来的报告，你在报告中写道：

603/610页 今年，196年，6月15日，一伙来历不明的武装贼众来到阿尔巴津城下，从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赶走约五十匹马，打死在林中打柴的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杰久林。前来盗马并打死该哥萨克的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当天，你曾派哥萨克乘剩余马匹沿阿穆尔河往下，到敌人出没的地带追击。派出的哥萨克发现贼军的马蹄印来自阿穆尔河下游，这一带常有博格德汗贼军出没。但是没有见到任何贼众。你及你部下的军役人员认为，阿尔巴津周围除博格德汗的人员外，别无蒙古人和其他台吉。但你不能断定赶走马匹、杀害哥萨克的，究竟是博格德汗的人还是通古斯人。你在阿尔巴津的兵力单薄，无力保卫皇家财物和田禾，另外粮食十分缺乏。

603/610页背面 本指令送达你处后，你在阿尔巴津应对敌军严加防范。应经常派军役人员出巡，沿阿穆尔河往下，侦察博格德汗敌军动向，也应到其他地方使用一切方法侦察蒙古人及其他异族贼众的动向。应严加戒备，防止偷袭，以免城堡和军役人员遭到危害。

根据你的报告，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已向涅尔琴斯克写信给军政长官、侍臣伊凡·弗拉索夫，要他火速派兵携带粮食前往你处，增援阿尔巴津。由涅尔琴斯克派出

领取粮食的阿尔巴津哥萨克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仍旧派回涅尔琴斯克，并命令将他们立即派往阿尔巴津。

你所得到的有关敌军动向的新情报，应立即写成书面报告，派专差送交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

8月12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由阿尔巴津写给大使、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报告，由阿尔巴津哥萨克阿廖什卡·布托林送来。他在报告中写道，今年，196年，7月11日，中国汗的军队长官、大贵族彭春① 曾率少量军士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见阿法纳西。他要求阿法纳西准许船队经过阿尔巴津，溯阿穆尔河而上，到涅尔琴斯克寨去，中国人去涅尔琴斯克寨是为了参加使臣谈判。他还请求阿法纳西提供向导。阿法纳西答应提供向导。这名军队长官还通过翻译请求阿法纳西在向全权大使写报告时，不要说他任何坏话，因为他对陛下臣民从未有过丝毫伤害，今后也不会有。阿法纳西对军队长官说，前不久，曾有一伙来历不明的军人到阿尔巴津城下，赶走马群，打死一名哥萨克。阿法纳西要求军队长官下令追查此事。军队长官回答阿法纳西说，此事何人所为，他们也不知道，等举行使臣谈判时，他们将进行追查。接着这些军队长官告诉阿法纳西，他们只派船队去涅尔琴斯克寨，他们本人将率军留驻阿尔巴津近郊。希望阿法纳西及其部下军役人员对此不必有任何疑虑。他们不会发动战争，双方也不会发生纠纷。阿尔巴津居民及其头领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需要的是这片土地。关于此事，他们将有使团前来谈判。阿法纳西目前在阿尔巴津倍加小心，因为他兵力单薄，粮食匮乏。去年围城后剩余的粮食已全部被阿尔巴津军

【343】604/611页

604/611页背面

① 原文为 Чесчюн。——译者

役人员及其他人员用作今年的籽种。

同日，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赴莫斯科向陛下呈送如下报告，并将前几次谈话记录逐字转抄，呈报国家外务衙门[189]：

605/612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90]。

陛下，今年，196年，7月7*日，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来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经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给我们——你们的臣仆的谕旨，谕旨中写道：

605/612页背面

陛下谕令，如经臣等派人去中国城市同掌权者洽商后，中国汗的使臣仍不能前来参加使臣谈判，臣等应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前去会见汗的近臣，以臣等的名义发给伊凡训令，并遵照陛下谕旨以及随陛下诏书下达给臣等的各种范本和要旨，写信给中国汗的【344】近臣，并将由臣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送去。另外**，需将陛下致中国汗的全权国书复制副本。还由伊凡给臣等带来了陛下给蒙古呼图克图的御书及其副本。呼图克图被蒙古各领主公认为是他们的首领，陛下谕令将这封御书送交呼图克图，并从西伯利亚各城酌情调取物品作为皇赏，随同御书一起送到呼图克图处。陛下关于此事的谕令，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到叶尼塞斯克、伊利姆斯克及臣等处。

606/613页

---

* 报告原件中是：8（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812页）。

** 报告原件中以下还有：订约之后，将伊凡带来的陛下全权国书送给中国汗；还由伊凡给臣等带来陛下的御书（同上，第872页）。

陛下，今年，196 年，7 月〔25〕*日，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由中国返回向臣等复命。他是臣等根据陛下谕旨及下达给臣等的使务训令，派到中国边城向长官递送书信的。臣等并将致博格德汗近臣的书信交给斯捷潘备用。斯捷潘到达中国边城后，汗降旨将他带往帝国内地。他在那里逗留六周**。斯捷潘返回时，汗的近臣向他宣布，汗将派近臣为使臣同臣等谈判，会谈地点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使臣带领护卫人员五百名。斯捷潘并给臣等带回汗的近臣的来书。来书共三件，一为斯拉夫文，一为拉丁文，一为满文。

陛下，现将汗的近臣给臣等的书信，以及斯捷潘逗留中国期间，汗的近臣对斯捷潘的谈话***，蒙古呼图克图的使者最近来访时对臣等的谈话，由蒙古逃来投归陛下并愿向陛下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对臣等谈到的卡尔梅克战争的消息等等，整理编订成册[191]，呈送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陛下，臣等本应遵旨将条约范本复制副本，由臣等签字盖章，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陛下全权国书和上述条约文本去见中国汗的近臣，但是，由于臣等将同中国使臣举行会谈，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没有派出；同样，陛下给蒙古呼图克图的御书，以及应同御书一起送去的皇赏也未送出。陛下，臣等将根据陛下的谕旨和诏书，在适当时机派伊凡前去。陛下给蒙古呼图克图的御书及皇赏也将同样处理。有关此事，容臣等日后再派人向陛下奏报。

606/613 页背面

607/614 页

臣等已按陛下谕旨及诏书派专人送信到伊利姆斯克、叶尼塞 【345】

* 日期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第 872 页）。

** 报告原件中为：由 3 月 14 日至 4 月 18 日（同上，第 873 页）。

*** 报告原件中不是“汗的近臣对斯捷潘的谈话”，而是“斯捷潘·科罗文在由他具名并呈交给臣等的出使报告中所记载的各种情况”（同前，第 874 页）。

斯克，调取猞猁皮、北极狐皮、德国饰金皮革及其他物品，充作送往蒙古的皇赏。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8月12日，还写了有关阿尔巴津情况的如下报告，一并交斯捷潘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呈陛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92]。

607/614页背面 陛下，今年，196年，8月12*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派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上报告，奏报有关中国和蒙古的情况，以及有关中国使臣派使者前来送信的情况。来书抄件及谈话记录经臣谢卡**签署，送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报告还谈到臣等将遵照陛下的谕旨和诏书，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去中国见汗的近臣，递送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划界条约文本。伊凡·洛吉诺夫是前来臣等处下达陛下谕旨的。

陛下，今年，196年，8月12日，哥萨克阿廖什卡·布托林奉哥

---

* 报告原件中为：11（同上，第772页）。

** 指使团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

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的派遣，由阿尔巴津来到臣等处。

阿法纳西派他给臣等送来报告。报告中写道，今年，196 年，7 月 11 日，中国汗的军队长官、大贵族彭春① 曾率少量军士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见阿法纳西。他要求阿法纳西准许他们的船队经过阿尔巴津，溯阿穆尔河而上到涅尔琴斯克寨去，中国人去涅尔琴斯克寨是为了参加使臣谈判。他们还请求阿法纳西提供向导。阿法纳西答应提供向导。这名军队长官还通过翻译请求阿法纳西在向臣写报告时，不要说他任何坏话，因他对陛下臣民从未有过丝毫伤害，今后也不会有。阿法纳西向军队长官说，前不久，曾有一伙来历不明的军人到阿尔巴津城下，赶走马群，打死一名哥萨克。阿法纳西要求军队长官下令追查此事。军队长官回答阿法纳西说，此事何人所为，他们也不知道，等举行使臣谈判时，他们将进行追查。接着，这些军队长官告诉阿法纳西，他们只派船队去涅尔琴斯克寨，他们本人将率军留驻阿尔巴津近郊。希望阿法纳西及其部下军役人员对此不必有任何疑虑。他们不会发动战争，双方也不会发生任何纠纷。阿尔巴津居民及其头领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需要的是这片土地。关于此事，他们将有使团前来谈判。阿法纳西目前在阿尔巴津倍加小心，因为他兵力单薄，粮食匮乏。去年围城后剩余的粮食已全部被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及其他人员用作今年的籽种。

608/615 页

【346】

608/615 页背面

根据臣的命令由涅尔琴斯克拨给阿法纳西一批粮食，这批粮食很快就可运到阿尔巴津，因为由阿尔巴津前来给臣等递送报告的阿尔巴津哥萨克曾在途中遇到运粮木筏。再有半日即可到达。

根据前述情况，臣等今日〔将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格里什卡·库恰[193]去涅尔琴斯克，由他带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

---

* “将派”二字是根据上下文意思添加的。

① 原文为 Ченчун。——译者

索夫一封书信[194]，命令伊凡派合适人员去见中国军队长官，告诉中国长官，今年即196年8月初，中国使臣曾派使者来见臣等。中国使臣在给臣等的书信中以及使者对臣等的谈话中都说到，由于目前卡尔梅克人同蒙古人发生了战争，已不可能象汗的近臣向臣等
609/616页 派去送信的斯捷潘·科罗文所宣布的那样，到色楞格斯克附近来同臣等举行使臣谈判；他们希望将使臣会谈延期到明春；会谈地点何处合适，双方再行商定。并无只字提及上述军队长官前来参加使臣谈判的事。可是现在这些中国军队长官却节外生枝，率领大批军队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并借口参加使臣谈判，向涅尔琴斯克进发。以外交事务为名采取不正当的行动，这在相邻各国的交往中是罕见的。希望军队长官命令军队退出圣明沙皇陛下的边界，不得对居住在阿尔巴津的圣明沙皇陛下臣民〔有〕* 任何伤害。关于此事，应颁发严格的禁令，以免由中国方面酿成巨大纷争。如果军队长官愿意同臣等会谈和约问题，臣等将遵照陛下谕旨同他们会晤，缔结条约。但有关此事，双方应按外交惯例事先商定。臣等应同上述军队长官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会谈，军队长官应命令其余
609/616页背面 军队退回本国。为参加使臣会谈，臣费季卡将尽快前往阿尔巴津附近。如果军队长官进抵涅尔琴斯克一带，发动武装进攻，伊凡应乞求全能的上帝恩佑，也对他们采取行动，并立即派专差向臣等报告。先前，臣等已派皇家部队携带粮食去伊凡处。现在根据伊凡
【347】的军情报告，臣等将率全部皇家部队赶赴涅尔琴斯克。伊凡应根据当地情况，按照臣等以前和这次给他的书信，向阿尔巴津给阿法纳西·别伊顿发出指示，要阿法纳西·别伊顿加倍警惕，不为中国军队长官所迷惑，防止中国军队长官危害城堡和人员。在臣等到达之前，如果中国人对陛下臣民不加伤害和侮辱，则绝不许向他们挑起纠纷和争端。

* 此词根据本书出使报告第615/621页的复述复原。

陛下，为防备蒙古人袭击海周围贝加尔诸寨和色楞格诸寨的布里亚特纳贡居民，臣等在寄希望于伟大上帝恩佑的同时，将酌情指令一定数量的官兵留驻乌丁斯克。有关这一切，容臣等日后向陛下奏报。

陛下，由阿尔巴津奉派前来的哥萨克向臣等报告了各种情况，现将记录的抄件附于本报告之后呈上。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 $\frac{610}{617}$页 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奉派前来的阿尔巴津哥萨克阿廖什卡·布托林在回答询问时说[195]：

四周多以前，他奉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的派遣由阿尔巴津动身。就在他出发那天，以前带兵围困阿尔巴津的那个中国长官[196]来到阿尔巴津他们的旧营地附近。同他一起来的大约有五十名中国人。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派出哥萨克十人长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通译安德柳什卡·彼得罗夫率十名哥萨克去同他谈判。阿廖什卡听这些派去的人说，中国长官要求放中国船队通过阿尔巴津，溯阿穆尔河上行。木船数目不详。好象是说他们要乘木船溯阿穆尔河到涅尔琴斯克附近参加使臣谈判。在这次谈判前，阿法纳西曾派阿尔巴津哥萨克斯坚卡·谢尔格耶夫等三人沿阿穆尔河下行，去侦察情况。他们走出阿尔巴津 $\frac{610}{617}$页背面 约二十俄里，看到波格罗姆内崖附近阿穆尔河对岸约有三十只木船停在码头旁边。再向下约两俄里，还有许多木船在驶近。木船数目和船上士兵的数目他们无法查清。除木船外，在城堡同一面的岸上，中国人还驱赶着大批牛羊。这名中国长官还对十人长说，他将在次日率全部船队和军队直达城下。他们是否已到城下，阿

廖什卡不清楚，因为阿法纳西当天就将他派出。这些军队长官在这次谈判时还对军役人员说，他们有两名大贵族已奉命前往色楞格斯克附近同全权大使会谈。在阿尔巴津能够打仗的军役人员和其他人员约一百名。粮食储备很少，马匹及各种牲畜约一百头。阿廖什卡等前来途中，在离阿尔巴津约十五俄里处遇见载运粮食到阿尔巴津去的木筏。木筏上还载着马匹牛羊约十头。上述粮食
611/618页 【348】等由十名军役人员押运。阿廖什卡在路上没有再听到更多的消息。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97]。

陛下，今年，196 年，6 月〔12〕*日，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尔丹乌眞来见我们——你们的臣仆。在交谈时，除其他消息外，他们还谈到中国汗派使臣前来同臣等会晤，这些使臣率领大批军队向色楞格斯克进发，如果臣等不肯议和，他们就诉诸武力。

臣得悉上述消息后，即令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和留驻该城的团队火枪兵在色楞格斯克城内以及城堡和城厢周围修筑各种工事，在塔楼四周修筑夹土的圆木墙，挖掘壕沟，设置拦马栅，以加强防务，防备敌军来犯。陛下，为防范敌军，火枪兵团队根据臣的命
611/618页背面 令已在乌丁斯克筑成一座四堵墙的木城，每堵墙长二十三俄丈，高三俄丈，突出部宽三俄尺半；另外修筑了五座塔楼，宽三俄丈半，高三俄丈，其中有一个六角炮座，宽六俄丈、高四俄丈。城中修造火药窖一个，上面是仓库。陛下，还在城和城厢四周修建了长达三百

* 日期是根据送往西伯利亚衙门的同一报告复原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16 号卷轴，第 293 页）。

一十俄丈的大型三重拦马栅，因为乌丁斯克城堡又小又旧，破残不堪，而乌丁斯克又经常有大批皇家财物要运送到涅尔琴斯克诸寨去，粮食、船舶、军队和商人也都常常由乌丁斯克寨转到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去，加上对敌军侵袭陛下在海边的布里亚特纳贡居民和村落需要加倍防范，因此，陛下，乌丁斯克没有坚固的城堡是绝对不行的。但是，陛下，乌丁斯克不可能修造土城，因为这里是沙土地带，附近也取不到草皮。陛下，臣在伊利英村四周也修造了寨墙，周长二百三十俄丈。 612/619页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198]。

陛下，今年，196 年，6 月 9 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派托博尔人马特维伊·尤金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上有关蒙古和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以及使团记事报告。

陛下，6 月 30 日①，收到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自色楞格斯克写给臣等的报告，报告由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菲利卡·安德烈耶夫送达。报告中写道：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乌眞巴尔丹格素 【349】 612/619页背面

① 另一个地方说是 6 月 10 日收到的。见本书第 280 页，戈洛文出使报告第 470/477 页背面。——译者

尔来到色楞格斯克。伊凡将在传见此人并通过通译问明情况后，让他来见臣等。

交谈中，这名格素尔对伊凡说，他受呼图克图的派遣来见臣等，传送如下消息：今年即196年臣等派往中国汗的近臣和边城长官处递送书信的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抵达中国边城，当即被带往帝国内地，但是他沒有受到汗的接见。他在中国内地逗留四十七天后返回，中国人以礼相送。博格德汗殿下有三封书信交斯捷潘带给臣等。斯捷潘在由中国返回途中，自戈壁草原派出信使到蒙古格根呼图克图处，因为他长途跋涉，骆驼已十分瘦弱，疲惫不堪，而蒙古人的牲畜都死掉了，无处可买到骆驼；希望呼图克图命令蒙古边民尽可能将他——斯捷潘带到他那里。估计斯捷潘现已到达呼图克图处。中国汗已派使臣前来同臣等会晤。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并未与斯捷潘同行，而是带兵单独前来，如果同臣等和议不成，他们便诉诸武力。中国并已出兵向阿尔巴津进发。

613/620页

巴尔丹并未带来呼图克图的任何书信。伊凡很快就将打发这名使者来见臣等。

陛下，臣等根据有关情报，向涅尔琴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写了信，要他派军役人员增援阿尔巴津，并运去大量军需品和粮食，命令阿尔巴津加强戒备，修补城堡，经常派人顺阿穆尔河而下，去探听情况。同时，将尽快派军官带领军役人员去增援伊凡，要伊凡获得情报后，立即派专差送给臣等。

613/620页背面

蒙古使者巴尔丹乌眞到臣等处后，臣等从他的谈话中获悉的情报，当写成报告，另派专人给陛下送上。

陛下，蒙古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尔丹乌眞来到臣等处后谈到的各种情况，斯捷潘·科罗文根据臣等的指令从返回途中写来的报告，随同斯捷潘前来的蒙古呼图克图使者鲁卜桑格素尔同臣等的谈话，斯捷潘·科罗文在出使报告中所记载的中国的动向，以及前

614/621页

来归顺陛下并愿向陛下纳贡的布里亚特人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谈到的有关蒙古的情况，等等有关一切，臣等已于今年，196 年，7月……*日写了报告，呈送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及上述报告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 [350] 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8 月 29 日，派通译格里什卡·库恰去涅尔琴斯克送交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如下书信：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

今年，196 年，8 月 12 日，收到你派通译格里什卡·库恰送来的报告，其中说到，中国军人乘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说他们要 $\frac{614}{621}$ 页背面 乘船到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谈判[199]。详情已悉。

遵照陛下谕旨，根据上述情况，你应派合适人员去阿尔巴津城下见中国军队长官。

应向中国长官说明，今年，196 年，8 月初，中国使臣的使者来见我们。中国使臣在给我的书信中，使者对我们的谈话中，都说到，由于目前卡尔梅克人同蒙古人发生了战争，中国使臣已不可能象汗的近臣向我派去送信的斯捷潘·科罗文所宣布的那样，到色楞格斯克附近来同我们举行使臣谈判；他们希望将使臣谈判延期到明春；会谈地点何处合适，双方再行商定。中国使臣的来信和使者的谈话并无只字提及这些军队长官前来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 $\frac{615}{622}$ 页

* 原文未注明日期。

参加谈判的事。可是现在这些军队长官却节外生枝，率领大批军队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而且还要向涅尔琴斯克进发，并说他们是去参加使臣谈判。以外交事务为名采取不正当的行动，这在相邻各国的交往中是罕见的。希望军队长官命令军队撤离圣明沙皇陛下边境，不得对居住在阿尔巴津的圣明沙皇陛下臣民有任何伤害。关于此事，应颁发严格的禁令，以免由中国方面酿成巨大纷争。如果军队长官愿意同我们会谈和约问题，我将同他们会晤，缔结条约。但有关此事，希望军队长官按照外交惯例事先同我商定。我将同上述军队长官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会谈。军队长官应命令其余军队退回本国。为参加使臣会谈，我将尽快前往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城下。

615/622页背面 如果军队长官进抵涅尔琴斯克一带或在阿尔巴津附近，发动武装进攻，你，阁下，就应乞求全能上帝的恩佑，也对他们采取行动，并立即派专差向我报告。

我先前已派部队携带粮食去你处。现在根据你送来的军情报告，我将率全部皇家部队尽速赶赴涅尔琴斯克。

你应按照我以前和这次给你的书信，向阿尔巴津给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发出指示，要阿法纳西·别伊顿在阿尔巴津加倍警惕，不为中国军队长官所迷惑，防止中国军队长官危害城堡和人
【351】员。在我到达之前，如果中国人对阿尔巴津居民不加伤害和侮辱，则阿尔巴津居民也绝不许向中国人挑起纠纷和争端。今后你处如获得情报，应写成报告派专差送来。

616/623页 8月18日，从伊坦增斯克寨布里亚特人处征得差马二百二十匹和骆驼十匹（分发给各团，用以运送皇家财物和大炮），另有上勒拿斯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次克的官马和伊坦增斯克的贡马，共四百二十匹。拨给全权大使使役的只有十匹官马和贡马，由于马

匹数量不足，拨给使团贵族、翻译和书吏的马匹都有减少，只好另雇马匹使役。

8月28日，根据阿尔巴津的情况，在乌丁斯克集结皇家军队后，启程去涅尔琴斯克。走出乌丁斯克三俄里，即驻下宿营。乌丁斯克由莫斯科火枪兵大尉萨瓦·沃洛季麦罗夫留守，以加强警卫，随同他留下的有各团火枪兵八十二名，以及伊尔库次克和上勒拿斯克士兵三十八名，这三十八名士兵是春末根据指令调到乌丁斯克来防备蒙古人的，蒙古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及。从乌丁斯克动身的时间受到了耽搁，是因为各火枪兵团队粮食极为缺乏，没有东西可以发给军役人员。根据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陛下诏书，在乌丁斯克由客商伊凡·乌沙科夫[200]的管事负责供应部队军粮，自负亏损，但是他承包的粮食直到8月27日才运到乌丁斯克。分发完粮食后，第二天就启程。各火枪兵团的差马是从布里亚特人处征集来的，都是些劣马，许多都不会拉套，挣脱了大炮和大车，跑到草原上去了。因此就地停留到8月31日。

616/623页背面

8月29日于途中派彼得·拉齐奇卡准尉去莫斯科，送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如下报告：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201]。

617/624页

我们——你们的臣仆曾派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送上报告，奏报臣等于今年，196年，8月29*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自阿尔巴津写给臣等的关于中国军队长官率领大军进

* 报告原件为：10（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934页）。“10”这一数字用与正文不同的墨水填写。

抵阿尔巴津的报告。中国长官进抵阿尔巴津城下后，在谈判时对阿法纳西说，他们要去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谈判。臣即写信到涅尔琴斯克，要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派合适人员专程去见中国军队长官，要求军队长官命令军队撤离圣明沙皇陛下的城堡，禁止重新挑起任何争端，以待双方使臣谈判，求得圆满解决。如果军队长官愿同臣等会晤，举行外交谈判，臣等将按照外交惯例同这些军队长官会谈，并将为此尽快前往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

617/624页背面【352】 臣等派斯捷潘呈送的报告已将有关详情全部上奏陛下，接着，臣等又奏道，* 根据上述情况，臣等将率领全部皇家部队前往涅尔琴斯克，同时将在乌丁斯克留下军官和军役人员，以防蒙古人前来袭击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异族人。

陛下，今年，196 年，8 月 30**日，臣等集合皇家部队，携带粮食，于 8 月 30***日自乌丁斯克出发，兼程前往涅尔琴斯克，执行陛下的使命。陛下，运送团队一应皇家物资和大炮以及莫斯科火枪兵和西伯利亚火枪兵粮食的差马，是由在海边游牧并向〔陛下〕****色楞格斯克寨、伊坦增斯克冬营地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自愿提供的，他们提供了二百三十匹马和十头骆驼，另外，上勒拿斯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次克和乌丁斯克的布里亚特人提供了一百五十四匹马。随同臣等去涅尔琴斯克的皇家部队有各团莫斯科火枪兵和西伯利亚火枪兵，共计一千一百六十名。陛下，另外还有

618/625页 先前根据伊凡·弗拉索夫的军情报告派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带往涅尔琴斯克，后来又由涅尔琴斯克返回乌丁斯克领粮的伊利姆斯克、伊尔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新召募的火枪兵二百二十名。陛下，为了防备蒙古人来袭，臣等留莫斯科火枪兵大尉萨瓦·伏洛

* 报告原件中缺前半句(同上，第934页)。

** 报告原件中是：29(同上)。

*** 报告原件中是：29(同上)。

**** 这两个字根据报告原件复原(同上)。

季麦罗夫驻守乌丁斯克，随同留下的有莫斯科火枪兵三十三名、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军役人员三十四名、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军役人员十五名，计八十二名。此外，陛下，还有从伊尔库次克抽调来乌丁斯克的哥萨克三十名，从上勒拿斯克抽调来的八名，总共一百二十名。居住在色楞格斯克和各冬营地、在色楞格斯克一带为陛下效忠的哥萨克步兵有一百六十四名*。

8月31日，自宿营地出发，行五俄里后，在一条小河河岸上宿夜。

196年9月1日，自该宿营地出发，在格鲁鲍卡亚小河岸上宿营。 618/625页背面

9月2日，自该宿营地出发，在莫克雷卡尔图斯宿营。

9月3日，自该宿营地出发，在库尔巴河岸稍事休整，接着继续前进，未到达科尔皮内湖，在离库尔巴河七俄里处宿营。

同日，派使团贵族、宫廷护卫费奥多尔·乌沙科夫去色楞格斯克，命令他在接到新指令以前留守色楞格斯克，防备蒙古人前来袭击，同时命令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到涅尔琴斯克。【353】

9月4日，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基姆卡·伊凡诺夫等自阿尔巴津来到上述宿营地，他们带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写给大使的如下报告[202]：

去年，196年，7月11日，中国军队乘木船到达阿尔巴津城

---

* 收入出使报告的这份报告不全。报告原件的结尾如下：陛下，按照陛下的谕旨和西伯利亚衙门给臣的训令，叶尼塞斯克、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应从各类人员中召募四百人到达斡尔地区服役，编入臣的部队，但是，陛下，臣费季卡在叶尼塞斯克、伊尔库次克和乌丁斯克只领到二百零二人。陛下，同谕旨规定相比，还缺一百九十八人。未按陛下谕旨到达斡尔地区臣处报到服务的有，伊利姆斯克草原哥萨克和哥萨克子弟七十六名，叶尼塞斯克四十五名。有关此事，臣已多次奏报陛下……（同上，第936页）。

下，在阿尔巴津城下驻扎到7月23日。阿尔巴津附近播种的约两千普特粮食的庄稼，全部被中国人割倒、烧毁。随后他们撤离阿尔巴津。现在阿法纳西在阿尔巴津已加强防范。阿尔巴津城内粮食很少，请求向阿尔巴津运送粮食并派去军役人员。

619/626页

阿尔巴津派来的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基姆卡·伊凡诺夫在回答询问时说：

去年，196年，7月末，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派他——雅基姆卡自阿尔巴津前来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处递送军情报告。当他还在阿尔巴津城内未出发前来时，中国敌人携带火器、大炮和轻武器乘木船进抵阿尔巴津城下，驻扎在阿尔巴津附近。阿尔巴津居民、军役人员、猎手和耕农播种的庄稼都被中国军队割倒、烧毁。割完后，他们乘木船撤离阿尔巴津，向阿穆尔河下游而去。据查他们共有木船一百零六艘，船上安装了四十一门大炮。至于军人和军火各有多少，他说不清楚。中国人到来后，对阿尔巴津城和阿尔巴津军役人员未加任何侵害。但中国人撤离阿尔巴津时，曾对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讲了许多挑衅性的话：任何人不得出阿尔巴津城到任何地方去捕鱼打猎，去涅尔琴斯克也要小心在意。现在阿尔巴津城内军役人员、猎手和耕农以及少年共有二百名左右。粮食和牲畜所余无几。他估计现在阿尔巴津城粮食已告罄尽。更多的情况，雅基姆卡就不知道了。

619/626页背面

同日，派上述哥萨克雅基姆卡·伊凡诺夫等人分别给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送去如下书信和指令：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阁下[203]。

今年，197年，9月4日，收到你根据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

伊顿的情报写给我的报告，报告由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基姆卡·伊凡诺夫送来，其中说到：

你曾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安德留沙·拉里奥诺夫和书吏安德留沙·奥勃罗西莫夫等四人，随同阿尔巴津哥萨克阿廖什卡·布托林顺石勒喀河和阿穆尔河而下，看能否遇上乘木船或由山路骑马来的中国人。

去年，196 年，8 月 20 日，上述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安德留沙·拉里奥诺夫等返回涅尔琴斯克，他们在回答你的询问时说：

他们走到离阿尔巴津还有半天路程的地方，遇到阿尔巴津哥萨克加尼卡·弗罗洛夫等人。据他们说，中国敌人在阿尔巴津上方和下方踏毁不少庄稼，其余的庄稼也都割倒、烧毁，然后撤离阿尔巴津，顺阿穆尔河下行而去。 620/627 页

由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基姆卡·伊凡诺夫送达你处的报告中写道[204]：去年，196 年，6 月①11 日，中国军队乘木船到达阿尔巴津城下，在阿尔巴津城下驻扎到 7 月 23 日。阿尔巴津附近播种的约两千普特粮食的庄稼，全部被中国人割倒、烧毁，随后他们撤离阿尔巴津。现在阿法纳西在阿尔巴津已加强防范。阿尔巴津城内粮食很少，他请求向阿尔巴津运送粮食并派遣军役人员。 【354】

上述情况我业已知悉。阁下，望你遵照陛下谕旨，从筏场承包商处领取六百普特粮食，由涅尔琴斯克运往阿尔巴津，同时派去一百名口粮充足的军役人员。并望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阿法纳西，要他在阿尔巴津小心戒备，切实探明中国意向。关于调拨粮食一事，我已往筏场给管事和承包商发去指令。 620/627 页背面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或者得到什么新情报，望即向我报告。阿法纳西·别伊顿处我另有指令发去，通知他即将派军役人员携带

① 另一处说是 7 月。见本书第 353 页，出使报告第 618/625 页背面。——译者

粮食前往他处增援，以鼓舞军役人员的士气。

197年9月4日。遵照陛下谕旨发往阿尔巴津给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的指令。

今年，197年，9月4日，收到你派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基姆卡·伊凡诺夫送给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报告。你在报告中写道：去年，196年，7月23日，中国军队进抵阿尔巴津城下，将阿尔巴津上、下方种的许多庄稼踏毁，其余的庄稼也都割倒、烧毁。然后从阿尔巴津撤回本国境内，现在在阿尔巴津城内，你、军役人员和各类人员都已没有粮食，无物可以充饥*。军役人员数量也很少。

621/628页

本指令发到你处后，你应在阿尔巴津严加戒备，切实查明中国军方意向。我已下令从涅尔琴斯克运送六百普特粮食到阿尔巴津你处，作为军役人员的给养，另外派一百名军役人员去你处增援。

阿法纳西，你可以相信陛下会加恩于你，你以及军役人员为陛下尽忠效力将不会被忘怀。你如果获得有关中国和蒙古意向的情报，望即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报告。

621/628页背面

为了使军役人员不致在涅尔琴斯克过早地挨饿，有鉴于谈判或采取军事行动都无对手，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蒙古领主集结军队前来蹂躏贝加尔诸寨以及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和通古斯异族人，大使率领随从部队折返乌丁斯克。为供涅尔琴斯克之行使用，事先已将大批粮食运往叶拉夫宁斯克寨①。

【355】 9月7日，返抵乌丁斯克。集合布里亚特人和留守乌丁斯克

---

* 原文 пропитатца 误写为 прониматца。

① 原文为 Яравинской острог。——译者

防备蒙古人来袭的军役人员后，出兵乌卢斯，讨伐蒙古塔邦古特台吉。

9月16日由乌丁斯克出发。9月17日至9月18日，为集结布里亚特人停留两天，同时更换瘦弱马匹，另有一些马匹行军后死亡。

离乌丁斯克后，沿乌达河上行，走了两天，然后向右转，沿布里亚尼亚河走了三天。渡过捷姆普柳伊[1]河后，沿隐蔽地带向希洛克河进发。新归顺的达尔嘎奥金及其伙伴坚杰科担任向导。 622/629页

9月30日，以前当过盖特曼的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返回。他是团队派出侦察蒙古乌卢斯情况的，同他一起派出的有各团的三十名军役人员，以及新归顺的蒙古向导奥金达尔嘎等。他们返回后说，他们窥探了蒙古乌卢斯，看到希洛克河对岸尚未到达楚库河处，在托普卡亚河岸，有大批人马。当日，命令军役人员制作木筏，选好部队过河的渡口，等到夜间，开到希洛克河岸，五百名军役人员以及三百名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首先渡河，并在祈求全能上帝恩佑之后，进抵乌卢斯附近。其他军役人员由军官带领，连同辎重、粮食、大炮等留在渡口，因为当夜全部摆渡过河已不可能。天气寒冷，水流湍急，许多军役人员连同木筏被水冲到离渡口五俄里甚至更远的地方。白天摆渡如被蒙古哨兵发现，他们就会逃往远处。 622/629页背面

当夜，在离渡口约十五俄里的上述托普卡亚河一带遇到蒙古乌卢斯。向全能上帝祈求了恩佑，并将希望寄托在陛下的洪福上，就对乌卢斯蒙古人发动了攻击。战斗十分激烈。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击毙约二百名蒙古人，俘虏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牛羊。在这场战斗中，我方仅有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一名被打死，两名负伤。随后撤出战斗，折返驻地。同日，蒙方集结许多人马， 623/630页

① 原文为 Темлюй。——译者

由台吉率领，企图夺回俘虏和牲畜。我方且战且走，直到希洛克河岸的驻地。

10月1日，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达尔罕巴图尔宰桑等两名蒙古人前来驻地。他们恭请陛下圣安，并且口头向大使申请，说他们有许多蒙古宰桑、达尔嘎和舒林加愿意率领他们的所有乌卢斯牧民永世臣服于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永为纳贡臣民，恭请陛下垂悯恩准，予以收容，并禁止军队加害于乌卢斯。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以陛下将加恩于这些宰桑而对他们加以抚慰，命他们带领全体乌卢斯牧民放心前来驻地，到色楞格斯克一带游牧，只要他们效忠陛下，军队决不会加害于他们。

623/630页背面

同日，大批蒙古乌卢斯牧民来到驻地。从这些前来归顺的蒙

【356】古人中挑选了一名喇嘛和四名有影响的宰桑作为人质，然后命令他们去色楞格斯克一带游牧。

因为军役人员的坐骑已疲惫不堪，有许多马匹在渡希洛克河时溺死，还有一些则已冻死，所以在驻地停留到10月3日，然后去色楞格斯克。对其余蒙古乌卢斯没有去征伐，因为据归顺的蒙古人说，其余的蒙古人已随台吉逃到楚库河对岸。另外，新近归顺陛下专制统治、愿为纳贡臣民的那些蒙古人也不可靠，其中很多人已逃之夭夭。

10月6日，到达色楞格斯克后，又挑选了五名有影响的宰桑带进城内，同时派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十人长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带领一名通译和六名军役人员对新归顺的蒙古人进行登记。命令将那些能够纳实物贡的蒙古人登记入册，然后将他们打发到

624/631页

希洛克河对岸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之间地区游牧。

同日，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沿色楞格河上行，去探听对岸台吉的情况，军役人员十名随同前往。命令他沿隐蔽地带

前行，直到泽德河一带，该河发源于贝加尔海附近，在离城三天路程处流入色楞格河。

次日，10月8日，通译和军役人员返回色楞格斯克。他们说，他们沿色楞格河上行，去打探消息，没有到达泽德河，在克姆尼克河岸草原上遇到一名蒙古人正沿色楞格河上行，他们抓住这个蒙古人，将他带回。

当日即提审了这名蒙古人，他在受讯时供称：他携带妻小在布柳托耶一带草原上游牧。他们的台吉额尔罕珲台吉①、宾图海、钦额尔德尼和额尔罕珲台吉的儿子们带领乌卢斯牧民现在正在渡色楞格河到对岸去游牧，钦额尔德尼台吉和他的乌卢斯牧民已经渡过色楞格河，到了鲍塔伊一带，离色楞格有两天路程，额尔罕珲台吉② 和宾图海及其兄弟正在泽德河和克姆尼克河之间的地带渡河。

当天，这个蒙古人被处死。

10月9日，根据上述情况，向全能上帝祈求恩佑后，率领各团团长及部队从色楞格斯克出发，去袭击对岸的各蒙古台吉；同时从各团抽调军役人员二百名留守色楞格斯克，看管俘虏和马匹等畜群。 624/631页背面

次日，10月10日，抵达楚库河岸，用小船和木筏渡河，渡了两天。渡过楚库河后，率军役人员抵达克柳契一带，离色楞格斯克大约有三十俄里。前述蒙古舌头曾供称，蒙古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在泽德河河口附近渡河，他们的渡河地点就在这一带。挑选了四十名军役人员，骑着好马，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率领，到约二十俄里外的卡里亚塞一带去侦察蒙古乌卢斯的情况。

10月11日，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及军役人员侦察归来。他们说，他们已到卡里亚塞一带侦察过蒙古乌卢斯的

①② 原文为 Ирки Контазия。——译者

625/632页 情况，发现有许多足迹，显然，蒙古人仓卒离去，沿途扔下了沉重的蒙古包和毡子，还有走不动的牛羊马匹。杰米扬等还发现了一个宿营地，显然，蒙古人的哨兵曾在这里放哨，发现他们来到，立即逃跑了。

【357】 当天，分头朝色楞格河方向搜索，蒙古人已闻讯逃遁，近处已不可能找到他们，而我方军役人员的马匹已十分瘦弱，不少马匹在途中掉队，另外，为了轻装，携带的粮食也很少，鉴于上述情况，于是率领部队折返色楞格斯克。

10月13日，率领部队返抵色楞格斯克。同日，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等从塔邦古特乌卢斯归来，他们是这次出征前派去登记新归顺的人员的。根据费季卡的登记来看，经过全权大使率领部队征讨蒙古乌卢斯，愿意永世臣服于陛下的专制统治、永为纳贡臣民的新归顺人员，有宰桑六名、达尔嘎两名、舒林加十三名、喇嘛一名，他们的乌卢斯中共有蒙古人一千二百名，这些人将每年向陛下缴纳实物贡。费季卡还带来八名有影响的宰桑，一名喇嘛和若干名舒林加。

625/632页背面

全权大使以陛下将恩赏幷嘉勉这些宰桑、喇嘛和舒林加，对他们加以抚慰，又以自己的名义赏给他们五俄尺长的汉堡呢三块，锦缎两块，因为色楞格斯克皇库中当时没有呢料和锦缎，随后，打发他们返回乌卢斯，吩咐他们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之间游牧。挑选了有影响而又可以信得过的人十三名作为新归顺者的人质留在色楞格斯克。

10月18日，鉴于部队驻扎色楞格斯克，给养日益困难，于是去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留下巴维尔·格拉鲍夫团的军人六十名，另有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和叶尼塞人一百二十名，由使团贵族费奥多尔·乌沙科夫带领。

626/633页 在离乌丁斯克还有十五俄里处，遇到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尤什

卡·奥勃罗西莫夫，他给全权大使送来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陛下诏书。其中写道：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令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

我们——大君主谕令，任命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为你的助理，参加同中国举行的使臣谈判。在给中国人的书信中和订立的条约中，他以叶拉托姆斯克总督的名义签字。

本诏书送达你处后，你即应领会照办，在给中国人去信和订立条约时，应令他签字。

7196 年 2 月 16 日于莫斯科。

10 月 19 日到达乌丁斯克寨。次日写给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如下报告，派莫斯科火枪兵菲利卡·雅罗维科夫等（他们是火枪兵衙门派来炼银矿石的）和莫斯科火枪兵大尉维库拉·列扎诺夫（他是派到托博尔斯克后又从托博尔斯克来达斡尔诸寨送信的）送去[205]：

626/633 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358】

陛下，去年，196 年，8 月 29 日，我们——你们的臣仆曾派彼得·拉齐奇卡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送上报告，奏报臣等于去年，196年，8月12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自阿尔巴津写给臣等的关于中国军队长官率领大军进抵阿尔巴津的报告；中国长官进抵阿尔巴津城下后，在谈判时对阿法纳西说，他们要去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谈判；臣即写信到涅尔琴斯克，要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派合适人员专程去见中国军队长官，要求军队长官命令军队撤离圣明沙皇陛下的城堡，禁止重新挑起任何争端，以待双方使臣到达后举行使臣会谈，求得圆满解决，如果军队长官愿同臣等会晤，举行外交谈判，臣等将按照外交惯例同这些军队长官会谈，并将为此尽快前往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根据上述情况，臣等将率领全部皇家部队前往涅尔琴斯克；同时，愿上帝保佑，将在乌丁斯克留下军官和军役人员，以防蒙古人前来袭击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异族人。

627/634页

627/634页背面

陛下，8月30日，臣等集合皇家部队，自乌丁斯克出发，兼程前往涅尔琴斯克。陛下，今年，197年，9月4日，臣等到达离乌丁斯克约一百俄里的库尔巴河岸时，军役人员谢卡·斯捷帕诺夫等自阿尔巴津来见臣等。他们送来阿法纳西·别伊顿写给臣等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去年，196年，7月11日，中国军队乘木船到达阿尔巴津城下，在阿尔巴津城下驻扎到7月23日。阿尔巴津城附近播种的约两千普特粮食的庄稼，全部被中国军队割倒、踏毁、烧光，随后，他们撤离阿尔巴津。现在阿法纳西在阿尔巴津已加强防范。阿尔巴津城内粮食已尽。他请求臣等向阿尔巴津运送粮食并派去军役人员。

根据上述情况，臣等当天即向阿尔巴津给哥萨克头领别伊顿写了信，要他在阿尔巴津严加戒备，经常派人去探听中国军队的情况，防备中国军队前来偷袭，使人员和城堡遭到危害；粮食将尽快

628/635页

送去，增拨的军役人员也将尽快派去。

陛下，臣同时并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了信，要他从筏场承包商处领取六百普特粮食，运送阿尔巴津，同时根据当地情况，派去一百名军役人员，在阿尔巴津留至明春，以保卫城堡的安全。

陛下，为了防止蒙古领主前来蹂躏海边的贝加尔诸寨以及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异族人，为了使军役人员不致在涅尔琴斯克过早地挨饿；同时，陛下，因为要对中国人采取行动或同他们进行外【359】交谈判现在都没有对手，所以臣等率领皇家部队返回乌丁斯克。臣等曾等待蒙古人派使者前来谋求和解，久等不来，臣等便集结布里亚特人和留守乌丁斯克的军役人员，于9月16日出兵蒙古乌卢斯，收服蒙古人。陛下，臣等走出乌丁斯克大约二百俄里，在大希洛克河对岸的一个地区，遇上策凌佐库莱① 等塔邦古特台吉。赖 628/635页背面 伟大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这一仗打死蒙古人约二百名，俘虏多人，缴获全部马匹牛羊。台吉们带领少量残部投奔其他蒙古领主去了。陛下的皇家部队安全无恙地返回。

陛下，在这之后，塔邦古特乌卢斯扎布额尔德尼和其他台吉的许多宰桑，担心遭到同样命运，于10月1日向臣等申请，说他们这些宰桑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愿意永世臣服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永为纳贡臣民，恭请陛下垂悯恩准，予以收容。臣等率皇家部队将这些宰桑带回色楞格斯克，并以陛下将恩赏他们，对他们加以抚慰，臣又以个人名义赏给他们呢绒，借以奖励他们前来归顺，并且派了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等去他们乌卢斯登记人口和牲畜。臣命令他们将能够向陛下皇库缴纳实物贡的塔邦古特人全都登记入册。未满十五岁的则不必登记。 629/636页

陛下，10月9日，军役人员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返回色楞格斯克复命。他上交了一份清册。陛下，从清册来看，新归顺的各

① 原文为 Серень Сакулай。——译者

台吉的塔邦古特人有：教门喇嘛一名、宰桑六名、达尔嘎二名，他们属下已登记入册的乌卢斯牧民一千二百名，这些人都能够按年向陛下皇库缴纳实物贡。至于马匹牛羊，则由于数量极多，费季卡未能登记。

臣等以陛下将恩赏他们，对他们加以抚慰，并从有影响的宰桑处取得人质，然后，命令他们到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之间的地区沿色楞格河或其他邻近河流游牧。陛下，有关实物贡一事，臣等规定，这些蒙古人按布里亚特人的办法向皇库纳贡，后者在海边游牧，向伊坦增斯克冬营地缴纳实物贡。

陛下，10月10日，臣等在色楞格斯克时，曾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探听对岸蒙古人的情况，有军役人员十名随同前
629/636页背面 往，目的是要探明乌卢斯的情况，祈求全能上帝的恩佑，对那些台吉采取行动。

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返回向臣等复命时，带来一名蒙古人。他说，他在距色楞格斯克两天路程的克姆尼克河岸捉到这个人，当时此人正沿着蒙古人的足迹徒步前行。

臣等审讯了这名蒙古俘虏，他供称：

他是额尔罕珲台吉[1]的乌卢斯牧民。他们的乌卢斯在距色楞格斯克约三天路程的泽德河和克姆尼克河一带放牧。当他们得知
【360】臣等击溃许多塔邦古特台吉的乌卢斯的消息后，就赶制木筏，开始渡过色楞格河，想逃到远处的鄂尔浑河一带去。他没有坐骑，赶不上这些蒙古人，所以落在后面。蒙古台吉带领乌卢斯牧民逃遁时非常仓皇。

根据这些情况，臣等决定对这些台吉采取行动，便祈求全能上帝恩佑，率领皇家部队到达大克柳契一带。陛下，蒙古哨兵发现皇
630/637页 家部队后，河对岸的那些蒙古台吉便扔下沉重的帐幕，离开故土，

① 原文为 Ирки Кантазий。——译者

逃奔远方去了。臣等鉴于已不可能追上这些蒙古人，便回到色楞格斯克。皇家部队也随臣等安全返回。

陛下，新归顺的蒙古人在回答臣等的询问时，曾谈到蒙古呼图克图和他的兄长斡齐尔赛音汗的情况，现将记录抄件，随同本报告呈送给你们——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

陛下，前来归顺的蒙古人尚未举行宣誓，因为他们分散在各处游牧。陛下，一俟他们集中到一起游牧，臣即命令这些宰桑、达尔嘎、舒林加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举行效忠宣誓。

陛下，臣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630/637页背面

197年10月30日，策凌佐库莱①等塔邦古特台吉的宰桑达尔罕兰珠喇嘛宰桑和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乌卢斯牧民岱青受到询问。他们是今年，197年，10月9日归顺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愿为纳贡臣民的。在回答询问时，他们说：

今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率领大批人马进攻蒙古斡齐尔汗和格根呼图克图。他杀死了蒙古斡齐尔汗的以及呼图克图和其他许多台吉的大量乌卢斯牧民，将他们赶出故土，夺取了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治下的许多村落，又将他们的乌尔嘎夷为平地。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带领少量人马出走，现在驻在中国边境。驻扎的具体地点，他们不知道。蒙古领主们得到的消息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陛下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 631/638页

① 原文为 Серень Сакулай。——译者

器大炮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就以皇家部队的名义来恫吓他们，不久前他们还得到一个消息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击溃斡齐尔汗、荡平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后，转战到涅尔琴斯克右侧不远的克鲁伦河流域，又击溃了达赛珲台吉，现在带领部队驻扎在克鲁伦河岸。他是在那里过冬，还是返回故土，他们没有听人说起过。

今年中国大使臣曾派中国使者来见圣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
【361】这些使者离开色楞格斯克后，途中遇上博硕克图汗的军队。这些军队将他们捉住，带到博硕克图汗处。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将他们扣留多日才释放他们，未加伤害。大使交他们带给中国近臣的书信也发还给了他们。他们返回中国后，中国曾派一百名使者到
631/638页背面 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处。办理什么事情，他们不清楚，只听说是为谴责扣留中国使者一事而来。上述消息他们是在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乌卢斯听到的，当时蒙古钦额尔德尼台吉曾派专使到扎布额尔德尼台吉处讲这件事。钦额尔德尼则是不久前从呼图克图处得到这一消息的。

蒙古钦额尔德尼台吉的那些使者，在他们乌卢斯时还说过，从他们乌卢斯到汗和呼图克图出走后现在驻扎的地方，带着驮载要走六星期，从色楞格斯克到钦额尔德尼台吉的乌卢斯，带着驮载要走一星期。关于去年曾经纠集众多蒙古台吉进攻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寨的巴图尔珲台吉的下落，他们不知道，是被打死还是离开卡尔梅克人远走高飞了，他们没有听人说起过。其他许多蒙古台吉则已被卡尔梅克人打死。

632/639页 10月23日，全权大使自乌丁斯克派出新归顺的塔邦古特达尔罕兰珠喇嘛宰桑去招抚蒙古台吉，要他们归顺沙皇陛下的统治。全权大使交给这名喇嘛一封盖有印章的书信以资证明。没有派俄国人去见蒙古台吉，因为可能被他们谋害。

命令这名喇嘛到达蒙古各台吉处后，以全权大使名义对他们说，他们——台吉们已领略过由全权大使统领的沙皇陛下英勇皇家部队的强大威力，要是他们不愿使自己和所部乌卢斯牧民遭到这支部队的毁灭性打击，他们就应率领所部乌卢斯牧民臣服于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不必有任何疑虑。诸位台吉将因此而获得沙皇陛下的隆厚恩典，他们和他们乌卢斯有名人士的荣誉不仅不会减色，反而会大显光彩，他们可以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一起安居乐业，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不必向皇库缴纳任何实物贡，他们可以在 632/639页背面 自己的故土游牧，对他们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永不会有任何欺凌迫害，不论是谁前来袭击他们，皇家部队都会挺身出来保卫他们。有关这一切，希望台吉们派使者到全权大使处商谈，丝毫不用担心使者会遭到伤害，全权大使将给予使者答复，然后以礼送回乌卢斯台吉处。过去台吉们受巴图尔珲台吉的唆使，在沙皇陛下方面并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挑起事端，发动战事，现在他们对此也不必有任何顾虑。只要他们率领所部乌卢斯牧民永世臣服于陛下，就绝不会向他们重提旧事。他——喇嘛还应探明呼图克图的情况：呼图克图现在何处？鉴于呼图克图一贯效忠于陛下，沙皇陛下有嘉勉御书和丰厚的赏礼给他，现在要把御书和赏礼安全地送到他手中。喇嘛还应探明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战事和其他各种消息。如果喇嘛能按照本训令行事，劝说蒙古台吉永世臣服于沙皇 633/640页 陛下的专制统治，那么，沙皇陛下将因此而赐予喇嘛厚赏和荣誉。【362】

喇嘛临行前，按照他们的教规举行了忠诚宣誓。全权大使向他赠送了汉堡红呢。

同日，向色楞格斯克给宫廷护卫费奥多尔·乌沙科夫发出指令。命令他自色楞格斯克派出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去侦察对岸蒙古人的情况，并派适当数量的军役人员随他前往。如果发现蒙古乌卢斯，他们应祈求全能上帝的恩佑，采取行动，捕

捉舌头，以查明蒙古人的意图。

633/640页背面 10月25日，新归顺的奥金达尔嘎[206]的一名乌卢斯蒙古人绍多尔前来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报告：他在新归顺者的乌卢斯听一个乌卢斯人说，这人是塔邦古特台吉扎布额尔德尼[207]的儿子的义父。当全权大使征讨塔邦古特乌卢斯时，这名义父担心遭到袭击，便归顺了陛下的专制统治，表示愿意永世纳贡臣服。丘尔柳松乌尔柳克宰桑及其他宰桑①。他还领着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一个十岁的儿子。他还听其他蒙古人说到过蒙古方面的动向，蒙古斡齐尔汗和其他领主想在今冬前来攻打陛下的边境城堡，中国将派军队随同蒙古人前来。这个义父把台吉的儿子秘密地藏在自己身边，他们现在在大希洛克河附近游牧。

当天，派色楞格斯克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和一名通译带领十名军役人员去蒙古乌卢斯搜寻台吉的儿子。

11月3日，色楞格斯克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自蒙古乌卢斯返回乌丁斯克，带来了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他向全权大使呈交了由他具名的回报。回报中写道：

634/641页

遵照陛下的谕旨和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命令，他——费奥多尔奉派前往蒙古乌卢斯新归顺的塔邦古特人处搜寻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他——费奥多尔到达新归顺的塔邦古特人的乌卢斯后，见到了宰桑丘尔柳松乌尔柳克，他以陛下将赐予恩典抚慰了这名宰桑，要他将由他抚养的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交给他——费奥多尔，并且随同他去见*全权大使；宰桑以及台吉的儿子都会得到陛下的仁慈恩赏。但是丘

---

* 原文误为：去后。

① 原文如此。——译者

尔柳松不肯说出台吉的儿子的事。他说，扎布额尔德尼的儿子由他带领，但是后来被台吉领走了，现在台吉的儿子已不在他那里。书吏和通译再次要求宰桑把台吉的儿子交出来，不必有任何顾虑，因为这样做宰桑和台吉的儿子只会得到陛下的恩典，而不会有其他事情。宰桑仍多次借口推托。书吏和通译见宰桑十分固执，便把他抓起来，要他立誓。宰桑眼看已无法隐瞒，才把台吉的儿子交了出来。于是书吏和通译便把台吉的儿子和他的义父丘尔柳松宰桑以及宰桑的妻子一同带到乌丁斯克。

634/641页背面

【363】

11月4日，丘尔柳松乌尔柳克宰桑在军营幕府里受到询问。他在回答询问时说：

他原是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下属。大约十三年前，扎布额尔德尼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交给他抚养。台吉的儿子名叫鲍罗诺伊。当全权大使进攻蒙古乌卢斯时，台吉率领少量人马投奔其他蒙古领主去了，而把儿子托付给了他——宰桑。他担心遭到全权大使及其部队的袭击，就归顺了陛下的专制统治，愿意永世臣服。他把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带在身边。今年即197年，有一名书吏、一名通译领着军役人员到他们乌卢斯。他们要求他将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交给他们，并带来见全权大使。于是他——丘尔柳松根据他们的要求，把台吉的儿子带来乌丁斯克交给全权大使。

635/642页

台吉的儿子在回答询问时说：

他的父亲是台吉，名叫扎布额尔德尼。他自己从小就在义父丘尔柳松乌尔柳克宰桑处生活。全权大使进攻蒙古乌卢斯时，他父亲扎布额尔德尼率领少量人马出逃，现在住在自己的亲友处。原在他父亲属下的蒙古人，有许多人已被皇家部队打死，其余的人则归顺了陛下的专制统治，愿为贡民。他的义父丘尔柳松宰桑把他带在自己身边，在一起的几个人是：他、义父、义父的妻子、这个宰桑的侄子，还有一名厨子。鲍罗诺伊恭请陛下圣安，并且口头向

全权大使表示，他愿永世臣服于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恭请陛下垂
635/642页背面 悯恩准，并降旨将他留在乌丁斯克，他请求陛下赏给他和他的人员每天需要的食物，使他和他的人员不致饿死。

同日，随同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来全权大使处的新归顺的塔邦古特宰桑策凌佐库莱①、诺尔莫津涅克休、达尔嘎奥金、舒林加巴尔图伊等都被传来作证。他们在回答询问时都说：被带来的人确实是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儿子，名叫鲍罗诺伊，他们证实这一点。

11月5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下令，在陛下谕旨到达前，将上述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和他的义父、义父的妻子、厨子等共计六人留在乌丁斯克，每天提供给他们的饮食费标准是：台 ㊷
吉的儿子十坚加，义父丘尔柳松及其妻子各四坚加，侄子和厨子各
636/643页 二坚加。从皇库中提出征收什一税所得价十卢布的锦缎送给鲍罗诺伊，以表彰他的来归，并使其他蒙古台吉看到这种情况后也来归顺。全权大使以个人名义送他一块长四俄尺的红呢和长六俄尺的红色素缎。

11月6日，收到费奥多尔·乌沙科夫自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曾从色楞格斯克派出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
【364】列什内和他的儿子彼得以及八十名军役人员，渡过色楞格河到克姆尼克河和古锡诺耶湖一带侦察蒙古人的情况。11月3日，杰米扬和他的儿子彼得以及随同杰米扬去的军役人员回到色楞格斯克，向他报告说：遵照陛下谕旨，他们奉派到色楞格河对岸侦察蒙古人的情况，杰米扬他们渡过了色楞格河，到了湖的那一边，看到了蒙古人的二十二座帐幕。杰米扬和他的儿子彼得就祈求全能上

① 原文为 Цоуту Цаугулай。——译者

帝恩佑，带领军役人员袭击了这些帐幕，在这场战斗中打死蒙古人 636/643页背面
三十名，俘虏了他们的妻孥，缴获马群、牛羊和帐幕，一并带回色楞格斯克。战斗中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康德拉什卡·多林被蒙古人打死，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克利姆卡·图尔恰尼诺夫受伤。

11月11日，蒙古领主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的使者五人来到乌丁斯克见全权大使。同日，全权大使命令将这些使者带到乌丁斯克并安置在驿馆。派八名火枪兵担任警卫。

同日，派使团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这些使者，命令他们询问这些使者，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其他台吉是否有书信交他们带给全权大使；如果他们说他们带来了书信，就让他们将书信交给该贵族和书吏，全权大使了解书 637/644页
信的内情后，将尽快接见这些使者，并且会立即给他们答复。

贵族和书吏去见了使者，并且讲了上面这些话。

使者听罢说，他们带来了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及其他台吉的书信。接着将书信交给了贵族和书吏，贵族和书吏盖了印。

全权大使命令今年即197年归顺陛下的曼泽伊以及鲁卜桑岱青① 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将书信由蒙文译成俄文。

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达赉车臣诺颜及其他台吉派曼泽伊济臣巴图尔等使者送来的蒙文书信的译文。信中写道：

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车臣诺颜、奥金蔑儿干②、岱青额尔德 637/644页背面
尼巴图尔、额尔德尼阿哈尤和亚洪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卡坦巴图尔、岱青诺颜、额尔罕珲台吉、额尔德尼阿海和杜库林并代表二十名台吉致遵照陛下谕旨前来参加使臣谈判的沙皇陛下大使书。

他们——台吉们以前曾同全权大使多次互派使者，愿同沙皇

① 原文为：Лапсон Дзанцак。——译者
② 原文为：Икилин Мерген。——译者

陛下和好相处，愿双方百姓通商往来。

去年额尔德尼巴图尔等一小部分台吉挑起战争。他们集结人马，进攻陛下的边陲城堡。对于这场战争，希望既往不咎，不再重提，他们愿意臣服于陛下的统治，希望予以收容，允许他们在色楞格附近地区游牧，并保护他们免受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袭击。这些台吉将同皇家部队站在一起，如果有人进攻陛下的边陲城堡，台
【365】吉们将率部反击进犯者。

638/645页 请全权大使派使者到台吉处商谈。全权大使的使者到达呼图克图和诸台吉处后，有关他们归顺的问题即可商定。愿上天保佑，春天河流解冻以后，请全权大使派人去莫斯科向陛下奏报，台吉们也将派自己的使者前往。

使者们交出的另一信件是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阿齐什卡阿耳达尔带来的。信中写道：

他——额尔德尼珲台吉以前曾三次派人觐见陛下，他从未向沙皇陛下方面挑起任何事端。他——额尔德尼现在愿意和睦相处，特派使者阿齐什卡阿耳达尔向全权大使馈赠锦缎一匹、貂皮四张。

11月12日，全权大使下令召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其他台吉的使者。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率全团列队迎接上述使者。同
638/645页背面 日，向色楞格斯克发出指令：全权大使派往蒙古乌卢斯送信并劝说蒙古领主归顺的宰桑达尔罕兰珠喇嘛已不必由色楞格斯克前去；交给他作证明的盖有使团印章的信件着即由喇嘛处收回送交大使。

使者进入正堂后，按本族习惯向全权大使行礼，代表斡齐尔达

尔呼图克图和其他台吉向全权大使问候。献上礼品：呼图克图赠送的雪豹皮一张，车臣诺颜赠送的青缎一匹，额尔德尼珲台吉赠送的锦缎一匹，额尔罕珲台吉赠送的粗缎一匹和下等全貂皮四张。

全权大使询问了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的健康。吩咐收下礼品。让使者们就座后说：

去年，196年，他们的汗和台吉曾派自己的使者来见他——全权大使，希望双方永修和好，不再重提过去的纠纷。但后来汗和台吉却纠集大量军队，进逼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无缘无故就长期围困色楞格斯克。另外，全权大使派使者到他们蒙古乌卢斯同台吉们商谈各项事务时，这些使者也平白无故地被台吉们杀害。全权大使还曾按照汗和呼图克图的要求派使者去中国和去见呼图克图，这些使者也被台吉们长期扣留在蒙古乌卢斯，台吉还企图杀害他们。要不是格根呼图克图很快将这些使者召到他那里去，要不是他派喇嘛去接应他们，他们必然会遭到西第什里台吉和其他台吉的杀害。 639/646页

而今台吉们派使者来见全权大使，并且在信中说他们愿意效忠和归顺陛下，希望全权大使派出专使去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他们以往的行为这样反复无常，全权大使派专使去商谈事务是不妥当的。因为根据他们派使者来见全权大使台吉使者全权大使军役人员冬天* 打死了。全权大使当时看到蒙古领主们毫无道理地向沙皇陛下方面发动战争，而在他们发动这场战争过后，又毫无和解的愿望，全权大使等待台吉们派使者前来向沙皇陛下请降，却久等不来，又看到他们的种种胡作非为，这才带领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前去征讨蒙古乌卢斯。俄国人向台吉们报仇雪恨，赖上帝保佑，击溃了塔邦古特台吉，并颇有斩获。 639/646页背面 【366】

使者听罢，默然无语。随后说，除书信上讲的以外，呼图克图 640/647页

* 原文如此。

和台吉们并未授权他们谈任何问题。

全权大使说，使者带来的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给全权大使的书信中说，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愿意归顺陛下的崇高的专制统治，请求接纳，并请全权大使为此派使者去见呼图克图和台吉。但是，呼图克图和台吉以什么来保证他们效忠陛下，怎样效忠陛下，他们在给全权大使的书信中却没有写明。希望呼图克图以及台吉选派几名干练的宰桑到全权〔大使〕*这里来商谈。全权大使决不慢待这些宰桑，对一切问题都将向他们作出答复，并以礼送回乌卢斯。全权大使也将派出自己的使者随同他们去见台吉。

640/647页背面 来使说，此事他们将向台吉禀报。

全权大使说，请使者转告呼图克图和台吉：如果呼图克图和台吉愿意永世臣服陛下，不愿自己和乌卢斯人遭到祸殃，他们今后就应光明正大行事。沙皇陛下是虔诚的东正基督教君主，定会赦免台吉和呼图克图的过失，台吉和呼图克图还会得到沙皇陛下的恩赐。所以，希望台吉和呼图克图派出干练的宰桑来见全权大使，最好把一切都写明，交他们带来，同时要他们再作口头的陈述。

随后，款待了来使，让他们返回下榻处。

11月14日，全权大使送给使者一封书信，答复呼图克图和台吉的来书，招抚他们永世归顺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书信用俄文写

641/648页 成。为便于理解起见，又将俄文书信译成蒙文，同时交使者带去。

全权大使派贵族、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将书信送交上述使者。命令他们说明：全权大使派他们——贵族和书吏将致蒙古各领主、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书信交给使者，一份是俄文本，为便于理解起见，还有一份蒙文本。请使者迅速无误地将书信交给呼图克图和台吉。全权大使命令今

【367】天就送使者从乌丁斯克返回，并专门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

* 括号内的字是按意思添加的。

耶夫和一名军役人员随同他们去见台吉，请使者转告台吉和呼图克图，希望他们接待这名通译，就一切问题向他作出答复，立即送他返回全权大使处。使者带来呼图克图和台吉赠送全权大使的礼品，全权大使已经收下，并把这看作是友谊和亲善的表示；现在请使者将礼物带回，这是因为：呼图克图和台吉在上帝恩佑下今后将效忠于陛下，保证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到那时，全权大使和台吉们将互相馈赠，而且赠送的不会是这样的礼品。希望台吉和呼图克图不要产生怀疑，以为全权大使拒绝接受他们的赠礼。 641/648页背面

同日，伊凡·卡恰诺夫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了使者，把全权大使的书信交给了他们，按上述意思讲了礼品的事情，并且交还了礼品。来使收下礼品，答应将一切回禀台吉和呼图克图。 642/649页

使者离别和到达时以及逗留期间，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每天送给他们一普特肉、一大瓶葡萄酒和一桶啤酒。同这些使者谈话谈得很简略，因为呼图克图和台吉显然是担心使者会遇害，所以派来的都是些最不中用的人，而且这些使者也没有谈什么正事。

经询问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得知，这个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过去住在沿色楞格河上行离色楞格斯克大约六天路程的地方，受大格根呼图克图管辖，按照蒙古的宗教习惯，他们显然有许多呼图克图，只是这些呼图克图都受大格根呼图克图管辖。

全权大使给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信中写道：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1]、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 642/649页背面

① 原文缺“独裁者”。——译者

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
643/650页 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
【368】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蒙古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达赉车臣诺颜台吉及所有台吉致以友好的祝愿。

今年，7197 年，11 月 12 日，你们——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达赉车臣等台吉派使者岱青巴图尔曼泽伊、布祖祖里克塔等来见我们——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在他们带来的信中，你们写道，本全权大使是奉沙皇陛下谕旨前来平息各有关民族同沙皇陛下边民之间的一切争端的。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到达边界附近地区后，你们——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曾同本大使多次互派使者，想要商谈边民永修和好事宜。但是，去年你方额尔德尼巴图尔等
643/650页背面 少数台吉集结军队，进犯沙皇陛下边城，向沙皇陛下的边境臣民发动了战争。你们请求沙皇陛下方面宽恕你方发动的这场战争，今后不再提起，你们愿意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请求陛下仁慈为怀，不念前愆，予以接纳，允许你们——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在沙皇陛下治下的色楞格斯克和其他城堡附近游牧，允许你们的乌卢斯牧民同沙皇陛下臣民按照过去惯例友好通商。你们——呼图克图以及其他台吉希望春天河流解冻后，派自己的使者去莫斯科觐见沙皇陛下。并且希望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派出使者同你们商定有关一切事宜，你们还希望我方军役人员保护你

们，免受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及其军队的袭击。你们保证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不管是谁侵犯沙皇陛下边城的臣民，你们都保证给予我方全力支援。但是你们臣服后为沙皇陛下效忠的具体办法，644/651页在你们给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信中并没有提到，使者口头也没有谈到此事。

去年，7196 年，本全权大使奉沙皇陛下谕旨，为永世平息沙皇陛下的边民和中国汗的边民之间过去发生的争端前来边境，我们在色楞格斯克等待中国汗的使臣前来会谈，永修和好，在此期间，我们曾同你们的汗斡齐尔和格根呼图克图有过友好往来，意欲永世修好。你们的汗、台吉和呼图克图派来的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使者也保证要千方百计谋求和平，汗和呼图克图在给我们的书信中也明确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遵照我644/651页背面沙皇陛下谕旨，愿各族人民人人安居乐业，永享太平，因此亲切接待了来使，满足了他们的希望，对一切问题作出了答复，然后以礼送回。

呼图克图和汗的使者向我们告别返回时，你们的乌卢斯牧民却偷走了我军役人员的许多马匹和其他牲畜，尤其是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手下的人，竟在他的唆使之下进行偷盗活动。军【369】役人员曾多次前来向我们控告你们对他们的迫害，请求准许他们出兵，袭击你们的帐幕，俘虏你们的妻小，捉拿盗贼归案，处以死刑。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不忍生灵涂炭，但愿人人相安而居，因此曾多次就我方所受迫害写信给你们的汗、呼图克图、车布登台吉和你们，书信由使者送去。我方使者没有得到你们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相反却在遭受种种凌辱后放回，我们*派去商谈645/652页和平事宜的通译伊凡·沙拉波夫和其他许多军役人员竟被你方人员打死。另外，我们曾按照你们的来信派使者携带书信取道你们

* 原文误为：你们。

乌卢斯去见中国汗殿下的近臣，对这些使者，也曾企图加以谋害和洗劫。要不是格根呼图克图和车布登对你方人员的背信弃义行为加以制止，他们肯定要遭毒手。

再有，西第什里和你们的一些台吉这样反复无常，但是这些人的狠毒心肠仍未得到满足，尽管沙皇陛下方面并没有任何过错，他还是把你们纠集起来，向沙皇陛下英勇无比的皇家部队发动了战争。我方对此早有戒备，看到你们如此胡作非为，就在上帝的恩佑下奋起自卫，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城下给你们和你们的军队以强有力的回击，你们的愿望落了空，相反遭到惨重损失，被迫退
645/652页背面 回本土，这是罪有应得。在这一切之后，我们和沙皇陛下的军队整整一年都在色楞格斯克按兵未动，等候你们派使者前来请降。

但是我们得不到你们任何降服的表示，我们作为外交使团的要员，无法容忍你们对我们的敌意，这才拿起武器，对你们采取军事手段。赖上帝保佑，我们找到了塔邦古特台吉及其所部乌卢斯，命令军役人员为报仇雪恨，狠狠打击蒙古人。但是，这些台吉所部的蒙古人看到沙皇陛下部队的英勇无敌，便来到我们驻地，哀求我军宽大为怀，收起武器，饶他们一死。对于这一请求，我们慨然允诺，立即命令军役人员停止杀戮。我们把他们当作沙皇陛下的忠顺臣民，予以接纳，他们的妻小、畜群，已被我等俘虏缴获的，也放
46/653页① 还给他们。塔邦古特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为我所获，不仅未遭任何凌辱，相反受到种种优待。

尽管你们这些台吉去年对我们极为无礼，采取错误行动，使我方军役人员受到伤害，但是我们提起你们这种反复无常的行径，②还是根据你们的请求，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等人给你

---

① 原文如此，疑为“646/653页”之误。——译者

②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似乎应该是“但是我们不打算提起……”。——译者

们送去我们的书信。我们在此信中宣布，遵照我大仁大德君主沙皇陛下给我们的谕旨，如果你们忠诚地立誓，不愿使自己和所部乌卢斯牧民遭受祸殃，愿意永世臣服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我们——全权大使将把你——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当作自己最真诚的好友，予以接纳。保证你们能得到沙皇陛下的最隆厚的恩典。只要你们忠诚地臣服沙皇陛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任何人欺侮你们和你们的乌卢斯牧民，不管哪个民族前来进攻，我们都将下令保护你们。 646/653页背面 【370】

关于你——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永世臣服沙皇陛下专制统治和我们接纳你们的具体条件，请你们派干练的宰桑来我处进行真诚的谈判，我们将同他们商谈并取得满意的结果，随后将尽快派出我方使者去取得你们的确认。在赖上帝恩佑有始有终完成这件事业之后，我们保证允许你们的使者去觐见沙皇陛下，这些使者定会获得沙皇陛下的恩典，并立即带着丰厚的赏礼返回你处。

1678*年 11 月 12 日于旅次。

因为蒙古额尔德尼珲台吉另有一封来书，所以单独给他如下一封复书：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 647/654页

* 原文如此。应为：1688。十七世纪的俄国不习惯使用公历纪年，所以戈洛文的军营幕府在将创世纪年换算成公历纪年时把年代弄错了。

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
647/654页背面 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蒙古额尔德尼珲台吉致以友好的祝愿。

你派使者给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送来了书信，你在信中表示，并要使者口头转告我们：为报答沙皇陛下对你的父亲阿勒坛汗[208]①的隆厚恩典，你愿率所部全体乌卢斯牧民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

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根据你向我们提出的请求，鉴于你和你的先辈效忠于沙皇陛下，愿意把你当作我们忠诚的朋友，
648/655页 接纳你和你的乌卢斯牧民永世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下的臣民。我们保证你将因此获得你的先辈曾得到过的沙皇陛下的至高恩典。为了表明你已被接纳，特将此信加盖印章交你的使者带给你。见信后望速派优秀干练的宰桑来我处完成谈判，人数听便。我
【371】们将接待来使并同他们详谈，完成此事后，以礼送回你处，不加留难。你送来的礼品锦缎一匹我们已经收下，现在托使者带给你上好呢绒一块作为回礼，望笑纳。

1678*年 11 月 11 日于旅次。

同日，将上述书信由俄文译成蒙文，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送往蒙古乌卢斯交台吉。来使与该通译一起启程**。命令

* 同第 370 页脚注。

** 原文这句中的 де 误写为 да。

① 原文为 Лодежан-хан。——译者

从色楞格斯克派出军役人员伊瓦什卡·列扎诺夫，随同通译前往送信。

11月19日，鉴于粮食不足，鉴于所获得的各种消息，为了便于固守，全权大使带领莫斯科火枪兵前往离乌丁斯克二十俄里的伊利英自由村冬营地。命令帕维尔·格拉鲍夫上校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率所部团队留守乌丁斯克。 $\frac{648}{655}$页背面

12月10日，收到宫廷护卫费奥多尔·乌沙科夫自色楞格斯克写来的报告，说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已从蒙古乌卢斯返回，同来的有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的使者。他已让通译和使者前来见全权大使。

当日，询问通译塔拉斯卡有关蒙古人的各种情况。他在回答询问时说：

他——塔拉斯卡于11月16日离开色楞格斯克。沿色楞格河这一岸前进，翻过山，渡过泽德河。有三宿在路上过夜。第四天，塔拉斯卡到达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处。当天呼图克图命令将他安置在帐幕里。派了四名哨兵站岗，不放任何人去见他。当天呼图克图在自己帐幕里传见塔拉斯卡。站在呼图克图近旁的亲信喇嘛从塔拉斯卡手里接过全权大使的书信，呈交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接过信后，拆开蒙文写的信件，亲自阅读。阅后，叫塔拉斯卡将书信送交达赉车臣诺颜台吉，他说，因为达赉是他——呼图克图的叔父，是所有台吉的首领，现在各方台吉都在达赉处集合议事；他呼图克图本人对于全权大使信中所述，将欣然从命，臣服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只是请求陛下开恩，免除他的实物贡。接着将全权大使的书信交还给他，要他去见达赉车臣诺颜。 $\frac{649}{656}$页

塔拉斯卡当天中午离开呼图克图动身去泽德河旁达赉车臣诺颜处。走了一昼夜。到达达赉车臣诺颜处时，额尔德尼珲台吉、卡坦巴图尔、额尔罕珲台吉正在达赉那里，另外还有其他台吉派来的

649/656 页背面 宰桑。次日传见塔拉斯卡，要他携带书信到帐幕。当时各台吉都在帐幕中。达赉台吉的儿子从塔拉斯卡手中接过书信，交给他的父亲达赉。当时达赉坐着。达赉命令他的儿子把信读给他听。他当众宣读了信。读完后，什么话也沒有对塔拉斯卡说，就让他回到帐幕去。塔拉斯卡在他们那里等了整整三天。第四天打发塔拉斯卡随同他们自己的使者上路。临行前要塔拉斯卡口头向全权大使
【372】回禀，希望全权大使准予他们即将派出递送书信的使者去莫斯科觐见陛下。

现在这些台吉的游牧地点是：达赉车臣在泽德河岸，卡坦巴图尔也在泽德河岸，在达赉的上方，额尔德尼珲台吉在泽德河和克姆尼克河之间的鲍尔戈伊河岸，他属下的牧民在克姆尼克河沿岸和克姆尼克河对岸以及古锡诺耶湖和索利亚诺耶湖附近，其他台吉在色楞格河沿岸和楚库河沿岸。

塔拉斯卡听熟识的蒙古人说，进攻蒙古地区的卡尔梅克博硕
650/657 页 克图汗在蒙古的库抡伯勒齐尔一带过冬，年前呼图克图、蒙古台吉和中国人曾在这里开过会。呼图克图似乎还活着，被领到中国去了。据说斡齐尔汗也活着，现在在蒙古边境的鲍甘诺颜处，也有人说汗已被打死。有关巴图尔珲台吉的情况，则沒有听到任何人说起。塔拉斯卡还听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曾派使者到呼图克图和台吉处，劝他们到他那里去。台吉们对来使说，开春之前他们无法去他那里。

塔拉斯卡在呼图克图和台吉处逗留期间，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曾传见他，并要他向全权大使禀报：等他们同全权大使谈妥一切之后，希望全权大使允许他们的使者携带书信和礼物去见陛下。

650/657 页背面 阿勒坛汗① 的兄弟额尔德尼珲台吉传见通译时对他〔说〕*，希

---

* 这个字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添加的。

① 原文为 Лозан-хан。——译者

望他——通译向全权大使禀报：他的使者到达全权大使处之后，希望全权大使单独召他的使者谈话，不要同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派去的使者在一起。额尔德尼珲台吉没有给全权大使写信，因为不能写，他已命令他的使者口头陈述，全权大使让通译带给他——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信，他已收到，感到十分荣幸，礼物他也是背着其他台吉收下的。

同日，全权大使命令将来使安置在驿馆，并派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他们。命令他们询问使者：他们从呼图克图和台吉处来是否走了很长时间，是否带有呼图克图和台吉给全权大使的书信。如果使者出示书信，则贵族和书吏应请使者把这些书信交给他们——伊凡和书吏，他们将在译出之后呈交全权大〔使〕*，使全权大使及时了解书信内情。 651/658页

伊凡·卡恰诺夫和书吏去见了使者并讲了上面这番话。

使者说，他们带来了台吉们给全权大使的书信，接着交出了书信。

书吏请使者提供一名蒙方书吏，以便翻译书信，先由蒙方书吏读信，然后由俄国通译译出。

使者提供了一名书吏读信。这封信由蒙文译成了俄文。信中写道：

天佑五族土地和四方世界统治者马其顿王的北方索伦冈汗国、南方的中国、黑色的塔布恩土地、西方的黄色萨尔特国、中央的蒙古土地、共为五族兄弟的伟大汗国；这些土地由马其顿王划分成四方，委任四名统治者，因为一个人无力统治全部土地。 【373】 651/658页背面

现在和蒙古领主交界的地方由陛下臣民治理。台吉们希望和睦相处，愿意襄助陛下。如果有人进犯，台吉们将给予援助。如果

* 括号内的字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添加的。

他们遭到侵犯，则希望受到保护。上次他们已派使者将他们的书信送给沙皇陛下的使臣，希望同陛下和睦相处。

全权大使写信给台吉们，要他们派出干练的宰桑，全权大使为了取信于台吉们，也将派出自己的显贵宰桑。现在他们台吉们派宰桑到全权大使处，以表谢意。全权大使派出的使者去见台吉们时，台吉们将向使者保证，互不挑起战争和纠纷，和睦相处，互不收容逃人；如有人逃到对方，则断其手脚后遣返；如果偷盗马匹，则由罪犯如数偿还。

652/659页

据说全权大使曾得到消息，说台吉们同大使交往是骗局。台吉们确是诚心诚意要举行外交谈判。

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派使者告诉他们，说他同斡齐尔汗、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爆发的战争已经结束，他已经向他们的汗和呼图克图复了仇，他——博硕克图汗同台吉们之间并没有战争，现在希望台吉们同博硕克图汗和睦相处。全权大使的使者也曾见到过博硕克图汗的使者。

斡齐尔汗和岱青诺颜台吉现在在戈壁草原边缘地带；其他台吉则驻在离他们河对岸的台吉不远的地方。

达赛车臣诺颜台吉向来就同陛下友好和睦。现在更愿同陛下和好相处，忠诚报效。

冬月 20 日*自泽德河。

652/659页背面

12 月 11 日，全权大使下令供给蒙古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使者巴图尔曼泽伊等十人每天一普特肉、两个普通面包、六个白面包。为此给伊利英村总管费季卡·列昂季耶夫发出了指令。

同日，全权大使传见蒙古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等的使者。

---

* 1689 年蒙历第一个冬月 20 日相当于儒略历的 11 月 2 日，第二个冬月 20 日相当于 12 月 2 日。这里大概是指第一个冬月。

使者走进正堂，按照自己的习惯向全权大使行了礼。

全权大使让他们在已准备好的地方就座。然后询问了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的健康。

来使说，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都很健康。

全权大使对来使说，为什么他们的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没有和台吉们一起在致全权大使的书信中署名？ 【374】 653/660页

来使说，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上次给全权大使写了信；这次为什么没有署名，他们不知道。

全权大使说，今年，197年，11月，应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来书请求，全权大使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并传送书信。呼图克图接读塔拉斯卡送交的书信之后，对塔拉斯卡说，呼图克图愿意臣服沙皇陛下，但是希望永远免除他向皇库缴纳的实物贡。沙皇陛下对台吉们仁爱备至，只要台吉们倾心永世臣服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沙皇陛下便不会向呼图克图征收实物贡。许多卡尔梅克、诺盖和巴什基尔领主及其所部大量乌卢斯牧民很久以前就臣服沙皇陛下，现在在大伏尔加 653/660页背面
河沿岸阿斯特拉罕等城堡附近游牧。他们每年都经过阿斯特拉罕和俄国其他城堡向沙皇陛下献礼纳贡，如选送良马和其他方物等。沙皇陛下作为虔诚的东正基督教君主，对他们的献礼纳贡给予仁慈褒奖，每次都有皇赏交来使带回，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向臣民强征暴敛。这些领主每年都向沙皇陛下献礼纳贡，人人自愿，量力而行[209]。如果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想获得陛下的恩典，则希望他们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保证向沙皇陛下尽忠效劳，希望台吉们每年自动选送马匹牛羊或其他物品，数量听便。沙 654/661页
皇陛下定会降旨接纳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下的臣民。

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还请求允

许他们的使者携带书信前去觐见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在未同呼图克图和台吉就上述各项达成协议之前，在未接纳他们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下的臣民之前，不能允许他们的使者携带书信前去莫斯科觐见沙皇陛下。

来使说，台吉们并未授权他们同全权大使商谈任何问题，一切都已在他们带来的书信中写明。请全权大使派* 一名显贵使者前往台吉处说明一切。他们这些使者不敢擅自商谈任何问题。

654/661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他——全权大使已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携带书信去见过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信中要求呼图克图和台吉选派干练宰桑和可靠人员到全权大使处谈判订约，商定呼图克图和台吉永世效忠沙皇陛下的具体办法。现在呼图克图和台吉派使者来见全权大使。呼图克图和台吉保证效忠沙皇陛下，但是他们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却未写明具体办法，也未授权使者口头商定条款。显然，呼图克图和台吉给全权大使写信，其中必有隐情。这样，对呼图克图和台吉就无法置信，因为台吉们以前曾多次背信弃义。如果要全权大使为上述事端① 专门派使者去台吉和呼图克图处，由台吉和呼图克图同这名使者商谈他们臣服沙皇陛下专制统治的条款，则这名使者也无法商谈此事。还要由台吉和呼图克图的乌卢斯再到全权大使这里来，这样就会费时太多，拖延过久。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如有诚意签订效忠沙皇陛下的条约，则请选派亲信能干的宰桑前来，在全权大使处商定条款。条款中并应确定台吉们每年向陛下皇库纳贡的办法。如果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已经授权使者商定每年向皇库纳贡的办法，则请使者如实向全权大使说明。

【375】

655/662页

来使说，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在上次和这次交使者带给全权大

655/662页背面

---

* 原文误为：写。

① 原文如此。疑为“上述谈判”之误。——译者

使的书信中都已写明，他们——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愿为沙皇陛下尽忠效劳。书信* 中是否谈到实物贡或其他贡税的事，他们不清楚。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没有授权使者商谈贡物问题和其他任何条款。每年向皇库缴纳多少实物贡一事，无法应承，因为蒙古领主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自己的故土上，从未向任何人缴纳过实物贡。现在呼图克图和台吉请求沙皇陛下开恩，允许他们称臣效忠，但免除他们的实物贡。

全权大使说，沙皇陛下并不要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缴纳巨额实物贡，只是要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按照议定的条款缴纳一些实物贡或其他贡税。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既向沙皇陛下称臣，却又不缴纳实物贡或其他贡税，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同样的异族人，很久以前就臣服陛下的，即便不纳实物贡，也都每年按照议定的条款自动缴纳其他贡税。而沙皇陛下对这些臣民则报以隆厚的恩典和赏赐。希望呼图克图和台吉也能定出他们每年向皇库纳贡的办法。【376】至于呼图克图和台吉向沙皇陛下效忠的具体条款，全权大使也准备向来使作一说明。条款的内容应包括：第一，台吉们应向沙皇陛下称臣；第二，如果有人以武力进攻沙皇陛下边城，蒙古领主们应同沙皇陛下军队一起抗击敌人；第三，如果沙皇陛下谕令属下的军队前赴作战，台吉们应随军行动。在对他们提出的其他条款上也应绝对顺从，永远忠诚。只要他们按照这些要求效忠沙皇陛下，陛下定会报以恩赏，准许他们率所部乌卢斯牧民在指定的地点游牧，准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所部乌卢斯牧民并行使一切旧有的权力，他们的乌卢斯牧民永远不会被夺走，台吉们和他们的部众也永远不会受到皇家部队的伤害。

来使说，请全权大使专门派一名使者去见台吉和呼图克图，向他们说明上述各条。蒙古领主们获悉之后，将按照议定的条款

656/663页

656/663页背面

657/664页

* 原文“书信”误为“地方”。

行事。

全权大使款待了来使，让他们回下榻处。

同日，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说：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蔑儿干宰桑请塔拉斯卡禀告全权大使，这名使者希望避开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使者今天单独同全权大使密谈。

全权大使当天就接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前来晤谈。使者进入正堂，就座。全权大使说，使者曾请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
657/664页背面 夫转告全权大使，希望避开同来的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使者单独面谈。全权大使现在邀请使者前来，额尔德尼珲台吉有什么事情转告，请使者向全权大使说明。

使者说，他的台吉过去曾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永垂不朽的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皇陛下，现在则为沙皇陛下尽忠效劳，从来没有侵犯俄国人和俄国边城。请沙皇陛下准许他——台吉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并在克姆尼克河沿岸游牧。台吉现在率领所属乌卢斯牧民驻在鲍尔戈伊河旁。

全权大使说，希望台吉保证真心实意地为沙皇陛下效忠。但效
658/665页 忠的办法要形成条约，由他在条约上签名，按照蒙古教规立誓，以求忠诚不贰。沙皇陛下将给予台吉较前更加隆厚的恩典。

【377】 来使说，额尔德尼珲台吉每年应缴纳多少实物贡，请全权大使告知来使，以便回去向台吉报告。

全权大使说，关于此事，他将专门派一名贵族为使者，同来使一道去见台吉。有关一切将由该贵族转告。不会要求台吉缴纳巨额实物贡。他应缴纳的其实算不得实物贡，只不过是向沙皇陛下表示的礼节。并且将只向台吉征收，而不是向他部下的牧民征
658/665页背面 收，也不按人头计算。至于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的游牧地点，全权

大使同意在沙皇陛下的边城附近，听他自便。全权大使将派贵族去见他们台吉，希望台吉当着贵族的面立誓，在条约上签名盖章，然后以礼将贵族送回。并希望按信上所说，派遣使者携带书信到莫斯科觐见陛下。届时，这些使者定会得到陛下的恩赏。

来使说，如果全权大使派使者到台吉处议定条约，台吉定会欣然立约宣誓，并签名盖章，以示确认。

12月14日，全权大使下令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的使者曼泽伊巴图尔等启程返回。使者进入正堂后，全权大使对他们说，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派使者给全权大使送来书信，请求接纳他们为陛下崇高专制统治下的臣民，但是保证他们为沙皇陛下效忠的具体条款信中并未写明，也未授命使者口头陈述。现在全权大使根据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来信的请求，特派一名贵族为使者去见呼图克图和台吉，并由他带去各项条款。希望呼图克图和台吉听该使者读完条款后，保证效忠陛下并当着他的面立誓。然后将这些条款译成蒙文录下，在条款下面签名盖章。沙皇陛下作为虔诚的东正基督教君主，愿所有的人相安而居，定会传谕接纳各台吉，并将只征收少量贡物。 659/666页 659/666页背面

来使说，将向呼图克图和台吉报告一切。

全权大使款待了使者，以个人名义赠送每人皮革一张。赠给曼泽伊巴图尔的，除皮革之外，还有一张狐皮。然后道别。12月15日，上述使者和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启程，取道色楞格斯克寨返回。

全权大使发给伊凡的训令写道：

7197年12月14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 660/667页

谕旨，按照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命令，发给伊凡·罗吉奥诺维奇·卡恰诺夫。

他应当前往蒙古乌卢斯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不得在任何地方逗留。此行的根据是：

【378】 今年，197年，11月2日，蒙古领主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及车臣汗达赉珲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等二十名台吉派使者巴图尔曼泽伊等送来他们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书信。他们在信中请求沙皇陛下对他们以前的过失及去年发动的战争予以宽恕，容许他们归顺陛下的专制统治，他们——呼图克图及全体台吉愿为沙皇陛下
660/667页背面 尽忠效劳；敌人侵犯他们时，希望沙皇陛下谕令军队保卫他们，敌军侵犯沙皇陛下的臣民时，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也将共同御敌；希望全权大使派专使到台吉处订约，并允许他们的使者开春后去莫斯科觐见沙皇陛下。

根据蒙古领主的来书，全权大使曾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携带书信去见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命令塔拉斯卡到达呼图克图和台吉处，递交书信后对他们说，希望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为获得沙皇陛下的恩典，为使乌卢斯牧民免遭大使所率部
661/668页 队的毁灭性打击，带领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顺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永世臣服，忠心报效，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在致全权大使信中并未写明他们如何永世效忠于沙皇陛下，现在希望他们表示诚意，选派得力宰桑随同通译前来谈判，并授命所派宰桑向全权大使说明，他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准备如何成为陛下的臣民。

今年，197年，12月10日，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返
661/668页背面 回向全权大使报告，他奉派携带全权大使的书信前去招抚蒙古领主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要他们永世臣服沙皇陛下的专

制统治。通译到达上述蒙古领主处，递交了全权大使的书信，说了上面这番话。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收下了全权大使的书信，派宰桑携带回信随同塔拉斯卡来见全权大使。

同日，全权大使派一名贵族和一名书吏去见蒙古领主①，命令他们询问使者，是否带来了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给全权大使的书信；如果有，则请使者把书信交给贵族和书吏，以便译出后呈交全权大使。伊凡和书吏去见了使者，讲了上面这番话。使者交出了台吉们给全权大使的书信。这封信就在使者处译出。来书的译文中说：

662/669页

他们——台吉们愿同沙皇陛下和睦相处，保证为沙皇陛下尽忠效劳。如果有人武力进犯沙皇陛下的边城，台吉们将同皇家部【379】队一起抗击敌军。如果有人武力进犯蒙古乌卢斯，沙皇陛下也应命令自己的军队保卫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有关此事，上次台吉们派使者送给全权大使的信中已经谈到。全权大使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给台吉们送去书信，要台吉们选派得力宰桑到全权大使处议决各项事宜。现在台吉们派得力宰桑来见全权大使办理上述事务。宰桑所说的，以及全权大使的使者对台吉们宣布的，台吉们将信任这名使者②。

662/669页背面

663/670页

他们的上述使者在同全权大使交谈时说，除书信内容之外，台吉们并未授命他们商谈其他任何事宜，没有台吉们的命令，他们不敢作出决定；他们请全权大使派遣一名使团贵族去见蒙古领主，说明一切，台吉们定会对全权大使所派贵族作出完满答复，并以礼将他送回。

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图尔曼泽伊和额尔德尼珲台吉

---

① 原文如此。大概应为：蒙古使者。参看本书第 372 页，戈洛文出使报告第 650/657 页背面。——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663/670页背面 的使者宰桑在同全权大使密谈时说，呼图克图和额尔德尼珲台吉真心实意愿意为沙皇陛下尽忠效劳，决不背叛，希望派一名干练的贵族到呼图克图和该台吉处议决一切，呼图克图和该台吉定会同意立约，亲笔签名承认议定的各项条款，当着贵族使者的面按照教规立誓，效忠不渝。

他——伊凡应当到蒙古乌卢斯去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并单独去见额尔德尼珲台吉，递送书信，沿途各地都不得有片刻停留，并应加倍小心。路上应切实探明蒙古人的意向。宿营
664/671页 地应设在牢靠地方，以防贼众偷袭伊凡及随从军役人员。

他进入蒙古乌卢斯后，在未到达呼图克图住处以前，应先派出适当人选前去通报他的到来，说他——伊凡奉全权大使派遣来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传送书信，并商谈事务；请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下令在乌卢斯接待伊凡，安排适当的宿营地，供应粮秣并尽速让他持书前去面见。

他在乌卢斯受到接待并安置好宿营地后，应派人到呼图克图
664/671页背面 处，请呼图克图立即接见伊凡，接受书信并商谈事务。

一旦呼图克图命令伊凡进见，伊凡在见到呼图克图后应当说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派他——伊凡前来递送友好书信并商谈事务。递交书信后，应代表全权大使向呼图克图和在座的台吉问候健康。然后说：

665/672页 今年，197年，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曾派使者巴图尔曼泽伊等给全权大使送去书信，说你① ——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愿意效忠沙皇
【380】陛下并永归臣服。如果有人武力进犯沙皇陛下的边城，你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将同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共同抗击敌军。如果有人进攻你们蒙古乌卢斯，皇家部队也同样应该保护你们。希望

① 从这里起，人称上有些混乱，原文如此。——译者

全权大使特派一名贵族去见你们，商谈此事。你们效忠沙皇陛下 665/672页背面
并永世臣服沙皇陛下的具体条款，以及你们和你们的乌卢斯牧民在什么地方游牧，你们每年向皇库缴纳多少贡品，这些你们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都没有写明，也没有授命使者口头说明。现在全权大使派他前来同你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洽谈有关条约。你们——各台吉和呼图克图效忠沙皇陛下的条款，全权大使也命他带给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希望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为获得沙皇陛下的 666/673页
恩典，为使自己和乌卢斯牧民免遭祸殃，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矢忠报效，按照教规立誓，承认伊凡向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宣布的条款，并签名盖章以示确认。沙皇陛下作为虔诚的东正基督教君主，愿属下皇家臣民人人安居乐业，定会谕令皇家赏赐①始终 666/673页背面
不渝地保护他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因对沙皇陛下效忠，永远不会失却陛下的恩宠，由于他们忠贞不贰，皇恩会愈加浩荡。你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以及你们的乌卢斯牧民便可在故土安如磐石。

然后伊凡应向他们出示他带去的、由秘书官副署的条款。

如果他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对伊凡说，他们愿意永世臣服沙皇陛下，为陛下效忠，希望沙皇陛下方面对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不施加任何凌辱和伤害，他们——台吉们对沙皇陛下方面的俄国人和纳贡异族人也将不加任何迫害，他们——呼图克图和各台 667/674页
吉并愿为此凭自己的信仰立誓；而对伊凡出示的条款，他们没有必要签字，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先例，台吉们及其乌卢斯牧民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缴纳过实物贡，现在要他们每年向沙皇陛下皇库纳贡也不可能。如果他们这样说，伊凡就应当说：

沙皇陛下至为仁慈；陛下将降谕接受他们归顺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准许他们在沙皇陛下边城附近他们愿去的任何地方游牧，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皇家部队"之误。——译者

并不要乌卢斯牧民按人头缴纳实物贡，只是要各台吉每年向沙皇陛下缴纳一些贡税。数量自定，自行安排。这是对沙皇陛下的一种礼节，并不是实物贡，可以叫做贡税。希望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为
667/674页背面 获得沙皇陛下的恩典，为使自己和所部乌卢斯牧民免遭祸殃，归顺
【381】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永世臣服，并在条约上签名盖章以示确认，不必有任何疑虑。沙皇陛下将赐予台吉们隆厚的恩典和皇赏，为他们加官晋爵，他们可以继续按照蒙古法规统治乌卢斯牧民和行使一切权力。如果没有条约，不在条约上签名盖章并按教规立誓以示确认，那就无法置信，这已为蒙方以前的所作所为所证实。

如果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听完伊凡所宣示的条款后并无异议，保证照条款效忠陛下，并愿意立誓，则应要求呼图克图等用蒙文写
668/675页 下条款并签字盖章。然后交伊凡带给全权大使。要他们派得力宰桑为使者，随同伊凡前来，进一步加以确认，他们可在沙皇陛下各边城附近游牧，不用有任何疑虑。

他在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处执行*本训令、商谈条款的情况，应详细记载，然后立即返回全权大使处并将具名的回报呈交全权大使。

如果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听完条款后，提出异议，伊凡应毫不退让。如果呼图克图和台吉们也坚持不让，伊凡可以对条款酌情删
668/675页背面 减，但应以无损于沙皇陛下的至高荣誉，能得到陛下的称许为限；应以保证呼图克图和各台吉今后坚定不移地臣服沙皇陛下为限；关于免除实物贡问题，应同各台吉和呼图克图商定，由他们自己根据当地情况和乌卢斯牧民情况每年向皇库缴纳贡税。不要使他们负担过重，以致脱离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

还应告诉各台吉，如果他们——台吉们和呼图克图真正诚心

---

* 原文误为：他们……执行。

立约，并凭信仰立誓，在条款上签名盖章加以确认，忠心臣服沙皇陛下，那么，全权大使将答应他们的请求，开春后立即让他们的使者去觐见陛下，这些使者将会因台吉们忠心报效沙皇陛下而获得陛下的隆厚恩典，并会健康无恙地携带大量赏礼迅速归来。 669/676页

如果台吉们和呼图克图顽固坚持，拒不向陛下皇库缴纳任何贡品，伊凡也应坚持不让。应当要求呼图克图和各台吉每年向皇库缴纳贡品，即使是数量不多也可以。

如果最后连这一点也不能实现，那么伊凡可以放弃每年向皇库纳贡的要求而同呼图克图和台吉订约。只是这个条约应要求台吉和呼图克图臣服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要他们对此立誓，并在条约上签名盖章加以确认。

伊凡在蒙古乌卢斯逗留期间，应当切实探明中国的意向、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情况以及其他情况。探听所得，都应记载下来。 669/676页背面【382】

交给伊凡带去的皇家油性革两张，水獭皮三张，供办理皇家事务时用。伊凡在蒙古乌卢斯探听各种情况时，应暗中馈赠显要人物以换取情报，不可白白浪费。用什么物品向谁换得什么情报，伊凡都应如实记载。

奉派随同伊凡前去送信的有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担任翻译工作；八名军役人员。

伊凡带去的条约内容如下：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 670/677页

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同蒙古台吉额尔罕琿台吉和其他台吉（以下
670/677页背面 列举在本条约上签字的其他台吉的姓名，他们都是蒙古乌卢斯牧民的统治者）订立本永久性条约，信守不渝。

今年，7197年，11月12日，台吉们派出的使者乌伊宰桑等来到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处递送书信。台吉们在信中说，他们愿意率所部全体乌卢斯牧民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请求沙皇陛下降恩，予以接纳。台吉们保证效忠沙皇陛下，决不背叛。请求允许他们率所部乌卢斯牧民在沙皇陛下的色楞格斯克等边城附近色楞格河两岸游牧。台吉们及其乌卢斯牧民希望不遭受
671/678页 沙皇陛下治下任何臣民的任何欺凌。

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应额尔罕琿台吉及其他台吉的请求，在下列条款的基础上接纳他们以及他们属下的全体宰桑和乌卢斯牧民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永为臣民：

【383】 **第一条（对台吉们）**

他们应率全体宰桑和乌卢斯牧民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

制统治，即便有人因此进攻他们，也坚定不移，决不背叛。他们应对沙皇陛下尽忠报效。不论哪个民族以武力侵犯沙皇陛下的臣民，只要沙皇陛下谕令抗击来敌，台吉们应遵照谕令，亲自率领乌卢斯部众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如遇沙皇陛下边城军政长官写信提出这种要求，也应照此办理。沙皇陛下对台吉们的尽忠报效将赐予永世不断的恩典，如果其他领主以武力侵犯他们，陛下也将谕令皇家军队予以保护。 671/678页背面

第二条

如遇沙皇陛下皇家部队因某种需要向达斡尔诸寨或其他地方调动，台吉们应尽最大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予以支援。凡生还的差马骆驼，仍旧归还台吉。 672/679页

第三条

对在其游牧地区附近游牧的沙皇陛下臣民，不得有任何侵害，不得征收任何捐税，也不得盗窃马匹牛羊。有关此事，应在所属各乌卢斯颁布严格禁令。如果他们的乌卢斯牧民有人进行盗窃活动，偷走俄国人或异族纳贡居民的马匹牛羊，应由台吉们缉拿归案，依法惩处盗犯。除追回失马外，责令盗窃犯每偷一匹，罚交*三匹，全归失主。沙皇陛下方面对乌卢斯牧民也将照此办理。

第四条

如有乌卢斯牧民杀害沙皇陛下俄国人或异族纳贡居民，对杀人犯及其同谋者应处以死刑。沙皇陛下方面也将照此办理。 672/679页背面

---

* 原文误为：询问。

第五条

不强迫乌卢斯牧民以及台吉和宰桑本人接受洗礼，改信东正基督教。不要求乌卢斯牧民改纳实物贡而损害台吉们的利益。如有乌卢斯牧民逃到沙皇陛下边城，应将逃人仍送还台吉。台吉们也
【384】应在所属乌卢斯颁布严令：如有沙皇陛下方面的纳贡或非纳贡异族人作案后逃至乌卢斯牧民处，台吉们应缉拿归案，立即解送沙皇陛下边城，不得延误；对窝藏逃犯者，应依法严加惩处。

673/680页

第六条

这次同蒙古领主们发生的战争，是巴图尔珲台吉及其他台吉挑起的，沙皇陛下方面没有任何责任。战争中俘获的以及另一些自愿投奔来的乌卢斯牧民，为获得沙皇陛下的恩典，到目前为止已全部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并向陛下缴纳实物贡，还有台吉们以前多次请求归还的布里亚特和通古斯人，对于这些人，今后台吉们均不得请沙皇陛下开恩遣返。此事不应重新提出，也不得因为这些人先前曾在其治下而在乌卢斯内凌辱他们或向他们征税。

第七条

今后，台吉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得再听从呼图克图、斡齐尔汗和其他蒙古领主以及任何其他国家。未经沙皇陛下钦命涅尔琴斯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军政长官同意，不得同他们有任何交往，不得
673/681①页背面 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如果有事需要同格根呼图克图、汗或其他蒙古领主联系，则应征询沙皇陛下色楞格斯克寨或其他边城军政长官的意见。同样，如果汗、呼图克图或其他领主给台吉们写来书

① 原文如此，疑为673/680之误。——译者

信或派来使者，台吉们应派人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如实报告来使及其使命等情况；全权大使不在时，则向上述边城军政长官报告。

第八条

台吉们臣服沙皇陛下后，应以陛下的恩典劝说其他蒙古领主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如果全权大使或边城因事派遣军役人员到各台吉处，台吉们应向他们提供充足的差马粮秣和向导，对一切给予答复后，以礼送回。 674/681页

第九条

根据上述各台吉的请求，开春后准许他们的使者前往莫斯科觐见陛下。

第十条

他们每人每年应〔从〕乌卢斯向陛下色楞格斯克城皇库缴纳五十头壮牛、五十只羊。如逾年不交，按三倍罚交。不按人头向乌卢斯牧民征收实物贡。台吉们应对乌卢斯牧民作出明令规定。 【385】

上述条款经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凭信仰立誓，信守不渝。并由台吉们签字盖章，加以确认。

全权大使交伊凡带给蒙古呼图克图和台吉们的书信如下： 674/681页背面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1]各邦各国的领有者、[2] 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

① 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原文如此。——译者

② 缺“各王国各国家的”，原文如此。——译者

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沙皇① 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
675/682页 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谨向蒙古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致以友好的祝愿。

今年,7197 年,12 月 11 日，你们的使者曼泽伊巴图尔和宰桑萨音达尔罕等给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送来了书信,信中说，你们——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愿率所部全体乌卢斯牧民臣服沙皇陛
675/682页背面 下,永世不移。你们根据我们的去信,特派上述使者来见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希望我们立即派一名使团贵族随同来使前去见你们,以便订立切实可行的条约,你们将当着这名贵族的面对条约立誓，然后迅速将他送回我方。你们的使者在同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谈话时，对你们臣服沙皇陛下的具体条款未作任何说明。他们说,除向我们递送书信之外,他们未接到你们的其他任何命令。

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为弄清实情并签订条约，特派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随同你们使者前去。伊凡·卡恰诺夫到你方乌卢斯后,将按照我们的训令向你们明确提出条约的具体内容,希望你们按所提条款臣服沙皇陛下,并每年向皇库缴纳适量贡税。
676/683页 这些条款一经议定，即希望你们——呼图克图和各台吉在上面签

① “君主”之误,原文如此。——译者

字，以示诚意，并对此立誓，此事我们已嘱你们的使者口头转达。我方派去的使者使团贵族，请以礼送回，并同时派你方使者一同前来。我们将把来使当作挚友的使者加以接待，并在就议决的条款【386】也向你方作出保证以后，送他们返回，决不留难。上帝保佑，一旦同你们订定条约，我们保证将按照你们的请求，放你方使者去觐见沙皇陛下。这些使者将获得沙皇陛下的各种恩典，并携带大量赏礼迅速回来向你们复命。

1686*年12月14日于旅次。

命令由色楞格斯克派出十名军役人员，跟随伊凡前往蒙古乌卢斯，让伊凡等立即动身。伊凡离开色楞格斯克去蒙古乌卢斯的 $\frac{676}{683}$ 页背面 日期，应写信报告全权大使。

1月2日，新归顺的塔邦古特奥金达尔嘎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说：

不久前，伊谢克苏宰桑部下的一名蒙古人奥克拉乌克由蒙古地区来到他们乌卢斯，对他们说，不久前，中国从蒙古人那里获悉，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曾率军进攻蒙古乌卢斯，打死、俘虏许多塔邦古特台吉，有些乌卢斯牧民脱离蒙古台吉，到色楞格斯克一带游牧。中国博格德汗下令集结大军，并命令出席使臣会谈的全体人员做好准备。据说使臣将带 $\frac{677}{684}$ 页 领大批兵马前来参加使臣会谈，担心带的人少会遭到俄国人的欺骗暗算。使臣打算分两路，一路到色楞格，一路到涅尔琴斯克寨。如果谈判不成，就诉诸武力。不由一条路前来的原因就在这里。有关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情况，他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蒙古格根呼图克图、斡齐尔汗和巴图尔珲台吉现在还活着，驻在中国边境附近吉里--带山区。除此之外，他没有听到那个

* 应为：1688。参阅第370页脚注。

蒙古人谈更多的情况。

1月4日，新归顺的多伦哈顺部宰桑达尔罕西勒图来见全权大使，口头报告了有关中国的消息。他说，他——达尔罕西勒图宰
677/684页背面 桑率领乌卢斯牧民永世臣服沙皇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永纳实物贡，并愿为沙皇陛下尽忠效劳，永世不移。去年，196年，中国汗向沙皇陛下边城发动战争，调遣军队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就在这一年，又向蒙古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赠送大批礼物，并同他们订立攻守同盟。如果陛下的皇家部队前来支援并保卫达斡尔地区，蒙古人就攻打乌丁斯克寨和色楞格斯克寨，进行牵制，并对贝加尔海对岸各村落和异族纳贡居民实行扫荡。所以去年这些蒙古领主攻打
678/685页 沙皇陛下的边城。当中国得悉这次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进攻蒙古斡齐尔汗，以及皇家部队进攻蒙古塔邦古特各台吉的消息后，中国人便断定，卡尔梅克人向蒙古人发动战争并击溃斡齐尔汗和许多其他台吉，是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同皇家部队互相配合行动的。中
【387】国人对中国使臣到边境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会谈感到担心，怕前来出席这次使臣谈判会上当受骗，遭到暗算。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已避开卡尔梅克人投奔中国汗，来年春天他们一定会根据其他蒙古人提供的情报集结中国和蒙古大军，进兵色楞格斯克，以便重新收服蒙古各台吉和其他归顺人员归其统治。许多蒙古台
678/685页背面 吉，如以前攻打过通金斯克寨的达赉车臣诺颜等台吉，躲开卡尔梅克人，屯扎在贝加尔海附近山中，离色楞格斯克有快马走三星期的路程。这些台吉同蒙古斡齐尔汗和中国人都有秘密联系。西勒图恭请陛下圣安，请求陛下开恩，准许他率领乌卢斯牧民在乌丁斯克附近的伊沃尔金草原游牧。

同日，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从乌丁斯克给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戈洛文等写来报告，并送来塔邦古特策凌佐库莱台吉的一名乌卢斯牧民。他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7 年，1 月 6 日，塔邦古特策凌佐库莱台吉的一名奴隶由蒙古逃到色楞格斯克投归沙皇陛下。该人名叫布尔加伊卡。$\frac{679}{686}$页他在布里亚特人奥金卡的帐幕里说，蒙古台吉们近日将要攻打色楞格斯克寨和乌丁斯克寨。

当天就传询了安东·冯·施马伦贝格上校送来的这名蒙古人——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的奴隶布尔加伊卡。他在回答询问时说：

他——布尔加伊卡于今年即 197 年投归陛下，愿向陛下缴纳实物贡。以前他是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的奴隶。他们共有六个帐幕的人家，从策凌佐库莱那里出走投奔色楞格斯克。策凌佐库莱的人追上了他们，将一起逃跑的八人打死，并将他们的妻孥畜群抢走。布尔加伊卡携带妻子和弟弟逃了出来，奔向色楞格斯克。他的弟弟和妻子那天被那些蒙古人打伤。当布尔加伊卡还在台吉那里时，他听这个乌卢斯的一名宰桑和其他许多人说，额尔罕珲台吉曾写信给策凌佐库莱，劝他归顺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策凌佐库莱等不愿归顺陛下，而愿归顺中国汗。他们想先攻打色楞格斯克寨、乌丁斯克寨和各村落，重新收服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归其统治。台吉们现在因为缺少牲畜而屯扎在色楞格斯克寨附近。还有另一种谣传。等到春天牲畜上膘后，台吉们全去投奔中国汗，不日$\frac{679}{686}$页背面$\frac{680}{687}$页就要攻打色楞格斯克寨和乌丁斯克寨。他们想派人向中国汗求援。但是台吉们最近就投奔中国汗绝不可能，因为他们的牲畜都死掉了，余下的也极为瘦弱。布尔加伊卡恭请陛下圣安，口头向全权大使申请，他请求陛下开恩，接纳他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388】治，永为子民，准许他和近族的布里亚特纳贡臣民在一起游牧。$\frac{680}{687}$页背面

1 月 11 日，遵照陛下谕旨和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陛下诏书，根据目前的情况，为避免蒙古人勾结中国人大举进犯并洗劫贝加尔诸寨和达斡尔诸寨，特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前去中国。他带

681/688页 去三种条约文本和一封请中国派出使臣参加使臣会谈的书信。全权大使交伊凡·洛吉诺夫带给中国汗近臣的条约文本是按照伊凡去年即196年带来的条约范本逐字抄录的。条约文本中有关边界的文字是根据下列文件写成的：条约范本和要旨，这份要旨是在杜马秘书官叶麦利扬·乌克拉英采夫签署的陛下诏书由国家外务衙门下达之前，由伊凡送来的①；

681/688页背面 去年即196年送到全权大使处的要旨，这份要旨是附在杜马秘书官费奥多尔·沙克洛维蒂②签署的陛下诏书之后，由国家外务衙门下达幷由火枪兵列夫卡·捷尔斯基等送来的。这些要旨和条约范本本出使报告上面已全文录载。

全权大使根据陛下诏书和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要旨发给伊凡训令，指示他被接待进入中国见到中国汗的近臣后应如何行事。训令中写道：

33

682/689页 7197年1月11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按照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的命令，发给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

682/689页背面 他应当取道达斡尔地区经涅尔琴斯克寨和额尔古纳寨前往中国。此行的根据是，去年，196年，7月8日，接到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圣明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

---

* 日期原写作：12月14日，后用另一种墨水改正。本页还有多处小改动，笔迹相同（可能是秘书官谢·科尔尼茨基的手笔）。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应为：这份要旨是附在由杜马秘书官叶麦利扬·乌克拉英采夫签署并由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陛下诏书之后，由伊凡送来的。参看本书第311—316页和注176。——译者

② 原文为 Щегловитов。——译者

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颁发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的诏书，诏书中写道：去年，195年，6月14日，陛下在给全权大使的诏书中写道——命令他们到达中国边界附近之后，遵照沙皇陛下的谕旨、训令以及随同诏书送达全权大使处的要旨，会同中国博格德汗派来边境谈判并平息边界纠纷的人员商订和约；全权大使同中国博格德汗殿下交涉的情况应及时向沙皇陛下奏报。 683/690页

去年，195年，7月18日，大君主收到我们呈送的奏章，该奏章由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送到莫斯科。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曾出使中国，向中国汗递交大君主通知中国汗关于派遣大使的国书。他们回到雷宾斯克寨后，便向全权大使出示了他们带回的、用博格德文写的中国博格德汗致大君主的国书和这封国书的拉丁文副本。为了确实了解中国的意向，该副本又转译成斯拉夫语。尼基弗尔和伊凡还将出使中国的报告抄件交给了全权大使。在博格德汗国书的译文中以及尼基弗尔和伊凡的出使报告中均写道，为了平息争端，划定疆界，中国博格德汗期望全权大使不是到边境，而是到中国内地去，博格德汗的近臣在将致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国书交给尼基弗尔和伊凡时，也是这样向他们宣布的。 【389】 683/690页背面

而在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和国家外务衙门发给全权大使的训令中则写道：命令全权大使在边境同博格德汗的使臣举行会谈，平息争端并划定疆界。 684/690页a

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上述消息后，又命令全权大使：遵照陛下先前的谕旨，按照国家外务衙门给他们的训令，以及由伊凡·洛吉诺夫随同上述陛下诏书一起送达的要旨，会同汗的近臣商谈议和事宜。

如果汗的使臣或军队长官已将军队由阿尔巴津撤回中国，全
684/690a页背面 权大使没有会谈的对手，对方又要求他们到中国内地去（如同博格德汗的近臣在将汗致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国书交给上述信使时所宣布的那样），则全权大使不应到中国去，而应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按照由伊凡送达全权大使处的信件范本，以全权大使的名义写信给汗的近臣，并派伊凡·洛吉诺夫送去，建议大君主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两国缔结和约。为此全权大使应缮写三个条约文
685/691页背面 本（即附在陛下诏书后面的三个条约文本）。

伊凡·洛吉诺夫到中国去见汗的近臣，而汗的近臣可能不同意根据该三个条约文本议和，为此，应该根据条约范本，选择去年，196年，随同陛下诏书下达的七条要旨中对达斡尔地区有利的条款，写成第四个条约文本，经签字盖章后，交伊凡一并带去。

写好条约文本，签字盖章，然后交伊凡送去。全权大使对伊凡在中国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要给以详尽指示。全权大使要把伊
685/691页背面【390】 凡带给他的沙皇陛下全权国书的副本交给伊凡。伊凡应将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上述四个文本以及国书副本秘存手中。陛下的全权国书的原件也交伊凡带去。无论根据何种条约文本缔结和约，都应在谈判结束后，将陛下的全权国书递交中国方面。凡此一切，全权大使应按范本写信告知中国汗的近臣。

去年，196年，10月……日*，全权大使收到由阿尔巴津哥萨克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递送的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
686/692页 从涅尔琴斯克写来的报告，内称：中国军队长官得知全权大使及其随从官兵前来达斡尔地区的消息之后，已率其全部士兵离开阿尔巴津，返回本土。

根据上述消息，全权大使于去年，196年，11月19日，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携函前往中国，会见汗的近臣并通知他们，俄

* 原文日期脱漏。

国使团已抵达边境，准备参加使臣会谈。

由斯捷潘带给汗的近臣的信中写道：194 年，大君主沙皇陛下曾收到由西伯利亚城长官转呈的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内称：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曾派其军队长官率兵征讨沙皇陛下的臣民，特别是阿尔巴津居民，因为似乎是沙皇陛下这些臣民凌辱、蹂躏了居住在边界附近的博格德汗的许多贡民；希望沙皇陛下查明纠纷，并通过使臣会谈予以平息。据近臣报告，沙皇陛下已知悉此事。沙皇陛下已谕令派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给博格德汗殿下送去至亲至善的友好国书。为平息两国之间的争端，同意派出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现在全权大使已到达达斡尔地区的边城，等候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举行会谈。请博格德汗的近臣速将此事奏闻博格德汗殿下，并就上述事项修书答复全权大使，命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持复函速归。 686/692页背面 687/693页

去年，196 年，6 月〔28〕*日，斯捷潘从中国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并呈上由他具名的出使报告。斯捷潘在出使报告中写道：在向中国博格德汗殿下近臣递交全权大使的信函时，斯捷潘根据训令作了如下谈话： 687/693页背面

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派他，斯捷潘来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送友好书信，并通知他们，使团前来同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为同一目的派出的使臣举行谈判，平息纠纷。为举行谈判、平息纠纷，全权大使现在已抵达达斡尔地区，等候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去边境赴会。请近臣将此事奏闻博格德汗殿下，希望博格德汗殿下派自己的近臣为使臣，尽快前往边境，同全权大使举行谈判，平息纠纷，并谕令将此事以及使臣会谈地址告知全权大使。赴会参加使臣会谈的博格德汗的近臣应 【391】 688/694页

* 原文日期脱漏。斯·科罗文于 6 月 28 日返回乌丁斯克（见本书第 293 页）。

就对等人数达成协议，并按照外交惯例，确保人员往来安全。

688/694页背面 汗的近臣侍郎等与斯捷潘谈话时，对斯捷潘说：去年，195年，由信使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与伊凡·法沃罗夫送来的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中写过，尼基弗尔与伊凡在谈话时也向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谈到：希望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降旨制止战争，从阿尔巴津撤走军队，已发生的纠纷通过使臣谈判予以平息。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已前来参加使臣谈判，平息边民之间的纠纷，在尼基弗尔与伊凡之后，全权大使很快便可到达。可是，尼基弗尔与伊凡已回国很久，而全权大使迄未到中国内地来。为何全权大使到达边界之后，不来中国内地，而留在边城？他们这样做是奉沙皇陛下谕旨，还是等待博格德汗殿下的通知，此事在全权大使致近臣的信函中未曾提及。全权大使〔是否〕授命斯捷潘对此事予以说明：为何他们现在不来中国内地？

689/695页

斯捷潘对侍郎说：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全权大使为此事派他，斯捷潘前来会见近臣。他，斯捷潘奉命请博格德汗殿下按照周围国家的惯例，速派近臣为使臣，前往边境，同全权大使举行谈判，以平息边民之间的纠纷，并望殿下令斯捷潘立即将此事告知全权大使。此外，请就双方使臣举行会谈的地点以及会谈时双方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派人进行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全权大使为何*不来中国内地，在斯捷潘递交给汗的近臣的信函中，有确切说明。

689/695页背面

侍郎问斯捷潘道：全权大使是否带有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如果博格德汗殿下令其近臣写信给全权大使，请他们到中国内地来**进行使臣会谈，全权大使接到信后是否能前来中国内地？

690/696页

【392】

---

* 原文笔误为：为此。

** 原文笔误为：ехати。（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斯捷潘答道：写信之事悉听博格德汗殿下之便。至于全权大使能否前来中国内地进行使臣会谈，他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全权大使在由他递交的致汗近臣的信函中均有明确说明，他没有奉命口头谈任何事情。

侍郎问斯捷潘道：全权大使是否接到沙皇陛下的谕旨，要查明边民间已发生的争端，并惩处罪犯？ 690/696页背面

斯捷潘答道：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全权大使奉派前来平息并彻底制止战端，要查明已有纠纷，如果查出肇事者，即行惩处。

此后，该侍郎又来见斯捷潘，说：博格德汗殿下本着同大君主沙皇陛下永敦友好、亲善的愿望，已下令从阿尔巴津撤兵，而对边民之间已有纠纷，则降旨通过使臣会谈查明。已有的纠纷，都是由沙皇陛下的臣民，尤其是阿尔巴津的哥萨克挑起的。他们带走博格德的酋长根特木尔及其全部手下人员与家族。此后，根特木尔常沿旁侧河流窜入博格德汗殿下境内，向异族贡民征收实物贡，有的异族人甚至被打死。博格德汗殿下曾就此种种凌辱多次致书大君主沙皇陛下，但从未得到任何回答。于是在听到异族贡民多次呈报之后，乃决定向阿尔巴津发兵，将其包围。 691/697页

斯捷潘说：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他受全权大使派遣前来会见近臣，递交友好信函，并通知参加和谈与平息争端的全权大使已经到达。至于已有的纠纷是〔由〕沙皇陛下方面挑起，还是〔由〕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挑起，他没有受命谈此事。俟全权大使赴会后，再谈所有这些问题。 691/697页背面

侍郎问道：会议地点定于何处？使臣会谈时全权大使带兵多少？

斯捷潘答道：全权大使令他转告近臣，使臣会谈期间双方全权使臣带兵数字应当相等，以各带五百人为宜，以便使双方不致蒙受 692/698页

不必要的损失。按照外交惯例，双方全权使臣参加使臣会谈，都不应为来去的安全而耽心。至于会谈地点，请汗的近臣告知他，斯捷潘，全权大使得到通知后，当立即前往该地。

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把信件交给斯捷潘时，对斯捷潘说：他们
【393】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谕令，会谈地点定在色楞格斯克附近。至于
692/698页背面 具体地点，他们的使臣将派人同全权大使商定。博格德汗殿下将选派五名近臣出任使臣，同全权大使进行会谈。护卫使团要员的随行军人为五百名。等斯捷潘动身返回后，这些使臣将尽快派出。他们由国内出发时，将于同日派信使专程前往通知全权大使。出使的近臣名单及其官衔，也将由上述信使告知全权大使。

693/699页 在斯捷潘带回的博格德汗殿下近臣致全权大使的书信中写道：

理藩院致到达色楞格的莫斯科使臣书。

来文称：我们同意贵国君主博格德汗的建议，依照古来的习尚，和睦友好相处，为消除两国臣民间之争端，沙皇陛下已谕令派遣使臣参加会谈，委以公正合理处理一应事宜之全权，臣民一经查明有罪者，即行处决。为此，我们全权大使奉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未带兵马，前来此地，驻于沙皇陛下边城，恭候贵国君主博格德
693/699页背面 汗殿下的使臣速来赴会，共议永修和好，平息两国纷争。今派我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赍友好书信，前去面见各位近臣，顺询贵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何时到达边境，按照惯例同我们举行使臣谈判，平息已发生的边界纠纷，云云。盖因莫斯科察罕汗之心愿，乃是永敦和好，各位奉派前来色楞格，亦出自和睦友好的殷切愿望。各位已经到达该地，正在等候。

接读来函，内情已悉，并已上奏我主。我主大德深仁，对各国
694/700页 一视同仁，深愿天下黎庶，皆能安居乐业，对国土疆界，知之无疑，

边界一经划定，便可消除天下黎庶间纠纷之根源，边民可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为此，我主派遣宫廷大臣，遵循惯例，前往办理此事。专此先函奉闻，尚希明察。

我主康熙 27 年 3 月 27 日*发。

去年，196 年，8 月 1 日，中国钦差大臣派其使者前锋参领等三人持书来见全权大使，他带来中国钦差大臣致全权大使的用拉丁文写的书信，该信的译文如下：

694/700页背面

大圣皇帝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一等公、都统、【394】国舅佟国纲，理藩院尚书阿尔尼，护军统领马喇等致书俄罗斯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

695/701页

尔国有人越界侵入我尼布楚、雅克萨**等地，窜犯萨哈连乌拉、赫贡努马一带。为上述事我方曾屡次致书尔方，但迄未见复。

我皇康熙 25 年***曾遣人向尔军首领交涉此事。头目阿列克谢[210]等人不问情由，拒之以兵，施放枪炮，蛮横无理已达极点。我统兵官忍无可忍，激于义愤，一举攻克雅克萨，并将其拆毁。但我圣主度俄罗斯沙皇陛下不谙前因，亦未可知，乃降旨晓谕，如无奈以武力取城，则不得诛戮一名俄人。我圣主更传谕，凡愿归返本土者，皆慨赠路途所需；愿留者，则予招抚赡养。因之，尔方千余官兵未伤毫发。且缺马者，赠马，乏粮者，赠粮，失枪者，赠枪。此足以表明，我皇颇不以此等纷争，互动干戈为然，但愿普世众生各安居

695/701页背面

696/702页

* 即 1688 年 4 月 17 日。

** 在对面的页边上用另一种笔体注为：阿尔巴津 (Албазин) 和涅尔琴斯克 (Нерчинской)。

*** 1686 年。

本土，和睦相处。故此，谕令将彼等释归。

阿列克谢对我皇恩典惊异之余，感戴不已，涕零而返。但同年秋竟又潜来故城，营建废墟。并对我猎人拦路行劫。更率军至呼
696/702页背面 玛尔一带，伏击我四十名勘查人员，掳走名克沃捷者一人。因此，我官兵乃兴师问罪，仅为捕获该背信弃义之徒阿列克谢，予以惩戒。雅克萨城因而被围。该城弹尽粮绝，行将陷落之际，尔方使节尼基弗尔等来到我方。我主皇恩浩荡，素有好生之德，乃遣尼基弗尔的通译名伊凡者偕我方人员日夜兼程，传旨撤雅克萨之围，一面静候尔等前来。

697/703页 同年，尔等遣斯捷潘前来询问会议地点。我方答称，会议地点由尔等决定。我皇度尔等远道而来，历尽艰辛，深嘉尔国沙皇陛下励精图治，通达事理，故遣我等径往色楞格河地区与尔等会齐。为不负尔国沙皇陛下之笃诚愿望，我等乃奉旨膺此重任。

【395】 但我等抵达斯塔尔赫① 地区后，恰遇弗柳特赫② 战事。我等专程前来同尔等会晤，非为彼等之事而来。前者，我等曾询及尔方
697/703页背面 来使斯捷潘，我等带领多少护军为宜？斯捷潘答曰，人马不宜过多。故我等只带少量人马同行。我等带领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行抵斯塔尔赫、弗柳特赫驻地③。倘某方为一己之利，偷袭我营，我等何以处之？我等既不可视此为无意中之损失，亦不便因此而采取行动。况我等并未奉有我皇谕旨，不便贸然干预斯塔尔赫与弗柳特赫之事。故此，折返本国边境，暂作停留。今特派人前往尔处
698/704页 言明，尔等如有建议需双方商定之事，望即来函告知。又因原定路线不宜行走，另于何时何地会晤，亦望尔方告知。盼复。

尚有一事，须告知全权大使。昔年我等曾着尼基弗尔的通译

① 疑为"喀尔喀"的音讹。——译者
② 疑为"厄鲁特"的音讹。——译者
③ 此处与第332页的同一书信相较，有脱漏。——译者

伊凡等随我方人员循该使节来路去雅克萨，传谕我军撤雅克萨之围。同年春，我方人员撤离时，告知守城官名别伊顿者：撤围系因俄罗斯沙皇陛下已遣使前来解决事端。又告诫该别伊顿，不得于城外耕种，亦不得扰害我方猎人，如有违抗，则由使团负责，今后对尔方所作承诺，亦不能再予置信。该军政长官别伊顿等承诺一切照办①。但彼等是否践约未行耕种，抑或效尤奸诈之徒阿列克谢，背信毁约，今特派我军长官前往检视。如该别伊顿及其部属业已毁约，其所种田禾，我军无疑将行刈割。全权大使如未悉前述约言，勿谓我等轻于信守，并派兵与尔等争战②也。 698/704页背面

特此函告。下书人为前锋参领索罗希、理藩院官员喇喜员外郎、参领博洛河泰等。 699/705页

康熙 27 年* 6 月 26 日**于途次。

谈话时，上述来使对全权大使说：他们离开中国国界时，他们的使臣停留在中国边界。他们的使臣刚离开边界，前往蒙古，行至纳拉砂天然界，便从蒙古边民那里获悉，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同蒙古领主发生战事。博硕克图汗来到后，打败许多台吉和乌卢斯牧民。他们的使臣得知此事之后，便从蒙古折返，目前停留在中国边界，等候全权大使派遣使者去见。来使奉命告知全权大使，鉴于目前蒙古同卡尔梅克交战，今年举行会谈已不可能，因为秋冬即将来临，于秋冬季节开会实不可能。 699/705页背面 【396】

全权大使对来使说：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在其致全权大使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军队已派往阿尔巴津，准备将阿尔巴津居民

---

* 原文误为 22 年，现根据意思订正。

** 即 1688 年 7 月 13 日。

① 此处原文语法混乱，而且有脱漏，这里参照原文第 332 页同一书信译出。——译者

② 在第 332 页的同一书信中没有“并派兵与尔等争战”。——译者

700/706页 今年播种的庄稼悉数踏毁，理由似乎是，中国军队长官去年从阿尔巴津撤军时，曾向阿尔巴津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言明，在使臣会晤缔结和约之前，不许在阿尔巴津建造任何房舍，阿尔巴津居民也不得播种庄稼，而阿法纳西·别伊顿似曾答应中国人，不在阿尔巴津城附近播种庄稼，亦不修建任何房舍。望博格德汗殿下三思，在双方全权使臣举行会谈，签订边界条约，议定永久和好之前，不要令臣民在圣明沙皇陛下方面挑起任何纠纷，不然，使臣会谈未将边
700/706页背面 民之间的已有纠纷平息下去，中国人又会使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臣民，特别是阿尔巴津居民，遭受种种欺凌。望来使能派人前往阿尔巴津，令其军队不要对圣明沙皇陛下的臣民任意欺凌，希望中国方面不要由此挑起大的事端，不要给使臣会谈设置任何障碍。此事尚望来使见到自己使臣时，能够禀明。今年，196 年，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报告给全权大使，内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窜犯到阿尔巴津，打死一人，赶走五十匹马，显然这是
701/707页 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的贡民或者一些异族人所为，因为在阿尔巴津附近没有其他领主。如果中国钦差大臣愿与圣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进行会谈，不动干戈，今年在某地举行使臣会谈，议定永久和好，平息已有纠纷，还是可能的。他们，全权大使虽然迄今仍停驻在色楞格斯克，等候中国使臣前往该地赴会（关于此事，他们汗的近臣已向俄国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宣布过），但如果由于前面提到的战事，中国使臣不能前往色楞格斯克，则希望他们能到涅尔琴斯
701/707页背面 克或者阿尔巴津，同圣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举行会谈，而他们，全权大使为参加此次会谈，将很快奔赴中国使臣愿往之地。

来使请全权大使能就这一切事情写信告知中国使臣。来使说，他们十分清楚，他们的汗严禁对边民挑起任何纠纷，违者处以死刑。又说，中国人不仅希望制止这些纠纷，而且愿上天保佑，当全权大使参加会晤时，双方能缔结永久和约，平息纠纷。但是今年

在任何地点都不能举行会谈了，因为秋冬季节即将来临。此事是 $\frac{702}{708}$页
他们的使臣授命他们转告全权大使的。至于往阿尔巴津派人，不
管去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不敢擅自行事，因为除了递交信函外，他 [397]
们的使臣沒有授命他们再做任何别的事情。

全权大使对来使多次谈到此事，见他们一味固执，便说：中国使臣致全权大使的信函，已由他们送达，对中国使臣关于会谈的建议，他将备函作复，由他们带回，并在他们走后，尽快派遣专使经涅尔琴斯克往见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带去对上述函件的答复，并商谈其他大事。请来使将此事转告其钦差大臣。 $\frac{702}{708}$页背面

来使说：他们回去后一定向其钦差大臣转告此事；望全权大使准其早日归去。

上述中国来使于6月……日*离去，返回钦差大臣驻地。全权大使致中国钦差大臣的复函抄件，交给伊凡，记载入册，以备查考。

今年，197年，9月4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内称：去年，196年，7月11日，有大批中国士兵分乘木船，来犯阿尔巴津，将阿尔巴津居民和军役 $\frac{703}{709}$页
人员在阿尔巴津附近播种的庄稼全都踏毁烧掉。这些士兵把庄稼踏毁烧掉之后，便乘船溯阿穆尔河而上，到达额尔古纳河河口，然后由额尔古纳河河口折回，沿阿穆尔河而下，回到自己城堡。

11月23日，有一个归顺圣明沙皇陛下专制统治的塔邦古特人，名奥金达尔嘎，由塔邦古特乌卢斯来到乌丁斯克，该人向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口头禀报说：

有一个属于伊谢克苏宰桑的蒙古人，名叫奥克拉乌克，从蒙古

---

* 原文中日期脱漏。看来月分也有错误，因为满人使者是8月6日离去的(见本书第341页)。

703/709页背面 地方来到奥金所在的乌卢斯。这个蒙古人对他们说，中国从蒙古人那里获悉，全权大使曾带兵征讨蒙古，打死不少塔邦古特台吉，并且俘虏许多人。现在，许多乌卢斯牧民逃离蒙古台吉，投奔色楞格斯克。于是中国博格德汗下令集结大批军队，准备停当，于来春开赴边城。同时命令钦差大臣带领大批军队参加使臣会谈，因为怕人数少了会受诈，遭到暗算。中国钦差大臣想分两路前来参加使臣会谈，一路到色楞格斯克，一路到涅尔琴斯克。如果会谈无结
704/710页 果，则想同蒙古领主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

11月24日，有一个归顺圣明沙皇陛下专制统治的蒙古达尔罕兰珠喇嘛来到乌丁斯克见全权大使。关于蒙古人的图谋，他口头禀告说：

他在自己乌卢斯曾听到新近归顺圣明沙皇陛下专制统治，永
【398】远向其称臣的塔邦古特人说：河对岸的蒙古台吉、多伦哈顺部等曾派遣使者来见全权大使。这些台吉派来的使者心怀奸诈，毫无诚意，他们来此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聚集力量。待力量聚集之后，
704/710页背面 便想往圣明沙皇陛下的边城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发兵，为塔邦古特台吉今秋被击败一事报仇雪耻。复仇之后，便投奔中国博格德汗。现在台吉们已向中国派出使者，至于为何事而去，他不得而知。蒙古汗与呼图克图逃离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之后，目前驻扎在中国边界戈壁草原尽头。

伊凡·洛吉诺夫须经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沿途无论在何地都不得耽搁片刻。途中须在可靠的地方宿营，并严布岗哨，以防异族人偷袭和加害。

到达涅尔琴斯克之后，向该城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
705/711页 维奇·弗拉索夫递交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关于派他前往中国的函件，并说：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

奇·戈洛文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派他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信函并商谈许多外交事项。伊凡·洛吉诺夫随身携带的，有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和国书副本，以及由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与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签字盖章的四个条约文本；根据这四个条约文本可以缔结大君主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之间的永久和约，确保永世安宁。此外，伊凡·洛吉诺夫尚带有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敦请中国汗派遣使臣出席使臣会谈的信函。如果伊凡·洛吉诺夫确实得知，如汗的近臣在其致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的信函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汗将派遣使臣出席使臣会谈，则他须遵命将该信函递交给汗的近臣，而不必出示条约文本。希望侍臣、军政长官根据全权大使签发的通行文牒，向伊凡提供车马和护送他到中国边界的护送人员，人数可根据需要而定。然后尽快打发伊凡·洛吉诺夫离开涅尔琴斯克登程。

705/711页背面

706/712页

上述几个条约文本应向侍臣、军政长官出示。然后请侍臣、军政长官按照外交惯例在上述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此事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在给他的函件中已经提到。侍臣、军政长官在上述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后，伊凡·洛吉诺夫应携带这些文本，火速离开涅尔琴斯克，抄近便之路前往中国，沿途不得在任何地方耽搁片刻，并须小心谨慎，以免在途中或宿营地夜晚遭受歹徒的侵害。

706/712页背面

到达中国汗的边城以后，应派一名妥当之人去见该城长官，并告知后者：他，伊凡·洛吉诺夫受全权大使的派遣，前去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信函，并就许多事务进行商谈，望该城长官下令予以接待，安排下榻的地方，并供应粮秣。如该城长官接待他，便派妥当之人去请求该长官毫不拖延地放他和他的全部随行

【399】

707/713页 人员去中国京城，并向他提供车马和向导，满足粮秣需要。

如果边城长官不放他通过，不提供车马，也不满足粮秣需要，反而对他说，没有博格德汗殿下的谕旨，他不敢接待伊凡，也不敢放行，而目前他尚未接到汗殿下关于接待圣明沙皇陛下方面的使节并允许他们去中国京城的任何谕旨。这时伊凡·洛吉诺夫应请该城长官向其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具奏并派专人送去。奏明全权大
707/713页背面 使派遣伊凡前往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信函，并就许多外交事务与议和之事进行商谈。

如果中国边城长官将伊凡·洛吉诺夫到达的消息派人报告京城，在接到从边城放行的谕旨之前，不予放行，那么伊凡·洛吉诺夫便须在边城安心等候放行命令，不要惹是生非，对军役人员要严加管束，不准他们胡作非为，严禁他们酗酒。

一俟接到京城谕旨，则伊凡在边城以及从边城到中国京城的
708/714页 途中，应想方设法密切刺探(哪怕为此赠送随身携带的皇家物品)，要探听清楚：去年中国汗是否按照外交惯例派出使臣赴会，使臣是否到达边界，如果到达边界，是否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返，还是根本就没有从京城动身？现在，中国使臣是否愿意赴会同全权大使举行会谈？或者如最近归附俄国的人所提供的消息那样，中国使臣由于惧怕全权大使率领的皇家军队，正集结重兵，打算分两路而来，一路来涅尔琴斯克，一路来色楞格斯克（如奥金达尔嘎等人关于此事所提供的消息)，而且如果使臣会谈不能遂其所
708/714页背面 愿，就想同蒙古领主合谋后，以武力相加？

如果伊凡·洛吉诺夫在路上或者在中国京城确实探听到，中国钦差大臣于去年已经动身前来参加使臣会谈，因有卡尔梅克战事，才从边界折返京城（中国信使曾向全权大使谈过此事，中国使臣在其信函中也有同样说明)，如果他们拟于今年夏天赴会参加使臣会谈，当伊凡到达中国京城时，中国使臣准备赴会；如果根据他

在路上或者在中国京城的刺探，得悉中国使臣毫无顾虑地将带领五百人或者更多一些人前来参加使臣会谈，并且从一路而来(象汗的近臣在其由斯捷潘·科罗文带来的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中所说的那样)，而且他们切实希望和好，那么当伊凡到达北京受到接待之后，应派一妥当之人去见汗的近臣，请近臣允许伊凡向他们递交全权大使的友好信函，并请亲自接见。 709/715页

当近臣召伊凡持函进见时，伊凡须将带去的全权大使关于敦请中国汗派遣使臣参加会谈，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共同划定疆界，【400】议定永久和好，平息边民之间已有纠纷以及其他使臣会谈事宜的信件，递交汗的近臣，并在递交后对汗的近臣进行以下谈话： 709/715页背面

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派遣他，伊凡前来会见博格德汗殿下各位近臣，递交友好信函，请各位近臣奏报其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希望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能派遣使臣，前往边界出席使臣会议，同沙皇陛下按照他们的国君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派遣的全权大使一起平息边民之间的已有纠纷，举行使臣会谈，缔结永久和约。各位近臣在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中，曾多次谈及此事。前来参加上述会谈的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早已来到，驻在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的涅尔琴斯克，等候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出席使臣会谈。至于在何地举行会谈，在阿尔巴津附近，还是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请各位近臣向他明白相告。同时，中国使臣动身前往参加使臣会谈以前，应遣专使就会谈地点以及使臣会谈时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详告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使臣会谈期间，对双方人员往来，无疑应按外交惯例进行，在四周信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诸国中，均有此习惯。以上各节，均请各位近臣在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中详加说明，信函由他带回。望各位近臣让他早日回去。全权大使为同中国使臣举行使臣会谈，将前往中国使臣愿往之地。 710/716页 710/716页背面

如果汗的近臣接受伊凡递交的信，了解了信的内容，并同他谈话，而且伊凡在中国确实得知，中国使臣在伊凡返回后很快就动身
711/717页 赴会，并且带兵不多，那么伊凡须将从中国汗的近臣那里获悉的有关这一切的确实消息以及谈话内容，记入出使报告，一俟放行，便离开中国，遄返涅尔琴斯克，向全权大使复命。或者在到达之前，在途中把一切情况写好，派妥当之人送给全权大使。一定要派专人火速送达。而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和国书副本以及他所带的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和文本抄件，切勿向汗的近臣以及任何人泄露，要
711/717页背面 秘存手中，不让任何人知道。

伊凡须告知汗的近臣，希望他们的使臣一定尽快动身出席使臣会谈。为确实可靠起见，最好让各位近臣把使臣名单、人数、带兵多少等告知伊凡。如果汗的近臣真能面告伊凡，而且伊凡自己也确实得知，汗的使臣于伊凡走后一定会很快动身前来参加会谈，而且随〔从〕使臣的士兵也不多于近臣在此之前向全权大使写信时
【401】 所说的数目，那么伊凡便须火速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不得耽误。
712/718页 或者在到达之前，将自己在中国所做之事，修书一封，派专人送来。而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和国书副本以及条约文本和文本抄件，绝对不得泄露，要秘存手中，不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会失去君主对自己的恩宠。

如果伊凡在途中或在中国京城确实获悉，中国使臣虽然准备出席使臣会谈并即将动身，但带兵很多，并且分两路而来，一路来涅尔琴斯克，一路来色楞格斯克，而且一旦使臣会谈不能如其所愿，便想同蒙古领主斡齐尔汗等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伊凡如对此确实了解，那么在他到达中国京城以后，便无须交出所带的敦请
712/718页背面 中国使臣出席会谈的上述信函，而把所带的有关使臣会谈和阐明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内容的备用信件递交汗的近臣，并对近臣进行如下谈话：

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派他前来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信函并就外交事务进行商谈。去年，196 年，全权大使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曾派遣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前来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各位近臣，递交信函，并通知各位近臣，俄国全权大使已经到达沙皇陛下的边境达斡尔地区，请各位近臣奏报其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望博格德汗殿下能遣近臣出使，同全权大使举行会谈，平息已发生的纠纷。同时，望博格德汗殿下令使臣按照对等数目，带兵五百人，以便双方均不会因此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在由斯捷潘递送的全权大使致近臣的信函中，也曾提及此事。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曾对斯捷潘说过：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宣谕，根据全权大使致近臣的信函，会议地点可设在色楞格斯克城附近，至于具体地点，将由他们的使臣派人同全权大使商定。博格德汗殿下将派遣五名近臣出使，同全权大使进行会谈。使臣将带兵五百人，以保卫使团。使团将于斯捷潘走后尽速动身。使臣从中国出发后，将于同日向全权大使派遣信使，专程奉告，同时，出使近臣的名单、官衔，也将由所派信使如实知照全权大使。

713/719页

713/719页背面

714/720页

去年，196 年，8 月 1 日，中国使臣派遣的信使前锋参领一行来见全权大使。由信使送来的中国使臣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中写道：鉴于目前卡尔梅克同蒙古领主的战事，中国使臣似乎无法前来色楞格斯克同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会晤，共同平息已有的纠纷，划定疆界，并商谈其他外交事项。再者，由于冬天即将来临，似乎今年于任何地方开会均不可能。如果中国使臣有会谈愿望，这次会议本可在适当地方举行。

【402】

714/720页背面

全权大使对此向信使宣称，他将于信使走后，经由涅尔琴斯克，尽快向近臣派遣使者，递交友好信函，并就外交事务进行商谈。

现在，全权大使本着使双方边界居民安居无争，划定疆界的愿

望，派遣伊凡去见博格德汗的各位近臣，递交友好信函，命令他向各位近臣表明，希望在大君主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两国之间
715/721页 缔结永久和约。伊凡带给近臣的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可作为缔结和约的依据。说完后，伊凡须宣读第一个文本抄件，该文本中规定边界在脑溫村附近。为证实起见，尚须宣读并递交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副本。应设法力争按照这一文本缔结和约，划定疆界。其余文本伊凡须秘存手中，不要让他人知道，否则会失去大君主的恩宠。

715/721页背面 如果中国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接受这个条约文本，在了解了文本内容之后，愿意根据第一个文本划定疆界，缔结和约，则伊凡可出示由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原件，并请博格德汗殿下
716/722页 的近臣*根据这个条约文本，一字不差地从自己方面缮写一个条约文本，签字盖章，然后交由伊凡转给全权大使。望博格德汗殿下致书大君主沙皇陛下，确认该和约，交由伊凡带回，或者遣使递送。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看到上述第一个文本抄件以后，不接受伊凡递交的这一核准的文本，因而不能向全权大使致送他们相应的条约文本，这时伊凡应向近臣要回上述第一个文本抄件，而
716/722页背面 把全权大使交给他的第二个文本抄件递交给近臣，第二个文本规定，边界定在结雅河河源。如果近臣同意根据第二个文本签订条约，伊凡应把抄件索回，而向他们出示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第二个条约文本原件，并向汗的近臣索取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同时对近臣说明，希望汗致书圣明沙皇陛下，确认该条约。伊凡须全力坚
717/723页 持这个条约文本，该文本规定：汗与沙皇陛下应以结雅河为界。

如果汗的近臣不能以第二个条约文本抄件议和划界，伊凡须
【403】极力坚持，办不到时①，再向近臣宣布由全权大使签字盖章、交给

---

* 原文中从“条约文本”至“近臣”部分重复两次。

① 此处原文可能有遗漏，为沟通上下文语气，加了“办不到时”。——译者

伊凡的第三个文本原件，这一文本以阿尔巴津为界。应向近臣索取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签字盖章的，与上述条约文本相应的确认文本。根据第一条，应向近臣提出，他们的汗应致书沙皇陛下，确认该条约。应极力坚持这个条约文本，力争根据这个文本同近臣签订和约，划定疆界。

应对近臣言明，阿尔巴津所在之地，从未受其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管辖，而阿尔巴津城系由沙皇陛下的军役人员在久远的年代修建。虽然该地隶属沙皇陛下管辖，但沙皇陛下出于同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永敦友好、不为此发生流血事件的愿望，乃下令将该地空出。正如伊凡递交给近臣的条约文本中所规定的那样，任何一方不得在该地保留居民。双方贡民可在该地共同渔猎，但不得相互欺凌，违者由双方处以死刑。请汗的近臣将此事奏明博格德汗殿下，并请近臣接到条约文本后，妥为保管。同时，近臣应把与上述文本相应的划定疆界文本，于确认前签字盖章，交给伊凡。希望汗殿下能就此事致书沙皇陛下予以确认。该国书可交伊凡带回，或者遣使递送。应尽力坚持这个条约文本，力争根据这个条约文本划定疆界。

717/723页背面

718/724页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在伊凡多次陈述之后，仍不愿以第三个条约文本抄件议和、划界，则伊凡应想方设法，力争根据上述条款缔结和约。要等待近臣们能够同意签订此和约，哪怕为此向合适之人行贿。但要密切注意，秘密行事，尽力而为，务必注意不要损害沙皇陛下的崇高声誉。如果汗的近臣一味固执，无意于此，一概回绝，则伊凡便应寻找适当时机，最后宣布全权大使交给他的第四个文本抄件。如果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同意根据此文本签订条约，则伊凡可将条约文本原件交给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并向近臣索取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的相应的签字盖章的确认文本。请博格德汗殿下致书大君主沙皇陛下，确认和约，由伊凡带回，或者遣使

718/724页背面

719/725页

递送。

如果汗的近臣对第四个条约文本仍然无动于衷，对伊凡所提方案一概拒绝，则伊凡便须向汗的近臣说明，尽管博格德汗殿下臣民给沙皇陛下方面边民，尤其是阿尔巴津的官兵、商贾，所造成的损失没有给予任何赔偿，但大君主沙皇陛下不提此类不睦事件，不【404】提对稳固的和平的破坏，这种稳固的和平汗殿下的祖先从未破坏过。为了将来持久而牢固的友谊与和睦，授命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遣伊凡来会见近臣，按照宣布的第四个条约文本缔结和约。如果博格德汗殿下近臣不愿根据这个文本议和，签订条约，则近臣们应对因此而启战端，发生流血之事以及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将蒙受的种种损失，自行负责。

719/725页背面

720/726页

如果伊凡能同博格德汗殿下近臣根据第四个条约文本签订条约，并拿到近臣的与此相应的签字盖章的确认文本，则伊凡应请近臣转奏博格德汗殿下：伊凡奉全权大使之命，前来递交大君主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御批全权国书（国书副本已由伊凡在此以前向各位近臣宣布过），以证明据以缔结条约的文本准确无误，并请博格德汗殿下能循周围国家惯例，亲自接受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准伊凡当面递交。

720/726页背面

如果汗殿下宣召伊凡递交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则伊凡觐见时，应将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亲自递交博格德汗殿下。谈话时，应提醒近臣们，他们的汗应致书沙皇陛下，确认和约。具体写法，本训令前面已经谈到。

721/727页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对伊凡推托说，按照先例，博格德汗殿下不能亲自接受大君主的国书，而谕令其近臣代为接受，这时伊凡应反复申说此事，竭力坚持：为了对使臣会谈表示友好和亲善，望汗按照周围国家惯例，亲自接受国书。

如果伊凡要求汗亲自接受大君主的国书一事终遭拒绝，则伊

凡应向近臣提出要求：在过去接受俄使尼古拉·斯帕法里与尼基弗尔·维纽科夫递交大君主国书的地方，由近臣接受伊凡递交的 721/727页背面
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向伊凡提起根特木尔以及其他从中国投奔沙皇陛下方面的贡民之事，希望为了睦邻友好，将根特木尔本人及其全部手下人员以及其他逃跑的贡民和他们的妻孥交还汗殿下方面，而汗殿下也下令相应地把所俘的哥萨克和贡民交还沙皇陛下方面，不再扣留，这时伊凡应说：前几年，上述根特木尔已向 722/728页
大君主沙皇陛下俯首称臣，并接受了东正教信仰，现已去世；根特木尔的儿子和他的许多亲族也接受了洗礼，皈依东正教，因此，就沙皇陛下方面而言，把同一信仰的人交出来，殊难办到。

假若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向伊凡提出：如果大君主沙皇陛下愿 【405】
同汗殿下敦睦友好，相互往来，并能下令哪怕是将根特木尔的遗族以及其他逃亡者交还汗殿下方面，则汗殿下可致书大君主沙皇陛 722/728页背面
下，表示友好，并允许沙皇陛下方面的使者和贸易人员自由进入中国；倘若大君主沙皇陛下拒绝交还根特木尔的遗族，那么博格德汗殿下非但不能致书沙皇陛下表示友好，而且对沙皇陛下的使者以及贸易人员也不会下令予以接待，除边界之外，汗殿下耿耿于怀者，唯此根特木尔；这时伊凡应表明①，沙皇陛下方面在所有条款
中都表示了对和好的意愿，至于为何不能将根特木尔遗族交还汗 723/729页
殿下方面，伊凡已对近臣说明：因为该根特木尔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许多亲族都接受洗礼，皈依东正教，除根特木尔家族之外，如双方有的臣民投奔对方，对方应将其交回，因为大君主沙皇陛下愿同博格德汗殿下和睦相处，友好往来。

如果上帝保佑，博格德汗殿下近臣能根据上述条约文本签订条约，则伊凡应请近臣在上述条约文本中以及在日后博格德汗殿 723/729页背面

① 原文此处可能有遗漏，“这时伊凡应表明”系根据上下文意思加的。——译者

下致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国书中，均应象大君主沙皇陛下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中写的那样，按照沙皇陛下的君主地位，写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头衔和称号，而沙皇陛下致书汗殿下时，亦将下令按汗的地位写他的头衔。

724/730页 当伊凡同博格德汗殿下近臣进行广泛友好的谈话时，应千方百计，因势利导，以便使近臣能根据第一个文本签订条约，不得已时，可根据第二个文本，实在不成时，则根据第三个文本。但必须千方百计，极力坚持。务必按照上述精神进行广泛交谈，至少应根据第三个文本达成协议，签订条约。如果近臣最终拒绝根据第三个文本签订条约，则伊凡须权衡情况，如果除了第四个条约文本，就无法签订和约，则只好宣布第四个条约文本。

724/730页背面 伊凡在中国京城时，应向近臣表明：如果议和成功，为表示睦邻友好情谊，希望博格德汗殿下能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派遣使臣，赠送友好礼物。使臣应是中国本土的人，不要用外国人充当。汗殿下的使团将受到大君主沙皇陛下的热忱欢迎与款待，因为多年以来在大君主沙皇陛下同博格德汗殿下之间没有使臣来往。汗殿下最好能把沙皇陛下国家里所没有的物品，诸如宝石、银子、丝绒、中国绸缎、香茶等等，作为友好礼物，馈赠大君主沙皇陛下。汗殿下

725/731页【406】 的这些使臣将在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诸城受到接待，并且按照外交惯例，在到达帝都莫斯科之前，能得到粮秣、车马等一应所需，受到礼遇。当汗殿下的上述使臣到达沙皇陛下的国界附近时，可向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各城的大贵族和军政长官函告自己和随行人员的到来。

725/731页背面 伊凡还须说明：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中国有许多地方产白银，这种银子可直接冶炼提纯，没有损耗。如果汗殿下国内确实出产这种银子，则大君主希望汗殿下能派遣商人随同使臣一起，或者不随同使臣，商人单独前往也可，从本国向大君主沙皇陛下国家，

向帝都莫斯科运送一千、二千、三千或者更多普特白银。这些白银在帝都莫斯科将按实价收归皇库。同时，沙皇陛下的臣民也可购买或以自由价格以物易物。如果有的外国人或中国本土之人愿往沙皇陛下城镇经商，希望博格德汗殿下能准许这些商人前往沙皇陛下国家，不加阻拦。一俟他们经商完毕，便返回本国，不会遭到阻拦。在沙皇陛下各城市里，将允许他们进行自由贸易。同时，如果大君主的臣民从沙皇陛下的城市前往中国内地或边城进行交易，亦请博格德汗殿下勿加阻拦，准其进行自由贸易。 726/732页

伊凡在中国时还要打听一下：是否出产白丝和黄丝？如果出产，每年产多少普特？每普特售价多少？如以物交换，每普特需要多少货物？ 726/732页背面

伊凡在北京以及在途中还要打听清楚：东印度沙赫① 信仰什么？叫什么名字？他的邻国如何称呼他的头衔名号？沙赫领土同哪些国王领土接壤？中国还同另外哪些国家毗邻？中国幅员多大？中国人是否同其他国王订有和约或其他内容的条约？这些条约是用什么方法签订的？是用和平方法还是借助武力？中国军队战术如何？人数多寡？有哪些军官？储备如何？有何军事意图？抑或只是抵抗侵犯中国的敌人？军队自卫还击敌人时，如何进行保卫？他们的做法象哪些民族？以上各节，探听清楚后，均记入出使报告。 727/733页

如果近臣们在某次谈话中向伊凡提到：他们中国使者会见全权大使时，全权大使在交谈中曾对中国使者说，他奉大君主沙皇陛下派遣前来中国边界参加使臣会谈，以便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借助武力，划定疆界，平息已发生的纠纷。但就在今年，全权大使却调集皇家军队征讨蒙古乌卢斯，击溃塔邦古特台吉，打死很多蒙古人，有的被俘，同时，使其余许多塔邦古特乌卢斯脱离蒙古台吉的 727/733页背面 【407】

① 沙赫（波斯语）是某些东方国家国王的称号。——译者

管辖，归顺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缴纳实物贡。全权大使使这些塔邦古特台吉蒙受如此灾难，其理安在？对此，伊凡应作如下答复：

728/734页 去年，7195年，全权大使奉我沙皇陛下谕旨，前来平息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边民之间的已有纠纷，停留在色楞格斯克，等候中国钦差大臣前来会晤，缔结永久和约。这一点，全权大使在给汗的近臣的信中曾多次提到过。全权大使同蒙古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也有过友好往来，深愿同他们永敦和好。汗、台吉和呼图克图所派遣的许多使者极力表示愿意和好，并答应一定促其实现，而且蒙古汗和呼图克图在他们写给全权大使的信函中也加以确认。全权大使遵照沙皇陛下的谕旨，愿天下苍生都生活安宁，每个人都自由自在安享太平，因此殷勤地接待了这些使者，满足了他们的一切要求，然后以礼相送。这些蒙古领主呼图克图和汗的使者在离开全权大使以后，他们的塔邦古特台吉所属的乌卢斯牧民盗走了军役人员的许多马群和其它畜群。为此，军役人员多次往见全权大使，控诉他们所遭受的蒙古人的欺凌，请求大使允许他们前去追赶，到他们的帐篷掳取他们的妻孥，将盗贼拿获，处以死刑。但是全权大使不愿发生这类流血事件，为了使大家都能各安其所，曾就此欺凌事件多次致函蒙古汗和呼图克图以及车布登台吉，派自己的使者送去。然而全权大使的使者未能获得有关此事的任何回答，反而备受凌辱而归。许多军役人员被抓到乌卢斯以后，被活活打死。更有甚者，全权大使派去向博格德汗殿下近臣送信的使者，途经蒙古乌卢斯时，这些蒙古人也想杀人行抢，但由于格根呼图克图反复无常，又制止了他们。后来，西第什里以及其他许多蒙古台吉，以其反复无常的性格，为发泄自己的仇恨心理，竟然率领全部蒙古人无缘无故地前去攻打沙皇陛下的边城。全权大使长时间等待蒙古领主遣使前来归顺，但他们的使臣来了之后，没有表示丝毫归顺之意。由于他们的凶狠和反复无常，全权大使不得不对他们兴师动

728/734页背面

729/735页

729/735页背面

武。在上帝保佑下找到塔邦古特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以后，全权大使命令军役人员狠狠打击蒙古人，报仇雪耻。上述台吉的庶民目睹官兵们的行动骁勇，来到全权大使营帐，含泪请求大发善心，停止干戈，使他们免遭军役人员屠杀。全权大使见他们苦苦哀求，立即令军役人员停止屠杀，释放被军役人员掳去的他们的妻孥，接受他们归附沙皇陛下专制统治，永世称臣。【408】

730/736页

伊凡在中国京城时要探明蒙古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的情况：目前他们驻扎在什么地方？是否由于卡尔梅克战事而臣服于中国汗？是否就攻打沙皇陛下边城达成什么协议？

730/736页背面

如果伊凡在途中或在中国边境同中国钦差大臣相遇，而中国钦差大臣是前来赴会，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议和，缔结永久和约，那么即使他们带兵很多，伊凡也不必再前往中国京城，而把所带的全权大使致汗的近臣的有关使臣会晤的函件交给中国使臣，并告知使臣：请使臣能就使臣会谈时双方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以及会谈地点等事项同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通过双方使者友好商定，而他，伊凡受全权大使的派遣，正是为此事前去会见近臣的。把上述事项陈述完毕，把函件交出，并按训令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之后，伊凡便须遄返涅尔琴斯克，向全权大使复命。

731/737页

伊凡随身携带的条约文本、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以及文本的抄件和国书的副本，要妥为保管，绝对不可泄露，否则，会失去大君主的恩宠。自己就不必前往中国京城，也不要派人去。

731/737页背面

如果伊凡在涅尔琴斯克逗留期间，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不在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并且借词推托，不按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给他的信函行事，这时，即使他不签字盖章，伊凡也须将该条约文本从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手里要回，然后索取车马，火速前往中国，会见汗的近臣，并把携带的

732/738页 由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和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签字盖章的备用的关于划界的条约文本交给近臣。一切均须照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颁发的训令行事。而由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和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签字盖章的其他条约文本

732/738页背面 (伊凡带去备用，上面写有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的名字)，在中国期间应妥为保管，回来后，到军营幕府交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

伊凡在中国京城期间，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和全权大使颁发的训令对近臣谈话的内容，所探听到的各种消息，以及博格德汗的近

733/739页 臣在谈话中所作的答复，均应记入出使报告。上帝保佑，伊凡由中国返回时，应亲自将这份由他具名的出使报告交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

伊凡尚带有为了大君主的事业而作馈赠之用的皇库的貂皮和各种软毛皮，价值三百六十卢布。带何物品作何使用，在支出帐簿

【409】 里都已写明。伊凡在路上和在中国京城，都要照此训令恰如其分

733/739页背面 地使用皇库物品。为何事向何人馈赠若干物品，都要记入出使报告。路上换马时，不必付给软毛皮。所带皇库物品如有剩余，应将其带回，交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

从皇库中拨给伊凡在路上支付换马费用的物品计有：油性革五张，价值十二卢布，水獭皮十张，价值十卢布。途中由于马匹瘦

734/740页 弱需要在某地用物品换骆驼或者马匹时，用掉的物品，应在出使报告中单独列出项目，予以记载。

奉命随同伊凡出使中国的人员计有：负责文牍的是军营幕府书吏洛金·瓦西里科夫；负责翻译的是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负责护卫的是各团军役人员：五十人长列昂季·久科夫、维库拉·赫麦利宁、阿法纳西·奥勃雷多夫、五十人长柳毕姆·费奥多罗夫的弟弟伊凡·费奥多罗夫(代兄出使)、十人长格里什卡·鲁萨诺夫、格里什卡·伊兹马伊洛夫、特里什卡·德米特里耶夫、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五十人长科农卡·法利科夫斯基、谢廖什卡·图戈鲁科夫；列兵谢卡·沃罗宁、瓦西卡·纳雷麦茨、谢卡·卡纳耶夫、达尼尔卡·布图辛、伊格纳什卡·奥斯拉莫夫、甘卡·西多罗夫、叶戈尔卡·乌斯丘扎宁、萨弗卡·克列涅夫、斯坚卡·卡赞、斯坚卡·哈里托诺夫、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尤什卡·奥勃罗西莫夫、米季卡·叶列麦耶夫、奥西卡·谢丹卡、伊瓦什卡·谢列勃列尼克、米什卡·阿赫里扬、伊瓦什卡·诺维科夫、米什卡·格列鲍夫以及异族人赫里斯托弗尔·卡弗蒂列夫。 734/740页背面 735/741页

1月15日，收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自阿尔巴津给全权大使写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由阿尔巴津哥萨克伊瓦什卡·舍麦林送交。别伊顿在报告中写道：

今年，197年，12月7日，中国使者来到阿尔巴津，会见别伊顿。使者在谈话中问别伊顿：全权大使目前在什么地方？

来使说：去年，196年，中国使臣曾从中国边境派遣使者会见全权大使并通知，中国使臣前来同全权大使会晤，由于蒙古战事而停留在中国边城，希望全权大使能将会谈延期到来年夏天，至于将来在何处开会，亦望全权大使复函告知。全权大使对来使说，他将于他们走后派遣专使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并授命他通知会谈地点。但是全权大使的专使迄未到达中国，原因何在，中国人不得而知。于是别伊顿对来使说，他将向全权大使专函禀 735/741页背面

报此事，一俟接到全权大使的指令，他立即向中国来使作复。此外，别伊顿在报告中还写道，阿尔巴津的军役人员粮食储备和牲畜所剩无几，没有粮食储备，这些军役人员往后将不可能在阿尔巴津驻留。

同日即给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伊顿发去一道指令。指令中称，如果有人从中国或者从边界城市奉派来见别伊顿，了解上述情况，别伊顿可向来人宣布，全权大使派去会见近臣的使者已于不久前，即 197 年 1 月，经涅尔琴斯克出发，去通知近臣，全权大使为举行使臣会谈已到达边界，并通知他们会谈地点。这次使者延迟出发的原因，按全权大使的指令向来使宣布：一是因为沙皇陛下的军队同蒙古人打仗；二是中国人背弃其来使向全权大使许下的诺言，兵临阿尔巴津城下，挑起战端。至于同中国使臣举行会谈的地点，全权大使致汗近臣的信中已经写明，并授命全权大使的使者予以确切说明。中国使臣愿意在何处举行谈判，全权大使将前往该地与之会晤，商谈外交事宜。全权大使为此将尽快到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去。如果中国人不派人来别伊顿处了解上述情况，则别伊顿在阿尔巴津应小心谨慎地派遣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安齐弗尔卡·康德拉季耶夫和伊瓦什卡·舍麦林等三人，或者根据那里的情况派遣适当人员，顺阿穆尔河而下，到中国小城镇去了解中国人的情况。命令他们依照发给他们的上述指令回答中国人的问题。为了使军役人员能够维持生活，已下令由涅尔琴斯克补发粮食和牲畜，以便在全权大使到达之前使军役人员得以在该地驻扎。牲畜须按哥萨克的全年口粮定额分配。别伊顿以后采取什么行动，要写来书面报告。

736/742页 【410】 736/742页背面 737/743页

关于从涅尔琴斯克往阿尔巴津补发粮食和牲畜一事，已向涅尔琴斯克写信告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命令把在涅尔琴斯克能收集到的粮食，运往阿尔巴津，而牲畜则向异族人索

取，提前征收实物贡，运去多少合适，可视那里的情况而定，以便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在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到达之前，得以在该地驻扎。并命令将这些粮食和牲畜按照军役人员全年口粮定额分配给他们。向阿尔巴津共运送多少粮食和牲畜，要写来书面报告。

根据上述消息，于1月24日派遣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携带书面指令去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命令伊凡离开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时，须日夜兼程前行，不得在任何地方耽搁片刻。当获准进入中国边城之后，在路上和沿途所经中国城镇以及在中国京城，要千方百计探听明白（哪怕为此赠送大量物品）：中国钦差大臣是否于去年出发前来同全权大使会晤？是否如他们的信使在同全权大使谈话时所口头宣布的那样，和使臣本人在其信函中所写明的那样，中国钦差大臣由于卡尔梅克战事而从边界折回中国京城，但答应于次年夏天一定前来参加使臣会谈？伊凡到达中国京城之后，要把全权大使关于会谈地点以及敦请中国派遣使臣参加使臣会谈的函件递交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谈话时要以全权大使发给他的训令为依据。而沙皇陛下的全权国书和国书副本以及他携带的由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和条约文本的俄文、拉丁文抄件，切勿向汗的近臣和任何其他人泄露，要妥为保管，【411】不许让任何人知道。命令伊凡把全权大使签字盖章的两份第四个条约文本及文本的拉丁文和俄文抄件，交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带回，交给全权大使。如果伊凡在路上和在中国京城确实探听到，中国使臣虽然准备参加使臣会谈，并且即将动身，但带兵很多，分两路而来，一路到涅尔琴斯克，一路到色楞格斯克，并且打算在同斡齐尔汗以及其他蒙古领主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这时伊凡应根据全权大使发给他的训令，递交信函和出示条约文本。

737/743页背面

738/744页

738/744页背面

1月27日，受全权大使派遣向蒙古台吉递交函件和条约条款的托博尔人伊凡·卡恰诺夫，从蒙古乌卢斯返回，并呈上出使报

告。他在出使报告中写道:

12月14日他从乌丁斯克出发,12月27日到达额尔德尼珲台吉处。以前他曾到过额尔德尼珲台吉处,因为额尔德尼的驻地离色楞格斯克非常之近,到其他台吉驻地必须经过他的乌卢斯,所以不能不在他这里停留。他被安顿在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帐篷附近宿营,并为他和随行军役人员提供了帐篷。

739/745页

12月28日,额尔德尼珲台吉派宰桑楚尔布达尔罕等六人来见伊凡,请伊凡持全权大使的信函和礼物去见额尔德尼珲台吉。于是伊凡便持函去见额尔德尼珲台吉。

伊凡走进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帐篷之后,便对后者说: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派他来见额尔德尼珲台吉,商谈事情。全权大使赠送给额尔德尼珲台吉下列礼物:红油性革一张,水獭皮一张;送给他儿子刀子四把,银框一个。伊凡本人赠给额尔德尼红油性革二张,红色汉堡呢衣料一块,黑狐皮一张,念珠一串(有红珠一百零八粒),纸一令,镜子两面;赠给他两个儿子每人一张红油性革,一张狐皮,一把刀子,此外还赠给他们二人一个银框。

739/745页背面

额尔德尼珲台吉受礼后,请伊凡就座,向他问候全权大使的健康。

之后,伊凡对额尔德尼珲台吉说:

今年,197年,额尔德尼珲台吉曾派自己的使者阿齐斯阿耳达尔递送额尔德尼珲台吉写给全权大使的信函一件。他在信函中表示,他,额尔德尼珲台吉愿为大君主沙皇陛下矢忠效劳,称臣,如有人进犯沙皇陛下的边城,他,额尔德尼珲台吉将同沙皇陛下的军队一起,并肩战斗,抗击敌人;而如果有人攻打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乌卢斯牧民,则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军队也将予以保卫。为此希望派

740/746页

遣自己的一名贵族专程去见全权大使。但额尔德尼答应以哪些条件为大君主沙皇陛下效劳，称臣？额尔德尼和他的乌卢斯牧民应在哪些地方游牧？每年以何物纳贡？这些事情在他给全权大使的【412】信中均未提到，而且也没有授命使者加以说明。

全权大使派他来见额尔德尼珲台吉，商谈上述条件以及额尔 $\frac{740}{746}$页背面德尼珲台吉应根据哪些条款向沙皇陛下效劳并永世称臣。如今伊凡已为额尔德尼珲台吉带来这些条款。希望额尔德尼珲台吉能接受沙皇陛下的恩典，如果不愿使自己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濒临破产，最好归附称臣，矢忠效命，并按照自己的信仰对此宣誓。望额尔德尼珲台吉根据他宣布的条款，提出自己的条款，并在这些条约条款上先签字盖章。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眞正的东正教君主，愿其所有臣民安居乐业，千秋万代永沐皇恩。只要他们能为大君主 $\frac{741}{747}$页沙皇陛下矢忠效命，他们将能永沐皇恩。

之后，伊凡拿出*带给额尔德尼珲台吉的条款，命令书吏宣读，命令通译译成蒙语。

额尔德尼珲台吉听完条款之后，请伊凡命令将条款抄成蒙语，并说，待将条款用蒙文缮就，他确切理解条款内容之后，再行商议。

珲台吉以茶款待伊凡。茶后，让伊凡回住处歇息。

12月9日①，额尔德尼珲台吉派书吏和宰桑二人来伊凡处翻译条款。上述来人把条款抄译成蒙文。 $\frac{741}{747}$页背面

12月31日，额尔德尼珲台吉派宰桑乌达楚尔等三人来见伊凡，请伊凡到额尔德尼那里进行商谈。于是伊凡便到额尔德尼珲台吉处进行商谈。那一天随侍额尔德尼的有宰桑十人左右。

当伊凡走进帐篷落座之后，额尔德尼珲台吉对他说：

从俄文抄译成他们蒙文的那些条款，他，额尔德尼珲台吉已了

---

* 原文笔误为 объявим(我们将拿出)。

① 从上下文看，此处疑为29日之误。——译者

解其意。第一条规定，他须永世称臣，并率全部宰桑和乌卢斯牧民及其后代，归附沙皇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忠贞不二。关于要额尔德尼珲台吉称臣的条款，他不能同意写上，因为他的祖父、父亲和
742/748页 弟兄从未向任何人称臣。而他，额尔德尼珲台吉在给全权大使的信中也未提及此事。如今，他期望仰沐皇恩，而安全地游牧到色楞格斯克附近。他将在第一条中写明，他已同沙皇陛下的人员联合，愿意永敦和好（而非永世称臣），他准备亲自率领所部并派遣自己乌卢斯牧民，同沙皇陛下军队协同一致，开赴大君主沙皇陛下钦命
【413】之地，抵御任何武力进犯沙皇陛下臣民的敌人；而如果有人武力进攻他，额尔德尼珲台吉，沙皇陛下要下令予以保卫。在第二条中规定，额尔德尼珲台吉每年应以牲畜或别的物品向色楞格斯克皇库
742/748页背面 缴纳贡税，而他的乌卢斯牧民则不必向皇库缴纳人头实物贡。他说，这一项他也不能同意写入第二条。

伊凡就第一条款说道：如果额尔德尼珲台吉愿仰沐沙皇陛下隆厚恩典，不使其乌卢斯牧民破产，便应归附沙皇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竭诚效命，沙皇陛下对他，额尔德尼的效忠，将能加倍施以隆恩。如不确定这些条款，他同额尔德尼商谈便无所凭据。

额尔德尼珲台吉说道：他的祖父、父亲和弟兄从久远的年代起便蒙受皇恩，如今，他对沙皇陛下也从未心怀二志*。又说，目前他
743/749页 游牧到色楞格斯克附近，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期望仰沐皇恩。

就第二条，伊凡对额尔德尼说，希望他每年能向皇库缴纳力所能及的贡税，并按照所议写入第二条。

对上述两项条款，额尔德尼珲台吉一味固执，托辞推诿。

伊凡对额尔德尼多次谈到上述两项条款，见额尔德尼态度顽

---

* 原文笔误为 несверности。（原文中多写了一个字母 с——译者）

固，一再推诿，便返回驻地。

同日，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司饮官，名卡拉奇尔者，秘密来见伊凡，希望伊凡能坚持规劝额尔德尼永世称臣。他说，额尔德尼珲台吉曾召集宰桑和乌卢斯牧民，同他们商量永世称臣以及缴纳贡税等问题，宰桑们一致请求额尔德尼答应向沙皇陛下效命，永世称臣，缴纳少量贡税。 743/749页背面

同日，额尔德尼珲台吉派两名宰桑来见伊凡，这两名宰桑对伊凡说，他们的额尔德尼珲台吉派他们来见他，就第一条款进行商谈，希望能同他们就第一条款达成协议。

伊凡对两名宰桑说：如果额尔德尼珲台吉不愿向沙皇陛下永世称臣，不签订条款，不用蒙文缮写一份，不签字，也不盖章，那么除条约条款之外，全权大使没有授命他谈论任何事情。 744/750页

两位宰桑听了伊凡这番话，便回去见额尔德尼珲台吉。之后，额尔德尼珲台吉又多次派上述宰桑来见伊凡。他们就第一条款极力坚持，希望同沙皇陛下永修和好，而非永世称臣。

1月1日，上述宰桑来见伊凡，请伊凡到台吉帐篷进行商谈。于是伊凡便去了。

伊凡进入帐篷、落座之后，对台吉说，希望额尔德尼珲台吉能按照伊凡向他宣布的条款签订条约，并把这些条款写成蒙文，签字盖章，按照其信仰宣誓，然后向他提供车马和粮秣，立即让他到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其他台吉那里去。额尔德尼将能蒙受沙皇陛下的深恩厚泽，他对其乌卢斯牧民的统治以及自古以来相沿成习的各种法制，将永远不予变更。 744/750页背面【414】

额尔德尼珲台吉对第一条款，仍照旧坚持己见，历时很久，多次推诿，后来终于答应他将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永世称臣，尽忠效力，只是希望沙皇陛下方面不要使他以及他的乌卢斯牧民遭受任何凌辱与蹂躏，而他，额尔德尼珲台吉也绝不会凌辱、压迫沙皇陛 745/751页

下方面的俄罗斯人和缴纳实物贡的异族人。

于是额尔德尼珲台吉吩咐把上述第一条款写成蒙文，而对其他条款，伊凡则根据由秘书官签字后交给伊凡的条款，同额尔德尼珲台吉达成协议。额尔德尼珲台吉用蒙文按条约条款缮写了一份，签字盖章，并按照其信仰宣了誓。他的两个儿子丹齐克和额尔罕台吉代表所有乌卢斯牧民签了字。他的亲近宰桑也宣了誓。

745/751页背面 这时额尔德尼珲台吉对伊凡说，他，伊凡行将去同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其他台吉进行会谈，但是他，伊凡不要期望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其他台吉会有诚意，他们不会举行会谈。而且他们向全权大使派遣使者也是虚伪的，至于他们如何虚伪，伊凡将会亲眼看到。

1月2日，额尔德尼珲台吉按照条约条款给伊凡和军役人员派来大车，五峰骆驼，十五匹马，以及送他们到呼图克图处的向导，和一名叫达杜乌的能书写蒙文的书吏。

是日，伊凡离开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乌尔嘎，前往呼图克图处。

746/752页 1月3日，伊凡到达泽德河。次日，伊凡从那里派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图尔曼泽伊带一名军役人员奥西卡·伊康尼克前往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乌尔嘎去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问他是否去台吉处开会，如果去，请向伊凡提供车马和向导，以便让额尔德尼珲台吉派给他的车马和向导返回。

当日，呼图克图没有给伊凡任何答复，也没有让军役人员奥西卡·伊康尼克归来。

1月5日，额尔罕珲台吉派他的宰桑达尔罕来见伊凡，宰桑请伊凡前往他们乌卢斯去见他们的额尔罕珲台吉。于是伊凡便去了。

当伊凡来到额尔罕的乌卢斯后，已为他和军役人员安置了下榻的帐篷，并派来七名卫兵。同日额尔罕珲台吉给伊凡送来一匹

746/752页背面 马，请伊凡前去见他。于是伊凡·卡恰诺夫便骑马去见这位台吉。

伊凡到达之后，进入帐篷，把全权大使赠送的礼物——一块八俄尺长的雅林斯克呢绒衣料交给台吉，伊凡本人赠给他油性革二张，红狐皮一张，伊凡赠给台吉的儿子油性革一张。

额尔罕琿台吉受礼后，请伊凡就座。

然后，伊凡说道：

今年，197 年，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达赖车臣诺颜和他，额尔 【415】
罕琿台吉，共二十人，曾致函全权大使，该函由他们的使者巴图尔曼泽伊等递送，内称：他们，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愿向大君主沙皇陛下称臣；如果有人向沙皇陛下的边城发动武力进攻，则他们，呼图 747/753页
克图和台吉们便同俄国人一起去抵御进攻的敌人，而如果有人向蒙古乌卢斯发动武力进攻，则大君主沙皇陛下军队也应抗击入侵之敌，保卫他们；望派遣一名使团贵族专程到他们这里就此事进行会谈。

但是台吉们在信中沒有提到，他们根据什么样的条款同意为沙皇陛下效劳，向沙皇陛下称臣？谁在什么地方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游牧？以何物向皇库缴纳贡税？这些事情也沒有授命使者口头说明。全权大使正是为了商谈这些问题才派*他，伊凡来见台吉们的。台吉们应根据哪些条款向沙皇陛下效劳，永世称臣，这些条款 747/753页背面
已由他，伊凡带来。希望台吉听完这些条款后，按照其信仰宣誓，并把这些条款写成蒙文，签字盖章，予以确认。

于是命令书吏宣读条款，命令通译为台吉翻译。

额尔罕**琿台吉听完以后说道，不同呼图克图和台吉商量，他不能签订这样的条约。

之后，款待了伊凡。款待完毕，让伊凡回住处歇息。

同日傍晚，额尔罕琿台吉的一名乌卢斯牧民萨音克利亚来到

---

* 原文笔误为 прислать。（仍为同一动词，但是形式不同。—— 译者）

** 原文笔误为额尔德尼。

伊凡住处。他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驻扎在土喇河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库抡伯勒齐尔天然界一带，从该处到此地骑马需要走十五天左右。他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派使者来见他们的蒙古领主，要求他们的台吉向博硕克图汗称臣，如果拒绝向他称臣，他将把他们全都打死，并把他们整个蒙古族全部消灭。如今他们蒙古乌卢斯牧民正等候他们的台吉同伊凡会谈的结果。如果他们的台吉不归附沙皇陛下统治，他们很多乌卢斯牧民便要脱离台吉，赶走畜群，前往色楞格斯克，投奔沙皇陛下。他说，格根呼图克图为避开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已前往中国。斡齐尔汗已被博硕克图汗包围，他现在躲在堑壕里。他说，博硕克图汗围困斡齐尔，企图使斡齐尔及其所部人员全部饿死。萨音克利亚说，他谈的这些情况全都属实。195年，中国汗派人来见呼图克图、汗和所有蒙古领主，要求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及所有蒙古领主同中国人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沙皇陛下的军队。在会谈时，呼图克图、汗和所有蒙古领主曾宣誓要共同行动，斡齐尔汗为取信于人，还把其子送到中国去作人质。

748/754页

748/754页背面

1月7日，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奥西卡·伊康尼克来见伊凡，说：他，奥西卡奉派去通知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说伊凡已来到泽德河，望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给伊凡派来车马，把伊凡接到他那里，不要迟误。但是，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没有给伊凡派来车马，也不想接伊凡到他那里去。他叫人告诉奥西卡，希望伊凡不去见他，因为同伊凡没有任何问题可谈，他已把一切事情都函告全权大使*，他也不去台吉处开会。

【416】

749/755页

于是伊凡·卡恰诺夫再次派遣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和哥萨克奥西卡·伊康尼克去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命令他们要求呼图克图提供车马给伊凡使用，如果由于人员少，不能提供车马，则希望呼图克图毫不拖延地亲自到额尔罕珲台吉和其他台吉处开

* 原文把"大使"一词遗漏，这里根据意思恢复。

会。然而呼图克图仍然拒绝提供车马，拒绝一切要求，也没有到台吉处开会。

1月8日，伊凡派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去见额尔罕琿台吉，授命他要求额尔罕琿台吉同伊凡签订条约，不要拖延，并派人去请其他台吉立即前来开会，因为伊凡是应台吉们的请求奉派而来的。而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既未来开会，也未请伊凡去议和，也没有派车马来。如今如不签订条约，伊凡便没有必要再耽搁下去，因为全权大使派他来此是有规定期限的。 749/755页背面

同日，额尔罕琿台吉的三名宰桑来见伊凡，请伊凡离开额尔罕琿台吉，前去同达赉车臣诺颜进行会谈，而额尔罕琿台吉将派自己的儿子顿杜克额尔罕阿海随同伊凡一起前往，以便在托尔恩河举行会议，因为达赉车臣诺颜在诸台吉中间年高望重。

于是伊凡·卡恰诺夫派人去见额尔罕琿台吉，请他向伊凡提供车马和粮秣，并立即予以放行。

1月9日，额尔罕琿台吉召见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对他说，达赉车臣诺颜率其乌卢斯牧民离开托尔恩河，向泽德河上游游牧而去，达赉因何事或者根据什么消息离去，额尔罕琿台吉不得而知，望伊凡在没有弄清以前，不要去见达赉车臣诺颜。 750/756页

同日，伊凡派书吏和通译去见额尔罕琿台吉，请额尔罕琿台吉向他提供两匹马，以便派人去了解达赉车臣诺颜和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意图。

同日，额尔罕琿台吉送来两匹马。于是伊凡派哥萨克谢卡·克拉斯诺亚尔乘送来的马前往，与他同行的还有达赉车臣诺颜琿台吉的宰桑等人。命令谢卡和上述宰桑见到达赉车臣诺颜后问他：为什么他离开指定地点向远处游牧？为什么违背他们根据会议决定已写信告知全权大使关于永修和好的诺言？为什么不来同伊凡进行和谈？ 750/756页背面

同日，伊凡派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使者巴图尔曼泽伊去见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巴图尔曼泽伊曾去见过全权大使，这次随同伊凡一起前来。伊凡令曼泽伊转告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请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前往指定地点托尔恩河进行商谈，如果呼图克图不能到伊凡这里来，则请他下令向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征集马匹，
【417】并派向导到伊凡这里来，伊凡将前往他那里进行会谈。

751/757页 1月10日，伊凡滞留在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乌卢斯。没有得到呼图克图和额尔罕珲台吉的任何答复。

1月11日，伊凡派一名书吏去见额尔罕珲台吉，命令他说明：今年，197年，蒙古领主们和呼图克图致书全权大使（该书由使者巴图尔曼泽伊递送），提出议和问题。他便是根据他们的信奉派来见他们蒙古领主们的。如今，他们蒙古领主之间发生不和，不能到一起商谈，也不和伊凡商谈任何事情，致使伊凡在乌卢斯耽搁许多时间，无事可做。全权大使将对此事发生疑虑。希望额尔罕珲台吉不必同其他蒙古领主商量，径自同伊凡签订条约，如果额尔罕珲台吉不同其他台吉商量便不打算会谈，则请他向伊凡提供车马和向
751/757页背面 导，放他回去向全权大使复命。

同日，书吏去见额尔罕珲台吉，面谈了上述内容，额尔罕珲台吉告诉书吏，他将派遣自己的宰桑专程去见伊凡。

同日，额尔罕珲台吉的女婿岱青宰桑来见伊凡。他说，额尔罕珲台吉派他来见伊凡，命令他对伊凡说，他的同僚蒙古台吉们和呼图克图没有到额尔罕珲台吉那里开会，没有按照他们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去做，不愿同伊凡谈判，而他，额尔罕珲台吉则准备同伊凡谈判。他还问道：台吉们如何同伊凡签订条约？订约时是台吉本
752/758页 人宣誓，还是宰桑等贵人宣誓？

伊凡回答说，当额尔罕珲台吉同伊凡签订条约时，由台吉本人和贵人按照自己的信仰宣誓。

宰桑又问，他们台吉和贵人订约时宣誓，全权大使是否也应对所订条约予以确认？

伊凡回答说，奉全权大使之命，签订条约条款时，他，伊凡可予以确认。回答完之后，便让宰桑归去。

同日，哥萨克谢卡·克拉斯诺亚尔从达赉车臣诺颜处返回。他禀告说，他受伊凡派遣，前去会见达赉车臣诺颜，说达赉车臣诺颜曾致函全权大使，在该函中请求大君主宽恕他们过去发动战争的罪过，并望陛下下令接纳他们，允许他们台吉和呼图克图永世称臣，希望全权大使向他们派一名仁慈厚道的人。全权大使准如所请，派遣伊凡来见各位台吉，目前正停留在额尔罕珲台吉的乌卢斯。而他，达赉车臣诺颜曾向伊凡派来使者，希望伊凡前往指定地点托尔恩河去见车臣汗。伊凡根据使者转达的意思，来到托尔恩河。但达赉车臣听到伊凡到达的消息后，却向远处游牧而去。 752/758页背面

车臣汗听完他派去的人报告此事的经过后，命令告诉谢卡，他离开上述地点托尔恩河向别处游牧，是因为他在那里停留了好长时间，马群和牛羊已把牧草吃光，没有饲料，无论如何不能再事停留。 753/759页

是日夜一时许，额尔罕珲台吉的一名名叫纳格巴的亲信来见伊凡。他来到之后，问伊凡是否前往达赉车臣诺颜处进行会谈。伊凡回答说，关于他是否去会谈，他将派书吏和通译去面告额尔罕珲台吉。 【418】

是日夜一时许，伊凡派书吏费奥多尔·乌达钦和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见额尔罕珲台吉，授命他们请额尔罕珲台吉向伊凡* 提供车马和向导，以便前往达赉车臣台吉处，并希望派他儿子顿杜克额尔罕〔阿〕海随伊凡一同前往。书吏和通译去见额尔罕珲台吉，向他面谈了上述事项。额尔罕珲台吉听完后，说，他将 753/759页背面

* 原文笔误为"达赉"。

下令为伊凡提供到达达赍台吉处的车马，并派他儿子顿杜克额尔罕〔阿〕海代替他本人陪同伊凡前往，只是由于路途遥远，沒有驿站，伊凡难于乘车到达达赍处，而且伊凡行路时，他……* 因为目前他们这里生活贫困，盗贼蜂起，唯恐伊凡夜间宿营时遭到什么不测，而且他预料达赍不会有什么眞情实意，因为他同他们台吉在会上意见一致，但却违背了诺言，逃往远方可靠之地，而今召伊凡到他的乌卢斯去，恐生不测。

754/760页 1月12日白天十二点多钟，额尔罕琿台吉派人来见伊凡。来人说，额尔罕琿台吉派他们来见伊凡，授命他们告诉伊凡，他已派使者专程去见达赍车臣诺颜，希望达赍能立即前来托尔恩河；望伊凡等候这些使者的回音。

1月13日，伊凡·卡恰诺夫派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见额尔罕琿台吉，授命他向额尔罕琿台吉表明，希望他为蒙受皇恩，能永远称臣，同伊凡签订条约，进行宣誓，并信守条约，永世效劳。

754/760页背面 额尔罕琿台吉对塔拉斯卡说，眼下他不能接待伊凡，因为他的很多乌卢斯牧民到他这里来，要求离开他，前去向沙皇陛下称臣，而另外一些人想去投奔别的台吉；如果他接待伊凡，他的牧民将能听到会谈中的爭论问题，然后去告诉别的台吉，那些台吉将置他于死地；他将于今天秘密派他儿子专程去见伊凡。

是日夜十二时许，奥金·蔑儿干来见伊凡，他带来一匹马，请伊凡到额尔罕琿台吉那里去。

于是伊凡·卡恰诺夫带领书吏和通译以及一些军役人员前去会见额尔罕琿台吉。

755/761页 伊凡一走进帐篷，额尔罕琿台吉便请他落座，然后说道，今年，197年，蒙古领主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就签订永久条约

* 看来由此以下原文有脱漏。

事致函全权大使，并派使者巴图尔曼泽伊等持函前往全权大使处。全权大使接到他们的信函后，派他来见各位台吉。如今，他们台吉之间发生不和，各奔他乡，未到指定地点举行会谈。由于他们的不和，使他，伊凡滞留至今。而额尔罕珲台吉愿意仰沐皇恩，代表他的兄弟和诸侄将同他，伊凡签订条约。他问，关于条约条文，全权大使给台吉们带来的是书面条款，还是授命口头转达？

伊凡·卡恰诺夫回答说，全权大使让他带来由秘书官签署的书面条约条款。这些条款伊凡已向额尔罕珲台吉宣布过。 755/761页背面【419】

额尔罕珲台吉请伊凡叫人把这些条款向他再念一遍。这些条款念完之后，通译随之进行翻译。

台吉听完之后，就第一条和第二条坚持己见，不愿称臣效劳，因而这两项条款未被接受。

就这两项条款，伊凡·卡恰诺夫坚持多次，希望额尔罕珲台吉能答应根据这两项条款效劳。双方争论很久，未能达成协议。伊凡乃返回自己的帐篷。

1月14日，应额尔罕珲台吉之邀，伊凡到他那里与之晤谈。伊凡到达之后，额尔罕珲台吉对他说，昨天伊凡对他宣读了条约条款，第一条和第二条两项条款他已听到。第一条规定，他，额尔罕珲台吉应率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附沙皇陛下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第二条规定，他以及他的兄弟和侄子每年应向皇库缴纳贡税。他说，向沙皇陛下永世称臣，这一点他无法同意写入条款，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他的兄弟和侄子没有向任何人称过臣，也没有向任何人缴纳过贡税。他说，他同意将下述内容写入条款：他已同大君主的人联合一起，愿意永修和好（而非永世称臣），并且不向皇库缴纳贡税。 756/762页 756/762页背面

伊凡说，如果额尔罕珲台吉不率领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归附沙皇陛下专制统治，不缴纳贡税，拒绝把这些内容写入条款，则伊凡

在沒有文字条款的情况下，将不能就永修和好进行商谈，而且鉴于
757/763页 他们反复无常，也无法令人信任。

额尔罕琿台吉问道，为何无文字条款伊凡便不能进行商谈？

伊凡答道，去年，196 年，蒙古领主巴图尔琿台吉把别的台吉纠集在一起，无缘无故地向沙皇陛下方面发动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没能 замиренось* 那些台吉，因此，沒有文字条约条款，不能信任
757/763页背面 这些台吉。今年，197 年，他们致函全权大使，请求接受他们归附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正是根据他们这一请求，全权大使才派他，伊凡来见蒙古领主。可是如今额尔罕琿台吉又不愿永世称臣。显然，他仍有启动干戈的想法。

额尔罕琿台吉说：去年，196 年，巴图尔琿台吉发动战争，兵临色楞格斯克城下，并为了布里亚特贡民而向贝加尔海进军；他们台吉们是受其裹胁；台吉们不愿打仗，根本沒有打仗的任何念头，他
758/764页 们但愿永修和好。

于是伊凡说，希望他，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儿子顿杜克、他的兄弟额尔德尼巴图尔、策凌扎布宾图海和清额尔德尼、他的侄子多尔济额尔罕阿海和伊勒登阿海能仰沐皇恩，不使自己和乌卢斯牧民遭受破产，立即永世称臣，缴纳贡税，并按照自己的信仰宣誓。把
【420】 他，伊凡向额尔罕琿台吉宣布过的条约条款缮写成自己的蒙古文，然后在这些条约条款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而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真正的东正教君主，将饶恕他们的罪过，日后不予追究，并继
758/764页背面 续给予关注，允许他，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兄弟和侄子在他们世居的土地上，在合适的地方游牧。皇家部队对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兄弟和侄子以及乌卢斯牧民，决不任意欺凌和征收任何贡税。

然而额尔罕琿台吉对称臣等一切问题却向伊凡声明保留，而且固执己见。伊凡在同台吉谈话时，曾遵照训令多次向他宣布条

* 原文如此(замиренось 疑系 замириться[制服]一词之误。——译者)。

款，见他态度固执，便返回住处。 759/765页

1月15日，伊凡应邀前往额尔罕琿台吉处交谈。

伊凡一走进帐篷，台吉便说，伊凡曾多次向额尔罕琿台吉宣布条款：他应向沙皇陛下永世称臣，如今他同自己的儿子和宰桑等贵人商量后，愿意仰沐沙皇陛下浩荡皇恩，答应率领自己的全体乌卢斯牧民、儿子、兄弟和侄子矢忠效命，永世称臣。只是希望沙皇陛下方面不要使他和他的儿子、兄弟、侄子以及他的乌卢斯牧民遭受任何凌辱和蹂躏，而他，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儿子、兄弟和侄子也不 759/765页背面
会对沙皇陛下的臣民进行欺侮，横行不法。

伊凡说，如果额尔罕琿台吉同他的儿子、兄弟和侄子答应向沙皇陛下矢忠效力，永世称臣，则大君主沙皇陛下对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儿子、兄弟和侄子以及乌卢斯牧民将谕令予以接受，并命令皇家军队予以保护，使他免遭敌人的进攻；而向沙皇陛下称臣的异族人也不会使他，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儿子、兄弟和侄子以及他们的乌卢斯牧民遭到蹂躏和压迫；沙皇陛下将谕令他们在自己原来世 760/766页
居的土地上安然游牧。希望额尔罕琿台吉也能就伊凡向他宣布的第二条款达成协议，每年每位台吉向皇库缴纳二百匹马和三百头牛羊的贡税。

额尔罕琿台吉说，他不能开这样的先例，因为从久远的年代以来，他们台吉们就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从未向任何人缴纳贡税。

伊凡见台吉们在这件事上一味固执，为了不使此事引起他们的愤恨，便把牲畜头数减到一百五十，并想方设法力求就每年按照 760/766页背面
这一数字缴纳贡税一事同台吉达成协议。他说，希望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兄弟额尔德尼巴图尔、策凌扎布宾图海和清额尔德尼每位台吉每年向皇库缴纳十匹马、十头牛和十只肥羊，而他的侄子多尔济额尔罕阿海和伊勒登阿海两人缴纳十匹马、十头牛、十只肥羊，因为他们共同管辖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希望他们每年总计缴纳五

十头牛、五十匹马和五十只羊。

761/767页 额尔罕琿台吉听完之后，答应每年按照上述数字缴纳贡税。至于其他条款，额尔罕琿台吉则根据全权大使交给伊凡的条款范本，【421】答应照办。额尔罕琿台吉的儿子顿杜克额尔罕〔阿〕海代替额尔罕琿台吉在上述条约条款上签字。额尔罕琿台吉、他的儿子和宰桑等贵人当着伊凡的面宣誓：永远效忠沙皇陛下。

伊凡就条约条款按照基督教信仰对着台吉们向上帝宣誓。然后他从额尔罕琿台吉手中接过用蒙文缮写的条约条款。最后伊凡761/767页背面 请台吉向他提供车马和向导，让他遣返全权大使处复命。伊凡还说，他要派两名军役人员携带额尔罕琿台吉用蒙文缮写并签字画押的条约条款，前往额尔罕琿台吉的弟兄和侄子那里，让他的兄弟和侄子把这些条约条款看了以后，也能照样各写一份，签字画押，以昭信守。而且要当着军役人员的面宣誓。

额尔罕琿台吉说，伊凡离开这里后，他的兄弟和侄子将同贵人们前往路上去会见他，并将缮写这些条款，签字画押；为此，额尔罕762/768页 琿台吉将派专人通知他的兄弟和侄子；而车马和向导今日即可为他准备停当。

说完后，即让伊凡归去。

1月12日①，额尔罕琿台吉给伊凡派来车马和向导。

是日，伊凡接到车马和向导后，即离开额尔罕琿台吉的乌卢斯登程，行至托戈佐里天然界时，额尔罕琿台吉的兄弟和侄子派来的两名宰桑噶尔丹和额尔罕迎上前来，他们请伊凡到他们台吉处，以便确认条款，他们的台吉策凌扎布宾图海和他的侄子多尔济阿海762/768页背面 和伊勒登阿海目前驻在巴兰卡丘天然界。

于是伊凡·卡恰诺夫前往上述台吉处，根据训令同他们进行谈话，并宣布他同额尔罕琿台吉签订的、由他们签字画押的条约

① 从上下文看，此处日期可能有误。——译者

条款。

宾图海听完伊凡宣布的蒙文条款之后，说道，有些乌卢斯牧民在他们来到之前已投奔沙皇陛下方面，应把这些乌卢斯牧民交还给他们，这些乌卢斯牧民中有许多人前往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时，还赶走了他们的许多马匹和牛羊，是否下令把这些马匹牛羊追回，交还给他们？ 763/769页

伊凡说，有些乌卢斯牧民在他们台吉之前已归附俄国，永世称臣，就沙皇陛下方面而言，已无必要交还这些牧民；而且在他，伊凡同他们的兄长，沙皇陛下臣民额尔罕琿台吉签订的条约条款中规定，永远不再提以前脱离他们而投奔沙皇陛下方面的牧民，不许欺侮他们，也不许向他们征税，永远不要再想到他们。

于是台吉们说，既然他们的兄长额尔罕琿台吉在条约条款中规定，台吉们不再叩求沙皇陛下放还逃离的乌卢斯牧民，永远不再提起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是大君主的臣民，也不许压迫他们，那么希望沙皇陛下谕令他们，至少把从他们这里赶走的马匹牛羊交还；为此他们将派使者专程去见全权大使。 763/769页背面

说完之后，宾图海和他的侄子以及在条约中列有名字的台吉们，在条约上认真地签字画押，并按照其信仰宣了誓。 【422】

1月28日，沙皇陛下臣民蒙古领主额尔罕琿台吉和额尔德尼琿台吉的使者宰桑斡奇尔鲍伊等一行七人到来。 764/770页

全权大使召见该使者等谈话。

使者们见到全权大使后，代表他们的台吉赠送锦缎衣料一块，然后说道，他们带来的礼物是额尔德尼琿台吉赠送给全权大使的。

全权大* 使吩咐将礼物收下，并问候台吉的健康，然后说道，他曾派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携带信函和条约条款去见他们的

* 原文笔误为 великие（великий［大的］的复数——译者）。

台吉，各位台吉答应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效劳，至于如何向大君主沙
764/770页背面 皇陛下效劳，他们已写入条约条款，并签字画押，宣了誓。大君主沙皇陛下对各位台吉将能青眼相看，并保卫他们免遭任何敌人的侵犯，现在他，全权大使当着使者们的面对此事予以确认。

使者们说，台吉们已答应根据上述条款向大君主效劳，并对全权大使所派贵族宣了誓，现在希望全权大使也能宣读一遍签订的条款，宣读时要手捧圣像，以便使所订条款牢不可破，沙皇陛下方面也遵照履行。

全权大使就条约条款声称，台吉们答应向沙皇陛下效劳所根
765/771页 据的条约条款，沙皇陛下方面将信守不渝。大使对此宣誓认可。

之后，大使说：在签订条约条款时，他们的台吉请求允许他们的使者去觐见沙皇陛下，现在他们的台吉是否能尽快将使者派出？

使者说：觐见沙皇陛下的使者已经派出，将于2月20日前到达全权大使这里。

全权大使说，希望台吉们按照条约规定立即把马匹牛羊送来，缴纳贡税。

使者们请全权大使宽容一个时期，因为目前他们的牲畜瘦弱不堪，待牲畜复原之后，一定按照条约规定如数送来。

全权大使款待他们之后，让他们回住处歇息，并给他们送去充
765/771页背面 足的粮草。

1月31日，上述使者到全权大使处辞行。

使者们来到之后说，他们的台吉得到沙皇陛下恩典，向陛下永世称臣，请沙皇陛下对自己臣属的台吉们开恩，下令把以前脱离他们、目前住在沙皇陛下境内的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仍旧交还给他们，
【423】因为这些牧民历来属于他们。

全权大使说，他接到的由使者们送来的他们台吉的来信中写着，他们愿意在沙皇陛下专制统治之下，永世称臣，希望向他们专

门派一名贵族，缔结条约。全权大使应台吉之请，派出使团贵族，并带去条约条款，他们台吉们可以据之为沙皇陛下效劳。这些条 766/772页 款规定，凡以前离开他们投奔沙皇陛下国家的人均不许提及，日后也不许请求返还。而现在，他们的台吉却授命他们的使者提起这些人。凡在他们的台吉归附之前离开的人，永远也不能交还给他们。

款待完毕，便让他们归去。这些使者带给沙皇陛下臣民额尔德尼珲台吉的礼物计有：黑狐皮一张，价值十卢布，高级细红呢衣料一块，四俄尺长，价值八卢布；赠给他妻子银框大镜一面，价值三卢布；赠给他两个儿子的礼物：一个是高级细红呢料一块，四俄尺长，价值八卢布，另一个是水獭皮一张，价值两个半卢布；赠给额尔罕珲台吉褐色细呢料一块，四俄尺半长，每俄尺价值二卢布；赠给 766/772页背面 其余四名台吉每人一块英国呢衣料，每块四俄尺长；赠给来使两名宰桑的礼物：一名是皮革一张，另一名是红狐皮一张；赠给他们的五名随员每人半张皮革。

同日，他们色楞格斯克的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的儿子甘杜扎布被带到大使这里来。甘杜扎布是根据色楞格斯克的来信在归顺的塔邦古特人托姆杰克纳库莱乌尔柳克处找到的。命令把这个台吉的儿子同另一个台吉的儿子鲍罗诺伊一起留在乌丁斯克。鲍罗诺伊是在甘杜扎布之前找到的。

2月25日，接到费奥多尔·乌沙科夫从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 767/773页 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的报告，并把沙皇陛下的臣民蒙古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派出的岱希宰桑台吉① 等四名使者送来。这四名使者受额尔德尼珲台吉派遣，持书前往莫斯科觐见大君主。

同日，又接到费奥多尔写来的报告，他又把蒙古台吉额尔罕珲

① 原文为 татзи-зайсан。——译者

台吉和宾图海，还有多尔济额尔罕阿海和伊勒登阿海兄弟二人的使者安鲍洛伊等四人也送来，这四名使者奉派持书信和礼物去觐见大君主。

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命令接待来使，把他们安置在客栈，并派一名贵族和一名书吏前往询问使者，为何事被派来见全权大使？带没带额尔德尼珲台吉写给全权大使的书信？或者他们受命面谈什么事情？

767/773页背面

贵族和书吏二人奉命去见上述使者，询问上述问题。

使者们说，沙皇陛下的臣民额尔德尼珲台吉和其他台吉派遣他们为使者前往觐见大君主沙皇陛下，他们带来台吉给沙皇陛下的盖有印章的书信。

贵族和书吏接过使者们送来的书信，将书信带给全权大使，以便确切了解其内容。该书信的译文如下：

【424】

很久以来，他的父亲阿勒坛汗额尔德尼鲍尔丹以及他本人额尔德尼珲台吉，与大君主和睦相处。他的父亲阿勒坛汗额尔德尼鲍尔丹经常遣使者觐见大君主，得睹圣颜，而且每年都进献礼物。大君主也以礼回赠。从古至今，从未与大君主的人兵戎相见。几年前，中国皇帝挑起战端，在阿穆尔河掳走许多俄罗斯人，事后曾派三名俄罗斯人赍文去觐见大君主，并命令将彼三人送至扎萨克图汗处，而扎萨克图汗未予接待，也未向其提供向导。而额尔德尼珲台吉蒙受皇恩，未敢或忘，乃予以接待，并派出向导，将其送至叶尼塞斯克，交给该城军政长官。他还命他所派人员携带下列礼物进献大君主：锦缎一匹、黑狐皮一张、貂皮三张。叶尼塞斯克长官将上述礼物收下，但未准该使者等携带礼物前往莫斯科。不知这些礼物是否送达？

768/774页

去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同蒙古领主构衅。叶列尼亚克也

768/774页背面

参战攻打上述蒙古领主。于是额尔德尼珲台吉将该叶列尼亚克及其部下约五百人击溃。该叶列尼亚克在此之前曾向大君主称臣，但后来叛变，打死大君主的许多居民以及乌卢斯牧民。而他，额尔德尼珲台吉当蒙古领主斡齐尔汗及其他人等前往色楞格斯克作战时，没有想与之同去，因而没有派人参加。而当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向蒙古领主进攻时，额尔德尼珲台吉为躲避战火，乃向色楞格斯克附近游牧。以前，从未向他祖父、父亲和他，额尔德尼珲台吉为大君主征收过实物贡，而如今则命令他，额尔德尼珲台吉缴纳实物贡。为此，他，额尔德尼珲台吉派遣岱希宰桑台吉等四人为使者，前往觐见陛下，并命彼等带去下列礼物敬献，计有锦缎一匹，猞猁皮一张，貂皮五张。 769/775页

在沙皇陛下臣民蒙古台吉额尔罕珲台吉及其兄弟和侄子呈给大君主的另一书信中写道：

归附大君主专制统治的额尔罕珲台吉、宾图海、多尔济额尔罕阿海、伊勒登阿海、策凌台吉、楚阿尔台吉顿首上书沙皇陛下：

二十三年前，五十人长奥西普来到色楞格斯克。当时和睦友好相处。之后，在他们这里粉碎了清额尔德尼的人。去年王[1]之弟巴图尔珲台吉和王之子策凌巴尔来此作战。他们，台吉们并没有想去打仗。战后，该巴图尔来此，把他们掳走。目前斡齐尔汗正同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交战。于是他们，台吉们派遣使者前往会见全权大使，请求接受他们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全权大使听到他们使者陈述之后，派遣伊凡·卡恰诺夫来见他们台吉。伊凡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他们进行了宣誓。他们派遣使者往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当着使者面向上帝宣了誓。 769/775页背面

① 按指土谢图汗。——译者

对沙皇陛下臣民蒙古台吉所派遣的持书前往莫斯科觐见大君主的使者，发给到达莫斯科的每日粮秣：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岱希宰桑台吉二阿尔腾二坚加，阿齐斯·阿耳达尔卡十坚加，两名厨师每人每天六坚加；额尔罕珲台吉的使者每位宰桑十坚加，两名随员各八坚加，两名厨师每人每天各五坚加，总计一个月共十卢布二十六阿尔腾四坚加。

770/776页 【425】

注　释

152　戈维杰卡是1686年9月被送到莫斯科的，有一段时间留在西伯利【781】亚衙门，每日领伙食费四坚加。他拒绝受洗礼，要求返回祖国。1686年11月16日，他的申请上报给索菲娅公主政府。接着政府对此下了一道命令："将此中国人由莫斯科释放回中国"（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1册，第212,227页）。

153　见注释148。

154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1645—1697年）是绰罗斯族厄鲁特王公，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十子。幼年时，被授予宗教封号。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曾以呼图克图身分同俄国政府打交道。但是七十年代他的兄弟僧格被杀后，他经达赖喇嘛批准辞去神职，夺得准噶尔的政权。他力求统一全蒙古。他所实行的政策得到西藏喇嘛教部分上层人物的支持。1678年他占领了车臣汗斡齐尔图的领地，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因而于1679年获得博硕克图的称号，即极幸福之意。在同喀尔喀封建主的斗争中，他极力想依靠同俄国的联盟，尽管在向他原先的克什特姆人征收实物贡的问题上双方还有过分歧。

八十年代，他同喀尔喀封建主，即同土谢图汗及其兄弟们发生冲突。有关噶尔丹的兵力胜过他的敌手的兵力一事，费·阿·戈洛文在给瓦·瓦·戈利增的密信中曾写道："卡尔梅克人在军事上比蒙古人强大得多，并且从布哈拉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火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册，第805页）。

1688年，噶尔丹的军队击溃了喀尔喀统治者的军队。后者被迫出逃，并寻求清廷的援助。噶尔丹的军队继续追击，结果同满军发生公开冲突。尽管噶尔丹初期曾取得胜利，但到1697年终于被击溃（见雅金福的《厄鲁特人的历史述评》，圣彼得堡，1834年，第67—71页；И. Я. 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第228—318页）。

155　"山后"布里亚特人是指居住在雅布洛诺夫山脉后面的布里亚特人，其他一些居民，如哥萨克，也有"山后"人之称。

156　"多伦哈顺部"（долонкошуевщина, боронкошуевщина, барун-

хошуновщина）是俄国文献上提到蒙古五个或七个台吉属下人员时用的称呼，这些人1689年曾加入俄国籍，但在1691年又迁往蒙古游牧（见Б. О. 多尔基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族人民氏族和部落的成分》，莫斯科，1960年，第321页）。

目前，对这一名称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Н. П. 沙斯季娜认为，这是对喀尔喀（"Dolon hoshun"，即"七哈顺"）的误称，它出现于十六世纪末，孀妇格哼森札把她的领地分给七个儿子之后。因此，долонкошуевщина似应理解为喀尔喀领主的联盟（见Н.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131页）。

Е. М. 扎尔金德对这个词的意义则有另外的解释。按照他的意见，барункошеуновщина是барунхошуновщина这个术语的误录，барунхошуновщина则源出于两个蒙语词：дарун，即"西方的"和хошун（哈顺）。他对这个术语总的意思的解释是：西哈顺人（见Е. М. 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139页）。

157 海——这里指贝加尔湖。

158 谢伊佳什·库尔马麦托夫是托博尔斯克的布哈拉族军役人员，1666年和1668年随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到过清帝国（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116，125）。

1676年，陪同从莫斯科返回的蒙古使臣到托博尔斯克。他带着送给台吉的礼品和1676年2月15日的御书（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1675年，案卷№1，第115—123页）。御书对台吉要求交回已入俄国籍的布里亚特人一事答复如下：

"贵方乌卢斯牧民为生活安宁富裕自愿前来朕——大沙皇的国家。牧民从乌卢斯迁往某国终生留居时，这个国家决不能将这些人员交出。所以，朕——大君主、大沙皇也不能将这些人员交回"（同上，第119页）。

谢伊佳什·库尔马麦托夫只陪同这些使臣到达托博尔斯克，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派他随他们到乌卢斯去。Н. П. 沙斯季娜认为，免去谢伊佳什的外交使命，可能是因为他言行有失检点，还在莫斯科时，他同蒙古代表的谈话就不慎重（见Н. П. 沙斯季娜的《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年，第114页）。

【782】 然而，这一点并没有影响谢伊佳什以后的升迁。1686年，他同他的儿子一起率领一个商队从托博尔斯克前往亚梅什湖一带，"销售和交换皇家的货

物、毛皮和皮革"。商队同被派去运盐的一队军役人员一起出发。在湖边，谢伊佳什同这些军役人员发生了争执。后来，谢伊佳什证明他自己是有理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35号卷轴，第23—33页）。

159 土谢图汗早在1681年，当军役贵族B. C. 图尔斯基去拜会他时，就对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提出指责，说该军政长官扣留谢伊佳什·库尔马麦托夫，不让他递送莫斯科发出的御书："谢伊佳什和他递送的书信被扣留在托博尔斯克，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夫斯基送来的并不是那封书信。"图尔斯基对此答复说："陛下对他们——斡齐尔赛音汗、呼图克图和西第什里并没有这样的谕旨，信中也没有说要将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和归顺人员交还给他们，"而谢伊佳什则只奉命陪送使臣到托博尔斯克（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8，第8页—8页背面）。

160 扎萨克图汗是蒙古的力量雄厚的封建主之一。蒙古封建主争战期间，同噶尔丹结盟，经常得到噶尔丹的军事援助。

费·阿·戈洛文在给瓦·瓦·戈利增的信中谈到他的立场时说："去年即195年和今年即196年，蒙古扎萨克图汗……同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联合在一起；由于斡齐尔赛音汗的一些过错，许多蒙古乌卢斯都卷入战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案卷№2，第2册，第805页）。

161 И. Я. 兹拉特金在他的书中援引了北京收到的一份报告中对1688年8月噶尔丹同土谢图汗两军大战情景的描述：

"8月1日至4日和其他日子，鄂罗会诺尔湖畔连续鏖战三日。但是埃列特①人利用夜袭，一举攻占善巴额尔罕岱青台吉的营帐。因此，喀尔喀诸台吉便丢下土谢图汗，全部逃散。而土谢图汗因无力反击，也越过戈壁沙漠，逃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И. Я. 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第274页）。

162 夜九点相当于现代计时法的一点五分。

163 白昼四时相当于现代计时法的上午八时。

164 据其他资料，军队是3月22日开到色楞格斯克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128，第93页）。

165 报告副本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

① 原文为 элеты。疑即厄鲁特。——译者

案卷№44，第11—16页）。

166 报告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718—724页）。上面有外务衙门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如下批注："198年9月22日。已向陛下、圣洁的公主殿下、大贵族读毕。陛下谕令复文御前大臣、军事长官，予以嘉奖，望他今后在同中国办理外交事务时，遵照陛下先前的谕旨和去年即197年由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给他的要旨行事。而在军务方面，也遵照陛下的谕旨和前此已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给他的诏书和今后将下达的诏书行事"（同上，第718页背面）。

诏书经签署后，于1688年9月23日由外务衙门发出（同上，第725—729页；第9本，第577页）。

167 索额图，正黄旗人，父名索尼，索额图为其第三子，故人称索三；他是皇帝的叔丈人（他的侄女是康熙皇帝的妻子）。1688年率领向俄国派出的第一个使团。1689年，康熙帝任命索额图和佟国纲为代表团的首脑，同俄国谈判边界事宜。在尼布楚条约上索额图的签名在第一位。条约签订以后的几年中，索额图处理对俄关系问题，同涅尔琴斯克和伊尔库次克有书信往来。后来，参加了进讨噶尔丹的远征。死于1703年（见阿瑟·W.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华盛顿，1948年，第2卷，第663页）。

168 萨尔素——萨布素，满洲镶黄旗人。1682年同郎坦、彭春一起侦察过阿尔巴津附近和阿穆尔河的情况。1683年，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1685年和1688年两次率军包围阿尔巴津。1689年派一千五百名士兵护送满方使臣到涅尔琴斯克。后来参加了进剿噶尔丹的征战。死于1700年（见阿瑟·W.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华盛顿，1948年，第2卷，第630页）。

169 指佟国纲，康熙帝的舅舅，根据当时风俗，别人也称他舅舅。世袭三
【783】等公，是1688年派出同俄国谈判边界问题的使团成员之一，但是，由于喀尔喀同噶尔丹发生战事，该使团中途折返。1689年，佟国纲同索额图一起受命任使团首脑，并在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上签字。1690年，统领炮兵参加征讨噶尔丹的战役。在乌兰布通附近的战役中阵亡（见阿瑟·W.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华盛顿，1948年，第2卷，第794页）。

170 阿尔尼——阿喇尼阿里哈昂邦。1686年是参加喀尔喀封建主"调停"会议的满方代表。1690年与噶尔丹交战时曾任清军统帅（见A.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罕"》，圣彼得堡，1883年，第184页；И.

Я. 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 年，第 262，285 页）。

171　马齐昂巴，满洲镶黄旗人，是一位曾任各种要职的官员。1688 年，他是派到色楞格斯克同俄国谈判边界问题的代表团的秘书。1689 年，没有到涅尔琴斯克，仍留在北京任左都御史。后几年参与筹划征讨噶尔丹事宜。死于 1739 年（见阿瑟·W. 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 年）》，华盛顿，1948 年，第 1 卷，第 650 页）。

172　麦伊塔昂巴即溫达。八十年代，阿思哈尼昂邦溫达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麾下供职。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是满方使团的成员之一。死于 1715 年（见阿瑟·W. 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 年）》，华盛顿，1948 年，第 1 卷，第 650 页）。

173　索额图率领第一个满方使团于 1688 年前往色楞格同俄国谈判边界问题时，张鹏翮以秘书身分参加该使团（见阿瑟·W. 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 年）》，华盛顿，1948 年，第 1 卷，第 49 页）。

174　这里指蒙古封建主的所谓“调停”会议。据俄国史料记载，这次会议从 8 月 1 日起开到 12 月 30 日（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案卷 № 96，第 39 页），中国史料的记载，则是从 9 月 18 日到 23 日（见 И. Я. 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 年，第 262 页）。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蒙古各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以及达赖喇嘛和清帝的代表。八十年代，扎萨克图汗的一部分乌卢斯牧民归顺土谢图汗及其兄弟，这些牧民的归属问题引起了长期的纠纷。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上述纠纷。当时准噶尔汗噶尔丹出面支持扎萨克图汗。这次会议实际上没有起到调停作用。嗣后，噶尔丹就乌尔嘎呼图克图对达赖喇嘛的代表噶尔丹西勒图的态度表示不满。后来，这件事便成了准噶尔汗同部分喀尔喀封建主发生军事冲突的缘由（见 И. Я. 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 年，第 264—265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这里的，还是其他的俄国史料，都提到这次会议有满人煽动起来的反俄情绪。

1687 年 3 月，前来色楞格斯克的蒙古人岱青谈到如下的一席话，显然，这是乌尔嘎呼图克图和清廷代表阿喇尼在会上进行的对话：

“中国博格德汗的大臣尚书在会上向呼图克图询问色楞格斯克寨和乌丁斯克寨的情况：沿色楞格河而下，有两座堡寨，那里住的是些什么人？呼图克图对此回答尚书说：沿色楞格河而下，有两座堡寨，堡寨中住的是达兰汗的俄

国人（按我们俄国的说法，即“陛下的臣民”），他们不向我们蒙古边民征收任何捐税，我们也没有遭到他们的欺压和蹂躏。

他——尚书听了呼图克图这番话后，对呼图克图说：在我们中国，博格德汗已经知道这两座堡寨，这些堡寨位于我们的心腹之地，靠近堡寨有通往涅尔琴斯克寨和阿尔巴津寨的大路。由大路往涅尔琴斯克寨和阿尔巴津寨运送皇家的财物、大炮、各种武器、铅弹、火药、粮食和其他各种用品。这两座堡寨使他们遭到各种损害”。最后，岱青认为，与会者“已经按照中国和蒙古的信仰立了誓……同中国博格德汗联合在一起”（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96，第39—41页）。

175 伊凡·洛吉诺夫是外务衙门书吏。1687年他的薪俸（钱和粮）共合二十四卢布左右（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外务衙门及其职员事务全宗，1688年，案卷№2，第6页）。在费·阿·戈洛文的部队里任职两年多，曾奉派出使清帝国。从北京返回莫斯科时，还没有到达叶尼塞斯克，便于1689年12月28日死于途中。1690年，他的母亲马里娅和妻子马特列娜写了一份申请书给外务衙门，说：“我们这两个不幸者，走门串户到处流浪，他没有给我们
【784】留下一间房屋，没有留下任何家产，连为他祭奠的祭品都没有。”根据外务衙门法官们的决定，发给了她们十个卢布（同上，1690年，案卷№9，第1—3页，7页）。

176 外务衙门在向费·阿·戈洛文发出上述所有文件时，曾有如下记载：

“陛下的诏书、要旨、信件范本和三份条约范本由杜马秘书官叶麦利扬·乌克拉英采夫签发。平放包装后，以御印加封，因为无法卷起加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606页）。

177 1687年10月，外务衙门又重新详细讨论了费·阿·戈洛文使团的任务和前途。为此搜集了所有必要的资料，如大使的报告和发送给大使的要旨。根据这些文件编就的摘要于10月20日上报沙皇和大贵族杜马。沙皇和大贵族杜马就此事发出谕旨和作出决定：“将陛下谕旨下达全权大使……令其遵照陛下先前和现今下达的谕旨行事”（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87页）。接着便是收入出使报告的、由叶·伊·乌克拉英采夫副署的要旨。

178 在给清朝皇帝的书信中使用这种形式的沙皇称号是从1685年开始的。第一次使用是在草拟由尼·达·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送交的那封

书信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1，第 223 页)，当时在草稿中先用的是旧称号，后来换成了新称号。

1685 年 12 月 8 日，在大贵族杜马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这个称号并作出决定:

"由国家外务衙门将陛下谕旨记载入册，今后如有写给中国汗的陛下国书，使用的神的称呼和封号头衔，一律以此诏书中的写法为准"(同上，第 202 页背面，203 页背面)。

179 外务衙门对全权国书原件的外形曾有过描写，至今仍保存着:

"陛下的国书用大张绘图纸书就。整个国书的花边和起首字母为金色，书信中间衬以银地，这份国书的开头用金字写着:'我们——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金字写到'王中之王'之前，中国汗的头衔开头的'тебе'(你)只'T'用金字，而信的内容则用墨汁书写。

书吏伊凡·法沃罗夫书写。"

该国书还附有拉丁文副本，是由翻译尼古拉·斯帕法里、谢苗·拉弗列茨基译的。在标页字母下面盖有国家大印(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613 页)。

180 1687 年 11 月 15 日给呼图克图的"嘉勉"御书的副本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2 册，第 510—527 页)。

在外务衙门的案卷中保存着描写这封御书外形的材料:"陛下的这封誊清的御书用白纸书就。陛下的头衔全用墨汁书写。在正体的标页字母下面盖有国家大印"(同上，第 527 页)。御书有两份，一份俄文本，一份鞑靼文本(鞑靼文御书见同上处，第 528—536 页)。

181 1687 年 11 月 9 日关于发给呼图克图皇赏的沙皇谕旨有如下记载:"从国库中拨出为他们乌卢斯需要并受他们欢迎的物资作为皇赏送给他……送去什么东西，命令〔费·阿·戈洛文〕在出使报告中载明"(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2 册，第 501 页)。

182 指 1687 年 11 月 16 日由外务衙门下达给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的谕令(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 年，案卷 № 2，第 2 册，第 504—505，505—507 页)。

183 给费·阿·戈洛文的皇赏是根据 1687 年 10 月 19 日的沙皇谕令，

"因为在边远地区供职"发放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455页），而给贵族、翻译和书吏的皇赏则是根据他们的申请书（见注释113）和公文（同上，第637页）发放的。

184 类似的报告A.别伊顿也曾送给伊·叶·弗拉索夫（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3，第1—5页），涅尔琴斯克是在7月5日收到的。当时，别伊顿十分焦虑不安，在报告中一再重复说："如有可能，大人，请给予支援，增派部队来"（同上，第5页）。

185 彼得·杰米扬诺维奇·姆诺戈格列什内是杰·伊·姆诺戈格列什内的长子，先是色楞格斯克的，后来是伊尔库次克的军役贵族。1688至1689年任职期间的俸饷，钱币为九卢布，粮食为九俄石黑麦和九俄石燕麦。1690年，他的俸饷增到钱币十卢布，粮食加倍。1691年在同蒙古人发生冲突时被打死（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
【785】252—253页；第1061号卷轴，第1册，第138—140页；Б.О.多尔基赫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族人民氏族和部落的成分》，莫斯科，1960年，第321页）。

186 马喇（1632—1692年），戴章京。八十年代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下属。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为满方使团成员之一（见阿瑟·W.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华盛顿，1948年，第2卷，第665页；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齐齐哈尔档案馆文件显微胶片，1685年，底片№37，第86张）。

187 费·阿·戈洛文给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的书信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3，第45—46页）。

188 见注释155。

189 除下面出使报告所引用的送给外务衙门的报告外，斯·科罗文还携带着许多应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记载这些报告的清单保存了下来（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263—264页）。西伯利亚衙门在1689年12月9日收到这些报告。

这些报告中有一部分和送交外务衙门的报告相同。大部分报告谈的则是各种行政财务问题，主要是给军役人员发放俸饷的问题。

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一批布里亚特乌卢斯牧民臣服俄国的报告（同上，第295—298页）。西伯利亚衙门对这份报告加了批语："197年12月9日。遵

照陛下谕旨，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听取此报告后，命令给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送去陛下诏书，对招抚异族人一事予以嘉奖，并望今后对此事继续尽心效力，为陛下召纳异族人，予以安抚，并征收实物贡"(同上，第295页背面)。

190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册，第812—818页)外务衙门是1688年12月9日收到的(同上，第812页背面)。与此件同时给西伯利亚衙门送去一份同样的报告(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299—306页)。西伯利亚衙门在此件上作了如下批注："登记入册并摘要呈报"(同上，第299页背面)；"此报告与上述诸报告均已摘要呈报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同上，第306页)。

191 由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签署并由书吏谢·瓦西里科夫核校签字的谈话记录原件，包括的时间是1688年6月12日到8月6日(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443—496页背面)。此件同这一时期的出使报告相同，略有删减，并有如下标题：

"出使报告摘抄，中国和蒙古使者访问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纪要。今年即195年8月12日派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连同其他报告送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呈陛下"(同上，第442页)。

192 费·阿·戈洛文给外务衙门的报告原件的片断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册，第774—779页)。外务衙门的抄件集中有该报告的全文(同上，第9本，第611—620页)。类似的报告也曾送交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281—287页)。此报告曾上奏沙皇，关于此事，报告上有如下批注：

"197年12月……日。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闻奏后，谕令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及其助理发出陛下的嘉奖令。

陛下此谕旨由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下达"(同上，第281页背面)。

193 格里什卡·库恰即涅尔琴斯克哥萨克格里戈里·哈里托诺夫，绰号库恰。1688年6月，他被征调到费·阿·戈洛文使团的军营幕府，因为大使缺少熟练的蒙古翻译，而据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说，格·库恰是"一个很好

的通译……精通蒙语”（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3，第33页）。7月16日，弗拉索夫接到戈洛文的命令后，答应“毫不拖延，尽快”将通译派去，7月31日，果然派出了这名通译，同时并报告说：“涅尔琴斯克再没有比此人更好的蒙语通译了……”（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4，第52，57页）。

在涅尔琴斯克谈判期间，当俄国使臣不信任耶稣会士，由拉丁语改用蒙语时，格·库恰担任译员。

194 费·阿·戈洛文给伊·叶·弗拉索夫的书信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3，第57—59页），涅尔琴斯克是在1688年8月27日收到的（同上，见第57页背面）。此件的内容和出使
【786】报告中所录8月29日发出的书信（见本书第350—351页）几乎完全相同。

195 答词原件由费·阿·戈洛文送交西伯利亚衙门（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288—289页）。此外，1688年7月31日在涅尔琴斯克官署作的阿·布托林和尼·乌沙科夫答词的记录也保存了下来（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6，第84—85页）。内容同出使报告所载十分相近。

196 以前带兵到过阿尔巴津城下的中国长官显然是指郎坦或彭春。

197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293—294页），莫斯科是1688年12月9日收到的（同上，第293页背面）。西伯利亚衙门在上面作了如下批注：“197年12月12日。遵照陛下谕旨，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命令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发出陛下诏书，对修建城防设施一事予以嘉奖”（同上）。

198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16号卷轴，第15—21页）是1688年9月9日收到的（同上，见第15页背面）。西伯利亚衙门在上面作了如下批注：“摘要呈报”（同上）。

摘要和后来的材料没有保存下来。

199 伊·叶·弗拉索夫给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副本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4，第54—56页）。报告的语气证明该军政长官极为惶恐不安，报告末尾写道：

“阁下，这些中国人一旦到达涅尔琴斯克城下并开始进行使臣谈判，陛下

对使臣谈判有何谕旨，我无从获悉。倘若他们寻衅，蹂躏涅尔琴斯克诸寨和蒙古人，能否以武力抵抗？阁下，请遵照陛下谕旨对此一切给予指示”（同上，第55—56页）。

200 伊凡·乌沙科夫，乌斯丘格人，客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与兄弟阿·乌沙科夫合伙进行大宗的粮食和食盐贸易，在西伯利亚拥有熬盐场和耕地。

费·阿·戈洛文使团在伊尔库次克和达斡尔地区停留期间，他曾大宗承揽使团及其随行部队的粮食供应（见B. A. 亚历山德罗夫的《俄国居民经济上开发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开始（十七世纪后半叶）》，载《苏联历史》，1968年第2期，第57页；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59）。

例如，1685年末，两兄弟按照莫斯科下来的承包合同开始向乌丁斯克每年供应粮食三千普特，为期三年，每普特六阿尔腾（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526，第18—19页）。

201 费·阿·戈洛文的报告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3册，第934，936页）外务衙门是在1688年12月31日收到的（同上，第934页背面）。

报告上有杜马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批注：“陛下和圣洁的公主殿下已悉。复制副本”（同上，第9本，第725页背面）。

202 费·阿·戈洛文对阿·伊·别伊顿报告内容的转述十分简略，这一点可以根据别伊顿同时送交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判定（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3，第53—54页），这份报告于1688年8月20日送达涅尔琴斯克（同上，第53页背面）。别伊顿在给弗拉索夫的报告中写道：“首先，蒙上帝保佑，我们还活着。但一切都已被毁坏，我们饥寒交迫。7月11日，无法无天的罪人来到我们阿尔巴津城下，直到7月23日才离开。我们种的约两千普特庄稼，全被割净烧光。他们没有到涅尔琴斯克去。我们曾为此祈祷上帝：主啊，恩佑各位大人，平安无事……

他们为什么要乘船到涅尔琴斯克城下去，有什么图谋？对此，他们声称：我们到涅尔琴斯克去谈判，平息纷争，并要求提供向导。我对他们说：我派两名哥萨克在你们部队之先到涅尔琴斯克去送报告。当他们动身时，我派两名哥萨克自己乘船给大人送报告，以便您能严加提防。可是他们这些无法无天的罪人，不放我们的哥萨克在他们的部队前先行，也不许加入他们的行列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 №43，第53页）。后来的事情表明，四天之后别伊顿才得以派出哥萨克去侦察军情。

此外，在阿·伊·别伊顿给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中还引用了满方代表的“争议”，他们“对我们在谈判之前就种上了庄稼提出指责”（同上，第54页）。

报告描述了阿尔巴津人的绝望处境：“如今我们在阿尔巴津提心吊胆，饥寒交迫，缺衣少食，不知如何保护皇家的财产。人人请愿呼救，让我放他们到涅尔琴斯克去……

请给我们牲口和粮食，请为我们阿尔巴津人驱魔除邪，使皇家官兵不致
【787】饿死，不致饿得四处逃散，使我们能够和他们一起保护皇家的财产。大人，请给予支援，只此一条出路……”（同上）。

别伊顿的报告还引人注目地提到阿尔巴津哥萨克对费·阿·戈洛文行动的不满：“哥萨克们极其困惑不解的是，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从未给过我们指示。我以陛下将有嘉奖来宽慰他们”（同上）。

203 费·阿·戈洛文的训令原件（见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雅库次克文书全宗，第40号文献卡，第16号卷轴，第1—2页），涅尔琴斯克是1688年9月15日收到的（同上，第1页背面）。

204 指阿·别伊顿的报告，详见注释202。

205 关于费·阿·戈洛文的部队获得胜利的报告莫斯科是1689年3月4日收到的，即在瓦·瓦·戈利增率领俄军开始第二次远征克里米亚的数日之后（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65号卷轴，第46—47页）。在这种情况下，这份报告受到索菲娅政府的热烈欢迎。1687年第一次远征失败，第二次远征成败未卜，因此，政府特别大张旗鼓地为俄军庆功。3月2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广泛奖励保卫俄国边寨抗击蒙古封建主军队的军役人员。

5月，由西伯利亚衙门向费·阿·戈洛文颁发“嘉奖”诏书，上面写着：“因为你和你的助理、各上校、各级军官勤勉效忠，特予嘉奖，并赐予金币，作为皇赏”（同上，第12页）。金币是财务衙门特制的，大小和成色因得奖人职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例如，戈洛文得到八卢布的金币一枚，伊·弗拉索夫得到六卢布的金币一枚，谢·科尔尼茨基得到一卢布的金币一枚，上校费·斯克里皮增、帕·格拉鲍夫和安·施马伦贝格各得一个半卢布的金币一枚，八名

侍臣和宫廷内务官，以及帕维尔·根特木罗夫各得"同样的"金币一枚；二十四名少校、大尉、中尉、准尉和西伯利亚军役贵族各得半卢布的金币一枚，四百二十名莫斯科火枪兵和盔甲匠各得金戈比一枚。阿尔巴津守城人员和一千四百八十四名西伯利亚军役人员各得镀金戈比一枚。此外，给六十名阿尔巴津人各奖呢绒四俄尺(同上，第12页背面，13页背面，14页背面，22，49—49页背面)。

为费·阿·戈洛文部队制作的金币与奖给克里米亚远征参加者的金币相同(可能使用了一部分现成的)。每枚奖金金币上一面镌有国徽，另一面镌字："上帝恩佑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益乐月报》，1757年10月号，第327页)。

大使的父亲阿·彼·戈洛文也没有被遗忘，给他也送去了"嘉奖"诏书，其中在表彰他的劳绩时还指出了他儿子的功勋（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65号卷轴，第3—4页)。

1689年5月20日，伊·伊·斯克里皮增携诏书和奖金由莫斯科启程。书面训令中详细规定了授奖仪式和他应向阿·彼·戈洛文和费·阿·戈洛文宣读的贺词(同上，第34—37页)。

诏书和奖金于1690年2月才送到大使那里，而这时颁发诏书和奖金的索菲娅政府已被推翻。

206 奥金达尔嘎宰桑是有势力的塔邦古特台吉之一。曾同扎布额尔德尼和他自己的兄弟策凌佐库莱争当塔邦古特的首领。八十年代末坚持执行亲俄方针，因此成了塔邦古特的首领。1692年逃往蒙古，但1695年又返回，宣称他是被扎布额尔德尼绑架走的。E. M. 扎尔金德认为，奥金返回的原因是准噶尔汗噶尔丹的远征（见E. M. 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87—92页)。

207 扎布额尔德尼是塔邦古特台吉，九十年代前为塔邦古特的首领。曾臣服俄国，但是1692年逃往蒙古（见E. M. 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87页)。

208 书信中关于额尔德尼是末代阿勒坛汗鲁卜桑台吉的儿子的提法是令人不解的，因为他和他的兄弟额尔罕都是车布登台吉的儿子（见E. M. 扎尔金德的《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第83页)。对这种提法多半应当这样来理解：表明他似乎是阿勒坛汗的继承人。

209 指有不同程度的臣属关系，这正是俄国对归附于它的边境地区的政策的特点。对一系列臣服俄国的民族来说，实物贡并不是定期交纳、数量有明确规定的贡税，而只是象征性的少量贡品，用以证明他们承认对俄国沙
【788】皇的附属关系。十七世纪具有这种关系的有卡尔梅克人、诺盖人和北高加索的一些民族。

向巴什基尔居民征收的实物贡具有另一种性质，是明确规定的地租。

210 指阿尔巴津军政长官阿·托尔布津和1686年7月满军围困阿尔巴津城。

2月21日，上奏大君主，该奏章由玛尔蒂恩·卡马利送往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去年，196年，7月8日，在由国家外务衙门颁发的经杜马秘书官叶麦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乌克拉英采夫签署、由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来的给臣仆等的我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中提到，去年，195年，6月14日，我皇陛下在给臣仆等的诏书中写道：

770/776页背面

谕令臣仆等到达中国边界后，遵照我皇陛下诏书、训令和随同该诏书一起送来的要旨，同即将来边界进行会谈、平息边界争端的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签订条约。谕令臣仆等把同中国使臣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恭折具奏我皇陛下。如果汗的使臣或者军队长官率兵撤离阿尔巴津，返回中国，臣仆等没有会谈的对手，并且如近臣在把汗的国书交给信使、国家外务衙门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与伊凡·法沃罗夫时宣布的那样，邀请臣仆等前往中国内地*，则臣

771/777页

* 从“汗的国书”起到“邀请臣仆等”这部分句子在原件中没有（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3册，第996页）。

仆等应派伊凡前往中国。臣仆等应以自己的名义遵照伊凡带给臣仆等的我皇陛下诏书和范本致书汗的近臣，交由伊凡带去。在我
771/777页背面 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两国之间应如何议和，已写有三个条约文本。第四个条约文本则应按照范本，从七条要旨中选出尽可能有利于我皇陛下西伯利亚国的关于边界的条款缮写。臣仆等应在这些文本上签字盖章，而那些附于诏书之后给臣仆等送来的范本，亦应各誊写一份，并签字盖章，交伊凡带去。臣仆等对伊凡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要给予详尽指示。由伊凡带给臣仆
772/778页 等的我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也应交给伊凡。伊凡应将臣仆等签
【426】字盖章的上述条约文本及我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密存手中。大君主全权国书原件亦应交由伊凡带去。不论根据哪个条约文本签订和约，在会谈结束后，均应在中国京城把大君主的国书交给汗的近臣。臣仆等应将以上各节，按照随同诏书一起带给臣仆等的范本，函告中国汗的近臣。

陛下，臣仆等于8月1日上奏我皇陛下，该奏章由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送交国家外务衙门，内称，奉我皇上述诏书，臣仆等
772/778页背面 将于近期内选择良机，派遣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大君主全权国书及臣仆等根据范本缮写并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的近臣。

臣仆等于去年，196年，8月29日上奏我皇陛下，奏章由彼得·拉齐奇卡送呈，旋于今年，197年，10月22日又上奏我皇陛下，奏章由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维库拉·列扎诺夫送呈，臣仆等在这两份奏章中写道：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给臣仆等写来报告说，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大批军队，分乘许多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臣仆已往涅尔琴斯克给伊凡·弗拉索夫
773/779页 写信，命令他派遣妥当人员去见上述军队长官，要求该军队长官等命令其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在双方通过使臣会谈就划分疆界问题

取得满意结果之前，不要寻衅和制造争端，并希望彼等军队长官按照外交惯例同臣仆等会晤，就各种和好之事达成协议，为此，臣仆等将尽速前往阿尔巴津；根据上述消息，臣仆等率领全部皇家军队前往涅尔琴斯克，为防范蒙古台吉侵犯布里亚特异族贡民，臣仆等将一名官长及一些军役人员留在乌丁斯克。

陛下，今年，197 年，9 月 4 日，阿尔巴津哥萨克谢卡·斯捷潘诺夫等人从阿尔巴津来到距乌丁斯克一百俄里左右的库尔巴河臣仆等这里，带来了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给臣仆等的报告，内称，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大批军队分乘许多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将阿尔巴津城郊播种的庄稼悉数割掉，践踏殆尽，然后溯阿穆尔河而上*，到额尔古纳河口。他们把庄稼烧掉之后，便带领全部军队返回本土，因此，阿尔巴津的粮食极为缺乏。 773/779 页背面

臣仆等已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信[211]，要求他从筏场向承包人调用六百普特粮食，抽调若干军役人员和适当数量的牲畜火速运到阿尔巴津，俾使该寨军役人员在春天以前仍能留在阿尔巴津。

陛下，为了使贝加尔海滨各寨和布里亚特贡民免遭蒙古领主聚兵蹂躏，为了使通往达斡尔各寨的道路不被他们切断（也为了使涅尔琴斯克的皇家军队不过早地挨饿），同时，因为对中国人采取行动或同他们进行外交谈判，现在都没有对手，所以臣仆等便率领皇家军队返回乌丁斯克。臣仆等将布里亚特人以及留在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防备蒙古人来犯的其余军役人员集结在一起，等候蒙古领主的使者等了很长时间，由于期望和好，臣仆等于 9 月 16 日启程前往蒙古乌卢斯，以便促其归顺。走到离乌丁斯克二百俄里左右的地方，在大希洛克河后边的天然界一带，同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等人遭遇，发生了战斗。蒙万能上帝保佑，托至尊陛下洪福，在此次战斗中打死并俘虏了许多蒙古人，夺得许多马匹牛 774/780 页 【427】 774/780 页背面

* 在奏章原件下面尚有 бусами（乘木船）一词（同上，第 1002 页）。

羊。台吉们带领少数人马逃奔其他蒙古领主。他们的蒙古乌卢斯牧民怕遭到破产，前来永世称臣，接受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者，已有一千多帐篷，并把人质交到色楞格斯克。陛下，臣仆等已将上述各节如实恭折具奏我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着上述信使将奏章送交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212]。

775/781页 陛下，今年，197年，11月23日，有一名已归附大君主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塔邦古特人，名奥金达尔嘎者，到乌丁斯克来见臣仆等，他口头报告说：

有一个伊谢克苏宰桑手下的蒙古人，名叫奥克拉乌克，从蒙古地方来到他们乌卢斯。该蒙古人对他们说，中国从蒙古人那里获悉，臣仆等曾率领皇家军队征讨蒙古塔邦古特台吉们，打死多人，俘虏多人；许多其他乌卢斯牧民怕臣仆等率兵前去征讨，便逃离蒙古台吉，前来色楞格斯克，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缴纳实物贡；此外，博硕克图汗把蒙古汗斡齐尔和呼图克图以及许多其他蒙古台吉击溃，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赶走。又说，中国博格德汗

775/781页背面 下令在本土集结重兵，于春天准备就绪，开赴大君主边城，开赴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同时命令中国使臣带领大批军队，携带军用物资，前来参加使臣会谈。为参加上述使臣会谈，他们想分两路前来，一路来色楞格斯克，一路来涅尔琴斯克。如果不能按其意愿行事，便想与蒙古领主合谋后，诉诸武力。

陛下，11月26日*，曾到色楞格斯克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蒙古达尔罕兰珠喇嘛宰桑来到乌丁斯克寨，向臣仆等报告了蒙古人的下述图谋：他，达尔罕兰珠喇嘛在自己乌卢斯

776/782页 时，曾听到前来色楞格斯克缴纳实物贡的新归附的塔邦古特人说，

* 奏章原件是24日（同上，第1006页）。

蒙古台吉们派遣使者前来同臣仆等议和，但这些台吉（如达赖车臣诺颜，以前曾攻打过通金斯克寨）派遣使者不怀好意，乃是为了拖【428】延时间，以便集结队伍。集结完队伍，并就开战之事同中国人和斡齐尔汗合谋之后，便想开赴我皇陛下边城，即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作战，以便使布里亚特牧民和其他许多已经归顺的蒙古人重 776/782页背面 归他们的统治。当然，他们蒙古领主期望中国军队携带大量军用物资于春天来色楞格斯克助战。

陛下，今年，197年，1月[6]日*，有一个归蒙古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管辖的名叫布尔加伊卡的乌卢斯牧民逃离蒙古乌卢斯，前来永世称臣，归附我皇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

经详细询问，该人在臣仆等面前说，他曾在塔邦古特策凌佐库莱台吉身边当奴仆。当他在其台吉的乌卢斯时，从该乌卢斯的宰桑以及从该台吉的许多乌卢斯牧民那里听到，额尔罕珲台吉曾给台吉写过一封信，希望策凌佐库莱前来称臣，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但策凌佐库莱不愿带领他的乌卢斯牧民前来称臣，归附大 777/783页 君主崇高专制统治，而愿向中国汗称臣。以前蒙古台吉们曾想集结军队，前来进犯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以及各村庄，以便使被击败的塔邦古特各台吉和蒙古与布里亚特贡民，仍归他们管辖。蒙古台吉们为获得军援，商谈称臣事宜，曾想派专使去觐见中国汗。

臣仆等见中国汗在外交事务中行为诡谲，为了使他们于来年春天不能同蒙古领主一起率大量兵力来犯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不使达斡尔地区遭受任何破坏，也不使我皇陛下的各异族贡民落入他们的统治；也鉴于臣仆等兵力单薄，无法分兵两路前去禁阻，同时也不使中国人发觉我们兵力单薄，臣仆等遵照我皇陛下由 777/783页背面 国家外务衙门给臣仆等下达的谕旨、诏书和要旨，并根据臣仆等获

---

* 原文日期脱漏。此处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奏章原件中在正文之后用另一种墨水填上了日期（同上，第1008页）。

悉的关于中国人和蒙古人阴谋挑起战端的情报，于今年，197 年，1 月 11 日派遣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我皇陛下的上述全权国书，前往中国会见汗的近臣，以便臣仆等能了解中国人的意图，然后确定今后同中国人会谈或作战时，我们应如何行事，并希望能制止他们挑起战端。臣仆等将我皇陛下全权国书副本也
778/784页 交由伊凡带去。遵照我皇陛下谕旨，根据范本缮写的并已签字盖章的三个条约文本也交给伊凡，令其据此议和。陛下，臣仆等同时根据上述范本致函汗的近臣，说明鉴于中国方面长期未派出使臣前来同臣仆等进行使臣会谈，因而派遣伊凡前往递送上述条约文
【429】本。至于伊凡在中国期间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臣仆等已遵照我皇陛下谕旨，给他下达了训令。臣仆等还派遣三十名* 从各团抽调的军役人员和一名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随
778/784页背面 同伊凡前往。臣仆等还令伊凡带去臣仆等致汗近臣关于敦请他们的汗派遣使臣前来边界同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的函件。陛下，臣仆等遵照陛下谕旨在第一个条约文本中写明：我皇陛下与中国汗两国之间应以汗的脑温村附近沿甘河和松花江两河上游为界；在第二个条约文本中臣仆等遵照陛下就此事给臣仆等的谕旨写明：我皇陛下与中国汗两国之间应以阿尔巴津为界，双方可在贝斯特
779/785页 拉亚河、结雅河和西林穆迪河上游一带共同渔猎；在第三个条约文本中臣仆等写明：遵照陛下给臣仆等的谕旨，应以现今阿尔巴津所在之地为界，但将阿尔巴津现有居民撤走，双方不得在该地建造任何房舍，双方可于该地至阿穆尔河共同猎貂和猎捕其他野兽。臣仆等从所带的皇家物品中拨出三百六十卢布的物品，交给伊凡带去，以便为了我皇陛下的事业而作馈赠之用。陛下，臣仆等已将第
779/785页背面 四个条约文本（臣仆等受命从附在诏书后面送来的七条要旨中选出有利于我皇陛下西伯利亚国的条款，写成第四个条约文本，然后

* 奏章原件是二十七名。系用与正文不同的墨水添写的（同上，第 1014 页）。

签字，交给伊凡带去；如果中国汗的近臣不愿根据上述三个条约文本签订和约，则命令他拿出第四个条约文本）缮就，但未交给伊凡带去[213]，因为，陛下，为使整个达斡尔地区不因此而大大缩小，边界不能再超过上述限度划定，不能对中国人再作让步。陛下，臣仆等根据去年，196 年*，给臣仆等下达的关于外交事务的七条要旨的第四条写了第四个条约文本：在阿尔巴津地方划界，撤走一切居民，嗣后，双方永不在该地建立居民点；已发生的其它争端留待他日我皇陛下和汗殿下愿意的适当时候，再遣使、行文，按照授予的全权，在双方或者其中的一方恰如其分、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但是臣仆等写好后，没有交伊凡带去，因为中国人非常多疑，对阿尔巴津哥萨克和其他达斡尔居民使他们遭受的种种损失，他们决不会等到天下太平的年代去议决，所以目前，陛下，他们怕再**受诈，将全力以赴袭击达斡尔地区。

780/786页

780/786页背面

臣仆等在给伊凡的训令中写道：

伊凡在离开涅尔琴斯克之后的路上，在中国边城长官奉汗的谕旨准许他进入中国边城，前往中国内地时，他应千方百计地密切刺探（哪怕为此向有关人士赠送随身携带的皇家物品），要切实探明：去年中国使臣是否按照外交惯例准备前来赴会？出发之后是否由于卡尔梅克战事从边界折回？抑或根本没有从中国出发？现在中国使臣是否愿意赴会同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或者（据臣仆等从新近归附的蒙古人那里所获得的有关此事的消息）由于耽心在使臣会晤期间遭受臣仆等的危害，而集结重兵，想与蒙古领主合谋后，分两路进军，一路向涅尔琴斯克，一路向色楞格斯克（如塔邦古特的奥金达尔嘎等人向臣仆等报告的那样），一旦会谈不能如其

【430】

781/787页

---

* 奏章原件中错写为 194 年，现根据奏章原件订正（同上，第 1010 页）。

** 奏章原件中没有“再”（вновь）这个词，而写的是“受我们的各种”（в нас всякие）（同上，第 1012 页）。

所愿，便想诉诸武力？

陛下，如果伊凡在路上或在中国京城确实了解到，中国钦差大臣于去年曾出发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但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回京城（关于此事中国钦差大臣的信使曾向臣仆等当面谈过，
781/787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在其信函中也曾提及），不过愿意在来年一定前来开会，而且当伊凡到达中国京城时，中国使臣已准备动身赴会，同时根据在路上和在中国京城探听到的关于中国派遣使臣赴会的*消息，获悉中国使臣一定赴会，而且带人不多（如汗的近臣对臣仆等派去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所宣布的那样），或者还带有补充征集的士兵，只由一路前来涅尔琴斯克或者阿尔巴津，则臣仆等令伊凡到达北京并受到近臣接待之后，切勿把伊凡带去的关于臣仆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副本和几个条约文本抄件的信函拿出，而应秘存手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会失去大
782/788页 君主的恩宠。应把臣仆等交给他带去的敦请派遣中国使臣前来边界同臣仆等会晤的函件交给汗的近臣。并对汗的近臣说，希望能尽速派出中国使臣，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以便商谈各种外交事宜（臣仆等的使者斯捷潘·科罗文在北京时，汗的近臣曾向他宣布过此事）。至于在何地会晤以及使臣会谈时双方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请近臣授命其使臣同臣仆等互派人员商定；中国近臣愿意在边境的什么地方，在阿尔巴津附近还是在涅尔琴斯克附近会晤，臣仆
782/788页背面 等便于该地同他们中国使臣会晤，商谈外交事宜，为此臣仆等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已在边境停留***多时，等候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使臣前来参加使臣会谈。

如果汗的近臣对伊凡宣布说，他们君主将于伊凡离开中国后，

---

* 句中从“一定前来开会”到“派遣使臣赴会”这一段重复两次。

** 奏章原件中下面还有：带回交给臣仆等（同上，第1017/a页）。

*** 停留（стоим）一词最初系“他们停留”（стоят）。

很快就派出使臣前往参加使臣会谈，或者伊凡未离开时便派出使臣，这时伊凡应请近臣给臣仆等写信，写明上述事项，由伊凡带来，并把会议地点通知伊凡，然后令伊凡迅速返回。当伊凡被允准返【431】回向臣仆等复命，并得到对一应事项的答复之后，应火速归来，在 $\frac{783}{789}$页 到达之前，先派一名妥实军役人员，携带各种情报来见臣仆等。至于伊凡所做的一切事情以及了解到的中国的意图，应写成报告。

陛下，如果伊凡在路上或者在中国边城和中国国内时确切探明，中国使臣率领大批军队前来参加使臣会谈，并且分两路而来，一路来色楞格斯克，一路来涅尔琴斯克，而且一旦不能如其所愿，便想同蒙古领主斡齐尔汗和其他蒙古台吉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伊凡切实得知，中国使臣同蒙古人合谋后，带领大批军队前来达斡尔地区，召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但又诡称由于蒙古战事无法 $\frac{783}{789}$页背面 前来，而要进攻达斡尔诸寨和布里亚特异族贡民，陛下，为了阻止中国人率领大批军队到达达斡尔地区，开到色楞格斯克，为了不使中国人发现臣仆等的兵力比他们少，同时为了防止蒙古军队来犯，把臣仆等和皇家军队阻留在色楞格斯克，为了不使达斡尔地区和异族贡民遭受蹂躏，臣仆等授命伊凡到达中国京城后，一俟受到汗的近臣的接待，便把关于条约文本的信函递交汗的近臣，并向他们宣布第一个条约文本抄件，并把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一并递交，以 $\frac{784}{790}$页 资证明。然后依据臣仆等发给他的训令，就此事同近臣交谈。其他条约文本应秘存手中。

如果近臣拒绝根据第一个条约文本议和，则伊凡应把第一个条约文本抄件从汗的近臣手中索回，向近臣宣布我们的第二个条约文本抄件。应极力坚持陛下与汗殿下两国之间务必依据第二个条约文本划定疆界。要千方百计力求其接受，哪怕为此向有关人士送礼，只要无损于我皇陛下的崇高声誉。如果汗的近臣接受该抄件，愿意依照该条约文本划定疆界，永修和好，则伊凡应将臣仆

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原件交给汗的近臣，并向近臣索取与此条
784/790页背面 约文本一字不差的，由他们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条约签订后，如果他们博格德汗不顾伊凡关于觐见的请求，拒绝按照周围国家惯例亲自接见，便把大君主的全权国书递交给近臣，请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能就议和之事致书陛下，由伊凡带回或派遣中国本土之人递送。

陛下，如果汗的近臣接过伊凡的第二个条约文本后，不愿依据此条约文本签订和约，虽经伊凡极力坚持，仍旧断然拒绝，则经伊
785/791页 凡同他们多方交谈后，可向近臣收回第二个条约文本抄件，向他们
【432】宣布我们的第三个条约文本抄件，并对近臣说明，我皇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真正的东正教君主，不愿生灵流血，但愿万民皆能安居乐业，共享升平，[为了]* 同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结成牢固的友好情谊，谕令臣仆等全权大使依据此条约文本签订永久和约，尽管沙皇陛下方面将为此而蒙受巨大损失。如果汗的近臣能依据第三个
785/791页背面 条约文本抄件签订永久和约，则伊凡应将臣仆等的条约文本原件递交给汗的近臣，并将我皇陛下的全权国书也一并递交给汗的近臣，以资证明，同时，应向他们索取与此条约文本相同的，由他们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而他们的汗应致书陛下，以确认臣仆等同他的近臣签订的永久和约。以上各节，在臣仆等给伊凡下达的训令中谈到第二个条约文本时已经写明。陛下，在递交同中国汗的近臣议定永久和好的条约文本时，倘若伊凡根据训令确实获悉中国要
786/792页 挑起战端，并已就此同蒙古领主达成协议，则臣仆等已命令伊凡在宣布上述条约文本时，同汗的近臣进行广泛的友好谈话，俾使他们能依据第一个条约文本，至少依据我们的第二个条约文本划定边界。

如果中国人经伊凡与之进行了多次广泛谈话后，不愿依照该

* 此词系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同上，第 1024 页)。

条约文本划定边界，汗的近臣对此予以断然拒绝，则伊凡在不得已 786/792页背面
时只好公布我们的第三个条约文本抄件，并根据臣仆等就此给他的训令进行谈判，予以坚持。

陛下，关于通古斯酋长根特木尔和他的亲属之事（如果在递交条约文本时汗的近臣向伊凡提出此事），以及，陛下，关于今后向我皇陛下派遣中国使臣、准许商人携带货物前往莫斯科和确切探明中国作战方法（如何安营扎寨，由什么人作战等）等事，臣仆等在给 787/793页
伊凡的训令中均已写明，并授命他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和给臣仆等的训令同汗的近臣就上述问题进行交谈，并进行刺探。

如果伊凡在未到达中国边城之前，或者在到达中国京城前的沿途中国城镇，与前来同臣仆等进行使臣会谈的中国使臣相遇，则他不必把我们写有关于条约文本的信函交给他们，也不必宣布条约文本和我皇陛下的全权国书以及国书副本，而只把臣仆等致汗近臣的关于敦请派遣中国使臣前来同臣仆等会晤的信函，向中国 787/793页背面
使臣宣布并交给他们。关于使臣会谈期间双方应带士兵的对等人数以及会谈地点，请中国使臣们确切写明，由伊凡或者由其使者送给我们，臣仆等正是为此才派伊凡去见他们的。 【433】

陛下，臣仆费季卡奉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给臣仆的诏书，已就伊凡·弗拉索夫在上述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一事，如实向他函告，该函由伊凡·洛吉诺夫送去，要求伊凡·弗拉索夫仔细阅读伊凡·洛吉诺夫带去的训令和条约文本后，遵照我皇陛下的谕旨，在上面签字盖章，然后交给伊凡，并向他提供到达额尔古纳寨的车马和向导，打发他从涅尔琴斯克登程，不得阻留；并将伊凡离开涅尔琴斯 788/794页
克前往中国的日期给臣仆等写报告，派信使专程送来。

臣仆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

大人。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788/794页背面 陛下，今年，197年*，1月15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自阿尔巴津给臣仆等写来报告，内称：

今年，197年，12月7日，有两名中国使者百人长来到阿尔巴津会见别伊顿。使者在同别伊顿谈话时曾问道，大[君主]** 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臣仆等目前在何处？使者还对阿法纳西·别伊顿说，去年，196年，他们的中国使臣曾从中国边境派遣使者前来通知臣仆等，中国使臣已出发前来同臣仆会晤，因蒙古与卡尔梅克交战而停留在中国边城；今后双方使臣在何处会晤，希望臣仆等

789/795页 回复他们；又说，臣仆等曾对他们的使者说，臣仆等将于使者走后尽快派遣使者专程前往中国去会见他们汗的近臣，并授命该使者商谈一切问题；但臣仆等所派遣的使者至今未去见他们的近臣。阿法纳西·别伊顿对中国使者说，将就此事派人专程来见臣仆等，一俟得到臣仆等对此事的答复，便立即通知他们中国使者。

同日，臣仆等派遣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赶往途中给国家

789/795页背面 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去指令。命令伊凡兼程前往中国，不得在途中任何地方耽搁片刻。当他到达并被准许进入中国边城以后，他应在路上，在沿途中国各城镇以及在中国京城，千方百计周密切实打探（哪怕为此多赠送随身携带的皇库的物品）：中

【434】国钦差大臣是否于去年曾启程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举行使臣会谈？中国使臣带领多少官兵和其他各类人员？是否因卡尔梅克战事又

---

* 原文中前置词 во 重复两次。

** 这个词根据上下文意思复原。

从边界折返本国(他们的信使在同臣仆等谈话时曾这样讲过,使臣们在致臣仆等的信件中也曾这样写过),但答应于来年一定前来举行使臣会谈,如今,他们为签订和约愿举行使臣会晤,并准备前来参加使臣会谈,虽然所带士兵有所增加,但是从一路而来。伊凡到达中国京城后,须将臣仆等关于会晤地点和敦请派遣中国使臣出席使臣会谈的信件交给博格德汗的近臣,并依据臣仆等所发的训令进行交谈。而大君主全权国书及国书副本以及签字盖章的几个条约文本及文本抄件,不得向汗的近臣及任何人宣布,而要秘存手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会失去大君主对自己的恩宠。臣仆等根据阿尔巴津报告的消息,为此派遣莫斯科火枪兵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专程去见伊凡。如果伊凡在途中或在中国京城确实探明,中国使臣虽然将前来出席使臣会议,只是带兵很多,并分两路前来,一路向涅尔琴斯克,一路向色楞格斯克,想同蒙古领主斡齐尔汗等人合谋后,诉诸武力,则臣仆等命令伊凡根据臣仆等为此发给他的训令递交信件,并出示条约文本。

790/796页

790/796页背面

791/797页

臣仆等于当天向阿尔巴津给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发去书面指令:如果有人从中国或从边界城镇来向他了解上述事情,臣仆等授命他告诉来者,受臣仆等派遣前往会见中国汗近臣的使者,现在已从涅尔琴斯克出发,有关使臣前来边界会晤及决定会晤地点等事项,臣仆等已命令该使者告知他们汗的近臣;此次使者延期出发的原因,臣仆等已向他们来使说明,是由于中国人率大批军队来到阿尔巴津城下之故;至于在何地同中国人会晤,商谈外交事宜,可由中国人决定,臣仆等准备前往;臣仆等正在等候中国近臣有关此事的通知。臣仆等命令阿法纳西·别伊顿要小心谨慎,要经常从阿尔巴津派遣军役人员沿阿穆尔河而下去探听中国军队情况,并将探明的情况写成报告*,火速派信使专程给臣仆等送来。

791/797页背面

792/798页

* 原文笔误为 писал。(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792/798页背面 陛下，2月8日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归来向臣仆等复命说，他在涅尔琴斯克大道上离筏场尚有一天路程的地方，赶上了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把臣仆等的书面指令交给伊凡，命他速速趱行。

陛下，臣仆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435】

就号召蒙古各台吉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之事所写的奏章，也一并由马尔蒂恩·卡马利送交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条约条款一字不差的准确抄件也一并送呈，恭请御览[214]。

793/799页 2月28日，收到了费奥多尔·乌沙科夫自色楞格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把蒙古台吉额尔德尼巴图尔的儿子策凌台吉及几名宰桑送来。他们是带领达尔嘎、舒林加和乌卢斯牧民到色楞格斯克归顺沙皇陛下的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

当天，全权大使召见策凌台吉。策凌台吉见到全权大使后，赠送了下列礼物：铜杯一只，小银杯一只，三俄尺长的越桔色毛料一块。

793/799页背面 全权大使吩咐把礼物收下。然后请策凌台吉落座，对他说，策凌台吉愿意仰沐皇恩，离开父亲，前来称臣，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大君主沙皇陛下将因此而予以厚待，并令他带领其乌卢斯牧民在他愿意的地方游牧，而和策凌台吉一起前来归顺的乌卢斯牧民仍归策凌台吉管辖。

策凌台吉说，听到大君主对自己的恩典，他甚为高兴，因为他期望获得皇恩，才离开自己的父亲，前来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希望大君主开恩，下令收留，在大君主钦定之地

794/800页

游牧。

全权大使说，他，策凌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应在何地游牧，日后将另有指令。款待之后，便让他回客栈歇息。

3月4日，全权大使召策凌台吉前来谈话。

策凌一进正堂，全权大使说，希望他听取蒙古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和额尔罕珲台吉签订的条约条款，他们曾许诺根据这些条款向沙皇陛下效力，并且宣了誓；也希望策凌台吉能当着全权大使的面按照自己的信仰宣誓。 794/800页背面

于是策凌台吉就条约条款说道，他答应向沙皇陛下忠诚效力，永不变心，并把自己的佛像举过头顶，吻了火绳枪枪口。

为策凌台吉归顺，特送给他下列皇上赏赐：锦缎两块，每块价值四卢布；水獭皮一张，价值一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汉堡呢料四俄尺，每俄尺价值二十阿尔腾。全权大使本人赠给他：四俄尺高级细红呢料一块，每俄尺价值二卢布；水獭皮一张，价值两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价值三卢布。把策凌台吉赠送的礼物一只铜杯和一只小银杯，又退还给他。此外，还赠给他的老管家一张皮革，两名宰桑各一张皮革。 795/801页

赠礼之后，让他回返乌卢斯。令策凌台吉同沙皇陛下的其他蒙古台吉一起游牧。他的几名得力宰桑被送到色楞格斯克作人质。

3月6日，在全权大使所遣使者的游说下，策凌扎布宾图海台吉前来归顺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436】

同日，全权大使下令召见该台吉。

策凌扎布宾图海来到全权大使面前，全权大使让他落座，然后对他说，策凌扎布宾图海寻求大君主的恩典，前来永世称臣，沙皇陛下在今后的岁月里将能予以厚待，并令他带领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在他愿意的地方游牧。 795/801页背面

策凌扎布宾图海听到对他施予如此隆厚皇恩，异常高兴地说，他愿率领自己的全体乌卢斯牧民永远向沙皇陛下矢忠效力。

796/802页 全权大使说，既然策凌扎布宾图海愿意仰沐皇恩，前来永世称臣，现在又对全权大使当面保证率领自己的全体乌卢斯牧民永远矢忠效力，则请他能为此向大君主宣誓。

策凌扎布宾图海说，他已准备好在全权大使面前宣誓。说罢，按照其信仰，就履行与其他蒙古台吉们签订的条约条款宣了誓。

为策凌扎布宾图海归顺，从使团物品中送给他下列皇上赏赐：水獭皮一张，价值一卢布，油性革一张；全权大使赠给他汉堡呢一

796/802页背面 块，油性革一张；赠给他的三名宰桑每人皮革一张。

3月12日，蒙古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和杜拉尔塔布囊在希洛克河被全权大使派去的军役人员和沙皇陛下的新归顺的臣民蒙古宰桑们拿获，被送到全权大使面前。他们对全权大使说，他们向大君主叩求，请求大君主开恩，下令接受他们带领其余乌卢斯牧民归顺沙皇陛下崇高统治，永世称臣，令他们在大君主钦定之地游牧，而对他们从前的令人感到遗憾的行为和罪过，希望大君主作为仁慈的基督教君主，能下令予以宽恕，不再追究，今后他们愿为大

797/803页 君主效力。

全权大使听完他们当面叩请以后，说道，从久远的年代以来，他们这些台吉就在沙皇陛下的边城附近游牧。在此期间，他们有许多人对居住在这些城寨里的俄罗斯人以及异族贡民，横行不法，把马群和牛羊群赶走，经常把人打死。为此本应对台吉们予以严惩。但大君主沙皇陛下不念旧恶，宽恕他们的罪过，今后也不予追究，只是希望他们台吉们在臣服沙皇陛下后，能流血效命，以赎愆

797/803页背面 尤，对不驯顺的诸台吉则进行讨伐。现在，希望他们按照其信仰，当全权大使的面宣誓，永远效忠。在宣誓并交出人质以后，他们便将获准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在沙皇陛下境内任选地方随意游牧。

策凌佐库莱和杜拉尔塔布囊说，他们已准备好在全权大使面前宣誓。说罢，便按照其信仰进行了宣誓。

赠给策凌佐库莱和杜拉尔塔布囊每人皮革一张，全权大使本人赠给他们每人汉堡呢四俄尺。他们的孩子作为人质被送到乌丁斯克。命令他们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之间游牧。【437】798/804页

3月15日，塔邦古特台吉扎布额尔德尼来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下令召见扎布谈话。

扎布进入正堂后，全权大使便对他说，往年，扎布额尔德尼台吉同自己的亲族和乌卢斯牧民曾在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附近沿希洛克河、楚库河和其他河流一带游牧。在此期间，他对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臣民曾多次进行凌辱，抢走他们的马匹牛羊，殴打他们。798/804页背面然而沙皇陛下方面没有对扎布和他的乌卢斯牧民进行任何凌辱，也没有向他们寻衅，挑起纠纷。

扎布额尔德尼听了以后，请大君主开恩，饶恕他的罪过，现在，他，扎布额尔德尼深望仰沐皇恩，愿为大君主永远效力。说罢，站起身来，深深鞠躬，求饶。

全权大使说，既然他寻求大君主的恩典，前来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沙皇陛下作为仁慈的基督教君主，将会饶恕他的罪过，而且今后永远不予追究，希望他，扎布额尔德尼台吉能当全权大使的面宣誓效忠：他，扎布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永远效忠，决不变心。799/805页

于是扎布额尔德尼台吉请全权大使向他说明，他应如何向沙皇陛下宣誓，就哪些条款宣誓。

全权大使随即向他宣读了同其他台吉签订的条约条款的蒙文本。

扎布额尔德尼答应就这些条款宣誓。他请大君主开恩，下令每年向他征收少量的马牛羊贡税，因为他已破产，他的乌卢斯牧民799/805页背面

在此之前已全部前来归顺。

全权大使要求他，扎布额尔德尼每年向皇库缴纳三匹马，二头牛羊的贡税。

至于扎布应根据什么宣誓，全权大使说，他，扎布额尔德尼及其子嗣要答应根据同其他一些蒙古台吉签订的条约条款向大君主
800/806页 沙皇陛下及诸皇子永世效忠。他在世时要率其全体乌卢斯牧民永世称臣，忠诚不渝。他死后，其子嗣也应如此。

扎布额尔德尼听完之后，口念誓词，按照其信仰宣了誓。

全权大使款待之后，便让他回客栈歇息。

为他的归顺，特送给他下列皇上赏赐：汉堡呢四俄尺，每俄尺价值二十阿尔腾；水獭皮一张，价值一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锦缎
800/806页背面 衣料一块，价值四卢布。

同日，扎布额尔德尼来向全权大使辞行。

【438】 全权大使要求他返回自己的乌卢斯后，在乌丁斯克附近希洛克河以及其他河流一带自己原来的游牧地游牧。全权大使本人赠给他：高级细红呢料四俄尺，每俄尺价值二卢布；北极狐皮一张，价值四卢布。款待之后，便让他回去。他的儿子大乌尔捷凯作为人
801/807页 质被送往色楞格斯克。

3月17日，蒙古台吉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兄弟额尔德尼佐克图和蔑儿干阿海*以及他们的侄子曼加莱台吉来见全权大使。

当他们来到全权大使面前时，全权大使同他们寒暄，然后请他们就座。

之后，全权大使问道，台吉们离开乌卢斯是否已很久？目前他们的乌卢斯牧民在何处游牧？台吉们到全权大使这里来有何贵干？

额尔德尼佐克图台吉回答说，他们的兄长大斡齐尔达尔呼图
801/807页背面 克图是蒙古地方的呼图克图，而他们台吉们听到前来永世称臣的

* 额尔德尼佐克图和蔑儿干阿海在文中用另一种墨水着重标明。

他们的兄弟台吉们蒙受皇恩以后，为享有大君主同样的恩典与赏赐，乃离开故土，前来会见全权大使，渴望在沙皇陛下统治之下永世称臣。

全权大使向几位台吉询问蒙古领主斡齐尔汗和格根呼图克图以及他们的兄长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情况，问他们目下在何处屯营游牧。

额尔德尼佐克图台吉答道，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逃离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之后，奔向中国疆界戈壁草原，目前驻在那里，而他们的兄长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在泽德河上游屯营。 802/808页

说完后，向全权大使赠送了下列礼物：额尔德尼佐克图赠送：樱桃色锦缎衣料一块，白绸围巾一条；其弟蔑儿干阿海赠送：白缎衣料一块，白绸围巾一条；他们的侄子曼加莱台吉赠送：红缎一块，白绸围巾一条。

全权大使吩咐把礼物收下。然后说道，既然他们台吉们期望仰沐皇恩，愿向沙皇陛下永远矢忠效力，则沙皇陛下作为真正的东正教君主，将下令接受他们归附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命令他们选地游牧。 802/808页背面

额尔德尼佐克图台吉听完之后，答应向沙皇陛下效力，叩请沙皇陛下开恩，允许他们在色楞格斯克附近或者靠近乌丁斯克的合适之地游牧，希望其他贡民和归附的蒙古人不在他们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附近游牧，以免这些人对他们进行凌辱和盗窃。

全权大使说，台吉们带领乌卢斯牧民要去游牧的地方，将不允许任何人在他们附近游牧；对赶走马匹牛羊以及其他盗窃行为，将予以严惩。全权大使又对台吉们说，今年，197年，他们兄长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曾写信给全权大使。他们在信中写道，他们愿意永远归顺大君主统治，希望向他们派遣一名能干的使者，他们将在该使者面前宣誓；全权大使根据呼图克图和台吉们来函， 803/809页 【439】

向他们派去贵族伊凡·卡恰诺夫，带去条约条款，呼图克图和台吉
803/809页背面 们可以依照这些条约条款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效忠。额尔德尼珲台吉和额尔罕珲台吉同他们的兄弟和侄子在派去的贵族面前宣了誓，而他们兄长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则没有前去同这几位台吉聚会，没有前来称臣，没有宣誓，却向远方游牧而去。如今，可以为此向他派遣使者，劝他为获得皇恩，前来归顺沙皇陛下统治，永世称臣。希望他，额尔德尼佐克图能派遣一名能干的人，随同使团使者一同前往，并就一切事宜给他确切指示。

额尔德尼佐克图对此向全权大使推托说，他们兄长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目前已到远方游牧，一俟游牧到附近时，他一定下令派人随同全权大使的使者一同前往。

804/810页 全权大使款待他们之后，便让他们回客栈歇息。

3月20日，蒙古台吉额尔德尼佐克图、蔑儿干阿海和他们的侄子曼加莱台吉来见全权大使。

台吉们一走进全权大使的正堂，全权大使便对他们说：蒙古领主额尔德尼珲台吉和额尔罕珲台吉以及其他台吉已在条约条款上签字盖章，他们答应根据这些条款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永远效力，并按照其信仰宣了誓，每年向皇库缴纳贡税。希望台吉们也能在这些条款上签字盖章并宣誓。

804/810页背面 额尔德尼佐克图请全权大使向他们宣布这些条款。

于是全权大使将已臣属于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签字盖章的蒙文条款交给额尔德尼佐克图和他的兄弟及侄子。

额尔德尼佐克图看了条款以后，请全权大使让他们考虑一下，并希望能把这些条款送到他们住的客栈，他们在了解了条款内容后，即可给予回复。

全权大使款待他们以后，便让他们回客栈歇息。而条约条款则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给他们送去。

3月22日，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兄弟额尔德尼佐克图、蔑儿干阿海以及他们的侄子曼加莱台吉来见全权大使。

他们进入正堂，落座之后，全权大使便问道，他向他们台吉们宣布的他们应据以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永世效力的条款，已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给他们送去，对这些条款台吉们是否已经了解？ 805/811页

额尔德尼佐克图回答说，对上述条款他们已经了解，他们答应一定向沙皇陛下效力，并将按所签订的条约条款宣誓，只是希望大君主开恩，为他们离开故土，前来寻求大君主恩典，称臣归顺，能下令不向他们征收贡税，因为他们已遭破产，跟随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也已寥寥无几。 805/811页背面

全权大使希望他们答应每年缴纳哪怕是少量的贡税，鉴于他们穷困，沙皇陛下将下令于一、二年内不向他们征收贡税，只是希望他们在其条约条款中写明要缴纳哪怕是少量的贡税，以免其他台吉对此发生怀疑。 【440】

额尔德尼佐克图说，他们，额尔德尼佐克图、蔑儿干阿海和曼加莱台吉答应尽其所能缴纳贡税。说罢，在条约条款上签字，并按照自己的信仰宣了誓。

之后，额尔德尼佐克图问道，他们是否可以征讨目前停留在色楞格斯克附近各地的尚未归顺的台吉？

全权大使答道，有些台吉就在色楞格斯克附近，但不前来向大君主称臣，而且作恶多端，对这些敌人他们可以去征讨；不过不能伤害在乌丁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游牧的沙皇陛下臣民蒙古台吉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不要向他们寻衅，不要挑起任何争端，而要与他们友好相处。 806/812页

为他们前来归顺，送给他们下列大君主的赏赐：赠给额尔德尼佐克图锦缎衣料两块，每块价值三个半卢布；水獭皮两张，每张价

值一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红色汉堡呢一块，每俄尺价值二十阿
806/812页背面 尔腾；赠给其兄弟蔑儿干阿海锦缎衣料两块，价值同上；水獭皮一张，价值一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赠给他们的侄子曼加莱台吉锦缎衣料一块，价值三个半卢布；水獭皮一张，价值一个半卢布；油性革一张。全权大使本人赠给台吉们每人一块高级细红呢料，每人一张北极狐皮，每人一张水獭皮和一张油性革；另外赠给三名宰桑每人各一张皮革。

赠礼、款待完毕，全权大使便让他们返回乌卢斯。

807/813页 3月25日，沙皇陛下臣民蒙古台吉额尔罕琿台吉应全权大使邀请来到全权大使处。因为额尔罕琿台吉自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以来，尚未来过全权大使处，此次邀他前来，是为他归顺而向他许以大君主的恩典。

当额尔罕琿台吉会见全权大使时，全权大使说，为了奖励额尔罕琿台吉归顺（他听从全权大使所派使团贵族伊凡·卡恰诺夫的号召，愿意仰沐皇恩，归顺沙皇陛下统治，永世称臣），为了使他能
807/813页背面 为沙皇陛下矢忠效力，大君主沙皇陛下将对他宽厚相待，他将能获得皇上殊恩和厚赏。额尔罕琿台吉临行时，全权大使送给他如下的大君主赏赐：玄褐狐皮一张，价值十卢布；全权大使本人赠给他：高级细红呢料五俄尺，每俄尺价值二个半卢布；玄褐狐皮一张，价值五卢布；白色北极狐皮一张，水獭皮四张，给他本人两张，给他儿子两张；还赠给他，额尔罕琿台吉法国佩剑一把，贝壳一个和水晶玻璃十字架一个，价值三卢布；赠给六名宰桑每人北极狐皮各一张。

3月27日，由涅尔琴斯克哥萨克戈里什卡·封托索夫送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写给全权大使的如下
【441】 报告：
808/814页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阁下，你于今年，197 年，2 月 9 日由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来的给我的信中写道，阁下派伊凡携三个签字盖章的文本*前往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要求我接读上述条约文本后，根据训令在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然后交给伊凡，并按通行文牒向伊凡提供车马，打发他带领全部随行军役人员离开涅尔琴斯克，抄近路前往中国；然后将此事书面报告阁下。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在上述被确认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则我应将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在涅尔琴斯克交给我的阁下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交还伊凡，并按照皇家通行文牒，向他提供车马，打发他带领全部随行人员离开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去会见汗的近臣。

阁下，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于上述日期到达涅尔琴斯克，向我 $\frac{808}{814}$页背面
出示了上述三个条约文本。阁下，我仅在两个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而第三个条约文本，在未与阁下晤面之前，不敢在上面签字盖章。我向伊凡·洛吉诺夫提供了车马，增派达斡尔军役人员军役贵族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伊凡·谢诺特鲁索夫以及十三名哥萨克护送，又令阁下派来的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前往担任翻译。伊凡一行已于 2 月 23 日经由额尔古纳寨出发。阁下，我派五十人长谢卡·谢诺特鲁索夫随同到脑溫村，以便了解：伊凡·洛吉诺夫及其全部随行人员将如何被接待由脑溫村前往中国内地？

4 月 29 日，曾向各上校发出指令：命令立即准备行军，前去涅尔琴斯克。然而至今尚未出发，因为军役人员粮食奇缺，而各异族 $\frac{809}{815}$页

* 在伊·叶·弗拉索夫的报告底稿中是四个文本（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7）。看来在收入出使报告时，对报告原文根据意思做了校订。例如，除改动数字外，把报告原文中对于为什么要提四个文本的解释也删掉了。据洛吉诺夫讲，第四个文本是奉费·阿·戈洛文的命令，于途中从他手中收回的（同上，第 8 页）。

贡民那里可以驾车的马匹均瘦弱不堪。只好等待从伊尔库次克运来粮秣，为此已派各团官长带领火枪兵循最后的冬季道路前往伊尔库次克，命令他们在伊尔库次克弄到平底木船后，急速返回团里。关于此事已由他们的援兵带去指令。

5月21日，曾派勤务人员携带给筹粮官长的书面指令去海①。命令该勤务人员从卡巴尼耶村派人专程去送书面指令，催办此事。为了解决缺粮问题，曾于同日派总管费季卡·列昂季耶夫前往各村，授命他登记海彼岸所有居民的粮食。

809/815页背面

鉴于运粮的平底木船*未到，于同日派幕府勤务人员伊瓦什卡·科达舍夫携带书面指令去见被派前往各村向各类人员登记粮食的伊利英村总管费奥多尔·列昂季耶夫。命令费奥多尔尽快按村登记各类人员的粮食。

【442】

5月26日，就运粮事往叶尼塞斯克给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写去一信，因为总管科齐玛·乌索夫从伊尔库次克来信说，由于给各团调拨，粮食已告罄。

同日，派军役人员到布里亚特乌卢斯和新归附的异族人那里，命令向异族人征集马匹，但至今未见送来，因为异族人的马匹非常瘦弱。

810/816页

5月28日，莫斯科团的平底木船载运粮食由海彼岸到达，但是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运粮平底木船沒有到达。当日即下令从运来的粮食中拨给莫斯科团火枪兵六月、七月和八月份每人每月一普特半面粉。

同日，向团长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发出紧急指令，命令派该团火枪兵到各村去寻找粮食，可根据登记单在海彼岸所有各类居民家中搜寻。

810/816页背面

---

* 原文误为 донещиков。（按应为 дощеников。——译者）

① 此处系指贝加尔湖。——译者

5月27日，全权大使召见塔邦古特和多伦哈顺部归顺的宰桑，商谈提供马匹事宜。塔邦古特人答应提供九十匹马，多伦哈顺部的人提供六十匹马。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十人长伊凡·苏尔古茨基去办此事，令他立即征集。命令向在贝加尔海附近游牧的布里亚特异族贡民征集二百四十匹服劳役的马匹。全权大使为征收到实物贡而向归顺的居民赠酒，以代替大君主的赏赐：葡萄酒一桶，蜜酒三桶，啤酒十桶；另外赠给十名宰桑每人一块汉堡呢。

6月24日，全权大使把从布里亚特贡民和蒙古新归附的牧民那里征集到的马匹分配给各火枪兵团以运载大炮、团队的各种储备和火枪兵的粮食，然后便离开乌丁斯克，前往涅尔琴斯克。 811/817页

离开乌丁斯克约五俄里，到达别烈左夫卡小河天然界前，停留了两天，因为许多火枪兵在乌丁斯克等候粮食。

6月26日，从该宿营地上奏大君主，奏章由托博尔斯克人马特维伊·尤金送往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215]。 811/817页背面

陛下，去年，196年，7月8日，在由国家外务衙门颁发的经杜马秘书官叶麦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乌克拉英采夫签署、由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送来的给臣仆等的我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给臣仆等的诏书中提到，去年，195年，6月14日，我皇陛下在给臣仆等的诏书中写道：

谕令臣仆等到达中国边界后，遵照我皇陛下诏书、训令和随同 【443】

812/818页 该诏书一起送来的要旨，同即将来边界进行会谈、平息边界争端的中国博格德汗的使臣签订条约。谕令臣仆等把同中国使臣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恭折具奏我皇陛下。如果汗的使臣或者军队长官率兵撤离阿尔巴津，返回中国，臣仆等没有会谈的对手，则臣仆等应派伊凡前往中国。臣仆等应以自己的名义遵照伊凡带给臣仆等的我皇陛下诏书和范本致书汗的近臣，交由伊凡带去。在大君主*我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两国之间应如何议和，已写有三个条约文本。第四个条约文本则应按照范本，从七条要旨中选出尽可能有利于
812/818页背面 我皇陛下西伯利亚国的关于边界的条款缮写。臣仆等应在这些文本上签字盖章，而那些附于诏书之后给臣仆等送来的范本，也应各誊写一份，并签字盖章，交伊凡带去。臣仆等对伊凡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要给予详尽指示。由伊凡带给臣仆等的我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也应交给伊凡。伊凡应将臣仆等签字盖章的上述条约文本及我大君主全权国书副本秘存手中。大君主全
813/819页 权国书原件也应交由伊凡带去。不论根据哪个条约文本签订和约，在会谈结束后，均应在中国京城把大君主的国书交给汗的近臣。臣仆等应将以上各节，按照随同诏书一起带给臣仆等的范本，函告中国汗的近臣。

陛下，臣仆等于8月1日上奏我皇陛下，该奏章由宫廷护卫斯捷潘·科罗文送交国家外务衙门，内称，奉我皇上述诏书，臣仆等将于近期内选择良机，派遣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大君主全权国书和条约文本（这些条约文本系根据范本缮就，并亲自签字盖
813/819页背面 章），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的近[臣]**。

臣仆等于去年，196年，8月29日上奏我皇陛下，奏章由彼得·拉齐奇卡准尉送呈，旋于今年，197年，10月22日又上奏我

---

* “君主”一词系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同上，见1040页）。

** 此词系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同上，第1042页）。

皇陛下，奏章由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维库拉·列扎诺夫送呈，臣仆等在这两份奏章中写道：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给臣仆等写来报告说，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大批军队，分乘许多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臣仆已往涅尔琴斯克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信，命令他派遣妥当人员去见上述军队长官，要求该军队长官等命令其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在双方使臣会谈取得满意结果之前，不要寻衅和制造事端，并希望彼等军队长官按照外交惯例同臣仆等会晤，就各种和好之事达成协议，为此，臣仆等将尽速前往涅尔琴斯克，并到阿尔巴津城下。根据上述消息，臣仆等率领全部皇家军队前往涅尔琴斯克。为防范蒙古台吉侵犯布里亚特异族贡民，臣仆等将一名官长及一些军役人员留在乌丁斯克。 814/820页【444】

陛下，今年，197年，9月4日，阿尔巴津哥萨克谢卡·斯捷潘诺夫等人从阿尔巴津来到距乌丁斯克一百俄里左右的库尔巴河臣仆等这里，带来了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从阿尔巴津写给臣仆等的报告，内称，中国军队长官带领大批军队分乘许多木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将阿尔巴津城郊播种的庄稼悉数割掉，践踏殆尽，然后乘坐木船溯阿穆尔河而上，到额尔古纳河口。他们把庄稼烧掉之后，便带领全部军队返回本土，因此，阿尔巴津的粮食极为缺乏。为此，臣仆等已给伊凡·弗拉索夫写信，要求他从筏场向承包人调用六百普特粮食，抽调若干军役人员和适当数量的牲畜，火速运到阿尔巴津，俾使该寨军役人员在春天以前仍能留在阿尔巴津。 814/820页背面

陛下，为了使贝加尔海滨各寨和布里亚特贡民免遭蒙古领主聚兵蹂躏，为了使通往达斡尔各寨的道路不被他们切断（也为了使涅尔琴斯克的皇家军队不过早地挨饿），同时，因为对中国人采取行动或同他们进行外交谈判，现在都没有对手，所以臣仆等便率领皇家军队返回乌丁斯克。臣仆等将布里亚特人以及留在乌丁斯克 815/821页

和色楞格斯克防备蒙古人来犯的其余军役人员集结在一起，等候蒙古领主的使者等了很长时间，由于期望和好，臣仆等于9月16日启程前往蒙古乌卢斯，以便根据西伯利亚衙门发给臣仆的训令促使他们归顺。走到离乌丁斯克二百俄里左右的地方，在大希洛克河后边的天然界一带，同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等人遭遇，发
815/821页背面 生了战斗。蒙万能上帝保佑，托至尊陛下洪福，此次战斗中打死并俘虏了许多蒙古人，夺得许多马匹牛羊。台吉们本人逃奔其他蒙古领主，而他们的乌卢斯牧民共一千多帐篷前来归附大君主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并且交来少数人质。

今年，197年，11月23日，有一名已归附大君主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塔邦古特人，名奥金达尔嘎者，到乌丁斯克来见臣仆等，他口头报告说：

有一个伊谢克苏宰桑部下的蒙古人，名叫奥克拉乌克，从蒙古地方来到他们乌卢斯。该蒙古人对他说，中国人从蒙古人那里获
816/822页 悉，臣仆等曾率领你们的*皇家军队征讨蒙古塔邦古特台吉们，打
【445】死多人，俘虏多人，许多其他乌卢斯牧民怕臣仆等率兵前去征讨，便逃离蒙古台吉，前来色楞格斯克，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缴纳实物贡。此外，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蒙古汗斡齐尔和呼图克图以及许多其他蒙古台吉击溃，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赶走。又说，中国博格德汗下令在本土集结重兵，于春天准备就绪，开赴大君主边城，开赴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同时命令他们的使臣带领大批军队，携带军用物资，前来同臣仆等会谈。为参加上述使臣会谈，他们想分两路前来，一路来色楞格斯克，一路来涅尔琴斯
816/822页背面 克。如果不能按其意愿行事，便想与蒙古领主合谋后，诉诸武力。

陛下，11月24日，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蒙古达尔罕兰珠宰桑喇嘛来到乌丁斯克寨，向臣仆等报告了蒙古人

* 原文中"你们的"重复两次。

的下述图谋：他，达尔罕兰珠喇嘛在自己乌卢斯时，曾听到前来色楞格斯克缴纳实物贡的新归附的塔邦古特人说，蒙古台吉们派遣使者前来同臣仆等议和，但这些台吉（如达赖车臣诺颜，以前曾攻打过通金斯克寨）派遣使者不怀好意，乃是为了拖延时间，以便集结队伍。集结完队伍，便想窜犯我皇陛下的边城，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以便使布里亚特牧民和其他许多已经归顺的蒙古人重归他们的统治。当然，他们蒙古人期望中国军队携带大量军用物资于春天来色楞格斯克助战。 817/823页

根据上述消息，臣仆等见中国汗在使臣谈判方面行为诡谲，为使他们来年春不能同蒙古领主集结大量兵力，来犯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不使整个达斡尔地区遭受破坏，不使大君主陛下的各异族贡民处于他们统治之下，还由于臣仆等兵力单薄，无法分兵两路自卫还击，而臣仆等又不能使中国人发觉臣仆等兵力单薄，此外，为了使臣仆等按照他们对此的意图确定今后如何在谈判中和战争中对付他们*并阻止他们挑起战端，臣仆等遵照陛下经由国家外务衙门给臣仆等的谕旨、诏书和要旨，根据臣仆等获得的中国人和蒙古人关于战争图谋的消息，于今年，197年，1月11日派遣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携带大君主的上述全权国书，前往中国会见汗的近臣。大君主陛下全权国书副本也交给伊凡带去。遵照陛下谕旨，把按照范本缮就并由臣仆等签字盖章的三个条约文本也交给伊凡，以便据此达成和议；同时，鉴于中国方面使臣长久未来同臣仆等举行使臣会谈，臣仆等根据范本写信给汗的近臣，说明派遣伊凡携带上述条约文本前往中国的原因。至于伊凡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如何对待汗的近臣，臣仆等遵照陛下谕旨，已给了伊凡一份训令。此外，臣仆等把敦请中国汗派出使臣前来边界同臣 817/823页背面 818/824页 【446】

* 在奏章原件中没有从“为了使臣仆等”到“对付他们”这一部分（同上，第1049页）。

仆等举行使臣会谈的函件，也交由伊凡带给汗的近臣。陛下，条约文本系臣仆等遵照陛下谕旨，根据随同陛下诏书由上述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一起带给臣仆等的范本写成的。

818/824页背面 臣仆等在给伊凡的训令中写道，当他在离开涅尔琴斯克的路上以及奉汗的谕旨他被准许进入中国边城和中国内地时，应千方百计周密刺探(哪怕为此赠送伊凡随身携带的皇家物品)，要切实探明中国人的意图：去年中国使臣是否按照外交惯例前来赴会？出发之后是否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回？抑或根本没有从中国出发？现在中国使臣是否愿意赴会同臣仆等进行使臣会谈？或者(据臣仆等从新近归附的蒙古人那里所获得的有关此事的消息)由于耽心在使臣会晤期间遭受臣仆等的危害，而集结重兵，想与蒙古领主合谋后，分两路进军，一路向涅尔琴斯克，一路向色楞格斯克(如塔邦古特的奥金宰桑等人向臣仆等报告的那样)，一旦使臣会谈不能如其所愿，便想诉诸武力？如果伊凡在路上或在中国京城确实了解到，中国钦差大臣于去年曾出发前来同臣仆等会晤，但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回京城(关于此事中国钦差大臣的信使曾向臣仆等当面谈过，中国钦差大臣在其信函中也曾提及)，不过愿意在今年夏天一定前来开会，虽然带领大批士兵，但是从一路而来，或者来涅尔琴斯克，或者来阿尔巴津，则臣仆等命令伊凡，当他到达北京并受到近臣接待后，切勿公布臣仆等的信件和他所携带的臣仆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以及大君主陛下的全权国书副本，上述条约文本抄件也不许向任何人泄露，要秘存手中，不使任何人知晓*，否则会完全失去大君主的恩宠。而要把你们的**臣仆等交由伊凡带去的敦请中国使臣前来边界参加使臣会谈的信函交给汗的近臣。要对汗的近臣说，希望中国使臣能尽速前来赴会，同臣仆

819/825页

819/825页背面

---

* 奏章原件中没有从“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到“知晓”这一部分(同上，第1054页)。

** 原文笔误为 вашей。(仍为同一个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等商谈各种外交事宜。关于会晤地点和在使臣会谈期间双方应带士兵的对等人数问题，请近臣授命其使臣立即同臣仆等互派人员商定。伊凡带去的*臣仆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和文本抄件以及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副本**，遵照陛下谕旨也不向汗的近臣宣布***。当伊凡奉汗的谕旨获准从中国返回臣仆等处时，他应兼程赶路。在他到达之前，应派一名妥实军役人员，携带各种情报来见臣仆等。至于伊凡所做的一切事情以及了解到的中国人的种种意图，应如实写入报告。

820/826页 【447】

臣仆等遵照陛下谕旨和诏书，根据范本缮就并由臣仆等签字盖章交给上述书吏伊凡·洛吉诺夫的各条约文本以及给伊凡的训令(令他在路上，在中国边城，在前往中国京城的途中以及在中国京城时刺探中国人的种种意图)，在给伊凡的训令中所写的各条，关于臣仆等同中国使臣在边界举行使臣会谈以及对等人数等等一应事宜，臣仆等已经如实恭折具奏，着马尔蒂恩·卡马利大尉送交国家外务衙门转呈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

820/826页背面

臣仆费季卡奉大君主陛下经由国家外务衙门给臣仆等下达的关于命令伊凡·弗拉索夫在上述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的诏书，已给涅尔琴斯克写信如实告知伊凡·弗拉索夫，该信由伊凡·洛吉诺夫带去，要求伊凡·弗拉索夫仔细阅读伊凡·洛吉诺夫带去的训令和条约文本，并遵照陛下谕旨签字盖章，然后交给伊凡，并提供到额尔古纳寨的车马和向导，打发他尽快从涅尔琴斯克动身。

821/827页

---

* 奏章原件中往下还有"划定边界"等字样(同上)。

** 从"全权"到"副本"这部分句子在奏章原件中是这样写的：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及其副本不向任何人宣布(同上)。

*** 奏章原件中往下是：要秘存手中，不使任何人知晓，否则会大大失去大君主的恩宠(同上)。

伊凡何日离开涅尔琴斯克前往中国，要他写报告派专人送来。

陛下，今年，197 年，3 月 25 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给臣仆写来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他于今年，197 年，2 月 9 日接到了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带给他的，臣仆写给他的信件，该信内称，伊凡携带臣仆
821/827 页背面 等签字盖章的三个文本，前往中国，商谈使臣会谈事宜，要求他接到伊凡·洛吉诺夫带去的条约文本后，根据训令在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然后交给伊凡·洛吉诺夫，并按通行文牒提供车马，打发他率领全体随行军役人员，离开涅尔琴斯克，抄近便道路前往中国，并要求他就此事向臣仆报告。而如果由于某种困难，他不能在上述各文本上签字盖章，则应将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在涅尔琴斯克出示的臣仆等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交还伊凡，然后按皇家通行文牒提供车马，打发他率领全部随行人员，离开涅尔琴斯克前往
822/828 页 【448】 中国，会见汗的近臣。

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于 2 月 9 日到达涅尔琴斯克，向他，伊凡·弗拉索夫出示了上述三个条约文本。伊凡·弗拉索夫只在两个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而对第三个条约文本，在未与臣仆晤面之前，他不敢签字盖章。他向伊凡·洛吉诺夫提供了车马，增派达斡尔军役人员军役贵族帕尔菲之子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和尼基弗尔之子伊凡·谢诺特鲁索夫以及十三名哥萨克作为向导，并让臣仆派去的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去担任翻译工作，打发伊凡·洛吉诺夫一行于 2 月 23 日经由额尔古纳寨出发上路。伊凡·弗拉索夫派遣五十人长谢卡·谢诺特鲁索夫护送到脑溫村，以便了解：他们将如何接待伊凡·洛吉诺夫？是否准许伊凡·洛
822/828 页背面 吉诺夫及其全部随行人员从脑溫村前往中国内地？

---

* 奏章原件对日期作了订正，原先写的是 21 日（同上，第 1055 页）。

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在他给臣仆的亲笔信中报告说，他于2月9日到达涅尔琴斯克，把臣仆的信交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向他出示了文本，同时向他提到，要在上述文本上签字盖章，以及根据臣仆等给伊凡·洛吉诺夫的训令向他提供车马和向导，打发他早日从涅尔琴斯克动身。他说，伊凡·弗拉索夫接过文本，愿在上面签字盖章，没有推托。然后他对伊凡·洛吉诺夫说，目前在涅尔琴斯克寨没有骆驼，马匹虽有，但都很瘦弱。他说，他已派通译向新归附的人征集骆驼，令伊凡·洛吉诺夫等待。2月22日，送来服劳役的骆驼；伊凡·弗拉索夫只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没有在第三个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他对伊凡·洛吉诺夫说，在未与臣仆晤面之前，他不能在该文本上签字盖章，因为他没有亲眼看到我皇陛下关于此事的谕旨。他把上述三个文本交还伊凡·洛吉诺夫，打发他于2月上述日期从涅尔琴斯克动身。 823/829页

陛下，臣仆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823/829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216]。

陛下，臣仆等奉陛下经由国家外务衙门给臣仆等下达的诏书，派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前往中国会见汗的近臣，递交信函。今年，197年，6月〔8〕日*，接到了五十人长谢卡·谢诺特

---

* 日期根据奏章原件恢复（同上，第1029页）。

鲁索夫自脑溫村*带来的他写给臣仆**的报告，内称：他于3月28
【449】日到达中国汗的边界游牧民区托尔加奇内***。他派五十人长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前往脑溫村去会见该地长官，吩咐他通报说，他受臣仆等派遣，前去会见他们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信函并商谈许多事项，请该长官下令接待伊凡及其随行的军役人员，安置住处，供应粮秣。4月3日，两名中国章京来见伊凡，同时带来60匹服劳役的马。来人说，应伊凡的请求，扎尔固齐派他们从脑溫村前来迎接，并带来马匹；扎尔固齐在脑溫城等候他来临。当伊凡带领全体随行人员到达脑溫河边的一个名叫齐齐哈尔****的村庄（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以前曾在此地受到接待）时，扎尔固齐派五名章京前来迎迓。章京请伊凡前往设在村庄附近的帐篷，扎尔固齐将在那里接见他。当伊凡行至帐篷附近时，扎尔固齐走出村庄，向帐篷走来。他进入帐篷后，接待了伊凡，请伊凡落座，招待他在帐篷里吃茶。然后对伊凡说，他们奉博格德汗殿下谕旨，受近臣派遣，专程从中国京城前来迎接伊凡*****。在该村里为伊凡

824/830页

824/830页背面 ㉕

---

* 奏章原件中不是"自脑温村"，而是"自中国边界脑温村"（同上）。

** 奏章原件中不是"给臣仆"，而是"给臣仆等"（同上）。

*** 奏章原件中从"派他"起到这一句结束都没有。代替它的是下面这样一段文字：他在报告中写道：今年，197年，遵照大君主陛下谕旨，并根据臣仆等给伊凡的训令，命令他到达中国汗边城之后，派出合适人员向该城长官通报，说他受臣仆等派遣前去会见博格德汗的近臣，递送信函并商谈许多事项，请长官下令接待。他于今年，197年，3月28日到达中国汗的名叫托尔加奇内的游牧民区（同上，第1029页）。

**** 奏章原件中是 Симчигирское（同上，第1030页）。

***** 奏章原件中接下去是：他们说，他们等他已经是第二个月了。他们问伊凡：他是否很早就被臣仆等派出，是从莫斯科派出，还是从色楞格斯克派出？他是否带来臣仆等致汗的近臣的信函以及口头指示？信函内容如何？授命他口头谈什么事？请伊凡向扎尔固齐如实相告。

伊凡说，他受臣仆等派遣，去会见汗的近臣，递交信函，至于致近臣的信函内容以及受命口头谈话内容，他无需告诉扎尔固齐，因为他奉派去会见汗的近臣，商谈许多有关两国友好、亲善之事。

扎尔固齐向伊凡打听臣仆等的情况，问臣仆等目前在哪里？

及其随行人员拨出几座帐篷，供他们停歇。4月8日，上述扎尔固齐给伊凡送来粮秣和车马，希望他得到车马后，立即前往中国京城去会见汗的近臣。当天，伊凡得到车马后，即从该村出发，前往中国京城，而把自己的骆驼和马匹留在脑溫村，因为这些骆驼和马匹已瘦弱不堪，并留下十一名差役人员照料。根据伊凡探听的结果，获悉中国人是愿意和好的。去年从蒙古边界往色楞格斯克向臣仆等派遣使者的中国使臣们，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已折返中国京城，伊凡估计，中国使臣还会前来会晤。至于到何地，他不知晓。【450】$\frac{825}{831}$页

伊凡在他给臣仆费季卡的亲笔信中写道，据他所知，中国使臣将同臣仆等会晤。如果关于此事的消息确实无误，则他，伊凡到达中国京城后，将根据训令，把敦请派遣使臣参加会谈的信件交给汗的近臣。臣仆等曾在给他的训令中指示他了解呼图克图和蒙古汗斡齐尔以及其他台吉们的情况，但对此他毫无所闻。关于博硕克图汗也一无所知。有一些人说，呼图克图和汗在纽赫蒙古人那里，纽赫蒙古人臣服于中国汗，在达赉湖附近游牧。$\frac{825}{831}$页背面

陛下，今年，197年，6月8日，阿尔巴津哥萨克瓦西卡·罗任来到臣仆等这里。瓦西卡·罗任是根据臣仆等的书面指令，从阿尔巴津奉派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脑溫村去进行侦察的。他在回答询问时说：

今年，197 年，他，瓦西卡从阿尔巴津奉派沿阿穆尔河顺流而

伊凡回答说，他是臣仆等从色楞格斯克派出的，他走之后，臣仆等将尽速前往涅尔琴斯克。

扎尔固齐问伊凡，中国使臣的使者在色楞格斯克会见臣仆等的情形，并问使者们在离开时，臣仆等是否曾对使者们说，臣仆将于他们走后尽速派遣使者去会见汗的近臣，递交信函？为什么臣仆等长时间没有派出使者？

伊凡回答说，臣仆等长时间没有向博格德汗的近臣派出使者，是因为蒙古人为逃避侵犯他们的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曾在通往中国的路旁游牧，他们相互残杀、偷盗。当蒙古人离开通往中国的道路向草原游牧而去之后，臣仆等便立即派伊凡去见近臣（同上，第1030--1032页）。

下去通知中国长官，说臣仆等派遣伊凡·洛吉诺夫去会见博格德汗的近臣，递交信函。他还奉命在阿穆尔刺探各种消息*。瓦西卡在脑溫村时，看见许多官兵和农民从中国脑溫河上游村庄前往结雅河河口的城镇，并看见一些人正在建造大木船和修理旧的大木船。他们意欲何往？是否很快就动身？他未有所闻。

826/832页

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谢卡·谢诺特鲁索夫曾奉派随同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一起前往中国脑溫村，并被伊凡派回向臣仆等递送报告；他当面回答臣仆等的询问时说：

今年，197 年，他奉派从涅尔琴斯克护送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到中国脑溫村。他们从涅尔琴斯克到脑溫村共走了五个半礼拜的时间。当走到离中国脑溫村还有四天左右路程的地方时，遇到两名百人长。后者与伊凡·洛吉诺夫相见后，便返回脑溫村。旋即带了六十匹马和粮草来迎接伊凡。在尚未到达脑溫村时，有两名扎尔固齐前来迎接伊凡。相互问候之后，把伊凡及其全部随行人员接入脑溫村。把他们安顿在帐篷里，留他们在脑溫村住了三天。然后向他们提供马匹和粮秣，放他们前往中国京城。伊凡把谢卡留在脑溫村，命令他返回涅尔琴斯克，递送报告。伊凡走后，谢卡在脑溫村住了两个礼拜，原因是未向他提供到涅尔琴斯克的车马，对他推托说，他们沒有接到向他提供从脑溫到涅尔琴斯克的车马的命令。于是谢卡只好把自己的马匹喂好，乘自己的马车返回。派了两名十人长护送他到边民区。谢卡在脑溫村时，从该地官长和其他官长那里听到，中国钦差大臣将前来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谈。人数是否很多，他沒有听说。他从护送他的向导那里听到，军队仍旧驻在结雅河各城镇，今年往结雅河各城镇增派了五百人。

826/832页背面

827/833页 【451】

---

* 奏章原件中接着有下面一段文字：当他，瓦西卡到达脑溫村时，该城长官问他，臣仆等派遣的使者是否很快到达？瓦西卡对该长官说，臣仆等派遣的使者很快便会到达脑溫村（同上，第 1034 页）。

此外，再没有了解到别的情况，没有听到别的事情。

以上各节，臣仆等已如实上奏我皇陛下，奏章送交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

根据上述消息，并遵照陛下今年，197 年，由军役贵族马特维伊·尤金送来的国家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颁发给臣仆等的诏书，臣仆等等到巨商伊凡·乌沙科夫承办的粮食运到乌丁斯克，根据登记表在贝加尔海彼岸向各类居民征得粮食，并入了皇库，以供养军役人员**，此外，并向布里亚特异族贡民和新归附的蒙古人征集到车马，以供运送皇家物品和为莫斯科火枪兵运送粮秣之用，之后，便于 6 月 16 日***出发前往涅尔琴斯克。陛下，为了防范新近归附的蒙古人和不驯顺的台吉，我们——〔你们的〕****臣仆将莫斯科火枪兵大尉萨瓦·沃洛季麦罗夫留在乌丁斯克，此外，还留下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各团火枪兵一百二十人*****，归他调用。 827/833 页背面

陛下，向涅尔琴斯克进发的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火枪兵已领到三个月的粮食。而从筏场承包人那里启运的粮食，则留给阿尔巴津。陛下，今后在伊尔库次克不能再得到粮食，已无粮运给筏场的承包人了。由于今年调拨给了乌丁斯克，已无粮留给伊尔库次克的军役人员。据臣仆等所知，如果在伊尔库次克向商人购粮：一普特黑麦面粉要花四阿尔腾一坚加多。陛下，请降旨从勃腊茨克寨和叶尼塞斯克向达斡尔地区给臣仆等运粮食。遵照陛下谕旨和西伯利亚衙门对此事给臣仆等的公文，臣仆等已经往叶尼塞斯克和勃腊茨克寨给侍臣、军政长官格里戈里·诺沃西利佐夫和亚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多次写信，要求从勃腊茨克寨为军役人员运送 828/834 页

---

* 奏章原件中没有此句(同上，第 1036 页)。

** 奏章原件中没有从"根据登记表"到"军役人员"这部分句子(同上，第 1037页)。

*** 奏章原件为 23 日(同上)。

**** 这个词系根据上下文意思恢复的。

***** 奏章原件中为一百五十人(同上)。

粮食给养。陛下，涅尔琴斯克的粮价是：一普特春麦三十多阿
828/834页背面 尔腾*。

7月1日，行抵莫克雷卡尔图斯天然界。

当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列什卡·久科夫和火枪兵达尼尔卡·布图辛受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派遣，从中国来到全权大使处，呈交了伊凡的报告，内容如下：

书吏伊凡什卡·洛吉诺夫谨致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
【452】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各位使臣。

各位大人，今年，197年，遵照大君主谕旨，并奉全权大使给我
829/835页 的训令，我奉命在从中国边城前来中国京城的路上和在边城逗留时，要千方百计确实探明：去年中国使臣是否按照外交惯例奉派前往赴会？是否曾到达边界？是否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回？或者根本没有从中国京城出发？现在中国使臣是否愿意前往赴会同各位全权大使举行使臣会谈？抑或如新归附的人所供消息那样，由于害怕各位全权大使率领的皇家军队，中国使臣正在集结重兵，想分两路前往，一路去涅尔琴斯克，一路去色楞格斯克，一旦使臣会谈不能如其所愿，便想同蒙古领主合谋后，诉诸武力？

829/835页背面 如果我在路上或在中国京城确实了解到，中国钦差大臣于去年曾出发前去同各位全权大使会晤，但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从边界折回京城（如他们的信使向各位全权大使所面告的那样，而且使

---

* 奏章原件中接着是如下的一段文字：陛下，臣仆等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同上，第1038页）。

臣本人在信件里也曾这样写过），不过愿意于来年一定前往赴会，参加使臣会谈，而且当我到达中国京城时，中国使臣正准备前往赴会，根据我在路上和在中国京城时关于派遣上述使臣所探得的情况，得知他们带领五百人沒有顾虑地前往出席会谈，或者又增加了士兵，而且由一路前往（正如由斯捷潘·科罗文带给全权大使的中国汗的近臣的信件中所写明的那样）*，他们并且切望和好，那么我 830/836页 到达北京之后，应派出合适人员去会见汗的近臣。令他敦请近臣们早日召见我，向他们递交全权大使的友好信件。当近臣命令我携函进见时，我见到他们后，应将全权大使关于敦请派遣使臣前往赴会，划定边界，永修和好的信件面交给汗的近臣。

递交信件后，应向汗的近臣说明：

大君主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我前来会见汗殿下的近臣，递交 830/836页背面 友好信件，并请近臣上奏其君主，请派使臣出席使臣会议，同沙皇陛下按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为此派到边界的全权大使一起，平息双方边民之间已发生的纠纷，举行使臣会谈，议定永久和好，关于此事，近臣们在致各位全权大使的信函中曾多次提到过，而各位全权大使为举行上述会谈，早已到达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的涅尔琴斯克，等候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前往赴会；至于在何地开会，是在阿尔巴津附近，还是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请近臣明确宣布。另外，他们使臣出发前往出席使臣会议时，希望他们能向各位 【453】 全权大使派遣使者，商定会议地点和在使臣会谈期间双方所带士 831/837页 兵的对等人数，此外，按照外交惯例，如其它国家所习惯的那样，对双方人员往来，不应心存疑惧，此事也请近臣在其信件中写明，由我带给各位全权大使，并望放我早日回国。而各位全权大使为同中国使臣举行会谈，将前往中国使臣所愿意去的地方。

---

* 见本书第393页。

各位大人，遵照大君主陛下谕旨和训令，当我在中国边城逗留时，用尽各种办法进行了刺探。各位大人，根据我刺探的结果，获悉中国汗的使臣去年确曾前往边界出席使臣会议，由于卡尔梅克战事又折回中国京城，现在，当我到达中国京城时，中国使臣正准备启行。

831/837页背面 各位大人，5月4日，在到卡尔甘还有一天路程的地方，中国的一位有封号的大臣（在斯捷潘·科罗文来时他曾主管贸易之事）和两名城市长官在草原上与我等相遇。他们带领一百五十人左右随从人员。谈话时，该大臣等问我：目前，各位全权大使行抵何地？该大臣和他的同僚受命将同各位全权大使会晤，并将乘木船从水路经由阿尔巴津前往涅尔琴斯克。他说，在中国听说，各位全权大使在色楞格斯克时征集了大批士兵，目前各位全权大使带领着大批军队，而他们沒有征集任何军队，并且也无此必要，因为全权大

832/838页 使曾向他们派往色楞格斯克去见全权大使的使者宣布过，全权大使受大君主派遣，前来进行使臣会谈，以便使两大国之间永修和好，而不是前来打仗；他说，全权大使征集军队，目的何在？他们对此感到震惊。

我对他们说：各位全权大使在色楞格斯克时，沒有征集大量军队，而且沒有征集的必要，因为各位全权大使奉派前来（如对他们的使者所宣布的那样），是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为了通过使臣会谈，而不是通过武力，使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两国和解，因而根本不会带领庞大的军队。目前，各位全权大使所带的士兵，只是为了保持尊严和护卫使团要员。希望汗方面前往参加会晤的

832/838页背面 钦差大臣，也不必带领大批军队，因为无此必要，只能因此造成重大损失；希望各位使臣为了使团的尊严带领少量随行人员即可。

大臣说，汗的使臣为保持使团尊严，只带为数很少的随行人员，但究竟带多少他不知晓。

我问大臣，他们汗派遣同各位全权大使会晤的钦差大臣，是否仍为去年向色楞格斯克派遣使者的那几位？抑或只大臣一人奉命参加会晤？汗的那几位使臣目前在何处？

大臣回答说：将同各位全权大使会晤的汗的使臣，仍为曾派遣使者的那几位使臣，而他，大臣只是奉命随他们一起出使；又说，上述那几位使臣目前正在中国京城等候我到来，他们将从中国京城经由达赉湖轻装前往，而他，大臣奉汗的谕旨负责押运物资，将从脑溫江沿阿穆尔河经阿尔巴津前往涅尔琴斯克。 833/839页 【454】

我又问他，他，大臣将带领多少大木船？船上有多少士兵？

大臣回答说，他带领的大木船是用来运载使团所需物资和使臣的随行人员，除了目前大臣及其同僚的随行人员外，船上不会有士兵，此外，船上还将有工役人员，数量需视木船和载货情况而定，至于木船数和人数，他无法奉告，因为他本人现在还不知晓。

谈话结束后，分手而去。

5月5日到达卡尔甘，5月13日抵达中国京城。我们被安顿在宾馆下榻。以前大君主的使者也是被安顿在这里下榻的。

各位大人，当天，从脑溫城陪同我们一起前来的那位扎尔固齐来到宾馆会见我，他说，根据我在脑溫城对他讲的，我是奉各位全权大使派遣，前来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友好信函，商谈亲善事宜，因此，他今天抵此后已立即将此事禀明汗的近臣。他说，汗的近臣令我当天便去递交各位全权大使的信函，以便让我早日回国，俾使两国之间终于能够在今夏签订和约。又说，该信函将由去年奉派为钦差大臣前往色楞格斯克参加使臣会谈的汗的近臣接受。 833/839页背面

我于当日便持函前往进见汗的近臣，将各位全权大使敦请派遣使臣赴会的信函交给近臣。

汗的近臣接受函件后，向我问候各位全权大使的健康，在我回答说各位全权大使政躬均安之后，命我就座。近臣们问各位全权 834/840页

大使对我的*……根据训令，我做了口头说明。

近臣们说，关于会议地点，各位全权大使对我是怎样指示的？各位全权大使愿意在何地开会？愿意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还是在阿尔巴津附近？抑或授命我向近臣们询问此事，按照博格德汗殿下的旨意确定会谈地点？

我对近臣们说，关于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同汗殿下的钦差大臣会晤地点，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愿按汗的近臣的意愿确定。因此，全权大使授命我就此事告知各位近臣，请近臣们在到达沙皇陛
834/840页背面 下边界之前，把近臣们愿意开会的地点告知全权大使。

近臣们听完之后，说道，待他们弄清信件内容之后，便把信件内容和我面谈之事奏闻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殿下对此将有谕旨，他日再另行向我宣布。

之后，让我回宾馆。各位大人，信件是由曾往色楞格斯克向各位全权大使派遣使者的索额图等三名汗的近臣接受的。地点是在
【455】汗的宫廷，以前曾在此处接受贵族斯捷潘·科罗文递交的信件。

各位大人，5月15日，上述扎尔固齐来宾馆会见我。他说，汗的近臣派他来见我，授命他转告：各位全权大使致他们的信件，他
835/841页 们已经了解，并把信件内容以及我面谈之事，奏闻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殿下根据我的说明，谕令把会议地点定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因为各位全权大使正在涅尔琴斯克；又说，汗的使臣将于上述日期二十天后从中国京城动身；随同使臣前往的，除了仆役、工役和厨师以外，为表示使团尊严尚带有一千名官兵；他们一行将经过达赉湖径往涅尔琴斯克。

我对扎尔固齐〔说道〕**，请他告知汗的近臣，并请近臣转奏博

---

* 看来，原文往下有脱漏。

** 此词根据费·阿·戈洛文奏章中对伊凡·洛吉诺夫报告的复述恢复（见本书第558页）。

格德汗殿下，希望殿下准许我在我离此之前，派两名或三名军役人员先行返回，向各位全权大使报告此事，并下令向这几名军役人员提供车马和粮秣，护送他们安全抵达涅尔琴斯克。 835/841页背面

各位大人，5月16日，扎尔固齐来到我这里，对我说，他已将上述事情报告给汗的近臣，汗的近臣也已奏闻博格德汗殿下。根据我的请求，汗殿下谕令可派三名军役人员先行返回，向各位全权大使报告，近臣将派遣一名扎尔固齐、一名书吏和一名拨什库随该三名军役人员一同前往，向各位全权大使递送信件。另外，汗的近臣叫我写信转告各位全权大使，使臣会谈期间汗的使臣将自备足够的粮秣等一应物资，因此，请各位全权大使不必为他们的饮食向沙皇陛下臣民和贡民征收任何东西；又说，该三名军役人员和扎尔固齐将很快启程。 836/842页

路上我曾向许多人探询中国的各种意图。各位大人，当我探询时，许多人说，中国汗的钦差大臣将带领大批军队前往赴会。不过都说，非常愿意和好。有大批军队准备开往阿尔巴津城下，这些军队是在结雅河和其他河流附近过的冬。他们拟签订和约，只是必须把阿尔巴津交给他们，否则，他们便决计把它拆毁。官员们在同我的各次谈话中，态度和蔼，希望和好，但一谈到阿尔巴津，便支吾其词。各位大人，到目前为止，再没有听到其它消息。

5月17日，汗的近臣在交给我致全权大使的信件（该信件与此报告一并送上）时，对我说，博格德汗殿下深愿同大君主沙皇陛下友好相处，为此，谕令近臣派遣扎尔固齐马尔甘① 等使者去会见各位全权大使，望各位全权大使能亲自接见这位扎尔固齐，并写一封友好复信，交他带回。 836/842页背面

各位大人，5月17日，派军役人员五十人长列昂季·久科夫、 【456】

① 马尔甘（Марган）系音译。——译者

哥萨克达尼尔卡·布图辛、帕什卡·沙波什尼科夫去向各位全权大使递交此报告。

各位大人，扎尔固齐告我说，我将同使臣一起离开中国京城返回。

全权大使于7月10日到达叶拉夫宁斯克寨。由于运载大炮、各种军用物资和火枪兵的粮食的马匹瘦弱不堪，停留了两天。 837/843页

7月13日离开叶拉夫宁斯克寨。

7月22日从天然界格里亚兹纳亚小河上奏大君主，奏章由在立陶宛兵册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库西卡·卡什波罗夫送交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内容如下[217]：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837/843页背面 陛下，今年，197年，6月26*日，臣仆** 曾上奏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该奏章由军役贵族马特维伊·尤金赍送，在该奏章中，臣仆奏陈：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并据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由脑溫村给臣仆的报告（伊凡·洛吉诺夫系由臣仆等遵照陛下由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关于此事的诏书派出的），臣仆于6月24日由乌丁斯克出发前往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议。陛下，7月1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列夫卡·久科夫从中国送来

---

* 奏章原件中为：23日（同上，第1058页）。

** 在奏章原件中为：臣仆等（同上）。包括在出使报告中的奏章全文同奏章原件的文词有极大差别。脚注中仅对最重要的异文做了说明。

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给臣仆等写的报告。伊凡在报告中写道，根据臣仆等发给他的训令，他在路上确实探明，中国使臣准备参加使臣会议，并且愿意和睦相处。当伊凡由脑溫村出发，走到距卡尔甘尚有一日路程的地方时，在草原上和中国一位有封号的大臣*(该大臣曾护送过斯捷潘·科罗文)相遇，另外尚有两名城市长官以及随行人员约一百五十名。 838/844页

谈话时大臣等人向伊凡探询：臣仆等停留何处？该大臣等奉命同臣仆等举行会谈，他将由水路乘船经阿尔巴津去涅尔琴斯克。同时，还提到他们在中国听到，似乎臣仆等在色楞格斯克集结重兵，目下臣仆等率有大量军队，而中国使臣则未集结任何军队，认为无此必要，因臣仆等曾对他们派遣到色楞格斯克的使者宣布过：臣仆等奉我皇陛下派遣前来进行使臣谈判，是为了两国永敦友好，而不是为了战爭，因此他们对上述传闻颇感惊讶。 838/844页背面

伊凡向中国人说明，臣仆等在色楞格斯克沒有集结任何军队，且无此必要，因为正如对他们的使者所宣布的那样，臣仆等奉我皇陛下谕旨前来开会，是为了通过使臣会谈，而不是用武力来消除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两国之间的纷爭，所以臣仆等并未率领大量军队，虽有一些军人，** 也只是为了警戒。同样，汗派来赴会的使臣也不必率领大量军队，因为无此必要，只能给双方造成巨大损失。希望钦差大臣率领少数人员出席使臣会谈，臣仆等也将如此。 【457】 839/845页

该大臣说，汗的钦差大臣为了使团尊严将率领少数随行人员，但具体数字他不清楚。

伊凡问大臣道，他们汗派遣将与臣仆等会晤的使臣，是否仍是去年往色楞格斯克向臣仆等派遣使者的那几位使臣？还是他大臣一人受命出席会谈？目前，汗的那几位使臣在何处？

---

* 奏章原件中为：амбан（昂邦，大臣）(同上)。

** 奏章原件中接下去是：随臣仆等(同上，第1060页)。

大臣答道，将与臣仆等会晤的汗的使臣仍为曾派遣使者的那
839/845页背面 些使臣，而他是奉命随他们一起出使。目前，那几位使臣正在中国京城等候伊凡的到达，然后由中国京城经达赉湖轻装前往。而他，大臣奉汗的谕旨从脑溫城出发押运物资走阿穆尔河经阿尔巴津前往涅尔琴斯克。

伊凡问大臣，他将率领多少大木船，船上运载多少士兵？

大臣答道，他率领的大木船是用来运载使团所需的物资和使臣的随行人员，除了目前该大臣及其同僚的随行人员外，船上不会有士兵。此外，船上还将有工役人员，其数量须视载重情况而定。至于木船数和人数，他无法奉告，因他本人现在还不知晓。

谈话结束后，分手而去。

伊凡于5月5日到达卡尔甘。5月13日抵达中国京城，被安
840/846页 顿在宾馆下榻。以前大君主沙皇陛下派遣的使节也都是安顿在这里下榻的。

当天，从脑溫城陪同伊凡一起前来的扎尔固齐到宾馆会见伊凡，他说，根据伊凡本人在脑溫城对他讲的，他，伊凡是受臣仆等派遣前往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递交友好函件，商谈亲善事宜，因此他当日抵达后便去见汗的近臣，禀报此事。汗的近臣让伊凡于当日递交臣仆等的函件，以便让伊凡能早日回国，俾使两国之间终
840/846页背面 于能够于今夏签订和约。又说，上述函件将由去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色楞格斯克参加使臣会谈的汗的近臣接受。

伊凡于当日便持函会见了汗的近臣，将臣仆等敦请他们派遣使臣出席会谈的函件递交给近臣。

汗的近臣接受函件后，向伊凡问候臣仆等的健康，伊凡答后，便令他就座，继而又问臣仆等对伊凡训示的事情。

【458】 伊凡按训令作了回答。

近臣问伊凡：关于会议地点，臣仆等对伊凡是怎样指示的？或

者授命他向近臣们询问此事？抑或按照博格德汗殿下的意旨［确定］* 会谈地点？

伊凡对近臣答道，关于臣仆等与汗的钦差大臣在何地会晤 $\frac{841}{847}$页** ——在阿尔巴津或另外某地，臣仆等愿按汗的钦差大臣的意愿确定。因此，臣仆等已授命伊凡就此事告知各位近臣，请近臣们在到达沙皇陛下边界之前，把会议地点确切通知臣仆等。

近臣们听完之后说道，待他们弄清函件内容，便把函件内容和伊凡对他们所讲之事，奏报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殿下对此将有谕旨，他日再另行宣布。说完后让伊凡回宾馆。

函件是由曾往色楞格斯克向臣仆等派遣使者的索额图等汗的 $\frac{841}{847}$页背面 三名近臣接受的。地点是在汗的宫廷，以前曾在此处接受贵族斯捷潘·科罗文递交的函件。

5月15日，上述扎尔固齐来宾馆会见伊凡，他说，汗的近臣派他来见伊凡，并授命他转告：臣仆等致近臣们的函件，近臣们已经了解，并已把函件内容和与伊凡面谈内容奏报博格德汗殿下。殿下传旨，会议地点定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因臣仆等全权大使正在涅尔琴斯克。又说，汗的钦差大臣将在上述日期二十天后由中国京城动身。随同钦差大臣前往的，除了仆役、工役和厨师外，为表示 $\frac{842}{848}$页 使团尊严，尚带有一千名官兵，他们一行将经过达赉湖径往涅尔琴斯克。

伊凡请扎尔固齐告知汗的近臣，并请近臣转奏博格德汗殿下，希望汗殿下准许他在他离开之前派二、三名军役人员先行返回，向臣仆等报告此事，并下令向这几名军役人员提供车马和粮秣，护送他们安全到达涅尔琴斯克。

5月16日扎尔固齐来见伊凡，说道，他已将上述事情报告汗的

---

* 此词根据奏章原件复原（同上，第1064页）。

** 本页正文下面有一个看来与抄写出使报告有关的注：由维特利茨基抄写。

近臣，汗的近臣也已奏闻博格德汗殿下，汗殿下俯准伊凡的请求，谕令可派遣三名军役人员先行返回向臣仆等报告，近臣将派一名
842/848页背面 扎尔固齐和一名书吏同他们一起前来向臣仆等递送函件。汗的近臣叫伊凡转告臣仆等：使臣会谈期间汗的使臣将自备足够的粮秣等一应物资，因此臣仆等不必为他们的饮食向我皇陛下臣民和贡民征收任何东西。又说，该三名军役人员和扎尔固齐将很快启程。

伊凡于途中曾向许多人探询中国的各种意图，探询时，许多人
【459】对伊凡说，中国汗的钦差大臣将带领大批军队赴会，不过都说非常
843/849页 愿意和好。有大批军队准备开往阿尔巴津城下，他们是在结雅河及其它河流附近过的冬。他们拟签订和约，但是须把阿尔巴津交给他们，否则，他们便决计将该城拆毁。官员们同伊凡* 交谈时，态度和蔼，希望和好，但一谈到阿尔巴津，便支吾其词。到目前为止，再没有听到其它消息。

5月17日，汗的近臣在把致臣仆等的函件交给伊凡时，对他说，博格德汗殿下深愿同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友好相处，为此汗谕令
843/849页背面 近臣派遣扎尔固齐马尔甘等使者来见臣仆等全权大使，希望臣仆等能亲自接见该扎尔固齐，并给近臣们修写一封友好复信，交他带回。

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给臣仆写来报告，内称：

今年，197年，6月19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五十人长列弗卡·久科夫及叶尼塞斯克哥萨克达尼尔卡·布图辛、帕什卡·沙波什尼科夫等来涅尔琴斯克官署会见伊凡·弗拉索夫，递交了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他受臣仆等派遣去会见博格德汗的近臣）的报告及博格德文函件。伊凡接过该函件和报告，然后拆

---

* 奏章原件中接下去是：在各次谈话中（同上，第1067页）。

阅，以便了解所需要的各种消息。据五十人长列夫卡·久科夫等称：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在中国把这封博格德文函件交给他们，并派他们给臣仆送来。 844/850页

中国扎尔固齐马尔甘等一行四十五人随列夫卡等来到涅尔琴斯克。该扎尔固齐对伊凡·弗拉索夫说，他奉近臣派遣由中国护送上述哥萨克回涅尔琴斯克，他想在涅尔琴斯克等候臣仆，因为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在中国京城曾说臣仆停留在涅尔琴斯克寨，因此他奉近臣派遣来此。

伊凡·弗拉索夫让该扎尔固齐留在涅尔琴斯克，而将报告及用博格德文写的函件封好后，仍交上述哥萨克给臣仆送来。 844/850页背面

同日，臣仆即致书涅尔琴斯克伊凡·弗拉索夫[218]，令其召见中国扎尔固齐，并通知他：臣仆将兼程赶赴涅尔琴斯克，同中国钦差大臣会晤，上帝保佑，将在今年，197年，8月初到达涅尔琴斯克。究竟在何地同他们的钦差大臣会晤，在阿尔巴津，还是在其它合适之地，待到达涅尔琴斯克后，再同他们的钦差大臣磋商，请该扎尔固齐立即将此事通知其钦差大臣，或亲自回国面告。为使确信无疑，希望该扎尔固齐在臣仆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前，从其随员中留下妥当人员，待臣仆到达涅尔琴斯克时，满足留下的人的各种要求，然后便立即放其归去向钦差大臣们面禀一切。 845/851页 【460】

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在其致臣仆的函件（该函系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派五十人长列夫卡·久科夫送来的）中写道，他们似乎为供应他们使臣及其随行人员所需物资，将特派一名长官率领船只，经过阿尔巴津前来涅尔琴斯克。他，伊凡应就此事向来使扎尔固齐明确指出，中国人显然置使臣会谈于不顾，想采取军事行动，这在周围各国全权大使进行使臣会谈时，是无此惯例的。请扎尔固齐将此事切实禀告其使臣，望使臣切勿准许任何人员由水路乘木船经过阿尔巴津，以免中国方面由此挑起大的纠纷，致使使臣会谈不 845/851页背面

能举行。

至于今后他在涅尔琴斯克了解到的有关中国使臣的情况，以及来使扎尔固齐的答复等等，伊凡应遵照我皇陛下谕旨，给臣仆写报告，派专人送来。

846/852页 陛下，臣仆已令伊凡·弗拉索夫派一名可靠的军役人员去阿尔巴津提醒阿尔巴津居民要小心提防，种的庄稼业已成熟，应立即收割。

臣仆等将汗的近臣给臣仆等* 来函抄件随本奏章一并呈陛下御览。

陛下，今年，197 年，7 月 18 日侍臣伊凡·弗拉索夫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阿普列尔科夫等自涅尔琴斯克给臣仆送来报告一件，内称：臣仆曾向涅尔琴斯克给伊凡写信，令其召见
846/852页背面 中国扎尔固齐，并通知他，臣仆将于今年 8 月到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谈，请他立即将此事告知其使臣或亲自遣返面告，望该扎尔固齐在臣仆到达涅尔琴斯克之前，留下几名随员，以便确信臣仆到此。但是中国扎尔固齐在涅尔琴斯克执意不肯留人，在伊凡派到臣仆这里的人返回涅尔琴斯克前一天便离此而去。伊凡采用种种办法均未能挽留住扎尔固齐，也未能使他留下几名随员以便确信臣仆到达涅尔琴斯克，因为近臣未给他这样的指令。于是伊凡派哥萨克十人长瓦西卡·米洛瓦诺夫上路追赶扎尔固齐，令其追上扎尔固齐后，根据臣仆给伊凡的信，向他宣布臣仆抵达涅尔琴斯克
847/853页 之事。

伊凡根据臣仆复函，已给阿尔巴津阿法纳西·别伊顿写信，令他对将乘船前来的中国军队长官言明，他们的船只不要越过阿尔巴津，以免因此而启衅端。

---

* 奏章原件中接下去是：用拉丁文写的(同上，第 1070 页)。

7月12日，哥萨克费利卡·拉普希科夫由阿尔巴津前来报告说，阿法纳西·别伊顿派他火速前来涅尔琴斯克送报告，中国军队长官率领许多船只正经过阿尔巴津前来涅尔琴斯克。走在木船前面的中国先导人员乘坐轻舟在格尔必齐河河口赶上费利卡，同他【461】一起来到距涅尔琴斯克两天路程的鲍蒂村。

阿法纳西·别伊顿在其给伊凡的报告中写道：他，阿法纳西于6月16日派哥萨克米什卡·乌沙罗夫等人组成的巡逻小队沿阿穆尔河左岸下行，沿盗匪出没的左侧小河佩列列希哈河上行。而在该巡逻小队前面，阿法纳西让两名哥萨克去进行渔猎。该巡逻小队到阿尔巴津后，报告说，他们在佩列列希哈小河上遇到两名被打死的哥萨克，是谁把他们打死，他们无从得知，因为没有发现任何人。6月3日，中国军队长官率大批木船到达阿尔巴津城下。阿法纳西自阿尔巴津派哥萨克头领伊瓦什卡·布祖诺夫等人去见该军队长官，令他询问：中国军队长官为什么来到阿尔巴津城下？中国军队长官回答说，他奉博格德汗谕旨，路经阿尔巴津前往涅尔琴斯克，似乎是为了进行会谈，而对阿尔巴津以及其附近所种的庄稼并未受命采取任何行动，望阿尔巴津不必惊慌。

847/853页背面

848/854页

额尔古纳寨哥萨克十人长瓦西卡·米洛瓦诺夫来涅尔琴斯克面见伊凡，他报告说：有一百多名中国人向涅尔琴斯克寨而来，他们对瓦西卡说，他们押着马群前往涅尔琴斯克县大石勒喀河，去鲍塔夫河河口，将在那里等候本国军队长官乘木船前来涅尔琴斯克。他们赶来了八百匹马。

伊凡派哥萨克骑兵费利卡·斯维奇尼科夫等去见由山路押着马群来此的中国人，并授命他询问：他们奉何人命令，未经磋商便越境进入我皇陛下城市停留；他们的官长是谁。

848/854页背面

费利卡·斯维奇尼科夫回到涅尔琴斯克向伊凡禀报说，他奉派自涅尔琴斯克去见押马群从山道前来的中国人，询问他们来此

目的。费利卡到达后，向中国人提出上述问题。中国人对费利卡回答说，他们奉中国尚书派遣，由脑溫城押马群来涅尔琴斯克县鲍塔夫河，等候长官乘木船来涅尔琴斯克进行会谈，而不是来打仗。
849/855页 这些中国人为首的是名叫罗尔博甲喇① 的长官，另一名是阿扎甲喇②，还有百人长牛录章京以及他们的随从一百人左右。

伊凡请求臣仆于抵达涅尔琴斯克以前，向他派一名官长及若干军役人员，俾使堡寨贡民免遭中国人的侵害。

在回答臣仆的询问时，阿尔巴津哥萨克费利卡·拉普希科夫说，中国长官率领大批人员乘木船驶过阿尔巴津，他们声称前往涅尔琴斯克会见臣仆似乎是为参加使臣会谈。据计算，中国人* 乘坐一百二十艘木船，每只木船上载有三十多人，并携带四十五尊大
【462】炮。中国人平静地驶过阿尔巴津，并沒有寻衅。费利卡离开阿尔巴津沿河岸到额尔古纳河河口，当他回返涅尔琴斯克报告消息时，由于水大，需要渡河，乃弃掉马匹，于是从额尔古纳河河口步行走
849/855页背面 了一天。上述中国先导人员遇到费利卡，把他带到木船上，走了五天。他们驶到格尔必齐河**，便放费利卡乘小船先行前往涅尔琴斯克。当费利卡被带上中国船时，中国人向他询问有关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两地通古斯贡民的情形，询问他们的游牧地在何处。该费利卡回答说，关于这些异族贡民目前在何处游牧，他确实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在远离堡寨的山里游牧行猎。至于中国人为什么询问此事，他不得而知。

同日，臣仆写信给伊凡，由上述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送往涅尔琴斯克[219]。令伊凡在涅尔琴斯克寨及其附近尽可能构筑

---

* 奏章原件中接下去是：共计(同上)。

** 奏章原件中为：Згордицы（斯格尔基茨)(同上)。

① 原文为 лорб-дзалан。——译者

② 原文为 адза-дзалан。——译者

工事，以便在敌人进攻时能确保安全。要小心谨慎，切不可因疏忽大意，致招中国人的破坏。伊凡要向异族贡民，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派几名军役人员，令这几名军役人员向上述人等许以我皇陛下的隆厚恩典，希望他们不要听信中国人的任何蛊惑宣传，而寄希望于我皇陛下的恩典，在臣仆等结束使臣会谈以前，向捷连姆宾斯克和叶拉夫宁斯克寨方面游牧。 850/856页

为证实臣仆并未远行，臣仆派由贝加尔海押送马匹到此的布里亚特舒林加巴姆巴海等去宣抚异族人，令他向同族兄弟的贡民，许以我皇陛下的恩典，希望他们不要听信任何蛊惑宣传，不要因中国人的到来而有任何顾虑，臣仆并于当日即派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前往质问中国长官。 850/856页背面

在给瓦西里的训令中写道，命令他抵达涅尔琴斯克见到中国长官时，质问他们：

为何那些长官们未同臣仆等磋商，仿佛以参加使臣会谈为由，带领大批中国* 军队和军需品，开往涅尔琴斯克？这是周围任何国家举行使臣会谈时所没有的。中国长官本应在本国边境等候自己的钦差大臣，事先派遣使者同臣仆等磋商，因为中国方面多次挑起令人遗憾的事件，杀人行凶之事也屡有发生。希望中国长官不要乘木船溯阿穆尔河和石勒喀河而上前来涅尔琴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县附近地方，以免使臣会晤因此停顿。至于该长官及其木船应于何处停泊，要与臣仆等进行磋商，以免由于他们贸然而来而又引起什么纠纷。 851/857页

如果中国长官拒绝如此行事，不与臣仆等磋商便拟前往涅尔琴斯克，借口奉博格德汗谕旨，受命不受任何阻拦，径往涅尔琴斯克，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举行使臣会谈，不敢停泊在涅尔琴斯 【463】

---

* 奏章原件中为：这样的(同上，第 1075 页)。

克下面，因为参加使臣会谈的中国钦差大臣将由山路从中国前来涅尔琴斯克*，他们的使臣及其随行人员所需之粮食和各种用品，均由该长官押运，这时瓦西里应指出：中国的钦差大臣尚未到达涅尔琴斯克，一俟到达涅尔琴斯克附近，便派使者同他们使臣就使
851/857页背面 臣会议、会议地点以及双方保卫使团要员的军队数目进行磋商；待双方商定使臣会晤和对等人数之后，中国长官应于何处停船，则可由双方使臣尽快告知中国长官。请中国军队长官未得命令不要前往涅尔琴斯克，要沿石勒喀河而下，退至阿穆尔河河口，并在该地停泊到使臣会谈结束。如果该军队长官拒绝如此行事，而向上游航行，则同其使臣的谈判与会晤，将都不能举行。为此，臣仆将尽
852/858页 速前往涅尔琴斯克。中国军队长官就此事对瓦西里的答复，瓦西里应尽速向臣仆禀报。

瓦西里面见中国军队长官时，要确切了解中国人的意图以及他本人的情况：他的官衔及姓名，带领官兵的数目，大炮及其它军需品数量。另外还要问明：为何带来许多人和许多军需品，他们钦差大臣是否也带领大量官兵从山路而来，钦差大臣们的姓名与官衔如何，是否为博格德汗殿下近臣。还授命瓦西里转告中国军队长官，请他在边境不要骚扰俄罗斯人和村庄以及异族贡民，在使臣
852/858页背面 会谈期间不要号召他们归顺博格德汗殿下，不要让本国官兵远出，以免异族贡民由于不明真相而杀害官兵，从而挑起新的纠纷，使使臣会谈不能举行。

陛下，关于此事，臣仆已写信如实告知伊凡·弗拉索夫，着瓦西里带去。

如果侍臣和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得知中国钦差大臣由中国取旱路前来涅尔琴斯克附近地方，而要派瓦西里由涅尔琴斯克

---

* 奏章原件中没有从“不敢……”到“……涅尔琴斯克”这部分句子（同上，第1076页）。

去见他们阐明上述问题，则瓦西里应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就上述问题，提请中国使臣派遣专人由水路先行前往中国军队长官处，因该 $\frac{853}{859}$页
军队长官未按外交惯例同臣仆等协商，就擅自进入沙皇陛下境内，并逼近涅尔琴斯克附近地方，这在周围任何国家均无先例，请使臣令其立即把船只顺阿穆尔河往下撤，以免因此引起新的纠纷。

如果钦差大臣不令上述军队长官把船只顺阿穆尔河往下撤，则使臣会晤将不能在涅尔琴斯克寨附近举行。因为该军队长官所率领的木船上载有大量士兵，而且不知何故，不按臣仆等* 所派使 【464】
者的要求，运来非一般的军事物资。显然，这同目前从中国派来的中国扎尔固齐所带来的答复和信件以及博格德汗殿下近臣致臣仆 $\frac{853}{859}$页背面
等信件中所写的，在人数上相差悬殊。然而钦差大臣不顾外交惯例，仍带领重兵前来赴会。双方为保卫使团人员的安全应拥有相等数量士兵，臣仆等的使者** 斯捷潘·科罗文和伊凡·洛吉诺夫在中国*** 期间，汗的近臣曾向他们宣布过此事。

如果钦差大臣或军队长官向瓦西里探询臣仆等在何地，则瓦西里可回答说，臣仆等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近日内可到达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谈，为此，于途中特派瓦西里去见钦差大臣。 $\frac{854}{860}$页

陛下，臣仆等的使者伊凡·洛吉诺夫何时返回涅尔琴斯克，迄今杳无音信。据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阿普列尔科夫回答询问时说，伊凡不久即将返回涅尔琴斯克。

陛下，根据目前情况，在臣仆到达涅尔琴斯克之前，由于人员少，确实不能抽调皇家军役人员前往伊凡·弗拉索夫处。陛下，臣仆等带领的全部军役人员，为数很少，其中很多人留在乌丁斯克，以防蒙古人来犯，而另一些人，陛下，则根据情报，于去年派往巴尔

* 奏章原件中不是"我们，臣仆等派遣"，而是"他们，钦差大臣们派遣"（同上，第1981页）。

** 奏章原件中为：使者们（同上，第1082页）。

*** 奏章原件中为：в Камбалыке（汗巴里，即北京。——译者）（同上）。

古津寨以及阿尔巴津。关于此事，臣仆已在此之前恭折具奏，送交
854/860页背面 西伯利亚衙门转呈陛下。而留在臣仆身边的士兵，臣仆正率领他们兼程赶路。陛下，只是由于道路泥泞不堪和马匹不足，实在无法加快行程。陛下，因为很多运载团队的物资和为军役人员运粮的马匹，由于路途泥泞，均疲劳过度，但又无法更换，也无处可再得到马匹。陛下，不带粮食前往是很危险的，因为涅尔琴斯克没有任何储备，买一普特面粉要一个多卢布。

陛下，今后如再获悉什么消息，臣仆当即恭折具奏，派信使送呈。臣仆于7月21日从天然界格里亚兹纳亚小河（距筏场步行需
855/861页 五天的路程）派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库西卡·卡什波罗夫向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呈送此件。陛下，臣仆已令将此件送至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在列弗卡·久科夫由中国带回的汗的近臣致全权大使的斯拉
855/861页背面【465】 夫文函件中写道：

遵照中国大皇帝谕旨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皇帝四舅佟国纲、理藩院（外务衙门）侍郎温达等特致函俄国白沙皇钦命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各位使臣。

谨向大使及各位使臣致候！

贵方使者伊凡·洛吉诺夫等一行于本年4月5日到达我国境
856/862页 内，有关会谈地点一事，已经知悉。我博格德皇帝统辖万邦，皇恩浩荡，泽被众庶，为此，我等将于今年4月27日动身前往涅尔琴斯克，与各位会晤，特先修书一封交伊凡·洛吉诺夫着舒林加列昂季

等递上。我扎尔固齐马尔甘乘车护送，前往会见。有关谈判事宜，早有所闻。今年4月9日已派使者动身前往，我等也将不日到达。如今，贵方使者伊凡·洛吉诺夫即将返回，可能先于我等到达，幸勿疏忽。特此奉闻，顺颂健康。

康熙28年4月25日*

函件末尾盖有汗的朱红色印鉴。 856/862页背面

8月1日来到筏场。当日即令随大使一起来到筏场的军役人员制做木筏。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许多军役人员由于路途泥泞不堪，遍地沼泽，而停留在路上，因为所有人员的马匹都非常瘦弱，且山岭起伏，道路泥泞，沼泽遍地，军役人员不得不自己拖拉粮车，而另一些人则由于极端困苦，把粮食留在储藏楼里。8月4日以前全体人员都已在筏场聚齐。 857/863页

8月3日恭折具奏大君主，奏章着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火枪兵信使伊瓦什卡·阿勃拉莫夫与甘卡·基奇金等送交莫斯科国家外务衙门转呈，奏章内容如下[220]：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7年，7月21日，臣仆等曾上奏我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该奏章着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库西卡·卡什波 857/863页背面

* 康熙28年(1689年)4月5日为5月13日，9日为5月17日，27日为6月4日，28日为6月5日。

罗夫送交国家外务衙门，臣仆等奏陈，据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报告，中国军队长官带大量军队与军需品，分乘一百二十艘木船驶近涅尔琴斯克附近，声言是为了和谈，而不是为了打仗。据此消息，臣仆即日派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前往涅尔琴斯克，令其按照臣仆等给他的训令说服军队长官从涅尔琴
【466】斯克后撤。上述各节，臣仆已如实恭折具奏陛下，奏章着该哥萨克库西卡·卡什波罗夫送交国家外务衙门。

陛下，今年，197 年，7 月 22 日和 24 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又从涅尔琴斯克给臣仆写来报告，他在报告* 中写道：7 月 16 日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的使者卡斯库·奥尔吉·权凡
858/864 页 吉①到达涅尔琴斯克，他经达赍湖从草原而来，随他前来的有扎尔固齐喇喜、两名书吏以及随行的七十名左右官兵。他们在谈话中对伊凡说，他们的钦差大臣正在前来涅尔琴斯克途中，目前已抵达我皇陛下边城，停驻在距涅尔琴斯克五日路程的地方，为此，中国钦差大臣特遣使者前来涅尔琴斯克通知。

在弗拉索夫的报告中还写道：7 月 18 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书吏来涅尔琴斯克，他来到后对伊凡说，他受本国钦差大臣派遣前来通知，他们的钦差大臣已抵达距涅尔琴斯克一日路程的马卡罗夫河天然界。伊凡派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率领军役人员前往迎接上述中国使臣，吩咐他留心察看使臣们抵达涅尔琴斯克的情形：钦差大臣是否带领大批人马？携带何种军用物资？并向钦差大臣们
858/864 页背面 问安。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返回涅尔琴斯克对伊凡复命说：他曾见到中国使臣。中国使臣带大批人马与军用物资前来涅尔琴斯克。

在回答臣仆的询问时，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米什卡·捷里尼辛

---

* 奏章原件中“报告”为复数（同上，第 1099 页）。

① 卡斯库·奥尔吉·权凡吉（Каску Орги Чюнфанги）系音译。——译者

等（他们奉派从涅尔琴斯克前来递送报告）说，中国钦差大臣已来到涅尔琴斯克附近，停驻在距涅尔琴斯克有一日路程的马卡罗夫小河畔。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由涅尔琴斯克派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率领二十名军役人员去见中国钦差大臣。米什卡等人同该准尉一起到营地面见中国钦差大臣。钦差大臣请拉弗连季转告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请他派专人催臣仆速去参加会谈，他们，钦差大臣怀着善意而来，希望和好。据估计，他们带领的军人约有五千多名。米什卡等人曾见到军用物资，有十尊小炮散置在使臣帐篷周围。中国使臣宿营地附近有几座涅尔琴斯克居民的村庄，钦差大臣在这些村庄布置了官兵放哨警卫。而在涅尔琴斯克有各类军役人员、渔猎人等及耕农共约六百人。 859/865页

陛下，臣仆于7月23日往涅尔琴斯克写信给伊凡[221]，并派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前往。臣仆授命潘克拉特告知有关的中国钦差大臣*，请他们命令军队将木船撤离涅尔琴斯克，以免为使臣会谈造成障碍，因为中国军队长官率大批人马来涅尔琴斯克，显然是想采取军事行动，而非按照外交惯例行事；并请他们，军队长官或钦差大臣同臣仆磋商：在何地会谈？双方在使臣会谈时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为多少？双方使臣会晤时带领大批兵丁实无必要。潘克拉特到达涅尔琴斯克见到钦差大臣后，须将钦差大臣对他所谈的一切内容，记入出使报告，然后立即来见臣仆。陛下，臣仆已下令构筑工事，加强涅尔琴斯克寨的防御。臣仆已写信给伊凡·弗拉索夫，令其提防中国人来犯，免使涅尔琴斯克遭受危险**。 【467】 859/865页背面

陛下，7月24日臣仆派莫斯科火枪兵的五十人长斯捷潘·捷连季耶夫带领伊尔库次克军役人员十六名，去涅尔琴斯克补充原

---

* 奏章原件中接下去是：他们，军队长官（同上，第1101页）。

** 奏章原件中不是 небезопасно（危险），而是 быть было безопасно（安全）（同上，第1101页）。

有军役人员。臣仆曾令自涅尔琴斯克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人去见通
860/866页 古斯贡民和新归附的人，向他们许以我皇陛下的恩典，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游牧地定在安全可靠的地方，集合尽量多的人，轻装来迎臣仆。臣仆已令伊凡派合适人员去见中国钦差大臣，根据臣仆就此事给他的信件，要求他们的军队在臣仆到达涅尔琴斯克之前乘木船撤离涅尔琴斯克。臣仆已令伊凡在寨的周围构筑各种工事。同中国钦差大臣交谈时，要谨慎行事，不要引起任何纠纷，挑起任何衅端。该五十人长斯捷潘·捷连季耶夫到达后，伊凡又获得什么消息，已令他写成报告，交该斯捷潘带回。

陛下，7月28日瓦西里·卢托维诺夫自涅尔琴斯克来见臣仆，他曾奉命去见中国钦差大臣，敦促他们由涅尔琴斯克撤走军队。

860/866页背面 瓦西里在其交给臣仆的由他具名的出使报告中写道，他奉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敦促他们将木船撤离涅尔琴斯克，并要求他们不要破坏村庄，蹂躏异族贡民，也不要挑唆异族人，以免发生有碍使臣会谈之事。瓦西里见到中国钦差大臣，并遵照指令面告中国钦差大臣，臣仆等为出席使臣会谈，将于今年8月初尽速赶到涅尔琴斯克，而钦差大臣在其致臣仆等的函件中，也说是他们将于8月到达涅尔琴斯克，出席使臣会谈。

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长官听完之后，对瓦西里发誓说道，他们满怀善意前来参加使臣会谈，平息争端，划定疆界，永修和好，而不
861/867页 是为了来打仗。他们命令所属官兵，不许蹂躏我沙皇陛下的俄罗斯人和各村的异族贡民，也不许进行挑唆，违者处以死刑。关于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何时归来，钦差大臣对瓦西里说，他们预料，伊凡不久当能返回涅尔琴斯克。

瓦西里把钦差大臣的两份函件交给臣仆等，一份是用拉丁文
【468】写的，另一份是用满文写的。他说，这两封函件写于他到达之前，

由扎尔固齐送到涅尔琴斯克交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那时瓦西里正在涅尔琴斯克，尚未见到中国钦差大臣。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把上述函件交瓦西里带给臣仆。

瓦西里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说，臣仆等将于8月抵达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谈。而中国使臣们在其致臣仆等的函件中也写的是他们将于8月前来赴会。这时钦差大臣对瓦西里说，在近臣们致臣仆等的函件中并未写明中国钦差大臣于8月到达涅尔琴斯克，并说，当该函件送到涅尔琴斯克时，他们将予以验证[222]。 861/867页背面

陛下，7月28日臣仆来到筏场，随同臣仆前来的只有莫斯科火枪兵，而其余军役人员因道路泥泞不堪，遍地沼泽，以及载运团队用品和粮食的马匹过分疲惫，都落后于臣仆约两日行程。

同日，臣仆派上述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携函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并由该瓦西里带去给伊凡·弗拉索夫的信，令伊凡拨给瓦西里适当数量军役人员和一名通译，打发他们去见中国钦差大臣。臣仆又让瓦西里带去中国来函的斯拉夫文原件，其中写道，他们将于8月前来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谈。当瓦西里从中国钦差大臣那里返回涅尔琴斯克时，令伊凡立即让瓦西里来见臣仆。 862/868页

臣仆令瓦西里在见到钦差大臣时提出质问：为何钦差大臣及军队长官率领大批军队，携带非一般军需品来到涅尔琴斯克？这在使臣会谈时是无此惯例的。要求钦差大臣及军队长官令其官兵撤离涅尔琴斯克，以免由此发生新的纠纷，致使使臣会谈受阻。

使臣们致臣仆的函件抄件，以及臣仆交瓦西里带给钦差大臣的函件抄件均随此奏章一并送国家外务衙门转呈我大君主陛下。 862/868页背面

陛下，今年，197年，8月1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给臣仆写来报告，由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和莫

斯科火枪兵斯捷潘·捷连季耶夫送来。

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伊凡根据臣仆的函件，派遣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长官，敦请他们撤离涅尔琴斯克，并向钦差大臣问候。该潘克拉特往见钦差大臣，并按照训令谈了有关事项，问候了他们的健康。钦差大臣属下的扎尔固齐对潘克拉特说，他们钦差大臣同军队长官所带的军队虽然超过数量，但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在长途跋涉中卫护钦差大臣。伊凡曾向异族贡民和新归附的人派去一名能言善辩的人，令其对他们许以我皇陛下的恩典，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游牧地定在安全可靠的地方，集合尽量多的人轻装前来途中迎接臣仆。

863/869页【469】

同日，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伊泽尔自额尔古纳来到涅尔琴斯克。他在回答伊凡·弗拉索夫的询问时说，使者伊凡·洛吉诺夫及其全部随行人员自中国安全回到额尔古纳寨，将于8月15日前抵达涅尔琴斯克。

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在给臣仆等的出使报告中写道，他听额尔古纳哥萨克（该哥萨克从额尔古纳寨来涅尔琴斯克报告消息）说，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及其全部随行人员在途中受到蒙古盗贼的阻拦。蒙古盗贼袭击伊凡，想对他和他的全部随行人员行劫。来涅尔琴斯克通知中国钦差大臣到达的扎尔固齐，在从涅尔琴斯克返回中国途中，遇上这批盗匪，保卫了伊凡，使其免遭蒙古盗贼抢劫。至于伊凡·洛吉诺夫是在何处和怎样受到蒙古盗贼拦截，他不知详情。我皇陛下的貂皮贡已全部收齐，目前完好无损地存放在涅尔琴斯克。由于中国人的包围，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不敢将这些貂皮从涅尔琴斯克送出。异族贡民和新归附的人至今仍忠实可靠，潘克拉特未听说他们有何骚动。

863/869页背面

等到其余军役人员携带粮食到达筏场，做完木筏后，臣仆等就于8月3日动身去涅尔琴斯克，同时派费奥多尔·斯塔霍尔斯基

和鲍格丹·布尔加科夫两位大尉率领八十名军役人员押马群去涅尔琴斯克。 $\frac{864}{870}$页

陛下，今后臣仆等与中国钦差大臣有何接触，臣仆等当即恭折具奏，派信使送上。陛下，臣仆已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在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送来的拉丁文函件译文（该函件系钦差大臣从中国使臣营地派扎尔固齐送交伊凡，那时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尚未到达涅尔琴斯克）中写道： $\frac{864}{870}$页背面

大圣皇帝忠仆钦差分界大臣：一、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二、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三、都统郎坦[223]；四、镇守格柳姆河① 等处将军萨布素；五、护军统领玛喇；六、理藩院侍郎溫达等特致函俄国皇帝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敬致祝贺，恭请安康。各位久离贵国，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殊令人钦佩。 $\frac{865}{871}$页【470】

我等于本月15日到达此地，因为贵方在最近致至尊皇帝的大臣的函件中，请求我方通知贵方，我方同意在何处会晤，同时希望我方令贵方使者尽速返回，传达有关议和的消息，并称贵方迫不及待地等彼返回。此外，贵方使者伊凡·洛吉诺夫称，彼未料想全权大使那时已抵达涅尔琴斯克。

我大圣皇帝闻知此事之后，对贵国沙皇反战议和之良好意愿，

① 原文为 река Гелюм（格柳姆河），应为黑龙江。——译者

深表赞许，并对贵全权大使久未离国前来，深以为憾，因此派遣我
865/871页背面 等前来订约，完结此事，俾使两国边界居民能共享太平，安居乐业。我等诚惶诚恐，奉旨于伊凡·洛吉诺夫到达的当日登程，途中未作任何耽搁，于本月15日* 抵达此地。然而贵全权大使并未到达。我等多次询问贵方人员，但对贵大使抵达的确切消息，仍一无所闻。

目前，鉴于我安营之地过于窄小（勿庸置疑，两、三天后，我方牲畜将无处可以放牧），我等将不得不过河来寻找适宜之地安营，等候贵大使到达，也只有如此，我等才能等候贵方。我等唯恐贵方
866/872页 产生疑窦，怀疑我等过河不怀好意。我等如不过河，继续留在此岸，则几日后，我方牲畜肯定将无地可以放牧，贵方人员对此不难了解。

为此，请贵全权大使将到达的确切日期告知我方。否则，双方使臣之良好愿望将因此枝节问题而不能及时得以实现。特此将我方的愿望再次函告贵方。若贵方对此大事怀有诚意，即请尽速前来，或将贵方到达的确切日期函告我方。专此奉达。

康熙28年6月16日**

866/872页背面 8月3日，全权大使就此函再次致函中国钦差大臣，该函用拉丁文写成，由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送去，内称：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主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

---

* 1689年7月29日。

** 1689年7月23日。

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特向我最真挚【471】
的朋友——中国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佟国纲等致以友好的祝愿。 867/873页

7月28日，我使团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转来贵方致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信函，我等从来函中获悉，你们于几天前到达涅尔琴斯克附近，并已在那里安营。如果我们知道贵方匆匆到来，毫无疑问会予以关照，俾使贵方不致因我们迟来而等得厌烦。但由我方使者伊凡·洛吉诺夫转来的贵方致我等的斯拉夫文信函中，得知贵方于8月间到达涅尔琴斯克，而我使团人员在长途跋涉中，
由于未作努力，以致迟误太甚。目下，我等兼程行进，前往赴会，我 867/873页背面
等到达后可减轻贵方滞留之苦，贵方牲畜放牧的困难也可得到缓和。然而我等愿意奉告诸位，在周围诸国从来没有为进行使臣会谈，平息已有纠纷，永息兵戈，而兵临异域城下的先例。

在贵方行动中我等虽然尚未发现贵方军队对和议有何抵触，但其行径无疑是违反国际法的，何况许多坏事可能由此产生，或者使我们提心吊胆。

为此，现专函奉告各位挚友：如贵方愿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并为和议创造良好气氛，请令贵方军队撤离该城，把靠近该城我方 868/874页
固有之土地还给我方，以便我们能在该地安营，同时在营地附近有足够的地方放牧。贵方渡河之计也请改变，只要撤到离城市较远之地，便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放牧。我们满怀诚意，对各位愿意和好的态度毫不怀疑；赖上帝保佑，我等将于下月——8月11日抵达涅尔琴斯克，参加使臣会谈。

为此，特派我方贵族持此函火速去见各位大臣，俾获悉详情后，遄返我等处复命。

专此奉达，顺颂贵体安康，尤祝两国畀我等之重托能予完成。谨祝诸事顺遂。

868/874页背面 197年7月28日于途次。

8月3日，做完木筏，集合好军役人员后，由筏场乘木筏出发。莫斯科火枪兵在使臣前面开路，西伯利亚军役人员在使臣后面跟随，每只木筏上有十二名或更多的军役人员，火药、大炮、各种军用物资和粮食也由这些木筏载运，如乘马由筏场去涅尔琴斯克，驮运大炮翻越石头大山实难办到。

8月4日，瓦西里·卢托维诺夫自涅尔琴斯克来此。他奉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因使团要到达涅尔琴斯克，请他们将木船从涅尔琴斯克撤到石勒喀河下游。卢托维诺夫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见
【472】到了中国钦差大臣，并按照全权大使给他的训令同他们进行了
869/875页 谈话。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从涅尔琴斯克往下已无处可退，希望瓦西里能同他们的人一起去寻找可以安营之地，只要能找到，他们便准备撤往该地。至于说，由于中国钦差大臣驻地距涅尔琴斯克太近，致使全权大使对前来涅尔琴斯克有所疑惧，对此，则请全权大使打消一切疑虑。如果他们钦差大臣到达后想进行破坏，则他们在全权大使带兵到来之前，便把涅尔琴斯克破坏了。而他们之所以来此，是为了平息原有争端。至于全权大使给钦差大臣送来俄文函件，证明他们将于8月份前来涅尔琴斯克，则此函件他们无法
869/875页背面 理解，因为他们身边没有俄文翻译。又说，钦差大臣到达涅尔琴斯克的时间，虽然比过去信中所写的早一些，但他们心中没有任何恶意。

该贵族对钦差大臣说，他不能为钦差大臣寻找驻地，而且全权大使也没有授命他办此事，如果钦差大臣愿意撤离涅尔琴斯克，则完全可以为自己找到驻地。

中国钦差大臣对瓦西里说，他们将派遣自己的使者向全权大

使说明这一切。说完后，便让瓦西里返回。

他们让瓦西里走后，便派遣名叫喇喜的扎尔固齐（他曾于去年，196年，在乌丁斯克见过全权大使）带领五十名官兵乘三艘轻便木船随瓦西里之后而来。据瓦西里估计，该扎尔固齐目前在附近地方。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派军役贵族洛金·马特维耶夫和通译格里什卡·库恰护送该扎尔固齐。 880*/876页

同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给全权大使写来报告，内称：

伊凡·弗拉索夫谨致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今年，197年，8月2日，一名扎尔固齐带两名书吏由六十人护送乘三只轻便木船从中国使臣驻地来到涅尔琴斯克附近。该扎尔固齐通过涅尔琴斯克通译格里什卡·库恰传话说，他受中国钦差大臣派遣前去向阁下请安，请求向他提供自涅尔琴斯克到与阁下会面地点的护送人员。我已派军役贵族洛金·马特维耶夫护送，派哥萨克骑兵米季卡·苏耶廷担任蒙语和通古斯语翻译。同日即令阁下派来的使团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自涅尔琴斯克回去向阁下复命，将作为实物贡征收的三匹马拨给他，并派五名涅尔琴斯克哥萨克护送，吩咐他迅速赶路，在该扎尔固齐等一行到达之前，把上述消息报告阁下。 880/876页背面

同日，派大尉瓦西里·列辛去迎接扎尔固齐，吩咐他让该扎尔固齐停留在鄂嫩河河口，等候全权大使到来。 【473】

同日，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伊萨奇卡·阿尔申斯基去涅尔琴

---

* 页数编号有误。

斯克通知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请
881/877页 侍臣、军政长官派人尽快向全权大使报告确实消息：中国钦差大臣营地有何情况，他们是否仍在原地？

是日夜有三十名涅尔琴斯克通古斯人来此，全权大使向他们许以大君主恩典，并以自己的名义赠送了呢料，让他们返回帐篷后晓谕牧民，希望他们照常游牧，消除一切疑惧，坚信大君主的恩典，不要听信任何蛊惑宣传。派其中二十人去接从筏场由山路而来的马群，令他们去见大尉，催大尉迅速驱赶马群。

881/877页背面 8月5日，奉派携函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来见全权大使，递交中国汗近臣的拉丁文、俄文及满文的信件。拉丁文信件的译文是：

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197年8月5日自中国带回的拉丁文信件译文。

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理藩院侍郎温达等钦奉至圣皇帝关于平息纷争与勘定边
882/878页 界之谕旨，特修此函，谨致莫斯科皇帝钦命大使、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

贵方使者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于4月5日*到此，得悉贵体安康，甚为欣慰。我皇奉天承运，统辖万邦，最喜闻者，乃天下太平。不久前贵国皇帝曾提议议和，我皇立即派遣我等远至色楞格城，同贵方举行和谈。由此可见我皇之心愿。我等行至斯塔尔哈**附近，适遇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交战。这些卡尔梅
882/878页背面 克人和蒙古人自古以来即归属我大圣皇帝，从未间断。我等未奉我皇谕旨，无论对卡尔梅克人或蒙古人均不能干预。我们不拟继

---

* 1689年5月13日。

** 在相对页边上注为：卡尔梅克人或蒙古人。

续前进，为此特派军事长官索罗希等前往将此事通知贵方，俾各位周知。

在贵方复函中，请我至尊大圣皇帝钦差大臣将会晤及和谈的确切时间与地点通知贵方，并希望我方令贵方国家外务衙门书吏携复函迅速返回。贵方迫切等待复函，因为按达成的协议完结边界之事后，全体边境居民即可得以安居乐业。接读贵方来函后，我等极为关切，殷切希望两国边界居民能安居乐业，遵照我大圣皇帝之大仁大德之旨意，愿与贵方立即会晤，完成这件大事。【474】

883/879页

此外，鉴于贵方希望决定我等双方可以会谈的地点，现指定在尼布楚* 举行此次会谈。我等将于今年 4 月 26 日** 前往涅尔琴斯克。

此外，贵方在来函中建议双方所带随从人数应该对等。为举行当前的和谈，我等无意带领大批人马，只带保卫使团所需之人员。我等委派指挥北方军队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保卫疆界。为此，他将由水路从雅克萨*** 抵尼布楚。**** 望贵方不必生疑，不必戒备。专此奉闻。

883/879页背面

康熙***** 28 年 4 月 9 日******

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向全权大使递交的俄文本信函抄件。

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①、国舅佟国纲，理藩院侍郎温达等奉博格德帝谕旨，谨致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涅尔琴斯克。

** 1689 年 6 月 3 日。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尔巴津。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抵涅尔琴斯克。

***** 在对面页边上注为：царя тишайшаго（最安宁之帝）。

****** 1689 年 5 月 17 日。

① 原文为 четвертой большой боярин（第四大贵族）。——译者

884/880页 函俄国白沙皇钦命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

贵方使者伊凡·洛吉诺夫等于今年5月13日到达我处，欣闻贵体安康。我博格德帝神护天佑，统辖万邦[224]，愿天下庶民皆得其所，各安生业。前此贵国白沙皇曾恳请会谈，划定疆界，我皇当即派遣我等前往色楞格斯克地方与贵方会谈。我等行至蒙古地方。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发生争执，竟至兵戎相见。蒙古人自古以来皆已归附我博格德帝，我等未奉我皇谕旨因而不能帮助任何一方，只好停止前进。关于此事已派前锋参领① 索罗希等通知贵方，谅
884/880页背面 已知悉。

今贵方来函，提请博格德帝殿下钦差大臣确定会晤及会谈地
【475】点，并令贵方使者迅速返回，贵方迫切等待确实回音。如果双方举行会晤和会谈，则边境居民将为之额手称庆。直言之，我博格德帝素有此愿，我等也有此愿。遵照博格德帝旨意，我等将尽快前去会谈，两国边界居民渴望签订和约。

关于会晤及会谈地点，贵方请我单方确定。为此我等确定在涅尔琴斯克会晤。我等将于今年6月4日动身，8月到达涅尔琴斯克。

贵方来函中还提到会谈时双方所带士兵人数要对等。我等抱
885/881页 亲善协商愿望参加会谈，因而不拟带领大量军队，只带少数护卫人员前往。待事情确定后，即派我镇守东部与北部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等率领戍边人员前往划界，因此他们将由水路经阿尔巴津前往涅尔琴斯克，望贵方不必惊惧。专此布达。

康熙28年4月9日*

---

* 1689年5月17日。

① 原文为 ертаульной боярин。——译者

同中国近臣以前致全权大使的函件一样，在上述两函中均盖有朱红色大印。

885/881页背面

致全权大使的满文本函件，无人翻译，因无满文翻译，也不能找到。

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在呈给全权大使的出使报告中写道：

7197年1月11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旨，遵照由国家外务衙门下达的诏书，并根据由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签署的由军营幕府颁发的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的训令，命令国家外务*衙门书吏伊凡·洛吉诺夫持函去中国会见汗的近臣，敦请中国博格德汗派遣钦差大臣前来参加使臣会谈。

886/882页

此外，全权大使还让伊凡带给汗的近臣一封关于条约文本的备用函件及三个条约文本。根据这三个条约文本可以缔结沙皇陛下西伯利亚国达斡尔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永久和约。这三个条约文本由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和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签字盖章。此外，尚带去这些文本的拉丁文和俄文抄件，以及盖有国家大印的大君主全权国书和国书的拉丁文副本。

886/882页背面

他，伊凡奉命到达涅尔琴斯克后，请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按照范本在各该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已将范本随函附

---

* 此词系根据意思添加。

去，由伊凡带给侍臣、军政长官），并毫不拖延地打发伊凡·洛吉诺
【476】夫从涅尔琴斯克动身。

如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不在各该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则令伊凡仍然前往中国，向汗的近臣递交由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秘书官
887/883页 谢苗·科尔尼茨基签字盖章的备用条约文本。

如果伊凡确实探明：中国汗的钦差大臣不拟前来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使臣会晤，或者虽然前来会晤，但不按外交惯例，而是带领大量军队，采取军事行动，同蒙古领主斡齐尔汗等合谋后，分两路而来，一路向涅尔琴斯克，一路向色楞格斯克，这时便授命他宣布上述条约文本，并把大君主的全权国书副本递交给汗的近臣。

如果伊凡在中国边城和去中国京城的路上探知：去年，196年，
887/883页背面 曾往色楞格斯克向全权大使派遣使者的中国汗的钦差大臣，已出发到边境赴会，但由于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交战而又折返中国京城，而当伊凡到达京城时，他们又准备前来赴会，尽管所带军队数量有所增加，但由一路而来，则授命伊凡要向汗的近臣递交函件，请汗的钦差大臣立即按外交惯例前来赴会。至于在何地会晤——在涅尔琴斯克还是在色楞格斯克附近，以及会谈时全权使臣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望近臣与全权大使专门就此事派人磋商。

888/884页 如伊凡到达中国京城时，中国使臣已准备前来赴会，则伊凡须按上述要求行事，然后写一份报告，派合适的军役人员先行向全权大使递送，伊凡本人也要火速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

伊凡·洛吉诺夫辞别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于1月12日从伊利英村出发，于2月9日抵涅尔琴斯克。他把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关于放行的函件交给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

维奇，并向他出示了条约文本和训令，请他在上述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提供车马，并立即由涅尔琴斯克放行。 888/884页背面

侍臣、军政长官伊凡 叶夫斯塔菲耶维奇接过条约文本，答应签字，并于2月12日派通译格里什卡·库恰带军役人员前往各帐幕向新归顺的蒙古人、塔邦古特人和溫科特人征集骆驼，命令伊凡在涅尔琴斯克等候。2月22日把骆驼赶到寨里。当日，侍臣、军政长官在第一、第二两个文本上签字盖章。至于第三个条约文本，则既未签字，亦未盖章。他说，未与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见面，他不能在该文本上签字盖章，因为不了解大君主关于此事给御前大臣、军事长官颁发的谕旨的内容。于是将已签字的两个条约文本和未签字的第三个条约文本交给伊凡，并拨给车马，运载伊凡所带的为了办事而作馈赠之用的皇家物品和伊凡自用衣物，令其经额尔古纳寨前往。还让伊凡给额尔古纳寨总管瓦西里·米洛瓦诺夫带去有关提供向导的公函。 889/885页【477】

伊凡·洛吉诺夫于2月25日离开涅尔琴斯克。

3月7日，到达额尔古纳寨。为等待向导和马匹曾在该寨停留三天，因在由涅尔琴斯克到额尔古纳寨的途中，国家拨给的两匹马已过度疲劳。3月11日，找到通古斯贡民乌兰族舒林加鲍科伊和阿拉乌利作向导，并找到两匹马驾车，然后继续前进，而将疲惫不堪的马匹留给额尔古纳寨总管。 889/885页背面

3月27日，越过雅尔岭，中国臣民在该岭的另一侧游牧。

3月28日，书吏自雅尔河[1]上游派军役人员费季卡·弗尼法季耶夫和鲍里斯卡·杜纳耶夫同一名向导去中国脑溫村先行通报。命令他们到达中国边境脑溫村后，告知该村总管，伊凡系为沙皇陛下的外交事务，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

① 现名雅鲁河。——译者

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派遣，携函去会见汗的近臣，请总管派车马，带粮秣去接书吏，使书吏及全部随行人员得以到达脑溫村。

890/886页

3月29日，中国守卫人员章京和三名士兵与书吏相见，问伊凡：系何人，去何处？经说明，该章京方知伊凡系受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遣，前往会见汗的近臣。然后该章京说，为迎接使者来临，他奉命在此守候已是第二个礼拜。由京城派来迎接使者的扎尔固齐命令他由脑溫城来此守候。当日该章京即匆忙返回，留下三名士兵陪伴伊凡。

4月2日，有四名章京前来迎接书吏，他们说，他们系奉中国扎尔固齐派遣，前来迎接使者；中国扎尔固齐根据以前见过使者的乌库尔通章京的报告得悉使者前来的消息后，即奉派从京城前来此地。这四位章京送来十匹驾车马匹、五头猪和一普特左右米。书吏吩咐收下马匹和食物。

890/886页背面

4月3日，有两名章京前来迎接书吏。他们带来五十匹骑用马，并说道：这些马匹系扎尔固齐从脑溫城向使者派送的。书吏吩咐把马匹收下，并为此向扎尔固齐道谢。

4月5日，来到名叫齐齐哈尔的脑溫村附近。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使时曾在这里受到接待。行至距该村一俄里的地方，有两名章京带领四十名士兵来迎。他们说，扎尔固齐派他们前来迎接使者，请使者前往支设在该村附近的帐幕；扎尔固齐将在该帐幕中接待使者及其全体随行人员，并将以茶款待。

891/887页

于是书吏前往帐幕。名叫伊托[1]的扎尔固齐（他曾接待过斯捷潘·科罗文）和一名官员（他曾受中国使臣派遣同其他人来色楞格斯克见过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

---

① 根据俄文 Ито 音译。——译者

谢耶维奇·戈洛文)从村里来到该帐幕，在帐幕跟前下马，同书吏【478】相互问候，进入帐幕。

就座后献茶，扎尔固齐说，他们系根据阿尔巴津的通知，遵照博格德汗殿下谕旨，受近臣派遣前来迎接使者的，为等候使者，住在脑溫城已是第二个月了。他还问及书吏旅途经过情况，被派出是否已久？从莫斯科或色楞格斯克是否带来全权大使致汗近臣的函件和口信？并请书吏把函件和口信的内容告知他们，以便他们向京城报告。 891/887页背面

书吏〔讲了〕*旅途情况，并说，他受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派遣，由色楞格斯克携友好函件前往会见中国博格德汗的近臣，并受命向汗的近臣面谈某些事情。至于扎尔固齐向书吏询问全权大使致汗的近臣友好函件内容和他受命面谈的事情，不知系奉博格德汗殿下谕旨，还是奉近臣的指令？ 892/888页

扎尔固齐说，关于此事他们未奉有近臣指令，是自己要问的，因为他们奉派来此迎接使者，问他此事是为了友谊。

书吏说道，既然扎尔固齐在此事上未奉有汗近臣指令，则他们不宜擅自向使者询问此事。信函内容和受命面谈的事情沒有必要告知扎尔固齐，因此类事与他们无关。书吏奉派会见汗的近臣，递交信函并向近臣面谈有关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两国间友好亲善之事。因未奉有全权大使指令，书吏是奉派来见汗的近臣的，因而不能绕过近臣将此事告知他们，扎尔固齐。 892/888页背面

扎尔固齐说，书吏既系奉派来谈友好亲善之事，这对双方都很需要。

扎尔固齐又问，全权大使现在何处，在色〔楞〕格斯克还是在涅

---

* 此词系根据意思添入。

893/889页 尔琴斯克？

书吏答道，全权大使自色楞格斯克派他前来，他离开色楞格斯克以后，全权大使立即前往涅尔琴斯克。

扎尔固齐又说，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于色楞格斯克会见全权大使后行将返回时，全权大使曾向他们说，他们走后，全权大使立即派使者携函去会见汗的近臣。为何全权大使很长时间未派使者前来？

893/889页背面 书吏说，全权大使未能立即派出使者，是由于蒙古人为逃避卡尔梅克战争，逃至通往中国的道路附近游牧，并彼此互相杀戮抢掠。现在蒙古人已去草原游牧，所以全权大使才得以派出使者，会见汗的近臣。

【479】 谈毕，走出帐幕，乘马回村。书吏被安置在帐幕歇息。

4月6日，书吏派十人长费奥多尔·弗尼法季耶夫及通译塔拉斯·阿法纳西耶夫去会见扎尔固齐，请扎尔固齐向使者及大君主派来的全部人员提供车马，并立即准许前往中国京城。

894/890页

十人长与通译向书吏复命说，已向扎尔固齐谈了关于提供车马与放他们前往中国京城问题。扎尔固齐请他们转告使者，希望使者将他受命办理的事项和全权大使授命他向汗的近臣面谈之事，告知扎尔固齐。扎尔固齐还说，他们是衙门官吏，在此以前不仅大使，甚至大君主派遣使者办理的一切外交事务，扎尔固齐都全部知晓。如果使者不告知，他们将不放他们前往中国京城。

书吏再次派人去见扎尔固齐，要求提供车马，并准予放行。关于受命办理的事项，令去人转告扎尔固齐，全权大使授命他向汗的

894/890页背面 近臣面谈，他绝不能将此事告知扎尔固齐，望扎尔固齐以后不要再行逼问。至于不想让书吏前往中国京城问题，望扎尔固齐遵照博格德汗殿下谕旨行事。如果没有命令让他前往中国京城，他准备折回向全权大使复命。

经过多次来往商谈，扎尔固齐才准予放行。让十人长和通译转告书吏，他们扎尔固齐为表示友好才向使者问及那些事项，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而非奉有汗近臣的指令，但使者终于没有告知。假如把事情告知他们，则他们扎尔固齐便会向使者提供车马及粮秣等一应所需，并放他和全部随行人员前往中国京城，因为扎尔固齐负责对他的全部接待工作。现在让他们转告使者带半数人员和全部骆驼前往中国京城（过度疲惫不能行路的骆驼除外，可以留下），除骑用马匹外，不再供给运载私人什物的车马。 895/891页

4月7日，两名章京昆杜尔杰伊及诺尔姆[1]来见书吏，说道，扎尔固齐派他们来见书吏，请书吏将全权大使授命他办理的事项告知扎尔固齐。扎尔固齐是衙门官吏，了解一切外交大事和国家大事，使者受命办理的事项，他们将来在中国京城也能获悉。现在向使者询问这些事项，只是出于自己的愿望，意欲同使者友好，才要了解。他们扎尔固齐将同使者一起去中国京城，途中将满足使者对车马、粮秣等一应所需。 895/891页背面

书吏对他们说道，他不能将全权大使授命他向汗的近臣面谈的事项告知扎尔固齐，也没有必要告知他们，因为此类事情同他们无关。绕过奉派要会见的人，而将要谈的事项告知别人，这是无例可循的。正如在谈话中他们扎尔固齐所说的，他们是来接待使者，而不是来了解要谈的事项内容的，除接待使者外，他们没奉有其它指令。 896/892页

章京说，扎尔固齐命令转告使者，请使者做好前往中国京城的准备，车马将于4月9日送到，望在脑温城留下二十名哥萨克看管留下的骆驼和马匹。

书吏又说，全权大使在他离开以后，将在草长时启行[225]去涅尔

---

① 昆杜尔杰伊（Кундулдей）、诺尔姆（Кормо 或 Норм）系音译。——译者

【480】琴斯克，估计目前……①

书吏又说，随同他来的人都是俄罗斯人，不懂汉语，不知在何处放牧骆驼和马匹，望扎尔固齐命令自方人员收留全部疲惫的骆驼和马匹，放书吏及大君主的全部人员前往中国京城，不要阻留。

896/892页背面

章京说，扎尔固齐命令他们向使者切实问明，使者究竟要带多少人员和骆驼？要带全部人员前往中国京城是不行的，扎尔固齐对此已作了明确的决定。尼古拉来脑溫城时也曾留下人员看管骆驼和马匹。

书吏虽然极力坚持带领全部人员前往中国京城，让扎尔固齐命令自方人员收留骆驼和马匹，但看到对方坚持不准许全部人员前往中国京城，不留下俄罗斯人，便不许骆驼和马匹留在脑溫城，所以对章京说，根据扎尔固齐的愿望，书吏将留下十一人在脑溫城看管骆驼和马匹，凡能行路的骆驼都带走，望在书吏归来之前，向留在脑溫城的人员供应饮食。

897/893页

章京说，关于此事他们将禀报扎尔固齐，至于留在脑溫城人员的饮食，将予以供应。

4月8日，书吏经过挑选，带上能行路的骆驼，将不能行路的留在脑溫城，并留下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谢卡·托姆斯基等十一人看管。

897/893页背面

4月9日，给书吏和大君主的全体人员送来马匹。

当日书吏由该村出发。书吏就此事从脑溫城写信报告全权大使，派涅尔琴斯克五十人长谢卡·谢诺特鲁索夫送回，并令曾充当向导的通古斯人与他同行。

4月15日，脑溫章京昆杜尔杰伊来到草原宿营地会见书吏。在谈话时书吏问章京，去年驻在阿尔巴津附近的军队现在何处？或

① 原文这句话到这里便中断了，全句在原文下页又出现。从上下文看这句话搁在这里是多余的，疑为排印错误。——译者

者已解散？人数是否很多？

章京答道，去年夏天和秋天驻在阿尔巴津附近的军队在结雅 898/894页
河过的冬，人数甚多，但确实数目他不知道。被解散的只是其中少数官长和脑溫村居民，现在又全部作好准备，将要开赴阿尔巴津城下。不过据他目前估计，使臣会谈期间，他们不会向阿尔巴津逼进，倘若会谈达不成和议，而且不让出阿尔巴津，则上述军队定将拆毁阿尔巴津。

5月4日，到达长城的前一天，在塔宾吉尔特天然界，中国钦差大臣派出的同僚一位有封号的大臣（斯捷潘·科罗文出使时他曾负责护送）和另外两名城市长官与书吏相遇。他们带的官兵约 898/894页背面
计二百人左右，在谈话时问书吏：全权大使现在何处？是否在涅尔琴斯克？

书吏答道，他在色楞格斯克辞别全权大使。在他走后全权大使将立即去涅尔琴斯克。

大臣继续问道，现在全权大使难道已在涅尔琴斯克？

书吏答道，全权大使在他离开以后将在草长时启程[225]去涅尔琴斯克，估计目前全权大使已自色楞格斯克动身，但尚未到达涅尔 899/895页
琴斯克。 【481】

大臣说，据闻全权大使在色楞格斯克时曾征集许多士兵，目前他带有大量军队，而中国方面则未集结任何军队，而且也无此必要，因全权大使曾对在色楞格斯克会见他的中国使者讲过，而且在此以前来函中也写过，全权大使奉大君主钦命来此是为了参加使臣会谈，谋求大君主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之间永久的睦邻友好亲善，而不是为了打仗。全权大使为何征集军队，对此他们感到惊讶，请使者给予说明。 899/895页背面

书吏说，全权大使在色楞格斯克时并未征集任何军队，而且也无此必要，因为全权大使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奉派来此正如对他们

使者所宣布的，是为了通过使臣会谈，而非通过军事行动使沙皇陛下① 两国和解，因此全权大使根本沒有带领大量军队。目前全权大使身边带的士兵只是为了表示使团尊严和保卫使团要员的。望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参加会谈的钦差大臣，也不必带许多军人，因为
900/896页 无此必要，只能造成巨大损失，望使臣也只带少数人员，以表示使团的尊严。

大臣说道，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将带少数军人，以表示使团的尊严，但带多少，他不知道。

书吏问道，将与全权大使会谈的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是否仍为去年往色楞格斯克派遣使者的那几位，抑或授命他一人参加
900/896页背面 会议？目前汗的那几位使臣在何处？

书吏问道②，将与全权大使会谈的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仍为去年往色楞格斯克派遣使者的那几位，而他是使团的第三钦差大臣，另两名为首的钦差大臣目前正在帝国京城等候他的使者到达。他们将从国内经达赉湖轻装前往涅尔琴斯克，而他奉汗的谕旨，将乘运载物资的木船，由脑溫城沿黑龙江经阿尔巴津去涅尔琴斯克。

书吏问道，大臣率领的木船有多少只？船上有多少士兵？

901/897页 大臣答道，他将带领载运使团物资和使臣随行人员的船只，除目前大臣所带的随行人员外，船上沒有士兵。根据木船及载重情况，船上将有工役人员。至于船只和人员数目，无法奉告，因目前他本人尚不知道。

谈到这里，大臣即告辞而去。

5月5日行抵长城。当日宿于长城內第一座城市卡尔甘。书吏进城的那一天，有七十名左右步兵立于城门旁，身佩弓囊箭袋，

① 原文如此，似乎脱漏“与博格德汗殿下”字样。——译者

② 原文如此，应为“大臣答道”。——译者

手持武器。其官长及该城长官坐在城里城门附近三座帐幕中。当 901/897页背面
书吏走向帐幕时，该城长官及官长们走出帐幕，向他躬身施礼，书 【482】
吏在马上也欠身还礼。

5月13日到达中国首都北京。书吏及大君主的全体人员被安置在过去沙皇陛下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及使者尼基弗尔·维纽科夫、伊凡·法沃罗夫及斯捷潘·科罗文等下榻的宾馆。同日，由脑溫城与书吏同路来此的扎尔固齐前来宾馆会见书吏。他说， 902/898页
他于今日到达后，按使者所说的（书吏已于脑溫城告知扎尔固齐，他系受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遣，前来会见博格德汗殿下近臣，递交友好信函，尽快面谈亲善事宜），已向汗的近臣转达，汗近臣召书吏于当日持全权大使的信函进见，以便使者能尽快返回，俾使今年夏天两国间即能签订和约。接受该信函的将是汗的钦差大臣，他们去年曾出发去色楞格斯克参加使臣会谈，因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 902/898页背面
的战事而折返国内。请使者立即前往。已为使者和军役人员派来四十匹马。

书吏当即率领一干军役贵族、五十人长、十人长及哥萨克士兵携函前往衙门。来到经常赐宴接待使节的汗的宫廷。扎尔固齐与书吏同行。

在宫廷下马后，书吏从另一书吏洛金·瓦西里科夫手中接过全权大使的信函，由扎尔固齐携手相引，持函走向汗的近臣。走至面前，将全权大使的信函递交给汗的近臣。近臣接过信函，放在 903/899页
身边。

接过信函后，汗的近臣问候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健康。

书吏谈了全权大使的健康情况。

近臣问道，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对使者是否有何口头指示？如果有，请即告知近臣。近臣听完使者面谈之事并了解信函内容后，将奏闻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殿下对此有何谕旨，再另行告知

使者。

903/899页背面 书吏答道，他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遣，前来会见近臣，递交友好信函。他奉命请近臣们奏报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望博格德汗殿下派遣钦差大臣去边界参加使臣会议，同为此奉派前来的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会谈，平息边界居民之间已有的纠纷，签定永久和约，以副博格德汗殿下的初衷（近臣们在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为举行会谈，已904/900页 到达沙皇陛下边界达斡尔地区，等候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前往赴会。关于在阿尔巴津附近何地会谈，望钦差大臣前往【483】参加使臣会议时，派遣使者与大君主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就会议地点和使臣会谈时应带士兵的对等人数进行专门磋商。参加使臣会谈人员的来去，双方均应依照外交惯例，不应有任何怀疑，在周围其它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国家均有此惯例。望近臣们准如所请，在接到其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就上述各节所下的谕旨后，立即告知他，904/900页背面 并请近臣们就上述各节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写一友好信函，交使者带回，然后即毫不拖延地放使者返回。关于会谈地点，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愿听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之便。

近臣们说，关于此事他们将向博格德汗殿下奏报，博格德汗殿下对此有何谕旨，近臣们一定吩咐通知他。关于会议地点及人数，905/901页 俟近臣抵涅尔琴斯克附近时，再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协商。

为使近臣们确切了解信函内容，书吏向近臣们出示并递交了全权大使致近臣们信函的拉丁文抄件。然后向近臣们、书吏以及大君主的全体人员端上茶，茶毕让他们返回宾馆。

5月15日，那位扎尔固齐来宾馆会见书吏，说道，汗的近臣们派他来见书吏，并转告：他们，近臣们，已了解书吏带来的信函内容和他奉命面谈之事，并已向博格德汗殿下奏陈。博格德汗殿下905/901页背面 传旨将会谈地点定在涅尔琴斯克附近，以免全权大使由涅尔琴斯

克去阿尔巴津或其它地方赴会遭受旅途之苦。汗的钦差大臣将于上述日期二十天后，由京城出发，前往赴会。除奴仆、厨师和差役外，因钦差大臣职位显赫，他们还将带领一千名大小官员，以表示使团尊严。他们将经达赉湖径往涅尔琴斯克。总共去多少人，还不得而知，因这些官员将各带多少奴仆和差役尚无法统计。

书吏请扎尔固齐转告汗的近臣们，并望近臣们奏报博格德汗殿下，请汗殿下准许使者由中国返回以前，派遣两、三名军役人员 $\frac{906}{902}$页 向全权大使报告上述情况，并指令向这些军役人员提供车马和粮秣，护送他们安全抵达涅尔琴斯克。

扎尔固齐说，他将把此事禀报近臣，近臣们有何回示，他将另行告知。

5月16日，该扎尔固齐来宾馆对书吏说，他已向汗的近臣们 $\frac{906}{902}$页背面 禀告了书吏的要求。近臣们命令他转告，已将此事奏报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殿下俯准所请，传谕可派三名军役人员回去向全权大使报告情况，此外近臣们将派一名扎尔固齐、一名书吏和一名拨什库与这些军役人员同行，携函前往会见全权大使。汗的近臣还命令他转告，请使者写信告知全权大使，汗殿下钦差大臣在使臣会 【484】 谈期间将自备一应物资和粮秣，请全权大使不必为他们的来临而向沙皇陛下臣民和贡民征收任何物资和粮秣。上述军役人员与扎尔固齐等可于明日动身，望做好准备。 $\frac{907}{903}$页

5月17日，该扎尔固齐又来宾馆，请使者带领他将派回去向全权大使报告情况的军役人员，去汗的宫廷，向近臣领取信函。

当日书吏去汗的宫廷，向汗的近臣领取了致全权大使的信函，并将军役人员五十人长列昂季·久科夫和哥萨克达尼拉·布图辛、帕什卡·沙波什尼科夫介绍给汗的近臣。 $\frac{907}{903}$页背面

近臣们在交给上述人等信函时说，请使者写信报告全权大使，博格德汗殿下深愿与沙皇陛下友好相处，为此传旨近臣们派遣使

者扎尔固奇马尔甘等前往会见全权大使。现在，他们，汗的近臣，出于对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友好亲善愿望，特召见使者派往全权大使处的这些差遣人员，让他们代向全权大使问候健康，并转告近臣们本人身体健康。望全权大使们也能召见近臣们的使者扎尔固齐
908/904页 等，并给近臣们写一封友好复信，交该使者等带回。他们，汗的近臣，遵照博格德汗殿下谕旨，将于本月 26 日动身，前往涅尔琴斯克与全权大使举行使臣会谈。中国人按月球盈亏计算月份。[226]

书吏说，关于此事他将写信报告沙皇陛下全权大使。

书吏就此事向全权大使写了报告，交上述军役人员带去。5 月 17 日，军役人员由中国启程，书吏口头指示他们，路上要注意探听
908/904页背面 和观察，中国人是否有什么阴谋诡计，是否准备打仗？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后，要把在路上了解到的情况禀报全权大使。

5 月 27 日，那位扎尔固齐来到宾馆，说，汗殿下近臣派他来见使者。命令他转告，博格德汗殿下传旨，在钦差大臣由中国动身以前，准许使者返回去见全权大使，以便使者能在近臣们到达之前，见到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请使者即日带领军役人员随扎尔固齐前
909/905页 往汗的宫廷领取赏赐，明晨离开中国。

书吏问道，博格德汗殿下的赏赐和汗的近臣致全权大使的信函，将在何处交给使者——在汗的宫廷，还是在使者递交全权大使信函之处？致全权大使的信函是否由近臣亲自交给他？

【485】 扎尔固齐说，请使者立即去领汗的赏赐，同以前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及斯捷潘·科罗文领赏时一样，要跪接赏赐。赏赐将由扎
909/905页背面 尔固齐在以前发赏的衙门颁发。近臣们将不再给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写信，让他带去，因为汗的近臣们已就使者带来的大使信函写信给全权大使，对一切问题作了详细答复，该信已由使者派遣的信使给全权大使送去。现在就不再由使者给全权大使带信了，而且无此必要，因为前函中已向全权大使写明一切。

书吏说，他受大君主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遣，前来会见博格德汗殿下近臣，递交友好信函，面陈两国间友好亲善之事，而回去时不带致全权大使的信函，实为不妥。至于扎尔固齐所说，博格德汗殿下近臣们已就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来函，前此写了复信，该信已由使者派遣的军役人员给全权大使带去，则使者并未要求近臣们在他由中国返回以前，就全权大使来函给全权大使复信，只是请求允许使者在由中国返回以前，派遣军役人员携函向全权大使报告汗的近臣们告知的事情。 910/906页 910/906页背面

扎尔固齐请使者即日去汗的宫廷领取赏赐，因一切均早已准备停当。至于使者要求带回一纸汗的近臣致全权大使的函件，他，扎尔固齐将向汗的近臣们禀报。

书吏说道，扎尔固齐告知他今天去领取汗的赏赐，明晨离开中国。他今天不拟去衙门领取赏赐，因为照扎尔固齐所说，他明晨要离开中国，而扎尔固齐又说，近臣们不再给全权大使写信，让他带去。如果他现在去领汗的赏赐，那么扎尔固齐便会不向汗近臣们禀告，便要于明晨打发他不带信函离开中国。请扎尔固齐将此事先行禀报汗的近臣们，请近臣们给全权大使写信，交使者带回。 911/907页

扎尔固齐劝使者不要今天不去领赏赐，至于让他，使者，带汗近臣们的信件问题，他，扎尔固齐今日即向汗的近臣们禀报。估计明晨前，信函能来得及写好，明晨汗的近臣们即可将信函交给使者。请使者完全信赖他，扎尔固齐，他确信汗的近臣们不会固执己见，将能致函全权大使，交使者带去。 911/907页背面

当日书吏带领全体大君主人员去领汗的赏赐，赏赐就在斯捷潘·科罗文领赏的那个地方颁发。令跪着领赏，领赏后叩首。

书吏说，领赏时双膝下跪，领赏后叩首，这在任何国家都无此习惯，均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436】

扎尔固齐说，这是中国的习惯，以前来的使节尼基弗尔·维纽

912/908页 科夫和斯捷潘·科罗文也是按扎尔固齐要求使者的那样领赏，行礼如仪，这是向汗殿下叩首谢恩，而不是向别人叩首。

书吏推托良久，还是按中国习惯，不脱帽，双膝下跪，领了赏赐，军役人员也同样领了赏。

汗的赏赐发给使者、军役贵族和士兵。所发赏赐与以前发给尼基弗尔和斯捷潘的一样。发完赏后，便让他们回宾馆。

912/908页背面 5月28日，那位扎尔固齐又来宾馆，对书吏说道，他应使者之请，已将由使者带去致全权大使信函一事禀报了汗的近臣们。汗的近臣们今日即将此事奏明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殿下为表示与大君主的友好与亲善，传旨汗的近臣们，再次致函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由使者带去。该函今日尚未写好，一俟写好，他，扎尔固齐即告知使者。该函由汗的近臣们亲自交给使者，抑或由他，扎尔固齐

913/909页 送至宾馆，交给使者，他尚不得而知。

书吏请扎尔固齐转告汗的近臣，请汗的近臣亲自将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交给使者，不要由他，扎尔固齐送至宾馆，以免因此显得对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不够友好，因近臣的使者在色楞格斯克时，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曾亲自将致近臣的信函交给他们。

扎尔固齐说道，这要由汗的近臣们来决定，他们想怎么交付信函，就怎么交付。他，扎尔固齐不拟将此事禀报近臣们，因为这是

913/909页背面 近臣们致全权大使的信函，至于由谁交付，则无关紧要。

书吏请扎尔固齐把他的上述意思禀告汗的近臣，请近臣亲自将致全权大使的信函交给他，使者。至于他，扎尔固齐所说，致全权大使的信函由谁交付，无关紧要，这话没有道理，因为如今两国都愿永远友好亲善，为此近臣们应当亲自将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

914/910页 的信函交给使者，并让他代为问候，以表示他们的深情厚谊；全权大使对近臣们派往色楞格斯克的使者就曾给予这样的优渥待遇。如果近臣们不亲自将信函交给使者，而是由他，扎尔固齐或其他人

送至宾馆，则使者将不接受信函，因为这表示近臣们对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不尊重。请他，扎尔固齐将此事如实禀告汗的近臣。

扎尔固齐仍重复以前的话说，此事他不拟向近臣们禀报，汗的近臣们想如何交付该信函，他不得而知。除了友好与亲善之外，近臣们对全权大使毫无不尊重之处。扎尔固齐怒气冲冲地离开宾馆。 914/910页背面

5月30日，该扎尔固齐又来宾馆，他说，近臣们召使者前往近臣们接受全权大使函件的汗的宫廷，接受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信函。 【487】

书吏去汗的宫廷接受信函。见到汗的近臣后，近臣们让书吏及全体军役人员就座。接着向近臣、书吏及军役人员端上茶。茶毕令起立并走至近臣面前，当即有两名扎尔固齐捧来信函，近臣接过信函，交给书吏。 915/911页

近臣对书吏说，望书吏见到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时，向全权大使报告在中国和路上所蒙受的汗的恩典。代近臣向全权大使问候，并转告他们的身体均甚健康。

书吏说道，见到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后，一定禀告博格德汗殿下的恩典和近臣们的友好盛情。

书吏问道，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在他离去后，何时由中国动身，前往参加使臣会议，估计多少天才能到达涅尔琴斯克？ 915/911页背面

近臣答道，他们于上述日期四天后由国内动身，前往参加使臣会议，预计6月10日*能到达涅尔琴斯克。

书吏又问道，将与钦差大臣一起参加使臣会议的那位大臣，已由水路经阿尔巴津前往赴会，他于上述日期能否到达涅尔琴斯克？

近臣答道，特派该大臣等先行，正是为了使他于近臣们到达之前赶到涅尔琴斯克参加会议。 916/912页

---

* 7月16日。

书吏请近臣提供由脑溫城到涅尔琴斯克或额尔古纳寨的向导二、三人，因为他已打发由涅尔琴斯克送他到脑溫城的向导返回，如今他身边沒有任何熟悉路程的向导。

近臣说道，汗殿下谕令在脑溫城接待使者的扎尔固齐，送使者及全体随行人员至脑溫城，然后再由脑溫城送至边卡，并提供车马、粮秣及一应所需。过了边卡不再提供向导。自雅尔岭起即可
916/912页背面 认清来中国时所经之路，且不久前使者派遣的哥萨克以及中国扎尔固齐也奉命经脑溫城由此路而去，因此，沿此路返回可不用向导。

书吏问道，扎尔固齐说，为了早日到达，汗殿下俯准他所请，已谕令他派回去的人经达赉湖返回，而现在近臣却说，送信人员经脑溫城循原路返回，望近臣阐明：他派回去的人究竟由哪一条路返回？

近臣说道，博格德汗殿下的谕令和扎尔固齐对使者所说的相
917/913页 同，但是博格德汗殿下的谕令中提到，被派回去的人员将取道脑溫城返回，因为经达赉湖返回，虽路程较近，但人数太少，恐有危险，且无处能弄到车马，而取道脑溫城返回，虽然路程较远，但安全；车马、粮秣也不难弄到。说完，即让使者返回宾馆。

【488】 同日，给书吏和全体军役人员将车马送至宾馆。于是书吏和军役人员整顿行装，即日离开宾馆，由中国京城出发，一名扎尔固齐和一名书吏与他们同行。

917/913页背面 6*月5日，离开卡尔甘。在中国京城发给书吏及全体军役人员由脑溫城到他们边境的川资：书吏二两半纹银，军役贵族、五十人长及十人长各二两纹银，哥萨克士兵每人一两半纹银。

6月18日，由沙拉穆兰河出发时，一位臣服中国的蒙古人说，

---

* 原件中误为7月，此处按意思改正。

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停驻在距中国长城卡尔甘有三日路程的草原上。他曾派使者去晋见中国汗，要求交还投奔中国汗的蒙古呼图克图、斡齐尔汗及巴图尔珲台吉，如若不然，他将洗劫臣服中国的牧民。但中国汗并未因此交出蒙古呼图克图和汗，而且为防御 918/914页 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谕令把长城内通往蒙古路上的卡尔甘城门堵死。呼图克图和汗目前在长城外中国城市呼和浩特及其它城市附近的草原上游牧。卡尔甘城门现已堵死，未闻有中国军队反对卡尔梅克人之说。

由中国京城护送到边界的扎尔固齐和巴克士的随行人员不止一次谈到，蒙古呼图克图和汗以及巴图尔珲台吉已臣服中国汗，在长城外呼和浩特城附近游牧，而关于卡尔梅克汗，他们似乎不知其人。

扎尔固齐和巴克士在谈话中也多次对书吏说，蒙古呼图克图 918/914页背面 和汗以及巴图尔珲台吉驻在长城右侧卡尔甘附近戈壁草原的后面，他们已叩请中国汗对其加以保护。至于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目前已返回自己的土地。

6月29日，到达脑溫江，未进脑溫城，因霪雨连绵，河水暴涨，所以绕到上游过河，每逢大河，则车辆用船摆渡。乘小船渡过雅尔河以后，停留两天，因为由此往下的旅程沒有提供车马和粮秣，他们被告知使用自己的骆驼和粮秣，并将留在脑溫城的骆驼和马匹 919/915页 赶来，留在脑溫城的军役人员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谢卡·托姆斯基等告知书吏说，留在脑溫城的骆驼死去十二峰，其中包括拨给书吏的皇家骆驼三峰，以及拨给书吏洛金·瓦西里科夫的一峰，至于皇家的马匹和哥萨克的马匹则全部无恙。

7月2日，扎尔固齐和书吏自中国最后一个边卡折返，一名护送人员也未留下。

书吏及军役人员祈求上帝保佑，未带向导，溯雅尔河而上，抵

达雅尔岭。

919/915页背面 7月9日，越过雅尔岭。7月14日，在海拉尔河雇用埃达尔卡等三名托顿科茨人作向导，至麦尔格利河。

这三个人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目前仍在草原上，蒙古达赖珲台吉为了逃避他，目前在达赉湖这一侧游牧，而蒙古岱宰桑则于海拉尔河附近游牧，其乌卢斯牧民在捷尼坎和麦尔格利河上游一带游牧，书吏与军役人员将路经此地。上述蒙古人于去年秋季在
【489】涅尔琴斯克被哥萨克击溃，被赶出游牧区。望书吏等路上多加小心。呼图克图和汗已投奔中国汗，目前驻在长城外面。博硕克图汗则驻在土喇河上游，那里过去曾是呼图克图的乌尔嘎。

920/916页 7月15日，宿于捷尼坎河。同日，一位拨什库带领一些士兵（他们受中国近臣派遣曾去涅尔琴斯克会见全权大使）受中国扎尔固齐派遣，来营地会见书吏。该拨什库说道，他们由涅尔琴斯克返回。他们去涅尔琴斯克以及返回时，均经过额尔古纳河。他们在涅尔琴斯克时，全权大使尚未到达。由额尔古纳寨到涅尔琴斯克，以及由涅尔琴斯克返回额尔古纳寨时，车马、粮秣均很充足，他们盛赞在涅尔琴斯克时，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对他们的优渥待遇。并问书吏，离开中国京城或者脑溫城时是否派有向导护送？

书吏答道，离开中国京城和脑溫城时均沒有给他派向导，请拨
920/916页背面 什库转告扎尔固齐，望扎尔固齐派两、三名善良的异族牧民作向导。

拨什库说，他不知扎尔固齐能否派向导来。

书吏派军役人员随拨什库去见扎尔固齐，要求扎尔固齐派遣向导。

7月16日，扎尔固齐派来两名属于岱宰桑乌卢斯的蒙古人为书吏作向导，命令他们送至根河。7月19日，这两名向导由根河

折返。在根河一带有蒙古人和白色布里亚特人游牧，有帐篷一百座左右，是去年到涅尔琴斯克归附大君主的布里亚特人的亲戚。921/917页于是从那一天起，书吏便没有向导了。上述异族人不愿受雇去作向导。

7月20日，行至根河河口稍微下面一点的额尔古纳河。

7月21日清晨，书吏率领全体人员拔营前进。当日有蒙古盗贼袭击了跟在最后一批骆驼后面殿后的哥萨克，把一名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之子谢卡·柳比莫夫打伤。由于盗贼袭击，书吏和全体军役人员便将队伍停下去追击盗贼。蒙古盗贼遁入石头山，军役人员无法追赶，因为额尔古纳河畔是悬崖峭壁，而且晨雾弥漫。921/917页背面

7月23日，距蒙古齐河尚有两日路程，在额尔古纳河岸进入臣服大君主的异族贡民诺米亚辛人的游牧区，在帐篷中遇见额尔古纳哥萨克瓦西卡·瓦拉卡。这个哥萨克告诉他们说，额尔古纳河上找不到浅滩，为了渡河，只有派人去额尔古纳寨，向总管索取小船，但额尔古纳寨只有两、三只小船，望书吏率全部人马前往额尔古纳寨。

书吏就此事与军役人员商议后，即派军役人员前往额尔古纳寨去见总管瓦西里·米洛瓦诺夫，吩咐向总管索取额尔古纳寨的全部船只，送至谢列勃梁卡河，以便渡河，因为去额尔古纳寨，道路922/918页曲折，泥泞难行，而且许多骆驼已疲惫不堪。总管送来船只。7月27日，渡过额尔古纳河，径往涅尔琴斯克。

8月1日，抵达涅尔琴斯克。

书吏和军役人员在中国时，曾蒙近臣允许，同扎尔固齐一起前往会见为中国汗服务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在谈话中，耶稣会士、侍郎南怀仁[227]等问书吏道，据他们从海【490】外得到的消息称，大君主沙皇陛下，罗马皇帝陛下和波兰国王陛下签订了永久和约，并联合攻打土耳其苏丹[228]，另外据来信称，信奉922/918页背面

基督教的大君主集结军队，进攻伊斯兰教徒，不知是否属实？

书吏答道，大君主沙皇陛下根据罗马皇帝陛下与波兰国王陛下的愿望，同他们联合攻打土耳其人，大君主的军队以及罗马皇帝和波兰国王的军队已多次战胜这个恶人。[229]

923/919页 耶稣会士说，上帝保佑！让基督教广泛传播，让恶人指日灭亡！

书吏问道，上述消息来自何国？需经多少天能到达中国？

耶稣会士答道，上述消息来自法国。

耶稣会士又问道，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是否带有拉丁语和法语翻译？

书吏答道，全权大使带有拉丁语和法语翻译。

923/919页背面 书吏会见耶稣会士三天之后，耶稣会士派人至宾馆给书吏送来菜和酒。来人避开同来的拨什库，将一纸加封的拉丁文信件秘密交给书吏。至于信件是写给谁的，是谁发出的，以及信件内容，均无从得知，因为来人不会讲蒙语和满语，而书吏身边又没有尼堪语通译，因此无法弄明白。

书吏将该信件递交全权大使。

924/920页 书吏伊凡·洛吉诺夫递交的信件，译文如下：

最尊贵的阁下钧鉴：

遵照鞑靼皇帝谕旨，鄙人再次奉派随钦差大臣兼程前往山区，平息争端，确定两国边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和阁下亲吻，不能拥抱阁下和你的同僚先生们的双膝，也不能与你作亲切长谈。以我的身份，理应致函向阁下请安。今不揣冒昧，致此短简，托伊凡·洛吉诺夫先生上呈阁下。

924/920页背面 去年我们启程以后，行至边界将抵色楞格城时，遇上一场不愉快的战事，我们不想卷入这场异族人的争端，去流血牺牲。经紧急

磋商后，乃折返京师。我钦差大臣致阁下的函件，由拙笔代书，因我为寻求基督的善心，来此已二十载之久。你的复函于旅途中收到。由于我随时留意，复函已准确无误地译成该族语文，并已呈给了其时正在出猎鞑靼野驴(鞑靼地区出产这种野兽)的皇帝。此后，我们即回返宫廷，虽然旅途劳顿尚未恢复，但我们已入宫侍驾。由于上帝的仁慈，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乐于忍受，惟望得到全能的主的恩赐。不论皇帝派我们到何处，只要不阻挠我们传教，我们都愿为他效劳。通过排解两国纠纷，特别是在上帝的眷佑下，我们期望维护导致安宁的上帝教义。我们看到永远拯救无数生灵的圣旗已经树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鄙人身为耶稣会神父，耶稣的不肖之子，对此已耳闻目睹。众所周知，大公已颁旨殷勤接待我们，并兴办神学堂，使大家沐浴在上帝的伟大荣光之中。

925/921页【491】

在阁下到来之前，恕不再奉函。只提醒阁下在来函中常常淡然提及，但我认为似乎是严重疏忽的事情：佟国纲是皇舅，又是皇帝的内兄①，官高位尊。索额图是领侍卫内大臣，大于一等公；论官阶虽然有人与之相埒，但他却高出于他人之上；其他的人，特别是欧洲人都尊敬他，因此，特提醒阁下注意。最后，我恳请阁下对异族人能施予特殊仁慈，对和我们同道的基督教徒加以爱护将会大有裨益，不要以为不按基督教义对待异族人，可以获致善果。尼古拉·加弗里洛维奇② 先生来此时，以恩主自居，表现了许多姿态；若不是我加以劝阻，他还会做出更多的这种事体。

925/921页背面

926/922页

我和我的同事向你的同僚先生致意。愿全能的上帝永远降福于阁下和两路所有的人。

1689 年 5 月 28 日*于北京。

---

* 5 月 18 日

① 按佟国纲系康熙皇帝的舅舅，顺治皇帝的内兄。——译者

② 即斯帕法里，也即中国史书中译为“尼果赖”者。——译者

阁下最卑微的奴仆徐日升[230]。

926/922页背面 书吏在去中国的途中，在中国期间以及在归途中，为显示大君主的至高尊荣，并对提供情报表示酬谢，曾分送了随身携带的皇家物品和他个人的物品。现将送给何人什么礼物，以及因何事赠送，记载如下：

从皇家物品中送给两名脑溫城章京昆杜尔杰伊和诺尔姆两枚海象牙，两张水獭皮，一张油性革；由他个人物品中送给他们两张整筒貂皮，价值五个卢布，每张两个半卢布，红色油性革一张，价值两个半卢布。这两位章京曾由脑溫城陪同书吏至中国京城，又由中国京城返回脑溫城，并提供粮秣和车马，支设帐幕，此外还提供了情况。

927/923页 由皇家物品中送给中国京城的一名章京一枚海象牙；由个人物品中送给他一张整筒貂皮，价值两个半卢布。这位章京从书吏到达后直到离开，一直负责守卫。

为表示尊敬，由皇家物品中送给扎尔固齐三枚海象牙，一百张银鼠皮，一张油性革，一张水獭皮；由个人物品中送给他四张整筒貂皮，价值十二卢布，一张白脊毛皮，价值三卢布。这位扎尔固齐曾由脑溫城护送他到中国京城，然后又由中国京城护送他到脑溫城。

由皇家物品中赠给扎尔固齐的书吏两枚海象牙，一百张银鼠皮，一张油性革；由个人物品中送给他两张整筒貂皮，价值六卢布，一块英国呢料，价值四个半卢布。

927/923页背面 【492】 从皇家物品中送给三名拨什库两枚海象牙，两张水獭皮，一张皮革；由个人物品中送给他们两张貂皮，价值五卢布，一块汉堡呢料，价值三卢布。这三名拨什库曾经为征集车马和粮秣奔波。

从皇家物品中还送给埃达尔*等三名托顿科茨人三张水獭皮，一张皮革；由个人物品中送给他们六块中国黄布，价值三卢布，以酬谢他们护送幷提供情况，他们是在海拉尔河被雇佣作向导的。

从皇家物品中送给扎尔固齐派到捷尼坎河的一名蒙古人一张水獭皮和一张皮革；由个人物品中送给他四块中国黄布，价值两个卢布。

在根河更换一匹疲惫不堪的驾车骆驼，由皇家财物中支付了一张水獭皮和一张皮革；由个人物品中支付了三块中国黄布。 928/924页

同日，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携大君主的诏书由莫斯科来此，他带来由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秘书官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夫签发的诏书，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兹谕令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 928/924页背面

我们大君主，前曾降旨，如果尔等根据国家外务衙门给尔等的谕旨，不能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而且中方不将阿尔巴津让给我们，则将阿尔巴津拆毁，而尔，御前大臣、军事长官则应率全体人员后撤，向涅尔琴斯克增派一百名骑兵，本人去乌丁斯克。将尔，我御前大臣、军事长官目前所辖团队中的一千名西伯利亚军役人员留于乌丁斯克，由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或西伯利亚军役贵族中其他合适人员统率。命令该军役贵族率领军役人员驻守乌丁斯克，直到另接到谕旨为止，幷根据该地情况，给该军役贵族以适当训令。由将要留在乌丁斯克与涅尔琴斯克的军役人员，从伊尔库次克向乌丁斯克和涅尔琴斯克运送粮食，以防饥馑。而尔，御前大 929/925页

* 埃达尔系由原来的埃达尔科改正而来。

臣、军事长官本人则率莫斯科官兵返回莫斯科。

尔等接到本诏书后，仰即遵行。

7197 年 1 月 5 日于莫斯科。

同日中午抵达鄂嫩河。音果达河与鄂嫩河在此处会合，由此
929/925 页背面 往下称石勒喀河。上述扎尔固齐喇喜同两名书吏于该地会见全权大使。

见到全权大使后，扎尔固齐代表本国钦差大臣说道，他们钦差大臣派他前来向全权大使问安。

全权大使问候了钦差大臣们的健康，让扎尔固齐就座，之后问道，中国钦差大臣们现在何处？是否令他，扎尔固齐前来谈某种事项？

【493】 扎尔固齐答道，中国钦差大臣目前正在等候全权大使尽快前往赴会，他们仍驻在涅尔琴斯克寨附近原来的地方。他此番前来
930/926 页 未受命谈其它什么事情，只是向全权大使问安。

全权大使说道，中国钦差大臣曾写信给他，并派一名扎尔固齐在此以前把信送到涅尔琴斯克。钦差大臣们在信中写道，他们将于 8 月到达涅尔琴斯克。全权大使根据这封来信率随行人员拟于 8 月初到达。钦差大臣竟早于上述日期到达涅尔琴斯克，他全权
930/926 页背面 大使未料及此。如今他将于 8 月 12 日到达涅尔琴斯克。此事他已写信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该信已由使团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在他们到达前送交。

扎尔固齐听了以后，说道，关于此事将禀告其钦差大臣。

全权大使又说道，中国钦差大臣来到沙皇陛下方面涅尔琴斯
931/927 页 克城附近，对着涅尔琴斯克安营扎寨，甚至还有随从他们的大批军队，由军队长官率领乘木船而来，也驻扎在涅尔琴斯克对面，这在周围任何国家，均无此惯例。全权大使及随行人员将由水路前往

涅尔琴斯克，途经中国营寨和木船，颇为不便。中国钦差大臣本应在未到达沙皇陛下城堡以前的长时间内派人同全权大使进行友好协商，就会晤地点和对等人数达成协议，那时双方便可根据协议自由自在地参加使臣会议。请扎尔固齐禀告其钦差大臣，请钦差大臣下令将军队以及木船撤至涅尔琴斯克下方，以便全权大使抵达涅尔琴斯克，有地方安扎自己的营寨。 931/927页背面

扎尔固齐说，中国钦差大臣不能撤至涅尔琴斯克下方，因为离开涅尔琴斯克附近的地方沒有适宜的放马场和牧场。如果钦差大臣远离涅尔琴斯克，全权大使到达涅尔琴斯克，确定使臣会议地址以后，则他们的钦差大臣又需返回涅尔琴斯克附近参加使臣会议。莫如全权大使带领全体随员去涅尔琴斯克时，中国钦差大臣本人避开并下令其军队也乘船避开。关于此事扎尔固齐将禀告钦差大臣。 932/928页

全权大使问道，钦差大臣为何带领大批军队？钦差大臣就对等人数问题，本来在未进入沙皇陛下边界的远方便可与全权大使磋商，那时双方便可根据协议带领相等的士兵随使团前来。

扎尔固齐答道，钦差大臣带有军队，因为钦差大臣由中国到涅尔琴斯克，途经蒙古领土，如不增加人，则无法前进。至于钦差大臣为何未在远方就此与全权大使进行磋商，他则不得而知。中国钦差大臣来涅尔琴斯克，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的。 932/928页背面 【494】

全权大使又说，除了中国钦差大臣希望使臣会议期间，双方各带的若干军队之外，希望钦差大臣在使臣会议期间将其余军队撤至离涅尔琴斯克较远的地方。 933/929页

扎尔固齐说，请全权大使就此事与钦差大臣专门磋商，钦差大臣对此将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款待完毕，让扎尔固齐回到他来时所乘的木船。扎尔固齐到

达时，曾有二百名莫斯科火枪兵立正迎迓，军役人员站在靠岸的木筏上。中国人未能看到全部军役人员，因该处河岸上有树林遮挡。

933/929页背面 8月6日，乘木筏到达距涅尔琴斯克二十俄里的骆驼脖子天然界，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命令谢苗向钦差大臣问安后，请钦差大臣下令将中国军队和木船撤离涅尔琴斯克，以便使皇家军役人员带粮食乘木筏安全抵达涅尔琴斯克。

8月7日，大尉们将马群赶至骆驼脖子天然界。全权大使同军役人员整顿就绪，携带大炮和团队给养，乘车前往涅尔琴斯克。少校雅科夫·佩捷尔松和两名大尉带领三百名军役人员留在木筏
934/930页 上看管粮食。命令他们于全权大使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前，要十分小心。为了由水路运载这些粮食，将向他们增派军役人员。

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派其子彼得带领二百名左右官兵和三百名左右通古斯贡民前来迎接全权大使。至于其他异族人，如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虽然屡次通知，但他们始终未离开帐篷来迎接全权大使。

当日宿于涅尔查河上萨日科夫崖天然界，距涅尔琴斯克尚有两俄里左右路程。当日夜里，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
934/930页背面 维奇·弗拉索夫自涅尔琴斯克派来伊瓦什卡·瓦西里耶夫等两名哥萨克。他们告知全权大使说，中国人已将停泊在涅尔琴斯克河口对面和河口以上的木船撤至下游，但宿营地仍在原处。

8月9日，渡过涅尔查河，同日抵达涅尔琴斯克。

到达涅尔琴斯克当天，即派二百名军役人员上木筏。命令他们将粮食运抵涅尔琴斯克，几名上校奉派带火枪兵去涅尔查河口
935/931页 岸上接木筏。

当日莫斯科团火枪兵乘木筏将全部粮食安然无损地运到。

在城寨前平地上搭起两座帐幕，备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到来时使用。帐幕旁有十二尊野战炮，每座帐幕有一百二十名火枪兵

守卫。在城寨里木房中不能接待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因城寨里扣留着许多人质和抓来的舌头，城寨的状况极为恶劣。【495】

同日，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命令阿列克谢见到钦差大臣后，向他们问安，并通知他们，全权大使已于今天到达涅尔琴斯克。阿列克谢还受命确切观察中国钦差大臣带来多少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钦差大臣周围军人如何分布。 935/931页背面

同日，阿列克谢·西尼亚文返回涅尔琴斯克，禀报说，他已见到中国钦差大臣。中国钦差大臣问候了全权大使的健康。款待之后，即让阿列克谢归来。中国钦差大臣的营寨由九个小营组成，各小营寨中支起帐篷代替车辆。其它许多官兵驻扎在营寨附近的山中，阿列克谢根本无法看到，因而官兵的数目也无法计算。全部木船都停泊于岸边，紧靠中国营寨。阿列克谢只看到木船上有被遮盖的大炮，究竟有多少门，无法查点。 936/932页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两名上校，扎尔固齐喇喜和书吏洛托杭[1]来见全权大使。到达后，上校向全权大使问安。

全权大使也问候了钦差大臣们的健康，并让上校等就座。

上校说道，全权大使曾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拜会中国钦差大臣，宣布全权大使已到达涅尔琴斯克，并问候健康，对此中国钦差大臣表示感谢，并派他们，上校等前来拜见全权大使，向全权大使问安。 936/932页背面

上校继续说道，中国钦差大臣事先不知道全权大使到达涅尔琴斯克，使者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宣布后，才得知此事。如果中国使团事先得知，一定会派人前往途中问候。

全权大使说道，关于抵达涅尔琴斯克一事，他曾在距涅尔琴斯克二十俄里的途中，特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通知中国钦差大【496】 937/933页

① 洛托杭（Лотохон）系音译。——译者

臣，说全权大使不久即将到达涅尔琴斯克。

上校又说道，全权大使曾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会见中国钦差大臣，授命他要求中国钦差大臣将木船从涅尔琴斯克河口撤往石勒喀河下游，以便使落在全权大使后面的他的人员，能乘木筏
937/933页背面 沿石勒喀河抵达涅尔琴斯克。为了上述人员能够通行，钦差大臣已下令在全权大使到达以前，将木船沿石勒喀河往下撤。目前是否可令上述木船回返原地？

全权大使请上校转告中国钦差大臣，在全权大使留在附近的军役人员，未乘木筏到达涅尔琴斯克以前，不要令木船返回上游。如钦差大臣欣然接受这一要求，他全权大使将无任感激。然后他问道，关于在何地举行会晤，上校是否奉有钦差大臣的指示？

938/934页 上校答道，关于此事他们未奉有指示。

款待以后，便让使者们返回。接待这些使者时，有一百二十名火枪兵，立正站在一旁。

8月9日，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前往会见中国钦差大臣。吩咐阿列克谢到达后，询问钦差大臣：钦差大臣愿意在何地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各带多少士兵？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随阿列克谢派来自己的使者。

使者到达后，对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派他们来见全权大
938/934页背面 使，并命令他们转达：全权大使曾派贵族前往会见中国钦差大臣，商谈会谈地点和使臣会谈期间双方所带士兵的对等人数。对此中国钦差大臣愿意听从全权大使的决定，只是不同意在院内或木房中会谈，希望将会谈地点设在旷野帐幕中。

全权大使说，在帐幕中会谈很合适，会谈地点可设在沿石勒喀而下距拦马栅一百俄丈的地方，会议时双方的军役人员以三百名
939/935页 为宜。

使者说，以上各节他将禀告中国钦差大臣。至于全权大使提

出的会谈地点，望派人前往指明，使者将予以查看，然后禀告其钦差大臣。

当即派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陪使者前往查看会谈地点。

当日，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已向中国使者指明会议地点，使者查看后，即返回营地。

939/935页背面

同日，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瓦西卡·阿斯特拉汉采夫和费季卡·齐亚勃利科夫去乌卢斯安抚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吩咐他们告知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希望他们信赖皇上恩典，在原地游牧，不要听信任何蛊惑宣传，可选派人员去见全权大使，商谈一应事宜，了解各种真实情况，所派人员将从涅尔琴斯克放回，不会予以留难。为表示诚意，随上述哥萨克派去一名溫科特族人，他在涅尔琴斯克曾与人质住在一起。【497】

8月10日，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两名上校和扎尔固齐喇喜，以及三名书吏来见全权大使，到达后，转达中国钦差大臣对全权大使的问候。

940/936页

全权大使也问候了中国钦差大臣的健康。

派来的上校说道，中国钦差大臣派他们前来会见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幷授命他们面陈：全权大使指定在涅尔琴斯克寨附近的什么地方为会议地点，他们的钦差大臣将悉听尊便，只是希望全权大使将会议地点设在距石勒喀河较近的岸上，因为钦差大臣把许多人马由石勒喀河彼岸摆渡到此岸困难很多，他们拟乘木船而来。

940/936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在他们命令支设自己帐幕的地方，希望钦差大臣也下令在该地俄方使团帐幕附近支设自己的帐幕。可在涅尔琴斯克附近钦差大臣认为合适的地方支设帐幕，以便中国使团到达时使用。又向使者问道：钦差大臣认为在使臣会谈时双方应各带多少士兵，幷应遵循什么规矩？

来使答道：建议在使臣会谈时双方除官长外，各带二百或三百

941/937页

名士兵，并且除佩带刀剑外，不带任何武器，双方使臣按照外交惯例在帐幕内聚会，进行使臣会谈。

全权大使说，全权大使所带士兵如不带武器，则不成体统。

来使说，建议军役人员只带马刀或刀剑，不带任何其他武器，
941/937页背面 中国方面士兵只佩刀剑。

全权大使说，依照中国钦差大臣之意，军役人员除马刀或斧钺外，不带任何其他武器。全权大使问道，中国钦差大臣意欲如何举行使臣会晤，去全权大使帐幕，抑或在全权大使帐幕附近支设自己的帐幕？

来使答道，钦差大臣令在全权大使帐幕附近支设自己的帐幕，
942/938页 进行会晤和会谈。

全权大使请钦差大臣将帐幕送至商定地点，至于会晤问题将派人与钦差大臣专门协商，款待后，即让使者返回。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的上述使者又会见全权大使，转达中国钦差大臣的话：同全权大使举行会晤和会谈时，将乘木船渡河，希望让木船停泊在会谈地点的对面。

942/938页背面 全权大使问道，钦差大臣是否乘很多木船渡河？船上士兵和
【498】差役是否很多？这些士兵是否带有什么军用物资？如果船上载有什么军用物资，士兵超过协定所规定的数额，则这些木船停泊在会议地点附近是不适宜的，因为全权大使方面的士兵不携带任何军用物资，人员数目也不增加。如果不带军用物资，人员也不超额，则木船在会谈地点附近停泊是可以的。

来使说，关于此事他们可禀告钦差大臣。不过他们已向全权
943/939页 大使讲过，钦差大臣不能带少数人员前来赴会，因为他们以为全权大使在城寨里有许多人员，而且他们从涅尔琴斯克来走的是旱路，而中国钦差大臣则是由水路而来。请全权大使告知他们城寨里现有多少士兵，使者将把此事禀告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将根据这一数

目在木船上运载相应数目的士兵。

全权大使当即对来使说，就在今日来使会见全权大使时，曾谈到双方对等人数限于二百或三百人，不带武器，而现在又向全权大使提出，除规定数额外，又想随心所欲地令大量人员登上木船，而且木船要停泊在会议地点对面。中国营地距会议地点本来不远，只有半俄里。全权大使又问道，会后钦差大臣是否将载有士兵的木船撤回彼岸自己的营地？ 943/939页背面

来使说，此事他们将禀告钦差大臣。估计钦差大臣离开会谈地点，返回自己营地时，会将载有军人的木船撤走。 944/940页

全权大使问道，将有多少木船随钦差大臣渡河？船上将有多少士兵？

来使说，关于这一切将向钦差大臣禀告。

全权大使说，将派使团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随来使去会见钦差大臣。请来使向钦差大臣禀告关于派去使者之事。上述使者奉派去会见钦差大臣，是为了就使臣会议期间所带的人数问题达成协议。 944/940页背面

款待完毕，即让使者归去。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奉派与之同行。他们奉命通知钦差大臣，正如中国钦差大臣派使者通知全权大使那样，使臣会议期间以带三百名士兵为宜，运送钦差大臣渡河的木船上不要带任何军用物资，船上也只带少量人员。这些木船要停泊在距会议地点三百俄丈的地方，船上的额外人员不要离开木船。 945/941页

同日，斯捷潘·科罗文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返回，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已见到中国钦差大臣，并按照使团的指示面陈一切。中国钦差大臣告知贵族和书吏，使臣会议期间将有三百名士兵站在帐前，将有三十只木船运载这些士兵渡河，除使臣会议时站在帐前的三百人外，船上还将有五百名士兵。 945/941页背面

【499】

斯捷潘当即指出，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上校等人曾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提到，使臣会议时将只带二百或三百人，而木船上只有少量人员，但现在钦差大臣却增加了大量士兵，对此，他，斯捷潘将禀告全权大使。望钦差大臣不要带大量人员，只带少数人前往。

中国钦差大臣曾问贵族和书吏：全权大使在涅尔琴斯克带有多少士兵和各类人员？

946/942页 斯捷潘说，钦差大臣为何要问涅尔琴斯克有多少士兵？这些士兵在使臣会议时并不前去。钦差大臣也有许多士兵留在营寨。至于使臣会议时所带的士兵，则应当相等。

钦差大臣说，涅尔琴斯克有多少士兵，钦差大臣的木船上就要有多少士兵。钦差大臣将带领自方的士兵乘木船由会议地点返回自方的营寨。木船停泊之处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涅尔琴斯克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

946/942页背面 钦差大臣请斯捷潘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转达，请全权大使下令将帐幕支设在商定地点正中间，即在距离涅尔琴斯克和河岸（钦差大臣由此前往赴会）距离相等的地方支设帐幕。而双方军役人员则应侍立于离帐幕十俄丈或十俄丈以上的地方。

贵族说，全权大使命令将使臣会议帐幕搭在距石勒喀河岸上的森林五十俄丈远的地方。

钦差大臣说，在该处搭设帐幕是适宜的。钦差大臣又对贵族和书吏说，他们将派使者随同贵族和书吏去会见全权大使，定妥使臣会议期间应遵守的协定，望全权大使今日即能接见，予以确认，

947/943页 并立即令他们携复文返回。

贵族和书吏对此曾多次推托，希望钦差大臣缓办此事，今日不要派人去见全权大使，因为夜幕已经降临，而夜间水上行船，易被波浪冲击，使使者受害。

钦差大臣说，为了确认上述事项，今天无论如何不能不派人前

往。说完，即令贵族和书吏返回。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使者：两名上校、一名扎尔固齐和两名书吏去见全权大使。

他们到达后，对全权大使说，他们奉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派遣，前来会见全权大使，宣布：使臣会谈时帐幕附近将有三百名士兵，三十只木船载运上述人员渡河，船上不带任何军用物品，船上将有五百名士兵。并望今日即能支起帐幕。 947/943页背面 【500】

全权大使说，今日搭帐幕，为时已晚，因为夜幕已经降临，希望延至明晨。希望钦差大臣令携帐幕过河前来这一边的人员，在石勒喀河这一侧过夜，待到明晨，全权大使即令在商定地点毫不拖延地架设自方和贵方使臣会议的帐幕。 948/944页

使者说，他们不敢作主将帐幕留在这一侧，由于天色已晚，他们将把帐幕随身带回。

全权大使说，正如通过使者磋商，他们全权大使所确定的那样，使臣会议期间双方各带三百名士兵，船上带五百人，对此全权大使表示同意。但船上士兵不准离开钦差大臣们所乘的木船，到任何其他地方去。这些船只要停泊在距会议地点三百俄丈的地方。使臣会议期间，双方互派使团贵族，分头进行检查，以明眞象，防止人员随意增加。 948/944页背面

来使说，这样做非常合适，双方均可放心，可派贵族进行检查。来使又问道，全权大使拟于何日举行使臣和谈会议？

全权大使建议于8月12日举行使臣会议。谈完此事，即款待使者，然后让使者归去。

8月11日，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上述上校、扎尔固齐和书吏又来会见全权大使。说道，他们，上校和扎尔固齐，受中国钦差大臣派遣，来见全权大使，就使臣会议进行商谈，希望今日即支设帐幕，并确定开会日期。 949/945页

全权大使说，他们命令今日即搭起帐幕，请上校和扎尔固齐转
949/945页背面 告中国钦差大臣。会议于明日，即8月12日举行，或者由中国钦差大臣决定开会日期。将派两名贵族负责搭设帐幕。此事全权大使昨日已经向他们谈过。

当日，全权大使即派贵族叶利谢耶夫之子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和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带领一名大尉和四十名火枪兵携三座帐幕，前往商定的会议地点。搭起使臣帐幕以后，又在使臣帐
950/946页 幕旁边搭起两座中国钦差大臣的帐幕。在帐幕旁边，双方各派四十名守卫士兵。会议地点设在距涅尔琴斯克二百俄丈的涅尔查河岸上。在中国营寨对面，帐幕后面，同以前一样，由涅尔琴斯克派人守卫。

当日，奉派去使臣会议地点搭设帐幕的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奉钦差大臣派遣由中国营寨前来的扎尔固齐喇喜请杰米扬禀告全权大使，钦差大臣授命他，
950/946页背面 扎尔固齐转告，使臣会议期间，要在两侧高地上各布置十名守卫人
【501】员，以保万全；当双方使臣到达搭好的帐幕中开会，进行谈判时，贵族要从两侧检查双方人员，防止帐幕附近出现额外士兵。双方各派十名士兵跟随贵族。钦差大臣所乘木船希望停泊在帐幕对面。扎尔固齐还提到，使臣会议期间，军役人员除佩带刀剑或马刀外，不带其他武器。

951/947页 全权大使派上述军役贵族告知扎尔固齐：双方使臣将各派自己的贵族检查双方人员；并将立即往高地各派十名军役人员进行守卫。使臣会议期间，军役人员除刀剑、马刀、斧钺和长矛外，不带任何火器。但木船停泊于会议地点对面，则不适当，希望根据以前的协议，将中国船只停泊于距会议地点三百俄丈的地方。

同日，奉派前往安抚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涅尔琴斯克哥
951/947页背面 萨克瓦西卡·阿斯特拉汉采夫和费季卡·齐亚勃利科夫归来，复

命说，他们见到了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许以大君主恩典，希望他们不要听信任何蛊惑宣传。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说，他们愿为大君主效劳，决不听信任何蛊惑宣传，但沒有必要到城寨去，因为他们耽心中国人来侵犯他们的帐篷。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停留在距涅尔琴斯克十五俄里的地方，在距帐幕一俄里处，昼夜放哨，准备迎战。

8月12日，涅尔琴斯克寨耕农列夫卡·瓦西里耶夫来此，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住在石勒喀河下游库因格河畔自己的村庄。今天忽有二十名左右异族贡民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来袭，在列夫卡和其他耕农的院子里，砸毁房舍粮仓的门窗，抢走一应家什。其时列夫卡正值外出割草。列夫卡乘小船回村后，看见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正在拆毁村庄，于是向他们质问：为何拆毁村庄，破坏院落，抢走一应家什？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发现列夫卡后，便朝他搭弓射箭。于是列夫卡逃至岛上河柳丛中，在河柳丛中臥至夜晚。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在河柳丛和森林中搜索列夫卡，从中午直到傍晚也未找到他，后来便走了。夜幕降临后，列夫卡才走出河柳丛，来到涅尔琴斯克。

952/948页

952/948页背面

同日，派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中尉尼基塔·卡西莫夫带领十五名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去山岗放哨，切实观察是否从某一方或从中国营地向举行使臣会议的地方增派士兵。命令尼基塔密切注视增派人员，如果发现何地有增派人员，尼基塔即令军役人员鸣枪报警。待使臣由帐幕离去以后，尼基塔便带领军役人员撤销警戒，返回涅尔琴斯克。【502】

953/949页

同日，奉派率领军役人员前往使臣船只停泊地点担任警戒，监视中国士兵的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內归来，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中国钦差大臣的大批人员已渡河前往会议地点，除差役外，约有七百人，他们下船后，都呆在帐幕附近的河柳丛中。

953/949页背面

同日，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帐幕。命令他提出质问，帐幕中何人奉中国钦差大臣之命，允许这些士兵乘木船来到此岸，这些士兵大大超过协议规定的数目。而且现在离开木船散布在河柳丛中，不知有何图谋，要求他们命令这些士兵离开河柳丛，回到木船上，不许下船他往，按照商定数目，使臣会议期间各只留三百人于帐幕附近。书吏来到帐幕后，就前来的士兵以及他们来到后便下船，散布在河柳丛中，向奉命留在帐旁的扎尔固齐提出质问，要
954/950页 求下令集合这些人员，仍旧回船，不准离船他往。

扎尔固齐未对书吏作任何答复，立即派人去报告钦差大臣。扎尔固齐说，尚有两名耶稣会士[231]与他同来，奉命去见全权大使，请他，书吏通报全权大使。他们已等候一个多钟头，未得允准，不敢冒昧去见全权大使。

全权大使当即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带十匹马去接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并命令他们立即带领耶
954/950页背面 稣会士和扎尔固齐来见，如果他们奉钦差大臣之命前来向全权大使转达什么事情。

两位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到达涅尔琴斯克后，进入为接待使者而搭在城寨旁边平地上的帐幕，拜见全权大使，转达钦差大臣的问候。

全权大使问候了中国钦差大臣们的健康，让他们在帐幕紧里面桌子左侧为使者特设的长凳上落坐。

然后使者通过蒙语通译说道，如果全权大使有拉丁文翻译，请
955/951页 准许耶稣会士用拉丁语转达事项。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用拉丁语转达中国钦差大臣指示的事项，全权大使身边有通晓拉丁语的贵族[232]，耶稣会士所讲之事，该贵族可向全权大使转达。

耶稣会士说，虽然按照他们耶稣教的习惯，他们应向全权大使

脱帽敬礼，但未这样做，因为他们现在是受中国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派遣来此，而且同来会见全权大使的，还有中国扎尔固齐和书吏，以及其他许多人，以免在这一点上对他们发生什么猜疑，请全权大使对他们，耶稣会士给予原谅。 955/951页背面

耶稣会士按照中国习惯施礼。他们身着中国长袍，头带中国帽，梳着中国式长辫，将头部周围剃光。一名会士是葡萄牙人，① 【503】另一名是法国人[233]。两人都通晓汉语。接见时两人坐在扎尔固齐的上首。

全权大使说，从对基督教的信仰和他们的出身来说，他们两位耶稣会士应当象周围基督教国家虔诚信徒那样，对全权大使行礼。不过全权大使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们是受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派遣而来，只希望他们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然后问耶稣会士：在中国是否已经很久？ 956/952页

耶稣会士答道，一人是北京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在北京已居住二十年左右，另一人也在该修道院，四年前由法国来此。

全权大使说，依照全权大使与中国钦差大臣磋商结果，使臣会谈时双方各带三百人，除此之外，中国钦差大臣方面在木船上可有五百人。但是中国钦差大臣竟派出大量士兵，乘木船渡河到此岸。 956/952页背面

耶稣会士说，除规定的数目外，乘船过河的将不超过五百人，除这五百人外，按协议规定，中国帐幕附近有三百名官兵。而那五百人在三十只木船上，非常拥挤，实难容纳，因此他们离船上岸，中国方面未超出协议规定带来任何多余人员。 957/953页

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可为这五百名士兵增加若干船只，以便船上能容纳这些人员，这些船只停泊之处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涅尔琴斯克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如钦差大臣不愿按协定

---

① 原文为 гишпан。——译者

将木船移到远处，则全权大使将下令把自方帐幕挪至靠近涅尔琴斯克的地方，支在河柳丛和涅尔琴斯克中间。钦差大臣到帐幕开会时，士兵要留在船上或靠近船只的河岸上，不要离开规定地点到
957/953页背面 任何其他地方去。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不必怀疑：中国人将呆在河岸，遵照使团命令，决不离开规定地点到任何地方去，中国木船按照协议将不停泊在帐幕附近。他们担保钦差大臣没有任何阴谋，全权大使在这件事情上可相信他们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并发誓证实此事。

耶稣会士继续对全权大使说，中国人非常固执，对待使臣会议
958/954页 没有经验，望全权大使能对中方哪怕稍事谦让，否则将收效甚微。

全权大使说，他们相信他们耶稣会士。他们全权大使对中国钦差大臣已作了许多让步：首先就使臣会议期间双方各只带三百人，达成了协议，而在这之后，中国钦差大臣又提出在船上增加五
【504】百人，全权大使考虑中国使臣的愿望，未予拒绝，予以首肯，只是希望五百人要呆在木船附近，不要到河柳丛中去，而在帐旁的人不要超过三百名。

扎尔固齐同耶稣会士相互交谈后，通过蒙语通译说道，请全权
958/954页背面 大使相信他们所述各节，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对全权大使不会进行任何欺骗。为证实起见，请全权大使把他，扎尔固齐扣留起来，同他们钦差大臣举行会议。全权大使赴会归来之前，可将他，扎尔固齐及两名书吏留在涅尔琴斯克。

全权大使说，他们完全相信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只是感到有许多执拗之处，全权大使同意将木船停泊于现在停泊的地方，但是
959/955页 希望命令他们的人员留在木船附近，不要散往各处，至于会议期间将扎尔固齐和书吏扣留在涅尔琴斯克，则无此必要。

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说，绝不准自方人员离开木船一步。中国钦差大臣将尽快赴会。

全权大使夸奖耶稣会士说，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遥远的地方，传布基督教和圣经。他们两位耶稣会士也应按自己的心意和信仰，在一切事情上赞助基督教徒。

一位耶稣会士说，他虽然在中国颇为辛苦，但是刻下蒙受博格德汗厚恩，中国汗还把自己的黑貂皮裘褂赐给他，他们，耶稣会士们，按自己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 959/955页背面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回去后转告中国钦差大臣，请钦差大臣今日立即赴会，因为这一天已过去很长时间，全权大使早已作好赴会准备。中国钦差大臣渡河后，希望先行派人会见全权大使。

向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谈完此事，便让其归去。使者来见时，有一百二十名军役人员站在平地上为接待来使而设的帐幕旁边。 960/956页

还向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一再坚持地谈到对等人数问题，因为据异族人报告，许多溫科特和布里亚特贡民听信中国人的谗言，想要叛变，因此要防止他们在会谈期间同中国人合谋后，采取军事行动。会议期间隐蔽的人员不能很快被发现，因为沿石勒喀河靠近中国方面，到处都是河柳丛和大水洼。而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的田野里又无处选择另一个会议地点。

同日，哥萨克谢卡·维涅季克托夫等受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派遣，由阿尔巴津携报告来此。 960/956页背面

阿法纳西在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中写道：他在阿尔巴津提心吊胆，军役人员即将收割开始成熟的庄稼，有九只载着中国人员的木船停留在阿尔巴津以下二俄里左右阿穆尔河的岛上。他估计，船上的士兵约二百名左右。而在阿尔巴津能参加战斗的各类军役人员也只有二百名。他估计，新粮下来之前，储备的粮食将不够军役【505】人员食用。如果中国人不干扰收割，阿尔巴津居民可收获约一千普特种子的粮食。 961/957页

被派前来的谢卡·维涅季克托夫等哥萨克在回答询问时所谈的与报告中所写的相同。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一名上校和扎尔固齐喇喜来涅尔琴斯克，会见全权大使。

二人到达后，对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曾派遣耶稣会士前来会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对耶稣会士所谈的内容，后者已如实转告中国钦差大臣。中国钦差大臣命令他们面告全权大使：渡到河这边的木船，不停泊在离帐幕很近的地方，钦差大臣命令乘船过
961/957页背面 来的官兵，只准呆在木船附近的岸上，不得离开。又说，已准备了一百匹马为钦差大臣和官长们下船后前往帐幕时使用，这些马匹也要从帐幕旁牵走。

全权大使请上校和扎尔固齐回自己帐幕去，把官兵们安顿在木船旁的岸上。全权大使将派遣一名使团贵族随同上校和扎尔固齐专程前往验查。根据协议把人员安顿好之后，是他们回去请本
962/958页 国钦差大臣前来开会，还是派人去通知？

上校和扎尔固齐说，他们在木船附近把官兵安顿好之后，将立即亲自回去报告其钦差大臣。上校和扎尔固齐又说，当钦差大臣们来到河这边时，请全权大使们前往自己帐幕。

全权大使说，上校和扎尔固齐回去报告其钦差大臣后，钦差大臣出发前来时，他们全权大使将离开自己营地，前往帐幕。

说罢，便让他们归去。并派遣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和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随同他们一起去确实查验士兵安顿情况。

当日，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返回报告说，中国钦差大臣已
962/958页背面 离开其营地，分乘三只木船，驶往会议地点。

与此同时，杰米扬带领十名军役人员奉命到中国人中间去进行察看，并监视在使臣会谈期间增派的士兵。

全权大使们按照外交惯例穿戴好之后，根据协议派遣莫斯科

团一名上校和几名官长率领三百名士兵，列队走在前面。士兵们未带火枪，只持马刀、斧钺和长矛(那些火枪兵为了安全还暗中带着手榴弹)。上校和火枪兵奉命站在为使臣开会而搭起的帐篷旁边，站在全权大使从涅尔琴斯克前来的那一面。率领火枪兵到达会议地点的，是侍臣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和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上校以及两名大尉。 963/959页

骑马护送全权大使们到达会议地点的，有贵族、书吏、官长、军役人员、使团人员、贵族的仆役，共约二百人。 【506】

中国钦差大臣方面带来的三百名身带刀剑的士兵，列队站在他们使团帐幕附近。

上校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少校雅科夫·佩捷尔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瓦西里·列辛等率领其余各团留在涅尔琴斯克，作好作战准备。 963/959页背面

全权大使们抵达帐幕，派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命令他请钦差大臣们到达帐幕后，和全权大使们同时下马，进入帐幕。书吏去见中国钦差大臣，通过蒙语通译面告如上。

中国钦差大臣们对他说，他们到达帐幕后将同时下马，进入帐幕。

全权大使们到达帐幕前，和中国钦差大臣们同时下马，进入帐幕[234]。

帐幕内，全权大使们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并摆好备大使们坐的安乐椅。中国帐幕内，在全权大使对面的使臣桌子旁边，摆了一条宽板凳，离地约一俄尺高，上面铺着毡子。中国钦差大臣进来后，坐在板凳上，按中国习惯盘着腿。耶稣会士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使臣们身后坐着他们的五名上校。① 964/960页

① 据《张诚日记》(见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中记载是"四位梅勒章京"。——译者

全权大使们进入帐幕后，同中国钦差大臣们寒暄问候，之后用拉丁语说道：

964/960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 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按照博格德汗殿下意愿，派遣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们来此，我们奉旨向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陈述如下：

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汗殿下未经宣布，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大君主沙皇陛下得知此事后，深以为虑，汗殿下竟置两国

965/961页 友谊于不顾。这种友谊迄今一直顺利存在，汗殿下的祖先，既未加以破坏，也未敢以任何方式使之中断，而是始终不渝地予以保持。汗殿下的臣民同居住在那里的沙皇陛下的臣民，一直和睦相处。而如今，事先未同大君主沙皇陛下磋商便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假如沙皇陛下臣民做了什么坏事，理应先遣使、行文进行磋商，然后或战或和再行定夺。当

965/961页背面 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汗殿下方面有此举动时，便决定派遣无数的

【507】强大军队，携带大批作战物资，前来抗击这些军队，下令征服敌人。这些军队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愿意效命，准备敉平敌人。

过去，7194 年，11 月 15 日，大君主沙皇陛下收到沙皇陛下西伯利亚国长官转交的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内称，贵国君主曾遣其军队长官征讨沙皇陛下臣民，原因似乎是沙皇陛下臣民使汗殿下臣民蒙受欺凌和蹂躏；汗殿下希望我大君主沙皇陛下对此等纷争

966/962页 予以查究，不用武力，予以平息。贵国军队长官遵照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谕旨，曾致函涅尔琴斯克，希望使臣对上述纷争加以追查，避免战争和流血。

---

* 原文笔误为 отчичей。

为此，大君主沙皇陛下传谕其各军事长官和人数众多的士兵要克制自己，不要发生战争和流血。沙皇陛下愿同汗殿下遵循古例和睦友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之间的纷争，钦命我等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前来赴会，以便认真完成委诸我等的任务，对查明有罪的臣民，予以惩处。关于此事，大君主沙皇陛下在其由信使专程递送的致博格德汗殿下的国书中，已有说明，并希望汗殿下降旨派遣自己的使臣前来赴会，以平息纷争，签订永久和约，并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给自己的军队下令，不要武装越境，不要挑起任何衅端，要释放俘虏，平息一切纠纷，对受害者要给予赔偿，要满足于自古以来就有的领土状况（象汗殿下祖先自古以来就占有的那样），但是汗殿下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应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对造成此等纷争的人员，要予以惩处。唯有如此，大君主沙皇陛下和汗殿下之间才能保持友好情谊。

966/962页背面

967/963页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后，说道，往年间，沙皇陛下方面的哥萨克叶罗菲（是谁之子，已不记得）·哈巴罗夫等人，窜入中国上述地区，兴建了阿尔巴津。住在阿尔巴津附近的博格德汗殿下的一些贡民，被这些哥萨克打死，他们的妻孥被掳走，而其余贡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这些哥萨克未经沙皇陛下允许便侵入博格德汗殿下境内。臣民们曾多次向博格德汗殿下控告这些哥萨克。于是博格德汗殿下命令自己的军队长官带兵前往阿尔巴津，下令把阿尔巴津拆毁，那里的人员或者使之归顺，或者将其遣返沙皇陛下方面。博格德汗殿下的军队长官攻克阿尔巴津后，遵照博格德汗殿下谕旨，将驻在阿尔巴津的人都放回涅尔琴斯克。当时阿尔巴津的军政长官是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该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向博格德汗殿下军队长官保证，不再返回阿尔巴津，不再修建阿尔巴津，不挑起纠纷和衅端。但是在博格德汗殿下军队长官率兵撤离阿尔巴津之后，该阿列克

967/963页背面

968/964页

谢又集结上述人员重返阿尔巴津旧址，又重新建起阿尔巴津城。
【508】博格德汗殿下获悉阿列克谢返回阿尔巴津，未经沙皇陛下允许，擅自重建该城，便派遣大批军队，开往阿尔巴津城下，将阿尔巴津包围。此时沙皇陛下派信使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前来晋见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递交大君主关于派出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国书。博格
968/964页背面 德汗殿下近臣将大君主沙皇陛下国书转呈博格德汗殿下。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阅后，传旨官兵自阿尔巴津撤离，并授命在全权大使到达并签订和约之前，不要再与沙皇陛下臣民发生纠纷，不要寻衅。而阿尔巴津所在的这块土地以及整个达斡尔地区，自古以来就归中国汗统辖。达斡尔地区统治者及其子嗣目前仍然住在中国，达
969/965页 斡尔居民一直向汗殿下方面缴纳实物贡。

全权大使说，大君主沙皇陛下臣民对汗殿下臣民的种种欺凌，大君主沙皇陛下并无所知。汗殿下应该就上述欺凌事件向大君主沙皇陛下遣使说明，并在使臣带去的咨文中写明，究系何人制造了何种欺凌事件。由于这样一些小小纷争而挑起战端，实无必要，因为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君主均有这样一种惯例：当边界居民之间发生什么纠纷时，双方互派使者进行交涉，使纠纷得到平息，而不
969/965页背面 诉诸武力。汗殿下当然清楚，大君主沙皇陛下在国内拥有数不胜数的军队，汗殿下臣民若挑起战端，则汗殿下方面只能促使这些军队去作战。然而大君主沙皇陛下念及同汗殿下的固有友谊，并未命令这些军队向汗殿下的臣民发动进攻，而是命令他们作好准备，至于纠纷之事，则传旨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们去平息。希望汗殿下钦差大臣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大君主沙皇陛下不愿两国之间
970/966页 发生流血事件；而汗殿下方面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纠纷，竟至表现出不友好态度并挑起了战端。

至于汗殿下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声称，似乎整个达斡尔地区自古以来就隶属于中国方面，而一些军役人员兴建了涅尔琴斯克

和阿尔巴津以及其它堡寨，沙皇陛下的这些臣民似乎使汗殿下臣民蒙受巨大损失，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兹就此达斡尔地区问题向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声明：沙皇陛下臣民兴建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寨以及其它小寨的地方，从未受汗殿下统辖，住在这一地区的是贡民，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缴纳实物贡。即使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缴纳过实物贡，则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些地方当时距沙皇陛下的城市很远。当沙皇陛下臣民在那些地方建起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以及其它小寨以后，这些达斡尔居民开始照旧向沙皇陛下方面缴纳实物贡。这并【509】未使汗殿下臣民遭受任何损失，为此而挑起战端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沙皇陛下方面在久远的年代就兴建了上述堡寨。过去，183 年，汗殿下近臣们对沙皇陛下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说过：有些沙皇陛下臣民居住在中国边境脑溫村附近，他们如今所住之地可归他们所占有，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再行侵占，不要使汗殿下的臣民、贡民和渔猎人等遭受欺凌与蹂躏。那时，阿尔巴津和结雅等寨均完整无损。这些小寨很久以前便已建成，而居住在该地的臣服沙皇陛下的贡民，从久远的年代起便向大君主沙皇陛下国库缴纳实物贡，他们的边界到阿穆尔河，而中国边界则在阿穆尔河那一边，即自脑溫村起向汗殿下方面。希望汗殿下目前不要下令进入阿穆尔河这一边各个地方，这些地方从久远的年代起就为沙皇陛下臣民所占有。汗殿下臣民武装进攻时，对沙皇陛下臣民进行了蹂躏，焚烧了各寨，对此，汗殿下应下令向沙皇陛下方面一一予以赔偿。沙皇陛下臣民中何人使汗殿下臣民遭受何种损失，也望汗殿下钦差大臣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指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将据此予以追查。

970/966页背面

971/967页

971/967页背面

972/968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希望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以后不必再提过去发生的纠纷，因为就沙皇陛下方面而言，哥萨克也给中国方面造成

很多损失。全权大使和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双方应遵照各自君主谕旨，在边境聚会后，进行和谈，平息以往发生的一切纠纷。只是在划定疆界之前，双方如果谈所造成的损失时，要避免因此给划定疆界和永修和好造成龃龉和障碍。他们应该商谈边界问题，根
972/968页背面 据共同协商的结果，秉公划分。至于阿穆尔河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对沙皇陛下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从未谈过此事，而且也无需谈此事，因为尼古拉奉派觐见中国汗，并非为了划定疆界。对此，尼古拉所赍送的沙皇陛下国书可资佐证。他们曾向尼古拉提出，希望沙皇陛下臣民无条件地从他们中国这些地区撤出，并请尼
973/969页 古拉将此事奏闻沙皇陛下。

全权大使说道，他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就以前发生的纠纷，向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建议开始谈判，并提出划定疆界的主张，确定沙皇陛下统辖的地区。中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是否授予钦差大臣签订永久和约，划定永世不变的疆界的全权？至于钦差大臣所
【510】说，自古以来沙皇陛下就占有的土地似乎属于中国汗，这是枉费心机，希望钦差大臣放弃此种多余的要求，要谈论实际的问题。汗
973/969页背面 的近臣曾对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谈过有关划定边界的问题，只是尼古拉没有大君主谕旨，未敢擅自处理此事。

钦差大臣说道，他们受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派遣，前来边界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会谈，签订永久和约，拥有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授予的全权。请问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是否也拥有大君主沙皇陛下授予的全权？至于贝加尔海这边的全部土地，则完全属
974/970页 于中国汗所有，因为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领地，而所有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中国汗的臣民，而达斡尔地区的诸

---

* 原文中误为 Николая（尼古拉的）。

酋长如今仍然都健在，住在他们那里。

全权大使回答说，遵照本国君主沙皇陛下谕旨，他们全权大使们对奉命要谈的事情和委托给他们的事项拥有全权。关于派遣全权大使一事，大君主沙皇陛下曾有国书给博格德汗殿下，已由书吏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递交。此事中国钦差大臣本人无疑一定知道。至于贝加尔海周围的土地和达斡尔地区，使臣们无须多提，因为他们全权大使在此次会谈中已经声明，上述土地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则从未管辖过。 974/970页背面

钦差大臣说，他们带有博格德汗殿下之印，所有国书上均加盖此印。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拥有全权。如果条约经使臣确认，则缮写以后，即加盖此印。

全权大使说，他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相信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当他们全权大使们同钦差大臣们谈判正事，在谈判中双方发生争执，而且相持不下时，双方都不要动怒，而要按照外交惯例加以克制，俾使使臣会谈期间不致由于任何原因而发生纠纷，而对从前发生的纠纷则应象周围其他国家一样，通过友好商谈，予以平息。 975/971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为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效劳，愿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就签订永久和约之事进行商谈。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也为本国大君主沙皇陛下效劳，希望双方签订和约，友好地为双方划定疆界。在双方达成协议，划定疆界，确定条约条款后，双方全权使臣应缮写该条约条款，签字盖章，予以确认，然后交换文本。 975/971页背面

钦差大臣还提出，分界和约签订之后，要在交界处建立石碑，并把各条约文本条文如实刻在石碑上，以资纪念，永昭信守。上述文本应以斯拉夫文、拉丁文、满文三种文字刊之于石。 976/972页【511】

全权大使们说，为了签订和约和划分疆界，他们全权大使奉沙

皇陛下派遣，前来赴会。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们
976/972页背面 宣布，钦差大臣们拟在何处划界。至于条约条款，待双方使团拟定后，双方应于换文前签字盖章。关于在边界上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之事，他们全权大使拟留待双方结束友好会谈后再议。

中国钦差大臣说希望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宣布，他们希望怎样划界和签订和约，并希望能用拉丁语商谈划界问题，因为蒙语无法
977/973页 理解。

全权大使说，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先提出划界方案，然后他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们再向钦差大臣们就此发表意见。不过希望钦差大臣所谈的能切合实际，以便全权大使进行和谈时不致浪费时间。而他们全权大使们已多次向他们宣布，应以阿穆尔河一直到海为界，阿穆尔河左岸属沙皇陛下方面，右岸属博格德汗殿下
977/973页背面 方面，因为从久远的年代起该河左岸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

钦差大臣说，从久远的年代起，从亚历山大·马其顿王起，阿穆尔河便为博格德汗殿下所领有。所有蒙古人以及沿河两岸的居民一直向博格德汗殿下缴纳实物贡，受清国管辖。而博格德汗殿下并未谕令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割让一寸领土，同样没有令他们去新占对方领土。

全权大使说，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他们全权大使们也受命坚决捍卫沙皇陛下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的土地，同样也不去占别
978/974页 人的土地。只希望钦差大臣们能向全权大使宣布，遵照本国君主谕旨愿在何处划界，而他们全权大使们已向他们宣布过多次。至于说，亚历山大·马其顿王之后该河流和土地仿佛便为中国汗所领有，此事探究起来将旷日持久。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后，许多土地已被许多国家瓜分。他们全权大使就实际而言，该河左岸从久远的年代起就属于沙皇陛下方面。

中国钦差大臣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向他们中国汗的钦差大

臣提出，以阿穆尔河一直到海为界。但是阿穆尔河属于博格德汗 $\frac{978}{974}$页背面
殿下，而且整个南部地区也都归博格德汗殿下管辖，而沙皇陛下的土地全在北部地区，在南部的这一带地方从未有过沙皇陛下的领地。

全权大使问道，沙皇陛下领地都在北部地区哪些地方？博格 【512】
德汗殿下领地都在南部哪些地方？请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确切说明。

中国钦差大臣答道，沙皇陛下方面修建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 $\frac{979}{975}$页
和色楞格斯克寨的那些地方，以及这些地方附近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族贡民游牧的地方，一直到贝加尔海整个这一地区都属于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因为这些地方全都在南部地区，而且曾领有这些地方的那些酋长们，如今还健在，居住在他们那里。

全权大使指出：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和色楞格斯克均为沙皇陛下方面早年修建，这些堡寨和土地不属于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因为该地区自古以来便为大君主沙皇陛下所统辖。而有些顺着阿穆 $\frac{979}{975}$页背面
尔河建立的堡寨，为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无理拆毁。沿阿穆尔河以及其他地方，自古以来，许多异族人居无定处，经常变换住地，至今住在双方，既住在沙皇陛下方面，也住在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从来不以这样的逃亡者划分疆界，因为沙皇陛下方面的许多异族人逃离之后，如今住在博格德汗殿下所辖境内。如果照钦差大臣的
提法，凡南部地区似乎就是他们的领地，那么自沙皇陛下边界起到 $\frac{980}{976}$页
他们汗的领地，甚至一直到长城所有的土地都位于北面。

中国钦差大臣说，上述贡民以及整个鞑靼地区，自古以来一直在博格德汗统辖之下，从未变更，这一点，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也是清楚的。

全权大使说，目前，在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和色楞格斯克附近游牧的那些异族人，自古以来就在皇室的特殊领地上生息，以氏

980/976页背面 族为单位，过着游牧生活。这些牧民的领主是台吉、宰桑、达尔嘎和舒林加。有许多这样的异族人至今不向任何一方缴纳实物贡，因为他们住在遥远的地方。这些领主在此之前以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为首领，这些异族人虽然听命于这些领主，但从未向呼图克图和上述汗缴纳过实物贡。这些鞑靼人不但从未向中国博格德汗臣服过，而且很早以来同中国人发生过多次战争和流血事件。当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奉沙皇陛下谕旨出使中国时，博格德汗殿下
981/977页 近臣曾对他说，博格德汗殿下与阿尔巴津，与涅尔琴斯克，以及与沙皇陛下方面修建城寨和设置居民点的地方，与这一切地方都无关。对此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罗夫出使中国时，也曾有所闻。因此，如今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提到上述所筑城寨是没有理由的，这事与钦差大臣们根本无关。

中国钦差大臣说，尼古拉·斯帕法里在北京时，博格德汗殿下近臣从未向他，尼古拉，提过此事，因为尼古拉奉派出使，并非
981/977页背面 为了划分疆界。阿尔巴津和其他各堡寨所在之地的领主如今仍然健在，居住在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他们自古以来便领有这一地区。
【513】而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们却提到沙皇陛下方面修筑城堡的这些地方。为什么他们想把这些地方归到沙皇陛下方面？请向钦差大臣作出回答。

全权大使答道，大君主的异族贡民以前在上述各地居住，后来由于不愿意在沙皇陛下方面，便投奔到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如今在
982/978页 他们那里过着叛逆生活。目前沙皇陛下方面的异族贡民在该地区游牧，在这些地方修建起城寨。为什么中国钦差大臣提起这一地区？是因为少数流亡者从这些地方逃到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去的缘故吗？就是那些叛逆者，钦差大臣也应从自己方面交还给沙皇陛下方面。大使已向钦差大臣多次声明，这些地方从久远的年代起便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博格德汗殿下从未占有过这些地方。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遵照本国君主谕旨，奉派前来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使臣和谈，索还博格德汗殿下的臣民，并且分疆定界。而如今，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却提起达斡尔地区，仿佛达斡尔地区从来即为沙皇陛下所有。然而达斡尔地区纯属博格德汗殿下领地。在这个地区居住过的人有许多至今仍然健在，住在中国汗方面。 982/978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很多君主都有从各国逃来的向其称臣的异族人，但从来不依据这些逃亡者来划分疆界，而且羞于在会谈时提及这些逃亡者。如今，既有一些向大君主沙皇陛下缴纳过实物贡的异族人，因不愿效劳而从达斡尔地区逃往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则钦差大臣理应仍把这些逃亡者交还沙皇陛下方面。 983/979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钦差大臣们不能割让达斡尔地区和其他地方，请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不必多费唇舌，直截了当说，依据什么签订和约。 983/979页背面

全权大使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不提任何要求而开始商谈永修和好之事，并希望钦差大臣能将汗殿下就此次签订和约之事给他们下的谕旨如实相告。

中国钦差大臣请全权大使向他们宣布关于边界的最后意图。

全权大使见中国钦差大臣一再固执，便提议此事改日再议，如钦差大臣同意，会议或可于明天举行，因为今天已近傍晚，中国钦差大臣们还要返回营地，路途虽然不远，但需要走水路。至于中国钦差大臣所提出的划界原则，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大使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希望钦差大臣们能对此加以考虑，在下次会议上给全权大使以确切答复。 984/980页

中国钦差大臣同意次日再开会。同全权大使互道珍重之后，于日尽时分[235]分手离去。

中国钦差大臣前来帐幕开会以及离开帐幕返回木船的途中，【514】

984/980页背面 每人头上都撑着一柄很大的红缎华盖。钦差大臣们本人以及他们的随员：上校、贵族和书吏，身着金线织锦蟒袍。使臣本人颈上挂着贵重金属珠制成的长串念珠，有红、白二色，随员们也挂着长串念珠，但系用木料和其他材料制成。他们都戴着用芦苇编制的帽子，帽顶上缀着大红缨，有的是丝制的，有的是毛发制的，钦差们戴

985/981页 的帽子前面，镶有一颗大珍珠。帐幕两旁，各有一名军官带领四十名士兵，列队守卫。

在使臣会谈过程中，使臣们通过拉丁语进行交谈。耶稣会士费了许多唇舌阻止其钦差大臣尽快达成和议。曾想用蒙语进行会谈，但钦差大臣不同意。其理由似乎是通译对蒙语不甚通晓，难以胜任，因此还希望用拉丁语进行交谈，因为耶稣会士精通拉丁语。

985/981页背面 8月13日清晨，全权大使派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奉命询问中国钦差大臣是否愿意于8月13日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会议？倘若愿意，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告知瓦西里。

同日，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奉全权大使之命，前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幷谈了本日举行会议之事。中

986/982页 国钦差大臣愿意于本日尽快前来赴会。

同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从渡口哨所归来，向全权大使禀告说，中国钦差大臣们已离开其营地，乘木船前往指定的会议地点。

全权大使派侍臣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和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中校带领他们团的三百名火枪兵，同上次一样，在他前面先行。

986/982页背面 而全权大使本人，穿戴完毕，便同出席第一次会议一样，来到帐幕，进入帐幕后，用拉丁语同中国钦差大臣寒暄问候，然后仍在上次的座位上落座。

全权大使对中国钦差大臣说，在昨天的会议上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没有提出最后的条件，希望今天能把关于边界的眞实意图向全权大使宣布。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听完之后，将对此向钦差大臣谈出自己的意见。 987/983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请全权大使先提出划界建议。他们钦差大臣们昨天已把如何划界的问题向全权大使阐明。

全权大使说，昨天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宣布的如何划分的那条边界，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全权大使不仅不能照办，而且也不可能予以考虑。希望钦差大臣能对议和表示出【515】最大诚意，停止其它不必要的谈论，根据全权大使提出的建议，着手确定边界。 987/983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说，沙皇陛下方面使汗的贡民多次遭受欺凌和蹂躏，而且从他们手中无理地夺去达斡尔地区，因此，他们钦差大臣们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提出边界应到贝加尔海。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提出，沙皇陛下方面使博格德汗殿下臣民多次遭受欺凌与蹂躏，但是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拆毁沙皇陛下沿阿穆尔河而下和沿结雅河和贝斯特拉亚河以及其他旁侧河流上的许多堡寨，并且因微小的纠纷而打死阿尔巴津的许多军役人员。对此，博格德汗殿下本可事先向沙皇陛下派遣使臣，通过使臣会谈平息争端。至于所提边界，他们，全权大使无须多言，因为这些地方和整个达斡尔地区从未受过汗殿下管辖。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他们全权大使奉命以阿穆尔河作为边界，因为在这条河上的许多地方沙皇陛下方面修建了堡寨，而且该河从久远的年代起便为沙皇陛下方面所有。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一再坚持，极力想使对方先提出新的划界方案。 988/984页 988/984页背面

全权大使见中国使臣非常固执，为了不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说道，昨天，全权大使同钦差大臣友好相会，双方亲切交谈，满怀

友情地分手告别，表现出使臣之间的深情厚谊。而今天，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提出的建议，背离议和宗旨，把沙皇陛下的大片土地划
989/985页 归中国汗方面。难道中国君主派遣各位钦差大臣前来不是为了商议永久和约和划定疆界？因为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所宣布的划界建议永远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没有商谈余地。

中国钦差大臣说，如果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不愿接受他们的建议，则他们未受命再提其他建议。在莫斯科国除了他们全权大使外，尚有人能够进行此项和谈，或者沙皇陛下向博格德汗殿下另派
989/985页背面 大使，进行商谈。

全权大使说，沙皇陛下无须再向汗殿下派遣使臣，因为他们，全权大使，便是本国君主从其近臣中派出的。如果中国钦差大臣不拟再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商谈划界问题，则全权大使也没有必要参加会谈。请钦差大臣就此向他们明确宣布，他们将就此作出答复。

990/986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钦差大臣们，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提
【516】到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领有的土地，此外还提到臣民，提到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诸寨，这些地区和臣民的领主如今仍然健在。而他们全权大使却把边界划到阿穆尔河，但是阿穆尔河从久远的年代起便为中国君主所领有。

全权大使说，请中国钦差大臣向他们明确宣布，钦差大臣们为
990/986页背面 表示和好愿望，拟把边界划到什么地方？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君主博格德汗殿下两次派兵到阿尔巴津城下，将阿尔巴津围困多日，他们军队本来早就可以拆毁阿尔巴津，但是到这次使臣会谈之前，并未使阿尔巴津遭受任何损害。他们钦差大臣们向全权大使提出划界方案，但他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对此未置一答。如今，已向阿尔巴津派出大量军队。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提到阿尔巴津被围困和

大量军队之事，不知钦差大臣提起此事用意何在？或许是想放弃使臣会谈，而诉诸武力？但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决不害怕中国军队。中国使臣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沙皇陛下方面拥有的军队，人数如何之多。而且俄国人了解中国人如何作战。只是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真正的基督教君主，不愿生灵流血，但愿全体黎庶安居乐业，根据中国君主汗殿下多次送来的关于举行使臣会谈的国书，决定派出其大使，而谕令其军队停留在边界上，直到使臣会谈结束。使臣会谈期间双方以战争相威胁，是违反惯例的。如果使臣们想打仗，则请向全权大使宣布。 991/987页 991/987页背面

用拉丁语说完这番话以后，鉴于耶稣会士加进不少自己的话，便命令把同一内容用蒙语向中国使臣说一遍。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蒙语谈话内容之后说，他们命令耶稣会士只谈边界问题，从未令他们谈军队之事。他们相互用满语交谈良久，显然责备了耶稣会士。 992/988页

为了准确起见，本应在使臣会议上设满语通译，以便听取中国使臣之间的谈话，但这样的通译在达斡尔诸寨未能找到。然而中国使臣看来带有俄语通译参加会议。

之后，中国钦差大臣又相互间交谈了一阵，但没有向全权大使作任何答复。 992/988页背面

全权大使见中国使臣一味固执，为避免使会议在未采取任何措施，未签订条约之前不欢而散，乃通过蒙语对钦差大臣说，大君主沙皇陛下愿把边界划到贝斯特拉亚河；但中国方面对阿尔巴津居民以及其他被毁堡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应如数赔偿，并将全部被俘和叛变人员交还沙皇陛下方面。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全权大使发言后，相互商量了很久，之后通过拉丁语对全权大使说，应以涅尔琴斯克为界，左面，沿石勒喀河往下至涅尔琴斯克，属沙皇陛下方面；右面，沿该石勒喀河至鄂嫩 【517】 993/989页

河以及鄂嫩河至发源于筏场的音果达河一带，均属博格德汗殿下。

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本人也知道，涅尔琴斯克从久远的年代起便属于大君主，同时也知道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给阿尔巴津
993/989页背面 和其他各寨造成许多损失，而这些堡寨是沙皇陛下方面修建的。全权大使决不能把所建城堡让给汗殿下方面，因为这些地方未受中国汗管辖。请钦差大臣对此加以考虑，不再提任何要求，以贝斯特拉亚河为界，着手签订和约。

中国钦差大臣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提出，把边界划到贝斯特拉亚河，到该河的所有地方均属沙皇陛下方面，并提出向阿尔巴津
994/990页 居民赔偿损失。对此，没有博格德汗殿下谕旨，他们钦差大臣不能照办。请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把愿意在什么基础之上划界写一声明书，钦差大臣可将该声明书转呈本国君主。钦差大臣本人也将相应地把向全权大使提的建议写成散会声明书，交给全权大使。

全权大使说道，中国钦差大臣奉派前来同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举行使臣会谈，并望能签订和约。无论是钦差大臣，还是全权大
994/990页背面 使，均应在双方之间寻求友谊与亲善，同心协力签订友好和约，使自己名扬四方，并且要划定疆界，从而使双方能永敦友好亲善之谊。如果由于某种障碍，此事无法实现，也应按照外交惯例，缮写散会声明书，由双方使臣签字盖章，之后互换，而将此事搁置到适当时间再行解决。显然，中国使臣谈到散会声明书的问题，是因为
995/991页 看到全权大使人少势孤，拟于离开使臣会议之后，采取军事行动，蹂躏达斡尔地区。

中国钦差大臣说，除了他们今天所宣布的划界建议以外，他们，钦差大臣们，无法划界。至于散会声明书，如果达不成协议，他们钦差大臣们经相互间商量后，将予提出。请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能对此事加以考虑，而他们不拟再提其他建议。

全权大使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本人也能对此事加以考

虑，如何才能取得一致意见，签订和约，从而使自己名扬天下。 995/991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希望永修和好，并愿对此事加以考虑。

全权大使请汗殿下钦差大臣对和议采取尽可能同样善意和倾向于和好的态度，因为他们一路上饱尝艰辛，但却未能签订和约，未能使双方得到圆满结果，便徒然分散，这对沙皇陛下全权大使，【518】和对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有何裨益？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愿意签订永久和约，只是奉本国汗的谕旨，超过上述限度，无法再提其他建议。 996/992页

全权大使请钦差大臣能对此事加以考虑，对所提建议能有清醒判断，就沙皇陛下方面而言，全权大使对和议已表现出相当大的诚意，许多属于沙皇陛下管辖的土地，全权大使准备割让，并以贝斯特拉亚河为界。至于钦差大臣提出的以涅尔琴斯克和音果达河为界的建议，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怎么能考虑接受？因为这些地方 996/992页背面从久远的年代起便为沙皇陛下所有，从未受过汗殿下管辖，对此，他们，使臣本人，也都是见证人。

中国钦差大臣请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向他们提出希望以什么为基础的划界的最后方案。

全权大使请钦差大臣宣布愿在何处划界以及以什么为基础签订和约的最后意图。或者博格德汗殿下谕令他们，只能如同钦差 997/993页大臣已向全权大使提出的那样，以涅尔琴斯克和音果达河为界？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全权大使发言后，沉默良久。然后声称，除此之外，他们已无话可说，已不能再提其他建议。并想退出使臣会议。

全权大使见中国钦差大臣不愿协作签订和约，便说，他们，全权大使们，为使双方使臣不虚此行，为了签订和约，现特向钦差大臣宣布再不能更改的与事实相符的划界建议：边界划到结雅河，阿 997/993页背面穆尔河左面至该河属沙皇陛下方面，右面归博格德汗殿下领有。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相顾而笑，之后说道，此方案他们无法接受。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本人也知道，这些地方自古以来便为博格德汗殿下领有。

全权大使说道，钦差大臣把直至贝加尔海的土地和色楞格斯克以及涅尔琴斯克等地都称作博格德汗殿下领地，只是他们本人
998/994页 也十分清楚，这些地方从未受过博格德汗殿下管辖，贝斯特拉亚河一带向为沙皇陛下之人所占有。只是他们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仁慈的眞正基督教君主，不愿生灵流血，但愿全体黎庶安居乐业，共享太平，因此才传谕全权大使把直至结雅河的这片土地让予汗殿下方面。他们，全权大使们不敢拖延这道谕旨，出自良好意愿，特向钦差大臣宣布。

998/994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听了以后，说道，除涅尔琴斯克以外，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他们已无话可说。

全权大使请中国使臣磋商后作出最后答复：究竟在何处划分
【519】边界。但是，无论以涅尔琴斯克为界，或者以音果达河为界，他们全权大使都不能接受。他们对钦差大臣所谈的，全是实话。

中国钦差大臣说，对此他们将予以考虑，以后另行在会议上或
999/995页 派人答复大使们。

因本日夜幕降临，双方使臣互道珍重后各自分手。

在这次谈判中，全权大使见耶稣会士对钦差大臣表示永修和好的愿望，横加反对，从中作梗，便令安德烈·别洛鲍茨基与耶稣会士密谈，允诺给予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希望他们促使钦差大臣表示出和好的诚意。

耶稣会士就此事答复贵族说，他们祝愿沙皇陛下方面一切如
999/995页背面 意。并希望得到大君主的恩典，然而他们本人不能为此派人去见全权大使，中国使臣也不会允许他们独自前往涅尔琴斯克游逛和办事。不过预料中国使臣明日将派遣他们去涅尔琴斯克办理某些

事宜。

是日夜一时许[236]，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宁诺夫从岗哨归来面禀全权大使说，他奉派带领军役人员在搭有使臣帐幕的会议地点放哨。今日自中国营寨来了一些人，将他们搭在俄方大使帐幕近旁的帐幕撤掉，并运回其营地。 1000/996页

同日瓦西里奉派去找那些中国人。他奉命询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撤走使臣帐幕，是否奉有本国钦差大臣之命？

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宁诺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已去见过那些中国人，并提出上述问题。那些中国人回答他说，本国钦差大臣命令他们撤去帐幕，在自己营寨中晾晒，因当日曾降雨。

8月14日，贵族斯捷潘·科罗文奉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奉命向中国使臣致意后，提出：中国钦差大臣为何不派人与全权大使协商便从谈判地点把自己的帐幕撤走？今后钦差大臣是否打算重新聚会，进行使臣会谈，或者互相派人进行谈判？ 1000/996页背面

当日，斯捷潘从中国钦差大臣处返回，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奉全权大使派遣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出：钦差大臣为何不派人与全权大使协商便下令从谈判地点将自己帐幕撤回？中国钦差大臣听了以后，对他，斯捷潘说，他们钦差大臣们已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会谈过两次，就签订永久和约和划分疆界事进行了谈判，并确切阐述了中方建议。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拟以结雅河为界，而他们，钦差大臣除已提出的建议外，再未奉有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其它谕旨。考虑到今后再行会晤已无必要，所以他们，钦差大臣下令从谈判地点将帐幕撤回。倘若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有事与他们，钦差大臣协商，他们准备聆听，并将予以答复。 1001/997页 【520】 1001/997页背面

同日，全权大使派遣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前去与中国钦差大臣商谈。至于他们见到中国钦差大臣后应谈的内容，见于全权大使交给他们的信函。命令他们见到

钦差大臣后，向后者问安，按该信函内容作如下谈话：

昨日中国使臣在与全权大使举行使臣会谈时提出，遵照博格德汗殿下关于划界的谕旨，他们奉命只以涅尔琴斯克和音果达河为两国边界。对此，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命令他们宣布，遵照沙皇陛下授予他们全权大使的全权，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一建议，不能以上述地点划定边界，因为上述地区从来便属于沙皇陛下方面，并在上述地区建有阿尔巴津和额尔古纳两寨以及许多村庄。虽然石勒喀河右岸上述地区，古代曾为不同的领主占有，但从未隶属于博格德汗殿下。根据中国使臣所提建议，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认为博格德汗殿下无意与沙皇陛下达成永久和好协议。然而，全权大使遵照沙皇陛下谕旨和授与他们的全权，殷切希望永修和好（如在会谈中曾对钦差大臣所宣布的那样），希望双方使臣不虚此行，不枉费精力，所以全权大使对此十分关切。如今请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考虑：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能命令通过使者，尤其是通过拉丁语，将自己的意图向全权大使作详尽、友好的说明。

1002/998页

1002/998页背面

1003/999页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回答说，已无须派遣使者向全权大使作任何说明，则可以告诉他们，尽管全权大使对未能签订永久和约深表遗憾，但遵循当今世界各国惯例，建议双方提出散会声明书，由使臣签字盖章，永志此次使臣之间的会晤，中国钦差大臣本人在会谈中也曾提出过此事。对此也望钦差大臣令使者告知。

1003/999页背面

同日，贵族和书吏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按全权大使交给他们的信函内容，向中国钦差大臣做了说明。中国钦差大臣听完以后说道，他们已无须向全权大使派遣使者，因为他们，钦差大臣们在前两次同全权大使会谈中，遵照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谕旨，已就签订永久和约和划定边界的根据提出了明确建议。如果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能按他们的建议划定边界，则他们做好准备。除此之外，他们钦差大臣们已无必要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互通信

1004/1000页

件。至于散会声明书，如果全权大使认为适宜，可派人送来，他们将【521】照收。而他们钦差大臣自己则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散会声明书，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写这种声明书，而且永远不会写这种声明书。他们要求贵族和书吏转达全权大使：中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有旨，将被俘的俄罗斯人和自愿投奔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的人员悉数送交沙皇陛下方面；同时望将阿尔巴津和其它堡寨附近居民和为数众多的逃亡异族贡民连同领地一并交给博格德汗殿下方面。 1004/1000页背面

贵族和书吏说，他们一定将此事转达全权大使。

耶稣会士对贵族和书吏说，会谈期间有中国人在场时，要少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受到猜疑，似乎已经对他们不甚信任。

同日，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列夫卡·丘扎金等奉派携带书面指令一件赴阿尔巴津。 1005/1001页

给阿法纳西·别伊顿的书面指令中写道，他，阿法纳西在阿尔巴津要特别小心谨慎；所种庄稼要认眞收割，因为中国钦差大臣在会谈中对阿尔巴津一直坚持不放；倘若来不及把地里庄稼很快收割回来并脱粒，则可仅将谷穗割下运至城内；万万不可将谷物和柴草堆放城堡附近，以免中国敌军前来偷袭时，对阿尔巴津和军役人员造成损害。

为防范中国人，给涅尔琴斯克城厢周围的城墙、哨卡增派了三百名火枪兵和官长。 1005/1001页背面

8月15日，耶稣会士受中国使臣派遣来涅尔琴斯克会见全权大使，以前曾见过全权大使的扎尔固齐喇喜和两名书吏随同前来。

耶稣会士进入搭在寨前平地上的帐幕后，向全权大使问安。

全权大使也问候中国钦差大臣。 1006/1002页

耶稣会士、扎尔固齐和两名书吏就座后，耶稣会士说道，昨日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受全权大使派遣见到了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对中国钦差大臣所谈之事，中国钦

差大臣均已知悉，今派遣他们，耶稣会士前来见全权大使，对此予以答复。请全权大使听取。

全权大使说，如果耶稣会士向他们，全权大使谈论公事，则大
1006/1002页背面 使将听取，并对所谈一切给予答复。

耶稣会士说道，全权大使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谈判，谈到议和、划界事宜，并表示热望和好，此时中国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表明，两国应以涅尔琴斯克和音果达河为界，钦差大臣提出此建议，
【522】系出自博格德汗殿下愿与沙皇陛下永修和好的愿望。尽管一直延伸到贝加尔海的达斡尔地区自古以来便隶属博格德汗殿下，但是
1007/1003页 中国钦差大臣行使博格德汗殿下授与他们的全权，而将此达斡尔地区让与沙皇陛下方面。因而现在请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确定以涅尔琴斯克寨和音果达河为边界，或者请全权大使将在何处定界的最后意图告知中国使臣。中国钦差大臣除此之外未受命作其他让步。

全权大使说，不能以涅尔琴斯克寨为界，因为该地区自古以来
1007/1003页背面 属于沙皇陛下方面，而非博格德汗殿下领有。全权大使之所以不能接受这个建议，还因为该达斡尔地区有许多沙皇陛下方面的移民，以及早年修建的堡寨，而汗殿下从未领有过上述这些地区。

耶稣会士说道，在过去的年代，中国治下边境居民屡遭沙皇陛下方面欺侮、凌辱和蹂躏。为此凌辱和欺侮行为，博格德汗殿下曾派遣大批军队至阿尔巴津，意欲摧毁该城。只因博格德汗殿下愿
1008/1004页 与沙皇陛下友好、亲善，永修和好，才未令其军队对阿尔巴津有丝毫损害。设若汗殿下没有永修和好的愿望，则尽可下令摧毁因中国军队围困而陷于极度困境的阿尔巴津。

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向他们，全权大使提出的划界建议，全权大使无法接受，况且他们，大使们也未奉有沙皇陛下这样
1008/1004页背面 的谕令。至于博格德汗殿下派兵至阿尔巴津一事，事先未行文，亦

未遣使知照沙皇陛下，而按理是应该知照沙皇陛下的。大君主沙皇陛下得知博格德汗殿下派兵至阿尔巴津之后，本拟下令派遣沙皇陛下大军，由英勇的将领率领，迎击那些进攻的军队，沙皇陛下大军完全能够击退那些军队，保卫阿尔巴津，并对一切凌辱给予报复。这些志愿尽职的官兵，对制服敌军已作好准备。只是根据中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意愿，以及致沙皇陛下的信函，为解决这些纷争，大君主沙皇陛下才降旨，特派他们，全权大使前来平息前此发生的一切纠纷，同时命令其大军停留在边界上。 1009/1005页

耶稣会士说，希望全权大使将拟于何处划界的最后意图向他们，耶稣会士宣布，以便他们回报中国钦差大臣。或者，请全权大使马上遣使前去说明。中国钦差大臣即将回返内地。中国钦差大臣除以涅尔琴斯克为界外，不会再作让步。 1009/1005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向他们提出以涅尔琴斯克和音果达河为界，这个建议，他们，全权大使决不能接受。请耶稣会士转达中国钦差大臣，请中国使臣认真考虑后，根据汗殿下谕旨，向全权大使明确宣布愿在何处划分两国边界。倘若中国钦差大臣不拟签订永久和约，也不明确提出在何处划界，则希望钦差大臣提出一纸散会声明书，将和谈延至另一适当时间。并望通知全权大使想如何书写散会声明书。待双方都准备好相同的声明书后，便与钦差大臣聚会，双方使臣签字盖章，互相交换，然后友好分别。这样钦差大臣回去面君时，可以向博格德汗殿下有所陈奏，双方参加使臣会议也不致徒劳。 【523】 1010/1006页 1010/1006页背面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向他们宣布愿于何地划界，以便他们向本国钦差大臣转达。倘若全权大使不向他们，耶稣会士，就最后划界一事作出说明，中国钦差大臣便不再向全权大使派遣使者，也不再进行谈判。然而中国钦差大臣出于永修和好的愿望，命令向全权大使宣布以涅尔琴斯克和鄂嫩河为界。鄂嫩河与音果达河汇 1011/1007页

合，从这两条河的汇合处起，俄国人称之为石勒喀河。

全权大使对耶稣会士说，按中国使臣的建议，以涅尔琴斯克和鄂嫩河为界，全权大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们没有接到沙皇陛下这样的谕旨，对此全权大使已多次说明。望耶稣会士将这一点如实转达中国钦差大臣。望中国钦差大臣认真考虑，沙皇陛下方面由于殷切希望永修和好，已经向汗殿下方面作出巨大让步。并望
1011/1007页背面 他们能向全权大使提出划界的最后建议。

款待完耶稣会士、扎尔固齐和书吏后，便放他们归去。

在此次谈话中，耶稣会士秘密告诉安德烈·别洛鲍茨基，望全权大使速将最后意图告知中国钦差大臣，看来耶稣会士期望得到大君主的恩典，将促使中国使臣议和。否则，中国使臣不谙礼仪之邦的惯例，颇有大动干戈之意，他们永远也不肯把边界划到结雅
1012/1008页 河。

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奉全权大使之命，秘密告诉耶稣会士，他们二位如此热心效力，定能获得大君主的恩典。但全权大使决不害怕战争。现在耶稣会士可以给他，安德烈留下一名亲信，以便他与他们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讯息。

耶稣会士说，现在不能留人，因为即使这样，中国使臣对他们已经发生了怀疑，等以后双方愿意谈判时，再如此行事。

无论如何不能从国库拨出物品私下派人馈赠耶稣会士，原因
1012/1008页背面 是怕引起中国钦差大臣对全权大使的怀疑。

【524】 同日，涅尔琴斯克蒙语通译格里什卡·库恰前来面禀全权大使，他说，在涅尔琴斯克作人质的布里亚特人的舒林加奥罗尔对他说，他的妻子从他的乌卢斯来告诉他，中国钦差大臣曾多次派人与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磋商，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企图彻底背叛大君主，并和中国人合谋后便对涅尔琴斯克采取军事行动。

1013/1009页 同日，全权大使亲自详细询问该舒林加。后者向全权大使所

供情况，与通译格里什卡·库恰报告的相同。

同日，该妇女，即奥罗尔的妻子，被放回自己的帐篷。命令她确实探明中国钦差大臣派谁到他们，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那里去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去中国营寨走哪几条路。确实探明后，速来涅尔琴斯克向全权大使报告。而对布里亚特的舒林加奥罗尔，全权大使则许以大君主的恩典，答应给他大量财物，要他效忠于大君主，并命令自己的亲属，以及溫科特族和布里亚特族的贵人，不要背叛大君主的专制统治，要记住自己的誓言和大君主的洪恩。不要听从中国人，不要听信任何蛊惑宣传，要继续在自己原来的地区游牧。 1013/1009页背面

尽管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叛变的消息频频传来，但不能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些叛变者大约已有两千人集中在一起，并已做了一切准备。如果从涅尔琴斯克派出许多人，而只留少数人在寨里是不行的。在涅尔琴斯克，随从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前来的军役人员，以及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耕农和渔猎人等，总共只有一千四百五十人。 1014/1010页

约有三百座帐篷的通古斯贡民住在离涅尔琴斯克较远的地方。他们在牢固可靠的地方监视着这些叛逆者，防备侵袭他们的帐篷。他们也非常担心中国人侵犯他们。因为当中国钦差大臣过河抵达涅尔琴斯克时，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曾多次威胁要蹂躏他们通古斯人。 1014/1010页背面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耶稣会士、扎尔固齐喇喜和两名书吏来涅尔琴斯克会见全权大使。他们进入帐幕后，代表本国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问候。

然后他们说道，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在谈判中和通过使者，曾多次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提议，两大国之间以涅尔琴斯克和鄂嫩河为界。鉴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不同意如此议和，乃派他们，耶 1015/1011页

稣会士前来，授命他们提出本国最后建议，即沿石勒喀河顺流而下至从左岸注入石勒喀河的绰尔纳河为止，划定边界。石勒喀河右侧为博格德汗殿下所有，石勒喀河左侧至绰尔纳河为沙皇陛下所有。从涅尔琴斯克到该绰尔纳河有七天路程。从汗殿下方面逃至沙皇陛下方面上述地区，并在该地区游牧的异族人，悉归沙皇陛下
【525】方面，而那些逃往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以及被俘的俄罗斯人，则归
1015/1011页背面 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并且以后不再提起。

全权大使问耶稣会士，绰尔纳河在什么地方，流入哪条河流，发源于何地？

耶稣会士答道，绰尔纳河发源于北面，向南流，从左岸注入石勒喀河。从涅尔琴斯克到该绰尔纳河有七天路程。

全权大使说，耶稣会士向他们，全权大使提出以绰尔纳河为
1016/1012页 界，沿石勒喀河上溯至鄂嫩河，其右侧属博格德汗殿下，左侧属沙皇陛下。绰尔纳河往下左岸以北，以及沿额尔古纳河到石勒喀河右岸，建有沙皇陛下的许多堡寨，阿尔巴津则位于阿穆尔河上，从绰尔纳河顺流而下有七天或七天多的路程。要沙皇陛下方面让出这些城寨，全权大使无法办到。从沙皇陛下方面逃跑的背叛者和被掳去的俄罗斯人，应送还沙皇陛下方面，因为他们是莫斯科国本
1016/1012页背面 土的人，而不是异族人。另外，虽然也有少数汗殿下方面的人居住于达斡尔地区，但他们是被迫归附中国统治的异族人，而不是中国本土的人。

耶稣会士说，关于阿尔巴津，博格德汗殿下对中国钦差大臣有明确谕令，不能将阿尔巴津让给沙皇陛下方面，而且不拟再提阿尔巴津。而额尔古纳寨很小[237]，没有多少居民，因此将它留给汗殿下
1017/1013页 方面，对全权大使说来并非难事。

全权大使说，关于上述各寨他们已提到多次，只是全权大使对此不能让步。全权大使所坚持的不仅是额尔古纳一个寨。在额尔

古纳河和石勒喀河之间有许多移民点。目前，涅尔琴斯克居民的很多村庄已迁到这些地方。鉴于中国人本不该因一些微不足道的纠纷而使沙皇陛下方面蒙受许多损失，汗殿下理应让出自己的一些土地，而钦差大臣不应向沙皇陛下方面强求。为了确切说明边界问题，全权大使将派遣一名贵族和一名书吏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并由他们带去一张地图。 1017/1013页背面

款待完耶稣会士后，便让他们返回。

同日，全权大使派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携地图前往，他们奉命将所带地图[238]出示给中国钦差大臣。要求中国钦差大臣向他们，贵族和书吏指明，钦差大臣拟于何处划界。倘若钦差大臣仍然提出把边界划到绰尔纳河和鄂嫩河，则应告诉他们，全权大使决不能予以接受，不能将这些地方让予汗殿下方面，因为中国使臣自己也知道，沙皇陛下方面在上述地区建有阿尔巴津小寨和额尔古纳小寨，并有许多涅尔琴斯克居民的村庄。钦差大臣本应让出一部分汗殿下的领土，以赔偿中国人给沙皇陛下方面造成的损失，而不是向沙皇陛下方面强求自古以来就有的领土。中国钦差大臣也应把被俘人员和逃亡者悉数交给沙皇陛下方面，因为他们是莫斯科国本土人。至于钦差大臣提到的逃亡者，虽然在沙皇陛下方面确实有一些，但数量很少，而且不是中国本土的人，他们是从达斡尔地区被强行掳走、而受汗殿下管辖的。 1018/1014页 【526】 1018/1014页背面

同日，贵族和书吏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已携图见过中国钦差大臣，按照上述内容进行了谈话。

中国钦差大臣听了谈话，看了地图后，说道，他们已经让自己使者耶稣会士提出以绰尔纳河为界，此外他们不能向沙皇陛下方面再作让步，因为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已经向沙皇陛下方面作了许多让步。上述地区自古以来就完全属于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这些 1019/1015页

地区的领主为逃避俄国人的蹂躏，现在住在中国内地，他们以前在这些地区居住时，也是向汗殿下方面交纳实物贡的。关于逃亡者和被俘的俄罗斯人，钦差大臣曾令自己的使者提出，只要全权大使将达斡尔地区所有异族贡民交给汗殿下方面，中国使臣一定将俄

1019/1015页背面 罗斯人悉数交给沙皇陛下方面。

贵族和书吏请中国钦差大臣宣布究竟以何处为界，他们将如实回禀全权大使，或者请钦差大臣派专人向全权大使说明该边界问题。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将不再向沙皇陛下方面让步，希望能按照他们已经通过自己使者，耶稣会士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所提出的那样，划分两国之间的边界。

1020/1016页 贵族和书吏奉全权大使之命指出：如果中国钦差大臣用这种旷日持久的会谈来确定边界，则必将枉费许多时日，致使会谈长期拖延下去。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钦差大臣们，以前已经提出，至绰尔纳河为界，此外不再作任何让步。说罢便令贵族和书吏返回。

1020/1016页背面 当贵族和书吏前往中国营寨和返回时，看到中国人正在准备上船，许多大炮和炮架已从河岸撤入帐幕。

钦差大臣在送别他们时，对他们说，他们，钦差大臣将通过自己的使者向全权大使说明边界问题，随他们之后，将立即派耶稣会士前往，并带去自己的地图。

据涅尔琴斯克居民报称，绰尔纳河流经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之间靠涅尔琴斯克较近的地方，从左侧向下流入石勒喀河。

8月16日，中国钦差大臣所派遣的上述耶稣会士来到涅尔琴斯克会见全权大使。

1021/1017页 到达之后，他们说道，他们今天会见全权大使时，曾提出沿石

【527】勒喀河往下至绰尔纳河为界，右侧土地属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自绰

尔纳河起的左侧土地属沙皇陛下方面。而全权大使派贵族和书吏去见他们钦差大臣，提出不同意至绰尔纳河为界。现在，中国钦差大臣授命他们向全权大使宣布，奉汗殿下谕旨，提出也是从左面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这是最后的意见。

据涅尔琴斯克居民报称，格尔必齐河流经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中间。 1021/1017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耶稣会士们向他们，全权大使提出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对此他们全权大使也不能接受，因为沙皇陛下方面将让出阿尔巴津寨和额尔古纳寨。

耶稣会士说，额尔古纳寨中居住的各类人员为数不多。耶稣会士认为，如果全权大使同意按上述地点划分边界，则他们的使臣将向沙皇陛下方面作出让步。至于现有的额尔古纳寨应予拆除，今后沙皇陛下方面永远不得在额尔古纳河上建立任何移民点。这 1022/1018页 些地区自古以来便为中国领有。还因为该地区是在河南岸，在这些地方曾居住过中国汗殿下的臣民。耶稣会士私下对译员说，他们的钦差大臣除此之外再未得到别的训令，因此决不能在别的地方划界。

全权大使对耶稣会士说，他们也将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出自己的最后意见，将遵照他们大君主沙皇陛下的谕旨行事，不能逾越。务请耶稣会士转告中国钦差大臣，望钦差大臣向他们全权大使提 1022/1018页背面 出定界的最后方案。而按照现在向他们全权大使提出的意见确定边界，则不能接受。大君主沙皇陛下给他们全权大使的谕旨是把边界划到结雅河。耶稣会士本人也知道，沿阿穆尔河左岸直至海都曾是沙皇陛下的属地。只是大君主沙皇陛下以基督教的慈悲为怀，谕令其使臣按照上述方案确定边界。两位耶稣会士应不懈地规劝中国钦差大臣，促其同意。 1023/1019页

耶稣会士说，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完全有责任促使中国钦

差大臣成就一切善举，并为沙皇陛下方面谋求诸事顺遂的途径。然而，他们耶稣会士确实知道中国汗给钦差大臣的谕旨是要使阿尔巴津最终归属于汗殿下方面，并提及蒙古人之间的边界要沿色楞格河划定，因为蒙古汗和呼图克图臣属中国汗。

全权大使问道，二位耶稣会士向全权大使提到在蒙古人之间
1023/1019页背面 要以色楞格河划定边界，这是中国使臣授命他们提出的，还是他们自己向全权大使建议的？

耶稣会士答道，关于上述边界问题，是中国钦差大臣令他们向全权大使提出的。

【528】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转告中国钦差大臣：在过去195年和196年两年间，蒙古斡齐尔汗及其弟巴图尔珲台吉无缘无故便对沙皇陛下发动战争。他们纠集大批人马，开赴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
1024/1020页 等城镇和村庄。他们将全权大使派去见钦差大臣的使者贵族斯捷潘·科罗文长时间扣留在他们的乌卢斯，如果不是呼图克图的保护，他们便想把他打死。蒙古汗及其弟巴图尔挑起战争是否奉有博格德汗殿下之命，还是他们擅自行动？如果斡齐尔汗已臣服博格德汗殿下，当时博格德汗殿下为何不阻止他挑起战争？当时全权大使正在色楞格斯克等候钦差大臣前来赴会。

耶稣会士说，当时斡齐尔汗尚未臣服博格德汗殿下，是他擅自
1024/1020页背面 发动了对沙皇陛下的战争。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与蒙古领主没有关系，因为那些蒙古领主自古以来便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自行游牧。对于蒙古人所发动的战争，沙皇陛下军队已对他们进行了报复和打击，迫使许多蒙古台吉带领他们的乌卢斯牧民接受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其他许多台吉为了获得大君主沙皇陛下的洪恩，自愿前来称臣。上述台吉驻在自己的游牧地，乌卢斯位于楚库河等河流
1025/1021页 两岸。从色楞格斯克到蒙古地区有两周多的路程。全权大使决不

会在该蒙古地区划界。斡齐尔汗和呼图克图一起为摆脱燃起的战火，摆脱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而逃到遥远的地方。目前他们驻在何处，全权大使一无所知。全权大使未奉有沙皇陛下关于与斡齐尔汗划分任何疆界的敕令。他们全权大使是按照博格德汗殿下的愿望，奉派前来与中国钦差大臣谈判定界事宜的。全权大使将就定界的一切事宜进行友好会谈。

耶稣会士听完之后说，他们将把上述各节回报其钦差大臣。 1025/1021页背面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转告中国钦差大臣：他们拟如何最后定界？全权大使也将确切提出自己的最后划界方案。

说完以后，令耶稣会士返回。

临行时，耶稣会士对安德烈·别洛鲍茨基说，请全权大使不要为他们沒有遵照使团吩咐派遣亲信来而对他们生气，因为中国人似乎对他们颇为怀疑，除非送礼，他们决不会让耶稣会士单独来见全权大使。 1026/1022页

全权大使与耶稣会士交谈时，发现耶稣会士对确定边界问题表现得很固执。他们始终未让扎尔固齐和其它来使通过蒙语通译与全权大使交谈。扎尔固齐回避回答问题，似乎除耶稣会士所谈的之外，沒有授命他谈任何事情，同时他也不敢撇开耶稣会士用蒙语交谈。

耶稣会士在谈话中间，向全权大使声称，他们系作为钦差大臣【529】的同僚，受汗殿下派遣而来的。汗殿下要耶稣会士所负的责任似乎不亚于钦差大臣。其中之一，官居侍郎。连派遣钦差大臣参加 1026/1022页背面使臣会议，也是耶稣会士多次劝说的结果。

8月17日，伊坦增斯克寨的布里亚特人舒林加巴姆巴海来见全权大使，他是由色楞格斯克护送驾车的马匹到涅尔琴斯克的，他口头禀告说，他在布里亚特人的乌卢斯那里听他的一个名叫乌尔达特卡的亲戚说，布里亚特贡民和溫科特贡民听从中国人的招抚，

背叛了大君主。他们与中国人交往频繁，要求钦差大臣接纳他们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归附博格德汗殿下的统治。中国使臣答应
1027/1023页 他们：当他们带领自己全部游牧地的人到达石勒喀河时，中国人将把木船驶往该地，接他们渡河，去中国营地。三天前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曾派四个人去见中国使臣。这几个布里亚特人为何事而去，他不得而知。这几个使者在石勒喀河下游的不同地方渡过石勒喀河。中国钦差大臣通过使者令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抓一名根特木尔氏族的通古斯人或者其他人，送到中国使臣处，对此中国使臣答应给予重赏。中国钦差大臣命令他们，渡过石勒喀河前往
1027/1023页背面 涅尔琴斯克那天，要把马群和牛羊从该城附近赶走。中国人将如何渡河，以及哪一天渡河前往涅尔琴斯克，他不得而知。

全权大使对巴姆巴海提供的各种消息，向他许以大君主的恩典。并且仍然派他前往乌卢斯去见他的亲戚。要他确实探明各种消息后，立即返回向全权大使报告。希望他使自己的亲戚和全体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相信能够获得大君主的洪恩。要他们不要背叛大君主的专制统治，不要听信中国人的蛊惑宣传。他们为此
1028/1024页 将能蒙受大君主的特大恩典。

全权大使见中国钦差大臣与叛变者们业已谈妥去干各种坏事，而且在划界问题上又异常顽固，为避免他们挑起战争后，把所有异族贡民掳去归他们统治，使达斡尔地区遭劫，乃于 8 月 18 日从贵族中选派翻译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

他们奉命向钦差大臣问安后，按全权大使为此给他们的信件内容进行谈话：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今派他们贵族和书吏来见钦差
1028/1024页背面 大臣，授命他们就钦差大臣所提的以格尔必齐河为界的建议作如下声明：全权大使不能接受这一建议，不能将所建城镇让予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望钦差大臣考虑，为了不使双方使臣的努力付诸东

流，而能派来使者，或我方派去使者，确定最后边界。以前汗殿下近臣对出使北京的沙皇陛下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谈到边界问题时，曾要求沙皇陛下方面的俄罗斯人不再侵占阿穆尔河沿岸的城市和土地，同时也不强要沙皇陛下方面修建的城镇。当时沙皇陛下方面在阿穆尔河沿岸，除阿尔巴津外还修建了许多堡寨。但是尼古拉·斯帕法里当时未与近臣们讨论划分疆界问题，因为他未奉有沙皇陛下关于此事的敕令。关于在何处划界问题，前几年，在此次战事之初，中国军队长官彭春遵照博格德汗殿下旨意，在其给阿尔巴津的信函中曾提出，在阿尔巴津下面沿阿穆尔河确定边界，并要求沙皇陛下方面就此事写信予以答复。只是阿列克谢·托尔布津并未就此事从阿尔巴津给予答复，因为该信函已送往莫斯科呈大君主。没有大君主的谕旨，他，阿列克谢是不能划定边界的。往年博格德汗殿下曾致国书于沙皇陛下，在国书中博格德汗殿下表示愿意不经流血，通过使臣会谈圆满解决边界问题，所以全权大使奉派前来进行会谈。现在希望听取钦差大臣在何处划界的最后意见。而按已提出的建议划界，全权大使不能同意。

1029/1025页 【530】

1029/1025页背面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向贵族和书吏提出另外一种划界方案，则他们应说，他们将把此事禀报全权大使，并将立即派人携函向钦差大臣作复。

1030/1026页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固执己见，不再提出其它划界方案，则他们应说：全权大使命令向钦差大臣提出划定两国边界的如下最后建议（除此之外，大君主沙皇陛下再无其它敕令）：以阿尔巴津为界，为此给阿尔巴津居民一部分土地，数量随钦差大臣之便，那怕是弹丸之地。而在结雅河地区双方均可从事渔猎。右侧以额尔古纳河直至其发源地为界。望钦差大臣看到沙皇陛下方面如此渴望和好，向汗殿下方面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能够认真考虑，立即着手议和。如果汗殿下钦差大臣不同意如此划界，则应遵循使臣会议

1030/1026页背面

散会时的惯例，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交换散会声明书。全权大使回
1031/1027页 去面君时将散会声明书呈交沙皇陛下。这样大君主沙皇陛下于适当时候再遣使同汗殿下划定边界。在划定疆界之前，双方均不得诉诸武力，不得制造流血事件，以使双方边民能得以安居乐业。

当天，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奉全权大使之命，已见过中国钦差大臣，按上述内容进行了谈话。

1031/1027页背面 中国使臣听取了他们，贵族和书吏提出的划界建议之后，不愿对他们作任何答复，只是说，他们已就此事与全权大使多次派人磋商，他们决不能接受上述建议。说完之后，便让贵族和书吏返回。

他们见中国钦差大臣对此非常固执，便根据全权大使的命令，
【531】向中国使臣提出以阿尔巴津为界。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之后对他们说道，他们对俄方所提出的边界，遵照博格德汗殿下谕旨，不能接受，因为阿尔巴津所在的阿尔
1032/1028页 巴津地区，向为汗殿下居民居住。沙皇陛下方面的人在该处定居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他们凌辱、蹂躏中国居民，掳走他们的妻子儿女，横征实物贡，焚烧商贾，劫走货物，还干了其他种种坏事。关于这些暴行，他们在会谈中已向全权大使本人提出。关于这一条边界，或者不管别的什么边界，他们均无必要互换散会声明书。

贵族和书吏对中国使臣说，没有沙皇陛下谕旨，全权大使也不
1032/1028页背面 能决定。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只是为了不使双方所做之事化为泡影，才吩咐向钦差大臣提出散会声明书之事。钦差大臣本人以前也曾提到过散会声明书之事。

中国钦差大臣说，双方没有必要提出散会声明书，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不知道周围国家的惯例。每个国家的人在使臣会谈以及其他事务中，均应遵照本国君主的谕旨和本国固有的习惯行事。如果全权大使愿意议和，则中国使臣提出如下最后划界方案：以额

尔古纳河为界，该河流入石勒喀河，以下称阿穆尔河。阿尔巴津要 1033/1029页
让与中国汗方面。城中人员、武器和各种储备，钦差大臣将允许完整无损地运到沙皇陛下方面。额尔古纳寨同样也不能留在南岸。沿额尔古纳河而上，至从右岸注入的小河，以及在额尔古纳河河口，均不得保有沙皇陛下方面的任何移民点。他们方面也将不在边境上建立任何居民点[239]。如果沙皇陛下在额尔古纳河河口建立移民点，则汗殿下将在绰尔纳河上兴建房舍。左侧全归中国汗方 1033/1029页背面
面。此外，他们没有必要再向全权大使派遣自己的使者。显然，全权大使不是来议和，而是对他们进行欺诈。

谈完之后，钦差大臣怒气冲冲地令他们归去。

耶稣会士担任翻译。上述谈话又通过蒙语予以证实。

在举行过上述人员对等的会议之后，曾多次派人与中国钦差大臣磋商，以便按照外交惯例同中国钦差大臣举行会议，尽快达成和议，但中国钦差大臣不愿意这样做。

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与中国人往来频繁。虽经同他们多次联系，但他们从未来过涅尔琴斯克。他们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聚集 1034/1030页
大批人马，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在使者会见中国使臣时，中国使臣要全权大使提防叛变者对该城采取什么行动。

耕农和军役人员为了防备中国人和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侵犯，都从涅尔琴斯克县的各个村庄聚集到涅尔琴斯克。曾暗中派出军役人员到各村庄去进行侦察。对背叛大君主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使臣带领 【532】
成千上万的人马，乘船骑马准备停当，驻在涅尔琴斯克城下。 1034/1030页背面

8月20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准尉拉甫连季·涅伊捷尔从石勒喀河渡口放哨回来，向全权大使禀报说，今天他在中国人营寨对面的特设岗哨上放哨，发现中国营寨内中国钦差大臣们在帐幕中聚会，显然是商议事情。从石勒喀河下游约有二百名中国骑兵

来到他们这里，而从石勒喀河上游来了约三百人，在木船上的大炮旁边看来已开始建造炮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从放哨地点无法看清。

1035/1031页

同日，派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和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到渡口探听中国营寨的动静。

同日傍晚，伊凡·洛吉诺夫和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归来，复命说，他们到石勒喀河渡口去察看中国营寨的动静，看见在一座帐幕周围(从渡口望见)站着很多人，显然中国使臣是在该帐幕内。在各木船上都有许多人拿着斧子干活，但究竟在干什么，无法看清。

同日，又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谢卡·莫洛多伊去侦察中国人建造什么。命令他前往位于中国营寨下方，距中国营寨约二俄里的自己的村庄，要他特意乘小船从木船旁边划过，以便确切看清中国人在船上建造什么。

1035/1031页背面

当天，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卡尔普什卡·乌兹基从特设岗哨归来。他是在涅尔琴斯克寨另一侧对面的山上放哨的。他报告说，中国人从石勒喀河上游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的村庄赶来大批马群，马群后面有许多中国人。

同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费季卡·瓦西里耶夫从通衢村来此，他口头禀报说，他们沿石勒喀河顺流而下，到了离涅尔琴斯克约四俄里的通衢村。在石勒喀河附近的河柳丛中碰见三个满人，身边有一条小船，船旁拴着五匹马，这五匹马显然是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

1036/1032页

同日，又派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率领三十名哥萨克到上述地点去确实探明情况。他奉命到那里守候，以便捕获从中国营寨出来的叛变者。

同日，哥萨克萨文卡·封托夫索夫从位于涅尔琴斯克下方，石

勒喀河沿岸的村庄来此。他报告说，从中国营寨驶来许多木船，停泊在涅尔琴斯克下面涅尔琴斯克这一侧的咽喉要地，距涅尔琴斯克八俄里。另有两艘小木船，从营寨向下游驶去。

全权大使见中国使臣已着手准备军事行动，为了使涅尔琴斯克全县的村庄免遭他们和叛变者的蹂躏，为了使全体通古斯贡民不被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些通古斯贡民当时驻在从涅尔琴斯克沿涅尔查河上溯一天路程的地方，共有约四百座帐篷。虽然自涅尔琴斯克曾多次派人通知他们，他们仍不愿到捷列姆宾斯克寨和叶拉夫宁斯克寨去游牧），也为了使整个达斡尔地区免遭破坏，当天便派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533】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如果钦差大臣召见他们，则他们见到中国使臣后，要先问安，然后说：昨天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曾派人告知汗殿下钦差大臣，为平息已经发生的纠纷，并永敦和好，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提出的谋求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望钦差大臣派遣自己的使者去见沙皇陛下大使。钦差大臣认为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似乎是在进行种种欺诈。可是就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而言，全权大使是愿意着手议和的，并已多次表示了对此的殷切希望。但是汗殿下钦差大臣显然无意永修和好，并且横加阻挠，违反周围国家使臣会谈时散会的惯例，一意孤行。全权大使对此殊感惊讶，但为了使汗殿下边境臣民得以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现派贵族和书吏，授命他们向钦差大臣宣布：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与汗殿下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与亲善，同意按照汗殿下的意旨，在建阿尔巴津城之地划分边界。在阿尔巴津城内，无论是沙皇陛下方面，还是汗殿下方面，双方今后均不得建立任何居民点和驻扎军队。现有房舍尽行拆毁，军队应撤走，以便阿尔巴津居民同汗殿下臣民今后不再发生纠纷和不睦，并因此而导致战争，造成流血事件，而要增进友谊和亲善。根据这一协议，沙皇陛下方面不在该地保有居民点，

1036/1032页背面

1037/1033页

1037/1033页背面

并从该城撤走军队。尽管此举将使沙皇陛下方面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大君主沙皇陛下为了与汗殿下建立上面提到的永世不渝的友谊与亲善，为了双方臣民能够各安所居，将由阿尔巴津撤走一切，而沙皇陛下方面的渔猎人等可以在阿尔巴津地区不受干扰共同渔猎。这样，有如此牢靠的条约，两国臣民之间便能友好亲善无间，经营对双方有利的贸易，进行各种友好往来。望钦差大臣能对此
1038/1034页 认真考虑，迅速答复全权大使。沙皇陛下方面对缔结永久和约已表现了极大的诚意，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已不能再作别的表示了。

他们二人还奉命在会见中国钦差大臣时，察看中国营寨的情况。

当天，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谢苗·瓦西里科夫回到涅尔琴斯克，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已经见过中国钦差大臣。当他们到达中国营寨所在地的河岸时，同先前一样，在哨卡受到接待，并派人去请扎尔固齐。扎尔固齐来到后，让他们在河岸等候，直至中国钦差大臣们聚到一座帐幕中。钦差大臣们聚齐后，便召见了他们。他们走到中国使臣跟前，代表全权大使向他们问安，之后便按照命
1038/1034页背面 令谈了定界之事。

【534】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后，彼此磋商许久，然后说道，关于定界之事，他们，钦差大臣们在此之前已对他们贵族和书吏谈过。遵照中国汗的谕旨，他们，使臣们不能超越已提出的方案。关于这一点，钦差大臣昨日已明确告知贵族和书吏。至于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出于和好的愿望，向他们，钦差大臣提出，以阿尔巴津所在之地为界，以及双方均不得于该地建立任何居民点和驻扎军队等等，他们也不能同意，因为该地区自古以来便为中国汗领有，只是在不久前才被沙皇陛下的人所强占。如果他们同意以阿尔巴津为界，则沙皇陛下边城的人仍会啸聚在一起，此等恣意妄为之徒，会建造另一
1039/1035页 些堡寨（不在阿尔巴津所在地，而是在其附近），照旧作恶行凶。先

前俄罗斯人并未奉有大君主谕旨，便在抢劫了一阵之后建起阿尔巴津。此事中国使臣已从被俘的俄罗斯人口中确实得知。请贵族和书吏回去后，将此事转告全权大使。除此之外，钦差大臣无以奉告。

贵族和书吏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之命对钦差大臣说，大君主的溫科特族和布里亚特族贡民因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发动战争，逃离蒙古台吉，到涅尔琴斯克归附大君主的统治。这些异族人让被派到乌卢斯去办事的军役人员转告全权大使，说钦差大臣号召他们归附汗殿下的统治。希望钦差大臣不要以此为使臣谈判制造任何困难，不要去召抚这些异族人，也不要下令接纳他们。钦差大臣听了以后说道，他们从未号召这些异族人归附中国汗的统治。中国使臣笑着说，全权大使可自行对付他们，可命令自己的军队去制服他们。

1039/1035页背面

钦差大臣谈到军队，显然是因为全权大使带兵不多，而叛变者的人数比全权大使带的兵要多，但不能同中国人相比。他们看见中国营寨内正在忙着收拾。是在大炮旁边收拾大炮，还是在做别的什么事情，他们未能看见，因为不准他们看。

是日夜，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归来复命说，根据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费季卡·瓦西里耶夫的报告，他去察看了可以暗中通过的拴着马匹的地方的踪迹。在该地显然有为数不多的人曾带着马匹涉水前往中国营寨。杰米扬在该处未遇到任何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只见约十名左右中国人携带武器站在小船上。他们一发现杰米扬等人后，便返棹离岸，向石勒喀河对岸自己的营地划去。

1040/1036页

8月21日晨，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奉派持书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奉命在中国使臣召见他们时，代表全权大使向中国使臣问候，然后说，昨天他们来见钦差大臣，并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之命，宣布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是愿意着手

议和的，并已多次表示了对此的殷切希望。但是钦差大臣显然不
1040/1036页背面 愿意永修和好，并且横加阻挠，违反当今世界各国政治上的惯例行
【535】事。全权大使对此殊感惊讶，但为了不徒劳往返，为给博格德汗殿下边境居民缔造安宁与太平，为给议和创造良好气氛，大使愿按照博格德汗殿下的旨意，以阿尔巴津城所在之地为界，阿尔巴津城内现有房舍以及阿尔巴津城垣将尽行拆毁，军队将撤走，今后在该地区双方均不得建立任何居民点和城堡，以便阿尔巴津居民同汗殿下的边境臣民今后不再反目，并因此而导致战争，造成流血事件，
1041/1037页 而要增进友谊和亲善。沙皇陛下方面不在该地保有居民点，并从该城撤走军队。尽管此举将使沙皇陛下方面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基督教的君主，为了与汗殿下建立上面提到的永世不渝的友谊和亲善，为了双方臣民能够各安所居，避免发生纠纷和流血事件，将从该地撤出一切，双方渔猎人等可以在该地区不受干扰共同渔猎，禁止双方渔猎人等挑起纠纷，违者处以死刑，以便边民之间今后不再发生纠纷，并能由此增进友好往来，增加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全权大使对于缔结和约表现出了多大诚意，望
1041/1037页背面 钦差大臣予以考虑，并不失时机地根据全权大使的建议着手缔结永久和约。

至于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提出的以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并且将边界划到额尔古纳河，将额尔古纳寨撤至沙皇陛下境内，全权大使向钦差大臣声称，也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再未奉有大君主对此的谕旨。沙皇陛下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与汗殿下近臣谈话时，汗殿下近臣曾对尼古拉说过，要求沙皇陛下的人不再侵
1042/1038页 占任何领土，已经占领的地方可归沙皇陛下方面。那时不仅阿尔巴津属于大君主方面，而且结雅寨和其它一些堡寨也属大君主方面，钦差大臣可以想到，沙皇陛下方面对缔结永久和约的愿望是何等殷切，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让步。他们，沙皇陛下大使是按照汗殿

下的愿望及其多次来书而奉派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平息纠纷，而不愿发生战争和流血事件。假如大君主沙皇陛下确实知道汗殿下军队侵入沙皇陛下境内，以及钦差大臣对议定永久和约所采取的不适当的行动，那么一定会降旨派沙皇殿*下大军救平侵入沙皇陛下境内的军队，在第一次使臣会议上全权大使已对钦差大臣提到，沙皇陛下大军已经枕戈待命。 1042/1038页背面

至于钦差大臣让沙皇陛下大使自行对付叛变者，命令军役人员予以制服一事，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命令他们转告钦差大臣，当全权大使派皇家军队去平定这些叛乱者时，请钦差大臣不要派人干 【536】
预其事，以免由此引起纠纷，给使臣会谈造成某种障碍。全权大使带领的皇家军队不但能对付那些叛变者，就是有别的什么人，也完全能够对付。 1043/1039页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对他们说，关于边界问题除了他们在此以前已经谈过的外，再无话可说，这时贵族和书吏应该说，全权大使命令向汗殿下使臣提出，两国间可根据现在提出的方案划界，而发生的其他困难，可留待他日沙皇陛下和汗殿下同意的适当的时候，再遣使协商解决。那时可根据所授予的全权，在双方或在某一方平心静气地通过可行的方式予以解决。全权大使和汗殿下使臣之间应就此事书写散会声明书，并按照各地使臣会谈时的惯例，签字 1043/1039页背面
盖章后互相交换。

关于额尔古纳寨，应对中国使臣说，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但沙皇陛下方面在额尔古纳河彼岸所筑额尔古纳寨不必撤移，只希望在彼岸给该寨保留少量土地，究竟多少，悉听中国使臣之便。

同时，贵族和书吏还要尽可能观察中国人在干什么。如有可能，请耶稣会士促使中国使臣根据上述方案缔结和约，并成就各种

---

* 原文如此，应为"陛下"。

1044/1040页 善举。为此可私下许以大君主的赏赐。

同日，一名哨兵从涅尔查河对岸放哨归来，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中国人已乘木船驶向石勒喀河下游，骑兵队驮载的骆驼也奔向下游。

同日，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谢苗·瓦西里科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奉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渡过石勒喀河，在石勒喀河对岸没有遇到中国钦差大臣，只碰上十五艘木船。官兵们正在准备上船。安德烈和书吏向这些中国官兵询问中国使臣何在，官兵们回答说，他们的钦差大臣已乘木船沿石勒喀河下驶，将
1044/1040页背面 在涅尔琴斯克一侧的克柳契旁边停泊。他们钦差大臣有令，让来使去见他们。

安德烈和书吏问道，他们如何去见中国钦差大臣比较方便，是乘船去还是骑马去？

中国官兵告诉他们，由山路去见钦差大臣比较近便。他们并且说，他们可以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山中种庄稼的地方同中国钦差大臣会面。

营地已无任何帐幕，帐幕已全部收起。当天清晨，涅尔琴斯克四周山上出现大约三千名左右披挂盔甲的中国人，他们打着旗，面对着涅尔琴斯克城。在离涅尔琴斯克半俄里的山上搭起了许多帐
1045/1041页 幕。寨四周的田野里遍布岗哨，约一百多人。

同日，派遣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
【537】见中国钦差大臣，有二十名军役人员随行。他们奉命对中国钦差大臣说，可按照其第一次派人所提的方案确定边界。同时还奉命质问钦差大臣：为何在紧靠涅尔琴斯克的地方布置这么多军队，并在寨的四周遍布岗哨？从未见过外交使臣如此行事。要求钦差大臣下令将其官兵从涅尔琴斯克附近地方撤走，以免引起衅端。此外他们还奉命在中国使臣营寨逗留时观察中国人是否在准备进攻

所需的军用物资和其它军用物资？ 1045/1041页背面

在同一时间，命令军役人员在涅尔琴斯克四周修筑三层的拦马栅，并在拦马栅旁边挖掘战壕。全权大使亲自带领火枪兵团走出拦马栅，严阵以待，等候中国人来犯涅尔琴斯克寨时进行抵抗。

涅尔琴斯克寨异常狭小颓圮，而且栅栏的许多木柱子已经腐烂，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同日，秘密派遣猎户奥西卡·潘菲洛夫和巴任卡·尼基京去刺探中国营寨里的动静。命令他们渡过石勒喀河，爬到山上，秘密观察中国人在重新安扎的营寨里在干些什么。 1046/1042页

秘密派出两名通译到通古斯贡民那里去。命令告诉通古斯人到捷连姆宾斯克寨去游牧，不要停留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并向他们许以大君主的恩典。

同日，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奉全权大使之命已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去中国使臣营寨时，在距涅尔琴斯克一俄里的途中遇见了中国使臣。钦差大臣驻扎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的山上，随从的人约有一千人。在使臣周围沿着通往涅尔琴斯克各条道路的不同地点，布置了许多人。中国使臣的营寨显然安扎在那些山后面。营寨中人数是否很多，以及有哪些军用物资，他们均未能看到。木船是靠营地停泊，还是单独停泊，他们也不知道。 1046/1042页背面

他们按照全权大使的命令，陈述了意见。

钦差大臣听完以后，请贵族和书吏回去转告全权大使，中国使臣提出的最后方案是以在绰尔纳河附近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在另一侧，把边界划到额尔古纳河，溯额尔古纳河而上至从左岸流入的大加集木尔河为止。所建之额尔古纳寨从对岸撤至大使指定的地方。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得在额尔古纳河上再建任何堡寨和居民点。而阿尔巴津要尽行拆毁，军队及其所有一应 1047/1043页

物资要撤至沙皇陛下境内。中国方面也将不在该地建立任何居民点。他们不能同意在阿尔巴津附近划界，因为他们未奉有中国汗关于此事的谕旨。他们永不能同意在阿尔巴津附近划界而把发生的其它困难问题留待他日解决，因为他们，钦差大臣此番奉派前来开会，当然是为了解决全部问题。

1047/1043页背面 至于全权大使向他们提到，博格德汗殿下近臣似乎曾对尼古

【538】拉·斯帕法里说过，要求沙皇陛下的人不再侵占领土，而是希望他们安分守己地住在沙皇陛下方面所建的堡寨里。近臣们所以这样说，并非为了确定边界，只是为了两国之间不发生战争。他们曾要求尼古拉陈奏沙皇陛下，俄罗斯人已侵占了他们大量土地，收留了许多缴纳实物贡的逃亡者，他们走遍各乌卢斯，殴打许多贡民，进

1048/1044页 行抢劫，横征暴敛实物贡，许多中国商人也遭他们毒打，财物被他们抢劫。使臣中有一名侍郎自始至终参加了同尼古拉的全部会谈，该人目下就在此地[240]。除非是尼古拉向大君主谎报了划界之事，该尼古拉从未谈过边界问题，在尼古拉带来的沙皇陛下致汗的国书中谈的也不是划界问题。

至于大使向他们提出，在阿尔巴津附近划界，并且双方可以在该地共同渔猎，这个方案使臣也不能接受，因为即使以涅尔琴斯克为界，渔猎人等也会任意进入他们的地区行猎，一年之内照旧会对

1048/1044页背面 中国贡民进行蹂躏和凌辱。边界一经划定，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越境，对此也应达成协议，以免大君主方面恣意妄为的俄罗斯人借此挑起任何纠纷。关于大君主的兵力，钦差大臣也完全清楚。由于路途遥远，道路难行，不仅从莫斯科，就是从托博尔斯克，两年之内也不能开到达斡尔地区。

大使还向他们提出，永久和约签订之后，双方可以进行互利的

1049/1045页 贸易，但是中国商人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国去。一旦签订永久和约，大君主方面如有商人前来，中国汗将允许他们自由贸易。

谈到这里，便令贵族和书吏返回。

书吏还口头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们同使臣谈话以及返回时，看见许多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披挂盔甲同中国人一起站在设有中国岗哨的地方。至于中国人是否在准备某些作战物资，这一点他们未能看到，因为中国使臣同他们谈话，是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的山上，没有让他们进入中国营寨。关于上述各项事宜，中国使臣是通过拉丁语同他们交谈的。 1049/1045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还对贵族和书吏说，他们渡到石勒喀河对岸，似乎是为了寻找马的饲料。而布置岗哨是为了避免中国人和沙皇陛下的人发生纠纷。还说，希望大使也能下令，对自己的叛变者严加防范。如果这些叛变者肇事，切勿对中国人发生猜疑。

8月21日夜，派遣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瓦西卡·巴克舍耶夫和米季卡·卡巴科夫携带书面指令到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和捷连姆宾斯克去见各总管，令他们为提防缴纳实物贡的蒙古族、布里亚特族和通古斯族贡民的叛变，以免他们由于中国人的到来，而象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那样骚动起来。在给总管们下达的书面指令中写道： 1050/1046页

7197年8月22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谕旨，特发给色楞格斯克费奥多尔·乌沙科夫本指令。 【539】

本指令到达你处后，应召集塔邦古特、多伦哈顺部孚众望的宰桑、舒林加等，向他们许以大君主的恩典，并通知他们，蒙上帝眷佑，与中国钦差大臣即将议和。望彼等宰桑、舒林加周知，安居勿惊。并派通译及军役人员将此事通知沙皇陛下臣民、蒙古台吉，并 1050/1046页背面

---

* 最初写的不是22日，而是21日。

去伊坦增斯克寨，告知布里亚特人的舒林加。

同样的指令还分别发至捷列姆宾斯克和乌丁斯克寨。

同日，军役人员修完拦马栅后，奉命将木材砍作一定尺寸，以便对城寨稍作修补，木材取自军役人员从筏场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的木排。在城和自由村周围，有三百名士兵，在长官率领下，站岗放哨。

1051/1047页

8月22日清晨，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山上，出现了比以前多得多的中国士兵。他们带着大批马匹和帐篷前往离涅尔琴斯克两俄里的涅尔查河渡口，准备渡河。

是日，派军役贵族洛金·马特维耶夫带领二十名军役人员去该地。他们奉命到该地刺探是什么人在渡河，为什么渡河，并且能设法抓一名舌头。

当天军役贵族洛金·马特维耶夫和士兵归来报告说，他们奉派到涅尔查河渡口去确实探明是什么人在渡河，并且尽可能抓一名舌头。他们，洛金和军役人员到达设在离渡口不远路上的中国岗哨。中国哨兵不准洛金等通过，并且说，如果强行通过，将向他们开枪。因此，他们从该岗哨折回涅尔琴斯克，以免与中国人发生纠纷。据悉，叛乱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正从该渡口渡过涅尔查河。

1051/1047页背面

据奉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报告，他们在到涅尔琴斯克的途中和木船上得知，中国人粮秣极端缺乏，并向涅尔琴斯克居民高价购买许多牲畜。但是，自从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背叛大君主以后，中国人把他们的大批牲畜和马匹赶到自己营寨，他们的粮秣便绰有余裕。

1052/1048页

想在渡口对这些叛变者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涅尔琴斯克四周放哨的中国士兵相当多，从寨中开出大队人马是有危

险的。由于士兵人数少，对中国人也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以免使臣会谈由此中断。

同日，猎人奥西卡·潘菲洛夫和巴任卡·尼基京来见全权大使，说道，他们受全权大使派遣已去观察过中国人营寨。中国人将木船停泊在涅尔琴斯克下面的石勒喀河两岸。据了解，在中国使臣营寨所在的那一侧大约有一万名中国人。他们未能看到中国营寨中的任何军事设施。而且也无法看清，因为他们是从远处石山上眺望的。而且由于岗哨太多，也无法接近。【540】 1052/1048页背面

同日，派遣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到涅尔查河对岸叛变者渡河的渡口，随行的有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和一百名军役人员。他们奉命到达渡口后，如果确实得知，渡河的是那些叛变者，则对他们说，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大君主的恩典和自己的誓言，仍能归附大君主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对所犯罪过，既往不咎。如果叛变者对大君主的恩典尚未忘怀，肯与杰米扬进行交谈，则让他们派遣二、三名本族中的贵人，随同杰米扬来见大使，以便使他们确信无疑。这几个人将会亲聆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对他们的良言劝导，并毫不拖延地放他们归去。如果叛变者不与杰米扬交谈，他就得祈求万能的上帝的宽恕，相机行事，以武力阻止他们渡过涅尔查河，并抓回几个舌头，以了解真实情况。1053/1049页 1053/1049页背面

派遣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去见中国使臣，随行的有通译格里什卡·库恰和十名军役人员。潘克拉特奉命到达中国岗哨后，要求值哨长官立即允准他，潘克拉特及随行的军役人员去见中国使臣，当他，潘克拉特见到使臣后，应说明他是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派遣，来见钦差大臣的，他奉命陈述如下：1054/1050页

往年，博格德汗殿下曾致书沙皇陛下，说沙皇陛下方面的人，尤其是阿尔巴津居民，似乎使汗的边境臣民遭受种种凌辱。还说希望沙皇陛下能派遣大使前来，不经流血而平息这些纠纷。钦差

大臣为了大使能够毫无顾虑地前来同他们会晤，举行使臣会谈，也曾多次写信给全权大使派使者送去。根据中国使臣的来信和中国汗殿下致沙皇陛下的国书，全权大使才没有任何顾虑地前来举行
1054/1050页背面 使臣谈判。而现在中国使臣方面却对使臣谈判设置了重重障碍，做出违反各国使臣谈判惯例的事情。在涅尔琴斯克城下集结重兵，在城的周围设置岗哨，并且毫无道理地不让全权大使派出的军役人员通行。眼下全权大使派遣军役人员到涅尔查河渡口查看是什么人在渡河，而中国钦差大臣的哨兵蜂拥而来，不准通过。据了
【541】解，在该渡口渡河的是大君主沙皇陛下的溫科特族和布里亚特族
1055/1051页 贡民。望钦差大臣不要为使臣会谈设置任何障碍，下令将中国岗哨从涅尔琴斯克附近地方撤走，今后不再无故阻拦从涅尔琴斯克派出的军役人员。望中国使臣命令自己人员不要同溫科特和布里亚特异族人纠缠，以免中国人由此引起重大纠纷，破坏使臣和谈。

同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伊萨克·阿尔申斯基从岗哨回来，向全权大使禀报说，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帕什卡·沙波什尼科夫路过他们的岗哨去寻找骆驼，约十名溫科特叛变者向他袭来，将他捉
1055/1051页背面 住，掳回他们的帐篷。这帮叛变者人数众多，聚集在沿涅尔查河上溯离涅尔琴斯克两俄里的渡口。中国使臣撤离涅尔琴斯克之后，在草原中找到帕什卡，他已被剁成碎块。

同日，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內和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带领军役人员归来（他们曾被派往涅尔查河对岸，劝说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如果他们不愿商谈，杰米扬奉命祈求仁慈的上帝眷佑，对他们采取行动，捉几名舌头，切实探明全部情况）。杰米扬口头报告说，他抵达距涅尔琴斯克两俄里，靠近萨
1056/1052页 日科夫崖天然界的渡口时，背叛了大君主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正在该处横渡涅尔查河。他，杰米扬从安全可靠的地方向叛乱者喊话，号召他们仍然归附沙皇陛下的统治。这些溫科特人和布

里亚特人没有通过通译同他对话，就对他，杰米扬和军役人员开枪射击。杰米扬见他们顽固不化，彻底叛变，就与之交锋，俘获舌头三名。因为众寡悬殊，杰米扬未能对叛变者进行大搜剿。

对抓来的三名舌头进行了审问。他们供称：一个是布里亚特族舒林加莫尔达伊达乌尔科的奴仆，另一个也是该布里亚特族舒林加莫尔达伊的奴仆鲍戈尔迪，第三个是溫科特族人乌切尔图。$\frac{1056}{1052}$页背面他们的宰桑和舒林加在涅尔查河对岸游牧，现在急于赶快渡河，想渡过涅尔查河去寻找中国岗哨。为何目的，他们不得而知，因为贵人是不让贱民与闻其事的。宰桑、舒林加和贵人们络绎不绝地到中国营寨去。中国人也常到他们的乌卢斯去住，购买各种牲口，有时甚至强行抢走。

同日，对一个溫科特牧民进行了拷问，要他供出叛变分子的图谋。他在拷问中所供的与审问时的口供一样。

同日，将抓来的两名舌头，布里亚特族的舒林加莫尔达伊的两名奴仆放回去见他们的亲属。命令他们告诉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frac{1057}{1053}$页人，要他们不要忘怀大君主的恩典，不要叛离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要信赖大君主的恩典，在原来的地方安心放牧，不要听信中国人的蛊惑宣传。假如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违背自己的誓言，忘却大君主的恩典，而要叛离大君主的专制统治，那么一俟大君主的大军到达，便将因其叛变行径而将他们消灭殆尽。贵人们也将因叛变被处以死刑。如果他们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仍然愿意为大【542】君主矢忠效劳，他们可选派若干敦厚的人来见全权大使。全权大$\frac{1057}{1053}$页背面使将许以大君主的恩典，给予赏赐，照旧放归，*不予留难。

上述舌头在涅尔查河两岸放回，因为渡口右侧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岗哨。

---

* 原文中笔误为：отпускать（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同日，叛变者聚集约两千人，披挂盔甲。他们沿涅尔查河上溯，停在距城寨约一俄里半地方的中国岗哨附近。中国岗哨士兵较前更见增多。

1058/1054页 根据上述情况，火枪兵团和全权大使本人整顿戎装后，率全部骑兵出涅尔琴斯克，在田野上严阵以待。

当叛变者停留在城寨附近，各岗哨又增加了中国士兵时，已经渡过涅尔查河的人又渡河回去，携带自己游牧地的人前往中国营寨。

同日，派去会见中国钦差大臣的书吏潘克拉特·巴巴耶夫归来报告说，他已见过中国钦差大臣，按照全权大使的指令进行了谈话。钦差大臣对潘克拉特说，他们未为使臣会谈设置任何障碍，也未对会议进行破坏。设置岗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并未命令岗哨

1058/1054页背面 的士兵阻拦从涅尔琴斯克被派遣出去的军役人员，他们到哪里去都可以，往返完全自由。只是希望全权大使命令军役人员夜间不要从涅尔琴斯克外出，以免在中国营寨中引起不安。而对于溫科特族和布里亚特族叛变者，则由全权大使自行对付。他们，钦差大臣同他们毫无关系。使臣们向书吏谈到叛变者时，彼此相顾而笑。

中国使臣们驻扎在距涅尔琴斯克约三俄里的克柳契天然界一带。木船停泊在石勒喀河两岸，紧靠营寨。据悉约有一万二千官

1059/1055页 兵。他，潘克拉特在中国营寨中未见到大炮和其它军用物资。只是从涅尔琴斯克第一批岗哨开始，直至营寨，一路上新增加了许多官兵。在钦差大臣营地周围，士兵们分住在九个小营，小营各由一些帐篷组成。在带领潘克拉特去营寨的路上，他见到约二百名士兵带着火绳枪在帐幕中躺着。石勒喀河对岸驻扎的士兵是否很多，他未能见到。当天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未派任何人去涅尔琴斯克。他们从上述渡口带领所有自己游牧地的人，顺石勒喀河而下，向中国营寨后面而去。

同日，派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奉命向中国钦差大臣问安后，陈述如下：钦差大臣曾派两位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去见全权大使，商谈事宜。上述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向全权大使提议，把边界划到格尔必齐河，并从该河起沿石头山一直到海，而在石勒喀河的另一侧，则把边界划到阿穆尔河和额尔古纳河直至大加集木尔河。钦差大臣也曾对他们谈过这条边界。没有大君主沙皇陛下的旨意，全权大使无论如何不能根据这一方案划界。因此，全权大使特派他们二人来见钦差大臣，言明此事。希望中国钦差大臣提出最后的划界方案。

1059/1055页背面

【543】

1060/1056页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坚持以前的方案，则授命贵族和书吏陈述如下：

既然中国钦差大臣对缔结永久和约毫无诚意，不拟最后划定边界（虽然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并不希望会谈徒托空言，不能签订永久和约），同时又鉴于中国钦差大臣对此不太热心，他们奉命请中国钦差大臣写一纸散会声明书，将使臣会谈延至他日适当时机举行。并将该声明书送交全权大使，而全权大使也将按照惯例写一份同样的声明书，送交钦差大臣。双方将散会声明书拟就以后，由双方使臣签字，然后会晤，互相交换。

1060/1056页背面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追问他们，是否携带全权大使关于划界的最新指示，则可以告知中国使臣：把边界划到奥杰康河，划到额尔古纳河直至其河源，到达赉湖。

同日，贵族和书吏从中国钦差大臣处归来，向全权大使报告说：

他们已见过中国钦差大臣，并按照全权大使之命进行了谈话。

中国钦差大臣听了以后，说道，他们出自与全权大使签订永久和约的愿望，已将从贝加尔海直至涅尔琴斯克寨，然后由涅尔琴斯

1061/1057页

克寨往下沿石勒喀河至格尔必齐河的大片土地由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让给沙皇陛下方面。格尔必齐河右岸归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左岸归沙皇陛下方面。而全权大使提议以阿尔巴津所在地为界，中国钦差大臣决不能接受。中国钦差大臣也未奉有本国君主博格德
1061/1057页背面 汗殿下对此的谕旨。全权大使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这样的建议永远不会实现。望贵族和书吏将这一点转告全权大使。如果他们带来了全权大使关于划界的最新指示，即请贵族和书吏向他们中国钦差大臣宣布。

贵族和书吏对中国钦差大臣说，全权大使由于切望议和，已经表现了相当大的诚意，从沙皇陛下方面让出了从未受博格德汗殿
1062/1058页 下管辖过的大片土地。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本来不该从大君主方面作出让步，只是由于希望议和，并使汗殿下的臣民能在边境地区安居乐业，才命令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出，把边界划到奥杰康河，而在石勒喀河另一侧划到额尔古纳河入口的阿穆尔河起点处，沿额尔
【544】古纳河上溯至达赉湖，再经达赉湖直至注入该湖的克鲁伦河。在阿尔巴津地区，双方不得保有居民点，但在该地区均可从事渔猎。

中国钦差大臣说，贵族和书吏向他们钦差大臣提出把边界划到奥杰康河，而在石勒喀河的另一侧，把边界划到额尔古纳河直至
1062/1058页背面 达赉湖。即使以奥杰康河为界，另一侧以额尔古纳河直至达赉湖为界，钦差大臣也不能接受。在石勒喀河右侧，只同意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不仅沿额尔古纳河或在石勒喀河这边，而且在石勒喀河沿岸也不得建造任何房舍，而额尔古纳寨应从额尔古纳河对岸迁至涅尔琴斯克附近。全权大使向钦差大臣所提的建议，永不能实现。请贵族和书吏将此事转告全权大使。

贵族和书吏说道，如果钦差大臣不同意根据他们奉全权大使
1063/1059页 之命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出的上述条款，划分边界，请钦差大臣即日派人将应该提出的散会声明书草案送去。

中国钦差大臣说道，他们决不同意根据上述条款划界，也没有必要草拟并送去散会声明书。未达成协议，还要草拟并交换散会声明书这一惯例，他们并不知道。因此他们钦差大臣已无必要与全权大使会晤。

对贵族和书吏谈完此事，就让他们返回。

为了完成谈判应该坚持举行使臣会议，而不是通过互派人员商谈边界问题。即使互派人员，也应通过蒙语通译交谈，因为耶稣会士见达斡尔地区俄国军役人员太少，而促使中国人干各种坏事。但中国钦差大臣因受耶稣会士的教唆，绝不同意只用蒙语进行交谈。而全权大使也不坚持举行使臣会议，因为溫科特族和布里亚特族叛变者在涅尔琴斯克附近地方做好充分准备，要提防在使臣会谈期间，他们与中国人合谋后，对涅尔琴斯克寨和全权大使们采取什么行动。中国钦差大臣们一直是让使者转告全权大使，请他们提防这些叛变者，而中国人自己却借助他们的岗哨保护叛变者，免遭俄国人的侵犯。 1063/1059页背面 1064/1060页

鉴于中国钦差大臣异常顽固和布里亚特与溫科特贡民的叛变；为防止通古斯贡民效法这些叛变者背叛大君主，与中国人串通一起，洗劫整个达斡尔地区，并掳走世世代代在贝加尔海附近游牧的所有异族贡民，归其统辖；考虑到中国使臣完全倾心于战争，并且已开始要进行战争；又据达斡尔各寨的渔猎人等和军役人员在回答询问时所说的下述情况：阿尔巴津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在这些地方从未有人打到过貂和其它野兽；为使矿区能留在沙皇陛下方面（从额尔古纳寨到发现银矿的地区，沿额尔古纳河右侧上行，有一天路程，离涅尔琴斯克有十二日路程），在矿区所在地的额尔古纳河右侧，还有盐湖，[241] 并且耕地甚多；从勘察和地图来看，由涅尔琴斯克往这些地方移民，比去阿尔巴津要好，而格尔必齐河流经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之间，离阿尔巴津较近； 1064/1060页背面 【545】

1065/1061页 为了将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有上述矿区和有用地区留在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乃于8月23日派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携条约条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全权大使交给贵族和书吏条款，命令他们向中国使臣提出划界建议。

他们带去的条款内容如下：

第 一 条

如果博格德汗殿下使臣履行下列条款，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为了沙皇陛下与汗殿下永敦友好与亲善，根据其使团意愿，谨提议以格尔必齐河及其河源至第一道石头山为界，但在阿尔巴津地区双
1065/1061页背面 方均得不受干扰进行渔猎，双方边民有违禁者，处以死刑。

将阿尔巴津城尽行拆毁，城中现有人员及其全部军用物资和粮食，撤至沙皇陛下境内。在该地区直至上面提到的格尔必齐河，无论沙皇陛下方面或者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双方均不得建居民点和任何堡寨。上述地区不得有任何居民。对本条所列上述内容应恪遵勿替。

1056/1062页 在石勒喀河右岸，自额尔古纳河河口，沿额尔古纳河上行，直至河源，右岸土地属沙皇陛下方面，左岸土地属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所筑之寨撤至沙皇陛下境内，在大君主钦定之地重建。

【第 二 条】*

博格德汗殿下在致大君主沙皇陛下国书中，应同大君主自称和国外其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君主致沙皇陛下的国书中所写的那样，也应同全权大使派伊凡·洛吉诺夫赍送的全权大使致汗的
1066/1062页背面 近臣的信件中所写的那样来写头衔。博格德汗殿下的头衔也要写全称。不过汗殿下在其致沙皇陛下的国书中，不要用“天下主宰”

* 本条顺序系根据本出使报告1070/1056页原文恢复。

和“上对下”的口气。

第 三 条

大君主的大使、公使前往谒见汗殿下时，应按周围各国惯例，予以接待，并满足一应所需。同各国君主尊重沙皇陛下的大使、公使一样，望汗殿下降旨按外交惯例，对他们以礼相待。外交活动中所不允许的非礼举动，在周围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外交惯例中，从未发生。这种非礼的强制做法，仅见于汗殿下方面，今望汗殿下降旨，按使节职位接待沙皇陛下的大使、公使、信使，以礼相待，提供饮食和车马等一应所需。不下令强其所难（各国对此都是禁止的），以便大使、公使、信使得以维护本国君主的尊严。汗殿下使臣出使时，沙皇陛下方面也将如此相待。 【546】 1067/1063页

第 四 条*

汗殿下派往莫斯科晋见大君主的使节，应为中国本土臣民，而非外国人士。他们带来进献给大君主的礼物，最好是宝石及其他物品。大君主方面也将回赠汗殿下所需之物品。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互派使节及随行商贾人员，每五年一次。 1067/1063页背面

【第 五 条】**

投奔汗殿下方面的叛变者，以及被掳去的人员，博格德汗殿下应传旨立即全部遣返。

第 六 条 1068/1064页

第一次阿尔巴津战争期间夺去的枪炮，应归还沙皇陛下方面，

---

* 原文误写为第十四条。

** 本条次序系根据本出使报告原文 1072/1068 页背面恢复。

并如实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所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将如实通知钦差大臣。

第 七 条

不得因微小纠纷和边民犯罪行为而轻启战端，制造流血事件。如果一方违犯所订条约，由双方遣使，通过使臣谈判予以解决。

钦差大臣应为阿尔巴津居民携带一应物品撤出该城下令提供
1068/1064页背面 船只。因为时已入秋，无法从旱路撤出。如果钦差大臣不愿提供船只，则阿尔巴津居民将在该处留至明春。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问及汗殿下方面曾强迫沙皇陛下使节作了那些事情，则可对他们说，汗殿下方面强迫使节所作之事，在周围任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都未有所闻：第一，本应由汗殿下亲自接受的大君主的国书，却由近臣在宫廷外接受；强迫使节不知向何
1069/1065页 人跪拜多次；将使者软禁于宾馆，不准随意外出。诸如此类对使节的粗暴行为，不胜枚举。

【547】 中国钦差大臣对此所作的答复，贵族和书吏要如实记录，回来后禀报全权大使。

同日，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已见过中国钦差大臣，遵全权大使之命，用拉丁语宣布了交给他们的条款。同时由专程随同前往的翻译格里
1069/1065页背面 什卡·库恰用蒙语复述了这些条款。

中国钦差大臣听了条文以后，说道，他们同意把边界划到格尔必齐河直至石头山；另一侧自额尔古纳河河口上溯，右岸那些*土地归沙皇陛下所有，左岸土地归汗殿下所有。所筑之阿尔巴津城

---

* “那些”一词系按删去的原稿写出。

拆毁，今后不得在该地再建居民点。汗殿下永不会再修建此地，仅于该地区设哨卡。额尔古纳寨也迁至沙皇陛下境内，在涅尔琴斯克附近重建。额尔古纳河上不得住任何人。至于要在阿尔巴津地区均得渔猎一事，难道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还想今后再挑起纠纷吗？不仅在阿尔巴津地区，而且直至结雅河都无处可以打猎了。望全权大使完全打消此念。关于共同渔猎之事，他们奉有中国汗的谕旨，不得通融，因为先前的纠纷概皆由此引起。 1070/1066页

关于书写大君主头衔的第二条，钦差大臣听完以后，说道，在换文中他们使臣们不能书写大君主的头衔，*因为他们未奉有中国君主对此的谕旨，他们在条约文本中将这样开头："我们，圣明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与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议定本条约。"这之后写条约正文。他们，钦差大臣未奉有本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谕旨，不敢在条约条款中书写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头衔全称。在友好往来的国书中，他们钦差大臣确实知道，博格德汗殿下将书写大君主的头衔，而不予减略。他们钦差大臣将把此事奏闻博格德汗殿下。至于要求博格德汗殿下在其致大君主沙皇陛下的书信中，不在自己的头衔里写"天下主宰"和用"上对下"的口气，博格德汗殿下将不再这样做。 1070/1066页背面 1071/1067页

对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国钦差大臣听完以后，说道，沙皇陛下与博格德汗殿下双方互派使节，处理一定时间内的各项事务，以及商贾人员每五年往来一次。此事中国钦差大臣将奏报博格德汗殿下，而不敢列入条约。博格德汗殿下将不规定向大君主沙皇陛下派遣使节的年限，而沙皇陛下何年派遣使节，任其自便。博格德汗殿下从不明令禁止商贾人员往来，进行自由贸易。 1071/1067页背面

关于以礼接待大使、公使，满足其饮食等问题，中国方面对大

---

* титло（头衔）一词重复二次。

【548】使、公使向来没有失礼之处，而对沙皇陛下的大使、公使和信使尤加关照，对他们向无任何非礼之处。凡有使节来朝，博格德汗殿下
1072/1068页 一概给予优渥待遇：供应足够的粮秣和车马，把他们安顿在宾馆，以礼相待，并严加保卫，以防有人对他们施加凌辱。如果允许使节在他们国内随便外出，则可能被他们的人杀害。为了礼节，每当来使自己想外出或者想出去观光时，则派高官显宦陪同，使节本人往往由近臣陪同，以示对来使君主的尊敬。目前全权大使所派遣的书吏伊凡·洛吉诺夫出使中国，曾去访晤耶稣会士先生，为表示
1072/1068页背面 对大君主的尊敬，指派一名近臣陪同，这位近臣官居侍郎，为五名钦差大臣之一，目前正同钦差大臣一起参加使臣会谈。

关于向他们的汗行跪拜礼和接受国书的仪式，已相沿成习，他们无法变更。汗殿下自己也无法更改* 这种老规矩。中国使臣去晋见沙皇陛下时，也将按照大君主的旨意行事。

对于第五条，钦差大臣听了以后，说，所有叛变者，博格德汗殿下将传旨立即予以遣返；不过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应下令，将达
1073/1069页 斡尔地区的异族贡民，根特木尔以及许多其他人等，悉数交还。

对于第七条，中国钦差大臣听了以后，说，一旦边城之间发生争端，应由边界长官不经流血，予以解决。若边界长官不能平息，可由双方遣使议决。此事中国钦差大臣无疑将写入条文。

至于沙皇陛下方面因中国人攻击阿尔巴津而遭受的损失，这是当时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如果中国方面列举大君主方面给他
1073/1069页背面 们造成的损失，以及阿尔巴津哥萨克向中国贡民勒索的实物贡，则将不胜枚举。中国长官在阿尔巴津哥萨克临走时，已将其团队的枪械交还他们。此次战役中他们不知道俄罗斯人将大炮藏于何处，因此他们未将大炮拿走，而且也无此必要，因为他们自己的大炮很

---

* 原文中将 переставити（更改）一词误写成 перевеставити。

多。

如果钦差大臣要提出沙皇陛下方面所造成的破坏，以及赔偿之事，举出俄国人入侵时，打死博格德汗殿下的许多臣民，掳走他们的妻孥，进行了种种破坏，有的人抓去以后被活活烧死，如果钦差大臣为上述这些争端和屠杀，要求全权大使向中国汗方面赔偿人和物的损失的话，则他们应如实说明情况。中国钦差大臣还说，显然，全权大使是不希望和平，而只是倾心于战争，所以才命令贵族和书吏提出这件事。 1074/1070页

就以上所述，书吏通过蒙语对钦差大臣说道，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表现出种种善意，唯独中国钦差大臣不按外交惯例行事，做出大使在会谈中永不会做的事情，违背了和平愿望。 【549】 1074/1070页背面

关于因时令已晚，从阿尔巴津撤出时，提供船只运载皇库财物、各种军用品和其它物品的问题，钦差大臣应允提供一些小船。

再者，全权大使在贵族和书吏所携带的条款中规定，不得因微小纠纷和边民的犯罪行为而轻启战端，造成流血事件，应通过互派友好使节，举行使臣会谈予以解决。中国钦差大臣也说绝不要因此类纠纷而轻启战端，应通过互派友好使节和由边城长官予以解决。对越境和挑起纠纷的横行不法之徒，边城长官拿获后，一律处以死刑。 1075/1071页

中国钦差大臣听完全部条款并一一作答以后，对贵族和书吏说，可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在石勒喀河右岸，以额尔古纳河（该河与石勒喀河会合处以下称阿穆尔河）为界。从格尔必齐河河源直至石头山，左侧属沙皇陛下方面；从额尔古纳河河口起，沿该河上溯，右岸属沙皇陛下方面，左岸属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上述边界双方无论何故都不得逾越，以求边界巩固，永不更改。为此中国钦差大臣将派耶稣会士携应签订的条约文本，专程来见全权大使，以便使双方文本一致。中国钦差大臣还说，应将额尔古纳寨从南岸迁至 1075/1071页背面

对岸，今后不得象现在这样，再移民建寨。

贵族和书吏说，此事他们将禀报全权大使。

8月24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两名耶稣会士、扎尔固齐喇喜和
1076/1072页 两名书吏来见全权大使。

他们来到后，先向全权大使问安。然后对全权大使说，他们受本国钦差大臣派遣，来见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带来拉丁文条约文本，以便使全权大使确切了解其内容。说完便出示条约文本。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将条约文本留下，以便确切了解其内容。一俟全权大使通过译文对文本有了了解，便合乎礼仪地立即派人
1076/1072页背面 向钦差大臣作复。

耶稣会士将条约文本留下供翻译，并且说道，他们奉中国钦差大臣之命，向全权大使提出，现今住在沙皇陛下方面的根特木尔氏族的通古斯人，以及其他许多叛变者，应交还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而沙皇陛下方面的叛变者，以及其他被俘人员，博格德汗殿下传谕立即交还沙皇陛下方面。

耶稣会士又说，所有蒙古领主自古以来便臣属博格德汗殿下，
【550】历年来一直向这些蒙古人征收上等骆驼和上等马匹的实物贡。往
1077/1073页 年这些蒙古领主曾与沙皇陛下的臣民发生战争。博格德汗殿下得知，在这次战争中有大批蒙古领主被沙皇陛下方面征服。中国钦差大臣不准备向全权大使提出上述被征服的蒙古领主问题，因为他们未奉有汗殿下对此问题的谕旨。有关这些蒙古人的问题，待今后沙皇陛下向汗殿下派出大使或公使时再行商谈。

全权大使说道，前些年蒙古汗从沙皇陛下方面找不到任何需
1077/1073页背面 要大动干戈的理由，便无端地向沙皇陛下的边城发动进攻。沙皇陛下边民对该蒙古汗进行了还击，并对蒙古领主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请问，当时蒙古汗发动战争是否奉有博格德汗殿下的敕令？

耶稣会士说，博格德汗殿下从未授命蒙古汗与沙皇陛下开战。

全权大使说，蒙古汗未受博格德汗殿下管辖，因为蒙古汗没有听他的命令便与沙皇陛下的人开战。如果该蒙古汗已臣服博格德汗殿下，那么没有博格德汗殿下的敕令，他决不敢轻举妄动，也没有任何权力兴师动众，集结军队，对沙皇陛下臣民采取军事行动。1078/1074页蒙古汗在被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击溃以前，是自行其事，目无上峰。全权大使认为没有必要与钦差大臣就这些被征服的人，以及与蒙古人划界问题进行商谈。全权大使没有沙皇陛下的有关谕旨，不敢划分那些地区的疆界。全权大使是按照博格德汗殿下的意愿，奉派来与中国钦差大臣进行使臣会谈，签订和约的。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很清楚蒙古汗对沙皇陛下方面的种种非法行径，因此没有必要划分蒙古地方的边界，也无须商谈此事。况且许多1078/1074页背面蒙古台吉已带领其许多乌卢斯牧民自愿归附大君主的统治，永世称臣。目前他们正在土喇河附近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游牧，那里曾是蒙古汗的游牧地。望中国钦差大臣返国面君时，将此事如实奏闻汗殿下。请汗殿下切勿命令自己的臣民进入该地区。

之后，扎尔固齐喇喜通过蒙语通译提到了上述蒙古人和边界问题，内容与耶稣会士谈的相同。

全权大使就蒙古人和边界问题对扎尔固齐作了答复，内容与对耶稣会士所谈的相同。

之后，耶稣会士与扎尔固齐彼此用中国话商谈良久，然后他们1079/1075页要求将自愿臣服沙皇陛下和被征服的蒙古领主以及那些台吉交还汗殿下方面，并划分疆界：关于此事中国钦差大臣们奉有博格德汗殿下的敕令，因为蒙古汗从来就是，现在仍然是汗殿下的臣民。

全权大使说，他们决不在沙皇陛下领土与蒙古领地之间划分【551】边界，因为已有许多蒙古领主向沙皇陛下方面永世称臣，而且目前正在自己固有的土地上游牧。没有本国君主的谕旨，他们全权大使怎能擅自行事？全权大使决不会将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以及1079/1075页背面

被征服的蒙古人交给博格德汗殿下方面。钦差大臣何故要袒护不属于自己的人呢？去年扎尔固齐奉派到色楞格斯克会见全权大使时，在会谈中曾谈到，他们与蒙古汗毫不相干。

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对此未作任何答复，只是说，全权大使根据所提方案厘定条约文本后，即可与中国使臣举行会议，对该条约
1080/1076页 文本签字盖章。

全权大使说，他们对条约文本根据方案厘定后，将派专人前往磋商会议地点。全权大使早已希望举行会议，尽快结束与中国使臣之间的谈判。

耶稣会士说，望沙皇陛下降旨，将如今在沙皇陛下方面的根特木尔氏族通古斯人和其他许多叛变者交还汗殿下方面；博格德汗殿下将传旨，把在中国方面的叛逆者和被俘人员，交还给沙皇陛下方面。

1080/1076页背面 全权大使见中国钦差大臣向沙皇陛下方面索还数目可观的异族贡民，于是便遵照训令声称：那些叛变的俄罗斯人，竟不怕渎犯上帝，忘记东正教的信仰和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他们的隆厚恩典，叛离俄国，如今居于汗殿下境内。由于他们这种罪恶的强盗图谋，已没有必要让他们回到沙皇陛下方面来；而根特木尔及其氏族、以及其它异族人是自愿投奔沙皇陛下方面来的，他们应当留在沙皇陛下境内，不能交换。现在为了签订和约，只希望博格德汗殿下传旨
1081/1077页 将强行掳走的俄罗斯人交还沙皇陛下方面。

耶稣会士说，只要全权大使传旨交还根特木尔和其他许多叛变者，汗殿下将立即降旨交还全部俘虏和叛变者。

全权大使说，奉训令，关于被俘人员的问题，如果博格德汗殿下对沙皇陛下不以睦邻友好与亲善为重，拒绝交还被汗殿下方面掳去的人员，希望汗殿下准许用钱赎回，每一个被俘人员，全权大
1081/1077页背面 使拟付赎金十五卢布。

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听了以后，说道，汗殿下的银子多得很，如果沙皇陛下准许用钱来赎从中国汗方面逃走的全部异族贡民，中国钦差大臣对每个人将付赎金二十卢布。

全权大使问道，中国钦差大臣在条约文本中拟如何书写大君主和博格德汗殿下的头衔？

耶稣会士回答说，条约文本正本原件中的写法将和他们向全权大使所出示的条约范本中的写法相同。【552】1082/1078页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应该在条约文本以及日后的咨文中，象大君主自称，以及罗马大帝和波兰国王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君主在其致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友好国书中所称呼的那样，写上大君主的头衔全称。

耶稣会士说，中国钦差大臣不会同意书写头衔全称，因为全权大使致书博格德汗近臣时，在书信中写的是沙皇陛下头衔全称，他们耶稣会士将该头衔转写成中文后，近臣们用自己的语言不能理解这一头衔。1082/1078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虽然无法用中文写出这一头衔，但可以用拉丁文写出，为了获得大君主的恩典，耶稣会士应当这样做。遂令翻译将大君主头衔全称念给耶稣会士听，这一头衔应写作：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杰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1083/1079页

克诸公的君主、其它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
1083/1079页背面 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

耶稣会士听了头衔以后，说，若中国钦差大臣听到沙皇陛下的如此冗长的头衔，便会向他们详细询问每一个词的含义。他们了解以后，决不会同意那样写，因为该头衔中有“东西方的领有者、南
1084/1080页 北方的皇帝和许多国家和疆土的征服者”等字样。当写有这些头衔的沙皇陛下的国书送到中国京城交给他们时，他们曾命令耶稣会士写上与此相应的头衔，耶稣会士于是将中国汗写作“天下主宰”，并用“上对下”的口气。

全权大使说，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对此不了解，则耶稣会士应作确切的解释：即归大君主沙皇陛下管辖的有许多国王及其王国，东方和西方有许多国家也受莫斯科管辖。罗马大帝、波兰国王以及周围各国的君主致书大君主时，一概如大君主自称那样书写大君
1084/1080页背面 主头衔全称。

【553】 耶稣会士说，请全权大使考虑后提出另一写法，上述写法，据他们所知，中国钦差大臣决不会同意。

全权大使说，中国钦差大臣曾对派去的使团贵族和书吏说过，汗殿下在致大君主的国书中将书写头衔，不做任何减略。

耶稣会士发誓，请全权大使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相信他们：如果将上述头衔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出（他们不能不做确实的解释），则
1085/1081页 他们可以断言，钦差大臣一旦了解头衔含义之后，连另外的写法也将不会同意，这种情况应防止发生。全权大使从中国人的举止中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极端粗野，异常固执。

全权大使考虑到，为避免耶稣会士使中国钦差大臣们更加固执起来，避免因条约文本达不成协议而使使臣会谈陷入歧途，乃命令翻译用拉丁语将不长不短的沙皇陛下的头衔（即如发给全权大

使的外交训令中所写的头衔）念给耶稣会士听，并对耶稣会士说，如果连这一头衔中国使臣也不愿写入条约文本，则全权大使将不再谈任何外交事宜。随即命令将大君主的不长不短的头衔念给他们听。 1085/1081页背面

耶稣会士听完以后，说道，如果告知钦差大臣该头衔中写有“东方的”字样，即使这一头衔，中国钦差大臣显然也不能同意写。不过他们可将此事转告中国钦差大臣，为了得到大君主的恩典，愿意力争将此头衔写入条约的拉丁文文本，而要写入中文本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为了确切理解起见，请全权大使命令将此头衔写成文字，交给他们。 1086/1082页

于是全权大使命令翻译用拉丁文将两种头衔写法都抄录下来，交给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接过后便起身而去。安德烈·别洛鲍茨基送耶稣会士时，耶稣会士对他说，有温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来见中国钦差大臣，叩请收留他们为博格德汗殿下臣民，并怂恿中国钦差大臣去打沙皇陛下的边城，将全部异族人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彻底摧毁一切城寨，并进而占据达斡尔地区。

耶稣会士递交给全权大使的拉丁文条约范本的译文如下： 1086/1082页背面

圣明大清皇帝钦命内大臣索额图及其同僚与俄罗斯皇帝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于康熙 28 年，黄蛇年 7 月……日*会于尼布楚**城附近。

为约束两国猎戶宵小越境纵猎，彼此劫掠，互相屠杀或图谋不轨，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共同议定 【554】

---

* 原文日期脱漏。1689 年 7 月是指从 7 月 5 日开始。

** “尼布楚”（Нипков）一名根据删去的原稿写出。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涅尔琴斯克。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Хиненским（清国的）。

1087/1083页 各条款如下：

第 一 条

所称雅克萨*之堡寨应尽行拆毁，城内之居民应带其全部物用，迁至涅尔琴斯克寨。

第 二 条

将戈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由北流入鄂嫩河之克尔必齐河***定为两国边界。由上述克尔必齐****河河源之高山起，在萨哈连乌喇与耶拿河*****之间绵延至东，至诺萨山[242]（该山向东北伸延，直到北海和东海），亦为两国之界：凡上述山岭顶峰以南之所有土地皆属中国******，山岭顶峰以北之土地皆属俄国。

1087/1083页背面

第 三 条

从南岸流入鄂嫩河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寨诸房舍应尽行拆毁，迁至该河对岸或北部边区。以上即为俄罗斯国东段边界。但若俄方戶数或居民增加，不得于此处修建任何村寨或城堡，仅可设客栈和憩息之地，供来往行人或出行之沙皇陛下大使以及商人停留。

1088/1084页

第 四 条

俄中两国臣民均不得越过额尔古纳河狩猎。

1088/1084页背面

---

* 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尔巴津。
** 相对的页边上注为：绰尔纳河。
*** 相对的页边上注为：格尔必齐河。
**** 同上。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勒拿河。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Хинского（清国的）。
******* 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额尔古纳。

第 五 条

自两国宣誓订立本永久和约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

第 六 条 【555】

若两国有一、二宵小，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双方长官应严加惩处。若十人或十五人聚集合伙，持械越境、杀人、作恶、劫掠，须视为大事奏闻两国君主，依罪处以死刑，因此事足以损害和好，致生衅端。 1089/1085页

将本和约各条款，以中、俄文镌刻于石，置于两国边界，永志不忘。

8月25日，派遣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携带条约范本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奉命询问中国钦差大臣：中国钦差大臣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中将边界划到诺斯山，该诺斯山位于何地，请他们在地图上指明。向中国钦差大臣问过这些山的位置以后，如果钦差大臣指的是到位于雅库次克附近的圣诺斯山，则贵族和书吏可不提条约文本，回来向全权大使复命。 1089/1085页背面

贵族和书吏带去的拉丁文条约文本，在大君主头衔全称之后按照条约范本写道：

按照中国汗殿下之愿望，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耶拉托姆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在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与中国钦差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及其同僚，共同议定并以此文本确认：以从左岸向 1090/1086页

下流入石勒喀河之格尔必齐河为俄罗斯国与大清国之边界。自格尔必齐河循第一道石头山的岭脊，从阿穆尔河下游一直延伸到海，凡发源于该山岭，流入阿穆尔河之河流尽属博格德汗殿下；而发源于该山岭另一侧，流向北方之河流尽属沙皇陛下。

1090/1086页背面 石勒喀河之另一侧，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该河在石勒喀河下游注入阿穆尔河。循此河上溯至河源，左岸归沙皇陛下方面，右岸归汗殿下方面。双方渔猎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上述边界。该协定双方永远遵守，不得破坏。以往一切不睦之事，永作罢论，不得报复。

沙皇陛下方面所筑阿尔巴津堡应当拆除，尽行拆毁。嗣后，双
1091/1087页 方均不得在该处直至格尔必齐河修建任何房舍。该处居民应携带
【556】其一应储备、武器及其它物品撤至沙皇陛下境内，不得剝夺，致受损失。

沿额尔古纳河上溯，以前在左岸所建房舍，应迁至该河右岸大君主钦定之地。在中国汗一侧所建房舍，双方均不得保留。

双方（无论沙皇陛下方面或者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之逃亡者，
1091/1087页背面 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自和约已定之日起，所有两国越境逃亡者，应予拿获，立即送还逃出国的边界长官。

双方贸易之人准其在两国境内通行无阻地自由往来，进行贸易。在他们所经过的路途中，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凌辱、欺侮或阻拦。

按照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之愿望与请求，与沙皇陛下全权
1092/1088页 大使所签订之本永久和约，双方均应遵守，不得破坏。即使发生什么事，双方也不得轻启战端，制造流血事件。边境居民如有犯罪行为（不论哪方出现此类犯罪行为），则应依据外交手续通过友好磋商，予以解决。对肇事罪犯应处以死刑。本永久和约以后决不予以废除。

同日，全权大使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谢卡·莫洛多伊等共十人，过石勒喀河刺探消息、察看村庄。在该城与自由村四周，离城很近的地方，有许多博格德人在放哨。背叛了大君主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也停在离涅尔琴斯克最近的地方，夜间不断地出来放哨，每批有二十多人。 1092/1088页背面

同日，奉派携带条约范本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幷商谈事宜的安德烈·别洛鲍茨基、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

他们奉全权大使之命告知中国钦差大臣，昨天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派去会见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宣布了条约范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命令向他们索取该条约文本的抄件。在钦差大臣的这一条约文本中写道，双方以从左岸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沿该格尔必齐河上溯至河源，幷顺山岭直至诺斯山。全权大使不知该诺斯山位于何处。请钦差大臣在地图上向贵族和书吏指出上述诺斯山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再向全权大使转达。 1093/1089页 1093/1089页背面

钦差大臣说，他们在条约文本中写了以诺斯山为界，诺斯山这个地方归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所有，但在中国地图上沒有标明，因为该诺斯山往下伸延至雅库次克，然后至海。因此他们沒有必要出示地图，他们的地图只画到阿尔巴津为止。 【557】

贵族和书吏奉全权大使之命，对中国钦差大臣说，中国钦差大臣曾在地图上向全权大使指出，自格尔必齐河河源起，顺山岭直至海为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① 而岭北一带土地及河流属沙皇陛下方面。但是沒有提到诺斯山和勒拿河。请钦差大臣向他们说明此事，幷命令出示上次划界所用的中国 1094/1090页

①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意思看，似应添加"属汗殿下方面"字样。——译者

地图。

钦差大臣向贵族和书吏出示地图，在该地图上指出从格尔必齐河到河源，经山岭直至一个没有命名的地方，因为在他们地图上该诺斯山没有标出。钦差大臣要求贵族和书吏拿出他们以前出示过的地图。

1094/1090页背面

贵族和书吏出示了全权大使交给他们带去的地图，以便弄清情况。他们在地图上指给中国钦差大臣，绵亘到海的阿穆尔河左侧的第一道山岭，在此以前钦差大臣指给贵族和书吏看的也是这条一直到海的山岭。耶稣会士会见全权大使时，也是按照这张地图，向全权大使提出，以自格尔必齐河沿第一道山岭一直到海为界的。

钦差大臣指着地图说，应以他们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中所写的位于勒拿河和阿穆尔河之间的山岭为界，雅库次克渔猎人等把此山岭称作圣诺斯山，该山岭一直延伸到海，发源于该山岭，流入阿穆尔河的大小河流，从久远的年代起即为博格德汗殿下所有。该山岭另一侧有乌第河及其它河流。在这些河的沿岸住着博格德汗殿下的贡民，而不是沙皇陛下的贡民。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向这些异族贡民征收实物贡。可是雅库次克的渔猎人等，以及沙皇陛下方面的其它臣民，常常侵入这些地区，挑起争端，杀人行凶。如若沙皇陛下不传旨将这些人从上述地区撤走，毫无疑问，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将派出足够数量的军队，把这些渔猎人等统统打死。每三年派遣侍郎去上述大小河流一带，为博格德汗殿下向异族人征收实物贡一次，这位侍郎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同僚。上述大小河流于乌第河附近入海，乌第河也称作沙弗利河，关于直至诺斯山的这些河流无须向全权大使提及。因为这些河流自古以来就属于博格德汗殿下。上述地区他们永远不能让给沙皇陛下方面。

1095/1091页背面①

1095/1091页背面

---

① 原文如此。——译者

贵族和书吏对钦差大臣说，他们将把此事转达全权大使。关于把边界划到诺斯山一事，耶稣会士奉派往见全权大使时从未提及。而他们受全权大使派遣前来完成和议之事，钦差大臣也未曾对他们言明，只说过："以位于阿穆尔河附近，伸展到海的山岭为界。" 1096/1092页

钦差大臣说道，如果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不愿打仗，而愿永保安宁，则应着手签订永久和约，而不应要求做办不到的事情，因为他们钦差大臣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假如不愿象他们在条约文本中所写的那样，以诺斯山为界，不愿作出让步，不希望和平，则请即日答复他们：是要和平还是要开战？ 【558】 1096/1092页背面

贵族和书吏答道，沙皇陛下全权大使被派前来与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会晤，是为了永敦和睦，并非为了兵戎相见。沙皇陛下方面决不会挑起战端，也不会派人向中国钦差大臣宣战。

中国钦差大臣说，全权大使如不愿和好，虽然不会向他们派人来宣战，但他们可以不宣而战。谈到此处，便让他们返回。 1097/1093页

贵族和书吏辞别钦差大臣之后，耶稣会士送行时，告诉他们说，似乎中国汗殿下已亲自率领大军开出长城，如今中国人还有其它许多援兵。希望全权大使能在中国钦差大臣提出的条约文本的基础上议和，中国使臣决不会对此作丝毫让步。

同日，命令火枪兵和各类人员在官长带领下，一昼夜五百人于涅尔琴斯克站岗放哨。

是日夜，有大批人从中国营寨和叛变者那里络绎不绝地来到涅尔琴斯克自由村附近。据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他们在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带领军队来到涅尔琴斯克之前，以及到达之后奉派去刺探中国营寨）报称，在中国使臣的木船上有四十五尊野战炮，此外，还由旱路运来十尊小炮；在中国大使的木船上还看到一尊榴弹炮，据悉炮弹有一普特 1097/1093页背面

重;见到的携带枪支的士兵则很少。

同日,涅尔琴斯克通古斯贡民阿塔甘·根特木罗夫到来,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们,阿塔甘及其同伴,从岗哨上窥见,在涅尔琴斯克上方涅尔查河上,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正开始渡河。他们与这些叛变者交了火,不让他们渡过涅尔查河。在这次战斗中,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威吓他们通古斯人说,要与中国人一起袭击他们的帐篷。

1098/1094页

同日,全权大使派遣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伊萨奇科·阿尔申斯基等十二人去见通古斯人,他奉命对他们许以大君主的恩典,希望他们通古斯人转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去游牧,不要听信中国人的蛊惑宣传,不要惧怕他们的恫吓,要信赖大君主的恩典。

1098/1094页背面

同日,奉派到石勒喀河对岸探听消息、察看村庄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谢卡·莫洛多伊等回来,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们到石勒喀河对岸探听消息和察看村庄,当渡过石勒喀河之后,蒙古人不准他们离开渡口。这些蒙古人是随同中国钦差大臣来的,停留在石勒喀河渡口,约有五百人。他们警告谢卡等人今后不准再来,否则就将他们打死在渡口。

8月26日,全权大使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瓦西卡·阿斯特拉汉采夫、米季卡·苏耶廷持函去见中国钦差大臣。该函是用拉丁文写的,内容如下:

1099/1095页

【559】

日前,贵钦差大臣之使者与我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会晤时,曾多次向我提出贵方愿以格尔必齐河与额尔古纳河,然后自格尔必齐河沿着流入阿穆尔河的一些河流的发源处的石头山一直到海为两国边界。在阿尔巴津地区直至格尔必齐河双方不得保有任何居民点。虽然这种划法使沙皇陛下方面损失匪浅,并且超过我等所奉谕旨范围,但我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仍然进行了仔细研究。为获致太平,为确定两国间永久安宁,谨按贵方之意愿划界,我等对

1099/1095页背面

此已表同意。在贵方致我等之信函中，提出以自格尔必齐河至包括沙皇陛下境内雅库次克许多地方的名叫圣诺斯山的石头山为界，签订和约。我等谨向贵钦差大臣如实回复，未奉有我最仁慈的君主沙皇陛下谕旨，我等不敢擅自如此划界。倘我等被迫照办(但愿上帝保佑，切勿如此)，则此等和约绝不能牢固，而贵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在致沙皇陛下国书中多次提及，希望派出使臣签订和约，划定边界，并追查阿穆尔河附近边民之间，特别是阿尔巴津居民之间的问题。使臣应通过磋商，于该地制止纠纷，划定边界，而不诉诸武力。根据上述国书，我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为此奉派前来，我等一心议和，各位钦差皆为见证之人。而今贵方竟提出在会谈中未提出过，贵方使者也未曾向我等提过的办法，即以名为诺斯的石头山为界。若我方不同意，便要以武力相加。我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再次将实情奉告诸位，未奉有沙皇陛下对上述办法之谕旨，我等不能于该处定界。若此事贵钦差大臣难以定夺，可留待他日沙皇陛下与汗殿下愿意之适宜时候再遣使友好议决。双方或一方派出使臣，按照所授予的全权，平心静气，恰如其分地了结我们所开始的事业。为了我们所作的努力不致徒劳，我们希望划定边界。而在猎人之间所发生之微小纠纷，不能妨碍此次和议顺利完成。

1100/1096页

1100/1096页背面

1101/1097页

若贵钦差大臣将此置于一旁，蓄意挑起战端，则请说明因由，我等对此断难逆料。按照博格德汗殿下愿望，我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奉派来此，以平息边境过去发生之纠纷，获致永久和平。博格德汗殿下多次致函沙皇陛下，各位钦差大臣也多次致书于我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一再提及双方应消除战争征兆和各种疑虑，心平气和地聚会商谈，签订和约。我等初未料到贵钦差大臣会宣布如此行事，因此，无所顾虑地来到此地。

1101/1097页背面

若贵钦差大臣置上述一切道理于不顾，与世界各国人民背道而驰，对按照博格德汗殿下愿望以及贵钦差大臣致我等信函，毅然 【560】

来此缔结永久和约之全权大使，蓄意挑起战端，则我等认为这是不正当的，是不利于缔结永久和约的。因此我等吁请全世界证明，我等对此事的发生不负任何责任。我等虽不愿使无理来犯者流血，
1102/1098页 但赖上帝保佑，将自卫反击。我们寄希望于事实的见证者——上帝，他将驱逐违背一切善良愿望的不义之师。

贵方意欲何为，愿听回音。愿上帝保佑各位钦差大臣，顺致各位挚友良好祝愿。

同日，奉派携函(即上面的信函)去见中国钦差大臣的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瓦西卡·阿斯特拉汉采夫和米季卡·苏耶廷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

他们抵达中国岗哨后，通知百人长说，他们受沙皇陛下全权大
1102/1098页背面 使派遣，来见中国钦差大臣。该百人长随即带瓦西卡和米季卡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中国钦差大臣把他们叫到跟前，接过信件。当耶稣会士翻译这封信件时，瓦西卡和米季卡由哨兵看守着。信件译完以后，中国钦差大臣对瓦西卡和米季卡说，有关一切事宜他们将派自己的使者去见全权大使。说完便让他们返回。

同日，派遣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同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及一百名军役人员去涅尔查河彼岸边远哨所。他们奉命密切注视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去向，他们是否当夜就要
1103/1099页 渡过涅尔查河。

同日，中尉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自哨所返回，向全权大使报告说，他奉派去打听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在何处游牧。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聚集在涅尔查河上游，涅尔琴斯克城这一侧，人数众多。

由于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叛变，以及中国钦差大臣移近涅尔琴斯克，马群和牛羊便都圈到城外的自由村里。饿死了大量

牛羊和马匹，无法将这些牲畜放出去，因为涅尔琴斯克四周附近中国岗哨林立，人数众多。而且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聚集 1103/1099页背面
在离涅尔琴斯克约两俄里的地方。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的使者两名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喇喜来会见全权大使。

他们来到后，先代表钦差大臣问候全权大使的健康，然后说道，全权大使致他们钦差大臣的信件已经收悉，他们的钦差大臣希望永修和好。在收到该信件之前，全权大使曾派去贵族和书吏。他们向钦差大臣提出的关于边界的建议和中国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 1104/1100页
提出的建议一样：把边界划到格尔必齐河，然后再从该河河源起直到石头山。贵族和书吏在地图上向中国钦差大臣指出，边界划到额尔古纳河河口对面直至石头山，然后向右沿石头山直至海，石头山在阿穆尔河附近。可是中国钦差大臣想把边界划到圣诺斯，并 【561】
在地图上指出从格尔必齐河河源起沿该石头山直至圣诺斯山为界。为此，中国钦差大臣派他们来见全权大使，请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对此向博格德汗方面让步，望即以石头山为界，该山的一半归沙皇陛下方面，另一半归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该山意义重大，应当作 1104/1100页背面
为边界。

全权大使说，圣诺斯很早以前就隶属俄国方面的雅库次克寨，在圣诺斯附近，不可能跟博格德汗殿下属民发生纠纷，因为博格德汗殿下的人从不到上述圣诺斯去猎貂和猎其他野兽，因而在上述地方同他们的人民也从未发生过纠纷。他们方面的猎人是不可能到圣诺斯的，因为从圣诺斯起，有些河流从该岭流入沙弗利河（也称乌第河），还有许多河流流入海，而在这些石头山和河流沿岸猎貂及其他野兽者自古以来都是沙皇陛下方面的属民，而不是汗殿 1105/1101页
下方面的属民[243]。从圣诺斯到沙弗利河（也称乌第河），需要走十个礼拜左右，而从沙弗利河到直接连海的另一条山脉（许多河流发

源于该山脉并流入大河阿穆尔河),需要走八个多礼拜。上述圣诺斯及上述诸地，沙皇陛下方面是不能让出的。而在直接通海的那条山脉后面的诸溪流，他们全权大使也决不会让出。关于这些地方，他们未奉有沙皇陛下的谕旨，望暂行存放，俟他日沙皇陛下和
1105/1101页背面 博格德汗殿下愿意遣使的适宜时候，再行妥善解决。而他全权大使回去后将向沙皇陛下奏明此事。

耶稣会士说，如不平息已发生的纠纷，不划分疆界，则目前无法签订和约，因为此事极为重要；今后在上述地方，在沿河两岸猎貂时，博格德汗殿下的属民跟沙皇陛下的属民如果发生纠纷和屠杀，则即使签订和约，也会因此而破裂。

全权大使说，和约怎么会因这样微小的纠纷而破裂呢？即使
1106/1102页 猎人们在猎貂时发生争吵或因故互相斗殴，也无关宏旨。纠纷可以平息，可以不必动武，而与边界长官磋商，惩办罪魁祸首，则所订和约永远不会遭到破坏。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在地图(маппе)*上指给他们，双方如何划界。

全权大使提出应从格尔必齐河起，从该河河源顺沿位于阿穆尔河附近的石头山直达于海为界，自该石头山到阿穆尔河的所有土地和流入阿穆尔河的诸河流属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而该山北侧
1106/1102页背面 的土地和河流属沙皇陛下方面。这一建议，在此以前，全权大使曾
【562】向二位耶稣会士提及，并曾多次遣使告知他们的钦差大臣。

两位耶稣会士彼此之间并和扎尔固齐磋商良久，然后说道，对于全权大使向耶稣会士所提如何划界的建议，他们的钦差大臣决不会接受。

全权大使说，他们不能再定别的边界，况且他们也未奉有沙皇

---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чертеж（地图、草图）。

陛下的谕旨。他们向耶稣会士讲的全是实情，并且在致中国钦差大臣的函件中也已写明。 1107/1103页

耶稣会士问道，全权大使奉命前来既然是为了划分边界，平息已发生的争端，怎么能不知道发生争议的地区？

全权大使回答说，前些年，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曾致函大君主沙皇陛下，谈到在阿尔巴津附近发生的欺凌行为和许多纠纷。大君主沙皇陛下从来函中得知此事后，便派全权大使前来平息双方的纠纷。但是如今中国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提到的那些地方，博格德汗殿下致大君主沙皇陛下的信函中并未提及，大君主沙皇陛下 1107/1103页背面
对此一无所知，因而全权大使不能在上述地方划界。对已发生的争端，全权大使只答应以后通过友好协商一一予以解决，而所订和约将不会因这些事而被撕毁。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派人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将上述事项用拉丁语告知中国钦差大臣；而他们，耶稣会士也将向自己的钦差大臣禀报此事；并请全权大使将地图交给所派人员带去。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将此事转达中国钦差大臣，同时他们全 1108/1104页
权大使也将亲自派人去谈此事。向耶稣会士谈完此事后，便让他们归去。

耶稣会士走出帐幕以后，曾秘密地交给安德烈·别洛鲍茨基一封用法文写的信。并且在递信之后，留下自己的一个人。信中请全权大使给予赏赐，令留下的那个人给他们带来貂皮、银鼠皮（数量任便）、做帽子的黑狐皮、美酒、母鸡、牛油；他们相信能得到全权大使的恩典。

同日傍晚，耶稣会士留下的那个人给耶稣会士带回一封信及从皇库中提出的下列物品：四十张貂皮，价值八十卢布；一百张银 1108/1104页背面
鼠皮，价值十卢布；一张褐狐皮，价值十卢布。另外，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本人

还赠送了一张黑狐皮，价值十五卢布；四十张银鼠皮，价值四卢布；半普特牛油；十五只母鸡；一桶烧酒。还派了两名哥萨克将那个人护送到中国岗哨。

8月26日，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奉派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带去根据前文本用拉丁文缮写的条约
1109/1105页 文本抄件。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向贵族和书吏提出，从格尔必齐河沿山脊
【563】至圣诺斯作为边界，则应对他们说，全权大使未奉有大君主沙皇陛下关于此事的谕旨，因此不能划定那些土地的边界。

如果中国钦差大臣执拗地坚持划定那些土地的边界，则应对他们讲，由于全权大使不希望他们的努力徒劳无益，乃授命他们二人宣布他们带去的用拉丁文缮写的条约文本。如果中国钦差大臣
1109/1105页背面 了解该条约文本后，对他们二人说，乌第河和阿穆尔河之间的土地不能留待他日划定，则应对他们说，全权大使不能按照中国使臣对此所提的建议，再就边界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安德烈和谢苗带去的另一文本，内容如下：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
1110/1106页 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季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比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

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同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的钦差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及其他钦差大臣在双方使臣会谈中，共同议定下列各条款，确定两国边界：

1110/1106页背面

第 一 条

将在绰尔纳河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 山北所有大小河流均属俄罗斯国，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所有河流，【564】均属大清国。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阿穆尔河，已划分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全权大使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谕旨，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

1111/1107页

1111/1107页背面

第 二 条

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额尔古纳河南岸所有房舍应迁移至该河对岸。

1112/1108页

第 三 条

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目前所居俄罗斯人民

* 原文此处有笔误，看来是下面一个词（俄文词——译者）开始后没写完。

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
1112/1108页背面 双方永远不得在该地建立居民点。

第 四 条

两国订立本和约之前，从双方（从沙皇陛下境内和从博格德汗殿下境内）逃出之人，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订约之后，再有两国越境者，应立即送还边城长官，不得收留。

第 五 条

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
1113/1109页 准其在两国境内自由往来贸易。若有人想从汗殿下境内为此目的前往俄罗斯国，则从沙皇陛下边境至俄罗斯国内地，将予放行，并提供一应所需，而在其归国时，亦将如此办理。

第 六 条

本和约签订之前两国边民间的一切争端概作罢论。不得因当
【565】地人民犯禁而启战端，不得撕毁本和约。

第 七 条

在本和约签订之后，如有一方之边民犯禁，并为某事而越界，
1113/1109页背面 则应捕送边城长官，根据现行法律分别轻重治罪。如聚众携械越境，横行不法、劫盗、杀人，或者行猎，应行各自奏明（奏闻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并各自将罪犯捕获，处以死刑。本和约绝对不得撕毁。

第 八 条

博格德汗殿下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

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1114/1110页

同日，贵族和书吏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奉派持条约文本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商谈定界事宜。他们见到了中国钦差大臣，向他们说明并出示了第一个条约文本。

中国钦差大臣通过耶稣会士了解了文本的内容之后说，他们不同意从格尔必齐河起顺着该山岭划定边界，因为在阿穆尔河河口那面有他们汗的许多城寨。过去在哈蒙河上曾与从阿尔巴津逃出的大君主的人发生过多次战斗。至于在阿尔巴津地方，他们确知，汗方面永远不会建造房舍，只是他们不能将此事写入条约。 1114/1110页背面

谈到此处，便让贵族和书吏归来。

贵族和书吏见中国使臣很固执，便对他们说，昨日，中国钦差大臣曾派遣* 两名耶稣会士去见全权大使。这两名耶稣会士曾向全权大使提出建议**，从格尔必齐河起顺着山脊一直到海划定边界，平息那里的争端，划分那里的土地。全权大使授命他们提出如下建议：中国使臣提到的那里的纠纷和划分那里的土地问题，发生在雅库次克的猎人和阿穆尔河河口附近的博格德汗殿下的臣民之 1115/1111页
间。那些纠纷和划分那里的土地事宜，全权大使拟留待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都愿意的适当时候，再遣使进行友好磋商，那时，双方当能平息这些纠纷，本和约也不会遭到破坏。

接着，向钦差大臣宣读了拟好的另一条约文本。中国钦差大臣通过耶稣会士了解了该条约文本的内容之后，说道，该条约文本中写着在阿尔巴津不得保留任何房舍，他们说，应拆毁阿尔巴津，将俄罗斯人撤至沙皇陛下境内，中国方面将不在阿尔巴津地方建 1115/1111页背面
造任何房舍，只设立一个哨所。 【566】

---

* 原文笔误为：присыланы（被派遣）。

** 原文笔误为：предлагати（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关于大君主头衔的写法，中国使臣说，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这样写头衔。如果全权大使要写这些头衔，那么他们也要写上本国汗的头衔："天下主宰"，并用"上对下"的口气。

钦差大臣随即要求让他们将该条约文本抄录一份，以便研究。贵族和书吏同意让抄录该文本。

两位耶稣会士邀贵族和书吏到自己的帐幕。他们用拉丁文抄 1116/1112页 录完条约文本后，对全权大使的馈赠表示感谢，并答应尽可能为沙皇陛下方面效劳。

抄录完条约文本后，钦差大臣又邀贵族和书吏到自己的住处。钦差大臣说，他们将派耶稣会士带着他们的答复于今日去见全权大使。

当耶稣会士在帐幕里抄写条约文本时，曾向书吏发誓说，似乎他们说的全是真情，请大使以后不要再令写大君主头衔的全称，因为如果他们向中国钦差大臣如实译出，那么中国人就连别的头衔也永远不会写了，因为他们无此习惯。他们认为在自己的文本中 1116/1112页背面 写上这样的头衔，就是辱骂他们的汗。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一名官居尚书的耶稣会士和一名书吏来到涅尔琴斯克会见全权大使。他们问候了全权大使的健康，耶稣会士用拉丁语对大使的馈赠表示深切的感谢。

全权大使也向耶稣会士等问候中国钦差大臣的健康。

然后，耶稣会士说道，今天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派贵族和书吏 1117/1113页 持条约文本去见他们的钦差大臣。他们钦差大臣派他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前来，告知全权大使，他们已听取了该条约文本，关于按照该条约文本双方划定边界一事，钦差大臣同意按大使的意愿照办；只是永远不能同意写这样冗长的大君主头衔，请全权大使看在基督教的份上在这一点上能相信他们；而他们，耶稣会士为了获得大君主对自己的恩典，可以写上大君主的短的头衔，并使中国钦差

大臣能同意此事。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为了今后获得大君主的恩典，能够在条约文本中写上大君主头衔全称，并使中国钦差大臣能同意此事。 1117/1113页背面

耶稣会士发誓说，他们实难照办。

全权大使说，他们对中国钦差大臣不按照外交惯例行事感到惊讶，在任何国家都无此种作法：让自己的士兵披挂盔甲，携带武器，如临大敌一般，然后将这些全副武装的士兵派到涅尔琴斯克最近的地方。

耶稣会士说，他们两个耶稣会士曾劝中国使臣不要这样做；然 【567】
而中国人生性固执，他们对此事的倔强态度，就象野蛮人拘守陋习 1118/1114页
一样。

这位耶稣会士还说，他们的钦差大臣令他们提出，双方都应使阿尔巴津成为空地，以右侧的额尔古纳河河口至河源为界，而额尔古纳寨应迁至对岸；要求俄方不得再在阿穆尔河和额尔古纳河河口建造任何房舍。

全权大使提出以另一侧额尔古纳河河口对面的乌尔卡河为界，乌尔卡河在额尔古纳河河口稍下的地方流入阿穆尔河。

耶稣会士说，中国钦差大臣永远不会同意这种划法，因为钦差大臣未奉有汗殿下的其他谕旨。 1118/1114页背面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转告钦差大臣，请后者以永久和好为重，沿上述河流划定边界，因为在使臣会谈中沙皇陛下方面对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已做了许多让步，而他们却未见钦差大臣表示出丝毫诚意。

耶稣会士说，他们的钦差大臣永远不会同意顺着这条小河划定边界，因为钦差大臣奉有博格德汗殿下的最后谕旨，即沿绰尔纳 1119/1115页
河划定边界。他自己也深知此事。而钦差大臣已越过其君主的谕旨，把边界划到了绰尔纳河后面的格尔必齐河。

全权大使建议中国钦差大臣同他们举行会议，以便结束和谈。

两位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办结划界事宜，而一俟办完此事，并根据方案厘定文本，只待交换时，中国钦差大臣便可同意举行会议。只是他，耶稣会士确实知道，他们的钦差大臣不会再作让步。

1119/1115页背面 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对沙皇陛下方面已作了很多让步：当博格德汗殿下派兵到达阿尔巴津城下时，以及在作战期间，没有戕害阿尔巴津居民。

全权大使说，去年，196 年，博格德汗殿下不知何故派遣大批士兵来到阿尔巴津城下，这些士兵将阿尔巴津附近的庄稼全部割倒、踏毁、烧光。由于互派使臣，此事未得处理，因为以前的纠纷决定由双方使臣谈判解决。

1120/1116页 耶稣会士建议，以后不要再提这些纠纷，如果双方都提此事，势必会迁延时日。

全权大使接着问道，在最后议定并缮就条约文本后，中国钦差大臣愿在何处举行会议？

【568】 两位耶稣会士**回答说，此事钦差大臣请全权大使定夺。

全权大使说，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叛离大君主沙皇陛下，如今单独而居，中国钦差大臣方面对这些叛逆者姑息纵容，备加保护。

耶稣会士说，一俟签订永久和约，划定疆界，中国钦差大臣就不会管那些异族人了。

全权大使说，为了进行和谈，请钦差大臣不要下令接纳沙皇陛

1120/1116页背面 下的贡民，以免发生纠纷，他们本不应管这些异族贡民。

耶稣会士说，此事他将禀告钦差大臣。

全权大使款待了耶稣会士，然后便让他回去。临行前，耶稣会

---

* 看来这里有错误，因为此次参加谈判的只有一名耶稣会士。

** 见前注。

士给巴维尔·格拉鲍夫团的伊凡·杰麦杰里乌斯大尉(法国出生的)留下商品及绫罗绸缎约二十匹，请他用这些东西购买黑狐皮、好貂皮和银鼠皮。此外，还在伊凡处偷偷地给全权大使留下下列礼品：两小盒法国造袖珍仪器，其中各有一把剪刀、一把小刀和一个测量器，全部都是铁做的，每盒价值十阿尔腾，两张印在纸上的法国国王肖像。此外还送给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frac{1121}{1117}$页 一本铅印的法国国王的著作《维尔萨里》。

全权大使为了通过上述耶稣会士使对方对和议表示某种诚意，也回赠了礼品：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赠送五对好貂皮；十张整筒貂皮；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也赠送了两对好貂皮。

全权大使想同两位耶稣会士秘密晤谈，并以厚礼相赠，但是始终未能办到，因为中国人从不让他们二人单独前来。

已向两位耶稣会士谈过，在由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送去的交换文本中，写着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不在 $\frac{1121}{1117}$页背面 阿尔巴津建造任何房舍，望二位耶稣会士在其交换文本中也写上这一内容，不必让中国使臣知晓，因为用拉丁文缮写的条约文本内容是什么谁也不能知道。然而耶稣会士回答说，他们永远不能做这种事，不能辜负汗在这一点上给予他们的信任而背叛中国汗。并且说，他们确实知道，中国汗永远不会在该地建立居民点。钦差大臣曾向他们二人发誓认可，在阿尔巴津决不建造房舍，只是中国钦差大臣不同意将此事写入交换文本中。

8月27日* 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和一名蒙古语通译格里 $\frac{1122}{1118}$页 什卡·库恰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令他告知中国钦差大臣，请后者按照条约写明边界，而近海处靠阿穆尔河河口有争议的地方直到乌

---

* 日期显然错了，因为下文是8月26日所记(见第571页)。

第河，暂行存放，俟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愿意的适当时候再遣使友好议结。而在条约文本中，望中国钦差大臣能同意写上按照
【569】协议双方不在阿尔巴津建立居民点，此事中国钦差大臣曾多次谈
1122/1118页背面 到。一俟按照方案厘定并缮就条约文本，即可与全权大使会晤，签字盖章，然后交换。昨天，钦差大臣曾派一名耶稣会士和一名扎尔固齐来到全权大使处，出示了条约的范本。在该条约文本中没有提到使阿尔巴津成为空地和在该地不再建造任何房舍之事。因此希望钦差大臣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中。

同日，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前往会见中国使臣，并奉全权大使之命，备述一切。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汗方面将不在阿尔巴津地方建造任何
1123/1119页 房舍，也希望沙皇陛下方面永不建设该地；只是他们没有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将来也不准备写入，因为此事无关紧要。钦差大臣还提出从格尔必齐河河源起顺着石头山直至海，直至名为圣诺斯的地方划定边界。

书吏说，全权大使命令他向钦差大臣提出，顺着岭脊往下至海，在阿穆尔河河口附近到乌第河之间有争议的地方，暂行存放，俟他日大君主和博格德汗殿下愿意的适当时候，再遣使友好议
1123/1119页背面 定。

钦差大臣说，他们将派耶稣会士带着他们的真正意图去见全权大使。说完后，便让书吏归来。

同日，两位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喇喜来见全权大使。他们来到后，先向全权大使问候健康。

全权大使也回问他们钦差大臣的健康。

然后，两位耶稣会士对全权大使说，他们看到本国钦差大臣愿意永修和好，便请求专程来见全权大使，以便完成这一已有良好开端的事业。请全权大使说明：条约文本是不是象他们前此宣布的

那样从格尔必齐河起顺着山岭划定边界，但是沙皇陛下方面的猎人不得越过格尔必齐河行猎；钦差大臣把乌第河以及在该河的渔猎场、住房和乌第河附近的一切建筑留给沙皇陛下方面；从格尔必齐河起顺着山岭直至海划定边界，条约文本中是不是要这样写？ 1124/1120页

全权大使说，如耶稣会士所说的顺着上述*岭脊，从格尔必齐河起至海划定边界，他们全权大使由于不知道这些地方，故不能定此边界。因此，希望留待他日适当的时候再议。他们全权大使将向沙皇陛下奏明此事，请中国钦差大臣将此事形诸文字，交给他们。 1124/1120页背面

耶稣会士听完以后说，此事他们依从全权大使的意愿。

全权大使接着说，他们在过去的谈话中曾提到，双方都不在阿尔巴津地方建立居民点，而两位耶稣会士也曾代表钦差大臣提出，应使阿尔巴津成为空地。但如今钦差大臣没有将使该地成为空地之事写入交换文本。此事，中国钦差大臣本人也曾多次提及。 【570】

耶稣会士说，不会在该地建立居民点，而且也没有必要将此事写入交换文本，因为此事无关紧要，钦差大臣决不会写入这件事。 1125/1121页

全权大使请他们的钦差大臣将此事一定写入交换文本。此事关系重大，如果中国钦差大臣不将此事（即阿尔巴津地方应成为空地，并不建任何房舍）写入文本，则全权大使将不接受该交换文本，因为钦差大臣曾多次谈及此事。

耶稣会士说，绝对不会在阿尔巴津地方建立居民点，也不会在该地构筑任何工事，并且还发誓证明。至于写入条约文本的问题，他们将向钦差大臣禀明。 1125/1121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他们切望缔结永久和约，可是中国钦差大臣却不

---

* 原文笔误为：вышереченным（仍为同一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愿按照协议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他们全权大使将把此事写入条约文本。

耶稣会士说，全权大使愿意将此事写入交换文本，尽可去写；不过钦差大臣不会接受这样的条约文本。必须使双方的条约文本
1126/1122页 一致。他们将向钦差大臣禀报此事。

全权大使提请耶稣会士按照他们的交换文本在自己的交换文本中照样写上有关贸易事宜。

耶稣会士说，尼德兰人曾三次派人去谒见博格德汗殿下，请求去中国贸易，并且答应愿为此纳贡，但是博格德汗殿下没有准许上述尼德兰人前往贸易。

全权大使说，耶稣会士怎么能把沙皇陛下同尼德兰人相提并论，那些买卖人为了牟利总是希望做买卖；而沙皇陛下允许贸易人员自由过境并不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而是为了牢固的友谊和亲
1126/1122页背面 善。耶稣会士本人对此是能够亮察的。全权大使又请耶稣会士回禀其钦差大臣，不要在阿尔巴津建造任何房舍，并望将此事一定写入条约文本。

耶稣会士说，如果全权大使在其交换文本中写上关于阿尔巴津之事，则钦差大臣在其条约文本中也要写上沙皇陛下方面不得在额尔古纳地方建立任何居民点。钦差大臣知道，在额尔古纳有可以发财致富的有用之地，而汗殿下则只在中国内地有许多银矿和金矿。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向本国钦差大臣如实禀报关于阿尔巴津
1127/1123页 房舍之事：不得在该地建立居民点，并望能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至于拟好的散会声明书① 将派贵族和书吏给钦差大臣送去。

【571】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准许他们的随从人员暗中做些买卖，而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一应公事他们则将禀报钦差大臣。

全权大使准如所请，答应安排贸易，以慰耶稣会士。说完此事后，即让后者归去。

8月26日*，中国钦差大臣又派两名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喇喜来到全权大使处。他们来到后，先问候了全权大使的健康。 1127/1123页背面

然后，耶稣会士说，关于在何处划定两国边界问题，中国钦差大臣已做出最后决定，并已缮就条约文本，现在派他们携条约文本前来面见全权大使。除此之外，钦差大臣不打算再谈了，请全权大使今天就根据此方案厘定条约文本，因为钦差大臣们希望早日离开此地。

全权大使请二位耶稣会士向他们宣读条约文本。

于是，耶稣会士便用拉丁语宣读了条约文本。 1128/1124页

全权大使命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将该条约文本也用拉丁文抄录下来，以便认真研究。安德烈·别洛鲍茨基抄录完毕，即在全权大使面前将该条约文本译成斯拉夫文。两位耶稣会士向全权大使宣读的条约的拉丁文文本的译文如下：

第 一 条

一、以流入萨哈连乌喇**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流入萨哈连乌喇之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流入勒拿河诸川，应归俄国管辖。惟至诺斯山中间流入海之其余河川及其间所有土地，因俄国全权大使不全知晓，应暂行存放。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用文牍，或遣使臣，始能定之。 1128/1124页背面 1129/1125页

---

* 见原文第568页的注。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穆尔河。

【第 二 条】*

又流入萨哈连河**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
【572】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第 三 条】

1129/1125页背面　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第 四 条】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若十人或者十五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害劫
1130/1126页　掠他国之人，则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但不得因此而启战端。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概作罢论，以维系永久和好。

【第 五 条】

自两国永定和好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幷*****应立即械系遣还。既不得因这些人犯禁而启战端，也不得因此而流血。两国使臣在会晤中，业经审订关于两国边界之所有条款，确定和好，永敦睦谊。倘各严守约章，争端自无由发生。

---

* 此处及以下各条表示条款的号码脱漏。按照条约的其他方案恢复（见第563—565，583—584页）。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穆尔河。

*** 原文笔误为：以北。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尔巴津。

***** 原文为“на”（在……之上）。

【第 六 条】

博格德汗殿下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 1130/1126页背面
文，亦可任便。

全权大使听完条约文本后，说道，在该文本中已写明在勒拿河和阿穆尔河之间所有土地以及圣诺斯应暂行存放，俟将来适当时候再行划分。但在那些地方有许多隶属于雅库次克县的堡寨。这些地方，他们全权大使永远不会认为是共有之地。而在圣诺斯周围有许多打猎的地方，就是在乌第河畔也有许多沙皇陛下方面的堡寨。那些土地从久远的年代起就归沙皇陛下管辖。因此，应当写上："在阿穆尔河河口和沙弗利河（也称乌第河）之间所有土地和 1131/1127页
河川不能划分。"

耶稣会士接着说，全权大使曾向钦差大臣宣布过，双方也都承认：谁也不知道诺斯山脉在什么地方，以及该山脉有哪些缓坡和河 【573】
川。正是由于钦差大臣对这些缓坡和河川知之不详，所以才在其条约文本中也写上那些地方，以便将这些有争议的地方暂行存放，俟他日再行划定。

全权大使说，不仅诺斯山脉属沙皇陛下方面，而且其他许多河 1131/1127页背面
川和缓坡亦为俄属。在乌第河（亦称沙弗利河）畔，以及其他许多河川之滨，有沙皇陛下方面所建堡寨。这些堡寨怎么能定为共用之地，为何留待他日再行划分？这些地方从来就属于沙皇陛下方面。

耶稣会士说，从阿穆尔河河口至山脉的边缘，博格德汗殿下方面在五个地方建立了城镇。如今当然要遵照汗殿下谕旨完成此事，永久划定边界。至于前面提到的直到圣诺斯山的那些河川和山脉，钦差大臣已同意划归沙皇陛下方面，以期永敦和好。 1132/1128页

全权大使请将阿穆尔河和乌第河之间未划分的河川和土地写入条约，留待他日适当时候解决。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立即允许他们回去，向其钦差大臣复命，禀告此事。

这两位耶稣会士还悄悄地提请大使注意，当着他们的面讲斯拉夫语要当心，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纯种*的中国人，精通俄语，他
1132/1128页背面 常常把听到的事情告诉他们的使臣。

全权大使对二位耶稣会士的提醒道了谢，然后说道，他们将立即派专人将如何草拟条约文本的真实意图告知钦差大臣。

同日，布里亚特族的舒林加阿拉姆扎伊从叛变者那里跑到涅尔琴斯克，向全权大使报告说，叛变的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听说使臣们即将缔结和约，就在中国营寨的下面，开始渡石勒喀河，以便逃往草原投奔蒙古领主。今天已有一些溫科特人及其他人渡过
1133/1129页 河去，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船只缺乏，尚停留在这一边，准备夜渡。而他，阿拉姆扎伊感念大君主的恩典，仍旧率部来至涅尔琴斯克。

全权大使向阿拉姆扎伊许以皇上恩典，送给他一块呢料，然后令其返回自己的帐篷。阿拉姆扎伊奉命向其他布里亚特人许以皇上恩典，召唤他们重返涅尔琴斯克，他们从前的罪过将永远不予追究。

同日，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费奥多尔·斯塔霍尔斯基大尉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团的尼基塔·卡西莫夫中尉奉派率领四
1133/1129页背面 百名涅尔琴斯克各团军役人员过石勒喀河。他们奉命到达叛变的布里亚特人和溫科特人渡河的地点后，规劝这些人不要逃离沙皇
【574】陛下的统治，希望还是在先前的游牧地游牧，并且使之相信能够蒙

---

* 这个词的词尾看不清楚。这里的读法是推断的。

受皇恩，从前的罪过将永远不予追究。如果那些叛逆者不与他们交谈，则他们应在仁慈的上帝保佑下诉诸武力，不放他们遁入蒙古草原，而同中国人则绝对不许发生纠纷和衅端。至于如何袭击那些叛变者，须视当地情况而定，应避免自己和军役人员遭受损失，对此，已有书面训令给费奥多尔。 1134/1130页

8月27日，派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们带去用拉丁文缮写的条约文本，两国将在此基础上最后缔结永久和约。他们还受命，如果中国使臣谈到会议地点，提出在何处举行交换条约文本的会议时，则应回答，会议地点以涅尔琴斯克附近的牧场为宜。关于人数和具体地点，全权大使还将派专人前往磋商。

他们带去的条约文本，内容如下： 1134/1130页背面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同大亚细戈* 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沙[244]、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于涅尔琴斯克附近会晤，共同议定各条款如下： 1136**/1131页

将在绰尔纳河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

* 原文如此（按应为“亚细亚”。——译者）。

** 编页码时，1135号脱漏。

两国之边界。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
1136/1131页背面 南流入阿穆尔河之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
【575】国。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汉* 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 及其间一切土地，因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
1137/1132页 沙皇陛下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

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额尔古纳河南岸所有
1137/1132页背面 房舍应迁移至该河对岸。

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嗣后，不得在该地建立任何居民点。

两国订立本和约之前，逃往中国之俄罗斯人及逃往俄罗斯国
1138/1133页 之中国人，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订约之后，所有两国越境者，应立即送还两国边界长官，不得收留。

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自由往来贸易。

本和约签订之前两国边民间的一切争端概作罢论。

和好既定之后，如有两国渔猎人等私自越界劫盗、杀人，应即
1138/1133页背面 捕送该管边界长官，严加惩处；如聚众合伙劫盗、杀人，务必捕送边界长官，处以死刑。不得因两国边民之罪行而启战端，发生流血。遇有此种情事，应行各自奏明，以书信和平议结。

博格德汗殿下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
1139/1134页 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创世第 7197 年 8 月 27 日于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订

---

* 原文如此。按应为“大清”。

** 原文笔误为：речи（话语）。

立。

同日，贵族和书吏从中国使臣处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 【576】
们持条约文本去见中国钦差大臣，并向全权大使① 提出了建议。

钦差大臣听完后，说他们同意以条约文本中所规定的条款为基础，缔结永久和约。只是第七条规定准许双方贸易人员过境贸易，他们方面认为有失尊严。而将为某种营生须过境者，予以接 1139/1134页背面
待，供给一应所需，放其过境一事，写入条约文本也不合适。至于在阿尔巴津地方，中国永远不会建造房舍。虽然他们对此事将发誓认可，但决不会写入条约。

贵族和书吏接着说，此事对双方都有必要，为了两国巩固的友谊与亲善应当写上。允许贸易人员来往，对两国均大有裨益。至于阿尔巴津的房舍，根据双方使臣所达成之协议也应写上。关于此事，他们回去后，将向全权大使禀明。 1140/1135页

在贵族和书吏离开时，中国使臣说，请全权大使和他们在全权大使愿意的地方会晤，缮就条约文本后，即行换文。在换文时，双方使臣应按照规矩宣誓。他们将派耶稣会士来见全权大使，商谈厘定文本事宜。

钦差大臣还提议：双方在边境竖立碑碣，以资纪念，双方用各自的语言将条文镌刻在上面，以便永世遵守。 1140/1135页背面

中国使臣说完后，便让贵族和书吏返回。

8月28日，中国钦差大臣派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喇喜以及两名书吏来见全权大使。他们向全权大使问候之后，说道，全权大使曾派人将条约条文送交中国钦差大臣。后者对该条约文本已经知悉，对永敦友好，划分边界诸条都表示接受。根据这些条款可以确立永久和好，只是关于在阿尔巴津地方不再建造房舍一节，没有令

① 从上下文看似应为“中国钦差大臣”。——译者

1141/1136页 他们写入条约；关于过境贸易之人亦然。如今，他们，耶稣会士奉派来见全权大使，并奉命誊写条约文本，准备换文。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按照他们，全权大使所定文本缮写中方的条约文本。而他们，全权大使将命令在耶稣会士在场的情况下抄写条约文本。在条约文本中应写上双方均不得在阿尔巴津建造房舍，并写上关于双方贸易人员的规定。

1141/1136页背面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信赖他们，在阿尔巴津地方断然不会建造任何房舍，对此，中国使臣在会晤时当能发誓认可，而在条约文本中，据他们所知，中国使臣不能将其写入。至于有关贸易的条款，他们耶稣会士可促使钦差大臣同意列入条约，但是须用别的方式写入，而关于贸易人员不予提及。他们还问全权大使愿在何地会晤。【577】中国钦差大臣令耶稣会士知照全权大使于明天与他们会晤。1142/1137页

全权大使说，如果中国使臣不在条约文本中写上双方在阿尔巴津地方永不建造任何房舍，则他们，全权大使将永远不会缮写条约文本。

耶稣会士说，如果全权大使不相信他们，则请派专人处理此事，而他们二人没有命令是不敢写的。

全权大使向两位耶稣会士谈完此事，便让他们二人归去。并请他们务必将此事禀明钦差大臣。

1142/1137页背面 两位耶稣会士说，他们将向自己的钦差大臣禀明此事，并请全权大使亲自派人去见他们的使臣，以便获得真实消息，他们将不来递送对上述问题的答复。

同日，全权大使派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偕同蒙文通译格里什卡·库恰往见中国钦差大臣。书吏奉命说明，中国钦差大臣曾派两名耶稣会士会见全权大使。耶稣会士向全权大使提出按照全权大使向钦差大臣所宣布的条文缮写条约文本，只是不愿写入下1143/1138页

述内容：双方均不得在阿尔巴津地方建立任何居民点，而此事钦差大臣曾多次提及。如果中国钦差大臣一味固执，并且声言决不写入此事，向他表示拒绝，则该书吏应当说，他奉全权大使之命宣布，虽然此事不写入条约文本，但是钦差大臣自己曾多次提及此事，因此请钦差大臣在会晤时发誓予以认可。

同日，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回见全权大使复命说，他见到了 1143/1138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并遵照上述命令向后者备述一切。中国钦差大臣听取了他的陈述以后说，双方均不得在阿尔巴津地方建造房舍，在此以前，全权大使也曾多次提及，博格德汗殿下方面永不会在该地建造任何房舍，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

书吏接着问道，既然钦差大臣清楚地知道博格德汗殿下决不会在该地建造任何房舍，那么为何不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 1144/1139页

中国钦差大臣回答说，汗殿下方面决不会在该地建造任何房舍，永远也不会建造，之所以不写上此事，是防止全权大使将此地作为边界。假如全权大使不相信，则中国使臣在会晤时可以亲自发誓确认。

书吏说，全权大使相信他们方面不会在该地建造房舍，之所以主张写入条约文本，绝不是为了要把该地视作边界。 1144/1139页背面

接着，中国钦差大臣说，如果在使臣会谈时双方缺乏始终不渝的信任，在签订和约及会谈结束以后，有一方违约行事，则所订之约将成为一纸空文。向书吏谈完此事后，中国使臣便让他归来，而他们自己也走出帐幕，向自己的帐幕走去。

关于发誓保证不在阿尔巴津地方建造房舍之事，他，谢苗没有 【578】
向中国钦差大臣提及，因为此事钦差大臣自己已向他讲了。 1146*/1140页

同日，中国使臣派两名耶稣会士和扎尔固齐喇喜以及两名书

---

* 编页码时，1145号脱漏。

吏来见全权大使。他们来到全权大使处，问候完毕以后，说钦差大臣着他们征求全权大使的意见，双方使臣究竟在何处会晤，以便交换条约文本，完结订约事宜。中国钦差大臣希望在原来的地方举行会晤。

全权大使说，他们不能到原来的地方参加会晤，因为目前河水
1146/1140页背面 上涨，有许多地方已被洪水淹没。前往会晤地点途中，现在有一条大河岔，他们，全权大使难以渡过去。

耶稣会士问道，在双方都写好条约文本后，全权大使意欲如何在条约文本上盖印：是只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盖皇上的印信，还是在双方的文本上都盖上皇上的印信？

全权大使回答说，他们将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也
1147/1141页 请钦差大臣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然后在会晤时，双方交换这些条约文本。全权大使又说，他们曾派遣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去见钦差大臣，命令该书吏请钦差大臣在条约文本中写上根据使臣所达成的协议双方不得在阿尔巴津建立居民点，请耶稣会士能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

耶稣会士说，钦差大臣将在条约文本上加盖汗的印信，他们没
1147/1141页背面 有个人的私章，也不拟在条约文本上签字。至于不在阿尔巴津建造房舍之事，钦差大臣没有命令他们，耶稣会士写入，只是在换文时，钦差大臣将发誓认可。

全权大使说，虽然中国使臣能发誓认可，但是按照使臣们之间的协议，仍须写入条约文本。中国使臣为什么不愿在条约文本上签字？

耶稣会士说，钦差大臣决不会写入这件事，当然汗殿下也不会
1148/1142页 在阿尔巴津地方建造任何房舍。而钦差大臣之所以不在条约文本上签字，是因为他们无此习惯，为了使条约有效，他们带有汗的印信。一俟全权大使与钦差大臣会晤，交换条约文本时，望全权大使

能够宣誓，以便使双方使臣所订之约永远有效，不能破坏，而钦差大臣因此也将在换文时，按其信仰宣誓。

然而全权大使说，他们在递交条约文本时，将不宣誓。而对该条约将牢固可靠、永远有效一事，他们在递交条约文本时将要提及。请中国钦差大臣在该文本上签字盖章，并望令耶稣会士将双方都不再兴建阿尔巴津之事，写入条约文本。 1148/1142页背面 【579】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在这件事情上相信他们二人；如果一味固执，则使臣会谈就会破裂，中国方面永远不会在该地建造房舍。至于在文本上签字一事，他们将转告本国使臣。两位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命令缮写三份条约文本，一份俄文文本，两份拉丁文文本。 1149/1143页

全权大使说，缮写一份俄文文本和一份拉丁文文本后，即可与钦差大臣换文。此外，无须再缮写和提交俄文和拉丁文条约文本，在周围国家里都无此惯例。全权大使接着问道，钦差大臣是否也向全权大使提出一份用俄文缮写的条约文本？

耶稣会士回答说，钦差大臣将提出两份用拉丁文缮写的文本，一份文本上将加盖博格德汗殿下的印信，一切国书都盖此印信；另一份文本上，钦差大臣也将加盖此印信。请全权大使也在该条约文本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而钦差大臣也将在他们的条约文本上盖印。全权大使问道，为什么要在条约文本上共同盖印，这种习惯哪里也没有。 1149/1143页背面

耶稣会士答道，需要写两份条约文本，原因是在一份文本的前面须写大君主的头衔，而在另一份文本上，在全权大使前面须写博格德汗殿下的头衔，因此在两份条约文本上须共同盖印。 1150/1144页

全权大使说，把盖有自己印章的条约文本上呈自己的君主，这在任何国家都从未有此惯例。他们，全权大使将用拉丁文和俄文缮写条约文本，然后在上面签字盖章，送交中国使臣。因此，也请

1150/1144页背面 钦差大臣向他们提交两件分别用拉丁文和满文缮写的签字盖章的文本。而不要再缮写共同文本，也不要共同签字盖章，因为将这样的文本带回本国是不合适的。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准如所请按照中国习惯行事，因为他们的钦差大臣是七名正直的要员，今后恐怕永远不会派这样的要员参加使臣会谈了。但是全权大使对他们却不尊敬，一切都不按他们的习惯行事，而钦差大臣对对方却做了许多让步。

全权大使说，他们对钦差大臣很了解，已吩咐按照使臣爵位给
1151/1145页 予应有的礼遇。至于两位耶稣会士所说缮就文本后，共同盖印，然后带回本国，是不合适的。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告诉他们，全权大使认为大清国人民是人还是鬼？

【580】 全权大使说，他们认为大清国人民是有礼貌而又有学识的人民。

耶稣会士说，全权大使认为大清国人民有礼貌有学识，但却一
1151/1145页背面 切都不按他们的习惯行事。如果全权大使不将自己签字盖章的两份条约文本交给他们，也不在自己条约文本前面写上汗的名字，则钦差大臣不会接受用俄文和拉丁文缮写的两份文本，而无此文本，他们不敢回国。

全权大使请两位耶稣会士不要再提此事。他们，全权大使决不会这样作，也不会在自己的条约文本前面写上汗的头衔。

耶稣会士说，前几年有五名通古斯人在西林穆迪河被抓走，送
1152/1146页 到俄罗斯城市，请全权大使下令将其寻获交还。钦差大臣有令让他们交涉此事。

全权大使说，如果在沙皇陛下方面能找到这些通古斯人，则当下令交还。只是这些通古斯人没有抓到涅尔琴斯克，或者其他城市，因为在那几年，渔猎人等没有从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到过上

述河流。此外，他们，全权大使还提到在今年使臣会晤时，有两名妇女和许多少年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的村庄被抓走(他们，全权大使不知道运往何处)，请钦差大臣下令找到上述妇女并交还。 1152/1146页背面

耶稣会士说，此事他们将向中国钦差大臣报告，一旦找到，当能下令交还。

谈完此事后，便让耶稣会士归去。

据涅尔琴斯克哥萨克菲利卡·兹梁等禀报，在涅尔琴斯克县所属村庄有两名妇女和三名少年被掳至中国营寨。

8月29日，钦差大臣又派上述耶稣会士来见全权大使。这两位耶稣会士说，他们奉钦差大臣之命持双方一致的条约文本来见全权大使，双方据此可缔结永久和约，请抄录该文本，钦差大臣即将前来会晤地点；并请全权大使命令用拉丁文和俄文各缮写两份条约文本；他们也将用拉丁文和满文各缮写两份条约文本，以便双方共同在这些文本上盖印，然后各将自己的文本带回送呈自己的君主。 1153/1147页

全权大使说，为什么关于一件事要写四份条约文本，并且还要在四份文本上共同盖印？他们，全权大使怎么能将这样的条约文本送呈沙皇陛下？因为这样的条约文本不会有任何效力。双方只要各有两份相同的条约文本就行了，这两份文本不是用一种语言缮写——而是，一份用拉丁文缮写，另一份用自己的本族语缮写。双方应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各自盖章签字，使之更为有效，然后即可交换这些条约文本。 1153/1147页背面

耶稣会士说，如果全权大使不用俄文和拉丁文各写两份条约文本，而且如上面所说的也不共同盖印，则钦差大臣断然不会接受和约，因此请务必照此办理。钦差大臣已抵达涅尔琴斯克，请即就此事如实作答。 1154/1148页 【581】

全权大使又照以上所述向耶稣会士说了一遍。

耶稣会士请全权大使在他们的条约文本上加盖自己的印章，而钦差大臣则在对方的文本上盖印，哪怕不交换这些条约文本也可。

全权大使说，不交换条约文本可是一件大事，在别人的条约文
1154/1148页背面 本上盖章实在欠妥，在别人的条约文本上加盖自己的印章并签字，在任何国家都无此惯例。

耶稣会士说，如果全权大使不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则他们从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考虑将不能缮写条约文本。

说完后，便起身要走出帐幕。

耶稣会士临走时说，既然这样固执，他们二人也不敢再做什么事情。

说完后，第一位耶稣会士徐日升和扎尔固齐跃身上马，回去向
1155/1149页 钦差大臣复命，而其同伴另一名耶稣会士则留在帐幕里。

同日，第一位耶稣会士奉钦差大臣之命匆匆而来，对全权大使说，如果全权大使不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则钦差大臣便要断然中断和议。

全权大使请二位耶稣会士现在就缮写条约文本，他们将下令按照上述议定条款准备条约文本。并请耶稣会士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中，在博格德汗殿下的头衔上不要写“天下主宰”，不要用“上对下”的口气。而任何其他文本他们都不能写，也不能在别人的文本上盖章。

1155/1149页背面 耶稣会士说，钦差大臣将不在博格德汗殿下头衔上写“天下主宰”，不用“上对下”的口气。

耶稣会士接着说，钦差大臣从不知道对中国博格德汗称“殿下”，而不称“陛下”。如果他们知道了此事，断乎不能接受贬低自己汗的尊严的称呼，他们对“陛下”和“殿下”的区别是知道的。钦差大臣已经抵达涅尔琴斯克，正在等候全权大使赴会。请全权大

使将自己的帐幕派人运至会议地点。现在条约文本尚未准备好，请全权大使立即下令准备条约文本。 1156/1150页

全权大使说，他们正在准备条约的俄文本，而拉丁文本将同他们一起准备。请耶稣会士在他们，全权大使的帐幕里缮写条约文本，为此，他们将让出帐幕。

耶稣会士要求写四份条约文本，其中两份文本上将大君主的头衔写在前面，博格德汗的头衔写在后面，而在钦差大臣的文本中，则将博格德汗殿下的头衔写在前面，而将沙皇陛下的头衔写在后面，以使双方皇上的尊号和头衔相埒。 1156/1150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在他们自己的条约文本中，将把沙皇陛下的尊号和头衔写在前面，而将博格德汗殿下的尊号和头衔写在后面。 【582】

耶稣会士说，如果全权大使在其条约文本中将沙皇陛下的头衔写在前面，而将博格德汗殿下的尊号和头衔写在后面，并将该条约文本交给钦差大臣，则钦差大臣将不能接受该条约文本，因为不能将此种文本上呈博格德汗殿下，而所以不能上呈，是因为博格德汗的名字写在沙皇陛下的后面。 1157/1151页

全权大使说，他们在其条约文本中怎能将其君主的尊号和头衔写在博格德汗殿下后面呢？他们，全权大使决不能这样做。

耶稣会士建议在两份条约文本前面写大君主的头衔，而在另两份条约文本前面写博格德汗殿下的头衔。

全权大使说：他们永远不能这样做。 1157/1151页背面

耶稣会士曾多次提出按照以前的申述，缮写四份条约文本。

全权大使亲派贵族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他奉命用蒙古语告诉钦差大臣，请他们下令用拉丁文和满文缮写两份条约文本，而无须写四份条约文本；并且在该两份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然后在会晤时交换。

同日，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去见

1158/1152页 过了钦差大臣，并按照全权大使的命令备述一切。中国钦差大臣对他说，关于此事可依照全权大使的意愿办理。并已吩咐缮写条约文本。

全权大使对两位耶稣会士说，条约的满文本应与拉丁文本一致，一字不差。

耶稣会士说，满文本同拉丁文本沒有丝毫差别。

双方缮就条约文本后，按照钦差大臣的愿望，在离拦马栅五十
1158/1152页背面 俄丈的地方搭了两座全权大使的帐幕，以便举行会议。有四百名火枪兵荷枪列队帐前，由上校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和中校西多尔·鲍加蒂廖夫以及大尉等率领。为了安全起见，军役人员暗中带有手榴弹。

当时，钦差大臣停在离涅尔琴斯克一俄里的山脚下，大约有五千名骑兵扈从。

在条约文本中写道：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
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
1159/1153页 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
【583】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同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领侍卫內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內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都统郎坦等于涅尔琴斯克附近会晤，
1159/1153页背面 共同议定各条款如下：

【第 一 条】*

将在绰尔纳河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界。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国。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全权大使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 1160/1154页 1160/1154页背面

第 二 条

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额尔古纳河南岸所有房舍应迁移至该河对岸。

1161/1155页

第 三 条

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

第 四 条 【584】

两国订立本和约之前逃往中国之俄罗斯人及逃往俄罗斯国之中国人，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订约之后，所有两国越境者，应立即送还两国边界长官，不得收留。 1161/1155页背面

第 五 条

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

* 原文中表示第一条的号码脱漏。

准其在两国境内自由往来贸易。

第 六 条

本和约签订之前两国边民间之一切争端概作罢论。和好既定之后，如有两国渔猎人等私自越界劫盗、杀人，应即捕送该管边界
1162页/1156页 长官，严加惩处；如聚众合伙劫盗、杀人，务必捕送边界长官，处以死刑。不得因两国边民之罪行而启战端，发生流血。遇有此等情事，应各自奏明，以书信和平议结。

博格德汗殿下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

1162/1156页背面 创世第 7197 年 8 月 27 日于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订立。

本约由安德烈·别洛鲍茨基亲笔缮写成拉丁文。

中国钦差大臣令耶稣会士缮写的拉丁文本，内容如下：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皇*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
1163页/1157页 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大俄
【585—592】 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
【593】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臣、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于康熙 28 年，即金蛇年 7 月 24 日会于尼布楚**城附近，特
1163页/1157页背面 协定条款如下：

---

* 原文中笔误为：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仍为同一个词，但语法形式不同。—— 译者）。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涅尔琴斯克。

第 一 条

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 1164/1158页

【第 二 条】***

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1164/1158页背面

【第 三 条】

俄人在雅克萨******所筑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第 四 条】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越过已定边界。若有一、

---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穆尔河。

** 同上。

*** 此处及以下各条的顺序号码根据发表的出使报告第 1159/1153—1161/1155 页背面的原文类推复原。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穆尔河。

***** 这一条中置于方括号内的辞句根据发表的出使报告第 1129/1125 页的相同的原文类推复原。

****** 在相对的页边上注为：阿尔巴津。

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
【594】该国境内官吏；若十人或十五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害劫
1165/1159页 掠他国之人，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但不得因此而启战端。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定和好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立即械系遣还。既不因这些人犯禁而启战端，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第 五 条】

两国如今既已永定和好，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
1165/1159页背面 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第 六 条】

两国使臣在会晤中业经审订关于两国边界之所有条款，确定和好，永敦睦谊。倘各严守约章，争端自无由发生。

博格德汗殿下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
1166/1160页 文，博格德汗殿下可任便办理。

两位耶稣会士说，条约的满文本与拉丁文本相同，一字不差。而满文本是否眞与拉丁文本相同，全权大使无从得知，因为在达斡尔各城寨，找不到满语通译，更不用说象样的翻译。

同日，全权大使和中国钦差大臣举行会议。

双方使臣来到后，从两边进入帐幕，互相问好，寒暄就座。全
1166/1160页背面 权大使仍照前两次会晤时的位置落座，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在会谈帐幕的另一边，七名中国钦差大臣坐在长凳上。在桌子一端为耶稣会士专设了一条长凳，两名耶稣会士在这条长凳上就座。这两名耶稣会士曾多次会见过全权大使。

全权大使命翻译当面宣读双方条约的拉丁文文本，以便使双

方文本一致，而条约的满文文本无人能读，因为全权大使没有满语翻译。 1167/1161页

条约的两个拉丁文文本宣读后，验明无误，两相一致。

全权大使通过拉丁语翻译问道，钦差大臣手中的条约的满文文本与条约的拉丁文文本是否有出入？

中国钦差大臣回答说，他们的拉丁文文本与满文文本相同，不会有丝毫差异。 【595】

全权大使请钦差大臣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然后交换。 1167/1161页背面

然而，中国钦差大臣声言，他们只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盖印，而无须签字。为使条约有效，他们加盖汗的印信，他们将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加盖此印。

全权大使说，钦差大臣愿意在条约文本上盖印，而不签字。他们全权大使亦将照此办理。

中国钦差大臣经磋商后，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然后请全权大使也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 1168/1162页

全权大使于是在与中国钦差大臣订立的自己的俄文和拉丁文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245] 然后，全权大使请中国钦差大臣与之交换他们之间签订的永敦和好的条约文本。

钦差大臣说，全权大使既已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盖*章签字，还请全权大使在他们缮写的并已盖印的条约文本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而他们，钦差大臣也将在对方的文本上盖印。 1168/1162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他们不能在对方的文本上盖章，因为对方的文本要交给他们。

中国钦差大臣请全权大使只在拉丁文文本上盖上自己印章，

---

* приложили（盖）一词在原文中重复两次。

1169/1163页 而他们也在对方的拉丁文文本上加盖自己汗的印信。为了使条约更为巩固，如全权大使不愿盖章，则他们对条约文本将不予确认。

全权大使说，他们已同中国使臣缔结条约，据此可以永敦和
1169/1163页背面 好，并划定了两国大君主的疆界，他们已在自己的条约文本上盖章签字。至于要求他们在对方文本上盖章，根据使节职司是不必要的；同样，钦差大臣相应地在他们的条约文本上盖印，也莫明其妙。

【596】 中国钦差大臣请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如其所请，在条约各文本上与他们共同盖印，否则他们将不承认条约文本生效，牢固可靠。

1170/1164页 全权大使看到钦差大臣固执己见，同时不愿因此细节而使永久和好遭到破坏，乃在他们的拉丁文条约文本上用蜡盖章，但未加骑缝印。然后请中国钦差大臣在俄方文本上盖印。

中国钦差大臣在全权大使提出的文本上，在全权大使印章的下面，盖上了博格德汗的印信。

接着全权大使请中国钦差大臣互换文本：将自己的文本交给
1170/1164页背面 钦差大臣，并接受后者递交的文本。[246]

中国钦差大臣说，双方已在缔结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印，此外，为使条约有效，又共同盖印，这些条约文本即应各自保存，无须交换。

全权大使说，如果不交换条约文本，还能有什么效力可言。怎么能赍自己的条约文本回去面君？那样的话，双方使臣会谈的成果，所签订的条约将是不稳固的，因而也是不可信、没有用的。

1171/1165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已在对方的文本上盖上自己的君主博格德汗殿下的印信。而对自己的文本也相信不疑，因为上面盖有全权大使的印章。

全权大使请钦差大臣与之交换条约文本。

但中国钦差大臣坚持很长时间不愿交出条约文本与之交换。

在中国使臣一再坚持的时候，耶稣会士反复劝说他们去做此事，但是没有允准交换条约文本。最后，在钦差大臣们彼此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后，才与全权大使交换了自己的文本。在换文时，钦差大臣 1171/1165页背面
按照其信仰宣誓：汗方面对他们使臣所订之约将永遵不替。誓毕，钦差大臣请全权大使也对此向他们宣誓。然而，全权大使说，对他们作为外交使节所订之约，大君主沙皇陛下会按自己的意旨予以履行。

中国钦差大臣请全权大使按自己的信仰向他们宣誓。

全权大使说，双方使臣所议定之和约牢固可靠，他们，全权大 1172/1166页
使无须宣誓。接着全权大使对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与钦差大臣商定，在阿尔巴津地方双方都不得建造房舍，对此，钦差大臣曾多次提及，此事按照钦差大臣的意愿未写入本条约文本，但钦差大臣答应在本次会议上发誓认可。

接着钦差大臣将双手高举过头，按照自己的信仰发誓确认：汗 【597】
殿下永远不会在该地建立居民点，只在阿尔巴津地方设置哨卡。 1172/1166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博格德汗殿下如有需要致书沙皇陛下时，请下令在其友好国书中按照沙皇陛下的地位书写头衔，要与条约文本中的写法一致。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可向汗殿下奏闻此事，据他们所知，汗殿下将会无减略地写上那些头衔。

全权大使说，汗殿下将来能否遣使觐见沙皇陛下？请告知 1173/1167页
他们。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预料博格德汗殿下将遣使觐见沙皇陛下，但能否很快派出，则不得而知。

全权大使又说，如果博格德汗殿下遣使觐见沙皇陛下，则请派遣本土的中国人，请勿派异国人。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的汗拟派遣什么人，他们不知道。

1173/1167页背面 全权大使又说，在此之前，他们曾对中国使臣说过——如果沙皇陛下派遣大使或者公使去中国递交友好国书时，望博格德汗殿下能亲自接受该使臣递交的国书，并且不要下令对沙皇陛下使臣采取象过去对沙皇陛下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等所采取过的那种强制手段。

钦差大臣说，这种接受国书的方式，在他们国家已相沿成习。而且与其他使节相比，对沙皇陛下的使节尼古拉是优礼有加，没有对他采取任何强制手段。

1174/1168页 全权大使说，汗殿下的近臣们曾强使尼古拉·斯帕法里将国书递交给不知是何许人，并强迫尼古拉行三跪九叩礼，他见不到汗本人，只能看到汗的宫阙，此外，还对他施加了其他许多侮辱性的强制手段。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习俗，汗殿下也不能予以废除，不过他们可以将以上各节如实奏闻汗殿下。大君主从前派来中国的使臣中，还从未有过高官显宦。在议和完成之后，汗殿下也许能降旨废除这种朝仪。

1174/1168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国君不亲自接受友好国书这种不成体统的习俗，在周围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都是没有的。而且大君主的国书，各国国君从来都是从大君主派来的使臣手中亲自接受的，按照礼遇使臣的惯例，给予应有的尊敬，因为任何使臣都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君主的。

中国钦差大臣说，以上各节他们将如实奏闻汗殿下。中国汗的使节去觐见大君主沙皇陛下时，望大君主沙皇陛下降旨按照沙

1175/1169页 皇陛下的惯例予以接待。

【598】 全权大使说，大君主沙皇陛下没有中国的那种非礼的惯例，对使节施加什么强制。对来莫斯科国的使节，遵照沙皇陛下旨意，一律给以各种应有的礼遇。

中国钦差大臣说，有关接待使节之事，他们没有奉汗的谕旨商谈，但他们可将以上各节如实奏闻他们的汗。

全权大使说，与中国钦差大臣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互不索还双方的叛逆之徒；但那些从沙皇陛下边陲城镇掳去的、目前居住在中国的那些俘虏，望汗殿下传旨释放，以示对沙皇陛下的友谊。 1175/1169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说，虽然在条约中规定互不索还叛逆之徒和俘虏，但是，如果全权大使将达斡尔地区所有在逃的通古斯人交还，则中国使臣也将全部俘虏和叛逆之徒交还。

全权大使说，关于双方的逃亡者，他们已订了条约。虽然在该条约中关于俘虏也有规定，但是希望博格德汗殿下为了业已建立的友好亲善关系，能降旨将那些俘虏释放或者下令准许赎回。而全权大使可为每个人交二十卢布的赎金。 1176/1170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他们可将此事奏闻博格德汗殿下，没有汗的谕旨，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然后他们笑着说，望全权大使将在逃的通古斯人交给他们，而他们为每个人交三十卢布赎金，分文不欠。 1176/1170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他们决不能如此行事，因为怎么可以将自愿归附沙皇陛下统治的异族人交由别人拿钱赎走呢？而他们对中国钦差大臣所说的是希望准许将那些从阿尔巴津以及其他县俘获的俄罗斯人赎回。

中国钦差大臣说，此事他们可奏闻汗殿下，而他们自己不能擅自处理，不能单方面将俘虏交还。

全权大使请钦差大臣下令提供船只，运载阿尔巴津人和他们随身携带的一应物品撤出阿尔巴津，并饬令所属不得对他们加以任何侮辱。此外，根据与钦差大臣达成的协议，望他们的君主、汗殿下降旨不在该地建造任何房舍，以免因此而伤和好。 1177/1171页

中国钦差大臣说，汗殿下决不会在该地建造任何房舍。对此，他们已发誓认可。而为阿尔巴津人撤出时提供大木船，没有汗的

1177/1171页背面 谕旨，他们不敢擅自作主，他们只能提供一些小船。另外，决不会对阿尔巴津人加以任何侮辱，违者将处以死刑。

中国钦差大臣又说，望全权大使严禁不法之徒越境，滋事生非。

【599】 全权大使说，对此将予严格禁止，也望钦差大臣如此办理。

1178/1172页 全权大使又对中国钦差大臣说，如果本年阿尔巴津居民在阿尔巴津寨蒙受某种损失，望中国使臣下令予以赔偿，如有上述情况发生，他们将把所受损失据实通知钦差大臣。此外，中国人从涅尔琴斯克县所属各村庄掳走的妇女、儿童，望一定下令交还。

1178/1172页背面 中国钦差大臣们彼此磋商很久后，对全权大使说，如果今年中国人在使臣会谈期间使阿尔巴津居民和额尔古纳居民蒙受什么损失，则他们当然要下令据实赔偿。如果从涅尔琴斯克各村庄掳走了人，则将下令交还。希望全权大使为此亲自派专人同他们的即将奉派前往阿尔巴津的长官商办此事。他们，钦差大臣将下令赔

1179/1173页 偿损失，交还俘虏。

双方交换条约文本以后，中国钦差大臣又坐下来谈了约三个钟点。全权大使一面谈论公事，一面用香槟酒和其他酒款待中国使臣。桌上摆有糖果，中国钦差大臣们按各自喜好享用。

1179/1173页背面 款待完毕，中国钦差大臣起身向全权大使告辞。然后，钦差大臣同全权大使一起经过涅尔琴斯克城郊附近的拦马栅。中国钦差大臣在左边行走，全权大使身旁有莫斯科火枪兵携带武器扈从，使团贵族和其他官员跟在全权大使后面。当全权大使要回转拦马栅时，中国钦差大臣与全权大使互道珍重，互相拥抱，互相祝贺，然后

1180/1174页 分手。中国钦差大臣直向木船而去。

是日夜，夜色漆黑，全权大使从自己的灯中拨出一盏，派人为中国钦差大臣掌灯引路，一直送他们到泊岸的木船。两国使臣分手时已是夜里四点多钟了。[247]被派去掌灯的是帕维尔·格拉鲍夫

团的瓦西里·沃洛舍尼诺夫中尉。

当中国钦差大臣与全权大使会晤并交换条约文本时，莫斯科团列队帐前，并增派了其它团的火枪兵。在全权大使后面，约有二百名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在马上，随从使团贵族和书吏的百名使团奴仆也跨在马上。在两位团长帕维尔·格拉鲍夫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后面是他们团的步兵，约五十名军役人员。 1180/1174页背面

而在中国钦差大臣后面则有约五千名披挂铠甲、佩带弓囊箭袋的官兵。这些官兵打着十二面大旗，有的旗上画着大蛇，有的旗上用金线绣着大蛇，旗的四周镶着丝绦，并缀有大红穗。在旗的顶端还系有一百多个小红缨。钦差大臣及其随从同前几次会晤时一样，都穿着长袍。 1181/1175页

是日夜，涅尔琴斯克哥萨克米季卡·苏耶廷奉派去找缴纳实物贡的涅尔琴斯克的通古斯人，令他们毫不迟延地携带帐篷前来涅尔琴斯克。 【600】

8月30日，派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和书吏谢苗·瓦西里科夫、阿列克谢·克利蒙托夫去送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赠给钦差大臣们的礼品。送给中国首席使臣的礼品计有：大自鸣座钟一架，价值七十卢布，长管大烟斗一个，价值二十五卢布，带有德国镀金盖的大高脚杯一只，重两磅半，银鼠皮衣料一件，价值四十卢布；送给第二位使臣的礼品计有：威尼斯产的带有水晶玻璃表蒙的怀表一只，价值五十卢布，带有镀金盖的银杯一个，重二磅，望远镜一个，价值四卢布；送给第三位使臣的礼品是一只土耳其怀表，价值五十卢布，和五张整筒猞猁皮，价值十五卢布；送给第四位使臣的礼品是一只怀表，价值三十五卢布和五对貂皮，价值四十卢布；送给第五位使臣（大臣）的礼品是一面镶框的大镜，价值十二卢布，和五张整筒猞猁皮，价值十五卢布；送给第六位使臣的礼品是一只怀表，价值三十 1181/1175页背面 1182/1176页

卢布，和三对貂皮，价值十五卢布；送给第七位使臣的礼品是五对貂皮，价值四十卢布。

命令贵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见到中国钦差大臣后，如果钦差大臣们聚集在一起接受馈赠，则应向他们说，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派他和两位书吏前来是为了表示对前一段时期双方使团要员之间建立的真挚友好情谊的怀念；命令他们代表全权大使前来赠送友好礼品，并且不希望钦差大臣们回赠任何礼品。说完后，即宣布礼单，向钦差
1182
1176页背面 大臣指定受礼的人递交礼品。

贵族和书吏回来后，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已将礼品送给中国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们聚集在一个帐幕里，召他们进见。他们携带礼品来到钦差大臣面前，代表全权大使问候了钦差大臣们的健康。然后，宣布礼单，并照事先的指示讲了话。

中国钦差大臣对所赠*礼品非常感谢，吩咐当面一起接受。并且说，他们不能单独个人接受礼品，而要一起接受，因为他们彼此
1183
1177页 都是平等的要员。

款待完贵族和书吏后，送给他们每人各两匹锦缎，然后便让他们回去。

同日，费奥多尔·斯塔霍尔斯基大尉和尼基塔·卡西莫夫中尉带领军役人员归来，他们是被派去寻找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的。他们向全权大使禀告说，他们在石勒喀河对岸，离涅尔琴斯克七俄里的地方与上述人等相遇，这些人正在渡石勒喀河，准备向蒙古草原遁去。他们号召那些人仍旧归附沙皇陛下的统治。
1183
1177页背面 然而，那些人拒绝仍向沙皇陛下称臣。于是，与费奥多尔及军役人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此战斗中，有二十六名军役人员和

---

* 原文笔误为：присланные（送来的）。

猎人被打死，有许多人受伤。他们二人（大尉和中尉）也受了伤。根据在中国使臣离开涅尔琴斯克以后所获消息和检查的结果，叛逆者约有一百人被打死，有些尸体被蒙古人拖入森林。

同日，中国使臣的两名耶稣会士来见全权大使。 【601】

他们来到全权大使住的大木房，对全权大使说，他们此番前来 1184/1178页
是向全权大使道谢，感谢他们的厚意和馈赠，并向全权大使辞行，他们的钦差大臣今天即将离开此地。

全权大使说，对二位耶稣会士对他的深情厚意表示感谢。

接着，让二位耶稣会士在大木房里入座，飨以香槟酒和其他酒。

全权大使问耶稣会士，中国人卖的宝石以及锦缎丝绸是他们本国出产，还是从其他国家运来的？

耶稣会士回答说，中国人有许多外来的宝石，他们对宝石并不 1184/1178页背面
觉得稀奇，自己都不佩戴，只有他们的妻子佩戴。他们中国任何宝石也不出产，而是从夏姆[①]王国（也称东印度）以及莫臥儿[248]帝国运来的。来的商贾很多，售价也很便宜。中国盛产丝，并织造绸缎，但也从上述王国运进来很多。

全权大使又问耶稣会士，哪些国家与中国接壤？如果他们带有中国全图可否拿出一阅，看哪些国家与中国毗邻？

耶稣会士回答说，在海上与中国相邻的是西班牙[②]国王的属 1185/1179页
地沃罗齐利、马科以及其他岛屿；而从另一方面与之交界的是夏姆王国（也称东印度）和莫臥儿帝国；海的另一边同中国相邻的是日本岛。据说，从阿穆尔河河口顺风航行到日本岛，需用七天时间。他们，耶稣会士为了报答全权大使的知遇之恩，不仅可让他们一阅中国全图，而且可将全图赠与全权大使。于是他们将全图拿出，递

① 原文为 Сям。——译者

② 原文为 гишпанский。——译者

与大使。[249]

全权大使从耶稣会士手中接过中国全图，道了谢，然后问道，在日本岛上的国家是独立王国，还是大清国汗的属国？岛上居民在战争时如何作战？崇尚什么风习？

耶稣会士回答说，在大清国附近的日本岛上有一大王国，与大
1185/1179页背面 清国不相上下，岛上各种鱼类极为丰富。作战时也和欧洲人①一样使用火器，他们能征惯战；只是中国人比他们多，他们和中国人从未发生过战争，也没有理由需要打仗，他们之间有大海相隔。

全权大使问耶稣会士，中国使臣来涅尔琴斯克走的是哪一条道，这条道是不是捷径？钦差大臣一路上是否因翻越高山，跋涉泥泞而遇到什么困难？

耶稣会士答道，钦差大臣途经达赉湖，路上山岭不多，尽是草原，在到达达斡尔诸寨之前，他们的信使可从旱路经达赉湖在第六天赶到北京。在中国钦差大臣前来涅尔琴斯克途中，蒙古领主曾
1186/1180页 给了他们很大帮助，蒙古领主对俄国人抱怨不已。从国内经达赉湖的道路并不艰难，这段路经过蒙古人的游牧区。而中国人到阿
【602】穆尔河则取道松花江，该江发源于脑溫村，流入阿穆尔河。中国汗力主议和，只有那些掌管军事的军队长官不十分愿意言和，因为他们知道，在达斡尔地区俄罗斯人是如何稀少，他们从叛变的俄罗斯人那里曾多次听到关于此事的真实消息。他们也知道，由于路途遥远，俄罗斯人对达斡尔诸寨进行增援是如何困难。

全权大使对耶稣会士说，中国人从叛逆者那里听到的关于达
1186/1180页背面 斡尔地区空虚之说荒诞不经，因为在那些叛逆者逃走后，往达斡尔地区增派了许多军队，修建了许多堡寨。全权大使对耶稣会士声称，假如中国汗未事先致书沙皇陛下，请求遣使平息边界争端，制

① 原文为 европленя。——译者

止战祸，则大批军队完全可开赴阿穆尔河。耶稣会士自己当然也知道莫斯科国有什么样的兵力，而且俄军用不了四个月就可以从托博尔斯克迅速开到达斡尔地区。

耶稣会士说，他们确实知道莫斯科国兵力雄厚，也常告诉中国人。惟中国人对叛逆者所称该地区远离莫斯科，仿佛不能运送大批兵力一事，深信不疑；中国人最为耽心的是俄罗斯人在他们边境上不断增多。 1187/1181页

全权大使说，虽然目前在沙皇陛下的边境上俄罗斯人在不断增加，但是大君主沙皇陛下决不会破坏永久和约，惟愿汗殿下信守不渝。假如大君主沙皇陛下现在与中国汗交战，则不用从莫斯科，就从西伯利亚诸城即可毫无困难地抽调大批士兵开往达斡尔地区。只是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眞正的东正教君主，从来不愿生灵流血。 1187/1181页背面

说完后，赠给耶稣会士猞猁脊皮一张，价值二十五卢布，四对貂皮，价值三十卢布；还赠送了皇库中的四对貂皮，每对价值四卢布；两张狐狸皮，每张价值十卢布；此外，全权大使个人还送了一个十二岁的蒙古血统的沒有洗礼的小孩（因为耶稣会士曾向全权大使恳求给他这个小孩）。

耶稣会士对全权大使的馈赠表示感谢，并说大使送给他们的礼物十分丰厚。

全权大使问道，耶稣会士赠给全权大使的那本地图上关于大清国和其他王国画得准确吗？是否由权威者绘制？ 1188/1182页

耶稣会士回答说，那本地图绘制得完备而准确，并且有签名。但是他们认为，由于知之不全，只凭借大君主所属西伯利亚国的传闻，因此关于该地区可能有错误；至于海外地区，他们已去过多次，并到过日本附近。

全权大使问道，二位耶稣会士是否能预料中国汗将遣使觐见

大君主，中国人是否有象周围其他国家那样派遣使臣的习惯？

1188/1182页背面 耶稣会士回答说，他们预料中国汗即将派出席此次使臣会谈
【603】的第四位使臣（大臣）使俄。他们并且认为博格德汗将派他们中的一个人随行。中国人在外交活动中按照野蛮的习惯行事，非常固执。假如他们的汗有什么意图，近臣们一般都不会革*旧布新。他们从来不到异域去，对别国的风习一无所知，反而自诩非常高明。

全权大使说，如果中国人总是这样顽固不化地象过去对待尼古拉·斯帕法里那样接待来使，则今后沙皇陛下因这样粗暴的行
1138/1198页① 为便不可能派遣显贵而正直的使节，大君主只好派信使递交友好国书。

耶稣会士称，也许今后中国人由于已经出现和好状态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但是，目前非常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老习惯，从不想改变。他们认为，按照使节所去国家的习惯行事，不会使使节和派遣该使节的国君蒙受任何侮辱。

1189/1183页背面 全权大使说，二位耶稣会士确实知道，任何使臣都维护自己国君的荣誉；二位耶稣会士应奏明博格德汗：中国人过去对待外国使节是粗暴无礼的，而周围其他国家都有国君礼遇使节的习尚；如果中国使节出使他国，则也会受到同等的礼遇。全权大使还问耶稣会士，中国人向谁学习在战争中使用大炮和其他火器？

耶稣会士回答说，他们很早以来就向来中国的异邦人、日本人学习，这些人在全部军事活动**中一如欧洲人，但也有人向其他异邦人学习。

1190/1184页 全权大使请耶稣会士向自己的使臣进言，今后在公文中能象条约文本中所写的那样书写大君主的头衔。如若不写或改变写

---

* 原文笔误为：пепереставляют（按应为 переставляют。——译者）。

** 原文笔误为：поседении（按应为 поведении。——译者）。

① 原文如此。应为 1189/1183 页。——译者

法，则望汗殿下方面考虑，不要因此而破坏和约。

耶稣会士说，他们对此将予以重视，不仅要向钦差大臣谈，而且要向自己的汗不断进谏。

二位耶稣会士和全权大使们是用拉丁语谈论上述各种问题的。

此时，中国钦差大臣派扎尔固齐喇喜和二名书吏来见全权大使。他们见到全权大使后，说道，奉中国钦差大臣之命特来此向全权大使道谢，感谢全权大使的馈赠。并带来了中国钦差大臣的下列礼品：一副缕金鞍辔，马鞍包以黑山羊皮，并带有后鞧带，辔头饰以两束染色的马尾，一枝用金线缝在深蓝色锦缎上的中国如意；两只小金杯，共重六十八俄钱①，八块廉价锦缎衣料、三十二匹中下等锦缎和十二匹小幅素缎。 1190/1184页背面 1191/1185页

全权大使对扎尔固齐说，他们赠送钦差大臣礼物，并非为了想得到回礼，仅仅是为了表示友谊。 【604】

扎尔固齐说，中国钦差大臣知道，全权大使向他们赠送礼品，并非为了交换礼物。中国钦差大臣本人向全权大使赠礼也只是为了表示友谊。

耶稣会士此时用拉丁语说，如果全权大使不接受中国人的馈赠，则他们将会感到奇耻大辱，他们将把所受的礼物全部退还，并会产生种种坏的想法。

全权大使审度情势，为了不激怒中国使臣，乃吩咐将礼物收下，并款待扎尔固齐；为了酬谢他们送来礼物，送给扎尔固齐三张貂皮，价值十五卢布；送给两名书吏每人一对貂皮，每对貂皮价值五卢布；还送给运送礼物的中国人一千张松鼠皮，价值二十卢布。还从皇库中拨出四十张貂皮，价值四十卢布，送给扎尔固齐及两名 1191/1185页背面

① 俄国旧重量单位，每俄钱等于4.266克。——译者

书吏。

款待完毕，即让扎尔固齐和两名书吏归营。此外，扎尔固齐还带来钦差大臣送给翻译及全体书吏的五匹锦缎和五匹素缎。

1192/1186页 扎尔固齐离开全权大使后，去见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带去中国钦差大臣送给他的十匹中幅和大幅锦缎，其中有两块劣质廉价锦缎衣料。

为了酬谢他们送来礼物，弗拉索夫送给扎尔固齐一对貂皮，价值六卢布；送给两名书吏每人一张貂皮，每张价值二卢布；此外，还送给二位耶稣会士每人各一对貂皮，每对貂皮价值四卢布。

1192/1186页背面 那位扎尔固齐还会见了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带给他的礼物是四匹锦缎。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送给扎尔固齐一件松鼠皮衣，价值三卢布；送给二名书吏每人一张整筒貂皮，每张价值二又四分之一卢布。

在御前大臣费·阿·戈洛文抵达涅尔琴斯克之前，侍臣伊·叶·弗拉索夫已应中国钦差大臣的多次请求向后者送去价值六十

1193/1187页 卢布的十二头牛和三十只公羊。

8月31日，中国使臣摒挡行装，拔营从涅尔琴斯克经过草原循原路而归，有两名中国使团的成员乘木船走水路回国。

同日，中国钦差大臣派书吏带十名中国人来见全权大使。来人代表钦差大臣向全权大使问候健康。

接着，书吏说，他们奉钦差大臣之命前来告知全权大使，中国使臣们今天离开涅尔琴斯克回返本土。并请全权大使派军役人员将关于与钦差大臣所订条约的指令送至阿尔巴津和额尔古纳寨，中国钦差大臣也将派人与他们同往，以防不测。

全权大使说，他将派军役人员携带书面指令前往阿尔巴津和额尔古纳寨。

同日，派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带领各团的六百

名军役人员去寻找叛变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命令他号召那些离开叛变者而留在这边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仍旧臣服，并许以大君主的恩典。如果叛变者们拒绝交谈，而要对杰米扬诉诸武力，则杰米扬应祈求仁慈的上帝保佑，对那些叛变者采取军事行动。 1193/1187页背面 【605】

随同那位书吏来的还有钦差大臣之一，中国汗的舅舅属下的一个人。全权大使送给书吏和上述这个人各一张猞猁皮，每张价值四卢布。款待完毕后，便让他们回去。

同日，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尼基卡·马拉等携带书面指令前往阿尔巴津和额尔古纳。他们携带的指令中写道： 1194/1188页

7197年8月31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之谕旨，特发给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本指令。

奉大君主谕旨并遵书面训令，全权大使与中国钦差大臣在双方使臣会谈中业经达成协议，并已亲手签订条约，永敦和好。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将所建阿尔巴津城尽行拆毁，嗣后双方不得在该地构筑工事、建造房舍。 1194/1188页背面

接到本指令后，仰即召集全体军役人员，宣谕圣旨，拆毁阿尔巴津城，将城垣尽行拆除，携带一应军需品（大炮、火药、铅弹、小铳、榴弹炮、榴弹）、粮食及阿尔巴津关防[250]，将军役人员及其妻孥和全部财产一起迁至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之木造房舍下令烧毁，不留任何藏匿之所。

在双方使臣会谈时，中国使臣答应尽量提供轻便木船，运送你与属下军役人员及一应军需品和粮食。在今年使臣会谈期间，阿尔巴津军役人员如有遭受中国人欺凌者，中国使臣答应予以赔偿。 1195/1189页

一俟两名中国使臣乘木船抵达阿尔巴津，即可告知他们，你已接到拆毁阿尔巴津之指令，并请中国使臣向你提供轻便木船，俾你能取目前水路抵达涅尔琴斯克。若今有阿尔巴津居民蒙受什么损失，也可告知中国使臣，请其赔偿。应将所受损失据实告知中国使臣，不得夸大。

如中国使臣按照诺言向你提供轻便木船，则应按照本指令，将
1195/1189页背面 阿尔巴津毫不犹豫地予以拆毁，拆除城垣，带上军需品及其他物品前来涅尔琴斯克，不得拖延。如中国使臣据你所报赔偿阿尔巴津人所受损失，则你拿到所赔偿之物后，应交予蒙受损失之军役人员。如木船容纳不下你所率领的全体军役人员，则可令一部分军役人员取旱道前来涅尔琴斯克。

倘中国使臣拒绝向你提供木船，则应向他们提出，这是违背双方使臣所达成之协议。

如中国使臣不提供木船，在冬道开辟以前，军役人员及一应军
1196/1190页 需品不能运出，则你应密切注视，以便遵照大君主以上谕旨火速行
【606】动，不得将军役人员及任何军需品和其他物品留在阿尔巴津地方，应全部迁至涅尔琴斯克。

军役人员中如有投奔博格德汗殿下方面者，应要求中国钦差大臣将这些逃亡者交还。一旦将这些人交还，你应下令将他们处以死刑，以儆效尤。在与中国人签订之条约中，明文规定各方不许收留对方之逃亡者。你对此应严加注意，俾能按本指令行事。

将阿尔巴津拆毁后，应带一应军需品及粮食取目前水路前来
1196/1190页背面 涅尔琴斯克。如因木船不够或因其他难以克服的困难，你及全体军役人员不能带军需品、粮食从阿尔巴津前来涅尔琴斯克，则应向中国使臣说明，望不要因此发生违背双方使臣所订条约之事。并将此事修书禀告涅尔琴斯克全权大使。

你若违背大君主本谕旨，做出破坏永久和约之事，你将受到大

君主的严惩，处以死刑，决不宽贷。 1197/1191页

给额尔古纳寨的指令内容如下：

7197年8月31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之谕旨，特发给额尔古纳寨总管瓦西里·米洛瓦诺夫本指令。

遵照大君主谕旨，为期永久和好，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与中国钦差大臣议定，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界河，额尔古纳寨应从中国那一边迁至额尔古纳河北岸，在适当之处修建。

接到本指令后，仰即召集全体军役人员宣谕圣旨，将所建堡寨并其中一切房舍及大炮和其他军需品迁至额尔古纳河北岸，并在可靠而适宜之地重建。如今年在寨的附近已种上庄稼，则应下令将所种庄稼尽行收割。并下令嗣后不得再在那边播种，而应在修建新寨之处寻地播种。 1197/1191页背面

如今年中国人使额尔古纳寨居民蒙受损失，你应将损失情况告知派往额尔古纳寨的中国人，请其赔偿。根据两国使臣所达成之协议，中国使臣答应对损失予以赔偿。 1198/1192页

你务必对此严加注视，以便目前能按本指令行事，并不得违背永久和约。如因难以克服的困难，不能按本指令行事，则应将此事修书禀告涅尔琴斯克侍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并派专人送去。

派下列人员前去护送中国钦差大臣并刺探沿途村庄的情况及各种消息：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军役贵族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及蒙语通译格里什卡·库恰，有十名军役人员随行。命令他们见到中国钦差大臣后，代表全权大使向他们问候，然后说，全 【607】 1198/1192页背面

权大使派他们来护送钦差大臣，命令他们护送至乌鲁奇基天然界。

是日夜，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奉派持书面指令前往色楞格斯克。他给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及伊坦增斯克诸寨送去书面指令，以防不测。指令内容如下：

1199/1193页 7198年9月1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旨，特发给色楞格斯克费奥多尔·乌沙科夫本指令。

前此曾有指令下达你处。令你派人去见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及色楞格斯克缴纳实物贡的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授命向他们宣告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与中国钦差大臣正在议和，赖全能的上帝保佑，涅尔琴斯克非常平静。去年，197年，8月29日，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签订了和约。中国使臣及其全部扈

1199/1193页背面 从官兵已于去年，197年，8月30日取山路和水路返国面君。那些叛离大君主的布里亚特族和溫科特族贡民，其中大部已被从涅尔琴斯克派出的军役人员打死，幸存者怕受蹂躏，也相率来归，依旧*称臣，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布里亚特人奥罗尔卡及其同伴和其他族的人均交出了人质。

本指令着色楞格斯克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专程送至

1200/1194页 你处，并令该通译去见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各台吉，向他们传达上述事项。

待本指令到达你处，通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到达色楞格斯克后，仰即派塔拉斯卡往见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各台吉，按照以上所述，开导他们仰承皇恩，安居旧地。

---

* 原文笔误为：по-прежму（按应为 по-прежнему。——译者）。

往乌丁斯克给莫斯科火枪兵大尉萨瓦·沃洛季麦罗夫也送去同样内容的指令。令萨瓦将该指令逐字抄录两份，送至色楞格斯克与伊坦增斯克冬营，俾众周知。 1200/1194页背面

同日，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奉命去招抚叛离大君主并向蒙古草原遁去的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他在距涅尔琴斯克七俄里的下克柳契天然界与叛变者相遇。他号召他们仍向大君主称臣，并向他们许以大君主的恩典。然而，【608】那些叛变者未与交谈，便向他及军役人员开枪射击。杰米扬看到他们不肯归顺，一味寻衅，便祈求全能的上帝保佑，与之交战。结果，打死许多叛变者，俘虏了他们的妻孥，虏获许多马匹牛羊。其余约二百个帐篷的叛变者仍旧归附沙皇陛下的统治，向涅尔琴斯克游牧而去。 1201/1195页

198年9月2日，准尉拉弗连季·涅伊捷尔和军役贵族尼基弗尔·谢诺特鲁索夫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说，他们将中国钦差大臣从离涅尔琴斯克约十二俄里的地方送到涅尔琴斯克县境的边界村庄，直至乌鲁奇卡河天然界。中国钦差大臣让他们将自己的帐幕带给全权大使，并嘱转告全权大使、御前大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赠此帐幕，聊表真挚友好之意。当中国钦差大臣将该帐幕交与他们二人时，他们声称，未奉全权大使之命，他们不敢擅受此馈赠。此时，中国钦差大臣劝拉弗连季和尼基弗尔*不必固辞不受，应将帐幕收下带回涅尔琴斯克。说完，便将帐幕交给他们。 1201/1195页背面

拉弗连季和尼基弗尔还向全权大使禀告，他们在中国营帐看到许多熟谙俄语，通达俄文书翰的人。

据观察，送给全权大使的帐幕是用四个格框做的，上面复以染

---

* 原文笔误为：尼基弗洛夫。

成红色的树条，四角包以白铁，上面盖一层中国白毡，在白毡外面
1202/1196页 是用兰色土布做的一个旧顶盖。

据观察，在中国使臣走后，涅尔琴斯克县遭到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以及中国官兵的蹂躏：从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彼特鲁什卡·扎勃罗达和菲里卡·丘菲亚科夫那里抢走二十九名男女和儿童。鲍里斯·杜纳耶夫的一名仆役被打死。上述哥萨克的村庄被焚烧；谢卡·加弗里洛夫及其同伴等五人的村庄也被付之一炬。

9月13日，接到了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写
1202/1196页背面 给全权大使的报告，内称：

去年，197年，8月21日，中国钦差大臣曾派兵从山路骑马，从水路乘船来到阿尔巴津城下。绕城一周，将阿尔巴津附近所种庄稼（已割倒的或尚未割的）全部烧光。在交谈中，他们说是奉其钦差大臣之命来干的。他们将庄稼烧完后，便离开阿尔巴津沿阿穆尔河从山路和水路向上游而去。目前阿尔巴津城内粮食和牲畜奇缺，皇库总共约剩三十普特粮食。

9月15日，接到宫庭护卫费奥多尔·乌沙科夫从色楞格斯克
1203/1197页 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内称，去年，197年，8月，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之弟，蒙古台吉额尔德尼佐克图及其侄曼加莱背叛大君主，率
【609】众五万人奔向蒙古地方。臣属沙皇陛下的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卓越干员和他的兄弟额尔德尼佐克图耶夫前去追赶叛逃的台吉，在楚库河对岸追上额尔德尼佐克图及其侄子后，将他击溃并打伤。额尔德尼佐克图及其侄曼加莱带领少数人逃到安全可靠的地方，追赶的人因马已疲惫不堪，未能追上。

9月16日，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伊瓦什卡·沃尔加等送来
1203/1197页背面 总管瓦西里·米洛瓦诺夫从额尔古纳寨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内

称：他奉命遵照全权大使的书面指令将额尔古纳寨从额尔古纳河南岸迁至北岸，并在适宜的地方重建。然而，撤寨之事今秋势难进行，因为目下额尔古纳寨的居民只有二十人。人力不足，无法迁城。况且已届深秋，为时已晚。而额尔古纳的军役人员所种庄稼由于中国人来犯，迄未收割。

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伊瓦什卡·沃尔加等在回答询问时说，中国钦差大臣已路经额尔古纳寨回返本土。他们未曾进入额尔古纳寨，只派脑溫城长官达尔班①带领约一百名官兵前往该城寨，该长官通知瓦西里，让他们将额尔古纳寨从额尔古纳河南岸迁到北岸，在全权大使指给总管的地方重建。若今秋来不及迁寨，则可于来年进行，但不能留在原地不迁。除此之外，伊瓦什卡从中国人那里别无所闻。 1204/1198页

10月5日，上奏沙皇，该奏章由宫庭内务官斯捷潘·科罗文和莫斯科火枪兵大尉鲍格丹·布尔加科夫送至莫斯科外务衙门。其内容如下：[251]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去年，197年，8月6日，臣仆曾上奏我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 1204/1198页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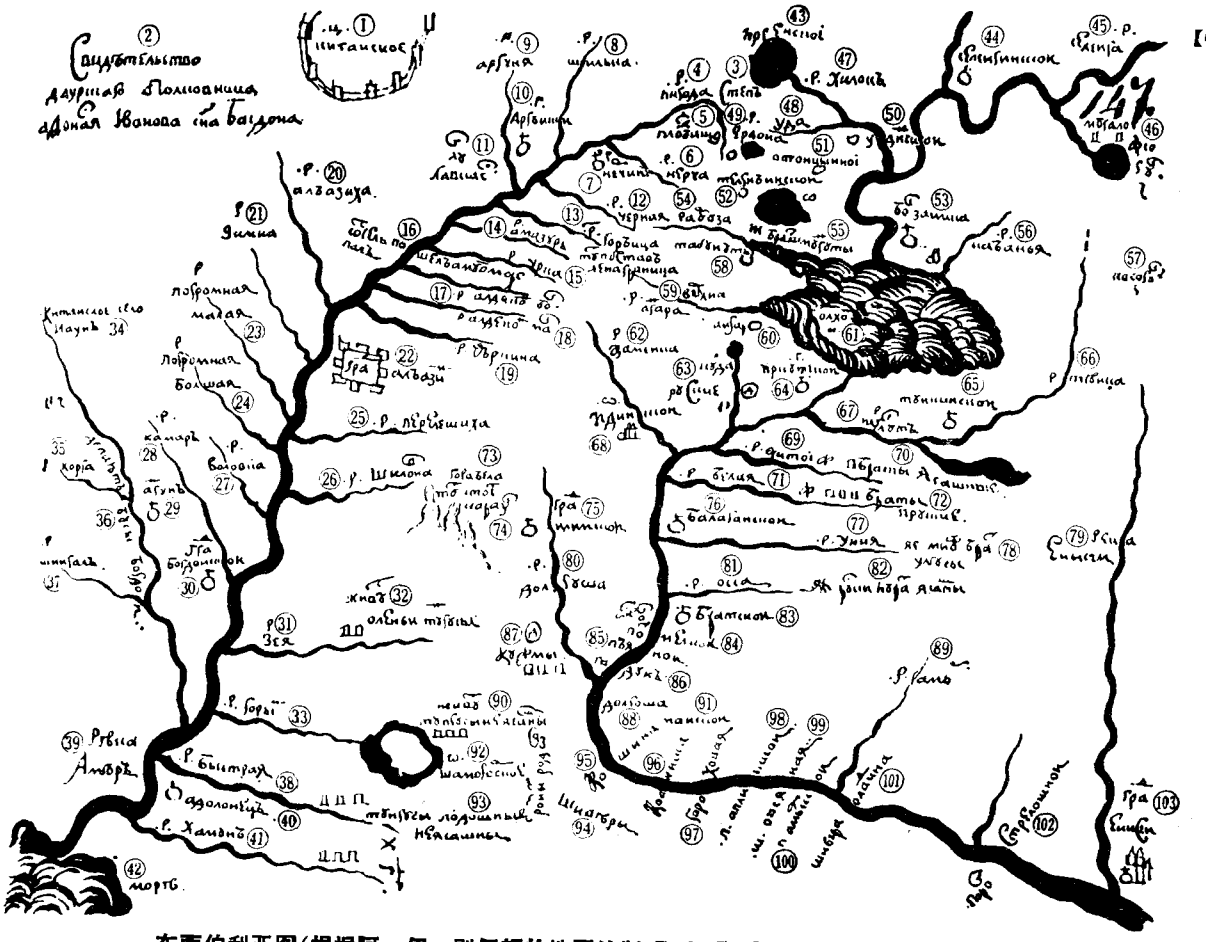
---

* 在送给外务衙门的奏章原文中，三位大使（费·阿·戈洛文、伊·弗拉索夫、谢·科尔尼茨基）都一一具名，这更加说明了它的庄严性（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1，第9本，第878页背面）。

① 根据俄文 Дарбан 音译。——译者

克谢耶芙娜殿下，该奏章臣仆着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火枪兵伊瓦什卡·阿勃拉莫夫等送交国家外务衙门转呈。臣仆奏陈：臣仆已率领莫斯科火枪兵抵达筏场，而其余军役人员由于跋涉泥沼，兼之驮运军火粮秣之马匹疲惫已极，落后于臣仆等两天的路程。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弗拉索夫从涅尔琴斯克给臣仆写来报告说，中国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已从山路和水路抵达涅尔琴斯克，在涅尔琴斯克对面安营驻扎，他们带有大量人员和军需品。臣仆从贵族中选派瓦西里·卢托维诺夫去见中国钦差大臣，让后者率官兵撤到离涅尔琴斯克较远的地方。臣仆在筏场等待其余军役人员带
1205页 1199【610】
军火、粮秣到达后，即编造木筏，于8月的上述日期动身前往涅尔琴斯克，而派大尉费奥多尔·斯塔霍尔斯基和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带领八十名军役人员押送马群到涅尔琴斯克。陛下，关于臣仆致中国钦差大臣的函件，他们已经作了答复。以上各节，臣仆已恭摺具奏，如实奏闻大君主，该奏章臣仆着上述火枪兵赍送至国家外务衙门。

陛下，臣仆于8月9日抵达涅尔琴斯克。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和诏书以及国家外务衙门发给臣仆的训令，臣等已与中国钦差大臣举行了会谈。仰赖万能的上帝眷佑和基督的庇护者、至高至上的圣母庇佑，并托我皇陛下洪福，在经过多次谈判之后，已与中国使臣缔结永久和约，确定了边界，臣等已在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并交换了条约文本。遵照我皇陛下谕旨根据哪些条款缔结了永久
1205页背面 1199
和约，确定了边界，中国钦差大臣在谈判中如何固执，如何调兵遣将，要求从贝加尔海到什么地方的土地，以及要求贡民归顺自己的汗，和中国钦差大臣交给臣仆何种交换文本等等，臣仆已在随本奏章附上的出使报告[252]中一一陈明，条约交换文本的副本原件也一并呈上，恭请我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



东西伯利亚图(根据阿·伊·别伊顿的地图绘制,取自 С. У. 列麦佐夫《地志图册》)

东西伯利亚图图注说明

1. 中华帝国　2. 达斡尔上校伊凡之子阿法纳西·别伊顿证明　3. 草原　4. 音果达河　5. 筏场　6. 涅尔查河　7. 涅尔琴斯克　8. 石勒喀河　9. 额尔古纳河　10. 额尔古纳城　11. 拉夫卡伊牧场　12. 绰尔纳河　13. 格尔必齐河　14. 阿马祖尔河(即阿马扎尔河——译者)　15. 乌尔卡河　16. 从此处至海称为阿穆尔河　17. 大鄂尔多昆河　18. 小鄂尔多昆河　19. 科尔基纳河　20. 阿尔巴昔河　21. 齐姆纳河　22. 阿尔巴津城　23. 小波格罗姆纳亚河　24. 大波格罗姆纳亚河　25. 佩列列希哈河　26. 希洛夫卡河　27. 沃洛夫卡河　28. 呼玛尔河　29. 安贡　30. 博格德城　31. 结雅河　32. 使鹿通古斯人居住地　33. 戈雷恩河　34. 中国脑温村　35. 科尔加河　36. 博格德人造船地　37. 松花江　38. 贝斯特拉亚河　39. 阿穆尔河　40. 奥多洛涅茨　41. 哈蒙河　42. 海　43. 普列延斯科伊　44. 色楞格斯克　45. 色楞格河　46. 蒙古　菲奥古斯　47. 希洛克河　48. 乌达河　49. 叶尔多纳　50. 乌丁斯克　51. 奥顿增诺伊　52. 捷连宾斯克　53. 大村庄　54. 拉勃鲁扎　55. 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地　56. 卡巴尼亚河　57. 帕索古斯　58. 塔布努特(即本书中的塔邦古特)人　59. 上安加拉河　60. 安加尔　61. 奥利杭(岛)　62. 卡缅卡河　63. 俄罗斯人〔到〕此　64. 伊尔库次克城　65. 通金斯克　66. 通卡河　67. 伊尔卢特河(疑为今之伊尔库特河——译者)　68. 乌丁斯克寨　69. 基托伊河　70. 布里亚特贡民　71. 别拉亚河　72. 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　73. 别拉亚山　74. 此处有哨所　75. 伊利姆斯克城　76. 巴拉甘斯克　77. 乌尼亚河　78. 纳贡的××布里亚特人乌卢斯　79. 叶尼塞河　80. 多尔古沙河　81. 奥卡河　82. 俄国布里亚特贡民　83. 布拉茨克　84. 波赫麦利诺克　85. 皮亚诺克　86. 帕东　87. 库弗梅　88. 多尔吉　89. 加姆尔河　90. 不纳贡的通古斯人居住地　91. 舍曼斯科伊　92. 沙莫戈尔斯科耶湖　93. 不纳贡的各族使船通古斯人　94. 石滩　95. 卡希纳(石滩)　96. 科申斯卡(石滩)　97. 戈罗霍瓦亚(石滩)　98. 阿朴林斯基急滩　99. 奥夫夏纳亚石滩　100. 阿莫尔斯科伊急滩　101. 奥拉季纳石滩　102. 斯特列洛什诺伊急滩　103. 叶尼塞城

(照原图译制。第898页后插页)

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御览。

陛下，本奏章及出使报告，臣仆费季卡着宫廷内务官斯捷潘·科罗文，臣仆伊瓦什卡着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赍送。令彼等至外务衙门，将出使报告呈交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臣仆等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的五十人长伊瓦什卡·乌尔巴诺夫和火枪兵格里什卡·伊兹马伊洛夫和阿法纳西·别伊顿招募的火枪兵雅库什卡·马尔蒂诺夫护送斯捷潘和鲍格丹至莫斯科。 1206/1200页

10月12日*，根据额尔古纳寨总管瓦西里·米洛瓦诺夫的报告，为使中国人对今年不能根据使臣所订条约将额尔古纳寨迁至额尔古纳河北岸一事不发生怀疑，已派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253]持函前往中国去见博格德汗的近臣，通知此事。全权大使在交给隆沙科夫的训令中写道： 【612】

7198年10月12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和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之谕旨，并奉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之命，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

---

* 这里的日期看来标错了。在格·隆沙科夫的出使报告中是12月12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案卷№1222，第321页）。但在费·阿·戈洛文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奏章原件中，所标的格·隆沙科夫送文的日期则是12月10日（见本书第638页的脚注）。奏章原件中的10日可能是误将12读成10的结果。这种错误在脚注中缩写 день（日）这一词时最容易发生。

看来，最接近真实的日期是格·隆沙科夫本人所标明的日期。

沙科夫*。他应前往中国谒见博格德汗的近臣，因本年，198 年，9
1206/1200页背面 月 16 日，曾接到涅尔琴斯克五十人长、额尔古纳寨总管瓦西里·米洛瓦诺夫写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写道，为期永敦和好，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已与中国钦差大臣议定，沿额尔古纳河至该河河源为两国国界，并命令他将额尔古纳寨从该河之南岸迁至沙皇陛下这一边，并在该河畔适宜之处重建。中国钦差大臣在两国使臣谈判之后，于归国途中路经额尔古纳寨时，曾派长官达尔班来见瓦西里，通知他根据条约将额尔古纳寨从该河南岸迁到北岸。瓦西里对该长官说，今年秋天
1207/1201页 无论如何无法将该寨迁走，因为目前额尔古纳居民为数寥寥，而且冬令将届，遽尔迁移实不可能；同时由于蒙古人来袭，所种之庄稼迄未收割。该长官随即对瓦西里说，若今秋为时已晚来不及迁寨，则于来年务必迁移，而且该寨迁走后，今后不得再在该地建造房舍。

10 月 8 日，还接到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写给全权大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根据遵照沙皇陛下谕旨与中国钦差大臣所订之条约，并奉全权大使之指令，他应将阿尔巴津拆毁，然后集中全城居民携带军需品和粮食乘坐根据协议中国钦差大臣和
1207/1201页背面 军队长官向他提供的木船前往涅尔琴斯克。

阿法纳西根据上述指令在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长官在场的情

---

* 看来原文往下有遗漏。在格·隆沙科夫的出使报告中，训令的这一部分是这样记载的：

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和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旨，并奉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之命，着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赍友好函件前往中国谒见博格德汗的近臣，陈述有关事宜(同上，第 321 页)。

况下将阿尔巴津城拆毁，将所有木造房舍烧掉，将土城垣拆除，然后集合其部众乘坐运载军役人员的木船驶离阿尔巴津地方。阿法纳西在中国使臣与军队长官在场的情况下将阿尔巴津城拆毁的当天，中国钦差大臣和军队长官即对阿法纳西说，根据与全权大使所 【613】
达成之协议，博格德汗殿下方面今后决不在阿尔巴津地方建造任何房舍，构筑任何工事[254]。

去年，197 年，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叛离大君主沙皇陛下，这些人原先脱离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自愿归附俄国，幷向大君主宣誓永远臣属大君主，答应缴纳实物贡。然而，如今竟叛离了大 1208/1202页
君主，据异族人讲，现在住在博格德汗殿下方面的达赉湖附近的克鲁伦河畔。

格里戈里应取道额尔古纳寨前往中国，要兼程赶路，小心谨慎，路上不得耽误片刻。路上要择安全可靠之地宿营，幷严加守卫，以防他本人及所率军役人员为歹徒所害。

到达脑溫村时，格里戈里应选派一名合适的军役人员去脑溫村。令其通报，格里戈里奉全权大使派遣携带函件前往中国谒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陈述有关事宜，请长官为他和所带军役人员 1208/1202页背面
提供车马和向导，立即放他前往京城。

若脑溫村长官对他说，沒有博格德汗殿下谕旨，他不敢准其前往京城，也不能提供粮秣和车马，而将此事专门写信报告京城，希望格里戈里将此番前往京城谒见博格德汗殿下近臣的使命告诉他，以便写信如实报告博格德汗的近臣。此时，他应对该长官说，去年，197 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与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举行会谈，签订了永久和约，幷在互相交换的条约文本中确认，双方可遣使商谈两国间一切事务和边界事务，不得阻碍，且边境城市应以礼接待来使，幷向来使提供粮秣、车马和向导，满足一应所需，准予前 1209/1203页
往京城不加阻拦，而该长官却不愿放格里戈里去京城，也不愿提供

车马和向导，这是违反双方所订条约的，因此，应请该长官按通行文牒提供车马、粮秣和向导，毫不迟延地予以放行；如该长官要求告诉他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格里戈里谒见博格德汗近臣所为何事，则不宜告诉他，至于全权大使致近臣信函的内容，他也不知道。

在中国边界长官接待了他，并向他提供车马和向导，准他去京城后，则应兼程赶路，不得耽误。他抵达京城后，应派一名合适的
1209/1203页背面 人去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令他通报，格里戈里奉沙皇陛下全权大使派遣，持友好函件前来，陈述和好事宜。望博格德汗殿下近臣召他持函进见。

在近臣们召见他格里戈里时，见面后他应向近臣们说：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领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御前
【614】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派他向博格德汗殿下各位近臣呈递友好函件，并问候健康，陈述事宜。

1210/1204页 然后，即将全权大使信函递交近臣。

近臣接过该函后，他，格里戈里应说：

去年，197 年，8 月 29 日，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与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在会谈中，缔结了*永久和约，并根据条约确定格尔必齐河为界，而将阿尔巴津堡拆毁，嗣后双方均不得在该地构筑任何工事和建立居民点。虽然使阿尔巴津成为无人之地，对沙皇陛下损失甚大，然而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仁慈的基督教君主，不愿打仗流血，为使居住在边境的汗殿下臣民安享太平，为了与汗殿下永敦友好，乃下令将该地弃为空地。而在阿穆尔河的另一侧，则将边界划到额尔古纳河直至河源，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汇合处起称阿穆尔河。将额尔古纳寨从额尔古纳河南岸迁至北岸，遵照大君主谕

---

* 原文笔误为：учинити(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旨在钦定之地重建。然而由于目前冬令将届，迁堡之事，碍难进行。因此，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令他告知博格德汗近臣，上述额尔古纳寨将于来年春季迁移，届时决不迟延。为此，全权大使派他来见各位近臣，申述此事，以便近臣们周知，免得怀疑俄方违反双方使臣所订之约。 1210/1204页背面

阿尔巴津堡现已拆毁，士兵已从该堡撤至沙皇陛下境内。沙皇陛下方面已履行条约条款，迅速了结此事。只望汗殿下按照双方使臣所达成之协议下令永不修建该地，以便不违背双方使臣所订之约。关于阿尔巴津建筑之事，钦差大臣已一再重申双方均不得在该地构筑任何工事。

条约还规定，双方对越境逋逃之人不得接纳，应予送还，处以死刑。在签订条约，永定和好之后，有许多溫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叛离沙皇陛下逃走，目前居住在博格德汗殿下境内。今后，这些叛逆者会来到涅尔琴斯克附近蹂躏沙皇陛下的异族贡民，打人、抢劫马群和牛羊。俄国军役人员为这些纷争和许多懊恼之事而不能忍受时，将会制服这些人。而溫科特人挑起纠纷后，会向博格德汗殿下近臣提出申诉。近臣们会因此而产生怀疑。请各位近臣将此事奏明博格德汗殿下，以便能降旨将这些叛逆者交还沙皇陛下方面。 1211/1205页

如果汗殿下近臣在同他谈话时，对他说*，在阿尔巴津地方，根据双方全权使臣的协议，决不再建造任何房舍，并且说，那些叛逆者住在汗殿下境内，在遥远的草原上游牧，则他应说，那些叛逆者在汗殿下境内达赍湖附近克鲁伦河沿岸游牧，在同全权大使会谈时，中国钦差大臣曾提到过这个地方，说该地属于汗殿下方面，因此望汗殿下下令将这些地方的叛逆者交还，这样才不违背双方使臣所订之约。 【615】 1211/1205页背面

---

* 这个词的开头被擦掉了。

格里戈里还应说，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命令他恳请各位近臣上奏其君主博格德汗殿下，为了已开始的友好情谊，为了始终不渝地永久和好，请贵国汗降旨将被俘的俄罗斯人遣返沙皇陛下方面。虽然条约规定，上述俘虏不再索还，但是，望汗殿下为表示对沙皇陛下的眞挚睦谊和亲善，能超越条约的规定，下令将上述俘虏人等放还。

如果汗的近臣准如所请，将被俘的俄罗斯人交还，不论人数多少，格里戈里均应接收，并将他们带回。带回后，亲自带领他们面
1212/1206页 见侍臣、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并将自己具名的出使报告呈交侍臣、军政长官。

将派一名通译和若干军役人员随行，带多少为宜，须根据涅尔琴斯克的通知来定。关于此事已发给他一份清册。

格里戈里在途中和在京城要密切刺探各种情报。应将所见所闻和向博格德汗殿下近臣所谈事项，以及近臣们对他的答复，全部记入出使报告。在归途中不得耽搁，应火速归来向全权大使复命，亲自递交自己的出使报告。

格里戈里所带全权大使致汗近臣信函，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
1212/1206页背面 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谨向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由博格德贤臣辅佐的执法者、中国黎民社会和光荣的维护者、博格德的和中国的眞主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致以友好的祝愿。

去年,7197 年,8 月 29 日,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与贵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于涅尔琴斯克附近举行的会谈中议定,以额尔古纳河与格尔必齐河为两国国界。对此双方拟定了条约文本,签字盖章,然后互相进行了交换。根据条约规定,沙皇陛下方面所筑阿尔巴津堡,应予拆毁。嗣后,沙皇陛下方面与汗殿下方面永远不得在该地构筑工事,建造房舍。对此,贵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在会谈时,已予确认。而在额尔古纳河南岸所建额尔古纳寨应迁至沙皇陛下境内,遵照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在该河北岸钦定之地重建。虽然拆毁阿尔巴津使沙皇陛下方面损失匪浅,然而大君主沙皇陛下作为基督教之君主不愿生灵流血,但愿与博格德汗殿下永敦友好情谊,因此乃谕令其全权大使如此行事。

1213
1207页

【616】

根据双方所订条约,沙皇陛下方面已毫不迟延地将阿尔巴津堡拆毁。至于额尔古纳寨由于冬令即届,加之目前该寨居民为数寥寥,因此在来春之前不能迁移。来春,当能根据我等全权大使与贵国钦差大臣所订条约毫不拖延地完结此事。为此,今特派达斡尔地区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往谒各位近臣,告知各位大臣沙皇陛下方面对双方使臣所订条约并无任何违背之举,各位大臣幸勿对此有所疑虑。

1213
1207页背面

尚有一事奉告于各位友好者。有许多向沙皇陛下称臣纳贡之蒙古族与布里亚特族人今岁从涅尔琴斯克附近逃走,现居住在汗殿下境内达赉湖附近克鲁伦河对岸。今向各位大臣提及此事,请贵国君主博格德汗殿下根据双方使臣所订之约降旨速将上述叛逆之徒遣回沙皇陛下境内,俾此等宵小今后不致妨碍汗殿下方面对我之和好。

各位大臣将能友好接待我等派去之贵族,并饬令提供一应所需,放他回国。

专此布达,顺颂各位友好政躬康泰,诸事顺遂,并致兄弟般之

眞诚问候。

1214/1208页 发自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途次。

10月15日，在涅尔琴斯克修建完城堡后，率领兵丁从涅尔琴斯克前往乌丁斯克。由于马匹瘦弱不堪，行走非常困难。军役人员的给养也非常缺乏。

10月20日，于途中接到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维库拉·列扎诺夫送来的大君主的圣旨。

10月28日，来到捷连姆宾斯克。许多马匹和骆驼由于瘦弱已极，弃置在途中的草原上。给格里戈里·隆沙科夫总管发去指令，令其收养上述马匹。令他将马匹收集以后，送到捷连姆宾斯克饲养，听候指示，或者寄放在别处饲养。

11月1日，离开捷连姆宾斯克登程。

11月5日，抵达叶拉夫宁斯克寨。大使们和军役人员以及各官长的马匹和骆驼由于疲惫不堪，有许多被弃于山岭。徒步行走多日，沒有干粮。到达叶拉夫宁斯克后，才从承包人提供的粮食储备里发给每人十俄磅面包干。

1214/1208页背面 11月7日，离开叶拉夫宁斯克登程。同日，给叶拉夫宁斯克总管发去一道书面指令，令其收养遗弃于山岭及草原上的已疲惫的服劳役的马匹。这道指令的内容与给捷连姆宾斯克的指令相同。

【617】

11月14日，抵达乌丁斯克。是日晨，台吉额尔罕阿海和伊勒登阿海兄弟来此。全权大使召见了他们，并予以款待。全权大使感谢他们当他在涅尔琴斯克期间，他们都能在沙皇陛下统治之下安分守己。全权大使赠送给他们每人一块英国呢料和每人一俄磅烟草，然后让他们返回自己的乌卢斯。

同日，蒙古策凌台吉来见全权大使。大使向他许以大君主的

恩典，赠给他一块呢料和一张水獭皮，然后让他返回自己的乌卢斯。

同日夜六时许[255]，色楞格斯克的哥萨克古尔卡·乌拉佐夫从色楞格斯克来此。他带来了费奥多尔·乌沙科夫写的一份报告，内称桀骜不驯的蒙古台吉卡坦巴图尔从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额尔罕琿台吉和他的乌卢斯牧民那里赶走了约四千马匹和牛羊。 $\frac{1215}{1209}$页

同日，命令从色楞格斯克派二百名军役人员，由军役贵族率领前去追缉上述台吉，并且又从乌丁斯克增派一百名火枪兵骑兵。关于此事的指令仍着古尔卡带回色楞格斯克。同时命令派人去见台吉，向他许以大君主的恩典，并切实探明各种情况。

同日，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额尔罕琿台吉之子顿杜克额尔罕阿海来见全权大使。他带来了一件翻毛豹皮皮衣，作为礼物。他向大君主叩首，请全权大使赏赐给他牲畜，因为卡坦巴图尔从草原来这里抢走了他父亲额尔罕琿台吉的马群和许多牛羊。全权大使向他许以大君主的恩典，并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给他一匹天兰色锦缎，一张黑狐皮、五峰骆驼和五匹马。此外，还向异族贡民征收了五十只羊送给他。由于皇库缺少骆驼和马匹，因此未从皇库中给他赠品。 $\frac{1215}{1209}$页背面

12月28日，全权大使召集布里亚特诸舒林加，宣谕沙皇陛下对塔邦古特部远征的嘉奖，并以个人名义送给每人一块呢料，共送给了十二人。因为全权大使奉到大君主的嘉勉诏书，表彰对塔邦古特的远征，在那次远征中布里亚特诸舒林加及其属下许多乌卢斯牧民打得很英勇，希望他们以后能矢忠不渝地为大君主效劳。

12月29日，费奥多尔·乌沙科夫从色楞格斯克写来报告称，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额尔罕琿台吉忘却大君主对他的恩典和自己的誓言，竟叛变而去，率其全部乌卢斯牧民遁入蒙古地方，投奔桀骜不驯的台吉。当时，额尔罕琿台吉的亲侄楚阿尔台吉正作

为人质被扣留[256]。

1216/1210页 同日，给色楞格斯克发去指令，命令从色楞格斯克派遣军役贵族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去找额尔罕琿台吉。他应带相当数量的军役人员，以防不测。授命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敦请额尔罕琿台吉能顾念大君主对他的恩典及自己的誓言，率领自己的全部乌卢斯牧民仍旧回到沙皇陛下方面，对以往的过失决不追究。

同日，派遣若干名军役人员去见各台吉及新来归附的牧民的
【618】宰桑，传令各台吉和宰桑率领其乌卢斯牧民在色楞格斯克下面游牧，从事各种营生。而命令布里亚特贡民和新归附的塔邦古特人以及多伦哈顺部全都做好充分准备，去讨伐叛变的额尔罕琿台吉。

1216/1210页背面 1月4日，被派去见蒙古台吉的军役人员从蒙古乌卢斯归来。他们复命说，各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正往下向乌丁斯克游牧。

1月26日，上奏大君主，着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维库拉·列扎诺夫将奏章送至莫斯科，交国家外务衙门转呈，该奏章内容如下：[257]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8年，9月……*日，臣仆等曾着宫廷内务官斯捷潘·科罗文和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送呈臣仆等上我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
1217/1211页 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的奏章。遵照我皇陛下谕旨，以及国家

---

* 原文中日期脱漏。该奏章原件中的日期是10月2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二册，第1125页）。

外务衙门给臣仆的公文要旨和训令，臣仆等与中国博格德汗殿下钦差大臣在涅尔琴斯克附近进行了谈判。赖万能的上帝保佑和基督的庇护者、至高至上圣母的庇佑，并托我皇陛下洪福，在经过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之后，已与中国使臣签订了永久和约，确定了边界。根据哪些条要旨与中国使臣签订了永久和约，以及中国使臣如何在谈判中固执己见，臣仆等已如实恭折具奏我皇陛下*，同时着宫廷内务官斯捷潘·科罗文和鲍格丹·布尔加科夫大尉将臣仆之出使报告呈上。

此外，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及西伯利亚衙门的公文，臣仆等受命，在使臣谈判结束后，在涅尔琴斯克留下一百名军役人员（骑兵） 1217/1211页背面
在该地建筑合适的有各种工事的城或寨。将人留下，修完工事后，即率我皇陛下其余军役人员从涅尔琴斯克前往乌丁斯克。在乌丁斯克留下西伯利亚军役人员**，而将莫斯科火枪兵团和各官长带至莫斯科，回到我皇陛下驾前。遵照我皇陛下上述谕旨及上述公文，臣仆等在涅尔琴斯克多留了一百名步兵，共留下二百名军役人员（骑兵和步兵），以便建筑额尔古纳寨并根据火枪兵衙门给臣仆的书面指令开采银矿。为了防范敌军侵犯涅尔琴斯克，臣仆等令团队火枪兵在涅尔琴斯克寨旧址建一木城：一面墙长九十俄丈，另 【619】
两面墙各长七十六俄丈（第四面墙，臣仆***令涅尔琴斯克原来的哥萨克骑兵及各类居民修建）；墙高三俄丈；二座城门楼到飞檐各 1218/1212页
高三俄丈，宽四俄丈，并有三个犄角。

臣仆等准备停当后，即率我皇陛下其余军役人员于11月16日来到乌丁斯克。陛下，一路上备尝艰苦，许多官长及火枪兵胥皆

---

* 在奏章原件中，写的是沙皇短头衔的全称（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5年，案卷№2，第二册，第1126页）。

** 在奏章原件中下面有"全部"字样（同上）。

*** 在奏章原件中是：臣仆等（同上，第1123页）。

徒步行军，粮秣和军需品因马匹缺少，皆由他们肩挑背负，陛下，因为臣仆等及军役人员的许多骆驼和马匹在中国军队进攻期间由于饲料缺乏而相继倒毙。留在涅尔琴斯克和乌丁斯克的火枪兵骑兵与步兵以及哥萨克的姓名，所属何团，将如实记入花名册。

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和诏书，臣仆等奉命应对跟随臣仆之军役人员再加以补充，以便在乌丁斯克团里能有一千名军役人员。然
1218/1212页背面 而，由于皇库空虚，加之在达斡尔和贝加尔诸寨中军役人员为数寥寥，因此补充军役人员之事，臣仆未能实现。而目前，陛下，留在乌丁斯克的帕维尔·格拉鲍夫团和其他团的火枪兵和哥萨克总共只有八百三十五名。

臣仆等如何离开乌丁斯克前往伊尔库次克，命令何人统率乌丁斯克的火枪兵，根据目前事态给他颁发什么训令，容后如实恭折具奏我皇陛下，并派信使送呈。

臣仆等着托博尔斯克的维库拉·列扎诺夫将本奏章送呈我皇陛下，并派帕维尔·格拉鲍夫团火枪兵伊格纳什卡·奥斯拉莫夫和阿法纳西·别伊顿招募的伊瓦什卡·沃尔加*随同前往。陛下，臣仆等令将此件送国家外务衙门呈御玺和国家外交大事掌管者、近侍大贵族、诺夫哥罗德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
1219/1213页 爵和大贵族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戈利增公爵等各位大人。

2月7日，侍臣伊凡·斯克里皮增上校从西伯利亚衙门给全权大使带来了大君主诏书、赏赐和金币[258]。

同日，给费奥多尔·斯克里皮增上校发出指令。命令他将莫斯科火枪兵团及兵团的一应储备移交给他兄弟伊凡，并办理好一切移交手续，因为他，费奥多尔奉沙皇陛下敕令接替涅尔琴斯克侍

---

* 在奏章原件中没有这句话（同上，第1129页）。

臣伊凡·弗拉索夫的职位。费奥多尔于当日即离此赴任。

2月10日，臣属沙皇陛下的宾图海台吉、伊勒登台吉、额尔罕台吉、葭儿干阿海和塔邦古特诸台吉率其兄弟侄子及许多宰桑和乌卢斯牧民，还有新归附的塔邦古特人、多伦哈顺部的宰桑、达尔嘎、舒林加及布里亚特族舒林加来见全权大使。全权大使说，希望各位台吉、宰桑、达尔嘎和舒林加缅怀隆厚皇恩及全权大使对他们的爱护，能永远为大君主矢忠效劳，不要听信任何蛊惑宣传，并约束其属下乌卢斯牧民不去为非作歹，而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他们忠诚效劳当能永远施予恩典。然后，送给六位台吉每人一块英国呢料，送给宰桑、达尔嘎、舒林加：其中二十二人每人一块汉堡呢料，三十人每人一张油性革。赠礼完毕，让他们返回自己的乌卢斯。 1219/1213页背面 【620】

2月11日，从海那边前往伊尔库次克。没有给全权大使提供车马，因为车马缺少，费了很大劲才征集了一些车马供运载剩下的皇家物资及供各官长和莫斯科火枪兵之用。而大使们和使团贵族以及书吏等自己雇用车马，每人到伊尔库次克花十个阿尔腾又四个多坚加。 1220/1214页

2月18日，抵达伊尔库次克寨。

2月26日，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令先于使团到达伊尔库次克的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持函进见，并与之谈话。

同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来到全权大使的正堂，递交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函件和礼品：卡尔梅克产的带有红十字的白色呢料。 1220/1214页背面

全权大使接过函件后，请使者落座，并问道，除了函件外，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否还命他口头谈什么事情。

使者回答说，从久远的年代起，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就与蒙古诸领主和睦相处。但是，去年因蒙古领主多行不义而启兵端，为他

们的多次寻衅和出尔反尔，而将许多领主击溃。目下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驻在蒙古境内色楞格河上游一带霍勃杜天然界准备作战。他奉命携函来见全权大使，请求军援，并面请各位大使从边境城市派遣沙皇陛下军队以及大使现在率领的军队去打蒙古领主。

1221/1215页 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歼灭。

全权大使说，如果他们的博硕克图汗向敌对的蒙古人发动军事进攻，则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但是，要让沙皇陛下军队与博硕克图汗的兵力会合，则由于路途遥远，且经过草原地带，实不可能。

使者说，如果沙皇陛下的军队不能与博硕克图汗的兵力会合，

1221/1215页背面 则请沙皇陛下方面下令从适宜之地派兵进攻。此外，达尔罕宰桑还说，中国博硕克图汗*曾派尚书等为使者来见卡尔梅克博硕克图

【621】汗，谈到经商的布哈拉人之事，要求准许他们从卡尔梅克乌卢斯运送货物到中国。

全权大使问，中国使臣在和博硕克图汗交谈时，还谈了些什么别的事情没有？

使者回答说，中国使者希望博硕克图汗不要再同蒙古人作战，应当停战。然而，博硕克图汗拒绝了博格德汗使者的建议，声称进攻蒙古人是因为他们多行不义，出尔反尔，因此不能停战。

全权大使说，三年前他就已希望与博硕克图汗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去年，196 年，曾向与布哈拉人一起来伊尔库次克的他们的使者就此事提出过建议，并为此多次召见他。

1222/1216页 由于路途遥远，且须取道蒙古地方，所以未能派出自己的使者。关

---

*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博格德汗。

于此事，使者们是否按照大使的命令告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如今，全权大使自己派人随他一同前往，或单独前往，是否可以，最快何时才能归来？

使者说，需三个月才能从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那里归来。如果全权大使派遣自己的使者，从伊尔库次克出发，经过海，那么约两个月就能归来。最好让使者取道通金斯克寨，可保旅途平安。

全权大使说，鉴于今年最后的外出道路受阻，他派出的使者无论如何不能渡海前往，而只能派人随同该使者经通金斯克寨前往。

然后，全权大使问使者道，博硕克图汗的旧游牧地在何处，在何天然界，临近哪些河川，目前在博硕克图汗离开时，谁停驻该地；还是目前他已将全体乌尔嘎部众带出征战？在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那里，有无俄罗斯商人？ $\frac{1222}{1216}$页背面

使者回答说，在博硕克图汗的原来的乌尔嘎都是博硕克图汗的人。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带着妻室由乌尔嘎外出征战。在进入蒙古境以前，他将妻室留在自己领地的边境上，本人进入蒙古境作战。在博硕克图汗的乌尔嘎有从托博尔斯克和从托木斯克来的俄国人，他们在那里自由经商，但从未随博硕克图汗出去服役，有些人则已前往中国经商。博硕克图汗本想派一名俄罗斯人同他，使者一起来，但那个俄罗斯人不敢同他经过蒙古地方，怕在路上被人打死。 $\frac{1223}{1217}$页

全权大使说，是否能料想经商的布哈拉人如今会携带商品来伊尔库次克，或者到别的城市，俄罗斯人是否也能来？当去年，196年，经商的布哈拉人带商品来到伊尔库次克时，受到了殷勤接待，他们自由出售商品。而当商品卖完后，即由人护送前往通金斯克寨。被派去护送布哈拉人到通金斯克寨的军役人员有二十人。后者奉命把上述布哈拉人送到通金斯克寨和蒙古乌卢斯。在上述布哈拉人到达通金斯克寨后，便没有让护送者再远送，声称，他们靠

自己的力量可以回返本土。但是，在军役人员归来后的第二天，上述布哈拉人即在蒙古境内遭到非沙皇陛下臣民乌梁海人和图瓦人[1]以及苏约特人的袭击。上述布哈拉人被打伤。当获悉布哈拉
1223/1217页背面 人被异族贼寇所打伤时，他们，全权大使曾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
【622】查，调查结果表明臣属沙皇陛下方面的异族人与此事无关。

使者说，布哈拉人是咎由自取，他们不该不让护送者送到蒙古人住的地方。至于布哈拉人如今能不能来，俄罗斯人能不能来，他不知道。

全权大使款待完来使，便让他回到客栈。并派通译米什卡·伊凡诺夫给来使送去食品：大使送的两瓶酒、从酒馆要的两桶啤酒和(从布里亚特人那里征收的)一头公牛。

3月11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来向全权大使辞行。他见到全权大使后，对给他的丰美食品表示感谢。

1224/1218页 全权大使请该使者落座。然后告诉他说，派伊尔库次克哥萨克格里戈里·基比列夫及二十名随从的军役人员同他一起去见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递交书信，并切实了解情况。望该使者与格里戈里和随从的军役人员同行，在进入蒙古境内和自己的卡尔梅克乌卢斯后，沿途能设法帮助解决车马和粮秣，并请将格里戈里等到达的消息立即报告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以便博硕克图汗下令提供车马、粮秣和向导，对一切问题给予答复；然后毫不拖延地放他们归来。

全权大使说完后，将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书信交该使者。并请他带去从皇库中送给博硕克图汗的一块四俄尺长的灰红色呢料，全权大使本人赠送的一块五俄尺长的英国红呢料和侍臣、军政长官列昂季·基斯梁斯基送的一块汉堡红呢料。此外，全权大使

---

① 原文为 товильцы。——译者

还送给该使者一块五俄尺长的汉堡红呢料和一张油性革；送给扈从他的五名卡尔梅克人每人一张红皮革。 1224/1218页背面

该使者受礼后，道了谢，答应将上述各节回禀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

全权大使请使者回去后转告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有些蒙古领主已接受他们，全权大使的招抚，归顺沙皇陛下统治，另外还有许多异族贡民也已归顺，他们现在和将来都在沙皇陛下的统治之下，希望博硕克图汗决不要令自己人蹂躏这些异族人和台吉，以免因此与之发生争端。

该使者说，他将遵全权大使之命将上述各节回禀博硕克图汗，他想博硕克图汗决不会同沙皇陛下的臣民发生争端。 1225/1219页

下面是今年，198 年，2月 22 日，使者达尔罕宰桑带来的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来书的译文：

就与白沙皇共同举事事致书大长官。前此，曾多次遣使至尊处请安致意。现命使者前去问候健康，以便同心戮力，一起战斗，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互不争吵，互不欺诈。

去年，曾在名为纳基里列冈谢之地与蒙古人作战。关于此事，曾遣达音宰桑至捷连姆宾斯克寨和涅尔琴斯克城奉告。并向上述城寨送去函札。同月，按从前习尚派使者携方物至尊处，并奉上信函一件。如今，蒙古人已被你我击溃。至于其余诸台吉，为使其俯首听命，我已兴兵讨伐。而蒙古王与呼图克图已从中国分两股并列前来，对你我双方大肆骚扰。因此，鄙人未到达本土，即冒死前往作战。请即率所部驰赴约定之地会合，以便并肩作战。中国人与蒙古人已经联合在一起。 1225/1219页背面 【623】

为此善举特致此书信，并着去使将日期奉告，请将地点与天然界示知。

7月25日，于修写此书之地。

使者达尔罕宰桑带去的全权大使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书抄件：

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捷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林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戈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崇高统治之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谨向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我们的挚友噶尔丹沙兴车臣巴伦赤基致以友好的祝愿。

1226/1220页

1226/1220页背面

今年，7198年，2月22日，你遣使者达尔罕宰桑送来给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书信。该书内称，去年，你曾集结所部全体官兵武装进攻蒙古领主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并在是役中将上述蒙古领主击溃，而我至尊的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被随从全权大使的官兵击溃，另一些被生擒；还希望沙皇陛下方面派兵袭击其余台吉，你也率领所部开赴蒙古地方。

1227/1221页

往年，我们全权大使遵照我至尊的大君主沙皇陛下谕旨，于

边境同上述蒙古斡齐尔汗与呼图克图互致友好书函，以期永敦和好。讵料该汗等居心不良，竟敢以骗诱之术袭击沙皇陛下骁勇将士，随从全权大使的骁勇善战将士深知蒙古人反复无常，乃在上帝眷佑下予以反击，斡齐尔汗之弟西第什里被迫含愧而归。此后，一直随从全权大使的皇家军队，在上帝保佑下在涅尔琴斯克与色楞格斯克曾多次搜索蒙古人。今后，仍将祈求上帝保佑继续如此行事。 1227/1221页背面 【624】

你应率所部前去攻打上述敌对的蒙古人，拔除其老巢，在上帝保佑下，将其彻底消灭，以惩其反复无常。而沙皇陛下官兵永远不会停息干戈，必将祈求上帝保佑，对蒙古人的多行不义进行报复。

当你所率官兵或你本人来至沙皇陛下方面边境城镇与边境地方搜索蒙古人时，应下令不得蹂躏、凌辱在色楞格斯克及其他城镇附近游牧的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和许多异族人。严禁发生有损双方友好之事。 1228/1222页

为将上述事宜如实告知，我们即将遣使取道通金斯克专程前往你处。望尊驾接见该使，对一应事项给予答复。然后给他提供粮秣、车马及向导，下令以礼相送。

我们已允来使达尔罕宰桑持我等之书信归去，对一应事宜已予答复，并已慨然提供粮秣与向导。赠给你的两块呢料，封好送上。

7198 年 3 月 25 日，于西伯利亚国伊尔库次克城。

同日，派人前往卡尔梅克乌卢斯探听各种消息，并窥察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军队有多少人，在乌卢斯有多少俄罗斯人，来自哪些城市……* 1228/1222页背面

---

* 原文有遗漏。漏掉了关于派遣伊尔库次克哥萨克格·基比列夫去见噶尔丹的记述。

全权大使着他带去的书信中写道：

在大君主圣明沙皇陛下头衔之后，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谨向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沙兴车臣巴伦赤基，我们最诚挚的朋友致以友好祝愿。

今年，7198 年，2 月 22 日，你遣使者达尔罕宰桑送来给我们沙皇陛下全权大使的书信。该书内称，去年，你曾集结所部全体官兵，
1229/1223页 武装进攻蒙古领主格根呼图克图与斡齐尔汗，并将蒙古领主击溃；沙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蒙古领主被我官兵击溃，另一些被生擒；还希望沙皇陛下方面派兵袭击其余台吉，并且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你的军队会合一处。

对你的来书，我等已备书作复，交与来使达尔罕宰桑带去，书中提及，我等将遣使取道通金斯克专程前往你处进行谈判。我们所派使者到达你处后，将按照我们全权大使发给他的训令就某些
【625】事宜提出建议，望尊驾接待我们派去的使者，对一应事项给予答复，然后给他提供粮秣、车马及向导，令他归来。

1229/1223页背面 顺颂康安，并祝在乌卢斯诸事顺遂。

7198 年 3 月 26 日，于西伯利亚国伊尔库次克城。

全权大使给格里戈里的训令中写道：

7198 年 3 月 26 日。遵照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谕旨，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命令伊尔库次克哥萨克格里戈里·基比列夫从伊尔

库次克前往卡尔梅克乌卢斯面见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因本年，198年，2月22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曾遣使者达尔罕宰桑持书来见全权大使。 1230/1224页

在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来书中写道：

去年，他曾集结所部全体官兵，武装进攻蒙古领主格根呼图克图与斡齐尔赛音汗，并在是役中将上述蒙古领主击溃。沙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被随从全权大使的官兵击溃，另一些被生擒。还希望沙皇陛下方面派兵袭击其余台吉，而他，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也将率军立即开赴**蒙古地方作战。

在谈话中，上述使者达尔罕宰桑对全权大使说，从久远的年代起，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就与蒙古领主和睦相处。而去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因蒙古领主累次寻衅，出尔反尔，乃与之交战，将许多蒙古领主打败。如今，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驻在蒙古境内，色楞格河上游一带，并在霍勃杜天然界作好了作战的一切准备。中国博格德汗曾遣尚书等为使者来见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商谈关于经商的布哈拉人之事，请求博硕克图汗让他们经过此地回中国。达尔罕宰桑还说，在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乌尔嘎有***经商的俄罗斯人，他们自由贸易，但从未随博硕克图汗出去服役，而有些人则已前往中国去经商。 1230/1224页背面

要随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罕宰桑一同前往卡尔梅克乌卢斯会见博硕克图汗，路上须小心谨慎，兼程赶路，不得有片刻耽搁。要在安全可靠之地停宿，以防路上被敌对的蒙古人和其他异族人发现，遭他们袭击，受其危害。 1231/1225页

到达卡尔梅克乌卢斯后，在到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驻地乌尔 【626】

---

* “方面”一词在原文中重复两次。

** 原文中笔误为 выступать（仍为同一动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

*** 原文此处笔误为：езде（按应为 есть。——译者）。

嘎之前，先派一妥当之人前去通报，说他奉全权大使派遣来见博硕克图汗，带来全权大使书信并谈有关事宜，请博硕克图汗下令为他，格里戈里安排住处，提供粮秣，并望尽快令他持书进见。

一俟博硕克图汗下令接待他，为他安排住处，并令其持书进见，则可往见，问候完毕，即递交书信。

递交书信后应说，今年，198 年，他，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曾派使者达尔罕宰桑持书会见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该书中写道，去年，
1231
1225页背面 他曾集结其大部兵力，进攻蒙古领主格根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并在是役中将蒙古领主击溃；而沙皇陛下军队也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被击溃，另一些被生擒。至于博硕克图汗对敌人应采取何种方略，全权大使已拟定若干条款，派他带来。望博硕克图汗听取各条款后，给格里戈里以答复。然后，将一切回禀全权大使。

一俟博硕克图汗下令宣读各条，他即可宣布：

1232
1226页

第 一 条

望博硕克图汗集中自己全部兵力，前去进攻敌人，悉心进行军事搜索。关于派多少人去进攻蒙古人，从哪里派*……，进攻哪些台吉，带多少官兵，望博硕克图汗修书遣使告知全权大使及沙皇陛下所属各城堡。

第 二 条

沙皇陛下方面根据博硕克图汗进攻情况及各方面情报，永远不会停止从边境城堡：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及其

---

* 原文有遗漏。

他城堡对这些敌对的蒙古人进行军事搜索。至于希望皇家军队与博硕克图汗兵力会合的问题，由于相距甚远，实不可能。只要博硕克图汗去进攻蒙古人，沙皇陛下方面就不会停止攻打蒙古乌卢斯。1232/1226页背面

第 三 条

博硕克图汗抵达沙皇陛下边境城堡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后，对居住在那里的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及其他异族贡民，应饬令所属不得予以凌辱和施加任何暴行。

第 四 条 【627】

对愿意臣服沙皇陛下方面之蒙古领主、台吉或者其他各类人员，饬令不得刁难，不得禁阻。而对臣服博硕克图汗之蒙古人，沙皇陛下方面也将照此办理，不会对他们有任何损害。

今后，若有中国使者来见博硕克图汗，并就蒙古战事提出某种建议，则博硕克图汗应将有关来使的情况知照沙皇陛下境内就近城堡。1233/1227页

第 五 条

若博硕克图汗想派自己的商人和布哈拉人带商品外出经商，则希望让他们携带各种商品经过通金斯克到伊尔库次克来。该商人等将受到接待，将能在该地自由贸易，返回时将能向他们提供一应所需。

如果问到他，格里戈里，从前什么人在通金斯克附近打伤了布哈拉人，则应回答说，去年布哈拉人带商品至伊尔库次克，受到了接待，向他们提供了一应所需，他们自愿出售了商品。商品出售完毕后，该布哈拉人等被允许前往通金斯克，并派了二十名军役人员送他们到通金斯克。还命令上述军役人员送他们到蒙古乌卢斯。1233/1227页背面

在布哈拉人到达通金斯克后，便没有让护送者再远送，声称，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回去。但是，在上述军役人员离开布哈拉人返回后的第二天，他们即遭到非臣属沙皇陛下的乌梁海人、图瓦人和苏约特人的袭击，并被打伤。这些异族人居住在蒙古地方，而不在沙皇陛下境内。

他还应当说，去年，197 年，蒙古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带领众多乌卢斯牧民前来归顺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答应一定为大君主效命，矢忠不渝，在订约时，还宣了誓。讵料，竟辜负大君主对他的深恩厚泽，忘却自己的诺言和誓言，离开沙皇陛下方面，如今他的乌卢斯隶属博硕克图汗。因此，请博硕克图汗将上面提到的额尔德尼珲台吉及全部乌卢斯牧民送还沙皇陛下方面，令其到沙皇陛下* 边城附近游牧，以免因此而损害双方友好。今后，若再有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领主投奔博硕克图汗，他应断然拒绝接待，严令禁止。大君主将会对他的这种善举施予隆厚恩典。

1234/1228页

他还应当说：在沙皇陛下城堡通金斯克和其他城堡附近游牧的车臣诺颜及其他台吉目前都在博硕克图汗统辖之下。希望这些台吉及其乌卢斯牧民不要对俄罗斯人和异族贡民进行凌辱和压迫，不要将马匹牛羊赶走，以免博硕克图汗方面因此而挑起纠纷；然而，如今马群和牛羊群不断被赶走，帐篷被毁坏。

1234/1228页背面

【628】

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对以上各节给格里戈里的答复，应全部清晰地逐条如实记入出差报告。

他在卡尔梅克乌卢斯，在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处要千方百计，尽可能探明：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何故与蒙古领主发生争端，已发生多久；哪些蒙古领主与台吉臣服于他，目前博硕克图汗驻扎何地，带兵多少，意欲何往；中国汗对博硕克图汗的态度如何；曾否遣

---

* 这个词是按意思恢复的。

使而来，何时到达，在同博硕克图汗会谈中达成了什么协议；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处有哪些经商的俄罗斯人，究竟是谁，来自哪些城市，其中何人已前往中国，姓甚名谁，他原打算派一名何种身份的俄罗斯人与使者达尔罕宰桑一同来见全权大使，后来因何故未来；在卡尔梅克乌卢斯，在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处是否有经商的布哈拉人，共有多少，打算前往哪些城镇经商，是否打算携带货物到这里的城市来，带何种商品？凡此种种，应如实探明，并逐项记入出差报告。返回后，到军营幕府将由他具名的出差报告呈交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 1235/1229页

他在卡尔梅克乌卢斯期间，应详细探明目前在博硕克图汗的乌尔嘎经商的俄罗斯人的情况：人数是不是很多，来自哪些城市，他们是否受到博硕克图汗的某些束缚，后者对他们的供应如何，让不让他们自由交易？如果看到经商的俄罗斯人，格里戈里应向他详细询问一切，询问卡尔梅克人的各种意图。如若确实了解到，博硕克图汗不让经商的俄罗斯人自由行动，哪个城镇也不让去，则格里戈里，应就上述事项与博硕克图汗进行交涉，要求后者下令给来此经商的俄罗斯人以行动自由，并放他们随格里戈里取道通金斯克回国。 1235/1229页背面

派一名译员和八名军役人员随格里戈里一同前往。

3月27日，命令军役人员将放在伊尔库次克的旧平底船修理好，以供使团远行，同时命令用伊尔库次克的进款再建造四艘平底船，因为伊尔库次克缺少平底船和其他船只。 1236/1230页

3月28日，给色楞格斯克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发去指令。命令他派若干名军役人员和干练的通译到臣属沙皇陛下的蒙古台吉的乌卢斯和异族贡民那里去。授命向他们宣布，卡尔梅克

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曾来伊尔库次克会见全权大使。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在其使者带来的致全权大使的书信中写道，并且在谈话中该使者也曾提到，因未归顺的蒙古台吉多行不义，乃希望与沙皇陛下军队会合共同征讨他们和他们的乌卢斯。至于那些已向大君主沙皇陛下称臣的蒙古台吉和宰桑，可不必担心卡尔梅克人蹂躏自己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望他们也不要去伤害聚集在附近地方游牧的卡尔梅克人；台吉们和宰桑们知道此事以后，望他
1236页背面 1230 们不要担心卡尔梅克人会来侵犯，他们要按照自己的诺言为沙皇
【629】陛下尽忠效命。

同时命令在色楞格斯克周密刺探各种情报和卡尔梅克人的情况，并且谨慎地监视臣属沙皇陛下的异族贡民的各种举动。命令杰米扬将探听到的情况报告伊尔库次克。

4月29日，派莫斯科火枪兵伊凡·斯克里皮增团五十人长伊凡·利亚平前往勃腊茨克寨送书面指令。命令为使团远行准备供军役人员乘坐的船只，以补充伊尔库次克提供的船只，最好能在皇库中找到四艘平底船，因为据估计在伊尔库次克船只很少。那些服军役期满应返回叶尼塞斯克的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将要到达勃腊茨克，在使团到达前，不要放行，因为按照通行文牒将让这些军役人员从勃腊茨克到达叶尼塞斯克途中充当桨手，以应沿途桨手不
1237页 1231 足之需。

同日，派莫斯科火枪兵格里什卡·卡赞佐夫持公函前往伊利姆见侍臣、军政长官叶列麦伊·皮亚托夫，该函中谈到遵照大君主谕旨并凭通行文牒准备桨手以及将桨手派往伊利姆河口等事宜。

4月30日，火枪兵衙门书吏伊凡·阿尔希波夫赍圣旨来到伊尔库次克。他从西伯利亚衙门带来了关于在各种文件中如何写大君主称号和头衔的圣旨，其内容如下：[260]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特谕御前大臣、军政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

兹宣谕，今后在奏章公文、一切大君主文牍及呈文中皆应按上列大君主称号、头衔书写。本圣旨到达后，仰即遵行，并饬尔等遵照圣旨及训令晓谕各城堡，行文知照各军政长官及衙门官吏：令其 1237/1231页背面
遵旨执行。钦此。

7198 年 9 月 23 日，于莫斯科。

遵照上述圣旨，即日行文知照涅尔琴斯克，并给全团队各堡寨发出通知指令。

5 月 6 日，派侍臣阿列克谢·西尼亚文赴莫斯科赍送奏章，他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奏章内容如下：[261]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今年，198 年，2 月 22 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曾赍书来见臣仆等。博硕克图汗在其致臣仆等的书中写 1238/1232页
道：去年，因蒙古领主多行不义，他曾集结他的全部兵力，武装进攻蒙古领主：格根呼图克图与斡齐尔汗，并在是役中将上述蒙古领主击溃；我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也被随 【630】
从臣仆的官兵击溃；还希望派皇家军队追击其余台吉，他，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为此将立即率部开往蒙古地方。

在谈话中，上述来使达尔罕宰桑对臣仆等说，从久远年代以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曾与蒙古领主和睦相处。而去年，因蒙古领主累次寻衅，多行不义，乃与之交战，将许多蒙古领主击败。目

1238/1232页背面 前，博硕克图汗停驻在蒙古地方色楞格河上游一带霍勃杜天然界，调集大批军队，枕戈以待。希望臣仆等派人往见博硕克图汗以便获得各种消息。中国博格德汗曾遣尚书等为使者来见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谈到经商的布哈拉人以及停止蒙古战争之事。

该达尔罕宰桑还曾谈到，在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乌尔嘎有经商的俄罗斯人，他们自由贸易，但从未随博硕克图汗出去服役，有些人则已前往中国去经商。至于这些俄罗斯人是什么身份，来自哪些城市，他不得而知。

臣仆等对其来书曾予作复，复函交上述使者带给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同时从皇库中送给博硕克图汗高级细红呢料一块，臣仆费季卡以个人名义送给他英国呢料一块，油性革两张，希望博硕克图汗集中其全部兵力，前去征讨蒙古领主，竭尽全力对蒙古领主进
1239/1233页 行军事搜索。至于何日与蒙古人交战，从哪些天然界出征，征讨哪些台吉，以及他身边带多少官兵等事，望博硕克图汗遣使知照臣仆等。沙皇陛下方面永远不会停止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根据博硕克图汗进攻情况以及各种情报派兵前往边城讨伐上述敌军。

在博硕克图汗到达我皇陛下城市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时，望博硕克图汗饬令所属军队不得蹂躏臣属沙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之下的蒙古台吉以及其他异族贡民。而对那些愿意归附我皇陛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的蒙古台吉或者其他异族人也望饬令所属
1239/1233页背面 不得蹂躏、扰害，本人也不得禁止他们前来归顺。我圣明沙皇陛下的远征官兵对臣属博硕克图汗的蒙古台吉将不会予以蹂躏。今后，如有中国使者来见博硕克图汗，就某些事项提出建议，并谈及蒙古战事，则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应将有关来使的情况知照我皇陛下就便的边城长官。此外，在我皇陛下边城附近向通金斯克及其他城寨游牧的车臣诺颜和其他台吉目前在博硕克图汗管辖之

下，望该台吉等及其乌卢斯牧民不得凌辱、压迫俄罗斯人和异族贡民，不得将马匹牛羊赶走，以免博硕克图汗方面因此而挑起纠纷。

为了探听各种真实消息，臣仆等派遣伊尔库次克哥萨克格里什卡·基比列夫等偕同上述使者去见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命令他在卡尔梅克乌卢斯，千方百计切实探明，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因何故与蒙古领主发生争端，已发生多久；哪些蒙古领主臣服于他，目前博硕克图汗驻扎何地，带兵多少，意欲前往何地征战；如何行动；中国汗曾否遣使而来，何时到达，中国使者在会谈中与博硕克图汗达成了什么协议；博硕克图汗处有哪些经商的俄罗斯人，究竟是谁，来自哪些城市，这些经商的俄罗斯人是否早就住在乌尔嘎，他们是否受到什么约束，这些经商的俄罗斯人中哪些人同布哈拉人前往中国？ 【631】 $\frac{1240}{1234}$页

对上述各节，臣仆等已着格里什卡如实探明，然后记入出差报告。如果博硕克图汗问及格里什卡什么事情，问及我皇陛下军队征讨蒙古领主之事，已授命格里什卡根据上述臣仆等致博硕克图汗书信所述一切作答，上述书信由来使达尔罕宰桑和格里什卡递送。 $\frac{1240}{1234}$页背面

关于卡尔梅克及蒙古之意图待探明后，再恭折具奏，遣急使送呈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御览。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洁的公主、女大公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殿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262]。

陛下，今年，198 年，3 月 11 日，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自色楞格斯克给臣仆等写来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今年，198 年，

1241/1235页 3月1日，臣属我皇陛下的蒙古台吉策凌扎布宾图海手下的一名乌卢斯牧民额斯基莱佐隆到色楞格斯克见他。该乌卢斯牧民带一名叫达尔马克亚塔齐亚的蒙古人前来。那个蒙古人是2月28日从草原来投奔宾图海台吉的。该达尔马在色楞格斯克回答询问时说：

他，达尔马在此之前，跟随曾臣属我皇陛下的清额尔德尼台吉。但是，在清额尔德尼背叛我皇陛下，遁往蒙古境内以后，他即留下来，投奔臣属我皇陛下的额尔罕琿台吉，住在科休奇达尔戛处。讵料，后来，额尔罕琿台吉忘却自己的诺言和誓言，辜负我皇陛下对他的殊恩，竟然背叛，远遁至蒙古地方，并将他，达尔马监禁起来。额尔罕琿台吉率部至土喇河，投奔蒙古台吉卡坦巴图尔。当时，卡坦巴图尔及其乌卢斯牧民驻扎在哈纳尔天然界对面的土喇河畔。在额尔罕琿台吉到达后，过了大约三日，上述蒙古卡坦巴
1241/1235页背面 图尔台吉根据逋逃者所提供的情报，集中其乌卢斯部众共七百人，前去攻打蒙古台吉车臣诺颜和乌伊宰桑。但是，在战斗中，在彼此呼喊中，他从上述乌伊宰桑口中得知：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的军队正在摧毁他的乌卢斯。卡坦巴图尔获悉其乌卢斯已被博硕克图汗
【632】的军队捣毁，各种牲畜被劫走，人被打死，额尔罕琿台吉和他的妻子也被打死，其子顿杜克额尔罕阿海被劫走后，被弃置在草原上徒步游荡，随额尔罕琿台吉一起背叛我皇陛下的众宰桑统统被打死。卡坦巴图尔于是便率其所调集的其余部众开赴土喇河，企图去攻打臣属我皇陛下的塔邦古特各台吉和多伦哈顺部。

该达尔马还说，在额尔罕琿台吉来此之前，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曾遣使者卡萨里阿拉勃丹等来见卡坦巴图尔。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带领许多台吉游牧至中国边境城市卡尔甘右边的中国纽赫*

---

* “纽赫”(HIOX)一词在原文中重复两次。

蒙古人地区——天然界京吉里奥麦捷姆捷一带乌卢斯。而博硕克图汗率军七万之众驻扎在霍纳莱后面的土喇河对岸，意欲追赶蒙古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及其他蒙古台吉，将其消灭。当博硕克图汗军队来到卡坦巴图尔的乌卢斯时，该达尔马正在卡坦巴图尔去攻打乌伊宰桑的军中。他念及我皇陛下对他及其亲属的深恩厚泽，不愿跟随卡坦巴图尔，于是带着两匹马潜逃，奔跑四昼夜。在达尔马逃跑之后，卡坦巴图尔将于何处安营扎寨，是与博硕克图汗军队交战，抑或别有图谋，去袭击臣属我皇陛下的贡民，他已无从知晓，不能如实以告。 1242/1236页

臣仆等已给杰米扬发去指令，令其在色楞格斯克要小心谨慎，密切探听一切图谋。若根据刺探结果，发现有人来犯我皇陛下的贡民，则应根据情况祈求万能上帝的佑护，并与乌丁斯克火枪兵头领协商，对来犯者立即诉诸武力。 1242/1236页背面

陛下，为万全计，臣仆等下令从乌丁斯克给他派去一百名军役人员，并饬令对向我皇陛下称臣的蒙古台吉和异族贡民许以我皇陛下恩典，俾上述人等能希冀仰沐我皇隆恩，免萌异志。

5月18日，离开伊尔库次克寨登程。由于军役人员不足，只拨给全权大使十五名役夫，凭皇上通行文牒按半数拨给上校和使团贵族，而对莫斯科团的官长和异族人则如数拨给。

伊尔库次克提供的船只，分配如下：给全权大使二艘平底船和一只小木船；给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一艘平底船；给上校伊凡·斯克里皮增及中校和火枪兵六艘平底船；给团长帕维尔·格拉鲍夫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及他们团的官长二艘平底船和一只小木船；给六名使团贵族和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二只小木船；给一名翻译和负责使团与团队文牍的五名书吏及一名医生一艘平底船和一艘大木船，另外一艘旧平底船用来运载涅尔琴 1243/1237页

斯克国库的貂皮。

5月23日，抵达伊利姆斯克县扬金斯基寨，更换了伊尔库次克桨手，于5月24日启程。

5月28日，抵达勃腊茨克寨。修理平底船，准备过急滩，并为军役人员支取了至叶尼塞斯克的粮食，另外还从布里亚特族军役
【633】人员格里什卡·米赫耶夫那里为莫斯科火枪兵增添了一只小平底
1243/1237页背面 船，于5月31日启程。从勃腊茨克寨要了与伊尔库次克相同数量的桨手。

5月31日，抵达帕东急滩。同日晨，渡过该急滩后，前往多尔吉急滩。

6月3日，抵达舍曼斯基急滩。渡过该急滩后，于6月4日擦着冰块前往伊利姆河口。沿河两岸，冰块很大，航行困难。

6月4日，抵达伊利姆河口。同日，凭全部皇家通行文牒，仅得五十四名役夫。

6月8日，渡过阿朴林斯基急滩。

6月9日，渡过戈罗霍瓦亚石滩后，抵达卡希纳石滩。同日，
1244/1238页 莫斯科火枪兵的一艘小平底船搁浅，因此停留到6月10日。

6月18日，进入叶尼塞河。

6月19日，抵达叶尼塞斯克。同日晨，派瓦西里·列辛大尉率领一百名莫斯科火枪兵去马科夫小寨。令修理准备使团行军用的平底船。

7月5日，抵达马科夫小寨。将平底船修好，使之适合下游行驶，于7月8日启程。凭全部皇家通行文牒总共派来八十名桨手。

马科夫寨提供的平底船，分配如下：给全权大使三艘平底船，给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一艘平底船，给莫斯科火枪兵和上校
1244/1238页背面 伊凡·斯克里皮增六艘平底船，给团长帕维尔·格拉鲍夫和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及他们团的官长二艘平底船，给六名使团贵族和

一名翻译、数名书吏及一名医生共三艘平底船。这三艘平底船还运载涅尔琴斯克实物贡。

7月11日，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赍圣旨至克特河。他从西伯利亚衙门带来关于蒙古来使的圣旨，其内容如下：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特谕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使臣。

今年，198年，10月17日，卿等上书称，去年，197年，蒙古额尔德尼珲台吉、额尔罕珲台吉、宾图海台吉等率其兄弟侄子、宰桑与乌卢斯牧民应卿之招抚，归附我们的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并据条约条款宣誓效忠。 1245/1239页

卿准诸台吉所请，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和达斡尔火枪兵扈送岱希宰桑和其他使者及厨师等九人至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前来觐见我们。旋遵我们的谕旨，该蒙古使者等一行又从西伯利亚衙门转到我们的国家外务衙门，准备陛见。

今年，198年，1月21日，由国家外务衙门送到西伯利亚衙门的圣旨中写道：12月17日，上述使者赍其台吉之书进宫陛见，得睹圣颜。我们降旨给使者赏赐。并宣旨让使者们离莫斯科回去向他们的台吉复命，着使者们仍回西伯利亚衙门，准备从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亚；因蒙古台吉在西伯利亚城堡附近游牧，缴纳实物贡，各台吉的事务及西伯利亚各城军政长官皆由西伯利亚衙门掌管。我们致上述台吉的御书着由国家外务衙门发送，兹将御书抄件送去，仰即知悉。使者们陛见及返回时，我们给他们的赏赐，给何人，各给多少，够用几个礼拜的日用口粮与酒，以及为嘉许诸台吉称臣归顺并酬答他们所献贡物而送给他们的赏赐，何人赏何物，已列具清 1245/1239页背面 【634】 1246/1240页

单送去。

按照我们的谕旨，上述使者离莫斯科前往卿之团队，去见我们的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使臣。着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护送来使，并着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谢卡·克拉斯诺亚尔充当通译。着该奥西普从我们的国家外务衙门将盖有大君主国家大印的御书送交上述台吉。为嘉许这些台吉称臣归顺，并着奥西普给他们带去下列赏赐：八块高级细红
1246/1240页背面 呢料，每块长五俄尺、十九张红色油性革和三串贵金属珠。为护送我们的礼物和上述使者到团队，饬令达斡尔火枪兵五十人长米什卡·希比增、瓦西卡·伊兹马伊洛夫、十人长费季卡·基宾、普通士兵帕什卡·杰明、甘卡·基奇金等随同奥西普前往，另增派托博尔斯克及其它城寨军役人员卡尔普什卡·波尔斯托瓦洛夫等十名官兵至托博尔斯克。饬令大贵族和军政长官斯捷潘·伊凡诺维奇·萨尔蒂科夫及其同僚从托博尔斯克给达斡尔火枪兵增派适当官阶和适当数量的军役人员，从一城到另一城进行更换，直到卿之团队。

一俟本圣旨到达卿处，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
1247/1241页 夫陪同上述蒙古使者抵达卿之团队，递交御书，并将他从我们的国家外务衙门带去的我们给蒙古台吉的赏赐运至卿之团队后，仰即接受该奥西普递交的上述御书和赏赐。接到御书并按照清单查收赏赐后，一有机会便派合适人员送上述使者去见额尔德尼珲台吉、额尔罕珲台吉和宾图海等台吉以及多尔济阿海和伊勒登阿海兄弟。由我们的国家外务衙门送去的我们给蒙古诸台吉的御书和该御书抄件，使者们在莫斯科陛见和返回时，我们给他们的赏赐，给何人，各给多少，路上够用几礼拜的日用口粮和酒，还有为嘉许诸
1247/1241页背面 台吉称臣归顺，并酬答其所献贡物而送给他们的赏赐，何人赏何物，已列具清单一份，随本圣旨送去，仰即知悉。

卿于何月何日派何人将我们的御书、赏赐及上述使者相机送至上述台吉处，以及诸台吉所作答复等情，应如实具折上奏。着将奏章送西伯利亚衙门交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及其同僚。

7198 年 1 月 31 日书于莫斯科。 【635】

随皇上圣旨送来的清单，内开：

计有皇上的赏赐与每日口粮和酒；从 198 年 10 月 17 日至 1 月 21 日给三位使者每人三阿尔腾又两坚加，每人四杯烧酒，两杯蜜酒，同样数量的啤酒；给另外两名使者每人二阿尔腾，每人三杯烧酒，一杯蜜酒，两杯啤酒；其余四名随从人员每人八坚加，每人两杯烧酒，一杯蜜酒，一杯啤酒；此外，每日四坚加买蜡烛钱，每日一桶水，每礼拜两车木柴。 1248/1242页

他们来见皇上所着衣服：给三位使者每人一件带花边和钮带的鲜红色单排扣无领长袖男衣，每件价值六卢布；每人一件花缎男长衣，每件价值七卢布；每人一顶软貂皮帽，每顶价值三卢布；给另外两名使者每人一件带花边和钮带的鲜红色单排扣无领长袖男衣，每件价值五卢布；每人一件花缎男长衣，每件价值四卢布；其余四名随从人员，每人一件鲜红色单排扣无领长袖男衣，每件价值二个半卢布；给两名使者及随从人员每人一顶狐皮帽，每顶价值半卢布；全部来人每人一双长筒靴，每双价值十三阿尔腾又两坚加。此外，皇上在接见来使时，还赐给三名使者每人一件金丝锦缎大礼服，每件价值二十卢布；另外两名使者每人一件金丝锦缎大礼服，每件价值十五卢布。在离开时，还送给五名使者每人一块英国呢衣料和五卢布钱；其余四名随从人员每人一块汉堡呢衣料。 1248/1242页背面 1249/1243页

从莫斯科至托博尔斯克途中，给每人十个礼拜的日用口粮，其

数量与在莫斯科时相同。此外，从莫斯科经各城堡至托博尔斯克，也饬令供给十礼拜的酒，其数量与在莫斯科时相同。

由陪送使者们的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带给诸台吉的皇上赏赐如下：额尔德尼、额尔罕及宾图海每人两块高级细红呢料，每块长五俄尺，价值五卢布；每人五张红色油性革，每人一串贵金属珠，每串价值十卢布；多尔济阿海和伊勒登阿海每人一块高级细红呢料，每块长五俄尺；每人两张红色油性革。

1249/1243页背面 送来的皇上御书抄件中写道：

上帝恩佑，至圣神威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众多国家和东、西、北各方疆土的领主、世袭君王、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特颁旨嘉勉蒙古额尔德尼与额尔罕珲台吉及其兄弟和侄子。

今年，198 年，尔等遣岱希宰桑等使者赍书前来朝见。

尔等在书中恳祈我们如同仙逝的父皇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陛下与晏驾的皇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曾向尔父阿勒坛汗行赏一样，赏赐尔等及尔等之兄弟和侄子。而尔等如今答应为我们大君主效命并与我们的边城居民和睦相处。

1250/1244页 【636】

由于尔等为我们大君主勤奋效劳，寻求皇恩，宣誓向我们称臣，并按照自己的信仰答应永远为我们效力尽忠，特恩赐下列各物，以资褒奖：赐尔额尔德尼两块高级细呢料，每块长五俄尺，五张红色油性革和一串贵金属念珠；赐尔额尔罕两块高级细红呢料，每块长五俄尺，五张红色油性革和一串贵金属念珠；赐尔等的兄弟宾图海两块高级细红呢料，每块长五俄尺，五张红色油性革和一串贵

1250/1244页背面

金属念珠；赐尔等之侄子多尔济阿海和伊勒登阿海各一块高级细红呢料，各两张红色油性革。

望尔等额尔德尼与额尔罕琿台吉及尔等之兄弟和侄子蒙受皇恩和赏赐后，依照所许诺言，克尽臣民之责，为我们效命，一心向善，一如当年尔父阿勒坛汗为父皇陛下与皇兄陛下效命那样，圣旨所到之处，当奋力歼敌，悉心搜索。尔等与我边城居民应和睦相处，饬令手下人等不得滋事生非。我们也谕令各军政长官与官兵同尔等和睦相处。仰二位台吉及所属乌卢斯牧民领受恩赐，眷念皇恩，尔等为我们效命之情，将不会遗忘。所遣来使，我们已给予赏赐，现遣回复命。 1251/1245页

创世第7198年1月19日书于我国大帝都莫斯科皇宫。

皇上御书原件盖有国家大印。 1251/1245页背面

同日，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护送使者们赴伊尔库次克。由他带去遵照大君主谕旨写给御前大臣、军政长官列昂季·基斯梁斯基的一封信函。该函内容如下：

费奥多尔·戈洛文谨致列昂季·康斯坦丁诺维奇阁下。

逕启者，今年，198年，7月8日，接读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由秘书官奥西普·塔塔利诺夫签发的圣旨，内称，遵照大君主谕旨，蒙古台吉的使者岱希宰桑等一行九人已从莫斯科启程。该使者等由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陪同，由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费季卡·扎叶夫、费季卡·米萨伊洛夫等八人护送前来我团队。在托博尔斯克发给该使者等皇上赏赐及至叶尼塞斯克途中从4月1日起共三个月用的口粮款和酒。奥西普带来大君主因蒙古台吉等归顺而给额尔德尼琿台吉、额尔罕琿台吉和宾图海及其兄弟和侄子的赏赐：八块各长五俄尺的高级细红呢料、十九张油性 1252/1246页 【637】

革和三串红色贵金属念珠。一俟奥西普陪同该使者等抵达我军团，即将皇上赏赐的呢料、油性革、念珠查收并按从莫斯科随圣旨送来的清单分送各台吉等。

本年，198 年，7 月……*日，我命上述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陪同上述使者带领上述护送人员携带皇上赏赐从途次前往你处。

1252/1246页背面 一俟奥西普到达伊尔库次克，请阁下即遵照皇上谕旨着奥西普和上述使者至色楞格斯克，将皇上赏赐送交现已臣属大君主的各台吉。给额尔德尼珲台吉的礼物在大君主谕旨到达前暂存于皇库。皇上因各台吉归顺而给他们的赏赐，应给哪个台吉，可按我送去的圣旨抄件及所附清单办理。

大君主给各蒙古台吉的赏赐按清单分发后，望即将一应事宜具奏大君主，递交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向奥西普·布尔加科夫按照通行文牒提供车马后，应即放行，不得阻留。遵照皇上谕旨，

1253/1247页 因额尔罕珲台吉归顺而赠给他的礼物，请阁下交与臣属沙皇陛下的蔑儿干阿海台吉及其长子。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在大君主谕旨到达前，暂留其中一人于伊尔库次克，而令其同行的人回去向其台吉复命；阁下可仍着奥西普陪送其余使者。

奉命送给臣属沙皇陛下诸蒙古台吉的御书也着奥西普送交阁下，请阁下收阅后，着奥西普连同皇上赏赐一并送交宾图海台吉等，并令奥西普向各台吉许以大君主恩赐。

1253/1247页背面 奥西普返回伊尔库次克后，应将臣属大君主的各台吉的游牧地点及所获各种情报如实上奏莫斯科大君主。奏章着奥西普本人送到西伯利亚衙门，递交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

7 月 27 日，抵达纳雷姆。次日，在纳雷姆要了总共五十四名

* 原文日期脱漏。

奥斯嘉克人和二十名俄罗斯人充当桨手，以替换马科夫寨提供的叶尼塞人。

7月29日，离开纳雷姆。因逆风停泊到8月6日。

8月9日，抵达苏尔古特。次日，军政长官瓦西里·布赫沃斯托夫按照大君主全部通行文牒派来莫斯科火枪兵八十人充当桨手，并雇用了十二名萨马罗夫斯基驿站车夫充当领航人。 1254/1248页

8月11日，离开苏尔古特，行约三俄里，因逆风而停泊到8月15日。

8月18日，抵达萨马罗夫斯基驿站。在此对船只进行了修理，使之适应在上游行驶，并用马科夫寨为此提供的粗麻布缝制船帆。同时还按照大贵族、军政长官斯捷潘·伊凡诺维奇·萨尔蒂科夫等的信函，从托博尔斯克送来了旧船帆作为补充。22日，离开萨马罗夫斯基驿站。 【638】

拨给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六十人充当桨手，拨给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十三人；按照皇家通行文牒拨给使团贵族和一名翻译的桨手人数，是在下游行驶时的一半。 1954/1248页背面①

8月29日，抵达迭米亚诺夫驿站。又雇用驿夫领航，代替萨马罗夫斯基驿站雇用的驿夫。8月31日启航。

199年9月6日，抵达托博尔斯克。由于气候奇冷，扈送全权大使的莫斯科火枪兵极端困苦，乃停留在托博尔斯克过秋。

10月7日，从托博尔斯克派哥萨克头领阿法纳西·别伊顿前往莫斯科赍送呈给大君主的奏章。同时，令他将关于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前往中国城市会见汗的近臣的奏章送至西伯利亚衙门。奏章内容如下：[263] 1255/1249页

① 原文如此。应为1254/1248页背面。——译者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去年，198 年，10 月〔12〕*日，在与中国钦差大臣缔结〔永久〕和约，并划定疆界之后，臣仆等曾派遣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格里戈里·隆沙科夫持函前往中国会见博格德汗殿下的近臣，说明如下事宜：中国使臣参加使臣会谈，与臣仆等分手后，于返国途中路经额尔古纳寨时，〔曾派〕**名叫达尔班的长官〔至额尔古纳寨〕***，要求按照条约条款将额尔古纳寨从额尔古纳****南岸迁至额尔古纳河北岸，因在缔结永久和约时，在条约条款中臣仆已与中国*****使臣议定：以额尔古纳河直到该河河源为界，并将额尔古纳寨从额尔古纳河南岸迁至北岸，在适当之地重建。但由于秋冬即届，加之当时留寨军役人员为数寥寥，迁寨之事，臣仆等实难进行，该寨将于来年毫不拖延，予以迁移。阿尔巴津堡业已拆毁，所驻军役人员已撤至******沙皇陛下境内，嗣后，双方均不得在该地设居民点。

1255/1249页背面

1256/1250页

为此，臣仆等派遣格里戈里去见博格德汗近臣，授命他说明【639】上述情形，俾各近臣知悉此事，以免他们怀疑我方破坏*******双

* 日期根据刊印的本出使报告第 1206/1200 页复原。在奏章原件中，句子是这样开头的：陛下，今年，198 年，12 月 10 日……（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544 号卷轴，第 80 页）。看来，在奏章原件中与出使报告所引奏章中日期不一致，是由于后来根据出使报告第 1206/1200 页所引奏章中的日期对这个地方进行编辑校订所造成的（在奏章原件与出使报告中所引奏章中的其它异文也属同样情形）。奏章可能写于 1690 年，即“今年，198 年”，9 月 1 日之前，但是阿·别伊顿赍送该奏章是在 199 年 10 月。在出使报告所引奏章中书写日期与发送日期的这种矛盾已予改正。

** 及***原文脱漏。根据奏章原件复原（同上）。

**** 在奏章原件中这里有“河”的字样（同上）。

***** 在奏章原件中这里有“大”的字样（同上）。

****** 在奏章原件中这里有“你们的”字样。（同上，第 81 页）

******* 原文笔误为：нараще́ние（增加）。根据奏章原件，予以订正（同上）。

方使臣*所订之约，因为按照条约条款，我皇陛下方面应立即完结此事，并且希望博格德汗殿下按照双方使臣所达成之协议，下令永不重建阿尔巴津地方，以免与双方使臣所订之约相悖。

臣仆等还令格里戈里向各近臣谈关于叛变的温科特人与布里亚特人之事。这些叛逆者曾臣服我皇陛下，缴纳实物贡，讵料在双方使臣会谈期间，竟然叛变，渡过石勒喀河，归附中国博格德汗管辖之下；因此，要求按照条约将上述叛逆者交还。同时，望汗殿下 1256/1250页背面 为了业已建立的友谊与亲善，为了永远和好，饬令释放哪怕是一小部分被俘的俄罗斯人。

臣仆等已令格里戈里抵达中国后将上述事项与各近臣说明，并就此事，以自己的名义给格里戈里下达了训令。

臣仆等致近臣函的抄件和给格里戈里下达的训令抄件**，随本奏章附上***，恭请御览。陛下，臣仆等令将奏章和该函〔以及训令的〕****抄件呈交西伯利亚衙门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等各位大人。

该函及给格里戈里·隆沙科夫的训令抄件原稿，也随奏章送往西伯利亚衙门。

遵照西伯利亚衙门送来的关于派遣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陪送使者的圣旨，上呈大君主的奏章，也由阿法纳西·别伊顿送往莫斯科，递交西伯利亚衙门。该奏章内容如下：[264] 1257/1251页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圣鉴，

* 奏章原件中是"послали"(派遣)(同上)。

** 在奏章原件中为 списки 现改为 список（仍为同一词，但语法形式不同——译者）(同上，第 82 页)。

*** 奏章原件中是 послали(送去)(同上)。

**** 原文中脱漏。这里根据奏章原件复原(同上)。

臣仆费季卡·戈洛文等谨奏。

陛下，去年，198 年，7 月〔11〕*日，莫斯科火枪兵奥西普·布尔加科夫大尉送来由秘书官奥西普·塔塔利诺夫签发的西伯利亚衙门下达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给臣仆的圣旨，内开：

今年，198 年，10 月 17 日，臣仆等曾向我皇大君主奏陈，去年，197 年，蒙古额尔德尼珲台吉、额尔罕珲台吉、宾图海以及其他
1257/1251 页背面 台吉率其兄弟侄子、宰桑与乌卢斯牧民应臣仆之招抚归附我皇陛
【640】下崇高专制统治，永世称臣，并按照条约条款宣誓效忠。臣仆等准诸台吉所请，派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率达斡尔火枪兵扈送岱希宰桑和其他使者及厨师等一行九人至莫斯科西伯利亚衙门，去觐见我皇陛下。旋复奉我皇陛下谕旨，将该蒙古使者等从西伯利亚衙门转送到我皇陛下的国家外务衙门，准备觐见。

陛下，今年，198 年，1 月 21 日，由国家外务衙门送到西伯利亚衙门的我皇谕旨中写道：

12 月 17 日，该使者等赍其台吉之书进宫陛见我皇陛下，得睹
1258/1252 页 我皇圣颜，我皇降旨给使者赏赐，并传旨由西伯利亚衙门送使者们离莫斯科回去向他们的台吉复命。因上述蒙古台吉等在西伯利亚城堡附近游牧，缴纳实物贡，各台吉的事务及西伯利亚各城军政长官皆由西伯利亚衙门掌管。

我皇陛下给上述台吉的御书由国家外务衙门发送，并将御书抄件送交臣仆等知悉。该使者等陛见和离开时，我皇陛下给他们的赏赐，给何人，各给多少，够用几个礼拜的日用口粮与酒，以及为嘉许诸台吉称臣归顺并酬答他们所献贡物而送给他们的赏赐，已

---

* 日期根据奏章原件复原（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1059 号卷轴，第 58 页）。

列具清单，随我皇诏书一幷送来。

遵照我皇大君主谕旨，上述使者已从莫斯科动身前来臣仆的 1258/1252页背面
团队，由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陪送，幷派色楞格斯克哥萨克谢卡·克拉斯诺亚尔充当通译。该奥西普奉命从国家外务衙门将盖有我皇大君主的国家大印的御书送交上述台吉。为嘉许蒙古诸台吉称臣归顺而按清单给他们的赏赐也由奥西普带来，幷令接受上述御书与赏赐。按照清单查收后，相机派合适人员送上述使者去见额尔德尼珲台吉、额尔罕珲台吉和宾图海等台吉及多尔济阿海和伊勒登阿海兄弟。臣仆等何月何日，派何人将我皇陛下的御书、赏赐及上述使者相机送至蒙古台吉处以及蒙古各台吉所作答复等情，令如实具奏我皇陛下，送呈西伯利亚衙门。 1259/1253页

陛下，今年，198年，莫斯科火枪兵大尉奥西普·布尔加科夫携带我皇陛下的御书和给臣属我皇陛下的蒙古台吉的赏赐陪同蒙古台吉的使者至臣仆等的团队，于7月……*日，来到克特河途次。臣仆等恭接御书，幷查收该奥西普带来的给蒙古诸台吉的赏赐后，即召见蒙古台吉的使者，许以我皇陛下的恩赐，然后仍派该奥西普陪送而去。遵照我皇陛下谕旨，臣仆费季卡已将一应事宜如实函告伊尔库次克侍臣、军政长官列昂季·基斯梁斯基。臣仆令该奥西普在离开伊尔库次克，到达上述蒙古台吉处后，向他们许以我皇陛下恩 【641】
典，递交由国家外务衙门致送他们的我皇陛下御书，按照清单将赏赐分送给每人，幷密切刺探各种情报。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一名使者， 1259/1253页背面
因其台吉已背叛我皇陛下，遁入蒙古地方，所以着将他本人和我皇陛下给他的赏赐暂留于伊尔库次克，派另一人去通知该额尔德尼珲台吉，望他念及我皇陛下对他的隆厚恩典，能仍旧归来称臣。额尔罕珲台吉也背叛我皇陛下，遁入蒙古地方，因此臣仆着将我皇陛下给他的赏赐，交与臣属我皇陛下的蒙古台吉蔑儿干阿海及其儿子，

* 原文日期脱漏。

该蔑儿干阿海台吉应臣仆等的招抚，自愿归顺我皇陛下，永世称臣，他让自己的人缴纳实物贡，并叩请我皇陛下俯准他皈依东正教。

1260/1254页

关于以上各节以及速派奥西普赍我皇陛下御书与赏赐前往贝加尔海彼岸乌卢斯，去见诸蒙古台吉之事，臣仆已致书伊尔库次克侍臣、军政长官列昂季·基斯梁斯基，书信着该奥西普带去。

该奥西普何日赍我皇陛下御书与赏赐陪同该使者等至伊尔库次克，何时离伊尔库次克前往台吉处，何日从蒙古台吉处返回伊尔库次克，探得何种情报，诸台吉作何答复，该奥西普何日离伊尔库次克，遄返莫斯科向我皇陛下复旨等情，已饬令列昂季恭折具奏，交该奥西普送呈。着该奥西普至西伯利亚衙门，将此件递交大贵族伊凡·鲍里索维奇·列普宁公爵等各位大人。

1260/1254页背面

关于上述使者与大尉经过叶尼塞斯克时，予以放行，并遵照我皇陛下谕旨，凭通行文牒提供至伊尔库次克的粮秣、车马事，臣仆已函告侍臣、军政长官亚可夫·维亚泽姆斯基公爵。

11月25日，离托博尔斯克登程。

12月11日，抵达韦尔霍土里耶。

12月19日，抵达索利卡姆斯克。

1261/1255页

12月20日，离索利卡姆斯克登程。

12月31日，抵达乌斯丘格。

同日夜，离乌斯丘格登程。

……*抵达雅罗斯拉夫尔。

同日，离雅罗斯拉夫尔登程。

1月10日，抵达莫斯科[265]。

在每页上及全文后签字者：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

在1261/1255页右边写着：谢卡·瓦西里科夫证明无误。

---

* 原文日期脱漏。

注　释

211　费·阿·戈洛文给伊·叶·弗拉索夫的书信原件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3,第36页)。

212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4册,第1039—1057页)是1689年9月27日收到的。外务衙门在奏章上作了如下批注:

"198年9月28日。陛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复制副本并摘要抄录"(同上,第1039页背面)。

213　条约文本的第四个文本是费·阿·戈洛文拟定的,甚至已同另三个文本一并发往伊·叶·弗拉索夫处。但是,在信使还未到达涅尔琴斯克之前,就又将它从信使手中收回了(见第441页注*)。

214　1689年1月15日蒙古台吉签署的条款的十八世纪复制本保存在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蒙古事务全宗,№10,第1—6页)。

除伊·卡恰诺夫送去的誓词样本中列举的各项(见本书出使报告第383—385页)外,条款中又增加六项,对在蒙古乌卢斯侮辱俄国使节、通译、军役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以及对逃亡人员,都详细规定了惩治办法。

看来,《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中刊载的条款(见第Ⅰ卷,№1329,第3—7页)是以十八世纪复制本为基础的。

215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案卷№2,第3册,第995—1000页;第4册,第1001—1028页)外务衙门是1689年6月28日收到的(同上,第995页背面)。奏章上有杜马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如下亲笔批注:"198年9月28日。陛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复制副本并摘要抄录"(同上,第9本,第818页)。

216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4册,第1029—1038页),外务衙门是1689年9月27日收到的(同上,第1029页背面)。奏章上有杜马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如下亲笔批注:"198年9月28日。陛下已悉,并已向大贵族宣读。摘抄发送给使臣的要旨及他们以前所写的有关材料"(同上,第9本,

第802页)。

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一份类似的奏章(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08号卷轴,第125—136页),西伯利亚衙门是1689年9月26日收到的(同上,第125页背面)。上面有批注:"摘抄"。

这些奏章和军营幕府与此同时送出的其他几份奏章一样(见第425—448页和注释212,215)是索菲娅政府被推翻后莫斯科收到的第一批奏章。因此,新政府希望详细地了解与费·阿·戈洛文使团有关的一切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因为杜马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实际上成了外务衙门的首脑,而他对这个衙门的文件是十分熟悉的。

217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4册,第1057—1083页),外务衙门是1689年11月10日收到的(同上,第1057页背面)。

218 费·阿·戈洛文给伊·叶·弗拉索夫的书信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8,第15—20页),涅尔琴斯克是1689年7月8日收到的(同上,第15页背面)。书信抄本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见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34,第39—41页)。

219 费·阿·戈洛文给伊·叶·弗拉索夫的书信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8,第22—29页),涅尔琴斯克是1689年7月22日收到的(同上,第22页背面)。书信抄本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见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35,第41页)。

220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4册,第1098—1108页),外务衙门是1689年11月26日收到的。奏章上有如下批注:"198年11月29日。陛下已悉,并已在朴烈奥勃拉任斯科耶村行宫向大贵族宣读,中国汗的使臣送来的拉丁文书信译文也已宣读"(同上,第1098页背面)。

221 费·阿·戈洛文给伊·叶·弗拉索夫的书信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48,第30—33页),涅尔琴斯克是1689年7月27日收到的(同上,第30页背面)。书信抄本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见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36,第41页背面—42页)。

222 在评论满方代表为什么比俄国使团先期到达涅尔琴斯克和这件事对谈判的进程有什么影响的问题上，历史著作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首先对【789】费·阿·戈洛文晚到会谈地点提出指责的是外务衙门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他在1690年呈报政府的摘抄本中说：

“给他们的命令是急速前往边境的阿尔巴津同中国人会晤，但是他们沒有急速前往该地，沒有赶在前头。由于他们在路上耽搁，致使中国使臣先期到达涅尔琴斯克”（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203页）。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认为，这次迟到给签订条约造成了不利的条件（见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年，第61页）。

瓦·帕·瓦西里耶夫认为，选择涅尔琴斯克而不选择阿尔巴津为谈判地点也是费·戈洛文的错误（见瓦·帕·瓦西里耶夫的《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第65页）。与上述意见相反，П. Т. 雅科夫列娃在她的著作中断言，大使及时到达涅尔琴斯克也不能够改变谈判的进程（见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58页）。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同意她的意见。但是，费·阿·戈洛文在他执行使命的这一阶段行动有些迟缓，丧失了主动权，实际上使满人轻易地得到机会将大军开进俄国领地的大后方，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

无论如何，满军进逼涅尔琴斯克城下，使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伊·叶·弗拉索夫陷入困难的处境。他曾试图阻止满人在俄国使团基本成员到达之前靠近涅尔琴斯克，但未成功。他曾派人去见满人，请他们上行不要超过涅尔查河口，以免损坏田禾，但满人回答说，他们是去“行善……愿意在哪里停船，就在哪里停船。只要还沒有通过使臣谈判确立和平，-毁坏田禾就不足为怪”（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案卷№50，第7页）。弗拉索夫宣布，他在等待使团基本成员的到来，他们大约8月6日前到达，他一直等待着，沒有进行任何谈判，同时，他给费·阿·戈洛文送去了悲观失望的报告，说不知道如何是好。

223 郎坦（1634—1695年）是满洲正白旗人。父死后，袭一等公。曾奉康熙皇帝的命令，伪装猎鹿，和彭春一起前去察看阿尔巴津和阿穆尔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提出的攻取阿尔巴津的办法得到皇帝的赞许。1683年，他作为前锋统领被派到黑龙江城去援助萨布素。1685年，曾参与攻占和毁坏阿尔

巴津城其事，又和萨布素一同参加第二次围攻阿尔巴津。1688年，返回宁古塔城。1689年，出席涅尔琴斯克的和平谈判并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见阿瑟·W. 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华盛顿，1948年，第1卷，第442页)。

224 这里俄语用的 Тьма тем，即一万万。Тьма 是俄国的计数单位，等于一万(Тьма тем 就是一万个一万——译者)。

225 "草长时启行"，即当马已经能够吃到牧草的时候启程。

226 指中国阴阳历的特点，这种历法以朔望月的长短为基础。

227 南怀仁(1623—1688年)，荷兰人①，耶稣会士。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中国。在清帝宫廷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自1671年起为对康熙皇帝进行欧洲式教育的老师。被提升为贵族并尊称为"大人"。

他为修改中国的历书进行了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在这之后，算法馆②便交给耶稣会士管理。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建立了第一所造炮工厂(见Г. 标麦尔的《耶稣会士》，莫斯科，1913年，第298页)。

他积极参加了在北京接待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的活动。1687年11月24日，南怀仁托信使尼·维纽科夫和伊·法沃罗夫带给斯帕法里一封信表示友好，并告诉他清廷已通过耶稣会士闵明我和荷兰使臣向俄国沙皇发出国书(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1，第298，343—347页)。大概还曾打算让他充当同俄国人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因他死亡，此事未成。

228 指建立反土耳其的"神圣同盟"，参加这个同盟的有波兰、奥地利和威尼斯，俄国经过长期外交谈判，于1686年5月同波兰签订和约之后，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因此，索菲娅公主政府承担了远征土耳其的附庸克里米亚的义务(见Г. К. 巴布什金的《1687年和1689年克里米亚远征的国际意义》，载《历史学报》，第33卷，1950年，第163页)。

229 费·阿·戈洛文提供的俄军战胜克里米亚人的情况是极为夸张的。1687年，瓦·瓦·戈利增领导的第一次克里米亚远征毫无成效，因为克
【790】里米亚鞑靼人烧光了草原，从而断绝了俄国骑兵的草料，俄军被迫半途折回。

1689年第二次克里米亚远征也未成功。这次俄军未等克里米亚汗作出任何让步就从彼列科普撤回。伊·洛吉诺夫只可能知道这次远征的准备情

① 应为比利时人。——译者

② 原文是 Трибунал математиков，疑指钦天监。——译者

况，因为索菲娅公主政府企图渲染为巨大胜利的主要事件都是在使者动身去清帝国京城之后发生的。

除此，这里也可能指1683年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在维也纳城下战胜土耳其军，以及1687—1688年奥军和威尼斯军在匈牙利、达尔马提亚和摩里亚半岛的战绩(见Г. К. 巴布什金的«1687和1689年克里米亚远征的国际意义»，载«历史学报»，第33卷，1950年，第161，170—171页；В. Д. 科罗柳克和А. И. 罗戈夫的«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与俄波关系»，载«奥匈帝国与斯拉夫——日尔曼关系»，莫斯科，1965年，第185—186页)。

230 徐日升(1645—1708年)，葡萄牙人，音乐家，耶稣会士。自1673年起住在北京(见徐日升关于涅尔琴斯克谈判的日记)。

231 指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他们以翻译和清政府的受托人的身分参加了同费·阿·戈洛文的谈判。

232 指由莫斯科随俄国使团来的拉丁语翻译安·别洛鲍茨基(详见注释7)。

233 指张诚(1654—1707年)，法国耶稣会士，自1687年开始在中国进行活动(见张诚关于涅尔琴斯克谈判的日记)。

234 描述一下费·阿·戈洛文为谈判由莫斯科领取的物品，可以使人对进行谈判和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情景有所了解。

1685年12月16日，财务衙门发给大使匣装带帘的华贵帐幕一顶及圣像数尊，皇库衙门发给大使"绣金地毯"一条，尺码为3×2俄尺，御旗一面，镀金的银盘和银洗手器各一个，还有英国呢五俄尺。在此之前不久，大使还从外务衙门领得文具一套，看来十分贵重，因为外务衙门对这套文具作了详细的描写："匣子有四分之一俄尺大，下面有腿，匣上有模压的花草花纹。在这个大匣子上有墨水瓶、可以搁笔的吸水沙盘和装在银制镂花托架上的杯子。这只大匣子中央是一尊银像，戴王冠，王冠中间有一个地球仪。大匣子有两个抽屉，一个大，一个比较小"(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1册，第6，7，214，232，237页)。

235 "日尽时分"——即昼时结束，夜时开始的时候，这个季节的夜时从十八点三十五分开始①。

---

① 俄国在十六——十七世纪时曾根据不同季节将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分为夜时和昼时。昼时、夜时在不同季节长短不同。昼时最长可达十七小时，最短则不到七小时。——译者

236 “夜一时许”——即夜时的第二小时。这时的夜时第二小时从十九点三十分开始。

237 额尔古纳寨建于1682年，由瓦·米洛瓦诺夫率领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在额尔古纳河畔兴建，瓦·米洛瓦诺夫即被任命为该寨总管（见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第64页）。

238 俄国使臣在涅尔琴斯克谈判期间使用的是什么地图，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А. И. 安德烈耶夫认为，尼布楚条约附有平面图，这张图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这一观点的根据仅仅是张诚日记中曾提到过平面图。他说，这张已遗失的平面图是后来耶稣会士的地图和中国的地图，包括1690年A. 托马斯绘制的地图的依据（见 А. И. 安德烈耶夫的«西伯利亚史料学»，第Ⅰ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第61—62页）。

对后一种说法不能完全同意，因为费·阿·戈洛文根本没有把平面图交给耶稣会士和满方代表（因为按照俄国的外交观念，这是一种叛国行为）。耶稣会士观看俄国的西伯利亚平面图时有俄国代表在场（见本书第526页），看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不可能复制此图。可能，当时耶稣会士对他们的主子满人觊觎的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留下了印象。

因此，用耶稣会士的地图恢复费·阿·戈洛文在涅尔琴斯克使用的俄国地图应当十分谨慎小心。

这张图应该先在我们知道的西伯利亚地图中去寻找。首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大使可能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得到什么样的地图。一方面，费·阿·戈洛文完全可能从莫斯科得到尼·加·斯帕法里出使中国后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见«十七至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和西北美洲的地理新发现图集»，
【791】莫斯科，1964年，№32）。这样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斯帕法里积极参加了费·阿·戈洛文使团的准备工作，关于这一点，1685年外务衙门询问尼·加·斯帕法里关于蒙古乌卢斯情况的记录可以证明（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9本，第43页背面—44页）。我们还知道，戈洛文非常熟悉斯帕法里使团的全部文件。例如，他随身带到达斡尔地区去的文件中就有外务衙门复制的斯帕法里出使报告抄件（同上，1685年，案卷№2，第234页）。

但是，我们在详细列举戈洛文所带文件的清单中却找不到任何线索，哪怕是间接的线索，说明大使手中有我们感兴趣的那张地图。谈判过程本身也

和费·阿·戈洛文曾使用尼·加·斯帕法里的地图这种推测相矛盾，在谈判时，费·阿·戈洛文常常查阅他手中的平面图，提及这些或那些地理定向标记，而其中大部分在斯帕法里的地图上是没有的。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俄国大使使用的是比较详细的地图。很可能，这是1684—1685年在托博尔斯克绘制的西伯利亚图，谢·乌·列麦佐夫在1671—1711年编的《地志图册》曾收录，流传到现在（见《谢苗·乌·列麦佐夫编的〈西伯利亚地图集〉》，载《幻象世界》，1958年，第162页）。

在托博尔斯克绘制的平面图当地行政机关不可能不知道。很可能，这张图就是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授意绘制的。大家知道，费·阿·戈洛文在赴达斡尔地区途中，于1686年1月24日和他的父亲阿·彼·戈洛文（他被任命为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一同到达托博尔斯克，直到5月29日才离开。大使对他将要进行活动的地区的地理资料不可能不关心。因此，毫无疑问，他除了询问军役人员之外，还仔细了解了托博尔斯克官署中的地图资料，这些资料对他开放固然由于他肩负着崇高的使命，而他父亲的帮助也是勿庸置疑的。刚刚绘制成的一张新地图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是把原件交给了费·阿·戈洛文，还是复制了一份（进行复制的时间是绰绰有余的），这很难说。起码，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明，费·阿·戈洛文能够得到一份1684—1685年托博尔斯克绘制的地图，它比尼·加·斯帕法里的地图详细得多。费·阿·戈洛文在谈判过程中使用的地理名称甚为接近托博尔斯克绘制的地图上的名称。

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费·阿·戈洛文使用在涅尔琴斯克绘制的平面图。出使报告中就提到过这类局部地区的平面图。但是，在涅尔琴斯克未必绘制过西伯利亚全图，甚至未必绘制过西伯利亚一大部分地区的地图。而在谈判中使用的无疑是一幅全图（例如，提到过贯穿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两条山脉，便是证明）。

239　建立无居民边区的思想同订约双方过去的实际做法并无矛盾。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不止一次地在边界上建立过这样的地区。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清政府强迫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达斡尔居民迁入满洲内地，便抱有类似的目的（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1969年，№82）。

1681年，根据俄国和土耳其的巴赫奇萨拉伊和约应建立第聂伯河沿岸无人区，克里米亚—土耳其方面答应不在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重建已拆毁的城市（见M.卡普斯京的《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和西欧的外交关系》，莫

斯科，1852 年，第 150 页；Г. К. 巴布什金的《1687 和 1689 年克里米亚远征的国际意义》，载《历史学报》，第 33 卷，1950 年，第 159 页）。巴赫奇萨拉伊和约中的这些条款对俄国大使在涅尔琴斯克谈判过程中提出类似的条款无疑是有影响的。

240 指的大概是侍郎阿尤希，他是“童顿氏族”的王公，尼·加·斯帕法里使团在脑溫时，他也在那里（见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第 50，154 页）。

241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诸寨，尤其是达斡尔诸寨的食盐供应问题十分尖锐。政府发给军役人员薪饷，除了钱币、粮食外，还必须发给食盐。起初，食盐由托博尔斯克运来（亚梅什湖畔产盐），但是因为距离遥远，道路难行，运输十分困难。因此，西伯利亚行政当局对寻找和开发当地的食盐资源甚为关心。

还在 1671 年，涅尔琴斯克衙门官员达·阿尔申斯基就系统地探查过盐藏。正是在那个时候，军役人员们沿鄂嫩河上行，在距涅尔琴斯克四日骑程的草原上发现了出使报告中所说的索利亚诺耶湖①（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 974 号卷轴，第 193 页）。

达斡尔地区的军役人员 1686 年在给西伯利亚衙门的报告中对运输食盐的办法有精确的计算：

【792】“由该湖向涅尔琴斯克驮运需走八天。骆驼每匹驮盐十、或十一、或十二普特，马每匹驮盐五普特。军役人员和猎手常常自己去运盐，运回供自己食用或出卖。没有专门派人去运盐作为发给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的薪饷”（同上，第 194 页）。

1686 年 8 月 11 日西伯利亚衙门向费·阿·戈洛文发出公文，命令他派人前往湖畔，“自该索利亚诺耶湖运送大量食盐到涅尔琴斯克储存，使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两寨各级军役人员无需自运食盐，使涅尔琴斯克寨不再有盐荒”（同上，第 195 页）。

但是，1687 年涅尔琴斯克上报：“从 179 年发现该索利亚诺耶湖以来，只去过两次，运回食盐平均每人十格里文卡。”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认为到索利亚诺耶湖去十分危险，因而将本城食盐供应包给客商乌沙科夫，他应承向官家供应两万普特食盐（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 1，案卷№127，第 23—26 页）。

① 俄文原意为“盐湖”。——译者

242　关于满方代表所用的“诺萨(Носса)”或“诺斯(Нос)”，以及后来用的“圣诺斯(Святой Нос)”这种名称是指什么地方的问题，必须根据十七世纪的地理知识水平来分析。后来的全部谈判内容清楚地说明，满方并不掌握能够确定这个地点的方位的任何地图资料。

张诚关于这个地点标在地图北纬八十度线上的说法，在出使报告中未得到证实(见本书第556—557页)。可能，这个地点是后来才标入地图的。满方代表及其随行的耶稣会士也不会在俄方地图上指出这个地点，因为在俄方的地图上大概也没有这个地点。这一点可从下述情况得到间接的证明：费·阿·戈洛文的地图同1684—1685年托博尔斯克制的地图是一致的(见注释238)，而托博尔斯克制的地图上只有一个“圣诺斯”，即贝加尔湖上的一个半岛。

很可能，有关“诺斯”的情况满人是从俄国俘虏和逃亡人员那里得到的。例如，1687年送到阿尔巴津的一份用俄语写的满方书信中写道：“即将返回的人们，回到你们的故土去吧，或越过诺斯，或到勒拿河上，回到那个地方去过活吧”(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965号卷轴，第1册，第3页)。

“诺斯”这一名称的意思是“岬角”，在俄国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用得都非常普遍，“圣诺斯”这一名称也常用。上面提到的贝加尔湖上的半岛就叫这个名称，这个半岛对涅尔琴斯克居民来说既亲切又熟悉。此外，雅库次克县有两个半岛也叫这个名字。一个位于德·拉普帖夫海峡，是俄国新地发现者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由勒拿河口沿海岸行进时发现的。另外一个‘圣诺斯’是楚科奇角，即现在的迭日涅夫角。在Ф. Г. 维托什卡等军役人员和猎手1655年的申请书中写道：“在那个地方的前面有一大石角，远远伸入海中，角上人口甚多。我们——你们的贱民，曾和谢苗·迭日涅夫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石角和岛屿，见到过那里的人。这不是科雷马河附近那个“圣诺斯”。阿纳德尔河距离那一个大角和岛屿甚远”(见《十七世纪俄国新地发现者和北极航海家的新发现》，莫斯科，1951年，第32页；《俄国航海家在北冰洋和太平洋上》，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第123—124页)。

俄国所绘制的地图中，“圣诺斯”(更准确些说，就是“诺斯”)首次出现在尼·加·斯帕法里的地图上(见《十七至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和西北美洲地理新发现图集》，莫斯科，1964年，图32)。这指的是不是楚科奇的“圣诺斯”很难说，因为它的位置过于向南，同时，以它为末端的山脉始于贝加尔湖，其走向与阿穆尔河平行。这一山脉还是注入阿穆尔河诸河流和注入太平洋、北冰

洋诸河流之间的分水岭。

在十七世纪的其他俄国地图上，包括1684—1685年的地图上，根本沒有绘出“楚科奇诺斯”，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

我们只是在1706年德里尔的地图上才找到楚科奇“圣诺斯”的比较准确的位置，在这幅地图上，西伯利亚东北角的顶端是一个长长的半岛，叫做“诺斯山脉”。1714年雅库次克贵族И. 利沃夫编制的地图上，整个楚科奇半岛称做“阿纳德尔诺斯”（见斯·彼·克拉舍宁尼科夫的《堪察加地方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780，801页）。

只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耶稣会士和满方的地图上才出现诺斯，把它绘为亚洲大陆的东北顶端（自1690年A. 托马斯的地图开始），看来，这是在涅尔琴斯克进行爭论的結果。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论：在涅尔琴斯克谈判期间，满人根本不知道这一
【793】地理名称所表示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而在俄国地图上只是标出了贝加尔湖的“圣诺斯”。

243 俄国新地发现者对乌第湾及其附近地区进行考察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事。1639年，莫斯克维京的一支队伍沿阿尔丹河和马亚河到达鄂霍次克海附近，幷在那里过冬。春季，这支队伍分为两组，一组南下到乌第湾。乌第河畔的冬营地（即后来的乌第寨）建于十七世纪后半叶，在河左岸，距河口三十俄里。

244 班达尔沙，都统，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的满方使团成员之一（见阿瑟·W. 亨梅尔的《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华盛顿，1948年，第2卷，第665页）。

245 费·阿·戈洛文和伊·叶·弗拉索夫在尼布楚条约的俄文本和拉丁文本上盖了他们的印。我们仅有条约拉丁文本的印记，这一文本保存在俄国外交档案馆（条约全宗，案卷№22）。两颗印记都是蜡油的，红色，直接盖在纸上，結果就在纸上化成了两个大斑点。

条约上伊·叶·弗拉索夫的印记几乎已无法辨认。在其他文件上也沒有发现这颗印的印记。

费·阿·戈洛文的印有好几种样式。在使团工作期间，他用的是椭圆形的戒指印，印面的徽纹大概是戈洛文氏的族徽（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316页背面）。费·阿·戈洛文的一份报告上有这颗印的印记，整个印面是一只用后腿行走的狮子，面向右边，

它用抬起的右前爪握住旗杆，多褶的旗布垂落在狮背上。但是，尼布楚条约上盖的是一颗圆印(直径为3.7厘米)。印面上也是一只面向右边的狮子，不过已是用四条腿走路。狮子的右前爪握着一把剑，朝上直举。狮子上方有一顶皇冠。印边刻的一圈文字是：Окольничей и наместник 〔брянский〕θ〔едоръ Але〕ксьевичъ Головинъ（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

246 俄国的外交惯例是，在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时遵循下列程序：和约由大使起草，并以每方大使名义书写两份。然后，大使互换约文。条约只有经缔约各国国君批准后方能生效。

签署仅有先后位次之别：在俄国代表提交的条约文本上，俄国大使的名字在前，而在外国代表提交的文本上，俄国大使的名字在后；在俄方接收的文本上，外国大使的名字在前(见M. 卡普斯京的《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和西欧的外交关系》，莫斯科，1852年，第132—133页)。

247 按照白昼计时法，这一季节的夜四点钟相当于现代计时法的十九点三十五分。

248 “大莫臥儿王国”——指莫臥儿国，为帖木儿后裔、大莫臥儿王朝创始人、喀布尔的统治者巴布尔于十六世纪初期所建立。十七世纪时，莫臥儿国几乎囊括了印度的整个北部地区。

249 耶稣会士赠给费·阿·戈洛文的地图可能是1665年荷兰M. 马尔蒂尼的地图集中的全图，这幅地图上相当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邻国。

250 阿尔巴津寨关防是1682年建立阿尔巴津军政长官辖区并向该区派出军政长官的同时刻制的。关防保存在官署，供签发文件时使用。众所周知，由阿尔巴津送往涅尔琴斯克的报告上都盖有此关防。

我们可以在八十年代末给雅库次克税务官的公文中找到最初描写这颗关防的徽纹的材料：“一只达斡尔独头鹰，持弓箭，关防的周围镌有下列字样：‘Печать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Сибирской земли Албази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а’(皇家西伯利亚地区阿尔巴津寨印)”(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1689—1690年，目录3，案卷6/№，第1页)。

后来，在涅尔琴斯克对这颗关防有过比较详细的描述：“阿尔巴津的关防是银质的，重六佐洛特尼克。印面刻有一兀立的雄鹰，张开双翼，右爪持弓，左爪持箭”(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目录4，第29本，№60，第78页)。

这颗关防的遭遇是迥非寻常的。满军第一次毁阿尔巴津时，这颗关防由军政长官阿·拉·托尔布津带走。1690年，被俘的阿尔巴津官署书吏彼·赫麦列夫曾描述过救出关防的经过："我——你们的臣仆念念不忘上帝、陛下的宣誓和俸饷，离开博格德汗的那些大贵族回寨后，便由官署取出皇家的关防、法典和官款，携到岸边，我——你们的臣仆当着许多俄国人的面，在博格德汗
【794】的大贵族面前亲手交给军政长官阿列克谢·拉里昂诺维奇·托尔布津"（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44号卷轴，第2册，第285页）。

关防一直使用到阿尔巴津寨按照尼布楚条约被拆毁时为止。关防由别伊顿带出，交给了涅尔琴斯克官署，十八世纪的头几十年间还保存在那里（见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第78页；第29本，№60，第78页背面）。

现在，这颗关防藏在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同古钱古奖章等放在一起。它的照片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莫斯科，1969年，第331页。

251 在外务衙门的案卷中没有找到奏章原件，在抄件中（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9本，第878页背面—881页）没有转抄任何批注。

252 费·阿·戈洛文送交外务衙门的出使报告摘抄，是1689年8月3日到9月15日这段时间的，与本书发表这一文件的相应部分完全相同（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13本，第195—491页）。

253 格·伊·隆沙科夫于1690年5月19日到达北京。他在同理藩院官吏会谈时，谈到了额尔古纳寨没有及时搬迁一事，并保证："春季定将额尔古纳寨迁移完毕"（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222号卷轴，第334页）。果然如此，隆沙科夫尚在北京期间，俄国人就已将此寨拆毁，6月20日满方代表就此事通知他说："根据前此的外交条约，额尔古纳寨已于今春由汗殿下方面迁到额尔古纳河对岸沙皇陛下方面，此项已按外交条约条款……照办"（同上，第341页背面）。

隆沙科夫在北京逗留期间，曾要求交还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投奔满人的布里亚特人及其他贡民，并且再次试图争取遣返俄国被俘人员回国：

"虽然条约中规定不交换俘虏，但是，希望汗殿下为向沙皇陛下表示睦邻修好的诚意，破例释放这些俘虏"（同上，第335页背面）。

他得到的答复是同意归还贡民，但拒绝遣返被俘的阿尔巴津人。

与此同时，满方官吏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说，他们已获悉噶尔丹派遣他的使者前往涅尔琴斯克谋求军事援助的消息，并提醒说，尼布楚条约的一项条款规定："一切边界争端均应由双方互派大使和使者解决"，他们要求立即根据此项规定派信使前往涅尔琴斯克(同上，第340页)。

隆沙科夫1690年9月6日才回到涅尔琴斯克，这时费·阿·戈洛文及使团其他成员已经到达托博尔斯克。隆沙科夫卒于返莫斯科途中。

隆沙科夫的北京之行除负有外交使命外，还兼有通商性质。他的三十名随行人员中仅有十三名军役人员，其余的是商人和猎手，其中包括客商菲拉季耶夫、卢津等的管事。因此，随使者同行的仿佛是一支商队。运到中国去的是哪些货物，不得而知，但是，运回的货物则有确凿的资料说明。隆沙科夫的随行人员返国时在涅尔琴斯克海关交验的中国布匹价值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三卢布，其中有一百五十卢布的布匹是隆沙科夫本人的(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63号卷轴，第168—177页背面；B. П. 雷斯佐夫和B. A. 亚历山大罗夫的《波斯远征与俄中关系》，载《封建主义时期的苏联历史概论。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莫斯科，1954年，第620—621页)。

254 阿·伊·别伊顿来到涅尔琴斯克是在阿尔巴津已被拆毁之后，这时费·阿·戈洛文已离开达斡尔地区。在这个时期他呈递了一份申请书，书中写道："现在我——你们的臣仆业已残废，创伤未愈，住在涅尔琴斯克，即将死于饥饿。"又写道："恭请陛下垂怜你们的臣仆，念臣的区区劳绩，守城的微功，而且业已伤残，准予臣前往御前大臣〔、军事长官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的部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目录4，第23本，№53，第61页—61页背面)。

255 古代计时法的十一月中旬夜六点相当于现在的二十点三十分。

256 关于这件事有一份报告送交西伯利亚衙门，这份报告未收入出使报告(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11—13页)，莫斯科是1690年10月6日收到的(同上，第11页背面)。

257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1685年，案卷№2，第2册，第1123，1125，1126页)，外务衙门是1690年6月21日收到的(同上，第1125页背面)。外务衙门读过这份奏章后，就确定边界问题编了一份详细的摘录，以戈洛文离开莫斯科时政府发给他的训令开头。【795】

1690年7月1日将摘录上报给沙皇。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议，由杜马秘书官叶·伊·乌克拉英采夫记录如下：

“陛下在前厅听取了这份中国使团的文件摘录后，谕令，并经大贵族议决：发送公文，将此件知照西伯利亚衙门，使该衙门了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与中国汗使臣签订的条约。按照条约，应如何在西伯利亚诸边陲城堡加强防范，陛下谕令西伯利亚衙门草拟谕旨”(同上，第9本，第959页背面—960页)。公文于7月8日发往西伯利亚衙门(同上，第960页)。

258 见注释205。

259 关于这件事，有费·阿·戈洛文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一份奏章(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211页)。(本注在正文中未标出。——译者)

260 因为索菲娅公主被废黜，所以送来这份诏书，命令将她的名字从所有正式文件中除掉。

费·阿·戈洛文将诏书抄件留在伊尔库次克官署中(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目录1，案卷№525，第37页)。

261 费·阿·戈洛文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44号卷轴，第83—89页)，莫斯科是1690年10月6日收到的(同上，第83页背面)。上面有如下批注：“注册入卷”(同上)。

262 费·阿·戈洛文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14—17页)，西伯利亚衙门是1690年10月6日收到的(同上，第14页背面)。上面有批注：“入卷”(同上)。

263 费·阿·戈洛文送交西伯利亚衙门的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544号卷轴，第80—81页)，莫斯科是1690年12月6日收到的。上面有如下批注：“注册入卷”(同上)。

关于派遣隆沙科夫一事，向莫斯科呈报得如此之晚，几乎晚了一年，令人不解。发送报告时隆沙科夫已自北京返回。但是戈洛文这时是否已经得到他回来的消息，目前仍不清楚。很可能，正是他得到了这个消息，才促使他写了这份奏章。

264 奏章原件(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第1059号卷轴，第58—62页)，西伯利亚衙门是1690年12月16日收到的。上面有如下批注：“入卷，降旨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蒙古蔑儿干阿海台吉及其

子女是否已受东正教洗礼，受洗的人有多少，他们现住何处，是否向陛下缴纳实物贡，每人缴纳多少，缴纳何种毛皮，上述种种着如实呈报西伯利亚衙门”（同上，第58页背面）。

根据费·阿·戈洛文的命令，自1690年5月起由色楞格斯克官署按月支付给蔑儿干阿海台吉及其子女日用生活费六卢布十三阿尔腾，一个手下人、鲍罗诺伊和甘杜扎布——每月三卢布二阿尔腾，后来生活费开始改用实物支付（同上，第133—134页）。

265 斯·科罗文将条约和谈判日志送到莫斯科后，莫斯科对戈洛文的工作显然有所不满，但是，这看来只是暂时现象。可能，这种不满情绪仅限于外务衙门内部。不管怎样，费·阿·戈洛文回到莫斯科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2月2日，沙皇伊凡和彼得举行了接见大使的隆重仪式。外务衙门首脑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秘书官当时的讲话记录保存至今。这份记录很有意义，因为它证明，彼得一世的政府对费·阿·戈洛文执行使命的結果给予肯定的评价。

乌克拉英采夫在接见仪式上对费·阿·戈洛文说：

“陛下……谕令告诉你：你在达斡尔地区色楞格斯克城下为陛下效力期间，同中国使臣举行了会议。赖上帝保佑，幷托陛下洪福，经过同中国使臣的多次谈判，缔結了和约，划定了边界，互换了约文。根据哪些条款缔結了和约，划定了边界，同中国使臣和军队长官交换了什么约文，这些陛下都知晓。”

接着列举了全部战绩：胜利地抗击蒙古人，保卫了色楞格斯克，抗击满人，保卫了涅尔琴斯克，以及使两千多名蒙古人、塔邦古特人及其他人臣服俄国，从而增加了国家收入。

在讲话记录稿上有叶·伊·乌克拉英采夫的如下批注：“陛下赐恩；对其勤勉效忠予以表彰。”

对第二大使伊·叶·弗拉索夫的赞语则少得多（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796】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第9本，第966页背面—969页背面；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统帅和大臣们的业绩》，第1册，莫斯科，1812年，第24—27页）。

有的资料说，费·阿·戈洛文的有声有色的叙述引起了沙皇彼得的兴趣。A. 捷列辛科曾转述当时的人说的话作为见证，似乎年轻的沙皇“如此好奇地想知道戈洛文的旅途见闻，以至于一连数日与他交谈；贪婪地仔细了解

西伯利亚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那个地方的资源，从对方的叙述中吸收新鲜知识”(见 A. 捷列辛科的《俄国外务大臣的生平述评》，第 1 册，圣彼得堡，1837 年，第 194 页)。

在西方，对费·阿·戈洛文执行他的使命所取得的成果评价也很高。1690 年，英国出版了一位贵族的匿名书信集，这位贵族在维也纳“曾与大使们有来往”，即与“大使团”有来往。作者直言不讳地说，他引用的有关俄满谈判的资料是他从使团成员那里直接得到的：“我能够在这个宫廷最近派出的一个大使团驻留期间从最明智而又最坦率的俄国人那里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由于使团成员中只有费·阿·戈洛文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只能认为，情报是直接从他那里得到的。

书信的作者写道：“欧洲应感谢俄国开辟了通往中国的陆路。”让出阿尔巴津的原因是该寨远离莫斯科，并且需要集中一切力量与土耳其作战 (Ф. И. 图曼斯基：《供全面研究彼得大帝生平事业用的多种札记、著述汇编》，第 1 册，圣彼得堡，1787 年，第 79—107 页)。

附　录

1689年8月28日*签署的 尼布楚条约 拉丁文本译文①

【645】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臣、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于康熙28年，即金蛇年，7年24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②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③，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④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⑤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

---

* 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和满文本所载签署日期与俄文本的日期(8月27日)不同。这个差别大约与各文本的准备和签署程序有关：俄文本完成于8月27日，条约的两份拉丁文本和一份满文本完成于8月28日，两份拉丁文本于8月29日由双方签署。

** 1689年8月28日。

① 尼布楚条约的拉丁文本译文和下面的满文本译文是从俄文转译的；汉译文基本上照录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的《中俄边界条约集》的译文。拉丁文本和满文本的俄译与《中俄边界条约集》有出入时，加脚注予以说明。——译者

② 俄译为："于涅尔琴斯克城"。——译者

③ 俄译无"石大兴安岭"之名，译为："石崖或石头山"。——译者

④ 俄译为："仍"。——译者

⑤ 俄译无"兴安岭"之名，译为："定为边界之山岭"。——译者

【646】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

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①，应悉迁移于北岸。

第二条

俄人在雅克萨所筑城障②，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越过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③，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④，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人或十五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害劫掠他国之人，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⑤。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启战端，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第三条

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⑥，永作罢论。

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第四条

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第五条

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⑦，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

① 俄译为："凡位于自此河南岸至墨里勒克河口之诸房舍。"——译者

② 俄译为："阿尔巴津堡或俄人在名为雅克萨地方所建城障。"——译者

③ 俄译为："或系逃亡之人，或系盗窃之徒。"——译者

④ 俄译为："押送两国长官"。——译者

⑤ 俄译为："依罪处以刑罚"。——译者

⑥ 俄译加："不论何种事情"。——译者

⑦ 俄译为："鉴于和好已定，永敦睦谊，一应人等，不论地位为何，凡持有过境护照者"。——译者

第六条

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①，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②。

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③。康熙28年7月24日*于尼布楚④。【647】

---

* 1689年8月28日。

① 俄译为："由于两国使臣会议，制止了两国边界争端，签订和约，并发誓永相和好"。——译者

② 俄译为："本约条款均由双方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两国钦使将签押盖章之第二份文本互相交换"。——译者

③ 俄译为："永志不忘"。——译者

④ 俄译为："于涅尔琴斯克"。——译者

【649】

1689年8月28日*签署的
尼布楚条约
满文本译文

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都统一等公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会同俄罗斯察罕汗钦差全权大臣内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①七月二十四日**，在尼布楚②地方，为约束两国猎户宵小越境打牲、彼此劫杀、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共同议定：

一***

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河溪悉属俄罗斯。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议。

一

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现有俄罗斯庐舍，着徙于北岸。

一

【650】 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筑城垣，尽行拆毁，居民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处。

---

* 见本书第645页(原文)的第一条注。

** 1689年8月28日。

*** 原文本没有各款次序编号。

① 俄译为："黄蛇年"。——译者

② 俄译为："涅尔琴斯克"。——译者

一

已定疆界，两国猎户不得越过。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窃者，拿送该管官分别轻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伙持械打牲、杀人、劫物者，务必奏闻，即行正法。其一、二人误犯者，两国照常和好，不得擅动兵戈。

一

除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现有之俄罗斯人及俄罗斯国现有中国之人免其互相索还，着即存留①。

一

两国既永远和好，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

一

自会盟日起，逃亡者不得收纳，拿获送还。

一

两国大臣相会议定，永息兵戈，永远和好之处奉行不得违误。照此各将缮定文本盖印互换。又以满文、俄罗斯文、拉丁文刊之于石，置于两国交界之处，永为标记。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签字者：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溫达，玛喇。

---

* 1689年8月28日。

① 俄译为："……之人，着存留原处"。——译者

【656】

尼布楚条约的俄文文本

（十八世纪抄件）①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
1689 年，案卷 №2，第 8—11 页）

1689 年 8 月 27 日

根据 7197 年贵族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与中国皇帝钦差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等于涅尔琴斯克附近边界地方会议决定之条约文本复制。

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国土封地世袭独裁天佑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钦命全权大使、亲近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侍臣、伊拉托木斯克总督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秘书官谢苗·科尔尼茨基；同大亚细亚各地专制独裁君主、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国舅佟国纲，都统郎谈等于尼布楚② 附近会聚，共同议定各条款如下：

第 一 条

将在绰尔纳河附近向下流入石勒喀河左岸之格尔必齐河定为两国之边
【657】界。自此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直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穆尔河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国。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因全权大臣未得划分此等土地之沙皇旨意，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遣使臣，或行文书，再行议定。

---

① 原文系影印。——译者

② 原件为："涅尔琴斯克"。——译者

第 二 条

将流入阿穆尔河之额尔古纳河为界：左岸所有土地直至河源皆属大清国；右岸所有土地皆属俄罗斯国。额尔古纳河南岸所有房舍应迁移至该河对【658】岸。

第 三 条

俄罗斯国所筑阿尔巴津城应尽行拆毁，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

第 四 条

两国订立本和约之前逃往中国之俄罗斯人及逃往俄罗斯国之中国人，双方不再互相索还。订约之后，所有两国越境者，应立即送还两国边界长官，不得收留。

第 五 条

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自由往来贸易。

第 六 条

本和约签订之前两国边民间之一切争端概作罢论。和好既定之后，如有【659】两国渔猎人等私自越界劫盗、杀人，应即捕送该管边界长官，严加惩处；如聚众合伙劫盗、杀人，务必捕送边界长官，处以死刑。不得因两国边民之罪行而启战端，发生流血。遇有此等情事，应各自奏明，以书信和平议結。

博格德汗殿下对于此项界约，如欲在国境建立碑碣，刻写条文，以资纪念，亦可任便办理。创世 7197 年 8 月 27 日于沙皇陛下边境达斡尔地区订立。

本约经安德烈·别洛鲍茨基亲笔缮写成拉丁文。

秘书费奥多尔·普罗托波波夫逐页签字付署。

翻译福玛·罗赞诺夫对照原抄件校订。

【660】

平定罗刹方略[1]

一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遣副都统[2]郎坦等①侦探罗刹情形

罗刹者，鄂罗斯国[3]人也。鄂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国。其人率皆獷悍贪鄙，冥顽无知。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4]诸处②密迩，我达呼尔[5]、索伦[6]之人因呼之为"罗刹"。每横肆杀掠，纳我逋逃，为边境害。

顺治九年**，驻防宁古塔[7]章京[8]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9]，稍失利③。十二年***，尚书，都统[10]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11]诸处④，攻其城，颇有斩获⑤。旋以饷匮班师⑥。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12]沙尔呼达败之尚坚乌黑[13]。十五年*****，复败之松花[14]、库尔翰[15]两江之间。十六年******，沙尔呼达卒。其子巴海代，寻授将军[16]。十七年*******，

[译者说明] 《平定罗刹方略》系引用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所载原文，不另翻译。凡俄译文与原文有出入者，我们以译者注标出，供研究参考。正文分段系根据俄译本处理，以保留俄译分段面貌，但俄译本分段错误很多，除个别处外，不另加注。

* 1682年9月6日。此处及下文的中国太阴历均按薛仲三、欧阳颐合著的《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A Sino-Western Calendar for two thousand years 1—2000》，北京，1956年2月，共438页)所载表格和方法换算成欧洲通用的纪年，日期皆以儒略历表示。

** 1652年。

*** 1655年。

**** 1657年。

***** 1658年。

****** 1659年。

******* 1660年。

① 俄译此处略去"等"字。——译者

② 俄译此处删"诸处"二字。——译者

③ 俄译删"稍"字。——译者

④ 俄译删"诸处"二字。——译者

⑤ 俄译为："斩获颇多(？——Г. М.)"。按Г. М.为俄译者Г. 麦利霍夫的缩写。——译者

⑥ 俄译为："被迫回师"。——译者

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17]。然皆中道而返，未获翦除①，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②。

迨康熙③十五年*，鄂罗斯察汉汗[18]遣使尼果来④等贡方物。上欲因此示柔远之德，优赉来使，仍颁溫谕，令其归我逋逃，严禁罗刹，毋扰边境；许贸易通好。其后竟未奏复⑤。而罗刹自恃辽远，反侵入精奇哩乌拉诸处，筑室盘【661】踞⑥。

上复命大理寺卿[19]明爱等谕令撤还。犹迁延不去，而恃雅克萨[20]城为巢穴⑦，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眞[21]、斐雅喀[22]、奇勒尔[23]居民，掠夺人口⑧，俾不得宁处。

上乃深为筹度，谓：若辈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将至蔓延⑨。遂决意征剿。

先遣副都统郎坦、公[24]朋春等率官兵往达呼尔、索伦⑩，声言捕鹿，因以觇视罗刹情形。郎坦等将行，上面谕之曰：

"鄂罗斯国所属罗刹，犯我⑪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前发兵进讨，未获翦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⑫，过钮满、恒滚⑬诸处，至赫眞、斐雅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尔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参领[25]侍卫护军外，令毕力克图等五台吉[26]率科尔沁兵百人，宁古塔兵八十人⑭。

---

* 1676年。

① 俄译为："然历次征讨，我军均未克全殄俄人"。——译者

② 俄译为："故俄人仍于该处等地出没不时"。——译者

③ 俄译删"康熙"二字。——译者

④ 俄译为："尼古拉·斯帕法里"。——译者

⑤ 俄译为："其后俄国沙皇竟未奏复"。——译者

⑥ 俄译为："反而来至结雅河筑室居住"。——译者

⑦ 俄译凡遇雅克萨皆作阿尔巴津，此句译为："彼等拒不撤回，反而藏身于阿尔巴津"。——译者

⑧ 俄译删"掠夺人口"四字——译者

⑨ 俄译此句为："上运筹下步行动计划，乃谓臣僚曰：'尔等若不以兵力惩治若辈，则彼等岂知刑罚及畏惧为何耶？尔后彼等必将袭扰如故'。"——译者

⑩ 俄译此处为："……往达呼尔、索伦所住之处，……"——译者

⑪ 俄译在"我"字后加：(？——Г. М.)。——译者

⑫ 俄译删"蔓延益甚"四字——译者

⑬ 俄译为："深入至布列亚河和阿姆贡河"。——译者

⑭ 根据俄译本分段。——译者

至达呼尔，索伦①，一面遣人赴尼布楚谕以捕鹿之故②，一面详视陆路③近远。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情形④。度罗刹断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馈，其受而量答之⑤。万一出战，姑勿交锋⑥，但率众引还，朕别有区划。

尔等还时，须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哩[27]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哩，其路直通宁古塔者⑦，更择随行之参领侍卫，同萨布素往视之⑧。”

谕毕⑨，赐郎坦、朋春御衣、弓矢，随行者亦量加赏赍。

十二月戊子*——命戶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舰

时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巴海等⑩，以宁古塔战舰稍有损败，请发物料用资修整⑪。

工部议：如所请。

上谕：“修整战舰⑫，所关甚重。其令戶部尚书伊桑阿往董其事。”

庚子**——命将军巴海等⑬率师往驻瑷珲、呼玛尔

郎坦等以罗刹情形具奏。上谕议政王等曰⑭：

---

* 1683年1月2日。

** 1683年1月14日。

① 俄译为：“至达呼尔、索伦所住之处”。——译者

② 俄译此句为：“遣人赴涅尔琴斯克禀报：尔等来此旨在捕鹿”。——译者

③ 俄译漏“陆路”。——译者

④ 俄译此句为：“在陆地上沿阿穆尔河行围，取最短路程直抵阿尔巴津城下详细侦其居址”。——译者

⑤ 俄译漏“量”字。——译者

⑥ 俄译为：“切勿交锋”。——译者

⑦ 俄译在“宁古塔”后加：(？——Г. М.)。——译者

⑧ 俄译为：“应拨数名随行之团长和护卫，令其偕同萨布素寻找到此道路。此谕”。——译者

⑨ 俄译无“谕毕”二字。——译者

⑩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⑪ 俄译此处加：“并建造新舰”。——译者

⑫ 同上。——译者

⑬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⑭ 俄译为：“上谕国务会议曰”。——译者

"据郎坦等奏: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662】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①、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28]、鸟枪及教之演习者。于爱珲②、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锡伯[29]、乌拉之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30],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瑷珲城距索伦村落不远,五宿可到,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精奇哩乌拉③,令索伦接济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

尔等其详议以闻。"

议政王等奏言④:"罗刹据我边界,纳我逋逃,构乱已久,宜即行殄灭。皇上好生之心,听其自弊。谕旨允当,应一一遵行。又如郎坦等⑤所请,造船五十六艘,所调兵豫为派定⑥,俟船成粮足,即令起行。目前乌拉官屯乏粮。户部、理藩院[31]各遣官一员,往锡伯、瓜尔察[32]地方采买。统兵大臣,恭候钦简。"

疏入,上命:"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兵前往。余悉如议。"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庚戌*——命造船运粮松花江

上谕大学士[33]觉罗勒德洪等曰:"馈运乌拉军糈,自辽河溯流运至等色屯,随用蒙古之力陆路运至伊屯门,自伊屯门船载顺流运至松花江,甚善。内府佐领[34]下屯庄粮米充足。需用几何,即以屯丁之力运至辽河津要,船载趣运。并备畚具桩木⑦,若逢淤浅,束水以行。粮米,或于等色屯、伊屯门、伊屯口,或于峨河口,筑仓收贮。船在边内,我兵卫送;边外,蒙古兵卫送⑧。宜少载粮米,多备挽夫,俾船行轻利。两河中阻陆路,酌派车载。

---

* 1683年3月25日。

① 俄译本凡遇"乌拉"均译为"吉林",下同。——译者

② 俄译为:"于黑龙江……"。——译者

③ 俄译为:"……至结雅河"。——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奏称"。——译者

⑤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⑥ 俄译为:"可先行调集兵丁"。——译者

⑦ 俄译无"畚具"。——译者

⑧ 此句俄译为:"船行我领土之内,由我兵卫送;行我边界以外,则由蒙古兵卫送"。——译者

其船，淮河式置造。钱粮需用若干，尔等与戶、工二部、理藩院及郎坦，观图详议①。至造伊屯门以北运船，运至松花江及筑仓收贮事宜，应否交与留镇乌拉副都统，其幷定议以闻。”

勒德洪等议②：“于巨流河渡口③造船六十艘，以长三丈[35]，宽一丈为度。【663】每船载米百石，用水手六名。水手即派民夫操演。自起运日，每人月给银一两。运到米，于巨流河渡口④等色屯筑仓收储。悉交与盛京[36]将军大臣[37]等监理⑤。船在边内，酌派盛京官兵卫送；自等色屯至伊屯门，派蒙古车辆陆续运往⑥。所派蒙古官兵、车辆，理藩院另行请旨。伊屯门诸地筑仓储米，及造伊屯河运船运至松花江，悉交与留镇乌拉副都统⑦。”

议复⑧，上以所议尚未周详⑨，遂分遣內府营造司郎中[38]佛保及戶部侍郎[39]宜昌阿等，以瀛台通州船载米试之⑩。复令盛京刑部侍郎⑪噶尔图等⑫，自巨流河至等色屯，验试辽河深浅⑬；宁古塔副都统瓦里虎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门，伊尔门河口，验视水势⑭。

寻噶尔图奏：辽河可行三丈之船。请以此式于巨流河渡口造船六十艘⑮。瓦里虎奏：伊屯河可行三丈五尺[40]之船。吉林地方伐木造船百艘，由伊屯河运米松花江，于伊屯门，伊屯口筑仓收储。

---

① 此句俄译为：“至于船舰式样、规模、所需财物等项，尔等会同户、工二部、理藩院官员及郎坦协议。尔等应详勘地势，绘制地图，审议一切”。——译者

② 俄译为：“勒德洪等议后禀奏”。——译者

③④ 俄译为：“于巨流河河口”。——译者

⑤ 此句俄译为：“筑仓护粮诸事，悉交与盛京将军大臣等及其属下官员监理”。——译者

⑥ 此句俄译为：“船行我领土以内，应派盛京官兵卫送。自等色屯至伊屯门，应派蒙古官兵押解车辆陆续运往”。——译者

⑦ 俄译为：“……悉交与乌拉副都统。臣等议复如此”。——译者

⑧ 俄译无“议复”。——译者

⑨ 俄译为：“上览奏后以所议尚未周详”。——译者

⑩ 俄译为：“……以瀛台和通州船赴辽河试之”。——译者

⑪ 俄译为：“盛京工部侍郎”。——译者

⑫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⑬ 俄译为：“验试辽河航道深浅”。——译者

⑭ 俄译为：“……自伊屯口至伊屯门验视河水深度，及去伊尔门河口验视水位”。——译者

⑮ 俄译无“于巨流河渡口”。——译者

上允之①。

又谕:

"前萨布素来奏②: 明年六月*前兵食,伊等资行,余悉存留。尔时曾谕:以六月后所需运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令其迎取。今应于乌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萨布素等所留蒙古、锡伯米,或以盛京所发米,计口运往。乌拉、宁古塔兵皆贫乏。现在出征者半;任输挽,复用余兵,恐致困苦。乌拉席特库所属八家猎户,停猎一年,令其输挽,庶兵力稍纾。黑龙、松花两江交汇处,自吉林顺流而往,萨布素等自彼驻兵之所顺流而来,水路远近相等。俟明春冰解,即运两江接界,令萨布素等量发官兵、船艘,前来迎取。"

戊辰**——命给乌拉官兵行粮之半

将军巴海等请给出征乌拉官兵及执事人行粮。户部议③: "官兵各支额粮一月④。至每月行粮,毋庸给发⑤。"

疏入,上命: "给行粮之半。"

四月丙子***——遣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⑥往乌朱穆秦[41]诸处

上谕议政王等⑦曰: "今我兵移驻黑龙江,当乘此发乌朱穆秦兵,声言捕鹿,以疑罗刹⑧。复遣大臣一员至索伦,豫备军需,亦声言捕鹿人将至⑨。

其令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往乌朱穆秦,阿达哈哈番[42]玛拉往索伦。"

---

* 1684年7月。

** 1683年4月12日。("戊辰"前,俄译加: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译者)

*** 1683年4月20日。

① 俄译为: "御批: '准奏'"。——译者

② 俄译为: "前萨布素来京禀奏"。——译者

③ 俄译为: "户部议后决定"。译者

④ 俄译为: "支额补助粮一月"。——译者

⑤ 俄译为: "至给发每月行粮,予理未合"。——译者

⑥ 俄译加"等"字。——译者

⑦ 俄译为: "上谕国务会议"。——译者

⑧ 俄译为: "以释俄人之疑虑"。——译者

⑨ 俄译无"人将至"三字。——译者

【664】 己卯*——命将军巴海留镇乌拉，副都统萨布素等① 领兵移驻额苏哩

先是令乌拉、宁古塔②往驻爱珲、呼玛尔，尚未启行。寻尚书伊桑阿以造船赴宁古塔，上命传谕巴海等：兵抵黑龙江，应驻何地，其详议以闻。

至是巴海等奏言："爱珲、呼玛尔距雅克萨城辽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难于防御。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③。宜乘其积储未备，速行征剿。况罗刹杀我斐雅喀居民，留嫚书而去。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亲统大兵，直薄城下，宜谕招抚④。否则驻劄墨克顶诸地，即遣官兵与奉命赴罗刹⑤甲士宜番，驰至雅克萨宣谕⑥，兼观其形势若何，再议进止机宜，令宜番一并奏闻。

乌拉官兵乘往马匹，恐长途疲羸，不任驰驱⑦。索伦近墨克顶，宜令选肥马五百匹，送呼玛尔河口，酌量给用⑧。"

议政王等议⑨：如巴海等所请。上谕："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乌拉、宁古塔兵未历征战，不谙行阵纪律。将军巴海及副都统⑩官兵又彼此不合。巴海其留守乌拉；萨布素、瓦礼祜俱以副都统领兵前往，不必授为将军。至所议七月兵到即行攻战，亦属未可。俟抵彼相度形势，奏请可进之时⑪。京城每旗精简五十人，参以军前获罪人员，委授夸兰大参领⑫，则遣将由陆路直趋，五旬可达⑬。我兵至冬时攻战，乃能有济。若今冬不便克取，来夏令乌

---

* 1683年4月23日。

① 俄译此处无"等"字。——译者

② 俄译为："先是令乌拉、宁古塔官兵往驻……"。——译者

③ 俄译为："倘俄人突然水陆运粮增兵救援，则更难实现我方原定之计"。——译者

④ 俄译为："向俄人宣谕招抚"。——译者

⑤ 俄译在"甲士"前有"并向其宣谕之"几字。——译者

⑥ 俄译无"宣谕"二字。——译者

⑦ 俄译此句为："……恐因疲羸，不能尽速赶至汛地"。——译者

⑧ 俄译为："……送呼玛尔河口，供我军使役"。——译者

⑨ 俄译为："国务会议决定"。——译者

⑩ 俄译此处加"萨布素"。——译者

⑪ 俄译为："奏请进攻城堡之令"。——译者

⑫ 俄译为："团长(或团指挥官)"。——译者

⑬ 俄译为："五旬可达戍所"。——译者

拉、宁古塔兵仍驻彼地①，或令撤还，至期约行。

又郎坦言，取马蒙古不能即得。可选兵部、上驷院肥马二千匹②，于本年七月内豫发索伦地方牧放。俟禁旅到后，留其羸马，更以所备肥马乘往。其传集郎坦，朋春，再行确议③。”

于是，议政王等奏④：

“上谕深中事宜，固应祗遵，但前奉暂停攻取，相机举行之旨，尤为切当⑤。乌拉⑥、宁古塔兵不须往墨克顶。勘得爱珲、呼玛尔之间，额苏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陇旧迹⑦。即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驻劄。宜番回自罗刹，再议派京师兵，或撤乌拉、宁古塔兵。

至巴海留守乌拉；萨布素，瓦礼祜统兵以行，及豫备马匹于索伦，悉应遵旨。额苏哩、索伦村庄之间应设四驿⑧，令赴索伦理藩院大臣董其事⑨。” 【665】

上报可⑩。

六月甲戌*——命马喇市易牛羊诸物，以备军需

马喇等奏：以茶、布市易。上谕：

“茶、布不必携往，可于户部支银四千两，量买诸物，驰驿抵彼，换取牛羊、粮米，以备军需。勿得胁制民间，各任其便。”

七月甲申**——命轸恤所获罗刹

上谕兵部奏事章京：“南岱携至罗刹二人⑪；所司加意赡养，时其饮食，毋

---

* 1683年6月17日。

** 1683年8月26日。

① 俄译为：“来夏定能奏功，应令乌拉、宁古塔兵仍驻彼地”。——译者

② 俄译为：“可委兵部选上驷院肥马二千匹”。——译者

③ 俄译为：“其传谕郎坦、朋春，令其再行确议”。——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诸大臣奏”。——译者

⑤ 俄译为：“……即应祗遵，而前奉暂停攻取、相机举行之旨，亦属切当”。——译者

⑥ 俄译误为：“阿尔巴津”。——译者

⑦ 俄译为：“且有已废田陇旧迹”。——译者

⑧ 俄译为：“……之间应修造驿道并设四驿”。——译者

⑨ 俄译为：“令理藩院大臣前往索伦董其事”。——译者

⑩ 俄译无此句。——译者

⑪ 俄译此句为：“上谕兵部：‘朕闻章京南岱携来北京被俘俄人二名……’”——译者

得缺乏，以示轸恤之意。”

戊戌*——命理藩院作书，宣谕罗刹

先是玛拉等奏：“索伦总管[43]博克等所获罗刹，及军前招降者，共选五人，遵旨送京①。余二十六人，皆迫于大兵，始行投诚②。索伦距罗刹近，不宜久留，应一并解至③。”

议政王等议：④送京交户部安插⑤。博克等所获宜番、米海罗·莫海对⑥二人，赏以衣帽，递至萨布素处放还⑦。请敕理藩院作书，即令宜番等持去⑧。其书略云：“前遣孟格德等至尼布楚，曾与尔约：各勿收纳逋逃，并以先年逸去根特木尔归我。乃背前约，入我地，扰害达呼尔、索伦，焚劫斐雅喀、奇勒尔。

今故命将出师，永驻额苏哩。尔若离我边境，还尔本土，以逋逃来归，则已。否则，我亦纳尔逋逃，即往来之人，亦必擒戮”。

疏入，上从之⑨。

九月丁丑**——命乌拉等处官兵永戍爱珲

先是副都统萨布素等奏⑩：“冬时进征，炮具、军糈输运维艰。倘遇大雪，
【666】亦未便用兵。今冬可暂驻额苏哩。俟来年四月冰解，即往攻雅克萨城。”

事下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⑪。议政王等奏言⑫：

---

* 1683年9月9日。

** 1683年10月18日。

① 俄译为：“……所获俄人，及从前俘获者五人，遵旨送京”。——译者

② 俄译为：“……始行投诚，现留于索伦”。——译者

③ 俄译为：“索伦距俄人近，俘虏不宜在彼久留，应解至北京”。——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集议”。——译者

⑤ 俄译为：“将俄俘送京交户部”。——译者

⑥ 据俄译，此人为米哈依尔·莫洛道依。莫海对，恐系莫洛对之误。——译者

⑦ 俄译为：“……放还阿尔巴津”。——译者

⑧ 俄译为：“令宜番持去交付俄人”。——译者

⑨ 俄译为：“上批所呈奏疏曰：‘照办’”。——译者

⑩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⑪ 俄译无此句。——译者

⑫ 俄译为：“国务会议集议局势后，奏言……”。——译者

"前奉暂停攻取、相机举行之旨，宜允萨布素请，于来年四月进征，毋庸更议。"

上谕："我兵既命永戍额苏哩，应派乌拉、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呼尔兵四五百人，于来秋同家口发往。设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等官镇守，深为有济。至来年，运锡伯诸地粮米于额苏哩，止用猎户，必致稽迟。萨布素等业以来年六月前兵食赍行，今又停止进征，应量发萨布素等军前水手，由陆路直往锡伯，俟来年冰解，与猎户协运。

可否如此施行，令郎坦驰驿速往萨布素处确议。"

寻萨布素等奏①："额苏哩今年七月既经霜雪，乌拉、宁古塔兵家口若令来秋迁移，恐地寒霜早，诸谷不获，难以糊口。应于来春就迁移达呼尔兵五百人，先赴额苏哩耕种。量其秋收，再迁家口。以乌拉、宁古塔三千余兵，分为三班，将军、副都统等更番统领驻防。"

议政王等议：如所奏②。

上复谕曰："果如萨布素等所奏，兵丁频事更番，必致困苦，非久长之策③。

其在瑷珲建城永戍，豫备炮具、船舰，令设斥堠④于呼玛尔。自爱珲至乌拉置十驿，驿夫各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马疾驰⑤。寻常事宜，则循十驿以行。

由水路陆续运粮，积贮爱珲。此兵既往，且立二年之业⑥。仍设将军、副都统领之。

如罗刹船由黑龙江下，我舟师尾击甚易⑦。况爱珲地势辽阔，照内地置十驿，又易安置家口⑧。如此一一区画，则罗刹自穷蹙归诚矣。

其遣理藩院郎中额尔塞与萨布素确议以闻。"

至是⑨，萨布素等奏⑩："永戍爱珲诸务，上谕周详，悉宜遵奉。但来年迁

---

①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② 俄译为："国务会议决定：'如所奏行事'"。——译者

③ 俄译为："则此议长期未能实现"。——译者

④ "斥堠"一词，俄译为："围以土墙的小堡"。——译者

⑤ 俄译无"疾驰"。——译者

⑥ 俄译为："此兵业已抵此，且于此务农亦有两年"。——译者

⑦ 俄译为："击之甚易"。——译者

⑧ 俄译为："应照内地置十驿，可易安置家口"。——译者

⑨ 俄译为："届时"。——译者

⑩ 俄译无"等"字。——译者

移①，兼以筑城、屯田，力不能支。请发乌拉、宁古塔兵五百人，协力筑城，工竣即回。”

上谕：“乌拉、宁古塔兵，别有调遣毋得发往②。令副都统穆泰率盛京兵六百人于来年三月抵彼处筑城③，器具悉备以行。余一如前议。”

未几④，兵部列应补将军、副都统人名具奏。

上因命：“萨布素为镇守爱珲等处将军⑤，礼部侍郎温岱、工科给事中[44]雅齐纳为副都统”。

【667】

十月甲子*——遣官勘视设驿地方

戶部奏：“爱珲至乌拉，须设十驿。但设驿之地，不行相度，难以悬议。应俟来年三月雪消，遣戶、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员，并令宁古塔将军选熟知地势者偕行，就近派郭尔罗斯二旗⑥、杜尔伯特一旗向导各二人，详加丈量。”

上允之⑦。

寻遣戶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前往。

十一月癸酉**——命增造船舰⑧，运粮于爱珲

尚书伊桑阿等奏：“奉命议运粮爱珲事宜，臣等议：乌拉造船五十艘。除将军萨布素所发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派乌拉兵二百，猎戶四百。俟明年冰解时，即以伊屯口锡伯米，每船载五十石，并副都统穆泰兵三月坐粮运至爱珲。二十四年应运者，于前项水手内⑨添发乌拉兵六百运送。”

---

* 1683年12月4日。

** 1683年12月13日。

① 俄译为：“但军事移民来年迁移爱珲……”。——译者

② 俄译为：“不能调遣，毋得发往爱珲”。——译者

③ 俄译无“筑城”。——译者

④ 俄译无“未几”。——译者

⑤ 俄译无“镇守”。——译者

⑥ 俄译在“郭尔罗斯二旗”之前加“蒙古”二字。——译者

⑦ 俄译为：“御批：‘准奏’”。——译者

⑧ 俄译无“造”字。——译者

⑨ 俄译为：“于一百五十名水手内……”。——译者

上谕："应增船舰，并运二年食粮。二十四年不必运送。其再行确议以闻。"

又议："二年食粮，一次全运，船五十艘不足，应增造三十。每船设运丁十五人，共需一千二百人。除萨布素处所发水手一百五十人外①，再添乌拉八旗猎户六百九十，宁古塔兵三百六十，选才能协领等官督运爱珲②。"

上从之，复谕：

"所发猎户甚多，其令总管席特库辖之③。前往兵丁、猎户、水手，各给饷一月。"

戊寅*——命防御罗刹

上谕理藩院曰："罗刹增发人众，亦未可料④。其移文马喇，令加意防御，不时侦探。应奏事，速行奏闻。"

癸未**——命授投诚罗刹⑤吉礼过里等官

将军萨布素等奏："牛满河⑥之奇勒尔奚鲁噶奴等，杀十余罗刹，携其妻子来归⑦。俄乐春之朱尔铿格等，于精奇哩乌拉杀五罗刹，并获其乌枪驰报。又闻斐雅喀之人，击杀罗刹甚众。应乘此时酌给新投诚罗刹吉礼过里、鄂佛【668】那西、马克西木等官职⑧。旧投诚罗刹宜番、鄂噶番、席图颁三人效力勤劳，亦宜给以官职。"

上谕："宜番近已授骁骑校[45]，鄂噶番、席图颁及新投诚之吉礼过里、鄂佛那西、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诚罗刹内鄂佛那西、费礼普，令驰驿至

---

* 1683年12月18日。

** 1683年12月25日。

① 俄译删"除……外"。——译者

② 俄译无"爱珲"。——译者

③ 俄译为："令总管席特库于出发前缩减之"。——译者

④ 俄译为："难于想象俄人会增加兵力"。——译者

⑤ 俄译在"投诚罗刹"前加"向满人"等字。——译者

⑥ 俄译为："布连河"。——译者

⑦ 俄译为："掳俄人妻子投向我方"。——译者

⑧ 俄译在"官职"前加"以相应之"几字。——译者

萨布素处，酌遣招抚①。时值沍寒，幷以裘帽赐之。”

十二月丙辰*——命运米科尔沁漠尔浑屯②

上谕大学士③觉罗勒德洪等：“大兵既驻黑龙江，所需军食虽已运送，而科尔沁之漠尔浑屯亦宜多备④，造仓储积。其令户部、理藩院同吏部尚书伊桑阿详议以闻。”

议：“于漠尔浑屯运米一万石存储。其米自包衣屯庄拨给。运费于盛京户部动支。工部遣官至漠尔浑屯坚固⑤造仓。米至，交彼处都统、副都统加意守护。”

上报可。

二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乙酉**——命将军萨布素等⑥遣官兵剿抚牛满⑦罗刹

萨布素等奏：“牛满罗刹抵恒滚⑧，同来自北海[46]之罗刹与费雅喀战，退居河洲⑨。若不速计剿抚⑩，则赫眞、费雅喀、奇勒尔人民必被杀害。且恐罗刹复增发前来。宜乘四月*** 冰解时，即遣夸兰大二员，率官兵三百人，幷发红衣炮四具⑪，令附近恒滚口⑫费雅喀噶克当阿等向导，抵罗刹所据地。先行招

---

* 1684年1月25日。

** 1684年2月23日。

*** 1684年5月。

① 俄译在“招抚”后加“俄人余众”几字。——译者

② 俄译无“科尔沁”等字。——译者

③ 俄译无“大学士”等字。——译者

④ 俄译无“多备”二字。——译者

⑤ 俄译无“坚固”二字。——译者

⑥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⑦ 俄译为：“布列亚河”。——译者

⑧ 俄译为：“阿姆贡河”。——译者

⑨ 俄译为：“……战，费雅喀退居河洲”。——译者

⑩ 俄译无“抚”字。——译者

⑪ 俄译在此加“去阿姆贡河口”。——译者

⑫ 俄译无“附近恒滚口”。——译者

抚，不即归降，则进剿灭。如罗刹闻风先遁，所发之兵即乘机安辑赫眞等处人民。未经来附者，亦招抚之。”

上报可。

二月辛酉*——命送投诚罗刹至京安插

将军萨布素等①奏：“夸兰大鄂洛纯等今年正月十一日**抵罗刹地方，遣宜番等造其居开谕之。先取其鸟枪二十具，并俄乐春留质之子三人，遂招抚罗刹米海罗等二十一人。”

上命：“递送米海罗等至京，交戶部安插。其鸟枪及先投诚罗刹之鸟枪，【669】一并送至。押解官兵过多，恐致驿递劳苦，令酌量派遣②。”

四月己亥***——命增给爱珲官兵行粮

将军萨布素等请发今年四月后官兵一年行粮。戶部议：照前给以半年，俟爱珲驻防兵家口到日，停其给发。

上谕：“官兵劳苦③，半年行粮，全行给发。”

五月甲申****——命将军萨布素等④取罗刹田禾

马喇等奏：“臣至索伦，屡密询罗刹情形⑤。皆云：现在雅克萨、尼布潮二城，各止五六百人。其得以盘踞多年者，惟赖额尔古纳河口至雅克萨十余处、

---

* 1684年3月30日。

** 1684年2月15日。

*** 1684年5月7日。

**** 1684年6月21日。

①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② 俄译为：“押解俄人，需官兵甚多。若同时所有人众皆从驿路遣送，势必困难重重。令熟虑遣送之事”。——译者

③ 俄译为：“驻瑷珲官兵辛苦”。——译者

④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⑤ 俄译为：“臣屡至索伦并密询……”。——译者

雅克萨至布尔马夫河口十余处筑室散居，耕种自给①。

因以捕貂，尼布潮田亩不登②，但取资纳米雅儿诸姓贡赋③。喀尔喀巴尔呼[47]人时贩牲畜等物至尼布潮，尼布潮人亦捕貂与之交易④，得以生存。

至得冷白地方，耕种田亩无几，且不通水路。面食等物，虽零星负载，亦不足恃。及闻从尼布潮逃回之布赫德云：旧纳米雅儿、新纳米雅儿、托空臥儿、彻尔克吉儿、巴林喀吉儿、夸诺儿、破塔噶儿、巴牙噶儿等八姓之人⑤，幷我根特木尔党内逃人，亦同彼游牧艮河[48]、额尔古纳河等处。

臣请敕喀尔喀彻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潮者，兼禁止交易⑥。再请敕黑龙江将军水陆幷进，作攻取雅克萨状。因取其田禾，则罗刹不久自困，而伊属索伦、俄乐春诸姓人亦难以窃据⑦。再遣轻骑剿灭似易。”

上谕：“据马喇等奏：取罗刹田禾，当不久自困。又侍卫关保来奏：将军萨布素等⑧亦以取罗刹田禾为然。则罗刹盘踞雅克萨、尼布潮，惟赖耕种；若田禾为我所取，诚难久存。其令萨布素等⑨酌议⑩，或由陆路进，或水陆幷进，尽刈其田禾，不令收获。由陆路进，以所刈之禾投江下流。水陆幷进，以所刈之禾船载以归。于未进兵时，先遣人传示罗刹云：‘尔等据我雅克萨、尼布潮，
【670】多历年所属⑪。令撤还⑫，迁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边民。今大兵水陆进剿，尔其速退，以保余生’。

幷如马喇等⑬奏，移文彻臣汗知之。”⑭

---

① 俄译加：“并以猎貂为业”。——译者

② 俄译为：“尼布潮不事耕种”。——译者

③ 俄译加：“为生”。——译者

④ 俄译为：“尼布潮人亦从事捕貂与贸易”。——译者

⑤ 俄译为：“新、旧纳米雅儿，以及托空卧儿、彻尔克吉儿、巴林、喀吉儿、夸诺儿、破塔噶儿、巴牙噶儿等八姓之人”。——译者

⑥ 俄译此处为：“……兼禁止其与俄人交易”。——译者

⑦ 俄译为：“伊对所属之索伦、俄乐春诸姓人亦将难于控扼”。——译者

⑧⑨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⑩ 俄译为：“……酌议我方下步行动”。——译者

⑪ 俄译为：“尔俄人等据我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已有多年”。——译者

⑫ “……多历年所属。令撤还，……”查《清实录》为：“多历年所，屡令撤还……”——译者

⑬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⑭ 俄译为：“并移文彻臣汗，向其传示马喇所奏之事”。——译者

七月辛巳*——命将军萨布素等侦探罗刹情形

马喇等奏："臣等遣打虎儿副头目倍勒儿等侦探雅克萨城情形。路遇罗刹，杀其二人，生获一人。据生获之费要多罗云：'大兵未来之先，雅克萨城已加修造。昨岁闻大兵进发①，城外复增木栏。所在农人尽调入城内，打猎、收貂亦皆罢止②，田禾未熟即行刈获。因今春不见兵至，遂于旁臥一带仍旧遣人耕种。昂古墨阿山顶设五人更番瞭望。今夏自尼布潮复增发四百人。计见在雅克萨者约九百人，在尼布潮者不知其数。雅克萨设丁壮八十人耕种，以收获之粮支给兵食。每月人各一斗，余悉造房收储③。一遇歉岁，不能如数支给。在前丰岁，仅仅足用；今已增人，量必不敷。

雅克萨旧有船八艘，吉礼过里等运粮前行④，被大兵擒获。故雅克萨无船。大兵未来，于野诺西纳城内复造船二百艘，各城派兵运粮，不知兵数多寡，并运往何处。'

吉礼过里党内人逃回雅克萨云：大兵势盛，战舰络绎不绝。众惊失措。今自尼布潮增发人众。大兵进时，不知时势若何。

又据释归之人⑤云：投诚者⑥，圣主悉免死，且加恩赏。此外别无人至等语⑦。

其生获罗刹，一并解送。"

疏入⑧，上谕："雅克萨增发罗刹，或欲侵害我虞人⑨。其移文萨布素等，时加侦探⑩，相机以行。倍勒儿等，理藩院照例奖赏。送到罗刹，交戶部安插。"

---

* 1684年8月17日。

① 俄译为："昨岁风闻大兵进发攻城"。——译者

② 俄译为："捕貂亦皆罢止"。——译者

③ 俄译为："其余人众悉修造仓房，以备收储粮米"。——译者

④ 俄译无"前行"。——译者

⑤ 俄译为："释归阿尔巴津之人"。——译者

⑥ 俄译为："凡向满人投诚者"。——译者

⑦ 俄译为："此外来人未提供其他消息"。——译者

⑧ 俄译无"疏入"。——译者

⑨ 俄译无"虞"字。——译者

⑩ 俄译为："继续侦探"。——译者

十月甲辰*——命运乌拉等处粮米于爱珲

将军萨布素等请定官兵人数，以便给粮。户部酌定人数，并奏："二年需粮，共计四千八百七十石有奇。以见存四千五百七十石发给。其不敷者，藉爱珲人力，将达呼尔所存米动支运往。"

上谕："爱珲所需粮，停其自达呼尔运往。将乌喇米九百七十石、见自等
【671】色屯转输伊屯门米一千五百石，于明年冰解再发船一次运往。"

十二月乙巳**——命选择藤牌官兵

上谕兵部："征剿罗刹所需藤牌官兵，应分遣司员至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于安插垦荒福建投诚官兵内，选择善用藤牌、愿行效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给银赡其妻子，兼为整装遣行。又传令八旗汉军，察明福建等处投诚官兵内善用藤牌及滚被、片刀者，勿论主仆，开列职名并器具送部。

其在天津郑克塽、冯锡范诸处，亦遣人察取前项人员、器具。"①

寻又谕："闻福建有双层坚好藤牌。移文提督[49]施烺，选取四百，并片刀，速送至京，毋误军机②。"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命都统公彭春等帅师剿抚罗刹

先是将军萨布素等奏："大兵驻临边地，宜水陆并进③，取罗刹田禾。但臣

---

* 1684年11月8日。

** 1685年1月8日。

*** 1685年2月15日。

① 此段俄译不确切处较多，译文如下："上谕兵部：'征剿俄人，实需善用藤牌之官兵。为此应分遣官员去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于安插在福建垦荒之投诚官兵内选择善用藤牌、愿行效力者五百人。令地方官员拨银赡其家室，兼为整饬装备等必需之物，遣来听用。并传令八旗及汉军，察明福建等处投诚之人确否善用藤牌及片刀。

所有该项人等，不论主仆，均造册开列职名及其所用武器，送交兵部。

郑克塽、冯锡范处，亦须派人至天津附近察明并选拔善用藤牌、片刀等兵器之人'"。——译者

② 俄译为："勿失良机"。——译者

③ 俄译为："宜沿水路，或沿陆路进发"。——译者

军粮自六月初三日*以次运到。给粮、治装，约至初十**始得启行。问罗刹降人，俱言：雅克萨早熟，诸禾彼时渐行收获。

今泝流而上，值霪雨之期，江水泛滥无常，陆路亦复泥泞。纵令疾行，非一月不到。是则取禾无及，徒劳士马。况城池①、庐舍，修筑未成。迨至回时，正值天寒，难于兴作。

请暂停今岁***兴师，俟来年四月****内增兵进取雅克萨城。”

上谕：“前马喇等请取罗刹田禾，朕令或由陆路进，或水陆并进②，相机举行，敕谕甚明。及遣关保前往，萨布素亦云可行。如果遵奉，则我师不劳③，而罗刹自困。

今萨布素等坐失机宜，托故具陈，殊属不合。且闻罗刹田地肥沃，收获丰【672】裕。若异时兵抵雅克萨城下，与之相持，又将以罗刹粮多，难于即克为辞，久稽时日。

其不取田禾，坐失机宜情节，令萨布素明白奏复。”

寻萨布素等上疏引罪。

议政王等④议：“于事平严议⑤。令仍遵前旨⑥，来年乘罗刹田禾时进兵。”

上命都统公瓦山、侍郎果丕：“往黑龙江与萨布素等详议，应否攻取雅克萨城，并作何举行。择其有裨于事者，以闻。”

至是⑦，瓦山等与萨布素会奏⑧：“我兵来年四月杪水陆并进，抵雅克萨招抚⑨。不行纳款，则攻其城。倘万难克取，即遵前旨，毁其田禾以归。”

---

* 1684年7月4日。

** 1684年7月11日。

*** 1684年。

**** 1685年4月—5月。

① 俄译在“城池”后加：“（指爱珲——Г. 麦）”。——译者

② 俄译仅为：“水陆并进”。——译者

③ 俄译为：“则我师不难实行”。——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⑤ 俄译为：“鉴于此事已难弥补，兹决定……”。——译者

⑥ 俄译为：“令萨布素仍遵前旨”。——译者

⑦ 俄译无：“至是”。——译者

⑧ 俄译为：“……议后会奏”。——译者

⑨ 俄译为：“水陆并进，攻取阿尔巴津，招抚俄人归顺我方”。——译者

议政王等①议："如所奏。"

复请敕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巡抚，每省派熟习火器兵二百五十人，并选贤能官各四员，预备火器，送京师。至日②，增发萨布素军前，协攻雅克萨城。

上谕议政王等③："疏内不请发禁旅，良是。但直隶各省绿旗兵未历战阵④，且黑龙江火器甚多，不须增用。朕意选福建投诚善用藤牌官兵见在八旗及安插山东、山西、河南者五百人，付台湾投诚左都督何祐等率往。

萨布素一应咨题，多属支吾，借端延滞。度四月进兵，不过刈取田禾，事必无成。此皆遣发黑龙江狂悖之人从中阻议，不欲成事⑤。萨布素出身微贱，高视若辈，毋敢有违。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克⑥。倘谋事草率，复似⑦明安达礼等退兵，罗刹将益肆披猖矣⑧。当自京城选贤能大臣一员统兵以行。

俟克取雅克萨之日班师。又发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龙江兵守城、种地。

出征兵还，亦令还盛京⑨。种地事宜，遣戶部大臣一员督理。罗刹⑩所云早熟之谷，即地内春麦⑪。今我兵亦多种春麦⑫及大麦、油麦，霜降前六日⑬皆得收获，则不因师出旷一年田功。

藤牌兵给马二千匹，带往盛京。盛京⑭各佐领亦派马二千，照旧制严督

---

①③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② 俄译无"至日"。——译者

④ 俄译为："但直隶省绿旗兵及其他各处官兵未历战阵"。——译者

⑤ 此句俄译为："至于所云四月进兵刈取俄人田禾必定无成者，乃无知愚徒之见。此辈胥皆遣发黑龙江军前之人，彼等干预此事，意在败事"。——译者

⑥ 俄译为："为出师必克计，宜周详筹画"。——译者

⑦ 俄译为："或似"。——译者

⑧ 俄译为："俄人将益形胆壮矣"。——译者

⑨ 俄译为："异日，俟攻克阿尔巴津，我兵旋师之后，当遣盛京兵五百人，前去接替黑龙江兵种地、守城。

出征之兵，亦应返回盛京"。——译者

⑩ 俄译无"罗刹"。——译者

⑪ 俄译为："即我国种植之冬麦"。——译者

⑫ 俄译为："亦应多种冬麦……"。——译者

⑬ 俄译为："六月中霜降之前"（按俄译原无注"50"标记，究其内容疑即此处）。——译者

⑭ 俄译无"盛京"。——译者

饲秣。候京城马到①，更代北行。至马喇等所养马，皆豫备于齐查尔哈尔屯，此间催趱，月杪可到。闻此路间有缺水处，不免贻误。今自盛京抵乌喇、自乌喇经新设驿站，路直且近②。当从此径抵黑龙江③。沿途马匹或有倒毙④，马喇以所备者足数补送⑤。如此，则我兵马匹无虞。藤牌兵，各给炮弹，或十【673】圆，或二十圆以行。其饷银，兵月给二两，官月给三两。”

随又谕议政王等⑥：

“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

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⑦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眞、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⑧，抢掠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

罗刹竟不报命⑨，反深入赫眞、费雅喀一带，扰害益甚⑩。爰发兵爰珲，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翦灭。

今仰副天心，大兵逼临雅克萨城，姑再传旨罗刹⑪，云：

‘前屡经遣人，移文⑫，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⑬，赦而不诛⑭。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阻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然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⑮，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⑯，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

---

① 俄译为：“大兵行进途中”。——译者

② 俄译为：“今自盛京抵吉林驿路已竣。自吉林起亦修筑新路，此路直而且近(？——Г. 麦)”。——译者

③ 俄译无“径”字。——译者

④ 俄译为：“马匹倒毙，则……”。——译者

⑤ 俄译无“足数”。——译者

⑥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⑦ 俄译无“渐”字。——译者

⑧ 俄译为：“俄人剽劫人口”。——译者

⑨ 俄译为：“俄人竟不听从”。——译者

⑩ 俄译为：“扰害我边境益甚”。——译者

⑪ 俄译为：“姑再遣人传旨俄人”。——译者

⑫ 俄译为：“前屡经移文”。——译者

⑬ 俄译为：“阿姆贡河诸地居民”。——译者

⑭ 俄译无“赦而不诛”。——译者

⑮ 俄译为：“然朕维护我国子民，始终不渝，望其安居。因之，未肯立即用武，遽然歼除尔等。反复告诫，均寓厚望，愿双方宁静和好”。——译者

⑯ 俄译为：“尔等俄人，应即速归雅库次克，以彼为界(？——Г. 麦)”。——译者

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

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如此宣谕后，罗刹果回雅库为界，即驻师于爱珲，设斥堠于雅克萨，令疆围帖然。否则，大兵酌量进止。不如此宣谕①，今纵克取雅克萨城，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可否举行，尔等其详议之。"

于是，议政王等②奏言：

"上谕周详，遵此举行，甚裨于事。统兵、督耕大臣，恭候钦简。"

疏入，上命：都统公彭春统兵，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班达尔沙参赞③，戶部侍郎萨海督耕。彭春等抵黑龙江，发往雅克萨城文书，用黑龙江将军印④。

丁亥*——给马喇副都统衔

上谕大学士觉罗勒德洪等："马喇遣用以来⑤，殊为效力，且颇知雅克萨诸地形势⑥。其授副都统衔，参赞军务。"

诏责将军萨布素等⑦。

【674】 戶部奏："黑龙江佐领鄂色等言：'耕牛倒毙已尽，农器已有损坏'。今时近东作，遣理藩院官一员同马喇如数购买耕牛送往⑧。农器令萨布素等营造豫备。"

上谕："萨布素等故毁农器，尽毙耕牛，其意在多方迟延，冀撤离黑龙江耳。凡受事者，各宜殚心豫筹，以期有济。

讵可诿之于上，赖朕一切留意，悉加区画，不致废弛。倘谓责有攸归，竟

---

* 1685年2月20日。

① 俄译为："不按所宣谕旨行事，则……"。——译者

②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③ 俄译为："都统公彭春、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班达尔沙统兵"。——译者

④ 俄译为："彭春应率该项人等前往黑龙江，并将加盖黑龙江将军印信之文书赍发阿尔巴津"。——译者

⑤ 俄译为："朕自起用马喇任运输之事以来，彼……"。——译者

⑥ 俄译为："且颇知阿尔巴津地理形势"。——译者

⑦ 俄译为："此诏旨并责将军萨布素等"。——译者

⑧ 俄译为："送往黑龙江"。——译者

倚任之，定误军机。岂即严治①，

念见同大兵进剿，姑暂停处分，俟回自雅克萨日再议”。

戊子*——以科尔沁②贡物犒黑龙江师

上谕议政王等③：“科尔沁十旗今年进贡牛羊诸物，不必来京，其全送黑龙江军前。仍记数奏闻，照进贡例赏赉。理藩院即传令科尔沁④知之。”

命銮仪使侯林兴珠等率藤牌兵会剿罗刹

兵部奏：“察取善用藤牌者，镶黄旗咨送銮仪使侯林兴珠，应否发遣，恭候上裁⑤。又遴选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山东等三省⑥官一百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何祐尚未至。应于官兵内委用首领几员，各约束本省人前往。上三旗各遣汉军官一员暂为管辖。”

上谕：“黑龙江军粮关系紧要，务筹永远充足。发往黑龙江管辖藤牌兵之官过多。官量行派遣⑦，兵用四百名足矣。且近冬时，藤牌兵在彼无事，每百人一次，自蒙古地方驰驿发回，不久即到，庶军粮不致耗费⑧。

议政王等⑨其详议以闻。”

议政王等⑩议：“选派官二十员，兵三百八十名，共足四百名之额。兵部

---

* 1685年2月20日。（原注恐误，似应为2月21日。——译者）

① 此处俄译分段及译文为：

“凡受事者，理应先期缜密预筹，以期成功。

岂可惟赖朕力相助！胡可望朕事必躬亲？受委任事者，须妥加筹画，方不致误事。倘谓：此事与己无关，而漠然视之，则势必贻误军机。此辈应即行严办”。——译者

②④ 俄译此处加“蒙古”。——译者

③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⑤ 俄译为：“兵部奏：‘须遴选善用藤牌之人。镶黄旗已致书銮仪使侯林兴珠。该项人等应否发遣，恭候上裁’”。——译者

⑥ 俄译无“三”字。——译者

⑦ 俄译为：“凡涉及黑龙江军粮之事，皆属当务之急，务须时刻筹措，使之充足。前去黑龙江统辖藤牌兵之官员很多，上级官员应斟酌数量几何方敷调用”。——译者

⑧ 俄译为：“可每百人一次自蒙古地方驰驿撤回，此事可立即开始。如此，则可免却军粮运输的多余开支”。——译者

⑨⑩ 俄译均为：“国务会议”。——译者

给官印扎，以便约束①。令林兴珠及何祐统兵以行。上三旗各派汉军贤能官一员管辖，赴盛京付公彭春等率之进剿。何祐至，驰驿速去”。

上报：“可仍于官员外派足兵四百名②。”

【675】 寻谕大学士觉罗勒德洪等：“林兴珠曾效力行间，且系侯爵，其令参赞军务。朋春等善视之。”

二月癸卯*——命送藤牌、片刀于乌喇

先是兵部以福建送至双层藤牌三十，单层藤牌三百七十呈阅。上谕：“藤牌稍薄。双层者加旧绵一层，单层者加旧绵二层，庶坚固可用。官兵即于诘朝就道。侯林兴珠与营造司郎中佛保监修。

进式后速发”。

寻藤牌修毕。兵部奏：“并福建送至片刀四百递解至乌喇。公朋春等同侯林兴珠酌量赍行”。

上谕：“递解藤牌关系紧要。尔部派贤能官一员送至盛京。盛京工部派贤能官送至乌喇。”

丙午**——命赏赍何祐

兵部奏：“何祐至。”

上命内府给祐白金及坚厚绵甲，于十八日***启行。

四月乙未****——命自墨勒根至雅克萨设立驿站

上谕议政王等③：“爱珲兵于是月起行，五月中旬可至雅克萨城。凡奏报军机，自雅克萨至额苏里，经爱珲前来，恐迂道迟延。令理藩院侍郎明爱于杜

---

* 1685年3月7日。

** 1685年3月10日。

*** 1685年3月12日。

**** 1685年4月28日。

① 俄译为：“……以便约束兵丁遵守纪律”。——译者

② 俄译为：“御批：‘可。仍按前议，于官员外，派兵四百名足矣’”。——译者

③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尔伯特、扎赖特派兵五百人，并索伦兵，酌自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奏军机，庶免贻误。

明爱往来，觉察驿夫粮食匮乏，以索伦所贮米支给①。爱珲以内，每驿原设二十人，应核减一半，并入蒙古②。若蒙古兵五百人过多，再为核减。索伦效力勤劳，传谕异日加恩，以示鼓励。”

戊戌*——命奖赏达呼尔副头目倍勒儿等

马喇等奏：“臣等今年正月二十八日** 遣打虎儿副头目倍勒儿等率三十余人往雅克萨城北，务擒其生口，并详勘③情形以报。三月初五日***，倍勒【676】儿等生擒罗刹七人回云：雅克萨城垣庐舍如故。又据生擒罗刹噶瓦力喇④等云：‘去岁雅克萨城内设立重木⑤，中实以土。闻大兵至额苏里，即遣人各处求援。援兵千人，今年二月前队已至，后队未来。去岁新到头目额礼克谢⑥传谕人众：大兵来此⑦，皆尔等杀掠所致。自后再闻有侵扰索伦，打虎儿者，定行诛戮。是以我等往来不敢持军器。前者释回二人，已送往国主处，迄今未得主命。雅克萨兵众不满千人，后增发者未知其数等语⑧。’”

生擒罗刹，逸去一人。见在六人，递送至京。

上谕：“倍勒儿等直抵雅克萨，探其情形，生擒罗刹，可嘉。所司如例奖赏。其送至六人，各给时服一袭，送将军萨布素处。俟大兵进剿时，示以宽大之意，悉行释放。”

---

* 1685年5月1日。

** 1685年2月20日。

*** 1685年3月29日。

① 俄译为：“明爱往来途中应详勘地势。修筑驿站人役粮食匮乏，可以索伦所贮米支给”。——译者

② 俄译为：“……以蒙古人代之”。——译者

③ 俄译为：“详勘地势”。——译者

④ 此名俄译为：加甫里拉。——译者

⑤ 俄译为：“双层木墙”。——译者

⑥ 俄译为：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译者

⑦ 俄译为：“清兵来此”。——译者

⑧ 俄译无“等语”。——译者

六月癸巳*——侍郎明爱等奏：官兵①克雅克萨城

都统公朋春等②帅师进发，五月二十二日**抵雅克萨城下。宣谕③：

“皇仁浩荡，不忍加诛④，令还本境”。

罗刹仍恃巢穴坚固，迁延不去。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⑤，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额里克舍谢等势迫，诣军前稽颡乞降。

于是，朋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⑥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⑦，咸加收集。雅克萨城以复，明爱等⑧遣人驰报⑨。

会圣驾幸拜察在道。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奏闻。上顾阿尔尼曰：

“征剿罗刹，众皆以路远为难⑩，朕独断兴师致讨⑪。今荷天眷，遂尔克之，朕心嘉悦。尔以捷音传知诸王大臣⑫。”

既至行宫驻跸⑬，恭亲王常宁等率文武官员请庆贺⑭。

上遣阿尔尼同兵部侍郎佛伦传谕曰：

---

* 1685年6月25日。

** 1685年6月13日。

*** 1685年6月14日。

**** 1685年6月16日。

① 俄译为：“清兵”。——译者

②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③ 俄译为：“向俄人宣谕”。——译者

④ 俄译为：“不容继续流血”。——译者

⑤ 俄译为：“二十三日，兵分二路占据出发阵地，从水、陆二方将城围住”。——译者

⑥ 俄译为：“瓦西里·扎哈洛夫”。——译者

⑦ 俄译为：“被俄人掳者”。——译者

⑧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⑨ 俄译为：“……驰报喜讯”。——译者

⑩ 俄译为：“……历来以路远为难”。——译者

⑪ 俄译为：“朕亲自决定兴师致讨”。——译者

⑫ 俄译无“诸王大臣”。——译者

⑬ 俄译为：“诸王大臣立即来至行宫，各自分班侍立”。——译者

⑭ 俄译为：“请行庆贺之礼”。——译者

"治国之道，期于久安长治，不可图便一时。当承平无事，朕每殚心筹【677】度①。即②今征剿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③，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朕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④，细访其土地形胜⑤、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⑥，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挞伐⑦。然兵贵相机而动，变化无穷。唯恐诸将不遵朕指授，致失机宜。今收复雅克萨地，得遂初心。至于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⑧。近遣亲随侍卫关保等往军前⑨，谆谕之曰：

'兵凶器，战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⑩。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尔其严谕将士，毋违朕旨。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兹一一奉行，朕甚嘉焉⑪。'"

诸王大臣奏："征剿罗刹，众皆难之。我皇上为根本计，独断兴师⑫。罗刹归诚，雅克萨收复，悉如睿算，不爽毫发，诚非臣等浅近之人所能仰窥万一也⑬。且前获罗刹，不加诛戮；迨大兵压境，又遣关保等严谕将士，诫以勿杀。皇上好生之德，覆被天下，匪独罗刹戴恩，海外诸邦，莫不倾向圣化。臣等合行庆贺。"

阿尔尼等进奏毕，

复出，传谕曰：

"朕思：凡事必周详审度，方收实效，不可苟且从事。向者，尚书明安达礼

---

① 俄译为："朕殚心筹度未来之计"。——译者

② 俄译无"即"字。——译者

③ 俄译为："不予剪除"。——译者

④ 俄译为："时刻留意于此"。——译者

⑤ 俄译为："细访俄人所占之土地形胜"。——译者

⑥ 俄译将"机宜"误为："利用有利之机"。——译者

⑦ 俄译为："虽众见纷纭，但朕决意行之，乃令军兵出师，继续讨伐"。——译者

⑧ 俄译为："治理外邦，以德征服人心为上，不在震吓威慑"。——译者

⑨ 俄译将"军前"误为"大兵前锋"。——译者

⑩ 俄译为："动用武力，挥舞兵器——皆属危事，古人素不喜用之"。——译者

⑪ 俄译为："尔等勿杀一人，俾使之归还故土，以传扬朕浩荡宏恩。今凡此谕旨，皆已一一遵行，朕甚幸焉"。——译者

⑫ 俄译为："征剿俄人，我等皆以为难。惟我皇上依既定之详尽庙算，钦命大兵出征"。——译者

⑬ 俄译为："倘部署出自臣等浅近之人，岂能获此成功?!"——译者

轻进①，至粮饷不继。将军沙尔呼达、巴海等失计，半途而归。遂致罗刹骄恣，而我索伦、奇勒尔、俄乐春等亦怀疑贰。朕询②其失机原委，一一筹画，乃获奏功。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讵可忽视？且兵贵神速。

前逆贼吴三桂叛，朕思岳州系湖广门戶，遣人指示速战③，始克岳州④。遂一面进取四川，以分贼势，一面密谕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趋云南。于是诸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将军等奋勉效力。倘怠忽不奉行，虽有良策，亦何益
【678】焉？所以平定云南，赖塔之功最大。纵有他过，为人控告⑤，朕究不加罪。”

诸王大臣奏：“三逆叛时，在外将士⑥皆与贼相持，进取无期⑦。赖皇上神谋内运⑧，决胜万里，恩威幷用，剿抚兼施，所以负固⑨巨孽，刻日诛锄。又俯念赖塔有功，曲赐保全。凡效力行间者，皆欢欣鼓舞，而臣等亦莫不感戴殊恩矣。”

上复谕曰：

“前关保奏云：‘我兵拟于四月二十八日*水陆进发。先期雷雨大作，至二十六日**江水泛溢，又风逆舟不得前。及二十七日***，天晴水落。二十八日****平旦，忽转顺风，我兵扬帆溯流直上，三日之程，一朝而至。陆路之兵，虽疾行不及也。

又驻剳爱珲兵，适当肉食匮乏，忽有鹿数万自山趋下。骑者驰射，步者梃击，及驾船筏于江中截获者，计五千有余。’

朕观此二事，豫知可以奏功。因事未就，姑秘不发。今既荡平，故传谕尔等知之。”

诸王大臣等奏：“皇上仁政，上合天心，故显垂鉴佑。国祚绵永，万年无疆之休，于此可卜。”

---

* 1685年5月20日。

** 1685年5月18日。

*** 1685年5月19日。

**** 1685年5月20日。

① 俄译为：“……轻进征讨俄人”。——译者

② 俄译为：“朕思……”。——译者

③ 俄译为：“……指示进战”。——译者

④ 俄译无“始”字。——译者

⑤ 俄译无“为人控告”。——译者

⑥ 俄译误为：“叛区之外将士……”。——译者

⑦ 俄译为：“进攻次数无算”。——译者

⑧ 俄译为：“赖我皇上钦拟之内陆运输奇谋……”。——译者

⑨ 俄译无“负固”。——译者

上允行礼。于是，王等率文武官员行三跪九叩头礼。

寻朋春等捷奏至。

上谕：

"览卿①奏：'官兵星驰直逼雅克萨城下，示以威德②，招抚罗刹，免死放归③，克复其城，'深为可嘉④。在事人员，从优议叙⑤。投诚罗刹巴西里等安插盛京。其被掳之索伦、达呼尔人众，仍各发回原地，有喀尔喀、厄鲁特人口，俱察送到部⑥，给发本主。"

七月壬申*——命自乌喇吉林至爱珲设立驿站

先是郎中包奇等奏：自乌喇吉林至爱珲，计丈量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应设十四驿。

上谕："驿递关系紧要。凡丈量当以五尺为度。今程途太远，令包奇等再驰驿前往，详加丈量。"

至是包奇等奏："自乌喇吉林城至爱珲城，以五尺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

上报可，复令："每驿设壮丁并拨什库三十名，马二十匹⑦，牛三十头。壮【679】丁自盛京、宁古塔所辖各驿、柳条边派出⑧。马牛令盛京户部照数采买送往。"

己卯**——命释放被擒罗刹宜番等

将军萨布素等⑨奏："无底儿河罗刹鄂衣多里遣宜番等四人⑩，来诱俄乐

---

* 1685年8月3日。

** 1685年8月10日。

① "览卿"二字，俄译误为人名。《人名索引》内亦列入，且注释为"清军官"。——译者

② 俄译为："施以威吓"。——译者

③ 俄译为："凡俄人投降者，皆免死放归"。——译者

④ 俄译为："深为可喜"。——译者

⑤ 俄译为："论功赏赉"。——译者

⑥ 俄译为："俱押送到本盟"。——译者

⑦ 俄译为："马二十四匹"。——译者

⑧ 俄译为："……各驿及柳条边内各地派出"。——译者

⑨ 俄译无"等"字。——译者

⑩ 俄译为："宜番及其他四人"。——译者

春立克顶格等①，被擒送到②。”

上谕③：“罗刹宜番等应即正法④，但大兵攻克雅克萨，势迫来归之罗刹既悉加宽宥，不行诛戮，今宜番等亦免死，晓以前此释归罗刹之故⑤。并用罗刹字作书，令彼送还我吉尔蒙阿等，毋得再犯边境。其书即给与宜番等持去。立克顶格等⑥，所司⑦照例奖赏。”

八月乙巳*——命赏赉征剿罗刹藤牌兵

兵部奏：“侯林兴珠及何祐等至日，旗下兵丁各归本旗。其自山东、山西、河南调至者，令本省官约束以行。何祐仍发回原安插处”。⑧

上谕：“藤牌⑨官兵，勤劳懋著。官员俟后议叙；兵丁，令户部以白金赏赉之。”

九月乙丑**——命宁古塔协领纳秦为爱珲副都统

时瑷珲副都统雅齐纳缘事革职，故以纳秦代之。

甲申***——命驻兵于黑龙江、墨勒根地方

先是上谕大学士觉罗勒德洪等：“罗刹侵我边陲，于俄乐春、索伦、赫眞、

---

* 1685年9月5日。

** 1685年9月25日。

*** 1685年10月14日。

① 俄译无“立克顶格等”，且加“投降俄人”。——译者

② 俄译为：“被立克顶格等擒获送到”。——译者

③ 俄译无“上谕”。——译者

④ 俄译为：“应即依法审处”。——译者

⑤ 俄译无“晓……之故”一句。——译者

⑥ 俄译为：“立克顶格等及其所属”。——译者

⑦ 俄译无“所司”。——译者

⑧ 俄译为：“侯林兴珠及何祐等所属各旗官兵，刻下已回原旗。该项人等系调自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令其本省官约束严整军纪。何祐亦应返其原任”。——译者

⑨ 俄译无“藤牌”。——译者

赍雅喀扰害居民，甚至抢掳人口，频行①肆恶。朕不忍②辄动兵戈，数遣使宣谕。罗刹仍恃远③抗拒，侵边扰民，殆无宁息。乃发大军直抵雅克萨城【680】下，势迫始行乞降。统兵将帅复遵朕旨，宥罪释归。四十年盘踞之众，数日即行击破，收复雅克萨城。今既告成功，萨布素等前此缓兵不进等罪，概行赦免④。进征官兵劳苦，暂回乌喇吉林⑤。量拨盛京⑥、达呼尔等处官兵，暂为镇守。至雅克萨城，虽经克取，防御断不可已。应于何处永驻官兵，伊桑阿及郎坦往萨布素处详加定议以闻。筑城等事，与乌喇相度议。毕，令乌喇偕来⑦。”

至是伊桑阿等奏：“臣等遵旨，自纳木尔河口至溫察尔屯详勘，山野空旷，多可耕之地。其间空郭尔进屯与黑龙江近，应筑城。至驻防黑龙江之乌喇、宁古塔兵五百人及水手人役，又驻防讷木尔兵及家口，俱于明春一同启行。筑城照黑龙江例，盛京副都统一员，兵六百人，匠作酌量派出，同筑城器具带往⑧。于明春抵讷木尔，幷力修造⑨。

再，勘墨勒根附近处，有嫩江岸之墨勒根屯可以筑城。俟讷木尔驻防兵收获田禾一次，墨勒根设兵筑城事宜，所司请旨⑩。”

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议政王等⑪奏言：“筑城设兵等事，均如所请。黑龙江地方紧要⑫，且有船舰、火炮等物，应发宁古塔兵五百人；驻防

---

① 俄译无“频行”。——译者

② 俄译为：“未愿”。——译者

③ 俄译无“恃远”。——译者

④ 俄译为：“今萨布素等战功既经公布，其前此缓兵不进等罪，应告赦免”。——译者

⑤ 俄译为：“已令暂回……”。——译者

⑥ 俄译为：“已拨盛京……”。——译者

⑦ 俄译为：“……偕来回奏”。——译者

⑧ 俄译为：“此地邻近黑龙江处有空郭尔进屯者，可筑城，拨发黑龙江之吉林、宁古塔兵五百人及水手中之人役。为戍守该地，应从讷木尔调拨兵丁及家口。一应人等俱须于明春来此筑城。与修筑黑龙江城相同，亦应根据情况遣来盛京副都统一员，兵丁六百名及工匠，该项人等应携有必需之工具器械”。——译者

⑨ 俄译无“并力”。——译者

⑩ 俄译为：“然理合俟讷木尔驻防兵收获田禾一次，方可论及墨勒根设兵筑城，此事宜请旨定夺”。——译者

⑪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⑫ 俄译为：“黑龙江地方于战略上至为重要”。——译者

者不足，精选乌喇兵增发①。其驻防墨勒根兵，应停止。先派定发往讷木尔兵一千人，令增发驻防于空郭尔进。”

上谕：

“所议尚未周详②。止以宁古塔兵发黑龙江不合。应以先流徙宁古塔、乌拉罪人并发③，再行明白确议。”

于是议政王等④复奏：“察墨勒根较空郭尔进紧要⑤。空郭尔进筑城，其令停止。于墨勒根筑城设兵，令将军萨布素及副都统一员驻劄于此。黑龙江设副都统一员，其驻防五百兵，以乌喇、宁古塔兵参用。先流徙宁古塔、乌喇罪人，俱入兵数发往。今于墨勒根设兵，自须增驿。令户、兵两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员，自乌喇吉林至墨勒根，自墨勒根至黑龙江，宜增几驿，定议具奏。驻防黑龙江副都统，铸印信给之。副都统温岱、纳秦，孰令驻防黑龙江，孰令筑城，恭候钦简⑥。”

上允行：“令温岱、纳秦驻防黑龙江。副都统博鼎筑城。筑城兵丁，各再量增夫役，兼令种地⑦。”

【681】

三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命发藤牌兵及炮具至黑龙江军前

上谕兵、工二部：“黑龙江军前需用火药炮子，所关最要⑧。俟青草时，派上驷院、太仆寺⑨骆驼二百匹，量发火药炮子及新铸之炮。再选藤牌兵百

---

* 1686年2月21日。

① 俄译为：“若宁古塔所发之兵五百人不敷驻防使用，可精选吉林兵补足其数”。——译者

② 俄译为：“国务会议所议……”。——译者

③ 俄译为：“禁止施行以宁古塔兵发黑龙江之悖理议论。应先将流徙宁古塔及吉林之罪人遣发彼处”。——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⑤ 俄译为：“察墨勒根在战略上较空郭尔进紧要”。——译者

⑥ 俄译为：“令副都统温岱、纳秦驻防黑龙江。孰令筑城，恭候钦简”。——译者

⑦ 俄译为：“确定为筑城兵丁服役所需之人役数量，并令其种地”。——译者

⑧ 俄译无“所关最要”。——译者

⑨ 俄译为：“上驷院所属太仆寺”。——译者

人①，付班达尔沙、郎坦率往。令内府佐领护军校满金奇、宜番等偕行。”

戊戌*——命将军萨布素等帅师进攻雅克萨城

先是萨布素奏：“骁骑校硕克色等往探罗刹情形。据回言②：‘职至旁臥地方③，因人少马疲，未抵雅克萨而还④。途遇⑤奇勒尔庆定吉尔云：罗刹复来雅克萨筑城盘踞’。臣请于冰消时督修船舰⑥，亲率官兵相机进剿⑦。”

上以萨布素所奏乃传闻之言，并非遣人亲抵雅克萨侦取确音⑧，不便遽尔用兵。因令萨布素及理藩院郎中满丕等确探情形以闻。

至是满丕奏：“臣遣索伦副头目乌木布尔代等抵雅克萨城，生擒罗刹鄂克索木果⑨。讯之，云：去岁，尼布潮头目宜番⑩令大兵释归之⑪额礼克谢⑫率五百余人复至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其城夹木为之，中实以土，宽一丈五尺，高一丈，外墐之以泥。及讯以粮米可食几月？又云：所获足支二年。”

疏入，上谕：

“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姑停迁移家口，如前所请，速修船舰，统领乌拉、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⑬选候补官员及见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侯⑭林兴珠率往。”

---

* 1686年2月25日。

① 俄译加：“发往黑龙江”。——译者

② 俄译为：“据硕克色回言”。——译者

③ 俄译为：“至雅克萨旁卧……”。——译者

④ 俄译无“而还”。——译者

⑤ 俄译为：“返回途中遇……”。——译者

⑥ 俄译为：“……冰消时派遣已告竣工之船舰”。——译者

⑦ 俄译无“相机”。——译者

⑧ 俄译为：“上览萨布素奏，以其乃据传闻之言，且彼并未曾派人侦察雅克萨城内情形，获取确音……”。——译者

⑨ 俄译为：“奥克先卡·费奥多罗夫”。——译者

⑩ 俄译为：“伊凡·弗拉索夫”。——译者

⑪ 俄译无“大兵释归之”。——译者

⑫ 俄译为：“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译者

⑬ 俄译无“量”。——译者

⑭ 俄译无“侯”。——译者

四月庚寅*——命郎坦等参赞军务

时，上以郎坦、班达尔沙、马喇谙悉地形①，令赴黑龙江军前。复谕兵部曰："郎坦等既因谙悉地形遣往，俱令参赞军务。"

【682】

七月乙巳**——命免索伦、达呼尔一年贡赋

上谕兵部、理藩院曰：

"我兵围困雅克萨城，罗刹势迫死守。

今时序渐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萨所设蒙古驿马，冬月饲秣维艰。其免索伦、达呼尔今岁贡赋，俾之饲秣，并修整器械，以备调用。至蒙古每驿应设夫马若干，令明爱、马喇等定议，移文索伦总管洪吉、郎中满丕等，如数取用索伦、达呼尔夫役与备养之马。又博鼎率往筑城、种地官兵内，选二百人，俱暂留墨勒根，亦候调用②，余悉遣还。"

己酉***——命宣谕鄂罗斯察罕汗③

上谕议政王等④：

"向者，罗刹侵犯雅克萨、尼布潮诸地，戕我居民，边境骚然。曾谕鄂罗斯察罕汗来使尼果来等⑤撤回其众，自后竟不复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扰害。意尼果来未达前旨于察罕汗，复令被擒罗刹持书从喀尔喀地宣谕之，亦不复奏。

因遣发官兵往雅克萨，招抚罗刹，不戮一人。令其头目额礼克谢⑥等持书归去。

---

* 1686年4月18日。

** 1686年8月13日。

*** 1686年9月4日。

① 俄译为："……[黑龙江]地形"。——译者

② 俄译无"亦候调用"。——译者

③ 俄译为："俄罗斯白沙皇"。——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⑤ 俄译为："尼古拉·斯帕法里"。——译者

⑥ 俄译为："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译者

罗刹闻我师言，旋复回雅克萨筑城以居。朕思本朝频行宣谕①，曾未一答，而雅克萨罗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诸地阻隔，前书未达；或雅克萨罗刹皆彼有罪之徒，不便归国，俱未可知。

今问荷兰国贡使，称伊国与鄂罗斯接壤，语言亦通。其以屡谕情节，备悉作书②，用兵部印，付荷兰国使臣转发鄂罗斯察罕汗处③，收回雅克萨、尼布潮罗刹，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则两界民人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罕汗复奏时，令其使由陆路直来。若陆路难通，即以来疏付荷兰国代奏。

再依此书发西洋国④转达之。”

八月丁丑*——谕将军萨布素等战守机宜⑤

上谕萨布素等曰：“今天时渐寒，河流将結，宜每事筹画，豫为之备。观罗刹死守雅克萨城，必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于流澌时撤回耳。目前我兵虽掘【683】壕防御，至隆冬冰合后，船舰若何收藏，马匹若何饲秣，敌兵来援若何捕剿，勿令入城，尔等其详加筹画，密以奏闻⑥。”

寻萨布素等奏：“臣等凛遵谕旨，已于城三面掘壕筑垒，壕外置木桩、鹿角，分汛防御。城西对江，另设一军。若截江之东西以泊船，水险难停⑦。恐未流澌时江路有罗刹逸出⑧，尼布潮来援，复派剿御之兵于东西两岸泊船备之。离城六、七里，上流有港，流澌时即藏船于內，另设一军守护，兼令堵尼布潮援兵。

至军中马匹有疲羸者，一半发爱珲，一半发墨勒根，令驻彼盛京官兵饲秣。”

疏入，上谕：

---

* 1686年10月2日。

① 俄译为：“宣谕俄国沙皇”。——译者

② 俄译无“以屡谕情节备悉”。——译者

③ 俄译为：“……察罕汗处，言明前此屡谕情节，要求其……”。——译者

④ 俄译为：“发西洋国（荷兰——Г. М.）使者”。——译者

⑤ 俄译为：“谕将军萨布素等采取战守措施之必要性”。——译者

⑥ 俄译为：“……筹画，所拟措施，密以奏闻”。——译者

⑦ 俄译为：“我船若留置江之东岸或西岸，则水流湍急，难以停泊”。——译者

⑧ 俄译为：“恐当江面尚未冰封之前有俄人从江上逃出”。——译者

"发墨勒根马匹之半，如交驻彼盛京官兵，则更费食粮。可令索伦总管洪吉等饲秣。盛京官兵仍行①遣还。其发爱珲马匹之半，即令爱珲官兵饲秣。"

命副都统博鼎率兵赴将军萨布素军前

先是博鼎请率筑城官兵二百人进剿。事下萨布素等议。

至是萨布素等奏："臣等统率二千一百人，所在防御兵力尚单。得博鼎增兵前来，殊有裨益"。

上因命博鼎精选筑城及种地官兵二百人，赍二月食粮，速赴萨布素等军前。令其参赞军务。

九月己酉*——命解雅克萨围

时鄂罗斯国察汉汗遣使上疏，其略云：

"谨奉上抚御华夏，洋溢寰区，率贤臣共图治理分任疆土，满汉兼统，声名远播大圣皇帝，曰：'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罗为池曾使尼果来等②赍书至天朝通好，以不谙中国典礼、语言，举止鄙陋无文，望宽宥之。至颂扬皇帝之处，舛谬失体，亦因地处荒远，典礼素昧所致，幸勿见罪。

皇帝在昔所赐之书，下国③无通解者，未悉其故。及尼果来归，问之，但述天朝④大臣以不还逋逃根特木尔等⑤、骚扰边境为词。近闻皇帝兴师，辱
【684】临境上，有失通好之意⑥。如果下国⑦边民构衅作乱，天朝遣使明示，自当严治其罪，何烦辄动干戈？

今奉诏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国⑧所发将士，到时切勿交兵。恭请察明我国作乱之人，发回正法⑨。

---

* 1686年11月3日。

① 俄译无"仍行"。——译者

② 俄译为："尼古拉·斯帕法里"。——译者

③⑧ 俄译均为："我国"。——译者

④ 俄译为："清朝"。——译者

⑤ 俄译无"等"。——译者

⑥ 俄译为："……兴师临境，意欲断绝通好"。——译者

⑦ 俄译无"下国"。——译者

⑨ 俄译为："发回依法惩治"。——译者

除嗣遣使臣议定边界外，先令米起佛儿·魏牛高①、宜番·法俄罗瓦②等星驰赍书以行，乞撤雅克萨之围。仍详悉作书，晓谕下国③，则诸事皆寝，永远辑睦矣'。"

疏入，上谕：

"鄂罗斯国察汉汗以礼通好，驰使请解雅克萨围。朕本无意屠城，欲从宽释。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④，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日定议。"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戊子*——遣医视军士疾

上谕将军萨布素等："自雅克萨城解围以来，闻军士间有患疾者。此皆属满洲精兵，朕甚悯焉。今特遣医二人，赍药调治之。至罗刹虽与我对垒，但我兵攻雅克萨城，从未诛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罗刹，亦听其就医，使还彼国，传布德意"。

七月戊子**——撤雅克萨官兵还爱珲、墨勒根

先是喀尔喀土谢图汗奉上谕，侦探鄂罗斯国分界使臣消息。

至是土谢图汗奏："鄂罗斯国使臣已抵臣境"。

上因命萨布素等统率官兵，乘天时未寒，还至爱珲、墨勒根，修整器械，休养马匹，以度隆冬。仍于要地设斥堠。并以察汉汗遣使请和、撤还大兵之故，晓谕雅克萨城内罗刹知之。

四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鄂罗斯来使集议分界事宜

时鄂罗斯察汉罕使臣费要多罗⑤等至色冷格地方，遣人来期我使至彼集

---

* 1687年2月10日。

** 1687年8月9日。

*** 1688年5月20日。

① 俄译为："尼基弗尔·维纽科夫"。——译者

② 俄译为："伊凡·法沃罗夫"。——译者

③ 俄译为："详阅此文后、请明示我国"。——译者

④ 俄译为："令萨布素等撤回驻扎雅克萨城外一处之兵"。——译者

⑤ 俄译为："费奥多尔·戈洛文"。——译者

议。

【685】 上命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及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往主其议。并派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每翼前锋参领一员，署前锋参领一员，署前锋侍卫二员，每旗护军参领二员，署护军参领六员；每翼火器营[51]协领一员，参领一员；每旗章京一员①，令都统郎坦、班达尔沙，副都统纳秦、扎喇克图率之偕往。

因谕索额图等曰：

"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玛儿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楚、雅克萨地方，收纳逃人根特木尔等，与我兵筑城爱珲，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一切情事，玛拉可与诸臣详言之，俾洞晓其故，始知朕从事罗刹原委。至尔等奉使前往，有应酌议者，即详议以闻②。"

索额图等奏言："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③，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④可通库尔翰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⑤，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俄乐春、奇勒尔、毕喇儿等民人及赫眞、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⑥，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⑦，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上允之。

是日，索额图等启行。未抵色冷格地方，适喀尔喀、厄鲁特爭战。报至，上即遣侍卫夸塞、关保往追索额图等，令其退驻喀伦地方⑧。以道阻缘由遣

---

① 俄译此处加："护送前往"。——译者

② 俄译为："至尔等奉使前往与俄使议界，应详议如何举止以闻"。——译者

③ 俄译为："最初并非俄人所有"。——译者

④ 俄译为："沿松花江南行……"。——译者

⑤ 俄译为："又阿姆贡、布列亚、及结雅等河……"。——译者

⑥ 俄译为："……续逃数人"。——译者

⑦ 俄译为："如俄人一一遵行"。——译者

⑧ 俄译为："退驻清国喀伦地方"。——译者

人晓谕鄂罗斯使臣。于是索额图等以前情作书①，令前锋参领索罗希等送往。

伊等遂暂回喀伦。寻鄂罗斯使臣答书称：已遣人由尼布楚赴京②。索罗希等以书奏览③。

上随召索额图等还。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复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鄂罗斯使臣会议

时鄂罗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大使者费要多罗等前来尼布楚地方。上乃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就议。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④，又命调黑龙江兵千五百【686】人⑤，各带仗械，由水路赴尼布楚与索额图等会。

索额图等奏言："尼布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仍如前议，以尼布楚为界，此内诸地均归于我⑥。"

上谕："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鄂罗斯⑦，则彼遣使⑧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

是日，索额图等启行。

十二月丙子**——遣官立界碑于格尔弼济河诸地

内大臣索额图等抵尼布楚城，与鄂罗斯国来使费要多罗·额礼克谢⑨会

---

* 1689年6月3日。

** 1690年1月13日。

① 俄译无"以前情"。——译者

② 俄译为："……赴京(北京——Г. М.)"。——译者

③ 俄译为："……以索额图之书奏览"。——译者

④ 俄译为："官兵……大增于前"。——译者

⑤ 俄译为："命另调黑龙江千五百人前去会议地点"。——译者

⑥ 俄译为："涅尔琴斯克与我国之间之所有地域，均须归还我国"。——译者

⑦ 俄译无"必不与鄂罗斯"。——译者

⑧ 俄译为："来人"。——译者

⑨ 俄译为："费奥多尔·阿历克谢耶维奇·戈洛文"。——译者

议。彼初犹以尼布楚、雅克萨为所扩之地①，固执争辩。索额图等以鄂嫩、尼布楚系我国所属茂明安诸部落旧址②，雅克萨系我国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所窃据，细述其原委，开示之。因直斥其侵犯之非，复宣谕皇上好生德意。于是费耀多罗③等及鄂罗斯国人众皆欢呼诚服。遂出其地图，议明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归和好。

索额图等以闻。上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

议政王等④奏言："罗刹潜据雅克萨诸地⑤，扰我虞人三十余年矣。皇上念其冥顽无知，不忍兴师剿灭，发官兵驻黑龙江，待其悔罪。因执迷不悟，乃命攻取雅克萨城。所俘概行释放。

未几，罗刹重至雅克萨筑城盘踞。复令官兵围困，势极穷蹙⑥。会其主遣使乞和。

皇上即许撤围，兼令大臣以义理晓譬之。鄂罗斯国人始感戴覆载洪恩，倾心归化⑦，悉遵往议大臣指示，定其边界⑧，使东北数千里从未入中国之地咸归版图。此皆我皇上睿虑周详，德威遐播之所致也。

应于议定格尔必齐河诸地立碑⑨，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喇地讷、蒙古字于上。

今虽与鄂罗斯和好，边界已定，但各省有官兵驻防例，仍照前议，于墨尔根、黑龙江设官兵驻防。"

疏入，上从之。寻遣官兵立碑于界⑩。其碑曰：

【687】 "大清国遣大臣与鄂罗斯国⑪议定边界之碑

---

① 俄译为："……为俄人所扩之地"。——译者

② 俄译为："……以鄂嫩河上之尼布楚系清国所属……"。——译者

③ 俄译为："费奥多尔·戈洛文"。——译者

④ 俄译为："国务会议"。——译者

⑤ 俄译无"诸地"。——译者

⑥ 俄译为："俄人势极穷蹙"。——译者

⑦ 俄译为："倾心归化于我"。——译者

⑧ 俄译为："完全同意遵照以前协议。我国大臣向之指出应于何处定界"。——译者

⑨ 俄译为："于……格尔必齐河上作为边界之地立碑"。——译者

⑩ 俄译无"于界"——译者

⑪ 俄译为："与俄罗斯国大使"。——译者

一①、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讷，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

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喀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

一、将雅克萨地方鄂罗斯所修之城，尽行除毁。雅克萨所居鄂罗斯人民及诸物用，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

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

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该管官。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②。

一、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及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

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

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送还。”

钦惟皇上，仁德覃敷，怙冒六合。凡穷荒绝域，含灵受性之伦，靡不涵泳圣化，饮德而食和③，恬然各得其所④。

惟鄂罗斯国罗刹一种，顽梗无知，自作弗靖，越我边界，窃据尼布楚、雅克萨诸地，扰害附近居民，以致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索伦、达呼尔诸虞人皆不得安息。先顺治年间，曾发官兵进讨⑤，未获歼灭。

迨我皇上亲政，即念罗刹所据，去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可不速为平定。而平定之计，“与其创以兵威，不若服以德化”。故于康熙十五年*间，因鄂罗斯遣使来贡方物，随优赏使臣，仍赐之溫纶，令其⑥严禁罗刹，毋扰边陲，许以贸易通好。乃竟未奏复。

---

* 1676年。

① 俄译将此碑文各条前之“一”字，尽行删掉。——译者

② 俄译无“毋起争端”。——译者

③ 俄译为：“赖我皇上圣德广布，万民得衣食无缺，坐享太平之福”。——译者

④ 俄译无“恬然各得其所”。——译者

⑤ 俄译为：“曾屡发官兵进讨”。——译者

⑥ 俄译无“令其”。——译者

而罗刹反侵入净溪里乌拉等处。

皇上特遣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还。顾迁延不去，肆行杀掠，鸱张寖甚。皇上尚未思以兵加之，但调乌拉尔等处官兵驻镇爱珲，以防其滋蔓。更屡行开示，以冀其晓悟。夫何罗刹执迷如故，稔恶不悛；

【688】皇上以其性同禽兽，非恩威兼施，剿抚并用，终未即靡然帖服。爰授成算于都统①公朋春等，董率将士，进取雅克萨。

随播好生之仁，遣侍卫关保传谕诸将帅："城下之日，毋戮一人。"

已而，我兵水陆并进，薄城一战②，罗刹果震慴窘迫，稽颡乞降。朋春等钦遵谕旨，不诛其众，悉为放还③。苟罗刹稍有人心，沾被鸿恩④，自宜戢志屏迹，无复越境。不意反侧靡常。

乘我兵凯旋之后，又潜入故地，窃处其中。

皇上复命将军萨布素等以兵围之，势已穷蹙，而圣心慈爱，本无意屠戮，欲从宽释。会鄂罗斯察汉汗上疏谢过，遣使请和。遂命解雅克萨之围，特遣内大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⑤与来使会议。既索额图等抵彼，以大义诘责其罪，并宣布朝廷宽仁至意。鄂罗斯始感戴高厚，中心悦服，分疆设誓，听命唯谨。于是边鄙之民皆获安堵，永无侵暴之患焉。

夫鄂罗斯从昔不通中国，其人最獷悍难驯。今一旦弭首顺从，倾心向化，自极北不毛之地，兴安岭以内数千里境⑥，悉归版图。由是观之，圣德神功，巍巍荡荡⑦，诚迥越千古矣。

至于出师之时，众皆以道远为难，赖皇上熟计于数年之前⑧，临事不挠，毅然独断。又复遣探地形，以便进止；设戍屯种，以资战守；修造运艘，以足兵食；置立驿站，以达军情。屡授筹策于将帅，而机宜无失；时颁犒赐于士卒，而奋励有加。事举勿疑，神谟至为英果；功成早计，睿虑洵极夐深⑨。此亦从来史册所未有也。

---

① 俄译为："副都统"。——译者

② 俄译无"一战"。——译者

③ 俄译为："悉为放还原地"。——译者

④ 俄译为："宜感念沾被鸿恩"。——译者

⑤ 俄译无"赴尼布楚"。——译者

⑥ 俄译为："位于兴安岭面向中国之山坡之数千里境"。——译者

⑦ 俄译为："皇上圣德天助，英伟博爱"。——译者

⑧ 俄译无"于数年之前"。——译者

⑨ 俄译为："诸事顺遂，得圣虑方获佳果；一战功成，赖庙谟缜密周详"。——译者

总之，皇上至仁如天，大智如神。故声灵普被，而鸿濛未辟之土尽入提封；德泽周流，而三五未服之方咸承教化。

《中庸》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①。"

盖此之谓也。

《平定罗刹方略》注释 【796】

1 《平定罗刹方略》，共四卷（章），是研究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极为珍贵的史料。此史料收录于何秋涛编纂的《朔方备乘》（未注出版地点，1881年），以后几次再版，亦均纳入，编为卷首五——八。此史料也载入《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未注出版地点和年代，第五卷）。本著作尚有手抄复本，现收藏于全苏国家外文书籍图书馆手稿部，第274号全宗，第215号手稿。

本著作是档案文件和资料的专题选编，其中主要是与清帝国在阿穆尔河上的领土扩张历史，即与满清对当时已正式纳入俄国版图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国居民策划和发动军事行动有关的档案文件和资料。这些文献绝大部分属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前附一段不长的引言，阐述十七世纪清帝国与俄国相互关系的一般问题；后加一段结语，主要是颂扬康熙皇帝对俄国采取的英明政策。

本著作的各种版本均未说明出版地点、时间、印数等情况；对其作者或编者也无任何资料披露。这样，《平定罗刹方略》是作为佚名作品问世的。今天，已有可能确定谁是这部官方著作的主要编纂人和澄清它的编写年代了。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平定罗刹方略》的编者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见第122卷，第4页正面）；此书是康熙皇帝于1685年10月8日钦命编纂的。

事件的描述始于1682年9月6日——密派满洲侦探郎坦和彭春前去阿尔巴津附近的日期，结束于1690年1月13日。由此可见，本著作是在其中引用文献所叙述的事件刚刚结束，便立即编纂而成的，即要比编写《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与此相应的篇章早得多。这点提示我们应对本书所援引的资料给予极大的注意。

由于相对而言本文献篇幅较少，其中收录的资料远比《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就此问题披露的各种资料要狭窄得多。《平定罗刹方略》所引的文件，一般说来尽皆收入到《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里面。然而此著作中却也有未曾收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一些文件，同时还载有一些对发生的事件所作的独特的和饶有趣味的评价。所有这些资料补充了满清侵略阿穆尔河历史的一些相当重要的详情细节。

此外，《平定罗刹方略》一书人名、地名标音不统一；所据版本中的绝大多数文件与 【797】
载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同一文件的版本，往往相差悬殊。文献所注日期，一般说来彼此相符。这一切情况证明，两部汇编收录的文献和资料皆按同一来源——即清朝国家档案编纂而成。这使我们有充分根据把《平定罗刹方略》的资料，与《大清圣祖

① 俄译为："莫不钟爱、孝敬双亲"。——译者

仁皇帝实录》这种更加完备的档案文献的官修汇编等量齐观而加以使用。

阅读本文献资料时，必须注意下述几点：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国后，在其与毗邻各族的相互关系中，全盘承袭了中国外交传统的固定公式。按照这一公式，中国四周的各个民族不是被看作外交和贸易关系方面的平等伙伴，而只不过是隶属清帝国的“附庸民族”。中国官方史籍常常企图把中国与其周围各族的外交关系说成是某种“宗主国”与其“附庸”的关系，尽管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历史根据。这种中国中心论的公式自然而然地使官方外交文件的语言也带有深刻的烙印，而这种烙印同样也被满清所继承。这个特点在诸如《平定罗刹方略》这类十七世纪末的早年官方出版物里，已明显可辨。这部著作也企图把俄国说成是清帝国的“纳贡国”，书中把俄罗斯人毫无例外地称作“罗刹”，其含意是“害人的魔鬼”（见И·扎哈罗夫的《满俄大辞典》，圣彼得堡，1875年，第858页），被呼为盗贼匪寇。汇编的全部文件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侮辱俄国的言词语句。

至于本著作的语言，也须指出，书中有一定数量的语汇经常重复，这是中国正式文牍语言的特色，因而不能不影响到译文的语言，使译文有些单调。

最后，最主要的是必须指出，而且须时刻注意文献资料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及其中某些文件带有的空洞而无历史事实作根据的特点。当我们读到结尾处就似乎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赢得战败俄国人的所谓“胜利”，而对康熙皇帝的歌功颂德的言词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对清帝国和满清军队在其军事和政治力量进入阿穆尔地区后所遭受到的无数挫折和困难的描述，也不应忘记满人对阿尔巴津进行的并不轻松的和长达十月的围困未能获得成功这一事实，仅第一次进攻阿尔巴津的准备工作就使清人花费了三年时间。这些事实与那些宣扬满人八十年代在阿穆尔地区进行的针对俄国的军事行动轻而易举、顺利无阻的说法是大相矛盾的。

《平定罗刹方略》一书，全文译成欧洲文字并非首次。在世界汉学中，此文献的第一个俄文译本是驻北京的北京传教士团成员修士助祭伊拉里（列扎依斯基）完成的，该译文脱稿于1854年3月（见国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K-10，伊拉里），但当时未能问世。目前，该译本已有些陈旧，其缺陷是有某些不确切之处，脱佚了一些文件；伊拉里的译本没有收入本文献的包括有某些重要评价的结语。

此处发表的译文是根据何秋涛所编的《朔方备乘》卷首五——八翻译的。但是何秋涛所作的批注没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因而略去未译。

2 副都统——满洲八旗军旗主的副职，每旗两名（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北京，1910年，第272页）。

3 鄂罗斯、阿罗思——俄国、俄罗斯。

4 本文献中的黑龙江一词，既指阿穆尔河本身，又指此河流域的个别地区，阿穆尔沿岸地区。

5 达呼尔——阿穆尔河上游主要的、种族上稳定的居民，属蒙古语系民族。1654年被满清政府强行迁徙到现代中国东北的领土之内。这里的“达呼尔”一词，在满清文献史料中首次出现。

6 索伦——埃文基人种系统民族之一，生活在中国东北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河谷地区）。索伦人是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作为军屯户迁移到新疆的。

【798】

7 章京——满语 чжангинь（蒙语 цзангин）的汉语音译。蒙古公国或旗的主管军事的副手（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 374 页）。此处大约为"军官"，"长官"之意。

8 宁古塔——满人城堡，清帝国在东北边疆的前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宁安城，位于牡丹江之南。

9 指满人对阿枪斯克卫的叶·巴·哈巴罗夫队伍的首次进攻。

10 尚书——部门（部）的长官，部长（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 84 页）。此处指军事部门（兵部）长官。都统——八旗军的一旗旗主（见前书，第 272 页）。

11 这是清军进犯俄国库玛尔卫的证据。库玛尔卫位于阿穆尔河右岸支流——库玛拉河（现为呼玛尔河）河口处，在结雅河汇入阿穆尔河处上侧。

12 昂邦章京——满语 амба-джангинь 的汉语音译，为地区军事总督（后为将军）。也指满、蒙等民族或种族的首领或总管。

13 尚坚乌黑所在地址未详。

14 松花江——即松加里河（Сунгари）。

15 库尔翰江——即现在的牡丹江，为松花江右岸支流。

16 将军——统领所辖领土的所有满洲旗军的长官，同时也是当地军事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实际上拥有无限权力，并且兼掌司法大权（见 Е. Ф. 热洛霍夫采娃著《"满洲档案"中有关十七——十九世纪中国东北地方机构的资料》，载于《东方学问题》，1960 年，第 4 期，第 178 页）。В. П. 瓦西里耶夫把"将军"译作"воевода"（督军），其所辖领土为"воеводство"（督军辖区）（В. П. 瓦西里耶夫著《满洲概观》，摘自《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学报》第 XII 册的单行本，圣彼得堡，1857 年，第 5 页）。我们认为，这些术语译为"наместник"（总督）和"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总督辖区）较为贴切。

17 古法坛村——松花江流入阿穆尔河处，或在其稍下的阿穆尔河岸边的村庄（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东京，1937 年，第 138 卷，第 16 页正面——背面）。

18 察汉汗——蒙语，"白沙皇"之意，指俄国君主。

19 大理寺卿——检察院院长（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 66—67 页）。

20 阿尔巴津，在清朝官方文件里满人称之为雅克萨。从满语译出，其意为"河岸的坍塌成半圆形的地方，蜿蜒多曲的河岸，陡岸"（见 И. 扎哈罗夫的《满俄大辞典》，圣彼得堡，1875 年，第 180 页）。

21 赫真、赫哲——对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等处的那乃人（果尔特人）的数量繁多的民族总括起来的满语名称。

22 Л. И. 什连克令人信服地证实，"斐雅喀"一名，是满人用以泛指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几个民族或他们的同一语系民族的，其中包括尼福赫人（基里亚克人），但绝非仅指后者（Л. И. 什连克的《阿穆尔地区的异族人》，圣彼得堡，1883 年，第 1 卷，第 102—104 页）。

23 奇勒尔——即现代的奥罗奇人和尼福赫人（基里亚克人）。这里的"奇勒尔"一词系在满清文献史料中首次出现。

24 公——公爵。

25 参领——满洲和汉军八旗军中的团(甲喇，扎兰)指挥官。此处指八旗护军团指挥官（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22—23,272页)。

26 台吉——蒙古贵族的世袭封号——"世袭贵族"(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373页)。

27 在十七世纪满洲文件里，黑龙江一词看来应理解为同名城堡（瑷珲)。何秋涛在其对正文的批注里写道："额苏哩在黑龙江城东北四百里"(《朔方备乘》，卷首五，第4页背面)。稍后，何秋涛把额苏哩称为额苏哩城，位于黑龙江城西北八十余里(见《朔方备乘》，卷十四，第7页背面)。必须注意到此类严重歧异。额苏哩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境内阿穆尔河上的现代居民点海兰泡地区之内。

28 红衣炮——外国式大炮，系按耶稣会士的图样铸造的。

29 锡伯——中国东北的埃文基民族。

30 石——担，重量单位，核59.6公斤。

31 理藩院——外交事务院，清帝国在十七——十八世纪设置的第七个非正式
【799】部。其前身为蒙古衙门。主管对蒙古交往的一切事务，后来又加上了与青海和新疆的事务；在1860年之前，它也处理与俄国的一切外交事务。

32 瓜尔察，卦勒察——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属于埃文基分支的民族。

33 大学士——国家办公厅(内阁)四位大臣之一。内阁成员皆从帝国功勋最为卓著的大臣中选拔。大学士必须是翰林院成员。

34 佐领——旗的最小军事单位——牛录（汉名为佐领——"连"）的指挥官。此处系指归宫廷部("内务府") 管辖的八旗侍卫护军的连指挥官（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В·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10页)。

35 丈——中国长度单位，核3.2米。

36 盛京——满人定都北京之后，盛京被尊为清帝国留都，仍然保留了盛京(意为神圣的都城)的名称。

37 大臣——朝臣。

38 郎中——主管部门(部)的司长。

39 侍郎——主管部门首长的副职(副部长)。

40 尺——长度单位；核0.32米。

41 乌朱穆秦——蒙古的一个盟。

42 阿达哈哈番——授予对国家树有功勋者的一种可以世袭的职衔。

43 总管——总司令，也指民族首领或某个种族的统治者。

44 工科给事中——监察技术部门的京官（见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64页)。

45 骁骑校——下级军官(见前书，第273页)。

46 北海——在满清的概念中，系指鄂霍次克海鞑靼海峡一带。

47 巴尔呼人——巴尔古特人——直至现在仍居住在东北的西北部——呼伦贝尔，是人数不多的民族，可能是已经蒙古化了的埃文基人，其语言近似布里亚特语。

48 即现在的根河，为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

49 提督——省驻军司令；其属下为绿旗兵（汉人组成）的基本员额。

50 正文中汉字“月”误为“日”。——见卷首六，第9页正面

51 此处所引机构译名皆采自 И. С. 布伦纳和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的《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第64、274、275、284页。

【689】

郎谈传[1]

郎谈，吴拜子。十四岁，即任三等辖，随侍内廷①。十六岁，升为二等辖。是年为顺治六年*，从征大同叛镇姜瓖。

至浑源州②，城壕中有一贼人③，执刃④浮水而来。郎谈见而射之，中心⑤，死水中。

明年，以功升头等辖。寻因父⑥罪革职。

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恩复授三等辖。

十年***，升二等。十八年****，升为头等侍卫。

康熙元年*****，进为侍卫首领[2]。二年，代父管佐领[3]，升护军参领[4]。是年，从"定西"将军都统图海，往湖广征茅麓山贼⑦。从房县进兵，同镶蓝旗护军参领叶出赫，率八旗前部劲兵渡谷平河，深入敌境，擒其伪官宋军门、孙大厅等十一人，并得其劄付而还。

四年******，父歿，袭父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职。十二年*******，复为头

[译者说明] 《郎谈传》系引用《八旗通志初集》原文，不另翻译。凡俄译文与原文有出入者，我们以译者注标出，供研究参考。原文分段系根据俄译本处理，但俄译本分段错误很多，为了保留俄译本分段面貌，我们不作改动。

* 1649年。此处及下文的年代，均按儒略历表示(详见《平定罗刹方略》首页脚注*)。

** 1652年。

*** 1653年。

**** 1661年。

***** 1662年。

****** 1665年。

******* 1673年。

① 俄译加："后任皇帝侍卫"。——译者

② 俄译为："郎谈至……"。——译者

③ 俄译为："……贼人跳入"。——译者

④ 俄译为："执刃向郎谈……"。——译者

⑤ 俄译无："中心"。——译者

⑥ 俄译于此处加："(即吴拜——Г. М.)"。——译者

⑦ 俄译误将"茅麓山"当作人名。——译者

等侍卫。寻拔为亲军侍卫，复授内廷侍卫首领①，升亲军侍卫统领[5]。

是年二月十二日②，陈三道、王二仙等于都城立十坛，兴异教，曰“弘阳道”，煽惑愚众，从者风靡。

事闻，圣祖仁皇帝③密谕郎谈，率侍卫兴德、常泰等百人，往擒之。未及天明，都城内外党众，悉按籍就擒。以功赐御衣一袭。

十三年八月*，边外贼④飞腿张四等⑤，于板城等处，屡扰居民。郎谈奉【690】旨查边，突入其寨，尽歼之。归，赐御衣一袭。

十四年八月**，赐御书“忠孝”二大字。

十七年四月***，奉命颁诏朝鲜⑥还，圣祖⑦赐御制诗一首，并御书手卷⑧、金扇。

十九年****，升蒙古副都统。二十年*****，转满洲副都统。

二十一年八月******，奉命同一等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儿、索伦，声言捕鹿，以觇罗刹形情。

将行，圣祖⑨面谕之，曰：

“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⑩。昔发兵进讨，未获剪除。近闻蔓延益甚⑪，过牛满、恒滚诸处⑫，至赫哲、飞牙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

---

* 1674年9月。

** 1675年10月。

*** 1678年6月。

**** 1680年。

***** 1681年。

****** 1682年9月。

① 俄译漏去：“拔为亲军侍卫”等字。——译者

② 俄译为：“是年三月十九日”，疑为已将中国农历换算为儒略历。——译者

③ 俄译为：“康熙仁皇帝”。——译者

④ 俄译歪曲为：“越国境而来之叛匪”。——译者

⑤ 俄译将“飞腿”误为人名。——译者

⑥ 俄译为：“颁诏朝鲜国王”。——译者

⑦ 俄译无“圣祖”。——译者

⑧ 俄译无“手卷”。——译者

⑨ 俄译为：“帝召郎谈等”。——译者

⑩ 俄译为：“戕害当地居民，已有多年”。——译者

⑪ 俄译无“蔓延益甚”。——译者

⑫ 俄译为：“俄人远过布列亚河及阿姆贡河地区”。——译者

尔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参领侍卫护军①外，令毕力克图等五台吉，率科尔沁兵百人②；宁古塔副都统萨布苏，率宁古塔兵八十人。

往打虎儿、索伦③，一面遣人赴尼布潮④，谕以捕鹿之故⑤，一面详视陆路⑥近远，沿黑龙江⑦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⑧，勘其居址形势。度罗刹断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馈，其受而量⑨答之。万一出战，姑勿交锋⑩，但率众引还，朕别有区划。

尔等还时，须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里，其路直通宁古塔者，更择随行之参领、侍卫，同萨布苏往视之⑪。”

谕毕，解所衣狐白裘褂，及弓矢以赐⑫。

十二月*，疏上平罗刹之策⑬，言：

“臣等谨密奏。为雅克萨可下、罗刹可破事⑭。臣等奉旨从达湖里、墨勒根诸边围猎而行⑮，凡十六日，至罗刹雅克萨城。途间细察地形，虽无险山，而林木丛杂，冰坚沙结⑯，自兴安至雅克萨城，大概如一。料冬雪之时，未可前进；夏月雨潦，淤泥阻路，除轻装疾行外，凡百重载，一概难行。

臣等从黑龙江顺流回，凡十五日至爱浑城。观水势，从爱浑至雅克萨⑰，

---

* 1683年1月。

① 俄译无“护军”。——译者

② 俄译为：“令科尔沁五台吉率兵百人。”——译者

③ 俄译为：“至打虎儿、索伦后”。——译者

④ 俄译为：“涅尔琴斯克”。——译者

⑤ 俄译为：“报告捕鹿之事”。——译者

⑥ 俄译为：“详视路程远近”。——译者

⑦ 俄译为：“沿阿穆尔河”。——译者

⑧ 俄译为：“取最短路途抵阿尔巴津城”。——译者

⑨ 俄译无“量”。——译者

⑩ 俄译为：“切勿交锋”。——译者

⑪ 俄译加：“钦此”。——译者

⑫ 俄译加：“同行者亦均依次赏赉有差”。——译者

⑬ 俄译仅为：“郎谈上疏，言”。——译者

⑭ 俄译无“臣等……可破事”一段。——译者

⑮ 俄译将此句歪曲为：“臣等奉旨行猎，从达湖里处边境地方——墨勒根越出外地”。——译者

⑯ 俄译为：“间有流沙”。——译者

⑰ 俄译为：“俄人之阿尔巴津”。——译者

舟楫可通，无险阻之患。两岸①俱可纤缆而行。从爱浑至黑龙江、松阿里江会合处，马行可半月程。从两江会口至雅克萨城，马行可一月程；舟行逆流可三月程。舟行虽稍迟时日，凡军饷、重器，皆可致于雅克萨。昔罗刹于乌查拉【691】作木城居时，宁古塔副都统海色击之失利。后罗刹复于呼马立河*口立城，都统明安达礼往攻之，未下。从此罗刹倚木城为重，以为坐待无虞。

今臣等愚意，欲取②雅克萨诸城，非红衣炮不可破。记奉天府有红衣炮数座。若速遣官至奉天府③，得二十炮，即可济用。俟来春冰未融化之时④，预运于吉林江口⑤。臣又访得黑龙江船数，大船四十只，小船二十六只。大船逆水迟滞，可载粮饷后行，若与陆兵接应，缓急未便⑥。今小船仅二十四只，应再选小船五十六只⑦。

除出兵事宜、粮用几何，应候旨裁定外⑧，红衣炮必趁地冻之时⑨，预运至湖勒海河口。俟来春冰解时⑩，水陆军刻期齐发。”

旋奉旨：

“据郎谈等奏，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幷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之人。于黑龙江、呼玛儿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席北、乌喇之官屯，约可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⑪。黑龙江城⑫，距索伦村不远，五宿可到。其

---

* 现名呼玛尔河。

① 俄译为：“因黑龙江两岸平坦”。——译者

② 俄译为：“欲毁……”。——译者

③ 俄译无“速遣官至奉天府”。——译者

④ 俄译为：“臣等恭候圣谕，令人于来春冰未融化之时”。——译者

⑤ 俄译为：“预运此二十炮于乌拉江口”。——译者

⑥ 俄译为：“大船虽可运载粮饷、器械，但行动迟滞，因而恐延误陆兵供应”。——译者

⑦ 俄译为：“为此，运输宜用小船。应再造小船五十六只，以足八十之数，因现有船中已有二只不堪使用”。——译者

⑧ 俄译此处删改为：“候圣旨裁定所需兵丁、粮饷数目及臣等所奏红衣炮诸事之后”。——译者

⑨ 俄译为：“红衣炮可趁来春地冻之时”。——译者

⑩ 俄译删改为：“彼时”。——译者

⑪ 俄译加：“俾使粮秣不致匮乏”。——译者

⑫ 俄译为：“筑瑷珲城堡之地应……”。——译者

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净溪里乌喇①，令索伦接济牛羊，甚有裨益②。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

二十二年*，升左翼前锋统领③。

是年七月，奉旨：“朕前所言与雅克萨对垒成城，厄苏里处立木城，置兵屯守并兵饷之故，尔可驰驿至宁古塔，与彼处官员人等，详察其事以闻。”④ 郎谈遵旨至宁古塔，与将军等会议⑤详明奏复。

二十三年**，缘事革前锋统领⑥。

二十四年***，罗刹犹屡于⑦俄洛春、索伦、飞牙喀、赫哲等边劫掠。特旨授郎谈监军副都统之职⑧，同亲军⑨侍卫官保、副都统⑩班达里沙、一等公彭春、宁古塔副都统萨布苏等，统兵往征。圣祖谕云⑪：

“郎谈兵至雅克萨城⑫，罗刹或迎降，或战而后降，慎勿杀戮，告以恩旨遣归⑬。谕云：‘当今皇上⑭，乃万国之主，仁慈之君，不忍以今次过犯，杀戮尔等。尔等务须体我皇上仁慈之心⑮，再勿如前犯我边界’。谕毕遣行。”

五月二十日****，兵至杭屋莫，先遣费唆多里等三人⑯往雅克萨城，遵

---

* 1683 年。

** 1684 年。

*** 1685 年。

**** 6 月 11 日。

① 俄译为：“结雅河”。——译者

② 俄译为：“彼等此举甚有裨益”。——译者

③ 俄译为：“左翼梅勒章京”。——译者

④ 俄译删去“奉旨……以闻”一段。——译者

⑤ 俄译于“会议”后加“军情”。——译者

⑥ 俄译为：“梅勒章京”。——译者

⑦ 俄译为：“上闻俄人屡侵入境上之地，于……”。——译者

⑧ 俄译为：“特命郎谈以梅勒章京之职……”。——译者

⑨ 俄译无“亲军”。——译者

⑩ 俄译为“梅勒章京”。——译者

⑪ 俄译为：“行前，圣祖谕云”。——译者

⑫ 俄译为：“俄人之阿尔巴津”。——译者

⑬ 俄译无“遣归”。——译者

⑭ 俄译为：“朕”。——译者

⑮ 俄译在此句前加：“今释放尔等归国”。——译者

⑯ 俄译在此处加：“携文”。——译者

旨谕其酋长厄里克什①。

二十二日*，至雅克萨城，呼其酋长②，谕以："皇上好生，不嗜杀戮"等【692】语③。罗刹负固，出言不逊④。郎谈同官保、班达里沙、公彭春等⑤，周览其城，环视地势还营⑥。

二十四日早**，从江水上流⑦，见乘筏罗刹四十余人来，欲入城⑧。因遣护军参领⑨雅勒泰等⑩往招之使降。不从，遂持兵器来犯。雅勒泰直跃上筏⑪，格杀三十余人，掳其子女十五人，纤筏而还⑫。

是晚，郎谈同官保、班达里沙等⑬，分遣副都统雅钦、营门校尉⑭胡布诺等，于城南进兵⑮，设挡牌、土垄，施放弓弩，作欲攻之势。又令副都统溫岱、护军参领⑯瓦哈纳、汉军⑰提督刘兆奇等，潜进红衣炮于城北攻之⑱。又令护军参领⑲博里秋、营门校尉⑳乌沙、绿旗左都督㉑何悠等，于两翼放神威㉒

---

* 6月13日。

** 6月15日晨。

① 俄译为："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译者

② 俄译无"呼其酋长"。——译者

③ 俄译为："向俄人宣谕：'我皇上恩德无涯，不容生灵继续惨遭涂炭。令尔等撤回故地'"。——译者

④ 俄译改为："不肯撤回"。——译者

⑤ 俄译无"同官保……等"。——译者

⑥ 俄译无"环视地势"。——译者

⑦ 俄译为："从阿穆尔河上流"。——译者

⑧ 俄译为："向阿尔巴津而来"。——译者

⑨ 俄译为："甲喇章京"。——译者

⑩ 俄译无"等"。——译者

⑪ 俄译为："满人直跃上筏"。——译者

⑫ 俄译为："乘所获之筏还见郎谈"。——译者

⑬ 俄译无"同官保……等"。——译者

⑭ 俄译无"营门校尉"。——译者

⑮ 俄译为："于此城正面进兵"。——译者

⑯ 俄译无"护军参领"。——译者

⑰ 俄译在"汉军"前加"绿旗"。——译者

⑱ 俄译为："于此城背面攻之"。——译者

⑲ 俄译为："甲喇章京"。——译者

⑳ 俄译无"营门校尉"。——译者

㉑ 俄译无"绿旗左都督"。——译者

㉒ 俄译无"神威"。——译者

将军炮夹攻之。又令副都统雅齐纳，镇守打虎儿提督①白克进战船②于城东南，以备水战③。

攻至次日巳时，见城未能即下，遂令城下三面积柴，将焚城。其酋长穷迫，始遣人求降④。

郎谈同官保、班达里沙等议，以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心，欲以德服外国，临行上谕，正宜钦遵，遂受其降。愿归者六百余人，并其器物，悉与遣归。谕云："我皇上视天下如一家，万方如赤子，不忍剿灭尔等。从今以后，勿萌异念。"罗刹厄里克什等稽颡而去。乃遣副都统班达里沙、温代，送至厄里古纳地方⑤。

中有沐仁化不愿去者巴什里等四十五人，并率其妻子以归。又前罗刹掳去索伦、巴尔虎等处男妇共一百六十余口，尽皆遣回本地。焚其城郭庐舍，刈其田禾⑥。

六月*捷闻，圣祖谕大学士勒德浑、学士麻尔图、图纳等⑦：

"俄罗斯入我边塞，扰害俄罗春、索伦、黑眞、飞牙喀等处人民，抢掠其家口⑧。虽屡肆凶暴，朕不忍遽兴兵革，故未即遣发大兵征讨⑨。数遣使晓

---

* 7月。

① 俄译无"镇守打虎儿提督"。——译者

② 俄译为："停战船于……"——译者

③ 俄译为："以御从江上而来之俄人援兵"。——译者

④ 此段俄译为："然而，虽经多种准备，郎谈至次夜十时仍未获攻克此城。念及此城绝无可能强攻，遂提议以火焚之。将四郊寻来之柴草聚于城下，纵火焚烧。俄军长官势迫途穷，遂决意出降，乞求恩赦"。——译者

⑤ 此段俄译分为二段，且译为："郎谈等议，秉承帝旨，纳其降，未戮一人。另谕以皇上宽仁厚德好生之意，允其六十余名愿归故土者行，令副都统班达里沙、温代等监送至额尔古纳地方。

行前，郎谈向众宣读圣谕，俾彼等今后不再扰我境上之地，体皇上深恩厚泽。我皇上视天下为一家，恤万民如己子，平等待之。因之，彼等虽罪不容诛，仍一并赦宥死罪"。——译者

⑥ 俄译此段为："尚余俄人四十五名，彼等不愿返还故土，甘心蒙受皇上恩庇。郎谈遂令尽迁之于满洲境内。自满人所属之蒙古、索伦逋逃之人及被俄人掳去者，凡一百六十余人，尽皆遣回本地。下令焚毁阿尔巴津城垣工事，刈取俄人田中之禾"。——译者

⑦ 俄译仅为："圣祖谕："，无"大学士……图纳等"一段。——译者

⑧ 俄译于此句前加："尔等熟知，俄人肆恶多端，贻害于我"一段。——译者

⑨ 俄译无"故未……征讨"。——译者

谕，俄罗斯恃其辽远，仍复抗拒，益侵犯我边鄙之人，肆虐不止。用是遣大兵直抵雅克萨之城，彼因困迫已甚而后归降①。爰遵朕命，宥其困而后降之罪②，释之。使遣大兵迅速征行，破四十年盘踞之俄罗斯于数日之间。获雅克萨之城，克奏厥绩③。今进剿官兵④，殊属劳苦，令伊等暂回吉林乌喇地方，于盛京、打虎儿之兵，酌量派往防守。至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

应于何地永驻官兵弹压⑤，此时即当定议⑥。著大学士勒德浑、学士麻尔图、图纳，同郎谈、官保与议政王、大臣等会议⑦具奏"⑧。

次年，理藩院郎中满丕⑨擒得罗刹鄂克顺科，因知罗刹复于⑩雅克萨故 【693】
址，用土块筑城严守，屯田如初⑪。具摺奏闻⑫。

四月初五日*，圣祖命郎谈及班达里沙、官保等，再往征剿⑬。独召⑭郎谈至乾清宫⑮，面降谕旨云：

"尔等此行宜慎之。当如前降旨晓谕：⑯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⑰，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若得雅克萨城，即往尼布抽。事毕，还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勿毁其城，亦勿损其田禾，俟禾熟收为我饷"。

---

* 1686年4月17日。

① 俄译为："迫俄人乞降"。——译者

② 俄译仅为："宥其罪"。——译者

③ 俄译无"克奏厥绩"。——译者

④ 俄译加："所建军功，皆已表彰，伊等……"。——译者

⑤ 俄译为："应于此地永驻官兵以震俄人"。——译者

⑥ 俄译无"此时……定议"。——译者

⑦ 俄译仅为："著王、大臣等会议宜于何地筑堡、屯兵若干等节"。——译者

⑧ 俄译在此段后另加一段："大学士勒德浑、学士麻尔图、图纳等同郎谈、官保及诸王、大臣会议后，联衔奏复"。——译者

⑨ 俄译于此处加："奏称，彼……"。——译者

⑩ 俄译为："复盘踞于"。——译者

⑪ 俄译为："于城郊屯田如初"。——译者

⑫ 俄译无"具摺奏闻"。——译者

⑬ 俄译为："再往征剿俄人"。——译者

⑭ 俄译为："行前，独召……"。——译者

⑮ 俄译为："至乾清宫陛见"。——译者

⑯ 此处俄译误为："当如前次俄人乞降时一样办理，向之宣谕朕旨……"。——译者

⑰ 俄译为："今大兵复至尔等城下"。——译者

旋赐内帑银三百两，遣行。

五月初三日*，兵至黑龙江。十四日**，至门第茵。郎谈同副都统班达里沙、马喇，亲军侍卫兼郎中官保，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商议，自厄尔合河水陆分兵，进攻雅克萨城①。是日，于路擒得罗刹侦者四人。

二十八日***，水陆兵齐集查克丹处②，进逼雅克萨城③。

如前降旨宣谕④，不从。敌众潜出，于城壕边放铳炮，遥击我师。监军郎谈率护军参领马世基⑤，以龙炮击之，始退。

六月初一日****，郎谈进兵于江之西岸，令水军据其上流。

初四日*****，郎谈夜率众兵于城北以红衣炮攻之。遣副都统班达里沙、雅钦等⑥，由城南麾兵薄之。贼出城逆战，班达里沙等击败之，遂直逼城下。自夜攻至旦，城坚不能下。

初六日夜******，遣殷达浑、副参领朔葛色等，率兵往探，遇敌伏兵，共击败之。

初八日*******，郎谈夜率⑦副都统温代、白克、边武礼、殷达浑，领藤牌军绿旗官杨士茂等，往取其城南土阜。遇敌伏兵，又大败之。即于土阜设伏兵固守⑧。

初九日********，郎谈复以夜领兵抵江滨，逼城下垒。贼于城上以铳炮护其地。我师以炮矢仰攻一夜，筑垒成，伏守兵三处而还⑨。

---

* 6月13日。

** 6月24日。

*** 7月8日。

**** 7月10日。

***** 7月13日。

****** 7月15日。

******* 7月17日。

******** 7月18日。

① 俄译为："自厄尔合河分兵两路，水陆并进，攻取阿尔巴津城"。——译者

② 俄译为："水陆兵齐集阿尔巴津城附近之查克丹处"。——译者

③ 俄译无"进逼……城"。——译者

④ 俄译为："如前次围攻时一样向俄人宣谕圣旨"。——译者

⑤ 俄译此句为："郎谈见之，遂令护军参领马世基……"。——译者

⑥ 俄译为："……雅钦等执旗"。——译者

⑦ 俄译为："郎谈夜令……"。——译者

⑧ 俄译此句为："当逼近此一土阜时，埋伏于此之敌顽抗固守"。——译者

⑨ 俄译为："设伏兵凡三处，余众退还"。——译者

初十日*，敌乘大雾来爭土阜，我伏兵齐起击败之。

十二日**，敌复乘雾出爭，又击败之。

郎谈谓众将云："若不断其水道①，则持久难为力②"。因率副都统班达【694】里沙，进兵直抵贼城，掘长堑，立土垒以困之③。于是，敌急，又恐失水道，鏖战四昼夜，击死酋长厄里克什④。堑垒乃成，设兵严守⑤。

七月初八日***，敌众出城，来夺城北炮台。被守台兵击败，生擒二人。

罗刹自此败后，不复出战。于是合水陆军，周城作长围困之。

郎谈又于城南、北二处，筑高台，架大炮，欲攻其城。台始成⑥，鄂罗斯国王察罕汗因事穷势迫，遣使诣阙谢罪乞降，请释雅克萨城围，后即遣使来交地界⑦。

圣祖特旨遣亲军侍卫马武，同其使至营降旨，乃释围⑧。

十月****，回驻大营⑨，合兵防守。

十二月十一日*****，罗刹酋长盃敦******遣人来求饮食⑩。因遣骁骑校宜番等往给饮食，因察其虚实动静。人还，言：盃敦已病危，惟余二十余人，亦皆羸病。

二十六年四月初六日*******，退二十里⑪，于查克丹驻营。

二十三日********，盃敦求种近城地。郎谈以其使者未至，地界未明，不许。

---

* 7月19日。

** 7月21日。

*** 8月16日。

**** 11月至12月上旬。

***** 1687年1月14日。

****** 1687年1月11日。（按俄译原注如此，不知其故，暂留存待考。——译者）

******* 1687年5月6日。

******** 5月23日。

① 俄译为："若不断敌沿阿穆尔河之水道"。——译者

② 俄译为："则敌可持久抗我，而我兵反难为力制敌"。——译者

③ 俄译为："……立土垒以制约敌人行动"。——译者

④ 俄译为："击死俄人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译者

⑤ 俄译为："堑垒复成"。——译者

⑥ 俄译为："台将告成"。——译者

⑦ 俄译为："遣使来划地界"。——译者

⑧ 俄译为："乃释阿尔巴津之围"。——译者

⑨ 俄译为："满兵回驻大营"。——译者

⑩ 俄译为："遣人来满营求饮食"。——译者

⑪ 俄译为："满兵撤离阿尔巴津，后退二十里"。——译者

七月十一日*，奉旨：罗刹讲地界人未至，我兵且于宁古塔驻扎。

九月十四日**，升蒙古都统。

二十七年四月***，奉旨偕班达里沙，领黑龙江兵一千五百，往察罗刹动静。

六月二十三日****，至查克丹。率轻骑五百人，疾驱至雅克萨城故垒①，环视其城，残坏如故，惟种田②千有余顷[6]。因呼其酋长鄂毋色法里等出，而责之以违令种田之故。彼酋长无言，惟叩头而已③。因有恩旨，不加诛戮④，还营。

明日，督兵过雅克萨城，留水陆兵屯色沁⑤，七月初三日*****，率轻骑数十人，至厄里谷诺⑥，逼视田无播种，庐舍无人，遂还。

明日，兵退至雅克萨⑦，逼城驻营。呼出酋长鄂毋色法里等，责之曰："前
【695】者大兵困尔城，死亡殆尽。因尔察罕汗遣使诣阙请罪，皇上降恩旨，释围退兵⑧，俟尔使者来讲地界。尔使未来，真实未见⑨，尔何得擅种田禾？！"

语毕，遂麾兵尽刈其田禾，投之江流以归。

二十八年三月******，郎中伊道报，鄂罗斯国使臣费啶多罗⑩，于今春至尼布抽讲地界。奉旨遣议政大臣索额图，都统舅舅佟国纲，阿礼奈，马齐，同郎谈，班达里沙，马喇，萨布素等，同往议界。索额图、佟国纲、马齐等，兵由陆进⑪。郎谈与班达里沙、萨布素等，领水军由黑龙江进。

---

* 1687年8月8日。

** 10月9日。

*** 1688年5月。

**** 7月10日。

***** 1688年7月19日。

****** 1689年3月末至4月。

① 俄译无"故垒"。——译者

② 俄译为："惟于四郊种田"。——译者

③ 俄译为："惟有鞠躬施礼而已"。——译者

④ 俄译为："郎谈未诛一人"。——译者

⑤ 俄译为："明日，郎谈率兵过阿尔巴津城，停留于屯色沁（按俄译将'屯色沁'误为地名）。遂命水陆并进之兵皆驻此地"。——译者

⑥ 俄译为："额尔古纳河"。——译者

⑦ 俄译为："满兵退至阿尔巴津，且于城下扎营"。——译者

⑧ 俄译为："释尔城之围……"。——译者

⑨ 俄译为："尔使未来，此事真实原因未明"。——译者

⑩ 俄译为："费奥多尔·戈洛文"。——译者

⑪ 俄译为："随兵由陆路前往会谈地方"。——译者

临行，圣祖赐御衣、蟒袍、宝刀、弓矢、橐鞬，并御骑鞍马、彩缎五匹。仍谕："相机而动"。复赐八大龙纛以行。

四月初九日*，至黑龙江。派船只百号，装载龙炮、军器等物毕。二十四日**，开缆。先将所骑①马匹，令护军参领鄂色、罗里白等，从努民地方，抄路②至尼布抽会齐。

五月十八日***，至雅克萨城。观其城，仍未修理。田种三分之一。呼出酋长鄂里的野马，谕云："去岁尔国使人未至，故刈尔禾。今闻尔使既至，不刈尔禾。尔等俟熟而收之。"其酋长等俱欢呼罗拜而去③。

六月初十日④，至尼布抽城，于对岸合水陆军驻营⑤。遣署参领白莫多等三人⑥入城，问其使者至否。回云：尚得一二日。

十六日****，罗刹使臣费咬多罗，与尼里克西耶⑦至⑧。先遣其属官洼西里耶，至我营请安⑨。自陈⑩路遇潦水，迟误时日，并请定于某日某处相见。郎谈与索额图、佟国纲、班达里沙等，议定相会之处，遣其人还。

七月初四日*****，罗刹使臣费咬多罗等，至尼布抽城。约以初八日******相见讲地界，去我营五里许，去彼城亦五里许，设帏幕见焉。是日，大臣尽衣

---

* 5月17日。

** 6月1日。

*** 6月23日。

**** 7月22日。

***** 8月8日。

****** 8月12日。

① 俄译无"所骑"。——译者

② 俄译无"抄路"。——译者

③ 俄译为："……罗拜，回城去了"。——译者

④ 此处俄译误为"6月16日"，因之原注"7月22日"也错。按农历6月10日当为儒略历7月16日。——译者

⑤ 俄译为："至涅尔琴斯克城，于此城对面涅尔查河岸上与经陆路来此之陆兵会合驻营"。——译者

⑥ 俄译为："白英多率三人"。——译者

⑦ 俄译系根据中文原文译音。按"尼"字当系"厄"字之误，厄里克西耶即阿列克谢。疑是戈洛文的父称"阿列克谢耶维奇"之讹。——译者

⑧ 俄译为："至涅尔琴斯克"。——译者

⑨ 俄译为："向清使请安"。——译者

⑩ 俄译为："洼西里耶称，俄使……"。——译者

礼服，从官尽锦衣佩刀相从。既相见，语其使曰："里雅那江①，原系我疆界。以此为界如何？"费咬多罗不从。次日议，又不成盟。

第三日，郎谈见费咬多罗语意不逊②，乃密向诸大臣曰："临行时，有密
【696】旨，令'相机而动'。今观罗刹，非以兵威勒之不可。今夜我潜率八旗与宁古塔劲兵渡江，设伏于其城近林谷中。天明，诸公试往讲之。从则已③；设再不从，以兵威惧之，事可济也。"是夜，天未明，兵尽渡，伏于林间。侵晨，诸大臣仍至幕所④，讲至日中，犹不从⑤。郎谈因将上赐八龙纛，给八旗护军等执之，督众旌旗⑥于周林谷中出入，以张声势。

罗刹等大惧，始乞盟。

遂与费咬多罗歃血，盟于城下。自厄里谷纳河口以上，至黑龙江北岸；自格尔必齐河以上，至兴安岭以抵海，定疆界而还。

七月二十六日*，郎谈与陆路诸大臣分行。与罗刹使臣费咬多罗，取得移雅克萨城所居诸罗刹印信文书，开始顺流而下⑦。

八月初三日**，至雅克萨城。

自初七日起***，毁其城郭庐舍，三日毕。乃给罗刹船只、粮饷以归。罗刹盂敦⑧诣营叩谢，复厚赏之，谕以皇上隆恩⑨。众皆免冠稽首，感泣而去。

师还，奏称旨。

二十八年十月****，迁满洲都统。

二十九年三月*****，奉旨同副都统诏三往厄里谷纳河口，立交界牌。

---

* 8月30日。

** 9月5日。

*** 9月9日。

**** 1689年11月。

***** 1690年4月——5月。

① 俄译为："勒拿河"。——译者

② 俄译为："郎谈见费奥多尔·戈洛文拒不退让，乃……"。——译者

③ 俄译为："俄使从则已"。——译者

④ 俄译为："仍至幕所会谈"。——译者

⑤ 俄译为："俄使犹不从"。——译者

⑥ 俄译无"旌旗"。——译者

⑦ 俄译为："启碇下行阿穆尔河，赴阿尔巴津而去"。——译者

⑧ 俄译为："俄人长官盂敦"。——译者

⑨ 俄译为"谕以皇上宽待俄人之隆恩"。——译者

五月十五日*，经默尔根城，越兴安岭，见罗刹犹有屋十余间，田禾满地。因呼其酋长巴什里①问其故②。对曰，去岁尼布抽城长有印信来，令我等回去。因我等移家力量不足，故冒死于此地少种田禾，意为收种之计，幷乞大人怜宥。郎谈使毁其屋，给其资，允其刈禾载归。罗刹等悦拜，度岭而去。

二十一日**，至厄里谷纳。立牌于河口石壁③上。镌清、汉、鄂罗斯、蒙古、里的诺五样字④，毕而还。

是年，古北口边外⑤山贼杨花脸等，聚众为患。九月***朔⑥，特旨命郎谈率亲军侍卫合吉礼根、三等侍卫常官保、护军参领班第、守备刘光祖等，领劲兵百人往剿。初八日****，至新幛子，得贼消息⑦，追至龙胥门⑧。贼依崖放铳炮、滚石相拒。郎谈指麾亲军侍卫等⑨前后⑩进攻，遂夺其崖，擒贼杨花脸等，尽歼之⑪。

三十年二月初一日*****，圣祖谕郎谈云："去岁噶尔丹虽乞降，然此贼险 【697】诈⑫，或乘我不备处来扰⑬，不可不预防也。今命尔统兵于大同驻防，授'安北将军'职。一切事务，可与参赞宗室公华善、都统李正宗、宗室怀兰、副都统副前锋统领朔奈、副都统马齐、田象坤、郎化麟等，商议而行"。

---

* 1690年6月11日。

** 6月17日。

*** 10月。

**** 10月1日。

***** 1691年2月18日。

① 俄译为："瓦西里"。——译者

② 俄译为："问其留此之故"。——译者

③ 俄译为："于河口立一石牌"。——译者

④ 俄译加："以志分界"。——译者

⑤ 俄译将"边"故译为"国境"，下同。——译者

⑥ 俄译无"朔"。——译者

⑦ 俄译为："探得贼兵力情况"。——译者

⑧ 俄译加："……遇贼顽抗"。——译者

⑨ 俄译为："郎谈率军官等"。——译者

⑩ 俄译无"前后"。——译者

⑪ 俄译为："……余众尽歼之"。——译者

⑫ 俄译为："然此贼险诈，不可深信"。——译者

⑬ 俄译为："此贼或能突然袭我"。——译者

陛辞日，召见乾清宫。郎谈奏言："臣此去若有事机，一面施行，一面奏闻。"①圣祖许之②。

初三日*，启行。十三日**，兵至大同。疏上防御事，言③：

"臣于京都起行时，原奏马得青草时④，率兵出边，于归化城驻扎，以备防御。臣自受重任以来，日夜忧惧⑤。细察地图⑥，知黄河自兰州城东北流，经宁夏出塞⑦，至噶尔拜郭泌，复南流入边。因有旨令喀尔喀等，近边屯扎⑧，倘噶尔丹入寇，必不由故路而回，必顺黄河沿西行，奔阿兰善山、金塔寺等处。臣若领兵从归化城往追，非一时可至也。臣意欲领大兵⑨于黄河、喀喇摸伦河相会处驻扎。前据黄河，后倚噶尔拜郭泌，势同重关，内可障边，外可御寇⑩。若噶尔丹入寇嘉峪关诸境⑪，臣从甘肃往援⑫，路亦甚便⑬。若恐日久兵饷难致⑭，可用宁夏、兰州渡船递送。凡百重器，俱可至也。"

疏上，得旨：甘肃、宁夏等处，已遣总督、总兵屯兵驻防⑮。将军⑯郎谈领兵至归化城驻扎可也。

四月初六日***，郎谈率兵出大同之德胜口，驻兵归化城。

五月初六日****，奉旨：以将军瓦岱所统之兵，尽归于郎谈统辖。

---

* 2月20日。

** 3月2日。

*** 4月23日。

**** 5月23日。

① 俄译为："臣此去若遇良机，当即施行"。——译者

② 俄译为："康熙帝嘉许之"。——译者

③ 俄译为："上疏，言："。——译者

④ 俄译为："原奏：至此之后，当青草萌生、马得饲料之时……"。——译者

⑤ 俄译为："……日夜忧惧，深恐一时不慎，致生舛误"。——译者

⑥ 俄译为："细察陛下委臣镇守之诸处地图"。——译者

⑦ 俄译故将"出塞"译为"流出国境界外"。——译者

⑧ 俄译为："此外，喀尔喀领地恰在此处，乃尽人皆知之事"。——译者

⑨ 俄译为："臣意欲请旨率大兵出归化城……"。——译者

⑩ 俄译为："如此，则臣可阻噶尔丹进犯，并使我边界不遭侵扰"。——译者

⑪ 俄译无"诸境"。——译者

⑫ 俄译为："……从甘肃疾速往援"。——译者

⑬ 俄译无"路亦甚便"。——译者

⑭ 俄译为："若恐移兵之后兵饷难致，则依臣愚见……"。——译者

⑮ 俄译为"已屯兵驻防，足资所需"。——译者

⑯ 俄译无"将军"。——译者

七月二十日*，奉旨遣侍读学士达湖、护军参领诺里孙、达密纳、夸子、苏丹、古礼哈等，共赴军前效用。并传旨郎谈①往查甘肃诸边②。此行可帅西安护军参领八人，宁夏总兵，凉州、甘州参将、游击，肃州③总兵等，去边二三日路，细察形势。若西安将军、副都统等来④请安时，传旨责备之："伊等目睹巴图里济农遁去，有何颜面立于人世。"

闰七月**，学士达湖等至营。郎谈即率众往查边。二十五日***，至阿兰善山，即叛贼巴图里济农所驻处。郎谈料其党众尚有存者⑤，率⑥总兵冯成德、副都统索弼等，领劲兵三百骑，布围搜山。果遇十九骑，呼之不应，俱生【698】擒。问之⑦，果巴图里济农属人。究巴图里济农所往，皆云不知。且拔刀起斗⑧，伤我官兵三人，并伤索弼手腕，遂尽斩之。其马匹器械，分赏中伤者。寻以侦探噶尔丹消息，业已远扬⑨。

乃引兵还京。

是年，擢为议政大臣，兼火器营总管。又升为领侍卫内大臣。

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上谕郎谈："近闻噶尔丹乏食，有来哈密就食之信。哈密去甘肃诸边甚近⑩，不可不预为之备。今授尔为'昭武'将军，督大兵往甘肃驻防。凡军机大事，可与西安将军博济，提督孙思克商议而行"。

特赐甲胄、弓矢、橐鞬、宝刀、御鞍马二匹。

六月初九日*****，至甘州。旋具疏保举人材，言⑪：

---

* 8月3日。

** 8月后半月至9月。

*** 9月7日。

**** 1693年3月27日。

***** 7月11日。

① 俄译为："郎谈偕护兵……"。——译者

② 俄译为："往查清国沿甘肃诸边界"。——译者

③ 俄译误为"甘州"。——译者

④ 俄译为："来郎谈营内……"。——译者

⑤ 俄译为："郎谈欲寻捉其党徒"。——译者

⑥ 俄译为："令……"。——译者

⑦ 俄译无"问之"。——译者

⑧ 俄译为："且拔所藏刀剑格斗"。——译者

⑨ 俄译为："一无所获"。——译者

⑩ 俄译此处加："为防其来犯计……"。——译者

⑪ 俄译为："旋具疏，言："。——译者

“臣自受皇上知遇以来，才短任重，日夜忧惧，辗转筹思。惟用众成事，在举人材①。臣观原任②尚书觉罗舒恕，与原任③前锋参领色礼古伦二人，今虽年老，其材犹足以用。伏乞任以副都统之职，使至军前效用，于事必有裨益。”

六月二十日*，又疏请养马分兵，言：“臣按宣府大同官兵，虽人各得肥马二匹，行三月不休，马皆羸毙。臣行文与巡抚④催送草豆，巡抚言已得青草，无给草豆之例⑤。臣思天暑虫起，马不精食⑥，倘一旦有急，必致误事。惜小费必妨大计。伏恳圣旨，必得两月草豆，择地精养，以备急用⑦。再大兵驻扎甘州⑧，天暑地窄，输粮又艰。臣欲⑨将总督标下兵三千，发回原镇；将京中兵马分于甘、凉二处喂养。纵有机警，臣麾下精兵，孙思克标下兵，保无不足于用。”

疏上，得旨：“并依所奏”。

六月**，侦得噶尔丹消息，因上疏奏闻，兼请进兵⑩，言：

“臣至甘肃，遂密派各处营堡官员，于南托赖河，北坤都伦，雅思图乌斯都，布楞宜礼等处，潜缉噶尔丹来哈密之信，未得其实。应令侦者深入⑪。旋于五月十六日***，遣游击戴玉，领劲兵百骑，深入哈密境。六月二十二日****，
【699】戴玉于苦水泉⑫，擒得八人，并其马匹器械而还⑬。臣同参赞⑭将军博济、孙

---

* 7月12日（按：据前注，此日期恐误，似应为7月22日。——译者）

** 6月末至7月上旬。

*** 6月9日。

**** 7月14日。

① 俄译为：“辗转筹思良策。惟成事不可仅恃己能，而在信贤任能。臣敢保荐二位贤材”。——译者

② 俄译为：“现任”。——译者

③ 俄译无“原任”。——译者

④ 俄译为：“当地巡抚”。——译者

⑤ 俄译为：“无特旨不能供给草豆”。——译者

⑥ 俄译为：“马匹不能放牧”。——译者

⑦ 俄译无“以备急用”。——译者

⑧ 俄译加：“甚是艰苦”。——译者

⑨ 俄译为：“臣伏乞陛下恩准”。——译者

⑩ 俄译无“兼请进兵”。——译者

⑪ 俄译无此句。——译者

⑫ 俄译误为：“若水泉”。——译者

⑬ 俄译加为：“获重要军情而还”。——译者

⑭ 俄译无“参赞”。——译者

思克等，细加讯问。八人皆云：闻噶尔丹遣衣特格尔图①、哈什哈等，于四月*至哈密城取粮。噶尔丹②还驻科扑多、五郎屋处屯田。又问噶尔丹③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相战之事，皆云不知。又问兵有几何？部落如何？云：兵有四千余人，部落甚穷困，牛羊殆尽，惟野掠捕鱼而食④。

其言虽未可深信，然颇合于前者所闻。臣意噶尔丹虽上表乞降，其心叵测⑤。俟来春马肥气和时，臣等率兵深入，将贼纳进哈密诸部落尽取之。再遣人向噶尔丹，取我叛臣图克齐、代阴、厄里可等，则事变自生⑥。于时臣等相机而动，事有可济⑦。

倘缓年月，万一噶尔丹叔侄连和，将难摇动。且蒙古部落中，传言噶尔丹行兵不可测，智谋不可窥⑧，颇有摇动之意。若大兵深入⑨，收哈密诸部落，窘贼之势，以振我军威，则动摇者自安。贼迫欲交战，适成擒耳。

若其败走窝集⑩，臣等相宜追剿⑪，误其农时⑫，刈其野谷⑬，收其部属，绝其生路。纵以身免，自渐消灭⑭。将数年梗化之顽寇，可收功于旦暮矣⑮。”

六月二十九日**，疏下部议⑯，部复以为危险难行⑰。

奉圣祖特旨⑱：

---

* 5月。

** 7月21日。

① 俄译此处加：“铁格勒图”。——译者

② 俄译为：“噶尔丹本人则……”。——译者

③ 俄译为：“噶尔丹是否已……”。——译者

④ 俄译为：“惟赖在草原行抢打劫及捕鱼谋食”。——译者

⑤ 俄译为：“不可轻信”。——译者

⑥ 俄译为：“则彼时圣上可见，其事变自生”。——译者

⑦ 俄译加：“目的可达”。——译者

⑧ 俄译加：“我方若不采取相应措施，则蒙古畏惮”。——译者

⑨ 俄译为：“为防范计，应率大兵深入”。——译者

⑩ 俄译为：“若其遁回巢穴藏身”。——译者

⑪ 俄译为：“臣等可大胆进剿”。——译者

⑫ 俄译无“误其农时”。——译者

⑬ 俄译为：“毁其所种田禾”。——译者

⑭ 俄译为：“其领地自渐消灭”。——译者

⑮ 俄译为：“居民将弃绝对抗王化多年之顽寇，自行归化臣服”。——译者

⑯ 俄译为：“疏下兵部议”。——译者

⑰ 俄译在此句后加：“故予以批驳”。——译者

⑱ 俄译在此句前加：“皇上亦以为然”。——译者

"此事所系甚重。将军郎谈等身在边疆①，或知此事易举，机亦不可失也②。且非急行之事③，即遣护军统领苏丹、侍郎席尔达，同总督佛伦，至将军郎谈、博济、孙思克处详议具奏。"

复为部议所格，不行④。

先是西宁土司指挥同知李夏，奏请罢西海等处庙寺与边外诸蒙古纳进；白塔等处边外诸民，应遣入边，各归本境。

部议令总督⑤、提督察议。圣祖以总督佛伦去其地甚远⑥，令郎谈与提督孙思克就近察议。

郎谈旋复奏："臣等差官至西宁，同总兵官详查此事。自顺治十五年*，因
【700】侍郎西图同昂厄会同诸蒙古台吉议，将托巴等诸寺庙诸番，给达赖等诸蒙古纳进。明朝时未有此事。白塔等处居民，乃顺治六年**，因猓番丁国栋等作乱，惧罪逃于白塔等处，开田立舍⑦，招聚逃亡，累至万戶。西图等为此事，尝至西宁察议。臣等愚意⑧，內境百姓，不宜使居边外；与蒙古纳进，有关国体。宜尽宥其罪，悉移边內。不然，恐日久酿成边患⑨。况当噶尔丹多事之秋，岂可置之度外？臣已差人潜访此处人民背向眞情⑩。俟噶尔丹事毕之日，臣等先遣人谕蒙古酋长⑪。设若不从，臣请以兵从事。

再请圣裁。"⑫

---

* 1658 年。

** 1649 年。

① 俄译在此句前加："然朕深知"。——译者

② 俄译为："倡举此事，必有所本"。——译者

③ 俄译为："故，朕深憾失此良机。但亦须慎重为佳，方不致仓促失利。有鉴于此，朕……"。——译者

④ 俄译为："此奏章复为兵部所格"。——译者

⑤ 俄译为："兵部议令当地总督"。——译者

⑥ 俄译为："皇上谕令：若派总督佛伦前往，则路行过远"。——译者

⑦ 俄译为："白塔等处居民乃自顺治六年始即行在彼定居，当时叛乱之回番丁国栋因惧罪已逃往白塔等处。彼等在此开田立舍……"。——译者

⑧ 俄译为："依臣等愚见，应将该项人等悉移内地居住，盖因……"。——译者

⑨ 俄译无此句。——译者

⑩ 俄译为："……潜访此处人民生活真情"。——译者

⑪ 俄译加："索回该项人等"。——译者

⑫ 俄译将"再请圣裁"误译为："皇上准奏"。且将其置于引号外，另成一段。——译者

七月*，又疏请禁约喇嘛等不得任意出边，并除异端，言①："边内非蒙古所居之处，塞口非喇嘛任意来往之所。番下愚民②无日不修庙寺，渐增至数千余所。西海边墺诸民，尽衣赭衣[7]。鲜事生产者，几万戶③。

臣意欲严令诸隘口官吏，不得令喇嘛任意出入，俾内地消息，泄于边外蒙古。再边内庄浪诸蒙古，易以民服④，随民纳粮，以备兵饷。凡自古所有寺庙应存留者，令焚修者居之⑤，其余喇嘛、愚民任意盖造者，宜悉毁之。驱游惰之徒⑥，归于田亩⑦，则国赋充而游民少。俟噶尔丹平定后，再以李夏所奏事行之，庶不致震动边陲也。"

三十三年**，疏奏请除噶尔丹侦觉⑧，言：噶尔丹所属部落大西里、罗卜藏等酋长，率鄂尔忒兵⑨二百余人，于嘉峪关外巴楞色勒河边驻扎，云边内李源堡所居红番、黑番等二千余戶，乃彼之部落，每与纳进。凡往达赖喇嘛处，或呼呼诺罗等处，及往噶尔丹等处⑩，往来递信，马匹路费⑪，皆出于红黑二番，其来久矣⑫。

"臣欲回兵时⑬，至色勒河边，将大西里相机而动，以兵理之⑭。将李源堡诸番⑮，驱至庄浪闲地方，易其冠服，入籍播种，使纳钱粮。如此，则贼之侦路隔绝，一方无虞⑯。"

---

* 8月。

** 1694年。

① 俄译仅为："又疏，言："。——译者

② 俄译为："边境愚民"。——译者

③ 俄译为："事生产者极寡"。——译者

④ 俄译无"易以民服"。——译者

⑤ 俄译仅为："除自古所有寺庙外"。——译者

⑥ 俄译为："驱栖居寺庙内游惰之徒"。——译者

⑦ 俄译加："令其务农"。——译者

⑧ 俄译此处加："绝其刺探军情途径"。——译者

⑨ 俄译为："科尔沁兵"。——译者

⑩ 俄译无"及往噶尔丹等处"。——译者

⑪ 俄译为："马匹口粮"。——译者

⑫ 俄译无"其来久矣"，但改为："此处常有噶尔丹之人出没办事或刺探消息、而该番亦可向之传递军情"。——译者

⑬ 俄译为："臣有鉴于此，窃以为……"。——译者

⑭ 俄译为："将噶尔丹所属之大西里、罗卜藏等相机而动。若该人等有何事牵连，则臣以兵理之"。——译者

⑮ 俄译为："……红、黑诸番"。——译者

⑯ 俄译无"一方无虞"，但译为："而此事甚属易为"。——译者

疏入，未及奉旨，六月初十日*，闻阿兰善山外所居台吉奇齐克者遁去。
【701】即令提督孙思克，及总兵潘育龙等，分地邀擒。复遣前锋统领索弼、副都统阿纳达等，绕边城往追①。边外②蒙古酋长巴图礼济农之子耶毋春莽奈，及前锋参领达密纳、蒙鄂洛等，由镇番诸边邀截。本月二十二日**，于奴尔格山追及之。招之不降，追兵击之，并其党巴雅克海桑皆斩之，获其马匹、器械、妻子③以还。

九月初四日***，奉旨："噶尔丹既无消息，归化城现有兵驻防④，如或有警，从都中发兵，亦不甚远，昭武将军回兵可也。"

遂振旅而还⑤。赐宴于畅春苑，又赐食果二桌⑥。

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奉旨往察盛京诸边。五月初二日*****，至八虎口疾笃⑦。圣祖特命其亲族驰驿，同太医院使⑧孙之鼎驰往诊视，赐参饵等。

五月三十日******，郎谈次子拉馨奉差还⑨京。圣祖即谕：

"拉馨驰驿往视父疾，朕坐待回音至。"六月初二日*******拉馨至八虎口。

郎谈以初九日********卒于八虎口，年六十二岁。

榇还京。至通州，特遣亲军侍卫官保、海青、五格、武大产，赍御酒迎奠。赐白马二匹，帑金五百两。谕祭如典礼。

子拉馨袭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历任散秩大臣⑩。

---

* 7月21日。

** 8月2日。

*** 10月12日。

**** 1695年5月6日。

***** 6月3日。

****** 7月1日。

******* 7月2日（按原注如此，但此处日期恐误。——译者）

******** 7月9日。

① 俄译为："从边城往追"。——译者

② 俄译为："帝国边境外……"。——译者

③ 俄译无"妻子"。——译者

④ 俄译为："……长年驻防"。——译者

⑤ 俄译为："郎谈遂还"。——译者

⑥ 俄译为："又赐御食御果二次"。——译者

⑦ 俄译为："得疾"。——译者

⑧ 俄译为："特命太医院使……"。——译者

⑨ 俄译为："奉命"。——译者

⑩ 俄译为："……哈番，供职多年，官至副领侍卫之职"。——译者

注　释

【799】

1　《郎谈传》全译本译自汉语，系根据编入《八旗通志初集》(木版，未注明出版地点，1739年，第153卷，第11页正面——32页背面)的版本。关于此史料的详情，可参阅Г. В. 麦利霍夫所著《满洲人军事组织的主要文献资料——"八旗通志"》，该文载于《远东及东南亚各国。历史。经济》文集(莫斯科，1967年)。

众所周知，《八旗通志初集》的最初和最早的俄译本是1784年由俄国著名的满学家和汉学家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根据此史料的满文版本翻译的(见《满族与八旗军之起源与现状详述》，皇家科学院资助出版，十六卷本，圣彼得堡，1784年)。这部巨著至今仍具有其价值。《郎谈传》载于书中第10帙，第153卷，第128—165页上。这篇《传记》的两个片断曾以《关于中俄之战和与俄国使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之疆界谈判。——译自中国国家文牍》为题披露，现藏于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见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2年，案卷№1，第2—28页)。其中第一个片断较为完整。但这个译文被误认为译自汉语(见中国事务全宗，1682—1689年，案卷№2，第2—6页背面)。

上述资料曾作为Ю. П. 巴尔捷涅夫的《阿尔巴津和达斡尔地区的英雄们》(载于《俄罗斯档案》，1899年，第2册，第304—336页)一文的附录，在1899年再次发表。遗【800】憾的是，没有指明此译文系出自A. 列昂季耶夫的手笔。

2　侍卫首领——皇帝侍卫的长官。

3　佐领——八旗军的最基层单位——牛录——"连"——的指挥官。

4　护军参领——八旗禁卫军的团指挥官。

5　亲军侍卫统领——皇帝禁卫军中的高级侍卫部队指挥官。

6　顷——中国面积单位，核6.14公顷。

7　喇嘛们身穿红衣(按正文内为赭衣——译者)。

【702】

徐日升日记[1①]

关于中国钦差大臣佟国纲、索额图[2]赴涅尔琴斯克*缔结1689年经由各全权使臣亲自签署的中俄两国和约的逐日记载，援引于下，其中载有令人感兴趣的一切情况和细节。

1 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奉中国皇帝之命，随同中国使团前往并协助使节与俄国缔结和约

去年，我在一些信中曾向各位大师[3]言及，皇帝颁发一道公开谕旨，有礼貌地命令我伴随他的钦差大臣们。他的意向是在一份公文中宣布的，我立即收到了这份公文的抄件，并已于去年将它呈送给你们了。我在这里只是提及一下，因为这份公文产生了重大后果，同时给我们教会也带来很大的荣誉。皇帝说："朕确知所用欧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等前往会见俄国来人。"皇帝以此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所有欧人的忠诚（而且所用的赞扬言词是我个人当之有愧的），同时驳斥了他的臣民过去的诬蔑和敌意的攻讦。谕旨颁发后，皇帝派近侍赵[4]来见我。赵对基督教十分友善，前此，我们办理与皇帝有关的事务，总是由他经手的。于是，皇帝派他来通知我，说我可以携一名同伴同行。我选定了张诚神甫，因为他很有才能。皇帝还颁布了其他一些文件，赞扬我们，但是，我对这些就不再重复了，因为它们业已公布，为众所知。除此之外，皇帝还赐给我御衣，长袍是用贵重毛皮缝制的，式样剪裁得极其华美精细，令人一见便可看出穿着此袍的人的高贵身分。奉皇帝谕旨，给我的同伴也缝制了一套贵重的服装。

---

① 《徐日升日记》和下面的《张诚日记》是根据俄译并参照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和《张诚日记》译校的。——译者

* 徐日升和张诚在表达地理名称时均采用中国标音。原文此处及下文皆写为：尼布楚。

2 康熙赐予两位耶稣会士的优遇。中国使团穿越戈壁和蒙古的旅程*

皇帝就是这样赏赐给我们各种恩典。既然他已将一切公诸于世，我在此只需提一件事：他向钦差大臣之一，他的舅舅[5]提出，要他招待我们一起吃、住，要象尊敬皇帝本人那样尊敬我们。这种尊敬，我是决不敢当的。然而，我们所受到的尊敬却未能使我们免遭严重的困苦：例如，我们在荒凉干涸的地【703】区困居四月之久，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饥渴。

我们饱受折磨，并非因为缺少食粮，我们的粮食是吃用不尽的。受苦的原因在于缺少调味品。这些人吃东西，习惯于或者不待煮熟，或者干脆生吃，这是我亲眼目睹的。而这种烹饪办法只能保证我们不致饿毙而已。荒原的这一部分几乎全部为沙覆盖。在三十多里格[6]距离内，我们只见到几座放牧牛羊马匹的牧人居住的帐幕。牧人们只靠牛奶取得很少的赖以为生的食物。此地不务稼穑，几乎看不到任何文明的痕迹。稀疏的居民生活在各自的牧场，他们连面包也未见过，更不用说米饭了。我们每天都不得不挖井取水。由于这些不毛之地布满了硝石，井水发咸，而且气味难闻。但是，可怜的骆驼、羊、马却饮若甘露。每当我们扎营，这些牲畜一发现我们开始挖掘，就立即本能地跑拢过来，希望能有水出来，供它们解除干渴。它们喝起水来真是无尽无休，以致我们每天都要挖很多口井，才能供应上两万多头牲畜饮用。

3 第一次使团的组成人员。这次出使因厄鲁特和喀尔喀蒙古人间的战争而中断**

我们这支六千人组成的队伍所遭受的并不比那些牲畜好些。酷暑炎热，却不得不以热水解渴，因为冰冷的生水有碍健康。我是个出名的好饮水的人，现在当烈日炎炎时却被迫控制自己不去贪饮生水，以免患病。可是，我这样作虽然躲开了一个危险，却未能避开另一个灾难：由于饮水不足和多吃半生的食物，我得了胃病。我变得羸弱不堪，及至回到家里时，就象一个皮包骨

---

* 此段及下一段简述了 1688 年夏的一次未成功的旅行，当时钦差大臣们不得不中途返回。

** 关于第一次，1688 年远行的叙述至本节续完。

的痨病患者。我终于恢复了健康，可是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在这些荒原里旅行了几个月，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可以用来作烧柴的一棵树或一丛灌木。我们吃饭时总闻到一股马粪味，因为为了维持生活，我们不得不用马粪当燃料。其结果，我不想一一细说。我们最好的美餐，是一种干面粉和水混成的东西，尽管它散发着死水的臭味，我们仍觉得香甜可口。我们的最好调味品和药剂便是忍耐。那些耐性不足的人，徒然为自己增添许多不可忍受的敌人，所受的痛苦也就越多。

在我们走到离和俄国使臣议和的地点——色楞格斯克仅剩几天路程的地方，我们得到了厄鲁特人已侵入喀尔喀领地的消息。我们当时恰恰在喀尔喀人的土地上行进。我听说，喀尔喀部首领竟然无耻地自称为汗。依我看，他连牧羊人的称号也不配享有。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经过一番匆忙、但不审慎的磋商，转身折回。几天之后，我们的皇帝还没有接到可靠的情报便批准了这一决定。

于是，我们回到了朝廷，白白浪费了许多精力和使健康受到损害，我们费尽气力去敲击大门，结果却没有能把它打开便返回了。钦差大臣们所作的愚蠢的决定，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的失败不能归罪于其他任何人，这是读者自己就可以作出判断的。我们归来以后，皇帝发布了命令。按此命令，我们在来年将再次进行同样的“有益于健康”的旅行，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但是相似的地区而已。第二次旅行的唯一不同之处是雨水充足。与去岁的干旱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到处遇到沼地。这些沼地使我们免除了渴死之虞，不过到我们第二次旅行归来时，其中一些已经干涸了。我在此就不再赘述我们如何从第一次劳而无功的旅行归来的情景，我认为直接叙述第二次旅行更为合乎情理。

4 中国使团前往涅尔琴斯克。与蒙古王公的会见*

1689 年 6 月，在圣安东尼节**那天，我们离开皇帝宫廷，带了比去年更多的人，更多的马、牛、羊、骆驼，因为我们随队带了够食用五个月的给养。6

---

* 自此节直至全书结束，皆讲述涅尔琴斯克之行和 1689 年与费·阿·戈洛文的会谈。

** 圣安东尼节为 6 月 13 日。

月21日*以前，我们一直向北进发，只是略略偏东。在那一天，我们来到平原【704】上的一处地方，在那里的沙质矮岗丛中住着由几座帐幕组成的小屯落的一位王公。鞑靼人把这类人称作台吉，意思是汗的血统族人。这是过去曾统治中国六十多年[7]的西鞑靼人[8]。他们被流放到这些荒凉地区，是为了保障帝国的安全。与他们汇合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被前明朝废黜和驱逐出中国的鞑靼皇帝和王公大臣。因环境驱使，加以本身落后，他们被迫按照已有人描述过的那种生活方式过活。但是，我不愿把话题扯得太远，对历史著作里已经讲过的就不去说了。所有这些地方的地势都比北京高，天气十分寒冷，所以此地区的一些泉水，有的已结冰了。你们可以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经常地利用这一机会，在炎热酷暑中喻冰止渴。炎热只是到夜晚才消退，而到正午时分，简直令人难以忍耐。

5 达尔湖、拜察山和荒废的庙宇。遇见的另一个蒙古王公和一名喇嘛

6月27日**，我们来到美丽的达尔湖岸边。离此最多两日行程的去处，便是著名的拜察山。皇帝通常春、秋两季要到那里狩猎麋鹿。我曾写信讲过，皇帝为了学习我们的艺术和音乐，曾约我陪同他参加过几次狩猎活动。那封信里，我已讲到过此事。达尔湖位置是自西南伸向东北，周长十六里格。湖中多鱼，多得宛如一只装满沙丁鱼的罐头，我们只抛了几次网，打到的鱼就已足够全体人员食用（皇帝赐给我们网具恰是为此使用的，此外皇帝还赐给我们两只小船）。我们的人出于合理渔猎的想法，不愿再行捕捉，因为再多打的鱼，我们既无力吃光，又无法储存。每一网里鱼多得都象蚁穴里的蚂蚁，拖上岸来都很吃力。钦差大臣们以身作则，所以人们便都走下水去。大家都脱掉鞋袜，全然不顾危险和失败，一心捞鱼。鱼多得只需你弯下身躯，探手入水，便可捉到。未曾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人很难相信，甚至很难想象这种事情[9]。流入达尔湖的有四条河流，此外，并不排除此湖地下通海的可能。湖水微咸，据说还有涨潮、退潮的现象。这些，我没有亲眼看到，因此这个疑问只

---

* 6月11日。徐日升和张诚在日记里是按格里历计算时间的。由于出使报告里所有日期皆用儒略历标示，这里以及后文所见到的日期都换算成儒略历，并注在每页下端。

** 6月17日。

能留待读者自行解决了。我只讲我亲自看到的事。在离湖泊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一座宝塔的废墟。此塔建于四百年前西鞑靼人统治时期，修造者是一位内务府官员。在一块华丽的白色大理石板上镌刻着汉文，保留了对这位官员的纪念。神像前有他手抄的几卷书籍，但已零落不堪。我们从中挑出几本看来是用藏文写的书，捣毁了荒诞不经的神像。至于书籍，我们当作纪念品带回了北京。供奉神像的住持总是希望能在可以让他们得以饱食的地方清修，可是随着时过境迁，在这里他们竟无以为生了。现在对他们的纪念早已泯灭，我们所找到的宝塔也只能充当燕子和其他寻觅藏身之所的鸟雀的窝巢了。

6 喀尔喀蒙古人的一位王公

我们从此处开始，沿不同方向作了一些考查，因为我们必须找寻一条有饮水的路途。在这个地区，肮脏的沼泽犹如清澈的甘泉，枯槁的矮草好似赏心悦目的草坪；牲口粪便是用来烧炊作饭的唯一燃料。7月9日*，我们越过了边境，境外已是我曾提及的鞑靼人的住处，他们是中国皇帝的臣民。这些鞑靼人饲养马群，一部分作为贡物进献朝廷，另一部分变卖出售。若没有这些马匹，这个王国会遭到极大的不便，因为他们惯于骑马，而不象中国人那样喜爱乘轿。我们在此地遇见另一个台吉。他已是中年，有一套粗陋的排场。他不是博格德汗的臣民，而是喀尔喀的属下，此事我已曾讲过。陪同他前来的是一个侍奉神佛的僧侣，这种僧侣被人称为喇嘛。这些乡下人极其尊敬喇
【705】嘛，只要没有一个喇嘛先行念诵所需的经文，他们连食物都不肯先吃。念诵经文时，极其严肃，足资证明人们对于经文的需要该有多么自然。我们把过于疲羸的马匹、骆驼都留在此地，让他们得以休息和恢复体力，以备我们归途中使用。我们留下足够的人员来照料它们。

7 猎捕黄羊和野驴的办法。围猎

13日**，我们摆成半圆队形，在荒原行围。当我们的包围圈形成时，圈内已有很多黄羊，即黄色的绵羊和山羊，因为二者在汉语中都用“羊”这个词表

* 6月29日。

** 7月3日。

示。黄羊跑得极快，甚至最快的马也赶不上它们。我亲眼见过，狩猎时一只黄羊被射中腿后，仍同其他羊一样拚命奔跑。只有被箭恰巧命中要害时，才能跌倒在地。我们布下的包围圈直径达一里格，圈内的牲畜虽多，但被射殪的却寥寥无几，活捉它们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它们只要望见活物，便立即逃窜得无影无踪。我亲自常常看到，黄羊是群居的，每群都是成千上万。幼畜一生下来便开始模仿老一代，开始奔跑，似乎奔跑是它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包围圈中还发现有野驴。野驴与我们的家驴相仿，身躯、头、耳、颈、腿、脑壳等的大小与家驴相同，尾、毛、鬃，甚至粪便也都一样。我看到野驴很感惊奇。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野驴的叫声更加尖利刺耳一些。我们只打死一匹野驴，这是一只不到一岁的幼畜。大一些的成畜根本追赶不上，甚至靠近它们观察一下也不可能。所有野驴的毛色都一样，既不能说是白色，也不能说是黑色，而是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灰烬或烧过的木炭颜色。在尾部周围全都有一个白斑。它们不能供乘骑，即使是在囚笼里生下的野驴，也不是经常可以驯服的，自然的本性仍旧会占上风。鞑靼人食用野驴肉；我尝试过，发现这种肉太硬，除了鞑靼人外，别人的牙齿是难于应付的。14日*，我们又捉到一匹小野驴。它在前一天中箭负伤，因此不能象其他野驴那样迅跑，我们的马才能够赶得上它。我在空闲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研究它，因为它还能站立，我才观察到了前面所讲的一切。

8 克鲁伦河和蚊蚋充斥之乡

7月16日**，我们继续北行，来到克鲁伦河上。我们在北纬48度零几分的地方渡过此河。此河由西而东，水流总的说来是平稳和缓的。然而两岸一棵树也没有，这片寸草不生、荒芜凄凉的低洼地区似乎遭到诅咒而被弃置不顾。河中多鲜美的鱼。这些鱼似乎是来自位于此地东方下游约一日行程的一个周长约六十里格的美丽湖泊。我们在河岸上扎营，捞到很多这种美味的鲜鱼。此河可以通航象我们携带的那种小船，这种船我在别处还从未见过。克鲁伦河从我上述的湖泊流出，已经称为额尔古纳河。和约上曾提及额尔古纳河流入黑水河处。黑水河，鞑靼语称之为萨哈连乌喇，我们还要提到它。在到黑水河以前的全部旅途中，我们除平原和无树木的荒野外，别无所见。然

* 7月4日。

** 7月6日。

而，在黑水河地区却铺展着一望无垠的壮丽森林。途经这一带的几天里，我们受尽了蚊蚋的折磨。蚊子残酷地吮吸我们的牲畜的血，我多次看见可怜的马身上爬满了吸血的蚊蚋。蚊子将我们折磨得狼狈不堪，大家都用薄绸缝制了带头罩的披风，把头部罩起，好似戴上一张网。我们就穿着这付盔甲继续赶路。一位钦差大臣怜悯我们，下令给我们二人缝制了两付头罩。至于其他人，他们只好忍受这些冷酷无情的昆虫带给他们的痛苦。这倒是对忍耐力的一种很好锻炼，使那些能坚定地经受得住的人，得到一次炫耀自己的机会。我可以说，这一地区可确切地称之为蚊子国。

【706】

9 波尔契河和渡河之难

7月21日*，距离我们目的地只剩八、九天的路程了。我们的钦差大臣通过一些鞑靼人知会俄国人，说我们即将到达。22日**，一名专使从北京持急件赶上了我们。翌日，我们到了另一条河流，此河名叫波尔契河，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几株细柳和一丛丛灌木。到此地之前，我们沿途从未见过林木，所以这些树丛使我们看上去犹如美丽的森林一般。波尔契河由东向西，两岸平坦、潮湿。河水虽不甚多，但水流湍急。河水不涨时，可以乘马涉渡。然而，我们到时恰值河水泛滥，淹没了周围地区。造成水患的原因是我们旅行期间的连绵的霪雨。那一天我们碰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有几位骑马的人到河岸时陷入了泥潭，进退不得。另一些人在离河不远的高阜上扎下营盘，意欲渡过这道深可没顶的河流。次日，我们寻觅可资渡河的处所，竟未能找到，因为到处堤岸都是或被水淹，或泥泞不堪。我们只好返回，只留下几位勇士，他们赤裸着身子，骑马到处潜水，为明日渡河探寻比较安全的地方。有几个人甚至立即渡过河去了。第二天，用柳条编好了席片，铺在近岸的泥地上，以免马匹陷入泥淖。可是不幸的事仍未能幸免。渡河时淹毙了很多牲畜，损失了不少物资，大量的财物和衣服都被水浸湿。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是某些大人物（当然不是全体）竟异想天开地决定穿着衣服骑马渡河。普通人则脱去衣服，泅水过去。我们随同钦差大臣是乘坐我们的小船过河的。马匹陷进深可没膝的淤泥里，很多就这样毙了命。除牲畜外，渡河时还溺死了不少人，他们或者是不会游泳，或者是不善于驾驭自己乘坐过河的马匹。我

* 7月11日。

** 7月12日。

们眼见他们落水溺死，但却无能为力去援救他们。面对这一切，实感痛心。渡河占去了整整一天和次日的一部分时间。渡河后的几天，我们走的已是密布丛林的地区。

10 大黄和水獭

7月24日*，我们途中所碰到的难题已不是缺乏饮水，而是水量过多。我们在遍地水淹的地区前进，途中碰到很多大黄。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水獭，喀尔喀人和其他鞑靼人用水獭毛皮缝制衣服，特别是制作帽子。在这一带的平原上，水獭洞穴多得触目皆是。我们猎捕水獭主要是为了食肉，而不是为了获取毛皮，这种肉据说鲜美可口。那一天，我们途遇一些喀尔喀人。这些人天性狡诈，所以我们并不相信他们对我们的询问所作的答复。然而我们还是送给他们一些礼物，诱使他们引导我们走上一条好路。我们来到苏克台河，在那里岸边扎下营盘。从此处可以眺望到遍布森林的山岗，令人感到心旷神怡。次日，因为喀尔喀人是俄国的死敌，他们不敢继续前行，便离开了我们。苏克台河和我们翌日绕过的图恒河一样，都是从东流向西方。我们不久便走入了茂密的森林，林中是松柏和其他树木。这里的树高而且粗壮，比起欧洲最好的、经过培育的森林来，丝毫也不逊色。

11 波里河和溫达河

26日**，我们渡过了另一条名为波里河的大河，沒有发生危险，也沒遭到损失，但泛滥的洪水仍使我们饱经了折磨。为了牲畜不致陷进泥淖，我们不得不刈割青草，把草一捆捆地铺在泥上。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在草上行进，仿佛在河上的打渔木筏上走路一般。这一天，我们沿波里河行进，一路上损失了一些陷入泥淖而无力自拔的骆驼、马匹和其他牲畜。我们就这样来到波里河与溫达河的汇合处。溫达河与我们绕过克鲁伦河以后所见到的各条河流一样，也是自东向西流淌。我们到了这里，情况也并未好转：霪雨成灾，河水上涨了。当然我们若有船只，此河本可以乘船通行，只是水流过于湍急。在这条河里淹死了很多牲畜，还死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因不能应付急流丧了性【707】

* 7月14日。

** 7月16日。

命。我们的大部分物资浸了水，还有些损失掉了。我们眼见那么多的人惨遭沒顶，使我不禁凄然泪下。国舅为了鼓舞他人，率先跳入水中，泅过对岸。至于我们，仍同先前一样，利用我们仅有的小船过了河。这一天以及次日，全部花费在渡河上，渡河时真是险象环生。溫达河在离此向北约半日行程的地方，注入黑河。关于黑河，我已曾提及过，而且后面还要讲它。第二天，派去见俄国人的使者之一回来了，28日*，陪同他前去的所有人也都全部归来。

12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遣使访问中国营地。溯阿穆尔河而上、驶抵涅尔琴斯克的九十只中国船所引起的事件

29日**，我们穿行于密林之间，沿途遇到许多因江河泛濫造成的沼泽。这一天，我们在一处不大的开阔地方宿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派来十名俄国人向我们钦差大臣问候安康。他们受到了有礼貌和善意的接待，看来这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我们钦差大臣所派的使者到达俄国营地之前，先有我们的九十只船驶抵那里。这些船载着一千名士兵，装着必备的物资，溯黑河上驶，这是由于当时局势的需要和不知未来能否取得成功的缘故。根据船只的大小，有四十座炮分别设置在各船的船尾。船队驶近俄国营地时，军政长官询问他们意欲何往，目的何在。士兵们回答得粗暴无礼，说他们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军政长官明智地对这种答复不予介意。当他接到我们钦差大臣通知他说我们即将到达的亲切函件时，称颂我们的钦差大臣是教养高深，彬彬有礼的人，同时把船队的粗野无礼报告给我们钦差大臣。我们的钦差大臣答称，船上护兵的答话，不值得加以理会，因为他们与会谈毫无关系。我们在此地逗留一天，派出大批士兵到森林去查看此处密布的沼泽。30日***，我们在森林里穿行了五里格，林木茂密得望不见天日。当我们走到一片开阔地带时，竟看见了一排木房，这是俄国人的。那里还有一座木造的小礼拜堂，修建得很是整齐、美观。小礼拜堂宽二腕尺[10]，长四腕尺，修在四根木柱上，屋顶竖着一个十字架。它的地板离潮湿的地面约有三、四吋高。俄国人在森林边上开垦了几块耕地，播种了越冬小麦和其他此地尚属陌生的谷物。春麦沒有播种，看来是因为春麦不适合此地气候。

---

* 7月18日。

** 7月19日。

*** 7月20日。

13 中国使团抵达涅尔琴斯克。阿穆尔河，两岸的森林和林中的毛皮兽

31日*，我们抵达了涅尔琴斯克，受到我们船队的许多官员的迎接。他们聚集一起，向钦差大臣请安问好。涅尔琴斯克位于涅尔查河与黑河形成的角上。涅尔琴斯克因涅尔查河得名。涅尔查河从西向东，略略偏北，流入黑河[11]。此处河水相当深，所以可行较大船舶。黑河水流湍急，呈泥土色，而涅尔查河水却清澈透明。这种两河水色不同的现象，在汇合后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内仍可看出。此处河宽约四分之一里格，但是水很深。河道上有些岛屿。据鞑靼人称，此河前行约七百里格后，便注入东洋了。流入黑河的还有几条水多的支流，所以入海处河面宽度竟达六里格之多。河中盛产珍贵鱼类，然而流急浪大，捕鱼甚难。肥大鲜美的鱼中，有一种类似我们的鲑鱼。两岸的茂密森林使此河增添了无限风光。林中多禽兽：鹿、小羚羊、山羊和一种形似野兎的小兽（我曾亲手抱过这种小兽）。小兎和普通狗一般大小，夏季它的毛色和我们的兎子一样，而冬天却变得雪白。从外表看，这种兎子不很轻，都是【708】又肥又大。这里还有一种野兽，鞑靼人称之为堪达罕。它外貌似鹿，毛色与其说是灰色，还不是说更近于栗色，角与鹿角相同，只是角干和角枝都是扁平的。颈旁肩头处长着瓜那样大的肉瘤，犹如印度和圣劳伦斯岛所产的牛那样。鞑靼人很珍视它们的肉、皮和角。

黑河和很多流入它的支流，以及这些河流周围的广大地域，最近几年被俄罗斯帝国占据了。俄国人猎捕毛皮兽，获得了巨额利润。最贵重的毛皮是一种大小象猫的小兽兽皮。我们葡萄牙妇女把这种小兽叫做“雷加洛”，俄国人则称之为貂鼠。这种毛皮非常细软，最高贵的是黑色，次等的是栗色，毛皮的价值决定于颜色。俄国人还猎捕玄狐、白狐和黄狐，以及其他珍贵兽类，把毛皮卖给中国朝廷，获取丰厚利润。他们还在冰下捕捉大鱼，这种鱼在东洋贩卖十分赚钱。这种鱼的牙齿[12]，长可及米，粗如人臂，质坚而密，色泽洁白，光滑如玉。中国皇帝的侍臣、显贵出高价购买它，用来雕刻工艺品。

14 涅尔查河及因之得名的涅尔琴斯克

涅尔琴斯克城位于北纬41°31′的一块平原上，西面延伸至涅尔查河岸

---

* 7月21日。

边，而东面几乎达到黑河河滨。因其建于平原，故常遭洪水侵害。若想靠近城边，必须途经洪水泛滥地带，此事我们已有体会。沿涅尔查河西岸绵亘着一列高山，它们控制着此城，若是山上不设置防御工事，那么在欧洲强国进攻时，此城便会毫无抵御能力。我们看到在其中一座山峰上有两个矗立着的未加油漆的木柱或木桩。我们问鞑靼人，这些木柱是为何而设的。他们答称，俄国人祈祷拜神时，便到那里去叩头。我对此暗表怀疑，只是付之一笑。可是，时隔未久，我的同伴用望远镜了望后对我说，这是两个很华丽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横木恰在地平线上，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这才明白，此地原来是俄国人的峨尔峨他①，高的十字架象征着基督，较低的则象征那个善心的强盗。顺着河东岸，离河岸约半里格的地方横卧着另一列山岗，但较对岸的山岭低。俄国人在这里种植庄稼。山岗越向北越逐渐变低，终于变成可供各种用途的平原。在这片平原上，俄国人及其藩属喀尔喀人繁殖了大量马匹、牛羊。他们还培育出各种蔬菜，其中包括大量栽种得非常好的白菜。他们把这种白菜送给我们的钦差大臣。至于果树，无论是欧洲种的，还是其他种的，我都未曾见过，不知是俄国人不种，还是此地土壤不适于栽种。我们在黑河南侧扎营，不久当地军政长官就派人来向我们钦差大臣请安了。

15 中俄两国使团会见之前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巴伊科夫的使命和斯帕法里的出使

为了把后来的事件叙述得详细而透彻，必须先提提过去发生的一些事。四十六年前，即鞑靼人统治中国的第一年，已经越来越逼近鞑靼地方的俄国人派遣使臣觐见中国皇帝，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和谈。鞑靼人当时还是很愚昧落后的民族，还完全蒙受着汉人习俗观念的影响。应该指出，汉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把外国使臣一贯看作是朝贡者。鞑靼人对周围世界完全无知，其骄矜自大的程度不亚于汉人，他们认为所有其他民族全都是象他们周围的种族那样的牧人。他们相信，全部土地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骄傲地把中国称为天下，似乎除此以外，别无所有。自然，俄国使臣未肯让步，只因他敢于向中国人说："贵国大，敝国也不小"，便被遣返回去了。接着的几年之间，俄国人向东推进，征服了上述的土地，并来到了中国皇帝每年派人前去打牲

① 峨尔峨他在耶路撒冷附近，据说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地。——译者

的地方。于是冲突屡有发生，双方皆有伤亡，但任何一方也不愿退让。数年前，当我已在中国宫廷供职时，俄国派来了另一位使臣，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和平。使臣受到了优渥礼遇，因为当时正值吴三桂叛乱时期。吴三桂原来很【709】受鞑靼人宠信，是他帮助鞑靼人征服了中国。后来被迫承认鞑靼人的统治权力的吴三桂(这已是陈年往事，早已家喻户晓)竟造反并占领了半个帝国。然而俄国使臣坚持谈判中双方应处于平等地位，不肯接受对此类事务缺乏经验的中国人的观点。尽管他以大胆无畏的答辩博得中国人的赞赏，从而动摇了中国人的骄矜态度，但他仍被遣回了。他是一位刚毅决断的人，任何时候也不愿将自己看得比中国人低下。他精通贸易，然而并未携带任何商品。他是一位富有学识的人，虽是异教徒，对哲学和辩证法却很熟悉。不过他不愿与人辩论有关天主教的问题，甚至不愿意听这类谈话。

16 葡萄牙使臣曼纽尔·德·萨尔丹哈到达北京。中国军队先后二次围攻阿尔巴津和俄国代表来到北京

葡萄牙使臣曼纽尔·德·萨尔丹哈也曾给过中国人一次类似的教训。广东的中国官员上奏皇帝说，该使臣提交的文件中拒绝承认葡萄牙对中国的藩属地位。皇帝虑及萨尔丹哈的名声，召他来京陛见，面陈理由，并叙述自己履历。但当萨尔丹哈抵京之际，中国人已获得详尽的情报，于是决定不再向他质询。使臣在朝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皇帝和其他高官显宦对他极口称赞(我不只一次听到过这种称赞，只是中国人很难读清他的名字)，当然某些人也企图以捏造的谎言来诬蔑他，说萨尔丹哈似乎接受并按照中国规定的礼节行事了。不论事实如何，我认为，若是不肯象荷兰人那样承认自己的藩属地位，那么任何欧洲人也休想能进入中国朝廷。我听说过，荷兰人就是这样作的，结果使自己的威信扫地。他们竟屈辱到奴颜婢膝地岁岁纳贡的地步，只乞求允许他们贸易经商。

这些年间，俄国人营建了城池，围之以墙垒，用其一个属民——牧民的酋长阿尔巴西的名字来给城命名——阿尔巴津。然而鞑靼人将此城称作雅克萨*。为此，四、五年前，当今在位的皇帝颁令出师，围剿阿尔巴津城内的俄国人，迫使他们返还所掠夺的一切。即使此时，皇帝仍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度：

---

* 原著此处及下文皆用“阿尔巴津”一名。

下令不许伤害任何人，遣返时应对俄国人优加抚恤，劝告他们不再来此。然而俄国人尽管许下诺言，却背弃了这些条款。五、六个月之后，他们回来，发现鞑靼人因查无人烟，不愿在此定居和开垦，只把此地留作狩猎之所，便重新占据了城堡。皇帝再次遣将出师，围攻阿尔巴津。这时，俄国人派使者火速来中国朝廷，请求停战，以俟正在途中的全权使臣到达。

17 阿尔巴津撤围和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开始。中国使团离京赴色楞格斯克。因厄鲁特蒙古人进攻喀尔喀[13]，中国使团半途而返。一名新的俄国使者来京

皇帝一向以仁慈为怀，下诏撤除对阿尔巴津的包围，但提出一项条件，即阿尔巴津人在使臣到来之前不得耕种四郊的田地，此外对他们别无限制。几天之前，皇帝经由欧洲向大公发出函件，旨在澄清：大公是否知道他的属民在东方的所作所为。皇帝表示，只因他确信大公对此并不知情，才没有下令摧毁城池。他建议大公劝告自己人，以免生灵涂炭[14]。一年半之后，俄国使臣派遣一名使者前来皇帝御前，通知说使臣已抵色楞格斯克，此城位于涅尔琴斯克以西约十五天路程的地方，并邀请我们钦差大臣到该地和谈。我们立即登程，但由于我前面讲过的厄鲁特人和喀尔喀之间发生战争，我们的热情不久便消退下去。厄鲁特人攻打喀尔喀，其势猛烈得使喀尔喀人惊恐万状，四散窜逃，荒野上弃下一堆堆力竭倒毙的马匹、骆驼和其他牲畜的尸体，甚至还有
【710】老弱和病人。真是一片凄惨景象。我们于途次发给俄国使臣一封信，通知他，因为战事阻碍前进，我们业已返回。他写了一封克制委婉的复信，我们忠实无误地把它翻译过来。信中，他表示对我们钦差大臣的做法感到诧异。去冬土地冰冻得坚实，沼泽不再是旅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俄国使臣又派了一名信使来朝[15]，建议另选一地议和。皇帝选中了涅尔琴斯克。信使卖掉带来的毛皮，获得丰厚的利润回去了。信使曾请求皇帝允准他参观我们的教堂，皇帝予以首肯，并如同去年接待另一个信使时一样，把此事通知了我。此外，皇帝还要我对他热情款待。看来，这一切都给信使造成了良好印象。

18 俄国信使在北京的活动

他坚持要赠给我们毛皮和金钱来表示谢意，我们拒绝接受礼物，于是，他转而谈起教堂，说是奉献给上帝的。可是他的翻译是一个沒有文化的俄国人，竟然用鞑靼语里的"佛像"来代替"上帝"一词。我一听，便回答说，这真是前所未闻。我虽然是用汉语说的，可是使者看到我在谈到上帝时的虔敬，便插言说："我把礼物献给耶稣。"我表示感谢，说耶稣感谢他的好意，但他并不需要毛皮作衣服。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一阵友好的笑声里結束了。我把发生的一切禀奏给皇帝，他似乎感到满意。我趁皇帝情绪颇好的时机（我们必须行动谨慎，因为中国人以为我们的信仰和俄国人的信仰是相同的），向他进言：既然俄国人向我们送礼，我们沒有接受，那么出于礼节，我们也应该送给他一些什么。皇帝稍加思索，表示同意，因为我方的姿态只会造成良好后果，——当我们到俄国人处去的时候，这个使者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我听到此话，便大胆请问：圣上是否允准我们回拜俄国人。皇帝沉吟片刻，对此答复说："不，朕赐汝等恩享与大臣相同之荣宠，汝等将随该大臣等同往商谈国事。汝等若往回拜，朕恐彼误解汝等好意，减弱对汝等恭敬之心。此非朕所愿。故汝等回访于理不合。可着汝等手下之人答访。"皇帝的办法排除了任何危险。我们办任何事都应小心谨慎，尤其在这件事上更需慎重。我们应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其他人也应如此，每件事都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去处理。我现在写，以后还要把一切写得非常详细，决不对事实加以掩饰。

19 康熙皇帝择涅尔琴斯克为会谈地点。中国使团启程赴涅尔琴斯克

这位信使被送回去，他只带回了有关和谈会议地点的指示。他动身后二或三天，我们使团和随行人员也启程了。在我们于七月的最后一天，即在我们的天父和创始者圣伊格纳修斯[16]的神圣节日，到达此地之前所处的局势和所发生的事件就是如此。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这预示着我们的事情会得到顺利解决。

20　8月1日至17日*之间两国使团的交往。中国人对俄国人的猜疑

8月1日，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以自己的名义给我们钦差大臣送来十五头羊，还以大公的名义送来两头牛。8月2日**，一位年轻人来访我们，他是俄国使臣派来的使者。俄国使臣尚未到达，但已距此不远。使者问及我们钦差大臣是否康泰，并且暗示和谈时双方理应人数相等。这种暗示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毫无经验的人来说，未免过于细微了。我们钦差大臣也派自己的人前去回访，表示同样的敬意，问候俄国使臣的健康，同时敦促他早日到来，因为严寒即将临近，时光已不容延宕。中国人对处理这种尚属陌生的事务没有经
【711】验，他们估计十天就足够进行会谈和签署条约之用了。和往常一样，俄国使臣合理而亲切地答复说，只要没有意外事件阻拦，他将尽速赶来。自此以后一直到8月17日***，全部时间都用在两个使团之间的各种交往上了。当地的军政长官给我们的钦差大臣送来各种礼物：奶牛、各种蔬菜和非常好的白菜。我们的钦差大臣不了解信任是国际法的原则，因而担心这些食物里下有毒药。他们虽未说出，但从行动上可以看出这点。我拿过一根萝卜，要来一些盐，开始吃起来，好象吃美味的黄瓜一样。于是其中一位大臣吐露出他们的疑虑，说"原来没有什么欺骗"。说着便步我后尘，也吃起来。另有一次，军政长官赠送了很多质量不十分好的肉和甜食。钦差大臣们立即派人找我们。我一到场，立刻明白了他们不肯吃的原因。我便马上把各种食品一一品尝，让他们明白必须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和善关系，而不应愚蠢地怀疑一切人。当我毫无惧色地尝过所有食物后，其中一人忍不住问道："神甫，难道他们从来不害人吗？"我们在处理这些重大事务时的同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读者应该牢记，这样才能理解我们几月以来不得不与什么进行斗争了。一方面，我们要与疑虑重重、对外界毫无所知的人打交道；另一方面，上帝却在处理这件大有作为的事务上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

21　中国使团致函俄国使臣，敦促他早日到来。俄国使臣对中国人参加和谈竟率庞大的军

---

*　自7月22日至8月7日。

**　7月21日。（按与上条俄译原注对照，此处恐系7月23日之误。——译者）

***　8月7日。

队幷将其布置于城堡附近等事表示诧异。中国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俄国人要求将距城过近的中国船只撤走一些。俄国使臣到达。中俄两国营地使者互访

这些天，我们的钦差大臣总以为俄国使臣拖延到来时间，因此他们给他发出函件，以前述理由敦促他迅速前来。他们接到了对此信的十分直率的答复。俄国使臣对于中国使团参加和谈竟率领如此多的人马，幷逼近城堡等事表示诧异，指出这违反国际法准则，中国人理应后撤少许。对此，中国钦差大臣未作书面答复，只是按照他们处在外国领土上应有的礼貌，很客气地口头答说，他们这么作乃是出于不得已，因为附近既无放牧牲畜的牧场，又无安营扎寨的适宜地方。俄国使臣若是不信，可派特使来亲选比较合适的地方，那时他们当立即迁移。俄国使臣收到答复后说，他尽快趱行，尽一切努力给予中国钦差大臣以各种帮助，使他们能够满意。

8月17日*，俄国使臣派人来见我们的钦差大臣，要求我们把停泊在他要渡河的地方装有大炮的船只从那里撤走。这或者是因为俄国使臣不愿听到炮声，或者更可能是因为他不愿从炮筒下经过和承认大炮的威慑力量。因此，当日便把这些船撤走了。次日，俄国使臣通知说，他即将到达。那一天，打鱼木筏陆续到来，上面搭乘着这些饱经辛苦、辛勤劳作的人。事实上，俄国使臣早在前几天就已经陆路到此，此事我们根据铜号和风笛演奏的欢迎曲和其他征候推测到了，只是我们的钦差大臣不明白这些征候而已。俄国使臣企图以迟缓来提高自己的威望，或许是为了对中国钦差大臣的傲慢无知略示对抗。当日及19日**，双方互派使者访问，但除寒暄堂皇的话语外，别无結果。我们的钦差大臣一再要求俄国使臣把自己的拉丁文翻译派来，因为以前派的俄国人全是粗鲁无知之辈，只会制造困难和紊乱。然而，俄国人未肯照办。俄国使臣无疑是在等待，先让我们的钦差大臣这样作。而我们的钦差大臣却不愿照此办理，因为我们沒有正式地位，也未受有翻译头衔。这样，很多天便白白浪费在翻译人员和其随从乱哄哄的来往之上，这些人的使命是试图确定未来的会见的方式、程序。

---

* 8月7日。

** 8月9日。

【712】

22 就使臣会见期间军队部署问题达成协议。中国人的猜疑和他们不愿遵行协议。两个耶稣会士访问俄国营地，以寻求新的协议。俄国人所作的新让步未能使中国人满足

8月21日*，经过长时间争论，双方使团终于同意，各方由三百名士兵扈从。同时，中国船只沿河停泊处与会谈地点之间的距离，应和涅尔琴斯克城与会谈地点之间的距离保持相等，船上不得超过五百人。22日**，心怀疑虑的钦差大臣们，背着我，破坏了有关兵丁人数和布署的规定条款。船一靠岸，全体士兵便都上了岸。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愿卷入这件事去。看来，这一切措施尽皆出自那些过高估计自己才能，然而非常愚蠢的人。他们这样作是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考虑，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全无所知，或许是因为他们被那些蠢笨的没见过世面的翻译引入了歧途。俄国使臣提出了抗议，也毁弃了协议。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何等代价(我们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中国人的要求比较合理)，所以他们要我们立即往见俄国使臣，促使他遵行他们决定的条款。于是，我们动身去访俄国使臣，受到了他客气的接待。我曾从北京托这位使臣的信使转给他我写给他的一封信，劝告他同意后来果真同意了的条款[17]。理应指出，这位俄国人很明智，他理解了皇帝的意图，而我对皇帝的意志也是准确地了解的。这时，我们劝告他同意我们钦差大臣所提的建议的全部细节，即船队靠近岸边，兵士登陆，但全体都应停在一个地点。我们带着他的答复回来。我不知道支配我们钦差大臣的是狐疑，抑或是猜忌，不过，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心怀畏惧而已。虽然一切似乎皆已商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带领大量人马才肯渡河。俄国使臣看到他们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和疑虑重重，便也决定不再让步。他声称，既然对他表示不信任，那么他也产生了怀疑。面对这一情况，我们的钦差大臣企图为自己辩解，说俄国人之所以不允许中国人带领所需数量的士兵，就是因为企图欺骗他们，不想签订和约。我象一个医生，向他们解释说，理应相信俄国人，对士兵人数多寡的争论，对他们说来是一个与体面攸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战略上的骗局。

---

* 8月11日。

** 8月12日。

23 徐日升说服了中国钦差大臣

我虽然不惜时间和精力，试图说服他们，但他们仍旧不肯履行渡河的协议。我看到如此重大之事竟因他们对世事的茫然无知而行将破裂，不禁十分焦急。除此之外，在场的所有官员都向我暗暗示意，要我继续说服钦差大臣们。可是我尽管已到了向钦差大臣们大声疾呼的地步，仍然不见成效。看上去，他们似乎认为这一切全是别人的过错。实际上他们才是罪魁祸首。最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应该懂得，俄国人是有理智的人，而不是野兽，不至于背信弃义得会以和谈为名加害于我们。若是我们花了大量开销，作了许多诺言，经受了千辛万苦之后，竟然不等所敲的大门打开就徒劳空返，既到了俄国人的家门，却不肯与之晤面，那么我们就是侮辱了全世界，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最后，所有这些举动也会使皇帝见怪，我想，他不会对此满意的。我有鉴于此，情愿在会议过程中，让俄国人用一支枪抵在我的胸膛上，作为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保证。假如他们包藏祸心，我已处于他们掌握之中，会被第一个打死的。"他们默默地听取了我的建议。素以稳重明达著称的国舅终于答说："徐日升(这是我的中国名字)乃圣上熟悉之人；圣上明谕，称其可靠堪信，此乃圣上与之际遇多年所获定见。彼见闻广博，为公众所熟知，且年事已高。所谈之事，颇有见地，且有信心。因此我等亦应如同皇上那样信赖他。所以我与他一起渡河。"大家听了这番合乎情理的话，便一起前去渡河。事后，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钦差大臣们，都承认说，他们对我们在这件大事上表现的【713】积极果断和忠君之心莫不极口称赞。他们推动了前此被他们阻滞的事，把已毁坏的又重新振兴起来。

24 戈洛文的帐幕及其摆设

俄国使臣遣人来问我们钦差大臣，他们是否愿意让他准备会晤场所，抑或各方自行准备各自的场所。他们没有征询我的看法，表现自己深通世故，答复说，他们自己备有帐幕，俄国使臣可自行安排场所。于是俄国使臣搭盖了一座南北方向的宽大华美的椭圆形帐幕，里面装饰着图画，铺设着贵重地毯。帐幕南侧即面对我们的营地的一面，是正门，门旁设立一个木台。木台几乎占了整个旷场，台上放着一张漂亮的漆金的欧式书案。此外，还摆着一座座钟，从钟上可以看到提议和答复的时间；还有两只浮雕精美的大银杯。这

些杯子是用来给使臣端送加醋的酸饮料[18]和冷水，或者蜜汁，这都是使臣常常饮用的。书案上空悬挂着一个固定在帐幕天棚上的十字架，上镶宝石，十分精美，俄国人对之非常虔敬。在戈洛文的帐幕西侧搭了一个较小的、油漆得很漂亮的帐幕，关于这个帐幕，我后面再讲[19]。为使臣准备下一把精致的座椅，黄缎椅面，钉子都是金的或镀金的。为当地军政长官摆设着一把较小些的漆成一般亮红色的座椅。一个铺着坐毡的长凳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个人，我们猜想，是负责典礼的官员。此外，再无座席，由杰出的军官、校官、尉官组成的全体随员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在使臣面前就座。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就气魄、威望和人们对之恭敬等而言，这位使臣当是一位重要权臣。他签署的名字是：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20]。

25 中国使团的帐幕及其摆设

我们的钦差大臣把自己的鞑靼式黑帐幕送到会议场所去，这些帐幕制做得精巧，但很朴素。钦差大臣令将其中一座帐幕紧贴着俄国使臣的帐幕支设，使木台能为双方共用，但让木台主人占着它的大部分。在这座帐幕东侧，他们支搭起另一座小些的帐幕，其用途与俄国人在西侧搭的那座相同。我们钦差大臣自北京启程时感到世上除了他们自己，别无他人（我对此不能缄默不语，因为我在此报告里愿意作到忠实眞挚，不能不说出他们的狂妄自大）。陪同他们的有一支军队，我对这支军队已在前面有所叙述。他们以自己人多势众而矜矜自喜，我眞诚地认为，派一支军队骑马远行沙漠达四十天之久（若包括用骆驼或牛车运输一应必需什物和物资所花费的时间，实际上花费了四十九天），而配备的船只仅有九十只，而且只是用以运载大炮和一千名士兵、两千名仆役，这种举动世界上任何一位别的君主也是难以办到的。仅船队及所载士兵在涅尔琴斯克出现，就已使俄国人深感不安。然而鞑靼人所搭的帐幕却十分简陋粗糙，地上没有地毯，铺的是粗席。当他们得知俄国人处有奢华的座椅，而他们自己却一无所有时，——因为他们的习惯是席地而坐——他们便督令木匠连夜操作，赶制一些相当粗陋的长凳。因为时间太少，所作的长凳小得连椅垫都放不下。他们只有十六名手持长矛的卫士，但听说俄国人的这种卫士更多，而且还有一些持火绳枪和其他古罗马式武器的卫士时，他们觉得不如根本不携带这些持矛卫士为好。

26 双方使团莅临会场

我们仍以前面讲过的方法渡过了河。全体官员——他们人数很多——都穿上最好的服装，上绣标志他们职位的龙或其他兽类。图案衬在金色底面上，显得光采夺目，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士兵的服装是用绸缎和类似的衣料缝制的。渡河后，我们骑马前行，马匹是在我们来前泅水到此的。我们有四副富丽的鞍辔：皇帝赐给我的一副，金装玉饰，极其珍贵；我的同伴及两【714】位钦差大臣——国舅佟国纲和太子的舅舅索额图——也各有一副。其他人的鞍辔都是一般的中国式的，但质量都很好。在俄国使臣出帐之前，先有两连士兵在大小军官率领下走出，仪容端整，缓步行进，很象游行行列。前面由乐队先导，乐队由笛子和四个军号组成，演奏得娴熟、和谐，溶成一体，备受赞扬，激起一阵阵掌声。继之是骑马的鼓手和一队队火枪兵及我曾提及的以罗马式武器武装的士兵。然后，俄国使臣骑马率侍从走出。他的随从人员虽不多，但尽是显贵。在他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人缓辔而行。使臣的座鞍小巧，样子很象赛马时所用的那种。铺在马背后半部的马衣，呈米兰诺银色，完全是欧洲样式的。

27 两国使团分别进入会议场所处的各自的帐幕

两国使团走近帐幕，停下脚步。笛子、军号继续演奏，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事先已经约定，双方同时下马，于是就这样做了。双方各自进入自己的营帐。所有的俄国人，除前述三人以外，全部侍立一旁。我们的钦差大臣决定效法这种威严气势，让所有的官员全都站立两边，而这些官员人数过百，其中有几位官爵很高。只有四位最显要的大臣在长凳上就座。为了向钦差大臣表示尊敬，全体人员都对此心甘情愿。我和我的同伴坐在两国使团中间[21]。

俄国使臣身穿缎面的贵重皮衣。他每天都换一套新衣，每次换的都同样华丽。帽子，他也常常更换（俄国人不戴呢帽），他的每顶帽子，连同点缀的宝石，我想，至少也值一千克鲁萨多。他的右侧立着一个年轻人，手执贵重的权杖，这柄权杖至少是用镀金的白银制成，上面装饰着宝石。俄国使臣落座，他的身躯占满了整个座椅。他的谈吐给人以诚挚可信、阅历丰富的印象。他很精明，对谈判很有经验。他虽然精通拉丁文，但还是处处利用从前教授他拉丁文的老师给他充当翻译，这位使臣善于控制自己，完全不显示自己的才

能，这些都与他的地位十分相称。至于我们的使团，尽管其中不乏头脑机敏、见解冷静的人，但任何人对处理超出中国界外的事务都没有经验。然而，理应指出，若是俄国使臣进入中国，那么他决不会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中国会迫使他遵从中国习俗，如同过去对其他使臣所曾作过的那样，否则他就只好不待签订和约便空手而归。由于他拒绝前去中国朝廷，相反迫使我们使团来到假定的边界上议和，这样，他以此事本身获致了两国平等。

28 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引起的最初的阻难。徐日升排除了这些阻难

当大家象上面描述的那样就座之后，便就过去几年来中国人在信件里提出的问题开始谈判。于是展开了毫无益处的争辩。我虑及皇帝在发生此类情况时所委托给我的职责何等重大，并且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便决定干预此事。我对我们的钦差大臣说："列位大人，依我愚见，谈论以往的越境背约事件毫无意义，这只是白白浪费光阴，因为无论我们还是对方，都不肯承认这些事件，任何一方也不愿对此负责。在他们杀害我国臣民时，我们也并未袖手旁观，一无作为。我们的人无疑也曾自卫，造成过流血，也尽力杀戮过人。若是他们抢劫过我们，那么我们的人无疑也曾以其人之道报之，并未宽恕过盗劫之事。其他情况也无不类似。象我们诉说他们一样，他们也能诉说我们，甚至可能诉说的事情更多些。也许他们能列举一些事实，使我们不经无休止的争辩和花费气力驳斥便不能推翻。如果事情如此，我认为莫如开始新的题目，着手就划分土地和签订和约进行认真的商谈。须知无论他们，还是我们，都不愿意浪费大量时间去作毫无益处的争论，也是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对方驳倒的。"看来，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所以俄国使臣本人决定最好忘记过去，转而谈论划界和其他更为重要的事务。

【715】

29 俄国使臣的阔绰排场。俄国人拒绝中国的第一批建议，戈洛文提出自己的建议。宣布休会

俄国使臣高坐在座椅上，不时伸手取过银杯，姿态优美地呷饮。至于我们的钦差大臣，他们坐在光秃秃的长凳上，不断地用木碗饮他们习惯喝的茶

水，木杯的仅有装饰只是上面涂了薄薄一层漆。我们的钦差大臣端起这些杯子时，总显得发窘。每当他们看到银杯时，甚至有些惶惑不安。他们深恐他们这些纯粹的鞑靼人对奶茶不可或离的习惯一旦为人觉察时，自己所处的境遇会更加难堪。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来此并非为了俯首听命，而是为了发号施令，因此俄国使臣的有利地位激起了他们的愤慨。

最初，我们的钦差大臣提议以涅尔琴斯克作为边界地点，城堡归俄国人所有。俄国使臣对此故作谦恭地答复说："非常感激，我由衷地感谢你们还允许我今晚在此地过夜。"俄国使臣的讽刺伤害了我们的钦差大臣，使他们感到难为情，可是当时他们总算将窘态掩饰了过去。俄国使臣通过翻译不仅说了这句讽刺话，而且还说了其他一些尖刻言词。他还请求我们的钦差大臣在澄清一些可能引起不同解释的地名和其他问题时，使用对此更为熟悉的当地翻译人员，而且纵然我一直坐在这里，也不应求助于我。我们的钦差大臣向我抱怨俄国使臣的讥讽口吻和嘲弄态度。我以我认为合理和符合我对局势的理解的想法，向他们作了答复。当天，我们虚掷了大量时光，因为任何一方也不肯作出让步。只要一方提出难题，另一方便支吾其词，加以推诿，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俄国人要求返还给他们一些大炮和其他物品，而鞑靼人却认为这种要求完全不合时宜。俄国使臣看到这一天不可能达成协议，便明智地邀请我们的钦差大臣次日再行会晤。

30 次日的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中国人的疑虑加重，战争迫于眉睫。中国使臣因未与徐日升商讨便仓促作出这一决定而感到侷促不安

8月23日*双方使臣再次庄严会见，随从人员仍如前。会谈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无论那一方面都不肯放弃他们认为该归己有的任何一块土地。因此，对此类事务毫无经验的鞑靼人决定不签订任何条约便返回朝廷。我对此茫无所知。我以为，他们生性高傲，如今被银杯、黄色座椅及其他前所未见过的物品所震惊，自尊心大受伤害，所以看到原先被他们目之为野蛮人的俄国使臣竟然如此豪华阔气，他们感到很难堪。因此他们才断定俄国使臣并不希望签定和约，他的所作所为只是想以拖延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 8月13日。

整夜和次日整天都下着倾盆大雨。尽管如此，俄国使臣的拉丁文翻译却到我们营地来了。他此来一无所获，便被相当无礼地打发回去了。此事使我大为吃惊。然而我无能为力去阻挡此事。第二天夜里，我们的钦差大臣对签订和约已完全丧失希望，便通知阿尔巴津处的我方军队，令其将俄国人看作敌人，因为签订和约已属无望。这一切，我事先都不知道，因为都与我的教会无关。我置身事外，让他们去便宜行事，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出面参与。谈判就这样第二次中断。而且实际上已经宣战。可是我们的钦差大臣心中不安，因为他们未把所发布的命令事先通知我们。他们深恐皇帝对此不满。因此，当我获悉所发生的情况后，佯作吃惊，恳求他们出自人道感情，切勿使如此众多生灵惨遭涂炭。我之所以这样作，乃因我毫不怀疑地知道，决裂绝非皇帝所望，而且因为我确知俄国使臣切望和平，并无任何阴谋鬼计。俄国使臣只是企图以拖宕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在类似的情况下是完全习以为常的事。然而，鞑靼人和汉人却从未经历过这类谈判。

【716】

31 中国钦差大臣继续不信任俄国使臣，直到徐日升得以消除他们的疑虑为止

但是，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坚持说："俄国人不是你，他们今天说一件事，明天就会背弃自己的诺言。我们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有经验，你呢，却没有经验。依我们看来，他们是骗子。"我知道这是一种误解（当然若是涉及一般百姓，他们的看法也并非毫无根据），而且这种误解会使期望中的成功归于失败，所以我决定为俄国人辩护和保卫我们的共同利益。我希望，由于我的斡旋，俄国人将会对我们天主教会表示谢意，大公本人也会承认此事的。因此我说了这样一席话："列位钦差大人，切勿小题大作，切莫要将无关宏旨的琐事与重要大事混为一谈，更不要把区区小人与大人物等量齐观。你们对俄国人的印象得之于同其底层人物的交往，而底层人物的目的往往在于欺骗。到目前为止，你们并没有机会与来自俄国内地的人士接触和了解他们。你们针对俄国人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人。中国人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骗子，然而，却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全都不堪信任。相反，理应因人而异地对待。你们说俄国人嗜酒暴饮，难道酗起酒来不亚于俄国人的中国人还少吗？在北京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酒徒，有的徒步蹒跚，有的骑马而行，关于这类事可以说不胜说。然而却不应由此断定说中国人中间根本没有清

醒的人，因为事实上有很多人是滴酒不饮的。别的方面也是情同此理。因此尽管底层人可能别有所图，普通百姓可能会背信弃义，但是我们不应对这些使臣失去信任。应该倾听俄国人对此事发表的见解，而不应盲目地听信其他人散布的关于俄国人的流言。”

皇帝的舅舅是一位诚笃的人，他劝告使团其他成员，而且卓有成效。他说：“列位大人，你们知道，我们的耶稣会士是不容贿买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你们也知道徐日升不肯向任何人逢迎讨好，就是向皇帝回奏也照样耿直、坚决，如同和我们谈话一般。你们知道，皇帝公开宣布了自己对他的有分量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日后皇上一定会询问他一切有关细节。你们也明白，他会不顾别人如何具奏，自己一定是直言无隐的。因此，我们应重视他的忠告，因为经验证明，他在其他事情上是非常正确的。”他把这番话也曾对我说过。他用自己的话说服了别人，要他们避免鲁莽行事。

32 谈判再次得到挽救，免遭破裂。双方营地间的互访：徐日升和张诚代表中国使团访问俄方营地；戈洛文的拉丁文翻译访问中方营地。讨论的课题是两国之间的边界线

我这样作使他们相信了签订和约的希望极大，从而说服了他们，使他们不再感到绝望，同时让他们把信使追回来。他们当夜便派人去追赶信使，可是徒劳一场，没有能追上，这造成了不少损害。出现的这种一切似乎都已绝望的情况，已是第二次了[22]，然而上帝垂佑，危局再次得到了扭转，这令那些不了解我为何对成功抱有信心的原因的人们感到喜出望外。深夜时分，我们从这次会议归来，皇上的舅舅邀我去他的帐幕小坐。他神色阴郁忧闷，向我讲述了一切，其中包括引起他作出挑战式行为的原因（神明协助他认识到那些希望自行其是的人所陷入的错误）。他提议，要我们去见俄国使臣，摸清他的意图何在。看来，由于前些日子我遵循我们教会的不许卷入类似事务的指示，始终袖手旁观，他们才决定不必过问于我便对所议之事作出决断，因此他们的翻译的愚蠢无能就成了一切麻烦的原因。

25日*，恰是圣母升天节（俄国人使用旧历，比我们的历法晚十天），我和

---

* 8月15日。

我的同伴前去说服俄国使臣。俄国使臣对我们的接待非常亲切有礼，甚至我们还在马上，准备下马的时候，他已走出帐幕，前来迎接。他倾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回答说，容他思考我们的建议之后，再遣使者作复。我们的钦差大臣听到这一消息，其兴奋情状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听我们的叙述，似乎连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劳绩。在此以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把我们排除于谈判之外，因为很明显，谈判已得到了上帝的垂佑。

【717】 26日*，俄国使臣派来了自己的拉丁文翻译，向我们提出某些疑点。他随身携来一份这些地区的地图，探问我们钦差大臣的意图。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带着回音去见这位拉丁文翻译。之后，他再次来访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冒着巨大危险和忍受疲劳颠簸，屡屡往返于这条大河河上。我们去的时候带着我方的保留意见，而俄国使臣却再次提出自己的保留条件，其中之一是俄国人的死敌喀尔喀人——此事我已在前面讲过——，不应与和约有任何关系。

33 俄国使团拒绝中国使团提出的以阿尔巴津划界的提案。这次轮到了俄国使团不肯让步

27日**，我们带着划分领土的最后方案去见俄国人。我们的钦差大臣在提出我前文提及的保留条件后，他们的热情已开始减退。这一次，俄国人却宣布了他们所不应说的事情。他们不同意让出阿尔巴津。我据理驳斥，声称：从一开始我就毫不含混地指出过，阿尔巴津是一切的基础，理应归还，他们若对此不肯同意，那么，继续就其他条款谈判便毫无意义。我宣布，如果这一出发点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那么根本没有必要再发表什么讲话和召开什么会议；他们只会使我们走上歧路去。我们曾怀着满腔热忱转而探讨其他问题，因为我们原以为他们会同意毫不申辩地交出阿尔巴津。我对他们说，中国皇帝完全不怀疑他们会作出此种让步，因为他的军队不止一次地用武力占领过这个据点；但是他愿意和平解决此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他才每次都主动地退出此据点，相信他只是暂时地将其借出，而归根结蒂此地是要归还给他的。因此，提出进行交换，或者把皇帝已经两次占领过、并且因完全相信我

---

* 8月16日。

** 8月17日。

们而两次退出的地方变成争执的对象，实属可笑之至。他对此从未发表过看法，因为他不愿将本来就属于他的地方变成争执的对象。俄国使臣对这些论据和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示冷淡，他说："我们什么也不退让，因为你们索求的过多了。"军政长官也不错过一泄怨气的机会，对我说："你们办什么事都是为了对自己有利。"然而，事后他终于明白，这对他也是有利的，而且承认了这点。这一次，我和我的同伴行动略示强硬，借以向他们表明，他们的答复侮辱了我们。后来，他们的确对自己的答复感到懊悔，此事我在后面再讲。我告别了俄国人，噙着泪水请求他们派另外的人去作此答复，因为我情知这个答复会使如此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羞于代为转达。我并且说，他们今后会因仓促作出答复而感到悔恨，但那时就要追悔莫及了。

34 俄国人不肯让步的原因和中国人采取的反措施。只有徐日升没有丧失对谈判取得圆满结果的希望

嗣后，我们从真实可靠的来源得知，作出这一坚决而简短的答复的原因是当地军政长官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俄国冒险家，他与其他一些目睹垂涎已久的地区将损失一部分、而疆土也将削减的人们结合一起，说服俄国使臣不作任何让步，主张漫天撒网，以期能捞到什么好处。这个军政长官当着我的面就表示怀疑我和我的同伴，我们尽管谦虚忍让，也不能不公开向他提及我们为他和他的大公所作出的贡献。俄国使臣对此并不怀疑。我们的根据是如此具有说服力，所以后来甚至军政长官也被迫予以承认，而俄国使臣则公开承认了我们的贡献。

我们的钦差大臣得知〔俄国人〕①决定不作让步（他们不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狡猾手段）后，便开始准备令全军渡河，因为在我们这边岸上已经没有可资放牧牲畜的场所了。在我们的营地上，准备于当夜渡河的骑兵不断的调动。俄国人不晓得我们的意图，以为发生这种骚动是由于我们打算返回北京去。事实上，我们的钦差大臣已决定就地听候皇帝裁夺，是否开战。观察我方营地动静的俄国哨兵深信不疑我们在准备动身离去。皇帝的舅舅心绪非【718】常不佳，临睡前郁闷地同我谈了一刻。我安慰他说，我仍对俄国人派人来见我们抱有希望，因为他们不愿空手而归，我有充分可靠的根据作如此想法。我

① 〔 〕号内的话是俄译者加的。——译者

补充说，这一切都是极其重大的问题，不容仓促决定；然而只要坚定不移，就可以得到解决。钦差大人应有耐心，因为携带签署的和约回家，比起因惧怕日益逼近的寒冷而逃奔回去要好得多。最主要的是不可忘记此行的主旨。我本人比任何人穿得都单薄，因而会比别人更早地挨冷受冻。可是，尽管如此，不签订和约，我却不急于回家。皇帝的舅舅答道："哪怕再要等上一个月，若不签订和约，我们就不回去。"我又补充说，我希望今天夜里俄国人就会派人来。

35 俄国人提议再行会晤

我们在那夜就寝前的情绪就是这样。我刚刚入睡，就听见皇帝的舅舅在大声唤我，原来他接到了消息："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我们激动地起床，奔向会议的场所。俄国使臣的拉丁文翻译宣称：他们使臣希望举行第三次会晤，据他说，这符合国际法，因为按国际法第一次会晤旨在互相问候，第二次——提出提案，第三次——签署条约。我们的钦差大臣答称，天亮之前，他们将等待比较可接受的提案提出。我和我的同伴竭尽全力说服俄国人，要他们再来时带有条件较好的提案，同时向他们暗示比较可接受的条款和其他具有重大意义而不容忽视的细节，目的在于使他们能带来符合我们钦差大臣愿望并可取得他们同意的提案。我告诉使者，答复应在当夜送来，因为天一亮就为时过晚了。他认清了情况，明白了整个局势。临走时他说："尊敬的神甫们，请大力协助我们。"我极其高兴，因为第一，我的希望实现了；其次，信使说话象一个天主教徒，而在此之前他从未表示自己是天主教徒。他如果是一个分裂派教徒，他就不会用这样的话语来尊敬我们。我回答他说："自然，我们一定为共同利益竭尽棉薄，但你们也应聪明行事：注意并周密考虑你们的一切行动。"

他走后，我们进行了商讨：这次访问之后，再按前夕的决定渡河是否明智。我们的钦差大臣认为，由于牧场缺乏，渡河是必须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要接纳某些奋起反抗俄国和向我们投诚，要求给予援助以渡过大河，到我方来的喀尔喀人。这个荒唐计划，在他们看来却很重要。

36 徐日升的劝告帮助中国钦差大臣摆脱了他们面对的二者必择其一的窘境

我们的钦差大臣已经作出了决定，但鉴于以前他们在会议上屡犯错误，

念及我颇有经验，于是便来向我征询对他们渡过河对岸去的决定有何看法。我回答说，我是个教士，我的教会和宗教身分不允许我干预此类事务，同时皇帝派遣我来也并非为此目的，因为皇帝知道我是教士，即是所处的身分与这类事务格格不入的人。他派我来是为了进行和谈，这与渡河与否的问题毫无关联之处(渡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其原因很多，而钦差大人们不会不知道的)。我说，我既不能表示赞同，也不能表示反对，但我补充了一句，钦差大人们既然已经奉有皇上谕旨，就应照旨行事。他们感到我的答复很冷酷，所以想方设法地坚持要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们承认自己也不知如何作才算正确。我本可以毫不费力地阻止渡河，但是两种决定具有相等的危险性，这不符合我的教会的精神，所以我一再重复我的答复。这场争论使我们花费了至少三刻钟。终于，我确信，对他们这种人必须给予具体的答复……我明白了，在他们的困惑之后隐藏的既有对他们政策遭到失败的担心，又有认为皇上一定会向我垂询一切的信念。这种信念非常正确，皇上的确这样作了。因为他们确信无疑我一定会如实禀奏皇上，所以他们出于小心谨慎，意欲把我吸引到他们的一方面去。这样，我一方面既不应得罪他们——这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须避免的——，另一方面又不应同意他们率领全军渡河。幸而，一贯救苦救难【719】的上帝帮助了我，我使他们理解到，我没有担负监视或密告他们的活动的任务。这个答复使他们满足了，于是他们才放开了我。

37 中国使团渡过了河。俄国人仍然迟迟不提出新的条款

他们贴近岸边沿河下行约三里格，来到三座陡峭的山岗处，其中一座山岗周围的地势适于我方一部分士兵登陆。钦差大臣和其他随员在原处耽搁到早晨，等候俄国人的回音。回音未见到来，而我方武装士兵已经出现在俯瞰城堡的高地之上，因此钦差大臣们便决定也渡过河去。他们说，无论如何渡河一事已无法再行保密，如今俄国人的任何回音也不再能阻止渡河了。因此，我们便也按前述路线沿河下驶。渡河时，有几个人和一些牲畜淹死了，这在类似的行动中是司空见惯的事。

俄国人迟迟未作答复，其原因乃是他们中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加之如我所说的那样，俄国人说服了自己的使臣，要他不同意我方的任何条款，以便观察我们下步举动。当和一个你不熟悉的民族进行谈判的时候，这种作法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俄国使臣意识到了形成的局面，而就他的固有明智而言，只要他按照他认为需要的去作，不受军政长官和其他抱有成见的人的压力所左

右，那么这种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他看清了他被自己的人引入了何种窘境。于是，他采取了他原来就应采取的措施：把受有全权处理的全部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军政长官所采取的决定向他进行谴责，指出他所犯下的错误。

38 俄国使团的拉丁文翻译终于带来了新提案。中国钦差大臣解释他们渡河的原因，俄国人要求两位耶稣会士前去访问他们的营地

俄国使臣派遣自己的翻译送来新的提案。这位翻译看到我们已拔营而去，便折返回来，不期在距涅尔琴斯克约半里格的东岸一座山岗上遇到了我们。我一见他，不禁喜出望外，因为我的希望实现了——我希望的是成功。我激动万分，骑着马沿坎坷的山中小径向他驰去，这种不习惯的奔驰需要有勇气和力量，而我的勇气和力量却油然而生。我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拉着他的手，一同来见我们的钦差大臣。我们的钦差大臣也为他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因为这确是出乎意外。他奉命澄清一些问题，用这些问题掩饰他们对我们的恐惧心情。他面不改色地质问，我们为何渡河。我马上劝告我们的钦差大臣，说若是他们不愿使全部事务遭受损害，就应回答得机智而慎重。他们回答说，他们渡河的唯一原因就是河对岸已不再能放牧，而他们必须为马匹和其他牲畜寻找饲草。拉丁文翻译继续固执地盘问："若是仅仅为此原因，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披挂盔甲？"我们的钦差大臣回答说，这是他们的习俗，也是表示个人身分的标志，丝毫也不含有敌意。翻译继续问道："若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你们的部队占据了山上的制高点？"对此我们的钦差大臣答复说，由于他们对地势不熟悉，加以他们身处遍是喀尔喀人的丛山峻岭之中感到不无危险，所以才先派士兵占领了适于扎营的地方。俄国人对答复感到满意，便请求派遣我和我的同伴随他前去澄清某些条款。而我们的生性多疑的钦差大臣们却不肯在这类需要他们本人担负责任的事情上相信俄国人。他们不相信俄国人是出于自己的无知和因渡河而感到理亏，他们想象俄国人也会象他们那样行事。由于他们愚蠢的怀疑，一切事情似乎将第三次遭到无可挽回的破灭。

39 中国钦差大臣不愿让两位耶稣会士同去，终于让张诚一人独往

我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反复劝说我们的钦差大臣，说明满足俄

国人的这一请求，我们并不会有风险，而且若考虑到俄国人的亲身感受，他们本来更有根据不信任我们的钦差大臣。如果我们以后仍旧如此争论双方是【720】否互相信任，那么我们会永远不能转而解决比较实际的事项。我们的钦差大臣在第二次答复我时，流露出自己的恐惧心理，他们的回答竟使我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我们不能冒着风险派你们去见俄国人，因为我们深恐俄国人会把你们当作人质而加以扣留，不许你们回来，并且以此迫使我们接受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条款，或者使我们陷入困境之中。那时，我们应该怎样回奏皇上呢？"我心中暗笑，向他们解释说，这种危险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假设俄国人真的这样作了，那么这种行为就足以使全世界不把他们看作人道的和文明的民族，全世界就会把他们称作不配享受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野蛮人，是行为诡诈的野蛮人，因为他们竟能把准备为他们和共同利益效劳、出于忠诚和友谊而信赖他们的人留下充当俘虏。我援引了这些和其他大量的类似论据(这些论据不必在此赘述，因为人人皆可料想得到)，可是并未能解除我们钦差大臣的顾虑和怀疑。甚至一直倾听我们谈话的俄国人，虽然没有全懂，但也有所觉察，他说："看来，他们对是否派你们两位大师前去，还犹豫不决。"我说，对我们这些处理国际事务毫无经验的钦差大臣，不必过分介意。我继续说服钦差大臣，感到没有成功的希望，我愤慨万分，大家都看到了我的这种情绪。我之所以愤慨，是因为谈判再次面临决裂的危险。我们的钦差大臣听我讲话已经感到厌烦，我也叫嚷得累了。这时我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我说："列位钦差大人，或许你们会允准我们之中去一个人吧？"皇帝的舅舅立即表示赞同，他说："好。可是你们之中谁去呢？"我回答说，谁去都一样，这由他决定即可。他说："你的同伴年纪较轻，让他去吧。你侍奉皇上多年，是一位知名人士。皇上亲降谕旨，把你推荐给我，我要为你负责。对你的同伴负责的却是你，既然你不怕俄国人把你们留作人质，那么你就为他向皇上承担责任，犹如你若发生什么事故，我要为你承担罪责一样。"

40 徐日升极力劝说中国人相信俄国人。他与索额图打赌

那些生性多疑的人全都赞许这个可笑的决定，不管它该有多么荒唐。全体在场的人看到原先认为完全要毁灭的事情再次苏生，不禁对我顺利地对抗他们时所表现的顽强精神大加赞扬。他们衷心祝贺我，而我是当之有愧的。我

的同伴接受处理此事所必须的各种指示后出发了，大家都在等待和猜测他是否再能返回。于是，我说："诸位大人，否定一切民族皆应具有的信任，是不应该的。如果和约一旦签订——我希望它最后定能签订——，那么我们所以要签字就是希望它能得到履行。毫无疑问，迫使我们信任他们的这一天必定会到来；如其不然，当一切条款都已议定并宣了誓之后，我们将依靠什么呢？当他们在文件上签了字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依靠什么呢？当他们在条约上盖印时，是否是有印才有效，无印便无效呢？只有对谈判对方怀有信任，才能使协议生效。我们不应因不肯信任他们而使一切功败垂成。即使对野蛮人也应当给予信任，何况俄国人远远不属于野蛮人范畴之内呢？事实上，即使魔鬼自己装扮成人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他也不能施展我们认为俄国人会施展的那些鬼蜮伎俩。"他们对此无言以对。在我们等候我的同伴带回新消息的时候，一位钦差大臣——皇太子的舅舅索额图仍未解除疑虑，他要就和约能否签订一事与我打赌。如果和约签订，他就送给我一匹好马；如果不能签订，我就送给他一座大钟。我说，我沒有这样的钟。钦差大臣打断我说，我可以在有了钟以后再还清此债。我提出马必须是良马，应配得起这样的赌和它的主人。我强调要使听见我们打赌条件的人们（有一百多人）不会认为钦差大臣欺骗了我。他表示同意。大家都鼓起掌来，而钦差大臣说，他乐于输掉。我答称，我乐于能赢，因为我缺少的唯一东西便是好马。

41 张诚携带将用来作为和约各项条款的汇总的俄方提案归来

当我的同伴带着包括有汇总的条款的俄方答复回来时，我激动地拥抱了他。钦差大臣们保持着沉默，我们倾听了他的报告。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解释（也许无须这样作）我前次发火的原因："诸位大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外
【721】国人。我若说我受人尊敬，这沒有效用，因为这取决于你们。换而言之，我若说我出身寒微，我知道，钦差大人们待我谦恭有礼，必然不肯相信。这样，我就沒有任何理由象方才那样大叫大喊，沒有任何理由对赐给我荣誉的你们发泄怒气。自不量力是愚蠢的事。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不顾我们的地位彼此不同而大叫大喊，那么我一定有正当的理由。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我虽侍奉诸位已有多年，但直至今天以前我从来未敢这样行事。我想，客观情况可为我的举动辩解。列位钦差大人，你们自己可以看到，我如果不这样作的话，我们的谈判早就破裂了。"他们同意这种说法，说他们比我更应该先引咎自责。他

们也的确表明改正了错误，因为变得比较相信他人了，此后只要事先不同我和我的同伴商量，便无论谈判什么问题都不肯进行。

42 一些喀尔喀人奋起反抗自己的俄国统治者，并希望臣服中国。徐日升劝说中国人不要接纳他们

我们心情愉快地回到距涅尔琴斯克三里格的我方营地，途中遇到很多喀尔喀人，至少有六千或七千人。他们奋起反抗俄国人，现在前来向我们投诚。我们之间有些人虽无经验，但却好大喜功，他们竟然准备接纳和帮助喀尔喀人。他们征询我的看法。我小心谨慎和毕恭毕敬地回答说，皇上派我来不是为了接纳喀尔喀人，而是为了签订和约；我若是带着和约回去，皇上会感到满意；如果我带回的不是条约，而是喀尔喀人，那么他是不会高兴的。帮助喀尔喀人——这意味着使和谈破裂。听了这席话后，这些人便只是用好听的诺言摆脱了他们。这一件事后来对促进和谈很有帮助。率领这些喀尔喀人的是一个喇嘛。喇嘛——如我已曾提过的，是深受喀尔喀人尊崇的圣人。虽然从衣着、习惯上看，喇嘛是世上最肮脏的人，可是身处这些牧民之间，他们却认为自己是最为圣洁的人。为了清洁，他们随身携一只装在口袋里的木碗，从来不肯用别人的碗喝奶。他们喜欢吃生肉，一般说来，他们不惯于用碗吃东西。碗——只是用来喝东西。他们象狗一样把舌头伸进碗里舐饮。饮完之后，便把木碗装进袋内。他们身上恶臭难闻，甚至我们的庄稼汉闻了都要头痛。由此可见，那些视喇嘛为圣洁的人本身的清洁程度如何了。我不想就此再多谈了，因为在许多书里，如我们教会成员阿里刚布神甫写的我们教会另一成员安得拉德神甫的传记里，对此已有描述。安得拉德在去西藏途中曾遇到过蒙古人。他们身上的清洁状况，我出于谦逊都不好意思描述，而他们倒是并不害羞的。

43 俄方的拉丁文翻译带来关于今后两国外交关系中应遵行的礼节的新提案。中国提出的两国间经诺斯山[23]划定边界的提案引起了新的纠葛

29日*，拉丁文翻译来见。他带来许多涉及今后应遵行的关于称号和礼

* 8月19日。

节的提案。对此，我们的钦差大臣答复说，他们未奉有将此类事项列入和约的谕旨。我想，若不是发生喀尔喀人的起义，俄国人一定会坚持这些提案的。尽管如此，他们仍旧希望在将喀尔喀人镇压下去之后能与我们就礼仪问题达成协议，因为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毫不怀疑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定能与我们谈通。然而暂时俄国人仅仅宣称，如果中国人不能平等对待他们大公，则他们将报之以同样手段；如果中国人不愿让自己的皇帝的尊严受损，那么就应小心谨慎。

8月30日*，谈判双方各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和约条款。鞑靼人完全无视前一天谈妥的各项。31日**，我们交出自己的条款。9月1日***，俄国
【722】人提出了困难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涉及到了位于北纬75°，并绵亘到北极地区[24]的诺斯山脉。9月2日****，俄国人宣布，他们不能让出直到诺斯山脉为止的疆土。俄国人呈递给我们钦差大臣的书面抗议写得真挚而富有理智，不卑不亢。在这份直率而坚定的照会里，他们援引了有分量的根据来阐述自己的反驳意见。照会充满了伟大气魄和基督精神——遗憾的是，这并非天主教的精神——既无矫揉造作的谦逊忍耐，又不妄自尊大。我认为，最好在此援引照会的全文，以便读者得窥全豹。俄国使臣之所以发出这份照会，是因为鞑靼人坚持要诺斯山脉，他已对谈判成功感到绝望了。因此，他在一昼夜间把自己的城堡大大加固，考虑了他的武装力量和作战技能。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才发出了如下的抗议照会。

44 俄方致中国人的抗议*****

“近来，在我神圣的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臣与贵国全权大臣会谈过程中，贵国使者就两国边界事告知我们说，你们意欲以格尔必齐和额尔古纳等河，及自格尔必齐河绵亘至大海、为数条流入阿穆尔河的支流发源地的山脉，作为两国边界。同时，你们还希望将阿尔巴津和格尔必齐之间的土地留为无人之处，双方均不进占。我神圣的沙皇陛下的使臣虽则认为这个提案与沙皇陛

---

* 8月20日。

** 8月21日。

*** 8月22日。

**** 8月23日。

***** 塞比斯引用的是此照会的拉丁文原件。

下之利益相悖，且已超出我们所受有之权限范围，但仍表示同意此提案。我们之所以同意，乃因相信你们热望我两帝国之间和好相处，永敦睦谊。

然而，在目前经你们撰写并交付我们的条约书面稿及其条款之中，你们竟声明边界走向应自格尔必齐河始经过称为诺斯山的山脉。这条山脉控制着两侧隶属于我沙皇陛下的许多土地、河川及大批臣民。它虽将平原分为两片，但却把沙皇陛下的帝国联成一体。

因此，我们谨将属实情况提请贵钦差全权大臣注意，关于你们提出的边界线，我们未曾奉有我们君主沙皇陛下的任何谕旨，因而不敢苟同。纵然你们以武力强迫我们接受（我们料想你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行事），那么以此种手段签订并强加于我们的和约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巩固和持久。在贵国博格德汗殿下（博格德汗一词乃西鞑靼人所用，意为神圣的；令我惊异的是俄国人不懂此词含意，却用来作为中国皇帝的称号。我从来没有建议他们这样作，因为这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我看出这样用词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性；因此，我把博格德汗这一称号留置一旁，未翻译成东鞑靼语或汉语。我想俄国人并未使此词具有神圣的概念，否则他们就不会使用外国词，而用拉丁词"Sanctus"。为了不给此词加进不属于它的含意，我也没有使此词拉丁化。况且俄国人若是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自行说穿；而鞑靼人在此时却不敢询问，他们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加以理解）几次写给我沙皇陛下的函件中皆说，为缔结和约、确定边界，双方应就居住在阿穆尔河附近的两国臣民所犯过失进行追查，首先，我们应追查阿尔巴津周围的骚乱：双方应各遣和平代表团，以便不经流血解决一应问题。根据这些应许和平解决问题的信件，我们神圣的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才不怀任何敌意地来到此地：我们充满着获致和平解决的愿望，此点你们已经目睹。然而，看来你们当前已对我们的和平意图有所怀疑，而且提出了一些以前无论书面通知，还是使者传达都未曾有过暗示的条件，即以诺斯山脉为我们的边界。同时你们还警告说，我们若不同意此点，你们将动用强制手段——发动战争。

为此，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再次坚定不移地宣布：我们对此未曾受有指示，对此种边界不能苟同。如果我们的这一声明不能使你们满意，我们将和约之事暂行存放，留待将来按神圣的沙皇陛下和博格德汗殿下意【723】旨，或遣使臣，或派受有全权的代表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予以解决。

至于我们这些为共同利益而日夜操劳的人，若因区区小事争执（假设在短短时间内竟发生了这类小事的话）便毁弃和平和减少在勘定边界方面的努

力，那将是错误的。但是，倘若贵钦差大臣将和平放在第二位（我想你们不会如此），那么你们可以发动不义之战，以为你们的使命——排除确定边界上的冲突根源——足资作为此事的借口。谈判进程中，我们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在大事或小事上是否获得优势——这对我全无所谓；我所唯一关心者，乃是使我们不为爆发战争担负责任。我们不愿流血，也不向你们挑战。然而，你们若是来犯，我们相信上帝定能保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将抵抗到底。我们吁请我们的希望——上帝作证，祈求上帝助我们抵御破坏法制的人。上帝将广施报应，揭穿敌人阴谋伎俩，严惩那些危害寻求真理的人们的凶恶之徒。我们希望接到关于你们意图的书面回文。我们请诸王之尊的上帝作你们行为的裁夺者。我们把你们当作真诚的友人，向你们致意。”

45 按徐日升的劝告，两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俄营。他们建议俄国人作新的让步，但未获成功

我们的钦差大臣听取了我宣读的抗议照会。我自己补充说，这封坦率的信是俄国使臣采用的一种诡计，目的是在大公面前推卸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所负担的任何责任。倘若这份抗议照会竟能到达我们皇帝御前，皇上势必大为震怒，因为和约未能缔结实应归咎于我们，而不象我们钦差大臣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俄国人不够诚实。因此，满怀热诚地和尽一切努力地继续谈判是明智的。我们的钦差大臣听了此话，不禁大为焦急，便恳求我们前去劝解俄国人。俄国使臣一再发誓说，他已作出了可能的一切让步，甚至让过了头。但我继续坚持说，不值得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缘由把如此重大的事务置于危殆境地；如果他还能作出些什么让步，就请他立即言明。他答道：“我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基督教徒，你听到了我不止一次地就自己的立场发誓，因此你应该相信，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是不能发假誓的。我羞于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听了此话，确知这是他最后的决定了，便返回了自己的营地。归途中我们不得不逾越光秃秃的山岗。每一次来往，无论是雨天，或者是黑夜，我们都必须骑着劣马，在坎坷的路上奔波六里格。

回营后，我们通知钦差大臣们说，我们不能指望俄国人再作什么让步。然后，我问他们是否熟悉他们所要求的土地。我得知他们对这些土地毫无概念时，便向他们解释，这些土地离此处约有八百里格（这个数字是我们按经纬度网计算得出的）。他们听后不觉面面相觑，惶惑不安起来，因为他们的过错

已使谈判第四次陷入绝境。他们求我们按照先前的决定解决这件事。他们为自己对世界事务的无知而感到极端羞愧。

46 9月3日至7日期间*，俄国人提出新提案，而中国人则提出自己的反提案

9月3日**，我们带着我们的最后提案前往俄营。我们的钦差大臣再也不敢作出违背以前同俄国人取得的协议之事——我们不止一次地劝告他们这样行事，而且我们也在努力纠正一切背离前议的行为。他们不愿给予俄国人任何一点破坏谈判的口实，因为这很冒风险。俄国人仍然感到某些条款难于接受，可是到后来终于同意了。分布在我们途经的各个山岗上的我方士兵向我们欢呼致意，似乎我们是和平天使。他们不惧怕，也不羞于把这个成就完全归功于我们。

9月4日***，我们再次往见俄国使臣，把稍作修改的条款拿给他看。我们回来后，他派来几名自己人提出一些自己的条款。这一天，他给我们送来【724】了一些毛皮，还附有一封信，信里充满了赞美我们和感谢我们在谈判中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的言词。

这时，双方彼此都已另眼相待；他们都把我和我的同伴看作和平天使（我虽然感到不好意思，但为了颂扬上帝我还是把它说出来）。双方对我们的祝贺远远超出我们所当承受的程度。5日****，我们持再经修改的条款去俄营。这些天来我们毫不间歇地劳动，不分昼夜，进行谈判。不论我，还是我的同伴，都接连四夜未曾合眼，因为夜里要翻译出白天谈妥的东西。9月6日*****，谈判时一直在场的拉丁文翻译带来了又经修改的条款。对这些条款，我就不援引了，因为修改的都无关宏旨。我们把最终草案带给俄国使臣，这份草案应成为人们如此盼望，又常常令人陷于绝望的条约的基础。这份条约应该在9月7日******，由双方怀着同样喜悦的心情，宣誓签署。

---

* 8月24日至28日期间。

** 8月24日。

*** 8月25日。

**** 8月26日。

***** 8月27日。

****** 8月28日。

47 9月7日* 条约签字前发生的事件

9月7日黎明终于到了，或者说9月6日**那一天根本还没有结束，因为整夜都在狂欢，营地上到处点燃着灯球火把。在此之前，我和我的同伴曾去过俄营澄清一些细节问题。我们随身带着我们钦差大臣应该宣读的誓词文本，但是俄国使臣不听我们的劝解，不肯接受这份誓词，因为他担心这份誓词里会包含有离经叛教的东西。他希望双方宣读的誓词能使人承担严格的义务。最后，我们的钦差大臣同意采用俄国的誓词文本。当我们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俄国人对应否在条约上签字一事还在犹豫未决。由于这些疑虑，又白白浪费掉一天。鞑靼人希望双方在俄国使臣亲手誊写并交付给我们的文本和在我们誊写的并交付给他的文本上都同样签字。俄国使臣认为这种双重签字的作法是多余的，其原因，我不知为何。我花费了很多时间，企图说服他，但结果是白费唇舌。我感到有些诧异，又因他们竟不能象前一天所决定的那样处理这一问题而感到恼火。此时，我们的钦差大臣到了，佇立在山岗上等候，这是俄国人可以亲眼看见的事。钦差大臣们在仰首看天，担心降雨，而此时雨点不顾他们的身分，真的开始降落了。俄国使臣得知此事后，立即按照他用来表示亲切友谊的礼仪规定急忙派人给我们钦差大臣送去一座很华丽的防雨帐篷。他希望他的亲切态度能起到止痛药膏的作用，用它去医治我们钦差大臣由于急不可耐和担心受骗而可能发作的创伤。

48 两个耶稣会士，尤其是徐日升敦促俄国使臣作出决定

我和我的同伴提醒俄国使臣说，他是争取和平的使臣，纵然遭到出于私利的人们反对的时候，也应如此；困难是他本人造成的（在类似局势下此种情况屡见不鲜），也需他自己去解决。现在时已过午，我自清晨起便与他辩论，始终未能说服他采取决定性步骤，因此不免表现出焦躁激动，但其程度仍限于可能范围之内。我说，与我们的钦差大臣开类似的玩笑只会证实他们对俄国人的怀疑不无根据。我挺身站起，说既然整整一天他都不能作出决定，那么再等也属无益，因为很难指望他在十五分钟之内就作决定。俄国使臣在不

---

* 8月28日。

** 8月27日。

远处和自己的人磋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磋商只能使事情更加困难和阻碍它的解决。为首的人应该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当俄国使臣听到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我若不是有把握地知道他一定会挽留我，我是不会这样说的），立即让自己的拉丁文翻译来挽留我。我的举止行动使我们的满腹狐疑的钦差大臣感到了一些满足，因为虽然不能说他们对我不信任，但至【725】少他们会责难我逗留过久的。一些不太了解我的满人表示担心我的消极立场会有损于谈判；他们恳求我不要离去，不要发怒，可是他们忘记了使谈判几次面临危险的正是他们，而使之化险为夷的却是我。鞑靼人中有几个比较锐敏的观察者，对过去和现在的策略都是内行，他们赞成我的决断，把它看作是对付俄国人拖延手段的反措施。当他们看到我的威胁甚至不须付之实施便已收到效果时，大为得意。

在我向俄国使臣表示恼火的时候，我们的钦差大臣派来了一名信使。钦差大臣们当时在离此仅一里格的一座山岗上等候，已经失去耐性了。信使传来给我和我的同伴的命令，叫我们回去禀报耽搁的原因。

49　徐日升劝中国钦差大臣再略事等候

由于俄国使臣已然请求我留下，我便乘此机会说："你们看，我们的钦差大臣多么急于唤我回去。所以请你们不要把我发怒的事挂在心上。我以后要小心，一定把该办的事办妥。"我匆忙回来见我们的钦差大臣，到达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发现那里已有一个俄国人，他也是来见我们的钦差大臣的。一位钦差大臣让我坐在俄国人对面的自己的座位上，这种光荣我没有料想到，而且受之有愧。我开始援引各种论据，用来安慰他们；我对他们说，既然他们已经等了那么多时日，今天他们还应该等候，因为毫无疑问，今天和约一定可以签订。

我辞别他们，又奔跑了整整一里格，可是半路上我不得不停下稍事喘息，否则我会气喘得不能把该说的话转达给俄国人的。当一切几乎皆已告成时，我再次回见我们的钦差大臣。这样，我便成了两个病人的医生：一个患者急躁难耐，另一个患者却是缓慢得要死；对前者，我多方安慰，迫使其忍耐；对后者，则用在此情况下所需要的言词加以刺激。

我把我的同伴留下翻译条约的各项条款，自己却抓紧时间去见我们的钦差大臣，以便向他们建议慢慢地启程前来，因为这样作可以减缓等待造成的

急躁，同时为翻译条约赢得充分的时间。由于有一个词译错，译文不得不重抄了三次。在这方面俄国人非常固执认真，凡在提及大公的文件上造成了一个文字错误的人，就可能被判处死刑。

50 签约前的最后准备步骤

我们的钦差大臣见协议已经达成，喜出望外，立即纵身上马，率全体随员登程就道。我请他们缓辔而行，自己则迅急驰往俄营，以便使他们对我们的钦差大臣的到来有所准备和结束和约条款的翻译。我还向俄国使臣谈及中俄两国使臣座席的巨大差别，虽然这些座席以前是双方自愿选择的。我深知我们的钦差大臣因自己选择不当使自尊心大受戕伤，因此请求俄国使臣为了一致起见今天也屈尊坐在长凳上。同时还请他准备供签约使用的公共场所。我告诉他，我们的钦差大臣沒有带来自己的长凳。俄国使臣听到这一奇怪的建议，笑着说，在第一次会议时他也曾就此事问及我们的钦差大臣，可是他们回答说要各方自备帐幕。他又说，尽管如此，他还是乐于满足我的请求。他下令搭一座公用的帐幕，里面围绕桌案放置座位，座席上都铺着贵重的坐毯。我说，中国人对礼节问题很固执认真，倘若在他们到来时俄国使臣能在帐幕外面迎接和邀请他们进来，那么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俄国使臣赞成这个建议，而且很亲切地照办了。

双方进入帐幕时，已是午后六时左右，就座的只有钦差大臣、我们二人和五名最重要的官员，其余的人，包括几位重要人士全都站立一旁，这样就在我们的钦差大臣周围形成一个随员群，和俄国人围绕他们的使臣一样了。

51 最后一个使中国人感到为难的问题及其解决。条约各文本的宣读及其签字

我们入座之后，发生了一个难题，而这个问题对中国人说来决非小事。他
【726】们想把由他们誊写，中国皇帝的名字列在前，大公的名字列在后的和约拉丁文文本随身带回国去，而且还希望双方都在这份文本上签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把别国皇帝的名字列在前的文件带回中国。俄国人则可以带回自己的大公的名字列在前，中国皇帝的名字列在后的文本。这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俄国使臣宣称，这样处理违反外交惯例，尽人皆知，若是中国人将自

己皇帝的名字放在前面，他们的大公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

经过长时间争论和援引了大量论据之后，有一个人出了个聪明的主意。他问："我们争论什么呢？在中国根本没有人争论我们的皇帝是否处于首位。若是在传到俄国去的文件里他也居于首位，皇上岂不更加光荣。纵然在俄国人为我们准备的文件里，我们皇上居于第二位，那么在我们中国国内也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皇上的地位是更高的。"这席话博得了大家的赞同。

在此之后，高声宣读了文本之一，与此同时，核对另一文本。然后宣读第二文本，而前一个文本由几个人进行核对。两个文本之间没有歧异，因此皆由双方使臣签署。签署的次序是按照条约文本上两国君主的排列顺序，换而言之，就是我们钦差大臣准备的文本上由他们自己先行签字，俄国人次之；俄国人准备的文本上由俄国人先行签字，我们的钦差大臣次之。

52 盖印和宣誓

条约签字后，双方使臣仍按签字的顺序加盖了印章。这时，俄国人吩咐端上装满甜食的漂亮盘盏，不过这些甜食稍嫌粗糙。其中有一块来自马德拉岛的白糖，我们的钦差大臣从前未曾见过，所以很为赞赏。每个中国人都暗暗地尽量多拿一些，以便给身处稍远的人群之中或留在营地的友人看看。俄国人还吩咐送上一些葡萄和粮食酿造的酒，可是我们的钦差大臣对之并不喜欢，因为酒性过烈。

条约签字后，双方起立，两位使臣各执自己的一份文本。俄国人宣读了誓词，接着我们的钦差大臣也照样办理。时已入夜，这一切都是在点燃的蜡烛照耀下进行的。现将条约全文援引于下：

53 条约本文*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会同俄罗斯国君主钦差于康熙二十八年——红蛇年①（日历规定的该年名称）七月二十四日**集于涅尔琴斯克附近，为约

---

* 徐日升援引的条约拉丁文本，未附葡萄牙文译文。塞比斯发表的是拉丁文本及其英文译文。

** 1689年8月28日。

① 按康熙二十八年为"己巳年"，俄译当指此。——译者

束两国宵小越境纵猎、劫夺、互杀，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下：

一、以流经绰尔纳河附近、并流入萨哈连乌喇之格尔必齐河，即鞑靼语所称之乌鲁木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一漫长山脉，此山直达于东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山南一带土地及发源于此山南坡并流入萨哈连乌喇之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北之土地及川流，仍归俄国管辖。惟界于此山与乌第河之间土地，暂未划定。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加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

又流入萨哈连乌喇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
【727】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现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以任何借口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或十五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犯有罪行者，应处以死刑。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不论其情节为何，永作罢论。

四、自两国约定、誓盟之日起，嗣后两国均不得收纳逋逃。若有逋逃越境者，应捕捉遣还对方。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不论其身分高低，俱得自由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鉴于双方边界争执尽皆解除，眞挚和平已定，两国永敦睦谊，倘各严守此约章款，则争端无自而起。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二本。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54 俄国人和中国人所缮写的条约文本间互有出入。庆祝条约签字的盛典

俄国人缮写的文本，除已经指出的一处[25]和关于树立石碑的結尾部分外，与中国人缮写的文本完全相同。俄国人文本的結尾部分是这样改的："可由中国皇帝便宜行事。"

我想，若不是因喀尔喀人叛乱而造成局势紧张，俄国人一定会在一系列

问题上坚持不让的，尤其是一定会坚持要明确规定中国皇帝不得在行动、言词和文牍中把他们的大公看作地位低下的人这一点。喀尔喀人已经开始渡河，若不加以制止，他们势必逃离俄国人，驱赶着自己的畜群回到故土去。这样一来，俄国人将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每年都从喀尔喀人身上敛取贡税。若不是有此情况发生，俄国人决不会放过机会使中国人知道，除他们以外，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存在。

宣誓过程中，俄国人吹奏着军号和笛子，乐曲在这些和平天使耳中宛若天上音乐。乐声停止后，我们的钦差大臣感到深为可惜，因为虽然他们自己不善律曲，却爱听别人演奏，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演唱新歌，他们还是喜欢异域中的异国情调。典礼結束后，俄国使臣站起身来，拥抱了我们的钦差大臣，并且以友好的态度和他们谈话，在场的人们对此都非常高兴。短短的交谈之后，到了分别的时刻。俄国人作为主人陪送客人走出，这使我们的钦差大臣十分满意。我们先是乘船，后是步行，直到午夜前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的帐篷。至于我这一天究竟吃了些什么，那就不值一提了。据说，对不幸的人说来，有朋友作伴便是慰藉，而在我的眼前的只有插在我们钦差大臣头上的奇怪的花翎。这些花翎似乎是他们的翅膀，帮助他们在这深夜时分翱翔……

55 戈洛文劝说钦差大臣再多留几日。戈洛文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俄国使臣请我们钦差大臣不要第二天就启程，因为他想请他们作为朋友前去赴宴。可是我们钦差大臣饱尝了寒冷的折磨，意欲次日立即登程。经过反复劝说，我们钦差大臣同意再停留一天，但是他们想要休息，不愿参加宴【728】会。第二天，9月8日*，我们是在自己的营地度过的。俄国使臣派人给我们钦差大臣送来了礼物。这份礼物价值四百五十两纹银，或一千葡萄牙瑞斯。这个数字不是我估计的，乃是鉴定人的估价。礼物中包括四座钟、一台四个透镜的望远镜，一面中号的镜子，我前面说过的俄国使臣饮水用的那两个银杯，贵重毛皮和其他一些价值稍低的物品。这位翻译在向每一个人呈递礼物时都说一些相应的颂词，这使我们的官宦们大为欣赏，他们对俄国人赞不绝

* 8月29日。

口。我曾听到一些从别人口里听到此事的人转述这个翻译的话，同时问我说:“难道外国人中也有这样人吗?”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问题，总是耐心地听着，这种忍耐是我们身居外国的人应该具有的。赠送礼物时我没有在场，所以由于翻译解释送给个别人的礼物时出了差错，产生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待等我赶到现场，一切都已和历史上的其他事件一样，平息下去了。恰值此时，俄国使臣邀我和我的同伴前去他的帐幕。他从前就屡次表示过邀请我们的愿望，但始终未能实现。

56 耶稣会士最后一次访问俄营。中国人送给戈洛文的礼物

我们立即应邀前往，受到他的亲切有礼的接待。他向我们谈了很多往事。谈话中，我请他谅解我在某些情况下表示的不冷静，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这有失礼貌。我请他理解我，因为我生活在异国民族之中已有多年，我既然是受中国皇上委派，我就应象他的忠实臣民那样行事；我若不这样作，那会造成严重后果。俄国使臣是个明智的人，他微微一笑，答说:“您这样作恰好反映出事实上您是什么人。您的行为若是另一种样子，您就会成为与您身分不合的人。您吃的是中国饭，穿的是中国衣，从而您相应地也成了另一个人，行为也应与此相适应。这样作，您才是真实诚挚的。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有多少事曾仰赖于您，您为共同利益作了多少贡献。我愿意让您知道，我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您的帮助的。请您相信，用不了多久，莫斯科就会知道您的劳动成果，那里也会作此表示的。”他反复表示自己的谢意。因为这不只涉及我一个人，所以我认为把他的心情叙述出来还是恰当的。但愿上帝仁慈，使他履行自己的诺言，从而使罗马天主教信仰在这个伟大帝国里在新的高度上得以发扬!

当我们同俄国使臣谈话的时候，我们的钦差大臣派来送回礼的人到了。回礼比他们接到的礼物更为丰厚。其中有很多匹贵重锦缎，两只金碗，皇帝钦赐国舅旅途使用的华贵鞍鞯。俄国人见到礼物高兴异常，希望我们再盘桓几日，但是我们的钦差大臣归心似箭，未肯应允。

那一天，我向俄国使臣请求释放几名在正式战斗中被俘的鞑靼人。他彬彬有礼地答称，这种俘虏他有近百名，他可以全数释放。当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这些俘虏之后，我对他的恭敬心情更加深了。我还请求他把一个被俘虏

的父母双亡的小孤儿交给我。我带着这个孩子返回中国营地，因为他的身体虽在缧绁之中，灵魂却仍是自由的。今天，我希望这个孩子已蒙受上帝的仁慈，正享受上帝安排给他的奖赏，因为我们回到北京后，他患了天花病(这种病在他的同族人之间并不流行)。我向他传授了宗教的真谛，为他作了洗礼，他的灵魂便升入了天堂。我感到悲痛，同时我也赞美上帝的安排：上帝慈悲为怀，宽宏大度，使他所选中的人跻身于圣贤之列了。

57 戈洛文释放俘虏所表现的宽宏大量

我们钦差大臣看到我如何心地纯正地为这些俘虏吁请，又看到俄国使臣怀着何种基督徒的慈悲把俘虏交付给我，所以他们恳求我再为几名身陷囹圄的重要的喀尔喀人说项。我深知此次请求与前次性质完全不同，因为涉及的人完全两样，便决定小心从事。我首先探问拉丁文翻译，提出这类请求是否明智。他说："俄国使臣在旅途中原来一直把这些喀尔喀人看作朋友相待，可是他们却残暴地袭击我们。他们有四万多人(我对此数字表示怀疑)，偷走了我们一千二百匹马，幸而上帝保佑，我们把马夺回了。那已经是我们粉碎了【729】他们，并把您想为之奔走的喀尔喀王公俘虏以后的事了。我国使臣已把所发生之事上奏大公，并且已经请旨如何发落俘虏。我想在未接到大公旨意之前，俄国使臣是无权处理这些俘虏的。不过，话虽如此，若是您愿意我与使臣谈谈，我可以马上办理此事。"

虑及这一切，我求拉丁文翻译什么也不要作。这次谈话过程中，翻译暗示我，俄国使臣非常希望得到一座鞑靼帐篷(鞑靼人以善于制造帐篷著名于世)供自己旅途中使用，因为鞑靼帐篷更能御寒。我当即回答他说，这不会使他破费太大。回来后，我把此事告诉给皇太子的舅舅索额图。索额图生性慷慨，立即让出自己那座价值三十万瑞斯以上的帐篷，可是俄国使臣却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冷淡地收下了帐篷，只是说这座帐篷对他很适用。他的行为使他的身价在我眼中降低了一些，因为他的财富很多，纵然送礼的是皇帝本人，他也拿得起用来报答的回礼。

58 中国使团踏上归途

9日*，我们凌晨便已拔营。俄国使臣派了几名自己的人整天陪送我们，

* 8月30日。

他们一直陪我们走到扎营宿夜。其中有一个荷兰人，命运支配他到了这个地方寻觅幸福。10日*，俄国人返回了涅尔琴斯克，我们则继续赶路。这一天，我们的钦差大臣派遣两名信使先行回朝，奏报皇上和请求奖赏有功人员。当钦差大臣们面对成百位官员向信使指示该如何奏报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都未在场。关于我和我的同伴，钦差大臣们都说了些什么话，我在此不再重复，以免引人嫉妒，同时也出于我对谦虚的注重。不过，我是一个诚笃的人，我不能把一切都略而不谈。我只重复結尾部分，至于前面的段落，留待善于揣摩的人去推测吧。钦差大臣们说："奏报皇上，托陛下鸿福，已如所期获致成功；赖陛下英明睿见，遴选两位神甫。我等负愧而言，此行多赖他们二位。此番事务每每频于危殆，皆因他们而得以挽回。倘非二人来此，我等势必一事无成。向圣上奏明此事，不得稍有疏漏。"一些官员在告知我此事后，热情地向我们祝贺。我不解，他们为何如此，而他们却答说，此乃理所应当。直到今天，一些底层人士仍保有此种看法。

59 中国钦差大臣赞扬耶稣会士所作的工作

当我终于搞清这些祝贺的原因后，决定去见钦差大臣，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正在聚谈，我按鞑靼人的习惯，微微低下头来，对他们的褒奖言词表示感激。我说，我和我的同伴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只要此点得达圣聪，对我说来就是额外的奖赏了。万一他们象那些毁谤先前的天主教神甫的人，也恶意地隐瞒此事，那可就糟了。我低着头，他们也低下头说："本来应该是我们去见你和夸赞你；你反而来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若不这么作，那就是剥夺你们的名声，盗窃你们的荣誉，因为尽人皆知，全部功劳都应归于你们。"

一位官员说："我们的名誉乃至生命得以保全，全赖于你们；若是沒有你们，我们将有何面目回返北京呢？"当他们向我们祝贺成功时，我多次听到这类话语：他们总是转过身来重复我方才讲过的话。有一次，国舅说："虽然我对你的看法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我却不曾知道你效忠皇上是如此尽心竭力的。"另一个人补充说："我沒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他们决定把和约再用鞑靼文翻译一遍。我说沒有必要重新翻译

---

* 8月31日。

时，他们不肯听我列举的理由，便说："我们承认，此事成功全赖你们。我们只要知道你的意见就足够了，何必再列举各种理由呢？"除这些公开的言论外，我手里还保留一封皇太子的舅舅的亲笔信（他奉旨先于我们赶去作详细回奏）。信中说，他亲口将上述一切面奏皇上了。我保存这封信是把它作为一件证据，以备有人企图歪曲所发生的事件时使用。赞美眞主，由于上帝的恩典，枯枝才結出了硕果，而且是在如此困难，如此危险的情况下结出的！【730】

钦差大臣回到北京，向皇上回奏之后，皇上说："迁延二十余年之事，今朝终于告成。"由此可见，皇上是多么关切此事，当他听到奏复时，是多么高兴呵。他另一次又说："此事完結，甚惬朕意。"

60 从溫达河至拜察山皇帝狩猎行宫的路程

9月11日*，我们渡过溫达河，在这里我们有三个人身遭不幸——淹死了。渡波尔契河时又有十四个人溺死，其中一个人，直到他的马空着鞍座跑回时，才发现被淹死。这一带土壤肥沃，但是缺盐，在这里大道两旁看到大批马匹倒毙，该有多么悲惨。沒有盐，纵然吃的是最好的草，我们的马还是一日瘦于一日。直到我们到了一片虽然荒瘠不毛，但是盐分充足的地区，尽管饲草不足，我们的幸存的马匹却逐渐恢复了健康。

9月25日**，当我们在此荒原扎营时，来了一个鞑靼人。人们把他称为皇帝，他在这些野蛮人中间享有盛名，可是他却穷得连被朋友抛弃的约伯①都不如[26]。

这些人懒惰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甚至懒得不愿去为自己谋食。他们只对吃积极，而他们吃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施舍，或者是他们偶而得到的。我们钦差大臣以皇上的名义恩赐给他三百车粮食，他连忙匍匐在地，高兴地拜领了。我们在这带荒原遇见这种牧民两、三次，这种人只能与马、骆驼和羊群交谈，而这是不会有多大意思的。

10月6日***，我们来到达尔湖，由此转东，沿着拜察山中的小径，向当

---

* 9月1日。

** 9月15日。

*** 9月26日。

① 约伯（Job）是基督教旧约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他原是东方有名的一个大富翁，一度财产俱尽，贫穷至极，过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这里用作比喻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译者

时正在此带围猎的皇帝的驻跸处前进。那里距离北京约有八天行程。10月12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时间已是深夜，但我们还是请了圣安。皇上亲切地回答我们，并且向我们问好。他对我们的成功非常满意，以致吩咐侍臣拿出酒和食品，犒赏士兵以庆祝这次觐见。皇上兴致很好，得意万分，而士兵们则更为高兴，因为这是稀有的恩典，而酒更是只在表示友好时才肯赏赐的。

61 耶稣会士觐见皇帝。回京后的第二次觐见

后来，皇帝在自己寝宫接见我和我的同伴。我向他请安，并且叩问我下一步应如何行止——陪侍他，还是先行回京。皇帝异常欣悦地接待我们，令人高声宣读如下圣谕，俾使人人皆知：

"朕躬甚好，尔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以惬朕意。朕亦知和约得以缔结，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尔等为此事出力颇多。尔等可于明朝随朕舅先行还朝。"

我们于10月18日**抵家，等候皇上狩猎后回銮。皇帝返京后，我们前去请安。一位太监接待我们，对我们说："圣上面谕咱家，知道你们今日一定来，恐怕你们找不到可向圣上转奏你们意愿的人（当时我们的挚友和传信人赵某正在患病）。所以圣上命令咱家来见你们，你们的一切要求都可告知咱家，以便转奏，因为圣上认为你们并非外人，而是宫廷内臣。因此，你们可以宫廷内臣的身分讲话，详细奏明你们为与俄人缔结和约所作的一切，哪怕涉及自己的功绩和个人的事，也不要省略不奏。圣上已经知道的事，也应回奏，因为圣上听你们亲口讲述一切会感到高兴的。"此时，所有其他的耶稣会神甫都在场，我们大家都按习惯跪伏在地上。我奏道：

【731】

62 当北京全体耶稣会士在场时徐日升所说的话

"首先，我感戴圣上洪恩，赐予我们荣誉，派您来接待我们和把我们的想法转达圣聪。圣上把我们看作自己的宫廷侍臣，而不是外国人；而且不顾事件涉及我本人，意欲听取我亲口所作的一切有关与俄人交涉的奏陈。对于这

---

* 10月2日。

** 10月8日。

一切，我只能报答说，我虽是外国人，而圣上能容忍我，这一事实本身就超出了我的请求。我本是草芥无用之人，如今聆听圣上纶音，令我回奏，深感受宠若惊。圣上命我陈奏，我在此行中所作的一切，我只能说，我作的只是圣上令我作的事。倘若我之所为尚符圣意，我认为这种接待便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奖赏。假使我的言语有何乖谬，伏祈圣上宽恕。”

太监坚持说：“你真的对自己的功绩无话可说吗？”我答道：“若提及我的活动，那么其中并无善举可言。甚至我即使有话可讲，我也没有能力和才智来加以表达。”

太监笑了，带着我的回答回奏皇上去了。我们未被召见，因为圣上正为皇后服丧。过了一刻，太监回来说，圣上谕令赐茶给我们大家吃，这是一种恭敬的象征，虽然茶本身并无什么价值可言，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受此恩典。既然我们已为皇上尽力效劳，皇上已感到满意，我们回家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63 结语

这就是我们出使的开端、经过和结果。若是仔细研究一下事实，就可清楚地看出，我的许多罪恶本是取得成功的障碍，但我们得以对此事作出贡献，有所裨益，这完全是出于上帝意旨。每个注意和冷静地观察出使经过的人，都可以清楚看到，即令我企图指导一切，使我们的努力和善意表现出来，我也不能比上帝的善良、仁慈、明智安排得更好。上帝已不念我的罪恶，坚定不移而又巧妙地把我们的使命导向了良好的结局。分裂派的俄国人感激我们，异教徒的中国人也把一切功劳归于我们，对我们感恩戴德，赞美颂扬。甚至皇帝本人也承认我们的功绩，这从皇上的圣谕和其他诏旨里都可看出。我详尽地讲述了缔结和约的全部情节，双方值得赞扬的一切都提及了，我同样地和不偏不倚地指出了一切值得重视和涉及双方的事。我如实讲出一切，以便令人相信我的诚挚，而且表明我援引的尽是确凿事实，毫无倾向这方或那方之意。我对分裂派并不比对异教徒更为偏爱一些。为了共同利益，按照我的教会和我的职业要求去赞美上帝的更大光荣和拯救众生的灵魂，我力图对双方都竭尽棉薄。在上帝眼中，分裂派和异教徒是平等的。我知道，我在许多方面犯有过错，但我要声明，这决非有意造成。倘若我有所疏忽，这应归咎于我本人和我的罪恶天性；堕入更大的罪孽深渊，是我罪有应得。如果念及情况使然，人们认为我的行为真挚，符合教会要求，还无愧于我的教会，那么我首先

应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上帝的仁慈，因为上帝使我免于犯更大的错误；还应归功于耶稣会上级神甫，因为正是他们教导我应该如何行事的。他们的谨慎指导（在其他场合得到的教训，使我感受到了这种指导）恰恰是我们这些神甫应该在类似情况下遵循的。我们不应陷入这些事务，而应怀着谦恭、逊顺心情，避开这些与我们教会格格不入的事务。除开拯救灵魂的职责以及同等重要的共同利益而外，任何事物也不能迫使我们从事此类事务。这种事，我们只有在必须服从君主们的愿望时，才可以去作，因为我们出于对上帝的爱，必须无私地为君主效忠。

最后，如果我由于健忘而遗漏了什么事情或情节，我敬请诸位鉴谅。我将自己贡献给所有的人，准备象他们的奴仆一样作事。

1690 年 1 月 10 日*于北京

一切仰仗天主

徐日升

【800】

《徐日升日记》注释

1 葡萄牙人托马斯·佩雷拉（其中国名字为徐日升）生于 1645 年。1663 年加入耶稣会。1673 年来到北京，直至 1708 年去世（见费赖之，《关于旧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的传略和书目志》，第 1—2 卷，上海，1932—1934 年，第 381—385 页）。

这样，他前去参加涅尔琴斯克谈判时，已四十四岁，当时他已在中国生活了十六年，间接的资料可使我们断定，在两位担任译员的耶稣会士中，他是为首的。若按才智，一般学识和文学才能而言，他远远不及张诚。直至不久前为止，他的日记从未曾发现。只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耶稣会士塞比斯神甫才得以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里找到徐日升日记。塞比斯于 1961 年，即涅尔琴斯克会议后二百七十二年，或本日记作者死后二百五十三年，才将它公诸于世（见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罗马，1961 年）。

徐日升日记用的是葡萄牙文。原本未能找到，但有两份歧异不大的抄本。所用纸张和墨汁证明，这些抄本还是在中国，更可能是在妈港（现今澳门）复制的。抄本注明的日期是 1690 年 1 月 10 日。塞比斯援引日记全文，异读之处也同时刊载，并且用英语加上注释。本译本就是根据这一版本翻译的。为了便于使用，塞比斯将正文分成章节，加了标题。

俄译本系首次发表。

2 关于佟国纲，详情可见房兆楹编著的传记，载于《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华盛顿，第 II 卷，1944 年，第 794—795 页；关于索额图，也可参阅房兆楹编著的传记，也载于前书（第 663—666 页）。

---

* 1689 年 12 月 31 日。

3 据约·塞比斯的解释，此处系指徐日升的职位较高的耶稣会同事们，他的旅行报告就是写给他们的。

4 赵，或全名赵昌——侍卫（或称护军）。

5 指佟国纲。

6 里格——古老的长度单位，通常认为相当于5公里。

7 指蒙古王朝，或元朝（1280—1368）。

8 在当时的文献里，西鞑靼人系指蒙古人，东鞑靼人指满人。徐日升和张诚常常用"鞑靼人"这一术语，但他们或指蒙古人，或指满人。

9 张诚也曾提及此事。钦差大臣一行可能遇到了鱼产卵场（参见《张诚日记》注释7）。

10 腕尺（肘尺）——古代的长度单位，约66厘米。

11 涅尔琴斯克位于涅尔查河与石勒喀河汇合处附近。徐日升自此处起便称之为黑水河或阿穆尔河。实际上，阿穆尔河是从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开始。

12 可能指的是"鱼牙"——海象牙。

13 参见《出使报告》注释154。

14 接着复述了1688年那次未成功的旅行（参见第2,3节）。

15 据塞比斯讲，这是伊·洛吉诺夫和所率随员七十人。

16 指耶稣会的创始人伊格纳修斯。

17 据塞比斯推测，这个信使是1688年到过北京的科罗文。戈洛文在1689年派出的信使洛吉诺夫此时尚未回来。

18 大概是克瓦斯。

19 徐日升再也未曾提及此帐幕。塞比斯推测，这是休息处。

20 徐日升把职衔和姓名给拉丁语化了，歪曲为：奥多尔尼秀斯（Odolnicins——御前大臣）·罗西提能斯·布兰森西斯（Locitensis Brancensis——勃良斯克总督）·西奥多鲁斯（Theodorus——费奥多尔）·阿列克秀斯·欧维埃兹（Alexins Oviez——这两个错误分割成的词合并一起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Golovin）。

21 塞比斯着重强调此处，意欲以此引人注意：这两位耶稣会士绝非仅仅是翻译。【801】

22 第一次出现的此类情况大约是指8月21日，即儒略历8月11日发生的事件。

23 参见《出使报告》注释242。

24 据张诚的说法，指的是楚科奇岬。

25 据塞比斯的意见，此处指签署的次序。

26 据张诚的说法，这是车臣汗。

【732】

张诚日记

1689年驻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奉康熙皇帝谕旨在旅行鞑靼地方期间，张诚所记的日记[1]

1 张诚和徐日升随同使团自北京出发

1689年6月13日*我们跟随钦差大臣离开北京，在去密云县的路上，一直向东北方向走了九十里。我们出城的时候与一支骑兵队伍会合一起。这支队伍要护送钦差大臣，列队于大路两旁，他们的长官排在前面。有人对我说，这支队伍近二千名士兵。官员是从京师八旗中遴选的，各带标志本旗的锦旗。

早晨阴冷，云层几乎一直遮蔽天日。近午转热，但时有阵雨，黄昏天气转佳。

6月14日** 我们向东北方向走了九十里，其中近四十里在密云县之前，过密云县后又走了五十里。从我们所在地方向东和向西全都延伸着几乎绵亘不断的山岭。我们在叫做钓鱼台的地方宿营。行近高山，地上的石块砂砾渐多，虽然时见一块块经过精心耕作的良田。

2 在蒙古

天气仍未转晴，早晨阴雨，午后晴朗，闷热。

6月15日*** 我们前行了五十里，仍按东北方向。在紧贴长城脚下一处满是砂石的小平原上宿营。我们沿着穿流在山谷中和顺长城走向蜿蜒的小河河岸，来到一处小城，附近有一座年久失修、几乎无人驻守的废堡。此城的汉

---

* 6月3日。此处及下文的日期皆从格里历换算成儒略历。

** 6月4日。

*** 6月5日。

语名称是古北口，鞑靼语名称是莫尔托贺·土卡。此地几乎到处是山，我们不得不攀上爬下，但群山既不甚高，也不太陡峻。在距古北口还有二里耶[2]时，我们仍可望见还在昨天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长城。

天气几乎整日阴沉，相当炎热的南风刮得很强劲。

6月16日* 我们前进八十里，几乎一直向北。事实上，若按直路计算，我们只行进了六十里，因为我们不时需要走回头路。嗣后我们在离一个大村【733】——鞍匠屯约四五里耶，名叫狼山的地方宿营。我们在高山之间行进，山口常常非常狭窄。我们多次跨过一条小河——滦河，它沿着这些河谷从西北流向东南。我们就在河岸上扎营。

天气阴晴不定，天空几乎常是浓云密布，但没有下雨。

6月17日**我们朝北走了六十里，由于盘山而行，我们不只一次地走着回头路，不时跨过滦河。最后，在河岸上叫择将营的地方扎营。这里河谷较开阔，地形和昨天经过的相同。

天气相当晴朗，南风，但仍很热。

6月18日***朝北走了五十里，有时略偏西；又几次跨过滦河，又在河岸上的名叫柔招营的地方扎营。我们穿过群峰间的几处隘口，某些地方山岗相距较宽，河谷里座落着几个村落，土地也已开垦。

早晨晴，北风强劲，午后云蔽天空，有小雨，不久转晴。

6月19日****北行了六十里，偶尔偏西，仍屡屡跨越滦河，又在谷中河岸上一处汉名三道营的地方扎营。这个河谷比先前的宽广，我们在此地找到了很好的饲草。我们到达此地以前，曾过一山，山北的地势似乎较山南低许多；但实际上山北地势应是高的，因为滦河自北向南流。

早晨日出前很冷，日出后又极热。整日碧空无云。

6月20日***** 向北行五十里，一路仍如前一样穿越群山丛中，所不同者，只是已不见了昨天遇到的阔叶树木——橡树之类；这里的山岗上长满了针叶树。我们所过各河谷饲草都好。这些河谷皆由滦河和库尔奇勒河的支流灌溉。库尔奇勒河发源于拜察山，流向也为自北向南和西南，奔流相当远

---

* 6月6日。

** 6月7日。

*** 6月8日。

**** 6月9日。

***** 6月10日。

之后，绕过群山，注入滦河。

我们在库尔奇勒河岸边扎营，如同滦河一样，此河也可涉渡，一路上我们曾多次蹚水而过。山间多野兽，有鹿、狍、虎等。我们看见许多狍子，钦差大臣和随从开始捕猎，射中了两只；山谷中还栖息有雉鸟和鹌鹑。

早晨奇寒，刮着凛冽刺骨的北风，所以我们中好多人都穿上皮衣。我在夏装上虽加上两件呢料外衣，还是冷得簌簌发抖。午间，风向由北转南，又变得极热。尽管时有浮云蔽日，整日天气是晴和的。

我们在库尔奇勒河河谷度了一夜，这个河谷宽达四分之三里耶，到处都是草地。

6月21日* 我们沿库尔奇勒河北行六十里，又在此河岸边扎营。这里的地势已经开阔，已不那样荒凉，很讨人喜欢。北、西北和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展现的群山，已没有林木覆盖，看上去光秃秃的，牧草也不丰茂。我们的营地位于库尔奇勒河源头。河里盛产鱼类，我们的人捕了很多，却没有鲜美的。

早晨还相当寒冷，但已不象昨天，日出后便转热了。竟日南风，热不可耐。

6月22日** 我们按北北东方向行进了六十里，所经之地尽是一片荒凉，景物单调。左右两侧几乎都是光秃的山丘，只是偶而可见几棵树木。此地大部长满了好牧草，但四周几无人迹。我们在一条名叫伊斯库尔的不大河流岸边过夜。此河发源于拜察山，向西和西南流了一段后注入滦河。滦河也发源于拜察山，流向是先向西，继向西南，再向南，最后折向东和东南方，它汇集了无数注入的大小溪流，合成巨流，滚滚倾注于东海。我们在靠近河身的一片草地上找到一股鲜活的泉水。我们宿营的地方叫作图尔亨-伊斯库尔。

【734】 我们安排宿营时，时光尚早。我趁此机会于中午测量了太阳高度，发现它在70°30′左右。浮云不时蔽日，因此我不敢确信自己测量的精度。

全天气候变化不定，乍晴乍阴，刮着强劲的南风。

6月23日*** 我们在伊斯库尔宿营地等候随从的文武官员和士兵的到来，因为我们不能一起同路而行，山间隘口过窄使我们的队伍拖得很长。应先行查明，是否一切稳妥，并决定我们如何继续前进。

---

* 6月11日。

** 6月12日。

*** 6月13日。

3 蒙古王公来访

当日，一个最有势力的蒙古王公，皇上的亲藩，随带三名台吉前来晋见我们的钦差大臣。台吉是其他王公的世子、儿子或亲族。他们的领地离我们的营地不远，王公的府邸在东面约二十里耶或三十里耶的地方。

他既是最有势力的王公，在这一带地方也就被视为最文明的人，他住所固定，建有真正的房舍，这在鞑靼人中间是少见的[3]。

我们的人捉到了大量的鱼，大大小小都有，多半得自这条小河。

天气同昨。

6月24日* 向北和北北西方向走了七十里，地形与昨天所经类似，只是偶而遇见一些山丘，很少见到树木丛莽。我们在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岸边扎营，此河从北向南，略微偏西流过，此地有很多上好的牧草。此地名叫乌斯图库莱。

4 流沙

午后霪雨连绵不断。

6月25日** 前进七十五里，有时向北，有时向东，但大部时间向东北。我们如此迂回是为了尽可能避开此地比比皆是的流沙。沙丘乃因风吹而成，人们在这些沙丘间不断上上下下，这使行路非常困难，特别是对于车辆。

我们在一个方圆三、四里耶的大湖或水泽旁边支立帐篷。此湖看来必有几个泉眼供水，因为它虽然水浅，却从不干涸。水清而味甜，湖底是粘土，湖中生产鲜肥美味的鱼。我们的人第一网就捞到四尾。湖内既不生芦苇，也没有杂草，可是我们看到很多野鸭、雁和天鹅。索三老爷[4] 吩咐把一条皇帝赏给他的船（此船可以拆卸，由骆驼驮载）放下水去。他射杀四、五只天鹅和几只野鸭。这些禽鸟翅膀上都没有羽毛，因而不能飞逃。据说现在正值它们换毛季节。

我们在湖边刚搭好帐篷，便点燃了这里到处皆是的干草。西风劲疾，火势顷刻间便蔓延遍地，迫使我们一部分人拔帐离去，大家也决意以后再也不在干草多的去处支搭帐篷了。

---

* 6月14日。

** 6月15日。

晨起很冷，舅舅[5]不得不穿上两件皮袍。太阳升起后转暖了。天空晴朗，虽然不时有薄云，刮着强劲的西风。

6月26日*只走了三十八里，路线向北，更经常的是向西北，以避开这里常见的沙丘。我们之所以走路很少，是因为要等候常常陷入沙丘的车辆。在一块全被沙丘包围的平地上宿营。这里既没有江河，也没有湖沼，我们只好掘了几口井。井水极凉，有的井还发现大冰块，可是大部分的井水喝起来却有泥味。幸而在我们宿营地二里以外，发现一股非常清新的泉水。

今天全天晴朗，象昨天一样刮着很大的西风。

【735】

5 考古发现

6月27日**向北行六十里，旅途较前些日子更为荒凉。路上仍须绕过很多流沙，尤其是在到达宿营地以前的那十二至十五里。宿营地在平原上，附近有一淡水湖，方圆足有三里耶。蒙古人把它叫做塔罕淖尔。湖西有一座小石山，山前有座废塔，仅存三面残壁，而且也已裂纹纵横。

塔南有间破屋。在塔北可以见到一个石窟，窟中小寺尚存残迹，还有几尊塑制的佛像。寺内有两个破烂箱子，满装着用蒙古文和另二种我所不识的文字书写的抄本。我在这些文件中，把三种不同文字的写本各取了一些。它们仿佛是从喇嘛教经典中抄出的祈祷文；多数写在很长的窄纸条上。

石窟前矗立一座汉白玉石碑，高十——十二呎，宽四呎，碑座雕刻蟠龙，石质与碑相同，厚约一呎。碑座刻有许多清晰可认的汉字，这些文字说明，此塔是在蒙古人和平统治中国和这一带鞑靼地方的时代，由一位阁老院的学士[6]出资建造用以礼佛的。铭文中刻有当时在位的皇帝的御讳；我很想把碑文抄录一份，可惜没有来得及。

从塔上可以俯瞰宽广十五至二十里耶的平原，这里除西边以外全为小山所环抱，而在西边，它便与另一片平原衔接一起。游览此塔的废墟之后，我们前去观看一个周长十五或十六里耶的大湖。此湖距塔有半里耶，距我们的营地一里耶。湖的蒙古语名称是塔安淖尔。湖水味咸。人们告诉我有四条小河流入湖中。

---

* 6月16日。

** 6月17日。

6 奇妙的捕鱼

我们所到的湖南边，水很浅，但据说湖心处却很深。岸边没有芦苇，也没有杂草，湖为沙底。我们看见大群天鹅、野鸭、雁和其他水禽。湖里的鱼是这样多，我们只把皇上赐给钦差大臣用来消遣的大网撒了三次，我毫不夸大，就捞到两万多尾鱼，大小不一，都不超过一呎长。

鱼的鳞片象鲤鱼，但不象鲤鱼那样肥大。虽然五、六十人一齐拖网，还是费了很大气力才拖上岸来，网里黑压压一片全是鱼。有些鱼是用专门为此制造的多股叉叉到的，大部分则是用手拣捞。

索三还有一张稍小的网，用来捕获的鱼也略少些。我相信他们用这两个鱼网各撒三次，至少捕到了三万尾鱼。尽够供应随从钦差大臣的六、七千人食用了。但仍在继续打鱼，直到打得的鱼无处安放时方才住手。从营地跑来大批人：或用袋装，或用车拉，有的人牵来了骆驼，更多的人赶来了马匹，以便把鱼运回营地，储存起来。

奇妙的是，我们打鱼只是在水深不超过二呎半的地方。若在水深处，无疑会捕得更多，鱼也会大些，因为离岸越远，鱼就越多，越大。鱼都属于同一种类。我看见有两条鱼的鱼鳃上有疙瘩，好似成团的鱼子。大家无一例外地说，从未听到过这么多的鱼[7]。

早晨冷，几乎全日晴，无风。

6月28日* 我们向东北、微偏东行进了五十三里，所经皆是十分单调的干燥沙原。我们两次跨过一条小河。有人告我此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注入塔安淖尔湖。我们在另一条小河岸边宿营。此河从北向南和从东北向西南蜿蜒流经平原，名为库尔库里。这条河很浅，到处皆可涉渡。河水清澈甘甜，河为沙底。两岸盛产上好的牧草，因此我们带着全部装备沿河宿营极为方便。此河发源于平原东北方的山岭。

7 钦差大臣及随从人等向皇上谢恩 【736】

启程之前，随从的全体官员齐集于两位钦差大臣处伺候，我们全体按习俗行九叩首礼遥向皇上谢恩，因为皇上派两名官员押解，给我们送来了牛、

---

* 6月18日。

羊、马、骆驼、稻米等。这两名官员立即踏上归程，回京复奏去了。

两名官员昨天已将一部分运来的物品请钦差大臣过目验收，我们看见二百头牛、三千只羊。听说从另一条路还运来有这么多牛、羊和驮着稻米的三千匹马、一千头骆驼。这部分给养将根据需要，或在涅尔琴斯克*，或在通向那里的路上与我们会合。我们宿营的地方名叫奥布隆。

天气整日晴明，非常温暖，只有一丝从西方吹来的微风。

6月29日** 沿北北东方向行进六十里。最初，我们经过的是我们曾经宿营过的平原，接着绕过三个不大的沙丘，其间夹着两个河谷，有极好的牧草和一些由地下泉眼汇成的池沼。

绕过第三座沙丘后，我们进入一处比前两处更宽广、更宜人的平原；牧草充盈，一道小溪沿此地自北向南和自西南向东北流淌，溪水清澈。此地若有森林，便会是舒适富庶的居留地方了。小溪名为契基尔-谢克延，意为契基尔之源。

晨起温和，但西南风起后，转凉且阴。午后雷雨，雷声隆隆。西南风大作，吹散了雨云，天气转晴，但夜间复又降雨。

6月30日*** 因为下了一早晨雨，我们只好在契基尔-谢克延的营地度过一天。午后放晴，但黄昏时雷雨交作，还伴随着西风和西北风。

7月1日**** 行程六十六里，方向先是北北东，继而东北，最后转向正北。走过四十五或五十里后，我们进入山间隘口，这些隘口较以前的深邃，几乎全无树木，只是偶尔见到几棵树或灌木丛。我们在山脚处几次跨渡契基尔河，它蜿蜒流过此处的平原，水流到处皆很湍急，由此可见，地势越向北越低。自从进山起，我们总是忽而向东北，忽而向西北地行进，因此我断定，我们向北北西方向走的路不超过五十五里。

契基尔河这条小溪灌溉的平原，遍生肥美的饲草。我们在一处名为哈普希利-普尔的山谷里扎营。契基尔河在此处河水甚浅，不过象条小溪。整个早晨都很冷，午前天空阴云密布。下了三个小时的雨，随即转晴。

7月2日***** 向正北行六十八里，只是偶尔略微偏东或偏西。全程行

---

* 此处及下文皆为：尼布楚。

** 6月19日。

*** 6月20日。

**** 6月21日。

***** 6月22日。

大平原中，平原东西宽五或六里耶，南北则一望无垠。契基尔河沿这片平原蜿蜒流过，但水量很小。此地黄羊极多，我们的人意欲追捕，結果猎杀了几只。我们在契基尔河岸宿营，那里的河水几乎全部干涸了。

日出前非常冷，整天寒气袭人。午间时有一阵不大的雷雨，刮着强烈的北风。

7月3日* 我们走了七十里，其中四十里途经广阔的平原，然后进入流沙地带，最后转向西方，按此方位行进离开沙漠，走进了平原。沙漠在此处延伸不过三、四里耶。我们在此平原上的一个名为萨利普利屯的地方就契基尔河岸宿营。萨利普利为蒙语，意为"有柴点燃篝火"。此处河水比前一宿营地处要多。营地附近有肥美的饲草。

旅途中我们看到许多黄羊。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奔驰。我们的人追捕它们，就象在灌木林丛里追捕兎子一般。无论在沙丘，还是在我们宿营的平原的茂草丛里，黄羊都很多，人们猎杀了几只。山谷里有沙鹌鹑，也有眞鹌鹑。

凌晨很冷，日出后又炎热炙人，如此持续竟日。无风，傍晚时天空阴沉。【737】

7月4日** 朝北北西、略偏西的方向行六十三里，全程几乎都走在相当平坦的景物单调的地区，有些地方有流沙，到处都很开阔，树木不生。我们再次宿营契基尔河旁，河水很浅。此地名叫乌列格，意为此地有水草。

倾盆大雨下了一早晨，午后二时以前断断续续下了几次。整天刮着强劲的北风。傍晚，天气转晴，风也几乎平息。

7月5日***北行七十九里，只是有时略微偏西。在我们宿营的平原走过几里之后，我们绕过一个不高的山岗，来到一片辽阔而荒凉的平原，几乎全是砂砾，中间夹杂着一些小块瘠土。此地几乎全不长草，只是在某些地方能够看到只有骆驼才肯吃的一种丛生的低矮植物。我们在平原西面的不大的高地上，靠近凹谷的一处泉水旁扎营。此地蒙古名称为提兹普拉克。泉水清甜可饮。

晨间寒冷，全天清凉，但天空晴朗。强劲的北风减轻了暑热。

7月6日****行六十七里，几乎一直向北，只是偶尔略微偏东。地势与昨相同，仍旧平坦而荒芜。沿途看到许多黄羊和兎子，我们的人进行了追捕。

---

* 6月23日。

** 6月24日。

*** 6月25日。

**** 6月26日。

我们在一处名为苏尔呼图普拉克的地方宿营，那里有一泓清泉可供饮用。附近稍有牧草。我听说稍许往东有一水潭或沼，可饮牲畜。

晨起多云，北风虽微弱，但凛冽，不时降雨；午后天晴，风静。

7月7日*行八十六里。我们向北走过一段路后，进入了丘陵地带，在此走了近二十里。之后，我们继续向北，途经景物单调的地区，那里只有两座不大的高地。接着，我们沿着一条已经近于干涸的小溪前进，穿过两山之间的狭道，穿出后便转而向西了。我们在此溪岸上一处蒙古人称之为赫乌拉斯台的地方扎营，那里有水完全可供饮用，也有差强人意的牧草。因为此溪两岸长满了树木，有很多柴供篝火用。

整天霪雨，傍晚雷雨交加，间以冰雹。但无风，天气逐渐放晴。

8 隶属皇上的国土界外

7月8日**北行三十里，偶尔略向西倾斜。地势较昨崎岖，而荒芜一如日前所见。宿营处名为托内达杜·诺哈苏金，位于在不远处流淌的乌伊斯钦河的岸上。饮水与牧草足敷使用，附近便有一眼好泉。这地方虽然已在隶属于皇上的领土边界之外，但仍不算喀尔喀国的本土，而只能说是联接两国的中立地界。这些地界称为卡伦。

我计算了一下，太阳的子午线高度为65°30′或66°。由于天空多云，太阳只偶然显露片刻，我不能断定何者更为精确。

整日雨下得淋漓不止，强劲的北风迎面吹来，而且夹杂着雨点，造成许多困难，迫使我们缩短了当日行程。

7月9日***沿北北东方向前进四十二里，先走过一段颇为难走的路，后来道路略为好走一些。因前几日一连降雨，几乎到处皆是良好的放牧场所。我们在两国的边界之外，靠近绰诺河的地方宿营。

【738】

9 蒙古台吉来访我们。蒙古人的生活

我们的钦差大臣抵此后，就有一位台吉——喀尔喀汗血统的王子来访问

---

* 6月27日。

** 6月28日。

*** 6月29日。

我们。走近我们后，他翻身下马，步行到我们面前拉住钦差大臣的双手，和他们寒暄致意。礼毕便上马回去了。台吉似乎已上了年纪。扁脸、白色脸膛。他的随从不多，只带着三、四个儿子或近亲。他们都穿着缎褂，然而总的说来，他们的衣着敝旧，令人望而生怜。

黄昏时分，他派人赠送给钦差大臣三匹马、三峰骆驼、六头牛和一百五十只羊。钦差大臣只收下了牛羊，并且以双倍于牛羊价值的绸缎、布匹、茶和烟等回赠。这些都是鞑靼人极其珍视的物品，他们对金银和其他宝物是陌生的。

他们告诉我们，这位台吉离弃了他的北方领地，因为他惧怕俄国人。鞑靼人与俄国人不能和好相处。同时这位台吉也惧怕厄鲁特人[8]。厄鲁特人在去年蹂躏了喀尔喀汗国，迫使喀尔喀汗藏身于中国皇帝的领地，直到如今他仍在那里。

据说，这位台吉治下约有一千个属民，或者毋宁说是一千名奴隶。他们在我们的附近安营居住；这些人都很穷，生活极其悲惨。夏天，他们只吃骆驼、马、牛、羊和山羊的奶，里面掺和一些用牲畜从中国换来的最低劣的茶。

冬天，牲畜没有奶，他们便只喝这种粗茶。他们一天只用二匙茶叶，加上一块鸡蛋大小的肉，这种肉是事先晒干或者烤干的。他们吃的肉有野兽，也有家畜。他们也用酸奶酿造一种气味难闻，但颇烈的酒。鞑靼显贵和较富足的人都喝这种酒。

他们身穿长袍，通常是粗麻布制的，冬天则在里面加上一层羊皮或其他兽皮。他们全年经常是只穿同一件皮衣，不分冬夏。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全部营生便是放牧，也就是不分昼夜放任牲畜自己去寻食。秋天，他们有时到野地去猎捕黄羊，或到树林去捕捉其他野兽。其他时间，他们总是消磨在破乱的毡包里，浑浑噩噩，既不读书，又无游戏，更不会干别的生业，有酸奶酒时就喝，不然就蒙头大睡。

整日阴晴不定，忽而降雨，忽而放晴。据说昨天雷雨时，此处霹雷殛死一个人和两头牛。

7月10日* 留驻营地一天，因为军需官员要求钦差大臣给他们一天时间，用以购办牛羊和用丝绸茶烟向鞑靼人换强健的骆驼、马匹，以替换中途走乏了的牲畜。钦差大臣也吩咐将过于疲羸的马匹和骆驼留置此地用肥草洁

---

* 6月30日。

水喂养，以备归途中使用。

几乎全日晴明，刮着凉爽的南风和西南风。

7月11日*向正北行五十一里，沿途平坦易行，牧草丰盛，但草并不甚好，因为本年鞑靼的这一部分和中国北方各省一样，遭到了旱灾。只是到了本月初才开始降雨，草才长起来。

我们在一处名叫乔尔契·克布尔的地方扎营。此地有一小沼，或者不如说是一个雨水潴积起来的大水泡子。还有一眼泉水，但水味难闻，不可生饮，除非过滤才行。我们开了几眼井，井水很好。

今天，到营地后，我计算太阳子午线高度为65°15′或30′。我测量时用了两个象限仪，用直径为一呎的大仪器，测得的是65°15′，用小仪器测得的是65°30′。

全天晴朗而温和，刮着微弱的东南风。

7月12日**向正北行进七十八里，所经之地区是非常开阔的地区，路一部分平坦，一部分系丘陵地势，到处几乎都是踩踏过的硬沙，颇易行走。某些地方可见牧草。我们走过四十余里后，来到两个沼泽地方的湖泊附近，决定在此宿营。但湖水非常恶劣，所以钦差大臣决心继续赶路，我们到了名为霍洛斯台·普拉克的地方扎营，此地位于小山岗上，山下有丰富的清凉泉水。此泉灌溉着山脚下面的谷地，培育出极好的牧草。午后二时以前天气一直很温暖，二时许刮起了南风。黄昏时分，天空布满了乌云。

【739】

10 围　猎

7月13日***北行三十三里。地形与昨同，即不平坦和微有丘陵。到处皆有差强人意的饲草。我们一边前行，一边狩猎。钦差大臣命令所有八旗骑兵按级别排列，官长立于队首，列成半月阵形。半月逐渐合拢，将野物包围其中。当我们抵达猎营的地方时，半月的两翼已经合拢，形成的圈内有许多兎子和黄羊，一些企图逃跑而被中途射毙的猎物还未计算在内。

当包围圈完全合拢之后，骑手们便下马，追逐猎物。野兽若企图逃出围圈，便把它杀死。人们不愿放走黄羊群，所以不断向它们射箭。尽管如此，大

---

* 7月1日。

** 7月2日。

*** 7月3日。

部分黄羊还是仰仗奔跑的高速，逃脱了出去，尤其是追逐者都没有骑马。我们杀死了五十或六十只野兽，但主要是当年生的小羊。杀死的还有两只小狼。

11 野　　驴

此外，我们还打到几只兎子和一头不大的野驴。这种野驴，蒙古人称之为齐克提，它象刚生下来几个月的小驴驹：大耳，长腿，细身，长头。这种野驴易于繁殖。毛为灰色，蹄、腿与家驴相同，这是一只牝驴，当它企图冲出包围、奔回其母和其他同伴处的时候，被射死了。我们本想努力将这些野驴围住，但它们跑掉了（它们跑得和黄羊一样快）。钦差大臣下令把黄羊分赏八旗官兵。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宿营地，它位于一个水甜的泉眼附近，地名是胡普图。

晨起还是乌云蔽日，但不久便放晴了。午前炎热，接着起了南风，一直刮到黑夜。

7月14日* 朝北走了六十八里，与昨日相同，走的仍是道路崎岖、遍生牧草的地方。我们望见无数黄羊，在一片洼地里聚集了几千只，但我们的人没有前去追猎，因为相隔甚远，时间已晚，且马匹已乏。我们在名叫额尔德尼·托洛海的地方过夜。这儿有两个湖沼。因为近几天雨水很多，水足够我们的牲畜饮用。我们在营地的山脚之下掘了几口井供人使用。

我们到达营地之后，一位住在东面很远地方的喀尔喀台吉前来拜会钦差大臣，意在赠送给钦差大臣马、牛、羊等礼物。可是我们的钦差大臣没有接受任何赠品。

这位台吉的外表比起以前来过的几位要好。他穿着一件红色长袍，随从他的人也都穿着绿色的大褂，有的是绸缎的，有的是粗麻布的。

我们停下宿营后不久，骑手们带来了一头小野驴。野驴还活着，只是前腿负了伤。我有足够时间仔细审视它，我确信它的确如同我先前描写的一样。这也是一头牝驴，毛色也类似。

天气晴朗，整日温和。只是近正午时刮起了和缓的南风。

7月15日**前进六十二里，其中一半路程向北，然后转向北北西。地方

---

* 7月4日。

** 7月5日。

和昨天所走的类似，仍有很多黄羊。我们看见一处平原上有几千头黄羊，平原深处有一大沼泽。我们的钦差大臣决定包围黄羊，但在追捕时，黄羊都跑掉了，只打到几只。我们的宿营地叫作克杜，或叫康都，靠近一个据说由泉眼汇成的水塘，可是塘水虽无异味，但并不清新。

清晨颇冷，因为太阳时时为云所遮。晨八时以前一直刮着寒冷的东北风，后来又转为西风。雨下了大半夜。

【740】

12 钦差大臣派使者去见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通知他关于自己到达的消息

这一天钦差大臣们宣称，他们意欲派遣几名官员去向俄国使臣致敬，并通知他关于自己到达的消息。几乎所有官员都争着要求派遣自己前去。很多人跪在地上恳求，有几个人甚至脱下帽子叩头，这是鞑靼人最恭谨的表示。他们以为这是立功显名的途径，可以为皇上所知。

7月16日* 北行四十九里，地形如旧，仍是多少有些开阔的地方，牧草肥美，但仍不见有森林、灌木丛和稍许大些的山岭。我们途中遇到一处水塘，宿营在克鲁伦河畔的一个非常好的草地之上，那里两岸的草高达一呎以上。

克鲁伦河是一条小河，它发源于肯特山，该山位于此地西北方约一百七十或一百八十里耶处。在此地河宽不超过十五几何步[9]，深度不超过三呎。河水流向是从西向东，时而转南，时而向北，最后流入一个大湖，此湖的鞑靼语名称是呼伦，而俄国人则称之为达赉。我们在距离此湖二十五或三十里耶的地方渡过了克鲁伦河。河中多鱼，河底是淤泥。我们的人用皇上赐给钦差大臣的网从河里捕到很多鱼，既大且好。我们捞到很多大小不一的鲤鱼和一条很肥美的白鱼。这条鱼的肉既肥又嫩。

这一天我测量到的太阳子午线高度是：用大仪器是63°15′，用小仪器是63°30′。是日虽然全天晴朗，但相当凉爽。刮着微弱的北风，祛除了热意。

7月17日** 前行八十八里，几乎一直向北。所经之处开始起伏不平，后来进入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只是偶而遇到几座山岗。日暮时，路途又变得崎岖难行，但周围牧草很多。土地已少有沙质，虽然仍然看不到树木和灌木丛。日暮时，我们略微转向西方，因为在启程时我们略偏东方了。在到达宿营地

---

* 7月6日。

** 7月7日。

——奇拉基之前没有遇到水源。奇拉基处有一大水塘，塘水只堪牲畜饮用。人们只好另掘几口井，井水清新而带有甜味。

全日天气晴和，虽然时有浮云掩日。气温适中，午后北风渐强后，尤其如此。

7月18日*走了七十七里，向北略偏东。行经的地方与前几日的酷似。途中，我们经过两个小湖，其中较大的一个位于东边一列小山丘的脚下；另一个则紧靠路旁，离我们宿营的地方相当近。我们的营地座落在第三个湖的岸边，那里有很多水禽。营地离泉眼也不远，泉水寒冽，清澈可饮。

当我们正要拔营离去时，有一位喀尔喀台吉，由他的四、五个兄弟陪同，前来拜会钦差大臣，并馈赠马匹、骆驼和羊。钦差大臣没有接受。这四、五位王子走近我们的钦差大臣时，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恭请皇上圣安。交谈片刻，他们就攀鞍上马了。我们钦差大臣请他们不要花费时间相送。晚间，另外两位台吉来问候钦差大臣。由于对俄国人的畏惧，迫使他们退过克鲁伦河。

晨起相当寒冷，但日出之后，北面刮起了微风，变得炎热。午后浓云蔽空，黄昏时下起小雨，间有雷鸣。我们宿营的地方名叫胡土巴伊杜。

7月19日**走了九十二里，几乎全是朝北北东方向。和以前走过的路途相仿，有很多良好草地。走过近六十里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湖泊，湖上飞翔着鸭子。还见到了一种蒙古人称之为塔比齐[10]的动物。这种动物在地下打洞居住，它们草食为生，冬天蛰伏，靠夏天储存的食物过活。它们的毛色近似狼，但绒毛较短而柔软。它们大小与水獭相同。据说其肉嫩美。此地鹌鹑甚多，钦差大臣的鹰猎捕到不少。

天气晴朗，但寒冷，因为整天刮着强劲的西北风。

我们宿营于俄布图淖尔湖附近。近处有一相当大的泉眼，泉水形成了流【741】入湖里的小河，泉水极好。又有两名台吉来拜会我们的钦差大臣。他们住在克鲁伦河彼岸。

7月20日***走了五十五里，一半路程朝北北东方向，其余朝正北。地势同前，仍平坦多草。沿途见许多小池沼，其一距我们宿营地不远。该地名为欧隆淖尔，位于一个颇大的池沼附近。我们途经一处水泉，泉水涌出，汇成小河，

---

* 7月8日。

** 7月9日。

*** 7月10日。

灌溉着一片广阔平原。是日，我们开始遭到了蚊子困扰。因为草深，内藏无数蚊虫。蚊虫把我们折磨得要死，直到南风吹起，才逐渐使我们摆脱了它们的袭扰。

早晨温暖，但天空时为浮云所蔽。午后有小雨，但随即放晴。

7月21日* 向北行七十一里。最后二十里向北北东。地势较前几日崎岖，但除几块掺有沙砾的地方外，土质较好。草多，但相当粗莽。蚊虫极多，令人不堪其扰。湖沼星罗棋布。其中一个相当大的水潭，上空飞聚许多野鸭。此潭距我们宿营地约二十里。我们在胡劳奇普拉克山上扎营，营旁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新可饮。此溪穿行山丘之间，山上长满了上好牧草。但此地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

早晨寒雾极浓，日出后倏即消逝。其余时间很热，阳光炙人。晴空万里，全日无风。

7月22日**向正北行七十四里，地势较前更为崎岖，只有最后二十里路程，是在广漠的平原走过的。平原北面环绕着高耸的群山，平原的洼地里潴积着雨水。约在全程的中间，我们遇到一条不小的溪流，这里的土质似乎较好，周围牧草丰盛。我们认为，若在这里种麦或其他谷物，一定能生长得很好。

我们略向西转，在一处山阜上度夜。山阜距波尔契河约一里耶，此河宽达十五——二十几何步。昨夜此间降雨，雨后河水涨溢，以致我们不能跨越，因为没有找到涉渡地点；同时我们也无法在岸上扎营过夜，因为到处是水。此河发源于我们营地东南东方向的高山。湍急的河水奔向西北西方向。它注入流经涅尔琴斯克的萨哈连河。这条小河的河水清澈甘甜，河底系沙质，两岸遍植高大垂杨，点缀得景致宜人。我们又为蚊蚋所苦，尽管刮着强烈的东风，继而又逐渐变为东南风，仍属无济于事。

晨起，日出之前下过雨，雨后东风大作，寒冷得使我们的一部分人虽穿上皮衣，有的甚至穿上两件皮衣，却依旧不住声地喊冷。最后，太阳终于破云而出，风向转为东南，整天变得很热。

7月23日***我们前进不超过八里。我们凌晨即已拔营，旨在渡河，但发现河水泛溢更甚，便去另寻涉渡处，放弃了原来已渡过去了一部分人的地方。

---

* 7月11日。

** 7月12日。

*** 7月13日。

我们在稍南的地方找到了可渡之处。若不是两岸异常难走，骆驼本可过河，连驮载的物品也不会被水打湿。有时需要乘马，可是一下马就陷进了粘稠的泥泞里，许多骆驼和马匹常常陷得很深。它们只有靠人力帮助才能挣脱出来，纵然如此，也需先将驮载物卸下。不管如何，我们总算把驮载大部分不怕水的物品的牲畜驱赶过去了。另一些怕水打湿的物品，是用皇帝赐给钦差大臣的两条船运载的。我们的马匹过了河，羊群只好泅水过去。我们的向导，尤其是新满洲人——即出生在皇帝发祥的鞑靼本土的人——这一天吃尽了苦头。他们在河上度过了好几小时。我们在离泛滥的河水约半里耶的地方扎营，河水淹没了这片大平原的东、西两面，而且北面淹得比南面更甚。我们有两个人渡河时从马上跌入水中，因为不会游泳，淹死了。

晨起冷，整日凉，浓云蔽空，刮着北风，不时降雨。日落时天始放晴。

7月24日* 向正北行八十四里。仍然行进在同一平原上，路途平坦，牧 【742】
草遍地，无数水泉和溪流滋润着此地，还可以遇到池沼。到处可见鹤鹑和塔比齐的洞穴。塔比齐的洞穴都掘在草深丛密的高阜地方。蒙古人用此兽的毛皮作帽子，也用之装饰自己的衣袍。

我注意到此地和其他地方的鼠类在其洞穴入口处储有大批干草，以备冬日食用。这种现象，我去年在隶属于皇帝的蒙古国度里曾经遇到过，但未引起我的注意。平原上到处皆是无数备有草堆的鼠穴，这都是新割下来的青草。

途中，前队一位官员——鞑靼人称为前锋——带着十四名喀尔喀鞑靼人来见钦差大臣。这是他在途中遇到的。这些鞑靼人都是流浪汉，靠劫掠俄国土地为生。据他们说，他们杀死了一名投靠俄国的鞑靼索伦人，掳到一些妇孺，但后来被他们抛开了。他们只满足于掠走从一处俄国庄园得到的十二匹马。这些鞑靼人陪同我们到达营地，在这里领到钦差大臣发给的护照，就被遣回了。

天气晴朗，整日凉爽。虽然阳光灿烂，但北风驱走了热意，同时北风也使我们免受此地成群的蚊蚋的折磨。

我们在松代河岸扎营，此河发源于此地东方和东南东方的群山里，流向西和西北西方向，注入萨哈连河。尽管在平原上已几经曲折，但水流仍湍急。

7月25日**，我们走了八十里，实则只核七十里，而且只有前四十里向

---

* 7月14日。

** 7月15日。

正北，其余的尽是盘旋于群山之中，从东北向西北。我们过了位于我们营地北方的一处高地后，渡过图尔格·皮拉河。此河河水较松代河深，但涉渡较难，因为涉渡处两端泥泞难行。此河流向与松代河相同。

过涉渡处后，平原渐窄。前面绵亘着一带山岭，山坡上只有蔓草丛生，但离涉渡处前行三十里，则是遍山林木。山顶可见松柏，其余的树皆是我在欧洲从未见过的同一种树木。中国人称之为桦树，这种树中等高度，类似我们的白杨，树皮也是白色。中国人用此树树皮制做刀鞘和其他用品。

从宿营地出发，行五十里以后，我们来到一片小林，我们的驮载物品的牲畜历尽艰难才得以穿过。驮载的马匹，尤其是骆驼，在走出树林时更为困难，因为有一些泥潭。很多牲畜陷了进去，不得不把载物卸下，把它们拖出泥坑。

这片树林，在我们通过的地方，宽度不足半里耶。我们继续在群山间前进。一些山全为树木覆盖，另一些则只有部分地方生长树木，渐向北行，树木渐稀。山间隘口，甚至山坡之上，多有水泉、溪流，以致这些水造成的泥潭很多，很多地方难以通行。

总的说来，我们一路上牧草足够使用，有的地方草高达一呎半。我感到，若在此地种植庄稼，收成一定很好。我们在胡兰口的一些光秃秃的山上扎营。距此地八或十里的地方流着一条同名的河。此河向北面的洼地流淌，较我们以前遇到的要大些。我们本应在河彼岸扎营，但途中有很多难行的地段，而且驮载的牲畜也已疲惫不堪，所以决定不再前行了。

天气晴朗，温热，几乎无风。我们途经的森林地带蚊蚋极多，过此才逐渐少些，所以在余下的旅程中，我们也被叮得少些。

7月26日* 我们只走了四十七里，而且只核四十里，因为道路难行，到处是泥淖，渡两条河，也使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第一条河不十分宽，也不十分深，离我们的营地仅仅十里，但是在前去此河的路上泥淖很多，马匹、骆驼常常陷入。我们的钦差大臣吩咐去割长满两岸的很长的野草，把它一捆捆的铺在此河涉渡处的两端。在此之后才开始涉渡。钦差大臣亲自在渡口呆了两个小时，监督渡河的次序和保证重载运输的速度。

【743】

13 危险的渡河

渡河之后，我们沿河前进。河水流急，奔向北和北北东方向，注入溫达

---

* 7月16日。

河。我们在另一条河流入口的涉渡地点的上方渡河。此地河宽约一百几何步，深度不及五呎。中等身材的马匹可以泅水而过。但这一渡口很窄，水流湍急得很，若不采取措施，会将驮载的马和骆驼冲走。

我们的钦差大臣费尽一切努力，以求平安无事地渡河，但在深处激流仍然冲走了很多骆驼和马匹，有的驮载，也有的空鞍。由于两岸人手很多，各用长竿救援，所以大多数牲畜得救了。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游到岸边的骆驼和马，都是事先卸了载的。但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安全措施，仍然有四人淹死，近三十匹马和七、八头骆驼溺毙。他们都被激流卷走了。

两河之间的距离约三十里，道路在高峻的山岭间迂曲环绕。因此，我们不得不一路走在满是泥淖和水坑的峡谷里。我们在跨越途中碰到的一条小溪时，尤其忙乱不堪。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对于我们的行李装备如此危险和如此烦忙的一天。

我们在渡河地点十里外，山北坡的一片草地上扎营。这一天我们的路线向北和西北，所以要算作是北北西方向。按此方位计算，我们所行不足四十里。

据说，此河鱼类很多，尤其是大鱼，而且鲜美好吃。俄国人经常到此捕鱼和把自己的牲畜赶到水草肥美的河滨草地上放牧。

天气多云，无风。整天阴沉欲雨。我们钦差大臣派去向俄国使臣致意的人，在途中留给我们一封信。他把信绑在一根高竿上，把高竿插在高阜，作为标志。信中说，他们于24日路过此地，此地多鹿、狐、貂和银鼠。可是道路险阻，使我们的钦差大臣失去了狩猎的兴趣；同时，我们前队人马的闹声很可能早把所有野兽惊跑了。

14 使者自涅尔琴斯克归来。军政长官对使者的接待。满人船队驶抵涅尔琴斯克

7月27日* 我们在营地逗留一天，以便渡河时落在后面的人能够赶上来。我们钦差大臣派往涅尔琴斯克通知我们即将到达消息的使者之一回来报告说，7月25日他们到达涅尔琴斯克，次日见到了军政长官。军政长官亲自走出住宅迎接他们，对他们彬彬有礼。在询问我们钦差大臣健康时，他躬身低头至地。接着他说，他们大公派出的全权使臣尚未到达涅尔琴斯克，他

* 7月17日。

已派出专使去迎接使臣，并通知他我们钦差大臣抵达的消息。军政长官相信，使臣不会多作耽搁。我们从使者口中得知，玛老爷[11]率领从瑷珲拨来的全体官兵和装载粮食的船筏已于25日* 到达，停泊在望得见涅尔琴斯克的地方。

15 使团接近涅尔琴斯克

钦差大臣知道去涅尔琴斯克所剩的道路泥泞难行，便派出一支五百——六百人的队伍前行，修整道路，用杂草、树枝填铺道上，以免驮载牲畜走在上面时陷入泥淖。

雨下了一夜和大半天，还伴有东北风。

7月28日**路途多泥淖，只走了三十六里。若不是事先将最难走的地段铺上了草叶、树枝，我们的驮载牲畜会陷得永远也挣脱不出。我们一直走山路，忽而爬上，忽而爬下，所经多半是浓密的树林，林中皆是我已提过的桦树。山里沒有荆棘，也沒有灌木丛。若沒有泥淖的话，那真是一切都好。到处有
【744】泉水，果树遍山。我们采了一些草莓，样子和味道都与欧洲的相同。

我们钦差大臣的手下人丁到山里狩猎，打死了几只鹿。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不少熊的足迹。我们还听说，在森林里还有一些流浪的，几乎还是野蛮的鞑靼人。我们的路途几乎朝向正北，虽然我们不得不忽而偏东，忽而偏西地前进。我们在特冷岗河彼岸的山岗上扎营。

我们刚刚安顿停当，派往涅尔琴斯克通知俄国使臣关于我们已经临近的消息的送信军官回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军政长官的彬彬有礼和对他们的亲切接待。

与昨夜一样，全天下雨。

7月29日*** 我们在营地等候道路修好，因为据派去探路的人说，道路和以前走过的一样坏。

16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的使者到来

是日傍晚，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派来了使者，向我们钦差大臣问候。他

---

* 7月15日。

** 7月18日。

*** 7月19日。

由十名俄国人陪同。这都是一些平庸之辈，形态粗鄙，甚至野蛮。他们身穿粗布衣服，只有他们的首领看上去还体面些。他的翻译是一个不甚开化的厄鲁特人，处于从未见过的场面之中，他立刻惊慌失措了。

使者站着向钦差大臣问安，只鞠了一躬。之后，按自己国家的习惯，戴上了帽子。他问候钦差大臣是否一路平安。他和他的同伴被邀请入座，向他们提了很多问题。他询问我们钦差大臣意欲在何处扎营，以便他们能够先把地方安排妥贴。他又说，他们的全权使臣不久即可到达。他们喝过茶便走了。

今日大半天多云，降雨，黄昏时分方才转晴。

7月30日* 行进四十二里。我们穿过森林，越过山岭，忽而向北，忽而向北北东，所以可认为我们实际只向北北东方向走了三十里。我们经过许多小溪，树林中遍是水泉，路途泥泞不堪。但是因为已有时间将道路略为修整，而且我们钦差大臣指令骑手们不得损坏道路，以备驮载牲畜容易行走，所以耽搁和事件较前一天要少。尽管林中草莓极多，我们却不能撷采。

17 俄国居民得知满人到来，逃入涅尔琴斯克

林中生长着桦树，形状很象椋树（也许这确实就是椋树）。再有的是樅树，数量多，而且美观。途中，我们看到有两三处地方修有房屋——如果"房屋"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那些简陋的木棚的话。这是一些用樅树树干乱七八糟地堆砌起来的木棚。在屋里没有找到俄国人，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说，俄国人一听到我们即将来此，便全都跑到涅尔琴斯克去了。在一个这种屯落里有一座修缮得比较整齐的木造的小礼拜堂。从它屋顶上的十字架，很容易便可认出来。

这些屯落附近有开垦出的田地。我们见到有种得很好的黍和其他杂粮。在这里人们在山坡上耕种，而把牲畜放牧在山脚下的沿河草地上，并且筑有栅栏，以防止牲畜践踏耕地。此地名为阿厄根。我们在第二个屯落后面的山岗上扎营，山下流过一条小河，其名也为阿厄根河，因此屯落也取了这个名字。此河虽小，但盛产鱼。

清晨日丽风和，全日炎热。我发现早晨虽然晴朗，我们却没有感到象从

---

* 7月20日。

前遇有无云天气时感到的刺骨寒气。我们甚至没有觉察凉意。

7月31日* 前行四十四里，一部分路向北北东，另一部分朝向正东。如果把全程按东北方向计算，依我看，我们最多只走了三十六里。所经仍是山地，若不算道上的一些森林地段，地势已比较开阔。我们渡过三条河流，经过距离涅尔琴斯克半里耶远的萨哈连河岸上的一片松林。此处河宽不足一里。据说，河水到处都很深。我们在林中发现有俄国人堆积起来准备由河上运往涅尔琴斯克的松木。

【745】 和平使团的成员之一——玛老爷、镇守瑷珲和乌拉以北全境的将军、两名固山额眞——即八旗都统，以及很多职位很高的官员，走出一里耶多路，来迎接我们的钦差大臣。全体都下了马，因为官员们要恭请圣安，而为此必须双膝跪倒。

18 途遇充军犯人

继续前进，我们又遇见一批过去曾作过官的人，他们因罪发配到乌拉、瑷珲、宁古塔及东鞑靼的类似地方，现在在船上充当普通士兵。充军的条件已使他们贬低到难堪的程度，从事最辛苦的工作：或者为皇家伐木，或者拉縴拖船。他们衣着褴褛，大多数人须发苍白，或者全白了。

19 抵达涅尔琴斯克

我们终于到了涅尔琴斯克。我们发现在我们将要驻扎的地方，停泊着从乌拉和瑷珲运送兵丁和粮秣的船队。它们一个跟着一个地沿河停泊。岸上立着士兵和官长的营帐，各按自己的旗属。全体船队为欢庆钦差大臣的到来，悬旗结彩；靠近木船旁边，还停泊着上百艘中型船舶，形状类似大桨船，既可扬帆行驶，亦可划桨航进，但是通常用在岸上行走的人拉縴而行。

20 使团人数

我听说，乘坐这些船前来的有一千五百名兵士，若加上奴仆，则有三千人

---

* 7月21日。

之众。此外，由陆路来的还有一千四百名士兵，文武官员，两位钦差大臣的亲兵，他们的数量庞大的随从、工匠和大批奴仆。这样总数达到九千或一万人。随同我们的有三、四千头骆驼，至少有一万五千匹马；仅索三老爷一人就带有三百多头骆驼、五百匹马和一百名家人；国舅所带的也不少于三百匹马、一百三十头骆驼和八十名家人。其他官员则按其级别递减。

21 军政长官对水路抵此的满人队伍的行动提出的指责

我们了解到，我国船队和军队的到来引起了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的惊愕，因为他没有接到有关此事的任何通知，我们钦差大臣到后立即派去一些官员向俄国使臣致意，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对他们说，他完全有根据指责经水路来此的队伍。这支队伍的行动表明，他们来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议和，而是为了打仗、抢掠。他们围着城堡屯扎，既不通知自己的到来，也不说明此来的意图何在。当问到他们这些时，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想对任何人通报，他们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

与此同时，军政长官对由陆路来此的使团首脑的礼貌却极口称赞，夸扬他们遵照通行惯例，亲切地把他们到达的消息通知给他。两位钦差大臣确知他们由水路抵此的队伍的行为完全违背了皇上的意旨以后，感到十分担心，深恐此事假俄国使臣以口实，不来涅尔琴斯克，或者即使他已在城堡附近，也将在确实知道我们此行意图为何、军队人数多少以前，隐匿不见。为此，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便要求率队伍由水路来此的官长把队伍撤离城堡远些，不要造成俄国人可以进行指责的口实。这些都准确无误地一一照办了。

22 满人营地的布置

前一晚已先派专司军需的梅勒章京和几名官员在萨哈连河岸上的平原上确定和划分我们营房的驻扎地点，因此我们的人便开始在平原上安营扎寨。全体士兵按旗驻扎，每一旗都各用士兵的营帐围成一个大圈，帐篷不是一个紧贴一个，互相之间都留有可设一个帐篷的空地。所有帐篷皆由绳索环【746】绕一起：一道贯穿各帐顶端，另一道围在帐篷中腰，第三道则在帐篷的下半截。绳索挡住了士兵的营帐，使牲畜，甚至使人们未经允准便不能进入圆圈。只留下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充作大门，正对着主将帐篷。帐前树有旗帜的主

将帐篷，以及其他官员的帐篷，全设在圆圈之中。各旗低级将校和全体非武职官员都驻在圈外，但距离圆圈极近。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各自在他本旗的圆圈正中设帐，其区别标志是在圈门两旁各置两门小炮、悬挂两面上绣帝国金龙的锦旗，帐前分列六柄门枪。每天晚上在旗下布设岗哨，白天则将岗哨设在圆圈正门两旁。他们把圆圈称为夸兰。

我们到达后，便跟随钦差大臣和他们的主要随从官员同到固山额眞，即都统郎老爷的船上。他停泊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恰恰面对涅尔琴斯克城堡。此城位于一个大水湾的深处，有两条河在水湾汇合。其中一条名为涅尔查河，城堡即以此而得名。

城堡东面，在炮弹射程的距离内，有一带不很高的山岭，西面为遍是森林、耕地的秀丽山岗，北面是一片广漠无际的平原，南面则是前文提及的水湾，此湾宽度几近四分之一里耶。

23 在都统处进餐。与涅尔琴斯克互相奏乐致意

我们在奉都统命令设立在靠近木船的岸边的绿色营帐里进餐。郎老爷和其他几位带兵船的官员向二位钦差大臣进献了几只途中捉到的鹰隼。我们的钦差大臣觉得这里既方便又舒适，当即决定以后每天来此议事。当天，他们在此处一直逗留到深夜。我们则于饭后立刻回转到我们的营地。此时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派来了二名军官祝贺钦差大臣平安到来。

今日正值望日，入夜后大船上擂动鼙鼓，各船桅上高挂灯笼。俄国人在堡内也吹起军号，与中国的鼙鼓应和。三、四把军号吹奏了很多次十分悦耳的乐曲。这证实了我们的疑虑：俄国使臣已到涅尔琴斯克附近不远的地方，不然，此地的军政长官能从哪里弄到三、四把完好的军号呢？

早晨晴，黄昏时多云，大有雨意，但只响过一阵雷声。全天都很热。

24 钦差大臣致函俄国全权使臣。函件的内容

8月1日* 钦差大臣写信给俄国全权特使，催促他们早日来此，或者至少弄清他们到达的确切日期。钦差大臣派人来找我们，要我们把信翻译一下，

---

* 7月22日。

我们照办了。信内意思仅是：钦差大臣火速星夜赶来，奇怪的是却连俄国使臣何时到达的确讯也没有听到。如果俄国使臣不加速行程，钦差大臣将被迫渡河，以便寻觅一处较目前营地方便宽敞的地方，因为我们目前扎营处的牧草已感不足。然而钦差大臣不希望渡河，以免对他们签订和约的诚意引起怀疑。这封信递交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请他尽速转交给他们的特使。

25 钦差大臣接受礼物和款待使者

当天，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送来十头肥牛和十五只肥羊，并告知我们说，牛是他的主子沙皇馈赠，而羊则是军政长官自己送的。我们的钦差大臣赏给三个送礼来的人每人一块绸料，赏给船夫们一些棉布和烟叶。

早晨降雾，随即消散，但天气忽阴忽晴。似乎要降雨，但始终没有下。午后炎热。

8月2日*一位俄国使者来我们营地问候钦差大臣们。这是一个相当漂【747】亮的年轻人，受过教育，出身于上流社会。他衣着很好，若不算他的帽子前檐镶着一颗珍珠一事，还是很朴素的。钦差大臣请他在自己身旁不远处落座；他带有十名随员和一名翻译，所有这些人外形十分粗野、蛮横。他们的衣装也是杂七杂八的。出于对使者的尊敬，他们一直脱帽恭立一旁。

使者却戴着帽子端坐，年纪虽轻，神气却从容镇定。尽管向他提出的问题相当繁难——根据这些人在北京得到的消息，俄国使者早在二月初便已离色楞格来涅尔琴斯克，为何至今不见到来——他却没有急躁不安。这位年轻人安静而简练地回答一切问题。接着他也向钦差大臣提了几个问题。首先，他问，钦差大臣们到此是否意在交战？如果他们真诚希望开始和谈，那末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士兵，由水路来此的队伍为何举止如此乖张。他着重指责说，当我国船队途经阿尔巴津**的时候，那里有他们的两个人被害。可能他们是被满人士兵杀死的。我们的钦差大臣对此断然否认。

他还问，为什么俄国使臣派往北京的使者比我们出发的早，而至今还未回到此地？回答他说，这位使者用皇帝赏给他的几辆大车载着很多货物，因此他可能走得很慢。我们尽力使他相信，我们的钦差大臣除和谈外，别无他意。他竭力坚持，说会议上双方人员数目应该相等，并且指出，护送俄国使臣

---

* 7月23日。

** 日记中此处及下文均作："雅克萨"。

的只有五百名士兵，他拒绝带领很大的卫队，因为他此行只为和谈，绝无交战之意。

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来说服他，表明我们只希望建立牢固和持久的和平。他似乎相信了我们。他说，俄国使臣日内即可到达。这使我们钦差大臣们感到有些振奋，而在此之前他们为出现的困难已有怒意。

我们用鞑靼方式招待信使饮茶，让一个年轻官员坐在他身旁，给这个官员也端上茶来。看来，这样安排是有目的的：年轻官员跪着饮茶，然后按鞑靼习俗伏在地上叩头。钦差大臣们希望俄国信使也照样作。可是俄国信使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官员如何叩头和喝茶，他继续一动不动地饮茶。后来酒端了上来，他才站起身来，脱下帽子，向钦差大臣们鞠躬，站着举杯祝他们健康，干了一杯。之后，他又坐下喝了两三杯。最后他再次起身，脱帽向钦差大臣鞠躬，表示感谢。

我们的两位官员把他送到岸边，他们原就是从那里引导他来的。信使临别时对两位官员说，他对接待很感满意。

今晨降雨，后转晴，气温高。傍晚云层加厚，复降雨。

8月4日* 我用较大的象限仪和戴·蒙公爵式半圆仪[12]测得太阳高度为55°15′。我认为我确定的纬度是正确的，因为我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而且两个仪器得的数据都同样是极地高度51°46′。

今日温和、晴朗，刮着微弱的东南风。

8月5日**多云，午后降雨，直持续至黄昏。几乎全夜无风。

8月6日***仍然多云。几乎全日下雨，刮着微弱的西北风。

26 俄国的新信使

8月7日**** 俄国使团又派来一员信使向我们钦差大臣问安。我们听说，他是使团首脑的秘书。信使讲，他的主人九天之后才能到达，虽然他离此地并不甚远，但是需要等待因道路难行而迟迟到此的随从人员。他重复了关于去北京的俄国信使的问题，并说他的主人急不可耐地等待他的归来。

---

* 7月25日。

** 7月26日。

*** 7月27日。

**** 7月28日。

我们钦差大臣提议从自己方面派一个人去迎接这位信使，并说，若是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意欲派自己的人去接，他们可以提供驿马，以加快信使的行程。钦差大臣决定也派两名官员去迎接俄国使臣，向他问候。他们把此事【748】通知了军政长官。

晨起天气阴沉，十时许转晴。西北风十分强劲，全日气温适中。河水暴涨。

8月8日*我用两个象限仪和戴·蒙公爵式半圆仪再次测量太阳的子午线高度。我作此事是出于百无聊赖，所以极其精细。测得结果是45°15′。数据在几个仪器上相差只有几分，所以我完全相信，太阳正在当顶，因此，涅尔琴斯克的极地高度是41°49′。

今日晴，几乎无风。

8月9日**天气凉爽，乍阴乍晴。入夜时下了一场小雨。

27 钦差大臣收到戈洛文的答函。他许诺于8月21日***抵此。他的函件给人的印象

8月10日****俄国使臣的一员信使送来了对我们钦差大臣的信件的复函。复函开头说，钦差大臣们在信中对他的行程表示关心，他对此表示满意。他解释自己耽搁的原因说，他的信使从北京通知他，中国钦差大臣不会很快到达，同时钦差大臣们本人从北京寄给他的信件里也说，他们只有到八月份才能赶到，因此他没有急于趱行，以免旅途劳顿。现在他尽力急速赶来，以免钦差大臣着急，同时也要安排使钦差大臣的马匹和其他牲畜得到饲草。信中说，然而，他对违反世界各国惯例，到异国进行和谈的人竟直逼城堡之下一事，不能视若不见。他请求钦差大臣从城堡撤后一段距离，让出他们现在扎营的地方给他，以便他能够在该处安营，因为他的营地设在城堡附近才是较正常的。他补充说，若是钦差大臣后撤一些，〔他们的牲畜的〕①饲草供应会得到更好的保证。最后，他许诺说，倘若上帝垂佑，如果没有什么情况妨碍在

---

* 7月29日。

** 7月30日。

*** 8月11日。

**** 7月31日。

① 括弧内是俄译者添加的话。——译者

正常的会议上就永久和好问题进行谈判，他将于8月21日* 抵达涅尔琴斯克。

我们把这封回信一字无误地翻译过来，发现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对它不很高兴。他们立即聚会磋商如何行事，决定派几个自己的人去见俄国使臣，敦促他尽早来此会谈，并向他表达我方的诚意。然而俄国使臣的信使请求他们暂候几日，以便他们能一道同行。

天气冷得和季节很不相称。大部分官员都穿上了皮裘。寒冷是西北风引起的。

8月11日**天气稍暖，晴，几乎无风。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给钦差大臣送来十头乳牛。

8月12日***三位低级官员奉命乘小船，由不大的卫队护送着去见俄国使臣。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给我们的钦差大臣送来一些蔬菜，以及很粗糙、用黑面烤制的各种各样点心和质量极劣的酒。

天气晴而寒冷。午后有小雷阵雨。

8月13日****天气变幻不定，忽晴忽阴。晨起下了一阵浓雾。

8月14日*****早晨下了一阵寒雾，其他时间晴，气温适中。

8月15日****** 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派人来对我们的钦差大臣说，俄国使臣过一、两天即可到达，他的队伍的主要部分已经抵达涅尔琴斯克。

全日天晴而冷，午间稍转热。

【749】

28 往见俄国使臣的满洲官员带来回信。对船队下达的命令

8月16日*******前奉我们钦差大臣之命，去迎接俄国使臣并向他致敬的三个低级官员返回我们营地。他们对所受到的接待深表满意。俄国使臣

---

* 8月11日。
** 8月1日。
*** 8月2日。
**** 8月3日。
***** 8月4日。
****** 8月5日。
******* 8月6日。

只说，要我们把自己的营地移到离涅尔琴斯克远些的地方去，官员们根据所奉指令，回答他说，他们不能照此办理，因为别无合适地点；他到来后，可以亲自证实此事；若是他知道另一处合适地点，那么只要他指出，我们便立即把营地迁往那里。俄国使臣对此未作答复。他只抱怨蒙古文翻译本领不济，请求以后谈判正事时只用拉丁语。

当日，俄国使臣的信使来向我们的钦差大臣问候，并询问他们希望如何进行会晤，每个使团可以有多少人出席等。我们钦差大臣答复说，他们把这些让给俄国使臣去决定。这个信使语无伦次，我们钦差大臣很不喜欢他的有些粗野鲁莽的举止。他们决定通知俄国使臣，今后不要再派这种人来。

天气晴，从早晨起凉爽，但中午时转暖。

8月17日* 全日晴而冷。我们的钦差大臣命令碇泊在涅尔琴斯克以上的船只，稍许顺流向下移动一些，停泊在俄国使臣及其扈从将要经过的地方附近。

29 俄国使臣的到来

8月18日** 俄国使臣率领他的一部分扈从来到了涅尔琴斯克。他们是乘大车来的，在其中一些车上支搭着帐篷。到达后，他立即派扈从中的一位贵族前来通知我们钦差大臣，说他已到达，并向他们致敬。这位贵族说，会议只有在二、三天后才能举行，因为他们的人还没有全部到达。我们钦差大臣指责前次来的信使，请这位贵族转达自己的主人，今后再不要派来只能把事情弄糟的人。此外，他们还从自己方面派出两位显贵官员去向俄国使臣祝贺平安到达。他们回来表示对俄国使臣的有礼貌的接待和谈话十分满意。

早晨阴，时有阵雨。入晚转晴。全天气温适中。

30 预备会晤的礼仪

8月19日*** 整天都在忙于钦差大臣和俄国使臣的信使往还，磋商会晤和会谈的日期、地点、时间以及仪式。

早晨冷，但继而气温转为适中。午后强劲的东北风骤起，气温又降。夜里下起倾盆大雨。

---

* 8月7日。

** 8月8日。

*** 8月9日。

8月20日* 信使继续奔走，直至双方商妥于22日** 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我们钦差大臣可率四十名官员和七百六十名士兵渡河；其中五百名应持武器留在我们船队停泊的岸边，此阵地至城堡和至会谈地点的距离应该相等①；其余二百六十名士兵可随钦差大臣到会议地点，并留在钦差大臣身后一定距离之外。俄国军队也以五百人列成战斗队形排于城堡前，也保持同样距离；俄国使臣也可率四十名官员和二百六十名士兵；士兵们也如同我们的钦差大臣的护送队一样，列队于同样距离之外。这二百六十人的队伍除刀剑外，不准配备任何武器。为了双方不互相欺骗，不隐匿武器，我们的人去检查俄国护送队，他们的人来检查我们的护送队。我方布置十人守卫船只。一切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使团各自在自己的帐幕里，两座帐幕面对面设立，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帐幕。使团人员面对面地在各自的帐幕里落座，任何一方也不能显示出比另一方更尊贵一些。

31 耶稣会士说服满洲大臣毋须惧怕圈套

【750】

为了鼓舞我们的某些钦差大臣的精神，我们花费了不少精力，因为他们办理这类事务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他们没有经验，深恐信赖俄国人的诚挚会陷入圈套。我们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国际法，说俄国使臣制造了一些障碍，只是因为他不相信带如此庞大的军事部队前来是为了和谈。

全日阴冷，午后雨云密集，但降雨不多，风力较昨微弱。

8月21日*** 我营的军需官员奉钦差大臣之命，前往视察用来进行会议的地点，标明双方使团及士兵所应占据的位置。他们支起了供使团使用的帐幕。

全日阴冷。西北风强劲，几乎全日浓云密布。

32 第一次会晤的早晨，士兵渡河。会议破裂的危险

8月22日****天刚破晓，八百名士兵在官员率领下渡河到了对岸，根据

---

* 8月10日。

** 8月12日。

*** 8月11日。

**** 8月12日。

① 此段俄译于理未合，似有谬误。按理应为："此阵地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从涅尔琴斯克城堡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译者

昨天的协议，其中三百名应布置于我们钦差大臣的帐幕之后，五百名应驻守船队旁，保持所驻之处与会议地点和与城堡的相等距离。我们与军需官员一道渡过河去，等候钦差大臣到来。可是当一切都准备就绪之际，却出现了危及一切、可能造成破裂的事件。俄国使臣同意登陆的五百人留在木船之上。当他获悉这五百人已经列队岸边，而且与会议地点的距离比协议的要近得多之后，便派人来问引起这种变动的原因。我们的钦差大臣从未与其他民族进行过和平谈判，对国际法也毫无所知，所以不十分相信俄国人。他们担心会在什么地方为他们设下陷阱，力求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不知，即使面对最凶恶的仇敌，使臣的人身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因此，他们要我和徐日升往见俄国使臣，请求他准许把列开战斗队形的士兵留在岸上。我们向俄国使臣解释，我们的钦差大臣无论对其他国家的习俗，还是对国际法，都一无所知，尤其是他们从未参加过类似的会谈。如果他不愿在会谈开始之前就使它遭到破裂，那么他应该对钦差大臣的缺少经验作些让步。在此之后，俄国使臣同意了这一要求，只是请求不要再增加兵士，也不要再在岸上列队。

在说服钦差大臣渡河时，我们也花费了很多气力，因为皇帝钦派镇守东鞑靼地方的将军曾多次受过俄国人欺骗，他使钦差大臣们认为应对俄国使臣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提出了很多根据，终于使他们决定渡河和开始谈判。

33 满洲大臣赴会。戈洛文的到来

我们的钦差大臣由扈从簇拥着莅会。他们穿着朝服，即金线织锦、上绣帝国蟠龙的袍褂。他们原已备妥旗帜和戈矛，但是得知俄国使臣的来临何等炫赫时，便决定朴素地参加会议，不带任何显示尊严的标志。只是每人面前各撑一柄华盖而已。

根据协议，到会议地点的可有二百六十名俄国士兵，他们由军官率领在铜鼓、笛子和风笛的演奏声中到来。继他们之后，俄国使臣骑着马，在贵族和军官们簇拥下来到会场。他带有五名号手，一名鼓手和四至五名吹风笛的人。他们的乐声与笛子和铜鼓声音溶成一片，给人以愉快的感受。除俄国使臣外，使团中还包括涅尔琴斯克及大公属下这一带地方的军政长官和署使团秘书官衔的外务衙门高级文官。

使团的首脑名叫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他是大公陛下

的御前大臣和勃良斯克总督，其父为统辖萨莫雅吉西伯利亚、以及沙皇所属
【751】自托博尔斯克至东海地方总督。他衣着华丽，金缎外衣上还罩着一件披风或斗篷，也是用金缎缝制的，且镶着貂皮。这是一种黑色的、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毛皮。我相信，它在北京可以值一千艾叩①。戈洛文本人是一位仪表可亲，身材不高的肥胖的人。他举止从容。他命令搭设自己的帐幕。帐幕用土耳其地毯装饰。使臣面前放置一张书案，上盖两块波斯台毯，其中一块是金缕和丝线编织的。案上放着文件、文具和一座极其精致的时钟。至于我们的钦差大臣，他们聚在自己的用粗呢覆盖的帐幕里，俭朴地、毫不铺张地坐在一条长凳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个坐垫。这种坐垫是鞑靼人为了按照东方习惯席地而坐所随身常带的。

俄国方面与会三人，正如我前面所说。其中二人坐在靠椅上，第三个人坐着长凳，其余的人都站在他们身后。我方出席七名官员，他们都是受有出席会议权力的钦差大臣。他们坐在俄国使臣对面。我和徐日升被让在我们钦差大臣和俄国使臣之间落座，但在钦差大臣附近。钦差大臣身后坐着四名军需官员。其他文武官员侍立身后。

34 第一次会议。关于边界的争论

双方一切行动都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下马，有权落座的人同时入座，同时互相问好。所有的人都就座之后，俄国方面的一位使团贵族阐叙了他们受委办理的事务。这位贵族是波兰人，曾在克拉科夫研究过哲学和神学。他说拉丁语很快，但相当清晰。之后，他请我们的钦差大臣也作同样的阐述和开始谈论正题。我们的钦差大臣推辞了，他们希望俄国人先行发言。

开始了各种礼节客套。双方都推辞首先发言的特权和荣誉。最后，俄国使臣问我们的钦差大臣，他们是否受有谈判和平与边界问题的全权，跟着便将自己的完全合乎形式的全权证书拿出给钦差大臣们过目。我们的钦差大臣推辞不看，说他口说的已足可信任。双方都同意在两国边界没有确定之前，不再谈过去的误会和无关紧要的事件，而确定边界是会谈的唯一重要的主题。

---

① 艾叩，法国 14—17 世纪的金或银币。——译者

鞑靼人所说的萨哈连乌喇，或称黑水河，也就是俄国人称为鄂嫩-阿穆尔的河流，发源于色楞格和涅尔琴斯克之间的山里。它的流向由西向东，可容大船通行五百里耶以上，直达东海。此河由许多支流汇成巨流，在北纬约53°或54°处注入东海。人们对我说，入海处河宽达四或五里耶。

俄国使臣建议以这条河流作为两国疆界，具体而言便是：此河迤北的一切均属俄国所有，而南部——属中华帝国所有。我们钦差大臣小心地未肯同意此建议，因为此河以北有中国的城市和人口相当稠密的地区，尤其因为此河以北是猎貂打牲场所。

这就是我们钦差大臣为何提出远远超过可能得到的要求的原因。他们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楞格彼岸，把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以及一切隶属他们的地方让给钦差大臣所代表的帝国，其根据是所有这些领土曾经或属于中国，或向中国纳贡；自从中国西部的鞑靼人入主帝国以来，住居这些地方的一切其他鞑靼人也都开始向帝国纳贡。俄国人则驳斥了他们所援引的关于这些地区法律上不属于俄国，而属于他们的根据。

开始这场争论时，已将天黑。任何一方也不愿提出新的建议，都希望对方采取主动。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結束了。双方约定，下一次会议在次日举行，一切皆按今天的方式进行。使臣们相互握手，相互道别，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

今日晴，极热。

35 第二次会议。耶稣会士未参加此次会议

8月23日*俄国使臣派人来向我们钦差大臣问好，并请他们出席第二次会议。于是我们立即动身。当大家同昨天一样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后，双方互让了很长时间，请对方先行发言和提出建议。

俄国人宣称，既然中国钦差大臣要求据他们看来从前是属于他们的那些【752】土地，那么他们就应明确指出这些土地究竟是哪里。接着，俄国人说第一项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钦差大臣指出了另一些边界线，把涅尔琴斯克留给俄国人，同时补充说，俄国人可以从那里到中国去进行贸易。

---

* 8月13日。

俄国人没有任何同意这类建议的打算。他们嘲笑着回答说，他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钦差大臣，竟慈悲地不将他们从这个城堡赶出去，还允许他们安然在此睡觉。他们请求我们钦差大臣提出另外稍为合理的、使他们可以同意的建议。然而，我们钦差大臣坚持自己的要求，俄国人也从自己方面坚持不让，但他们却什么建议也不提出。会议就这样收场了。会上气氛较昨天冷淡。我们钦差大臣为俄国人的讥刺所激怒，下令拆除自己的帐幕，似乎不愿再与侮辱他们的人交谈，并且认为他们从这些人身上不能期待有什么好的结果。

几乎全日阴雨。

36 满洲大臣聚议

8月24日* 我们整日用于交换意见。我们得知，我们钦差大臣已建议将色楞格和涅尔琴斯克让给俄国人。此事他们是通过蒙古语翻译转达的，看来他们不十分信任我们，也许这是由于俄国使臣对我们表示信任。俄国使臣之所以信任我们，原因在于尽管他有两名蒙古语翻译，他却很难利用他们。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钦差大臣们中多数人懂蒙语，也能说蒙语，所以他们本身乐于使用这种语言。

我们得知他们前一天所提出的建议后，向他们略作鼓励，并说明我们毫不怀疑俄国人会让出阿尔巴津和阿尔巴津与涅尔琴斯克之间一部分土地。这促使他们拖长了会议。当我们应召到来后，我们建议他们派我们去见俄国使臣，借口是进一步阐明前一天所谈之事。他们决定派我们次日前去，以便宣布他们按照皇上的明确谕旨所能同意的划定边界线的最后方案。

全日全夜都在下雨。

8月25日** 当我们钦差大臣正要派我们去涅尔琴斯克的时候，俄国的信使来了，他请求我们钦差大臣，若没有什么新建议，把前两次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双方提出的建议等撰写成正式文件交给他们。他们从自己方面也将同样办理。这么作使每个使团都可以向自己的主上作正确的汇报。

这一建议本是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我们钦差大臣提出的，所以他们请俄国人先送来这种文件，然后他们再行发出。然而俄国信使却说，若是如此，那么最好再举行一次会议，如果在会上仍达不成协议，则双方互换文件，并且每

---

* 8月14日。

** 8月15日。

方皆在文件上当众盖印。我们钦差大臣拒绝了这一建议。

37 耶稣会士访问戈洛文

信使走后，我们便也动身去见俄国使臣，装作俨如出自我们自己的心意一般，目的只是想了解我们沒有出席的第二次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俄国人也如同我们一样希望和平，所以看到我们前去，显得非常高兴。我们立即向他们宣称，如果他们不愿放弃阿尔巴津堡及其附近的土地，那么就不值得再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确知我们钦差大臣奉有明确谕旨，不得阿尔巴津，决不签订任何条约。至于从阿尔巴津至涅尔琴斯克之间的领土，以及萨哈连河以北的土地，则我们不清楚我们钦差大臣究竟肯作何等让步，但是他们本人却有权限决定究竟在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之间的什么地方划定国境线。我们毫不怀疑，热望和平的钦差大臣们为了实现和平会作他们力所能及的事的。

俄国使臣听后说，如果这样，他请求我们钦差大臣将他们的最后决定告知他。我们当即回营转述他的这一答复。

全日全夜一直阴雨。

38 满人就边界问题提出非正式的新建议。他们拿出了地图 【753】

8月26日* 俄国使臣的信使来询问我们的最后决定。我们使团的一位成员有一份大地图，钦差大臣在地图上向信使指出两国之间的边界应如何划。这道边界的一端应沿格尔必齐河划，格尔必齐河发源于绵亘至东海、座落在萨哈连乌喇以北的山脉，此河在距涅尔琴斯克三十或四十里耶的地方注入萨哈连乌喇。边界应沿山脉峰顶划分，山脉以南的所有土地应归中华帝国，山脉以北及格尔必齐河以西的所有土地留给俄国。

在另一端，即在萨哈连乌喇以南的地方，钦差大臣指出额尔古纳河为边界，此河乃由距涅尔琴斯克东南七十或八十里耶的一个大湖流出，注入萨哈连乌喇。我们钦差大臣意欲使额尔古纳河东部和南部的全部领土全归他们，

---

* 8月16日。

河对岸的那些土地归俄国人所有，但是，让他们只在萨哈连乌喇和此河南方不远的山脉之间的土地上居住①，不准进入喀尔喀鞑靼人的土地，因为大部分喀尔喀鞑靼人不久前已归顺中国皇帝。

39 耶稣会士往见戈洛文。喀尔喀问题

信使走后不久，我们去见俄国使臣，向他解释我们钦差大臣的最后建议和听取他们的建议。在喀尔喀的问题上出现了难题。我们钦差大臣意欲把边界划得使俄国人不能深入到喀尔喀去，因为不久之前喀尔喀汗已成为中华帝国的属民。

相反，俄国人却提出，喀尔喀鞑靼人曾进攻他们，因此不愿我们干预他们与喀尔喀的关系，不容许我们在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划定边界线。他们回答说，甚至喀尔喀汗已成中华帝国属民一事得到了证明，那么喀尔喀汗也不能使喀尔喀成为属国，因为早在一年之前厄鲁特汗就占领了他的国家，从而迫使他逃亡到中国皇帝的国土上去。

我们回来见钦差大臣，向他们阐述这一误解。可是他们却轻易地同意了俄国人的论据，说不再谈论此事，因为他们并未受有处理此事的正式委托，但是他们补充说，待喀尔喀汗和厄鲁特汗讲和之后，再从长计议此事。

当天，我们再次去见俄国使臣，转达了这一答复。可是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阻难，他们说：我们在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一个屯落，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舍弃，而且你们的钦差大臣除阿尔巴津外再没有要求别的什么。这个问题迫使我们再次返回营地，探明我们的钦差大臣对此作何想法，因为不如此，我们就不能使俄国使臣作出肯定的答复。

竟日降雨。雨水使河流泛滥，河水几乎淹没了我们整个营地。

8月27日* 我们钦差大臣作出决定：俄国人应将修于额尔古纳河以东的房屋拆除，迁往对岸——西面去。我们一早便去把这一最后决定通知给俄国使臣，请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我们。当我们清楚地把钦差大臣的意图叙述一遍之后，他们回答说，他们从自己方面也想在自己的地图上划出应有的两国

---

* 8月17日。

① 此处俄译与从英文本翻译的中译本相较，截然相反。中译本为“……但是俄国人不得在萨哈连乌拉和在此河稍南一点的一道山脉之间的土地上定居……”（《张诚日记》，1973年，北京，第35页）。——译者

之间的边界线，这是他们的最后决定，任何时候也决不再退让，在此边界线内的一寸土地也不肯让出来了。

在此之后，首席使臣在阿尔巴津稍下一点的地方划出了这条边界线，这样一来，阿尔巴津及以西的全部土地便都留在他们方面了。我们一听此话，立即起身告辞，指斥他们滥用我们的善良意愿，因为我们早已向他们讲过，如果他们不准备放弃阿尔巴津及其周围地区，那么谈论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他们却要继续谈判，以他们将要放弃阿尔巴津的希望来愚弄我们的钦差大臣。现在再想让我们相信他们并继续会谈，那就难了。

我们立即回禀俄方的答复。钦差大臣听后立即召开会议，把所有军官、将军等人都召集来出席会议。

40 满人采取坚决行动。渡到对岸。戈洛文向武力让步 【754】

会上决定渡河，布置军队作封锁涅尔琴斯克城堡状。同时立即召集所有对俄国人的虐待不满、寻求摆脱俄国人统治和归附皇帝的途径的鞑靼人。下达了当夜运送军队过河的命令。一百人奉命急速乘船去阿尔巴津，命令他们与留在阿尔巴津附近的四、五百人一起毁掉田禾，不准放任何人进入城堡。

俄国人一见我们的整个营地都在活动，知道中国同意他们建议的希望破灭了。当天傍晚便派自己的翻译来，借口他们一贯怀有真诚的和平愿望，建议双方相互交换正式书面宣言，说明历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翻译含混其词地暗示，他的主人本来准备放弃阿尔巴津，但是他说，因为我们要求过多，他们却什么建议也不能提。

钦差大臣就宣言一事答复说，这不值花费气力，因为他们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最后愿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如果俄国使臣愿意接受条件，则他们的和平愿望仍未改变；但是他们已不能多作等待，如果俄国使臣要给予什么答复，就应该在今夜作出。

翻译竭力坚持，要求次日派我们去会见俄国使臣。我们的钦差大臣答称，派我们去没有丝毫用处，因为我们不能补充任何新的内容。就此，信使回答说，他明日再来转达自己主人的最后决定。

信使走后，我们钦差大臣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命令我们也列席参加。因俄国使臣使他们失去了谋求和平的一切希望，所以在过河，派士兵去阿尔巴津，割刈谷物，断绝该地粮食供应等方面，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由于

当晚俄国翻译再次访问我们，声称他们的使臣仍旧准备会谈，并暗示他们可以交出阿尔巴津，所以我们钦差大臣对决定怎样行动犹豫不定了。一方面他们怕俄国人行为的变化只不过是为了赢得时间和防止我方计划实现的一种花招。另一方面，他们担心，渡河会被看作是一种敌对行动，从而导致一切和平希望的破灭，而皇帝事后会谴责他们使谈判破裂的。

他们在这种踌躇不决之际，企图求助于我们的支持，于是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们，但是我们拒绝在此事上提供意见。我们对他们说，我们的职责不允许我们参预这类事务，他们人多，而且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因此他们自己会很容易的作出决断。他们感到，我们不仅对即将到来的和平尚未丧失信心，而且倾向于深信和平真的即将到来，所以他们派人去追赶派走的队伍，以改变对阿尔巴津实行粮食封锁的命令，但是为时已晚，没有能赶上他们。尽管如此，军队依旧彻夜继续渡河。

几乎全日晴。

8月28日*凌晨，俄国信使再次来见我们钦差大臣，以俄国使臣的名义通知说，他们准备把阿尔巴津让给中华帝国，但附有一个条件：必须将它拆毁，并永不再建。他们还同意额尔古纳河为两国边界，但要求此河以东的一个屯落仍归他们所有。总之，他们在决裂之前我们钦差大臣所提的几个基本问题上都同意了。信使们再次坚持，要求派我们去见他们的主人，以便将此事最后谈妥，但是我们钦差大臣拒绝了。

因为在此期间我们的军队已经出现在山头上，而山脚下便是涅尔琴斯克城堡，所以我们钦差大臣们便向信使宣布，他们决定渡河，但目的不是进行什么敌对行动，而只在于更方便地安顿住处，因为他们已不能继续留在被水淹没的营地上了，而且营地附近的饲草已不够牲畜食用。他们补充说，若是俄国使臣终于决定同意提出的条款，并且愿意将此事通知他们，那么他们可以使渡河暂停一、二小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将在对岸涅尔琴斯克附近等候回音。

俄国信使带着这个消息回去了。我们等候他们返回，直等了近两小时；因为再不见有人来，我们就随同钦差大臣过了河，渡河处在城堡下方三里耶处，我们的军队也几乎全部是在那里渡河的。下令把军队的司令部设在不大
【755】的谷地和山坡上。船队奉命分别停泊在两岸，而士兵则靠近船队沿岸扎营。

---

* 8月18日。

大部分辎重则留在河的这边，并留下足够的人守卫，可以抵御任何人的袭击。与此同时，全部军队奉命向前推进，直到可以望见涅尔琴斯克为止。军队分营分队地布列，占据了萨哈连乌喇和涅尔查河之间的全部地域，从而切断了俄国人与这一地区的任何联系。

俄国人看到我军渡河，便把自己的人员、牲畜都移至城堡附近，派出哨兵来观察我军的行动。

我们渡河后，随同钦差大臣乘马来到山脚下，由那里到涅尔琴斯克的距离足有四分之一里耶。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队伍擐甲持械，排成战斗队形。

涅尔琴斯克城堡刚刚在望时，我们看见俄国人的信使来了。他们在原来的营地没有找到我们，便径直到这里来。他们带来了他们的使臣的决定，他们几乎全都同意了我们的钦差大臣就国家边界提出的要求，只遗留下数处细小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些，他们邀请我们去见他们的主人。

我们钦差大臣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敢相信据他们认为已经欺骗过他们的人。同时他们担心俄国人只是要愚弄他们，拖延谈判，以便赢得时间准备防务，或者也许要把我们扣留在城堡里。

经过再三说服，钦差大臣只肯放我一人前去，而且不带任何卫兵，只准带几名奴仆。他们不准徐日升神甫陪同我去。我进城时，看见俄国人在大街上安设了十五门野炮，口径很小，全都是长炮筒，铜铸的。我看到街上还有一门同样的臼炮。我与俄国使臣谈妥了两国之间应划定的边界和和约的其他一些重要条款，我认为条约已可签订。我回来把这一愉快消息报告给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们正焦急不安地待我归来，听到谈判的圆满结果，全都满心欢喜。

41 喀尔喀人事件

这一天，大批以前归顺俄国人的蒙古人，即喀尔喀鞑靼人因不堪俄国人虐待，选派代表来见我们钦差大臣，告诉说，他们愿意归顺中国，退入中国境内。他们恳求钦差大臣收纳他们，帮助他们渡河。他们集中了一千人以上，带着全家老小和牲畜，接着的几天里聚拢的人数更加多了。

我们钦差大臣不愿向他们许诺什么，以免给签订和约增添新的障碍。但是他们给予喀尔喀人以希望：若是俄国人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款，那么他们就可高兴地收容喀尔喀人。

全日晴，自午至晚热。我们钦差大臣意识到会谈开始阶段对我们不信任，是犯下了大错。从此时起，他们对我们就完全信任了。

42 俄国使臣提出自己的要求

8月29日* 俄国使臣派代表来见我们钦差大臣，提出一系列要求，希望作为条约的基础。其要点为：

1. 今后写给他们的主人——大公的函件里，应完整地或者至少是缩简地书写大公的尊号，不应有涉及两国君主孰尊孰卑的字眼；

2. 互换使节，俾使之了解两国发生的主要事件。使节应受到尊敬接待，不准使之受任何侮辱。使节可将自己君主的国书亲交对方皇帝手中，在其所驻之处及在朝廷中应享有充分自由；

3. 两国之间贸易应完全自由，两国臣民经其所属之政府允准可随意去往各地，并将本国产品在另一国领土上出售。

我们钦差大臣就第一、第二两项答复说，因为他们就此类问题未曾奉有谕旨，而且因为中国从未向其他国家派出过使节，所以他们无可奉答。至于他们皇帝所下的国书的风格，则这更非他们权限之内的事。然而，他们可以
【756】表明：大公的臣民，尤其是使臣永远会受到优渥的接待。但他们不能同意将此事写到和约的条文之内。他们说，此事无关宏旨，不值得列入关于两国边界的条约，他们前来进行谈判是确定两国边界。

谈话结束时，俄国代表要求把双方议妥的条件以书面形式录出并准备和约文本。他们请求把这一文本交付他们，以便他们阅后提出自己的文本。此事得到了应允。

今日晴，午后热，夜间有雷雨，雷声隆隆。

8月30日** 全日忙于准备和约文本。我们整夜工作，把它译成拉丁文。

天气晴，然而寒凉。

43 耶稣会士持条约草案的拉丁文译稿去见戈洛文。满人的狡计。就诺斯山脉产生的冲突

8月31日*** 我们把和约的拉丁文译稿带给俄国使臣。在我们宣读之

---

* 8月19日。

** 8月20日。

*** 8月21日。

后，他们要求我们把抄件留下，我们表示同意。他们答应毫不拖延地对此给予答复。

天气仍然晴而冷。

9月1日* 俄国使臣派人来请求我们钦差大臣澄清条约的一项条款的含意，在这一条款里有一句话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即两国边界沿由格尔必齐河起向东北方向绵亘至东海和北海、并伸延入海的山脉划定。

这道山脉名为诺斯山。关于此事，应说明一点，即格尔必齐河发源的山岭形成两道很高的石质山脉。其一的走向几乎直向正东，几乎与鄂嫩河、或称萨哈连河平行。俄国人意欲划定的边界就是沿这道山脉。

另一道山脉〔即诺斯山〕①则奔向东北，我们钦差大臣正是想沿这道山脉确定边界。在这两道山脉之间有一大片领土，由很多河流灌溉，其中主要的是乌第河。在乌第河两岸，俄国人有很多殖民地，正是在这一带地区盛产最贵重的貂鼠、玄狐和其他毛皮兽。

在这两道山脉之间的沿海，可以找到一种大鱼，大鱼的牙齿比象牙还要洁白而坚固，极为鞑靼人所珍视。鞑靼人用这种鱼牙制作右手大姆指上戴的指环，以便射箭时不损伤自己的手指。

我们钦差大臣答复说，据他们的意见，此处所指乃是诺斯山，边界应沿此山划定。俄国代表带着这个答复走了，临行时说，据他们看来，俄国使臣永远不会同意此事。

9月2日** 由于俄国方面没有任何回音，我们钦差大臣感到处境很窘。他们所要求的超出所奉到的谕旨，結果便冒了使谈判破裂和什么也得不到的风险。他们召开会议，并邀我们参加。

我们清楚地对他们说，我们不干预此事，也不能提任何主张。我们还是不能相信俄国人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当议定边界时，根本未曾提出过诺斯山。我们补充说，也许我们钦差大臣不知道到诺斯山为止的领土该有多么广大。我们解释说，据我们从俄国人的地图上看，从北京到诺斯山按直线计算也有一千里耶以上，因为标志这道山脉的入海处约为北纬80°。钦差大臣们听了不禁为之愕然。

这迫使钦差大臣们决定请求我们往见俄国使臣，以便重开中断了的谈

---

* 8月22日。

** 8月23日。

① 方括号内的说明系俄译者所加。——译者

判，建议这片地区由两国平分。他们提出的此地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主张，令人很不愉快，而他们说话的腔调，似乎他们本人对此是确信无疑的。

我们已经准备动身的时候，获悉有一名俄国贵族在几名鞑靼人陪同下驰马向我们这里而来。这位贵族给我们带来了一份什么文件。我们推迟了自
【757】己的启程时间，想先知道究竟事体如何。这份文件是文笔优雅、富有说服力的申述。它阐述说，俄国使臣怀着满腔热忱进行谈判，作出了一切可能作出的让步，从而证实了自己缔结和约的愿望。可是目前，当我们钦差大臣要求割让他们以前在中国皇帝致俄国沙皇或其官员的信件里均未曾提及的地区的时候，俄国使臣只好求助上天作证，他们不仅无权决定此地区的命运，而且无权就此谈判，甚至无权听取有关此事的建议。然而，为了再次表明自己追求和平的热诚，俄国使臣准备同意先将这一地区搁置不划，留待以后得到必要的谕旨和指令时，再行议处。倘若我们钦差大臣坚持自己的要求，那么他们唯有昭告天地，不对一切流血和战争带来的恶果承担任何责任，而他们此来恰恰是为了消弭战争的。接着，文件说，即使和约不能缔结，他们也无意进攻我们，但是，若是有人进攻他们，则他们将全力抵御，他们所凭借的唯有深知他们居心诚恳的上帝垂佑。我们把这份用拉丁文写的申述翻译给我们的钦差大臣，它所产生的作用当如俄国人所期望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钦差大臣们在此之前已经动摇不决了，得此信后，他们回答得相当和缓，说他们也同俄国人一样，衷心希望和平，愿意尽一切努力促其实现。但是因为时间已晚，他们答应把自己的意图明日通知俄国使臣。

天气晴而寒冷。

9月3日* 我们送去本条款的修改稿，俄国使臣对之表示满意：据此条文，双方同意两条山脉之间的土地保持中立，其解决办法，应俟报请两国皇帝，奉得谕旨后再行决定。

我们到涅尔琴斯克后，发现俄国人已将其防务加固，围绕城堡用圆木筑起一道路障。木料是从俄国使臣的辎重车上拆下的辕木。这道路障主要是用来防止鞑靼人骑马冲入城内的。

天气晴而寒冷。

9月4日** 俄国使臣派人送来了自己的和约草案。草案基本上可以接

---

* 8月24日。

** 8月25日。

受。我们录下一份抄件，花费一个通宵把它翻译过来，但在此之前，我们曾再次往见俄国使臣，以消除我们钦差大臣所不能接受的某些细节。其中主要的是俄国人企图在条约里明文写入：阿尔巴津堡永远不得恢复。然而，尽管我们钦差大臣毫无修葺此城的念头，但对此点却不肯同意。

今日天气变幻不定，入夜下了一场小雨。

9月5日* 我们再次带着我方提出的和约方案去见俄国使臣。就俄国人想要加进或者勾掉的几句话展开了一场争论。为了此事我们不得不再去请示我们钦差大臣。由于事情只涉及某些形式和无关宏旨的细节，所以我们钦差大臣对一切都表示赞同。这也是因为盛夏即将过去，应该結束会谈和考虑归程了。

全日晴。

9月6日** 我们与双方商妥了条约的形式。俄国翻译和我根据我们钦差大臣的想法完成了条约的定稿，并且商定了双方使臣签字、盖印和宣誓等等的方式。

全日晴。

9月7日*** 我们从早到晚，几乎全天都是与俄国使臣和他们的翻译在一起度过的，准备两份拉丁文的条约正副本和争论领土问题。一部分时间用于往返奔波，以便协调某些程序。在程序问题上，俄国人只要有可能就故意刁难。

最后，我们终于备妥了两份几乎完全相同的和约拉丁文誊清本，其区别只在于：我为我们的钦差大臣所写的文本里中国皇帝在俄国大公之前，我们的钦差大臣则在俄国使臣之前；至于为俄国使臣准备的文本上，放在第一位上的则是俄国大公，他们的使臣也在我们的钦差大臣之前。

44 张诚抄写的条约全文的法文译本 【758】

下面援引的是我们钦差大臣交给俄国使臣的由我们准备的准确的条约译文。

---

* 8月26日。

** 8月27日。

*** 8月28日。

“中国大皇帝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与全权大使、御前大臣、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等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 会于涅尔琴斯克附近，为约束两国宵小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为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下：

第 一 条

以流经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鲁木河附近、并流入萨哈连乌喇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位于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下侧，直达于东海之漫长山脉，亦为两国之界：凡发源于此山南坡并流入萨哈连乌喇之大小诸川，及此山顶端以下之一切土地皆应归中国管辖；其山顶北侧以下之土地及川流，留归俄国管辖。惟界于上述山脉与乌第河之间全部地区暂不划分，俟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请示圣命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

又流入萨哈连乌喇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归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归俄国。凡现在额尔古纳河及墨里勒克河口以南之诸房舍，应悉迁移于额尔古纳河北岸。

第 二 条

俄人在雅克萨地方所建城障，应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撤回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平民，或因捕猎，或因盗窃，多次擅自越境者，应立即械系，遣送省长和边境军官，由其审知案情，依法处罚。

若十、十五人相聚成伙越境，或捕猎，或劫掠，或杀死另国臣民，须奉闻两国皇帝，一应罪犯均须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开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第 三 条

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不论事体为何，均永作罢论。

---

* 中国历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为公历的8月5日至9月2日。

第 四 条

自两国永定和好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双方各不收纳；若有一国臣民越入另国境内，应械系遣还。

第 五 条 【759】

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第 六 条

和好既定，两国永敦睦谊，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此约既已消除两国之间边界争端，且奠立两国臣民之眞挚和好、永世敦睦之谊，则今后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相互交换二份。此约将以鞑靼、汉、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柱，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两国友善之永久界碑。"①

俄国人准备的条约文本基本与此相同，只有一点差异，即他们将自己置于前面，并写出了沙皇的所有尊号。我在此就不再赘述，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45 签字仪式

我们二人誊写完毕按规定今天就应签字、盖章和交换的条约文本之后，我们钦差大臣和俄国使臣便启程到会晤地点。会晤地设在涅尔琴斯克附近的一座帐幕里。

我们钦差大臣们由大队人马护送，在全体随行文武官员簇拥下，身着朝服——金色彩缎缝制、上绣龙形图案的长袍——抵达会所。护送人为一千五百名以上的马队，举着招展的旗帜，只是缺少喇叭和铜鼓。

俄国使臣也到达了，他们由约二、三百名步兵护送，奏起鼓、笛、双簧管，骑兵演奏的喇叭、铜鼓和风笛声音溶成一片。这给人以非常愉快的感受，因为音调和谐得一致无间。

---

① 俄译本此处无引号。——译者

俄国使臣首先下马，为表示他们国家的好客礼貌，抢先前迎我们的钦差大臣几步，邀请他们进入帐幕，并说，这座帐幕是属于他们的。双方彼此相向就座。他们的坐位都是铺着土耳其毯的木凳。两代表团之间摆一张长桌。我们也在桌子上首的木凳上就座。随从的其他人员，不论尊卑一律站立。

一般的寒暄过后，我们高声宣读了条约文本，这几个文本都是供签字盖章用的。我先低声将我们的文本读了一遍，然后交给俄国翻译，他再次高声把它宣读一遍。此时，我暗暗将他的文本读过，以便查明是否一切均与约定的相同。

当宣读条约結束之后，每一方各自在应交付对方的那两份文本上签字用印：我方的二份文本中一份是鞑靼文本，另一份是拉丁文本；俄方的一份是俄文本，另一份是拉丁文本。只有两份拉丁文本盖上了两国的印鉴。在此之后，全体起立，互换和约文本，并以本国君主的名义，吁请万能的上帝、万物的眞主见证他们的眞诚，盟誓信守和约。

我们钦差大臣奉有皇上的特旨，允准他们以基督教上帝的名义盟誓恪守和约，他们理智地认为，沒有比以眞主的名义宣誓更能影响俄国人和使他们坚定不移地信守和约的了。

我们钦差大臣撰就了誓词，我在此准确无误地将它的译文录出，以便能更清楚地体现出誓词的精神。誓词是：

“曩者，中俄两帝国边鄙居民轻启干戈，攻战流血，以致我民不安生业，弗宁厥居，实违上苍仁民爱物之德。值此，我两国使臣钦奉王命，相期勘定边界，永敦睦谊，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聚集于涅尔琴斯克附近之处，顺利完成此事。我等明白议得边界，载以两国接壤处之地名，确定两国之间界线；又议
【760】得尔后如有爭议如何措置之方。

又议得缮具缔和约章文本彼此互换；又议得以上述约章及其条款，铭刻于石，树于我等所定之处，使过往此地之人，皆得周知，今兹所订和约，及其所列事项，胥得永远信守，不稍渝越。

倘敢暗中密谋，干犯约章者，或妄存私利，背弃盟誓，煽乱滋事，肇启爭战者，维我上帝，主宰万有，洞察人心，殛灭此辈，使不得善终。”

我们钦差大臣们原打算跪在基督教上帝像前宣读誓词，并按他们的习俗伏地叩首，然后把他们亲手签字、盖有钦命统帅印信的誓词焚化。可是，俄国使臣听到我们转达的这一建议之后，可能出于担心这种办法含有某种迷信成分，或者只是不愿遵循任何别国习俗，只愿照本国习惯办事，便建议各方可按

自己的方式宣誓。因此，我们钦差大臣便放弃了自己的作法，同意以与俄国人相同的方式宣读誓词。

宣誓后，相互换文。俄国使臣将其备妥的两份文本递交给我方使团首脑；我方使团首脑同时将自己准备的两份文本递交给他。换文既毕，他们互相拥抱，此时喇叭、铜鼓、风笛、双簧管等齐鸣，乐声大作。

接着，俄国使臣吩咐款待我们钦差大臣：随即端上来两种果酱，其一是柠檬皮，另一种是用榲桲果制的类似果冻的食品。另外还有极白的质量很好的糖，两、三种酒。招待一直持续到入夜。他们不断地为经他们奠定的两国友谊互致祝贺和颂扬。

他们当场商定，双方立即派人前去阿尔巴津，宣布缔結和约的消息和履行涉及此城的条款，即应把城堡毁除，其居民携带一切财物搬回属于俄国大公的土地。对建于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屯落，也应照此办理，将房舍拆毁，居民迁至对岸。

俄国使臣应我们所请，释放了两名很早就在涅尔琴斯克城堡里囚禁的索伦鞑靼人。俄国使臣请我们钦差大臣在营地多住几日，以便互相会晤、交谈，共享他们所缔結的友谊的果实。我们钦差大臣只答应多逗留一天。在此之后，我们就告别了。

俄国使臣把我们钦差大臣送至城郊，在那里他命人持火把伺候钦差大臣到河边我们船队停泊处。渡河时，我们不得不在对岸等候许久，直到我们的人员和部分马匹到齐。这耗费了很多时间，花费了很大气力，因为已是深夜，而马匹要泅水渡河。

这样，我们到达位于涅尔琴斯克上侧二里耶远的我方营地时，已是午夜以后，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我尤其疲劳，因为我已一天未进食物，而近八至十天以来一直睡眠不足，只能匆匆忙忙，或者偷偷地吃点东西果腹，因为我们日日夜夜须要往返奔波，翻译双方制定的文件，或者与双方的使臣进行会谈。

但是，应该承认，上帝在这方面是庇护我们的，因为只是在我们参预了这件与我们职务不十分相称的大事之后，在我们机敏地处理和成功地挽救了曾两三度接近于彻底决裂的谈判之后，才使谈判得以获得签订和约的結果。所以，上自钦差大臣，下至普通士兵，无人不说此次成功完全有赖于我们，若沒有我们，和约就不可能签订。

事实上，双方彼此都心怀疑虑，他们的精神、风尚、习俗各不相同，若不是我们或以谴责，或以请求，用各种方式迫使他们不再坚持和拒绝作出让步，那

么他们很难达成协议。俄国首席使臣应允把我们给他们作出的良好贡献奏报给他们的君主——大公们，这使我们产生了我们的教会在他们的帝国里会因此而受到保护和优待的希望。

另一方面，我们使团的首脑也公正地估计了我们所起的作用。在派遣两
【761】名武官先行回见皇帝，奏报会谈情况时，他们命令这两位官员奏明圣上，就说若没有我们，如此重大的事务就不能完結，他们的成功实有赖于我们，同时还颂扬了皇帝从自己周围遴选人材的圣明和他命令相信和完全依靠其所拔人材的英明。

天气变幻无常，忽阴忽晴。下过一场小雨。

46 交换礼物。送别和满人启程

9月8日* 清晨，俄国使臣派人来问候我们钦差大臣，并赠送礼物：一座自鸣挂钟，三块怀表，一对镀金瓶，一架长约四呎的望远镜，一面高达一呎以上的镜子和一些毛皮。估计总值不会超过五百、六百艾叩。然而，他安排得使稍许值钱的礼物几乎都送给了为首的钦差大臣。第二位钦差大臣——国舅的官阶、权限皆与首席钦差大臣相同，因此他似乎很为此愤愤不平。可是，我们消除了这个误会，解释说，这些礼品是送给两位钦差大臣的。经过一番推辞之后，他们还是接受了，但并未收入私囊，而是要全部进献皇帝。

俄国使臣还请我们去访问他。我们于中午时分去见他，他接待我们虽然简朴，但极为恭敬。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听到的欧洲的新闻。他反复说明，他将竭力请他的主上——大公们优礼相待我们的耶稣会士，以酬谢我们在北京朝廷和在此次谈判中两度为他的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

我们正与俄国使臣谈话时，我们钦差大臣派来送给俄国首席使臣礼物的人到了。礼物中有一付缕金鞍辔，上饰黄龙，两只精雕细刻的小金杯，大批中国绸缎、织锦、金银线的丝绣。这些礼物比俄国使臣送的要体面得多，价值也大得多。送来的还有一百匹棉布，以赐给俄国使臣的仆役们；一百匹棉布赠给蒙古语翻译，十匹绸缎送给拉丁语翻译和经常陪伴他的书吏。除此以外，还送给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一些绸缎，另一些则送给使团的秘书官。

我们正要向俄国使臣告辞的时候，他们的首席使臣赠给我们几张貂皮和

---

* 8月29日。

栗龙鼠皮，这些皮都和以前送给我们的相同。此外还有几张银鼠皮。这一切都不十分值钱。我送给他的欧洲古董所值决不会小于这些毛皮。临别时，我们和俄国使臣拥抱。我们还访问了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他赠给我们每人两张相当美观的貂皮。秘书官也迫使我们每人接受一张貂皮。

我们还去看望了一位日尔曼上校。这是一位善良的天主教徒，是我们教会的忠诚朋友。他正在卧病，很希望忏悔。但是我们不懂德语，而他也不懂我们会说的任何一种语言，因此不得不象给垂死的人祈祷赎罪那样，用手势为他作了忏悔。

全日晴。

9月9日* 我们动身离去，向北京进发①。

«张诚日记»注释 【801】

1 法国人弗朗索瓦·热拉皮翁(其中国名字为张诚——译者)生于1654年，1670年入耶稣会，1687年来到中国，死于1707年。

这样，他随同代表团前去涅尔琴斯克时，已是三十三岁的成年人，当时他到中国还未满二年。张诚才能出众，学识渊博，他的有关涅尔琴斯克会谈的日记和在"大鞑靼"旅行(1688—1695)所写的其他游记，都被列为世界地理学和人种学方面的杰出著述。

张诚日记首次发表于1735年，即他死后二十八年，刊载在耶稣会士荷尔德编纂的法国综合性巨著里面(见J. B. 荷尔德，«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巴黎，1735年，第IV卷，第163—206页)。这部日记曾多次被自H. M. 卡拉姆津，C. M. 索洛维约夫到C. B. 巴赫鲁申的俄国历史学家所引用。然而，这部日记从未译成俄文。此处发表的是该日记的准确的全译本。正文中的小标题是依据法文本加上的。

2 里耶——古代长度单位，通常认为相当于五公里，与徐日升所用的"里格"相同。里——中国长度单位，通常相当于半公里。

3 参见«徐日升日记»注释8。

4 索三老爷——对钦差大臣索额图的亲切称呼。老爷意为尊长、大人；索三——索家第三个儿子。

5 舅舅——母舅，钦差大臣佟国纲的称号，佟国纲是皇帝的母系亲属。

6 荷尔德在抄本中解释说，学士是官阶低于阁老的大臣。关于阁老，可参见И. С. 布伦纳和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合著的«当代中国的政治机构»，北京，1910年，第36页；原文中ио-сы(饶士)当是сюэ-ши(学士)之误，学士即国务秘书。

7 看来，中国使团遇到了鲤鱼或野鲤鱼的产卵场。在诸如中亚或东北亚这类人

---

* 8月30日。

① 俄译至此结束，但这只是«张诚日记»的前一部分。——译者

烟稀少的地方，产卵期鱼群这样密集于湖泊之中，是常有的事(此资料是由苏联科学院动物形态学与生态学研究所科学工作者 Ю. С. 列舍特尼科夫提供的)。

8 指厄鲁特人(Ойраты)。

9 几何步——古代的土地单位，等于通常的两步，5 英呎或 1 公尺另 62 厘米。

10 指土拨鼠。

11 玛喇——满清代表团成员，尼布楚条约签署者之一。

12 戴·蒙公爵式半圆仪不应理解为戴·蒙设计的一种什么新式天文或大地测量仪器，它只不过是张诚启程来中国前公爵赠送给他的私人礼物。临行前夕，张诚曾受到公爵的父亲路易十四的接见。

名词解释①

阿达哈达 Адахада (адогада)——满语：内阁官员。

阿尔腾 Алтын——俄国货币单位，等于六坚加或三戈比。

阿里哈昂邦 Алиха амбань (алихамба)——满语：尚书。

阿思哈尼昂邦 Асхань и амбань (асханьяма, асханьамба, аскамба)——满语：侍郎。

爱惜拉库 Айсилаху (айсилаку)——满语：员外。

昂邦 Амбань (анбань)——满语：大臣。

巴克士 Бахш (бакчей, бакчи)——蒙语：师傅。

笔帖式 Битхэси (бичечи, битеши)——满语：书记。

拨什库 Бошоку (боско, бойско)——满语：领催。

博格德的 Богдойский——满洲的，满族的。

博格德汗 Богдыхан (бугдыхан)——满洲皇帝，满族皇帝(指清帝。——译者)。

达尔嘎 Дарга (даруга)——蒙语：大封建主的主管各种事务的亲信。

达尔罕 Тархан (дархан)——蒙语：指具有人身自由或不必向封建主纳税的人。

纛章京昂邦 Туй чжангинь амбань (туй дзейки амба)——满语：护军统领。

端 Тюм (тюнь)——出售中国布匹时的计量单位，等于75—80俄尺(我国工具书中对端的长度说法不一。——译者)。

法定俄丈 Печатная сажень——正式规定标准长度为三俄尺的长度单位。

格素尔 Гэцул (гецул, гичул)——藏语：喇嘛寺院中的第二级僧侣。

阁老 Гэлао (колай, голай)——内阁成员。

宫廷护卫 Жилец(из житья)——莫斯科兵册中的低级军役人员。

官署 Приказная (съезжая) изба——十六——十七世纪的国家地方机关。

哈番 Хафань (хавань)——满语：官员。

哈顺 Хошун (кошун)——蒙古王公统治的地区(旗。——译者)。

呼图克图 Хутухта (кутухта)——"化身"，喇嘛教活佛的最高宗教封号之一(神圣的)。

珲台吉 Хунтайджи (контайша)——蒙古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封号。

甲喇章京 Чжалань и чжангинь——满语：上校(指参领。——译者)。

坚加 Деньга——俄国货币单位，等于半戈比。

军役贵族 Сын боярский——城市中的一类军役人员。

军营幕府 Разрядный шатер——军事长官办公室。

军政长官 Воевода——俄国城市或县

① 根据本书所附《名词解释》译出。翻译时有删节，同时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次序重新排列。——译者

中管理军事、民政的首长。

堪达罕 Каньдахань——鹿的一种，驼鹿。

喇嘛 Лама (лаба)——西藏和蒙古信奉佛教的僧侣。

兰珠 Ланзу——梵语 лоцава 的音讹，意即"指导者"。

立陶宛兵册 Литовский список——列入该名册的是由白俄罗斯移民组成的西伯利亚军队。

尼堪的 Никанский——中国的，汉族的。

赛义德 Сайд (сайт)——担任各种职务的蒙古贵族（万人长，千人长，百人长）。

沙比纳尔 Шабинары («духовные ученики»)——对呼图克图和寺院有封建从属关系的蒙古居民。

商卓特巴 Шанзоба (шанзаба)——蒙古封建社会中尊贵的喇嘛称号之一；司库，呼图克图产业的主管。额尔德尼商卓特巴 Эрдэни-шанзотба——乌尔嘎呼图克图产业的主管，沙比纳尔事务管理部门的首脑。

书吏 Подьячий——俄国国家机关中的低级职员。

舒林加 Шуленга——布里亚特或埃文基王公，部落、氏族的首领。

塔邦古特人 Табунгуты (табунуты)——蒙古封建主率领的一群布里亚特族游牧民。

塔布囊 Табунанг (табун)——授给蒙古王公的女婿的封号。

台吉 Тайджи (тайша, тайдзий)——蒙古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封号，授给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

通道 Волок——两河之间可以拉过船只的陆路。

通行文牒 Проезжая грамота——中央或地方机关发出的要求沿途提供马匹和其他运输工具的文书。

图舍米勒 Тушемил (тушмет, тюшмет)——蒙古封建主手下的官员。

托音 Тойн——贵族出身的喇嘛。

乌巴士 Убаши——蒙语：已经起誓信教但没有出家当喇嘛的俗人的尊称。

乌尔嘎 Урга——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乌卢斯或营地。

乌卢斯 Улус——游牧民族的封建领地。

新受洗人员兵册 Новокрещенский список——列入该名册的是受过洗的当地居民组成的西伯利亚军队。

宰桑 Зайсан——蒙语：统治者的荣誉封号。

扎尔固齐 Цзаргучи——满语：一种兼管司法和行政的官员。

章京 Чжангинь (дзангин)——满语：各级校官的总称，部里的处长（有职守的官员。——译者）。

人名索引①

Аблин Сеиткул 阿勃林，谢伊特库尔，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派往中国的使者 781

Абрамов (Обрамов, Оврамов) Иван 阿勃拉莫夫（阿勃拉莫夫，阿勃拉莫夫），伊凡，使团部队火枪兵 102, 291, 465, 609

Абросимов 见 Обросимов Ю.

Агафон 鄂噶番，俘虏 668

Адзис (Адзиски, Аджишка, Оджишки, Салзики) Алдар (Алдаркю, Алдаркя, Алдаркям, Алдорка) 阿齐斯（阿齐什卡，阿齐什卡，阿齐什卡，阿齐什卡），阿耳达尔（阿耳达尔卡，阿耳达尔卡，阿耳达尔卡，阿耳达尔卡），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宰桑 365, 411, 425

Акин Дарга (Акинь-зайсан) 见 Окин Дарга

Акин Мерген (Мергень) 见 Окин Мерген

Акинка 见 Окин，布里亚特人

Айдар (Айдарка, Алдарко, Алдарской) 埃达尔（埃达尔卡，埃达尔卡，埃达尔），“托顿科茨农民”，向导 488, 492

Алауль 阿拉乌利，埃文基的舒林加 477

Алахолту 阿拉霍尔图，车布登台吉的乌卢斯蒙古人 253

Албаджум 阿尔巴金，达斡尔游牧民酋长 709

Алдарко (Алдарской) 见 Айдар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едонский (Великий) 亚历山大·马其顿（大王），希腊统帅 22, 181, 372, 511, 779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В. А.，苏联史学家 39, 52, 767, 786, 794

Алексеев М. П. 阿列克谢耶夫，米·巴·，院士 39

Алексеев Никита 阿列克谢耶夫，尼基塔，外务衙门高级书吏 764

Алексеев Потап 阿列克谢耶夫，波塔普，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后为阿尔巴津哥萨克 78, 85

Алексей (Алёшка) 阿列克谢（阿廖什卡），阿尔巴津军役人员 159

Алексей 见 Толбузин А. Л.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 171, 184, 187, 222, 315, 376, 636, 683, 762, 764, 777

Алинай 见 Арни

Алтын-хан (царь) Бадма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Ирдени Болдан, Ирдени Болдой) 阿勒坛汗（帝）巴德马额尔德尼珲台吉（额尔德尼鲍尔丹，额尔德尼鲍尔丹）绍洛伊乌巴士珲台吉之子，西蒙古第二阿勒坛汗 424

Алтын-хан (царь)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одежан-хан, Лозан-хан) 阿勒坛汗（帝）鲁卜桑台吉（阿勒坛汗，阿勒坛汗），西蒙古第三阿勒坛汗 370, 372, 424, 636, 787

① 根据本书所附《人名索引》译出。索引中的遗漏、错误未予补正。人名后面的数字是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正文边码。——译者

Амонголюй 见 Мангаллай
Амухулан 阿穆瑚琅，清官吏 663
Анада 阿纳达，副都统 701
Анбо-лама 见 Дурал Онбо
Анболой 安鲍洛伊，额尔罕珲台吉的使者 423
Анбулут 安布鲁特，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使者 241
Андерсен В. 安杰尔森，В.，苏联史学家 51
Андраде 安德拉德，耶稣会成员 721
Андреев А. И. 安德烈耶夫，阿·伊·，苏联史学家 39, 58, 770, 790
Андреев Василий 安德烈耶夫，瓦西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81, 282
Андреев М. Г. 安德烈耶夫，М. Г.，苏联史学家 50
Андрее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安德烈耶夫，菲利普(菲利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81—283, 290, 349
Андрей (О-и-до-ли) 安德烈(鄂衣多里)，"无底儿河俄人头目" 679
Анофрей (Онуфрий) 见 Степанов О.
Аньэ 昂厄，侍郎 700
Апрелков Иван 阿普烈尔科夫，伊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460, 464
Арагни 见 Арни
Арамзай 阿拉姆扎伊，布里亚特舒林加 573
Арни (Алинай, Арагни, Аранай, Арани, Аргани, Арна-алеген, Арни-алеган, Аэрни) 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阿尔尼)，理藩院尚书，清使团成员 291, 306, 330, 393, 676, 677, 685, 695
Арсеньев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Ю. В.，俄国史学家 772
Артемьев Иван 阿尔捷米耶夫，伊凡，被俘哥萨克，通译，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的向导 144—146, 149, 158, 163, 769
Архипов Иван 阿尔希波夫，伊凡，火枪兵衙门书吏 629
Аршинский Данила Данилович 阿尔申斯基，达尼拉·达尼洛维奇，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派往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处的使臣 139, 774, 791
Аршинский Исак (Исачко) 阿尔申斯基，伊萨克(伊萨奇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73, 541, 558
Асламов Игнатий 见 Осламов И.
Астраханцев (Астраханец, Астраханцов) Василий 阿斯特拉汉采夫(阿斯特拉汉采夫，阿斯特拉汉采夫)，瓦西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96, 501, 558, 560
Афанасий 鄂佛那西，俘虏 668
Афанасий 见 Бейтон А. И.
Афанасьев Тарас 阿法纳西耶夫，塔拉斯，色楞格斯克通译 103, 154, 155, 186, 187, 189, 197, 199, 200, 202, 206, 212, 228, 258, 259, 292, 293, 295, 310, 311, 356, 359, 364, 367, 369, 371, 372, 374—376, 378, 379, 382, 409, 416, 418, 429, 441, 448, 479, 607
Ахай 阿海，蒙古台吉 197, 210
Ахай Дайчин (Дайчин Ахай, найон) 阿海岱青(岱青阿海，诺颜)，蒙古台吉 197, 279, 364
Ахай (Казай)-зайсан 阿海(阿海)宰桑，扎布额尔德尼宰桑的兄长 200, 205, 206
Ахряинов (Ахреян, Ахряинин, Охреянин, Охряинов) Михаил 阿赫里亚伊诺夫(阿赫里扬，阿赫里扬，阿赫里扬，阿赫里亚伊诺夫)，米哈伊尔，被俘的阿尔巴津哥萨克 127, 129,

409, 773
Ацырен Сукулай 见 Церен Цокулай
Ачин-Дар 见 Очир Дар-хутухта
А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Ачирой)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Аэрбаси 见 Бэйлэр
Аэрни 见 Арни
Аюси 阿尤希(音译。——译者),清官吏 791

Бабаев (Бобаев) Панкрат (Понкрат) 巴巴耶夫(巴巴耶夫),潘克拉特(潘克拉特),团队事务书吏 60, 77, 133, 466—469, 506, 540, 541
Бабур 巴布尔,帖木儿后裔,大莫卧儿王朝的创建者 793
Бабушкин Г. К. 巴布什金, Г. К., 苏联史学家 789—791
Багатырев С. 见 Богатырев С.
Байгашин Афанасий 巴伊加申·阿法纳西,被俘的阿尔巴津人,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的向导 144—146, 159, 163
Байдон (Байтон) 见 Бейтон А.
Байков Федор Исакович 巴伊科夫,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莫斯科贵族,派往清帝国的使臣 24, 708
Байкэ 白克,副都统 692, 693
Баймодо 白莫多,清官吏 695
Бакшеев Василий 巴克舍耶夫,瓦西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107, 108, 111, 538
Балдан 见 Уджин Балдан Манзей
Балтуй 巴尔图伊,舒林加 363
Бамбахай 巴姆巴海,布里亚特舒林加 462, 529
Банников А. Г. 班尼科夫, А. Г., 苏联史学家 39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 Н. 班蒂什—卡缅斯基,德·尼·,俄国史学家 55, 763, 796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班蒂什—卡缅斯基,尼·尼·,俄国史学家 13, 33, 55, 766, 770, 773—775, 789
Баньдарша (Бантарча, Бандарша, Баньдаэрша, Там Тарха, Памтарха) 班达尔沙(班达尔沙, 班达尔沙, 班达尔沙, 班达尔沙, 班达尔沙),副都统,清使团成员 15, 574, 584, 645, 649, 650, 673, 681, 685, 691—694, 758
Баньди 班第,清官吏 696
Баоци 包奇,清官吏 667, 678
Барсуков А. П. 巴尔苏科夫, А. П., 俄国史学家 766
Бартенев Ю. П. 巴尔捷涅夫, Ю. П., 俄国史学家 799
Бартольд В. В. 巴尔托利德, В. В., 院士 775
Ба-си-ли (Ба-ши-ли) 见 Захаров Василий
Баснин В. Н. 巴斯宁, В. Н., 俄国史学家 33
Баскул Василий 巴斯库尔,瓦西里,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33
Батули-Цзинун 巴图里济农,蒙人抗满行动的首领 697, 698, 701
Батур Контозия 见 Шидишири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见 Дайчин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Батур-хунтайджи отогчин (Батурконтайша) 巴图尔珲台吉赫托格其(巴图尔珲台吉),全厄鲁特王公 781
Бахай 巴海,将军,昂邦章京沙尔呼达之子 660—662, 664, 677
Бахрушин С. В. 巴赫鲁申, С. В.,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774, 779, 801

Баякэхайсан 巴雅克海桑，奇齐克台吉的拥护者 701
Бейтон (Байдон, Байтон, Фан Бейтон, Бойдон, Бэйдунь) 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 别伊顿（别伊顿，别伊顿，冯·别伊顿，别伊顿，孟敦），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阿尔巴津哥萨克头领 9, 14, 24, 63—65, 83, 107—109, 111, 118—120, 122—125, 127—129, 131, 132, 136, 143—146, 148—151, 156—158, 160—163, 169, 170, 175, 176, 179, 193, 195, 251, 311, 312, 326, 332, 335, 340—343, 345—347, 350, 351, 353, 354, 358, 395—397, 409, 426, 433, 434, 443, 444, 460, 461, 504, 521, 605, 608, 610—613, 619, 632, 638, 639, 694, 696, 767, 768, 772, 777, 784, 786, 787, 794
Белобоцкий (Бялобоцкий) Андрей 别洛鲍茨基（别洛鲍茨基），安德烈，"食俸的外国人"，翻译，使团贵族 25, 27, 71, 323, 519—521, 523, 525, 528—530, 532—534, 536, 537, 541, 545, 547, 553, 555, 556, 562, 563, 568, 571, 574, 584, 600, 764, 790
Белокуров С. А. 别洛库罗夫，С. А.，俄国史学家 764
Бёмер Г. 标麦尔，Г. 789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Антон (Антошка) 别列佐夫斯基，安东（安托什卡），乌丁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 196—198, 201, 220, 233
Бецальд (Бицальд) Иван (Иоганн, Яган) 别查利德（别查利德），伊凡（约翰，约翰），莫斯科火枪兵大尉 100, 107, 144, 147, 150, 151, 158, 279, 766
Бибиков Иван 比比科夫，伊凡，猎手 99, 100
Бигтухай-тайша 见 Ц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Биликэту 毕力克图，蒙古台吉 661
Бинтуй 宾图伊，布里亚特舒林加 233
Бинтухай 见 Ц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Бичурин Н. Я. (Иакинф) 比丘林，Н. Я.（雅金福），俄国汉学家 43, 781
Блитловский Назар 勃利特洛夫斯基，纳扎尔，使团部队大尉 766
Бобаев Панкрат 见 Бабаев П.
Бобинин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鲍比宁，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外务衙门秘书官 766, 777
Боган, найон 鲍甘，诺颜 372
Богатырев (Багатырев) Сидор 鲍加蒂廖夫（鲍加蒂廖夫），西多尔，莫斯科火枪兵中校 71—73, 88, 91, 92, 98, 101, 106, 110, 112, 119, 132, 136, 144, 147, 150, 170, 274, 279, 342, 352, 495, 505, 514, 582
Боголды 鲍戈尔迪，布里亚特舒林加莫尔达伊达乌尔科的奴仆 541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М. М. 鲍戈斯洛夫斯基，米·米·，俄国史学家 60
Бодин 博鼎，副都统 680, 682, 683
Бодок Федор 鲍多克，费奥多尔，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73
Бодорой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鲍多罗伊，谢苗（谢卡），使团贵族 238
Бодорой 鲍多罗伊，布里亚特舒林加 327
Бокой 鲍科伊，埃文基舒林加 477
Бокэ 博克，清官吏 665
Болицю 博里秋，清官吏 691
Болтевский Яков (Якушка) 鲍尔捷夫斯基，雅科夫（雅库什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118, 122, 127
Борисов Афанасий 见 Лебедев А. Б.
Борой 鲍罗伊（音译。——译者），清

使团信使 328
Бороной 鲍罗诺伊，扎布额尔德尼之子 362, 363, 369, 423, 795
Борцой 鲍尔佐伊，舒林加 232
Босогорихта 见 Бузузурикта
Боцэи 博济，清官吏 698, 699
Бояран Куяк Кадзарчин 鲍亚兰库亚克卡德扎尔钦，中国使臣的信使 328
Брунгерт И. С. 布伦纳，И. С.，俄国汉学家 797—799, 801
Бугочей (Бугучейка, Бугучий, Бугучин) 布戈切伊(布戈切伊卡，布戈切伊，布戈切伊)，塔邦古特人 324—326
Бузузурикта (Босогорихта, Бузоркит) 布祖祖里克塔（布祖祖里克塔，布祖祖里克塔），蒙古台吉车臣汗达赉的使者 168, 172, 368
Бузунов Иван 布祖诺夫，伊凡，阿尔巴津哥萨克头目 107—113, 119, 125, 129, 461, 771
Булгай (Булгайко, Булхайко) 布尔加伊(布尔加伊卡，布尔加伊卡)，塔邦古特台吉策凌佐库莱的奴隶 387, 428
Булгаков Богдан 布尔加科夫，鲍格丹，使团部队大尉 152, 153, 165, 469, 609, 610, 618
Булгаков Осип 布尔加科夫，奥西普，使团部队大尉 72, 77, 79, 93, 94, 113, 284, 410, 411, 433, 434, 633—637, 639—641
Булхай 见 Булгай
Буторин (Бутурин) Алексей 布托林(布托林)，阿列克谢，阿尔巴津哥萨克 343, 345, 347, 348, 353, 786
Бутусин Данила 布图辛，达尼拉，叶尼塞斯克哥萨克，后为使团部队火枪兵 409, 451, 456, 459, 484
Бухвостов Васи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布赫沃斯托夫，瓦西里·鲍里索维奇，苏尔古特军政长官 637
Бухэдэ 布赫德，逃人 669
Бушков Павел (Пашко) 布什科夫，帕维尔(帕什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113, 115—128, 130—132, 136, 137, 144, 149
Бушукту (Бушуктун, Бушухту)-хан 见 Галдан Бошокту-хан джунгарский
Бэйдунь 见 Бейтон А. И.
Бэйлэр (Аэрбаси, Бэйлээр) 贝勒儿（贝勒儿，培勒儿），清官吏 15, 670, 675, 676, 685, 686
Бяньули 边武礼，副都统 693

Вага Иван 见 Волга Иван
Вадай 瓦岱，清官吏 697
Валиху 瓦礼祜，宁古塔副都统 663, 664
Ван Эр-ся 王二仙，“弘阳道”组织者之一 689
Варака Василий 瓦拉卡·瓦西里，额尔古纳哥萨克 489
Василий 见 Бакшеев В.
Василий 见 Захаров В.
Василий 见 Лутовинов В.
Василий 见 Милованов В.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见 Голицын В. В.
Васильев В. П. 瓦西里耶夫，瓦·巴·，院士 13, 29, 44, 789, 799
Васильев Иван 瓦西里耶夫，伊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94
Васильев Леонтий (Левка) 瓦西里耶夫，列昂季(列夫卡)，涅尔琴斯克耕农 501
Васильев Михаил 瓦西里耶夫，米哈伊尔，军役人员 170

Васильев Федор 瓦西里耶夫，费奥多尔，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532, 534
Васильков Логгин 瓦西里科夫，洛金，使团军营幕府书吏 72, 409, 482, 488
Василько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瓦西里科夫，谢苗(谢卡)，小俄罗斯衙门书吏，后为使团书吏 25, 27, 56, 57, 60, 71—73, 77, 88, 90, 91, 186, 226, 233, 234, 241, 245, 261, 269, 293, 323, 329, 330, 364, 365, 367, 372, 439, 494—496, 498, 502, 520, 521, 525, 529, 530, 533, 534, 536, 537, 541, 545, 547, 555, 556, 562, 563, 568, 569, 574, 577, 578, 600, 641, 785
Вахана 瓦哈纳，副都统 692
Вахрушев М. 瓦赫鲁舍夫，М.，哥萨克十人长 776
Вашань 瓦山，清官吏 672
Венедиктов (Веденкто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维涅季克托夫（维涅季克托夫），谢苗(谢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504, 505
Вейста (Вен Та, Вента, Вэнь та, Вэньдай) 见 Уньда
Венюков Никифор (Микапар) Данилович 维纽科夫，尼基弗尔(米卡帕尔)，达尼洛维奇，外务衙门书吏 9—12, 65, 101, 103, 104, 106, 110, 112, 113, 115—141, 144, 145, 147, 149, 151, 160, 161, 174—177, 182, 192, 193, 211, 214, 216, 221—225, 227, 230, 234, 235, 259, 267, 268, 287, 303, 304, 311, 317, 331, 332, 335, 389—391, 394, 395, 404, 425, 482, 485, 486, 508, 510, 512, 684, 770, 772—775, 780, 784, 789
Вербист Фердинанд (Фердинандус) 维尔比斯特，斐迪南(斐迪南杜斯)，荷兰人①，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 489, 779, 789
Верхотур С. 维尔霍图尔，С.，被俘哥萨克，通译 769
Веселовский С. Б. 维谢洛夫斯基，С. Б.，院士 762
Ветлицкий Семен 维特利茨基，谢苗，加利奇财税衙门书吏 56, 458
Ветошка Ф. Г. 维托什卡，Ф. Г.，军役人员 792
Витсен Николай (N. Witsen) 维特森，尼古拉(尼·维特森)，荷兰地理学家，地图绘制学家，史学家 58
Виниус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维纽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西伯利亚衙门法官 58
Владиславич 伯爵 见 Рагузинский С.
Власов Е. И. 弗拉索夫，Е. И.，叶·伊·弗拉索夫之父 764
Власов (Власьев) Иван (Иоанн) Евстафьевич (Астафьевич, Остафьевич) 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伊凡（约翰）·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叶夫斯塔菲耶维奇），侍臣，色楞格斯克军政长官，后为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 7, 8, 10, 13, 18, 20, 63—65, 71, 82, 85—87, 89, 90, 92, 98—100, 105—107, 111, 118, 119, 124, 125, 128—131, 136—139, 143—145, 147, 148, 150, 151, 156, 158—164, 167, 169—171, 174, 175, 179, 192, 193, 195, 212, 228, 278, 280, 283, 311, 316, 318—321, 323, 327, 341, 342, 346, 347, 349—353, 357, 358, 390, 398, 408, 410, 426, 433, 440, 441, 443, 444, 447, 448, 459—469, 472, 473,

① 即南怀仁，应为比利时人。——译者

475, 476, 489, 494, 555, 563, 568, 574, 583, 593, 604, 606, 609, 610, 615, 619, 645, 681, 764, 766—768, 771, 773, 777, 779, 784—789, 793, 796

Власо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弗拉索夫，彼得·伊凡诺维奇，Е. И. 弗拉索夫之子 494

Внифатьев Никита (Митька, Микитка) 弗尼法季耶夫，尼基塔(米季卡，米基特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103, 145

Внифатьев Федор 弗尼法季耶夫，费奥多尔，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 198, 259, 300, 356, 357, 359, 409, 449, 477, 479

Возницын Прокофий Богданович 沃兹尼增，普罗科菲·鲍格达诺维奇，外务衙门书吏 104, 763

Войлошников Иван 沃伊洛什尼科夫，伊凡，被俘哥萨克 769

Волга (Вага) Иван 沃尔加(沃尔加)，伊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后为阿尔巴津火枪兵 279, 609, 619

Вологда Андрей 沃洛格达，安德烈，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150, 156—158, 161, 162, 312

Володимеров Савва 沃洛季麦罗夫，萨瓦，使团部队大尉 351, 352, 451, 607

Волошенинов (Волошанин, Волошанинов, Волошенин, Волошин)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沃洛舍尼诺夫(沃洛舍尼诺夫，沃洛舍尼诺夫，沃洛舍尼诺夫，沃洛舍尼诺夫)，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使团部队中尉 89, 191, 283, 502, 519, 540, 541, 560, 599, 764

Волошников Иван Семенович 沃洛什尼科夫，伊凡·谢苗诺维奇，阿尔巴津总管和军政长官 774

Воронин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沃罗宁，谢苗(谢卡)，军役人员 409

Воронко 沃隆科，叶拉夫宁斯克逃人，纳实物贡的埃文基人 222, 223

Вэй Юань 魏源，中国史学家 31, 34, 43

Вэнь Гун-чжи 文公直，国民党史学家 34

Вэньдай 见 Уньда

Вяземский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维亚泽姆斯基，亚科夫·伊凡诺维奇，公爵，侍臣，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451, 641

Гаведдей 见 Говеддей

Гаврила 噶瓦力喇，被俘哥萨克 676

Гаврило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加弗里洛夫，谢苗(谢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608

Гаврилов Федор 加弗里洛夫，费奥多尔，军役贵族伊凡·波尔申尼科夫手下的人 220

Гагельстром В. В. 加格利斯特罗姆，В. В.，俄国汉学家 797—799, 801

Галдан, зайсан 噶尔丹，宰桑 421

Галдан (Голдан) 噶尔丹(噶尔丹)，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子 296, 308

Галдан (Галдан Шаджин Цецен Барычки) Бошокту-хан (Будукту, Бушукту-хан, Бушукту-хан, Бушуктун, Бушухту-хан) 噶尔丹(噶尔丹沙兴车臣巴伦赤基) 博硕克图汗(博硕克图，博硕克图汗，博硕克图汗，博硕克图，博硕克图汗)，准噶尔汗国首脑，巴图尔珲台吉赫托格其之子 16, 18, 30—32, 229, 241, 249, 259, 260, 274, 275, 299, 307, 308, 324, 326, 328, 329, 333, 334, 338, 360, 361, 368, 372, 373, 382, 384, 386, 395, 398, 415, 424, 427, 438, 445, 449, 450, 488, 489, 528, 534, 550, 613, 620—632, 696—701

Галдан-ширету 噶尔丹西勒图，西藏达赖喇嘛的代表 771, 783
Галка Яков (Якушка) 加尔卡，雅科夫(雅库什卡)，涅尔琴斯克通译 278, 279
Ганду Дзяб (Ганда, Гандузаб) 甘杜扎布(甘杜，甘杜扎布)，塔邦古特宰桑策凌佐库莱之子 423, 795
Гантимур (Гайтимур, Гатимур, Кентемур, Рейтимур) Петр 根特木尔(根特木尔，根特木尔，根特木尔，根特木尔)，彼得，埃文基王公 12, 16, 28, 114, 139, 140, 315, 392, 404, 405, 432, 529, 548, 549, 551, 665, 669, 683, 685, 766, 772, 774
Гантимуров (Гантемуров) Атаган 根特木罗夫(根特木罗夫)，阿塔甘，涅尔琴斯克县埃文基贡民 558
Гантимуров Павел 根特木罗夫，帕维尔，埃文基王公根特木尔之子，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 772, 787
Гантимуровы 根特木尔王族 772
Гатимур 见 Гантимур
Геген Цеце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
Георге Штефан 格奥尔格·什捷凡，摩尔达维亚公 772
Герасим (Гаранька, Гараська) 格拉西姆(加拉西卡，加拉西卡)，军役人员 248
Герасим (Гарасим) 见 Едомский Г.
Гермоген 格尔莫根，伊利姆斯克神甫 776
Гигаь-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
Гигон 基冈，蒙古台吉 275
Гирма (Гирим) Биликту 基尔马(基尔马)比利克图，喇嘛，派往莫斯科的蒙古使团人员 268
Глебов Михаил 格列鲍夫，米哈伊尔，军役人员 409
Говеддей(Гаведдейка, Говеддейка, Говеддейко, Говоддейко) 戈维杰(戈维杰卡，戈维杰卡，戈维杰卡，戈维杰卡)，被俘的达斡尔人 78, 173, 192, 195, 212, 214, 240, 258, 259, 262, 298, 299, 336, 781
Гогойла (Гогола) Василий 戈戈伊拉(戈戈伊拉)，瓦西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198, 241
Голдан 见 Галдан,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子
Голиков И. И. 戈利科夫，伊·伊·，俄国史学家 762
Голицын 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戈利增，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公爵，外务衙门法官之一 177, 314, 345, 347, 348, 350, 360, 433, 434, 469, 610, 619, 773
Голицын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戈利增，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大贵族，公爵，外务衙门法官 62, 74—76, 79, 80, 86, 88, 96, 104, 105, 107, 113, 130, 134, 135, 139, 148, 151, 152, 164, 166, 170, 177, 191, 196, 314, 345, 347, 348, 350, 360, 433, 434, 448, 451, 464, 469, 610, 619, 762, 764, 766, 770, 771, 773, 776, 778, 780—782, 787, 789, 790
Головин 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戈洛文，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费·阿·戈洛文之父 71, 73, 686, 762, 764, 775, 787, 791
Головин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戈洛文，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费·阿·戈洛文之叔 762, 763
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Фэйяодоло) Алексеевич 戈洛文，费奥多尔（费耀多罗）·阿列克谢耶维奇，御前大臣，军事长官，与清帝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

大使 10—29, 31—33, 41, 44—46, 51—53, 55—65, 67, 71—80, 82, 85, 86, 89, 92, 94, 96—107, 110, 111, 113, 118, 119, 124, 125, 131, 133—135, 139, 142, 143, 152—156, 159, 160, 164, 166, 167, 169, 170, 172—177, 179—187, 189—191, 196—198, 201, 202, 204—206, 209—213, 215, 216, 218, 220, 222, 225, 226, 232, 233, 239, 240, 251, 254, 257, 258, 278, 280—282, 284. 290, 291, 303, 311, 314, 316, 318—321, 323, 324, 326—328, 330, 338, 339, 341—343, 345, 346, 348, 350—355, 357, 358, 362, 363, 367, 370, 377—379, 382, 385—388, 390, 394, 397, 398, 400, 401, 408, 409, 411, 423, 425, 433, 441, 442, 447, 448, 450, 452, 455, 456, 465, 469, 470, 472—478, 492, 524, 553, 555, 558, 562, 563, 568, 574, 582, 585, 593, 600, 604, 608—610, 612, 614, 615, 618, 620, 623—626, 628—631, 633, 634, 636, 638, 639, 641, 645, 649, 684, 685, 686, 695, 696, 703, 711, 715, 716, 727, 728, 748, 750—754, 756, 758, 762—773, 775—796, 799—801

Гопи 果丕，清官吏 672

Грабов Павел Юрьевич 格拉鲍夫，帕维尔·尤里耶维奇，使团部队上校 71, 74, 77, 80—82, 85, 86, 89, 92—95, 100, 102, 105, 107, 110, 113, 124, 125, 130, 132—135, 138, 139, 142, 143, 148, 151, 152, 155, 156, 158, 160—162, 164, 166, 167, 169—171, 173, 179, 180, 190, 191, 195, 197, 198, 201, 202, 212, 220, 232, 249, 251, 257, 276, 277, 281, 283, 291, 326, 327, 341, 352, 355, 357, 364, 365, 371, 442, 451, 456, 459, 465, 502, 514, 532, 568, 573, 599, 609, 610, 619, 632, 633, 764, 787

Гранин Алексей 格拉宁，阿列克谢，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47—249

Гренеяберг (Грене яберх) Иван Иванов 格列年贝格(格列年贝格)，伊凡·伊凡诺夫，使团部队中尉 89, 764

Григорий 见 Кибирев Г.

Григорий 见 Лоншаков Г.

Григорий 见 Мыльников Г.

Григорий (Гришка) 见 Фомин Г.

Григо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见 Новосильцов Г. В.

Гримальди Ф. (Ph. Grimaldi) 格里马利迪，Ф.①，意大利人，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 789

Грот Петр 格罗特，彼得，使团部队中尉 96, 97, 766

Гу Цзэ-ган 顾颉刚，中国史学家 36, 43

Гуаньбао 关保，清官吏 669, 671, 677, 678, 685, 688, 691—693, 701

Гуачир(Гаучир) 古阿齐尔(音译。——译者)，清官吏 117, 121, 126

Губин Иван 古宾，伊凡，外务衙门书吏 58

Губин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古宾，斯捷潘(斯坚卡)，团队火枪兵 324

Гулиха 古礼哈，清官吏 697

Гурлянд И. Я. 古尔梁德，伊·雅·，俄国史学家 777

Гутман Авраам 古特曼，阿弗拉阿姆，荷兰商人 774

Гэкэданъа 噶克当阿，“飞牙喀”族人 668

Гэрэсэндзэ 格呼森扎，喀尔喀女王公 781

① 即闵明我神甫。——译者

Гээрту 噶尔图，清官吏 663

Дадзин (Дандзи) Цоктуй 见 Даньдзин Цокту

Дадуу 达杜乌，蒙古“书吏” 414

Даин (Дай) 达音（达音），蒙古宰桑 622

Даинь 代阴，投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方面的满军军官 699

Дай-зайсан монгольский 蒙古岱宰桑 488, 489

Дай Юй 戴玉，清官吏 698

Дайчин 岱青，蒙古人 783

Дайчин 岱青，蒙古宰桑，额尔罕琿台吉的女婿 417

Дайчин-ноен 见 Ахай Дайчин

Дайчин 岱青，塔邦古特乌卢斯牧民 360

Дайчин Ахай, найон 见 Ахай Дайчин, 蒙古台吉

Дайчин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Манзей, Манзей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Дицен Батур) 岱青巴图尔曼泽伊（巴图尔曼泽伊，曼泽伊，曼泽伊巴图尔，曼泽伊济臣巴图尔），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使者 364, 368, 373, 377—379, 385, 414—418

Дайчин (Дайченка) Кянар 岱青（岱青卡）恰纳尔，宰桑，阿海宰桑的使者 205

Дайчин (Дзанцак) Лубсан (Лапсон, Лопсон) 岱青（岱青）鲁卜桑（鲁卜桑，鲁卜桑），格素尔，蒙古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154, 155, 253—256, 258, 259, 284, 293, 296—302, 306—311, 349, 364

Дайчин Эрдени Батур (Дайчин Ирдена Батур, Дайчин Ирдени Батур, Ирдени Батур, Удаин Батур, Шиптаткан Батур-тайша) 岱青额尔德尼巴图尔（岱青额尔德尼巴图尔，岱青额尔德尼巴图尔，额尔德尼巴图尔，乌达因巴图尔，岱青巴图尔台吉），蒙古台吉，西第什里的使者 245, 264, 364, 368, 419, 420, 435

Дайши (Дайиши, Дайши-зайсан-тадзия) 岱希（岱希，岱希宰桑台吉），台吉，宰桑，额尔德尼和额尔罕琿台吉的使者 424, 633, 635, 636, 640

Далай Контазий (Далай-контайши) 见 Цецени-хан Д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

Далай Цеце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

Дамин 达密纳，清官吏 697, 701

Данзик 丹齐克，蒙古台吉，额尔德尼琿台吉之子 414

Данило 达尼洛，见 Аршинский Д. Д.

Даньдзин (Дадзик, Дандзи) Цокту (Цоктуй) 丹津（丹津，丹津）佐克图（佐克图），格素尔，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256, 257

Дарбан (Дорбан, Дорбон) 达尔班（达尔班，达尔班），脑温城军政长官 609, 612, 638

Даржи Ирдень-лансу 见 Доржи Ирдени

Дарзи (Дорзи) Ирким 见 Доржи Ирким

Дарма (Дармай, Дармо, Дархан) Кятазия 达尔马（达尔马，达尔马，达尔马）克亚塔齐亚，蒙古乌卢斯牧民 631, 632

Дархан Батур-ширету (Тархан Батур-зайсан, Тархан-лансу-зайсан-лама, Тархан-лансу-лама-зайсан, Тархан Ширету, Тархан Ширетуй, Шеретуй Тархан, Ширетуй) 达尔罕巴图尔西勒图（达尔罕巴图尔宰桑，达尔罕兰珠宰桑喇嘛，

达尔罕兰珠喇嘛宰桑，达尔罕西勒图，达尔罕西勒图，西勒图达尔罕，西勒图），兰珠，喇嘛，扎布额尔德尼台吉的塔邦古特宰桑 264, 355, 360, 361, 365, 386, 387, 397, 427, 445
Дархан (Тархан) 达尔罕（达尔罕），额尔罕珲台吉的宰桑 414
Дархан (Тархан) 达尔罕（达尔罕），宰桑，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使者 602, 622—626, 628—631
Дархан (Тархан) 达尔罕（达尔罕），蒙古珲台吉 279
Дасили 大西里，蒙古人 700
Даху (Даху Амбула) 达湖（达胡安布拉），清官吏 306, 698
Даян 达扬，蒙古宰桑 279
Дворнико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德沃尔尼科夫，谢苗（谢卡），使团部队火枪兵 133, 201
Дедюлин Иван 杰久林，伊凡，阿尔巴津哥萨克 326, 341, 342
Дежнев Семен Иванов 迭日涅夫，谢苗·伊凡诺夫，俄国航海家 792
Делиль Жозеф Никола (Иосиф Николаевич) 德里尔，约瑟夫·尼古拉（约瑟夫·尼古拉耶维奇），院士 792
Демедериус (Демедериес) 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杰麦杰里乌斯（杰麦杰里乌斯），伊凡·雅科夫列维奇，使团部队大尉 568, 764
Демидова Н. Ф. 杰米多娃，Н. Ф.，苏联史学家 67
Демин Павел 杰明，帕维尔，达斡尔火枪兵 634
Демьян (Дементьян) 见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Д.
Денисов Василий 杰尼索夫，瓦西里，军役人员，五十人长 150, 169
Денисов Савва 杰尼索夫，萨瓦，猎手 230
Детков Матвей (Матфей) 杰特科夫，马特维伊（马特维伊），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134, 135, 139, 183
Джебузун-Дамба-хутухта 见 Лубсан Дамба Джалцун Ундургэгэн，乌尔嘎的呼图克图
Джексон В. А. Дуглас (W. A. D. Jackson) 杰克逊，В. А. 道格拉斯（W. A. D. 杰克逊），美国史学家 37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Ценгун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Сасакту-кан, Сасутку-хан, Сосокту-хан) 扎萨克图汗成衮（扎萨克图汗，扎萨克图汗，扎萨克图汗，扎萨克图汗），喀尔喀封建主 260, 299, 424, 771, 782, 783
Дзинъити Яно 矢野仁一，日本史学家 5
Дзяб Эрдени (Дзаб Ирденей, Дзаб Ирдени, Дзяб Ирдень, Дзяб Ирдения, Заб Ердень, Заб Ирдени, Заб Ирдений, Чин Заб Ирдени) 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扎布额尔德尼，钦扎布额尔德尼），宰桑，台吉，塔邦古特人的首领 200, 202, 205, 206, 208, 217, 220, 228—230, 355, 359—363, 368, 369, 437, 787
Дин Го-дун 丁国栋，清官吏 700
Дин Мин-нань 丁名楠，中国史学家 35, 49
Дмитриев (Дмитреев) Первый (Першка) 德米特里耶夫（德米特里耶夫），佩尔维伊（佩尔什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283
Дмитриев Трифон (Тришка) 德米特里耶夫，特里方（特里什卡），使团部队十人长 409
Дмитрий (Митька) 德米特里（米季卡），涅尔琴斯克军役人员，伊格纳

季·米洛瓦诺夫的同伴 145
Дойчин-ноен-тайша 见 Дайчин-ноен
Докту-лансу 见 Цокту-лансу
Долгих Б. О. 多尔基赫，Б. О.，苏联史学家 232, 780, 781, 784
Долин Кондратий 多林，康德拉季，使团部队火枪兵 364
Дордзи Ирки Ахай 见 Доржи Эрхэ Ахай
Доржи (Дарзи, Дорзи) Ирким 多尔济(多尔济，多尔济)伊尔基姆，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256
Доржи (Дарджи, Даржи, Дорджи)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Ирдень-ланзу) 多尔吉(多尔吉，多吉尔，多尔吉)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兰珠)，喇嘛 298, 301
Доржи (Дорджи, Дордзи) Эрхэ (Ирки) Ахай (Акай) 多尔济(多尔济，多尔济)额尔罕(额尔罕)阿海(阿海)，蒙古台吉，伊勒登阿海的兄弟 419—421, 423, 424, 634—636, 640
Досифей 多西费伊，耶路撒冷总主教 772
Дубинин Иван 杜比宁，伊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53
Дуккулин 杜库林，蒙古台吉 364
Дулин И. Д. (*J. Dennis Doolin*) 都林，И. Д. (J. 丹尼斯·都林)，美国史学家 38
Думан Л. И. 杜曼，Л. И.，苏联史学家 52
Дунаев Борис 杜纳耶夫，鲍里斯，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477, 608
Дунаев Иван 杜纳耶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01
Дунбао 佟宝，清官吏 673
Дунгуве-ган 见 Тун Го-ган
Дундук (Дугдук, Дундик) Эрхэ (Ирки) Ахай 顿杜克(顿杜克，顿杜克)额尔罕(额尔罕)阿海，额尔罕珲台吉之子 416, 418, 419, 421, 617, 632
Дурал (Дурал-табунан) 杜拉尔(杜拉尔塔布囊)，塔邦古特台吉 436
Дурал Онбо (Амбу, Анбо) 杜拉尔昂鲍(昂鲍，昂鲍)，喇嘛 253—255, 260, 298
Дыдыкин Дмитрий (Митька) 迪迪金，德米特里(米季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 278—280
Дюгальд И. Б. (*Дю Гальд, du Galde, J. B. Duhalde*) 迪·荷尔德，И. Б.（迪·荷尔德，迪·荷尔德，迪荷尔德，J. B.）比利时人，耶稣会士 23, 38, 41, 55, 801
Дюков Леонтий (Левка, Лешка) 久科夫，列昂季(列夫卡，列夫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409, 451, 456, 459, 460, 464, 465, 484

Евдокимов Епифан (Епишка) 叶弗多基莫夫，叶皮凡(叶皮什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280
Евсевьев Самсон 叶弗谢维耶夫，萨姆松，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279
Едомский Герасим 叶多姆斯基，格拉西姆，客商奥·菲拉季耶夫的管事 143, 144, 148
Елдень-табунан 见 Иэлдэн
Емучуньбэньнай 耶母春奔奈，巴图里济农之子 701
Емчи 叶姆奇，喇嘛，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256
Ендей (Ендень) 见 Иэлдэн Ахай
Ерденей (Ердейнейко) 见 Эрдени，达赉珲台吉的乌卢斯蒙古人
Еремеев Дмитрий (Митька) 叶列麦耶夫，德米特里(米季卡)，军役人员 409

Ереняк 叶列尼亚克 424
Ермаченко И. С. 叶尔马钦科，И. С.，苏联史学家 772
Ефимов Г. В. 叶菲莫夫，Г. В.，苏联史学家 52
Ечегер(Эчгер,Эчьхер) 叶切格尔(叶切格尔,叶切格尔)(音译。——译者)，清官吏 117, 122, 127
Ечухэ 叶出赫,清官吏 689

Жарков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扎尔科夫,斯捷潘(斯捷卡),使团部队火枪兵 250, 281, 282
Жданов Алексей 日丹诺夫，阿列克谢,索利卡姆斯克书吏 72, 73
Жд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日丹诺夫,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使团部队中尉 764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Е. Ф. 热洛霍夫采娃，Е. Ф.，苏联史学家 798
Жербийон(Жербильон)Жан Франсуа 热拉皮翁（热拉皮翁），让·弗朗索瓦①,法国人,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 21, 23, 38, 41, 55, 67, 702, 704, 716, 719, 720, 732, 758, 790, 792, 800, 801
Жуков Тарас 茹科夫，塔拉斯，使团部队火枪兵 198, 220
Жэнь Цзя-Фэн 任家丰，国民党史学家 34

Заб-Ирдени 见 Дзяб-Эрдени
Заброда Петр 扎勃罗达,彼得,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608
Заев Федор 扎叶夫，费奥多尔，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636
Закобрюков Иван 扎科勃柳科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154
*Залкин*② *Е. М.* 扎尔金，Е. М.，苏联史学家 773, 778, 781, 787
Захаров Василий (Ба-си-ли, Ба-шили) 扎哈罗夫,瓦西里(巴西里,巴什里),阿尔巴津哥萨克 676, 678, 771
Захаров И. И. 扎哈罗夫，И. И.，俄国满洲学家 797, 799
Зербо 泽尔鲍,布里亚特舒林加 232
Златкин И. Я. 兹拉特金，И. Я.，苏联史学家 18, 38, 39, 765, 770, 771, 781—783
Змеев (Змеов, Змиев) Илья Андреевич 兹麦耶夫（兹麦耶夫，兹麦耶夫),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侍臣,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92
Зырян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兹梁，菲利普（菲利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580
Зябликов Федор 齐亚勃利科夫，费奥多尔,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96, 501

Иакинф 见 *Бичурин Н. Я.*
Иван 宜番，披甲兵 664, 665, 668, 681, 694
Иван 宜番，乌丁斯克军役人员，俘虏 679
Иван 通译,见 Фаворов И.
Иван 见 Бузунов И.
Иван (Ивашка) 见 Власов И. Е.
Иван 见 Волошников И. С. (?)
Иван 见 Демедериус И.
Иван 见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沙皇
Иван 见 Качанов (Качалов) И.
Иван (Ивашко) 见 Клепалов И.
Иван 见 Логинов И.
Иван (Ивашка) 见 Ляпин И.

① 即张诚。——译者
② 原文如此,应为 Залкинд（扎尔金德)。——译者

Иван 见 Поршенников И.
Иван (Ивашка) 见 Рожицын Василий
Иван (Иоанн) Алексеевич 伊凡(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 9, 71, 74—80, 83—86, 94, 97, 99—101, 103—106, 111, 113, 123, 125, 130, 133—136, 139, 143, 148, 151—153, 160, 161, 164, 169—173, 175, 176, 189—191, 196, 211, 216, 218, 232, 239, 240, 257, 258, 282, 290, 311, 316, 318, 319, 321, 322, 324, 339, 342—345, 348, 349, 351, 357, 358, 360, 367, 370, 377, 382, 385, 388, 425, 427, 433, 442, 447, 448, 451, 456, 464, 465, 470, 475, 492, 506, 539, 552, 563, 574, 582, 584, 605—607, 609, 610, 612, 613, 615, 618, 623, 625, 629, 631, 633, 635, 638, 639, 645, 775, 784, 787, 795
Иван Остафьевич (Астафьевич) 见 Власов И. Е.
И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 伊凡诺夫，瓦西里，通译，游民 245
И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 伊凡诺夫，瓦西里，使团部队火枪兵 201
Иванов Иван 伊凡诺夫，伊凡，军役人员 292
Иванов Михаил 伊凡诺夫，米哈伊尔，通译 622
Иванов Михаил 见 Лучинников М. И.
Иванов Иоаким (Якимко) 伊凡诺夫，雅基姆(雅基姆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353, 354
Игнатьев Н. П. 伊格纳提耶夫，尼·巴·，1860 年北京谈判的俄方代表 44
Идао 伊道，清官吏 695
Идой 伊多（音译。——译者），扎尔固齐 304
Изер Иван 伊泽尔，伊凡，哥萨克骑兵 469
Измайлов Василий 伊兹马伊洛夫，瓦西里，达斡尔火枪兵五十人长 634
Измайлов Григорий 伊兹马伊洛夫，格里戈里，火枪兵，使团部队十人长 409, 610
Икилин Мерген 见 Окин Мерген
Иконник Осип 伊康尼克，奥西普，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33, 414—416
Иларий (Лежайский) 伊拉里(列扎伊斯基)，助祭修士，北京传教士团成员 797
Илден Ахай 见 Иэлдэн Ахай
Илдень-табунан 见 Иэлдэн
Иньдахунь 殷达浑，副都统 693
Иоанн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Ирдени (Иредния, Ордени, Ырдени Кантозий, Контазей) 见 Эрдени, 蒙古珲台吉
Ирдени Ахай 见 Эрдени Ахай
Ирдени Батур 见 Дайчин Эрдени Батур
Ирдени Болдан (Болдой) 见 Алтын-хан Бадма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Ирдени Контозия 见 Эрдени-хунтайджи
Ирдени Немчи 见 Эрдени Немчи
Ирдени тойн-гэчул 见 Эрдени той-гэчул, 格素尔
Ирдени Цокту-тайша 见 Эрдени Цокту
Ирди Немча-лаба 见 Эрдени Немчи
Ирки 见 Эрхэ, 宰桑
Ирки Контозия 见 Эрхэ-хунтайджи
Иркитту (Иркиту) - адахаду 伊尔基图（伊尔基图)-阿达哈达（音译。——译者)，清官吏 117, 121, 126

Исанъа 伊桑阿，清官吏 661,667,668,680
Исексу (Исекси, Исески) 伊谢克苏（伊谢克苏，伊谢克苏），蒙古宰桑 386,397,427,444
Ито 伊托，清官吏 477
Итэгээрту 衣特格尔图，蒙古军官 699
Ичанъа 宜昌阿，清官吏 663
Ичин Ирдени 见 Чин Эрдени
Иэлдэн (Илдень, Ильден) 伊勒登（伊勒登，伊勒登），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女婿 252,294
Иэлдэн (Елдень, Ендей, Ендень, Элдень) Ахай 伊勒登（伊勒登，伊勒登，伊勒登，伊勒登）阿海，蒙古台吉，多尔济额尔罕阿海的兄弟 419—421,423,424,617,619,634—636,640

Кабаков Дмитрий 卡巴科夫，德米特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538
Кабанов П. И. 卡巴诺夫，П. И.，苏联史学家 40,41,779
Каган-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
Казан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卡赞，斯捷潘（斯坚卡），军役人员 409
Казанец Василий 卡扎涅茨，瓦西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278
Казанин М. И. 卡扎宁，М. И.，苏联史学家 67
Казанцов Григорий 卡赞佐夫，格里戈里，使团部队火枪兵 629
Кайсайдай 见 Касундай
Какчей (Бакчей) 巴克士（巴克士），扎布额尔德尼的使者①
Калямба Кусачин Коемба 卡梁巴·库萨钦·科因巴（音译。——译者），清军事长官 776
Камаль (Камал, Камоль, Камыль) Мартын Мартынов 卡马利（卡马利，卡马利，卡马利），马尔蒂恩·马尔蒂诺夫，使团部队大尉 92, 156, 197, 198, 201, 245, 247, 249—251, 261, 274,293,425,435,447,764
Камал Роман Мартынов 卡马尔，罗曼·马尔蒂诺夫，使团部队中尉 764
Камчи (Камхи) 见 Сюань Е
Канае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卡纳耶夫，谢苗（谢卡），军役人员 409
Канси (Камги, Камхи, Канси) 见 Сюань Е
Капустин М. 卡普斯京，М.，俄国史学家 791,793
Кара (Карай) 卡拉（卡拉）（音译。——译者），清官吏 279
Кара-Мурза Г. С. 卡拉-穆尔扎，Г. С.，苏联史学家 39,51
Карамзин Н. М. 卡拉姆津，Н. М.，俄国作家，史学家 801
Карачил 卡拉奇尔，额尔德尼珲台吉的司酒官 413
Каргин Никита 卡尔金，尼基塔，伊利姆斯克驿站站长 153,165
Карзов Матвей (Матюшка) 卡尔佐夫，马特维伊（马丘什卡），莫斯科团百人长 152,153
Карпов Семен 卡尔波夫，谢苗，色楞格斯克总管 124
Карпушка 见 Юдин К.
Касари Арабдан 卡萨里阿拉勃丹，格根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使者 632
Касимов Никита (Микита) 卡西莫夫，尼基塔（尼基塔），使团部队中尉 501,573,600,766
Каску Орги Чюнфанги 卡斯库奥

① 原索引中无页码。——译者

尔吉权凡吉(音译。——译者),清使者 466
Касундай (Кайсайдай, Кайсалда Даху Амбула) 卡松岱(卡松岱,凯萨尔达达胡安布拉),(音译。——译者),清使者 238, 301
Катан (Катаг) Батур 卡坦(卡坦)巴图尔,蒙古台吉 273, 274, 364, 371, 372, 617, 631, 632
Катабун 卡塔邦,巴尔古津斯克的纳贡埃文基人 208
Кафтырев Христофор 卡弗蒂列夫,赫里斯托弗尔,"异族"军役人员 409
Качанов (Качалов, Каченов, Кочанов) Иван Родионович 卡恰诺夫(卡恰诺夫,卡恰诺夫,卡恰诺夫),伊凡·罗吉奥诺维奇,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13, 14, 151, 161, 164, 173, 182, 191, 194, 195, 215, 217, 227, 233, 237, 239, 240, 251—257, 261, 263, 269—271, 277, 280—283, 285, 289, 290, 292, 296—298, 310, 312, 324, 327, 328, 349, 353, 365, 367, 372, 377—382, 385, 386, 411—422, 424, 439, 440, 775, 788
Качин Иван Никифоров 卡钦,伊凡·尼基弗罗夫,伊利姆斯克军役贵族 165
Кашпоров (Кашпиров) Кузьма (Куська) 卡什波罗夫(卡什波罗夫),库齐马(库西卡),立陶宛兵册中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 456, 464—466
Каэн Гастон (G. Cahen) 加恩,葛斯顿(加恩,葛斯顿),法国史学家 21, 36—38, 41, 42
Кевоте (Кевотей) 克沃捷(克沃捷)(音译。——译者),清军役人员 331, 394
Кибин Федор 基宾,费奥多尔,达斡尔火枪兵十人长 634
Кибирев Григорий 基比列夫,格里戈里,伊尔库次克哥萨克 31, 32, 622, 624—628, 631
Кидель А. 基杰利,A.,苏联史学家 772
Кислянский Леонт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基斯梁斯基,列昂季·康斯坦丁诺维奇,侍臣,伊尔库次克军政长官 30, 622, 636, 641
Кицуй 齐楚伊,车布登台吉的使者 202, 203
Кичигин(Кычигин) Игнатий (Ганька) 基奇金(基奇金),伊格纳季(甘卡),使团部队火枪兵 465, 634
Клепалов Иван 克列帕洛夫,伊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125, 130, 132, 138, 148, 151
Клепиков Андрей 克列皮科夫,安德烈,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74, 76
Климонтов (Климаков) Алексей 克利蒙托夫(克利马诺夫),阿列克谢,使团书吏 56, 60, 71—73, 77, 600
Кобяков 科勃亚科夫,军役人员 772
Кодашев Иван 科达舍夫,伊凡,军营幕府勤务人员,莫斯科火枪兵 274, 442
Козьмин Степан 科齐明,斯捷潘,被俘的阿尔巴津哥萨克 769
Коласарев Михаил 科拉萨列夫,米哈伊尔,十人长,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180
Колесников Максим 科列斯尼科夫,马克西姆,使团部队火枪兵 160, 169, 776
Кондратий 见 Терпиловский К.
Кондратьев Анцыфор (Анцыфорко, О-му-сэ-фа-ли) 康德拉季耶夫,安齐弗尔(安齐弗尔卡,鄂毋色法里),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 149, 169, 175, 176, 179, 193, 347, 410. 694, 775, 776

Копылов А. Н. 科佩洛夫，A. Н.，苏联史学家 52
Кормо 见 Норм
Корницкий А. 科尔尼茨基，А.，斯摩棱斯克官署秘书官 766
Корницкий (Корнитцкий)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Симеон) 科尔尼茨基(科尔尼茨基)，谢苗(谢卡，谢苗)，叶尼塞斯克秘书官，费·阿·戈洛文使团人员 10, 56, 57, 59, 73—76, 89, 104, 142, 166, 190, 201, 258, 316, 318—321, 323, 345, 388, 398, 408, 475, 476, 555, 563, 574, 583, 593, 604, 609, 615, 632, 633, 638, 641, 645, 764—766, 771, 780, 785, 787
Коровин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Яковлевич 科罗文，斯捷潘(斯捷卡)·雅科夫列维奇，宫廷护卫 14, 15, 71, 97, 98, 101, 103, 154, 180, 201, 202, 211—215, 217, 219, 227, 230, 231, 233, 237, 239, 240, 257, 259, 260, 262, 263, 271, 281—285, 287—307, 323, 328—331, 333, 334, 339, 340, 343—346, 349—352, 390—392, 394—396, 399, 401, 426, 430, 443, 452, 453, 455, 456, 458, 464, 477, 480, 482, 485, 486, 492, 498, 499, 519, 528, 609, 610, 618, 785, 795, 800
Королюк В. Д. 科罗柳克，В. Д.，苏联史学家 790
Коррыцыуш Филипп 科雷齐乌什，菲利普，耶稣会士 774
Корсак А. К. 科尔萨克，А. К.，俄国史学家 33
Косючий-дарга 科休奇达尔嘎 631
Котан 科坦，托博尔斯克的鞑靼人 257
Котохон (Котогом, Котохонко) 科托洪(科托洪，科托洪卡)，塔邦古特人 324, 325
Кочанов И. Р. 见 Качанов И. Р.
Кочин Иван Никифоров (Микифоров) 科钦，伊凡·尼基弗罗夫(尼基弗罗夫)，伊利姆斯克军役贵族 153
Краснояр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克拉斯诺亚尔，谢苗(谢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通译 281, 282, 292, 293, 328, 416, 417, 634, 640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斯·彼·，院士 792
Кренев Савва (Сафка) 克列涅夫，萨瓦(萨弗卡)，军役人员 409
Кривой Евтихий (Евтюшка) 克里沃伊，叶夫季希(叶夫丘什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33
Кривоносов Андрей 克里沃诺索夫，安德烈，使团部队十人长 134, 135, 139
Кроянский Федор 克罗扬斯基，费奥多尔，使团部队十人长 202
Крылова Т. К. 克雷洛娃，Т. К.，苏联史学家 59
Кряж Федор 克里亚日，费奥多尔，总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 196, 197, 232
Куасай 夸塞，清官吏 685
Куацзы 夸子，清官吏 697
Куджерей (Куджирик) Дайчин 库德热列伊(库德热列伊)岱青，塔邦古特宰桑 205, 206
Кудрявцев Ф. А. 库德里亚夫采夫，Ф. А.，苏联史学家 773
Кукан (Каган)-хан 见 Цэцэн-хан Далай-хунтайжи
Кулмаметов (Кулмаметев) Сейдяш (Сейдяж) 库尔马麦托夫(库尔马麦托夫)，谢伊佳什(谢伊佳什)，托博尔斯克布哈拉族军役人员 242, 243, 245, 261, 268, 781, 782
Кульвинский Павел 库利文斯基，

帕维尔，外务衙门翻译 774
Кундулдей (Кундудей, Кундундей) 昆杜尔杰伊(昆杜尔杰伊，昆杜尔杰伊)(音译。——译者)，脑温章京 480, 491
Курдюков Евдоким 库尔久科夫，叶夫多基姆，伊尔库次克军役贵族 104
Курц Б. Г. 库尔茨，Б. Г.，苏联史学家 39, 41, 51
Куча Григорий Харитонов 库恰，格里戈里·哈里托诺夫，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通译 60, 346, 350, 472, 476, 524, 540, 547, 568, 577, 607, 785
Кучумов Василий 库丘莫夫，瓦西里，使团部队准尉 766
Кучумов (Кучюмов) Никита (Микитка) 库丘莫夫(库丘莫夫)，尼基塔(尼基特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113
Кычигин И. 见 Кичигин И.
Кюнер Н. В. 丘涅尔，Н. В.，苏联史学家 34, 46

Лаба Юрий 拉巴，尤里，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的使者 767
Лаврецкий Семен 拉弗列茨基，谢苗，外务衙门翻译 784
Лагун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拉古诺夫，菲利普(菲利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326, 327
Лайта 赖塔，清官吏 677, 678
Лан Хуа-линь 郎化麟，副都统 697
Лантань (Лам Тан, Лан-лао-е, Лемпт, Лямтам, Лямтан) 郎坦(郎坦，郎老爷，郎坦，郎坦，郎坦)，副都统，清使团成员 6, 7, 15, 46, 67, 469, 574, 583, 584, 645, 649, 650, 660—662, 664, 666, 680, 681, 685, 689—701, 746, 758, 774, 782, 786, 789, 796, 799
Ланьцин 览卿①，清军官 678
Ланшэн 拉馨，郎坦之子 701
Лапсон 见 Дайчин Лубсан
Лапшик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拉普希科夫，菲利普(菲利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460—462
Ларионов Агапитко 见 Плотников А. Л.
Ларионов Андрей 拉里奥诺夫，安德烈，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353
Латтимор Оуен (O. Lattimore) 拉铁摩尔，欧文(欧·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 37
Лебедев Афанасий Борисов (Борисов Афанасий) 列别捷夫，阿法纳西·鲍里索夫(鲍里索夫，阿法纳西)，托博尔斯克新召募的哥萨克，后为阿尔巴津军役人员 83—85, 87, 89, 90, 94
Лебедев Д. М. 列别捷夫，Д. М.，苏联史学家 39
Леденев Григорий 列捷涅夫，格里戈里，费·阿·戈洛文行军幕府勤务人员 324
Лежайский 见 Иларий
Ленсен Г. А. (G. A. Lensen) 冷森，Г. А. (G. A. 冷森)，美国史学家 50
Леонтий 见 Дюков Л.
Леонтьев (Леонтиев) Алексей 列昂季耶夫(列昂季耶夫)，阿列克谢，俄国满洲学家和汉学家 45, 799
Леонтьев Федор 列昂季耶夫，费奥多尔，伊利英斯克村总管 373, 441, 442

① 据《朔方备乘》卷首六第五面载："上谕览卿奏官兵星驰直逼雅克萨城下示以威德……"俄译者把这句中的"览卿"误认为人名。——译者

Лефорт Франц Яковлевич 列福尔特，弗兰次·雅科夫列维奇，俄国军事家，海军上将 763
Ликэдингэ 立克顶格，鄂伦春人 679
Ли Роберт (Robert H. G. Lee) 李·罗伯特(罗伯特，H. G. 李)，作者 19
Ли Ся 李夏，清官吏 699, 700
Ли Чжа-цзун 李正宗，清官吏 697
Линь Син-чжу 林兴珠，清官吏 674, 675, 679, 681
Литвинов Иван 利特维诺夫，伊凡，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 153
Лихачев Н. П. 利哈乔夫，Н. П.，俄国史学家 56
Лобуцзан 罗卜藏，蒙古人 700
Логинов Иван (Ыван) 洛吉诺夫，伊凡(伊凡)，外务衙门书吏，派往中国的使者 16—20, 311—315, 317, 323, 324, 343—345, 388—390, 397—411, 425, 426, 428—434, 441—443, 445—452, 455—460, 464, 465, 467, 469—471, 473—477, 490, 532, 545, 548, 782, 783, 790, 800
Логинов Никита 洛吉诺夫，尼基塔，叶拉夫宁斯克军役人员 276, 277
Логинова Мария 洛吉诺娃，马丽娅，伊·洛吉诺夫之母 783
Логинова Матрена 洛吉诺娃，马特列娜，伊·洛吉诺夫之妻 783
Лодежан-хан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одогуй 洛多古伊(音译。——译者)，清使臣的信使 328
Лодой Сенге (Лодой Сенга, Лодой Сенгу, Лозой Сенгус) 洛多伊先格(洛多伊先格，洛多伊先格，洛多伊先格)，格素尔，格根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使者 180, 187, 189, 196, 197, 200, 203, 204, 206, 216, 217, 219, 224—228, 230, 231, 236, 237, 244, 266—269, 280, 296, 298, 368
Лозан-хан 见 Алтын-хан Лубсан-тайджи
Лозой Сенга 见 Лодой Сенге
Лойола Игнатий (Св. Игнатий) 罗耀拉·伊格纳蒂(圣伊格纳蒂)，耶稣会创始人 710, 800
Лолибай 罗里白，清官吏 695
Лоншаков (Лонщаков)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 隆沙科夫(隆沙科夫)，格里戈里·伊凡诺夫，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书吏，派往中国的使者 51, 64, 99, 100, 105, 610, 612—616, 638, 639, 770, 771, 777, 794, 795
Лопсон Дайчин 见 Дайчин Лубсан, 格素尔
Лотохон (Лотохин) 洛托杭(音译。——译者)，清官吏 495
*Лу Хун-тань*① 鲁鸿琛，国民党史学家 34
Лубсан Дамба Джалцун (Джебузун, Занабазар) Ундур-гэгэн 鲁卜桑哲布尊丹巴(哲布尊丹巴，哲布尊丹巴)温都尔格根，乌尔嘎呼图克图 12, 16, 18, 31, 770, 782
Лузин С. 卢津，С.，客商 794
Лукашевский Козьма 卢卡舍夫斯基，科齐马，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 142
Лутовинов Василий Елисеев 卢托维诺夫，瓦西里·叶利谢耶夫，使团贵族 71, 323, 329, 330, 364, 462—465, 467—472, 493, 500, 505, 514, 582, 609, 695
Лучинников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 卢钦尼科夫，米哈伊尔·伊凡诺夫，使团部队火枪兵 94, 99

① 这里俄译者把"琛"字误读作"探"。——译者

Лучников Михаил 卢奇尼科夫，米哈伊尔，使团部队火枪兵 85
Лысцов В. П. 雷斯佐夫，В. П.，苏联史学家 794
Лэдэхун Цзиоло 觉罗勒德洪，清官吏 662, 668, 673, 675, 679, 692
Лю Гуан-цзи 刘光祖，清官吏 696
Лю Да-нянь 刘大年，中国史学家 35, 49
Лю Сянь-жинь 刘选民，国民党史学家 42
Лю Чжао-ци 刘兆奇，清绿旗兵指挥官 692
Любимов А. 柳比莫夫，А.，俄国史学家 774
Любимов Семен 柳比莫夫，谢苗，色楞格斯克哥萨克之子 489
Любожиров П. Г. 柳鲍米罗夫，П. Г.，苏联史学家 771
Людовик XIV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801
Львов И. 利沃夫，И.，雅库次克贵族 792
Ляпин Иван 利亚平，伊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143, 144, 147, 148, 629

Мазчи-амба 见 Маци
Майа (Майта, Мейта) 见 Уньда
Македо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见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едонский
Максим 马克西木，俘虏，军役人员 668
Максимов Яков (Якушка) 马克西莫夫，雅科夫（雅库什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137
Максимов С. В. 马克西莫夫，С. В.，俄国史学家 779
Мала (Ма Ла, Мао-лао-е, Маля) 马喇（马喇，马老爷，马喇），副都统，清使团成员 15, 330, 394, 469, 574, 584, 645, 649, 650, 663, 665, 667, 669—675, 680—682, 685, 693, 695, 743, 745, 758, 785
Малой (Малый) Василий 马洛伊（马洛伊），瓦西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哨兵 232, 272, 276
Мангаллай (Амонголюй, Монголл, Мангаллай-тайдзин, тайазий) 曼加莱（曼加莱，曼加莱，曼加莱台吉，台吉），蒙古台吉 438—440, 608, 609
Манзей 见 Дайчин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Манзей Балдан 见 Уджин Балдан Манзей
Манзей Батур 见 Дайчин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Манзей Дицен Батур 见 Дайчин Батур Манзей
Манзик (Мадзик) 曼齐克（曼齐克），塔邦古特人 325, 326
Манцей 见 Уджин Балдан Манзей
Маньпи 满丕，清官吏 681, 682, 693
Маньцзиньци 满金奇，清官吏 681
Мао Лу-шань① 茅麓山，抗满义军首领 689
Мара Никита 马拉，尼基塔，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605
Марган (Маргана) 马尔甘（马尔甘）（音译。——译者），清官吏 455, 459, 465, 484
Мартини М. 马尔蒂尼，М.，荷兰地图绘制学家 793
Марту 麻尔图，清官吏 692
Мартынов Мартын 见 Камаль М.

① 查《郎谈传》原文为："往湖广征茅麓山贼"。茅麓山系地名，俄译者误认为人名。——译者

Мартынов (Мартын, Мортынов) Яков (Якушка) 马尔蒂诺夫(马尔蒂诺夫,马尔蒂诺夫),雅科夫(雅库什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107, 108, 111, 119, 129, 131, 147, 151, 160, 175, 176, 179, 192—194, 390, 409, 610
Масласин Василий 马斯拉辛,瓦西里,使团部队火枪兵 247
Мастафар Андрей 马斯塔法尔,安德烈,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280
Матвеев (Матфеев) Логгин 马特维耶夫(马特维耶夫),洛金,军役贵族,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 167, 171, 472, 539
Мау 马武,清官吏 694
Мауритий Кароль (Король) 马乌里季,卡罗利(卡罗利),耶稣会士 774
Маци (Мазчи, Мачи) 马齐(马齐,马齐),副都统 15, 292, 306, 685, 695, 697, 783
Машицзи 马世基,清官吏 693
Мейта 见 Уньда
Мелихов Г. В. 麦利霍夫,Г. В.,苏联史学家 5—7, 67, 774, 779, 799
Мерген (Мергень) Ахай 蔑儿干(蔑儿干)阿海,蒙古台吉,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兄弟 438—440, 619, 637, 641, 795
Мерген-зайсан 蔑儿干宰桑,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 376
Мергень Дайчин-тайша 蔑儿干岱青台吉,蒙古台吉 276, 277
Мергень Иван 麦尔根,伊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33
Микапар 见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 Р.
Микифор 见 Венюков Н. Д.
Микула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见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Миллер Г. Ф. 米勒,赫·弗·,院士 32, 33, 38, 40, 41, 63, 767, 788, 793, 794
Милованов Василий 米洛瓦诺夫,瓦西里,额尔古纳哥萨克十人长,总管 460, 461, 477, 489, 606, 609, 610, 612, 696, 790
Милованов Игнатий Михайлов 米洛瓦诺夫,伊格纳季·米哈伊洛夫,涅尔琴斯克军役贵族,派往中国的使者 123, 129, 143—149, 160, 171, 767, 772, 774
Миньай (Минъань) 明爱,清官吏 661, 675, 676, 682, 687
Минъандали 明安达礼,清官吏 660, 672, 677, 691
Мисаилов Федор 米萨伊洛夫,费奥多尔,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 636
Митька 见 Внифатьев Д.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а) 米海罗(米海罗),被俘的哥萨克 668, 669
Михаил (Мишка) 见 Парафеев М.
Михаил (Мишка) 见 Чаплин М.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沙皇 187, 222
Михайлов Борис 米哈伊洛夫,鲍里斯,外务衙门秘书官 58
Михайлов Ефрем 米哈伊洛夫,叶夫列姆,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09
Михайлов Федор 米哈伊洛夫,费奥多尔,阿尔巴津军役人员,通译 176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Михалевской) Федор 米哈伊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费奥多尔,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184, 253, 254, 778, 782
Михеев Григорий 米赫耶夫,格里戈里,布里亚特人,军役人员 633
Миюс (Миюска) 米尤斯(米尤斯卡),中国俘虏 194—196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Демьян (Дементьян) Иванович 姆诺戈格列什内,杰米扬(杰米扬)伊凡诺维奇,色楞格

斯克军役贵族，原为左岸乌克兰地区的盖特曼 196—202, 207, 208, 220, 228, 241, 249—251, 274, 276, 327, 328, 341, 355, 356, 362—364, 500, 502, 505, 532, 534, 540, 541, 560, 604, 605, 607, 608, 617, 628, 629, 631, 632, 779, 780, 784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Михаил 姆诺戈格列什内，米哈伊尔，杰·伊·姆诺戈格列什内之孙 780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Петр Демьянович 姆诺戈格列什内，彼得·杰米扬诺维奇，杰·伊·姆诺戈格列什内之子 328, 329, 363, 364, 780, 784

Многогрешный Яков Демьянович 姆诺戈格列什内，雅科夫·杰米扬诺维奇，杰·伊·姆诺戈格列什内之子 780

Молдай (Малдай) Даурко 莫尔达伊(莫尔达伊)，达乌尔科，布里亚特舒林加 541

Молодой Михаил 米海罗莫海，被俘哥萨克 665

Молодой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莫洛多伊，谢苗(谢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532, 556, 558

Молчанов Иван 莫尔恰诺夫，伊凡，领地衙门书吏，后为使团书吏 56, 60, 71, 325

Монголл 见 Мангаллай

Монготу 见 Мэнгэдэ

Мороз И. Т. 莫罗兹，И. Т.，苏联满洲学家 67

Мортынов 见 Мартынов Я.

Москвитин Иван Юрьевич 莫斯克维京，伊凡·尤里耶维奇，新土地发现者 793

Москвитинов Данила 莫斯克维季诺夫，达尼拉，叶尼塞斯克军役人员 97

Мугал Артемий (Артюшка) 穆加尔，阿尔捷米(阿尔丘什卡)，通译 175, 176, 179, 193

Муравьев Н. Н. 穆拉维约夫，尼·尼·，西伯利亚总督 59

Мурзин Григорий 穆尔津·格里戈里，使团部队火枪兵 176, 189, 779

Мутай 穆泰，副都统 666, 667

Мыльников Григорий 梅利尼科夫，格里戈里，被俘的阿尔巴津人 8, 670, 767

Мэн 梅纳，可能是路易—奥古斯特·梅纳·德·波旁公爵(1670—1736)，路易十四之子 747, 748, 801

Мэнгэдэ (Монготу) 孟格德(孟格德)，清脑温官吏 665, 774

Мэнколл М. (*Mancall M.*) 曼科尔，M.，美国史学家 50

Мэньело 蒙鄂落，清官吏 700

Мясников В.С. 米亚斯尼科夫，B. C.，苏联史学家 52, 67

Нагба 纳格巴，额尔罕珲台吉的“亲信” 417

Нанчи 见 Пэнчунь

Наньдай 南岱，清官吏 665

Нарымец (Нарымский) Василий 纳雷麦茨(纳雷麦茨)，瓦西里，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81, 409

Нарышкины 纳雷什金家族，贵族 763

Нацинь 纳秦，瑷珲副都统 15, 679, 680, 685

Небогатов Иван 涅鲍加托夫，伊凡，可能是外交委员会莫斯科办事处的办事员 59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涅维尔斯科伊，根·伊·，远东探险家 41

Нейтер (Нейтерт, Нетер) Андрей 涅伊捷尔(涅伊捷尔，涅伊捷尔)，安德

烈，使团部队准尉 92
Нейтер (Нейтерт, Нетер) Лаврентий (Лаврентей) 涅伊捷尔（涅伊捷尔，涅伊捷尔），拉弗连季（拉弗连季），使团部队准尉 77, 80, 81, 85, 94, 95, 100, 102, 107, 144, 150, 151, 158, 167, 170, 171, 190, 197, 198, 279, 466, 514, 532, 607, 608, 764
Немкин Денис 涅姆金，捷尼斯，使团部队哥萨克骑兵（火枪兵）179, 180, 195
Немогон (Немогонко) 涅莫冈（涅莫冈卡），布里亚特人，舒林加泽尔鲍之侄 232
Немчинов Леонтий (Левка) 涅姆奇诺夫，列昂季（列弗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324
Нестор 涅斯托尔，基辅僧侣，编年史的编纂者 780
Несхой 见 Нинцай
Ни-го-лай 见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Ни-ли-кэ-си-е 见 Синяв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китин Бажен 尼基京，巴任，猎手 537, 540
Никифор (Микифор) 见 Венюков Н. Д.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见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Нинся 宁夏①，清官吏 697
Нинцай (Несхой) 宁采（宁采），车布登台吉的使者 206, 209
Новогородцев К. 诺沃戈罗德采夫，К.，盔甲匠 777
Новиков Иван 诺维科夫，伊凡，军役人员 409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诺维科夫-达乌尔斯基，Г. С.，方志学家 776
Новосильцов Григо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诺沃西利佐夫，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侍臣，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82, 88, 91—95, 97, 98, 104, 105, 107, 113, 133, 142, 164, 324, 442, 451
Нолисунь 诺里孙，清官吏 697
Норм (Кормо) 诺尔姆（诺尔姆）（音译。——译者），脑温章京 491
Нормодзин Нексю 诺尔莫津涅克休，塔邦古特宰桑 363
Нэнтэ 能特，清官吏 667

Обрамов Иван 见 Абрамов И.
Обросимов Андрей 奥勃罗西莫夫，安德烈，涅尔琴斯克哥萨克，涅尔琴斯克官署书吏 353
Обросимов Юрий (Юшка, Юшко) 奥勃罗西莫夫，尤里（尤什卡，尤什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148—151, 357, 409
Обрыдов Афанасий 奥勃雷多夫，阿法纳西，军役人员 409
Оврамов Иван 见 Абрамов И.
Оглоблин Н. Н. 奥格洛勃林，Н. Н.，俄国史学家 59, 60, 780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В. И.，苏联史学家 768, 769, 776
Оджишки Албадкай 见 Адзис
О-и-до-ли 见 Андрей
О-кэ-со-му-го 见 Федосеев А. Ф.
О-кэ-шунь-кэ 见 Федосеев А. Ф.
О-ли-ды-е-ма 鄂里的野马，一个尚未查明的阿尔巴津军役人员，这是他的俄国名字的音讹 695
О-му-сэ-фа-ли 见 Кондратьев А.
Окин (Окинка, Окинко) 奥金（奥

① 地名，编者误编入人名索引。——译者

金卡，奥金卡），蒙古乌卢斯牧民 274, 275
Окин (Акинка) 奥金(奥金卡)，布里亚特人 387
Окин 奥金，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军役人员 307
Окин (Акин, Акинка, Акинь) Дарга (Даруга, Дорога) 奥金(奥金，奥金卡，奥金)达尔嘎(达尔嘎，达尔嘎)，塔邦古特宰桑，策凌佐库莱的兄弟 355, 362, 363, 386, 397, 399, 427, 444, 446, 780, 787
Окин (Акин, Икилин) Мерген (Мергень) 奥金(奥金，奥金)蔑儿干(蔑儿干)，蒙古台吉，额尔罕珲台吉的使者 364, 418, 430
Окраук 奥克拉乌克，蒙古人，伊谢克苏宰桑手下的人 386, 397, 427, 444
Оксенка 见 Федосеев А. Ф.
Олойчикой 奥洛伊奇科伊，车臣汗达赉珲台吉的乌卢斯蒙古人 278
Олочунь 鄂洛纯，指挥官，清军官 668
Онгудай 翁古岱，科尔沁蒙古王公 773
Ондур 翁杜尔，格素尔 260
Оньдай 见 Уньда
Орол (Оролка) 奥罗尔(奥罗尔卡)，布里亚特舒林加 524, 607
Осип 奥西普，色楞格斯克五十人长 424
Осипов Василий 奥西波夫，瓦西里，喀山宫廷事务衙门书吏 60
Осламов (Асламов) Игнатий 奥斯拉莫夫(奥斯拉莫夫)，伊格纳季，使团部队火枪兵 251, 257, 409, 619
Осэ 鄂色，清官吏 674, 695
Оуян И 欧阳颐，《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的作者 660
Охреянин (Охриянов) Михаил 见 Ахреянин М.
Очир (Очирка, Очирко) 奥奇尔(奥奇尔卡，奥奇尔卡)，逃跑的中国人 157, 162
Очирбой 斡齐尔鲍伊，蒙古宰桑，额尔德尼和额尔罕珲台吉的使者 422
Очир Дар-хутухта (Ачардар, Ачирдар, Очардар, Очарда, Очирдар, Чирдар) 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斡齐尔达尔，斡齐尔达尔，斡齐尔达尔，斡齐尔达尔，斡齐尔达尔，斡齐尔达尔)，蒙古呼图克图 364—368, 371—375, 377—379, 381, 385, 414—416, 418, 438, 439, 608
О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Павлов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帕弗洛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152, 153, 155, 165, 291, 324, 777
Памтарха (Пам Тарха) 见 Баньдарша
Панфилов (Памфилов) Осип (Оська) 潘菲洛夫(潘菲洛夫)，奥西普(奥西卡)，猎手 537, 540
Пань Юй-лун 潘育龙，清官吏 701
Папин Матвей (Матюшка) 帕平，马特维伊(马丘什卡)，使团部队火枪兵十人长 134, 135, 139
Парафеев Михаил 帕拉菲耶夫，米哈伊尔，叶尼塞斯克五十人长 215, 251, 257
Парфеньев (Парфенов) Афанасий Парфеньевич 帕尔费尼耶夫(帕尔费尼耶夫)，阿法纳西·帕尔费尼耶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324
Парфирьев В. 见 Перфильев В.
Паршин В. П. 帕尔申，В. П.，作家，方志学家 6, 8, 9, 778
Пашков Афанас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 帕

什科夫，阿法纳西·费利波维奇，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后为第一任达斡尔军政长官 764, 780
Паюсов Л. 帕尤索夫，Л.，外务衙门书吏 763
Перейра Томас (Фома, Сюй Жишэн) 佩雷拉，托马斯(托马斯，徐日升)，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 21, 23, 24, 38, 41, 67, 491, 581, 702, 704, 712, 714—718, 720, 721, 723—725, 731, 732, 750, 751, 755, 790, 800, 801
Перфильев (Перфирьев) Иван 佩尔菲利耶夫(佩尔菲利耶夫)，伊凡，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派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处的使者 169, 190, 773
Перфильев (Парфирьев, Перфирьев) Василий 佩尔菲利耶夫(佩尔菲利耶夫，佩尔菲利耶夫)，瓦西里，色楞格斯克军役贵族 124, 128, 154, 155, 183, 255
Перфирьев И. 见 Перфильев И.
Перфирьев В. 见 Перфильев В.
Петелин Иван 佩捷林，伊凡，西伯利亚衙门书吏 58
Петерсон Яков 佩捷尔松，雅科夫，使团部队少校 82, 92, 173, 494, 506, 764
Петр I 彼得一世，沙皇 9, 36, 55, 58, 60, 71, 74—80, 83—86, 94, 97, 99—101, 103—106, 111, 113, 123, 125, 130, 133—136, 139, 143, 148, 151—153, 160, 161, 164, 169—173, 175, 176, 189, 190, 191, 196, 211, 216, 218, 232, 239, 240, 257, 258, 282, 290, 311, 316, 318, 319, 321, 322, 324, 339, 342—345, 348, 349, 351, 357, 358, 360, 367, 370, 377, 382, 385, 388, 425, 427, 433, 442, 447, 448, 451, 456, 464, 465, 470, 475, 492, 506, 539, 552, 563, 574, 582, 584, 605—607, 609, 610, 612, 613, 615, 618, 623, 625, 629, 631, 633, 635, 638, 639, 645, 763, 775, 784, 787, 795, 796
Петров Андрей 彼得罗夫，安德烈，通译 347
Петр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彼得罗夫，费利普(菲利卡)，军营幕府勤务人员 282, 283
Пешков Федор 佩什科夫，费奥多尔，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278
Плотников Агапит (Агапитко) Ларионов 普洛特尼科夫，阿加皮特(阿加皮特卡)，拉里昂诺夫，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99, 101, 105, 106
Плюснин Нестер (Нестерка) 普柳斯宁，涅斯捷尔(涅斯捷尔卡)，叶拉夫宁斯克军役人员 276
Подстовалов 见 Полстовалов К. П.
Позднеев А. М. 波兹德涅耶夫，А. М.，俄国蒙古学家 778, 783
Полстовалов (Подстовалов) Карп Петров 波尔斯托瓦洛夫(波尔斯托瓦洛夫)，卡尔普·彼得罗夫，涅尔琴斯克新召募的哥萨克 148, 150, 151, 157, 634
Полуектов (Полуехтов) Андрей 波卢耶克托夫(波卢耶克托夫)，安德烈，制炮衙门的榴弹工匠 75, 766
Полуторной Иван 波卢托尔诺伊，伊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201
Полуянов Тихон 波卢亚诺夫，吉洪，军役人员 146, 147
Пончонь (Нанчи, Пэнчун, Пэнчунь, Чан-жун, Чанчю, Ченчюн, Чесчюн) 彭春(南奇，彭春，彭春，昌容，彭春，彭春，彭春)，清朝的公，副都统 6—8, 343, 345, 661, 664, 671, 673—676, 678, 688, 690, 691, 769, 774, 776,

778, 782, 786, 789, 796
Портагай (Портогай) 见 Порходой
Порходой (Портагай, Портогай, Херкли Портагай) 博洛河泰（博洛河泰，博洛河泰，赫尔克里博洛河泰），清使团信使 328, 332, 395
Поршенников Иван 波尔申尼科夫，伊凡，军役贵族，色楞格斯克的衙门官员 103, 198, 204—206, 208—210, 217—225, 273, 780
Посельский Максим 波谢利斯基，马克西姆，使团部队百人长 160
Поступинский Максим 波斯图平斯基，马克西姆，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110, 113, 125
Потемкин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波焦姆金，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苏尔古特军政长官 77, 79
Почирский (Почирской) Иван 波奇尔斯基（波奇尔斯基），伊凡，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勃腊茨克寨总管 156
Пресаготу 见 Сонготу
Претумкекам 见 Тун Го-ган
Прокофьев Михаил Прокофьевич 普罗科菲耶夫，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492
Протопопов Тимофей (Тимофий) 普罗托波波夫，季莫费伊（季莫费伊），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85, 99
Птоломей Клавдий 托勒玫，克拉弗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学家 775
Пунгхен (Пунген, Пунгени, Путгенн) 彭亨（彭亨，彭亨，普特根），清军队长官（可能是彭春）174, 211, 213, 217, 530, 778
Пын (Пэн) Мин 彭明，中国史学家 35, 48
Пэнчунь 见 Пончонь
Пятов Еремей Ларионович 皮亚托夫，叶列麦伊·拉里奥诺维奇，侍臣，伊利姆斯克军政长官 629

Рагузинский (граф Владиславич) Савва Лукич 拉古津斯基（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萨瓦·卢基奇，派往中国的使臣 58, 59, 771
Разичка Петр 拉齐奇卡，彼得，使团部队准尉 81, 351, 358, 426, 443, 766
Ракии 见 Раши
Ратьков И. 拉季科夫，И.，外务衙门书吏 764
Рахи 见 Раши
Раши (Ракии, Рахи, Урахи) 喇喜（喇喜，喇喜，喇喜），清使团信使 328, 332, 395, 466, 472, 492, 495, 497, 500, 505, 521, 524, 549, 550, 560, 569, 571, 576, 578, 603
Резанов Викула (Микула) 列扎诺夫，维库拉（维库拉），使团部队大尉 357, 426, 443, 616, 618, 619
Резанов Иван 列扎诺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371
Рейтимур 见 Гантимур
Ремезов С. У. 列麦佐夫，谢·乌·，地图绘制学家 661, 791
Репнин Иван Борисович 列普宁，伊凡·鲍里索维奇，大贵族，公爵，西伯利亚衙门法官 171, 283, 634, 637, 639, 641, 764, 785, 786
Ресин (Русин) Василий 列辛（列辛），瓦西里，使团部队大尉 76, 89, 196, 283, 327, 472, 506, 633
Решетников Ю. С. 列舍特尼科夫，Ю. С.，苏联科学院动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研究所科学研究人员 801
Ридж 李治，翻译 37
Ровинский П. А. 罗文斯基，П. А.，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776

Рогов А. И. 罗戈夫，А. И.，苏联史学家 790
Рожин (Рожицын) Василий 罗任(罗任)，瓦西里，商人，后为阿尔巴津哥萨克 148—151, 450
Романов Василий 罗曼诺夫，瓦西里，托博尔斯克官署书吏 75
Русанов Григорий 鲁萨诺夫，格里戈里，使团部队十人长 409

Сабакин С. А. 见 Собакин С. А.
Сабсу (Сабусу, Сапсо, Сапсу, Сату) 萨布素(萨布素，萨布素，萨布素，萨布素)，第一任黑龙江将军，清使团成员 7, 8, 10, 469, 474, 574, 584, 645, 649, 650, 661—674, 676, 679—684, 688, 690, 691, 693, 695, 758, 778, 782, 783, 785, 789
Саввин В. П. 萨文，В. П.，苏联史学家 39, 51
Садзик Алдарк 见 Адзис Алдар
Сайжан-бакчей 见 Санзик-бакчи
Саинкля (Саинкя) 萨音克利亚(萨音克利亚)，额尔罕珲台吉的乌卢斯蒙古人 415
Сайн (Саин) Дархан (Тархан) 萨音(萨音)达尔罕(达尔罕)，宰桑，蒙古呼图克图的使者 385
Сакуль-тайша 见 Церен Цокулай
де Салданья Мануэль 曼纽尔•德•萨尔丹哈，葡萄牙派往中国的大使709
Салтыков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萨尔蒂科夫，斯捷潘•伊凡诺维奇，大贵族，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 634, 638
Самгуту 见 Сонготу
Самойлович Иван 萨莫伊洛维奇，伊凡，左岸乌克兰地区 (1672—1687) 和右岸乌克兰地区 (1674—1681) 的盖特曼 779
Санбуй (Санбую) 桑布伊(桑布伊)，格素尔 155
Санзик (Саинжан)-бакчи (бакчей) 桑齐克(桑齐克)巴克士(巴克士)，车布登台吉的乌卢斯牧民 252, 294
Сапожник Тихон (Тишка) 萨波日尼克，吉洪(吉什卡)，费•阿•戈洛文军营幕府勤务人员 133
Сапсо (Сапсу) 见 Сабсу
Сарсу-дорки 见 Сонготу
Сасакту (Сасукту, Сосокту)-хан 见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Ценгун
Сату 见 Сабсу
Сахай 萨海，清官吏 673
Свечник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斯维奇尼科夫，菲利普(菲里卡)，哥萨克骑兵 461
Святой Игнатий 见 Лойола И.
Себес И. (Joseph Sebes S. J.) 塞比斯，И.(约瑟夫•塞比斯，S. J.)，学者，僧侣—耶稣会士 38, 721, 725, 800, 801
Сегит (Сегитка, Сегитко) 谢吉特(谢吉特卡，谢吉特卡)，被俘的蒙古人 277
Седанка Осип (Оська) 谢丹卡，奥西普(奥西卡)，军役人员 409
Сейдяш (Сейдяж) 见 Кулмаметев С.
Селунец Иван Кириллов 谢卢涅茨，伊凡•基利洛夫，使团部队中尉 277, 764
Сельский И. С. 谢利斯基，И. С.，俄国史学家 779
Сенге 僧格，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兄弟 781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见 Корницкий С.
Семенов Л. 谢苗诺夫，Л.，铁匠 778
Сенотрусов Иван Никифоров 谢诺特鲁索夫，伊凡•尼基弗罗夫，达斡尔军役贵族 441

Сенотрусов Никифор (Микифор) Парфенов 谢诺特鲁索夫，尼基弗尔(尼基弗尔)·帕尔菲诺夫，达斡尔军役贵族 441, 448, 532, 607, 608
Сенотрусо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谢诺特鲁索夫，谢苗(谢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五十人长 441, 448, 450, 480
Сеняв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ли-кэ-си-е) 见 Синявин А. С.
Сергеев Степан (Стенька) 谢尔格耶夫，斯捷潘(斯坚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347
Сереб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нзаб, Серензап, Сереньдзяб) 见 Ц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бреник Иван 谢列勃列尼克，伊凡，军役人员 409
Серен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нзаб, Серензап, Сереньдзяб) 见 Ц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н Сакулай 见 Церен Цокулай
Серен-тадзий 见 Церен，台吉
Сивша Иван 西夫沙，伊凡，使团部队火枪兵 241
Сидоров Агафон (Ганька) 西多罗夫，阿加封(甘卡)，军役人员 409
Силин Е. П. 西林，Е. П.，苏联史学家 39
Силин П. 西林，П.，外务衙门书吏 763
Силугэну 奚鲁噶奴，“奇勒尔”族人 667
Синдэ 兴德，清官吏 689
Синявин (Сенявин) Алексей (Ни-ли-кэ-си-е) Сидоров 西尼亚文(西尼亚文)，阿列克谢(厄里克西耶)·西多罗夫，侍臣，费·阿·戈洛文使团人员，伊尔库次克长官助理 71, 81, 82, 86, 91—93, 156, 171, 323, 495, 496, 629, 695, 775, 778
Синявин Ларион Якимов 西尼亚文，拉里昂·雅基莫夫，使团贵族 71, 323
Сирда 席尔达，清官吏 699
Сирензяб 见 Ц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иринбал Мерген 见 Церенбал Мерген
Сирисирей 见 Шидиширей
Ситу 西图，清官吏 700
Ситэку 席特库，清官吏 663, 667
Скибин Федор 斯基宾，费奥多尔，使团部队十人长 106
Скобельцын Иван Тихонов 斯科别利增，伊凡·吉洪诺夫，索利卡姆斯克的衙门官员 72
Скоморохов Иван 斯科莫罗霍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51
Скрипицын (Скрыпицын) Иван Исаевич 斯克里皮增(斯克里皮增)，伊凡·伊萨耶维奇，侍臣，上校，费·伊·斯克里皮增上校的兄弟 619, 629, 632, 633, 787
Скрипицын (Скрыпицын) Федор Исаевич 斯克里皮增(斯克里皮增)，费奥多尔·伊萨耶维奇，侍臣，莫斯科火枪兵团上校，后为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 31, 59, 71, 73, 74, 79, 88, 89, 92, 94, 95, 98, 144, 147, 148, 155, 160, 167, 169, 190, 197, 232, 276, 291, 327, 337, 505, 514, 582, 619, 787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苏联汉学家 52
Смердов Михаил 斯麦尔多夫，米哈伊尔，使团部队火枪兵 324
Смиренников Василий 斯米连尼科夫，瓦西里，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 175, 176, 179, 193
Смольянинов Григорий 斯莫利亚

尼诺夫，格里戈里，使团部队十人长 143, 148, 161, 164
Смольянинов Михаил 斯莫利亚尼诺夫，米哈伊尔，使团部队十人长 148, 161, 164
Собакин (Сабакин) Степ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索巴金(索巴金)，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侍臣，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76, 77, 80—82, 88—91, 94, 95
Соколов Иван 索科洛夫，伊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278
Соколов Сергей 索科洛夫，谢尔盖，使团部队百人长 81
Сокулай-зайсан 见 Церен Цокулай
Солеки 见 Солоки
Соловьев В. 索洛维约夫，В.，苏联史学家 772
Соловьев С. М. 索洛维约夫，С. М.，俄国史学家 771, 801
Сологи 见 Солоки
Солоки (Солеки, Сологи, Солокий, Солоси, Солоха) 索罗希(索罗希，索罗希，索罗希，索罗希，索罗希)，清使团信使 328, 329, 332, 395, 473, 474, 685
Солоси (Солохи) 见 Солоки
Сонай 索第，副都统 697, 698
Сонготу (Пресанготу, Самгату, Самгуту, Сом Го Ту, Сомгату, Сомготу, Сонгопу, Сонкоту Сарсу Дорки, Сосань лао-е, Сосаню, Соэту) 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索额图萨尔素多尔吉，索三老爷，索三，索额图)，内大臣，清使团团长 15, 16, 19, 22, 24, 25—29, 45, 292, 306, 330, 339, 393, 454, 458, 465, 469, 471, 473, 474, 491, 553, 555, 563, 574, 583, 584, 645, 649, 650, 684, 685, 686, 688, 695, 702, 713, 720, 729, 734, 735, 745, 758, 782, 783, 800, 801
Сонзюк Дурал 松久克杜拉尔，格素尔 254
Сони 索尼，索额图之父 782
Сонэй 索乃，清官吏 701
Сеснин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索斯宁，谢苗(谢卡)，军役人员 169
Сосокту-хан 见 Дзасакту-хан Ценгун
Софья Алексеевна 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 19, 20, 62, 71, 148, 152, 153, 160, 161, 164, 169—171, 176, 190, 191, 196, 232, 239, 240, 257, 258, 282, 290, 311, 324, 342—345, 348, 349, 351, 357, 358, 360, 377, 388, 425, 427, 433, 442, 447, 448, 451, 456, 464, 465, 470, 475, 492, 539, 605—607, 609, 610, 612, 618, 625, 631, 762, 763, 766, 773, 778, 781, 787—790, 795
Соэту 见 Сонготу
Спафарий (Милеску, Спахварий, Спофар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г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斯帕法里(米列斯库，斯帕法里，斯帕法里)，尼古拉(尼果赖)·加夫里洛维奇，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外务衙门，翻译，派往中国的使臣 9, 13, 18, 24, 31, 114, 117, 121, 122, 126, 127, 140, 141, 234, 235, 404, 449, 477, 480, 482, 491, 509, 510, 512, 529, 530, 535, 538, 597, 603, 660, 682, 683, 708, 762, 765, 767, 770, 772, 774, 775, 784, 789—792
Стахорский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 斯塔霍尔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夫，使团部队大尉 93, 173, 469, 573, 574, 600, 610, 764
Степан 席图颁，军役人员，俘虏 668
Степан 见 Коровин С. Я.
Степ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见 Собакин

С. А.
Степанов Онуфрий (Анофрей) 斯捷帕诺夫，奥努弗里(奥努弗里)，达斡尔地区的衙门官员 507, 779
Степанов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斯捷帕诺夫，谢苗(谢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358, 426, 444
Судань 苏丹，清官吏 697, 699
Судейкин Я. 苏杰伊金，Я.，榴弹手 776
Суетин Дмитрий (Митька) 苏耶廷，德米特里(米季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通译 472, 558, 560, 599
Сун Цзюнь-мынь 宋军门，清官吏 689
Сунь Да-тин 孙大厅，清官吏 689
Сунь Сы-кэ 孙思克，清官吏 698, 699, 701
Сунь Чжи-дун 孙之鼎，清太医院使 701
Сурвилов Степан 苏尔维洛夫，斯捷潘，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 97, 98
Сургуцкий (Сургуцкой) Иван 苏尔古茨基(苏尔古茨基)，伊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十人长 442
Сухай (Ургай) 苏海(苏海)，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使者 242
Сычевский Е. П. 塞切夫斯基，Е.П.，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管理局顾问 33, 45
Сэлигулунь 色礼古伦，清官吏 698
Сю Иммануел (G. Immanuel Hsu) 休·伊曼努埃尔，美国史学家 38
Сюань Е (Камги, Камхи, Канси, Шэнцзу Женьху анди, Шэнцзу Жэнь-хуанди) 玄烨(康熙，康熙，康熙，圣祖仁皇帝，圣祖仁皇帝)，清帝，年号康熙 (1662—1772)① 6—9, 13, 18, 25, 29, 43, 47—49, 331, 332, 465, 470, 474, 553, 593, 645, 646, 660, 662, 663, 668, 671, 681, 684, 685, 687, 689, 690, 693—697, 701, 702, 710, 726, 732, 758, 759
Сюе Чжун-сань 薛仲三，«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的作者 660
Сюй Жи-шэн 见 Перейра Т.
Сяокэсэ 硕克色，清官吏 681

Танай (Танайка) 塔奈(塔奈卡)，塔邦古特人 324
Тань Ти-у 谭惕吾，中国史学家 778
Таракай (Таракайко) 塔拉卡伊 (塔拉卡伊卡)，塔邦古特人 324
Тарас (Тараска) 见 Афанасьев Т.
Тарский (Тарской) Иван 塔尔斯基(塔尔斯基)，伊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185, 233, 238, 246
Тархан Батур-зайсан 见 Дархан Батурширету
Тархан-контайша 见 Дархан хунтайджи
Тархан Шеретуй 见 Дархан Батурширету
Тарханов (Торханов) Иван 塔尔哈诺夫(塔尔哈诺夫)，伊凡，逃跑的新召募的哥萨克 146, 147, 149, 150, 156—158, 161, 162, 169, 175, 180, 193, 194
Татаринов Осип Зиновьевич 塔塔利诺夫，奥西普·季诺维耶维奇，西伯利亚衙门秘书官 636, 639
Тегэлэту② 特格尔图，蒙古军官 699
Телепнев Никита (Никишка) 捷列普涅夫，尼基塔(尼基什卡)，色楞格斯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查«郎谈传»中并无此人。——译者

克军役人员 240
Телицын Яков (Якушка) 捷利增，雅科夫(雅库什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十人长 82
Тельнихин Михаил 捷里尼辛，米哈伊尔，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66
Темкекам 见 Тун Го-ган
Тендек (Томдек) Накулай Урлюк 坚杰克(坚杰克)尼库莱乌尔柳克，塔邦古特人 355
Терентьев Степан 捷连季耶夫，斯捷潘，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467, 468
Терещенко А. В. 捷列辛科，阿·弗·，俄国史学家 763, 796
Терпиловский Кондратий 捷尔皮洛夫斯基，康德拉季，耶稣会士 774
Терский (Терской) Иван 捷尔斯基(捷尔斯基)，伊凡，莫斯科火枪兵 176
Терский (Терской) Леонтий (Левка) 捷尔斯基(捷尔斯基)，列昂季(列夫卡)，莫斯科火枪兵 189, 388
Тимофеев И. 季莫费耶夫，И.，外交委员会莫斯科办事处秘书 59
Тихон (Тишка) 见 полуянов Т.
Тихонов (Тиханов) Кондрат (Кондратий) 吉洪诺夫(吉洪诺夫)，康德拉特(康德拉特)，通译 215, 252, 290, 324
Тишенинов Афанасий 吉舍尼诺夫，阿法纳西，莫斯科团大尉 73, 97—99
Тобольсков Кирилл (Кирюшка) 见 Урлюков К.
Тогилден (Тогордень) 多济尔登(多济尔登)，蒙古台吉，车布登台吉之子 295
Токарев С. А. 托卡列夫，С. А.，苏联史学家 780
Толбузин (Талбузин) Алексей (Эликэ-се, Эли-кэ-сэ, Э-ли-кэ-ши, Э-ли-кэ-шэ) Ларионович 托尔布津(托尔布津)，阿列克谢(额里克谢，额里克谢，额里克西，额里克舍)·拉里昂诺维奇，阿尔巴津军政长官 7—9, 11, 78, 82—84, 87, 89, 90, 93, 99, 108, 109, 111, 114—118, 121, 122, 125—127, 129, 131, 137, 140, 141, 331, 332, 394, 395, 507, 508, 530, 676, 681, 682, 691, 694, 768, 771, 774, 788, 793
Толкокат 见 Тун Го-ган
Томас А. 托马斯，А.，耶稣会士，地图绘制学家 790, 792
Томдек Накулай Урлюк 托姆杰克纳库莱乌尔柳克，归顺的塔邦古特人 423
Томский Иван 托姆斯基，伊凡，使团部队火枪兵 241
Томский Семен (Сенька) 托姆斯基，谢苗(谢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80, 488
Томский (Томсков) Софрон 托姆斯基(托姆斯基)，索弗隆，色楞格斯克军役人员 200, 226, 263, 264, 273
Трегубов Василий Матвеевич 特列古鲍夫，瓦西里·马特维耶维奇，纳雷姆军政长官 78, 80, 86
Трофимов Леонтий (Левка) 特罗菲莫夫，列昂季(列夫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280
Трошин А. К. 特罗申，А. К.，苏联史学家 764, 766, 771
Трусевич Х. 特鲁谢维奇，Х.，俄国史学家 33
Туголуков Сергей 图戈鲁科夫，谢尔盖伊，军役人员 409
Тукэци 图克齐，投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方面的满洲军官 699
Туманский Ф. И. 图曼斯基，Ф. И.，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 796
Тумкекам (Тум Ке Кам, Тунгоган,

Тунгуве-ган, Тункекам) 见 Тун Го-ган
Тун Го-ган (Претумкекам, Темкекам, Толкокат, Тум Ке Кам, Тумкекам, Тунгоган, Тункекам) 佟国纲(佟国纲,佟国纲,佟国纲,佟国纲,佟国纲,佟国纲,佟国纲),清圣祖皇帝之舅,军事长官,一等公,清使团成员 15, 330, 393, 465, 469, 471, 473, 474, 491, 574, 583, 584, 645, 649, 650, 685, 695, 702, 713, 758, 782, 783, 800, 801
Туна 图纳,清官吏 692
Тунгуве-ган 见 Тун Го-ган
Турский В. С. 图尔斯基, В. С., 军役贵族 782
Туртукай-табун 图尔图卡伊塔邦 780
Турчанинов (Турченинов) Клим 图尔恰尼诺夫(图尔恰尼诺夫),克利姆,色楞格斯克通译 233, 245, 364
Тусету-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Тухай 图海,清官吏 689
Тушету-хан Гомбо Дорджи 土谢图汗衮宝多尔济 770
Тушету(Тус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А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О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土谢图(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斡齐尔赛音汗,斡齐尔赛音汗,斡齐尔赛音汗),喀尔喀封建主 12, 14, 16, 18, 30, 31, 76, 116, 120, 121, 125, 126, 134, 135, 155, 180, 181, 183, 184, 186—189, 197, 201, 203, 207, 209, 212, 213, 216, 222—224, 226, 229, 232, 237, 241—246, 252, 255, 259, 260, 266, 267, 274, 275, 281, 283, 284, 286, 289, 291, 293, 295—299, 307, 308, 324, 326, 360, 362, 368, 372, 373, 384, 386, 387, 401, 408, 411, 415, 424, 427, 428, 431, 434, 438, 445, 450, 476, 488, 512, 528, 623—626, 629, 632, 684, 764, 765, 770, 771, 773, 778, 780, 782, 783
Тюрлюсун Урлюк (Тюрлюсан, Тюрлюсун, Тюрлик-зайсан, Тюрлюсун, Тюрлюк) 丘尔柳松乌尔柳克(丘尔柳松,丘尔柳松,丘尔柳松宰桑,丘尔柳松,丘尔柳克),宰桑 362, 363
Тюфяк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丘弗雅科夫,菲利普(菲里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 608
Тянь Сян-кунь 田象坤,副都统 697

У Сань-гуй 吴三桂,中国将军,抗满起义的组织者 677, 709
Убай 吴拜,郎坦之父 689
Угэ 五格,清官吏 701
Удаин Батур-тайша 见 Дайчин Эрдени Батур
Удацур 乌达楚尔,宰桑 412
Удачин Федор 乌达钦,费奥多尔,色楞格斯克官署书吏 154, 155, 249, 362, 382, 416, 418
Удачэнь 武太产,清官吏 701
Уджин Балдан Манзей (Балдан Ужчин-лаба, Балдан Узен, Балдан Узет, Балдан Уидзин, Болдан, Манзей, Манзей Балдан, Манзей Болдан, Манцей, Манцей Балдан, Удзин Балдан-гэчул, Удзин-гэчул) 乌真巴尔丹曼泽伊(巴尔丹乌真喇嘛,巴尔丹乌真,巴尔丹乌真,巴尔丹乌真,巴尔丹,曼泽伊,曼泽伊巴尔丹,曼泽伊巴尔丹,曼泽伊,曼泽伊巴尔丹,乌真巴尔丹格素尔,乌真格素尔),格素尔,喇嘛,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233—240, 251, 257, 260—267, 269—272, 281, 293, 299,

300, 307, 348, 349
Узкий (Уской) Карп 乌茨基（乌茨基），卡尔普，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532
Уй (Уит) 乌伊（乌伊），宰桑 252, 253, 382, 631, 632
Украинцев (Украинцов) Емельян Игнатьевич 乌克拉英采夫（乌克拉英采夫），叶麦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杜马秘书官，外务衙门秘书官 388, 425, 442, 766—768, 777, 778, 782, 784, 786, 788, 789, 795
Укултун 乌库尔通，清官吏 477
Ульянов К. 乌利扬诺夫，К.，银匠 778
Умубурдай 乌木布尔代，索伦副头目 681
Ундур Геген 见 Лубсан Дамба Джалцун Ундур-гэгэн 乌尔嘎呼图克图。
Уньда (Вейста, Вен Та, Вента, Вэнь та, Вэндай, Вэньдай, Майа, Мейта, Оньдай, Унда) 温达（温达，温达，温达，温达，温达，温达，温达，麦伊塔，温达，温达），理藩院侍郎，清使团成员 292, 306, 465, 469, 473, 474, 574, 584, 645, 649, 650, 666, 680, 692, 693, 758, 783
Уразов Гурий (Гурка) 乌拉佐夫，古里（古尔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617
Урахи 见 Раши
Урбанов Иван 乌尔巴诺夫，伊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信使 94, 106, 136, 610, 769
Ургай 见 Сухай
Урдат (Урдатка) 乌尔达特（乌尔达特卡），布里亚特人，舒林加巴姆巴海的亲戚 529
Урлюков (Тобольсков) Кирилл (Кирюшка) 乌尔柳科夫（托博尔斯科夫），基里尔（基柳什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 292, 293
Уртекей 乌尔捷凯，扎布额尔德尼台吉之子 438
Уской К. 见 Узкий К.
Усов Козьма 乌索夫，科齐马，伊尔库次克总管 442
Устюжанин (Устеженин) Егор 乌斯丘扎宁（乌斯丘扎宁），叶戈尔，军役人员 409
Учерту 乌切尔图，“温科特”族人 541
Учужников (Учюжников) Герасим 乌丘日尼科夫（乌丘日尼科夫），格拉西姆，伊利姆斯克官署书吏 153, 165
Уша 乌沙，清官吏 692
Ушаков А. 乌沙科夫，А.，客商，伊·乌沙科夫的兄弟 786
Ушаков Иван 乌沙科夫，伊凡，客商，乌斯丘格人 351, 451, 786, 792
Ушаков Федор Прохоров 乌沙科夫，费奥多尔·普罗霍罗夫，宫廷护卫，使团贵族 71, 323, 353, 357, 362, 363, 371, 423, 435, 539, 607, 608, 617
Ушаров Михаил 乌沙罗夫，米哈伊尔，哥萨克十人长 461, 776
Ушаров Никита 乌沙罗夫，尼基塔，哥萨克 767, 786

Фаворов Иван 法沃罗夫，伊凡，外务衙门书吏，通译 9—12, 65, 101, 103, 105, 110, 112, 113, 115—122, 124—128, 130—138, 144, 145, 147, 151, 161, 174—177, 182, 192, 211, 214, 216, 221—225, 227, 287, 304, 311, 317, 331, 332, 389—391, 394, 395, 425, 482, 510, 512, 770, 772—775, 780, 784, 789
Фальковский Конон (Кононко, Кононко) 法利科夫斯基，科农（科农卡，科农卡），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

长 156—163, 169, 409, 776
Фан Чжао-ин 房兆楹，索额图和佟国纲传略的作者 800
Фань Вэнь-лань 范文澜，中国史学家 35, 49
Федор 费要多罗(费咬多里)，被俘的阿尔巴津人 670, 691
Федор (Федька) 见 Головин Ф. А.
Федор 见 Стахорский Ф.
Федор 见 Удачин Ф.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见 Головин Ф. А.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 636, 764, 775
Федоров Иван 费奥多罗夫，伊凡，军役人员 409
Федоров Любим 费奥多罗夫，柳毕姆，五十人长 409
Федоров Савва 费多罗夫，萨瓦，叶尼塞斯克哥萨克 124, 128
Федосеев Авксентий (Оксенка, О-кэ-со-му-го, О-кэ-шунь-кэ) Федоров 费多谢耶夫，阿夫克先季（奥克先卡，鄂克索木果，额克顺科）·费奥多罗夫，被满人俘去的阿尔巴津耕农 84, 87, 89—91, 94, 681, 693, 768
Фердинандус 见 Вербист Ф.
Филатьев Остафий 菲拉季耶夫，奥斯塔菲，客商 143, 148, 794
Филимон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菲利莫诺夫，菲利普(菲利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280
Филипп 费礼普，军役人员，俘虏 668
Фобао 佛保，清内府营造司官吏 663, 675
Фолунь 佛伦，清兵部官吏 676, 698
Фомин Григорий 弗明，格里戈里，军役人员，俘虏 146, 147, 149, 150, 156—158, 161, 162, 169, 175, 180, 193, 194, 667, 668
Фоуст К. (Clifford M. Foust) 浮斯特，К.（克利福特，М. 浮斯特），美国史学家 38
Франк В. С. (V. S. Frank) 弗兰克，В. С. (V. S. 弗兰克)，美国史学家 42
Фролов Агафон (Ганька) 弗罗洛夫，阿加方(加尼卡)，阿尔巴津哥萨克 353
Фукс В. (W. Fuchs) 弗克斯，В. (W. 弗克斯)，德国满洲学家 42
Фунтовсов Савва (Савинка) 封托夫索夫，萨瓦(萨夫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532
Фунтосов Григорий 封托索夫，格里戈里，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40
Фэй Туй① 飞腿，一支反满队伍的首领 690
Фэйяодоло 见 Головин Ф. А.
Фэн Чэн-дэ 冯成德，清官吏 697

Хабаев М. П. 哈巴耶夫，М. П.，苏联史学家 765
Хабаров Ерофей Павлович 哈巴罗夫，叶罗菲·帕夫洛维奇，达斡尔地区的衙门官员，新土地发现者 14, 507, 779, 798
Хайсэ 海色，宁古塔副都统 660, 690
Харитонов Г. 见 Куча Г. Х.
Харитонов Степан 哈里托诺夫，斯捷潘，阿尔巴津哥萨克 78, 409
Харнский К. 哈尔恩斯基，К.，苏联史学家 50
Хашиха 哈什哈，蒙古军官 699
Херкли Пертагай 见 Порходой
Хмелев Петр 赫麦列夫，彼得，被满

① 查《郎谈传》原文为“飞腿张四”，俄译者将飞腿误作人名。——译者

人俘去的阿尔巴津官署书吏 769, 793
Хмелинин Викула (Микула) 赫麦利宁，维库拉(维库拉)，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198, 199, 409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М. Д. 赫拉波维茨基，М. Д.，翻译 46, 47
Хуайлань 怀兰，清官吏 697
Хуашань 华善，清官吏 697
Хубуно 胡布诺，副都统 692
Хунцзи 洪奇，"索伦总管" 682, 683
Хьюмель Артур (Arthur W. Hummel) 亨梅尔，阿瑟(阿瑟·W·亨梅尔)，美国史学家 34, 778, 782, 783, 785, 789, 793
Хэ Хань-вэнь 何汉文，国民党史学家 34, 43, 47
Хэ Цю-тао 何秋涛，中国史学家 6—10, 15, 16, 19, 34, 43, 45—47, 796—798
Хэ Ю 何祐(悠)，清官吏 672, 674, 675, 679, 692
Хэйцин 海青，清官吏 701
Хэцзилигэнь 合吉礼根，清官吏 696

Цалай-цецен-ное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
Церембал (Цыремба́л) 策凌巴尔(策凌巴尔)，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子 273, 424
Церен (Серен, Серень-тайзий) 策凌(策凌，策凌台吉)，蒙古台吉，岱青额尔德尼巴图尔之子 424, 435, 617
Ц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Бигтухай,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б Дзяб, Сереб-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н Дзяб Бинтухай, Серен Зап, Серензаб, Серензап, Сереньдзяб) 策凌扎布宾图海(宾图海，宾图海，策凌扎布，策凌扎布宾图海，策凌扎布宾图海，策凌扎布，策凌扎布，策凌扎布，策凌扎布)蒙古台吉 356, 419—421, 423, 424, 435, 436, 619, 631, 633—637, 640
Церен (Ацырен, Серен, Серень, Цоуту) Цокулай (Сакулай, Сакуль, Секулай, Сокулай, Сукулай, Сухалай, Цаутулай) 策凌(策凌，策凌，策凌，策凌)佐库莱(佐库莱，佐库莱，佐库莱，佐库莱，佐库莱，佐库莱，佐库莱)，塔邦古特台吉，宰桑，奥金达尔嘎的兄弟 230, 248, 359, 360, 363, 387, 423, 427, 428, 436, 444, 787
Церенбал (Сиринбал) Мерген (Мергень) 策凌巴尔(策凌巴尔)蔑儿干(蔑儿干)，蒙古台吉，西第什里巴图尔珲台吉的使者 245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 (Цалай)-хунтайджи (Геген Цецен-хан, Гиган-хан, Далай Контазий, Далай-контайши, Далай Цецен-найон, Каган-хан, Кукан-хан, Цалай цецен-ноен, Чэчэнь-хан 车臣汗达赉(达赉)珲台吉(格根车臣汗，格根汗，达赉珲台吉，达赉珲台吉，达赉车臣诺颜，格根汗，库根汗，达赉车臣诺颜，车臣汗)，喀尔喀封建主 166—168, 171, 260, 278, 279, 293, 306, 326, 329, 360, 364, 365, 368, 371—373, 378, 387, 415—418, 427, 445, 488, 627, 630, 631, 669, 670, 778, 801
Цецен-хан Очирту 车臣汗斡齐尔图，霍顺的封建主 781
Цзиоло Лэдэхун 见 Лэдэхун Цзиоло
Цзиоло Шушу 觉罗舒恕，清官吏 698
Цзиэрмэнъа 古尔蒙阿，俘虏 679
Цзян Сян 姜璚，大同司令 689
Цзян Тин-фу 蒋廷黻，国民党史学家 35, 46
Цзян Цзай-хуа 江载华，翻译 42

Цзянь Бо-цзань 翦伯赞，中国史学家 35
Цинцзиэр 庆定吉尔，“奇勒尔”族人 681
Цицикэ 奇齐克，蒙古台吉 700
Цойдун 见 Цокту-ланзу
Цокту 佐克图，车布登台吉的宰桑 204, 252
Цокту-ланзу (Докту-лансу, Цойдун, Цокту-ла-сун) 佐克图兰珠（佐克图兰珠，佐克图，佐克图兰珠），格素尔，宰桑，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254, 258, 262, 298, 301, 306
Цоуту Цаутулай 见 Церен Цокулай
Цуал (Цуал Тадзий, Чувал, Чювал тайзи) 楚阿尔（楚阿尔台吉，楚阿尔，楚阿尔台吉），蒙古台吉 424, 617
Цурбу Да́рхан (Тархан) 楚尔布达尔罕（达尔罕），宰桑，额尔德尼珲台吉的使者 411
Цыбден-тайша 见 Цэбден, 台吉
Цырембал 见 Церембал
Цэбден (Цебден, Цыбден, Цыбденьтайша) 车布登（车布登，车布登，车布登台吉），蒙古台吉 198, 200, 202, 204—207, 209, 217, 220, 248, 252, 253, 260, 273, 274, 294, 295, 325, 369, 780, 787
Цэван-Рабдан (Цэван-Алабудань) 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之侄 699

Чалон 恰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使者 241
Чан Шу 常书，清翰林院掌院学士 796
Чангуаньбао 常官保，清官吏 695
Чаннин 常宁，清官吏 676
Чантань 常泰，清官吏 689
Чанжун 见 Пончонь
Чанчю 见 Пончонь
Чаплин Кузьма (Куська) 恰普林，库齐马（库西卡），使团部队火枪兵 326, 327, 341
Чаплин Михаил 恰普林，米哈伊尔，阿尔巴津哥萨克 113, 118, 119, 122—125, 127, 128, 130—132, 138, 144, 148, 149, 151
Чарой Саин-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Чекел Кузьма (Куська) 切克尔，库齐马（库西卡），使团部队军役人员 327
Ченчюн 见 Пончонь
Черемной (Черемный, Чермный) Павел (Пашко) 切列姆诺伊（切列姆诺伊，切列姆诺伊），帕维尔（帕什卡），色楞格斯克通译 230, 231, 243, 244, 246—248, 264, 273, 289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икифор Романович 切尔尼戈夫斯基，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伊利姆斯克军役人员，阿尔巴津总管 774, 776
Чесчюн 见 Пончонь
Чжалакэту (Чжалакту) 扎喇克图（扎喇克图），副都统 15, 685
Чжан Пэн-хе 张鹏翮，1688年清使团的秘书之一 783
Чжан Сы 张四，一支抗满部队的首领 690
Чжао Чан 赵昌，清侍卫 800
Чжао 赵，清朝玄烨的宠臣 702, 730
Чжаосань 诏三，副都统 696
Чжуэрцзяньгэ 朱尔镇格，“鄂伦春”族人 667
Чин (Ичин)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Ирдения, Ирдень, Эрдения, Эрдяни, Чин-Ирдень, Чин-Кантазия, Чин-табун) 钦（钦）额尔德尼（额尔

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钦额尔德尼，钦珲台吉，钦塔邦），蒙古台吉塔邦 200, 276, 356, 361, 420, 631
Чингисхан Темучин 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统帅 778
Чирдар-кутухта 见 Очир Дар-хутухта
Чирой Саин-хан 见 Тушету-хан Чихунь Доржи
Чихарин М. 奇哈林，М.，榴弹手 766
Чичагов Афанасий 奇恰戈夫，阿法纳西，涅尔琴斯克哥萨克，后为阿尔巴津哥萨克 157
Чуал-дарга (Чуалдарага, Чюалдарага) 丘阿尔达尔嘎（丘阿尔达尔嘎，丘阿尔达尔嘎），宰桑，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使者 145, 146, 241, 246
Чувал 见 Цуал, 台吉
Чужакин (Чюжакин) Леонтий (Левка) 丘扎金（丘扎金）列昂季（列夫卡），阿尔巴津哥萨克五十人长 521, 608
Чулошников (Чюлошников) Сидор 丘洛什尼科夫（丘洛什尼科夫），西多尔，莫斯科火枪兵 82, 85, 94, 99
Чэнь Сань-дао 陈三道，“弘阳道”组织者之一 689
Чэчэнь-хан 见 Цецен-хан Далай
Чювал тайзи 见 Цуал, 台吉
Чюлошников С. 见 Чулошников С.

Шакловитый (Шакловитов, Щегловитов) Федор Леонтьевич 沙克洛维蒂（沙克洛维多夫，沙克洛维多夫），费奥多尔·列昂季耶维奇，杜马秘书官，火枪兵衙门法官 176, 177, 388, 766, 771, 773, 778
Шал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沙洛夫斯基，米哈伊尔，哥萨克 201
Шамба-Эрхэ-дайцин 善巴额尔罕岱青，蒙古台吉 782
Шан Юэ 尚钺，中国史学家 50
Шапкин Петр 沙普金，彼得，叶尼塞斯克书吏 60
Шапошников (Шапочников) Павел (Пашка) 沙波什尼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帕维尔（帕什卡），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456, 459, 484, 541
Шарапов (Шарыпов) Иван 沙拉波夫（沙拉波夫），伊凡，色楞格斯克哥萨克，通译 113, 115—128, 130—132, 136, 137, 142, 144, 149, 196, 198, 220, 226, 243, 289, 369
Шархуда 沙尔呼（瑚）达，清官吏 660, 677
Шастина Н. П. 沙斯季娜，Н. П.，苏联史学家 39, 55, 765, 773, 778, 780, 781
Шейдяков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希贾科夫，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公爵，侍臣，索利卡姆斯克军政长官 73
Шемелев Григорий 舍麦列夫，格里戈里，哥萨克 83
Шемелин Иван 舍麦林，伊凡，阿尔巴津哥萨克 146, 147, 409, 410
Шемелин Матвей 舍麦林，马特维伊，军役人员 170
Шестаков М. 舍斯塔科夫，М.，外务衙门书吏 764
Шестаков Сидор Васильев 舍斯塔科夫，西多尔·瓦西里耶夫，伊尔库次克军役贵族 104, 171, 172, 778
Шешуков Гаврила 舍舒科夫，加弗里拉，书吏 778
Шидиширн Батур (Багадур)-хунтайджи (Батур Кантазия, Батур Контазей, Батур-контайша, Си-

рисирей, Ширишей, Ширишрей) 西第什里巴图尔（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珲台吉，西第什里，西第什里，西第什里），喀尔喀封建主，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乌尔嘎呼图克图的兄弟 14, 120, 121, 125, 126, 189, 226, 232, 237, 238, 242—246, 248, 250, 252, 253, 255, 257, 260, 262, 264, 265, 270, 272—277, 281, 283—286, 288, 291—295, 297, 299, 302, 307—309, 324—326, 361, 365, 369, 372, 386, 407, 419, 424, 488, 528, 623, 773, 778, 782

Ши Лан 施琅，清官吏 671

Шипицын Михаил (Микишка) 希比增·米哈伊尔（米基什卡），使团部队火枪兵五十人长 102, 634

Шиптаткан Батур-тайша 西普塔特坎巴图尔台吉，蒙古台吉 276

Ширетуй 见 Дархан Ширету

Широкий (Широкой) Иван 希罗基（希罗基），伊凡，使团部队五十人长 198, 199

Шицзу Чжан-хуанди 世祖章皇帝，清帝福临（顺治朝1644—1661）死后的谥号 660, 687, 689, 700, 798

Фон Шмаленберг (Von Schmalenberg, Фан Шмалыберх, Фаншмалым Берх), Антон Юрьевич 冯·施马伦贝格（冯·施马伦贝格，冯·施马伦贝格，冯·施马伦贝格），安东·尤里耶维奇，使团部队上校 75, 81, 89, 92—94, 96, 97, 100, 106, 107, 156, 158, 160, 162, 166, 167, 169, 190, 197, 198, 201, 232, 241, 247, 276, 352, 371, 387, 442, 465, 501, 506, 573, 599, 632, 633, 766, 787

Шмаленберг Григорий 施马伦贝格，格里戈里，使团部队中尉 766

Шмонин Никита 什莫宁·尼基塔，阿尔巴津军役人员 251

Шогэсэ 朔葛色，清官吏 692

Шодор 绍多尔，奥金达尔嘎的乌卢斯蒙古人 362

Шонай 朔奈，副都统 697

Шренк Л. И. 什连克，Л. И.，院士 798

Штефан Георге 什捷凡，格奥尔格，摩尔达维亚公 772

Шульгин Павел 舒利金，帕维尔，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 771

Шунков В. И. 顺科夫，В. И.，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39, 764, 768, 776

Шуньчжи 见 Шицзу Чжан-хуанди

Шэнцзу Жэнь-хуанди (Шэнцзу Жень-хуанди) 见 Сюань Е

Щегловитов Ф. 见 Шакловитый Ф.

Элдень 见 Иэлдэн Ахай

Э-ли-кэ-шэ 见 Толбузин А. Л.

Эликэ 厄里可，投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方面的清军官 699

Эрдени (Ерденей, Ерденейко)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车臣汗达赉珲台吉的乌卢斯蒙古人 278

Эрдени (Ио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Иреднин, Ордени, Ырдени Кантозий, Контазей)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珲台吉，珲台吉），蒙古珲台吉 364, 365, 370—372, 376—379, 411—414, 417, 422—424, 435, 439, 609, 627, 633—637, 639—641, 787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Контазия)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珲台吉），蒙古珲台吉，阿勒坛汗鲁卜桑台吉的兄弟 372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Ахай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阿海，蒙古台吉 364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Батур 见 Дайчин Эрдени Батур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Ирди) Немчи (Немча)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额尔德尼)聂姆奇(聂姆奇)，喇嘛，呼图克图，格根呼图克图的使者 180，189，299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тойн-гэчул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托音格素尔，格素尔，车布登台吉之子 205，787
Эрдени (Ирдени) Цокту (Цехту, Цохтуев) 额尔德尼(额尔德尼)佐克图(佐克图，佐克图)，蒙古台吉，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的兄弟 438—440，608，609
Эрсай 额尔塞，清官吏 666，667
Эрхэ Ахай 见 Дундук Эрхэ Ахай
Эрхэ (Ирки тазий) 额尔罕(额尔罕台吉)，蒙古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之子 414，619
Эрхэ (Ирки, Иркини, Ырки Кантазей, Кантазий, Контазий, Контозий, Контозия) 额尔罕(额尔罕，额尔罕，额尔罕珲台吉，珲台吉，珲台吉，珲台吉，珲台吉)，蒙古珲台吉，车布登台吉之子 205，209，210，276，356，359，364，365，371，382，387，414 425，428，435，439，440，617，618，631—637，640，641，780，787
Эрхэ (Ирки) 额尔罕(额尔罕)，宰桑 421
Эрхэ-ланзу (Ирка-лансу, Иркилансу) 额尔罕兰珠(额尔罕兰珠，额尔罕兰珠)，格素尔，呼图克图的使者 257，301
Эскилай Цолон 额斯基莱，佐隆，宾图海台吉的乌卢斯蒙古人 631
Эчхор 艾奇霍尔(音译。——译者)，清官吏 302

Юдин 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尤金，伊凡·雅科夫列维奇，叶尼塞斯克官署秘书官 10，71，89，92，94，104，764—766
Юдин Карп 尤金，卡尔普，涅尔琴斯克哥萨克骑兵十人长 82，85，86，91—93，99，106，110，112，119，136
Юдин Матвей 尤金·马特维伊，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 280，282，283，348，442，451，456
Юй Юань-ань 余元安，中国史学家 35，48

Якимов Кондратий 雅基莫夫，康德拉季，涅尔琴斯克哥萨克 280—282
Якимов Яков 雅基莫夫，雅科夫，使团部队百人长 212
Яков (Якушка, Якушко) 见 Мартынов Я.
Яковлева П. Т. 雅科夫列娃，П. Т.，苏联史学家 7，12，13，38，39，52，55，65，763，764，766，767，774，789—791
Ялантай 雅勒泰，清官吏 692
Ян Собесский 扬·索别斯基，波兰国王 790
Ян Хуа-лянь 杨花脸，一支抗满队伍的首领 696
Ян Ши-мао 杨士茂，清官吏 693
Яровиков Филипп (Филька) 雅罗维科夫，菲利普(菲利卡)，莫斯科火枪兵 357
Яхон 亚洪，蒙古台吉 364
Яцин (Яцина, Яцинь) 雅钦 (雅齐纳，雅钦)，瑷珲副都统 666，679，692，693

地名索引[①]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 789
Австро-Венгрия 奥匈帝国 790
Аергон 阿厄根 地名、村镇、小溪 744
Азия 亚洲 36, 792
Азия Восточная 东亚 37
Аз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东北亚 801
Азия Средняя 中亚 764
Аз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中亚 34, 36, 37, 46, 47, 801
Азия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东南亚 799
Азов 亚速夫堡 763
Айгунь (Айгу, Айхунь, Хейлунцзян, Хэйлунцзян-чэн, Хэйлунцзянчэн) 爱辉（爱珲、爱珲、黑龙江城、黑龙江城、黑龙江城）天然界、城、堡，位于阿穆尔河岸 7, 9, 10, 661—667, 669, 670, 671, 673, 675, 678, 683—685, 687, 690, 691, 743, 745, 779, 798
Аланьшань 阿兰善山 山区、山岭 697, 700
Албазин (Албазинск, Албаз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А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Ново-Албазин, Ново-Албазинск, Ксасфа, Ново-А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Ново-Албазинской, Олбазин, Ягса, Yagsa, Якса, Якся, Якче, Яче) 阿尔巴津（阿尔巴津斯克、阿尔巴津堡，阿尔巴津寨、新阿尔巴津、新阿尔巴津斯克、雅克萨、新阿尔巴津寨、新阿尔巴津寨、阿尔巴津、雅克萨、雅克萨、雅克萨、雅克萨、雅克萨、雅克萨）城、堡 6—15, 17—30, 45, 49, 63, 77, 80, 82—85, 87—93, 98—101, 105—112, 114—133, 136—141, 143—151, 156—164, 169, 170, 174—180, 182, 188, 189, 191, 193—195, 214, 223—225, 235, 240, 260, 279—281, 283, 293, 304, 306, 311, 312, 314, 315, 317, 318, 320—323, 326, 327, 330—332, 335, 336, 338, 340—343, 345—347, 349—351, 353, 354, 358, 386, 390—392, 394—397, 400, 403, 409, 410, 425, 426, 429, 430, 433, 434, 443, 444, 446, 450, 452—462, 464, 474, 475, 480—483, 487, 492, 504, 505, 507—509, 511, 512, 515—517, 520—522, 525—527, 530, 531, 533—535, 537, 538, 543—545, 547—549, 554, 555, 557, 559, 562, 564, 570, 572, 575—580, 583, 593, 596, 597, 599, 604—606, 608, 612—615, 638, 646, 650, 661, 664, 665, 669—688, 690—696, 709, 715, 717, 722, 727, 747, 751—754, 757, 758, 760, 762, 766—769, 771, 773—778, 782, 783, 786, 788, 789, 792—794, 796—799
Албазин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Албазинский у.) 阿尔巴津辖区（阿尔巴津县）7, 25, 82—84, 87, 88, 90, 105, 129, 158, 326, 327, 598, 764, 793
Албазиха 阿尔巴昔河 100
Алдан 阿尔丹河 勒拿河右支流 793
Амазар (Большая Горбица, Эге Кербичи) 阿马扎尔河（大格尔必齐

① 根据本书所附《地名索引》译出。索引中的遗漏、错误未予补正。地名后面的数字是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正文边码。——译者

河、埃格-格尔必齐河）阿穆尔河左支流 40—47
Амгунь (Хэнгунь, Хэнкунь, Хэнхунь) 阿姆贡河（恒滚河、恒滚河、恒滚河）阿穆尔河左支流 6, 15, 661, 668, 672, 685, 690
Америк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西北美洲 790, 792
Амстердам 阿姆斯特丹 城 56, 762, 764
Амур (Амар, Амурское устье, Омур, Онон, Онон-Амур, Рио Негро, Сагалеин Ула, Сагалин, Сагалин-уля, Сахалян, Сахалян-ула, Синари-ула, Согалин-ула, Хейлунцзян, Хэйлунцзян, Черная, Черная-уля) 阿穆尔河（阿穆尔河、阿穆尔河口、阿穆尔河、斡难河、斡难—阿穆尔河、黑水河、萨哈连乌喇、萨哈连、萨哈连乌喇、萨哈连、萨哈连乌喇、萨哈连乌喇、萨哈连乌喇、黑龙江、黑龙江、黑水河、黑水乌喇）5—12, 15—17, 19, 20, 22—24, 28—31, 33, 35, 38, 40—54, 83, 87, 92, 99, 100, 105, 108—112, 114, 115, 118, 119, 122—124, 127, 128, 132, 137, 140, 143, 157—159, 161—163, 170, 176, 177, 179, 193—195, 283, 306, 312, 314, 315, 318—322, 326, 330, 341—343, 345, 347, 349, 353, 394, 397, 410, 424, 426, 429, 444, 450, 454, 457, 461—463, 475, 481, 504, 509, 515, 516, 518, 525, 527, 529—531, 543, 549, 554, 555, 557, 559—561, 563—565, 567—569, 571—575, 583, 584, 593, 601, 602, 608, 614, 645, 646, 649, 660—664, 666, 668, 672, 677, 678, 680, 685, 687, 690—696, 705, 707, 708, 722, 726, 741, 742, 744, 745, 751—753, 755, 756, 758, 763, 764, 766—769, 774, 776, 778, 779, 782, 789, 792, 796—798, 800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Амурская обл.) 阿穆尔边区（阿穆尔州）43, 48, 51, 52, 798
Анадырь 阿纳德尔河 792
Ангара (Тунгуска, Тынгуска) 安加拉河（通古斯卡河、通古斯卡河）叶尼塞河右支流 10, 91, 96—98, 106, 107, 143, 150, 164, 166, 172, 222, 770, 776
Анг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安加拉寨 780
Англия 英国 54, 796
Ангумоа 昂古墨阿山 670
Аньцзятунь 鞍匠屯 村庄 733
Аплинский(Каплинский,Плинский) порог на р. Илиме 阿朴林斯基急滩（阿朴林斯基急滩、阿朴林斯基急滩）在伊利姆河上 152, 165, 633
Арангой (Аркон, Оргон, Оркон, Оркот, Оронгой, Ргой) 鄂尔浑河（鄂尔浑河、鄂尔浑河、鄂尔浑河、鄂尔浑河、鄂尔浑河、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的河流和天然界 237, 238, 245, 246, 275—277, 292, 326, 333, 360
Арангойская перекоть (Рангальская покоть) 鄂尔浑急滩（鄂尔浑急滩）鄂尔浑河上的急滩 198, 220
Арангольская степь 鄂尔浑草原 233
Аргунский (Аргуня, Мерелк, Мерелки, Меретки, Оргу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额尔古纳寨（额尔古纳、眉勒尔喀、眉勒尔喀、眉勒尔喀、额尔古纳寨）25—28, 30, 171, 388, 433, 441, 447, 448, 461, 469, 477, 487, 489, 520, 525, 527, 531, 535—537, 544, 547, 549, 554, 567, 572, 593, 604—606, 609, 610, 612—614, 616, 618, 638, 753, 754, 760, 790, 794
Аргунь (Аргуня, Аргуньское устье, Ергон, Ergon, Элигуно, Эргоне,

Эргун, Эргунхэ) 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口、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19, 25—30, 41, 43, 53, 102, 105, 146, 397, 426, 444, 462, 469, 477, 489, 525, 527, 530, 531, 535—537, 541, 543—545, 547, 549, 554—556, 559, 560, 564, 567, 570, 571, 575, 583, 593, 606, 609, 610, 612, 614—616, 638, 646, 649, 669, 686, 687, 694, 696, 705, 722, 725, 727, 753, 754, 758, 760, 770, 771, 773, 790, 791, 794, 799, 800
Арзамас 阿尔扎马斯 城 764
Аркон 河流、天然界，见 Арангой 条
Архангельск 阿尔汉格尔斯克 城 774
Астрахань (Астарахань) 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 城 374, 774
Ача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阿枪寨 6, 14, 798

Байкал (Байкал-море, Байкаловское, Бойкаловское море) 贝加尔湖（贝加尔海、贝加尔湖、贝加尔海）22, 24, 101, 106, 135, 155, 172, 190, 222, 256, 283, 325, 326, 356, 386, 387, 419, 442, 451, 462, 509, 510, 512, 515, 518, 522, 543, 544, 610, 641, 765, 781, 792
Байта 白塔 地名 699, 700
Байчи (Бай-цзи) 地理点 699, 700（正文无此地名。——译者）
Балага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巴拉甘斯克寨 85, 135, 166, 171, 219, 221, 284
Балэнсэлэхэ 巴楞色勒河 700
Баньчэнь 板城 城 690
Баранказю 巴兰卡丘 天然界 421
Баргу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巴尔古津寨 201, 209, 464, 780
Батавия (ныне Джакарта) 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城 774
Бахукоу 八虎口 居民点 701
Березовка 别烈左夫卡河 在乌丁斯克附近 442
Бирютская вол. 比柳次克乡 291
Богдо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条
Большая Горбица 见 Амазар 条
Большая стена 见 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ена 条
Большие ключи 大克柳契 天然界，在色楞格河流域 360
Большой Газимур (Годзимур) 河流，见 Газимур Большой 条
Большой Култук (Калтук) 大库耳土克（库耳土克）天然界，在乌达河上 232
Большой луг 大草地 在乌丁斯克附近 328
Большой нос 见 Дежнева мыс 条
Большой Олдекон 河流 见 Олдекон Большой 条
Большой Хилок 河流 见 Хилок Большой 条
Большой Хинганский (Хинган) 山脉 见 Хинганский Большой хр. 条
Боргой (Боролгой) 鲍尔戈伊河（鲍尔戈伊河）372, 376
Ботав (Боты) 鲍塔夫河（鲍塔夫河）在石勒喀河流域 461
Ботай 鲍塔伊 天然界，在色楞格河流域 356
Боты 鲍蒂 涅尔琴斯克城郊村名 461
Боты 河流 见 Ботав 条
Боян-городок 巴彦小城 305
Братский (Братцкий, Брацкий) острог 勃腊茨克（勃腊茨克、勃腊茨克）寨 85, 135, 156, 160, 219, 291, 451, 629, 632, 633

Братский (Братцкий, Брацкий) 勃腊茨克县(勃腊茨克县、勃腊茨克县) 156, 160, 166, 188
Бряня 布里亚尼亚河 在乌丁斯克附近 355
Буг 布格河 791
Букей 见 Наунские села 条
Букун 布昆河 326
Булэнили 布楞宜礼 地名 698
Булютое 布柳托耶 天然界 356
Бурея (Быстрая, Нимань, Нюмань, Нюманьхэ) 布列亚河(贝斯特拉亚河、牛满河、牛满河、牛满河)阿穆尔河左支流 6, 10, 12, 15, 17, 24, 25, 177, 314, 320, 429, 515, 516, 517, 518, 661, 667, 668, 685, 689, 766
Бурятия 布里亚特蒙古 773, 778, 781, 787
Бухарская земля 布哈拉地区 260
Буэрмафу 布尔马夫河 669
Быстрая 河流 见 Бурея 条

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ена (Великая стена, Большая стена) 中国长城(长城、长城) 50, 732
Вена 维也纳 城 790, 796
Венгрия 匈牙利 790
Венеция 威尼斯 城 764, 789
Верблюжье горло 骆驼脖子 天然界,在涅尔琴斯克城郊 494
Верхне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上结雅寨 767
Верхоленск (Верхол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上勒拿斯克(上勒拿斯克寨) 城 166, 201, 221, 271, 284, 352, 764
Верхотурье 韦尔霍土里耶 城 72, 73, 641
Витим 维季姆河 勒拿河右支流 102
Внешний Хинган 见 Хинган Внешний 条
Внутренний Хинганский хр. 见 Хинганский Внутренний хр. 条
Волга 伏尔加河 374
Вологда 沃洛格达 城 72
Вонипхов 城,见 Нерчинск 条
Ворозилий 沃罗齐利岛 601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Восточная 条
Восточная Индия 国家,见 Сям 条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见 Сибирь Восточная 条
Восточная Татария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Восточная 条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东海 733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见 Тихий океан 条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 见 Тихий океан 条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见 Туркестан Восточный 条
Вэньчаэр-тунь 温察尔屯 680

Газимур (Годзимур, Гойдзимур Большой) 加集木尔河(加集木尔河、大加集木尔河)额尔古纳河左支流 27, 537, 542, 770
Галич 加利奇 城 56
Ган (Ганское устье) 甘河; 根河(根河口) 429, 489, 492, 774
Ганьсу 甘肃省 697, 698
Ганьчжоу 甘州 城 697, 698
Гелюм 格柳姆河 469
Генка 城,见 Наун 条
Гилюйское зимовье 吉柳伊冬营地 767
Гималаи 喜马拉雅山 49
Гирин (Ула, Ула-Гирин, Цзилинь) 吉林(乌拉、乌拉-吉林、吉林) 城、省份 5, 7, 9, 48, 662—667, 670—672, 675, 678—681, 685, 687, 691, 692, 745

Глубокая 格鲁鲍卡亚河 在乌丁斯克附近 352
Гоа 果阿 城,位于印度支那半岛 774
Гоби (Гээрбай-Гоби, Кабейская, Кобейская, Ко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戈壁(戈壁、戈壁、戈壁、戈壁草原) 沙漠 281, 282, 291, 293, 306, 349, 373, 398, 438, 488, 697, 702, 778
Голландия (Голландское гос-во, Недерленты, Недерлянты) 荷兰(荷兰国、尼德兰人、尼德兰人) 570, 682
Голоустная 戈洛乌斯特纳亚村 327
Гонквен 城,见 Наун 条
Горбица (Гэрбици-хэ, Гээрбици, Згордица, Кербичи, Kerbichi, Керьбихи, Корбичи) 格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克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克尔必齐河、格尔必齐河) 石勒喀河左支流 26—28, 32, 40, 41, 43, 53, 460, 462, 527, 529, 535, 537, 542—545, 547, 549, 554—557, 559—561, 563, 565, 567, 569, 571, 574, 583, 593, 614, 615, 645, 649, 686, 687, 696, 722, 726, 753, 756, 758
Горна 河流,见 Черная 条
Гороховая шивера 戈罗霍瓦亚石滩 伊利姆河上石滩 633
Грузия (Иверские земли) 格鲁吉亚(伊维利亚地区) 316, 318, 319, 321, 322, 339, 367, 370, 382, 385, 552, 563, 623
Грязная (Грязнуха) 格里亚兹纳亚河(格里亚兹纳亚河) 456, 464
Гуанси 广西省 677
Губэйкоу (Гу-бэй-коу, Молотохотоу-ка) 古北口(古北口、古北口)中国长城附近城堡 696, 733
Гуйхуачэн 归化 城 697, 701
Гупинхэ 谷平河 689
Гусиная падь 古锡纳亚沟 天然界 277
Гусиное (Гусиные озера) 古锡诺耶湖(古锡诺耶湖) 在色楞格斯克城郊 273, 275, 276, 281, 364, 372
Гуфатаньцунь 古法坛村 660, 798
Гэньхэ (Гэнхэ) 根河(根河) 额尔古纳河右支流 669, 799
Гээрбай-Гоби 沙漠,见 Гоби 条
Гээрбици 河流,见 Горбица 条

Далайнор (Дал, Далай, Далай-озеро, Долай, Кулон) 达赉诺尔湖(达赉湖、达赉湖、达赉湖、呼伦池) 19, 27, 28, 450, 454, 455, 457, 458, 466, 481, 483, 487, 488, 543, 544, 601, 613, 615, 616, 704, 730, 740, 778
Далмация 达尔马提亚 790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34, 39, 40, 46, 50, 53, 56, 64, 799
Датун 大同 城 697, 698
Даурия(Даурская, Доурская земля, сторона, страна, Дауры) 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地区) 远东的地区 7, 10—14, 17, 20, 21, 25—27, 58, 60, 62, 78, 82, 84—86, 93, 99—101, 104, 107, 109, 123, 147, 150, 151, 156, 163, 164, 176, 177, 182, 187, 188, 194, 212—214, 223, 225, 226, 255, 262, 267, 303, 312, 314—316, 318, 386, 388—391, 400, 401, 428, 429, 431, 445, 452, 475, 482, 508, 510, 513, 515, 517, 522, 525, 526, 529, 532, 538, 544, 548, 553, 555, 575, 584, 598, 602, 616, 762, 763, 768, 773, 777, 780, 786, 791, 794, 795, 799
Даурский 见 Нерчинский у. 条
Дауры 见 Даурия 条

Дежнева мыс (Большой нос, Каменный нос, Нос, Святой Нос, Чукотский мыс, Чукотский Святой нос) 迭日涅夫角(迭日涅夫角、迭日涅夫角、诺斯、圣诺斯、楚科奇角、楚科奇圣诺斯) 楚科奇半岛东角 555, 792, 801
Демьяновский (Демьянский) ям 迭米亚诺夫驿站(迭米亚诺夫驿站) 75, 77, 79, 638
Джири 吉里 天然界 386
Джугджур 朱格朱尔山脉 41
Джунга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Элутэ) 准噶尔(准噶尔汗国, 厄鲁特) 39, 50, 765, 770, 771, 781, 782, 783
Дзида 河流,见 Зида 条
Дмитрия Лаптева 德米特里拉普帖夫海峡 792
Днестр 德涅斯特河 791
Долай 湖泊,见 Далайнор 条
Долгий 多尔吉 伊利姆河上的急滩 156, 166, 172, 633
Доло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多伦斯克寨 767
Дунанкару 杜南卡鲁 天然界 307
Дунбэй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条
Дурбот 杜尔伯特 地理点 675
Дэлинбай 得冷白 地名 669
Дэнсэтунь 等色屯 662, 663, 671
Дэшэнкоу 德胜口 区 697

Европа 欧洲 706, 709, 742, 761, 775, 796
Европа Западная 西欧 763, 770, 791, 793
Елатомское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 伊拉托木斯克总督辖区
Ена-уля 河流,见 Лена 条
Енисей 叶尼塞河 10, 94, 633, 767
Енисейск (Еносин) 叶尼塞斯克城(叶尼塞斯克城) 60, 71, 75, 77, 80—83, 85, 86, 88—99, 101, 102, 104—107, 112, 113, 119, 133, 142, 148, 150, 152—154, 156, 164—166, 172, 190, 323, 324, 344, 345, 352, 424, 442, 451, 629, 632, 633, 636, 641, 670, 764, 766, 769, 780, 783, 784
Енисейский у. 叶尼塞斯克县 81, 89, 91, 96, 97, 100
Еравнинский (Еравинск, Еравинский, Еравна, Еравня, Ярав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叶拉夫宁斯克寨(叶拉夫宁斯克、叶拉夫宁斯克寨、叶拉夫宁、叶拉夫宁、叶拉夫宁斯克寨) 20, 85, 147, 203, 219, 220, 222, 223, 237, 276, 278, 354, 456, 462, 532, 616, 617, 764
Ергон (Ergon) 河流,见 Аргунь 条

Жошуйцюань 苦水泉 地名(俄译者把汉字"苦"误译成"若"。——译者)

Забайкалье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后贝加尔(后贝加尔边区) 6, 8, 9, 12, 13, 16, 18, 22, 23, 30, 35, 39, 41, 52, 53, 764, 765, 767, 778, 780, 786
Западная Европа 见 Европа Западная 条
Зейский (Зийский) острог (городок) 结雅(结雅)寨(镇) 22, 78, 195, 509, 535, 767
Зерентуй 泽连图伊河 770
Зея (Зия, Зийские вершины, Цзинкирула, Цзинцили, Цзинцилиула) 结雅河(结雅河、结雅河源、精奇里乌喇、精奇里江、精奇里乌喇)阿穆尔河左支流 10—12, 15—17, 29, 175, 176, 177, 193, 306, 314, 320, 402, 429, 450, 455, 459, 480, 515, 518, 519, 523, 527, 547, 661, 662, 667, 685, 687,

691, 766, 767, 772, 788
Зида (Джида, Дзида) 泽德河(泽德河、泽德河) 色楞格河左支流 260, 299, 356, 359, 371—373, 414—416, 438
Зий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Зия (Зийские вершины) 河流，见 Зея 条
Зунде 河流，见 Сунде 条
Зцунгу Булан 宗古布兰 戈壁草原中的天然界 306

Иверские земли 见 Грузия 条
Ивовый палисад 柳条边 清帝国边防线 5, 9, 679
Иволгинские степи близ Удинска 伊沃尔金草原 在乌丁斯克附近 387
Идинский (Ы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达寨(伊达寨) 在安加拉河支流伊达河上 166
Или 伊犁河 797
Илим (Илимское устье) 伊利姆河(伊利姆河口) 安加拉河右支流 88, 93, 96, 97, 106, 107, 113, 152—154, 164, 165, 629, 633
Илимский волок 伊利姆通道 112
Илимский (Илим, Илимск, Ылимск, Ылим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利姆斯克寨(伊利姆、伊利姆斯克、伊利姆斯克、伊利姆斯克寨) 92, 98, 106, 112, 119, 152—155, 165, 166, 291, 323, 324, 344, 345, 352, 629, 774, 777, 784
Илимский у. 伊利姆斯克县 152, 153, 165, 632
Илимское устье 河流，见 Илим 条
Ильинская слоб. (Ильинская заимка, Иль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利英自由村(伊利英村、伊利英寨) 在乌丁斯克附近 85, 124, 128, 197, 232, 233, 273, 274, 276, 280, 291, 325, 348, 371, 373, 441, 476
Иль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Ильинская слоб. 条
Ингода 音果达河 24, 25, 492, 517—523
Индийский океан (Эриферийское море) 印度洋 (埃里费列伊斯科耶海) 775
Индия 印度 708, 775, 793
Индия Восточная 国家，见 Сям 条
Интай 瀛台 城 663
Ир (Иро) 衣鲁河(衣鲁河) 在色楞格斯克附近 242, 307
Ир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伊尔金斯克寨 764, 780
Иркутск (Иркутский, Иркутцк, Иркутский, Иркуцкий, Ыркуцк, Ыркуцкий) 伊尔库次克(伊尔库次克寨、伊尔库次克、伊尔库次克寨、伊尔库次克寨、伊尔库次克、伊尔库次克寨) 30, 31, 59, 60, 73, 77, 85, 91—93, 96, 99, 106, 107, 110, 112, 135, 138, 156, 160, 165—172, 190, 191, 219, 221, 265, 271, 284, 292, 352, 441, 442, 451, 492, 619—621, 624, 625, 627—629, 632, 633, 636, 637, 641, 764, 765, 778, 780, 782, 786, 795
Иркутский (Иркут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Иркуцкий у.) 伊尔库次克县 (伊尔库次克辖区、伊尔库次克县) 60, 188
Ирмынь 伊尔门河 663
Иртыш (Иртиш) 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 鄂毕河左支流 76
Искяр 伊斯库尔河 滦河支流 733
Испагань 伊斯帕甘 城 在波斯 774
Испания 西班牙 764
Итанцинский (Итанцынский, Итан-

цынское, Итыцынское зимовье) 伊坦增斯克寨(伊坦增斯克寨、伊坦增斯克冬营地、伊坦增斯克冬营地)233, 249, 351, 352, 359, 529, 539, 607
Итунь (Итуньмынь) 伊屯(伊屯门)城、地名 662, 663, 671
Итунькоу 伊屯口 城 663, 667
Итуньхэ 伊屯河 松花江支流 663

Кабанье 卡巴尼耶村 属色楞格斯克县 106, 124, 128, 249, 281, 327, 441
Кабарда (Кабардинские земли) 卡巴尔达(卡巴尔达地区) 316, 318, 319, 321, 322, 339, 367, 370, 382, 385, 552, 563, 623
Кабейская степь 沙漠,见 Гоби 条
Кабул 卡布尔 印度城市 793
Кавказ 高加索 764
Кавказ Северный 北高加索 788
Кай-городок 凯镇 72
Кайлар 海拉尔河 488, 492
Калган 城,见 Чжанцзякоу 条
Калмыцкая земля 卡尔梅克地区 236
Калмыцкий район Северного Синьцзяна 新疆北部卡尔梅克地区 38
Камара (Камар, Камаровское устье) 河流,见 Кумара 条
Камбалык 见 Пекин 条
Каменка 卡缅卡村 属叶尼塞斯克县 96, 97, 107, 142, 143, 156
Каменные горы 见 Становой хр. 条
Каменные горы 山脉,见 Хинган Внешний 和 Хинган Большой 条
Каменный нос 见 Дежнева мыс 条
Кам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卡缅斯克寨 284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半岛 792
Кантон 广州 城 709
Каплинский порог 见 Аплинский порог 条
Кара 喀拉河 在色楞格河流域 252, 292
Карай 河流,见 Курба 条
Караульный камень 卡拉乌利内崖 在色楞格河上 273, 275
Кару 卡伦 清帝国和喀尔喀的边界 737
Карясы 卡里亚塞 天然界,在色楞格河流域 356
Кашина шивера 卡希纳石滩 143, 152, 164, 633
Кеду (Конду) 克杜(康都)地名 739
Кежмы (Кежма) 克日马村(克日马村)属勃腊茨克县 85, 160, 166
Кемник 克姆尼克河 在色楞格河流域 273, 281, 282, 293, 356, 359, 364, 372, 376
Кемницкая степь 克姆尼克草原 天然界,在色楞格斯克城郊 277
Кемь 克姆河 叶尼塞河左支流 82, 88, 89, 91, 92, 95, 767
Кентей 肯特山 740
Кербичи 河流,见 Горбица 条
Керулен (Керлон, Кулерун, Кулюрун, Кулюрюн, Кулярун, Курюлюн) 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克鲁伦河)27, 360, 543, 613, 615, 616, 705, 706, 740, 741
Керьбихи 河流,见 Горбица 条
Кеть 克特河 鄂毕河右支流 80, 633, 640, 767
Кецкий (Кетцкий) острог 克特(克特)寨 80
Киренский острог 基廉斯克寨 153, 165
Киряна 基里亚纳河 230

Китай (Дайцинск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инийское, Ханское, Хиненское, Хинское гос-во; Китаи; Китайская земля;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днебесная, Срединная, Тяньсь, Тай, Тайчин, Цин,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Китайское, Никанское, Середнее, Синайское, Татаро-Китайское, Татаро-Син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中国(大清国、中国、支那国、汗国、清国、清国; 中国; 中国; 中华帝国、天朝帝国、中华帝国、天下、大清、大清国、清国、清帝国; 中华帝国、尼堪帝国、中华帝国、支那帝国、鞑靼中华帝国、鞑靼支那帝国) 5—16, 18, 21—24, 28—58, 60, 62—64, 74, 76, 78, 84, 86, 87, 90, 95, 101—104, 106, 110—113, 116—124, 126—128, 130, 131, 133, 134, 136, 138, 139, 141—151, 159—161, 164, 169, 173, 175—177, 179—182, 185—196, 201, 212—217, 219, 221, 222, 225—227, 230, 233, 236—238, 240, 244, 249, 252, 257—260, 262, 263, 267, 274, 275, 277, 279, 281—285, 287—289, 291—294, 298, 299, 302—304, 310—312, 314—316, 323, 326—329, 333, 343—345, 348, 349, 351, 361, 362, 365, 372, 373, 386, 388—392, 397, 398, 400, 401, 406, 408—410, 415, 425—428, 433, 434, 441, 443—448, 451, 456, 459, 463, 464, 469, 473, 475, 476, 478, 489—491, 503, 504, 508, 509, 511, 512, 525, 554, 555, 564, 570, 574, 575, 583, 601, 602, 609, 610, 612, 613, 618, 621, 623, 625, 627, 628, 630, 631, 638, 639, 645, 646, 649, 650, 656, 660, 672, 677, 683, 686—688, 692, 702, 704, 708, 709, 712, 714, 726—728, 733, 735, 738, 751—753, 755, 757—759, 762—775, 777—786, 788—791, 793, 794, 796—801

Китай Северный 华北 39

Кита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中国东北 49, 797, 798, 799

Китайская Татария 见 Татария Китайская 条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见 Синьцзян Северный 条

Ключи 克柳契 涅尔琴斯克附近天然界 541

Ключи 克柳契 色楞格斯克城郊天然界 356

Ключи Нижние 下克柳契 涅尔琴斯克附近天然界 607

Ключи Первые 佩尔维克柳契 天然界 185

КНР 中华人民共和国 35, 37, 40, 42, 43, 44, 48, 49, 54, 798

Кобийская (Кобейская, Ко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沙漠, 见 Гоби 条

Коломенское 科洛缅斯科耶村 在莫斯科城郊 763

Колпины озёра 科尔皮内湖 在乌丁斯克附近 352

Колыма 科雷马河 792

Комара (Комар) 河流, 见 Кумара 条

Ко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Конду 地名, 见 Кеду 条

Конный о-в 康内岛 在色楞格斯克附近 250, 251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君士坦丁堡 770, 772

Корбичи 河流, 见 Горбица 条

Корейское гос-во (Корея) 朝鲜国(朝鲜) 53, 690

Краков 克拉科夫 城 751

Кривой Плес (Кривое Плесо) 克里沃伊普廖斯(克里沃伊普廖斯)天

然界，在色楞格斯克城郊 241，247，249，250，273，276
Крым 克里木半岛 12
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克里木汗国 7，771，789
Ксасфа 见 Албазин 条
Куйтун (Кутун) 库伊童河（库伊童河）252，292
Кукотон 城，见 Хух-Хото 条
Кукунор (Кукунар, Кункунор, Хухуноло) 库库诺尔湖（库库诺尔湖、库库诺尔湖、库库诺尔湖）30，259，700，799
Куленга (Куинга) 库连加河（库连加河）位于石勒喀河流域 501
Кулерун (Кулюрун, Кулюрюн, Кулярун) 河流，见 Керулен 条
Кулон 湖泊，见 Далайнор 条
Кумара (Камар, Камара, Камаровское устье, Комар, Комара, Кумар, Хумар, Хумара, Хумаэр, Хумаэрхэ) 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口、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呼玛尔河）阿穆尔河右支流 194，195，664，685，691，767，779，788
Кумарский (Комарский, Хумара, Хумаэр) 呼玛尔寨（呼玛尔寨、呼玛尔、呼玛尔）6，194，660—664，779，788
Кунгани Копчи 昆加尼科普奇山脉 30
Кунгоэрцзинь 空郭尔进屯 680
Кунду 昆杜河 302
Куньдулунь 坤都伦 地名 698
Купкунор 湖泊，见 Кукунор 条
Куран Банчере 天然界，见 Курин Берчин 条
Курба (Карай, Курой) 库尔巴河（库尔巴河、库尔巴河）乌达河支流 144，148，352，358，426，444
Курильские о-ва 千岛群岛 43
Курин Берчин (Куран Банчере) 库抡伯勒齐尔（库抡伯勒齐尔）天然界，在蒙古界内 372，415
Куркир 库尔奇勒河 滦河支流 733
Куркури 库尔库里河 735
Курой 河流，见 Курба 条
Курулюн (Курюлюн) 河流，见 Керулен 条
Курха 库尔瀚江 松花江支流 15
Кутун 河流，见 Куйтун 条
Куэрханьцзян 河流，见 Муданьцзян 条
Кэла-Молуньхэ 喀喇摸伦河 697
Кэпудо 科扑多 地名 699
Кээркэ 见 Халха 条

Лангуя 河流，见 Талангуя 条
Ланшань 狼山 地名 733
Ланьхэ 滦河 733
Ланьчжоу 兰州 城 697
Лаптева прол. 见 Дмитрия Лаптева прол. 条
Левобережная Украина 见 Украина Левобережная 条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北冰洋 792
Лена (Ена-уля, Лиянацзян, Ляна-ула) 勒拿河（耶拿乌喇、勒拿江、勒拿乌喇）29，45，554，557，571，572，695，769，776，792
Лиюаньпу 李源堡 城 699
Лиянацзян 河流，见 Лена 条
Лунсюймынь 龙胥门 城 696
Ляна-ула 河流，见 Лена 条
Лянчжоу 凉州 城 697，698
Ляонин 辽宁省 48
Ляохэ 辽河 662，663

Магол Великий 见 Могольское гос-во 条
Мадера 马德拉岛 726
Макао (Аомынь) 妈港（澳门） 城 800
Макарова (Макарьево) 马卡罗瓦河（马卡罗瓦河）在涅尔琴斯克城郊 466
Макао 马科岛 601
Маковский волок 马科夫通道 76, 77, 81, 82, 85, 86, 88, 89, 92—95, 97, 106, 767
Маковский острог 马科夫寨 80—82, 85, 86, 88, 89, 91, 94, 96—98, 113, 133, 633, 637, 638
Малый Хилок 河流，见 Хилок Малый 条
Мангучи 河流，见 Мунгучи 条
Маньчжурия (Дунбэй,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Татария, Татария Китайская) 满洲（东北、满清帝国、鞑靼、鞑靼中国） 5, 6, 15, 19, 22, 23, 35, 38, 42, 46—48, 53, 55, 58, 490, 512, 708, 732, 735, 738, 741, 798, 799, 801
Маньчжурия Восточная 满洲东部 745, 750
Маньчжурия Северная 满洲北部 46
Маньчжурия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满洲东南部 5
Мая 马亚河 793
Мейрелке (Meyrelke, Мейрелкэ, Мейрелюз, Мерелки, Меретки, Мериткен, Мэйлэркэ-хэ) 墨里勒克河（墨里勒克河、墨里勒克河、墨里勒克河、墨里勒克河、墨里勒克河、墨里勒克河）额尔古纳河右支流 572, 646, 649, 687, 727, 758
Мельничная 麦利尼奇纳亚河 100
Мергель 麦尔格利河 488
Мерелке 见 Аргу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Мерелки (Меретки, Мериткен) 河流，见 Мейрелке 条
Меретки 见 Аргу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Меретки 河流，见 Мейрелке 条
Миюньсянь 密云县 城 732
МНР 蒙古人民共和国 770
Могилев 莫吉廖夫 城 767
Моголь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Магол Великий, Могол Великий, Моегол Великий) 莫卧儿王国（大莫卧儿王国、大莫卧儿国、大莫卧儿国） 601, 793
Могон 莫冈 天然界 232
Моегол Великий 见 Могольское гос-во 条
Мокрый Калтус 莫克雷卡尔图斯在乌丁斯克附近 天然界 352, 451
Мокэдин 墨克顶 地名 664
Молотохо-тоу-ка 见 Губэйкоу 条
Молэгэнь (Молэгэнь-тунь) 天然界、屯落、城，见 Мэргень 条
Монастырщина 莫纳斯蒂尔希纳村在阿尔巴津附近 776
Монголия (Мунгалы, Мунг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蒙古（蒙古、蒙古地区） 13, 16, 18, 19, 22, 27, 28, 32—34, 37, 39, 43, 50, 55, 101, 103, 106, 134, 166—168, 186, 187, 201, 202, 206, 215, 233, 244, 245, 256—258, 260, 279, 283, 284, 287, 289, 290, 296, 298, 299, 307, 324, 325, 333, 336—338, 344, 372, 373, 387, 395, 397, 427, 438, 444, 493, 528, 550, 608, 617, 620—622, 625, 627, 630, 631, 641, 664, 702, 732
Монголия Внешняя 外蒙古 778
Монголия Внутренняя 内蒙古 778
Монголия Восточная 见 Халха 条
Монголия Северная 蒙古北部 18, 778

Монголия Южная 蒙古南部 773, 778
Моргэнь (Моэргэнь) 城，见 Мэргэнь 条
Морея 摩里亚 790
Москва 莫斯科 城 7, 9, 11, 17, 18, 20, 27, 31, 56, 58—62, 65, 72—76, 78, 80, 82, 83, 85, 89, 99, 106, 110, 112, 123, 124, 128, 132—134, 139, 142, 143, 148, 152, 153, 169, 171, 176、177, 183, 184, 186, 189, 212, 222, 224, 242, 243, 261, 268, 272, 280, 282, 287, 288, 311, 314, 323, 343, 345, 351, 357, 365, 368, 372, 374, 377, 378, 384, 389, 406, 423—425, 432, 442, 449, 451, 456, 465, 478, 492, 530, 538, 546, 602, 609, 610, 618, 629, 633—641, 706, 716, 728, 763—766, 768—779, 781—783, 785—788, 790, 794—796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во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во 条
Моэрхунь-тунь 漠尔浑屯 668
Мстиславль 姆斯提斯拉夫耳 城 767
Муданьцзян 牡丹江 城 788
Муданьцзян (Куэрханьцзян) 牡丹江（库尔瀚江）松花江右支流 660, 685, 798
Мукден (Шенцзин) 奉天(盛京) 城，省份 663, 672, 674, 675, 678—680, 691, 701, 779, 799
Мунгалы (Мунгаль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Монголия 条
Мунгучи (Мангучи, Мунгуча) 蒙古奇河(蒙古奇河、蒙古奇) 可能就是墨里勒克河 171, 489, 779
Мурский порог 穆尔斯基急滩 在伊利姆河上 97, 165
Мыньдиань 门第茵 屯落 693
Мыс Дежнева 见 Дежнева мыс 条
Мэйлэркэ-хэ 河流，见 Мейрелке 条
Мэргэнь (Молэгэнь, Молэгэнь-тунь, Моргэнь, Моэргэнь, Мэргень) 墨尔根城(墨尔根、墨尔根屯、墨尔根、墨尔根、墨尔根) 天然界、屯落、城 10, 675, 679—684, 687, 690, 696

Накириле Гонсе 纳基里列 冈谢 地名 622
Налангуя 河流，见 Талангуя 条
Нараши 纳拉希 天然界 333, 395
Нарым 纳雷姆 城 77—80, 85, 86, 94, 637, 764
Нассы 见 Святой Нос 条，即尼布楚谈判中提到的海角
Наун 河流，见 Нонницзян 条
Наун (Генка, Гонквен, Ноинен, Нонкин) 脑温城(脑温城、脑温城、脑温城、脑温城) 30, 84, 87, 90, 117, 122, 127, 140, 449, 450, 454, 457, 461, 477, 478, 480, 481, 482, 487, 488, 489, 491, 767
Наунские сёла (Букей, Симчигарское, Цицикар, Чимчигарское, Чичагар) 脑温村(卜奎、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齐齐哈尔、齐齐哈尔) 诺尼江岸满人村镇 22, 449, 477, 613, 767, 774, 791
Нерча (Нерчинск, Нерчинское устье, Нерчья, Нипчу) 涅尔查河(涅尔琴斯克河、涅尔琴斯克河口、涅尔查河、尼布楚河) 石勒喀河左支流 494, 496, 500, 532, 536, 539, 540—542, 558, 560, 695, 707, 708, 746, 755, 789, 800
Нерчинск (Вонипхов, Нерч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Нерч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Нерчинское место, Нибучао, Нибучоу, Нибучу, Нивко, Нив-

ков, Нипков, Нипучу, Нипхов, Нипхое, Нипхоу, Nipchon, Нипчу, Нифо)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涅尔琴斯克堡、涅尔琴斯克寨、涅尔琴斯克地方、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尼布楚) 6—11, 13, 15, 17—28, 30—32, 38, 40—42, 44—50, 60, 71, 78, 80, 82—93, 98—102, 105—112, 114, 116, 118—120, 122—125, 127—132, 136, 139, 143—151, 156, 158—164, 167, 169—171, 173—175, 179, 180, 185, 190, 192, 195, 196, 211, 212, 219, 225, 226, 237, 238, 260, 268, 269, 275, 278—280, 283, 285, 290, 293, 306, 311, 327, 330, 336, 341—343, 345—354, 358, 360, 384, 386, 388, 390, 394, 396—402, 408—411, 426—431, 433, 434, 440—481, 483, 484, 487—489, 492—508, 512, 516—527, 529, 531—534, 536—545, 547, 553, 554, 556, 558, 560, 566, 573, 574, 580, 581, 583, 593, 600, 601, 604—610, 612, 614—620, 622, 624, 626, 629, 630, 645, 646, 649, 661, 664, 665, 669, 670, 681—683, 685—687, 690, 693, 695, 696, 702, 703, 707—710, 713, 715, 719, 721, 724, 726, 729, 736, 741, 743—755, 757—760, 764, 767—772, 774, 776, 777, 780, 782—795, 800, 801

Нерчинский (Даурский у., Нерчин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涅尔琴斯克县(达斡尔县、涅尔琴斯克辖区) 60, 188, 461, 462, 531, 532, 580, 599, 608

Нибучао (Нибучоу, Нибучу) 城,见 Нерчинск 条

Нивко (Нивков) 城, 见 Нерчинск 条

Нижние Ключи 天然界,见 Ключи Нижние 条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овагорода низовские земли) 下诺夫哥罗德(下诺夫哥罗德) 城 316, 318, 319, 321, 322, 339, 367, 370, 385, 552, 563, 623

Ника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条

Нимань 河流,见 Бурея 条

Нингута (Нинъань) 宁古塔城(宁安城) 5—7, 15, 660—664, 666, 667, 679—681, 685, 690, 691, 694, 745, 779, 789, 798

Нинся 宁夏省 697

Нинъань 城,见 Нингута 条

Нипков (Нипучу, Нипхов, Нипхое, Нипхоу, Nipchon, Нипчу) 城,见 Нерчинск 条

Нифо 城,见 Нерчинск 条

Новагорода низовские земли 见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条

Ново-А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Албазин 条

Ноинен (Нонкин) 城,见 Наун 条

Нонницзян (Наун, Ноницзян, Нонни) 诺尼江(脑温江、诺尼江、诺尼江) 松花江支流 15, 31, 767

Нос 见 Дежнева мыс 条

Нос (Носса, Носсы) 见 Святой Нос 条,即尼布楚谈判中提到的海角

Нос Анадырский 半岛,见 Чукотка 条

Нуминь 努民 地名 695

Нуньцзян 嫩江 680, 685

Нургэшань 奴尔格山 701

Нэмуэр 纳木尔 城 680

Нэмуэрхэ 纳木尔河 680

Нюмань 河流,见 Бурея 条

Обдунор 俄布图淖尔 地名 741

Обулон 奥布隆 地名 736

Обь 鄂毕河 76
Овсяная шивера 奥夫夏纳亚石滩 143
Одекон 奥杰康（可能即是 Олдекон 鄂尔多昆河）27, 543, 544
Озерная 奥泽尔纳亚 地名，在阿尔巴津附近 157
Ойрат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厄鲁特汗国 18
Олбазин (Олбазинский) 城，见 Албазин 条
Олдекон Большой 大鄂尔多昆河 可能即 Одекон（奥杰康）河 100, 105
Олекма 奥廖克马河 8
Олоннор 奥隆诺尔 地名 74
Олосы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во 条
Олохой-ноур 鄂罗会诺尔 湖 782
Омур 河流，见 Амур 条
Онон (Анон, Ононское устье, Онунь) 鄂嫩河（鄂嫩河口、鄂嫩河）同 Ингода（音果达）河汇合后，成为 Шилка（石勒喀）河 24, 45, 185, 260, 322, 333, 472, 492, 517, 523—525, 686, 778, 791
Онон 河流，见 Амур 条
Онон-Амур 河流，见 Амур 条
Ононское устье 河流，见 Онон 条
Оргон 河流、天然界，见 Арангой 条
Оргунский 见 Аргу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Оркон 河流、天然界，见 Арангой 条
Оркот 河流、天然界，见 Арангой 条
Оронгой 河流、天然界，见 Арангой 条
Орум 河流，见 Черная 条
Острый камень 奥斯特雷岭 地名，在色楞格斯克附近 272, 274
Охотское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北海）43, 756, 793, 799
Охотское побережье 鄂霍次克海岸区 34
Падунский (Падун) порог 帕东急滩 在伊利姆河上 156, 160, 165, 166, 633
Панова 帕诺夫村 属叶尼塞斯克县 152
Париж 巴黎 城 37, 772
Пежин 城，见 Пекин 条
Пекин (Камбалык, Пежин, Пеким) 北京（汗八里、北京、北京）城 5—7, 9, 10, 12, 14—20, 37, 42, 44, 51, 126, 127, 136, 213, 231, 318, 320, 321, 340, 399, 406, 430, 446, 452, 464, 482, 491, 503, 512, 529, 601, 665, 685, 701, 704, 706, 709, 710, 712, 713, 716, 717, 728—730, 732, 747, 748, 751, 756, 761, 770, 772—774, 779, 782, 783, 789, 790, 794, 795, 797, 799, 800
Первые Ключи 见 Ключи Первые 条
Перекоп 彼烈科朴 城 790
Перелешиха 佩列列希哈河 在阿穆尔河流域 461
Переяславль (Переславль) 彼烈斯拉夫耳城（彼烈斯拉夫耳城）72
Персия (Персида) 波斯（波斯）774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城 58
Печа (Петча) 拜察山 位于大兴安岭与阴山交界的县里 704, 730, 733
Пинсифань 冯锡范 地名 在天津附近 671
Плинский порог 见 Аплинский порог 条
Погромная 波格罗姆纳亚河 194
Погромный камень 波格罗姆内崖 在阿穆尔河上阿尔巴津附近 347
Покровская заимка (Покровское с.) 波克罗夫村（波克罗夫村）属阿尔巴津县 84, 87, 90, 769

Покровская слоб. 波克罗夫自由村 属阿尔巴津县 769
Покровское с. 波克罗夫斯科耶村 在莫斯科城郊 763
Польша 波兰 767, 789
Пори 波里河 706
Португалия 葡萄牙 709
Порчи 波尔契河 706, 730, 741
Похмельный порог 波赫麦利急滩 在安加拉河上 156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е с. 朴烈奥勃拉任斯科耶村 在莫斯科城郊 772, 788
Приамурье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 5—19, 21, 30—35, 38, 40, 46—50, 52, 54, 67, 764, 767, 768, 786, 791, 796, 797
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 (Приморье) 滨海边区(滨海边区) 35, 41, 43, 48
Прорва 普罗尔瓦 天然界，在色楞格河河口 173
Прусское (Прузское) гос-во 普鲁士国(普鲁士国) 767
Пьяный порог 皮亚内伊急滩 在勃腊茨克寨附近 156

Рангальская покоть 见 Арангойская перекоть 条
Рагой 河流、天然界，见 Арангой 条
Рига 里加 城 767
Рио Негро 河流，见 Амур 条
Россия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во 条
Ростес 罗斯捷斯村 72
Русское гос-во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ая корона; Московск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Рус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во; Олосы; Россия; Элосы) 俄国 (莫斯科; 莫斯科王国; 莫斯科帝国、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 莫斯科国、俄国; 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 5—10, 12—14, 16, 18, 19, 21, 22, 24, 28, 29, 31—46, 48—59, 61—63, 66, 71, 74—80, 83—87, 94, 95, 97, 99—106, 111, 113, 123, 125, 130, 133—136, 139, 143, 148, 152, 153, 155, 160, 161, 164, 169—173, 175—177, 182, 184, 187, 189—191, 196, 211, 215, 216, 218, 222, 225, 232, 234, 235, 239, 240, 257, 258, 260, 279, 282, 288—290, 292, 293, 303, 311, 315, 316, 318, 321, 322, 324, 326, 329, 330, 339, 342—345, 348, 349, 351, 357, 358, 360, 367, 370, 376, 377, 382, 388, 394, 425, 427, 433, 442, 447, 448, 451, 456, 464, 465, 470, 475, 492, 513, 525, 526, 538, 539, 552—555, 563, 564, 571, 572, 574, 575, 582—584, 593, 598, 602, 605—607, 609, 610, 612, 613, 615, 618, 623, 625, 629, 631, 633, 635, 636, 638, 639, 645, 646, 649, 650, 656, 660, 661, 682—688, 694, 695, 702, 707, 718, 726, 727, 750, 751, 758, 759, 762—775, 777—797, 799
Рыбинский (Рыбенской, Рыбинск, Рыбная,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 雷宾斯克寨(雷宾斯克寨、雷宾斯克、雷宾斯克、雷宾斯克) 10, 60, 96—101, 104, 106, 107, 110, 112, 113, 133, 142, 143, 154—156, 164, 165, 167, 389
Рыбная 见 Рыбный острог 条

Сагалиен-уля (Сагалиен Ула, Сагалин) 河流，见 Амур 条
Сажиков Яр 萨日科夫崖 天然界，在涅尔琴斯克城郊 494, 541
Самаровский (Самарский) ям 萨马罗夫斯基驿站(萨马罗夫斯基驿站) 75—79, 637, 638
Саньтаин 三道营 滦河河谷 733
Саха (Чёрное) царство 沙赫帝国(黑帝国) 139

Сахалин 萨哈林岛 35, 43
Сахалян (Сахалян-ула, Сахалянь-ула) 河流，见 Амур 条
Св. Лаврентия 圣劳伦斯岛 708
Святой Нос (Нассы, Нос, Носса, Носсы) 圣诺斯(诺萨、诺斯、诺萨、诺斯)即尼布楚谈判中提到的山脉、海角 28, 29, 41, 554—559, 561, 563, 569, 571—573, 721, 722, 756, 769, 792
Святой Нос 圣诺斯半岛 位于德米特里拉普帖夫海峡 792
Святой Нос 圣诺斯半岛 在贝加尔湖 792
Святой Нос 见 Дежнева мыс 条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条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见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 条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见 Кавказ Северный 条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ая 条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见 Кита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条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Америка 见 Америк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条
Селемджа (Силимба, Силинба) 西林穆迪河(西林穆迪河、西林穆迪河)结雅河左支流 429, 580, 772
Селен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谢连宾斯克寨 767
Селенга (Селенгинские вершины, Селенгинское устье) 色楞格河(色楞格河源、色楞格河口) 17, 23, 106, 117, 121, 125, 172, 173, 176, 196—202, 228, 233—235, 239, 241, 247, 248, 250, 273, 275—277, 280, 282, 283, 291, 325, 329, 331, 356, 357, 359, 360, 364, 367, 371, 372, 382, 394, 415, 620, 630, 764, 773, 780, 783
Селенгинск (Селенга,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Сенга, Сэлэнгэ) 色楞格斯克(色楞格城、色楞格斯克寨、色楞格城、色楞格城) 8, 11, 13—15, 22, 26, 71, 101—103, 116, 117, 119—121, 124—126, 128, 135, 154, 155, 172, 180, 185, 188, 189, 191, 196—208, 210—212, 216, 218—221, 225—228, 230—233, 235—252, 254—258, 260—265, 267, 270, 272—286, 290—294, 299, 305, 307, 308, 310, 311, 323—329, 333, 334, 338, 340, 341, 344, 346—350, 352, 355—357, 359—365, 367—369, 371, 377, 382, 384, 386, 387, 393, 396—399, 401, 407, 411—413, 415, 419, 421, 423, 424, 427, 428, 430, 431, 434, 435, 437, 438, 440, 444—446, 449, 450, 452—454, 456—458, 473, 474, 476—482, 486, 490, 511, 518, 527—529, 538, 539, 551, 607, 608, 617, 618, 620, 624—626, 628—632, 637, 684, 685, 703, 709, 747, 751, 752, 764, 765, 770, 773, 779, 780, 782, 783, 795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у. 色楞格斯克县 124, 128, 188
Сенга 城，见 Селенгинск 条
Серебрянка 谢列勃梁卡河 489
Середнее ц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条
Сибирь (Сибирская земля, Сиби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атария) 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国、鞑靼) 7, 10, 23, 32, 34, 39, 41, 42, 46, 48—50, 55, 56, 58, 174, 191, 211, 224, 232, 313, 317, 425, 429, 443, 507, 512, 602, 624, 625, 634, 732, 750, 764, 767, 768, 770, 772, 773, 776, 780, 781, 785, 786, 790—793, 796, 801
Сибирь Восточная 东西伯利亚 5, 39, 54, 611, 779

Сибирь Южная 南西伯利亚 34, 46
Силимба (Силинба) 河流，见 Селемджа 条
Симчигирское 见 Наунские сёла 条
Синари-ула 见 Амур 条
Син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条
Синин 西宁 城 699, 700
Синьцзян 新疆 799
Синьцзянский (Синьцзян) Уйгур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р-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97
Синьцзян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新疆北部（中国土耳其斯坦）38
Синьчжанцзы 新幛子 城 696
Синъань (Синъаньлин) 见 Хинганский хр. 条
Сихай 西海 地名 699, 700
Слуцк 斯卢次克 城 767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767
Соленое оз., 盐湖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 544
Соликамск (Соль Камская) 索利卡姆斯克（索利卡姆斯克） 城 72, 73, 641
Сольвычегодск (Соль Вичеготская) 索尔威切哥次克城（索尔威切哥次克城）72
Соляная падь 索利亚纳亚沟 在色楞格斯克城郊 276
Соляное (Соленое) 索利亚诺耶湖（索利亚诺耶湖） 在色楞格河流域 241, 273, 275, 280, 282, 372, 791, 792
Сонон 河流，见 Шилка 条
Сопская застава 索普斯卡亚关卡 133
Срединная империя 见 Китай 条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Средняя 条
СССР 苏联 35, 39, 40, 51, 52, 65, 767, 786, 794
Становой хр. (Каменные горы) 斯塔诺夫山脉（石大兴安岭）40—42
Стокгольм 斯德哥尔摩 城 772
Страна Западного океана 西洋国 见 Голландия 条
Стрельный (Стрельной) порог 斯特列尔内急滩（斯特列尔内急滩） 在安加拉河上 96
Сузгун (Сузгут) 苏兹古恩（苏兹古特）天然界 75
Суктей 苏克台河 706
Сунгари (Сунхуацзян, Шингал) 松花江（松花江、松花江） 阿穆尔河右支流 6—8, 15, 16, 41, 429, 601, 660, 662, 663, 677, 685, 687, 779, 798
Сунде (Зунде) 松代河 742
Сунхуацзян 河流，见 Сунгари 条
Сунъали 松阿哩 河流（可能即是 Сунгари 松花江）690
Сургут 苏尔古特 城 76—79, 637
Сурхутупулак 苏尔呼图普拉克 地名737
США 美国 37
Сычуань 四川省 677
Сэлэнгэ 城，见 Селенгинск 条
Сюаньфу 宣府 城 698
Сям (Индия Восточная) 夏姆（东印度）601, 774

Таальнор 湖（正文为 Тааньнор 塔安淖尔）735
Табингирт 塔宾吉尔特 天然界 480
Табунуцкая падь 塔邦古特沟 天然界，在色楞格河上 247, 276
Таганнор 塔罕淖尔湖 735
Тай (Тайчин) 见 Китай 条
Тайвань 台湾 岛 672
Тайпусы 太仆寺 地理点 681
Тала 河流，见 Тола 条

Талангуя (Лангуя, Налангуя) 塔兰古亚河(塔兰古亚河、塔兰古亚河) 109, 111
Тарей 塔列伊湖 在涅尔琴斯克城郊 278, 279
Татария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条
Татария 见 Сибирь 条
Татаро-Кита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条
Татаро-Син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条
Татария Китайская 见 Маньчжурия 条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鞑靼海峡(北海) 668, 799
Тезипулак 提兹普拉克 地名 737
Телембинский (Теленба, Теленбинск, Теленб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捷连姆宾斯克寨(捷连姆宾斯克、捷连姆宾斯克、捷连姆宾斯克寨) 85, 151, 185, 188, 194, 203, 223, 237, 268, 462, 532, 537—539, 616, 622, 764, 780
Теленгон ручей 特冷冈河 744
Темная (Темняя) 捷姆纳亚河(捷姆纳亚河) 248
Темплюй (Темлюй) 捷姆普柳伊(捷姆普柳伊) 在乌丁斯克附近 780
Теникан 捷尼坎河 488, 489, 492
Тибет 西藏 34, 50, 55, 721, 781
Тингири Ометемте 京吉里 奥麦捷姆捷 地名 632
Тихий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 太平洋(东海、东洋) 44, 48, 49, 53, 54, 707, 708, 726, 750, 751, 753, 756, 758, 792
Тоба 托巴 地名 699
Тобольск (Тоболеск) 托博尔斯克(托博尔斯克) 城 10, 18, 27, 59, 71, 73—76, 78, 81, 89, 95, 97, 242, 243, 245, 251, 261, 268, 357, 406, 538, 602, 619, 621, 634—636, 638, 641, 750, 764—767, 775, 781, 782, 791, 794
Тогоцори 托戈佐里 天然界 421
Тола (Тала, Толайхэ) 土喇河(土喇河、土喇河) 楚库河支流 116, 117, 121, 126, 284, 306, 308, 415, 489, 550, 631, 632, 698, 770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城 9, 621, 764, 768, 780
Тоннедаду Нохасукин 托内达杜诺哈苏金 地名 737
Топкая 托普卡亚河 在色楞格河流域 355
Торгачины 见 Хинган Большой 条
Торн (Ториня, Тория, Торня) 托尔恩河(托尔恩河、托尔恩河、托尔恩河) 416—418
Троице-Сергиевская лавра 特罗伊采—谢尔基耶夫寺院 763
Туйхэнь 图恒河 706
Тунгуска 河流,见 Ангара 条
Тункинский (Тункинск, Тун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通金斯克寨(通金斯克、通金斯克寨) 167, 168, 172, 188, 219, 222, 387, 427, 445, 621, 624, 627, 628, 630, 765
Тунчжоу 通州 城 663, 701
Туньсэцинь 屯色沁 屯落 694 (原文地名为色沁,屯色沁为停驻色沁之意,此处系俄文误译。——译者)
Турге-Пира 图尔格皮拉 742
Тургеи Искар (Искяр) 图尔亨 伊斯库尔 地名 733, 734
Туркестан Восточный 东土耳其斯坦 34, 50, 781
Турция 土耳其 9, 789, 791, 796
Турьинск 图里英斯克 城 73
Тушамы 图沙梅村 属伊利姆斯克县 165

Тынгуска 河流，见 Ангара 条
Тюмень 秋明 城 73—75, 764
Тяньця 见 Китай 条
Тяньцзинь 天津 城 671
Тяоюйтан 钓鱼台 地名 732

Удá (Уд, Уди, Удь) 乌达河（乌达河、乌达河）色楞格河右支流 196, 199, 200, 209, 220, 232, 251, 329, 355, 780
Уда (Уд, Уди, Udi, Удь, Шавли) 乌第河（乌第河、乌第河、乌第河、乌第河、沙弗利） 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湾 29, 41—45, 54, 557, 561, 563, 564, 568, 569, 572—575, 583, 593, 645, 649, 726, 756, 758
Удинский (Удинск) острог 乌丁斯克寨（乌丁斯克） 11—17, 20, 59, 82, 84, 85, 87, 90, 106, 110, 112, 144, 148, 169, 173, 175, 176, 180, 182, 185, 188, 190, 191, 195—208, 210, 216, 219, 220, 225—233, 237, 242, 247—250, 257, 265—267, 271—280, 283, 285, 286, 291—294, 308, 311, 324, 325, 327—329, 334, 347, 348, 351, 352, 354—359, 361—365, 367, 369, 371, 386, 387, 390, 397, 411, 421, 423, 426—428, 437, 438, 440, 442, 444, 451, 456, 464, 472, 492, 528, 538, 539, 607—620, 626, 630, 632, 780, 783, 786
Удская губа 乌第湾 793
Уд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第寨（早期为冬营地） 793
Уисчин 乌伊斯钦小溪 737
Уйгур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р-н 见 Синьцзянский Уйгур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р-н 条
Украина Левобережная 左岸乌克兰地区 779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СР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779
Ула (Ула-Гирин) 城、省份，见 Гирин 条
Ула 乌拉河 松花江中游 15, 691
Улан-Бутун (Булан Оботту, Улан Оботу) 乌兰布通（乌兰布通、乌兰布通）河流、地名 117, 121, 126, 783
Уланъу 五郎屋 地名 699
Улеге 乌列格 平原 737
Улуньмухэ 河流，见 Черная 条
Улюмхиям 乌柳姆希亚姆河 474
Умду 温达河 阿穆尔河支流 706, 707, 730
Унта 温达河 743
Урга 库伦 城 14
Урдунг (Урдул) 乌尔顿格河（乌尔顿格河） 109, 111
Урка (Уру, Черная) 乌尔卡河（乌鲁河、乌河） 阿穆尔河左支流 40, 41, 129, 567
Урум 河流，见 Черная 条
Урунга (Урынга) 乌伦嘎河（乌伦嘎河） 278
Уронкой 乌隆科伊 河流、天然界 260
Уручка 乌鲁奇卡河 608
Уручки 乌鲁奇基 天然界 607, 608
Уссури 乌苏里江 阿穆尔河右支流44
Устукурэ 乌斯图库莱 地名 734
Усть-Кемская (Устькемская) 克姆河口村（克姆河口村） 82, 88, 89, 92
Устюг 乌斯丘格 城 72, 641
Учжала 乌查拉村 660, 691
Учжумуцинь 乌朱穆秦 蒙古艾马克 663

Фансянь 房县 689
Франция 法国 54, 490, 503, 764
Фуцзянь 福建省 671, 675

Хайланьпао 海兰泡 阿穆尔河上的据点 798
Халха (Восточ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Кээркэ, Халха-Монголия, Халхас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Халхи) 喀尔喀(东蒙古、喀尔喀、喀尔喀蒙古、喀尔喀汗国、喀尔喀) 蒙古王公领地一大聚集部落 16—18, 22, 26, 32, 33, 38, 682, 685, 697, 703, 704, 709, 737, 738, 753, 764, 770, 773, 781, 783
Хамаэр 见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Хами 哈密 中亚的公国 698, 699
Хамун 哈蒙河 565
Ханал (Ханалай) 哈纳尔（哈纳尔）土谢河上的天然界 631
Хангомо 杭屋莫 地名 691
Хапшели-пул 哈普希利普尔 契基尔河谷 736
Хегуннума① (Хегениум) 赫贡努马 地名 330, 394
Хейлунцзян 天然界、城，见 Айгунь 条
Хенхунь 河流，见 Амгунь 条
Хилок (Хилк, Хилка, Хилкай) 希洛克河(希洛克河、希洛克河、希洛克河) 色楞格河右支流 201, 228, 247—249, 265, 273—275, 355, 356, 362, 436, 438, 780
Хилок Большой 大希洛克 河流、天然界 201, 202, 207, 233, 359, 427, 444, 780
Хилок Малый 小希洛克 河流、天然界 201, 780
Хинганский (Синъань, Синъаньлин, Хинган) 兴安岭（兴安岭、兴安岭、兴安岭） 42, 44, 688, 690, 696
Хинган (Хинганский) Большой (Каменные горы, Торгачины, Хинганский) 大兴安岭（石头山、托尔加奇内、兴安岭） 42, 649
Хинган (Хинганский) «Внешний» (Каменные горы) “外”兴安岭(石头山) 42, 43, 48
Хинганский «Внутренний» хр. “内”兴安岭 43
Хобду 霍勃杜 色楞格河上游天然界 620, 625, 630
Холостайпулак 霍洛斯台普拉克 地名 738
Хоналай 霍纳莱 地名 632
Хоуластан (正文为 Хоуластай。——译者) 赫乌拉斯台 地名 737
Хоупту 胡普图 地名 739
Хуанхэ 黄河 697
Хугуан 湖广 湖南、广西二省合称 677, 689
Хуланькоу 胡兰口 满使臣在同名河上停留地 742
Хуланькоу 胡兰口 河流、地名
Хулунь-буирь 呼伦贝尔 地名 799
Хуляочипулак 胡劳奇普拉克 山冈 741
Хумара 河流、堡寨 见 Кумара 条
Хумари 呼玛里 地区 331, 394, 666
Хумаэрхэ (Хумар, Хумара, Хумаэр) 河流，见 Кумара 条
Хуньюаньчжоу 浑源州 城 689
Хурхай 湖勒海河 691
Хутубайду 胡土巴伊杜 地名 740
Хух-Хото (Кукотон) 呼和浩特 城 488
Хухоноло 湖泊，见 Кукунюр 条
Хэйлунцзян 城 见 Айгунь 条
Хэйлунцзян (Хейлунцзян) 河流、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边区，见 Амур 条
Хэйлунцзян (Хэйлунцзянчэн) 黑龙江城(黑龙江城) 48, 673—675, 679—681, 685—687, 690, 691, 695, 782,

① 疑为“恒滚、牛满”河之音误。——译者

789, 798
Хэнань 河南省 671, 672, 679
Хэнгунь (Хэнкунь, Хенхунь) 河流，见 Амгунь 条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条
Цзилинь 城、省份，见 Гирин 条
Цзинцили-ула (Цзинкирула, Цзинцили) 河流，见 Зея 条
Цзиньтасы 金塔寺 山区 697
Цзыцзяньинь 择将营 地名 733
Цзяюйлюхэ 巨流河 662, 663
Цзяюйгуань 嘉峪关 中国长城的一个关口 697, 700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见 Китай 条
Цицикар 见 Наунские села 条
Цичаэрхаэр-тунь 齐查尔哈尔屯 672

Чакэдань 查克丹 地名 在阿尔巴津附近 693, 694
Черная (Горна, Орум, Улуньмухэ, Урум, Черна, Chorna) 绰尔纳河（戈尔纳河、乌伦穆河、乌伦穆河、乌伦穆河、绰尔纳河、绰尔纳河）石勒喀河左支流 26, 40, 524—527, 531, 537, 554, 563, 567, 571, 574, 583, 593, 645, 649, 687, 726, 758
Черная 河流，见 Шилка 条
Черная 河流，见 Урка 条
Черная (Черная-уля) 河流，见 Амур 条
Черное царство 见 Саха 条
Черный остров 乔尔内岛（在阿尔巴津附近）326
Чжалайтэ 省份，见 Чжили 条
Чжанцзякоу (Калган) 张家口（卡尔甘）城 117, 121, 126, 302, 303, 453, 454, 457, 481, 488, 632
Чжили (Чжалайтэ) 直隶省 672, 675
Чжуанлан 庄浪 地名 700
Чжэнкэшуан 郑克塽 地名 在天津附近 671
Чикир 契基尔河 736, 737
Чикир-секьен 契基尔谢克延 小溪 736
Чикой (Чикай, Чикойское устье) 楚库河（楚库河、楚库河口）色楞格河右支流 201, 202, 248, 250, 273—276, 327, 328, 355, 356, 372, 437, 528, 609, 770, 780
Чимчигирское 见 Наунские села 条
Чираки 奇拉基 地名 在达赉湖附近 740
Чирим 奇里姆河 在色楞格斯克附近 201
Читинская слоб. 赤塔自由村 764
Читинская степь 赤塔草原 151
Чичагар 见 Наунские села 条
Чоно 绰诺河 737
Чорчи Кебур 乔尔契克布尔 地名 738
Чукотка (Нос Анадырский, Чукотский п. о.) 楚科奇半岛（阿纳德尔诺斯、楚科奇半岛）29, 792
Чукотский нос (Чукотский Святой нос) 见 Дежнева мыс 条
Чукотский п. о. 半岛，见 Чукотка п. о. 条
Чуркина (Чюркина) 丘尔基纳河 122—124

Шавли 河流，见 Уда 条
Шанхай 上海 城 37
Шанцзяньухэй 尚坚乌黑 地名 660, 798
Шаньдун 山东省 671, 672, 674, 679
Шаньси 山西省 671, 672, 679
Шара-Мурэн (Шарамурин) 沙拉穆

兰河(沙拉穆兰河) 488
Шарипуритун 萨利普利屯 地名 736
Шеманский (Шаманский) порог 舍曼斯基急滩（舍曼斯基急滩）在伊利姆河上 153, 155, 165, 633
Шенцзин 城，见 Мукден 条
Шилка (Сонон, Черная) 石勒喀河(斡难河、黑水河) 同额尔古纳河汇合后，成为阿穆尔河 24, 26, 27, 40, 82, 99, 100, 105, 151, 278, 353, 461—463, 471, 492, 496, 497, 499—501, 504, 517, 520, 523—527, 529, 531, 532, 534—538, 540, 542—545, 549, 554—556, 558, 563, 573, 574, 583, 600, 614, 639, 707, 708, 770, 800
Шингал 河流，见 Сунгари 条
Шклов 什克洛夫 城 767

Ыдинский 见 И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Ылимский (Ылимск) 见 Илим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Ыльинская слоб. 见 Ильинская слоб. 条
Ынгода 河流，见 Ингода 条
Ын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Ян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Ыркутский (Ыркутск) 见 Иркут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Ытанцынское (Ывынцинское) 见 Итанц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Эге Кербичи 河流，见 Амазар 条
Элигуна 厄里古纳 地名 692
Элигуно 河流，见 Аргунь 条
Элосы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во 条
Элутэ 见 Джунгария 条
Эргоне (Эргун) 河流，见 Аргунь 条
Эрден Толохей 额尔德尼托洛海 地名 739
Эриферейское море 见 Индийский океан 条
Эрхэхэ 厄尔合河 693
Эсули (Эсуличэн) 额苏里（额苏里城） 居民点 661, 664—666, 675, 676, 690, 798
Эхэ 峨河 662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见 Азия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条
Юечжоу 岳州 城 677
Южная Сибирь 见 Сибирь Южная 条
Юньнань 云南省 677
Ючжаоин 柔招营 733

Яблоновый («камень») 雅布洛诺夫山脉("石头山") 767, 781
Ягса (Yagsa) 城，见 Албазин 条
Якса (Якся, Якче) 城，见 Албазин 条
Якутия 雅库特 29
Якутский (Якутск, Якуцкой) острог 雅库次克寨（雅库次克、雅库次克寨） 8, 9, 555—557, 559, 561, 673
Якутский (Якут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雅库次克县(雅库次克辖区) 90, 570
Ял 雅尔河 477, 488
Яльский хр. 雅尔岭 477, 487, 488
Ямалин 亚马林山脉 41
Ямыш (Ямышово) 亚梅什湖(亚梅什湖) 765, 782, 791
Яндинская вол. 扬金斯卡亚乡 属伊利姆斯克县 166
Янд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扬金斯基寨 属伊利姆斯克县 166, 632
Япония (Апонский, Опонский о-в) 日本(日本岛、日本岛) 53, 601, 602
Ярав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Еравис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Ярославль 雅罗斯拉夫尔 城 72, 641
Ясытуусыду 雅思图乌斯都 地名 698
Яча (Яче, Ячо) 城，见 Албазин 条

本书引用的书籍、论文、档案资料译名对照表①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Начал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освоения рус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Приамурь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 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8, №2.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俄国居民经济上开发后贝加尔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开始(十七世纪后半叶)》，载《苏联历史》，1968年，第2期。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убежах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 в.)*, М., 1969.

В. А. 亚历山德罗夫：《俄国在远东边界上（十七世纪后半叶)》，莫斯科，1969年。

Андерсен В., *Неравноправные договоры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в XIX веке*,——«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1936, №9.

В. 安杰尔森：《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载《阶级斗争》，1936年，第9期。

Андреев А.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чковедению Сибири*, вып. I, XVII в., М.-Л., 1960, изд. 2.

阿·伊·安德烈耶夫：《西伯利亚史料学概论》，第1分册，十七世纪，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第2版。

Андреев М., *Из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XVII——XX вв.)*,——«Сибирьские огни», 1925, №№ 5—6.

М. 安德烈耶夫：《俄中关系史片断(十七——二十世纪)》，载《西伯利亚之火》，1925年，第5—6期。

Алексеев М. П., *Сибирь в известиях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писателей*, Иркутск, 1941, изд. 2.

米·巴·阿列克谢耶夫：《西欧旅行家和作家笔下的西伯利亚》，伊尔库次克，1941年，第2版。

Арсеньев Ю. А., *Род князей Гантимуровых*, М., 1904.

Ю. А. 阿尔谢尼耶夫：《根特木尔王公的氏族》，莫斯科，1904年。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ф. Трактаты.

俄国外交档案馆，条约全宗。

Архив ЛОИИ, ф. Якутские акты.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雅库次克文书全宗。

«Атлас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в Сибири и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е в XVII—XVIII вв.», М., 1964.

«十七至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和西北美洲的地理新发现图集》，莫斯科，1964年。

«Atlas of Sibiria by Semion U. Remesow»,——«Lmago Mundi», 1958.

«谢苗·乌·列麦佐夫编的西伯利亚地图集》，载《幻象世界》，1958年。

① 我们根据本书引用的书籍、论文、档案资料编制下列译名对照表，供研究参考之用。——译者

Бабушкин Г. 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Крымских походов 1687 и 1689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 XXXIII, 1950.

Г. К. 巴布什金：《1687 和 1689 年克里米亚远征的国际意义》，载《历史学报》，第 XXXIII 卷，1950 年。

Баннков А. Г.,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Монголию и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М., 1949, изд. 2, 1954.

А. Г. 班尼科夫：《俄国人初游蒙古、华北记》，莫斯科，1949 年；1954 年，第 2 版。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 Н., *Би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ов и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ов*, СПб., 1840.

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俄国大元帅和元帅传记》，圣彼得堡，1840 年。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 Н., *Деяния знаменитых полководцев и министров, служивших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ч. I, М., 1812.

德·尼·班蒂什-卡缅斯基：《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统帅和大臣们的业绩》，第 1 册，莫斯科，1812 年。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尼·尼·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喀山，1882 年。

Барсуков А. П., *Списки городовых воевод и других лиц воевод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XVII столетия*, СПб., 1902.

А. П. 巴尔苏科夫：《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各城市军政长官和长官公署其他人员名册》，圣彼得堡，1902 年。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изд. 2-е, Л., 1925.

В. В. 巴尔托利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 2 版，列宁格勒，1925 年。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 1925.

С. В.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列宁格勒，1925 年。

«Баци тунчжи чуцзи» («Описания восьми знамен»), Пекин, 1739.

《八旗通志初集》，北京，1739 年。

Белокуров С. А., *О посольском приказе*, М., 1909.

С. А. 别洛库罗夫：《论外务衙门》，莫斯科，1909 年。

Бёмер Г., *Иезуиты*, М., 1913.

Г. 标麦尔：《耶稣会士》，莫斯科，1913 年。

Бичурин Н. 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Пб., 1842, ч. 2.

Н. Я. 比丘林：《中华帝国通志》，圣彼得堡，1842 年，第 2 部。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М. М., *Петр I*, М., 1940, ч. 1.

米·米·鲍戈斯洛夫斯基：《彼得一世》，莫斯科，1940 年，第 1 册。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СПб., 1900.

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 年。

Венюков Н. Д., *Описание новые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и каким случаем*

досталось за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какое той земле положение, 1686.

尼·达·维纽科夫：《西伯利亚国新土地概述，何时与如何归入莫斯科国以及该地状况如何》，1686年。

Веселовский С. 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истории класса служилых землевладельцев*, М., 1969.

С. Б. 维谢洛夫斯基：《军役地主阶级史研究》，莫斯科，1969年。

Витсен Н., *Северна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Татария*.

尼·维特森：《北鞑靼和东鞑靼》。

Вэй Юань, *Хайго тучжи* (*Описание заморских стран*), 1844.

魏源：《海国图志》，1844年。

Вэй Юань, *Шэнъуцзи* (*Истор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х войн*), 1842.

魏源：《圣武记》，1842年。

«Вэньхуйбао», 2, VIII, 1962.

«文汇报»，1962年8月2日。

Голиков И. И., *Деяния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т. I, М., 1788

伊·伊·戈利科夫：《彼得大帝的业绩》，第I卷，莫斯科，1788年。

«Гоминь пинлунь»

«国民评论»

Головин Ф. А., *Глобус небесный*, Амстердам, 1715.

费·阿·戈洛文：《天球仪》，阿姆斯特丹，1715年。

«Гуанмин жибао», 22, XII, 1961.

«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Гурлянд И. Я., *Приказ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Тайных дел*, Ярославль, 1902.

伊·雅·古尔梁德：《大君主的枢密衙门》，雅罗斯拉夫尔，1902年。

«Дацин шэнцзу Жэньхуанди шилу» («Правдивые записи о правлении императора Шэнцзу Жэньхуанди»)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Дацин итунчжи» («Общее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744.

«大清一统志»，1744年。

«Да Цин итун юйту» («Атлас великой Ци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1864. цз. 1, Цзунту.

«大清一统舆图»，1864年，卷1，总图。

«Дворцовые разряды», IV, СПб., 1855.

«宫廷各部门»，IV，圣彼得堡，1855年。

Джексон В. А. Дуглас (W. A. D. Jackson), *The Russo-chinese borderlands Zone of peaceful contact or tential conflict*, Princeton, 1962.

W. A. 道·杰克逊：《和平接触或潜在冲突的俄中交界地区》，普林斯顿，1962年。

Дзинъити Яно, *Мансю: коку рэкиси* (*История Маньчжоу-го*), Токио, 1933.

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东京，1933年。

Дин Мин-нань и др., *Дигочжуи цинь хуа ши* (*Истор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екин, 1958, т. I.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北京，1958年，第I卷。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I—III, М., 1960—1963.

«外交辞典»，第I—III卷，莫斯科，1960—1963年。

Долгих Б. О., *Рассел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52, №3.

Б. О. 多尔基赫：《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分迁》，载《苏联民族志》，1952年，第3期。

Долгих Б. О.,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М., 1960.

Б. О. 多尔基赫：《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族人民民族和部落的成分》，莫斯科，1960年。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т. VI, СПб., 1857, №133; т. X, СПб., 1867, №67.

《历史文献补编》，第VI卷，圣彼得堡，1857年，№133；第X卷，圣彼得堡，1867年，№67。

Дулин И. Д. (J. Dennis Doonlin), *Territorial claims in sino-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and analysis*, Stanford, 1965.

J. 丹尼斯·都林：《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文件和分析》，斯坦福德，1965年。

Думан Л. И., *Китай.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ультура,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Л., 1940.

Л. И. 杜曼：《中国。历史、经济、文化、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

Дю Гальд И. Б. (J. B. Du Hald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l' 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1735, т. I, т. IV.

J. B. 迪·荷尔德：《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巴黎，1735年，第I卷，第IV卷。

Ермаченко И. С.,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Ци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период завоевания Китая*,——«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И. С. 叶尔马钦科：《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期的国家机构》，载文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

Ефимов Г. В., *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М., 1951.

Г. В. 叶菲莫夫：《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莫斯科，1951年。

«Журнал»,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в Лифаньюане

《记事档》，理藩院编

Залкинд Е. М.,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Бурятии к России*, Улан-Удэ, 1958.

Е. М. 扎尔金德：《布里亚特并入俄国记》，乌兰乌德，1958年。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М., 1964.

И. Я.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

Златкин И. Я., *О роли России в борьбе монголов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завоевателе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I в.*,——«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М., 1952, №6.

И. Я. 兹拉特金：《论俄国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前半叶蒙古人反抗满族侵略者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莫斯科，1952年，第6期。

Златкин И. Я.,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М.,

1957.

И. Я. 兹拉特金：《蒙古近代现代史纲要》，莫斯科，1957 年。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СПб., 1834.

雅金福：《厄鲁特人的历史述评》，圣彼得堡，1834 年。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писка 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советником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ого погранич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ычевским в 1846 году»——«Чтения в имп. обществе истории и древносте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и Москов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кн. 2, М., 1875.

《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管理局顾问塞切夫斯基于 1846 年编写的中国边界历史札记》，载《莫斯科大学附属皇家俄国历史和文物学会会刊》，第2集，莫斯科，1875 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Китая», под ред. Гу Цзе-гана, Шанхай, 1955.

顾颉刚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1955 年。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 I, М., 1960.

《外交史》，第 I 卷，莫斯科，1960 年。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 1967.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莫斯科，1967 年。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 II, Л., 1968.

《西伯利亚远古至现代史》，第 II 卷，列宁格勒，1968 年。

«Истор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СР», т. I, Киев, 1953.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 I 卷，基辅，1953 年。

Кабанов П. И., *Аму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9.

П. И. 卡巴诺夫：《阿穆尔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1959 年。

Капустин 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о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 М., 1852.

М. 卡普斯京：《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和西欧的外交关系》，莫斯科，1852年。

Карга-Мурза Г., *Как не надо 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1930, №3.

Г. 卡拉-穆尔扎：《不应这样写历史》，载《中国问题》，1930 年，第 3 期。

Каэн Гастон (G.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e avec la Chine son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1912.

葛·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1689—1730 年)》，巴黎，1912 年。

Кидель А., Соловьев В., *Николай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в кн.: Николай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1960.

А. 基杰利，В. 索洛维约夫：《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载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所著《西伯利亚与中国》一书，基什尼奥夫，1960 年。

Копылов А. Н.,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 Т. Яковлева,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9, №4.

А. Н. 科佩洛夫，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评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载《苏联历史》，1959 年，第 4 期。

Королюк В. Д., Рогов А. И., *Битва под Веной в 1683 г. и русско-п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Австро-Венгрия и славяно-герм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 1965.

В. Д. 科罗柳克，А. И. 罗戈夫：《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与俄波关系》，载《奥匈帝国与斯拉夫—日耳曼关系》，莫斯科，1965年。

Корсак А. К.,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А. К. 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述评》，喀山，1857年。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С. П., *Описание земли Камчатки*, М.—Л., 1949.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堪察加地方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

Крылова Т. К., *Статейные списки петров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вып. 9, М., 1961.

Т. К. 克雷洛娃：《彼得大帝时代外交官的出使报告》，载《史料学问题》，第9分册，莫斯科，1961年。

Кудрявцев Ф. А.,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Л., 1940.

Ф. А. 库德里亚夫采夫：《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

Курц Б.,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 XVII 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 [Харьков], 1929.

Б. 库尔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

Кюнер Н. В., *Китайские известия о народах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61.

Н. В. 丘涅尔：《中国关于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记述》，莫斯科，1961年。

Латтимор Оуен (O.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aris, 1962.

欧·拉铁摩尔：《边界史研究》，1928—1958年论文汇编，巴黎，1962年。

Лебедев Д. М., *География в России XVII века*, М.—Л., 1949.

Д. М. 列别捷夫：《十七世纪俄国地理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

Ленсен Г. А., (G. A.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Princeton, 1959.

G. A. 冷森：《俄国人向日本的推进》，普林斯顿，1959年。

Ли Роберт (Robert H. G. Lee),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ge, 1970.

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界》，剑桥，1970年。

Лихачев Н. П., Пал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водяных знаков, ч. 2, ч. 3.

Н. П. 利哈乔夫：《水印的古文字学意义》，第2册，第3册。

«Лиши яньцзю», 1961, №3.

《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ЛОА АН СССР, ф. Портфели Миллера.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米勒卷袋全宗。

Лысцов В. П.,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А., *Персидский поход и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периода феодализма. Первая четверть XVIII в.», М., 1954.

В. П. 雷斯佐夫，В. А. 亚历山德罗夫：《波斯远征与俄中关系》，载《封建主义时期的苏联历史概论。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莫斯科，1954年。

Любимов А., *Некоторые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XVII в.*,——ЗВОРАО, Т. XXI, 1912, вып. 2—3,

А. 柳比莫夫：《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中的某些满方文件》，载《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第XXI卷，1912年，第2—3分册。

Любомиров П. Г.,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еталлургии и металло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Л., 1937.

П. Г. 柳鲍米罗夫：《俄国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史纲》，列宁格勒，1937年。

Максимов С. В., *Сибирь и каторга*,——«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ч. 3, СПб., 1896.

С. В. 马克西莫夫：《西伯利亚与苦役》，载他的《文集》，第3册，圣彼得堡，1896年。

Мелихов Г. В., *К истории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маньчжуров в бассейн Верхнего Амура в 80-х годах XVII в.*,——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Г. В. 麦利霍夫：《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经过》，载文集《满人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

Миллер Г. Ф., *Изъяснение сумнительств,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пр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границ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7197 (1689) года*,——«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7, №4.

赫·弗·米勒：《7197 (1689) 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载《益乐月报》，1757年，第4期。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о странах, при реке Амуре лежащих, когда оные состояли под российским владением*,——«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7, №7, №8, №9, №10.

赫·弗·米勒：《阿穆尔河流域各地区隶属俄国时期的历史》，载《益乐月报》，1757年，第7, 8, 9, 10期。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М.—Л., 1937; т. II, М.—Л., 1941.

赫·弗·米勒：《西伯利亚史》，第I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II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

Миллер Г. Ф., *О перв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и посольствах в Китай*,——«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 1755, №6.

赫·弗·米勒：《俄国人到中国的最初几次旅行和出使》，载《益乐月报》，1755年，第6期。

Мэнколл М. (M.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1971.

М. 曼科耳：《俄国与中国。1728年前的外交关系》，马萨诸塞州肯布里季市，1971年。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

токе Сибири, СПб., 1897.

根·伊·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西伯利亚远东的功勋》，圣彼得堡，1897年。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на Амуре в XVII в.*,——«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т.II.1953.

Г. С. 诺维科夫-达乌尔斯基：《十七世纪阿穆尔地区的古代文物》，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学会论丛》，第II卷，1953年。

Оглоблин Н. Н., *Обозрение столбцов и книг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ч. 3 М. 1900.

Н. Н. 奥格洛勃林：《西伯利亚衙门的卷轴和册籍述评》，第3册，莫斯科，1900年。

Оглоблин Н. Н., *Служба в Сибири Демьяна Многогрешного*,——«Чтения в Обществе Нестора», т. VI.

Н. Н. 奥格洛勃林：《杰米扬·姆诺戈格列什内在西伯利亚供职的情况》，载《涅斯托尔学会文集》，第VI卷。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туземн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земледелия на Амуре в XVII в.*——«Труд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3, №4,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В. И. 奥戈洛德尼科夫：《十七世纪阿穆尔河沿岸当地人和俄罗斯人农业的形成》，载《国立远东大学论文集》，第3集，№4，符拉迪沃斯托克，1927。

«Открытия русских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ев и полярных мореходов XVIII в.», М., 1951.

《十七世纪俄国新地发现者和北极航海家的新发现》，莫斯科，1951年。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под ред. Шан Юэ, М., 1959.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莫斯科，1959年。

Паршин В., *Поездка 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ч. 1, М., 1844.

В. 帕尔申：《后贝加尔边区之行》，第1册，莫斯科，1844年。

Позднеев А.,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энэй эрхэ»*, СПб., 1883.

А.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罕"》，圣彼得堡，1883年。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III.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III卷。

«Правила изд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СССР», М., 1969.

《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程》，莫斯科，1969年。

Пын Мин,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й дружбы*, М., 1959.

彭明：《中苏友谊史》，莫斯科，1959年。

Ремезов С. У., *Хор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чертежная книга.*

谢·乌·列麦佐夫：《地志图册》。

Ровинский П. А., *Сообщение о поездке по Ангаре и Лене*,——«Известия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 РГО», 1871, октябрь.

П. А. 罗文斯基：《安加拉河和勒拿河纪行》，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1871年，10月号。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ЛОИИ, Иркутские акты; якутские акты.

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伊尔库次克文书；雅库次克文书。

«Русские мореходы в Ледовитом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ах», М.—Л., 1952.
«俄国航海家在北冰洋和太平洋上»，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 年。
«Рус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XVI, СПб., 1913.
«俄国人名辞典»，第 XVI 卷，圣彼得堡，1913 年。
«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42, №2.
«俄罗斯通报»，1842 年，第 2 期。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 I, М., 1969.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 I 卷，莫斯科，1969 年。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г. г.», М., 1958.
«1689—1916 年的俄中关系»，莫斯科，1958 年。

Саввин В. 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619—1927*, М., 1930.
В. П. 萨文：«沙俄和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 年）»，莫斯科，1930 年。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1689—1881 г. г.», СПб., 1889.
«俄中条约集，1689—1881 年»，圣彼得堡，1889 年。
Себес И. (J.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omas Pereira*, Roma, 1961.
J. 塞比斯：«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 年），徐日升日记»，罗马，1961 年。
Сельский И., *Ссылка в Восточную Сибир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иц*, —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1861, №1.
И. 谢利斯基：«名人流放东西伯利亚记»，载«俄罗斯言论»，1861 年，第 1 期。
Силин Е. П., *Кяхта в XVIII в.*, Иркутск, 1947.
Е. П. 西林：«十八世纪的恰克图»，伊尔库次克，1947 年。
«Синьцзяньшэ», 1962, №1.
«新建设»，1962 年，第 1 期。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1957.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概论»，莫斯科，1957 年。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 VII, М., 1962.
С. М. 索洛维约夫：«从远古时代起的俄国历史»，第 VII 卷，莫斯科，1962 年。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by Gaston Cahen», Shanghai, 1939.
«葛斯顿·加恩论早期俄中关系»，上海，1939 年。
Спафарий Н. М.,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1960.
尼·米·斯帕法里：«西伯利亚与中国»，基什尼奥夫，1960 年。
Сюе Чжун-сань, Оуян И, *Лянцяньнянь чжун си дуйчжао бяо* (A sino-western Calendar for two thousand years 1—2000), Пекин, 1956.
薛仲三、欧阳颐合著：«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北京，1956 年。
Сю Иммануел (G. J. Immanuel Hsu), *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1881)*, Oxford, 1965.
G. J. 伊曼努埃尔·休：«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 年）»，牛津，1965 年。

Тань Ти-у, *Настоящее и прошлое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Шанхай, 1935.

谭惕吾：《内蒙之今昔》，上海，1935年。

Терещенко А. В., *Опыт обозрения жизни сановников, управлявших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делами в России*, ч. 1, СПб., 1837.

阿·弗·捷列辛科：《俄国外务大臣生平述评》，第1册，圣彼得堡，1837年。

Токарев С. А., *Расселение бурятских племен в XVII в.*,——«Записки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ып. 1, Улан-Удэ, 1939.

С. А. 托卡列夫：《十七世纪布里亚特部落的分迁》，载《布里亚特蒙古国家科学研究所学报》，第1集，乌兰乌德，1939年。

Трошин А. К., *Иван Евстафьевич Власов воевода-рудознатец XVII в.*, М., 1963.

А. К. 特罗申：《十七世纪的探矿家军政长官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莫斯科，1963年。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ека)*, М., 1882.

Х.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莫斯科，1882年。

Туманский Ф. И., *Сборник разных записок и сочинений, служащих к доставлению полного сведения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ч. 1, СПб., 1787.

Ф. И. 图曼斯基：《供全面研究彼得大帝生平事业用的各种札记、著述汇编》，第1册，圣彼得堡，1787年。

Фоуст К.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1969.

克利福特·М·浮斯特：《莫斯科人与满人：1727—1805年俄国同中国的贸易及其背景》，查佩尔希尔，1969年。

Франк В. С. (V. S. Frank), *The Territorial Terms of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6, August, 1947.

U. S. 富兰克：《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边界条款》，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16期，1947年8月。

Фукс В. (W. Fuchs), *Ueber einige Land 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 Dairen, 1933.

W. 富克斯：《关于有满语标记的一些地图》，大连，1933年。

Хабаев М. П.,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нца 17 и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18 в.*,——«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ып. 14, 1958.

М. П. 哈巴耶夫：《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的俄蒙关系史略》，载《国立布里亚特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14期，1958年。

Харнский К., *Китай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Хабаровск—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К. 哈尔恩斯基：《远古至现代的中国》，哈巴罗夫斯克①—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即伯力。——译者

1927 年。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М. Д.,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касательно давности и законности обладан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династией левым берегом Амура*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им. В. И. Ленина, ф. 273).

М. Д. 赫拉波维茨基：《关于满人王朝占有阿穆尔河左岸的长期性和合法性的几点意见》(国立列宁公共图书馆手稿部，第 273 号全宗)。

Хьюмель Артур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vol. I,II, Washington, 1948.

阿瑟·W. 亨梅尔：《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第 I，II 卷，华盛顿，1948 年。

Хэ Цю-тао, *Бэйцзяо хуйбянь*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о северной границе*).

何秋涛：《北徼汇编》。

Хэ Цю-тао, *Шиндин лоча фанлю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усми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何秋涛：《平定罗刹方略》。

Хэ Цю-тао, *Шофан Бэйчэн* (*Описа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района*), Пекин,1881.

何秋涛：《朔方备乘》，北京，1881 年。

ЦГАДА, Городовые книги по Галичу.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加利奇城志。

ЦГАДА, Микрофильм документов Цицигарского архив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齐齐哈尔档案馆文件显微胶片。

ЦГАДА,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МГАМИД.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МГАМИД 手稿部。

ЦГАДА, ф. Дела о Посольском приказе и служащих в нем.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外务衙门及其职员事务全宗。

ЦГАДА, ф. Иркутская приказная изб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伊尔库次克官署全宗。

ЦГАДА, ф.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дел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蒙古事务全宗。

ЦГАДА, ф. Нерчинская приказная изб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涅尔琴斯克官署全宗。

ЦГАДА, ф. Разрядный приказ.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军务衙门全宗。

ЦГАДА, ф. Сибирский приказ.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全宗。

ЦГАДА, ф.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

ЦГАДА, ф. «Троицко - Савская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управ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特罗伊次科-萨夫斯克边境管理局”全宗。

ЦГАДА, ф. Якутская приказная изба.

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雅库次克官署全宗。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НР, Архив минской и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ф. Документ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ли-

тер «Л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中俄关系史俄文文件全宗，“罗档”。

«Цзаоци Чжун-Э гуаньси ши (1689—1730)» [«История ранних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689—1730)»], Пекин, 1961.

«早期中俄关系史 (1689—1730 年)»，北京，1961 年。

Цзян Тин-фу, *Цзуйцзинь саньбай нянь Дунбэй вайхуань ши*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в Дунбэ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300 лет*), Пекин, 1932.

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北京，1932 年。

«Чжунго лиши»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учебник для начальных классов средних школ, Пекин, 1953, 2-е изд. 1955, вып. 3.

«中国历史》，初级中学教科书，北京，1953 年，第 2 版，1955 年第 3 次印刷。

«Чжун-э вайцзяо ши» («История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Россией»), под ред. Хэ Хань-вэня, Шанхай, 1934.

何汉文编著：《中俄外交史》，上海，1934 年。

«Чжун-э вайшзяо яньгэши»(«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с Россией»), под ред. Лу Хун-таня и Жэнь Цзя-фэна, [б. м.], 1925.

鲁鸿琛、任家丰编：《中俄外交沿革史》，[未注明出版地点]，1925 年。

«Чжун-э гуаньси люэши»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с-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Шанхай, 1926.

«中俄关系略史»，上海，1926 年。

«Чжун-э юэчжан хуйяо» («Сборник договоров Китая с Россией»), изд. Цзунлиямыня (коллег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1882, чжунцзюань.

«中俄约章汇要»，总理衙门刊印，1882 年，中卷。

Шастина Н. П.,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ека*, М., 1958.

Н. П.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莫斯科，1958 年。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земледелия Сибири* (*XVII в.*), М., 1956.

В. И. 顺科夫：《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莫斯科，1956 年。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I—начале XVIII в.*, М.—Л., 1946.

В. И. 顺科夫：《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西伯利亚开拓史纲要》，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 年。

«Элосы циньлюе чжунго тунши» («История агрессии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од ред. Вэнь Гун-чжи, Шанхай, 1928.

文公直编：《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上海，1928 年。

Юй Юань-ань, *Триста лет дружбы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Лиши Яньцзю», 1957, №11.

余元安：《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载《历史研究》，1957 年，第11期。

Яковлева 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 М., 1958.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 年。

译者附记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苏联档案总局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合编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收录的是参加尼布楚谈判的俄国代表团就谈判和签订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情况给沙俄政府的报告。

苏修叛徒集团抛出这份报告，煞费苦心地写了一篇冗长的前言，加了二百六十五条注释，显然都是出于反华的需要。报告的整理、出版工作十分粗糙、草率。不论是前言、注释，还是报告本身，都有大量错误。

为了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我们这次翻译时，对书中的错误、遗漏等，一律未加改动。《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内容庞杂重复，文字累赘拖沓，我们也全文照译。我们只在一些地方，作了译注，略加说明。译注以①②……标号，放在每页的最下方。

原书在前言和注释中，多处引用我国史料和史学著作。许多引文断章取义，或通过翻译故意歪曲原意。这些引文，我们一般都按俄译文转译过来。能够找到中文原文的，就附在译注中，以便读者对比阅读。本书附录的《平定罗刹方略》、《郎谈传》等的俄译文，也有许多地方是肆意曲解原文的，请读者注意。《徐日升日记》和《张诚日记》是根据俄译文转译的，翻译时曾参考国内已出版的中译本。

《费·阿·戈洛文出使报告》中的人名、地名，极不统一。大部分人名、地名，都有几种不同叫法，有的甚至有十几种叫法。在翻译时，我们根据本书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对译名的处理作了一些

简化统一的工作。同一个人名、地名的不同叫法，尽量采用同一个译名，有些译名则在译注中附上原文。有些按音译出的地名，在本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译注注明我国传统名称。如 Амур 按音译作“阿穆尔河”，译注：即黑龙江；Нерчинск 按音译作“涅尔琴斯克”，译注：即尼布楚。但 Нерч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仍按习惯译作“尼布楚条约”，不译“涅尔琴斯克条约”。

原书有两种页码，一种是戈洛文出使报告的档案页码，另一种是原书出版页码。这两种页码在中译本中都予保留。前一种页码仍按原书格式，用分子式表示；后一种页码放在方括号中。两种页码都印在页边空白处。书中各种注释中提到本书的页码，都是这两种边码，请读者检索时注意。

原书中附有一些人像、条约文本等插图，我们选用了两幅地图供阅读时参考，其余图版在中译本中已删去。